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七九・子部・醫家類

黃帝內經太素三十卷（存卷二、卷三、卷五、卷六、卷八至卷十五、卷十七、卷十九、卷二十二至卷三十）〔唐〕楊上善注　〔清〕蕭延平校正……一

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九卷補遺一卷　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九卷（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九卷補遺一卷）〔明〕馬　蒔撰……二三九

黃帝內經太素

甲子冬
肅延章題

民國十三年歲次甲子
仲秋仿宋嘉祐本刊行

校正黃帝內經太素序

自祖龍燔書三皇古籍悉付一炬伏羲之易因卜筮而幸存黃帝內經以醫藥而獲免故漢志藝文醫經一門首爲箸錄即今所傳之素問靈樞是也素問言理氣靈樞言形質二書本相輔而行實醫學之鼻祖論者每謂中醫專重理氣如寒極化熱熱極化寒之說其義至精故往往治傷寒温熱諸內證多藥至病除其源實出於素問西醫專重形質如聽肺有筒測喉有器驗目有鏡以及解剖鍼刺等術皆精益求精故往往治跌傷瘍癰諸外證輙應手奏效其源似出於靈樞余嘗閱張氏中西醫學平議據稱羅馬人漢尼巴於成周時得中國黃帝內經歸而醫學大明蓋素問本中國文字靈樞於藏府經脈穴道多附以圖文字必譯而始通圖則一覽了然是西醫原本靈樞尤其明證也靈樞古未有注素問全元起注本久亡近時所傳者惟王冰次註爲最古而紕繆遷移時或不免宋高保衡林億等每引全氏注本及楊注太素詳爲糾正是王注素問已失其真後人根據王注重爲詮釋者其失當更可知矣夫王注素問之失既如此靈樞又復無注其經義之淵深詞旨之古奧即通

儒且多不解況吾國之業醫者又多鄉曲鄙人往往略諳藥性即懸壺爲衣食謀無惑乎以生人之道殺人而中醫日以不振也吾宗北承孝廉曩時監學存古與楊惺吾廣文共事一堂得借鈔其所獲日本唐人卷子本楊上善所注黃帝內經太素手校者十數載辨證凡數萬言去歲由京師遄歸武昌謀付剞劂余詢知其事因爲捐貲付梓仍以校讎之役屬之孝廉此編合素問靈樞爲一書不獨可證王注素問之失即靈樞之嚮來無注通儒多不能解者得楊氏注釋而其義自明他日此書盛行既可使中西醫術合理氣形質而共治一鑪尤足俾全球人民祛沴戾而同登壽域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民國十三年歲次甲子仲秋兩湖巡閱使督理軍務兼湖北省長黃岡蕭耀南叙於武昌節署

黃帝內經太素序

黃陂蕭北丞孝廉好學深思士也予廁兩湖書院教席時誦其所作心學平議多精詣獨到之言心竊愛重之後招入龍江幕治官文書甚勤中更變亂卒之南行後同旅京師不時來相存問輒為我言靈蘭之秘金匱玉版之略融澈貫串探本窮微聽之移晷忘倦予先子以精醫靈素不去手常有明於經論輕藥可已重病之言予日以耳學者與之宗互討論蓋八

九如合契焉去年師武昌今秋挍刻隋楊氏內經太素成函來問序于慨然曰今人之震駴新學者皆坐不明古學之故醫其一端也醫家託始黃帝所傳內經著錄漢志雖不必即其原書顧所綴緝必歷

代相傳遺文其為聖作賢述無疑經中究極人生性命之原陰陽消息之理至閎眇矣苟非通學穎姿且不易曉其文義字句何況其精微者乎今之為醫者率鄉曲鄙人學不能成無以自效於仕宦略讀

藥性湯頭歌括遂挾囊為餬口計於古醫學槩乎未或聞也故常以活人之道殺人中醫遂為世詬病乃羣焉於西醫驚猶鬼神夫西醫之書於古有精微者以否吾不得知第就近所譯全體衛生診病諸

說觀之大氐察形而不知求氣責實而不知課虛其使人驚者特麻醉剖割之術耳而醫道之精者則有進於是嘗讀史記扁鵲傳虢中庶子言上古醫有俞跗乃割皮解肌搦髓揲荒湔浣腸胃漱滌五藏古

國有是術也而扁鵲所稱陽脈陰脈一皆本之內經不必有非常可怪如浣腸滌藏者爲也卒屬鍼石起虢太子之死醫之神舍黃帝書何由哉太素書久佚楊惺吾教授得自日本歸武昌柯中丞家袁忠節

曾傳鈔刊行　北丞復取他本精心鉤鈲辨析異同考定訛誤其未寤者闕以己意申之殫數年之力而後成可謂勤矣此書行既可鍼起俗工俾得進而求古人甚深之醫學且廣之於各國使海外之人知吾國

俗醫非醫而先聖之書實有更高美不可幾及者會而通之神而明之豈惟福我中土將殊方異族胥得養生盡年而無夭札疵癘之患焉豈後知有裨於人類者大而所施博者堅爲甚而發明古書其光先

也北丞儻亦有取於斯文乎

歲在甲子秋九月天門周樹模

伯誠吾兄足下送上太素經二十四册連外對經等篇二十五册祈查收此書小島尚質初影摹本其他皆從此傳錄者對證一册好故傳鈔脫落處現有人能寫緣近來所藏書不敢久借出故前擬稿二通今日已付排印其餘如何以後一再印之為妙尤以速印為妙祈問刻佳不宣

守敬頓首

廿九日

黃帝內經太素例言

漢志黃帝內經十八卷晉皇甫謐序甲乙經云今有鍼經九卷（因素問亦九卷無以別此經特取其篇首之名謂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內經也（漢張機敘傷寒歷論古醫經於素問外稱曰九卷不標異名存其實也王叔和脈經同）復云素問論病精微九卷原本經脈其義深奧故其書內仍稱九卷本書楊注凡援引今本靈樞篇目經文皆稱九卷據此足知今本靈樞與素問即漢志所稱內經十八卷也唐王冰注素問因全元起注本第七卷久亡（隋志黃帝內經八卷）自謂得舊藏之卷纂入天元紀大論七篇於素問中（宋林億等新校正疑為陰陽大論之文）復於全本素問多所遷移（檢素問新校正自知）又因隋志有九靈之名稱九卷為靈樞（見王冰素問敘注）而全本素問既失其真古九卷之名亦就湮沒本書合九卷（即今靈樞）素問兩部為一書於王注素問天元紀大論等七篇無一語竄入足存全本素問之真於九卷經文多所詮釋足祛靈樞晚出之惑茲取靈樞（即古九卷）素問甲乙經詳為對勘倣素問新校正例於每篇篇首標名自某處至某處見靈樞（仍今名以便省覽）素問甲乙經卷幾第幾篇復於書中凡與靈素甲乙字異者仍倣新校正例於注後空一格用平按二字註明某字某書

作某其原鈔經文缺字據靈素甲乙補入者亦於平按下注明某處原缺幾字據某書補入其楊注缺字無可考補者即計字空格以存其眞其可據經文補入者仍於原缺處空格將據經文所補之字附註於平按下間或參以臆說僭擬一二者仍於原缺處空格附臆說於平按下以備參稽而昭慎重

新舊唐志楊上善黃帝内經太素三十卷（鄭樵通志同）宋志僅存三卷宋史修於元其散佚當在南宋金元間故自金元以降惟王履溯洄集一爲徵引餘

不多見今則中國並宋志所載三卷而亦不存此書乃假楊惺吾氏所獲日本唐人卷子鈔本影寫卷高七寸五分強弱每行十六七字不等計缺第一第四第七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第二十一凡七卷又殘卷一册共十三紙尾間有以仁和寺宮御所藏本影寫字樣考日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黃帝内經太素三十卷唐通直郎太子文學楊上善奉勅撰注所缺凡七卷卷第與楊氏鈔本同下注傳寫仁和三年舊鈔本按日本仁和三年當中國唐僖宗光啟三年楊氏鈔本既據仁和寺宮御所藏本影寫其爲唐人卷子鈔本無疑其殘卷十三紙謹據靈樞素問補入本書卷五卷六卷十卷二十二卷三十陰陽合等篇均詳本書所補諸篇篇目校記

本書既係影寫仁和寺宮御藏本據楊氏日本訪書志日本舊諸侯錦小路復有鈔本余長武昌醫館時柯巽菴中丞曾出太素一部相示乃尋常鈔本字體較小卷第與本書同惟無殘卷書中凡殘缺處無論字數多少只空一格不若本書影寫之能存眞相中丞曾語余云是書手校多年後爲袁忠節取去付梓并以袁刻一部相贈暇時取中丞校本與袁刻對勘凡袁刻改定處與中丞所校多同前言或不誣也後即以袁刻校對本書其袁刻與本書字異者即於平按下註明某字袁刻作某至中丞所校以混入袁刻中不復區別余旅居京師時又於同鄉左笏卿年丈處獲見一部卷第與中丞鈔本同亦無殘卷曾借校數月計與本書不同者十餘字仍於平按下註明別本某字作某存以備考

楊上善爵里時代正史無徵據林億等重廣補校

素問序云隋楊上善纂而爲太素又據李濂醫史徐春甫醫統并云楊上善隋大業中爲太醫侍御述内經爲太素顧隋志無其書楊氏日本訪書志據本書殘卷中丙字避唐太祖諱作景以爲唐人復據唐六典謂隋無太子文學之官唐顯慶中始置楊氏奉勅撰注稱太子文學當爲顯慶以後人余則更有一說足證明其爲唐人者檢本書楊注凡引老子之言均稱玄元皇帝考新舊唐書本紀追號老子爲玄元皇帝在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則楊爲唐人更無疑義再查隋大業距唐乾封不過五十餘載自來醫家多享大年（史稱孫思邈生於後周中間歷隋逮唐至永淳元年始卒壽百餘歲）或上善初仕隋爲太醫侍御後仕唐爲太子文學亦未可知總之太子文學隋既無此官唐封老子爲玄元皇帝又在乾封元年則楊書當成於乾封以後可斷言矣故書中於丙作景淵作泉之類一仍其舊惟於平按下註明某字係避唐諱作某

自來校書苦無善本醫書尤甚蓋中國自科舉制興凡聰明才智之士多趨重詞章聲律之文即間有卓犖異材又或肆力於經史漢宋諸學於醫學一門輒鄙爲方技而不屑爲故自林億等校正醫書後從事此道者實不多覯晦盲否塞幾近千年紕繆糾紛問津無路茲所據校勘諸書素問用宋嘉祐本明顧氏影宋嘉祐本趙府居敬堂本吳勉學本靈樞用道藏本趙府居敬堂本吳勉學本甲乙經用正統本（惜不全）吳勉學嘉靖刊本（惜校注多混入經文）醫統正脈本（即吳本）以外如難經用醫統本脈經用楊大令葆初仿刻宋嘉定何氏本醫統本千金方用日本金澤文庫本餘多用通行本惟日本醫心方所引太素楊注頗多此書撰於日本永觀二年當中國宋雍熙元年楊氏日本訪書志稱其多存古書爲中土醫家所不逮洵非虛語至金元以下醫書間因考訂字義偶一徵引而採用甚少非謂金元以後醫家一無可取因本書金元間已佚無由考證也

全元起所注素問久亡林億等新校正每引以糾正王註素問其所引全本多與太素同足徵太素所編之文爲唐以前舊本可校正今本靈樞素問者不尠茲於本書中凡遇新校正引全糾王之處具錄於平按下以存全本之真而正王氏之誤

古文字多假借此書既係唐人卷子鈔本書中如瘥作瘥頤作囟貌作皃銳作兑之類皆古味盎然茲所校正如遇此等字凡靈素甲乙改用今文者仍於平按下註明某書某字作某至本書一仍舊觀不敢妄爲竄改以存古義

本書字義有靈素甲乙均同而本書獨異者如開作闢篡作纂官作宮之類不憚多方引證反覆辨明冀衷一是蠡測管窺未審當否通儒碩學幸垂教焉餘或字異而無關宏旨者則多從畧

本書首卷已佚卷首總目亦復不存茲特取各卷子目編次於前以便稽考

本書原鈔俗字頗多如發作彂闢作開焦作膲之類均一律更正

素問新校正所引太素多至百六十餘條其已具本書者凡百餘條不見本書者五十餘條他如林億等所校甲乙經脈經外臺諸書共引太素三十餘條日本醫心方所引凡二十餘條檢本書復有存有佚茲於其存者凡引用經文楊注與本書字異者於平按下註明其佚者別編佚文附後并逐條註明某條見某書以見零璧斷珪尤堪寶貴也

例言以簡要爲主無取冗繁茲因本書中國久亡來自海外若不說明原委誠恐後人真贋莫明不知本書之足貴特倣林億等校正千金方例言反覆陳說冀闡明軒岐奥旨内經真詮俾後之學者有塗轍之可尋大雅君子如不以爲辭費而諒其苦心焉則幸甚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謹識

黄帝内經太素目錄

第一巻（佚）
第二巻（巻末缺）
順養　六氣
九氣　調食
壽限
第三巻（巻首缺）
調陰陽
陰陽雜説
第四巻（佚）

第五巻（巻首缺）
陰陽合
四海合　十二水
第六巻（巻首缺）
五藏命分
藏府應候　藏府氣液
第七巻（佚）
第八巻（巻首缺）
經脈病解
陽明脈解
第九巻
經脈正別　脈行同異
經絡別異　十五絡脈
經脈皮部
第十巻
督脈　帶脈
陰陽蹻脈　任脈
衝脈　陰陽維脈
經脈標本　經脈根結
第十一巻

本輸　變輸
府病合輸　氣穴
氣府　骨空
第十二巻（巻首缺）
營衛氣行
營五十周　衛五十周
第十三巻
經筋　骨度
腸度　脈度
第十四巻（巻首缺）

　　　　四時脈形
真藏脈形　四時脈診
人迎脈口診
第十五卷
色脈診　色脈尺診
尺診　尺寸診
五藏脈診
第十六卷　佚
第十七卷　（卷首缺只餘卷尾篇目亦缺）

第十八卷　佚
第十九卷
知古今　知要道
知方地　知形志所宜
知祝由　知鍼石
知湯藥　知官能
第二十卷　佚
第二十一卷　佚
第二十二卷
刺法　九鍼所主

三刺　三變刺
五刺　五藏刺
五節刺　五邪刺
十二刺　亡
第二十三卷
量繆刺　量氣刺
量順刺　疽癰逆順刺
量絡刺　雜刺
第二十四卷
天忌　本神論

真邪補寫　虛實補寫
虛實所生
第二十五卷
熱病決　熱病說
五藏熱病　五藏痿
瘧解　三瘧
十二瘧
第二十六卷
寒熱厥　經脈厥
寒熱相移　厥頭痛

厥心痛　寒熱雜説
癰疽　蟲癰
寒熱瘰癧　灸寒熱法
第二十七卷
七邪　十二邪
邪客　邪中
邪傳
第二十八卷
諸風數類　諸風狀論
諸風雜論　九宮八風

三虛三實　八正風候
痺論
第二十九卷（卷首缺）
津液
水論　脹論
風水論　欬論
第三十卷
重身病　温暑病
四時之變　息積病
伏梁病　熱痛

脾癉消渴　膽癉
頭齒痛　頷痛
項痛　喉痺嗌乾
目痛　耳聾
衄血　喜怒
疹筋　血枯
熱煩　身寒
肉爍　臥息喘逆
少氣　氣逆滿
療噦　腰痛

髀疾　膝痛
痿厥　癃泄
如蠱如妲病　癲疾
驚狂　厥逆
厥死　陽厥
風逆　風痓
酒風　經解
身度　經絡虛實
禁極虛　順時
刺瘧節度　刺腹滿數

刺霍亂數
刺腋癰數
久逆生病
腸胃生病

刺癇驚數
病解
六府生病
經輸所療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二（攝生之二）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順養
六氣
九氣
調食
壽限

順養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不致邪僻見靈樞卷六第二十九師傳篇自夫治民至不致邪僻見甲乙經卷六第二自久視傷血至久所病也見靈樞卷十二第七十八九鍼論又見素問卷七第二十三宣明五氣篇自春三月至末見素問卷一第二四時調神大論又見甲乙經卷一第二）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先師心藏比𣃔輪之巧不可□□遂不著於方也又上古未有文著□□□暮代也非文不傳故請方傳之藏而則之　平按有所心藏所字原缺之則而行四字原缺謹依靈樞補入注𣃔輪之巧袁刻巧誤作功不可下原缺二字暮代上原缺三字袁刻不缺謹依原鈔以存真相）上以治民下以治身（先人後已大聖之情也）使百姓无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理國之意）子孫无憂（理家之意）傳於後世无有終時可得聞乎（言其益遠　平按終時別本作終始）岐伯曰遠乎哉問夫治民與治自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者也夫唯順而已矣（人之與已彼此大小國家八者守之取全循之取美須順道德陰陽物理故順之者吉逆之者凶斯乃天之道　平按岐素問靈樞均作岐下同不再舉治自別本作治身靈樞甲乙經均作自治）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

（非獨陰陽之道十二經脈營衛之氣有逆有順百姓之情皆不可逆是以順之有吉也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也志願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夫爲國爲家爲身之道各有其理不循其理而欲正之身者未之有也所以並須問者欲各知其理而順之也俗諱禮便人之理也陰陽四時天地之理也存生之道䦨一不可故常問之也便宜也謂問病人寒熱等病量其所宜隨順調之故問所便者也　平按自上節順者至本節岐伯曰甲乙經無此文注其理二理字袁刻均作禮所便下原鈔本有者字袁刻無）黃帝曰便病人奈何（言何方而知其所便也　平按甲乙經病下無人字）岐伯曰夫人中熱消癉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中腸胃中也腸胃中熱多消飲食即消癉病也癉熱也音丹熱中宜以寒調寒中宜以熱調解其便也　平按夫人人字靈樞甲乙經均無注癉病下原有也字寒調上原有以字袁刻均無謹依原鈔本補入）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齊以上皮熱（自此以下廣言熱中寒中之狀胃中熱以消穀虛以喜飢胃在齊上胃中食氣上薰故皮熱也）腸中熱則出黃如糜齊以下皮寒（腸上陰下胃熱腸冷自是常理今胃

中雖熱不可過熱過熱乖常腸中雖冷不可不和不和則多熱出黃腸冷多熱不通故齊下皮寒也　平按糜下甲乙經有色字齊靈樞甲乙經均作臍上同）胃中寒則䐜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洩（䐜叱鄰反張起也飧音孫謂食不消下洩如水和飯也冷氣不下故多脹腸中冷而氣轉故腸鳴也　平按䐜靈樞作腹甲乙經作填）胃中寒腸中熱則脹且洩（以上腸胃俱熱俱寒此乃胃寒腸熱俱下時也脹是胃寒洩是腸熱腸中不可熱令熱則腸中不和故脹且洩也　平按脹下靈樞有而字注令熱袁刻作今熱）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少腹痛（此胃熱腸寒俱時胃熱故疾飢腸寒故腹痛也　平按痛下靈樞甲乙經均有脹字）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從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胃中常熱故欲滄滄而飲腸中恒冷故欲灼灼而食寒熱乖和則損於性命若從欲則加病逆志則生怒二者不兼故以先爲問也　平按寒飲靈樞飲作饑）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

以其馭語之以其道示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令者乎（正可逆志以取其所樂不可順欲而致其所苦故以道語之無理不聽也　平按靈樞馭作敗其道作其善示以其所便作道之以其所便聽令者乎作聽者乎注理字疑衍袁刻無）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本謂根與本也標末也方昭反謂枝與葉也春夏之時萬物之氣上升在標秋冬之時萬物之氣下流在本候病所在以行療法故春夏取標秋冬取本也）黃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謂適於口則害於身違其心而利於體者奈何　平按甲乙經相逆作先逆）岐伯曰便此者食飲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淒淒暑無出汗食飲者熱毋灼灼寒毋滄（滄滄寒也音倉寒無淒等謂調衣服也熱毋灼等謂調食飲也皆逆其所便也　平按淒淒靈樞甲乙經均作淒愴）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五藏之中和適則其真氣內守外邪不入病無由生　平按將持甲乙經作摶持邪僻下靈樞有也字）

久視傷血（夫爲勞者必內有所損然後血等有傷役心注目於色久則傷心心主於血故久視傷血　平按注役心役字別本作侵）久臥傷氣（人臥則肺氣出難故久臥傷肺肺傷則氣傷也）久坐傷肉（人久靜坐脾則不動不動不使故久坐傷脾脾傷則肉傷也）久立傷骨（人之久立則腰腎勞損腎以主骨故骨髓傷也）久行傷筋（人之久行則肝膽勞損肝傷則筋傷也）此久所病也（平按此久所病也靈樞作此五久勞所病也）春三月此謂發陳（陳舊也言春三月草木舊根舊子皆發生也）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天之父也降之以德地之母也資之以氣德之與氣俱能生也物因德氣英華開發也）夜臥蚤起（春之三月主膽肝之府足少陽用事陰消陽息故養陽者至夜即臥順陰消也蚤字古早字旦而起順陽息也　平按蚤素問巢氏病源均作早注主膽肝之府袁刻作主肝膽之府謹按主膽二字爲句肝之府三字爲句膽爲足少陽經與足厥陰經肝經爲表裏於義既足玩下文小腸心之府注自明）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廣步於庭勞以使志也被髮緩形逸以使志也勞逸處中和而生也故其和者是以內攝生者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也養生之道也（生予賞者順少陽也殺奪罰者逆少

（陽也故順成和則外攝生也内外和順春之應也斯之順者爲身爲國養生道也　平按素問應下無也字）逆則傷於肝夏爲寒爲變奉生長者少（肝氣在春故晚卧形晚起逸體急形殺奪罰者皆逆少陽也故其爲身者逆即傷肝夏爲傷寒熱病變也其爲國也霜雹風寒災害變也春時内外傷者奉夏生長之道不足也　平按素問逆則傷於肝作逆之則傷肝夏爲寒爲變作夏爲寒變奉下無生字巢氏病源夏字下有變字寒下無爲變二字注晚卧下形字恐衍文袁刻無）夏三月此謂蕃秀（蕃代元反茂也夏三月時萬物蕃滋茂秀增長者也）天地氣交萬物英實（陰陽氣和故物英華而盛實也　平按素問英作華）晚卧蚤起（夏之三月主小腸心之府手太陽用事陰虚陽盈故養陽者多起少卧也晚卧以順陰虚蚤起以順陽盈實也　平按素問晚作夜）無厭於日使志無怒（日者爲陽故不可厭之怒者爲陰故使志無怒之）使英成秀使氣得洩（使物華皆得秀長使身開腠氣得通洩也　平按素問英上有華字洩作泄下同不再舉）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也養生之道也（内者爲陰外者爲陽諸有所愛皆欲在陽此之行者應太陽之氣養生之道也　平按素問應下無也字生作長巢氏病源同）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則奉

收者少冬至重病（蚤卧晚起厭日生怒傷英不秀壅氣在内皆逆太陽氣也故夏爲逆者則傷乎心秋爲痎瘧奉秋收之道不足得冬之氣成熱中病重也　平按素問奉上無則字巢氏病源無則奉收者少冬至重病二句）秋三月此謂容平（夏氣盛長至秋也不盛不長以結其實故曰容平也）天氣以急地氣以明（天氣急者風清氣涼也地氣明者山川景淨也）蚤卧蚤起與雞俱興（秋之三月主肺藏手太陰用事陽消陰息故養陰者與雞俱卧順陰息也與雞俱起順陽消也）使志安寧以緩秋形（春之緩者緩於緊急秋之緩者緩於盛盛故寧志以緩形　平按素問形作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夏日之時神氣洪散故收斂順秋之氣使之和平也　平按注洪袁刻作渙）無外其志使肺氣精此秋氣之應也養收之道也（攝志存陰使肺氣之無雜此應秋氣養陰之道也　平按素問精作清應下無也字巢氏病源同）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洩則奉養者少（晚卧晚起志不寧者秋時以逆太陰氣秋即傷肺至冬飧洩奉冬養之道少也　平按素問奉養作奉藏巢氏病源無則奉養者少句）冬三月此謂閉藏（陰氣外閉陽氣内藏　平按素問無氣字巢氏病源同）水冰地

坼（敕白反分也）毋擾于陽（言居陰分故毋擾陽　平按于素問作乎）蚤卧晚起（冬之三月主腎藏足少陰用事陽虚陰盈故養陰者多卧少起蚤卧順陽虚晚起順陰盈也）必待日光使志若伏匿（伏匿靜也卧藏陰分使志靜也　平按素問匿上有若字）若有私意若已有德去寒就温（言十一月陰去陽來故養陰者凡有私意諂有所得與陰俱去順陽而來無相擾也　平按有德素問巢氏病源均作有得玩本注亦作得恐係傳寫之訛）毋洩皮膚使氣不極此冬氣之應也養藏之道也（閉諸腠理使氣不洩極也斯之行者應冬腎氣養陰之道也　平按素問不極作亟奪）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則奉生少也（早起晚卧不待日光志氣外洩冬爲逆者傷腎痿厥奉春養生之道少也痿厥不能行也一曰偏枯也於危反　平按素問則奉生少也作奉生者少）天氣清靜光明者也（天道之氣清虚不可見安靜不可爲故得三光七耀光明者也玄元皇帝曰虚靜者天之明也　平按靜顧本素問作淨趙府本仍作靜）藏德不上故不下（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曝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所殺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謂天道藏德不上故不下者也

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則聖人藏德不上故不下也玄元皇帝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即其事也　平按素問上作止新校正云別本亦作上）上下則日月不明（君上情在於己有私修德遂不爲德玄元皇帝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君之無德則令日月薄蝕三光不明也　平按素問上下作天明）邪害空竅（空竅謂三百六十五穴也君不修德和陽氣者則疵癘賊風入人空竅傷害人也）陽氣閉塞地氣冒明（陽氣失和故令陰氣冒覆三光　平按兩氣字下素問均有者字）雲露不精則上應甘露不下（陰氣失和致令雲露無潤澤之精無德應天遂使甘露不降陰陽不和也言白露者恐後代字誤也　平按素問雲露作雲霧甘露作白露）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陰陽不得交通則一中分命無由布表生於萬物德澤不露故曰不施也）不施則名木多死惡氣發風雨不節甘露不下則菀藁不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乃道相失則未央絕滅（益夸之君德不施布禍及昆蟲災延草木其有八種一者名木多死謂名好草木不黄而落二者惡氣發謂毒氣疵癘流行於國三者風雨不節謂風不時而起雲不族而雨

（四者甘露不下謂和液无施菀藁當爲死槁宛瘁死槁枯也於阮反陳根舊枝死不榮茂五者賊風數至謂風從衝上來破屋折木先有虛者被剋而死六者暴雨數起謂驟疾之雨傷諸苗稼七者天地四時不相保謂陰陽乖繆寒暑無節八者失道未央絶滅未央者久也言恭夸之君絶滅方久也　平按素問惡氣發作惡氣不發甘露作白露乃道作與道）唯聖人順之故身無奇疾萬物不失生氣不竭（唯聖人順天藏德不止故有三德一者身无奇疾奇異邪氣不及於身也二者萬物不失澤及昆蟲恩霑草木各得生長也三者生氣不竭生氣和氣也和氣不竭致令雲露精潤甘露時降也　平按素問順作從疾作病）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而肝氣內變（少陽足少陽膽府脈爲外也肝藏爲陰在內也故府氣不生藏氣變也）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太陽手太陽小腸府脈在外也心藏爲陰居內也故府氣不生藏氣內洞洞疾流洩也）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漏（太陰手太陰肺之脈也腠理豪毛受邪入於經絡則脈不收聚深入至藏故肺氣焦漏焦熱也漏洩也　平按焦漏素問作焦滿新校正云焦滿全元起本作進滿甲乙經太素作焦滿玩本注焦熱也漏洩也若作滿於洩字義不合仍从原鈔本作焦漏爲是）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濁沈（少陰足少陰腎之脈也少陰受

邪不藏能靜深入至藏故腎氣濁沈不能營也　平按濁沈素問作獨沈新校正云詳獨沈太素作沈濁與此亦異甲乙經作濁沈同此）失四時陰陽者失萬物之根也（陰陽四時萬物之本也人君違其本故萬物失其根　平按素問作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是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順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聖人與萬物俱浮即春夏養陽也與萬物俱沈即秋冬養陰也與萬物沈浮以爲養者志在生長之門也　平按順素問作從下同）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逆四時之根者則伐陰陽之本也壞至真之道也）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順之則奇疾不起是謂得道（陰爲萬物終死之本也陽爲萬物始生之源也逆之則災害生入於死地也順之則奇疾除得長生之道也　平按甲乙經無四時二字素問奇疾作苛疾）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聖人得道之言行之於身寶之於心府也愚者得道之章佩之於衣裳寶之於名利也）順陰陽則生逆之則死順之則治逆之則亂（生死在身理亂在懷）反順

爲逆是謂內格（不順四時之養身內有關格之病也）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形而後藥之亂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兵亦不晩乎（身病國亂未有豪徵而行道者古之聖人也病亂已徵而散之者賢人之道也病亂已成而後理之者衆人之失也理之無益故以穿井鑄兵無救之失以譬之也　平按素問病已成下無形字亂下有已字鑄兵作鑄錐亦不晩乎作不亦晩乎）

六氣

（平按此篇見靈樞卷六第三十決氣篇又見甲乙經卷一第十二）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脈余意以爲一氣耳今乃辨爲六名余不知其所以願聞何謂精（一氣者真氣也真氣在人分一以爲六別故惑其義也　平按靈樞所以下有然字無願聞何謂精句）岐伯曰兩神相薄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但精及津液與氣異名同類故皆稱氣耳雄雌二靈之別故曰兩神陰陽二神相得

故謂之薄和爲一質故曰成形此先於身生謂之爲精也　平按薄靈樞甲乙經均作搏）何謂氣（下焦如瀆謂之津液中焦如漚謂之爲營血上焦如霧爲衞稱氣未知所由　平按甲乙經無何謂氣岐伯曰六字）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上焦開發宣揚五穀之味熏於膚肉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萬物故謂之氣即衞氣也　平按靈樞甲乙經均無熏肉二字）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洩汗出腠理是謂津（腠理所洩之汗稱之爲津　平按汗出腠理靈樞作汗出溱溱）何謂液岐伯曰穀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光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淖□卓反濡潤也通而言之小便汗等皆稱津液今別骨節中汁爲液故餘名津也五穀之精膏注於諸骨節中其汁淖澤因屈伸之動流汁上補於腦下補諸髓旁益皮膚令其潤澤稱之爲液　平按穀氣滿靈樞甲乙經作穀入氣滿光澤靈樞作洩澤甲乙經作出洩）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血於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五穀精汁在於中焦注手太陰脈中變赤循脈而行以奉生身謂之爲血也　平按中焦受血於汁靈樞作中焦受氣取汁甲乙經作中焦受

汁何謂脈岐伯曰壅遏營氣令毋所避是謂脈（盛壅營血之氣日夜營身五十周不令避散故謂之脈也　平按甲乙經壅作擁）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脈之清濁何以知之（六氣之中有餘不足總問也腦髓等別問取其所知也　平按注取別本作求）岐伯曰精脫者耳聾（腎以主耳故精脫則耳聾）氣脫者目不明（五藏精氣為目故氣脫則目闇）津脫則腠理開汗大洩（前之二脫言脫所由故有脫也以下三脫直著其脫狀故津脫腠理開汗洩為狀）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胻痠耳數鳴（骨節相屬之處無液故屈伸不利無液潤澤皮毛故色夭腦髓無補故腦髓消胻痠耳鳴胻衡孟反　平按甲乙經骨屬作骨痺靈樞胻作脛）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也（以無血故色白無血潤膚故不澤脈中無血故空虛以為不足虛之狀也　平按不澤下甲乙經有脈脫者三字）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

大二、〇八

小五、三十九

貴賤善惡可為常主然五穀與為大海（六氣有部有主有貴有賤有善有惡人之所受各有其常皆以五穀為生成大海者也　平按與為大海靈樞甲乙經均作與胃為大海也）

九氣（平按此篇見素問卷十一第三十九舉痛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一第一）

黃帝曰余聞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聚炅則腠理開氣洩憂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何病之生（炅音桂熱也人之生病莫不內因怒喜思憂恐等五志外因陰陽寒暑以發於氣而生百病所以善攝生者內除喜怒外避寒暑故無道夭遂得長生久視者也若縱志放情怒以氣上傷魂魂傷肝傷也若喜氣緩傷神神傷心傷也若憂悲氣消亦傷於魂魂傷肝傷也恐以氣下則傷志志傷腎傷也若多寒則氣收聚內傷於肺也若多熱腠理開洩內傷於心也憂則氣亂傷魄魄傷則肺傷也若多勞氣耗則傷於腎思以氣結傷意意傷則脾傷也五藏既傷各至不勝時則致死也皆由九邪生於九氣所生之病也　平按素問余聞作余知氣收下無聚字氣洩上有腠理開三字憂作驚新校正云按太素驚作憂與此正合又注傷魄魄傷二魄字原鈔作魂原校作魄按經文云肺藏氣氣舍魄又云肺在志為憂作傷魄亦合）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歐血及食而氣逆上也（因引氣而上故氣逆怒甚氣逆則致歐血及食氣逆上也　平按食而氣逆素問作飧洩按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太素作食而氣逆與此正合）喜則氣和志達營衛行通利故氣緩焉（喜則氣和志達營衛行利故氣緩為病也　平按通上素問甲乙經均無行字）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兩焦不通營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肝脈上入頏顙連目系支者從肝別貫膈上注肺肺以主悲中上兩焦在於心肺悲氣聚於肺葉舉心系急營衛之氣在心肺聚而不散神歸不移所以熱而氣消虛也　平按素問兩焦不通作而上焦不通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太素作兩焦不通與此正合又王注釋布葉謂布蓋之大葉新校正疑非是復引全元起云悲則損於心心系急則動於肺肺氣繫諸經逆故肺布而葉舉安得謂肺布為肺布蓋之大葉據此則全注與本注意合）恐則精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雖命門藏精通名為腎脈起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支者從肺絡心注胸中故人驚恐其精卻縮上焦起胃口上上焦既閉不通則氣不得上還於下焦下焦脹滿氣不得行　平按精卻甲乙經作

神卻又素問新校正云氣不行當作氣下行玩本注仍當作氣不行）熱則腠理開營衛通故汗大洩（氣不得行或因熱而腠理開營衛外通汗大洩也　平按素問甲乙經熱作炅素問故汗大洩作汗大泄故氣泄）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聚（因營衛不通遇寒則腠理閉塞則氣聚為病也　平按寒則腠理閉甲乙經無此三句素問在炅則腠理開三句之前聚素問作矣）憂則心無所寄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心神之用人之憂也忘於眾事雖有心情無所任物故曰無所寄氣營之處神必歸之今既憂繫氣聚不行故神無歸也慮亦神用也所以憂也不能逆慮於事以氣無主守故氣亂也　平按素問甲乙經憂均作驚新校正云太素驚作憂寄素問甲乙經均作倚注心情別本作心精）勞則喘喝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人之用力勞乏則氣并喘喝皮腠及內藏府皆汗以汗即是氣故汗出內外氣衰耗也　平按喘喝顧本素問作喘息趙府本作喘且甲乙同內外素問作外內）思則身心有所存神有所止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專思一事則心氣駐一物所以神務一物之中心神引氣而聚故結而為病也　平按身素問甲乙經均無甲乙經存作傷素問止作歸正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歸正二字作止字氣留甲乙經作氣流）

調食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皆辛見靈樞卷八第五十六五味篇又見甲乙經卷六第九惟編次前後稍異自肝色青至五味所宜見素問卷七第二十二藏氣法時論自黃帝問少俞曰至走肉矣見靈樞卷九第六十三五味論自五味至末見靈樞卷十二第七十八九鍼論又見素問卷七第二十三宣明五氣篇）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穀氣津液味有五種各入其五藏別之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藏六府皆稟於胃（胃受水穀變化以滋五藏六府五藏六府皆受其氣故曰皆稟也　平按甲乙經伯高曰作岐伯對曰無水穀二字稟下靈樞有氣字）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五味所喜謂津液變為五味則五性有殊性有五行故各喜走同性之藏　平按甲乙經自穀味酸以下至走腎文法與此不同而義意相類）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水穀化為津液清氣猶如霧露名營衛行脈內外無所滯礙故曰大通其沈濁者名為糟粕泌別汁入於膀胱故曰以次傳下也粕頗洛反　平按甲乙經穀氣下有營衛俱行四字糟粕上無化字）黃帝曰營衛之行奈何（因前營衛大通之言故問營衛所行　平按甲乙經之行作俱行）伯高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既五藏別出兩行於營衛之道（精微津液也津液資五藏已衛氣出胃上口營氣出於中焦之後故曰兩行道也　平按既靈樞甲乙經均作溉行上甲乙經有焦字）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嚨故呼則出吸則入（摶謗各反聚也穀化為氣計有四道精微營衛以為二道化為糟粕及濁氣并尿其與精下傳復為一道摶而不行積於胸中名氣海以為呼吸復為一道合為四道也　平按甲乙經命曰作名曰靈樞嚨作咽）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天之精氣則氣海中氣也氣海之中穀之精氣隨呼吸出入也人之呼也穀之精氣三分出已及其吸也一分還入即須資食充其腸胃之虛以接不還之氣若半日不食則腸胃

漸虛穀氣衰也一日不食腸胃大虛穀氣少也七日不食腸胃虛竭穀氣皆盡遂命終也　平按天之精氣靈樞甲乙經作天地之精氣）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充虛接氣內穀為實故因其問請盡言之）五穀（五穀五畜五菓五菜用之充飢則謂之食以其療病則謂之藥是以脾病宜食粳米即其藥也用充飢虛即為食也故但是入口資身之物例皆若是此穀畜菓菜等二十物乃是五行五性之味藏府血氣之本也充虛接氣莫大於茲奉性養生不可斯須離也黃帝並依五行相配相剋相生各入藏府以為和性之道也案神農及名醫本草左右不同各依其本具錄注之冀其學者量而取用也）粳米飯甘（味苦平無毒稻米味甘溫生　平按靈樞粳作秔音庚靈樞甲乙經均無飯字注生原鈔作生原校作平）麻酸（胡麻味甘平麻子味甘平）大豆鹹（大豆黃卷味甘平無毒生大豆味甘平）麥苦（大麥味鹹溫微寒無毒似穬麥無皮穬麥味甘微寒無毒小麥味甘微寒無毒）黃黍辛（丹黍米味苦微溫無毒黍米味甘溫無毒）五菓棗甘（大棗味甘平殺烏頭毒生棗味辛）李酸（人味苦甘平無毒實味苦　平按注人別本作李）栗鹹（栗味鹹溫無毒）杏苦（核味甘苦溫花味苦無毒實味□酸）桃辛（核味苦甘平無毒實味酸）五畜牛甘（肉味甘平無毒）犬酸（牝犬肉味鹹酸無毒）豬鹹（肉味苦　平按甲乙經豬作豕下同）羊苦（味甘大熱無毒）雞辛（丹雄雞味甘微溫微寒無毒白雄雞肉微溫烏雄雞肉溫也　平按甲乙經牛犬豕羊雞下均有肉字）五菜葵甘（冬葵子味甘寒無毒黃芩為之使葵根味甘寒無毒葉為百菜主心傷人）韭酸（味辛酸溫無毒）藿鹹（案別錄小豆葉為藿）薤苦（味辛苦溫無毒）蔥辛（蔥實味辛溫無毒根主傷寒頭痛汁平）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養生療病各候五味之外色以其味益之也　平按甲乙經黃青黑赤白下均無色字）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言五宜者脾病者宜食粳米飯牛肉棗葵（脾病食甘素問甘味補苦味為寫　平按所言五宜靈樞作五宜所言五色者）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心病食苦素問鹹味補甘味為寫）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豬肉栗藿（腎病食鹹素問鹹味寫苦味為補也黃卷以大豆為之）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肝病食酸素問酸味寫辛味為補）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蔥（肺病食辛素問辛味寫酸味為補　平按甲乙經黍上無黃字）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

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五味所剋之藏有病宜禁其能剋之味）肝色青宜食甘粳米飯牛肉棗皆甘（肝者木也甘者土也宜食甘者木剋於土以所剋資肝也　平按素問無飯字粟下靈樞素問均有葵字）心色赤宜食酸犬肉李皆酸（心者火也酸者木也木生心也以母資子也　平按酸下素問有小豆二字新校正云太素小豆作麻應依新校正補入犬肉下靈樞有麻字李下素問靈樞均有韭字）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皆鹹（脾者土也鹹者水也土剋於水水味鹹也故食鹹以資於脾也　平按栗下素問靈樞均有藿字素問此段在肺色白段之下）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皆苦（肺者金也苦者火也火剋於金也以能剋爲資也　平按杏下素問靈樞均有薤字）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皆辛（腎者水也辛者金也金生於水以母資子　平按桃下素問靈樞均有葱字）辛散（肝酸性收欲得散者食辛以散之）酸收（肺辛性散欲得收者食酸以收之）甘緩（脾甘性緩欲得緩者食甘以緩之）苦堅（心苦性堅欲得堅者食苦以堅之）鹹濡（腎鹹性濡欲得濡者食鹹以濡也　平按濡素問作耎下同）毒藥攻邪（前總言五味有攝養之功今說毒藥攻邪之要邪謂風寒暑溼外邪者也毒藥俱有五味故次言之）五穀爲養（五穀五味爲養生之主也）五菓爲助（五菓五味助穀之資）五畜爲益（五畜五味益穀之資）五菜爲埤（五菜五味埤穀之資　平按埤素問作充袁刻作稗恐誤）氣味合而服之以養精益氣（穀之氣味入身養人五精益人五氣也）此五味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堅或濡（五味各有所利利五藏也散收緩堅濡等調五藏也　平按素問五下無味字）四時五藏病五味所宜（於四時中五藏有所宜五味有所宜　平按素問病下有隨字）黃帝問少俞曰五味之入於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力中反淋也篆字癃也　平按癃漢書高祖本紀年老癃病勿追作癃乃古文癃字也）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大貢反心氣洓洩疾）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歐甘走肉多食之令人心悗余知其然也不知其

何由願聞其故（五味各走五藏所主益其筋血氣骨肉等不足皆有所少有餘並招於病其理是要故請聞之　平按靈樞歐作嘔下同）少俞對曰酸入胃其氣濇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濇所斂反不滑也酸味性爲濇收故上行兩焦不能與營俱出而行復不能自反還入於胃也）不出則留於胃中胃中和溫即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濡得酸即縮卷約而不通水道不通故癃（既不能出胃因胃氣熱下滲膀胱之中膀胱皮薄而又耎故得酸則縮約不通所以成病爲癃癃淋也胞苴盛尿也　平按靈樞濡作懦）陰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走筋（人陰器一身諸筋終聚之處故酸入走於此陰器）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於胃其氣上走中焦注於脈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血涘血涘則胃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乾善渴（腎主於骨鹹味走骨言走血者以血爲水也鹹味之氣走於中焦血脈之中以鹹與血相得即溢而不中胃汁注之因即胃中枯竭咽焦舌乾所以渴也咽爲下食又通於涎故爲路也涘音俟水厓義當凝也　平按靈樞血涘血涘四字作凝凝二字汁上有中字舌下有本字）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血脈從中焦而起以通血氣故味之鹹味走於血也）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於胃其氣走於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洞通洩也辛氣慓悍走於上焦上焦衛氣行於脈外營腠理諸陽）薑韭之氣薰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以薑韭之氣辛薰營衛之氣非時受之則辛氣久留心下故令心氣洞洩也）辛者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矣（辛走衛氣即與衛氣俱行故辛入胃即與衛氣汗俱出也）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歐何也少俞曰苦入於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管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

故變歐（苦是火味計其走血以取資骨令堅故苦走骨也苦味堅强五穀之氣不能勝之故入三焦則營衛不通下焦復約所以食之還出名曰變歐也　平按靈樞管作脘）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齒爲骨餘以楊枝苦物資齒則齒鮮好故知苦走骨）故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人食苦物入咽還出故知走骨而出歐也）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心悗何也少俞曰甘入於胃其氣弱少不能上於上焦而與穀留於胃中甘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人心悗（甘味氣弱不能上於上焦又令柔潤胃氣緩而蟲動蟲動者穀蟲動也穀蟲動以撓心故令心悗悗音悶　平按靈樞弱少作弱小於上焦作至於上焦中下無甘字心悗作悗心）其氣外通於肉故曰甘入走肉矣（脾以主於肉故甘肉甘通走肉也）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淡入胃是謂五味（五味各入其藏甘味二種甘與淡也穀入於胃變爲甘味未成曰淡屬其在於胃已成爲甘走入於脾也　平按靈樞無所入二字素問無淡入胃三字新校正云太素又云淡入胃與此正合）五走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九卷此文及素問皆苦走骨鹹走血此文言苦走血鹹走骨皆左右異具釋於前也）五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命曰五裁（裁禁也筋氣骨肉血等乃是五味所資以理食之有益於身從心多食致招諸病故須裁之　平按素問宣明五氣篇注新校正云按太素五禁云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名此爲五裁楊上善云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之命曰五裁按新校正所引太素經文與此小異所引楊注乃本書經文與此亦異）

壽限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故中年而壽盡矣見靈樞卷八第五十四天年篇自黃帝曰其氣盛衰至末見甲乙經卷六第十二自黃帝問於岐伯曰人年老而無子者至末見素問卷一第一上古天真論）

黃帝曰人之夭壽各不同或夭或壽或卒死或病久

願聞其道（問有四意夭壽卒死病久　平按靈樞人之夭壽作人之壽夭或夭或壽作或夭壽）岐伯曰（答中答其得壽餘三略之）五藏堅固（謂五藏形堅而不虛固而不變得壽一也）血脉和調（謂血常和脉常調得壽二也）肌肉解利（謂外肌肉肉各有分利得壽三　平按注上肉字恐是内字之誤）皮膚緻密（緻大利反謂皮膚閉密肌膚緻實得壽四）營衛之行不失其常（謂營衛氣一日一夜各循其道行五十周營衛其身而無錯失得壽五）呼吸微徐（謂吐納氣微微不麤徐徐不疾得壽六）氣以度行（呼吸定息氣行六寸以循度數日夜百刻得壽七）六府化穀（胃受五穀小腸盛受大腸傳導膽爲中精決三焦司決瀆膀胱主津液共化五穀以奉生身得壽八）津液布揚（所謂泣汗涎涕唾等布揚諸竅得壽九也　平按注涎袁刻作液）各如其常故能久長（上之九種營身之事各各無失守常不已故得壽命長生久視也　平按久長靈樞作長久）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者何以致之（問其得壽所由）岐伯曰使道隧以長（謂有四事得壽命長使道謂是鼻空使氣之道隧以長出氣不壅爲壽一也）基牆高以方（鼻之明堂牆基高大方正爲壽二也）通調營衛三部三里（三部謂三焦部也三里謂是膝下三里胃脉者也三焦三里皆得通調爲壽三）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也（起骨謂是明堂之骨明堂之骨高大肉滿則骨肉堅實爲壽四也由是四事遂得百歲終也）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問其夭死　平按靈樞自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至故中年而壽盡矣一段敘次在形骸獨居而終矣之後）岐伯曰其五藏皆不堅（夭者亦四五藏皆虛易受邪傷爲夭一也）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使道短促鼻空又大泄氣復多爲夭二也　平按不長袁刻作不通依原鈔更正靈樞亦作不長）又卑基牆（鼻之明堂基牆卑下爲夭三也）薄脉少血其肉不實數中風血氣不通真邪相攻亂而相引（脉小血少皮肉皆虛多中外邪血氣壅塞真邪相攻引亂真氣爲夭四　平按靈樞不實作不石中風作中風寒）故中年而壽盡矣（黃帝聞夭壽之所由故讚述之也　平按故中年而壽盡矣靈樞作故中壽而盡也）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消息盈虛物化之常故人氣衰時時改變以至於死地各不同形故請陳之也）

岐伯曰人生十歲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榮華頽落髮鬢須白平盛不搖故好坐（血營血也氣衛氣也大盛内盛也始疏外衰　平按甲乙經人生作人年始疏作始開頽落作剝落髮鬢作鬢髮靈樞鬢作頗須作斑又按原鈔平盛不搖平字傍有丕彼悲反大也六字疑平盛應作丕盛別本作丕）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喜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魄離故言喜誤九十歲腎氣焦藏枯經脈空虛百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此為五行相生次第故先肝衰次第至腎也至於百歲五藏虛壞五神皆去枯骸獨居稱為死也　平按始減靈樞作始滅喜憂悲甲乙經作乃善憂悲又甲乙經惰作墮皮膚枯作皮膚始枯故四支不舉魄離二字靈樞不重甲乙經作魂離魄散喜誤靈樞甲乙經均作善誤藏枯甲乙經作藏萎枯靈樞藏上有四字下無枯字又甲乙經百歲上有至字終下有盡字）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邪將天數然（材力攝養之力也天數天命之數也　平按甲乙經無此一段及下岐伯曰三字）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更齒髮長（腎主骨髮故腎氣盛更齒髮長　平按更齒素問甲乙經均作齒更）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伏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天癸精氣也任衝脈起於胞中下極者也今天癸至故任脈通也伏衝之脈起於氣街又天癸至故衝脈盛也二脈並營子胞故月事來以有子也　平按天癸甲乙經作天水下同伏衝素問作太衝新校正云太素作伏衝下同與此正合）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真牙後牙也長極身長也）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身之筋骨體髮無不盛極）

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惰（陽明脈起於面行於頭故陽明衰面與髮始焦落　平按始焦甲乙經作皆焦惰作白素問作墮）六七三陽脈衰於上面皆焦髮白（三陽太陽少陽陽明也三陽脈俱在頭故三陽衰面焦髮白　平按髮白素問作髮始白甲乙經無此一段）七七任脈虛伏衝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任衝二脈氣血俱少精氣盡子門閉子宮壞故無子　平按伏衝衰少素問甲乙經作太衝脈衰少）丈夫年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五八腎氣衰髮惰齒槁六八陽氣衰於上面焦鬢髮須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齒槁者骨先衰肉不附故今齒枯也　平按寫甲乙經作瀉下同肌肉滿素問甲乙經均作肌肉滿壯陽氣衰於上素問作陽氣衰竭於上腎藏衰甲乙經作腎氣衰）腎者生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寫今五藏皆衰（平按素問甲乙經生水均作主水乃寫均作乃能寫以下據素問上古天真論及甲乙經形氣盛衰大論補入）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二　攝生之二

黃陂　陳孝啟　蕭肖昌　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三

陰陽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平按此篇自傷腫上殘脫篇目亦不可考故自黃帝曰以下至痛形謹依素問卷二第五陰陽應象大論補入自傷腫以下至末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又見甲乙經卷六第七惟編次小異）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故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䐜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故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爲氣氣傷於味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厚者爲陰薄爲陰之陽氣厚者爲陽薄爲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氣味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以上從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補入）傷腫（既迫痛傷形即便爲腫也）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邪傷衛氣致痛後形腫者謂衛氣傷及於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邪先客於皮膚爲腫而後壅衛氣爲痛者謂形傷及於氣也）風勝則腫燥勝則乾（邪風客於皮膚則爲䐜腫也邪熱爍於皮膚則皮乾無汗　平按素問甲乙經腫均作動腫下均有熱勝則腫句）寒勝則胕（快付反檢義當腐寒勝肉熱肉當腐　平按胕素問甲乙經均作浮）溼勝則濡（陰溼氣盛則多汗也　平按濡下素問甲乙經均有寫字）天有四時五行（天之用也）以生長收藏（四時之用）以生寒暑燥溼（五行所生也有本有風謂具五者也　平按溼下素問甲乙經均有風字）人有五藏（人之有也）有五氣以喜怒悲憂恐（五氣五藏氣也喜怒等心肺肝脾腎五志者　平按有五氣素問作化五氣甲乙經作化爲五氣喜上素問甲乙經均有生字）故喜怒傷氣（內傷者也）寒暑傷形（外傷者也）故曰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內外傷已生得堅固不道天者未之有也　平按素問無故曰二字此節以上有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十六字甲乙經同）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温（傷過多也冬寒陰也人於冬時温衣熱食腠理開發多取寒涼以快其志者寒入腠理腠理遂閉內行藏府至春寒極變爲温病也　平按病温顧本素問作温病趙府本素問仍作病温）春傷於風夏生飧泄（春風陽也春因腠理開發風入腠閉內行藏府腸胃之中至夏飧泄也飧水洗飯也音孫謂腸胃有風水穀不化而出也）夏傷於暑秋生痎瘧（夏因汗出小寒入腠藏之於內至□氣發腠理外閉風氣內發以成痎瘧痎音皆　平按素問秋生作秋必注氣發上原缺一字玩經文應作秋衰刻作夏）秋傷於溼冬生欬嗽（秋多雨溼人傷受溼溼從上下至冬寒並傷肺故成欬嗽也愷代反又邱吏反謂逆氣也　平按自此以下素問有帝曰余聞上古聖人至陽在外陰之使也一段其文甚長中間新校云所引太素及楊注甚多當在今本所闕七卷中惜不可考矣）黃帝問曰法陰陽奈何（陰陽者天地綱紀變化父母養生之道法之以成故問之）岐伯答曰陽勝則身熱（陽勝八益爲實陰勝七損爲虛言八益者

（身熱一益也陰弱陽盛故通身熱也）腠理閉（二益也陽開腠理過盛則閉）而麤（三益也熱盛則腠理皮上麤澁也　平按而麤素問作喘麤甲乙經作喘息麤）爲之俛仰（四益也熱盛上下故身俛仰　平按俛仰甲乙經作後悶）汗不出而熱（五益也陰氣內絶故汗不出身仍熱）乾齒（六益也熱盛至骨故齒乾也　平按素問甲乙經作齒乾）以煩悗（七益也熱以亂神故煩悶也　平按悗素問作俛甲乙經作悶）腹滿死（八益也熱盛胃中故腹滿也前已七益復加腹滿故致死　平按滿甲乙經作脹）能冬不能夏（以其內熱故能冬之大寒不能夏之小熱　平按二能字甲乙作耐）陰勝則身寒（下言七損也身寒一損也身苦寒）汗出（二損也无陽禁腠故汗出）身常清（三損也清冷也身皮膚常冷也　平按素問甲乙經清作清袁刻亦作清）數慄（四損也數數戰慄也）而寒（五損也戰而復寒也）寒則厥（六損也寒則手足逆冷也）則腹滿死（七損也前已六損復加冷氣滿腹冷氣滿腹故致死也）能夏不能冬（寒人遇熱故堪能也　平按兩能字甲乙經均作耐）此陰陽更勝之變也病之形能也（此是陰陽變極之理亦是人之病所能也）黃帝問曰調此二者奈何（陰陽相勝遂有七損八益虛實不和故謂調之）岐伯

答曰能去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也（損者損於身益者益於病若人能修道察同去損益之病則陰陽氣和无諸衰老壽命无窮與天地同極也　平按去素問甲乙經均作知）不知用此則蚤衰（人不脩道不去損益則陰陽不調是謂不道不道早衰也　平按注不道二字原鈔重袁刻刪去不合仍依原鈔）衰之節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始衰時節年四十也六府爲陽氣五藏爲陰氣人年四十五藏陰氣自半已衰腠理始疏榮華頹落髮鬢頒白行立之起坐卧之居日漸已衰也）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人年五十脾氣衰故體重肝氣衰故目不明腎氣衰故聽不聰也）年六十陰痿大氣衰九竅不利（人年六十腎氣衰精氣減筋弛故宗筋痿也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爲大氣也其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於目而爲睛其別氣走於耳而爲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爲臭其濁氣出於胃走唇舌而爲味今經脈大氣皆衰故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腰以上爲陽以居上也腰以下爲陰以居下也年六十者精減陰痿行步無力即下虛上實也神衰失守故涕泣俱出　平按出下素問有矣字）故曰知之則强（知察於同去七損八益其身日强）不知則老（人察於異有損有益故身速衰也玄

元皇帝曰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此之謂也）故同名異邪（道理无物不通故同名也物有方殊故異邪也　平按故同名異邪句素問作故同出而名異耳注方殊方字疑是萬字之誤）智者察同愚者察異（察觀也智者反物觀道愚者反道觀物）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强年老復壯壯者益理（愚者觀物有三不足目暗耳聾則視聽不足也體重力衰則身不足也老者日衰壯者日老則壽不足也智者觀道神清性明故三有餘也視聽日勝則耳目有餘也身强體輕則身有餘也年老反同乳子之形年壯更益氣色之理則壽有餘　平按素問年老作老者理作治）是以聖人爲無爲之事（聖人謂廣成子等也忘物喪我任物之動即爲無爲之事也　平按注無爲袁刻作無物）樂恬惔之能（怡神適性即樂恬惔之能也）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聖人欲無欲之欲志無求之志故從快於虛無不失其道謂之守也）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虛無守者其神不擾其性不穢故外邪不入神不擾故藏府□內與虛無同道與天地齊德遂獲有餘無窮之壽也故廣成子語黃帝曰吾以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自守故人盡死而我獨存即其事也斯乃聖人理身之

道也　平按注藏府下原鈔空一格傍注安欣二字）天不足西北故西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地不滿東南故東方陽也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夫天地者形之大也陰陽者氣之大也大形而生萬形則大形以爲父母萬形爲子也故大形有所不足而生萬物萬物不可足也故人頭法天則右耳目聰明不足也手足法地故左手足便强不足也以其天陽不足西北地陰不足東南故也　平按素問西方作西北方東方作東南方）黃帝問曰何以然岐伯答曰東方陽也其精并上故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東方是陽陽氣上昇故上實下虛則人左箱上勝下劣也　平按素問陽也下有陽者二字并上作并於上并於上六字故上明作則上明）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於下并於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西方是陰陰氣下沈故下實上虛則人右箱下勝上劣也　平按此段原鈔無譌據素問補於西方是陰注上）故俱感於邪其在上也則右甚在下則左

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故邪居之（非直左右陰陽虛處耳目手足有所不善然左右俱感於邪虛處獨甚今人患手足左甚耳目右甚即其事也則天地陰陽有所不全人法天地何取可具其全非直人有不全萬物皆爾不可全也故聖人法天則地中順萬物居不得已安於不足是謂攝生之大妙　平按注已安下袁刻有居也二字乃因原安字右旁有此二字不宜混入正文）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氣之精成人耳目地有質之形成人手足）天有八紀地有五理故能為萬物父母（天有八風之紀紀生萬物地有五行之理理成萬物故為父母也　平按理素問作里物下素問有之字）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故陰陽和也稱為萬物陰陽離也號為天地也）是故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紀故能以生長化成收藏終而復始（是故以天之動也以地之靜也以神明御之為綱紀也三者備故能為四時生長化成收藏終始者也　平按紀上素問有綱字化成二字素問無）唯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象人事以養五藏（人頭象天故配天養頭使七竅俱美同七曜之明也足以象地故使五常安同山岳雙鎮也中身象於人事人有五藏餘禽獸等有不具者故象人事以養五藏同真人　平按中象象字素問作傍注雙字原缺原校作雙）天氣通於肺（肺為四藏上蓋是人之天故天氣通肺也）地氣通於咽風氣通於肝（咽中入食以生五藏六府故地氣通咽也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故風氣通於肝　平按咽素問作嗌）雷氣通於心（心能覺動四支百體故雷氣通心也）穀氣通於脾（五穀滋味入脾故穀氣通脾也　平按穀素問作谷）雨氣通於腎（雨者水也故雨氣通腎也）六經為川（三陰三陽六經之脈流諸血氣以注腸胃故為川也　平按川袁刻作水注同）腸胃為海（夫海者一則眾川歸之二則利澤萬物腸胃為彼六經所歸又溉百節故為海也）九竅為水注（聲色芳味如水從外流於上之七竅注入經川溲後糟粕之水從內出下二竅也有本為外注理亦相似　平按注經川川字袁刻作水）水注之氣以天地為之陰陽（聲色芳味之氣從外入內有養故以地為陰也糟粕溲後從內出外得通故以天為陽也　平按素問水注二字不重）陽之汗以天地雨名之（陽發腠理出汗同天地間雨故汗名雨也）氣以天地之風（前明人汗以天地之雨為名則人之氣以天地之風名也　平按素問氣上有陽之二字風上有疾字風下有名之二字）暴氣象雷（人身中氣上下有聲故象雷也）氣

逆象陽（無陰之陽即為災故氣逆不和者象於陽也　平按氣逆素問甲乙經均作逆氣）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為家為國之道不依天之八紀地之五理國有亡破之災身有夭喪之害也）故風之至傍如風雨（風謂天之邪氣者也邪氣至觸身傍傷人體者如暴風雨入人腠理漸深為病者也　平按風上素問有邪字傍素問甲乙經均作疾）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五藏半死半生（善者謂上工善知聲色形脈之候妙識本標故療皮毛能愈藏府之病亦療藏府能除皮毛之疾故病在皮毛療於皮毛病在五藏療於五藏或病淺而療淺或病深而療深或病淺而療深或病深而療淺皆愈者斯為上智十全者也今夫邪氣始入皮毛之淺遂至五藏之深上工療之有十五死五生者以其陰陽兩感深重故也　平按五藏二字袁刻不重五藏下素問有治五藏者四字）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五藏（謂天降八正虛風從衝上來為損至深故害五藏也　平按害下素問有人字）水穀之寒溫感則害六府（天地之間資生氣味謂水穀也六府貯於水穀飾之失和次害六府也　平按素問溫作熱害下有於字）地之溼氣感則害皮肉筋脈（腎為水藏主骨又深少溼未能即傷餘之四藏所主皮肉筋脈在外感即先傷未至六府也）故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肝藏足厥陰脈實肝府膽足少陽脈虛須寫厥陰以補少陽即從陰引陽也若少陽實厥陰虛須寫少陽以補厥陰即從陽引陰也餘例准此　平按故下素問有善字）以右治左以左治右（謂以繆刺刺諸絡脈謂以巨刺刺諸經脈）以我知彼（謂醫不病能知病人）以表知裏（或瞻六府表脈以知五藏裏脈或瞻聲色之表能知藏府之裏也）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得過用之不殆（寸口之脈過五十動然後一代謂之過不滿五十謂之不及見關格微病得過失也見微過而救人者謂未病之病療十十全故無危殆　平按得甲乙經作則）善診者按脈（善謂上工善能診候診候之要謂按脈　平按素問按脈上有察色二字甲乙經同）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候（按脈之道先須識別五藏陰脈六府陽脈亦須審量營氣為濁衞氣為清和兩手各有寸關尺三部之別也　平按部候素問甲乙作部分別本亦作部分注和兩手和字疑是知字傳寫之誤）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須看病人喘息遲急麤細聽病人五行音聲即知五藏六府皮毛膚肉筋脈骨髓何者所苦此謂聽聲而知者也　平按甲乙音聲

（作聲音知下有病字）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在（面部有五藏六府五行氣色觀乎即知病在何藏府也此謂察色而知也　平按規上甲乙有視字在素問作主甲乙作生）按尺寸而觀浮沈滑濇而知病所生（濇所敕反不滑也人之兩手從關至魚九分爲寸也從關至尺一寸爲尺也尺寸終始一寸九分爲尺寸也凡按脈也者按寸口得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之氣以知善惡又按尺部得知善惡依此大經竟無關部關者尺寸分處關自無地依秦越人寸口爲陽得地九分尺部爲陰得地一寸尺寸終始一寸九分亦無關地華佗云尺寸關三部各有一寸三部之地合有三寸未知此言何所依據王叔和皇甫謐等各說不同並有關地既無依據不可行用但關部不得言無然是尺寸分處自無其地脾脈在中有病寄見尺寸兩間至下脈經之中具定是非也按脈之道先別陰陽清濁知部分以次察聲色知病所苦所在始按尺寸觀浮沈等四時之脈以識病源也　平按所生下素問有以治二字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知病所在以治則無過下無過二字續此爲句與此正合注尺寸分處袁刻作寸尺分處）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此以診候知病源已然後命諸鍼艾湯藥等法療諸病者必有袪疾服靈之福定無夭年損傷之罪以其善診則無失也　平按甲乙治下有則字不作無：）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以其善診病之始生即以小鍼消息去之不用毒藥者此則其微易散者也）

其盛可待而衰也（病盛不可療者如堂堂之陣不可即擊待其衰時然後療者易得去之如瘧病等也　平按而衰也素問甲乙作衰而已）故曰因其輕而揚之（謂風痺等因其輕動道引微鍼揚而散之）因其重而減之（謂溼痺等因其沈重燔鍼按熨漸減損也　平按注溼痺袁刻誤作濕痺）因其衰而彰之（謂癲狂等取其衰時彰寫去之也）形不足者溫之以氣（謂寒瘦少氣之徒補其陽氣也）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五藏精液少者以藥以食五種滋味而補養之）其高者因而越之（風熱實於頭胸因寫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寒溼實於腰足引寫竭之）中滿者寫之於內（氣脹腸胃之中可以寫之）其有邪者清以爲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清冷也邪腸胃寒熱病氣也或入藏府或在皮毛皆用鍼藥以調汗而出之也　平按清素問甲乙作漬形二字袁刻作清今依原鈔作清）其慓悍者按而投之（慓芳照反急疾也悍胡旦反禁其氣急不散以手按取然後投鍼也　平按投素問甲乙作收）其實者散而寫之（諸有實者皆散寫之）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夫物柔弱者陽之徒也剛強者陰之徒也陰經受邪流入陽經爲病是爲陰經爲本陽經爲標療其本者療於陰經即陽病療陰也陽經受邪准陰療陽也即陰病療陽也人陰陽二經陰經若實陽經必虛陽經若實陰經定虛故陽虛病者宜寫陰陰實病者宜補陽也）定其血氣各守其鄉血實宜決之氣虛宜掣引之（須定所病在氣在血各守血氣病之別鄉寫乃用鍼刺去實血補乃用鍼引氣引皮補已縱皮閉門使氣不洩掣死曳反引也　平按氣虛甲乙作氣實掣素問作掣注縱皮縱字袁刻作從）

調陰陽（平按此篇見素問卷一第三生氣通天論）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也（古謂上古中古者也謂陰陽而攝其生則通天之義上古中古人君攝生莫不法於天地故生同天地長生久視通天地者生之本也不言通地者天爲尊也）本於陰陽（本於天地陰陽之氣）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於天氣（在於天地四方上下之間所生之物即九州等也九州即是身外物也九竅等物身內物也十二節者謂人四支各有三大節也謂九州等內外物皆通天氣也　平按素問於作乎）其生在其氣三（謂天地間

九州等物其生皆在陰陽及和三氣　平按素問在作五別本亦作五）謂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之本（陰陽分爲四時和氣人之縱志不順四時和氣攝生爲風寒雨溼邪氣傷也此順三氣養生壽之本也　平按素問數上無謂字壽下有命字本下有也字）蒼天之氣清靜則志意治（蒼天色也氣謂四時和氣者也天之和氣清而不濁靜而不亂能令人志意皆清靜也　平按素問靜作淨）夫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也（人能順清靜和氣則藏氣守其內府氣固其外則雖有八正虛風賊邪不能傷也斯因四序之和自調攝也　平按素問順上無夫字序下無也字）故聖人摶精神或服天氣通神明（摶附也或有也聖人令精神相附不失有服清靜之氣通神令清通性令明故得壽弊天地而不道夭　平按素問摶作傳服天上無或字通上有而字）氣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陰氣失和則內閉九竅令便不通外壅肌肉使腠理壅塞也陽氣失和則腠理開解衛氣發洩也此之失者皆是自失將攝故令和氣銷削也　平按素問失上無氣字衛原鈔作衡據本注應作衛素問亦作衛）陽氣者若天與日失

其行獨壽不章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上而衛外者也（人之陽氣若天與日不得相無也如天不得無日日失其行則天不明也故天之運動要藉日行天得光明也人與陽氣不得相無若無三陽行於頭上則人身不得章延壽命也故身之生運必待陽脈行身已上故壽命章也是以陽上於頭衛於外也　平按素問行獨二字作所則折三字上而二字作而上二字）因於寒志欲如連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連數也樞動也和氣行身因傷寒氣則志欲不定數動不住故起居如驚神魂飛揚也　平按素問寒下無志字連樞作運樞新校正云全元起本作連樞）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如散（喝謨曷反呵也謂喘呵出氣聲也汗者陰氣也故汗出即熱去今熱汗出而煩擾也若靜而不擾則內熱狂言如此者雖汗猶熱汗如沐浴汗不作珠故曰如散也　平按素問如散作而散）因於溼首如裹攘大筋濡短小筋施長施長者爲痿（如而也攘除也人有病熱用水溼頭而以物裹人望除其熱是則大筋得寒溼縮小筋得熱緩長施緩也絕爾反筋之緩痱四支不收故爲痿也　平按素問裹下有溼熱不三字濡作緛施作弛小筋施長下有緛短爲拘四字爲痿上無者字）因陽氣爲腫四維相代陽氣而竭（因邪氣客於分肉之間衛氣壅遏不行遂聚爲腫四時之氣各自維守今四氣相代則衛之陽氣竭壅不行故爲腫也　平按因陽氣爲腫素問作因於氣爲腫而竭作乃竭）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前厥（辟稗尺反夏日陽氣盛時入房過多則陽虛起精絕辟積生前厥之病也辟積辟疊停廢之謂也前厥即前仆也　平按前厥素問作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精絕則腎府足太陽脈衰足太陽脈起目內眥故太陽衰者即目盲也精絕腎虛則腎官不能聽也）潰潰乎若壞都滑滑不止（潰胡對反潰潰滑滑皆亂也陽氣煩勞則精神血氣亂若國都亡壞不可止也一曰滑不正則都大也言非直精神血氣潰亂四支十二大骨痿瘲不正也　平按滑滑不止素問作汩汩乎不可止注滑不正則應作都骨不正按原鈔滑滑不止右偏有滑滑不止都骨不正八小字）陽氣大怒則形氣而絕血宛於上使前厥有傷於筋縱（陰并於陽盛怒則衛氣壅絕血之宛陳上并於頭使人有仆故曰前厥并傷於筋故痿癈也　平按陽氣下素問有者字而絕作絕而宛作菀使前厥作使人薄厥）其若不容而出汗偏阻使人偏枯（傷筋痿緩其若不緩則冷汗偏出壞阻壞也慈呂反容緩也陽氣盛者必

身偏枯不隨之病也或偏枯疼者也　平按而出汗偏阻素問作汗出偏沮）汗出見溼乃生痤疽（若汗偏身見溼於風即邪風客於肌肉壅遏營衛傷肉以生痤疽也痤癤之類然小也俗謂之癤子久壅陷骨者爲痤疽也　平按素問疽作疿）膏粱之變足生大釘受如持虛（膏粱血食之人汗出見風其變爲病與布衣不同多足生大釘腫膏粱身虛見溼受病如持虛器受物言易得也　平按素問膏作高釘作丁新校正云按丁生之處不常如足蓋謂膏粱之變饒生大丁非偏著足也又素問持虛下有勞汗當風寒薄爲皶鬱乃痤十一字）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衛之精氣晝行六府夜行五藏令五神清明行四支及身令筋柔弱也）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腠理有邪開令邪出則開爲得也腠理無邪閉令不開即闔爲得也今腠理開邪入即便閉之故不得也寒邪入已客於腰脊以尻代踵故曰大僂僂曲也力矩反）陷脈爲瘻流連肉腠（寒邪久客不散寒熱陷脈以爲膿血流連在肉腠之間故爲瘻　平按流素問作留）輸氣化薄傳爲善畏乃爲驚駭（輸者各繫於藏氣化薄則精虛不守故善畏而好驚也　平按素問輸作俞乃作及）營氣不順逆於肉理乃生癰腫（脈內營氣爲邪氣傷不得循脈陰陽相注故逆於肉理敗肉即生癰也　平按素問順作從癰作癱注脈內肉字別本作內）魄汗不盡形弱而氣爍穴輸已閉發爲風瘧故風者百病之始也（魄肺之神也肺主皮毛腠理人之汗者皆是肺之魄神所營因名魄汗夏傷於暑汗出不止形之虛弱氣之衰損溼邪藏於腠理腠理已閉至秋得寒內外相感遂成風瘧而氣爍故邪風者百病始爍式藥反溼邪氣　平按素問不盡作未盡）清靜則肉腠閉距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客此因時之序也（不爲躁動毛腠閉距八風不能傷者順四時之序調養故無病也苛害也音柯　平按素問距作拒客作害）故人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爲（人病雖久得有傳變上下陰陽不并至其所王必當自愈故良醫不爲也　平按素問病上無人字）故陽蓄積病死而陽氣當隔隔者當寫不亟正治旦乃敗亡（故陽病者蓄積不得傳化有其死期者陽脈當隔脈有隔之時當即寫之不急療者必當死也隔格也亟急也　平按旦乃敗亡素問作粗乃敗之別本旦作且注療者別本作療之）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陽

氣已虛氣門乃開是故暮而收距毋擾筋骨毋見霧露（夫陽者生氣也陰者死氣也故陽氣一日而主外陰氣一夜而主內一日外者分為三時平旦人氣始生為少陽也日中人氣隆盛為太陽也日西人氣始衰為虛陽也陽氣虛者陰氣即開也陰氣開者即申酉戌少陰生也故暮須收距無令外邪入皮毛也亥子丑時即至陰也故至陰時無擾骨也寅卯辰即厥陰也故厥陰時無擾於筋見霧露也陰衰見溼因招寒溼病　平按素問開作閉）反此三時形乃困薄（不順晝夜各三時氣以養生者必為病困迫於身薄迫也）岐伯曰陰者藏精而極起者也陽者衛外而為固者也（五藏藏精陰極而陽起也六府衛外陽極而陰固也故陰陽相得不可偏勝也　平按素問極起作起亟）陰不勝其陽則其脈流薄疾并乃狂（陽勝即人迎脈動或停或速是則陰并陽盛發為狂病　平按素問脈上無其字）陽不勝其陰五藏氣爭九竅不通（陰勝則藏氣無衛故外九竅閉而不通也　平按五藏上素問有則字）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順如是則外內調和邪不能

容耳目聰明氣立如故（故聖人陳陰陽使人調內外之氣和而不爭也　平按素問順作從外內作內外容作害）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風客淫情之氣逆令陰盛施精不已故精亡也肝脈循陰入肝故精亡傷肝也　平按注淫情情字別本作精）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為痔（澼音僻洩膿血也肝主於筋亦生於血肝既傷已又因飽食穀氣盛迫筋脈解裂廣腸漏洩膿血名之為痔也　平按腸澼袁刻誤作傷澼）因而一飲則逆氣（一者大也既已亡筋傷肝又因大飲則為逆氣之病也　平按一素問作大）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亡精傷肝復因力已入房故傷腎也腎以藏精主骨腎傷則大骨壞也高大也）凡陰陽之要陰密陽固而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聖度（腠理密不洩者乃內陰之力也五藏藏神固者外陽之力也故比四時和氣不得相無也因四時和氣和於身者乃是先聖法度也　平按陰密陽固素問作陽密乃固）故強不能陰氣乃絕（陰氣衰者可以補陰更強入房寫其陰故陰氣絕也　平按故強不能素問作故陽強不能密袁刻於能下加一密字與原鈔不合）因於露風乃生寒熱（精亡肝傷更得寒溼風邪邪風成者為寒熱病也　平按素問此段上有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四句後二句本書見下文）是以春傷於風邪氣流連乃為洞洩夏傷於暑秋為痎瘧秋傷於溼氣上逆而欬發為痿厥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冬傷於寒春乃病熱（洞大貫反疾流也肺惡寒溼之氣故上逆欬也至冬寒溼變熱四支不用名曰痿厥二氣離分不和故精氣絕也　平按素問流連作留連春乃病熱作春必溫病）四時之氣爭傷五藏也（風寒暑溼四時邪氣爭而不和即傷五藏也）陰之生本在五味（身內五藏之陰因五味而生也　平按素問生上有所字）陰之五官陽在五味（五藏陰之官也謂眼耳鼻口舌等五官之陽本於五味者也故五味內溢五藏五官於是用強也　平按素問官作宮陽作傷）是故味過酸肝氣以津肺氣乃絕（夫五味者各走其藏得中則益傷多則損故傷酸者能令肝氣下流膀胱胞薄遂成於癃漏洩病也肺氣剋肝今肝氣津洩則肺無所剋故肺氣無用也　平按肺素問作脾）味過於鹹則大骨氣勞短肌氣抑（鹹以資骨今鹹過傷骨則脾無所剋故肌肉短小脾氣壅抑也　平

按素問肌下有心字）味過苦心氣喘滿色黑腎不衛（苦以資心今苦過傷心喘滿歐吐則腎氣無力故色黑而不能衛也　平按素問苦作甘腎不衛作腎氣不衡）味過於甘脾氣濡胃氣乃厚（甘以資脾氣今甘過傷脾氣濡令心悶胃氣厚盛也　平按素問甘作苦濡上有不字）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英（辛以資肺今辛多傷肺肺以主氣筋之氣壞洩於皮毛也心神剋肺氣沮洩神氣英盛浮散無用也　平按英素問作央王注作久字解新校正謂此論味過所傷不宜作精神長久解央乃殃也此古文簡略字多假借用也其說為長）是故謹和五味則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調五味各得其所者則鹹能資骨故骨正也酸能資筋故筋柔也辛能資氣故氣流也苦能資血故血流也甘能資肉故腠理密也）如是則氣骨以精謹道如法長有天命（謹順也如是調養身者則氣骨常得精勝上順天道如先聖法則壽弊天地故長有天命也　平按顧本素問氣骨作骨氣趙府本仍作氣骨）

陰陽雜說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是謂得道見素問卷一第四金匱真言論自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四經至陰陽相過曰彈見素問卷二

（第七陰陽別論自凡痺至痺聚在脾見素問卷十二第四十三痺論自陰爭於内至末見素問陰陽別論）

黃帝問於岐伯曰天有八風經有五風八風發邪氣經風觸五藏（八風八正邪風也正月朔日有此八風發爲邪氣傷人者也經風八虛風也謂五時八風從虛鄉來觸於五藏舍之爲病也　平按素問問下無於岐伯三字五風下有何謂岐伯對曰六字發邪下無氣字有以爲二字注八正袁刻作八方按前調陰陽篇雖有邪賊句楊注云雖有八正虛風不能傷也依原鈔作八正爲是）邪氣發病所謂得四時之脈者（謂得四時相勝之脈以爲候　平按素問脈作勝別本亦作勝）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四時之勝也（謂天風經風在身邪氣行於寸口有相勝之候　平按素問無得字）東風生於春病在肝輸在頸項（東風從春生已與肝爲病者肝之病氣運致於頸項頸項爲春也　平按注運致別本作逆發）南方風生於夏病在心輸在胸脇（胸脇當心故爲夏也）西方風生於秋病在肺輸在肩背（肩背當肺故爲秋也）北方風

生於冬病在腎輸在腰股（腰股近腎故爲冬也）中央爲土病在脾輸在脊故精者身之本也（脊膂當脾故爲仲夏也土爲五穀之精以長四藏故爲身之本也　平按素問輸作俞下同南西北下均無方字故精者身之本也句在後）故春氣者病在頭（在頭頸項）夏氣者病在藏（藏謂心腹）秋氣者病在肩背（肩背爲秋氣也）冬氣者病在四支（冬爲痺厥多在四支）故春喜病鼽衄（傷寒春病在頭故喜鼽衄也）夏喜病洞洩寒（傷風夏病在藏故喜病洞洩寒中也　平按素問寒作寒中夏作長夏在仲夏之後）仲夏喜病胸脇（傷溫夏病在胸脇故喜病胸脇）秋喜病風瘧（仲夏傷暑者秋喜病風瘧也）冬喜病痺厥（傷溼冬病故爲痺厥）故冬不按蹻春不病鼽衄春不病頸項（夫冬傷寒氣在於腠理者以冬强勇按蹻多勞困腠理開寒氣入客今冬不作按蹻則無傷寒至春不患熱病鼽衄故春不病頸項者也蹻几小反强勇兒也　平按素問鼽上無病字）夏不病洞洩寒中仲夏不病胸脇（春傷風時多循於頭入於府藏故至夏日作飧洩寒中病也所以春無傷風即無夏飧洩之病故至仲夏不病胸脇　平按素問夏不病洞洩作長夏在仲夏不病胸脇下）秋不病風瘧秋不病肩背胸脇（仲夏不傷暑於胸脇至秋無瘧及肩背胸脇病也　平按素問無秋不病肩背胸脇句）冬不病痺厥飧洩而汗出藏於清者至春不病溫（冬病痺厥飧洩內虛又因汗出寒入藏於內故至春病溫是爲冬傷於寒春爲溫病所由者也　平按清素問作精藏於清上素問有夫精者身之本也故八字）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小寒入腠理不得汗洩至秋寒氣感而成瘧也）此平人脈法地也（平人脈法要須知風寒暑溼四氣爲本然後候知弦鉤毛沈四時脈也地即本也　平按素問無地字）岐伯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子午已東晝爲陽也卯酉已北夜爲陰故平旦至日中陽中之陽也日中至昏陽中之陰也　平按岐伯曰素問作故曰昏上有黃字）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子午已西夜爲陰卯酉已南晝爲陽故合夜至雞鳴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陰中之陽也）

故人亦應之（人同陰陽故人亦有陽中之陽陽中之陰陰中之陰陰中之陽也）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內爲陰（皮毛膚肉在外爲陽筋骨藏府在內爲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背在胸上近頭故爲陽也腹在胸下近腰故爲陰也）言人之身五藏中之陰陽則藏者爲陰府者爲陽肺肝心脾腎五藏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六府皆爲陽（就身之中五藏藏於精神爲陰六府貯於水穀爲陽也　平按素問言人之身五藏中之陰陽作言人身之藏府中之陰陽肺肝心脾腎作肝心脾肺腎三焦二字在膀胱下）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何也爲冬病在陰夏病在陽春病在陰秋病在陽（所以須知陰陽相在者以其四時風寒暑溼在陰陽也何者冬之所患欬嗽痺厥得之秋日傷溼陰也夏之所患飧洩病者得之春日傷風陽也春之所患溫病者得之冬日傷寒陰也秋之所患欬瘧病者得之夏日傷暑陽也　平按注欬瘧恐係痎瘧之誤以上篇夏傷於暑秋爲痎瘧也）皆視其所在

爲施鍼石（視聽候也宜以三部九候聽知所在然後命於鍼灸砭石湯藥導引五立療方施之不誤使十全者也）故背爲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爲陽陽中之陰肺也（心肺在隔已上又近背上所以爲陽也心以屬火火爲太陽故爲陽中之陽也肺以屬金金爲少陰故爲陽中之陰也）腹爲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爲陰陰中之陽肝也（腎肝居隔以下又近下極所以爲陰也腎以屬水水爲太陰故爲陰中之陰也肝以屬木木爲少陽故爲陰中之陽也）腹爲陰陰中之至陰脾也（脾居腹中至陰之位以資四藏故爲陰中之陰）此皆陰陽表裏外內左右雌雄上下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五藏六府即表裏陰陽也皮膚筋骨即內外陰陽也肝肺所主即左右陰陽也牝藏牡藏即雌雄陰陽也腰上腰下即上下陰陽也此五陰陽氣相輸會故曰合於天也　平按素問外內作內外無左右上下四字）問曰五藏應四時有放乎答曰有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藏精於肝（精謂木精也汁也三合藏之肝府膽中也　平按素問問曰作帝曰有放乎作各有收受乎）其病

發驚駭（起怒亡魂故驚駭也）其味辛（肝味正酸而言辛者於義不通有云金剋木爲妻故肝有辛氣　平按素問辛作酸注而言辛哀刻作有本言辛）其類草木（五行各別多類故五行中各稱類也草木類同別也）其畜雞其穀麥其應四時上爲歲星（春當歲星）是以春氣在頭也其音角（頭爲身之初首故春氣在也）其數八（成數八）是以知病在筋也其臭臊（是知筋位居春故以病在筋也）赤色入通於心（火生於木心又屬火火色赤故通心　平按赤色上素問有南方二字）開竅於耳（九卷云心氣通舌舌既非竅通於耳）藏精於心（心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故病在五藏（心爲五藏主不得受於外邪受外邪則五藏皆病也）其味苦酸（酸爲苦母並母言之故有苦酸　平按素問無酸字）其類火其畜羊其穀黍（九卷云黃黍味辛苦味剋辛仍金火相濟故并言之）其應四時其星上爲熒惑（夏時上爲熒惑）以知病在脈也（脈位居夏故病在脈）其音徵其數七（成數七也）其臭焦黃色入通於脾胃（五色皆自通藏不言其府此言府者以胃爲四藏資禀故兼言也　平按素問黃色上有中央二字脾下無胃字）開竅於口藏精於脾（精脾中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也）故病在於舌本（脾脈足太陰連舌本故夏病在舌本也）其味甘其類土其畜牛其穀稷其應四時上爲鎮星（其脾王四季故季夏上爲鎮星也）故知病在肉也其音宮其數五（脾肉在夏故有病在肉其數五謂生數）其臭香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藏精於肺（精肺液也　平按白色上素問有西方二字）故病在於背（肺爲陽中之陰在背故病在背）其味辛其類金其畜馬其穀稻（九卷云粳米味甘黍味辛此中稻辛）其應四時上爲大白星（秋時上爲大白星）故知病在皮毛（皮毛在秋故病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數九（九爲成數）其臭腥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二陰謂前後陰也　平按黑色上素問有北方二字）藏精於腎（精謂腎液）病在於谿其味鹹其類水其畜豕其穀

豆（肉之大會爲谷小會爲谿肉分之間谿骨之會腎間動氣爲原氣在谿谷間故冬病在也　平按素問谿下無谷字豕作彘）其應四時上爲辰星（冬時上爲辰星）以知病在骨（骨氣在冬故病在骨）其音羽其數六（六爲成數）其臭腐岐伯曰善爲脈者謹察五藏六府逆順陰陽表裏雌雄之紀藏之心意合之於精非其人勿教非其人勿授是謂得道（善候脈者須察藏府之氣有逆有順陰陽表裏雌雄綱紀得之於心合於至妙然後教於人教於人之道觀人所能妙知聲色之情可使聽聲察色諸如是等謂其人也教謂教童蒙也授謂授久學也如是行者可謂上合先聖人道也　平按素問善上有故字無岐伯曰三字逆順二字作一逆一從四字合之於精作合心於精）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四經十二順（四經謂四時經脈也十二順謂六陰爻六陽爻相順者也　平按素問黃帝問下無於岐伯三字順作從下同下有何謂岐伯對曰六字）四經應四時十二順應十二月（肝心肺腎四脈應四時之氣十二爻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脈（十二經脈也）脈有陰陽（十二經脈六陰六陽）

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妙知人迎之變即懸識氣口於氣口之動亦達人迎）凡陽有五五五二十五陽（五藏之脈於五時見隨一時中即有五脈五脈見時皆有胃氣即陽有五也五時脈見即有二十五陽數者也）所謂陰者真藏其見則爲敗敗必死（於五時中五藏脈見各無胃氣唯有真藏獨見此爲陰也　平按其素問作也又素問死下有也字注爲陰爲字袁刻作所謂二字）所謂陽者胃胞之陰陽（胃胞之中苞裹五穀具五藏爲糧此則真藏陰爲陽故曰胃胞陰陽者也　平按素問胞作脘陽上無陰字下有也字）別於陽者知病之處（陽胃氣也足陽明脈通於胃是以妙別陽明胃氣則諸脈受病所在並知之）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妙別五藏之脈即知死生有期）三陽在頭三陰在手（三陽行胃人迎之脈在頭三陰行太陰寸口之脈在手也）所謂一也（陰陽上下動如引繩故曰一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善別胃脈即和胃氣有無禁忌在於四時　平按注和別本作知）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善別手太陰脈即知五藏脈之有無死生之期）謹熟陰陽無與眾謀（謹能純熟陰陽脈氣之道決於心者不復有疑故不與眾人謀議也）所謂陰陽者去者爲陰至者爲陽動者爲陽靜爲陰數者爲陽遲者爲陰（凡陰陽者去靜與遲皆爲陰至動與數皆爲陽　平按素問靜下有者字靜者句在動者句上遲者句在數者句上）凡持真藏之脈者肝至懸絕九日死（有本爲十八日　平按素問藏之二字作脈之藏三字九作急十八三字）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日死腎至懸絕五日死々小至懸絕四日死（得真藏脈者死然死之期得五藏懸絕已去各以其藏之氣分晝日爲數脈至即絕久而不來故曰懸絕　平按素問十日作十二日五日作七日）問曰二陽之病發心痺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爲風消其傳爲息賁三日者死不治（二陽者陽明也陽明謂手陽明大腸脈也足陽明胃脈也陽明所發心痺等病也隱曲大小便風消謂風熱病消骨肉也息賁賁隔也爲隔息也　平按素問曰上無問字痺作脾息賁下無三日二字）曰三陽爲病發寒熱下爲癰腫及爲痿厥喘悁其傳爲索澤其傳爲頹疝（三陽太陽也謂手太陽小腸脈也足太陽膀胱脈也太陽所發寒熱等病悁悁季綿反憂患也索盡也憂恚不已傳爲奪人色潤澤也　平按素問喘悁作腨痟）曰一陽發病少氣喜欬喜洩傳爲心瘛其傳爲隔（一陽少陽也手少陽三焦脈也足少陽膽脈也少陽發少氣等病隔塞也　平按素問喜作善瘛作掣少氣原鈔作小氣玩注宜作少素問亦作少又注少陽少字原鈔亦作小恐係鈔寫之誤謹更正）二陽一陰發病生驚駭背痛喜噫喜欠名曰風厥（二陽陽明也一陰厥陰也手厥陰心包脈也足厥陰肝脈也此二脈發驚駭等病風厥也　平按素問生作主）二陰一陽發病喜脹心滿喜氣（二陰少陰也手少陰心脈也足少陰腎脈少陰少陽發喜脹等病　平按注腎脈下袁刻有一陽少陽也五字）三陽三陰發病爲偏枯痿易四支不舉（三陽太陽也三陰太陰也手太陰肺脈也足太陰脾脈也太陰發偏枯等病也）鼓一陽曰鉤曰鼓（一陽少陽也少陽脈至手太陰寸口其脈鼓也鼓脈鼓動也一陽之鼓曰鉤也　平按素問鉤平無曰字）一陰曰毛（一陰厥陰也厥陰脈至之寸口曰毛此陰脈不稱鼓也有本一曰陰曰毛也）鼓陽勝隱曰弦（脈鼓陽勝於隱曰弦　平按素問隱作急別本隱上有陰字）

鼓陽至而絕曰石（至者爲陽也鼓陽至絕曰石也）陰陽相過曰彈（陰陽之脈至寸口相擊曰彈也　平按彈素問作溜）凡痺之客五藏者肺痺者煩則滿喘而歐（邪氣客肺及手太陰故煩滿喘歐也　平按素問煩下無則字歐作嘔）心痺者不通煩則下鼓暴上氣而喘嗌乾喜噫厥氣上則恐（邪氣客心及手太陽故上下不通煩則少腹故脹等病也　平按素問不通上有脈字則上有心字喜作善注少腹故脹故恐係鼓字之誤）肝痺者夜臥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爲演壞（邪氣客肝及足厥陰脈厥陰脈係目及陰故臥驚數小便演當涎謂涎流壞中心也　平按演壞素問作引如懷三字）腎痺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項（邪客腎及少陰之脈故喜脹脊曲也　平按素問善作喜兩代字均作代項作頭脹下袁刻有足攣二字原鈔無）脾痺者四支懈惰發欬歐汁上爲大寒（邪客脾及足太陰脈不得營於四支故令懈惰又發脾欬胃寒歐冷水也　平按素問懈惰作解憜歐作嘔寒作塞）大腸痺者數飲出而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飱洩（邪客大腸及手

（陽明脈大腸中熱大便難肺氣喘爭時有飧泄也　平按素問腸上無大字出而作而出注爭字原鈔作年謹依經文作爭）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兩髀若沃以湯濇於小便上為清涕（膀胱盛尿故謂之胞即尿脬脬匹苞反邪客膀胱及足太陽膀胱中熱故按之髀熱下則小便有濇上則鼻清涕出也　平按少腹原鈔作少腸素問作少腹袁刻作小腸與原鈔素問均異謹依素問作少腹兩髀素問作內痛新校正云全元起本作兩髀據此則全元起本與此相合若沃以湯湯字原鈔作陽恐傳寫之誤謹依素問作湯別本亦作湯）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五藏之氣為陰氣也六府之氣為陽氣也人能不勞五藏之氣則五神各守其藏故曰神藏也賊郎反若怵惕思慮悲哀動中喜樂無極愁憂不解盛怒不止恐懼不息躁動不已則五神消滅傷藏者也）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凡人飲食胃實則腸虛腸實則胃虛腸胃更實更虛故得氣通長生久視若飲食自倍則氣不通夭人壽命也此則傷府也）淫氣喘息痺聚在肺（淫過也喘息肺所為也喘息過者則肺虛邪客故痺聚也）淫氣憂思痺聚在心（憂思心所為憂思過者則心傷邪客故痺聚也）淫氣歐唾痺聚在腎（歐唾腎所為也歐唾過者則腎虛邪客故痺聚也　平按歐唾素問作遺溺）淫氣渴乏痺聚在肝（肝以主血今有渴乏多傷血肝虛故痺聚也　平按渴乏素問作乏竭）淫氣飢絕痺聚在胃（飢者胃少穀也飢過絕食則胃虛故痺聚）淫氣壅塞痺聚在脾（穀氣過塞則實而痺聚於脾也　平按飢絕素問作肌絕下無痺聚在胃淫氣壅塞二句新校正云詳從上凡痺客五藏者至此全元起本在陰陽別論中此王氏所移據此則全元起本與太素同也）陰爭於內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動肺使人喘喝（五藏為陰內邪陰氣以傷五藏故曰爭內六府為陽外邪陽氣以侵六府故曰擾外皮毛腠理也肺魄所主故汗出腠理名魄汗也藏猶閉也陰陽爭擾汗出腠理未閉寒氣因入四支逆冷內傷於肺故使喘喝喝喘聲呼割反　平按素問動作熏喝作鳴）陰之所生和本曰味（五藏所生和氣之本曰五味也　平按素問味作和）是故剛與剛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剛與剛陽盛也陽盛必衰故破散也無陽之陰必消亡也）淖則剛柔不和經氣乃絕（淖亂也音濁言陽散陰消故剛柔不和則十二經氣絕也　平按素問此段下有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數句本書在後）

岐伯曰所謂生陽死陰者肝之心謂之生陽（木生火也）心之肺謂之死陰（火剋金也）肺之腎謂之重陰（少陰重至陰也）腎之脾謂之辟陰死不治（辟重疊至陰大陰重也）結陽者腫四支（結聚）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血聚多至三升也）陰陽結者鍼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少陰為水故多字誤也　平按素問結下無者字鍼作斜石原鈔作右恐誤素問作石腹腫二字原鈔缺左方只餘右方復重二字謹依素問作腹腫）三陽結謂之消（消渴消中也三陽太陽　平按素問三陽作二陽注消渴渴字袁刻誤作濁）二陽結謂之隔（便溲不通也二陽陽明也　平按素問二作三）三陰結謂之水（三陰太陰）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厥陰少陽也）陰摶陽別謂之有子（陰脈聚陽脈不聚也）陰陽虛腸辟（陰陽府藏脈皆虛者腸辟疊死　平按素問辟下有死字）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已（陰陽死生期也　平按素問此數語在經氣乃絕之下四日而已素問作四日而死新校正云按別本作四日而生全元起注本作四日而已俱通詳上下文義作死者非據此則全元起注本與此正合袁刻誤作四日而死）

陽加於陰謂之汗（加勝之也）陰虛陽摶謂之崩（崩下血也）三陰俱摶三十日夜半死（太陰總得三陰之氣　平按素問三十作二十）二陰俱摶十五日夕死（少陰總得二陰之氣　平按素問十五作十三夕下有時字別本亦有時字）一陰俱摶十日平旦死（厥陰氣皆來聚故曰俱也　平按顧本素問無平旦二字趙府本有）三陽俱摶且鼓三日死（三陽之脈聚而且鼓）三陽三陰俱摶心腹滿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二陽俱摶募病溫死不治不過十日死（陽明之氣皆聚則陽明募病有本為幕也　平按素問募作其）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三（陰陽）

黃陂蕭貞昌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五（人合）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平按此篇自注文不足二節故得懷子也以上殘脫不完篇目亦不可考故自黃帝問於伯高曰至以抱人形謹從靈樞卷十第七十一邪客篇補入自人有陰陽以下至人與天地相應者見靈樞邪客篇）

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以上從靈樞邪客篇補入不足二節故得懷子也）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三百六十五節（平按靈樞人下有有字）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膕（戈麥反曲腳也）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地有雲氣人有衛氣地有草荁（千古反草名也又死草也　平按雲氣原鈔雲字下半不全只餘上半雨字按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地氣上爲雲此云地有雲氣正合袁刻因靈樞作泉脈遂作泉氣恐誤荁靈樞作蓂）人有豪毛天有晝晦人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齒牙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幕筋地有聚邑人有䐃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時不生草

人有母子此人所以與天地相應者（幕當爲膜亦幕覆也膜筋十二經筋及十二筋之外裹膜分肉者名膜筋也人身上有二十六形應天地之形也　平按靈樞齒牙作牙齒時上有四字）

陰陽合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此之謂也見靈樞卷七第四十一陰陽繫日月篇篇中間自在上者爲陽至蒼色一段經文楊注原鈔殘闕平於日本仁和寺宮御藏本殘卷十三紙中檢出謹以靈樞陰陽繫日月篇經文補入生於火故及有肝肝者之間而此篇缺處復完亦幸事也自此之謂也黃帝曰至末見素問卷二第六陰陽離合論又見靈樞卷二第五根結篇又見甲乙經卷一第五）

黃帝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之於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天爲陽地爲陰（夫人身陰陽應有多種自有背腹上下陰陽有藏府內外陰陽有五藏雄雌陰陽有身手足左右陰陽有腰上下天地陰陽也）足之十二脈以應十二月月生於水故在下者爲陰（腰下爲地故兩足各有三陰三陽應十二月故十二脈也人身左右隨是一邊即有十二脈者天地通取也月爲太陰之精生水在地故爲陰也　平按靈樞足上有故字脈上有經字）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生於火故在上者爲陽（日爲太陽之精生火在天故爲陽也　平按日生於火靈樞作日主火）黃帝曰合之於脈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於前故曰陽明（從寅至未六辰爲陽從申至丑六辰爲陰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正月三陽生三陽已生能令萬物生起故曰生陽生物陽氣正月未大故曰少陽六月陽氣已少故曰少陽二月陽氣已大故曰太陽五月陽氣猶大故曰太陽三月四月二陽合明故曰陽明也　平按正月下靈樞有之字）申者七月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

戊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五月一陰生六月二陰生七月三陰已生能令萬物始衰故曰生陰生物七月陰氣尚少故曰少陰十二月陰氣已衰故曰少陰八月陰氣已大故曰太陰十一月陰氣猶太故曰太陰九月十月二陰交盡故曰厥陰厥盡也　平按七月下靈樞有之字）甲主左手之少陽巳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景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并合故爲陽明（甲乙景丁戊巳爲手之陽也庚辛壬癸爲手之陰也甲乙爲少陽者春氣浮於正月故曰少陽巳爲夏陽將衰故曰少陽甲在東方故爲左也巳在中宮故爲右也乙戊爲手太陽者乙爲二月陽氣已太故曰太陽戊夏陽盛故爲太陽乙在東方戊在中宮故有左右也景丁爲陽明者景爲五月丁爲六月皆是南方火也二火合明故曰陽明也　平按景靈樞作丙唐人避太祖諱丙爲景猶諱淵爲泉也注夏陽將衰夏衰二字因蟲蝕不全玩其剩處與夏衰二字相近證以上注陽氣已少故曰少陽陰氣已衰故曰少陰於義亦合謹擬作夏衰二字）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

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大陰也（庚癸爲少陰者十二辰爲地十幹爲天天中更有陰陽故甲乙等六爲陽庚辛等四爲陰庚爲七月申陰氣未大故曰少陰癸爲十二月五陰氣將終故曰少陰辛壬爲太陰者辛爲八月酉陰氣已大故曰太陰壬爲十一月子陰氣盛大故曰太陰心主厥陰之脈非正心脈於十幹外無所主也足爲陰也足之有陽陰中少也足之有陰陰中大也　平按注八月下原缺一字證以上注七月申則此八月應是酉字謹擬作酉又注十幹幹字原缺右方疑是幹字謹擬作幹）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六陽乃是腰以上陽中之陽故曰太陽）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手之六陰乃是腰以上陽中之陰陽大陰少故曰少陰）腰以上者爲陽腰以下者爲陰（此上下陰陽也）其於五藏也心爲陽中之太陽肺爲陽中之少陰（以上上下陰陽此爲五藏陰陽心肺居鬲以上爲陽肝脾腎居鬲以下爲陰故陽者呼心與肺也陰者吸脾與腎也心肺俱陽心以屬火故爲陽中大陽也心肺俱陽肺以屬金故爲陽中少陰也　平按注陰者吸者字原缺據上文陽者呼當是者字謹擬作者）肝爲陰中之少

陽脾爲陰中之至陰腎爲陰中之太陰（三藏居鬲以下爲陰肝藏屬木故爲陰中少陽也脾在鬲下屬土且以居下故爲陰中至陰腎下屬水故爲陰中之太陰也　平按素問六節應象論謂肺爲陽中之太陰腎爲陰中之少陰肝爲陽中之少陽新校正引太素肺爲陽中之少陰腎爲陰中之太陰肝爲陰中之少陽以證素問王注之失其說甚詳檢素問卷三第九六節應象論王注下新校正自知）黃帝曰以治之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春之三月人三陽氣在左足王處故不可刺也）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夏之三月人三陽氣在右足王處故不可刺也）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秋之三月人三陰氣在右足王處故不可刺也）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冬之三月人三陰氣在左足王處故不可刺也）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爲甲乙木主春春者蒼色蒼色有肝肝者主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爲左手

少陽不合於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之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五行次第陰陽以甲爲厥陰上下天地陰陽以甲爲陽者良以陰陽之道無形無狀裁成造化理物無窮可施名以名實故數之可十推之可萬也　平按靈樞主春作王春蒼色二字不重有肝作主肝主足厥陰作足厥陰無王字可十十字原缺原校補推之推字袁刻誤作推注同謹更正）黃帝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三百六十五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今聞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三陰三陽之數各三不應天地日月陰陽二數何也黃帝非不知之欲因問廣衍陰陽變化無窮之數也　平按素問黃帝下有問字六十下無五字今下無聞字）岐伯曰陰陽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也然其要一也（言陰陽之理大

（而無外細入無閒豪末之形並陰陽彫刻故其數者不可勝數也故陰中有陰陽中有陽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然則混成同爲一氣則要一也　平按素問岐伯下有對字離作推散作數）天覆地載萬物方生也（二儀合氣也）未出地者命曰陰處名曰陰中之陰（辨陰陽所謂雄雌者也人之與物未生以前合在陰中未出地也未生爲陰在陰之中故爲陰中之陰也）則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所生已生曰陽初生未離於地故曰陰中之陽也）陽予之正陰爲之主（陽氣以爲人物生正陰氣以爲人物養主也）故生因春長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則天地四塞（一氣離爲陰陽以作生養之本復分四時遂爲生長收藏之用終而復始如環無端謂之常也若失其常四時之施壅塞不行也　平按注施袁刻作弛）陰陽之變其在人者亦數之可散也（散分也陰陽之變俱通內外外物既爾內身之變亦可分爲衆□□可勝數也）黃帝曰願聞三陰三陽之離合也（別爲三陰三陽推之可萬故爲離也唯一陰一陽故爲合也）岐伯曰聖人南面而立（古者聖人欲法天地人三才形象處於明堂南面而立以取法焉也）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聖人中身以上陽明爲表在前故曰廣明太陰爲裹在後故廣明下名曰太陰衝脈在太陰之下故稱後曰太衝太衝脈下次有少陰故曰少陰爲地以腎最居下故也）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即足太陽是腎之府膀胱脈也藏陰在內府陽居外故爲上者也）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至陰是腎少陰脈也是陰之極陽生之處故曰至陰太陽接至陰而起故曰根於至陰上行絡項聚於目也結聚也　平按素問根下有起字）名曰陰中之陽（少陰水中而有此陽氣故曰陰中之陽也）中身而上名曰廣明廣明之下名曰太陰（身中表之上名曰廣明脾藏足太陰脈從足至舌下太陰脈在廣明裏故爲下也廣明爲表故爲上也）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根起於厲兌結於顙大（陽明脾府之脈在太陰表前從足指厲兌上行聚於顙上顙顱顙額也蘇蕩反　平按結於顙大素問無此句靈樞作結於顙大顙大者鉗耳也甲乙經作結於顔顙顔顙者鉗大鉗大者耳也原鈔本作顙大又本書卷十經脈根結亦作顙大袁刻作顙上）名曰陰中之陽（人腹爲陰陽明從太陰而起行於腹陰上至於額故爲陰中陽）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少陽根起於竅陰結於窗籠名曰陰中之少陽（厥陰之脈起於足大指叢毛之上循陰股上注於肺陰藏行內也少陽肝府之脈起足竅陰上聚於耳爲表陽府也以少陽屬木故爲陰中少陽也　平按素問無結於窗籠四字）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爲關陽明爲闔少陽爲樞（三陽離合爲關闔樞以營於身也夫爲門者具有三義一者門關主禁者也膀胱足太陽脈主禁津液及於毛孔故爲關也二者門闔謂是門扉主關閉也胃足陽明脈令真氣止息復無留滯故名爲闔也三者門樞主轉動者也膽足少陽脈主筋綱維諸骨令其轉動故爲樞也　平按太陽爲關關字甲乙經素問靈樞均作開日本鈔本均作關乃關字省文玩楊注門有三義一者門關主禁者也主禁之義關字爲長若開字則說不去矣再考靈樞根結篇及甲乙經經脈根結篇於太陽爲開之上均有不知根結五藏六府折關敗樞開闔而走之文本書卷十經脈根結與靈樞甲乙同則是前以關樞闔三者並舉後復以爲關爲闔爲樞分析言之足證明後之爲關闔字即前之折關關字無疑矣下太陰爲關與此同義不再舉再按嘉祐本素問新校正云九墟太陽爲關作關）三經者不得相失搏而勿傳命曰一陽（唯有太陽關者則真氣行止留滯骨搖動也唯有陽明闔者則肉節敗骨動搖也唯有少陽樞者則真氣行止留滯肉節內敗也相得各守所司同爲一陽之道也搏相得也傳失所守也　平按傳素問作浮）

願聞三陰岐伯曰外者爲陽內者爲陰然則中爲陰其衝在下者名曰太陰太陰根起隱白結於太倉名曰陰中之陰（衝在太陰之下少陰脈上足太陰脈從隱白而出聚於太倉上至舌本是脾陰之脈行於腹陰故曰陰中之陰也　平按素問隱上有於字隱白下無結於太倉四字）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根起於涌泉結於廉泉名曰少陰（腎脈足少陰從足小指之下入涌泉上行聚於廉泉至於舌本也　平按素問無結於廉泉四字名曰少陰作名曰陰中之少陰）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根起於大敦結於玉英（肝脈足厥陰在少陰前起於大指叢毛之上入大敦聚於玉英上頭與督脈會於顛注於肺中也　平按素問無結於玉英四字）陰之絶陽名曰陰之絶陰（無陽之陰是陰必絶故曰陰之絶陰）是故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爲關厥陰爲闔少陰爲樞（三陽爲外門三陰爲內門內門亦有三者一者門關主禁者也脾藏足太陰脈主禁水穀之氣輸納於中不失故爲關也二者門闔主開閉者也肝藏足厥陰脈主守神氣出

（入通塞悲紲故爲關也三者門樞主動轉也腎藏足少陰脈主行津液通諸經脈故爲樞者也）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沈名曰一陰（三陰經脈也三陰之脈摶聚而不偏沈故得三陰同一用也）陰陽鍾鍾也傳爲一周（鍾鍾行不止住皃營衛行三陰三陽之氣相注不已傳行周旋一日一夜五十周也　平按素問鍾鍾作䡴䡴傳字上無也字有積字）氣裏形表而相成者也（五藏之氣在裏內營形也六府之氣在表外成形者也　平按而相成者也素問作而爲相成也）

四海合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六第三十三海論自人亦有四海至逆者必敗見甲乙經卷一第八惟文法微有不同）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刺法於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於營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府藏外絡於支節子乃合之於四海何乎（血謂十二脈中血也氣謂十二脈中當經氣也　平按靈樞問下有於字支作肢四海下無何字）岐伯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十二經水者

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亦有四海黃帝曰請聞人之四海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所以應四海者也（十二經水者皆注東海東海周環遂爲四海十二經脈皆歸胃海水穀胃氣環流遂爲氣血髓骨之海故也水穀之海比於東海也　平按靈樞以人應之奈何下無岐伯曰人亦有四海黃帝曰請聞人之四海十七字）黃帝曰遠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陰陽表裏營輸所在四海定矣（胃脈以爲陽表也手太陰足少陰脈爲陰裏也衝脈爲十二經脈及絡脈之海即亦表亦裏也　平按營靈樞作滎）黃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爲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街下至三里（胃盛水穀故名水穀之海胃脈足陽明也足陽明脈過於氣街三里其氣上下輸此等穴也　平按甲乙輸作腧下同不再舉）衝脈

者爲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衝脈管十二經脈大杼是足太陽手太陽脈所發之穴巨虛上下廉則足陽明脈所發之穴此等諸穴皆是衝脈致氣之處故名輸也）膻中者爲氣之海其輸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膻胸中也音檀食入胃已其氣分爲三道有氣上行經隧聚於胸中名曰氣海爲肺所主手陽明是肺府脈行於柱骨上下入缺盆支者上行至鼻爲足陽明循頸下人迎之鼾音足膻中氣海氣之輸也）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其蓋下在風府（胃流津液滲入骨空變而爲髓頭中最多故爲海也是腎所生其氣上輸腦蓋百會之穴下輸風府也）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得生得敗言逆順天也爲利爲害言調不人也）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急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有餘謂邪氣益真氣

也面赤謂氣上衝面陽脈盛也　平按急息靈樞作悗息甲乙作悗急息）血海有餘者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則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血多脈盛故神想見身大也怫扶弗反怫鬱不安不知所苦也　平按怫下甲乙有鬱也二字）水穀之海有餘者則腹滿脹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髓海有餘者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胻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殆安臥（腦減不滿顱中故腦易轉耆耳鳴也髓不滿脛中故胻痠痠疼也腦虛少筋肉血等精液不足故眩冒無所見也髓虛四支緩□無力故懈怠安臥也痠息官反眩元遍反瞑目亂也冒亡到反痠也　平按滿脹甲乙作脹滿胻靈樞作脛甲乙作脛胻冒靈樞甲乙均作冒殆均作怠注緩下一字原缺袁刻作脊）黃帝曰余以聞逆順調之奈何岐伯曰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毋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輸謂四海之輸　平按毋字原

（缺下半靈樞甲乙均作無應是毋字甲乙無黃帝曰善四字）

十二水

（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三第十二經水篇又見甲乙經卷一第七惟文法略異）

黃帝問於岐伯曰經脈十二者外合於十二經水而內屬於五藏六府（天下凡有八十一州此中國州之一也名爲赤縣神州每一州之外有一重海水環之海之外有一重大山遶之如此三重海三重山環而圍遶人居其內名曰一州一州之內凡有十二大水自外小山小水不可勝數人身亦爾大脈總有十二以外大絡小絡亦不可數天下八十一州之中唯取中國一州之地用法人身十二經脈內屬藏府以人之生在此州中稟此州地形氣者也）夫十二經水者其大小深淺廣狹遠近各不同五藏六府之高下小大受穀之多少亦不等相應奈何（問其十二經脈取法所由也）夫經水者受水而行之（此問其藏府經絡各有司主調養所由十二經水各從其源受水輸之於海故曰受水行也）五藏者合神氣魂魄而藏（五藏合五神之氣心合於神肝合於魂肺合於魄脾合於營腎合於精五藏與五精神氣合而藏之也　平按藏下靈樞甲乙均有之字袁刻同）六府者受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胃受五穀成熟傳入小腸小腸盛受也小腸傳入大腸大腸傳導也大腸傳入廣腸廣腸傳出也胃下別汁出膀胱之胞傳陰下洩也膽爲中精有不精三合藏而不寫此即府受穀行之者也五府與三焦共氣故六府受氣三焦行之爲原故曰揚也　平按注成熟熟字袁刻誤作熱別汁出膀胱五字原缺不完平細玩蟲蝕剩處與此五字相近謹擬作此袁刻作膀胱膀胱四字）經脈者受血而營之合而以治奈何刺之深淺灸之壯數可得聞乎（營氣從中焦並胃口出上焦之後所謂受氣泌糟粕□津液化津液精微注之肺脈之中化而爲血流十二脈中以奉生身故生身之貴無過血也故營氣獨行於十二經導營身故曰營氣營氣行經如霧者也經中血者如渠中水也故十二經受血各營也　平按注津液上一字下半蟲蝕不全袁刻作成細玩上半剩處確非成字宜空一格）岐伯答曰善乎哉問也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廣不可量此之謂也且夫人生天地之間六合之內此天之高地之廣非人力所能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

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也死可解部而視也（二儀之大人力不可度量人之八尺之身生則觀其皮肉切循色脈死則解其身部視其藏府不同天地故可知也　平按外可度量袁刻於外下增生字不合靈樞亦無部靈樞作剖）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鍼艾各調其經氣固其常有合乎（夫人稟氣受形既有七種不同以鍼艾調養固有常契不可同乎天地无度量也）黃帝曰余聞之快於耳不解於心願卒聞（快於耳淺知也解於心深識也　平按聞下靈樞有之字）岐伯答曰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不可不察（正以天地不可度量人參天地故不可不察也）足太陽外合於清水內屬於膀胱（清水出魏郡內黃縣南經清泉縣東北流入河也　平按膀胱下靈樞甲乙均有而通水道焉五字本書在後）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過郡四行一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也）足陽明外合於海水內屬於胃（海晦也言其水廣博望之晦闇不測崖際故曰海也海即四海也足陽明脈血氣最多合之四海眾水之長也）足太陰外合於湖水內屬於脾（湖當爲雩雩陀水出代郡鹵城縣東流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爲并州川一解云湖當爲沽沽水出漁陽郡東南入海行七百五十里此二水亦得爲合也　平按雩袁刻作雩）足少陰外合於汝水內屬於腎（汝水出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東南流入淮過郡四行一千三百四十里也）足厥陰外合於沔水內屬於肝（沔綿善反沔水出武郡番冢山東流入江也　平按沔靈樞甲乙均作澠注武郡武字原鈔作武袁刻作南郡考水經注沔水出武都沮縣狼谷中應作武）手太陽外合於淮水內屬於小腸而通水道焉（淮水出南陽郡平武縣桐柏山東南流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也）手少陽外合於漯水內屬於三焦（漯湯合反漯水出平原郡東北流入於海又河內亦有漯水出王屋山東南流入河此二水並得爲合也）手

陽明外合於江水內屬於大腸（江水出蜀岷山郡升遷縣東南流入海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也　平按注升遷原鈔作外遷據水經注應作升）手太陰外合於河水內屬於肺（河水出崑崙山東北隅便潛行至蔥嶺于闐國到積石山東北流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也）手少陰外合於濟水內屬於心（濟水出河東垣縣至王屋山東北流入於河）手心主外合於漳水內屬於心包（漳水清漳水也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東流合濁漳入於海解是濁漳濁漳出於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流入海也）凡此五藏六府十二經水者皆外有源泉而內有所稟此皆外內相貫如環無端人經亦然（十二經水如江出岷山河出崑崙即外有源也流入於海即內有所稟也水至於海已上為天河復從源出流入於海即為外內相貫如環無端也人經亦爾足三陰脈從足指起即外有源也上行絡府屬藏比之入海即內有所稟也以為手三陰脈從胸至手變為手三陽脈從手而起即外有源也上行絡藏屬府即內有所稟也上頭以為足三陽脈從頭之下足復變為足三陰脈即外內相貫如環無端也　平按外內靈樞甲乙作內外）故天為陽地為陰腰

已上為天腰以下為地（人腰以上為天為陽也自腰以下為地為陰也經脈昇天降地與經水同行故得合也）故清以北者為陰湖以北者為陰中之陰（清水以北已是其陰湖在清北故為陰中之陰也）漳以南者為陽河以北至漳者為陽中陰（漳南為陽河北為陰故河北至漳為陽中陰也）漯以南至江者為陽中之太陽（漯居陽地故為陽中太陽　平按太陽太字甲乙無）此一州之陰陽所以人與天地相參者也（陰陽之理無形大之無外小之無內但人生一州之地形必象之故以一州陰陽合人者也　平按州靈樞作隅）黃帝曰夫經水之應經脈也其遠近淺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合而以刺之奈何（問有三意經水經脈遠近一也淺深二也水之與血多少三也然則身經脈有三不同請隨調之）岐伯荅曰足陽明五藏六府之海（胃受水穀化成血氣為足陽明脈資潤五藏六府五藏六府稟成血氣譬之四海滋澤無窮故名為海也）其脈大血多氣盛熱壯（足陽明脈具有四義故得名海

其脈粗大一也其血又多二也其穀氣盛三也陽氣熱四也有此四義故得比於海也　平按熱下原鈌一字據靈樞甲乙補入）刺此者不深弗散（刺此道刺中度人足三陽脈足陽明脈須深六分以為深也其脈在皮下深血氣又盛故深六分方得散其氣也）不留不寫（血氣既盛留之方得頓而寫也若熱在皮膚之中聚為病者即疾寫之故曰熱即疾寫也）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足陽明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問曰十二經脈之氣並有發穴多少不同然則三百六十五穴為是四支流注五藏三十輸及六府三十六輸穴也答曰其正取四支三十輸及三十六輸餘之間穴有言其脈發會其穴即屬彼脈故取其脈者即是其脈所發之穴也問曰此手足陰陽所刺分數與明堂分數大有不同若為取定答曰此及明堂所刺分數各舉一例若隨人隨病其例甚多不可一概也今足太陽脈在皮肉中有深四分有餘故以刺入五分為例若脈行更有深淺可以意捫循取之為當餘皆放此留七呼者此據太陽脈氣強弱以為一例若病盛衰更多少可隨時調之不可以為定也餘皆放此也　平按足陽明一段靈樞在足太陽上甲乙經陽明太陽下均

有多血氣刺四字足少陽下有少血氣刺四字太陰厥陰下均有多血少氣刺五字少陰下有少血多氣刺五字）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深皆毋過二分其留皆毋過一呼（手之六陰從手至胸屬藏絡府各長三尺五寸手之六陽從手至頭屬府絡藏各長五尺足之六陰從足至胸屬藏絡府各長六尺五寸足之六陽從足至頭屬府絡藏各長八尺此手足十二之脈當經血氣上下環流也然足經既長即血氣環流其道遠也復是陰氣故其行遲也手經既短即血氣環流其道近也復是陽氣故其行疾也以其道近脈淺刺深無過二分也以其氣疾故留之不過一呼也　平按其深靈樞甲乙經均作其刺深注從手至胸胸字原鈌袁刻作胃據本注下文從足至胸應作胸字）其少長小大肥瘦以心撩之命曰法天之常（撩力條反取也人之生也五時不同初生為嬰兒能笑以上為孩六歲以上為小十八歲以上為少二十以上為壯五十以上為老今量三十以下為少三十以上為長黃帝之時七尺五寸以上為大不滿七尺五寸為小今時人之大小可以意取之天者理也少長小大肥瘦之變變而不恒以合天為妙此天之常道也賢人以意取之妙合其理故曰法天之常也　平按撩甲乙作料注為孩孩字下半蝕細玩上半剩處於孩字為近日本醫心方卷二十五引太素經云小兒初生為嬰能笑為孩兒謹據作孩袁刻作小復將下文六歲以上為小改作少十八歲以上

（為少改作壯二十以上為壯改作長與原鈔不合又壯下二字原缺據靈樞衛氣失常篇五十已上為老擬作五十二字）灸之亦然灸而過此者得惡火即骨枯脈續刺而過此者則脫氣（灸法亦須量人少長大小肥瘦氣之盛衰穴之分寸四時寒溫壯數多少不可卒中失於常理故壯數不足厥疾不瘳若過其限火毒入身諸骨枯槁經脈潰膿名為惡火之病火無善惡火壯傷多故名惡火也　平按續靈樞甲乙經均作濇袁刻作潰據注經脈潰膿當是潰字別本亦作潰）

黃帝問曰夫經脈之小大血之少多膚之厚薄肉之堅脆及胭之大小可為度量乎（膚皮也胭腝等塊肉也舉人形有十種不同請設度量合中之法也　平按靈樞少多作多少胭作膕）岐伯答曰其可為度量者取其中度者也不甚脫肉而血氣不衰者也若失度之人痟瘦而形肉脫者惡可以度量刺乎審切循捫按視其寒溫盛衰而調之是謂因適而為真者也（中度者非唯取七尺五寸以為中度亦取肥瘦寒溫盛衰處其適者以為中度瘠音籍也七尺五寸人為中度者並定捫沒屯反摸也　平按失度失字靈樞作夫）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五（人合）

黃陂陳孝啟　蕭貞昌　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六（藏府之一）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平按此篇自喜樂者以上日本原鈔正本殘缺篇目亦不可考平從日本仁和寺宮御藏本殘卷十三紙中檢出自在我者以下至竭絕而失生經文楊注證以靈樞本神篇補入喜樂者以上斷珪零璧缺而復完洵堪寶貴自在我者以上惜無從查出故自黃帝問於岐伯曰至地之謹依靈樞卷二第八本神篇補入自喜樂者以下至末均見本神篇又見甲乙經卷一第一）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先本於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其淫泆離藏則精失魂魄飛揚志意恍亂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岐伯答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以上從靈樞本神篇補入）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未形之分挽與我身謂之德者天之道也故莊子曰未形之分物得之以生謂之德也陰陽和氣質成我身者地之道也德中之分流動陰陽之氣和亭遂使天道無形之分動氣和亭物得生也　平按注挽字恐係施字之誤）故生之來謂之精（雄雌兩神相搏共成一形先我身生故謂之精也）兩精相搏謂之神（即前兩精相搏共成一形一形之中靈者謂之神者也即乃身之微也問曰謂之神者未知於此精中始生未知先有今來答曰案此內經但有神傷神去與此神生之言是知來者非曰始生也及案釋教精合之時有神氣來託則知先有理不虛也故孔丘不答有知無知量有所由唯佛明言是可依）隨神往來者謂之魂（魂者神之別靈也故隨神往來藏於所名曰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魄亦神之別靈也並精出此而入依謂為魄也並蒲浪反）所以任物者謂之心（物萬物也心神之用也任知萬物必有所以神□□□□物□任物故謂之心也）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亦神之用也任物之心有所追憶謂之意也）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亦神之用也所憶之意有所專存謂之志也）

276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反文内

因志而存變謂之思（思亦神之用也專存之志變轉異求謂之思也）因思而遠慕謂之慮（慮亦神之用也變求之思逆慕將來謂之慮也）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智亦神之用也因慮所知處物是非謂之智也）故智者之養生也（神之所用窮在於智故曰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智者養生要有之道春夏養陽使適於暑也秋冬養陰使適於寒）和喜怒而安居處（喜怒所生生於居處智者發而中節故曰以和安也）節陰陽而調柔剛（陰以致剛陽以起柔兩者有節則剛柔得矣　平按柔剛靈樞甲乙均作剛柔）如是則邪僻不至長生久視（智者行和節養之道則五養神安六府氣調經脈用營腠理密緻如此惡癘元本不生八正四邪無由得至自斯已往或齊天地莫見冬柎或類彭年長生久視也　平按注五養恐係五藏之誤冬柎二字未詳因原鈔如是故仍之）是故怵惕思慮者流溢而不固（怵惕思慮多傷於心神傷錯守所爲不固也）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人之悲哀動中傷於肝魂肝魂淚竭筋絕失□也　平按注失下原缺一字據經文應作生）喜樂者樿散而不藏（喜樂志達氣散□於肺魄故精不守藏也樿立

安反牽引也　平按樿靈樞甲乙均作憚原鈔作樿考樿音展上聲木白理也音義均不合疑作撣音彈寒韻太玄經撣繫其名提持也與本注音義爲近再查日本鈔本凡手旁多从木如搏作榑之類今樿字恐係撣字傳寫之誤注氣散下原缺一字據上注傷於肝應作傷魄下原有故精不守藏也六字袁刻脫）愁憂者閉塞而不行（愁憂氣結傷於脾意故閉塞不行也　平按閉上靈樞甲乙有氣字）盛怒者迷惑而不理（盛怒氣聚傷於腎志故迷惑失理也　平按理靈樞甲乙作治）恐懼者蕩憚而不收（右腎命門藏精氣恐懼驚蕩則精氣無守而精自下故曰不收　平按甲乙注云太素不收作失守今仍作不收或另有本耶）心怵惕思慮則傷神（心藏也怵惕腎來乘心也思慮則脾來乘心二邪乘甚故傷神也）神傷則恐懼自失破䐃脫肉（神爲其主故傷神則反傷右腎故恐懼自失也亦反傷脾故破䐃脫肉也）毛悴色夭死于冬（毛悴肺傷色夭肝傷也以神傷則五藏皆傷也冬火死時也）肝悲哀動中則傷魂（肝藏也悲哀太甚傷肝故曰動中肝傷則魂傷　平按肝上靈樞有脾憂愁至死於春一段本書在後）魂傷則狂忘不精不敢正當人（魂既傷已肝腎亦傷故□□及□不精不敢當人也　平按狂忘甲乙作狂妄不精不敢正當人甲乙作其精不守注一本作不精不精則不正當靈樞作狂忘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注故下缺二字及下缺一字袁刻作故狂妄不精與原鈔不合）縮而攣筋兩脇骨舉（肝足厥陰脈環陰器故魂肝傷宗筋縮也肝又主諸筋故攣也肝在兩脇故肝病兩脇骨舉也　平按縮上靈樞有陰字骨舉靈樞作骨不舉甲乙作令人陰縮而肋攣兩脇肋骨不舉）毛悴色夭死于秋（秋木死時也）肺喜樂無極則傷魄（肺藏也喜樂心喜乘肺無極傷魄也　平按無極甲乙作樂極）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魄傷則傷藏故發狂病也以樂蕩神故狂病意不當人又肺病皮革焦也　平按人皮革焦甲乙作其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夏金死時）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悗亂四支不舉（肺來乘脾故憂愁不已傷意發狂悗亂並脾病四支不舉也　平按悗甲乙作悶）毛悴色夭死于春（春土死時也問曰脾主愁憂又云精氣並於肝則憂即肝爲憂也素問云心在變動爲憂即心爲憂也肺在志爲憂也即肺爲憂其義何也答曰脾爲四藏之本意主愁憂故心在變動爲憂即意之憂也或在肺志爲憂亦意之憂也若在腎志爲憂亦是意之憂也故愁憂所在皆屬脾也　平按心之憂在心變動肺之憂在肺之志詳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新校正引楊注又見甲乙經精神五藏論所引楊注按甲乙

經云肝之與腎脾之與肺互相成也脾者土也四藏皆受成焉故恐發於肝而成於腎憂發於脾而成於肝又云心之與肺脾之與心亦互相成也故喜變於心而成於肺思發於脾而成於心一過其節二藏俱傷此經互言其義耳又新校正謂甲乙經具有此說取五志迭相勝而爲言各舉一則義俱不足兩見之則互相成義也）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肝來乘腎故不已傷志也）志傷則善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腎志傷故喜忘腎在腰脊之中故腎病不可俛仰屈伸也　平按善靈樞甲乙均作喜屈伸二字甲乙無）毛悴色夭死于季夏（季夏水死時也）恐懼而不解則傷精（恐懼起自命門故不解傷精也）精傷則骨痠痿厥精□□（精爲骨髓之液故精傷則骨痠痿及骨痿也　平按厥精下原缺二字靈樞甲乙作時自下三字）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人腎有二左爲腎藏右爲命門命門藏精精者五藏精液故五藏藏精）不可傷傷則守失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五藏之神不可傷也傷五神者則神去無守藏守失也六府爲陽五藏爲陰藏無神守故陰虛也陰藏氣無遂致死也故不死之道者養五神也人皆怵惕思慮則以傷神悲哀動中日亡魂性喜樂無極神魄散揚愁憂不解志意悗亂惑

（怒無止失志多忘恐懼驚神傷精瘵骨□以千端之禍害此一生終以萬品欲情澆亂真性仍服金石貴寶摧斯易生之軀多求神仙芳草日役百年之命昔彭耼以道怡性壽命遐長秦武採藥求仙早昇霞氣故廣成子語黃帝曰來吾語汝至道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也必靜必淸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心無所知神將守形可以長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人皆盡死而我獨存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下爲土是知安國安人之道莫大怡神亡神亡國之災無出情欲故岐伯以斯至道上答黃軒述千古之遺風拯萬葉之荼苦也　平按守失靈樞甲乙作失守注瘵骨下原缺一字據下文終以終字此疑作始又注遺風別本作道風）是故用鍼者察觀病人之能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藏已傷鍼不可以治之也（上古但有湯液之爲而不用鍼至黃帝賊邪傷物故用鍼石並藥灸等雜合行之以除疾病療病之要必本其人五神存亡可得可失死生之意然後命諸鍼藥以行調養若其人縱逸五神以傷驚不候神氣存亡更加鍼藥必其早夭不待時也　平按察觀甲乙作觀察能靈樞甲乙均作態）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肝心脾肺腎謂之五藏藏精氣也血脉營氣精謂之五精氣舍五神也肝主於筋人卧之時血歸於肝故魂得舍血也腎爲水藏主於恐懼肝爲木藏主怒也水以生木故肝子虛者腎母乘之故肝虛恐也）心藏

脉脉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肝爲木藏主悲哀也心爲火藏主於笑也木以生火故火子虛者木母乘之故心虛悲者也）脾藏營營舍意脾氣虛則四支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脹經溲不利（溲小留反營血肉也脾主水穀藏府之主虛則陽府四支不用陰藏不安實則脹滿及女子月經並大小便不利故以他乘致病也　平按此段靈樞在心藏脉之上則脹靈樞作則腹脹經溲甲乙作涇溲）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息利少氣實則喘喝胸憑仰息（肺主五藏穀氣亦不受他乘故虛則喘息利而少氣實則胸滿息難也　平按息利靈樞作鼻塞不利甲乙經作鼻息不利胸憑靈樞作胸盈甲乙作憑注云九墟作盈）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肺爲金藏主於往厥腎爲水藏主於水脹五藏不安金以生水故水子虛者金母乘之故往厥逆也　平按志甲乙作氣）必審察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而謹調之（醫療之道先識五藏氣之虛實及知虛實所生之病然後命乎鍼藥謹而調之　平按靈樞無察字而謹調之作謹而調之也）

五藏命分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八第四十七本藏篇又見甲乙經卷一第五）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於生而周於性命者也（大初之無謂之道也太極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也未形德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也此命流動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也形體保神各有所儀謂之性也是以血氣精神奉於一形之生周於形體所儀之性亦周有分無間之命故命分流動成形體保神爲性形性久居爲生者皆血氣之所奉也　平按奉下靈樞無於字）經脉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十二經脉也十二經脉行營血氣營於三陰三陽濡潤筋骨利關節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關闔者也（衛氣慓悍行於分肉司腠理關闔也　平按關字原鈔作開乃關字省文袁刻作開靈樞作闔）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脾腎之神志意者能御精神令之守身收於魂魄使之不散調於寒暑得於中和和於喜怒不過其節者皆志意之德也　平按和喜怒和字原缺袁刻作知恐誤靈樞作和謹依靈樞補入注御字原缺據經文應作御）是故血和則

經脉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强關節滑利矣（營氣和益也覆者營氣能營覆陰陽也　平按滑靈樞作淸）衛氣和則分解滑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衛司腠理故緻密也　平按分解滑利靈樞作分肉解利）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至五藏不受邪氣矣（志意所爲必當故無悔矣志意司腠理外邪不入故五藏不受也　平按靈樞不至作不起不受邪氣作不受邪）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寒暑內適六府則中和穀化賊風邪痺無由起也）經脉通利支節得矣此人之常平也（若爾血氣營衛志意調者乃是人之平和者　平按得下靈樞有安字）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也愚智賢不肖毋以相倚也（五藏藏神六府化穀此乃天之命分愚智雖殊得之不相依倚也津液即泣汗涎涕唾也　平按穀上靈樞有水字液者二字原缺謹據靈樞補入愚上靈樞有無）

（字）然其有獨盡天壽而毋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不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人有勞神怵惕無所不爲雖犯賊風邪氣獨盡天年復有閑居無思不預外邪不免於病不道傷命同稟血氣何乃有殊願聞其故也　平按其有靈樞作有其猶不能害靈樞作猶有弗能害邪僻僻字原缺之恐二字原缺謹據靈樞補入）岐伯對曰窘乎哉問也（窘奇預反急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連四時化五節者也（肺心居其上故參天也肝脾腎在下故參地也肝心爲牡副陽也脾肺腎等牝副陰也肝春心夏脾秋腎冬即連四時也從五時而變即化五節節時也　平按五節者也也字原缺據靈樞補入）五藏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者亦有長短小大厚薄結直緩急者（天地陰陽四時八節造化不同用參五藏何得一也五藏各有五別□□六府皆准五藏亦有五別故藏府別言各有五別五五二十五也五藏既五六府亦五三焦一府屬於膀胱故唯有五　平按注各有五別下空二格別本作各有五色五別下二格不空）凡此二十五者各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心小則安此爲善也易傷以憂即爲惡也心堅則藏安守固此爲吉也心脆則喜病消癉熱中即爲凶也如此藏府隨義皆有善惡吉凶請具陳也　平按其方其字原缺謹據靈樞補）

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於邪（藏小則神□不敢自寬故常安邪不入也藏大則神氣宣縱故憂不能傷邪入不安也　平按甲乙經以憂作於憂又按甲乙經注云太素邪作外邪今本仍無外字又注神下一字原缺左旁恐係收字袁刻作敢）心高則滿於肺中悗而喜忘難開以言（心藏高者則神高也心高肺逼□於心故悗喜忘也以其神高不受他言故難開以言也　平按肺中中字原缺謹據靈樞補入喜靈樞作善注心高高字原缺下方細玩剩處於高字爲近謹據經文作高逼下一字原不全細玩剩處與近字相似袁刻作小恐未安謹空一格）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易恐以言（心下則在肺藏之外神亦居外故寒易傷也亦以神下故易恐以言也）心堅則藏安守固（藏堅則神守亦堅固故其心藏安不病其神守堅固）心脆則喜病消癉熱中（五藏柔脆神亦柔脆故藏柔脆人血脈上行轉而爲熱消肌膚故病消癉熱中也癉音丹熱中胃中熱故也　平按脆原缺謹據靈樞甲乙補熱中中字原缺旁有小注中字據注熱中胃中熱也應作熱中靈樞甲乙同袁刻作注刻在五藏柔脆上則混經於注矣）心端正則和利難傷（五藏端正神亦端正也神端正性亦和柔故聲色芳味之利難相傷也斯乃賢人君子所以得心神也）心偏傾操持不壹無守司也（心藏偏傾不一神亦如之故操持百端竟無守司之恒此爲衆人小人所得心神也心藏言神有此八變後之四藏但言藏變皆不言神變者以神爲魂魄意志之主言其神變則四種皆知故略不言也　平按甲乙經注引楊上善注云心藏言神有八變後四藏但言藏變不言神變者以神爲魂魄意之主言其神變則四藏可知故略而不言也與此注正合袁刻心藏言神誤作之神意志下空十一格不合）

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人分所得肺小則少飲漿水又肺小不受外邪故不病喘喝喝喘聲　平按甲乙無喝字）大則喜病胸痺喉痺逆氣（肺大喜受外邪故喜病痺及逆氣也　平按大則下靈樞甲乙有多飲二字甲乙無喉痺二字）肺高則上氣肩息欲欬（肺高則上迫缺盆故上氣喘息兩肩並動故曰肩息又肺上迫故數欲欬　平按肩息欲欬靈樞無欲字甲乙作喘息欬逆）肺下則居賁迫肝善脇下痛（賁當膈也補崑反氣來委膈下迫於肝致脇下痛以肝居脇下故也　平按居賁甲乙作逼賁迫肝靈樞甲乙作迫肺注委膈原校作垂膈）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藏堅固不爲邪傷故無欬與上氣也　平按欬甲乙作欬逆）肺脆則善病消癉易傷（以下四藏之變例同心藏　平按善靈樞作苦甲乙易傷下有也字注云一云易傷於熱喘息鼻衄）肺端正則和利難傷也肺偏傾則胸偏痛也（偏傾者隨偏所在即偏處胸痛也）

肝小則安無脇下之病（肝小不受外邪故安無兩脇下痛　平按安上靈樞有藏字）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喜鬲中且脇下痛（胃居肝下咽在肝傍肝大下逼於胃傍迫於咽迫咽則咽膈不通飲食故曰膈中也肝大受邪故兩脇下痛　平按咽迫咽三字原缺謹據甲乙補喜靈樞作苦）肝高則上支賁切脇急爲息賁（肝高上支於膈又切於脇支膈切脇既急即喘息於賁故曰息賁也　平按切甲乙作加急靈樞作悗）肝下則安胃脇下空空則易受邪（胃居肝下是以肝下則安於胃上脇下無物故易受邪氣　平按安胃靈樞作逼胃）肝堅則藏安難傷也（肝堅則外邪不入故安難傷也）

肝脆則喜病消癉易傷也肝端正則和利難傷也肝偏傾則脇下偏痛也（偏近一箱則一箱空處偏痛也　平按偏痛偏字靈樞無）脾小則安難傷於邪也（脾小外邪不入故安而難傷也）脾大則善湊𦝫而痛不能疾行（𦝫以沼反胠空處也脾大湊向空𦝫而痛大□不行則□胠空也　平按善靈樞甲乙作苦𦝫甲乙音停注不行上原缺一字袁刻作力則下原缺一字袁刻作脇）脾高則𦝫引季脇而痛（脾下則𦝫緩高則𦝫牽季脇中痛也）脾下則下加於大腸加於大腸則藏外善受邪（脾下即是大腸故脾下加出於脾藏所居之外故喜受邪　平按外善受邪靈樞無外字善作苦）脾堅則藏安難傷也（外邪不傷故安）脾脆則喜病消癉易傷也脾端正則和利難傷也脾偏傾則喜瘈喜脹（瘈充曳反牽縱也脾偏形近一箱動而多瘈又氣聚爲脹也　平按喜瘈喜脹靈樞作善滿善脹甲乙經作瘈瘲喜脹）腎小則安難傷也（腎小不受外邪故安而難傷也）腎大則喜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邪也（腎大在於腰中故俛仰皆痛也）腎高則善背膂痛不可以俛仰（腎高去腰著於脊膂故脊膂痛不得俛仰也）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俛仰爲狐疝（腎下入於尻中下迫膀胱故尻痛不可俛仰疝所姦反小腹痛大小便難曰疝疝有多種此爲狐疝謂狐夜時不得小便少腹處痛日出方得人亦知此因名狐疝也）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在腰背之間故腎堅則腰不痛也）腎脆則喜病消癉腎端正則和利難傷也腎偏傾則喜腰尻偏痛（二腎有一偏傾則偏處痛也　平按癉下靈樞甲乙有易傷二字）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以喜常病也（人之五藏受之天分有此二十五變者不由人之失養之愆故雖不離屏蔽常喜有前病也）

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五藏二十五變皆在身中變生常病亦居其內未知因候知以爲調養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理者肉之文理粗音麤也）無䯏骬者心高䯏骬小短舉者心下䯏骬長者心堅䯏骬弱以薄者心脆䯏骬直下不舉者心端正䯏骬倚一方者心偏傾也（䯏骬胸前蔽骨蔽心神也其心上入肺中不須蔽骨故心高以無蔽骨爲候也高者志意高遠也故短小舉者爲心下之候下者志意卑近也　平按骬靈樞作骭弱下靈樞甲乙有小字）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掖張脇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好肩膺者肺端正脇偏竦者肺偏傾也（大肩胸膺反□喉骨陷入肺必高上　平按巨肩巨字原鈔作臣謹依靈樞甲乙作巨掖靈樞甲乙作腋好肩膺靈樞甲乙作背膺厚竦靈樞作疎甲乙作竦注云一作欵）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胸反骹者肝高合脇兎骹者肝下胸脇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腹好好相得者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骹足脛也反前出出也　平按兎靈樞作兔甲乙作脆好好靈樞甲乙均不重恐衍）黃色小理者

脾小粗理者脾大揭脣者脾高脣下縱者脾下脣堅者脾堅脣大而不堅者脾脆脣上下好者脾端正脣偏舉者脾偏傾也（揭舉也起輒反）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一箱獨高爲偏　平按高耳甲乙作耳高）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凡此二十五變過分以爲不善減則爲病持平安和以爲大則也　平按減原鈔作感謹依靈樞甲乙作減）

黃帝曰善哉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感也甚寒大熱弗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

何也願聞其故（子言五藏之變所知是要然非吾之問本意問本意者人生盡於天壽內則深憂六恐外則甚寒極熱然無所傷不為病也而有外無寒暑之侵內去怵惕之懷而疾病百端其故何也　平按感靈樞作滅）岐伯曰五藏六府者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六府堅端正者和利得人則道之宅也藏府脆而偏傾則邪氣舍也為道之宅則其性和柔神明聰利人之受附也為邪之舍不離病也心奸邪也喜為盜也乖公正也言不恒也是知二十五變雖得之於天調養得中縱內外邪侵不為病也乖和失理雖不離房猶終為病也前言一藏各有五病未極理也今言一變具有五藏方得盡理故請言故也）五藏皆小者少病善焦心愁憂（夫五神以依藏故前言心藏之變神亦隨之次說四藏之變不言神變今總論五藏初有四變唯言於神次有二變但說於藏次有二變復但言神也心藏形小外邪難入故少病神亦隨小故不自申焦心愁憂也　平按靈樞甲乙善均作苦愁憂上均有大字注自申表刻自作白）五藏皆大者緩於事難使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措置也旦故反　平按憂上靈樞甲乙均有以字舉指正統本甲乙經作舉指）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意志卑弱）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於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五藏皆偏傾者邪心喜盜不可以為人平反覆言語也（喜虛意反好也和謂神性和柔利謂薄於名利並為人所附也　平按得人下靈樞甲乙均有心字喜盜均作善盜不可以為人甲乙無以字覆甲乙作復）

藏府應候（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七第四十七本藏篇又見甲乙經卷一第五）

黃帝問曰願聞六府之應（五藏應候已說於前六府之候闕而未論故次問之）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也心合小腸小腸者脈其應也肝合膽膽者筋其應也脾合胃胃者肉其應也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豪毛其應也（腎合三焦膀胱故有五府也五藏為陰合於五府五府為陽故皮脈筋肉腠理豪毛五府候也　平按肝合膽肝字原缺謹依靈樞甲乙補豪靈樞甲乙作毫）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答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

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果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應候也肺以皮為候肺合大腸故以其皮候大腸也結紆屈多　平按果靈樞甲乙作裹大而長六字甲乙作緩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甲乙作皮急而短皮滑皮字原缺不全靈樞甲乙均作皮袁刻作外恐誤）心應脈皮厚者脈厚脈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脈薄脈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脈緩脈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脈沖小者小腸小而短（心合於脈脈在皮中故得以皮候脈脈候小腸也沖虛也脈虛小也　平按小腸大而長小字原缺謹依靈樞甲乙補脈沖小者沖字道藏本靈樞作衝）諸陽經脈皆多紆屈者小腸結（諸陽脈六陽經也小腸之脈太陽也太陽與諸陽為長故諸陽經紆屈多者則知小腸亦紆屈也紆屈即名為結也陽經在於膚不見候其陽絡即經可知矣　平按多字原缺謹依靈樞甲乙補注與諸陽與字袁刻脫）脾應肉肉䐃堅大者胃厚肉䐃麼者胃薄肉䐃小而麼者胃不堅（脾以合胃故以肉䐃候於胃也麽小也莫可反　平按麼袁刻作麽注同靈樞甲乙均作麼）肉䐃不稱其身者胃下下者下管約不利肉䐃不堅者胃緩（謂䐃顆累與身大小不相稱也胃下逼於下管故便溲不利　平按管甲乙作脘下管約甲乙注云太素作下脘未約）肉䐃無小果累者胃急肉䐃多小果累者胃結者胃上管約不利（果音顆謂肉䐃無小顆段連累　平按果靈樞甲乙作裹小果累下甲乙有標緊二字多小果累靈樞作多少裹累胃結二字靈樞甲乙重）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者膽薄爪堅者膽急爪濡者膽緩（肝以合膽膽以應筋爪為筋餘故以爪候膽也　平按應爪甲乙作應筋爪爪薄爪堅爪濡下靈樞甲乙有色紅色青色赤等字）爪無弱者膽直（無弱強也爪強膽直也　平按無弱者靈樞甲乙作直色白無約者）爪惡色多敗者膽結（人之爪甲色不得明淨又多好破壞者其人膽紆屈結也　平按多敗二字靈樞作黑多紋三字甲乙作黑多文三字）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

薄腠理疏者三焦膀胱緩急皮而無豪毛者三焦膀胱急豪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希豪毛者三焦膀胱結（腎以應骨骨應三焦膀胱三焦膀胱氣發腠理故以腠理候三焦膀胱在皮故亦以皮之豪毛爲候也　平按腠理疏靈樞作疏腠理急皮二字靈樞甲乙均作皮急希均作稀）黃帝曰薄厚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已聞六府美惡之形然未知美惡生病何如　平按薄厚靈樞作厚薄形上甲乙有其字）岐伯曰各視其所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其所病矣（各視外候則知所生病矣　平按各字靈樞無所外應所字靈樞甲乙無）

藏府氣液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不得盡期而死矣見靈樞卷四第十七脈度篇自肺氣通於鼻至不得盡期而死矣見甲乙經卷一第四自五藏氣心主意至腎主骨見素問卷七第二十三宣明五氣篇自黃帝問至實而不滿見素問卷三第十一陰陽別論自腦髓骨脈膽至實而不滿見甲乙經卷一第三自問曰太陰陽明至下先受之見素問卷八第二十九太陰陽明論篇又見甲乙經七卷第一上篇自問曰見真藏至帝曰善見素問

卷六第十九玉機真藏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四第一上篇自問曰脾病而四支不用至末見素問太陰陽明論又見甲乙經九卷第六又按素問玉機真藏論注新校正云詳自黃帝問至帝曰善一段全元起本在第四卷太陰陽明表裏篇中王冰移於此據此則太素與全元起本同惜全本已亡無從查究耳）

五藏常內閱於上在七竅（閱余說反簡也其和氣上於七竅能知臭味色穀音等五物各有五別也　平按在七竅靈樞作七竅也）肺氣通於鼻鼻和則鼻能知臭香矣（肺脈手太陰正別及絡皆不至於鼻而別之入於手陽明脈中上俠鼻孔故得肺氣通於鼻也又氣有不循經者積於胸中上肺循喉嚨而成呼吸故通於鼻也鼻爲肺竅故肺氣和者則鼻得和氣故鼻知臭香素問言有五臭經無五香香脾之臭也　平按鼻和靈樞作肺和臭香甲乙作香臭）心氣通於舌舌和則舌能知五味矣（舌雖非竅手少陰別脈循經入心中上繫舌本故得心氣通舌也素問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者腎者水也心者火也水火相濟心氣通耳故以竅言之耶心以耳爲竅又手太陽心之表脈入於耳中故心開竅在於耳也　平按舌和靈樞作心和）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目能辨五色（肝脈足厥陰上頏顙也連目系故得通於目系　平按目和靈樞作肝和甲乙辨作視）脾氣通於口口和則口能知五穀矣（脾足太陰脈上膈俠咽連舌本散舌下故得氣通口也穀有五味舌已知之五穀之別口知之也故食麥之者不言叔也　平按口和靈樞作脾和甲乙知作別穀下有味字注麥之之字疑衍）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耳能聞五音矣（手足少陽手足太陽及足陽明絡皆入耳中手少陽足少陽手太陽此三正經入於耳中足太陽脈在耳上角又入腦中即亦絡入於耳足陽明耳前上行亦可絡入耳中手陽明絡別入耳中許正經及絡手足六陽皆入耳中經說五絡入耳中疑足太陽絡不至於耳也　平按耳和靈樞作腎和）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爲癰疽（五藏主藏精神其脈手足六陰絡於六府屬於五藏六府主貯水穀其脈手足六陽絡於五藏屬於六府七竅者精神戶牖也故六陰受邪入藏則五藏不和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利也六陽受邪入府則六府不和六府不和則陽氣留處處爲癰疽　平按七竅甲乙作九竅留爲癰疽甲乙作留結爲癰靈樞無疽字注處處下處字疑衍）故邪在府則陽脈不利陽脈不利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氣盛矣（故外邪循脈入府則府內不調流於陽脈陽脈澀而不利陽氣留停不和於陰故陽獨盛也　平按不利靈樞甲乙

作不和）陽氣大盛則陰脈不利陰脈不利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陰氣盛矣陰氣大盛則陽氣弗能營也故曰關（陰氣和陽故陰氣和利也陽氣盛不和於陰則陰氣澀也陰氣澀而停留則陰氣獨而盛也陰脈別走和陽故陽得通也陰既獨盛不和於陽則陽氣不能營陰故陰脈關閉也　平按陽氣大盛甲乙作邪在藏三字不利甲乙作不和氣留兩氣字靈樞甲乙均作血弗能營甲乙作不得相營）陽氣大盛則陰氣弗得營也故曰格陰陽俱盛弗得相營也故曰關格（陽氣獨盛不和於陰則陰脈不能營陽以陽拒格故名格　平按自上節故曰關及本節陽氣大盛則陰氣弗得營也甲乙無）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矣（陰陽脈有關格即以其時與之短期不可極乎天壽者也）五藏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語脾主吞腎主欠（噫乙戒反飽滿出氣也五藏從口中所出之氣皆是人常氣之變也素問腎主嚏不同也　平按五藏氣素問作五氣所病五主字素問均作爲欠下素問有爲嚏二字）六府氣膽爲怒胃爲氣逆爲噦小腸大腸爲泄膀胱

不約爲遺溺下焦溢爲水（皆是六府之氣所變之病素問胃爲逆氣爲恐腸爲泄膀胱不利爲癃遺溺也）平按素問無六府氣三字膽爲怒在遺溺下爲噦下有爲恐二字小腸大腸作大腸小腸爲泄下有下焦溢爲水五字膀胱下有不利爲癃四字遺溺下無下焦溢爲水三字 五并精氣并於肝則憂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腎則恐并於脾則畏是謂精氣并於藏也（精謂命門所藏精也五藏之所生也五精有所不足不足之藏虛而病也五精有餘所并之藏亦實而病也命門通名爲腎肝之母也母實并子故爲憂也心爲火也精爲木也水剋於火遂壞爲喜肺爲金也水子并母故有悲憐精并左腎則腎實生恐脾爲土也水并於土被剋生畏素問精并於脾消食生飢如是相并爲病乃有無窮苛爲陰陽五行之變也　平按素問五并作五精所并心肺肝脾腎以次爲序與此不同是謂精氣并於藏句作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注左腎袁刻作於腎）五惡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溼此五藏氣所惡（東方生風風生於肝肝之盛即便惡風以子從樹生子生多盛必衰本樹相生之物理皆然也故肝惡風也南方生熱熱從心生故心惡熱也素問曰西方生燥燥生於肺若爾則肺惡於燥今此肺惡寒腎惡燥者燥在於秋寒之始也寒在於冬燥之終也肺在於秋以肺惡寒之甚故言其終腎在於冬以腎惡燥不甚故言其始也中央生溼溼生於脾以其脾感故惡溼也　平按素問五惡作五藏所惡心肺肝脾腎仍以次爲序此五藏氣所惡句作是謂五惡又新校正節引此注自肺惡燥至言其始也止）五液心主汗肝主淚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生（汗者水也遍身腠理之液也心者火也人因熱飲熱食及因時熱蒸於溼氣液出腠理謂之汗也肝通於目目中出液謂之淚也肺通於鼻鼻中之液謂之涕也腎脈足少陰上至頏顙通出口中名之爲唾故腎主唾也脾足太陰脈通於五穀之液上出廉泉故名爲涎　平按素問五液作五藏化液心肺肝脾腎仍以次爲序五主字均作爲此五液所生句作是謂五液）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志（五藏財很反腎有二枚左箱爲腎藏志也在右爲命門藏精也　平按五藏素問作五藏所藏精志精字素問無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腎有兩枚左爲腎藏志右爲命門藏精與此正合）五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平按五主素問作五藏所主肌素問作肉）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爲藏或以爲府或以腸胃爲藏或以爲府敢問更相

反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方道也異道之士所說藏府不同腦髓骨脈膽及女子胞此六或有說之爲藏或有說之爲府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或有說之爲藏或有說之爲府[illegible]　平按素問黃帝問下無於岐伯三字）岐伯曰腦髓骨脈膽及女子胞此六者地氣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寫名曰奇恆之府（胞豹交反生兒裹也地主苞納收藏腦髓等六法地之氣陰藏不寫故得名藏以其聚故亦名府府聚也此本非是常府乃是奇恆之府奇異恆常　平按六者二字原缺謹依素問補入寫甲乙作瀉下同）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於天故寫而不藏此受五藏濁氣故名曰府（天主輸瀉風氣雨露故此五者受於五藏糟粕之濁去於天氣輸寫不藏故是恆府皆有五者以膽一種藏而不寫割入奇府是用之表故得名府也　平按素問膀胱下有此五二字故名曰府作名曰傳化之府甲乙同）此不能久留輸寫魄門（並精一□之處謂之魄門此五之中三焦亦能輸寫精氣於魄門也　平按輸寫下素問甲乙有者也二字魄門二字屬下節）亦爲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五藏在內爲主六府在外爲使使之行於水穀也）所謂五藏者藏精神而不寫者也故滿而不能實（精神徧於藏中不離故不寫而滿也雖滿常虛故不實　平按精神素問作精氣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太素精氣作精神與此正合）六府者實而不能滿所以然者水穀之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故曰實而不滿（腸胃更滿故爲實也更虛故不滿也飽食未消腸中未有糟粕即胃實腸虛也食消以下於腸胃中未有食入即腸實胃虛也以其胃虛故氣得上也以其腸虛故氣得下也氣得上下神氣宣通長生久視　平按六府者下素問甲乙均有傳化物而不藏句）問曰太陰陽明表裏也脾胃脈也生病異何也（足太陰足陽明脾胃二脈諸經之海生病受益以爲根本故別舉爲問也　平按太陰上甲乙有足字表裏上素問甲乙有爲字生病異甲乙作生病異者素問作生病而異者）答曰陰陽異位更實更虛更逆更順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太陰爲陰陽明爲陽即異位也春夏陽明爲實太陰

（爲虛秋冬太陰爲實陽明爲虛卽是虛實也春夏太陰爲逆陽明爲順秋冬陽明爲逆太陰爲順也手三陰從內向外也手三陽從外向內也足之三陰從外向內足之三陽從外向內也十二經脈陰陽六種不同生病固亦多也　平按更實更虛更逆更順素問作更虛更實更逆更從又按素問新校正所引楊注與此正合）黃帝曰願聞其異狀（問其病異）答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陽爲天氣主外故陽道實也陰爲地氣主內故陰道虛也）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風寒暑溼虛邪外入腠理則六陽之脈受之飲食男女不節則六陰受之　平按甲乙陽受之下有則入府三字陰受之下有則入藏三字本書在下）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六陽受於外邪傳入六府六陰受於內邪傳入五藏也）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爲喘呼（六府陽氣在外故身熱也陽盛晝眠不得至夜故不時臥也陽氣盛於上故上爲喘呼也　平按不時臥甲乙作不得眠）入五藏則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陰邪在中實則䐜脹腸滿閉塞不通虛則下利腸澼）故喉主天

氣咽主地氣（肺爲天也喉出肺中之氣呼吸故主天脾爲地咽出脾胃噫氣故主地）故陽受風氣陰受溼氣（風從上下故陽受之溼從下上故陰受之）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至足（足三陰脈從足至頭走頭下胸橫出腋下循臂至指端爲手三陰脈也變爲手三陽脈從手指端上行至頭下行至足爲足三陽陰陽相注如環無端　平按兩下字下素問甲乙均有行字）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行陰病者下行極而上行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溼者下先受之（陽病者三陰之脈上行至頭極已爲陽受風熱已下行陰病者三陽之脈下行至足極已爲陰受寒溼已上行故傷風上先受之傷溼下先受之　平按而下行而上行兩行字素問甲乙無注風熱已已字袁刻作矣）問曰見真藏曰死何也（無餘物和雜故名真也五藏之氣皆胃氣和之不得獨用如至剛不得獨用獨用卽折和柔用之卽固也五藏之氣和於胃氣卽得長生若真獨見無和胃氣必死期也欲知五藏真見爲死和胃爲生者於寸口診手太陰卽可知之也見者如弦是肝脈也微弦爲平好也微弦謂弦之少也三分有一分爲微二分胃氣與一分弦氣俱動爲微弦也

三分並是弦氣竟無胃氣爲見真藏也見真藏死其理至妙請陳其理故曰何也　平按素問新校正引此注甚詳）答曰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五藏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能至手太陰（胃受水穀變化精氣而資五藏故五藏得至手太陰寸口見於微弦也）故五藏各以其時自爲而至手太陰（五藏主於五時至其時也其藏有病之甚者胃氣不與之居不因胃氣以呼吸之力獨自至於太陰寸口見於真弦也　平按自字原缺謹依素問補注不與之居別本居作俱）故邪氣勝者精氣衰（真藏脈弦不微無胃氣者則知肝病勝也肝病邪勝則胃穀精氣衰）故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故真藏之氣獨見獨見者爲病勝藏也故曰死黃帝曰善（真見病甚故致死也　平按自問曰見真藏至此新校正謂全元起本在太陰陽明表裏篇中此乃王氏所移今檢素問太陰陽明論篇前後均在此篇惟此一段在玉機真藏論中其爲王氏所移益信）問曰脾疾而四支不用何也（五藏皆連四支何因脾病獨四支不用也　平按脾字原

缺謹依素問補入）答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徑至必因脾乃得稟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生故不用焉（土旺四季四季皆有土也脾長四藏四藏皆有脾也何者四支百體稟氣於胃胃以水穀津液資四支當用資四支之時胃氣不能徑到四支要因於脾得水穀津液營衛之氣營於四支四支稟承方得用也若其脾病脈道不通則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也　平按徑至袁刻誤作俱至素問作至經新校正云太素至經作徑至楊上善云胃以水穀資四支不能徑至四支要因於脾得水穀津液營衛於四支與此注合不利甲乙作不通皆無氣生素問作皆無氣以生甲乙同）問曰脾之不主時何也答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時脾藏有常著土之精也（四藏之本皆爲土也十八日用故曰寄也著澄略反在也脾藏在土之精妙也　平按治中央甲乙作土者中央不得獨主時甲乙無得字素問作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有常著甲乙作脾者土藏常著胃素問作脾藏者常著胃）土

者主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土爲萬物之質法於天地與萬物爲質故身與頭手足爲體身不別主時　平按主素問甲乙作生天地天字主時二字原缺謹依素問甲乙補）問曰脾與胃也以募相逆耳而能爲之行津液何也（脾陰胃陽脾內胃外其位各別故相逆也其別異何能爲胃行津液氣也一曰相連脾胃表裏陰陽募既相假故曰相連也　平按以募相逆素問作以膜相連耳新校正云按太素作以募相逆楊上善云脾陰胃陽脾內胃外其位各異故相逆也又注故相下原鈔缺二字依新校正所引應作逆也二字袁刻相上脫故字逆下脫也字又注陰陽募袁刻募誤作前）答曰足太陰三陰也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嗌於末反咽也足太陰脈貫胃屬脾上行絡嗌其氣強盛能行三陰之脈故太陰脈得三陰名也　平按脈上素問甲乙有其字）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之氣日以益衰

陰道不利筋骨脈肉皆毋氣以主故不用焉（陽明爲陰陽藏府之海五藏六府各因十二經脈受氣於陽明故經脈得爲胃行津液之氣四支稟承四支得□□經脈不□陽明則陰脈不通筋骨脈肉无氣以主也　平按陽明者表也者表二字原缺謹依素問甲乙補入水穀下素問甲乙無之字日以益衰甲乙作氣日以衰脈肉二字原缺素問甲乙作肌肉依本注應作脈肉）

陶子麟仿宋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六（藏府之一）　黃陂（陳孝啟　蕭貞昌）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八（經脈之一）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平按此篇自餘則二字以上殘脫篇目亦不可考故目盛有二字上從靈樞卷三第十經脈篇及甲乙經卷二第一上篇補入自餘則二字以下至末見靈樞經脈篇又見甲乙經卷二第一上篇）

雷公問於黃帝曰禁脈之言凡刺之理經脈爲始（平按靈樞始下有營其所行制其度量內次五藏外別六府四句）願聞其道（平按靈樞聞上有盡字其道下有黃帝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爲幹脈爲營筋爲剛肉爲牆皮膚堅而毛髮長穀入于胃脈道以通血氣乃行雷公曰願卒聞經脈之始生五十七字）黃帝答曰經脈者所以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不可不通也（平按靈樞曰上無答字決上有能字通下無也字）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

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臑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然而喘欬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此爲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氣喘渴煩心胸滿臑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盛有（從靈樞甲乙經補入）餘則肩背痛（肺氣盛故上衝肩背痛也）風寒汗出中風不浹數欠（肺脈盛者則大腸脈盛天有風寒之時猶汗出藏中身外汗少故曰不浹浹祖夾反謂潤洽也有本作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陰陽之氣上下相引故多欠也　平按不浹數欠靈樞作小便數而欠甲乙同又欠袁刻誤作次注有本袁刻作本有）氣虛則肩背痛寒（盛氣衝滿肩背痛也肩背元氣虛而痛也陽虛陰并故肩背寒也　平按肩背下原鈔重一背字靈樞甲乙經均不重疑衍）少氣

不足以息溺色變（肺以主氣故肺虛少氣不足以息也大腸脈虛令膀胱虛熱故溺色黃赤也溺音尿）爲此諸病（手太陰脈氣爲前諸病也）盛則寫之虛則補之（八十一難曰東方實西方虛寫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不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者肝也肝實則知肺虛寫南方補北方南方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者木之母也水以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寫火補水欲令金去不得干木也　平按注欲令金去不得干木也句難經無去字干作平滑注云金不得平木不字疑衍復云經曰一藏不平所勝平之東方肝也西方肺也東方實則知西方虛若西方不虛則東方安得過實或瀉或補要亦抑其甚而濟其不足損過就中之道越人之意蓋謂東方過於實而西方之氣不足故瀉火以抑其木補水以濟其金是乃使金得與木相停故曰欲令金得平木也若曰欲令金不得平木則前後文義窒礙竟說不通使肝不過肺不虛復瀉火補水不幾於實實虛虛耶據此則本注去字不字疑衍原鈔干字當係平字傳寫之誤）熱則疾之（熱盛衝膚閉而不通者刺之搖大其穴寫也）寒則留之（有寒痺等在分肉間者留鍼經久熱氣當集此爲補也）陷下則灸之（經絡之中血氣咸少故脈陷下也火氣壯火宜補經絡故宜灸也）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八十一難云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是謂正經自病不中他邪當自取其經前盛虛者陰陽

虛實相移相傾而他經爲病有當經自受邪氣爲病不因他經作盛虛若爾當經盛虛即補寫自經故曰以經取之）盛者則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厥陰少陽其氣最少故寸口陰氣一盛病在手足厥陰人迎陽氣一盛病在手足少陽少陰太陽其氣次多故寸口陰氣二盛病在手足少陰人迎陽氣二盛病在手足太陽太陰陽明其氣最多故寸口陰氣三盛病在手足太陰人迎陽氣三盛病在手足陽明所以厥陰少陽氣盛一倍爲病少陰太陽二倍爲病太陰陽明三倍爲病是以寸口人迎隨陰陽氣而有倍數候此二脈知於陰陽氣之盛也其陰陽虛衰寸口人迎反小準此可知也）大腸手陽明之脈（手陽明脈起手之指端上行下屬大腸通行大腸血氣故曰大腸手陽明脈也）起於大指次指之端（手陽明與手太陰合手太陰從中焦至手大指次指之端陰極即變爲陽如此陰極陽起陽極陰起行手頭及足如環無端也　平按甲乙經端下有外側二字）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堂骨及大指本節表兩骨之間也）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手三陰行臑內手三陽行臑外陽明行臑外前廉也　平按上臑外前廉甲乙經作上循臑外廉）上肩出髃前廉（髃音隅角也兩肩端高骨即肩角也又五口反　平按出

髃前廉靈樞甲乙經作出髃骨之前廉）上出於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柱骨謂缺盆骨上極高處也與諸脈會入缺盆之處名曰會也手陽明脈上至柱骨之上復出柱骨之下入缺盆也）絡肺下鬲屬大腸（府氣通藏故絡藏屬府也　平按鬲靈樞作膈下同）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還出俠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俠鼻孔（頸項前也交謂相交不相會入也　平按上頸甲乙經作直上至頸俠靈樞均作挾下同）是動則病齒痛頔腫（齒痛謂下齒痛也頔謂面顴秀高骨也專劣反　平按頔靈樞作頸今本甲乙經作頰正統本甲乙經作頸）是主津所生病者（八十一難云邪在血血爲所生病血主濡之也是爲血及津液皆爲濡也津汗也以下所生之病皆是血之津汗所生病也　平按難經云經言脈有是動有所生病是以動者氣也所生病者血也邪在氣氣爲是動邪在血血爲所生病氣主呴之血主濡之氣留而不行者爲氣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爲血後病也故先爲是動後爲所生也滑注謂此脈字非尺寸之脈乃十二經隧之脈每脈中輙有二病者蓋以有在氣在血之分也平又按靈樞甲乙津下有液字注津汗袁刻作津液）目黃口乾鼽衄喉痺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

（手陽明經是府陽脈多爲熱痛故循經所生七種病也鼻孔引氣故爲鼽也鼻形爲鼽也有說鼽是鼻病者非也）氣盛有餘則當脈所過者熱腫（是動所生之病有盛有虛盛者此脈所過之處熱及腫也）虛則寒慄不復（陽虛陰并故寒慄也不復不得復於平和也）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者則人迎反小於寸口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頞中（平按頞中下靈樞有旁納太陽之脈六字甲乙經納作約）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絡脾（足陽明脈起於鼻下行屬胃通行胃之血氣故曰胃足陽明脈也手陽明經從手上俠鼻孔到此而起下行至

（於足指名足陽明經十二經脈行處及穴名備在明堂經具釋之也客主人即上關穴也頞阿葛反鼻莖也顱音盧胃府通氣入藏故屬胃絡脾也　平按頞顱靈樞甲乙經頞作額注上關穴本書氣府篇客主人各一楊注云一名上關穴甲乙經卷三第十一謂上關一名客主人在耳前上廉開口有孔手少陽足陽明之會素問氣穴論篇及氣府論王注均同則開字當係關字傳寫之誤）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俠齊入氣街中其支者起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抵伏菟（胃傳食入小腸處名胃下口此脈一道從缺盆下乳內廉膚肉之中下俠齊至氣街中前者一道從缺盆屬胃今從胃口下下行與氣街中者合爲一脈而下抵至也丁禮反　平按俠齊靈樞作挾臍靈樞甲乙經髀下均有關字菟均作兔）下膝入臏中（膝脛頭也臏膝之端骨也頻忍反）下循胻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閒（跗古盂反　平按下循胻外廉袁刻脫此五字胻靈樞作脛）其支者下膝三寸而別以下入中指外閒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閒出其端（脈從氣街下行至足指閒凡有三道　平按下膝三寸膝字靈樞作廉）是動則病洒洒振寒（洒洒惡寒

見音洗謂如水灑洗寒也　平按洒洒甲乙經作凄凄然三字）善伸數欠顏黑（凡欠及多伸或爲陽上陰下人之將卧陰陽上下相引故數欠顏額陽也黑陰也陰氣見額陽病也　平按伸靈樞作呻）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心欲動（至甚也陽明土也土惡木故病甚惡木音也陽明主肉血盛故惡火也陽明厥喘悶悶故惡人也　平按音靈樞作聲）獨閉戶牖而處（陰靜而闇陽動而明今陰氣加陽故欲閉戶獨處也　平按牖上靈樞甲乙經有塞字）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陽盛故也）賁嚮腹脹是爲骭厥（嚮音鄉謂陽氣賁聚虛滿爲腹脹也以陽盛於腳故欲登高棄衣而走名爲骭厥也　平按嚮靈樞甲乙經均作響骭靈樞作骭今本甲乙經作臂正統本甲乙經作骭）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瘧溫淫汗出（陽明主肉血爲肉液故亦主血也淫過也謂傷寒熱病溫熱過甚而熱汗出也　平按瘧甲乙經作瘈）鼽衄口喎脣胗頸腫喉痺（衄出血也不言鼻衄而言鼽衄者然鼻以引氣也鼽鼻形也鼻形之中出血也胗脣瘍瘡音緊　平按胗甲乙經作緊）腹外腫膝臏腫痛（陽明一道行於腹外一道行於腹內腹內水穀行通故少爲腫腹外衛氣數壅故腹外多腫也　平按腹外腫靈樞甲乙經作大腹水腫）

循膺乳街股伏菟骭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上七處並是足陽明脈所過故循上七處痛者是陽明脈病也股髀內陰股也足中指內外閒陽明脈支所至故脈病中指不用也　平按街上靈樞有氣字甲乙經同注七處痛處字袁刻誤作虛足中指指字袁刻脫）氣盛則身以前皆熱（足陽明脈唯行身前故脈盛身前皆熱也）其有餘於胃則消穀善飢溺色變（脈氣有餘身前故身前皆熱若有餘胃中故善飢溺變也　平按變靈樞甲乙經均作黃）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脹滿（有餘身前胃中有熱有飢不足身前胃中寒慄脹滿陽氣有餘陰氣不足陽氣不足陰氣有餘今但舉一邊爲例耳）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則人迎反小於寸口脾足太陰之脈（足太陰脈起於足大指端上行屬脾通行脾之血氣故曰脾足太陰脈者也）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

覈骨後（覈胡革反人足大指本節後骨名爲覈骨也　平按覈靈樞甲乙經作核）上內踝前廉（十二經脈皆行筋肉骨閒唯此足太陰經上於內踝薄肉之處脈得見者也）上腨內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內踝直上名爲內外踝直上名爲外脛後腓腸名爲腨太陰從內踝上行入寸當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行之　平按腨靈樞作踹脛甲乙經作胻）上循膝股內前廉入股屬脾絡胃（膝內之股近膝名膝股近陰處爲陰股也　平按靈樞無循字入股股字作腹甲乙經同）上鬲俠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舌下散脈是脾脈也）是動則病舌強食則歐胃脘痛（脘胃府也脘音管也　平按靈樞甲乙經舌下均有本字歐作嘔）腹脹善噫得後出餘氣則快然如衰（寒氣客胃厥逆從下上散散已復上出胃故爲噫也穀入胃已其氣上爲營衛及膻中氣後有下行與糟粕俱下者名曰餘氣餘氣不與糟粕俱下壅而爲脹今得之洩之故快然腹減也　平按出餘二字靈樞甲乙經均作與甲乙經如衰作而衰）身體皆重（身及四支皆是足太陰脈行胃氣營之若脾病脈即不營故皆重也）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

痛（脾所生病太陰脈行至舌下故舌本痛也）體不能動搖（脾不營也）食不下煩心心下急痛（脾脈注心中故脾生病煩心心急痛也　平按痛甲乙經作寒瘧）溏瘕泄（溏食消利也瘕食不消瘕而爲積病也泄食不消飡洩也）水閉（脾所生病不營膀胱故小便不利也）黃癉不能卧强欠（內熱身黃病也脾胃中熱故不得卧也將欠不得欠名曰强欠　平按靈樞甲乙經癉均作疸欠均作立不能卧甲乙經作不能食脣青）股膝內腫厥大指不用（或痺不仁不能用也　平按內腫厥甲乙經作內腫痛厥大指上靈樞甲乙經均有足字）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心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十二經脈之中餘十一經脈及手太陽經皆起於別處來入藏府此少陰經起自心中何以然者以其心神是五神之主能自生脈不因餘處生脈來入故自出經也肺下懸心之系名曰心系餘經起於餘處來屬藏府此經起自心中還屬心系由是心神最爲長也問曰九卷心有二經謂手少陰心主手少陰經不得有輸手少陰外經受病亦有療處其內心藏不得受邪受邪即死又九卷本輸之中手少陰經及輸並皆不言今此十二經脈及明堂流注少陰經脈及輸皆有若爲通精答曰經言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精神之舍其藏堅固邪不能容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即死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心之包絡包絡心主脈也故有脈不得有輸也手少陰外經有病者可療之於手掌兌骨之端又恐經脈受邪傷藏故本輸之中輸并手少陰經亦復去之今此十二經脈手少陰經是動所生皆有諸病俱言盛衰並行補寫及明堂流注具有五輸者以其心藏不得多受外邪其於飲食湯藥內資心藏有損有益不可无也故好食好藥資心心即調適若惡食惡藥資心心即爲病是以心不受邪者不可受邪也言手少陰是動所生致病及明堂有五輸療者據受內資受外邪也言手少陰是受邪故有病也　平按注若爲通精精字原校作釋又注是動所生生字袁刻誤所致及明堂及字袁刻作又）其支者從心系上俠咽繫目系（筋骨血氣四種之精與脈合爲目系心脈係於目系故心病閉目也）其直者復從心系卻上肺上出掖下循臑內後廉行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兌骨之端（其小指掌後尖骨謂之兌骨也　平按上出掖下靈樞作下出腋下掖靈樞甲乙經均作腋下同不再舉下肘內甲乙經作下肘中內廉兌靈樞作銳下同）入掌內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掌外將側名曰外廉次掌內將側名內廉也　平按靈樞甲乙經廉上有後字）是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爲臂厥（心經病心而多熱故渴而欲飲其脈循臂故是動爲臂厥之病也　平按靈樞甲乙經爲上有是字）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脇痛臑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痛也（其脈上掖近脇故脇痛也臑臂內後廉脈行之處痛及厥也厥氣失逆也　平按脇痛甲乙經作脇滿痛）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寸口大再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小腸手太陽之脈（手太陽脈起於手指上行入缺盆下屬小腸通小腸血氣故曰小腸手太陽脈也）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捥出踝中（人之垂手大指著身之側名手內側小指之後名手外側足脛骨與足捥骨相屬之處著脛骨端內外高骨名曰內外踝手之臂骨之端內外高骨亦名爲踝也手太陽脈貫踝也　平按捥靈樞甲乙經作腕考腕與捥通）直上循臂下骨下廉（臂有二骨垂手之時內箱前骨名爲上骨外箱後骨名爲下骨手太陽脈行下骨下將側之際故曰下廉也　平按靈樞骨上無下字甲乙經同）出肘內側兩骨之閒上循臑外後廉（手陽明上臑外前廉手少陽循臑外此手太陽循臑外後廉手三陰脈行於臑內手三陽脈行於臑外此爲異也　平按靈樞兩骨作兩筋）出肩解（肩臂二骨相接之處名爲肩解）繞肩甲交肩上入缺盆（肩兩肩也甲兩甲也兩箱之脈各於兩箱繞肩甲已會於大椎還入缺盆此爲正也有說兩箱脈來交大椎上會大椎穴以爲交者經不言交不可用也　平按甲靈樞作胛甲乙經同缺盆下甲乙經有向腋下三字）絡心循咽下鬲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兌眥卻入耳中其支者別頰上䪼抵鼻至目內眥（脈絡心循咽而下抵著胃下屬於小腸上至顴䪼傍抵鼻孔至目內眥目眥有三目之內角爲內眥外角爲兌眥崖上爲上眥也　平按兌靈樞甲乙經均作銳下其支者支字正統甲乙經作直內眥下靈樞甲乙經均有斜絡於顴四字注有三三字袁刻誤作二）是動則病嗌痛頷腫不可以顧

肩似拔臑似折（臂臑痛若折者也　平按領靈樞甲乙經均作頷）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聾目黃頰腫頸領肩臑肘臂外後廉痛（兩大骨相接之處有穀精汁補益腦髓皮膚潤澤謂之爲液手太陽主之邪氣病液遂循脈生諸病也）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則人迎反小於寸口膀胱足太陽之脈（足太陽脈起目內眥上頭下項俠脊屬膀胱通膀胱血氣故曰膀胱足太陽脈也）起於目內眥上額交顛上其支者從顛至耳上角其直者從顛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腰中下貫臀入膕中（顛頂也頂上有骨空太陽入骨空絡腦還出也髆音博臀音屯尻之厚肉也　平按靈樞甲乙經顛均作巔貫臀上靈樞有挾脊二字甲乙經有會於後陰四字）其支者從髆內左右別下貫胂過髀樞（胂俠脊內也似真反髀樞謂髀骨尻骨相抵相入轉動處也　平按支正統本甲乙經作直髆甲乙經作膊胂靈樞甲乙經均作胛甲乙經注云一作髖胂下靈樞甲乙經均有挾脊內三字又注髀骨髀字相抵相字袁刻均脫）循髀外後廉下合膕中以下貫腨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側（京骨謂外踝下近前高骨也京高大也　平按後廉上靈樞有從字腨作踹甲乙經同）是動則病衝頭痛目似脫項似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迴膕如結腨如裂是爲踝厥（膕腨之病者皆是太陽行踝之後爲厥失逆病也結謂束縛也　平按甲乙經脊下無痛字折下無髀字迴靈樞作曲甲乙經同注爲上別本有所字）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瘧狂顛疾頭亞項痛目黃淚出鼽衄項背腰尻膕腨腳皆痛小指不用（足太陽水生木筋也故足太陽脈主筋者也所以邪傷於筋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爲痔也　平按顛靈樞作巔亞靈樞作顖注音信頂門也甲乙經作顖音同疑是古囟字之誤項痛甲乙經作項頸間

痛）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則人迎反小於寸口腎足少陰之脈（足少陰脈上行屬腎通行腎之血氣故曰腎足少陰脈也）起於小指之下邪趣足心出於然骨之下（足太陽府脈至足小指而窮足少陰藏脈從小指而起是相接也然骨在內踝下近前起骨是也　平按趣靈樞作走）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少陰脈行至內踝之後別分一道入足跟中也　平按注足跟二字袁刻誤作骨陷二字）以上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貫脊謂兩箱二脈皆貫脊骨而上各屬一腎共絡膀胱　平按甲乙經膕下有中字）其直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直貫肝鬲而過稱貫即舌下兩傍脈是也　平按舌本下甲乙經注云一本云從橫骨中挾臍循腹裏上行而入肺）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從肺下行循心系絡於心注胸中也）是動則病飢不欲食面黑如地色（少陰脈病陰氣有餘不能消食故飢不能食也以陰氣盛面黑如地色也　平按面黑如地色靈樞作面如漆柴甲乙經作面黑如炭色）欬唾則有血喝喝如喘（唾爲腎液少陰入肺故少陰病熱欬而唾血雖唾喉中不盡故呼吸有聲又如喘也喝呼葛反　平按欬甲乙經作咳如喘作而喘）坐而欲起起目𥇀𥇀如無所見（少陰貫肝肝脈系目今少陰病從坐而起上引於目目精氣散故𥇀𥇀無所見也莫郎反　平按起字靈樞甲乙經不重𥇀𥇀作䀮䀮）心如懸病飢狀（足少陰病則手少陰之氣不足故心如懸飢狀也　平按病靈樞甲乙經作若）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是爲骨厥（腎主恐懼足少陰脈氣不足故喜恐心怵惕前之病是骨厥所爲厥謂骨精失逆惕恥激反謂懼也　平按氣不足至捕之甲乙經無此十四字）是主腎所生病者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煩心心痛黃癉腸澼（熱成爲癉謂腎藏內熱發黃故曰黃癉也腎主下焦少陰爲病下焦大腸不和故爲腸澼也　平按癉靈樞甲乙經作疸）脊股內後廉痛委厥嗜臥（津液不通則筋弛好臥也　平按委

（靈樞甲乙經均作瘚）足下熱而痛（少陰虛則熱并故足下熱痛也　平按而痛下甲乙經有灸則强食生肉緩帶被髮大杖重履而步十六字本書及靈樞均在後）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灸則强食生食（不盛不虛以經取者亦以經取灸也故療腎所生之病亦有五法自火化以降並食熟肉生肉令人熱中人多不欲食之腎有虛風冷病故强令人生食豕肉溫腎補虛脚腰輕健人有患脚風氣食生豬肉得愈者眾故灸腎病須食助之一也）緩帶（帶若急則腎氣不適故須緩帶令腰腎通暢火氣宣行二也）被髮（足太陽脈從頂下腰至脚令灸腎病須開頂被髮陽氣上通火氣宣流三也　平按注從頂頂字袁刻作項開頂頂字袁刻脫）大杖（足太陽脈循於肩髆下絡於腎今療腎病可策大杖而行牽引肩髆火氣通流四也）重履而步（燃磁石療腎氣重履引腰脚故爲履重者可用磁石分著履中上弛其帶令重履之而行以爲輕者可漸加之令重用助火氣若得病愈宜漸去之此爲古之療腎要法五也）盛者則寸口大再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心主手厥陰心包之脈（心神爲五藏六府之主故曰心主厥陰之脈行至於足名足厥陰行至於手名手厥陰以陰氣交盡故曰厥陰心外有脂包裹其心名曰心包脈起胸中入此包中名手厥陰故心有兩經也心中起者名手少陰屬於心包名手厥陰有脈別行無別藏形三焦有氣有脈亦無別形故手厥陰與手少陽以爲表裏也　平按心包下靈樞有絡字甲乙經無心包二字）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鬲歷絡三焦（自有經歷而不絡著手厥陰既是心藏之府三焦府合故屬心包經歷三焦仍絡著也三焦雖復無形有氣故得絡也）其支者循胸出脇下掖三寸上抵掖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循胸出脇之處當掖下三寸然後上行抵掖下方下循臂也太陰少陰既在前後故心主厥陰行中間也　平按循中指上甲乙經無入掌中三字）是動則病手熱肘攣掖腫甚則胸中滿心澹澹大動面赤目黃（澹徒濫反水搖又動也　平按靈樞甲乙經手熱均作手心熱肘攣均作臂肘攣急胸中滿均作胸脅支滿心澹澹均作心中憺憺目黃下均有喜笑不休四字大動趙府本靈樞作火動）是心主脈所生

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心包既病故令煩心心痛　平按心主心字靈樞甲乙經無）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三焦手少陽之脈（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理在膻中中焦在胃中口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理在臍傍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其理在臍下一寸上焦之氣如雲霧在天中焦之氣如漚雨在空下焦之氣如瀆瀆流地也手少陽脈是三焦經隧通行三焦之血氣故曰三焦手少陽脈也）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表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上肩交足少陽行出足少陽之後方入缺盆也　平按手表下靈樞甲乙經均有腕字）布膻中散絡心包下鬲偏屬三焦（偏甫晃反散布膻中也有本布作交者檢非也三焦是氣血脈是形而言屬者謂脈氣相入也　平按靈樞絡作落偏作循）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係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䪼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頰至目兌眥（係古帝反有本作俠也　平按係靈樞作繫甲乙經作俠下頰頰字甲乙經作額兌靈樞作銳下同不再舉）是動則病耳聾渾渾淳淳嗌腫喉痺（渾渾淳淳耳聾聲也　平按淳淳靈樞甲乙經作焞焞）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兌眥痛頰痛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氣謂三焦氣液　平按頰痛痛字甲乙經無不用甲乙經作不爲用）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則人迎反小於寸口膽足少陽之脈（足少陽脈起目兌眥下行絡肝屬膽下行至足大指三毛通行膽之

（血氣故曰膽足少陽脈也　平按注屬膽二字袁刻脫）起於目兌眥上抵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卻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角謂額角也項前曰頸足少陽脈從耳後下頸向前至缺盆屈迴向肩至肩屈向後復迴向頸至頸始入缺盆是則手少陽上肩向入缺盆肩上自然交足少陽也足少陽從頸前下至缺盆向肩即是行手少陽前也至肩交手少陽已向後迴入缺盆即是行手少陽之後也　平按靈樞甲乙經角上有頭字注至肩交手少陽已已二字袁刻誤作也）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兌眥後其支者別目兌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於頔下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鬲絡肝屬膽（大迎在曲頷前一寸二分骨陷者中足少陽至大迎已向頔與手少陽合已卻邪下向頰車加頰車已然後下頸至缺盆與前直者合頰車在大迎上曲頰端有本云別目兌眥迎手少陽於頔無大合二字以義量之二脈雙下不得稱迎也　平按於頔下靈樞甲乙經作抵於頔下）循脇裏出氣街繞毛際橫入髀厭中（街衢道也足陽明脈及足少陽脈氣所行之道故曰氣街股外髀樞名曰髀厭也）

其直者從缺盆下掖循胸過季脇下合髀厭中（脇有前後最近下後者為季脇有本作肋　平按厭靈樞甲乙經均作厭）以下循髀太陽出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膀胱足太陽脈從髀外下足因名髀太陽輔骨絕骨窮也外踝上陽輔穴也　平按太陽太字靈樞甲乙經無）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之間循大指歧內出其端還貫爪甲出三毛（其足少陽脈出大指端還出迴貫甲復出三毛一名藂毛在上節後毛中也　平按歧下靈樞甲乙經有骨字爪上甲乙經有入字）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反側（膽熱苦汁循脈入頰故口苦名曰膽癉脈循胸脇喜太息及心脇皆痛也　平按反側靈樞作轉側）甚則面塵體無膏澤足少陽反熱是為陽厥（甚謂陽厥熱甚也足少陽起面熱甚則頭顱前熱故面塵色也陽厥少陽厥也　平按面塵靈樞作面微有塵甲乙經作面微塵足少陽反熱靈樞甲乙經作足外反熱）是主骨所生病

者頭角顑痛目兌眥痛（水以主骨骨生足少陽故足少陽病病還主骨也額角在髮際也頭角謂項兩箱額角後高骨角也顑謂牙車骨上抵顱以下者名為顑骨　平按角靈樞作痛甲乙經作面顑靈樞作頷甲乙經同注牙車骨牙字袁刻作口）缺盆中腫痛掖下腫馬刀俠嬰汗出振寒瘧（脈從缺盆下掖故掖下腫復從頰車下頸故病馬刀俠嬰也馬刀謂癧而無膿者是也汗出振寒瘧等皆寒熱病是骨之血氣所生病也　平按馬字上甲乙經有痛字嬰靈樞甲乙經均作癭）胸脇肋髀膝外至脛絕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小指次指不用（足少陽脈主骨絡於諸節故病諸節痛也　平按胸下甲乙經有中字至脛袁刻誤作至經）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則人迎反小於寸口肝足厥陰之脈（足厥陰脈從足指上行環陰器絡膽屬肝通行肝之血氣故曰肝足厥陰脈也）起於大指藂毛之上循足跗上廉去

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循陰股入毛中環陰器抵少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鬲布脇肋（髀內近陰之股名曰陰股循陰器一周名環也　平按靈樞甲乙經藂作叢上循上均有際字上踝甲乙經作外踝陰股靈樞甲乙經作股陰靈樞環作過少腹作小腹絡膽下正統本甲乙經有其直者從肝三字）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顛（喉嚨上孔名頏顙督脈出兩目上顛故與厥陰相會也）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唇內其支者復從肝別貫鬲上注肺（肺脈手太陰從中焦起以次四藏六府之脈皆相接而起唯足厥陰脈還迴從肝注於肺中不接手太陰脈何也但脈之所生稟於血氣血氣所生起中焦倉廩故手太陰脈從於中焦受血氣已注諸經脈中焦乃是手太陰受血氣處非是脈次相接之處故脈環周至足厥陰注入脈中與手太陰脈相接而行不入中焦也）是動則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頹疝婦人少腹腫腰痛甚則嗌乾面塵（肝合足少陽陽盛并陰故面塵色也　平按頹靈樞作㿉甲乙

（經作癩壓下靈樞甲乙經均有脫色二字）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滿歐逆飡洩狐疝遺溺閉癃（脈挾少腹俠胃故生飡洩也狐夜不得尿至明始得人病與狐相似因曰狐疝有本作頹疝謂偏頹病也癃篆文麻字此經淋病也音隆　平按甲乙經飡洩作洞泄遺溺作遺精閉癃作癃閉）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

經脈病解

（平按此篇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九脈解篇又按素問新校正云詳此篇所解多甲乙經是動所生之病雖復少有異處大概則不殊矣）

太陽所謂腫腰脽痛者正月大陽寅寅大陽也（脽尻也音誰也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正月三陽生三陽生寅之時其陽已大故曰大陽也）正月陽氣出在上（一陽在地下深牙初發也二陽在地中淺牙出也三陽在地上出故曰正月陽氣出在上也　平按注二牙字袁刻均誤作少）而陰氣盛陽未得自次也故腫腰脽痛（三陰猶在地上未没故陰氣盛也以陰氣盛隔陽氣未得次第專用故發腫於膚肉生痛於腰也）偏虛爲跛者正月陽凍解地氣而出也所謂偏虛者冬寒頗有不足者故偏虛故跛（正月已有三陽故凍解陽氣出於地也先有三陰故猶有冬寒陽氣不足也人身亦爾半陽不足故偏虛跛謂左脚偏跛也　平按素問偏虛爲跛者上有病字凍上有氣字故跛作爲跛也頗有下袁刻脫不足者三字注故凍解三字袁刻在出於地也下）所謂强上者陽氣大上而爭故强上（三陽向盛與三陰戰得大得上而陰猶爭也　平按素問所謂强上四字下有引背二字注得上得字袁刻作德）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上而躍故耳鳴（正月陽氣令萬物勇躍鳴上故生病氣上衝耳鳴也　平按上而躍素問作盛上而躍）所謂甚則狂癲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癲疾（三陽又與三陰爭而三陽俱勝盡在於頭爲上實三陰從下即爲下虛於是發病脱衣登上馳走妄言即謂之狂僵仆而倒遂謂之顛也　平按素問故癲疾作故狂巔疾也）所謂浮爲聾者皆在氣也（診人迎之脈得三陽浮者皆是太陽之氣爲聾也）所謂人中爲瘖者陽氣已衰故爲瘖（太陽之氣中傷人者即陽大盛盛已頓衰故爲瘖也瘖不能言也　平按人中素問作入中）內奪而厥則爲瘖痱此腎虛也（陽氣外衰故但爲瘖也左腎氣內虛奪而厥者則爲瘖痱音肥風病不能言也謂四支不用瘖不能言心無所知甚者死輕者生可療也　平按痱素問作俳注左腎左字袁刻作有）少陰不至少陰不至者厥也（少陰腎脈也足少陰脈不通則血氣不資於腎故厥爲瘖痱也　平按少陰不至四字素問不重）少陽所謂心脇痛者言少陽戌也戌者心之所表也（手少陽脈絡心包足少陽脈循脇裏故少陽病心脇痛也戌爲九月九月陽少故曰少陽也戌少陽脈散絡心包故爲心之所表　平按二戌字素問均作盛）九月陽盡而陰氣盛故心脇痛（陰氣已盛陽氣將盡少陽爲病故心脇痛也　平按陽盡素問作陽氣盡）所謂不可反側者陰氣藏物也物藏則不動故曰不可反側（九月物藏靜而不動陰之盛也故病不能反側也）所謂甚則躍者九月萬物盡衰草木畢落而墮也則氣去陽而之陰（躍勇動也甚謂九月陰氣外盛故萬物之氣極畢墮落則萬物之氣去陽之陰也　平按注九月下袁刻脫陰氣二字）而陽之下長也故曰躍（陰氣盛於地上陽氣在於地下勇動萬物之根令其內長也　平按而陽上素問有氣盛二字袁刻有氣盛矣三字）陽明所謂洒洒振寒者陽明者午也五月盛陽之陰也（陽明三陽之長也午爲五月陽之盛也在於廣明故曰陽明　平按洒洒素問作灑灑下同不再舉）（五月盛陽一陰交生即是陽中之陰也）陽盛而陰氣加之故洒洒振寒（一陰始生勁猛加陽故洒洒振寒也）所謂脛腫而股不收者五月盛陽之陰也陽者衰於五月而陰氣一下與陽始爭故脛腫而股不收（腰已上爲陽腰以下爲陰五月有一陰氣在下始生與陽交爭陽强實於上陰弱虛於下故脛腫股不收也　平按陰氣一下素問作一陰氣上）所謂上喘爲水者曰陰氣下下復上

上則邪客於藏府閒故爲水（五月陽明一陰爲病謂上喘欬水病者也一陰上下胸腹之中不依常度遂邪隨陰氣客於府藏之閒故爲水病也　平按陰氣下下復上素問作陰氣下而復上注常度度字袁刻作處）所謂胸痛少氣者水在藏府也水者陰氣也陰氣在中故少氣（火爲陽氣水爲陰氣水在藏府之閒故陽氣少也　平按素問水在藏府作水氣在藏府故少氣作故胸痛少氣也）所謂甚則厥惡人與火聞木音愓然而驚者陽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故愓然而驚（陽明脈氣與陰氣俱盛水火相惡故愓然驚也木勝土故聞木音愓然驚也）所謂志欲獨閉戸牖而處者陰陽相薄也陽盡而陰盛也故欲獨閉戸牖居（陰陽相爭更勝陽盛已衰次陰氣盛故好閉戸牖獨居闇處也　平按志欲志字素問無）所謂病重至則欲乘高而歌棄衣而走者陰陽復爭而外并於陽也故使之棄衣而走（陰陽相爭陰少陽多陰并外陽故欲棄衣走也　平按病重至重字素問無）所謂客孫脈則頭痛鼻鼽腹腫者陽明并於上上者則其孫脈太陰也故頭痛鼻鼽腹腫（太陰經脈至於舌下太陰孫絡絡於頭鼻故陽明并於太陰孫絡至鼻鼽腹腫也　平按則其孫脈素問脈作絡）太陰所謂病脹者曰太陰者子也十一月萬物氣皆藏於中故曰病脹（以十一月陰氣大故曰太陰陰氣內聚陽氣外通十一月陰氣內聚雖有一陽始生氣微未能外通故內病爲脹也）所謂上走心爲噫者曰陰氣盛而上走陽者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爲噫（十一月有五陰爻故陰氣盛也太陰在內所以爲下也陽明居外所以爲上也陽明之正上入腹裏屬胃散之脾上通於心故陽明絡屬心者也寒氣先客胃中復有厥氣從胃上散其厥氣復出胃之中上口胃以連心故曰上走心爲噫也　平按陰氣盛素問無氣字袁刻脫盛字而上走陽陽者素問作而上走於陽明）所謂食則歐者曰物盛滿而上溢故歐（胃中食滿陽氣消之今十一月一陽力弱未能熱消故胃滿而溢謂之歐此歐也　平按注食滿袁刻誤作氣滿一陽一字袁刻脫）所謂得

後與氣則快然而衰者曰十一月陰氣下衰而陽氣且出故曰得後與氣則快然而衰（陽氣未大故腹滿爲脹陰氣向下一陽引之故得後便及洩氣快然腹減　平按而衰兩而字素問均作如十一月素問作十二月）少陰所謂腰痛者曰少陰者腎也七月萬物陽氣背傷故腰痛（七月秋氣始至故曰少陰十一月少陰之氣大三月少陰已厥故少陰至腎七月之時三陰已起萬物之陽已衰太陽行腰太陽既衰腰痛也　平按七月素問作十月背傷作皆傷注故少陰至腎袁刻脫陰字）所謂上氣欬上氣喘者曰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氣浮無所依從故歐欬上氣喘也（此腎欬也陰陽二氣不和各在上下故諸陽氣浮無所依好爲歐欬上氣喘也　平按素問上氣欬作嘔欬諸氣浮作諸陽氣浮）所謂邑邑不能久立坐起則目䀮䀮無所見者萬物陰陽不定未有主也秋氣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殺萬物陰陽內奪故曰目䀮䀮無所見也（七月陰陽氣均未有定主秋氣始至陽氣初奪故邑邑然悵望不能久立又陰陽內各不足故從坐起目䀮無所見也有本作露但白露即霜之微也十月已降甚霜即知有本作十月者非也　平按邑邑素問作色色新校正云色色二字疑誤坐上素問有久字䀮䀮作䀮䀮注悵望悵字袁刻誤作脹）所謂少氣喜怒者陽氣熱不治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也故喜怒者名曰前厥（少陰氣用也則陽氣熱而不用故不得出也肝以主怒少陰用時肝氣未得有用故喜怒也喜怒之病名曰前厥者也　平按陽氣熱不治素問無熱字作陽氣不治二句故喜怒者作善怒善怒者前厥作煎厥注肝以主怒肝字袁刻誤作所）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秋氣萬物未得畢去陰氣少陽氣入陰陽相薄故恐（七月萬物少衰未至枯落故未得畢去也始涼未寒故陰氣少也其時猶熱故陽氣入也然則二氣相薄不足進退莫定故有恐也　平按陽氣入原鈔脫入字謹依素問及本注補入）所謂惡聞食臭者胃無氣故惡聞食臭也（七月陽衰胃無多氣故惡聞食氣也）所謂面黑地色者秋氣內奪故變於色也（七月三陽已衰

（三陰已起然陽去陰來不已則陰强陽弱故等色二而變　平按注而變袁刻誤作而起）所謂欬則有血者陽脈傷也陽氣未盛於上腹滿則欬故血見於鼻也（七月金主肺也肺主欬也不欬則已欬則傷陽陽傷血脈故腹滿見血於鼻中也　平按腹滿則欬素問作而脈滿滿則欬六字）厥陰所謂頹疝婦人少腹腫者曰厥陰者辰也三月陽中之陰也邪在中故曰頹疝少腹腫（三月陰氣將盡故曰厥陰三月爲陽厥陰脈在中故曰陽中之陰邪客厥陰之脈遂爲頹疝頹謂丈夫少腹寒氣成積陰器之中而痛也疝謂寒積氣上入少腹而痛也病在少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也　平按頹素問作癩注上入小腹袁刻脫上字）所謂腰脊痛不可以俛仰者三月一振榮華而萬物一俛而不仰也（振動也三月三陽合動而爲春萬物榮華低枝垂葉俛而不仰故邪因客厥陰腰脊痛俛不仰也）所謂釘㿉膚脹者曰陰一盛而脹陰脹不通故曰頹㿉（毒熱客於厥陰故爲釘腫邪客於陰器遂爲㿉病小便難也客於皮膚中因爲膚脹三月爲陽陰氣一在而盛故陰器腫脹陰

器腫脹不通故爲頹㿉也　平按素問釘作癩膚上有疝字一盛作亦盛而脹陰脹不通作而脈脹不通故曰頹㿉作故曰癩癃疝也）所謂甚則嗌乾熱中者陰陽相薄而熱則乾故曰嗌乾也（甚謂厥陰邪氣盛也厥陰之脈俠胃屬肝絡膽上入頏顙故陰陽相薄熱中而嗌乾也　平按素問無則乾二字）

陽明脈解

（平按此篇見素問卷八第三十陽明脈解篇又見甲乙經卷七第二）

黃帝問於岐伯曰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者願聞其故岐伯對曰陽明者胃之脈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十二經脈而別解陽明者胃受水穀以資藏府其氣强大氣和爲益之大受邪爲病之甚故別解之　平按素問甲乙經黃帝問下無於岐伯三字陽明之脈作足陽明之脈鐘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者甲乙經作欲獨閉戶牖而處）黃帝曰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血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如悗悗則惡人（悗武槃反此經中爲悶字　平按主肉甲乙經作主肌肉其血盛素問作其脈血氣盛甲乙經作其血氣盛則喘如悗悗則惡人素問作則喘而悗悗則惡人甲乙經作則喘悶悶則惡人又惡人下甲乙經有陰陽相薄陽盡陰盛故欲獨閉戶牖而處十六字注云按陰陽相搏至此本素問脈解篇士安移續如此）黃帝曰善或喘而死者或喘生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連藏病深故死連經病淺故生）黃帝曰善陽明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非其素時所能也病反能何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邪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其棄衣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而走其罵詈不避親疏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不欲

食故妄言（素先也其人非是先有此能因陽明病故也手足陽明之脈盛實好爲登陟以其熱悶所以棄衣也　平按所上素問作所上之處甲乙經無此句病反能何也袁刻作病反何能也罵詈上素問有妄言二字陽盛下素問作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甲乙經作故妄言罵詈不避親疏）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八（經脈之一）　黃陂蕭貞昌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九（經脈之二）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經脈正別

脈行異同

經絡別異

十五絡脈

經脈皮部

經脈正別（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三第十一經別篇又見甲乙經卷二第一下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人之合於天道也內有五藏

以應五音五色五時五味五位外有六府以應六律六律建主陽（天地變化之理謂之天道人從天生故人合天道天道大數有二謂五與六故人亦應之內有五藏以應音色時味位等主陰也外有六府以應六律主陽也建立也　平按天道甲乙經作天地建主陽靈樞作建陰陽甲乙經作主持陰陽）諸經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節（諸經謂人之十二經脈也與月辰節水時等諸十二數合也十二節謂四時八節也又十二月各有節也）十二經水十二時十二經脈者此五藏六府之所以應天道也夫十二經脈者人之所以生（十二經脈乃是五藏六府經隧故偏勸通之舉其八德以勸通之人之受身時一月而膏二月而脈爲形之先故所以生也）病之所以成（邪客孫脈入經通於府藏成病故曰所以也）人之所以治（行諸血氣營於陰陽濡於筋骨利諸關節理身者謂經脈）病之所以起（經脈是動所生故病起也）學之所以始（將學長生之始須行導引調於經脈也）工之所止也（欲行十全之道濟人可留心調於經脈止留也）粗之所易（愚人以經脈爲易同楚人之賤寶也）工

之所難也（智者以經脈爲妙若和璧之難知也　平按工靈樞甲乙經均作上）請問其離合出入奈何（經脈之別曰離與出復還本經曰合與入也廣陳其理請解其所由故曰奈何也）岐伯稽首再拜答曰明乎哉問也此粗之所過工之所息也請卒言之（近學淺知謂之粗也深求遠達謂之工也工者宅心經脈之道以十全爲意粗者志存名利之弊假媒寄過而已息留也爲益之大故請卒言之　平按工靈樞甲乙經作上息卒二字甲乙經均作悉）足太陽之正別入於膕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於肛屬於膀胱之腎循膂當心入散直者從膂上出於項復屬於太陽此爲一經（十二大經復有正別正謂六陽大經別行還合府經別謂六陰大經別行合於府經不還本經故名爲別足少陰足厥陰雖稱爲正生別經不還本經也唯此二陰爲正餘陰皆別或以諸陰爲正者黃帝以後撰集之人以二本莫定故前後時有稱或有言一曰皆是不定之說足太陽正者謂正經也別者大經下行至足小指外側分出二道一道上行至於膕中一道上行至於尻髎下入於肛肛謂白䐈亦名廣腸次屬膀胱上散之腎循膂上行當心入內而散直者謂循膂上行至項屬於太陽此爲一正經

之別　平按膀胱下靈樞甲乙經有散字復屬於太陽太陽二字袁刻誤作大陽注唯此二陰別本無唯字黃帝上別本有乃字）足少陰之正至膕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四椎出屬帶脈直者繫舌本復出於項合於太陽此爲一合或以諸陰之別皆爲正（足三陽大經從頭至足其正別則從足向頭其別皆從足指大經終處別而上行並至其出處而論屬合也足三陰大經從足至胸其正別則從足上行向頭亦至其出處而言屬合足少陰正上行至膕別走太陽合而上行至腎出屬帶脈起季肋端故少陰當十四椎出屬帶脈也直而不屬帶脈者上行至項復合太陽則此少陰二合太陽此太陽少陰表裏以爲一合也　平按自足少陰至出屬帶脈二十五字又見本書卷十帶脈篇椎靈樞作顀或作成甲乙無或以諸陰之別皆爲正九字注云九墟云或以諸陰之別者皆爲正也又本注上行向頭向字袁刻作項）足少陽之正繞髀入毛際合於厥陰別者入季肋之間循胸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上俠咽出頤頷中散於面繫目系合少陽於外眥（足少陽正上行至髀繞髀入陰毛中厥陰大經環陰器故即與

（合也合厥陰外別循胸裏屬膽上肝貫心上行至面還合本經　平按胸靈樞甲乙經作脅上肝甲乙經作肝上）足厥陰之正別跗上上至毛際入合於少陽與別俱行此爲二合（足厥陰正與大經並行至跗上上行陰毛少陽行於此故與之合已並行向頭此足少陽厥陰表裏以爲二合　平按跗正統本甲乙經作膝）足陽明之正上至髀入於腹裏屬於胃散之脾上通於心上循咽出於口上頞䪼還繫目系合於陽明（足陽明正上行至髀入腹屬胃之脾通心上行至目系還合本經也　平按上至髀髀字正統本甲乙經作踝）足太陰之別上至髀合於陽明與別俱行上絡於咽貫舌本此爲三合（足太陰別上行至髀與陽明合並而行上貫於舌中故舌下中脈者足太陰也此足陽明太陰表裏以爲三合也　平按足太陰之別別字靈樞作正甲乙經作正則別三字靈樞上絡作上結舌本作舌中）手太陽之正指地別於肩解入腋走心繫小腸（地下也手太陽正從手至肩下行走心繫小腸爲指地也小腸即太陽也手之六經唯此一經下行餘並上行向頭也）手少陰之別入於泉腋兩筋之間屬於心上走喉嚨出於面合目內眥此爲四合（手少陰別上行入於泉腋入屬心上行出面合目內眥內眥即手太陽也此手太陽少陰表裏以爲四合　平按靈樞甲乙經手少陰之別作手少陰之正別泉腋均作淵腋袁刻改作淵查唐人諱淵爲泉宜仍依原鈔作泉以存真相下同不再舉屬於心甲乙經作屬心主）手少陽之正指天別於顛入於缺盆下走三焦散於胸中（天上也手少陽之正提□上顛爲指天也下走三焦即手少陽上散胸中也）手心主之別下泉腋三寸入於胸中別屬三焦上循喉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此爲五合（手心主別從手上行至腋下腋三寸至於泉腋入於胸中屬三焦已上行出耳後寬骨下合手少陽此手少陽心主表裏以爲五合　平按靈樞甲乙經手心主之別作之正別上循作出循注寬骨據經文應作完骨）手陽明之正至膺乳別上於肩髃入柱骨之下走大腸屬於肺上循喉嚨出缺盆合於陽明（手陽明正從手上行

注於膺乳上行至肩髃柱骨之下下走大腸上屬於肺上出缺盆之處合大經也　平按至膺乳靈樞作從手循膺乳甲乙經同）手太陰之別入泉腋少陰之前入走肺散之大腸上出缺盆循喉嚨復合陽明此爲六合（手太陰別從手上行至腋下腋至泉腋至手少陰前入走肺之於大腸上出缺盆循喉嚨合於陽明至於大腸以爲六合至喉嚨更合故云復也此陽明太陰表裏以爲六合此十二經脈正別行處與十二大經大有不同學者多不在意所以診病生處不能細知也　平按靈樞甲乙經之別作之正別散之大腸靈樞作散之太陽正統本甲乙經作散上大腸）

脈行同異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因天之序見靈樞卷十第七十一邪客篇自手太陰之脈至逆數之曲折也見甲乙經卷三第二十四又自心主之脈至內絡心肺見甲乙經卷三第二十五自黃帝曰手少陰至因天之敘見甲乙經卷三第二十六自黃帝曰經脈十二至末見靈樞卷九第六十二動腧篇又見甲乙經卷二第一下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脈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其序（舉其五義問五藏脈行處並問身之六府之輸　平按其序靈樞作少序）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行陽皆何道從行願聞其方岐伯對曰窘乎哉問明乎哉道（問陰陽二脈離合之處也　平按靈樞別而行陽作別而入陽皆何道從行作此何道而從行窘乎哉問二句作帝之所問鍼道畢矣二句）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手太陰之脈出於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至本節之後大泉留以澹以外屈上於本節（手太陰脈從藏行至腕後一支上大指次指之端變爲手陽明脈其本從腕後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即指端內屈迴循大指白肉至本節後太泉穴處停留成澹而動然後外出上於本節也澹從濫反　平按內屈甲乙經作內側循白肉靈樞甲乙經均作循白肉際大泉均作大淵唐人諱淵作泉說見前留甲乙經作溜上於本節甲乙作本指以下注一支袁刻誤作一丈本節後袁刻脫後字）以下內屈與手少陰心主諸絡會於魚際數脈并注（上本節已方從本節以下內屈與手少陰心主諸絡會於魚際然後則與數絡共爲流注也　平按與手少陰心主諸絡靈樞甲乙

（經作與諸陰絡又注與手少陰與字袁刻誤作於）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行上至於肘內廉入於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掖下內屈走肺（壅骨謂手魚骨也臑陰謂手三陰脈行於臑中故曰臑陰其脈元出中焦以是肺脈上屬於肺今從外還俱至於肺故手太陰經上下常通是動所主之病療此一經也　平按外屈下甲乙經無出字注云一本下有出字）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手太陰一經之中上下常行名之為順數其屈折從手向身故曰逆數也）心主之脈出於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於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其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行三寸外屈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於小筋之下兩骨之會上入於胸中內絡心肺（心主之脈從心包起出於中指之端即中指端內屈迴循中指內廉上入胸中內絡心肺心主一經上下恆通是動所生但療此經與手太陰心主二經餘之十經順行逆數例皆同也營衛之氣一日一夜行二十八脈五十周如環无端與正經異也　平按心主上甲乙經有手字外屈其靈樞其作出甲乙經無其字上行三寸靈樞甲乙經作上二寸外屈行靈樞作外屈出行甲乙經注云一本有出字兩骨之會靈樞作留兩骨之會甲乙經注云一本有留字內絡心肺靈樞作內絡於心脈甲乙經作內絡心包又注與正經異袁刻與作於正作五）黃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輸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故獨無輸焉黃帝曰少陰獨無輸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兌骨之端（其藏堅固者如五藏中心有堅脆心脆者則善病消癉以不堅故善病消癉即是受邪故知不受邪者不得多受外邪至於飲食資心以致病者不得無邪所以少陰心之主所生病皆有療也又明堂手少陰亦有五輸主病不得無輸即其信

也兌骨之端手少陰輸也　平按輸靈樞作腧甲乙經作俞大主也下甲乙經有為帝主三字容靈樞甲乙經作容正統本甲乙經作客少陰獨無輸甲乙經作少陰脈獨無俞不病乎甲乙經作心不病乎兌骨靈樞作銳骨）其餘脈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手太陰心主之脈行也（餘謂十種經脈者也　平按屈折甲乙經作曲折其行之徐疾甲乙經無此句手太陰靈樞作手少陰甲乙經同注云少陰少字宜作太字銅人經作厥字正統本甲乙經亦作厥）故本輸者皆因其氣之實虛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寫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因衝衝盛也真氣和氣也是謂因天四時之序得邪去真存也）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總問三脈常動之由　平按太陰下甲乙經有之脈二字無足少陰陽明五字）岐伯曰足陽明胃脈也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穀入於胃變為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泌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為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名為營氣其出悍氣慓疾先行四末分肉皮膚之間晝夜不休者名為衛氣營出中焦衛出上焦也大氣摶而不行名為宗氣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嚨呼則出吸則入也故胃為五藏六府之海也　平按足陽明靈樞作是明二字）其清氣上注於肺氣從太陰而行之（胃之清氣上注於肺從手太陰一經之脈上下而行　平按肺下靈樞甲乙經重肺字）其行也以息往來（其手太陰脈上下行也要由胸中氣海之氣出肺循喉嚨呼出吸入以息往來故手太陰脈得上下行）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脈手太陰脈也人受穀氣積於胸中呼則推於手太陰以為二動吸則引於手太陰復為二動命為氣海呼吸不已故手太陰動不止也）黃帝曰氣之過於寸口也上焉息下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氣謂手太陰脈氣從手寸口上入肺而息從肺下至手指而屈伏屈也肺氣循手太陰脈道下手至手指端還肺之時為從本脈而還為別有脈道還也吾不知端極之也　平按上焉息下焉伏靈樞作上十焉息下入焉伏甲乙經作上出焉息下出焉伏）岐伯曰氣之離於藏也卒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崖上於魚以反衰其餘衰散以逆上故其行

微（氣手太陰脈氣也手太陰脈氣從胃中焦上入於肺下腋向手上魚至少商之時以乘藏府盛氣如弓弩之發機比湍流之下岸言其盛也從少商反廻逆上向肺雖從本脈而還以去藏府漸遠其藏府餘氣衰散故其行遲微也　平按卒如靈樞甲乙經作卒然如三字袁刻作卒然於三字崖靈樞作岸甲乙經作如水岸之下其餘衰散靈樞甲乙經作其餘氣衰散）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十二經脈此皆有動餘之九經動有休時唯此三經常動不息太陰常動已具前章故次問陽明常動之義故曰何因動也　平按何因甲乙經作因何）岐伯曰胃氣上注於肺（問曰十二經脈別走皆從藏之陰絡別走之陽亦從府之陽絡別走之陰此之別走乃別胃府盛氣還走胃脈陽明經者何也答曰胃者水穀之海五藏六府皆悉稟之別起一道之氣合於陽明故陽明得在經脈中長動在結喉兩箱名曰人迎五藏六府脈氣並出其中所以別走與餘不同　平按肺甲乙經作胃）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悍氣衝時循咽上走七竅使七竅通明也悍音汗）循眼系入絡腦出頷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復循眼系絡腦兩箱出於頷下頷謂牙車骨屬顱骨之下也　平按頷靈樞作顑）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於陽明者也（足陽明經及別走氣二脈并下以為人迎也故胃別氣走陽明也）

（平按甲乙經無別字）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陰謂寸口手太陰也陽謂人迎足陽明也上謂人迎下謂寸口有其二義人迎是陽所以居上也寸口是陰所以居下也又人迎在頸所以為上寸口在手所以為下人迎寸口之動上下相應俱來譬之引繩故若一也所論人迎寸口唯出黃帝正經討此之外不可更有異端近相傳者直以兩手左右為人迎寸口是則兩手相望以為上下竟無正經可憑恐誤物深也）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為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為逆（陽大陰小乃是陰陽之性陽病人迎大小俱病而大者為順小者為逆陰病寸口大小俱病而小者為順大者為逆順則易療逆則為難也）故陰陽俱靜與其動若引繩相頓者病也（謂人迎寸口之脈乍靜乍躁若引繩相頓乍動乍靜者病也　平按陰陽俱靜與其動靈樞作陰陽俱靜俱動甲乙經作陰陽俱盛與其俱動又靈樞甲乙經頓均作傾）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已言陽明常動於前次論足少陰脈動不休也　平按何因甲乙經作因何）岐伯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

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少陰）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脈之常動者也（正經從足心上內踝之後上行循脛向腎衝脈起於腎下與少陰大絡下行出氣街循脛入內踝後下入足下按逆順肥瘦少陰獨下中云注少陰大絡若爾則衝脈共少陰常動也若取與少陰大絡俱下則是衝脈常動少陰不能動也　平按甲乙經邪作斜脛骨作腨骨足脛作足跗注少陰正經袁刻經作陰）黃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毋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脈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得還（營行手太陰下至手大指次指之端迴為手陽明上行至頭下足陽明如此十二經脈陰陽相貫如環無端也卒有邪氣及寒客於四支陰陽相輸之道不通何由還也　平按營衛甲乙經作衛氣懈惰作不隨得還得字靈樞甲乙經均無）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也故絡絶則經通四末解則氣從合

相輸如環（四末謂四支身之末也四街謂胸腹頭胻脈氣道也邪氣大寒客於四末先客絡脈絡脈雖壅內經尚通故氣相輸如環寒邪解已復得通也　平按氣之徑靈樞作氣之經路甲乙作氣之經注經一作徑正統本甲乙經作徑相輸袁刻作相輸注同）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之毋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之謂也

（述其所解）

經絡別異

（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三第十經脈篇又見甲乙經卷二第一下篇）

黃帝曰經脈十二經脈者伏行分肉之間深而不見其常見者足太陰過於內踝之上毋所隱故見也諸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也（十二經脈及諸絡脈其不見者謂十一經也其可見者謂足太陰經上行至於踝上以其皮薄故見也諸餘絡脈皆見者也　平按足太陰下甲乙經有脈字內踝靈樞甲乙經均作外踝正統本甲乙經作內踝查陰脈行內陽脈行外足太陰為陰脈應行內踝再檢本書脾足太陰之脈上內踝前廉楊注云十二經脈皆行筋肉骨間唯此足太陰經上於內踝薄肉之處得見者也與

（此處正相發明作外踝者恐誤）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也起於五指間上合肘中（六陽絡中手陽明絡肺府之絡也手少陽絡三焦之絡也手陽明大腸之經起大指次指之間即大指次指及中指內間手陽明絡起也手少陽經起小指次指間即小指次指及中指外間手少陽脈起也故二脈絡起五指間也　平按少陽甲乙經作少陰注手少陽手字袁刻脫）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故衛氣已平營氣乃滿而經脈大盛也（酒是熟穀之液入胃先行皮膚故衛氣盛衛氣注入脈中故平營氣滿也營氣滿於所入之經則所入經脈絡大盛動也　平按故衛氣已平甲乙經作則衛氣以平）脈之卒然動者皆邪氣居之留於本末（十二經脈有卒然動者皆是營衛之氣將邪氣入此脈中故此脈動也本末即是此經本末也絡脈將邪入於衛氣衛氣將邪入於此脈本末之中留而不出故為動也酒即邪也）不動則熱（若邪在脈中盛而不動則當邪居處蒸而熱也）不堅則陷且空不與衆同是以知其何脈之病（當邪居處熱邪盛也必為堅鞕若寒邪盛多脈陷肉空與平人不同以此候之知十二經中何經之病　平按病靈樞甲乙經作動也二字注必為

堅鞕鞕字右旁有五盂反三字小注袁刻作必為堅堅盂鞕反與原鈔不合）雷公曰何以知經脈之與絡脈異耶黃帝曰經脈者常不可見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脈之見者皆絡脈也（經脈不見若候其虛實當診寸口可知之也絡脈橫居五色可見即目覩之以知虛實也）雷公曰細子無以明其然（細子謙稱也經脈診氣口可知虛實猶未明其絡脈見之然也）黃帝曰諸絡脈皆不能經大節之間必行絕而道出入復合於皮中其會皆見於外（大節謂四支十二大節等也凡絡脈之行至大節間上絲於絡道出節至外入於皮中與餘絡合見於皮絕止也　平按自雷公曰至黃帝曰甲乙經無此十三字而道靈樞甲乙經作道而）故諸刺絡脈者必刺其結上甚血者雖毋結急取之以寫其邪而出其血留之發為痺（此言療絡所在也結謂聚也邪客於絡有血聚處可刺去之雖無聚處覩於絡脈血盛之處即有邪居可刺去之恐其邪氣停留發為痺病也　平按諸刺道藏本靈樞作刺諸甲乙經雖毋結作雖無血結）凡診絡脈脈色青則寒且痛赤則有熱胃中寒手魚之絡多青矣胃中有熱魚絡亦赤魚黑者留久痺也其有赤有青有黑者寒熱（此言診絡虛實法也絡色有三青赤黑也但青有寒但赤有熱但黑有痺三色具者即有寒熱也色之候者青赤二色候胃中也皆候魚絡胃者手陽明脈與太陰合太陰之脈循胃口至魚故候太陰之絡知胃寒熱胃中有痺亦可候魚若邪客處久留成痺即便診之　平按甲乙經胃中寒作胃中有寒魚絡亦赤靈樞作魚際絡赤甲乙經作則魚際之絡赤魚黑者靈樞甲乙經均作其暴黑者寒熱下靈樞有氣也二字）其青而小短者少氣也（青色主寒而短小者即寒氣少也　平按靈樞無而小二字）凡刺寒熱者皆多血絡必間日而一取之血盡而止乃調其虛實（此言刺絡脈法也寒熱胃中寒熱也以胃氣故青赤絡脈血乃多者也欲為多日刺之故間日取得平乃止也）其小而短者少氣甚寫之則悗悗甚則仆不能言悗則急坐之（陰絡小而短者則陰氣少故甚寫□路倒坐而屈之即脈滿故醒而能言也亦可陰陽絡皆短小即二氣俱少寫之仆也仆踣

也　平按兩甚字原鈔本均作其謹依靈樞甲乙經作甚悗靈樞甲乙經均作悶注踣上原缺一字袁刻作則）

十五絡脈

（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三第十經脈篇又見甲乙經卷二第一下篇）

手太陰之別名曰列缺（十二正經有八奇經合二十脈名為之經二十脈中十二經脈督脈及任脈衝脈有十四經各別出一脈有十四脈脾藏復出一脈合有十五脈名為大絡任衝及脾所出散絡而已餘十三絡從經而出行散絡已別走餘經以為交通從十五絡別出小絡名為孫絡任衝二脈雖別同稱一絡名曰尾翳似不別也別於太陰□經故曰別也餘皆放之此別走絡分別大經所以稱缺此穴列於缺減大經之處故曰列缺也　平按注別於太陰下原缺一字袁刻作一）起於掖下分間（掖下分間即手太陰經也　平按掖下靈樞甲乙經均作腕上千金作掖下）並太陰之經直入掌中散入於魚際其病手兌掌熱取之去腕一寸半別走陽明（並蒲浪反絡入魚際別走陽明經也陽明與太陰合也餘皆放此　平按之經經字袁刻誤作道手兌掌熱靈樞作實則手銳掌熱虛則欠㰦小便遺數甲乙經作手兌骨掌熱餘與靈樞同一寸半靈樞作半寸甲乙經作一寸）手少陰之別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別而

上行循經入手心中繫舌本屬目系其實則支鬲虛則不能言取之腕後一寸別走太陽（里居處也此穴乃是手少陰脈氣別通爲絡居處故曰通里也支搘也少陰脈起心中故實則搘膈而閉之虛則不能言也　平按去腕去字甲乙經作在一寸靈樞甲乙經均作一寸半腕後一寸靈樞作掌後一寸）手心主之別名曰內關（手心主至此太陰少陰之內起於別絡內通心包入於少陽故曰內關也）去腕二寸出於兩筋間循經以上繫於心包絡心系實則心痛虛則爲煩取之兩筋間（檢明堂經兩筋間下有別走少陽之言此經無者當是脫也　平按爲煩靈樞作爲頭強甲乙經作爲煩心）手太陽之別名曰支正（正正經也支絡脈也太陽正經之上支別此絡走向少陰故曰支正也）去腕五寸內注少陰其別者上走肘絡肩髃實則節施肘廢虛則生肬小者如指痂疥取之所別（施絖緩也肬音尤疣也又贅也皮外小結也痂音目痂假瑕反瘡甲也疥公薤反　平按去腕靈樞甲乙經作上腕節施作節弛按施與弛通注痏袁刻誤作腫）手陽明之別名曰偏歷（手陽明經上偏出此絡經歷手臂別走太陰故曰偏歷也）去腕三寸別走太陰其別者上循臂乘肩髃上曲頰偏齒其別者入耳會於宗脈實則齲耳聾虛則齒寒痹鬲取之所別（手陽明絡上於曲頰偏入下齒之中宗總也耳中有手太陽手少陽足少陽足陽明絡四脈總會之處故曰宗脈手陽明絡別入耳中與宗脈會故實則齲而聾也五陽之脈皆貫於膈故陽虛膈中痺熱之病如此也　平按別走靈樞作別入偏齒正統甲乙經作徧齒按集韻偏通作徧會靈樞作合齲耳聾靈樞無耳字甲乙經耳上有齒字痹靈樞甲乙經均作痺注四脈四字原鈔作曰恐誤袁刻作四五陽之脈脈字袁刻作絡）手少陽之別名曰外關（此處少陽之絡別行心主外關故曰外關也）去腕二寸外繞臂注胸中合心主其病實則肘攣虛則不收取之所別（實則肘急故攣虛則緩縱故肘不收也　平按其病其字靈樞無甲乙無其病二字）足太陽之別名曰飛陽（此太陽絡別走向少陰經迅疾如飛故曰飛陽也）去踝七寸別走少陰實

則鼻窒頭背痛虛則鼽衄取之所別（窒塞也知栗反太陽走目內眥絡入鼻中故實則鼻塞也虛則無力自守故鼻衄也　平按鼻窒靈樞作鼽窒甲乙經作窒鼻）足少陽之別名曰光明（光明即眼也少陽厥陰主眼故少陽絡得其名也）去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上實則厥虛則痿躄坐不能起取之所別（少陽之絡腰以上實多生厥逆病也腰以下脈虛則痿躄跛不能行也躄音璧　平按踝下甲乙經有上字厥陰下甲乙經有並經二字跗下靈樞甲乙經無上字）足陽明之別名曰豐隆（足陽明穀氣隆盛至此處豐溢出於大絡故曰豐隆）去踝八寸別走太陰其別者循脛骨外廉上絡頭合諸經之氣下絡喉嗌其病氣逆則喉痺卒瘖實則狂癲疾虛則足不收脛枯取之所別（實并於上故爲癲疾虛則下不足故足不收　平按靈樞甲乙經頭下均有項字卒瘖均作瘁瘖狂癲疾靈樞作狂顛甲乙經作顛狂均無疾字）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肝木爲公心火爲子脾土爲孫穴在公孫之脈因名公孫也　平按注脾土袁刻誤作脾上因誤作因）去本節之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者入絡腸胃厥氣上逆則霍亂實則腹中切痛虛則鼓脹取之所別（陽明絡入腸胃清濁相干厥氣亂於腸胃遂有霍亂食多脈實故腹中痛無食脈虛故邪氣脹滿也　平按腹中靈樞甲乙經作腸中注脹袁刻誤作振）足少陽之別名曰大鍾（鍾注也此穴是少陰大絡別注之處故曰大鍾　平按大鍾正統本甲乙經作太鍾）當踝後繞跟別走太陽其別者並經上走於心包下貫腰脊其病氣逆則煩悶實則閉癃虛則腰痛取之所別（大鍾絡走心包故病則煩悶實則膀胱閉淋不足則爲腰痛也　平按貫上靈樞有外字閉癃甲乙經作癃閉）足厥陰之別名曰蠡溝（蠡力洒反瓢勺也脛骨之內上下虛處有似瓢勺渠溝此因名曰蠡溝）去內踝五寸別走少陽其別者循脛上睪結於莖其病氣逆則睪腫卒疝實則挺長熱虛則暴癢取之所

別（皋囊也此絡上壅聚於陰莖也挺長陰挺出長也虛則陰癢也　平按踝下甲乙經有上字循脛上皋靈樞作經脛上睾甲乙經作循經上睾）督脈之別名曰長强（督脈諸陽脈長其氣强盛穴居其處故曰長强也）俠膂上項上散頭上下當肩甲左右別走太陽入貫膂實則脊强虛則頭重高摇之俠脊之有過者取之所別（俠脊有過則知督脈兩道以爲定也　平按督脈一段靈樞甲乙經均在任脈之後俠膂靈樞作挾膂甲乙經作俠脊肩甲靈樞甲乙經均作肩胛高摇之俠脊之有過者九字甲乙經注九墟無此九字注定字袁刻誤作病）任衝之別名曰尾翳下鳩尾散於腹實則腹皮痛虛則癢搔取之所別（尾則鳩尾一名尾翳是心之蔽骨此之絡脈起於尾翳故得其名任衝二經此中合有一絡者以其營處是同故合之也任衝浮絡行腹皮中故實盛痛也虛以不足故邪爲癢搔葉牟反　平按任衝靈樞甲乙經均作任脈癢搔甲乙經作搔癢）脾之大絡脈名曰大包（脾爲中土四藏之主包裹處也故曰大包也　平按大絡脈袁刻作大脈絡靈樞甲乙經無脈字注中土袁刻誤作中上）出泉掖下三寸布胸脇實則身盡痛虛則百節皆縱此脈若羅絡之血者皆取之所別（脾之盛氣脈下三寸當泉掖而出布於胸脇散於百體故實則徧身皆痛虛則穀氣不足所以百節緩縱此脈乃是人身之上羅絡之血脈也由是有病皆取之也　平按泉掖靈樞甲乙經均作淵腋說見前身上甲乙有一字百節甲乙經作百脈皆取之所別靈樞作皆取之脾之大絡脈也甲乙經無所別二字）凡此十五絡者實則必見虛則必下視之不見求之上下人經不同絡脈異所（盛則血滿脈中故必見虛則脈中少血故必下脈下難見故上下求之人之稟氣得身百體不可一者豈有經絡而得同乎故須上下求之方得見也　平按異所下靈樞甲乙經均有別也二字注脈下難見袁刻作脈中）

經脈皮部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而生大病黃帝曰善見素問卷十五第五十六皮部論篇自夫經絡之見也至末見素問卷十五第五十七經絡論篇又自篇首至末見甲乙經卷二第一下篇）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皮有分部（前說十五大絡循其行處以求其病次說皮部十二絡之以十

二經上之以皮分十二部以取其病故曰皮有部也）脈有經紀（大絡小絡總以十二大脈以爲皮部經紀）筋有結絡（十二經筋各有結聚各有包絡）骨有度量（骨有大小長短度量）其所生病各異（以其皮脈筋骨各各不同故皮脈筋骨生病異之）別其分部左右上下陰陽所在（別在皮脈筋骨分部異者有左有右有上有下有陰有陽六種所在）病之終始（病客前六有初有極也　平按終始素問作始終）願聞其道岐伯曰欲知皮部以經脈爲紀諸經皆然（欲知皮之部別十二經爲綱紀也十二經皮部絡皆以此爲例也　平按注部別袁刻作別部）陽明之陽名曰害蜚上下同法（蜚扶貴反陽明大經爲陽故大小絡爲陽明之陽陽明之脈有手有足手則爲上足則爲下又手陽明在手爲下在頭爲上足陽明在頭爲上在足爲下診色行鍼皆同法也餘皆倣此　平按蜚下甲乙經有十二經三字）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陽明之絡也（浮謂大小絡見於皮者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絡脈俱有五色然眾絡以色偏多者候其別病邪客分肉之間迫肉初痛故絡青也久留爲冷爲熱或爲不仁以成於痺故絡青深爲胎黑也）多黃赤則熱（痺熱在中氣溢皮膚故絡黃赤也　平按素問甲乙經無多字）多白則寒（堊白寒也故寒氣在中絡白色也）五色皆見則寒熱（青赤黃等爲陽色也白黑二種爲陰色也今二色俱見當知所病有寒熱也）絡盛則入於經（盛大小絡盛也大小絡中痛痺熱寒寒熱五邪盛者則循絡入經也　平按入下素問甲乙經有客字）陽主外陰主內（陽絡主外陰絡主內也在陽絡者主外在陰絡者主內也）少陽之陽名曰樞特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脈者皆少陽之絡也絡盛則入經故在陽者主內在陰者主出滲於內也諸經皆然矣（少陽絡盛則入於經故主內也經盛外溢故主出也諸陰陽絡主內出者例以此知也滲山蔭反下入也　平按樞特素問作樞持甲乙經作樞杼注云一作持上下同法甲乙經無此四字絡脈脈字素問甲乙經均無主出甲乙經作主外注下入也三字袁刻脫）太陽之陽名曰關樞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脈者皆太陽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外盛者則入於大經也）少陰之陰名曰樞檽（而泉反　平按檽素問作

（儒新校正云甲乙經作檽今本甲乙經仍作儒正統本甲乙經作檽日本丹波元簡素問識謂檽音軟引倉頡篇爲柱上承斗之曲木宜從甲乙經作檽）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陰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其入於經也從陽部注於經（從陽絡部注於陽經也）其經出者從陰注於骨（從陰絡部出注陰經內注於骨少陰主骨也　平按素問甲乙經無經字陰字下素問有內字甲乙經有部內二字）心主之陰名曰害肩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心主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太陰之陰名曰關樞（平按關樞素問作關蟄新校正云甲乙蟄作執今本甲乙仍作蟄正統本甲乙經作執袁刻亦作蟄）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陰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凡十二經脈者皮之部也（皮有部者以十二脈分爲部也　平按經脈者素問甲乙經作經絡脈者）是故百病之始生也（下廣論外邪主於百病次第所由也）必先客於

皮毛邪中之則腠理開開則入客於絡脈留而不去傳入於府稟於腸胃（外邪氣風寒暑溼邪入身爲病先著皮毛留而不去則腠理孔開因開而入即客於絡脈絡脈傳入陽經陽經傳入六府於是稟承腸胃之氣以爲百病　平按絡脈下素問甲乙經均有留而不去傳入於經八字）邪之始入於皮也泝然起豪毛開腠理（泝蘇護反流逆上也謂寒邪逆入腠理也外邪入身爲病也初着皮毛能開腠理也　平按泝甲乙經作淅）其入於絡也則絡脈盛色變（能令絡盛色變也）其入客於經也則減虛乃陷下（減氣爲虛乃血少脈陷也　平按減素問作感道藏本作盛甲乙經亦作盛）其留於筋骨之間寒多則筋攣骨痛熱多則筋施骨消肉爍䐃破毛直而敗矣（循經入於筋骨之間留而不去寒邪不去則爲二病筋攣拘急一也骨乃疼痛二也若熱邪不去則以五病筋熱緩施一也骨熱消細二也身肉爍三也爍余藥反淫邪在肉也䐃䐢破裂四也毛焦而直五也熱邪如此客於筋骨之間遂至於死也　平按施素問甲乙經作弛䐃甲乙經作䐃注淫邪在肉袁刻肉作內䐃䐢䐃字袁刻作膕）黃帝曰夫子言

皮之十二部其生病何如岐伯曰皮者脈之部也邪客於皮則腠理開開則邪入客於絡脈絡脈滿則注於經脈經脈滿則入舍於府藏故皮者有分部不與而生大病（前明邪入皮毛乃至稟於腸胃次言邪入乃至筋骨之間今言邪入至於藏府皆可以從淺至深以至於大在淺不療遂生大病也與療也　平按不與今本甲乙經作不愈正統本作不與素問新校正云甲乙經不與作不愈全元起本作不與元起云氣不與經脈和調則氣傷於外邪流入於內必生大病也本注與訓療與元起所解亦異）黃帝曰善夫絡脈之見也其五色各異青黃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經有常色而絡無常變（常謂五色見者定是絡色也然五藏六府之注定屬五行故藏府大經各有常色陰絡隨於陰經色亦不改陽絡雖屬陽經以是陽脈之陽故隨時變也　平按甲乙經無青黃赤白黑不同七字絡無常變正統本甲乙經作絡脈無常變）黃帝曰經之常色何如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黃腎黑皆亦應

其經脈之色（五藏五行之色皆合經脈故經之色常□也　平按注常下原缺一字依經文當作應）黃帝曰其絡之陰陽亦應其經乎岐伯曰陰絡之色應其經陽絡之色變無常隨時而行（絡有陰陽陰絡是陰之陰故隨經色不變陽絡是陽之陽故隨時變也　平按時上素問甲乙經均有四字）寒多則涘泣涘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此其常色者謂之無病也（淖文卓反濡甚也解其陽絡隨時而變也冬月寒甚則經脈涘泣涘泣不通則陽絡壅而青黑夏日熱甚血氣濡甚則陽絡熱而黃赤也陽絡如此隨四時而變者此爲陽絡常色謂之無病之候也不可見而色見者病也　平按涘泣素問甲乙經均作凝泣淖澤今本甲乙經作湋澤正統本甲乙作淖澤此其素問其作皆常色者者字袁刻作也注則經脈則字袁刻作雖）色俱見者謂之寒熱黃帝曰善（隨一時中五色俱見者此爲寒熱之病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九　經脈之二

黃陂（陳孝啟　蕭貞昌）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經脈之三）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督脈
帶脈
陰陽喬脈
任脈
衝脈
陰陽維脈
經脈標本

經脈根結

督脈

（平按此卷自卷首督脈帶脈諸目錄以下至本篇兩目之下中以上原鈔殘脫平於日本仁和寺宮御殘卷十三紙中檢出證以素問骨空論篇及本書骨空篇甲乙經奇經八脈篇補在經文央字楊注督脈起於少腹之上而脫處復完惟篇中楊注缺蝕過多無由補入不無遺憾謹依缺處計字空格以存真相自經文央字以下見素問卷十六第六十骨空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二第二并本書骨空論）

岐伯曰督脈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庭孔其孔溺孔之端（此脈起少腹循陰器上至目內眥復上額交顛入腦還出別下項俠脊入循膂絡腎然後別從腎上而還至於腎九卷別於畜門上額循顛下項脊入骶絡陰器入齊中上入缺盆二經相證督脈之逆顯然又按考古本竟子此爲任脈之言而有不識以此督□□□□□□□□□□□□□腹八十一難云起下極之輸並脊上行至於風府爲陽脈之聚義亦同也庭孔溺孔之端孔也　平按起於少腹於字本書骨空論無素問端下有也字）其絡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後（督脈之絡出庭孔別左右循男女陰器於篡閒合復繞於篡後也篡音督此□□□後也　平按篡甲乙經作纂本書骨空篇亦作纂注音督義未詳查骨空論類註云篡交篡之義謂兩便爭行之所前後二陰之間金鑑云篡者橫骨下兩股之前相合共結之凹前後兩陰之間是篡當依甲乙經及本書骨空篇作纂爲合說文纂似組而赤蓋兩陰之間有一道縫處其狀如纂組故謂之纂日本醫家丹波元簡已有此說似較篡奪之篡於義爲長特採入以備參考又注此下所缺三字平擬作兩陰前三字）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從篡後復別兩箱繞臀行至足少陰與足太陽中絡者合於少陰行於股復貫脊屬腎也）與太陽起於目內眥（從腎與足太陽上行起於目內眥也）上額交顛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而止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督脈與太陽兩道上至目內眥上額至顛相交已入腦還出別爲兩箱下項復循左右肩髆之內俠脊抵腰循膂絡於二腎方止男女皆同也舊來相傳爲督脈當脊中唯爲一脈者不可爲正也　平按顛素問甲乙經作巔髆甲乙經作膊素問無而止二字又按八脈考督脈又別自腦下項循肩胛與手足太陽少陰會於大杼第一椎下兩旁去脊中一寸五分陷中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足證本注別兩箱循左右肩髆之是舊傳只一脈當脊中者非也）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

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下中央（督脈起於少腹以下至額前者從少腹至腎上行還來至腎而止此從少腹直上至兩目之下也貫齊貫心入喉上頤皆爲一道也環脣以上復爲二道各當目下直瞳子故曰中央也　平按少腹甲乙經作小腹齊中央甲乙經作臍中中央兩目之下中央甲乙經作兩目之中）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從少腹上衝心痛前後之脈爲病不得前後便衝疝病也）其女子不字癃痔遺溺嗌乾督脈生病治督脈（不字毋子不產病也癃痔遺溺脈從陰器上行至咽故爲此等病也任脈衝脈行處相似故須細別督脈生病療之於督脈勿療任脈也有本無痔字　平按不字素問甲乙經均作不孕又按素問王註謂衝任督三脈異名同體甲乙經注云素問言督脈似謂任衝多聞闕疑故并載以貽後之長者云）

帶脈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屬帶脈見靈樞卷三第十一經別篇又見甲乙經卷二第一下篇又見本書卷九經脈正別篇自陽明者至末見素問卷十二第四十四痿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十第四）

足少陰之正至膕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

四椎出屬帶脈（八十一難云帶脈起於季脅爲迴身一周既言一周亦周腰脊也故帶脈當十四椎束帶腰腹故曰帶脈也　平按太陽下靈樞甲乙經均無心字當字上半爲蟲蝕只剩下半田字據靈樞甲乙經及本注應作當椎靈樞作頓注季脅袁刻作季肋原鈔及難經均作脅又束帶腰腹袁刻作束腰帶腹）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主潤宗筋宗筋者束肉骨而利機關（陽明主於水穀故爲藏府之海能潤宗筋約束骨肉利諸機關也　平按束肉骨素問甲乙經均作主束骨）衝脈者經脈之海也主滲灌谿谷（陽明以爲藏府海衝脈血氣壯盛故爲經脈之海主滲灌骨肉會處益其血氣）與陽明合於筋陰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衝脈與陽明二脈合於陰器總聚於宗筋宗筋即二核及莖也復會於左右氣街以左右陽明爲主共屬帶脈仍絡於督脈以帶脈爲控帶也　平按筋陰素問甲乙經作宗筋陰陽四字氣街甲乙經作氣衝）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陽明穀氣虛少則宗筋之莖施縱帶脈不爲牽引則筋脈施舒故足痿）

陰陽喬脈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其不當數者爲絡見靈樞卷四第十七脈度篇又見甲乙經卷二第二自陰喬陽喬至則瞑目見靈樞卷五第二十一寒熱病篇又見本書二十六卷寒熱雜說又見甲乙經卷十二第四自邪客於足陽喬至末見素問卷十八第六十三繆刺論篇）

黃帝問曰喬脈安起安止何氣營此（喬亦作蹻禁蹻反皆疾健兒人行健疾此脈所能故因名也喬高也此脈從足而出以上於頭故曰喬脈問其終始之處及問此脈何藏之氣也　平按喬靈樞甲乙經均作蹻營此靈樞作榮水甲乙經作營也）岐伯對曰喬脈者少陰之別起於然骨之後上內踝之上（九卷經云喬脈從足至目各長七尺五寸總二喬當一丈五尺則知陰陽二喬俱起於跟皆至目內眥別少陰於然骨之後行於跟中至於照海上行至目內眥者名爲陰喬起於跟中至於申脈上行至目內眥者名曰陽喬故八十一難曰陰陽二喬皆起跟中上行陰喬至咽交貫衝脈陽喬入於風池皆起跟中上行是同入目內眥至咽中與衝脈交此猶言二脈行處不言二脈終處二脈上行終於目內眥以爲極也然骨之後即跟中也九卷與八十一難左右並具兩喬丈尺義皆同也□□□□□是足少陰別脈也然骨跟中□下少前大起骨也　平按注皆起跟中跟字袁刻誤作限又注是足少陰上所缺六字平擬作然骨之後跟中六字又跟中下所缺一字平據甲乙經擬作陷袁刻作之）直上循陰股入

陰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鼽屬目內眥合於太陽陽喬而上行（入陰者陰喬脈入陰器也此是足少陰之別名爲陰喬入缺盆上行陽喬從風池腦空至口邊會地倉承泣與陰喬於目兌眥相交已別出入鼽至目內眥陰喬與太陽陽喬三脈合而上行之也　平按上出人迎甲乙經作上循人迎入鼽甲乙經作上入鼽靈樞作入頄正統本甲乙亦作入頄）氣并相還則爲濡目氣不營則目不合（陰陽二氣相并相還陰盛故目中淚出濡濕也若二氣不相營者是則不和陽盛故目不合也　平按氣并甲乙經作氣相并營靈樞作榮下同）黃帝問曰氣獨行五藏不營六府何也（帝問陰藏少陰別者陰喬脈所營謂陽氣不營六府故致斯問也）岐伯曰氣之不得毋行也（陰陽二氣相注如環故不得毋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陰脈營其藏陽脈營其府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水之東流迴環天地故行不休也日月起於星紀終而復始故行不止也三陰之脈營藏注陽三陽之脈營府注陰陰陽相注如環比水之流日月之行終而復始莫知其紀也　平按注日月起於星紀日月二字原不全依經文當是日月二字）其流溢之氣內溉藏府外濡腠理（此謂二喬之氣）黃帝問曰喬脈陰陽何者當數（平按靈樞甲乙經陰陽作有陰陽當數作當其數）岐伯答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當數者爲經其不當數者爲絡黃帝曰善（男子以陽喬爲經以陰喬爲絡女子以陰喬爲經以陽喬爲絡也　平按當數者上甲乙經重其陰二字）陰喬陽喬陰陽相交陽入陰出陰陽交於兌眥陽氣盛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二喬交於目內眥陽喬之氣從外入內陰喬之氣從內出外陽喬脈盛目瞋不合陰喬脈盛則目瞑不開矣　平按兌眥靈樞作目銳眥）邪客於足陽喬令人目痛從內眥始（二喬交於目兌眥□俱至目內眥故邪客痛從是內眥起也　平按注兌眥下所缺一字據上注陽喬與陰喬於目兌眥相交已應作已字從是內眥起是字恐係目字傳寫之誤）

任脈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十第六十五五音五味篇自衝脈任脈至故鬚不生見甲乙經卷二第二惟編次前後稍異自黃赤者至末

（見甲乙經卷一第十六）

黃帝曰婦人之毋鬚者毋血氣乎（欲明任脈衝脈之故因問以起）岐伯曰任脈衝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脊裏爲經絡海（此經任脈起於胞中紀絡於脣口皇甫謐錄素問經任脈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呂廣所注八十一難本言任脈與皇甫謐所錄文同檢素問無此文唯八十一難有前所說又呂廣所注八十一難本云任脈起於胞門子戶俠齊上行至胸中九卷又云會厭之脈上經任脈但中極之下即是胞中亦是胞門子戶是則任脈起處同也八十一難一至胸中一至咽喉此經所言別絡脣口又云會厭之脈上經任脈是循胸至咽言其行處未爲終處至脈絡脣口滿四尺五寸方爲極也又八十一難任脈亦□□又明堂言目下巨窌承泣左右四穴有陽蹻脈任脈之會則知任脈亦有分歧上行者也又任衝二脈上行雖別行處終始其經是同也舊來爲圖任脈唯爲一道衝脈分脈兩箱此亦不可依也此脈上行爲經絡海任維諸脈故曰任脈胞下爲膀胱膀胱包尿是以稱胞即尿脬也胞門與子戶相近任衝二脈起於中也脊裏謂不行皮肉中也十二經脈奇經八脈十五絡脈皮部諸絡皆以任衝二脈血氣爲大故爲海　平按任脈衝脈靈樞甲乙經作衝脈任脈者循脊靈樞作循背海上靈樞甲乙經均有之字又注任脈亦下所缺二字據難經任脈起中極之下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擬作上行二字又上經任脈兩經字袁刻均作於分脈兩箱脈字作腋不行皮肉中行字作下皮部諸絡絡字作脈）其浮而外者循腹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脣口（任衝二脈從胞中起分爲二道一道後行內著脊裏而上一道前行浮外循腹上絡脣口也　平按靈樞腹下有右字）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豪毛（任衝之血獨盛則澹聚滲入皮膚生豪及毛毛即鬚髮及身毛也　平按澹滲甲乙經作滲灌）今婦人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故也任衝之脈不營其口脣故鬚不生焉（婦人氣多血少任衝少血故不得營口以生豪毛也　平按今婦人生靈樞生上有之字甲乙經無今生二字數脫上甲乙經有月水下三字脫血下有任衝並傷四字鬚上有髭字）黃帝曰士人有其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宮者之所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士人或有自傷其陰不能復起然髭鬚不落宮刑之法傷者陰亦不起何因髭獨去之也　平按陰不用甲乙經作陰不爲用宮靈樞甲乙經均作宦下同按

注宮刑之法尚書呂刑五刑中有宮刑即腐刑宦說文訓仕左傳宦三年矣訓學雖後世有宦官惟閹有自宮而爲宦者未嘗設有宦刑宮刑二字連稱應以宮字爲允）岐伯曰宮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寫不復肉膚內結口脣不營故鬚不生（人有去其陰莖仍有髭鬚去其陰核鬚必去者則知陰核並莖爲宗筋也去其宗筋寫血過多膚肉結澀內不營其口以無其血故鬚不生也　平按寫甲乙經作瀉肉膚靈樞甲乙經作皮膚口脣均作脣口鬚上甲乙經有髭字）黃帝曰其病天宮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故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口脣不營故鬚不生（人有天然形者未嘗被傷其血不脫而鬚不生者此以天然不足於血宗筋不成故鬚不生也　平按其病靈樞作有病注天然形袁刻形作刑）黃帝曰善哉乎聖人之通萬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聲之鼓響聞其音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見表而知裏覩微而識著睹日月而見光影聽音聲而解鼓響聞五聲而通萬形察五色而辨血氣者非岐伯至聖通萬物之精孰能若此也）是故聖人視其真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少氣（表內不誤故曰真色黃赤太陽陽明之色故多熱也青白少陽陽明之色故少熱也黑爲陰色故多血少氣也　平按真色靈樞作顏色）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髮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太陽之血營眉故美眉之人即知太陽多血少陽之血營通髯故少陽行處通髯多則知少陽多血也通髯頰上毛也鬚美者則知陽明多血鬚謂頤下毛也乃是其見眉鬚則知血氣多少也　平按通髯極髮靈樞甲乙經作通髯極髮注乃是其見眉鬚袁刻脫其鬚二字）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血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血氣此天之常數也（手足少陰太陽多血少氣以陰多陽少也手足厥陰少陽多氣少血以陽多陰少也手足太陰陽明多血氣以陰陽俱多穀氣故也此又按人血氣多少之常數也）

（平按陽明常多血氣靈樞甲乙經作多血多氣袁刻作多血少氣太陰常多血氣靈樞作常多血少氣）

衝脈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孰能道之見靈樞卷六第三十八逆順肥瘦篇又見甲乙經卷二第二自黃帝曰願聞人之五藏至末見素問卷十一第三十九舉痛論篇）

黃帝曰：脈行之逆順奈何（血氣相注如環無端未知行身逆順如何也）岐伯曰：手之三陰從藏起手（夫衝脈亦起於胞中上行循腹而絡脣口故經曰任脈衝脈皆起於胞中上絡脣口是爲衝脈上行與任脈同素問衝脈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呂廣注八十一難本云衝脈起於關元隨腹裏直上至咽喉中皇甫謐錄素問云衝脈起於氣街並陽明之經俠齊上行至胸中而散此是八十一難說檢素問無文或可出於別本氣街近在關元之下衝脈氣街即入關元上行雖不言至咽其義亦同也素問又云衝脈與陽明宗筋會於氣街即衝脈與陽明宗筋會氣街已並陽明之經而上其義不異也九卷經又云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本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脈之常動者也前云衝脈十二經海黃帝謂跗上動者爲足少陰岐伯別之以爲衝脈常動前云上絡脣口此云上出頏顙此云注少陰大絡出氣街前云起於腎下出氣街此云下至內踝之屬而別前云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前云出屬跗上入大指間此云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其義並同也衝壯盛見其脈起於齊下一道下行入足指間一道上行絡於脣口其氣壯盛故曰衝脈也脈從身出向四支爲順從四支上身爲逆也藏謂心肺心肺在內故爲陰也心肺之陰起於三脈向手故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此爲從陰之陽終爲陽中之陰也　平按起靈樞甲乙經均作走注上行循腹袁刻脫行字至咽喉中袁刻脫中字注少陰大絡袁刻脫注字出氣街袁刻脫出字衝壯盛見袁刻作則衝壯興盛上身爲逆袁刻身作行）手之三陽從手至頭（手之三陰之脈從藏受得血氣流極手指端已變而爲陽名手三陽從手上頭此爲從陽之陽終爲陽中之陽者也　平按至靈樞甲乙經作走）足之三陽從頭走足（手之三陽至頭曲屈向足至足指端從陽之陰終爲陰中之陽也　平按頭甲乙經作項）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足之三陽下行至足指極已變而生足之三陰上至胸腹從陰之陰終爲陰中之陰也復從藏走手如環無端）黃帝曰：少陰之脈獨下行何也（足之三陰從足上行常見跗上動脈謂是足少陰下行動脈故致斯問也　平按注足少陰少字袁刻誤作三）岐伯曰：不然（齊下腎閒動氣人之生命是十二經脈根本此衝脈血海是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之海也滲於諸陽灌於諸精故五藏六府皆稟而有之則是齊下動氣在於胞也衝脈起於胞中爲經脈海當知衝脈從動氣生上下行者爲衝脈也

其下行者雖注少陰大絡下行然不是少陰脈故曰不然也　平按注根本本字袁刻作者又衝脈起於胞中至從動氣生袁刻脫此十八字）夫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於頏顙，滲諸陽，灌諸精（衝脈氣滲諸陽血灌諸精精者目中五藏之精　平按精甲乙經作陰）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之於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膕中，伏行骭骨內，下至內踝之屬而別。其下者，並於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閒，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脛骨與跗骨相連之處曰屬也至此分爲二道一道後而下者並少陰經循於小絡滲入三陰之中其前而下者至跗屬循跗下入大指閒滲入諸陽絡溫於足脛肌肉故衝脈之絡結約不通則跗上衝脈不動不動則衞氣不行失逆名厥故足寒也　平按氣街甲乙經作氣衝入膕中甲乙經作斜入膕中骭靈樞作骬甲乙經作髀內踝之屬靈樞甲乙經屬上有後字並於少陰並甲乙經作至三陰上原脫滲字據本注補入跗屬甲乙經作屬跗則跗上不動袁刻脫上字又注衞氣袁刻作衝氣）黃帝曰：何以明之（帝謂少陰下行至跗常動岐伯乃言衝脈下行至跗上常動者未知以何明之令人知也）岐伯曰：以言導之，切而驗之，其非必動，然後乃可以明逆順之行也（欲知衝脈下行常動非少陰者凡有二法一則以言談導衝脈少陰有動不動二則以手切按上動者爲衝脈不動者爲少陰少陰逆而上行衝脈順而下行則逆順明也　平按以言靈樞作五官二字導靈樞作導道藏本靈樞作導甲乙經作道）黃帝曰：窘乎哉！聖人之爲道也，明於日月，徹於豪釐，其非夫子，孰能道之（窘急也聖人知慧通達之明於日月故能微照豪釐之微如此非岐伯之鑒誰能言也　平按徹靈樞作微）黃帝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或動喘應手者，奈何？岐伯對曰：寒氣客於衝脈，衝脈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則脈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矣（平按動喘素問作喘動直上二字下素問有寒氣客三字脈不通下素問復有脈不通三字）

陰陽維脈

（平按此篇見素問卷十一第四十一刺腰痛篇又見甲乙經卷九第八）

陽維之脈令人腰痛痛上弗然脈腫刺陽維之脈脈與太陽合腨下間上地一尺所飛陽之脈在內踝上二寸大陰之前與陰維會（入十一難云陽維起於諸脈之會則諸陽脈會也陰維起於諸陰之交則三陰交也陽維維於陽綱維諸陽之脈也陰維維於陰綱維諸陰之脈也陰陽不能相維則悵然失志不能自持陽不維於陽陰不維於陰也陽維陰維綺絡於身溢蓄不能還流漑灌諸經血脈隆盛溢入入脈而不還也腨下間上地一尺所即陽交穴陽維郄也陰維會即築賓穴陰維郄也　平按素問甲乙經弗然脈腫作怫然腫上地作去地素問二寸作五寸素問甲乙經太陰作少陰陰維會作陰維之會）

經脈標本

（平按此篇見靈樞卷八第五十二衛氣篇又見甲乙經卷二第四）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也（腎藏精也心藏神也肝藏魂也肺藏魄也脾藏意智爲五藏本所以不論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行化物者也（膽之府唯受所化木精汁三合不能化物也今就多者爲言耳　平按行化甲乙經無行字）

其氣內入于五藏而外絡支節（六府穀氣化爲血氣內即入于五藏資其血氣外則行于分肉經絡支節也　平按入于二字靈樞作于甲乙經作循）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爲營氣（六府所受水穀變化爲氣凡有二別起胃上口其悍氣浮而行者不入經脈之中晝從於目行於四支分肉之間二十五周夜行五藏二十五周一日一夜行五十周以衛于身故曰衛氣其穀之精氣起於中焦亦並胃上口行於脈中一日一夜亦五十周以營於身故曰營氣也）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混乎孰能窮之（浮氣爲陽爲衛隨陰從外貫內精氣爲陰爲營隨陽從內貫外也陰陽相貫成和莫知終始故如環無端也　平按混乎靈樞甲乙經作亭亭淳淳乎）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夫陰陽之氣在於身也即有標有本有虛有實有所歷之處也）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十二經脈有陰有陽能知十二經脈標本所在則知邪入病生所由也）知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十二經脈上實下虛病在下下實上虛病在其上虛實爲病高下可知也　平按靈樞甲乙經無知字）知六府之氣街者能解結挈紹於門戶（街六府氣行要道也門戶輸穴也六府陽也能知六府氣行要道即能挈繼輸穴門戶解結者也紹繼也　平按解上靈樞甲乙經有知字經結挈靈樞作結契二字甲乙經作結無經挈二字）能知虛實之堅耎者知補寫之所在（知虛爲耎知實爲堅即能寫堅補耎也耎而免反柔也　平按甲乙經無能字實靈樞作石耎靈樞作軟甲乙經作濡）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於天下（三陰三陽故曰六經也標本則根條知六經脈根條則天下皆同所以不惑者也）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讚帝所知極物之理也盡意欲窮所知也悉言欲極其理也　平按甲乙經無盡意二字）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緩命門命門者目也（血氣所出皆從藏府而起今六經之本皆在四支其標在掖肝輸以上何也然氣生雖從府藏爲根末在四支比天生物流氣從天根成地也跟上五寸當承筋下足跟上是足太陽脈爲根之處也其末行於天柱至二目內眥以爲標末也腎爲命門上通太陽於目故目爲命門緩太也命門爲大故也　平按緩靈樞甲乙經作絡）

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窗籠之前窗籠者耳也（足少陽脈爲根在竅陰其末上出天窗支入耳中出走耳前即在窗籠之前也以耳爲身窗舍籠音聲故曰窗籠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下上俠頏顙（足陽明之爲根厲兌其末上至人迎頰下也　平按甲乙經頰下上俠作上頰二字靈樞無下上二字）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輸與舌本（足太陰脈出足大指端內側行於內踝下微前商邱上於內踝近於中封中封雖是厥陰所行太陰爲根此中封之前四寸之中也末在背第十一椎兩箱一寸半脾輸及連舌本散在舌下也　平按甲乙經無上字輸靈樞甲乙經均作腧下同不再舉又按靈樞足陽明足大陰兩段在足厥陰後）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二寸中標在背輸與舌下兩脈（足少陰脈起小指下邪起趣足心至內踝下二寸爲根也末在背第四椎兩箱一寸半腎輸及循喉嚨俠舌本也　平按二寸靈樞甲乙經作上三寸注第四椎據本書氣穴篇及靈樞背腧篇應作第十四椎一寸半袁刻誤作一尺半又按甲乙經足少陰一段在足少陽前）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輸

（足厥陰脈起於大指叢毛之上行大指歧內行間上五寸之中為根也末在背第九椎兩箱一寸半肝輸也　平按甲乙經足厥陰一段在足太陰前）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三寸（手太陽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外踝之後為根也手腕之處當大指者為內踝當小指者為外踝也其末在目上三寸也　平按三寸靈樞甲乙經均作一寸）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手少陽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間上二寸之中為根也末在耳後完骨枕骨下髮際上出耳上角下至外眥也　平按二寸甲乙經作三寸注出兩指間出字袁刻作在）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頰下合於鉗上（手陽明脈起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至肘外廉骨中上至背臑背臑手陽明絡名曰別陽以下至肘骨中為手陽明本也末在頰下一寸人迎後扶突上名為鉗鉗頸鐵也當此鐵處名為鉗上渠廉反　平按頰靈樞作顏甲乙經作腋）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掖內動脈（手太陰脈出大指次指之端上至寸口為根也末在掖下天府動脈也　平按掖靈樞甲乙經作腋內動脈靈樞脈作也甲乙經內上有下字）手少陰之本在兑骨之端標在背輸（手少陰脈出於手小指之端上至腕後兑骨之端神門穴為根也末在於背第五椎下兩傍一寸半心輸問曰少陰無輸何以此中有輸答曰少陰無輸謂無五行五輸不言無背輸也故此中有背輸也若依明堂少陰有五輸如別所解也　平按兑靈樞作銳注末在於背袁刻脫於字答曰少陰無輸袁刻無作天）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三寸（手心主脈出中指之端上行至於掌後兩筋之間間使上下二寸之中為根也末在掖下三寸天池也　平按甲乙經無二寸中三字靈樞掖下重下字）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痛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此謂本標也下則本也標即上也諸本陽虛者手足皆冷為寒厥諸本陽盛則手足熱痛為熱厥也諸標陰虛則為眩冒諸標陰盛則頭項熱痛也　平按甲乙經下虛上有主字下盛則熱痛靈樞甲乙均無痛字）故實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陰陽盛實絕寫止其盛也陰陽虛者引氣而補起也　平按實靈樞作石）請言氣街（街道也補寫之法須依血氣之道故請言之也）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胻氣有街（胸腹頭胻四種身之要也四處氣行之道謂之街也　平按胻靈樞作脛甲乙經作骭）故氣

在頭者止之於腦（腦為頭氣之街故頭有氣止百會也　平按止甲乙經作上下同）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輸（膺中肺輸為胸氣之街故胸中有氣取此二輸也　平按甲乙經胸下有中字）氣在腹者止之於背輸與衝脈於齊左右之動者（脾輸及齊左右衝脈以為腹氣之街若腹中有氣取此二輸也　平按動下靈樞甲乙經有脈字）氣在胻者止之於氣街與承山踝上下（三陰氣街並與承山至踝上下以為胻氣之街若胻有氣取此三處也　平按上下靈樞甲乙經作上以下）取此者用豪鍼（取此四街之氣宜用第七豪鍼也　平按注四街袁刻誤作四時）必先按而在久應於手乃刺而予之（刺氣街法也皆須按之良久或手下痛或手下脈動應手知已然後予行補寫之　平按在久二字甲乙經作久存之三字注或手下痛袁刻脫手字或手下脈動袁刻作動脈）所治者謂頭痛眩仆腹中痛滿暴脹（頭痛眩仆可止之於腦頭氣街也腹中痛等取之於胸及腹氣街也　平按治甲乙經作刺腹中痛滿靈樞甲乙經作腹痛中滿）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者難已也（胸腹之中有積病而可移者易已積而不痛不可移者難已也　平按積痛痛字甲乙經無）

經脈根結

（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二第五根結篇又見甲乙經卷二第五）

岐伯曰天地相感寒煖相移陰陽之道孰少孰多（推前後皆有其問此中義例須說岐伯即亦不待於問也二儀之氣交泰故曰相感陰盛移為陽陽盛移為陰故陰陽之氣不可偏為多少也　平按煖靈樞作暖甲乙經作熱注岐伯二字袁刻脫）陰道偶而陽道奇（陽為天道其數奇也陰為地道其數偶也）發於春夏陰氣少而陽氣多陰陽不調何補何寫（有病發於春夏春夏陽多陰少是為陰陽不調若為補寫也）發於秋冬陽氣少而陰氣多陰氣盛而陽氣衰則莖葉枯槁溼而下歸陰陽相移何補何寫（有病發於秋冬秋冬陰多陽少陽氣衰故莖葉枯槁陰氣盛故津液歸根是亦陰陽相移多少不同若為補寫也　平按溼而下歸靈樞甲乙經作溼雨下歸考溻與浸同漬也）奇邪離經不可勝數（風寒暑溼百端奇異侵經絡為病萬類千殊故不可勝數也離

第979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6　[illegible]反内

（歷也）不知根結五藏六府折關敗樞開闔而走陰陽大失不可復取（根本也結繫也人之不知根結是藏府之要故邪離經脈折太陽骨節關亦敗少陽筋骨維樞及開陽明之闔胃及太陽氣有失洩也良以不知根結令關樞闔不得有守故陰陽失於綱紀病成不可復取也　平按注骨節關關字袁刻誤作開又關樞闔袁刻誤作開樞闔）九鍼之要在於終始故知終始一言而畢不知終始鍼道絕滅（終始根結也知根結之言即一言也　平按要字上靈樞有玄字故知靈樞作故能知甲乙經作能知絕滅靈樞作咸絕甲乙經作絕矣）太陽根于至陰結于命門（此太陽根結與標本同唯從至陰上跟上五寸爲本有異耳　平按命門下靈樞甲乙經有命門者目也五字）陽明根于厲兌結于顙大顙大者鉗耳也（此與標本終始同也　平按顙大甲乙經作頏顙）少陽根于竅陰結于窗籠（亦與標本同也　平按窗籠下靈樞有窗籠者耳中也六字甲乙經同惟無中字）太陽爲關陽明爲闔少陰爲樞（三陰三陽之□□身爲門營衛身也門有三種一者門關比之太陽二者門扉比之陽明三者門樞比之少陽也　平按爲關靈樞甲乙經均

作爲開說見前陰陽合篇注身上所鈌二字謹擬作脈於二字）關折則肉節殨而暴疾起矣故暴病者取之太陽視有餘不足殨者肉宛燋而弱（太陽主骨氣爲關故骨氣折肉節內敗殨音獨胎生內敗曰殨肉節內敗故暴病起暴病起者則知太陽關折所以調太陽也　平按殨靈樞作瀆甲乙經作潰緩二字肉宛燋靈樞作皮肉宛膲甲乙經作皮肉緩膲注骨氣折下袁刻脫肉節內敗四字）闔折則氣無所止息而痿疾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陽明視有餘不足（陽明主肉主氣故肉氣折損則正氣不能禁用即身痿厥痿而不收則知陽明闔折也　平按疾甲乙經作病）無所止息者謂真氣稽留邪氣居之（能止氣不洩能行氣滋息者真氣之要也陽明闔折則真氣稽留不用故邪氣居之痿疾起也　平按注要下別本有用字）樞折則骨繇而不安於地故骨繇者取之少陽視有餘不足（少陽主筋筋以約束骨節骨節氣弛無所約束故骨摇骨摇則知少陽樞折也　平按甲乙經繇作摇不安作不能安）骨繇者節緩而不收所謂骨繇者摇也當竅其本（骨節緩而摇動竅音核診候研竅得其病源然後取之也　平不收下甲乙經有者字無骨繇者及所謂骨繇者摇也十字竅靈樞作窮）太陰根于隱白結于太倉（隱白足大指端太倉在□中管穴與標本不同　平按隱白甲乙經作陰白恐誤注中管上所缺一字袁刻作脘按中管穴本書作中管甲乙經作中脘即太倉穴在上脘下一寸居心蔽骨與齊之中乃任脈腹自鳩尾十五穴之一謹擬作腹）少陰根于涌泉結于廉泉（少陰先出涌泉爲根行至踝下二寸中爲本上行至結喉上廉泉爲結上至舌本及腎輸爲標有此不同也　平按涌靈樞甲乙經作湧注上至舌本袁刻上作止）厥陰根于大敦結于玉英終于膻中（厥陰先出大敦爲根行至行間上五寸所爲本行至玉英膻中爲結後至肝輸爲標有此不同也　平按終靈樞甲乙作絡厥陰一段甲乙經在少陰之前）太陰爲關厥陰爲闔少陰爲樞（門有二種有內門外門三陰爲內門三陽爲外門內門關者謂是太陰內門闔者謂是厥陰內門樞者謂是少陰也　平按關靈樞甲乙經作開下同說見前）關折則倉廩無所輸鬲洞者取之太陰視有餘不足故關折者氣不足而生病（太陰主水穀以資身肉太陰脈氣關折則水穀無由得行故曰倉無輸也以無所輸膈氣虛弱洞洩無禁故氣

不足而生病也　平按靈樞甲乙經鬲作膈洞下復有膈洞二字）闔折則氣施而喜悲悲者取之厥陰視有餘不足（厥陰主筋厥陰筋氣緩縱則無禁喜悲　平按施靈樞作絕甲乙經作弛喜甲乙經作善）樞折則脈有所結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陰視有餘不足有結者皆取之（少陰主骨骨氣有損則少陰之脈不流故有所結不通結即少陰終結也　平按皆取之下靈樞有不足二字）足太陽根于至陰流于京骨注于崑崙入于天柱飛陽也（輸穴之中言六陽之脈流井滎輸原經合五行次第至身爲極今此手足六陽從根至入流注上行與本輸及明堂流注有所不同此中根者皆當彼所出此中流者皆當彼所過唯手太陽流不在完骨之過移當彼經陽谷之行疑其此經異耳此中注者皆當彼行唯足陽明不當解谿之行移當彼合下陵亦謂此經異耳此中入者並與彼不同六陽之脈皆從手足指端爲根上絡行至其別走大絡稱入入有二處一入大絡一道上行至頭入諸天柱唯手足陽明至頸於前人迎扶突流注以所出爲井此爲根者井爲出水之處故根即井也天柱俠項大筋外廉陷中足太陽之正經也飛陽在足外踝上七寸足太陽之大絡也　平按流靈樞作溜下同不再舉注稱入入三字袁刻空三格）足少陽根于竅陰

流于邱虛注于陽輔入于天容光明也（天容在耳下曲頰後足少陽正經也光明在外踝上七寸足少陽大絡也　平按竅陰甲乙經作竅陽）足陽明根于厲兑流于衝陽注于下陵入于人迎豐隆也（人迎在結喉傍大脈動應手足陽明正經也豐隆在足外踝上八寸骭外廉陷者中足陽明之大絡也）手太陽根于少澤流于陽谷注于少海入于天窗支正也（天窗在曲頰下扶突後動應手陷者中手太陽之正經也支正在腕後五寸手太陽之大絡也　平按陽谷甲乙經作暘谷）手少陽根于關衝流于陽池注于支溝入于天牖外關也（天牖在頸缺盆上天容後天柱前完骨下髮際上手少陽正經也外關在腕後三寸空中一寸手少陽之大絡也）手陽明根于商陽流于合骨注于陽谿入扶突偏歷也（扶突在曲頰下一寸人迎後手陽明正經也偏歷在腕後三寸手陽明之大絡也）此所謂根十二經者盛絡者皆當取之（此根入經准有六陽具而論者更有六陰之脈言其略耳此謂根者皆是三經循此十二正經傍有絡脈血之盛者皆當其部內量而取之　平按靈樞甲乙經無根字盛絡甲乙經作絡盛）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經脈之三）　黃陂蕭貞昌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一（輸穴）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本輸

變輸

府病合輸

氣穴

氣府

骨空

本輸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一第二本輸篇自肺出少商以下散見於甲乙經卷三第二十四至三十五等篇惟意義多同而編次前後文法繁簡有異自肺合大腸至所合者也見甲乙經卷一第三）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經脈之所終始（手之三陰始之於胸終於手指手之三陽始於手指終之於頭足之三陽始起於頭終之於足足之三陰始起於足終之於腹　平按經脈靈樞作經絡）絡脈之所別起（十五絡脈皆從藏府正經別走相入　平按別起靈樞作別處）五輸之所留止（各從井出留止於合　平按靈樞無止字）五藏六府之所與合（五藏六經為裏六府六經為表表裏合也　平按靈樞無五藏二字）四時之所出入（秋冬陽氣從皮外入至骨髓陰氣出至皮外春夏陰氣從皮外入至骨髓陽氣出至皮外）藏府之所流行（藏府出於營衛二氣流行於身也　平按靈樞藏府作五藏流行作溜處）闊數之度（營衛所行闊數度量）淺深之狀（絡脈為淺經脈為深）高下所至願聞其解（經脈高上於頭下至於足此之九義並請聞之）岐伯答曰請言其次（次者井滎輸經合等陰陽五行次第也）肺出少商少商者手大指內側也為井（肺脈從藏而起出至大指次指之端今至大指之端還入於藏

（此依經脈順行從手逆數之法也井者古者以泉源出水之處為井也掘地得水之後仍以本為名故曰井也人之血氣出於四支故脈出處以為井也手足三陰皆以木為井相生至於水之合也手足三陽皆以金為井相生至於土之合也所謂陰脈出陽至陰而合陽脈出陰至土而合也　平按指下靈樞甲乙經有端字井下靈樞有木字）溜于魚際魚際者手魚也為滎（腕前大節之後狀若魚形故曰手魚也脈出少商溢入魚際故為滎也焉迥反）注于太泉太泉者魚後下陷者之中也為輸（輸送致聚也八十一難曰五藏輸者三焦行氣之所留止故肺氣與三焦之氣送致聚於此處故名為輸也　平按太泉靈樞甲乙作太淵說見前下字靈樞作一寸二字輸作腧甲乙作俞下同不再舉）行于經渠經渠者寸口之中也動而不居為經（寸口之中十二經脈歷於渠洫故曰經渠居停也太陰之脈動於寸口不息故曰不居經者通也肺氣至此常通故曰經也　平按行於經渠上千金有過於列缺為源六字）入于尺澤尺澤者肘中之動脈也為合手太陰經也（如水出井以至海為合脈出指井至此合於本藏之氣故名為合解餘十輸皆放於此諸輸穴名義已明堂具釋也）

心出中衝中衝者手中指之端也為井溜于勞宮勞宮者掌中中指本節之內閒也為滎（明堂一名五星也掌中動脈也　平按心甲乙作心主靈樞井下有木字）注于大陵大陵者掌後兩骨之閒方下者也為輸（平按為輸下千金有過於內關為源六字兩骨之閒方下者也甲乙作兩筋閒陷者中）行于閒使閒使道兩筋之閒三寸之中也有過則至無過則止為經（方下陷中也三寸之中者三寸之際也有虛實之過則氣使至此無過不至故止也明堂此手心主經下有手少陰五輸此經所說心不受邪故手少陰無輸也　平按道上靈樞有之字）入于曲澤曲澤者肘內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為合手心主經也

肝出太敦太敦者足大指之端及三毛之中也為井（足大指端及三毛皆是大敦厥陰脈井也　平按屈而得之甲乙作屈肘得之手心主靈樞作手少陰井下靈樞有木字）溜于行閒行閒者大指之閒也為滎（明堂足厥陰脈動應手也平按靈樞大指上有足字）注于大衝大衝者在行閒上二寸陷者之中也為輸（明堂本節後二寸或一寸半陷中也　平按靈樞行閒上無者在二字）行于中封中封者在內踝前一寸半陷者中也使逆則宛使和則通搖足而得之為經（氣行曰使宛不伸也塞也明堂內踝前一寸仰足而取之陷者中伸足乃得之也　平按千金作過於中封為源行於中郄為經與此不同）入于曲泉曲泉者輔骨之下大筋之上也屈膝而得之為合足厥陰經也（明堂在膝內輔骨下大筋上小筋下陷中也）

脾出隱白隱白者足大指之端內側也為井溜于太都太都者本節之後下陷者之中也為滎注于太白太白者核骨之下也為輸（核骨在大指本節之後然骨之前高骨是也核華革反　平按靈樞井下有木字太都作大都核袁刻誤作腕注同注核華革反袁刻無此四字）行于商丘商丘者內踝下陷者之中也為經（明堂足內踝下微前　平按行於商丘上千金有過於公孫為源六字）入于陰之陵泉陰之陵泉者輔骨之下陷者之中也屈伸而得之為合足太陰經也（膝下內側輔骨下也　平按靈樞無屈字太陰下無經字）

腎出涌泉涌泉者足心也為井（明堂一名地衝也　平按涌泉靈樞甲乙作湧泉井下靈樞有木字）溜于然谷然谷者然骨之下也為滎（明堂一名龍泉在足內踝前起大骨下陷中即此大骨為然骨）注于太谿太谿者內踝之後跟骨之上陷者之中也為輸（明堂跟骨上動脈也　平按靈樞太谿作大谿陷下無者之二字為輸下千金有過於水泉為源六字）行于復留復留者上踝二寸動而不休也為經（明堂一名昌陽一名伏白足少陰脈動不休也　平按復留甲乙作復溜踝上靈樞甲乙有內字二寸下甲乙有陷者中三字）入于陰谷陰谷者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也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為合足少陰經也（明堂在膝內輔骨之後按應手

（謂按之手下覺異也）膀胱出于至陰至陰者足小指之端也為井（明堂在足小指外側去爪甲角如韭葉也　平按靈樞井下有金字）溜于通谷通谷者本節之前為滎（明堂通谷者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也　平按前下靈樞有外側也三字）注于束骨束骨者本節之後也為輸（明堂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陷中也　平按後下靈樞有限者中三字）過于京骨京骨者外踝之下也為原（齊下動氣者人之生命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主行三氣經營五藏六府故原者三焦之尊稱也是以五藏六府皆有原也肺之原出大泉心之原出大陵也肝之原出大衝脾之原出太白腎之原出大谿手少陰經原出神門掌後兌骨之端此皆以輸為原者以輸是三焦所行之氣留止處也六府原者膽原出邱虛胃原出衝陽大腸原出合骨小腸原出完骨膀胱原出京骨三焦原出陽池六府者陽也三焦行於諸陽故置一輸名原不應五時也所以府有六輸亦與三焦共一氣也　平按外踝靈樞作外側大骨四字原千金作源下同）行于崐崘崐崘者在外踝之後跟骨之上也為經入于委中委中者膕中也為合委而取之足太陽

經也（明堂在膕中央約文中動脈也　平按之上下甲乙有陷中細脈動應手七字靈樞膕中也也作央太陽下無經字）膽出于竅陰竅陰者足小指次指之端也為井（明堂足小指次指端去爪甲角如韭葉　平按井下靈樞有金字）溜于俠谿俠谿者小指次指之間也為滎（明堂小指次指歧骨間本節前陷中　平按小指上靈樞有足字）注于臨泣臨泣者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為輸（明堂在足小指次指本節皮間陷者中去俠谿一寸半也　平按注皮間甲乙作後間）過于邱虛邱虛者外踝之下陷者之中也為原（明堂外踝下如前陷者中去臨泣三寸也　平按虛靈樞甲乙作墟下陷上靈樞有前字注去臨泣三寸甲乙作一寸）行于陽輔陽輔者外踝之上輔骨之前及絕骨之端也為經（明堂無及即兩處也　平按輔骨上甲乙有四寸二字端下甲乙有如前三分去邱虛七寸九字）入于陽之陵泉陽之陵泉者外膝外陷者中也為合伸足而得之足少陽經也（明堂

在膝下外廉也　平按靈樞外膝作在膝伸下無足字）胃出于厲兌厲兌者足大指之內次指之端也為井（明堂去爪甲角如韭葉也　平按井下靈樞有金字）溜于內庭內庭者次指外間陷者中也為滎（明堂足大指次指外間也　平按外間下靈樞無陷者中三字）注于陷谷陷谷者中指內間上行二寸陷者之中也為輸（明堂足大指次指外間本節皮陷者中去內庭二寸也　平按陷谷者下靈樞有上字注皮字甲乙作後）過于衝陽衝陽者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為原搖足而得之（明堂一名會原足跗上五寸骨間動脈上去陷谷三寸也　平按跗甲乙作趺）行于解谿解谿者上衝陽一寸半陷者中也為經（明堂衝陽後一寸半腕上也）入于下陵下陵者膝下三寸胻外三里也為合復下三寸為巨虛上廉也復下三寸為巨虛下廉也大腸屬上小腸屬下

足陽明胃脈也大腸小腸皆屬於此足陽明經也（人膝如陵陵下三寸一寸為一里也三里以下三寸之下上下處上際為上廉下際為下廉以在胻骨外側故名為廉足陽明脈行此虛中大腸之氣在上廉中與陽明合小腸之氣在下廉中與陽明合故曰大腸屬上小腸屬下也　平按靈樞胻下有骨字上復下二字下有三里二字下復下二字下有上廉二字皆屬於此作皆屬於胃）三焦者上合于手少陽出于關衝關衝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為井溜于掖門掖門者小指之間也為滎注于中渚中渚者本節之後也為輸過于陽池陽池者在腕上陷者之中也為原（陽池明堂一名別陽在手表腕上陷中也　平按靈樞井下有金字掖作液甲乙作腋之間上靈樞有次指二字之後下有陷中者二字）行于支溝支溝者腕上三寸兩骨閒陷者中也為經入于天井天井者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為合屈肘而得之（明堂在肘外大骨之

（後肘後一寸兩筋閒陷中也　平按靈樞腕上作上腕而得之作乃得之）三焦下輸在於足太陽之前少陽之後出於膕中外廉名曰委陽此太陽之絡也手少陽經也（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三焦之氣上下皆通故上輸在背第十三椎下兩傍各一寸半下輸在此太陽之閒出膕外廉足太陽絡三焦下行氣聚之處故曰下輸也　平按靈樞足太陽作足大指）足三焦者太陽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而別入貫腨腸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下焦（腨遄兗反腓腸也腎閒動氣足太陽將原氣別使三焦之氣出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中爲原上踝五寸別入貫腨腸出委陽並大陽之正入腹絡膀胱下焦即膀胱也原氣太陽絡於膀胱節約膀胱使溲便調也以此三焦原氣行足故名足三焦也　平按靈樞三焦上無足字太陽之所將作少陽太陰之所將注云一本作太陽）盛則閉癃虛則遺溺遺溺則補閉癃則寫小腸上合于手太陽出于少澤少澤者小指之端也爲井（明堂一名少吉去爪甲下一分陷中　平按靈樞盛作實小腸

上有手太陽三字井下有金字）溜于前谷前谷者手小指本節之前陷者中也爲滎（明堂在手小指外側中也　平按小指靈樞作外廉）注于後谿後谿者本節之後也爲輸（明堂在手小指外側本節後陷中也　平按本節上靈樞有在手外側四字）過于完骨完骨者在手外側腕骨之前也爲原（明堂在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中即此起骨爲腕骨此經名完骨胡端反　平按完骨靈樞甲乙作腕骨）行于陽谷陽谷者在兌骨之下陷者中也爲經（明堂在手外側腕中兌骨之下也　平按兌靈樞作銳）入于小海小海者在肘內大骨之外去肘端半寸陷者之中也伸臂而得之爲合手太陽經也（明堂屈肘乃得之　平按靈樞端上無肘字）大腸上合于手陽明出于商陽商陽者大指次指之端也爲井（明堂一名而明一名絕陽大指次指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也　平按靈樞井下有金字）溜于二閒二閒在本節之前爲滎（明堂二閒在手大指次指本節前內側陷中也　平按爲滎上靈樞作溜于本節之前二閒八字）注于三閒三閒在本節之後爲輸（明堂一名少谷在手大指次指本節後內側陷中也　平按此節靈樞作注于本節之後三閒爲輸）過于合谷合谷者在大指之閒也爲原（明堂一名虎口在大指歧骨閒也　平按大指下靈樞有歧骨二字）行于陽谿陽谿者在兩筋之閒陷者中爲經（明堂一名中槐在腕中上側兩筋閒也　平按兩筋之閒甲乙作腕中上側兩傍閒七字注中槐甲乙作中魁）入于曲池曲池者在肘外輔曲骨之中也屈肘而得之爲合手陽明經也是謂五藏六府之輸五五二十五輸六六三十六輸（心不受邪手少陰無輸故五藏各五輸有二十五輸依明堂手少陰有五輸總有三十輸六府有原輸故有三十六輸皆是藏府之氣送致聚於此穴故名爲輸也　平按靈樞無曲池者三字輔曲骨之中作輔骨陷者中甲乙作輔骨肘骨之中屈肘靈樞作屈臂）六府皆出足三陽上合於手者也（六府足陽明脈上合手陽明足太陽上合

手太陽足少陽上合手少陽也）缺盆之中任脈也名曰天突次任脈之側動脈足陽明也名曰人迎二次脈手陽明也名曰扶突二次脈手太陽也名曰天窗二次脈足少陽也名曰天容二次脈手少陽也名曰天牖二次脈足太陽也名曰天柱二次脈項中央之脈督脈名曰風府二腋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此言脈在胸項頸腋之下次以任脈在陰居於前中督脈在陽處於後中任之左右六陽爲次兩側腋下二陰所行此之十輪脈之要者也　平按靈樞天突下有一字自此以下凡次字上有二三四五六七等字本書原鈔均有小二字旁注於左項中央靈樞作頸中央風府下原本仍有小二字靈樞無腋靈樞作腋注胸項袁刻作胸項）刺上關者呿不能欠（上關開口有空刺之有傷不得開口故不能欠也呿邱庶反張口也）刺下關者欠不能呿（下關合口有空刺之有傷不得合口故不能呿也）刺

犢鼻者屈不能伸（犢鼻在膝臏下䯒上俠解大筋中刺之傷筋筋病屈不能伸也明堂無禁也）刺內關者伸不能屈（內關在掌後去腕二寸別走手少陽手心主絡明堂無禁刺之傷骨骨傷伸不能屈也　平按內關靈樞作兩關者字袁刻誤作音）手陽明次在其外不至曲頰一寸（手陽明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不至曲頰故去曲頰一寸是也　平按手陽明上靈樞有足陽明挾喉之動脈也其腧在膺中十四字其外靈樞作其腧外）手太陽當曲頰（手太陽循頸上頰頰曲頰也近牙車是也）足少陽在耳下曲頰之後（足少陽支從耳後出走耳前至目兌眥後故在耳下曲頰後是）手少陽出耳後上加完骨之上（手少陽上項俠耳後故直上出耳上角完骨在耳後故上加完骨上是也）足太陽俠項大筋之中髮際（兩大筋中髮際此太陽輸也）陰尺動脈在五里五輸之禁（陽爲寸故陰爲尺陰尺之中五藏動脈在肘上五里五輸大脈之上明堂云五里在肘上三寸手陽明脈氣所發行向裏大脈中央禁不可刺灸十壯左取右右取左大脈五藏大脈氣輸也故禁刺不禁灸也）肺合大腸大腸傳導之府也（傳導糟粕令下也）心合小腸

小腸者受盛之府也（胃化糟粕小腸受而盛也）肝合膽膽者中精之府也（膽不同腸胃受傳糟粕唯藏精液於中也）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也（受五穀之味也）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府也（膀胱盛尿故曰津液之府也　平按府上靈樞有之字）少陰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矣（足少陰脈貫肝入肺中故曰上連也腎受肺氣腎便有二將爲兩藏八十一難曰五藏亦有六者謂腎有兩藏也　平按靈樞少陰作少陽兩藏下無矣字）三焦中瀆之府也水道出屬膀胱是孤之府也（中謂藏府中也下焦如瀆從上焦下氣津液入于下焦下焦津液流入膀胱之中無藏爲合故曰孤府也　平按靈樞出下有馬字）此六府之所與合者也（府之聚也五穀清濁氣味皆聚於中故六皆名府孤府內與六府氣通故曰合也）春取絡脈諸滎大經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淺取之（春時陽氣始生微弱未能深至經中故取絡脈及取諸滎並大筋分肉之間也）夏取諸輸孫絡肌肉皮膚之上（陽氣始長熱熏腠理內至於經然猶脈瘦氣弱故取諸輸孫絡之分腠理肌肉皮膚之上也　平按注然猶猶字袁刻誤作後）秋取諸合餘如春法（陰氣始殺猶未能盛故取於輸及以合也春時陰氣衰少爲弱陽氣初生爲微秋時陽氣衰少爲弱陰氣始生爲微病閒故如春法取絡滎大經分閒亦隨病閒甚淺深爲度也　平按注故如春法上原本有病閒二字疑衍）冬取諸井諸輸之分欲深而留之（冬時足少陰氣急緊足太陽伏沈故取諸井以下陰氣取滎以實陽氣皆深爲之者也）此四時之序氣之所處（依於四時行療次序隨於四時人氣在處也）病之所舍（隨於四時邪之居所也　平按居所袁刻作所居）藏之所宜也（療五藏病依四時所宜也）轉筋者立而取之可令遂已（人立筋病痛聚故立燔鍼刺之）痿厥者張而刺之可令立快（手足痿厥開張即得其輸然後刺之）變輸（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味主合見靈樞卷七第四十四順氣一日分爲四時篇又見甲乙經卷一第二自問曰春取絡脈至末見素問卷十六第六十一水熱穴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五第一上篇）

黃帝曰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數岐伯曰

人有五藏藏有五變變有五輸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五時謂春夏長夏秋冬也　平按甲乙輸作腧下同無余聞刺有以主六字靈樞藏有五變作五藏有五變變有五輸作五變有五輸）黃帝曰願聞五變岐伯曰肝爲牡藏其色青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爲牡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爲牝藏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爲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時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腎爲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謂五變（肝心屬於木火故爲牡藏脾肺腎屬於土金水故爲牝藏牝牡五藏五色五時五音五味故有二十五之變也　平按甲乙無黃帝至岐伯曰十字其日甲乙在其音角之上其音商在其日庚辛之下注二十五之變二十字袁刻誤作其）黃帝曰以主五輸奈何岐伯曰藏主

冬冬刺井（冬時萬物收藏故五藏主冬也井為木也木春也春時萬物始生如井中泉水冬時萬物始萌如井水深未出而刺之者刺井微也　平按甲乙無黃帝至岐伯曰十二字靈樞無岐伯曰三字）色主春春刺滎（春時萬物初生鮮華故五色主春滎火也火夏也夏時萬物榮長如水流溢春時萬物始生未榮而刺之者亦刺滎微也）時主夏夏刺輸（夏時萬物榮華四時之勝故五時主夏輸土也土長夏也長夏之時萬物盛極如水致聚夏時萬物榮未盛極而刺之者亦刺輸微也）音主長夏長夏刺經（長夏萬物榮盛音律和四時之序故五音主於長夏經金也金秋也秋時萬物將衰長夏之時萬物盛而未衰而刺之者亦刺經微也）味主秋秋刺合（秋時萬物皆熟衆味並盛故五味主秋也合水也水冬也冬時萬物收藏如水之入海秋時萬物收而未藏而刺之者亦刺合微也）是謂五變以主五輸（是萬物五變主五行輸也）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五變合於五輸原之一輸與何物合　平按六輸甲乙作五腧）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輸（六府者陽也人之命門之氣乃是腎間動氣為五藏六府十二經脈性命根故名為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通行原之三氣經營五藏六府故原者三焦之尊稱也不應五時與陽經而合以應其數故有六六三十六輸也）黃帝曰何謂藏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聞其故岐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井木也井主心下滿是肝為滿也冬時心下滿病刺其井者遣其本也）病變於色者取之滎（滎火也滎主身熱是心為熱也春時身熱之病刺其滎者亦遣其本也　平按甲乙滎作營）病時閒時甚者取之輸（輸土也輸主體重節痛時閒時甚是脾為病也夏時體重節痛時閒時甚刺其輸者亦遣其本也）病變於音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經金也金主喘欬寒熱經血而滿是肺為病也長夏喘欬寒熱經血而滿刺其經者亦遣其本也　平按經滿經字甲乙注云亦作絡）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於合（合水也合主逆氣而洩是腎為病也秋時飲食不節逆而洩刺其合者亦遣其本也　平按胃甲乙注云亦作胃）故命曰味主合（故味病主合也）是謂五變黃帝曰善（以原不應五時故有五變也　平按靈樞無黃帝曰善四字甲乙同）問曰春取絡脈分肉何也答曰春者木始治肝

氣生肝氣急其風疾經脈常深其氣少不能深入故取絡脈分肉閒也（絡脈浮淺經脈常深春時邪在絡脈分肉閒故取之也　平按肝氣生素問作肝氣始生甲乙同）曰夏取盛經分腠何也曰夏者火始治心氣始長脈瘦氣弱陽氣流溢薰熱分腠內至於經故取盛經分腠絕膚而病去者邪居淺也（陽氣獨盛故脈瘦氣弱也熱氣內至於經外薰分腠故取盛經分腠淺處也　平按流素問作留新校正云別本一作流薰熱分腠甲乙作血溫於腠）所謂盛經者陽脈也（三陽盛經也夏日其經熱盛故取其盛經部內分腠）曰秋取經輸者何也曰秋者金始治肺將初殺金將勝火陽氣在合陰氣初勝溼氣及體陰氣未盛未能深入故取輸以寫陰邪取合以虛陽邪陽氣始衰故取於合（經輸者謂經之穴也秋病在輸者故取其輸以寫陰邪陽衰在合故取於合以虛陽邪也　平按初殺素問甲乙作收殺陰氣初勝甲乙無初字及體甲乙作及體故取於合下甲乙有是謂始秋之治變也素問新校正亦引此文）曰冬取井滎何也曰冬者水始治腎方閉陽氣衰少陰氣緊巨陽伏沈陽脈乃去（緊盛也巨陽足太陽氣伏沈在骨也　平按緊素問甲乙作堅盛二字）故取井以下陰逆取滎以實陽氣故取井滎春不鼽衄此之謂也（井為木也滎為火也冬合之時取井滎者冬陰氣盛逆取其春井寫陰邪也逆取其夏滎補其陽也故冬無傷寒春不鼽衄也　平按以實陽氣素問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實作遣甲乙千金作通此之謂也句甲乙作是謂末冬之治變也素問新校正亦引此文）

府病合輸

（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一第四邪氣藏府病形篇自五藏六府之氣至此胃脈也見甲乙經卷四第二下篇自大腸病者至取三里見甲乙經卷九第七自小腸病者至取巨虛上廉見甲乙經卷九第八自三焦病者至取之委中央見甲乙經卷九第九自膽病者至陽陵泉見甲乙經卷九第五自刺此者必中氣穴至末見甲乙經卷五第一下篇惟自大腸以下甲乙經文義雖同編次前後小異）

黃帝曰余聞五藏六府之氣滎輸所入為合今何道

從入入安連過願聞其故（問藏府脈之滎輸之合行處至處也　平按輸甲乙作俞今靈樞甲乙均作令連過甲乙作從道無願聞其故及下岐伯答七字）岐伯答曰此陽脈之別入于內屬于府者也（此言合者取三陽之脈別屬府者稱合不取陰脈以陽脈內屬于府邪入先至於府後至于藏故也）黃帝曰滎輸與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滎輸治外經合治內府（五藏六府滎輸未至於內故但療外經之病此言合者唯取陽經屬內府者以療內府病也　平按甲乙外下有藏字）黃帝曰治內府奈何岐伯答曰取之於合黃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入于三里（胃氣循足陽明脈合於三里故胃有病取之三里療胃府也　平按靈樞無入字）大腸合入于巨虛上廉（大腸之氣循胃足陽明脈合巨虛上廉故大腸有病療巨虛上廉也）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小腸之氣循足陽明脈合巨虛下廉故小腸有病療巨虛下廉也）三焦合入于委陽（三焦之氣循足太陽合於委陽故三焦有病療於委陽也）膀胱合入于委中（膀胱之氣循足太陽脈下合委中故膀胱有病療於委中也　平按中下靈樞甲乙均有央字）膽合入于陽陵泉（膽氣循足少陽脈下合陽陵泉故膽有病療陽陵泉也）黃帝曰取之奈何答曰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巨虛者舉足取之委陽者屈伸而索之委中者屈而取之陽陵泉者正立豎膝予之齊下至委陽之陽取之取諸外經者揄伸而從之（以下取六合之輸療內府法也正立則膝豎揄與朱反引也　平按甲乙索作取屈而取之作屈膝而取之靈樞豎上無立字伸作申）黃帝曰願聞六府之病（六府與六輸而合療內府之病而未知府病之形也）岐伯曰面熱者足陽明病（以下言手足陽明病面熱陽明脈起面故足陽明病面熱為候也）魚絡血者手陽明病（手陽明脈行於魚後故魚絡血見手陽明病候也）兩跗之上脈堅若陷者足陽明病此胃脈也（足陽明下足跗入大指間故跗上脈緊若陷足陽明病候　平按靈樞堅若二字作豎）大腸病者腸中切痛

而鳴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泄當齊而痛不能久立與胃同候取巨虛上廉（以下言六府病形並取穴所在當齊痛者迴腸大腸也大腸當齊故病當齊痛也與胃同候者大腸之氣與胃足陽明合巨虛上廉故同候之濯徒角反腸中水聲也　平按則泄靈樞作即泄甲乙無此二字）胃病者腹䐜脹胃管當心而痛上交兩脇鬲咽不通飲食不下取之三里（胃管當心痛者胃脈足陽明之正上至髀入於腹裏屬胃散脾上通於心上循咽其足陽明大絡循脛骨外廉上絡頭故胃管及當心而痛上交於脇鬲中并咽并不得通也　平按胃管靈樞甲乙作胃脘上交靈樞作上肢甲乙作上榰鬲靈樞作膈）小腸病者少腹痛腰脊控尻而痛時窘之後（小腸當少腹附脊左環葉積故少腹腰脊控尻而痛時急之䐜大便之處也　平按少腹靈樞作小腹控尻靈樞甲乙作控睾注左環左字袁刻誤作空）當耳前熱若寒甚若獨眉上熱甚（小腸手太陽上䪼至目兌眥卻入耳中故小腸病循此寒及熱也　平按甲乙耳上無當字眉靈樞甲乙作肩）及手小指次指之閒熱若脈陷者此其候手太陽也取巨虛下廉（手太陽脈出行之處故此處熱脈陷以為候也　平按靈樞太陽下有病字）三焦病者腹氣滿少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尤甚也　平按甲乙腹下有脹字尤堅作尤甚堅）溢則為水留則為脹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絡在太陽少陽之閒亦見于脈取之委陽（下焦溢則為水也大陽少陽之閒三焦下輸委陽也　平按靈樞水上無為字留則作留即委陽甲乙作委中）膀胱病少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則欲小便而不得（偏腫者大腹不腫也此府病也　平按則欲靈樞作即欲）肩上熱若脈陷及足小指外側及脛踝後皆熱若脈陷取之委中央（膀胱足太陽脈起目內眥上額下項循脛踝後至足小指外側故膀胱病循脈行處熱及脈陷以為候也　平按肩上甲乙作眉上注云一本作肩靈樞外側作外廉取之委中央甲乙經作取委中）膽病者善太息（膽病則魂神不暢故好太息也）口苦歐宿汁（膽熱溢水精故口苦歐宿膽汁　平按汁甲乙作水）心下澹澹恐如人將捕之（膽病

（心動怖畏故如人將捕也　平按甲乙恐上有善字靈樞無如字）嗌中吩吩然數唾候在足少陽之本末（吩吩謂閡咽嗌之中如有物閡也居蕹反足少陽本在竅陰之閒標在窗籠即本末也　平按數唾甲乙作數欬唾靈樞唾下無候字）亦視其脈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熱也取之陽陵泉（脈陷下者寒故灸之也寒熱取陽陵泉通行鍼灸也）黃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曰刺此者必中氣穴毋中肉節中氣穴則鍼遊於巷中肉節則肉膚痛（以下行鍼法也中於肉者不著分肉之閒中於節者不鍼骨穴之內皆不遊巷也巷謂街巷空穴之處也　平按遊靈樞作染注云一作遊肉膚靈樞甲乙作皮膚）補寫反則病益篤（虛而寫之實而補之故曰反也）中筋則筋緩（中筋不中其痛則筋傷無力故緩也）邪氣不出與真氣相薄亂而不去反還內著用鍼不審以順爲逆黃帝曰善（若中肉節及中於筋不當空穴邪氣不出與真氣相薄正邪相亂更爲內病也以其用鍼不審乖理故也　平按與真氣相薄靈樞作與其真相搏甲乙作與真相薄注內病袁刻誤作內痛）

氣穴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天府下五寸見素問卷十五第五十八氣穴論自問曰少陰何以主腎至夫寒則生熱見素問卷十六第六十一水熱穴論自問曰少陰何以主腎至名曰風水見甲乙經卷八第五自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五藏之輸至須其火滅也見靈樞卷八第五十一背腧篇自欲知背輸至灸刺之度也見素問卷七第二十四血氣形志篇自黃帝問於岐伯曰余以知氣穴之處至末見素問卷十五第五十八氣穴論又見甲乙經卷三第二）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氣穴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未知其所謂願卒聞之（三百六十五穴十二經脈之氣發會之處故曰氣穴也　平按素問無岐伯二字無謂字）岐伯稽首再拜曰窘乎哉問也其非聖帝孰能窮其道焉固請溢意盡言其處黃帝捧手遵循而却曰夫子之開余道也目未見其處耳未聞其數而目以明

耳以聰矣（遵循音逡巡窮究尋也溢意縱志也處三百六十五穴也捧手端拱也遵循而却服應之動也雖未即事見聞因言具知故已聰明也　平按素問拜下有對字固作因遵循作逡巡）岐伯曰此所謂聖人易語良馬易御黃帝曰非聖人易語也世言其真數開人意也（帝言岐伯以有聖德言其實理雖非聖帝亦可知矣　平按素問非上有余字真上無其字意下無也字）今余所方問者此真數也如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然余願夫子溢志盡言其處今皆解其意請藏之金匱不敢復出（余所問者但可發蒙解惑而未足以爲至極之論也唯願夫子縱志言之藏之不敢失墜也　平按素問方作訪今皆二字作令）岐伯再拜而起曰臣請言之背與心相控而痛所治天突與十椎及上紀下紀上紀者胃脘也下紀者關元也（任脈上於脊裏爲經絡海其浮而外者循腹裏當齊上胸至咽喉絡脣口故背胸相控痛者任脈之痛也此等諸穴是任脈所貫所以取之也　平按素問上紀下無下紀二字）邪擊陰陽左右如此其病前後痛濇胸脇而痛不得息不得臥上氣短氣偏痛脈滿起邪出尻脈絡胸支心貫鬲上肩加天突邪下肩交十椎下藏（量此脈行處生病皆是督脈所爲下藏者下絡腎藏也　平按素問邪擊上有背胸二字擊作繫而痛作痛而絡胸下有脇字十椎下無藏字）藏輸五十穴（五藏各有五輸合二十五輸此一箱手足爲言今兩箱合論故有五十穴也）府輸七十二穴（六府各有六輸此三十六輸此亦一箱手足爲言兩箱合論故有七十二穴也）熱輸五十九穴水輸五十七穴頭上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穴中侶兩傍傍五凡十穴大杼上兩傍各一凡二穴（平按素問大杼作大椎王注未詳新校正云按大推上傍無穴大椎下傍穴名大杼）目瞳子浮白二穴兩髀厭中二穴（[illegible]素問厭下有分字）犢鼻二穴耳中多所聞二穴眉本二穴完骨二穴項中央

一穴枕骨二穴上關二穴大迎二穴下關二穴天柱二穴巨虛上下四穴（平按四穴上素問有廉字）曲牙二穴天突一穴天府二穴天牖二穴扶突二穴天窗二穴肩解二穴關元一穴委陽二穴肩貞二穴肩髃二穴（平按素問肩髃作瘖門）齊一穴肓輸二穴（平按素問肓輸作胷俞二穴作十二穴）背輸二穴膺輸二穴（平按素問二穴作十二穴）分肉二穴踝上橫骨二穴（平按素問無骨字）陰陽蹻四穴凡三百六十五穴鍼之所由行也（以上九十九穴通療諸病也）（平按素問凡三百六十五穴鍼之所由行也十三字在天府下五寸之下）水輸在諸分熱輸在氣穴寒輸在兩骸厭中二穴（以上言三種輸穴之所在骸核皆反骨也別本爲骸於廉反骨端曲皃也　平按素問寒下有熱字）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三百六十五穴中有大禁者五里穴也在臂天府以下五寸五五二十五往寫此穴氣氣盡而死故爲大禁也）

問曰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問少陰之脈主之所由也）答曰腎者至陰也（至極也腎者陰之極也）陰者盛水也（陰氣舍水故曰盛水　平按素問甲乙陰上有至字）腎者少陰少陰者冬脈也（一曰肺者量爲不然也少陰亦盛也少陰之脈盛屬於冬分也　平按素問甲乙腎者少陰作肺者太陰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腎脈少陰上入肺中故曰末在肺也所以腎之與肺母子上下俱積水也）問曰腎何以能聚水而生病（腎爲至陰聚水未知何由生病）答曰腎者胃之關閉關閉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上下溢於皮膚故爲胕腫（胃主水穀胃氣關閉不利腎因聚水肺氣之應溢於皮膚故爲胕腫胕扶府反與腐同義也　平按素問甲乙胃之關閉作胃之關也關閉不利作關門不利胕腫下有胕腫者聚水而生病也九字）問曰諸水皆生於腎乎答曰腎者牝藏也地氣上者屬於腎而生水液故曰至（牝陰也地氣陰氣也陰氣盛水上屬於腎生於津液也故以腎爲極陰也　平按素問甲乙至下有陰字）勇而勞甚則腎汗出汗出逢風內不得入其藏而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六府行於皮膚傳爲胕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勇者腰脊用力勞甚腎上膝關汗出邪風因入其風往來內不得入府之餘藏外不得洩府之皮膚聚水客於六府之中行於皮傳爲胕腫其本腎風所爲名曰風水也　平按素問逢風作逢於風入其藏作入於藏府六府作玄府行於皮膚作行於皮裏風水下有所謂玄府者汗空也八字）問曰水輸五十七處者是何所主也答曰腎輸五十七穴積陰之所聚也水所從出入也（以下言水輸也腎爲積陰故津液出入也皆腎爲主也　平按素問是何所主也作是何主也）尻上五行行五者此皆腎輸也（尻上五行合二十五輸者有非腎脈所發皆言腎輸以其近腎並在腎部之內腎氣所及故皆稱腎輸也　平按素問此皆腎輸也作此腎輸）故水病下爲胕腫大腹而上爲喘呼不得臥者標本俱病也故肺爲喘呼腎爲

水腫（標爲肺也本爲腎也肺爲喘呼腎爲水腫二藏共爲水病故曰俱病也　平按素問胕腫作胕腫注共爲水病袁刻共誤作其）肺爲逆故不得臥（肺以主氣肺病氣逆故曰水病不得臥也　平按素問無故字）分之相輸受者水氣之所留也（腎以主水肺以主氣故曰分之二氣通聚故曰相輸受也相輸受者水之與氣並留止也　平按素問分之相輸受者作分爲相輸俱受者）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此腎之所衝也（伏菟以上各二行者左右四行合有二十輸者皆是腎氣足少陰傍衝脈所衝之輸也　平按素問所衝二字作街袁刻二行上脫各字所衝二字誤作所腫）三陰之所交結於脚者也踝上各一行行六者（足三陰脈交結脚者從踝以上左右各有一行行六輸合有十二輸故聰有五十七穴也）此腎脈之下行者也名曰太衝（衝脈上出於頏顙下者注足少陰大絡以下伏行出跗循跗故曰腎脈下行名曰大衝也　平按素問太作大）凡五十七穴者皆藏陰之終也水之所客也（是等諸穴皆腎之陰藏所終之輸水客之舍也　平按皆藏陰之終也素問作皆藏之陰絡）黃帝問於岐伯曰夫子言治熱病五

十九輸余論其意未能別其處也願聞其處因聞其意岐伯曰頭上五行行五以越諸陽之熱逆者（以下言熱輸也人頭爲陽故頭上二十五輸以越諸陽熱者也　平按素問別上有領字）大杼膺輸缺盆背輸此八者以寫胸中之熱（杼除呂反膺輸膺中輸也背輸肺輸此八前後近胸故寫胸中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寫胃中之熱（此八皆是胃脈足陽明所貫之輸故寫胃中熱氣也）雲門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寫四支之熱（雲門近肩髃骨在肩並向手臂也委中在膕髓空在腰一名腰輸皆主於脚故寫四支之熱也）五藏輸傍五此十者以寫五藏之熱（皆太陽五藏之輸左右各有五輸故有十輸以寫五藏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皆熱病左右之輸也）問曰人傷於寒而傳爲熱何也答曰夫寒甚則生熱（夫陽極則降陰極則昇是以寒極生熱熱極生寒斯乃物理之常也故熱病號曰傷寒就本爲

名耳）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五藏之輸出於背者（五藏之輸者有在手足今者欲聞背之五輸也　平按輸靈樞作腧素問作俞上下均同）岐伯對曰胸中大輸在杼骨之端（杼骨一名大杼在於五藏六府輸上故是胸之膻中氣之大輸者也）肺輸在三椎之閒心輸在五椎之閒鬲輸在七椎之閒肝輸在九椎之閒脾輸在十一椎之閒腎輸在十四椎之閒皆俠脊相去三寸所（輸尸句反逐致也此五藏輸俠脊即椎閒相去遠近皆與明堂同法也　平按靈樞鬲作膈椎均作焦俠作挾）即欲而驗之按其處應中而痛解乃其輸也（以下言取輸法也纔微有不應寸數按之痛者爲正　平按即欲而驗之靈樞作則欲得而驗之）灸之則可刺之則可氣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勿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寫者疾吹其火傅其艾須其火滅也（鍼之補寫前後數言故於此中言灸補寫火燒其處正氣聚故

曰補也吹令熱入以攻其病故曰寫也傅音付以手擁傅其艾吹之使火氣不散也　平按刺之則可靈樞作刺之則不可）欲知背輸先度其兩乳閒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其半已即以兩禺相柱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禺居上齊脊大椎兩禺在下當其下禺者肺之輸也復下一度心輸也復下一度右角肝輸也左角脾輸也復下一度腎輸也是謂五藏之輸灸刺之度也（以上言量背輸法也經不同者但人七尺五寸之軀雖小法於天地無一經不盡也故天地造化數乃無窮人之輸穴之分何可同哉昔神農氏錄天地閒金石草木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日濟時所用其不錄者或有人識用或無人識者蓋亦多矣次黃帝取人身體三百六十五穴亦法三百六十五日身體之上移於分寸左右差異取病之輸實亦不少至於扁鵲灸經取穴及名字即大有不同近代秦承祖明堂曹子氏灸經等所承別本處所及名亦皆有異而除痾遣疾又復不少正可以智量之適病爲用不可全言非也而并爲非者不知大方之論所以此之量法聖人設教有異未足怪之也　平按其半其字素問無禺均作隅柱作拄右角肝作左角肝左角脾

作右角脾注草木袁刻誤作草本秦承祖袁刻秦誤作奏差異袁刻作著異日本醫心方亦作差）黃帝問於岐伯曰余以知氣穴之處游鍼之居願聞孫絡谿谷亦有所應乎岐伯曰孫絡三百六十五穴會以應一歲（以下言孫絡之會也十五絡脈從經脈生謂之子也小絡從十五絡生乃是經脈孫也孫絡與三百六十五穴氣會以法一歲之氣也　平按素問余以作余已）以洫奇邪以通營衞（洫謂溝洫水行處也孫絡行於奇邪營衞之氣故曰洫火逼反　平按洫素問作溢甲乙作洒營素問甲乙作榮下同）稽留營洫氣濁血著外爲發熱內爲少氣（若稽留營血洫中不行遂令血濁血著皮膚發熱營衞不行故曰少氣也　平按稽留營洫素問作榮衞稽留衞散營溢八字氣濁素問作氣竭甲乙無稽留至岐伯曰四十五字）疾寫毋怠以通營衞見而寫之毋問所會（如此孫絡血氣洫道不通有血之處即疾寫之以通營衞不須求其輸會而生疑慮）黃帝曰善願聞谿谷之會岐伯曰分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肉分之閒谿谷

之會以行營衛以會大氣（以下言分肉相合之閒自有大小大者稱谷小者名谿更復小者以爲溝洫皆行營衛以舍邪之大氣也　平按分肉之大會素問甲乙均無分字以會大氣甲乙會作舍）邪溢氣壅脈熱肉敗營衛不行必將爲膿（以下言氣壅成熱以爲癰疽邪氣客此谿谷溝洫之閒滿溢留止營衛氣壅脈熱肉腐稱爲癰膿也）内消骨髓外破大䐃留於節腠必將爲敗（氣壅爲熱消骨破䐃留於骨節聚於腠理以爲癰疽遂至敗亡也　平按素問䐃作膕腠作湊）積寒留舍營衛不居塞肉縮筋時不得伸内爲骨痺外爲不仁（以下言寒氣留積谿谷溝洫爲痺不仁也　平按塞肉素問作卷肉新校正云全元起本作寒肉衰刻誤作寒内時不得伸時字素問作肋肘二字）命曰不足大寒留於谿谷（寒氣留積爲痺不仁者命曰陽氣不足大寒留於谿谷溝洫故也）谿谷三百六十五會亦應一歲（人之大小分肉之閒有三百六十五會也　平按素問會上有穴字）其小痺淫溢循脈往來微鍼所及與法相思（寒溼之氣入於腠理以爲微痺淫溢流於八脈中循脈上下往來爲痛可用小鍼相司爲當　平按相思依本注應作相司素問作相同注寒溼袁刻作寒熱）

黄帝曰善乃辟左右再拜而起曰今日發蒙解惑藏之金匱不敢復出乃藏之金蘭之室署之曰氣穴所在（帝以道尊德貴屈敬故也金蘭之室藏書府也）岐伯曰孫絡之脈別經者其血盛而當寫者亦三百六十五脈並注於絡傳注十二絡脈非獨十四絡脈也（舉可寫孫絡注大絡之數也並注於十二皮部絡也十二別走絡脈並任督二脈爲十四絡也脾之大絡從脾而出不從脈起故不入數言諸孫絡傳注十二之絡非獨注於十四絡也　平按注並注於十二皮部絡也袁刻作並注皮部十二絡也）内解寫於中者十脈（解別也其諸絡脈別者内寫十脈也十脈謂五藏脈兩箱合論故有十也）

氣府（平按此篇見素問卷十五第五十九氣府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三第一至第二十二惟文法編次與此不同）

足太陽脈氣所發者七十三穴兩眉頭各一（攢竹穴二也　平按七十三穴素問作七十八穴王注云兼氣浮薄相通者言之當言九十三穴非七十八穴正經脈會發者七十八穴浮薄相通者一十五穴則其數也與本書經文及楊注均異）入髮項二寸間半寸（顱上入髮一寸後從項入髮一寸故曰入髮項二寸間亦有一寸半處故曰半寸也　平按素問項上有至字二寸作三寸半）傍五相去二寸其浮氣在皮中者凡五行（明堂傍相去一寸半有此不同也其浮氣足太陽浮氣在此五行穴之下也　平按二寸素問作三寸王注謂大杼風門二穴所在新校正謂是說下文浮氣之在皮中五行行五之穴況大杼在第一椎下兩傍風門又在第二椎下上去髮際非止三寸半其誤甚明據此則本書楊注爲得素問王注爲失矣）行五五五二十五（二十五穴者面上五脈上頭並入髮一寸以上周通高處當前横數於五脈上凡有五處處各五穴當前謂亞會前頂百會後頂强閒五也督脈兩傍足太陽脈五處承光通天絡郤玉枕左右十也足太陽兩傍足少陽脈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左右也太陽爲二陽之總故皆爲太陽所營二十七也平按注亞會素問甲乙作顖會亞字當是古囟字之誤）項中大筋兩傍各一（兩傍天柱二穴二十九也）風府兩傍各一（天牖二穴三十一也　平按注天牖二穴素問王注作風池二穴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風池足少陽陽維之會非太陽之所發此注於九十三數外更剩前大杼風門及此風池六穴）俠脊以

下至尻二十一節十五閒各有一（太椎以下至尻尾二十一節十五閒兩傍各有一輸爲三十輸六十一也　平按素問俠脊作俠背尻下有尾字各有一作各一王注云十五閒各一者今中誥孔穴圖經所存者十三穴左右共二十六穴謂附分魄户神堂譩譆鬲關魂門陽綱意舍胃倉肓門志室胞肓秩邊十三也甲乙經所載背自第二椎兩傍俠脊各三寸行至二十一椎下兩傍俠脊凡二十六穴其穴名自附分以下與王注同惟甲乙經云自第二椎兩傍本書楊注云自大椎以下不能無異且經云十五閒各一楊注云十五閒兩傍各有一輸與經文正合惜未詳析穴名耳）委中以下至足小指傍六輸（從足小指上至委中有井滎輸原經合等左右十二輸等七十三也　平按素問委中上有五藏之俞各五六府之俞各六十二字六輸上有各字）足少陽脈氣所發者五十二穴兩角上各二（兩角上等天衝曲鬢左右四穴也　平按五十素問作六十）耳前角上各一（頷厭左右二穴六也　平按素問耳前上有直目上髮際内各五八字頷厭袁刻誤作領厭）客主人各一（一名上關二穴八也　平按客主人上素問有耳前角下各一鋭髮下各一十一字）下關各一（下關耳前動脈二穴十也　平按下關上素問有耳後陷中各一六字）耳下牙車之後各一（大迎一名髓空二穴十二也）

（平按注大迎二穴素問王注作頰車二穴）缺盆各一（缺盆一名天蓋二穴十四）掖下三寸脇下下至胠八間各一（掖下左右三寸開泉液輒筋天池三穴脇下至胠章門維道日月三穴正經氣發也腹哀大横此二穴正經雖不言發近此三正經氣也帶脈五樞此二穴少陽脈絡別至也左右二十二三十六穴也是則掖下三寸爲脇脇下八間之外爲胠則胠脇之言可別矣　平按素問下字不重本注左右共二十二穴素問王注左右共十八穴無腹哀大横左右四穴上窌作居髎）髀樞中傍各一（環跳居髎左右四穴四十也　平按注居髎素問王注無）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輸（足少陽井等六輸左右十二五十二也）足陽明脈氣所發者六十二穴額顱髮際傍各三（頭維本神曲差左右六穴也　平按六十二素問作六十八注本神曲差二穴素問王注作懸顱陽白二穴）面鼽骨空各一（鼽渠留反鼻表也有云鼻塞病非也顴窌二穴八也明堂雖不言氣發之陽明正別上頔係目系故至顴窌也　平按注顴窌素問王注作四白）大迎之骨穴各一（左右二十穴也　平按素問骨穴作骨空各一下素問有人迎各一四字）缺盆外骨各一（天窌左右二穴十二也天窌足陽明大絡至此穴也　平按素問骨下有空字注天窌素問作天髎）

膺中骨間各一（膺中膺窗也左右二穴十四也　平按注膺窗左右二穴素問王注作膺窗等六穴蓋謂氣户庫房屋翳乳中乳根并膺窗而六也）俠鳩尾之外當乳下三寸俠胃腕各五（乳根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左右十穴二十四也　平按素問腕作脘王注無乳根穴有太乙穴）俠齊廣三寸各三（太乙滑肉天樞左右六穴三十也　平按素問王注無太乙穴有外陵穴滑肉作滑肉門甲乙同）下齊二寸俠之各六（外陵太巨水道歸來府舍衝門左右十二穴四十二也太陰脈穴更無別數所以亦入陽明也　平按素問各六作各三王注只水道太巨歸來三穴無外陵府舍衝門三穴查府舍衝門均屬太陰故本注云云）氣街動脈各一（氣街左右二穴四十四　平按氣街甲乙作氣衝）伏菟上各一（髀關二穴四十六）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輸分上所在穴空（井滎等六輸及巨虛上下廉左右十六穴六十二也巨虛上廉足陽明與大腸合巨虛下廉足陽明與小腸合故左右合有十六也　平按分上素問作分之）手太陽脈氣所發者二十六穴（三十錯爲二十字也　平按二十素問作三十）目内眥各一（睛明左右二穴）巨骨下骨穴各一（巨骨左右二穴）

（四也　平按巨骨上素問有目外各一鼽骨下各一耳郭上各一耳中各一十八字巨骨下素問無下骨二字）曲掖上骨穴各一（曲垣左右二穴六也　平按注曲垣素問王注作臑俞）柱骨出陷者各一（肩井二穴八也　平按出陷素問作上陷）上天容四寸各一（足太陽近天容手太陽脈未至天容謂天容字錯未詳所發左右八穴十六　平按天容素問作天窗王注謂天窗窻陰四穴本注疑天容字錯考甲乙經天窗手太陽脈氣所發據此則天容乃天窗之誤）肩解各一（秉風左右二穴十八）肩解下三寸者各一（天宗臑輸肩貞左右六穴二十四　平按素問無者字王注有天宗二穴無臑輸肩貞四穴）肘以下至于手小指本各六輸（六輸左右十二穴三十六也　平按素問無于字）手陽明脈氣所發者二十二穴鼻穴外廉項上各一（迎香天窗左右四穴天窗走手陽明絡近故得其氣也　平按素問鼻穴作鼻空各一作各二素問王注有扶突二穴無天窗二穴）大迎骨空各一（大迎左右二穴六也）柱骨之會各一（柱骨左右二穴八也上出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中過此二穴故得其氣也　平按注柱骨二穴素問王注作天鼎二穴）禺骨之會各一（肩髃二穴十也　平按素問禺作髃）肘

以下至手大指次指本各六輸（肘下六輸左右十二穴二十二也　平按素問王注有三里而遺曲池新校正已辨其誤）手少陽脈氣所發者三十三穴鼽骨下各一（顴窌二穴　平按三十三素問作三十二注窌作髎）眉本各一（絲竹空左右二穴四也　平按素問眉本作眉後）角上各一（頷厭左右二穴六也　平按注頷厭袁刻誤作頷厭素問王注作懸釐）下完骨後各一（天容左右二穴八也　平按天容素問王注作天牖）項中足太陽之前各一（大椎大杼左右及中三穴十一　平按注大椎大杼左右及中三穴素問王注作風池二穴）扶突各一（扶突左右二穴十三也扶突近手少陽經也　平按扶上素問有俠字注扶突左右二穴王注謂天窗二穴）肩貞各一（肩貞左右二穴十五）肩貞下三寸分間各一（肩窌臑會消濼左右六穴二十一也肩窌臑會近手少陽也　平按注肩窌素問王注作肩髎消濼袁刻作消鑠）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輸（六輸左右十二穴三十三也一曰二十八者數不同也疑其錯）督脈氣所發者二十六穴項中央三（項中央者項內也非唯當中也文乃下行瘖門一天柱二爲）

（三也上行風府一風池二爲三總有六穴也督脈上入風池即[illegible]言也　平按二十六素問作二十八中央三作中央二下有髮際後中八面中三八字）大椎以下至尻二十節間各一骶下凡二十一節脊椎法（骶竹尸反此經音低尾窮骨從骨爲正大椎至骶二十一節有二十間間有一穴則二十六穴也明堂從尻端上項下至瘖門有十三穴大椎以下至骶骨長强二十一節有十一穴凡二十四穴督脈氣所發與此不同未詳也　平按素問至尻下無二十節間各一六字有尾十五穴至七字）任脈之氣所發者十八穴喉中央二（廉泉天突二穴也　平按素問十八作二十八中央二下有膺中骨限中各一七字）鳩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至橫骨八寸一一腹脈法（鳩尾以下至橫骨一尺六寸寸有一穴有十六穴并已前有一十八穴也明堂中央任脈氣所發穴合有二十六此經從旋機以下至庭中□穴合□六此經從旋機以下至橫骨趺發□下分寸復與明堂不同亦未詳也　平按素問胃脘作胃脘八寸作六寸一一作半一）五藏之輸各五凡五十穴足少陰舌下厭陰毛中急脈各一（五藏之輸有二十五兩箱合論故有五十足少陰至舌下一穴亦不與明堂同厭陰毛中急脈當是同骨故有五□□十　平按素問無五藏之輸各五凡五十穴十字有下陰別一目下各一下脣一斷交一衝脈氣所發者二十二穴俠鳩尾外各半寸至齊寸一俠齊下傍各五分至橫骨寸一腹脈法也五十一字在足少陰上）手少陰各一陰陽蹻各一手足諸魚際氣所發者凡三百六十五穴（手少陰左右二穴陰蹻所生照海陽蹻所起申脈左右四穴手魚際足魚際足太陰脈大白二□□十穴總二十六脈有三百八十四穴此言三百六十五穴者舉大數爲言過與不及不爲非也三百八十四穴乃是諸脈發穴之義若準明堂取穴不盡仍有重取以此）

骨空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六第六十骨空論篇自督脈起少腹至治督脈見甲乙經卷二第二又見本書督脈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風者百病之始也以鍼治之奈何岐伯曰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風寒治在風府調其陰陽不足則補有餘則寫（風爲百病之源風初入身凡有五種一者振寒二者汗出三者頭痛四者身重五者惡風寒□觀虛實取之風府風府受風要處也　平按素問無於岐伯三字惡風寒作惡

寒注觀上所缺一字謹擬作須）大風頸項痛刺風府風府在上椎（大風謂眉髮落大風病也在上椎者大椎上入腦戶而至風府）大風汗出灸譩譆譩譆在背下俠脊傍三寸所厭之令病者呼譩譆譩譆應手從風增風刺眉頭（上譩一之反下譆火之反謂病聲也風起則風病發故曰從風皆取於攢竹也　平按增風素問作憎風）失枕在肩上之橫骨間（失枕爲病可取肩上橫骨間謂柱骨間　平按素問無之字）折使揄臂齊肘正灸脊中除眇絡季脇引少腹而痛（折使中也謂使引臂當肘灸脊中除眇絡季脇與少腹相引痛病也　平按素問眇上無除字）脹刺譩譆（譩譆在足太陽故大腸脹刺譩譆也）腰痛不可以轉搖急引陰卵刺九窌與痛上九窌在腰尻分間（八窌與腰輸爲九窌此經窌字音聊空穴也　平按素問九窌均作八髎）鼠瘻寒熱還刺寒府寒府在膝外解營（寒熱府在膝外解之營穴也名曰骸關也瘻音偏也　平按膝上素問有附字）取膝上外者使之拜取足心者使之跪（凡取膝上外解使拜者屈膝伏也取涌泉者屈膝至地身不伏爲跪也　平按使之跪下素問有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衝脈者起於氣街並少陰之經俠齊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衝脈爲病逆氣裏急督脈爲病脊強反折凡八十一字）督脈起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庭孔其孔溺孔之端（骨中尻下大骨空中也下入骨空中女子繫尾穴端男子循陰莖也　平按素問督脈下有者字起下有於字）其絡循陰器合纂閒繞纂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於目內眥（督脈絡也繞陰器合於纂閒繞纂後復合然後亦分爲二道繞臀至足少陰及足太陽二絡合足少陰之經上陰股後廉至脊屬腎屬足太陽脈從頏顙上至目內眥而出也）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而止其男子循莖下至纂與女子等（從目內眥出已兩道上額至頂上相

（交巳左右入腦中還出兩箱別下項各循肩髆之內俠脊下至腰中各循脊督還復絡腎從頏顙出兑端上鼻上下項下至骶骨氣發於穴餘行之處並不發之穴也　平按素問顛作巔絡腎下無而止二字纂作篡說見前注上頷至項項袁刻作項頏顙袁刻誤作頏顙）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下中央（有人見此少腹直上者不細思審謂此督脈以爲任脈殊爲未當也）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其女子不字癃痔遺溺嗌乾督脈生病治督脈（此八種病循督脈而生故療督脈之穴也　平按素問不字作不孕）治在骨上甚者在齊下營（以下言療督脈穴骨上暈是骶骨骨上督脈標也齊下營者督脈本也營亦穴處也）其上氣有音者治其喉中央在缺盆中者（有音上氣喘鳴聲也喉中央廉泉也缺盆中央天突穴也）其病上衝喉者治漸漸者上俠頤（上俠頤者是大迎穴道也　平按素問治下有其字）蹇膝伸不屈治其楗（伸不得屈骨病蹇紀偃反在髀輔骨以上橫骨以下名楗也）坐而

膝痛治其機（俠髖骨相接之處爲機）立而暑解治其厭關（人立支節解處熱治其厭關厭關骸關也□膝骨相屬屈伸之處也　平按厭關素問作骸關注骸關上袁刻脫關字□膝骨相屬袁刻作痛引膝骨查原鈔本膝骨上缺一字膝骨下不缺袁刻將膝骨上所缺一字作痛引二字又將膝骨下相字遺落與原本不合平擬將膝骨上所缺一字作與於文義較順）膝痛痛及母指治其膕（母指小母指也足少陰足太陽皆行膕中至足小指故療其膕也　平按母指素問作栂指）坐而膝痛如物隱者治其關（膕上髀樞爲關也）膝痛不可屈伸治其背內（背內謂足太陽背輸內也）連骱若折治陽明中輸窌（膝痛不得屈伸連脚骱其痛若折者療足陽明中輸謂是巨虛上廉也窌輸穴也　平按素問骱作胻輸窌作俞髎）若別治巨陽少陽滎（若骱痛若別可治足大陽足少陽二脈滎穴也　平按陽滎素問作陰滎）淫濼不能久立治少陽之維在外踝上四寸（濼羅各反淫濼膝胻痺痛無力也外踝上五寸足少陽光明穴也少陽維者在四寸中也　平按素問淫濼下有脛痠二字外踝上四寸作外上五寸）輔骨上橫骨下爲楗俠髖爲機膝解爲骸關俠膝之骨爲患骸骸下爲輔輔上爲膕膕上爲關項橫骨爲枕（膝輔骨上橫骨下爲楗當膝解處爲骸也項橫骨項上頭後玉枕也髖孔昆反又音完　平按素問患骸作連骸項作頭）水輸五十七穴者尻上五行行五伏菟上兩行行五左右各一行行六穴（前巳言水輸今復重言者此言水骨空水輸主骨故重言也　平按素問一行下有行五踝上各一行七字）髓空腦後三分在顱際兑骨之下一在新纂下一在項中復骨下（平按三分趙府本素問作五分腦上有在字兑作鋭新纂作斷基項下有後字）一在脊骨上空在風府上脊骨下空在尻骨下空數髓空在面俠鼻或骨空在口下當兩肩兩髆骨空在髆中之陽臂骨空在陽去踝四寸兩骨之閒（平按素問在陽作在背陽兩骨下有空字）股骨上空在股陽出上膝四寸胻骨空在

輔骨之上端股際骨空在毛中動脈下尻骨空在髀骨之後相去四寸遍骨有滲理毋髓空易髓無空（言骨上有空五穀津液入此骨空資腦髓也此骨空種數所在難分此皆可知者不可知者故置而不數也兩有有本爲脣也　平按素問動下無脈字遍骨作扁骨滲理下有膝字毋髓空空字作孔）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一（輸穴）　黃陂蕭貞昌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二

營衛氣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平按此篇自溢於中以上殘脫不完篇目亦不可考其自黃帝曰營氣之道至肺流凡二十字從靈樞甲乙營氣篇補入自溢於中以下至逆順之常也見靈樞卷四第十六營氣篇又見甲乙經卷一第十營氣篇自黃帝曰願聞營衛之所行至末見靈樞卷四第十八營衛生會篇又見甲乙經卷一第十一營衛三焦篇

黃帝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以上從靈樞甲乙經營氣篇補入　平按甲乙經無黃帝曰三字）溢於中布散於外（穀入胃已精濁下流清精注肺肺得其氣流溢五藏布散六府也）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毋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精專血氣常營無已名曰營氣也）故氣從太陰出注於陽明上行至面注足陽明下行至跗注大指間與太陰合（以下言營行十二經脈也氣營氣也營氣起於中焦並胃口出上焦之後注手太陰手陽明乃之足陽明也　平按出下甲乙有循臂內上廉五字注於陽明靈樞甲乙作注手陽明靈樞無至面二字）上行抵脾從脾注心中循手少陰出掖下臂注小指之端合手太陽上行乘掖出䪼內注目內眥上顛下項合足太陽循脊下尻行注小指之端（足太陰脈注心中從心中循手少陰脈行也合者合手小指端也上顛下項者十二經中手太陽脈支者別頰上䪼抵鼻至目內眥手太陽脈起目內眥此言上顛者循手太陽氣至目內眥合足太陽之氣與之共行上項下項然後稱合理亦无違也　平按抵脾靈樞作抵髀掖靈樞甲乙均作腋下同不再舉下臂注小指之端靈樞無之端二字尻下靈樞甲乙有下字）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從腎注心外散於胸中循心注（平按注靈樞甲乙作主）脈出掖下臂入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平按甲乙作手中指）還注小指次指之

端合手少陽上行注膻中散於三焦從三焦注膽（平按膽甲乙作膻）出脇注足少陽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頏顙之竅究於畜門其別者（平按靈樞甲乙作其支別者）上額循顛下項中循脊入骶是督脈也絡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太陰此營氣之行逆順之常也（問曰肝脈足厥陰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顛此言足厥陰脈循喉嚨究於畜門循顛入骶等是督脈者未知督脈與足厥陰脈同異何如答曰足厥陰脈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上至於顛與督脈會督脈自從畜門上額至顛下項入骶與厥陰不同此言別者上額循顛之言乃是營氣行足厥陰至畜門別於厥陰之脈循督脈上額至顛下項入骶絡陰器上循腹裏入缺盆復別於督脈注於肺中復出手太陰之脈此是營氣循列度數常行之道與足厥陰及督脈各異也頏顙當會厭上雙孔畜門鼻孔也逆順者在手循陰而出循陽而入在足循陰而入循陽而出此為營氣行逆順常也　平按此營氣之行甲乙作此營氣之所行也）黃帝曰願聞營衛之所行皆何道從行岐伯答曰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上焦（夫三焦者上焦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理在膻中中焦在胃中口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理在臍旁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其理在臍下一寸故營出中焦者出胃中口也衛出上焦者出胃上口也　平按從行靈樞作從來甲乙作從始無岐伯答三字）黃帝曰願聞三焦之所出（前問營衛二氣所出出於三焦未知上焦衛氣出在何處故致斯問　平按甲乙無黃帝曰願聞及下岐伯曰十三字）岐伯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布胸中走掖循太陰之分而行還注陽明上至舌（咽胃之際名胃上口胃之上口出氣即循咽上布於胸中從胸中之掖循肺脈手太陰行至大指次指之端注手陽明脈循指上廉上至下齒中氣到於舌故曰上至舌也此則上焦所出與衛氣同所行之道與營共行也　平按布上靈樞甲乙有而字還注陽明靈樞作還至陽明甲乙作還至手陽明注從胸中從字袁刻作循）下足陽明（其脈還出俠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俠鼻孔與足陽明合足陽明下行至足太陰等與營氣俱行也　平按下足陽明甲乙作下注足陽明注交

（人中次字袁刻誤作衣）常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周而復大會於手太陰（營氣行晝故即行陽也行夜故即行陰也其氣循二十八脈十六丈二尺晝行二十五周夜行二十五周故一日一夜行五十周平旦會手太陰脈也一度有一周五十周為日夜一大周矣上焦衛氣循營氣行終而復始常行無已也　平按行於陽二句甲乙作行於陰陽各二十五度一周也作為一周故下有日夜二字復下有始字）黃帝曰人有熱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則出或出於面或出於背或出於身半其不循營衛氣之道而出何也岐伯曰此外傷於風內開腠理毛蒸理洩衛氣走之固不得循其道此氣慓悍滑疾見開而出故不得從其道故命曰漏洩（蒸之冰反火氣上行也衛氣在於脈外分肉之間腠理傷風因熱飲食毛蒸理洩腠理內開慓芳昭反急也悍胡旦反勇也言衛氣勇急遂不循其道即出其汗謂之漏洩風也　平按營衛氣靈樞甲乙無營字命曰甲乙作名曰袁刻脫命字洩靈樞甲乙均作泄）

黃帝曰願聞其中焦之所出岐伯曰中焦亦並胃口出上焦之後此所謂受氣者泌糟粕承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泌音必中焦在胃中口中焦之氣從胃中口出已並胃上口出上焦之後□五穀之氣也泌去糟粕承津液之汁化其精微者注入手太陰脈中變赤稱血以奉生身　平按甲乙無黃帝曰至岐伯曰十四字靈樞胃口作胃中靈樞甲乙承津液承字均作蒸注五穀上原缺一字依經文擬作受）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人眼受血所以能視手之受血所以能握足之受血所以能步身之所慣莫先於血故得行於十二經絡之道以營於身故曰營氣也隧道也故中焦□□營氣也　平按命曰營氣甲乙無氣字注中焦下原缺二字因上節問中焦之所出故此處擬作所出二字）黃帝曰夫血之與氣異名同類何也岐伯曰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故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焉故奪血者毋汗奪氣者毋血故人生有兩死而毋兩生（營衛者人之至精之氣然精非氣也血者神明之氣而神非血也故比之口水氣無異也毋血亦死毋氣亦死故有兩死也有血亦生有氣亦生隨有二即生故毋兩生也）黃帝曰願聞下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下焦者別廻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廻腸大腸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而不內此下焦處也濟泌別汁循下焦滲入膀胱此下焦氣液也膀胱尿脬也　平按甲乙無黃帝曰至岐伯答曰十四字而成作而為濟泌作滲泄）黃帝曰人飲酒亦入胃穀未熟而小便獨先下何也岐伯答曰酒者熟穀之液也其氣悍以滑故後穀入而先穀出焉（其氣悍者酒為熟穀之氣又熱故氣悍□□□　平按注又熱袁刻脫又字悍下原缺三字依經文擬作以滑也三字）黃帝曰善余聞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之謂

也（上焦之氣如霧在天霧含水氣謂如雪霧也漚屋豆反久漬也中焦血氣在脈中潤一項謂之漚也下焦之氣溲液等如溝瀆流在地也　平按注雪字恐係雲字傳寫之誤）

營衛氣行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三飲而已見靈樞卷十第七十一邪客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二第三自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脈至以數調之見靈樞卷六第四十陰陽清濁篇自黃帝曰願聞人之清濁至以數調之又見甲乙經卷一第十二自黃帝曰經脈十二者至末見靈樞卷六第三十四五亂篇又見甲乙經卷六第四陰陽清濁順治逆亂大論）

黃帝問伯高曰夫邪氣之客於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臥出者何氣使然（厥邪客人為病目開不得合臥起□□起也　平按目不瞑至使然十一字甲乙作目不得眠者何也七字）伯高答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精液宗氣分為三隧（宗總也隧道也糟粕津液總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肺而行呼吸焉（糟粕津液濁穢下流以為溲便其清者宗氣積於膻中名曰氣海其氣貫於心肺出

（入喉嚨之中而行呼吸一也　平按心肺靈樞作心脈）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為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營氣起於中焦泌五穀津液注於肺脈手太陰中化而為血循脈營於手足迴五藏六府之中旋還以應刻數二也）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其入於陰也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衛氣起於上焦上行至目行手足三陽已夜從足少陰分上行五藏至晝還行三陽如是行五藏行六府者夜行五藏之時藏脈絡府故兼行也以府在內故三也　平按四末上靈樞甲乙有於字不休者也甲乙作不休息也晝下甲乙無日字靈樞無其入於陰也句）今厥氣客於藏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衛其外則陽氣瞋瞋則陰氣益少陽蹻滿是以陽盛故目不得瞑（厥氣邪氣也邪氣客於內藏府中則衛氣不得入於藏府衛氣唯得衛外則為盛陽瞋張盛也藏府內氣不行則內氣益少陽蹻之脈在外營目今

陽蹻盛溢故目不得合也瞑音眠　平按藏府靈樞作五藏六府甲乙作五藏獨衛其外甲乙作獨營其外衛其外則陽氣瞋至目不得瞑二十五字靈樞作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二十五字甲乙同惟甲乙陽蹻陷作陽蹻滿陰虛作陰氣虛故目不瞑作故目不得眠與靈樞小異）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不足陰氣也有餘外陽氣）飲以半夏湯一齊陰陽以通其臥立至（以下言半夏湯方以療厥氣厥氣既消內外氣通則目合得臥　平按齊靈樞甲乙作劑）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溝瀆水壅決之則通陰陽氣塞鍼液導之故曰決瀆所以請聞其方也）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煑之炊以葦薪大沸量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為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

益以知為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飲湯覆杯即臥汗出病已者言病愈速也三飲者一升半為一齊久病三服即差不至一齊新病一服即愈也　平按大沸大字靈樞甲乙均作火）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十二水謂涇渭海湖汝沔淮漯江河濟漳此十二水十二經所法以應五行故色各異也江清河濁即清濁不同也若如也人血脈如一若為彼十二經水也　平按十二經水四字靈樞不重）岐伯曰人之血氣苟能若一則天下為一矣惡有亂者乎（人之血氣苟能一種無差者不可得應於十二經水正以血脈十二經不同故得應於十二經水所以有相亂也）黃帝曰余問一人非問天下之衆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衆亦有亂氣其□為一耳（非直天下衆人血脈有亂一人自有十二經脈故有亂也　平按其下原缺一字靈樞作合袁刻作理）黃帝曰願

聞人氣之清濁岐伯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受穀之濁胃氣也受氣之清肺氣也）清者注陰（陰肺也）濁者注陽（陽胃也）濁而清者上出於咽（穀氣濁而清者上出咽口以為噫氣也）清而濁者則下行（穀氣清而濁者下行經脈之中以為營氣　平按則下行甲乙作下行於胃）清濁相干命曰亂氣（清者為陰濁者為陽清濁相干則陰陽氣亂也　平按命甲乙作名）黃帝曰夫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別之奈何（問清濁之狀也　平按別上靈樞有清濁二字）岐伯曰氣之大別（氣之細別多種今言其大略耳）清者上注於肺（穀之清氣上注於肺）濁者下流於胃（穀之濁者下流於胃）胃之清氣上出於口（胃中穀氣濁而清者上咽出口以為噫氣）肺之濁氣下注於經內積於海（注肺清而濁氣下注十二經并積膻中以為氣海而成呼吸也）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獨甚乎（諸陰皆清諸陽皆濁諸陽之脈皆濁未知何經獨受中之濁也）岐伯曰手太陽獨受陽之

濁（胃者腐熟水穀傳與小腸小腸受盛然後傳與大腸大腸傳過是爲小腸受穢濁最多故小腸經受陽之濁也）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肺脈手太陰受於清氣其有二別有清清之氣行於三百六十五絡皆上於面精陽之氣上行目而爲精其別氣走耳而爲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爲臭其濁氣出於脣口爲味皆是手太陰清氣行之故也　平按空竅甲乙作孔竅注精陽二字袁刻作清）其濁者下行諸經（手太陰清而濁者下入於脈行十二經中也）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六陰之脈皆清足太陰以是脾脈脾主水穀濁氣故足太陰受陰之濁也　平按注脾主主字上半蝕傷不全下半剩土字當是主字剩文袁刻作上）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濇此氣之常也故刺陽者深而留之刺陰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者以數調之（諸經多以清者爲陽濁者爲陰此經皆以穀之悍氣爲濁爲陽穀之精氣爲清爲陰有此不同也故人氣清而滑利者刺淺而疾之其氣濁而濇者刺深而留之陰陽清濁氣并亂以理調之理數然也　平按靈樞刺陽作刺陰刺陰作刺陽甲乙同疾之甲乙作疾取之）黃帝曰經脈十二者別爲五行分爲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相順者十二經脈皆有五行四時之分諸攝生者攝之當分則爲和爲順乖常失理則爲逆爲亂也）黃帝曰何謂相順（平按甲乙有而治二字）岐伯曰經脈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爲四時四時者春夏秋冬其氣各異營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而治（營在脈中衛在脈外內外相順故曰相隨非相隨行相隨和也）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清氣在於脈內爲營爲陰也濁氣在於脈外爲衛爲陽也）營氣順行脈衛氣逆行（營衛氣順逆十二經而行也衛之悍氣上至於目循足太陽至足指爲順行其悍氣散者復從目循手太陽向手指是爲逆行也此其常也　平按靈樞甲乙脈上無行字）清濁相干故氣亂於胸中是謂大悗（悗音悶陽氣入陰陰氣入陽即清濁亂也營氣逆行衛氣順行即逆順亂也）

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密嘿煩心不欲言也俛首低頭靜伏也　平按嘿甲乙作默）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肺手太陰脈行臂故肺氣亂肺及臂手悶所以接手以呼也　平按接甲乙作按）亂於腸胃則爲霍亂（腸胃之中營衛之氣相雜爲亂故爲霍亂霍亂卒吐利也）亂於臂脛則爲四厥（四厥謂四支冷或四支熱也）亂於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厥逆頭重謂頭寒或熱重而眩仆也　平按頭重甲乙作頭痛注一作頭重）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岐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謂身寶（有道者理其亂使從其道）黃帝曰善願聞其□岐伯曰氣在於心者取之手少陰經心主輸（氣在於心取手少陰經者上經云心不受邪今氣在心若爲不受邪也若言邪在心之包絡即應唯療手心主之經何爲心病二經俱療故知心者亦受邪也輸謂手少陰手心主二經各第三輸也　平按其下原缺一字靈樞作道袁刻作旨少陰經心主輸靈樞甲乙作少陰心主之輸）氣在於肺取之手太陰滎足少陰輸（手太陰滎肺之本輸足少陰輸乃是腎脈以其腎脈上入於肺上下氣通故上取太陰滎下取足少陰輸）氣在於腸胃取之足太陰陽明下者取三里（足太陰脾脈也脾胃府藏陰陽氣通故腸胃氣亂取足太陰也陽明之脈是胃本經胃之上輸在背下輸在三里也　平按下者靈樞甲乙作不下者）氣在於頭取之天柱大杼（足太陽脈行頭天柱大杼並是足太陽脈氣所發故取之也）不知取足太陽滎輸（取前二穴不覺愈者可取足太陽第二滎穴及第三輸也）氣在於臂足先去於血脈後取陽明少陽之滎輸（手足四厥可先刺去手足盛絡之血然後取於手足陽明滎之與輸及手足少陽滎及輸也　平按靈樞足下有取之二字血上無於字）黃帝曰補寫若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者徐入疾出寫者疾入徐出是謂通導營衛之氣使之和也）補寫無形所以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逆也（補寫雖復無形無狀所以同欲精於氣之是非有餘不足及亂氣之逆也故精者補寫之妙意使之和也）黃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板

命曰治亂（黄帝讚岐伯之言有二一則所言光揚大道二則所論開道巧便故請傳之不朽也　平按自黄帝曰光乎哉至末甲乙無）

營五十周

（平按此篇自黄帝曰余願聞五十營至末見靈樞卷四第十五五十營篇又見甲乙經卷一第九氣息周身五十營四時十分漏刻篇）

黄帝曰余願聞五十營岐伯答曰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此據大率言耳其實弱三十六分　平按甲乙無余願聞三字靈樞營下有奈何二字）人氣行一周（謂晝夜周）一千八分（其實千分耳據三十六全數積之故賸八分也宿各三十五分七分分之五則千分也知必然者下云氣行一周日行二十分氣行再周日行三十分人晝夜五十周故知一千分也　平按千上靈樞甲乙無一字注日行三十分當係四十分之誤玩下經文自明）日行二十八分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日行二十分人經脈一周言八分者誤也以上下文會之可知也　平按日行二十八分分字靈樞作宿甲乙無此句）以應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以二十八脈氣之周身上應二十八宿漏水之數晝夜之分俱周遍）

故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一息之間日行未一分故不言日行之數）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一息六寸十息故六尺也二分謂二十七分分之四分也人氣十息行亦未一分也十三息半則一分矣　平按注四分括下注十息得二十七分之二十此四字恐係二十之誤）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通於中一周於身下水二刻日行二十分（十息六尺故二百七十息氣行一百六十二尺又日行二十分者十息得二十七分之二十百息得二百二百息得四百二百七十息得五百四十分以二十七除之則爲二十分矣　平按二十分靈樞作二十五分甲乙作二十分有奇）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於身下水四刻日行四十分（倍一周身之數　平按四十分甲乙作四十分有奇）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下水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十倍一周故日行二百分也宿各三十六分故當五宿二十分也由此言之故知五十周以一千分爲實也　平按二十分甲乙作二百十分有奇）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盡脈終矣（此人晝夜之息數氣行二十八脈之一終與宿漏相畢　平按甲乙經注引王氷曰此略而言之也細言之則常以一千周加一分又十分之六乃奇分盡也）所謂交通者并行一數（謂二手足脈氣并行而以一數之即氣行三寸者兩氣各三寸也而二氣之行相交於中故曰交通上有交通之文故云所謂也）故五十營備得盡天地之壽矣（壽即終之義也天地以二十八宿下水百刻爲一終也）氣凡行八百一十丈（即二十八脈相續五十周之數也　平按靈樞無氣字）

衛五十周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十一第七十六衛氣行篇甲乙經同上）

黄帝問於伯高曰願聞衛氣之行出入之合何如伯高答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爲經卯酉爲緯天周二十八宿而面有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卯

爲緯虛張爲經（經云虛張爲經者錯矣南方七宿星爲中也　平按甲乙天周二十八宿而面有七星作天一面七宿周天七宿面有靈樞作一面房卯卯字靈樞甲乙均作昴）是故房至畢爲陽昴至尾爲陰（經云昴至尾爲陰便漏心宿也　平按尾靈樞甲乙均作心）陽主晝陰主夜故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晝日行於陽二十五周夜行於陰二十五周於五藏（晝行手足三陽終而復始二十五周夜行五藏終而復始二十五周也　平按於五藏上靈樞甲乙有周字）是故平旦陰氣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行於五藏陰氣盡也衛氣出目循足太陽氣出於目也小指之端足小指外側端也）其散者別於目兌眥（平按別於目兌眥甲乙作分於目別）下手太陽下至小指之端外側其散者別目兌眥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平按分下靈樞甲乙有側字）下

至小指次指之間（平按靈樞甲乙無次指二字）別者至耳前合於頷脈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入五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大指之間入掌中（眥才詣反目崖一曰目眶散者衛之悍氣循足太陰脈而有餘別故曰散者別目兌眥目外決眥也目之兌眥有手太陽無足大陽今言別者足大陽脈係於目系其氣至於兌眥故衛氣別目兌眥下手大陽至小指之端外側也行此手足大陽一刻時也衛之悍氣別者循足少陽至小指次指之間別者循手少陽至於小指次指之間二刻時也衛之悍氣別者合於頷脈謂足陽明也入五指間者謂足陽明絡散入十指間故刺瘧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也手陽明偏歷大絡斜肩髃上曲頰偏齒其別者從齒入耳故衛別於耳下下手陽明至大指間入掌中者手陽明脈不入掌中而言入者手陽明脈氣雖不至掌中衛之悍氣循手陽明絡至掌中三刻時也　平按頷靈樞甲乙作頷說文頷頤也唐韻音頷亦通）其至於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於目為一周（衛之悍氣晝日行手足三陽已從於足心循足少陰脈上復合於目以為行陽一周如是晝日行二十五周也　平按此一段二十二字袁刻混入注中查靈樞甲乙均有此文應作大字為經餘小字為注）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於身與十分身之八（以下俱言行陽二十五周人氣行身一周復行第二周內十分之中八分卯日行之一舍也）日行二舍人氣行三周於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於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於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氣行於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氣行於身十二周於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十四舍人氣行二十五周於身有奇分十分身之四（人氣晝日行陽二十五周於身有奇分十分身之二言四誤也　平按身之四靈樞作二楊注言四誤也按上文日行七舍人氣行身十二周與十分身之六此十四合倍七舍則十二周與十分身之六亦復倍之當為二十五周與十分身之二）陽盡而陰受氣矣其始入於陰常從足少陰注於腎腎注於心（衛之陽氣晝日行三陽二十五周已至夜行於五藏二十五周腎脈支者從肺出絡心故衛氣循之注心者也衛氣夜行五藏皆從能剋注於所剋之藏以為次也）心注於肺（心脈直者手少陰復從心系卻上肺故衛氣循心注肺者也）肺注於肝（肝脈支者復從肝別貫鬲上注肺故衛氣循肺注肝者也）肝注於脾（肝脈俠胃胃脈絡脾故得肝脈注於脾也）脾復注於腎為一周（脾脈足大陰從下入少腹氣生於腎故衛氣循之注腎者也）是故夜行一舍人氣行於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亦如陽之行二十五周而復合於目（前行陽中日行一舍人氣行身一周復行後周十分身之八分此夜行一舍人氣行陰藏一周復行後周十分藏之八與前行陽二十五周數同亦有二十五周合五十周復合於目終而復始也　平按陰藏甲乙作身注一云陰藏合於目甲乙作會於目）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二與十分藏之二（行陽奇分十分身之二行陰奇分亦有十分藏之二其數同也　平按兩二字甲乙均作四注云亦作二）是故人之所以臥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黃帝曰衛氣之在於身也上下往來不以期候氣而刺之奈何（平按不以期甲乙作無已其）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後常以平旦為紀以夜盡為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毋已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各以為紀而刺之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百病不治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氣存亡之時以候實虛而刺之（刺實等衛氣來而實者可刺而寫之衛氣去而虛者可刺而補之　平按自謹候其時至以候實虛而刺之數句甲乙編次在後）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補寫之道必須候於邪氣所在刺之）病在三陽必候其氣之加在於陽分而刺之病在於三陰必候其氣之加在於陰

分而刺之（病在手足三陽刺之可以用療陽病之道也病在三陰刺之可以取療陰病之道也　平按加在於陽分與加在於陰分靈樞無兩加字兩分字甲乙刺之下有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百病不除十六字）水下一刻人氣在大陽（在大陽者在手足大陽也）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在少陽者謂是手足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在陽明謂是手足陽明也）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五刻人氣在大陽水下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九刻人氣在大陽水下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三刻人氣在大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七刻人氣在大陽水下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氣在大陽水下二十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二十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五刻人氣在大陽此半日之度也從房至畢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迴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二（迴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言七分刻之二者錯矣置五十刻以十四舍除之得三刻十四分之八法實俱半之得七分之四也　平按甲乙日行半度迴行一舍八字作從昴至心亦十四度水下五十刻終日之度也日行一舍者二十三字七分刻之二作十分刻之四注云素問十七又靈樞刻之二作刻之四）大要曰常以日之加於宿上也人氣在大陽（衛氣行三陽上於目者從足心循足少陰脈上至目以爲一刻若至於夜便入腎常從腎注於肺晝夜行藏二十五周明至於目合五十周終而復始以此爲准不煩注解也　平按甲乙無曰字之加作加之氣上有則知二字注上至目及至於目兩目字原本均作日平按上注衛氣循少陰脈上復合於目以爲行陽一周又本篇經文人氣行於陰藏亦如陽之行二十五周而復合於目據此則日字當係目字傳寫之誤）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與陰分常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紛紛盼盼終而復始一日一夜下水百刻而盡矣（紛孚云反亂也盼普患反謂衛氣行身不息紛紛盼盼無有窮期也　平按盼盼原鈔作盼盼查盼方文切日光也盼普巴切謂雜亂紛紜也與注無有窮期之義近靈樞甲乙均作盼盼注均云普巴切擬作盼盼又甲乙盡矣下有故曰刺實者刺其來刺虛者刺其去此言氣之存亡之時以候虛實而刺之也三十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二（營衛氣）　黃陂蕭貞昌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三（身度）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經筋

骨度

腸度

脈度

經筋（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四第十三經筋篇又見甲乙經卷二第六經筋篇）

足大陽之筋起於小指之上結於踝邪上結於膝其下者循足外側結於踵上循根結於膕其別者結於

腨外上膕中內廉與膕中并上結於臀上俠脊上項其支者別入結於舌本其直者結於枕骨上頭下顏結於鼻其支者為目上綱下結於鼽其下支者從掖後外廉結於肩髃其支者入掖下上出缺盆上結於完骨其支者出缺盆邪上出於鼽（十二經筋與十二經脈俱稟三陰三陽行於手足故分為十二但十二經脈主於血氣內營五藏六府外營頭身四支十二經筋內行胸腹郭中不入五藏六府脈有經脈絡脈筋有大筋小筋膜筋十二經筋起處與十二經脈流注並起於四末然所起處有同有別其有起維筋緩筋等皆是大筋別名凡十二筋起處結處及循結之處皆撰為圖畫示人上具如別傳小指上謂足指表上也結曲也筋行迴曲之處謂之結□結經脈有卻筋有結也顏眉上也下結於鼽鼽中出氣之孔謂之鼻也鼻形謂之鼽也　平按小指上靈樞甲乙有足字邪甲乙作斜俠靈樞作挾顏甲乙作額鼽靈樞作頄出於鼽甲乙作入於鼽注俱稟袁刻誤作同稟膜筋袁刻誤作膜筋）其病小指支跟踵痛膕攣脊反折項筋急肩不舉掖支缺盆

紉痛不可左右搖（紉女巾反謂轉展痛也　平按攣下甲乙有急字紉靈樞甲乙均作紐）治在燔鍼劫刺（病脈言鍼灸之言筋病但言燔鍼者但鍼灸湯藥之道多通療百病然所便非無偏用之要也）以知為數（所以惟知病差為鍼度數如病筋痛一度劫刺不差可三四度量其病差為數也）以痛為輸（輸謂孔穴也言筋但以筋之所痛之處即為孔穴不必要須依諸輸也以筋為陰陽氣之所資中無有空不得通於陰陽之氣上下往來然邪入腠襲筋為病不能移輸遂以病居痛處為輸故曰筋者無陰無陽無左無右以候痛也明堂依穴療筋病者此乃依脈引筋氣也）名曰仲春痺（聖人南面而立上覆於天下載於地總法於道造化萬物故人法四大而生所以人身俱應四大故正月即是少陽以陽始起故曰少陽六月少陽以陽衰少故曰少陽二月大陽以其陽大故曰大陽五月大陽以陽正大故曰大陽三月四月陽明二陽相合故曰陽明十二經筋感寒溼風三種之氣所生諸病皆曰筋痺筋痺燔鍼為當故偏用之餘脈肉皮筋等痺所宜各異也）

足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之上上結外踝上循胻外廉結於膝外廉其支者起於外輔骨上走髀前者結於伏菟之上後者結於尻（其支者起外輔骨凡有二支也故前支上結伏菟後支上走髀結於

尻前也　平按次指下靈樞無之上二字胻作脛伏菟下甲乙無之上二字）其直者上眇乘季脇上走掖前廉繫於膺乳結於缺盆（眇季脇下也以沼反　平按眇乘靈樞甲乙作乘眇）其直者上出掖貫缺盆出太陽之前循耳後上額角交巔上下走頷上結於鼽其支者結目外眥為外維其病足小指次指支轉筋引膝外轉筋膝不可屈伸膕中筋急前引髀後引尻上乘眇季脇痛上引缺盆膺乳頸（外維大陽為目上綱陽明為目下綱少陽為目外維　平按靈樞鼽作頄結目外眥作結於外眥小指上無足字甲乙同膕中靈樞甲乙無中字）維筋急從左之右右目不可開（此筋本起於足至項上而交至左右目故左箱有病引右箱目不得開右箱有病引左箱目不得開也）上過右角並蹻脈而行左絡於右故傷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維筋相交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

輸名曰孟春痺（喬脈至於目眥故此筋交顛左右下於目眥與之並行也筋既交於左右故傷左額角右足不用傷右額角左足不用以此維筋相交故也）

足陽明之筋起於中三指結於跗上邪外上加於輔骨上結於膝外廉直上結於髀樞上循脇屬脊（刺瘧者刺足陽明十指間是知足陽明脈入於中指內間外間脈氣三指俱有故筋起於中指并中指左右二指故曰中三指也有本無三字髖骨如臼髀骨如樞髀轉於中故曰髀樞也）其直者上循骭結於膝其支者結於外輔骨合於少陽直者上循伏菟上結於髀聚於陰器上腹而布至缺盆結（布謂分布也　平按骭靈樞甲乙作骭至缺盆結靈樞甲乙作至缺盆而結）上頸上俠口合於鼽下結於鼻上合於大陽為目上綱陽明則為目下綱其支者從頰結於耳前（大陽為目上綱故得上眥動也陽明為目下綱故得下眥動也）其病足中指支骭轉筋腳跳堅伏菟轉筋髀前腫頹疝腹筋急引缺盆頰口卒噼急者目不合熱則筋施縱目不開（寒則目綱上下拘急故開不得合也熱則上下緩縱故合不得開噼音僻　平按骭靈樞作脛甲乙同頹靈樞作㿗腹筋急甲乙作腹筋乃急頰口靈樞甲乙作及頰卒噼作卒口僻靈樞縱上無施字噼袁刻作僻下同據原本更正）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施縱緩不勝故噼（足陽明筋俠口過頰故曰頰筋移謂引口離常處也不勝謂熱不勝其寒所以緩口移去故喎噼也　平按緩不勝靈樞甲乙作不勝收）治之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塗其緩者（馬為金畜剋木筋也故馬膏療筋急病也桂酒泄熱故可療緩筋也）以桑鉤鉤之即以生桑炭置之坎中高下與坐等以膏熨急頰且飲美酒噉美炙不飲酒者自強也為之三拊而已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季春痺（以新桑木麁細如指以繩繫之拘其緩箱挽急箱仍於壁上為坎令與坐等坎中生桑炭火以馬膏塗其急箱猶須飲酒噉炙和其寒温如此摩拊飲噉為之至三自得中平噉徒敢反拊摩也音撫　平按炭靈樞甲乙作灰噉甲乙作啖美炙靈樞作美炙肉甲乙作炙肉注麁袁刻作剉）

足大陰之筋起於大指之端內側上結於內踝其直者上結於膝內輔骨（膝內下小骨輔大骨者長三寸半名為內輔骨也　平按上結於膝靈樞甲乙作上絡於膝）上循陰股結於髀聚於陰器（陰器宗筋所聚也）上腹結於齊循腹裏結於脇散於胸中其內者著於脊（循腹裏即別著脊也　平按脇靈樞作肋）其病足大指支內踝痛轉筋痛膝內輔痛陰股引髀而痛陰器級痛上引齊與兩脇痛引膺中與脊內痛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仲秋痺（七月足之少陰始起故曰少陰十二月手之少陰以其陰衰故曰少陰八月足之大陰以其陰大故曰大陰十一月手之大陰以其陰正大故曰大陰九月足之厥陰十月手之厥陰交盡故曰厥陰八月之筋感三氣之病名曰筋痺有本以足大陰為孟春足少陰為仲秋誤耳　平按內輔下靈樞甲乙有骨字級均作紐上引齊與兩脇痛甲乙作上臍兩筋痛仲秋靈樞作孟秋甲乙同本注孟春恐係孟秋傳寫之誤）

足少陰之筋起於小指之下並大陰之筋邪走內踝之下結於踝與足大陰之筋合而上結於內輔之下（平按並上甲乙有入足心三字並下靈樞有足字結於踝靈樞甲乙踝作踵足大陰均作大陽）並大陰之筋而上循陰股結於陰器循脊內俠膂上至項結於枕骨與足大陽之筋合其病足下轉筋及所過而結者皆痛及轉筋病在此者主癇瘈及痓在外者不能俛在內者不能仰故陽病者腰反折不能俛陰病者不能仰（瘈充曳反痓擊井反身强急也在此謂在足少陰也在小兒稱癇在大人多稱癲背為外為陽也腹為內為陰也故病在背筋筋急故不得低頭也病在腹筋筋急不得仰身也　平按循脊內俠膂甲乙作循脊內俠脊瘈醫統靈樞作瘛道藏本靈樞作瘲甲乙同痓靈樞作痙）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為數以

痛爲輸在內者熨引飲藥（痛在皮膚筋骨外者可療以燔鍼病在腹胸內者宜用熨法及道引並飲湯液藥等也）此筋折紉發數甚者死不治名曰孟秋痺（其筋轉痛輕而可爲燔鍼若折曲紉發之甚死而不療也　平按靈樞甲乙紉均作紐紐二字孟秋均作仲秋發袁刻誤作緩）足厥陰之筋起於大指之上上結於內踝之前上循脛上結於內輔之下上循陰股結於陰器結絡諸筋（足三陰及足陽明筋皆聚陰器足厥陰屈絡諸陰故陰器名曰宗筋也　平按上循脛甲乙作上衝胻結絡諸筋靈樞無絡字筋甲乙作經）其病足大指支內踝之前痛內輔痛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陰氣其病筋者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季秋痺（婦人挺長爲病丈夫挺不收爲病陰氣即丈夫陰氣謂陽氣虛也陽氣虛故縮或不收得陰即愈也　平按陰氣甲乙作陰器其病筋者靈樞甲乙病下有轉字燔上均有治則二字）

手大陽之筋起於小指之上上結於腕上循臂內廉結於肘內兌骨之後彈之應於小指之上上入結於掖下（手小指表名上肘兌謂肘內箱尖骨名曰兌骨應引也）其支者後走掖後廉上繞肩甲循頸出足大陽之筋前結於耳後完骨其支者入耳中其直者出耳上下結於顑（含感反　平按後走掖後廉甲乙作從掖走後廉上繞肩甲作上繞臑外廉上肩胛顑靈樞甲乙均作頷）上屬目外眥其病手小指支痛肘內兌骨後廉痛循臂陰入掖下掖下痛掖後廉痛繞肩肩甲引頸而痛應耳中鳴痛引頷目瞑良久乃能視（臂臑內爲臂陰也瞑目閉也音眠　平按支痛二字甲乙作及）頸筋急則爲筋瘘頸腫寒熱在頸者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其爲腫者傷而兌之其支者上曲耳循耳前屬目外眥上額結於角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仲夏痺（筋瘘此之謂也筋瘘頸腫者皆是寒熱之氣也故療寒熱筋瘘頸腫者可以鍼傷於兌骨後彈應小指之處兌之令盡兌尖銳盡端也或爲傷復也六月手之少陽五月手之太陽二月足之太陽四月手之陽明三月足之陽明筋於此時感氣爲病故曰仲夏等痺也　平按頸筋急頸腫頸字袁刻作頭靈樞甲乙均作頸傷均作復上曲耳耳字靈樞作牙甲乙注同又注筋瘘袁刻瘘誤作瘻）手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之端結於腕上循臂結於肘上繞臑外廉上肩走頸合手大陽其支者當曲頰入繫舌本其支者上曲耳循耳前屬目外眥上乘顑結於角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舌卷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季夏痺（曲頰在頰曲骨端足少陽筋循頸向曲頰後當曲頰入繫舌本謂當風府下舌根後故風府一名舌本也　平按腕上趙府本靈樞作腕中曲耳靈樞甲乙作曲牙顑均作頷其病袁刻誤作是病）手陽明之筋起於大指次指之端結於捥上循臂上結於肘外上臑結於髃其支者繞肩甲俠脊直者從肩髃上頸其支者上頰結於頄（肩髃肩角也音隅又音偶也　平按肘外甲乙無外字上臑作上繞臑肩甲靈樞甲乙均作肩胛頄靈樞作頄）其直者上出手大陽之前上左角絡頭下右顑其病當所過者支痛及轉筋肩不舉頸不可左右視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夏痺（其筋左右交絡故不得左右顧視今經不言上右角絡頭下左顑或可但言一邊也　平按顑靈樞甲乙均作頷支下甲乙無痛及二字）手大陰之筋起於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結於魚後（大指表名爲上循手向胸爲上行也　平按魚下甲乙有際字）行寸口外側上

循臂結於肘中上臑內廉入掖下出缺盆結肩前髃上結缺盆（並大陰脈行故在臑也肩端之骨名肩髃是則在後骨之前即肩前髃也）下絡胸裏散貫賁合賁下抵季肋（賁謂膈也筋雖不入藏府仍散於膈也　平按合賁下甲乙作合脇下下抵季肋靈樞作抵季脇）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痛其成息賁者脇急吐血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息謂喘息肺之積名息賁在右脇下大如杯久不愈令人洒淅振寒熱喘欬發肺癰也　平按其成息賁者靈樞甲乙作甚成息賁）名曰仲冬痺（十二月手之少陰七月足之少陰十一月手之大陰入月足之大陰十月手心主厥陰九月足厥陰筋於此時感氣爲病名爲仲冬痺也十二經脈足之三陰三陽配十二月手之三陰三陽配甲乙等數與此十二經筋不同良以陰陽之氣成物無方故耳）

手心主之筋起於中指與大陰之筋並行結於肘內廉上臂陰結掖下下散前後俠脇其支者入掖下散胸中結於賁（結於膈也　平按與大陰之筋並行甲乙作與大陽

之經並行賁靈樞甲乙均作臂）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及胸痛息賁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冬痺（當此筋所過之處爲痺即是所行之筋爲病也　平按轉筋下靈樞有前字甲乙有痛手心主前五字）

手少陰之筋起於小指之內側結於兌骨上結肘內廉上入掖交太陰伏乳裏結於胸中循賁（兌骨謂掌後當小指下尖骨也交手太陰已伏於乳房之裏然後結於胸也　平按靈樞甲乙伏乳作挾乳循賁作循臂）下繫於齊其病內急心承伏梁下爲肘綱其病當所過者則支轉筋筋痛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其成伏梁唾膿血者死不治（心之積名曰伏梁起齊上如臂上至心下其筋循膈下齊在此痛下故曰承也人肘屈伸以此筋爲綱維故曰肘綱也　平按唾甲乙作吐）經筋之病寒則筋急熱則施縱不收陰萎不用也（凡十二經筋寒則急熱則縱不用之也　平按寒則下靈樞有反折二字甲乙同）陽急則反折陰急則俛不伸（人背爲陽腹爲陰故在陽之筋急者反折也在陰之筋急則俛而不伸也）焠刺者刺寒急熱則筋縱毋用燔鍼（焠十內反謂燒鍼刺之也問曰熱病皆有行灸筋熱爲病何以不用火鍼答曰皮肉受於熱病脈通而易故須行灸筋自受病通之爲難寒熱自在於筋病以痛爲輸不依餘輸也　平按縱下靈樞甲乙有不收二字鍼下甲乙有急刺二字）名曰季冬痺（經筋之病下總論十二經筋此之一句屬手少陰筋也）

足之陽明手之大陽筋急則口目爲辟目眥急不能卒視治皆如右方（撿手大陽有耳中鳴引頷目瞑之言無口目辟亦可引頷即口目辟也皆用前方寒急焠刺也　平按辟靈樞作僻甲乙作僻眥上靈樞無目字）

骨度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四第十四骨度篇又見甲乙經卷二第七骨度腸度腸胃所受篇）

黃帝問伯高曰脈度言脈之長短何以立之也（脈度謂三陰三陽之脈所起之度但不知長短也　平按言脈之長短靈樞甲乙作言經脈之長短）伯高曰先度其骨節之小

大廣狹長短而脈度定矣（人之皮肉可肥瘦增減骨節之度不可延縮故欲定脈之長短先言骨度也）

黃帝問曰願聞衆人之度人長七尺五寸者其骨節之大小長短各幾何（聖人賢人及無別與分者之外衆人之骨度量多同故請衆人之度及請中度之人大小長短也　平按甲乙無願聞衆人之度六字各上有知字）伯高答曰頭之大骨圍二尺六寸（衆人之中又爲三等七尺六寸以上名爲大人七尺四寸以下名爲小人七尺五寸名爲中人今以中人爲法則大人小人皆以爲定何者取一合七尺五寸人身量之合有七十五分則七尺六寸以上大人亦准爲七十五分七尺四寸以下乃至嬰兒亦准七十五分以此爲定分立經脈長短並取空穴自頭項骨以上爲頭顱骨以爲頭大骨也當其蠡處以繩圍也）胸圍四尺五寸（缺盆以下𩩲骭以上爲胸當中圍也　平按注𩩲原作髑當係𩩲字傳寫之誤查蔽心者爲𩩲骭亦曰鳩尾臆前蔽骨也謹作𩩲別本作髑）腰圍四尺二寸（當二十一椎腰輸之中圍也）髮所覆者顱至項長尺二寸（頭顱骨取髮所覆之處前後量也　平按所覆所字袁刻誤作至）髮以下至頤長一尺君子參折（髮際以下至頤端量之一尺面分中分爲三三分謂天地人君子三

（分齊等與衆人不同也參三也　平按參折靈樞作終折甲乙作參注云又作三又作終）結喉以下至缺盆中長四寸（頭端橫當結喉端也結喉端至缺盆中不取上下量）缺盆以下至髑骬長九寸（從缺盆中至髑骬皮際量也　平按髑骬說見前靈樞注云音曷于肩骨也恐未安注皮字別鈔本亦作岐）過則肺大不滿則肺小（心肺俱在胸中心在肺間故不言大小也）髑骬以下至天樞長八寸（天樞俠齊故量髑骬下但八寸）過則胃大不滿則胃小（八寸之中亦有脾藏以其胃大故但言胃大小也）天樞以下至橫骨長六寸半過則迴腸廣長不滿則短（橫骨在陰上橫骨迴腸大腸也大腸當齊小腸在後附脊齊上故不言之也　平按靈樞甲乙則短作則狹短）橫骨長六寸半（橫量非數）橫骨上廉以下至內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內輔膝下內箱骨輔脛也　平按下至內輔之上廉靈樞甲乙作橫骨上廉以下至內輔之上廉注脛衰刻誤作頸）內輔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內輔骨長三寸半也）內輔之下廉以下至內踝長尺三寸內踝以下至地長三寸（內踝端至地也）膝膕以下至跗屬長尺六寸跗屬以下至地長三寸（從膝以下當膝後曲處量也）故骨圍大則大過小則不及（故頭骨圍大則過於身骨頭骨圍小不及身骨也）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缺盆左右箱上下高骨名曰柱骨後頟角至此柱骨端合有一尺與頭端齊也計柱骨上下長四寸經不言也）行掖中不見者長四寸（排手而行取掖下不見處以上至柱骨四寸也）掖以下至季脇長尺二寸（季肋曰季脇）季脇以下至髀樞長六寸（尻髀二骨相接髀樞之處名曰髀樞）髀樞以下至膝中長尺九寸（當膝側中）膝以下至外踝長尺六寸（至外踝之中也）外踝以下至京骨長三寸京骨以下至地長一寸（外踝下如前高骨名曰京骨）耳後當完骨者廣九寸耳前當耳門者廣尺三寸（頭顱圍有二尺六寸此完骨相去九寸耳門相去尺三寸合有二尺二寸小四寸者各取完骨之前至耳二寸兩箱合有四寸並前即有二尺六寸經不言之也　平按廣尺三寸甲乙作橫一尺二寸注云一作三寸）兩顴之間相去七寸兩乳之間廣九寸半兩髀之間廣六寸半（兩顴兩乳取其端兩髀取中也　平按原鈔本兩顴右旁有顴巨莫反頰骨也七字恐係後人校記非楊注）足長尺二寸廣四寸半（取足中指至足跟端量之以取長也以尺二長中折處橫量之以取廣也）肩至肘長尺七寸（從肩端至肘端量也）肘至腕長尺二寸半（肘端至腕腕者臂手相接之處）腕至中指本節長四寸（指有三節此為下節故曰本節）本節至其末長四寸半（從本節端至中指末合四寸半今人取手大指第一節為寸以定鍼灸分寸者不相當也）項髮以下至膂骨長三寸半（膂骨脊骨從後髮際下至脊端量之也　平按膂靈樞作背甲乙作脊三寸半靈樞作二寸半甲乙注云一作二寸）膂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節長三尺（每七節長一尺也故二十一節長三尺也下文具之）上節長一寸四分分之一奇分在下（舉上一節以為例餘皆同也分之一者一寸□□之外更有餘分之一也其實則七分分之二也　平按分之一奇分在下甲乙作分之七奇分之一注一寸下原缺二字據經文當作四分二字）故上七節下至於膂骨九寸八分分之七（此七節之數也每節一寸四分分之一故七節得九寸八分分之七其實一尺全也何者每節餘分七分分之二七節有餘分十四以七除十四得二分二分並九寸八分故為一尺也）此衆人之骨度也所以立經脈之長短也（此為衆人骨度多同者為准以立經脈長短也）是故視其經絡之在於身也其見浮而堅者其見明而大者多血細而沉者少氣也（見而浮堅者絡脈也見而明大者血盛也細而沉者少氣少血或作多氣也　平按少氣靈樞甲乙作多氣注見而明大衰刻誤作其見明而大）

腸度（篇）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三十二曲見靈樞卷六第三十一腸胃篇自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至末見靈樞卷六第三十二平人絕穀篇甲乙同上）

黃帝問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大小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三焦府傳於穀氣膽府受於骨精三腸及胃傳穀糟粕傳糟粕者行穀之要故腸胃有六種之

（別者）伯高答曰請盡言之穀之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黃帝問六種也外更請說四種故曰盡言之也穀行從口曰入俴肛曰出自脣至齒為淺從咽至腸曰深穀至於胃曰近從胃向䐈曰遠腸十六曲曰長咽一尺六寸曰短也）脣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會厭舌後喉嚨上出氣入鼻口之孔上有肉厭蓋孔開闔氣之出入也）咽大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會厭後下食孔也下至胃長一尺六寸　平按咽上靈樞有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十一字咽下有門重十兩四字大作廣甲乙同二寸半靈樞作一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原鈔長字上脫至胃二字長字下脫一尺二字謹依靈樞甲乙補入）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胃中央大兩頭小伸而度之二尺六寸也圍之有一尺五寸曰大量徑有五寸也容水穀三斗也　平按大容三斗靈樞作二斗五升甲乙作三斗五升注云一作二）小腸後傅脊左環葉積其注於迴腸者外傅於齊上迴運環反十六曲大二寸半徑

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傅附也糟粕從胃傳入小腸小腸附脊外注迴腸於齊上也　平按傅靈樞甲乙均作附葉積靈樞作迴周疊積甲乙作迴周葉積）迴腸當齊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少半長二丈一尺（迴腸大腸也小腸附脊而在後大腸近齊而在前故大腸輸在上小腸輸在其下也　平按少半上靈樞甲乙有寸之二字）廣腸傅脊以受迴腸左環葉積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廣腸白䐈也附脊以受大腸糟粕辟着脊也謂白䐈當中寬八寸上受大腸之處下出俴處皆徑有二寸半總長二尺八寸也　平按葉積靈樞作葉脊大半上靈樞甲乙有寸之二字）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咽之上口為所入廣腸之下以為所出脣齒相去九分齒與會厭相去三寸半會厭至胃咽長一尺六寸胃之終始長二尺六寸小腸終始長二丈一尺廣腸終始長二尺八寸故有六丈四寸四分也　平按注小腸終始下原鈔作長二丈一尺檢上文經云小腸長三丈二尺迴腸長二丈一尺應於小腸終始下補注長三丈二尺迴腸終始九字方與經文六丈四寸四分之數合當係傳鈔脫此九字也）其迴曲環反三十二曲（胃有一曲小腸十六曲大腸十六曲合而言之計有三十三曲其胃大曲短不入其數故有三十二曲皆以七尺五寸中度之人為准也）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其故何也（七日不食而死餘時之言既聞腸胃大小未知所盛水穀多少而盡至七日而死之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三斗其中之穀常留者二斗水一斗而滿（故專所由水穀合有三斗滿於胃中也　平按橫屈受三斗靈樞甲乙作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水一斗而滿均作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慓悍滑疾（上焦之氣從胃上口而出其氣精微慓悍滑疾晝夜行身五十周即衛氣也　平按上焦下原缺一字依靈樞甲乙補作泄袁刻作中焦二字又注上焦袁刻作二焦均與原鈔不合）下焦下溉諸腸（下焦別迴腸注膀胱譬之溝瀆下溉諸腸膀胱為黑腸及廣腸等也　平按諸腸甲乙作泄諸小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一斗三合合之大半穀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一二為三則二為大半一為少半也　平按受一斗三合

合之大半穀四升十二字靈樞甲乙作受穀二斗四升六字）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平按靈樞甲乙有寸之二字）少半長二丈一尺受一斗七升升之半穀一斗水七升升之半（升之半半升也　平按受一斗七升升之半穀一斗水七升升之半十七字靈樞甲乙作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八字）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受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廣腸受水穀之數也　平按靈樞大半上有寸之二字受下有穀字甲乙同）腸胃之長凡長六丈四寸四分受水穀六斗六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計腸胃所受之數垂升之半合之大半也　平按六丈四寸四分靈樞甲乙作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六斗六升六合八分合之一作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十三字注垂袁刻作乘其義均未詳）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滿更虛故氣得上下（前之所論乃據腸胃之量□受數若言生平之人則腸胃之中盈虛更起不得一時則有前數也食滿胃中則胃實腸虛也腸虛故氣得下也糟入腸中則胃虛腸實也）

（胃虛故氣得上也以其腸胃盈虛氣得上下之也　平按注量下所鈌一字謹擬作容）五藏安定（欲資水穀之味故須盈也欲受水穀之氣故待虛也氣味內和故五藏安宍也）血脈和利（氣味通於上下故脈和利）精神乃居（藏安脈和則五神五精居其藏也）故神者水穀之精氣（水穀精氣資成五神故水穀竭神乃亡也）故腸胃之中常留穀二斗四升水一斗一升（計腸胃所受六斗六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據其盈虛在人常須三斗五升也　平按穀二斗四升靈樞作二斗水一斗一升靈樞作一斗五升甲乙作穀二斗四升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盡矣（再後五升還須資食合有三斗五升若一日不食後五升者則少五升也若七日常後七日不食則五七三斗五升皆盡）故平人不飲食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矣故七日而死矣（命門所藏謂之精也上焦宣五穀味薰膚充身澤毛如霧露之既遂謂之氣腠理發洩出汗謂之津穀氣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淖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謂之爲液水穀既盡精氣津液四物□盡故七日死　平按注四物下所鈌一字謹依經文作皆）

脈度（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四第十七脈度篇又見甲乙經卷二第三脈度篇）

黃帝問曰願聞脈度（先言骨度及腸胃度大小長短於前次當依□以論諸脈長短故須問之也　平按注依下原鈌一字謹擬作次）岐伯曰手足之六陽從手至頭五尺（手陽明大腸脈也手大陽小腸脈手少陽三焦脈也三脈分在兩手故有六脈餘倣此各依營行次第手之三陰足之三陽皆從內起向於手足手之三陽足之三陰皆從外起向於頭□此數手足之脈長短故皆從手足向內數之與手□□□脈十二經流注入身數亦同也　平按手足之六陽靈樞甲乙均無足字疑衍注向於頭下原鈌一字左方剝月旁依經文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擬作腹袁刻作項恐未安與手下原鈌三字謹擬作足外起三字）五六三丈（計手六陽從指端至目循骨度直行得有五尺不取循繞並下入鈌盆屬腸胃者循骨度爲數去其覆迴行者及與支別故有三丈也）手之六陰從手至胸中三尺五寸三六丈八尺五六三尺（手大陰肺脈也手少陰心脈也手心主心包絡脈也手之三陰皆亦直循骨度從手至胸三尺五寸不取下入屬藏絡府之者少陰從心系上係目系及支別者亦不取）凡二丈一尺足之六陽從足至頂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陽明胃

脈也足大陽膀胱脈也足少陽膽脈也計人骨度從地至頂七尺五寸所謂八尺者何以其足六陽脈從足指端當至踝五寸故有八尺也亦不取府藏及支別矣）足之六陰從足至胸中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足少陰腎脈也足厥陰肝脈也足六陰脈從足至胸中六尺五寸太陰少陰俱至舌下厥陰至頂及入藏府□□□□數之也　平按注足少陰上原鈌六字擬作足太陰脾脈也六字袁刻將太陰脾脈補在六陰二字之上陰下復脫脈字與原鈔不合又藏府下原鈌五字謹依上下注作與支別亦不五字袁刻於此處既不闕文復脫數之也三字與原鈔不合）凡三丈九尺蹻脈從足至目七尺五寸二七丈四尺二五一尺（蹻陰陽二蹻也起處終處長短是同□□□也按中人七尺五寸二蹻脈皆起跟中上□□□七尺五寸若爲合數然二蹻至目內眥與足大陽合上行絡左右顴角故得合數檢少陽筋即知也　平按注是同下原鈌四字袁刻只空二格不合五寸下原鈔直接二蹻無鈌文袁刻空七格不合跟中上三字下原鈔鈌四字謹依陰陽蹻脈篇擬作至目內眥四字袁刻只空二格不合又顴角顴字袁刻誤作額故得合數得字誤作爲均依原本更正）凡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上行至頭任脈唯至兩目之下督脈上行至目復上□□□□□極骶行所其長與任脈不同若爲皆有四尺五寸然任脈□□□□外循腹上行而絡脣口者督脈取其起於下極之故□於脊脊上至風府者以充四尺五寸之數餘不入數　平按注上行至頭上原鈌八字謹依督脈篇擬作督脈起於少腹以下八字極骶上原鈌六字謹依督脈篇擬作顛別下項至下六字然任脈下原鈌五字謹擬作取其起胞中五字故下原鈌一字謹依督脈篇擬作使）凡九尺凡都合十六丈二尺此氣之大經隧也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絡孫絡之盛而有血者疾誅之盛者徐寫之虛者飲藥以補之（人之血脈上下縱者爲經支而橫者爲緯□□足左右各有十二合二十四脈陰蹻陽蹻任脈□□□二十八脈在膚肉之裏皆上下行名曰經脈十五絡脈及□絡見於皮表橫絡如緯名曰絡脈皆是血氣所□□稱爲隧也凡大小絡虛皆須飲藥補之不可去血去血虛虛不可不禁也　平按凡九尺三字原鈔作九字依靈樞甲乙及本經上文應作凡九尺三字爲孫下靈樞無絡孫絡之四字寫上無徐字注爲緯下原鈌二字擬作凡手二字袁刻空六格不合任脈下原鈌三字擬作督脈合三字袁刻空五格不合及下原鈌一字擬作別袁刻空四格不合所下原鈌三字擬作貫注故三字袁刻空五格不合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三（身度）　黃陂蕭貞昌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四（診候一）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平按此篇自形氣相得者生以上殘缺袁刻據素問三部九候論自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至胸中多氣者死補入檢素問原文自上部天至下部人足太陰也一段詳本書篇末乃宋臣林億等所移玩素問新校正自明此篇若據素問篇首補入則上部天至下部人足太陰也一段未免重複茲據素問及甲乙經帝曰決死生奈何以下補入證以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名此篇為決死生於義亦合自形義相得以下見素問卷六第二十三部九候論又見甲乙經卷四第三三部九候論）

帝曰決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以上從素問及甲乙經三部九候論補入）形氣相得者生（形盛氣盛形瘦氣細者得生三也）參伍不調者病（謂其人形氣有時相得有時不相得參類品伍不得調者其人有病四也）（平按素問甲乙無以字）以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三部九候不得齊一各各不同相失故死五也）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參春者病甚（三部九候之脈動若引繩□□前後也今三部在頭為上三部在足為下左手三部為左右手三部為右脈之相應參動上下左右更起更息氣有來去如碓春不得齊一又春其脈上下參動也東恭反所以病甚六也　平按素問甲乙參上有如字）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上下左右脈動各無次第數動脈不可得者脈亂故死七也）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藏相失者死（肺心胸中以為中部診手太陰手陽明手少陰呼吸三脈調和與上下部諸藏之脈不相得者為死八也　平按衆袁刻作諸）中部之候相減者死（中部手太陰手陽明手少陰三脈動數一多一少不相同者為死九也）目內陷者死（五藏之精皆在於目故五藏敗者為目先陷為死也以上十候決死生也）黃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病之所在在於死生迺決死生亦不易也但決有多端故復問也）岐伯對曰察其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

脈獨陷者病（以次復有一十八候獨小大等即爲七也九候之脈上下左右均調若一故偏獨者爲病也　平按察下素問甲乙無其字）以左手上去踝五寸而按之右手當踝而彈之其應過五寸已上需然者不病（脈和調也人當內踝之上足大陰脈見上行至內踝上八寸交出厥陰之後其脈行胃氣於五藏故於踝上五寸以左手按之右手當踝彈之左手下需調動其人不病爲候八也需需動不盛也需而勉反　平按素問左手下有足字甲乙有於左足三字按之上素問無而字下有庶字右手下有足字需素問甲乙作蠕蠕又檢素問宋臣林億等引全元起注云內踝之上陰交之出通於膀胱係於腎腎爲命門是以取之以明吉凶今文少一而字多一庶字及足字王注以手足皆取爲解殊爲穿鑿當從全元起注舊本及甲乙經爲正）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彈之左手之下渾渾動而不調者病其候九也）中手徐徐者病其應上不能至五寸者彈之不應者死（足大陰血氣微弱彈之徐徐者有病不至五寸不應其手者爲死十也　平按徐徐下素問甲乙有然字）脫肉身不去者死（去者行也脫肉羸瘦身弱不能行者爲死十一也　平按原鈔無不字據本注應有素問甲乙均作不去謹補入）中部乍疏乍數

者死（中部謂手太陰手陽明手少陰乍有疏數爲死十二也）其脈代而勾者病在絡脈（中部之脈手太陰秋脈也手少陰夏脈也秋脈王時得於脾脈土來乘金名曰虛邪故爲病也夏脈王時得脾脈者土來乘火名曰實邪故爲病也夏脈其病皆在絡脈可刺去血爲病十三也　平按其脈代三字甲乙作代脈二字）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察其病藏以知死生之期（九候上下動脈相應若一不得相失忽然八候相應俱動一候在後即有一失故病二候在後不與七候俱動即爲二失故病甚也三候在後不與六候俱動即爲三失故病危也三候在後爲病宜各察之是何藏之候候之即知所候之藏病有閒甚死生之期三候在後爲病有三失爲十六也　平按素問甲乙病藏作府藏）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真藏脈見勝者死（欲依九候察病定須先知十二經脈及諸絡脈行所在然後取於九候候諸病脈有真藏脈無胃氣之柔獨勝必當有死爲十七也　平按勝者死素問作者勝死甲乙作者邪勝死也五字注無胃氣無字袁刻誤作見）足大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

戴眼（足大陽脈從目絡頭至足故其脈絕腳不屈伸戴目而死爲十八也）黃帝曰冬陰夏陽奈何（九候之脈並沈細絕微爲陰也然極於冬分故曰冬陰九候之脈盛躁喘數故爲陽也極於夏分故曰夏陽請陳其理也）岐伯對曰九候之脈皆沈細懸絕者爲陰主冬故以夜半死（深按得之曰沈動猶引線曰細來如斷繩故曰懸絕九候之脈皆如此者陰氣勝陽氣外絕陰氣獨行有裏無表死之於冬陰極時也夜半死者陰極時也此一診也）盛躁而喘數者爲陽主夏以日中死（其氣洪大曰盛去來動疾曰躁因喘數而疾故曰喘數九候皆如此者皆陽氣勝陰氣內絕陽氣獨行有表無裏死之於夏陽極時也日中死者陽極時也此爲二診）是故寒熱者以平旦死（脾病寒熱死於平旦平旦木也木剋於土故脾病至平旦死此爲三診也　平按是故寒熱者以平旦死九字原鈔在注二診下均作小字混入注中應據素問甲乙作經方與本注三診之義合袁刻於九字中依素問甲乙加一病字作大字移刻與上經文以日中死相連復於二診下仍存此九字於注中既嫌重複亦失真相茲於注二診下將原鈔小字改書大字作經庶上注二診下注三診眉目朗然又寒熱下素問甲乙有病字寒熱上甲乙無是故二字）熱中及熱病以日中死（肺中熱傷寒熱病皆是陽病故死於日中陽極時也

此爲四診也　平按病下素問甲乙有者字注日中二字袁刻重極下脫時字）風病者以日夕死（風爲肝病酉爲金時金剋於木故日夕死此爲五診也　平按風病素問甲乙作病風）病水者以夜半死（水病陰病也夜半子時陰極死也此爲六診）其脈乍疏乍數乍遲乍疾以日乘四季死（脾者土也王於四季平和時脈在中宮靜而不見有病見時乍疏乍數故以日乘四季時死也　平按素問疾下有者字無以字甲乙有者字）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土爲肉也肉爲身主故脈雖調肉脫故死此爲七診也　平按甲乙調下有者字）七診雖見九候皆順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間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診之病其脈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噫（雖有七診死徵九候之脈順四時者謂之不死言七診見脈順生者謂風及氣並經脈間有輕之病見徵似於七診非真七診所以脈順得生若有七診其脈復敗不可得生五藏先壞其人必發噦而死也　平按素問順作從經間素問甲乙作經月）必審問其故所始所病與今之所方病（候病

（之要凡有四種一者望色而知謂之神也二者聽聲而知謂之明也三者尋問而知謂之工也四者切脈而知謂之巧也此問有三一問得病元始謂問四時何時而得飲食男女因何病等二問所病謂問寒熱痛熱痛癢諸苦等三問方病謂問今時病將作種種異也　平按其故所始所病素問甲乙作其所始病）而後切循其脈（先問病之所由然後切循其脈以取其審切謂切割以手按脈分割吉凶循謂以手切脈以心循歷脈動所由故曰切循其脈也　平按切上素問有各字注分割袁刻作分別）視其經絡浮沈（經謂十二經並八奇經絡謂十五大絡及諸孫絡切循之道視其經脈浮沈絡脈浮沈沈者為陰浮者為陽以知病之寒溫也）以上下逆順循之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上謂上部下謂下部亦上謂咽之左右下謂手之左右寸口脈從藏起下向四支者名之為順脈從四支上向藏者稱之為逆切循上下順逆之脈疾行應數謂之不病上下有失遲不應數謂之病也手之三陰為往三陽為來足之三陽為往三陰為來皆不往來謂之死也人之氣和皮肉相離絕勁強相著者死也　平按順素問甲乙作從往下甲乙有不字）黃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前帝所言多有死候故問有病可療者三也）岐伯對曰經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以下言有可療病也邪在經者取其經邪在孫絡取孫絡也　平按素問治其孫絡作治其孫絡血甲乙無二孫字）血病身有痛者而治其經絡（大經大絡共為血病身體痛者經與大絡皆治之也　平按甲乙無血病二字袁刻病誤作痛）真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脈則繆刺之（真正也當藏自受邪病不從傳來故曰正病奇邪謂是大經之上奇大絡也宜行繆刺左右平取也　平按真病素問甲乙作其病）留瘦不移節而刺（留久也久瘦有病之人不可頻刺可節量刺之　平按刺下素問甲乙有之字）上實下虛者切順之索其經絡脈刺出其血以通之（上實下虛可循其經絡之脈血之盛者皆刺去其血通而平之　平按切上素問甲乙無者字切下有而字順素問作從以通之素問作以見通之甲乙作以通其氣）瞳子高者大陽不足戴眼者大陽絕此決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大陽之脈為目上綱故大陽脈足則目本視也其氣不足急引其精故瞳子高也其脈若絕驗精瘦下故戴目也此等皆是決生死之大要不可不察也）手指及手外踝上五寸指間留鍼（前大陽不足及足大陽絕者足大陽脈也此療乃是手大陽脈者以手之大陽上下接於目之內眥故取手之大陽療目高戴也取手小指端及手外踝上五寸小指之間也　平按留上素問無間字此節素問注謂錯簡文）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也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也上部人耳前之動脈也（上部之天兩額足少陽陽明二脈之動候頭角氣上部之地兩頰足陽明在大迎中動候口齒氣上部之人目後耳前手大陽手少陽足少陽三脈在和窌中動候耳目之氣也）中部天手大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中部之天手大陰脈動在中府天府俠白尺澤四處以候肺氣中部之地手陽明脈檢經無動處呂廣注八十一難云動在口邊以為候者候大腸氣中部之人手少陰動在極泉少海二處以候心氣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大陰也（下部之天足厥陰脈動在曲骨行間衝門三處以候肝氣下部之地足少陰脈動在大谿一處以候腎氣下部之人足大陰脈動在中府箕門五里陰廣衝門雲門六處以候脾氣十二經脈手心主無別心藏不入九候手大陽手少陽足大陽足少陽足陽明此五皆是五藏表經候藏知表故不入越於九候也　平按自上部天至下部人足太陰也素問新校正依甲乙經編次移前）

四時脈形（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六第十九玉機真藏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四經脈第一上篇）

黃帝問岐伯曰春脈如弦何如而弦岐伯曰春脈者肝脈也東方木也萬物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濡弱輭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凡人之身與天地陰陽四時之氣皆同故內身外物雖殊春氣俱發肝氣春王故春脈來比草木初出其若琴弦之調品者不大緩不大急不大虛不大實不濇不曲肝氣亦然濡潤柔弱輭小得虛輕滑端直而尺部之上長至一寸故比之弦輭如遄反　平按素問甲乙濡弱作耎弱輭虛作輕虛注調品袁刻作調和）黃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大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其春脈堅實勁直名為來實而強此為春脈少陽有餘邪在膽府少陽故曰在外一曰而弦疑非也其春脈厥陰脈來雖然不實而更微弱此為不足邪在肝藏厥陰故曰在中也）黃帝曰春脈大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大過則令人喜

忘忽忽眩冒而癲疾（春脈大過以邪在膽少陽少陽之脈循胸裏屬肝散之上肝貫心又抵角上頭故喜忘忽忽眩冒而癲也　平按喜忘素問甲乙作善忘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木大過甚則忽忽善怒忘當作怒）其不及則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脇胠滿黃帝曰善哉（肝虛則胸痛引背兩脇胠滿皆肝藏病也胠去居反脇下三寸以下脇也脇下至八閒之外胠也　平按胸痛甲乙作胸滿注云一作痛注胸痛胸字袁刻誤作胃）黃帝問岐伯曰夏脈如鉤何如而鉤岐伯對曰夏脈者心脈也南方火也萬物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夏陽氣盛萬物不勝盛長遂復垂下故曰鉤也夏脈從內起上至於手不勝其盛迴而衰遲故比之鉤也）黃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盛去亦盛此謂大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謂不及病在中（來去俱盛大陽氣盛也邪在少陽大陽故曰在外也其來不盛陽氣有衰脈行衰遲去反盛者陰氣盛實病在心藏也故曰病在中　平按素問新校正云詳越人肝心肺腎四藏脈俱以強實爲太過虛微爲不及與素問不同）黃帝曰夏脈大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大過則令人身熱而骨痛爲浸淫（腎主骨水也今大陽大盛身熱乘腎以爲微邪故爲骨痛浸淫者滋長也　平按骨痛素問作膚痛）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噬唾下爲氣黃帝曰善哉（陽虛陰盛故心煩也心脈入心中繫舌本故上見噬唾噬市滯反謂嚼唾也氣謂廣腸泄氣也　平按素問噬作欬氣下有泄字甲乙同）黃帝問於岐伯曰秋脈如浮何如而浮岐伯對曰秋脈者肺脈也西方金也萬物所以收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其氣來急去皆散故曰浮反此者病（秋時陽氣已衰陰氣未大其氣輕虛其來以急其去浮散故曰如浮也　平按素問甲乙收下有成字其氣來急去皆散作來急去散）黃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傍虛此謂大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其脈來如以手按毛毛中央堅此爲陽盛病在大腸手陽明故曰在外如〻按毛毛中央微肺氣衰微故曰在中也）黃帝曰秋脈大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大過則令人氣逆而背痛温温然（府陽氣盛則氣逆迊背痛温温然熱不甚也　平按素問甲乙氣逆作逆氣温温作慍慍）其不及則令人喘呼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黃帝曰善哉（肺氣不足喘呼欬而上氣唾而有血下聞胸中喘呼氣聲也　平按呼下素問有吸少氣三字甲乙有少氣二字）黃帝問於岐伯曰冬脈如營何如而營岐伯對曰冬脈腎脈也萬物所以藏也故其氣來沈以搏故曰營反此者病（營聚也謂萬物收藏歸根氣亦得深搏骨沈聚內營故曰如營也　平按萬物上應脫北方水也四字依前春夏秋三段經文均有東方木南方火西方金等句宜據素問甲乙補入沈以搏甲乙作沈以濡按素問新校正云搏當從甲乙經作濡以脈沈而濡濡古軟字乃冬脈之平調脈若沈而搏擊於手則冬脈之太過脈又引越人云冬脈石者北方水也萬物之所藏盛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脈來沈濡而滑故曰石也）黃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大過病在外（其脈如石以爲平也彈石謂令石脈上來彈手如石擊手如彈之以石謂腎大陽氣有餘病在膀胱大陽故曰在外也）其氣去如毛者此謂不及病在中（腎氣不足故其氣去按之如按於毛病在於腎故曰在中一曰如數也　平按如毛素問甲乙作如數）黃帝曰冬脈大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大過則令人解㑊腹痛而少氣不欲言（大過足大陽盛大陽之脈行頭背脇故氣盛身解㑊也解音懈㑊相傳音亦謂怠惰運動難也大陽既盛腎陰氣少氣少故不欲言也　平按腹痛素問甲乙作脊脈痛）不及則令人心如懸病飢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黃帝曰善哉（腎脈上入於心故腎虛心如懸狀如病於飢當脊中腎氣不足故痛也又小腹虛滿小便變色也　平按心如懸病飢素問甲乙作心懸如病飢飢下素問有䏚中清三字甲乙無脊中痛以下三句）黃帝曰四時之序逆順之變異矣然脾脈獨何主乎（四時四藏氣候脈之逆順弦鉤浮營大過不及等變異多端已聞之矣然四藏之脈

（於四時而王未知脾脈獨主何時也　平按素問順作從）岐伯曰脾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孤尊獨也五行之中土獨為尊以王四季脾為土也其味甘淡為酸苦辛鹹味液滋灌四傍之藏其脈在關中宮獨四時不見故不主時也）黄帝曰然則脾之善惡亦可得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見惡者可見（善謂平和不病之脈也弦鈎浮營四脈見時皆為脾胃之氣滋灌俱見故四藏脈常得和平然則脾脈以他為善自更無善也故曰善者不可見也惡者病脈也脾受邪氣脈見關中診之得知故曰可見也　平按注惡者病脈也五字袁刻脫）黄帝曰惡者何如可見也岐伯曰其來如水流者此謂大過病在外其來如鳥之啄者此謂不及病在中（當關指下有脈如水之流動即脾氣大過也此陽氣病在胃足陽明故曰在外其脈來時如鳥啄指此為脾虛受病故曰在中一曰鳥距如鳥距隱人指也　平按素問甲乙在外下無其來二字啄均作喙）黄帝曰夫子之言脾之孤藏也中央土也以灌四傍其大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大過則令人四支不舉（胃氣雖盛脾病不為行氣四支故曰四支不舉也）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脾虛受病不得行氣於九竅故不通也不行氣於身故身重而強也巨兩反）黄帝懼然起再拜稽首（懼敬起也道大於天故受道拜而稽首也　平按懼素問作瞿注受道二字袁刻誤作再）曰吾得脈之大要天下至數（弦鈎浮營等脈大過不及之理名曰脈之大要至數至理也　平按素問曰下有善字）脈變揆度奇恒道在於一數神轉而不迴迴則不轉乃失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唯是血氣一脈隨四時而變故曰脈變方欲切脈以求謂之揆也以四時度之得其病變謂之度也有病不得以四時死者曰奇也得以四時死者曰恒也雖有此二種不同道在一數言一數者謂之神轉神轉謂是神動而營神而營者不可動曲而不動則失神藏機機微也故脈診至理近機微也　平按脈上素問有五色二字神轉上素問無數字注謂是是字袁刻作動）著之玉版藏之於府每旦讀之名曰生機（書而藏之日日讀之以為攝生機要故曰生機也　平按素問於府作藏府生機作玉機）

真藏脈形（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六第十九玉機真藏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八第一五藏傳病發寒熱篇）

大骨枯槀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期六月死真藏見乃予之期日（骨為身幹人之將死肉不附骨遂至大骨亦無潤澤故曰枯槀即骨先死也身之小肉皆脫乃至大肉亦陷即肉先死也肺氣虛少邪氣盈胸故喘息不安也喘息氣急肩膺皆動故曰動形也肺病次傳至肺再傷故六月死也此乃不至七傳者也有前病狀真藏未見期六月死真藏脈見即與死期不至六月也古本有作正藏當是秦皇名正故改為真耳真正義同也　平按真藏下素問有脈字）大骨枯槀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期一月死真藏見乃予之期日（內痛謂是心內痛也心府手大陽脈從肩絡心故內痛引肩項也心不受痛受病不離一月故一月死真藏脈見即不至一月可即與死期也　平按真藏下甲乙有脈字）大骨枯槀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身熱脫肉破䐃真藏見十月之內死（此內痛即脾胃痛也手少陽脈偏應三焦脾胃即中焦也上出缺盆上項故脾胃中痛引肩項也脾主身肉故脾胃病身熱脫肉破䐃者也䐃其㴻反前之病狀真藏未見十月已上而死真藏脈見十月內死良以脾胃受於穀氣故至十月而死也　平按甲乙身熱作痛熱真藏下有脈字注㴻袁刻誤作涓已上袁刻作以上）大骨枯槀大肉陷下肩隨內消動作益衰真藏未見期一歲死見其真藏乃予之期日（腎府足大陽脈循肩髆內故腎病肩隨內藏消瘦也又兩肩垂下曰隨腎間動氣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之原故腎病動運皆衰也腎間動氣強大故真藏脈未見者腎氣未是甚衰所以期至一年腎氣衰甚真藏即見故與之死日之期也　平按素問肩隨作肩髓未見作來見新校正云當作未字之誤期日袁刻作日期注動運袁刻作運動）大骨枯槀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內痛中不便肩項身熱破䐃脫肉目匡陷真藏見目不見人立死其見人者至其所不勝之時則死（真藏脈見少陽脈絶兩目精壞目不見人原氣皆盡故即立死真脈雖見目猶見人得至土時而死也　平按內痛素問甲乙作腹內痛注土時未詳素問王注謂不勝之時謂於庚辛之月以金剋木也）急虛身卒至五藏絶閉脈道不

通氣不往來辟於隨溺不可爲期（四時虛邪名曰經虛八風從其虛之鄉來令人暴病卒死名急虛身辟於隨溺辟卑至反除也謂不得隨意溺也如此急虛之病亦有生者故不可與爲死期也　平按身下素問有中字甲乙身上有中字辟於隨溺素問作譬於墮溺甲乙作譬之墮溺）其脈絶不來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脫真藏雖不見猶死也（中於急虛其脈絶而不來有來一息脈五六至不待肉脫及真藏見必當有死也　平按若下甲乙無人字新校正云按人一息脈五六至何得爲死必息字誤當作呼乃是平按一息五六至乃連上文脈絶不來而言以脈絶不來或來而一息五六至復絶不來此即經所謂不滿十動而一代者五藏無氣予之短期故真藏雖不見猶死）

真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清清然如按瑟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清寒也如以衣帶盛繩引帶不引繩即外急也引繩不引帶即內急也繩帶俱引即內外急也今真肝脈見中外皆急如人以手猶摩刀刃中外堅急令人洒淅寒也又如以手按瑟弦急不調耎者此無胃氣即真肝脈也青爲肝色白爲肺色是肺乘肝也故青不澤也肺主於氣氣爲身本身之氣衰即皮毛不榮故毛折當死也　平按素問甲乙清清作責責注猶摩猶字恐係循字傳寫之誤）

真心脈至堅而揣如循薏苢累累然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薏於極反苢義當苡即十珠也堅而揣者譬人以手循摩薏苡之珠累累然堅鉤無胃氣之柔即真心脈也赤爲心色黑爲腎色是腎乘心也故赤不澤也　平按揣素問作摶甲乙堅作緊揣作摶薏苢素問作薏苡甲乙作薏苡子）

真肺脈至大而虛如毛羽中人膚然其色赤白不澤毛折乃死（其真肺脈如毛羽擲來中人皮膚大而浮虛者毛無胃氣即真肺脈也赤爲心色白爲肺色是心乘肺也故白不澤也　平按素問甲乙如下有以字膚下無然其二字）

真腎色至揣而絶如循彈石辟辟然其色黃黑不澤毛折乃死（揣初委反動也其真腎脈至如石彈指辟打指者譬無胃氣即真腎脈也黃爲脾色黑爲腎色是脾乘腎故黑不澤也　平按素問甲乙揣作摶循作指甲乙此段在真脾脈一段下注黃爲脾色袁刻爲作色）

真脾脈至弱而乍疏乍數然其色青黃不澤毛折乃死（真脾脈至乍疏乍數也疏謂動稀也數謂連動此無胃氣即真脾脈也青爲肝色黃爲脾色是肝乘脾故黃不澤也　平按色上素問甲乙無然其二字）

諸真藏見者皆死不治（藏脈獨見以無胃氣死故不療也　平按素問甲乙藏下有脈字又按素

問此節下新校正引楊注甚詳）

四時診脈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名曰逆四時見素問卷六第十九玉機真藏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四經脈第一下篇自黃帝問於岐伯曰脈其四時至持脈之大法也見素問卷五第十七脈要精微論篇甲乙同上又自是故陰盛則夢涉大水至肺氣甚則夢哀見甲乙卷六第八正邪襲內生夢大論自春得秋脈至末見素問卷七第二十三宣明五氣篇又見甲乙卷四經脈第一中篇）

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形之肥瘦氣之大小色之澤夭脈之盛衰病之新故凡療病者以此五診診病使當爲合其時不當爲後其時也）形氣相得謂之可治（形瘦氣大形肥氣小爲不相得形肥氣大形瘦氣小爲相得也）色澤以浮謂之易已（其病人五色浮輕潤澤其病易已　平按素問無脈字）脈順四時謂之可治（四時王脈皆有胃氣無他來剋故曰順時　平按順素問作從）脈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趣之以時（四時之脈皆柔弱滑者謂之胃氣依此療病稱曰合時也　平按趣之以時素問作取之以時甲乙作治之趨之無後其時）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謂之難已脈實以堅謂之益甚脈逆四時謂之不治必察四難而明告之勿趣以時（此之四診趣之爲難可明告病人宜以變常設於療法不得依常趣之以時也　平按謂之不治素問作爲不可治無勿趣以時句甲乙無必察四難以下十二字）

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脈夏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脾脈其至皆懸絶沈濇者命曰逆四時未有藏形（四時皆得勝來剋己之脈己脈懸絶沈濇失四時和脈雖未有病藏之形不可療也　平按命曰甲乙作名曰）春夏脈沈濇秋冬而脈浮大（此脈反四時也　平按素問甲乙春上有於字浮大下素問有名曰逆四時也六字）病熱脈清靜（熱病脈須熱而躁也今反寒而靜清寒也　平按素問甲乙無清字）洩而脈大（人之洩利脈須小細今爲洪大也）脫血而脈實病在中（人之脫血脈須虛弱今反強實病在中也）而脈實堅病在外（脫血脈實堅病在外也）而脈不實堅爲難治名曰逆

四時（脫血而脈不實不堅難療也以上七診皆逆四時也　平按爲難治素問作皆難治又按素問新校正云按平人氣象論云病在中脈虛病在外脈濇堅與此相反此經誤彼論爲得自未有藏形春夏至此與平人氣象論相重注義備於彼）黃帝問於岐伯曰脈其四時動奈何知病所在奈何知病之所變奈何知病乍在內奈何知病乍在外奈何知請問此六者可得聞乎（六謂六問此中唯有五問當是脫一問也　平按素問請上無知字六作五樣本篇下經文此六者持脈之大法應作六楊注云當是脫一問於義正合）岐伯對曰請言其與天轉運（量下谷中文當有六故爲六合也人身合天故請言人身與天合氣轉運之道也　平按與天轉運素問作與天轉運大也）夫萬物之外六合之內天地之變陰陽之應（萬物各受一形自萬物一形之外從於六合苞裹之內皆是天地爲其父母變化而生故萬物皆與天地之氣應而合也　平按素問無夫字甲乙無夫萬物之外五字）彼春之暖爲夏之暑（春夏者陰氣終始也春之三月陽氣之始氣和日暖夏之三月陽盛暑熱乃是春暖增長爲之也　平按注陰氣終始陰字當是陽字之誤）彼秋之急爲

冬之怒（秋冬者陰氣終始也秋之三月陰氣之始風高氣切故名爲急冬之三月陰氣嚴烈乃是秋涼增長爲之也　平按急素問甲乙作忿王注云忿一作急注氣切切字恐是勁字之誤）四變之動脈與之上下（暖暑急怒是天之運四氣變動人之經脈與彼四氣上下變動亦不異也春夏之脈人迎大於寸口故爲上也寸口小於人迎故爲下也秋冬之脈寸口大於人迎故爲上也人迎小於寸口故爲下也此乃盛衰爲上下也此答切問也　平按注秋冬之脈至故爲下也五句袁刻脫依原鈔補入）以春應中規夏應中矩（春三月時少陽之氣用萬物始生未正故曰應規也夏三月時大陽之氣用萬物長正故曰應矩也）秋應中衡冬應中權（秋三月時少陰之氣用萬物長極故曰應衡也冬三月時太陰之氣用萬物歸根故曰應權也　平按衡原鈔作衡注同謹依素問甲乙作衡）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冬至以後陽氣漸長故曰微上陰氣漸降故曰微下也）夏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下陰氣微上（夏至以後陰氣漸長故曰微上陽氣漸降故曰微下也）陰陽有時與脈爲期期而相失知脈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陰陽以有四時四時與脈爲期爲期在於四時相得失處即知四時之脈分在四時之際脈分四時有期則死生之期可知此答第二病所在也　平按知脈所分知字原鈔作和謹依素問甲乙及本注作知）微妙在脈亦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欲知人之死生者無勝察之妙察脈綱紀必以陰陽爲本也　平按素問甲乙無亦字）始之有經從五行生（陰陽本始有十二經脈也十二月經脈從五行生也）生之有度四時爲數（五行生十二經脈各有法度脈從五行生木生二經足厥陰足少陽也火生四經手少陰手大陽手厥陰手少陽也土生二經足大陰足陽明也金生二經手大陰手陽明也水生二經足少陰足大陽也此爲五行生十二經脈法度者春有二經夏有四經季夏有二經秋有二經冬有二經故十二經脈以四時爲數也　平按素問數作宜新校正云按太素宜作數）循數勿失與天地如一得一之誠以知死生（於寸關尺三部之中循十二經之脈得其弦鈎浮營四時之氣而不失錯與天地氣宜然爲一如此則能了知死生之期也　平按循數素問作補寫誠作情自始之有經至以知死生甲乙無此八句）是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脈合陰陽（人之音聲合於五音人之形色合於五行人之脈氣合於陰陽此答第三知病之所變也　平按注知病知字原鈔作之據上經文宜作知）是故陰盛則夢涉大

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揚（平按素問甲乙無揚字）下盛則夢墮墜（平按素問甲乙無墜字）甚飽則夢予甚飢則夢取肝氣甚則夢怒肺氣甚則夢哀（平按甚素問甲乙作盛素問哀作哭甲乙作哭泣恐懼飛揚）短蟲多則夢聚長蟲多則夢相擊破傷（凡夢有三種人有吉凶先見於夢此爲徵夢也思想情深因之見夢此爲想夢也因其所病見之於夢此爲病夢也此十一種夢皆病夢也並因陰陽氣之盛衰內有飢飽肝肺氣盛長短蟲多以爲夢也此所以因傷致夢即以夢爲診也此爲夢診可爲四答問之脫也　平按甲乙無短長蟲多二句素問新校正云詳此二句亦不當出此應他經脫簡文也）是故持脈有道虛靜爲保（持脈之道虛心不念他事凝神靜慮以爲自保方可得知脈之浮沈氣之內外也　平按甲乙無是故二字保作寶）春日浮如魚之游在皮夏日在膚沈沈乎萬物有餘（春時陽氣初開脈從骨髓流入經中上至於皮如魚游水未能周散夏時陽氣榮盛脈從經溢入孫絡膚肉之中如水流溢沈沈盛長萬物亦然茂盛有餘此答第五病在外也　平按皮素

（問甲乙作波）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固密君子居室（秋日陽氣從膚衛伏於內故曰下膚蟄蟲趣暖入穴故曰將去是時陰氣從內出在皮膚腠理將開也冬日陽氣內伏蟄蟲閉戶固密君子去堂居室人之脈氣行骨故持脈者深按得之此答第六病乍在內也　平按固素問甲乙作周）故曰知內者按而紀之知外者終而始之（秋冬脈氣爲陰在內故按得綱紀春夏脈氣爲陽在外故趣得終始也春夏之脈爲秋冬脈終即爲陽之始也）此六者持脈之大法也（以爲診脈大法）春得秋脈夏得冬脈秋得春脈冬得夏脈陰出之陽陽病善怒不治是謂五邪皆同命死不治（春得秋脈夏得冬脈皆賊邪來乘也秋得春脈冬得夏脈雖是微邪來乘以秋冬得之陰出之陽交爭者不療也　平按素問夏得冬脈下有長夏得春脈五字秋得春脈作秋得夏脈冬得夏脈作冬得長夏脈陰出上有名曰二字甲乙同又甲乙死不治上無命字）人迎脈口診（平按此篇自篇首至無勞用力也見靈樞卷八第四十八禁服篇又見甲乙經卷四經脈第一上篇自雷公曰病之益甚至傷於食飲見靈樞卷八第四十九五色篇甲乙同上自一日一夜五十營至乍數乍疏也見靈樞卷二第五根結篇甲乙同上自黃帝曰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氣至治之無功矣見素問卷三第十一五藏別論篇又見甲乙卷二十二經脈絡脈支別第一下篇自凡刺之道至取之其經見靈樞卷二第九終始篇又見甲乙卷五第五鍼道終始篇自人迎一盛至命曰關格又見素問卷三第九六節藏象論篇自黃帝問於岐伯曰人病胃管至故胃管爲癰帝曰善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六病能篇又見甲乙卷十一第八邪氣聚於下脘發內癰篇自安臥至末見靈樞卷十一第七十四論疾診尺篇又見甲乙卷十一第六五氣溢發消渴黃癉篇）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之受業通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遠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南方來者九鍼之道有六十篇其簡之書遠年者編有斷絕其近年者簡生塵垢言其深妙學久日勤未能達其意也　平按遠者靈樞作久者二字近遠二字據注宜互易）外揣言渾束爲一未知其所謂也（揣初委反度也渾戶昆反合也束總要也五藏六府吉凶善惡其氣在內循手大陰脈總合爲一見於寸口外部之中可以手揣度量令人得知者未通其意也）

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經脈之氣合天地之數與道通洞苞裹六合故大無外也氣貫毫微則小無內也然則無形不可以大小極不可以高下測欲以總爲一者殊不可知也　平按注與道通洞四字袁刻脫）士之才力或有厚薄知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於學未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也敢問約之奈何（褊鞭緬反人之所學未若細子惟恐其至道絕於後代無及子孫敢問其要傳之不朽也細子者雷公自謙之辭也　平按若上靈樞無未字）黃帝答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爲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平按歃原作㰦恐傳寫之譌謹依靈樞作歃爲盟靈樞作之盟齊作齋下同）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矣於是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歃血黃帝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敢背此言者必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慎之慎之（上古貸季傳至岐伯岐伯授之黃帝故貸季爲先師也非其人不可授道故須禁之坐私傳也方要道以盟誓授人）吾爲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爲始（吾方愈病各爲其要聖人雜合行之以鍼爲輕小能愈大疾故先言之人之十二經脈奇經八脈十五絡脈經絡於身營衛陰陽氣之經墜生之夭壽莫不由之故爲始也　平按注墜字恐係隧字傳寫之誤）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刺之理者必須經營循十二經諸絡脈等所行之氣並知脈之長短度量也　平按注脈之長短脈字袁刻誤作肺）內次五藏別其六府（從於藏府流出經脈行身外故藏府稱內知內之道先次五藏內中之陰次別六府內中之陽也　平按注知內袁刻誤作知道）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調其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絡盡而不殆（次知衛氣爲陽行外受諸邪氣以爲百病次欲知經絡虛實實者乃止而寫之先寫大小血絡血邪盡已得無危殆也　平按虛實下靈樞重虛實二字血絡盡而不殆靈樞作血盡不殆矣）雷公

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也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不約則輸洩方成弗約則神弗與俱（約節量也方法也方以診氣囊以盛氣故得比之囊滿不爲節約必洩神氣神氣去矣不與周運故曰不俱也）雷公曰願爲下材者勿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爲工不可以天下師焉（攝生之道材有上下診法成已節約合理得長生久視材德之上可爲天下之師診法未能善成故曰未滿而能節而行得爲國師是按脈而知病生所由稱之爲工材之不下也　平按靈樞天下上有爲字）雷公曰願聞爲工（爲工是持脈之道故問也）黃帝曰寸口主中（按此九卷素問肺藏手太陰脈動於兩手寸口中兩手尺中夫言口者通氣者也寸口通於手太陰氣故曰寸口氣行之處亦曰氣口寸口氣口更無異也中謂五藏藏爲陰也五藏之氣循手大陰脈見於寸口故寸口脈主於中也）人迎主外（結喉兩箱足陽明脈迎受五藏六府之氣以養於人故曰人迎下經曰人迎胃脈也又云任脈之側動脈足陽明名曰人迎明堂經曰頸之大動脈動應於手俠結喉以候五藏之氣人迎胃脈六府之長動在於外候之知內故曰主外寸口居下在於兩手以爲陰也人迎在上居喉兩旁以爲陽也九卷終始篇曰平人者不病也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應四時者上下相應俱往俱來也脈口謂是手太陰脈行氣寸口故寸口脈口亦無異也既上下俱往俱來豈以二手爲上下也又九卷終始篇云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關格即知手太陰無人迎也又素問第五卷云胃管癰診岐伯曰當得胃脈沈細胃沈細者氣逆氣逆者人迎甚盛盛則熱人迎者胃脈也逆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管爲癰此經所言人迎寸口之處數十有餘竟無左手寸口以爲人迎右手關上以爲寸口而舊來相承與人診脈縱有小知得之別注人多以此致信竟無依據不可行也　平按注兩胃管管字袁刻均誤作營）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小大齊等（寸口人迎兩者上下陰陽雖異同爲一氣出則二脈俱往入則二脈俱來是二人共引一繩彼牽而去其繩並去此引而來其繩並來寸口人迎因呼吸牽脈往來其動是同故曰齊等也）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此者名曰平人（譬彼引繩之動大小齊等細尋其動非無小異故此牽此動之端爲大彼端微小彼動之端爲大此端微小脈亦如之上下雖一因呼吸而動以春夏之陽秋冬之陰故微有大小春夏陽氣盛實故脈順之微大爲平秋冬陰氣盛實故脈順之微大爲平平者和氣無病者也　平按注故微有大小袁刻脫微字）人迎大一倍於寸口病在少

陽人迎二倍病在大陽人迎三倍病在陽明（計春夏人迎大於寸口少半已去少陽即已有病其病猶微故未言之成倍方言以病成可名故曰病在少陽言一倍等按不病之人寸口人迎脈動大小一種春夏之時人迎之動微大寸口以爲平好人迎之脈漸大小半大半至於一倍即知少陽有病少陽盛氣未大故得過陰一倍名曰少陽之病致使人迎之脈一倍大於寸口少陽病氣漸盛過於陰氣二倍名曰大陽之病則人迎之脈二倍大於寸口大陽病氣漸盛過於陰氣三倍名曰陽明之病則人迎之脈三倍大於寸口也　平按靈樞病在少陽作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在手少陽病在太陽作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病在陽明作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甲乙二倍作再倍）盛則爲熱（陽氣內盛爲熱故人迎脈盛也）虛則爲寒（陽氣內虛陰乘爲寒故人迎脈虛也）緊則爲痛痺（其氣動緊似急也此肌肉之閒有寒溫氣故爲痛痺也　平按注寒溫溫字依下注寒溼氣居恐係溼字傳寫之譌）代則乍甚乍閒（代止也脈絕不來故曰代也代者邪氣客於血絡之中隨飲食而變故病乍甚乍閒也）盛則寫之（人迎一盛者寫於少陽二盛寫於大陽三盛寫於陽明也）虛則補之（人迎虛者人迎小於寸口也小於寸口一倍補於少陽二倍補於大陽三倍補於陽明也）緊痛則取之分肉（分肉之閒寒濕氣居）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邪在血絡致令脈代可刺去邪血飲湯實之）陷下則灸之（謂其諸脈血氣不滿陷下不見是中寒故須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不盛不虛正經自病也假令心痛中風得之肝來乘心從後而來名爲虛邪飲食勞倦脾來乘心從前來者名爲實邪傷寒得之肺來乘心從所不勝來者名曰微邪中溼得之腎來乘心從所勝來者名曰賊邪以上四病皆是他邪爲之須視心之虛實補寫他經傷暑得病起於自藏以爲正邪宜療自經故曰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也）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外格死不治（人迎三倍各病一陽至四倍其陽獨盛外拒於陰陰氣不行故曰格陽格拒也陽氣獨盛故大而且數以無陰氣獨盛必衰故死不療　平按靈樞名曰下有溢陽溢陽爲五字）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必須審按人迎寸口內外本末察其脈中寒暑然後驗知藏府中之病也）寸口大於人迎一倍病在厥陰寸口二倍病在少陰寸口三倍病在太陰（秋冬寸口大於人迎少半已去厥陰即已有病其病猶微故未言之以病成可名故曰病在厥陰言一倍等按不病人寸口人迎脈動大小一種秋冬之時寸口之動微大人迎以爲平好寸口之脈至於一倍即知厥陰有病厥陰之氣衰少故

得過陽一倍名曰厥陰之病致使寸口之脈一倍大於人迎陰氣雖少得過陽氣二倍名曰少陰之病則寸口之脈二倍大於人迎太陰最大過於陽氣三倍名曰太陰之病則寸口之脈三倍大於人迎也　平按靈樞病在厥陰作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在手心主病在少陰作在足少陰二倍而躁在手少陰病在太陰作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在手太陰甲乙二倍作再倍又甲乙無寸口三倍病在太陰八字）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寸口陰氣大於人迎三倍病在太陰太陰之病自有虛實是以寸口陰盛則腹中寒氣脹滿有寒中食不化也　平按寒中食不化甲乙作寒則食不消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陰虛陽氣來乘腸胃中熱故大便出强如黃糜少陰氣虛故少氣溺色黃也　平按注出强如黃糜袁刻作出糜如黃疸）緊則爲痺（風寒溼氣留於分肉開爲痺故令寸口脈緊實也）代則乍痛乍止（寸口脈動而中止不還曰代邪客分肉致令衞氣之行乍行乍止故令其痛乍有乍止也　平按甲乙作代則乍寒乍熱下熱上寒注云太素作代則乍痛乍止）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下言療方盛寫之法惟人迎可知也）緊則先刺而後灸之（緊有痺痛先以痛爲輸榮鍼刺已然後於其刺處灸之　平按注榮袁刻作營刺處袁刻作刺後）代則取血絡而洩之（代則乍痛乍止故刺去邪血之絡也　平按而洩之靈樞作而後調之甲乙同注云太素作泄注作痛袁刻誤作乍病）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結於中中有着血血寒故宜灸（徒空也諸脈陷下不見是脈中寒血結聚宜空灸之不假先刺也　平按徒灸甲乙作從灸注血結袁刻作血倍不假誤作不從）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准人迎可知也）寸口四倍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陰氣三倍大於陽氣病在三陰至於四倍陰氣獨盛內皆閉塞陽不得入故爲內關關閉也寸口大而又數即陰氣將絕故死不療也　平按內關袁刻誤作內閑注同依原本更正）必察其本末之寒温以驗其藏府之病（必察寸口人迎大小終始寒温則知內外藏府之病也　平按之寒温甲乙作察其寒熱）通其滎輸乃可傳於大數大數曰盛則徒寫虛則徒補（候知五藏六府病之所在先須鍼藥通其滎輸然後傳於灸刺大數謂空補寫之數也　平按甲乙大數曰盛作大曰盛虛上有小曰二字兩徒字均作從）緊則灸刺且飲藥（脈之緊者三療俱行緊謂動而中止小數中有還者曰結也）陷下則徒灸之（准前人迎　平按甲乙徒作從）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

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不盛不虛經療之法亦三療俱行之　平按亦曰甲乙作亦用）脈急則引（引挽也寸口脈急可以鍼導引令和也）脈代以弱則欲安靜無勞用力也（脈衰代絕至復微弱不欲煩動者宜安靜恬逸不得自勞也　平按靈樞代作大甲乙無以弱二字）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何如（問其切脈知病衰甚）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外府內藏並有甚者故曰皆在）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沈者其病益甚在中（脈口陰位也滑爲陽也小緊沈者皆爲陰也按於脈口得一陽三陰則陰乘陽故病益甚病在五藏故曰在中也）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人迎陽位也緊爲陰也大浮陽也二陽一陰則陽乘陰故病益甚病在六府故曰在外也）其脈口滑而浮者病日損（滑浮皆陽在於陰位而得二陽其氣以和故病日日瘳損也　平按滑而浮靈樞作浮滑）人迎沈而滑者病日損（一陰一陽在於陽位其氣易和故病損）其脈口滑以沈者其病日進在內（一陰一陽在於陰位故病日漸進在五藏）其人迎脈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滑盛浮等俱爲陽也又在陽位名曰太過病增在於六府也）脈之浮沈及人迎寸口氣小大等者其病難已（諸有候脈浮沈及人迎寸口中氣大小齊等者是陰陽不得相傾故病難已也　平按注相傾袁刻作相顧）病之在藏沈而大者易已小爲逆（人迎寸口之中候之知病在於內五藏中其脈且沈且大是爲陰陽氣和雖病易已其脈沈而小者純陰故逆而難已也）病之在府浮而大者病易已（候之知病在外六府中其脈浮而且大得其時易已）人迎盛緊者傷於寒（人迎盛爲陽也緊則爲陰也謂冬因墊寒氣入腠名曰傷寒春爲温病也　平按盛緊靈樞作盛堅下同）脈口盛緊者傷於食飲（盛爲陰也脈口盛而緊者是因飢多食傷藏爲病也　平按靈樞甲乙無飲字）一日一夜五十營以營五藏之精不應數者名曰狂生所謂五十營者五藏皆受氣也（營氣一日一夜周身五十營於身者也經營五藏精氣以奉生身若其不至五十營者五藏無精雖生不久故曰狂生）持其脈口數其至也五十動而不一代

者五藏皆受氣矣（脈口寸口亦曰氣口五十動者腎藏第一肝藏第二脾藏第三心藏第四肺藏第五五藏各爲十動故曰從脈十動以下次第至腎滿五十動即五藏皆受於氣也持脈數法先將不病人之脈口以取定數然後按於病人脈口數知病人脈數多少謂從平旦陰氣未散陽氣未行按於脈口以取定數也）四十動而一代者一藏無氣矣（其脈得四十動已至四十一動已去有一代者即五十數少故第一腎藏無氣也）三十動而一代者二藏無氣矣（其脈得三十動已至三十一動已去有一代者即四十數少故第二肝藏無氣）二十動而一代者三藏無氣矣（其脈得二十動已至二十一動已去有一代者即三十數少故第三脾藏無氣）十動而一代者四藏無氣矣（其脈得十動已至十一動已去有一代者即二十數少故第四心藏無氣）不滿十動而一代者五藏無氣矣（其脈不滿十數有一代者即十數少故第五肺藏無氣）予之短期（肺主五藏之氣肺氣既無所以五藏氣皆不至故與之短期也　平按予甲乙作與下同袁刻誤作子）要在終始所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以爲常也（五十動而不一代者蓋是五藏終始常道之要也）以

知五藏之期也予之短期者乍數乍疏也（與短期者謂五藏脈乍疏乍數不合五十之數故可與之死期也）黃帝曰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氣（謂九候各候五藏之氣何因氣口獨主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等氣也　平按素問甲乙主下無氣字）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也六府之大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氣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胃爲水穀之海六府之長出五味以養藏府血氣衛氣行手太陰脈至於氣口五藏六府善惡皆是衛氣所將而來會手太陰見於氣口故曰變見也　平按素問甲乙大下有源字五氣作五藏氣）故五藏氣入於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穀入於胃以養五藏上薫入鼻藏於心肺鼻中出入鼻爲肺官故心肺有病鼻氣不利也）故曰凡治病者必察其上下適其脈候觀其志意與其病能乃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治（療病之要必須上察人迎下診

寸口適於脈候又觀志意有無無志意者不可爲至及說療疾復觀其人病態能可療以否若人風寒暑濕爲病乃情繫鬼神斯亦不可與言也　平按素問察其上下作察其下三字脈下無候字病下無能字袁刻能誤作態素問新校正云按太素作必察其上下適其脈候觀其志意與其病能與此正合又至治素問作至德）惡於鑱石者不可與言至巧治病不許治者病不必治也治之無功矣（鑱仕監反鈹也其病非鍼石不爲而惡之者縱岐黃無所施其功其病可療而不許療者縱倉扁不可爲其功也　平按鑱原鈔作鐃據注應作鑱素問作鍼）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爲紀陰陽定矣（凡刺之道其要須窮陰陽氣之終始人之陰陽氣終始者必本五藏以爲綱紀以五藏藏神居身故爲陰陽氣之綱紀即陰陽定矣）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陰氣主於五藏在內陽氣主於六府在外也）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清陽實於四支濁陰者走於六府故陽受氣於四末也清陰起於五藏濁陽者營於四支故陰受氣於五藏也　平按甲乙末作肢）故寫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故補寫之道陰陽之氣實而來

者迎而寫之虛而去者隨而補之人能知此隨迎補寫之要則陰陽氣和有疾可愈也）五藏爲陰六府爲陽傳之後代以血爲盟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夭殃（敬其傳方令守道去私也　平按靈樞後代作後世甲乙無傳之後代以下六句）謹奉天道請言終始（言其奉誠因請五藏終始之紀也）終始者經脈爲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五藏終始紀者謂經脈也欲知經脈爲終始者可持脈口人迎動脈則知十二經脈終始陰陽之氣有餘不足也）所謂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春夏人迎微大寸口秋冬寸口微大人迎即應四時也　平按注兩微字原作後依前經文應作微）上下相應而俱往俱來也（人迎在結喉兩傍故爲上也寸口在兩手關上故爲下也上下雖別皆因呼吸而動故俱往來也往謂陽出來謂陰入也往來雖別異同時而動故曰俱也　平按靈樞甲乙來上無俱字）六經之脈不結動也（陰陽之脈俱往來者即三陰三陽經脈動而不結）本末之寒溫相守司

也（春夏是陽用事時溫人迎爲本也秋冬是陰用事時寒脉口爲本也其二脉不來相乘復共保守其位故曰相守司也　平按靈樞温下有之字甲乙作本末相遇無之字）形肉血氣必相稱也是謂平人（形謂骨肉色狀者也肉謂肌膚及血氣□者也衰勞減等□□好即爲相稱也如前五種皆爲善者爲平人　平按注血氣下原缺一字上半作四衰勞勞字原校作榮）少氣者脉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如是則陰陽俱不足（脉口寸口也寸部有九分之動尺部有一寸之動今秋冬寸口反小於人迎即寸口不稱尺寸也春夏人迎反小於寸口即人迎不稱尺寸也如此勘檢則知藏府陰陽二氣俱少也　平按注勘袁刻誤作甚）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脱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愈可飲以至齊（夫陽實陰虛可寫陽補陰陰實陽虛可寫陰補陽今陰陽俱虛補陽其陰益以竭寫陰之虛陽無所依故陽脱所以不可得於鍼石可以甘善湯液將扶補之若不已可至於齊也　平按靈樞甲乙無愈字齊作劑注甘善袁刻作甘藥）如此者弗灸不已因而寫之則五藏氣壞矣（如此二皆是虛可以湯液補者日漸方愈故曰不久不已若不如此即用鍼寫必壞五藏之氣也爲不灸於義不順灸當爲久也）人迎一盛

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在手少陽（病在足少陽足少陽病大於足厥陰一倍故人迎盛於寸口一倍一盛而躁病在於手少陽經也）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在手大陽（躁手道反擾也陽氣漸大在足大陽足大陽病大於足少陰二倍故人迎盛於寸口二倍也）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在手陽明（陽氣更盛在足陽明足陽明病大於足大陰三倍故人迎盛於寸口三倍也　平按注足大陰陰字原鈔作陽據上注擬作陰）人迎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人迎盛至四倍大而動數陽氣盈溢在外格拒陰氣不得出外故曰外格也　平按素問作四盛以上爲格陽）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足厥陰盛病大於足少陽一倍故脉口盛於人迎一倍也）脉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足少陰盛病大於足大陽二倍故脉口盛於人迎二倍也）脉口三盛病在足大陰三盛而躁在手少陰（足太陰盛病大於足陽明三倍故脉口盛於人迎三倍也　平按手少陰靈樞甲乙

均作手太陰依經文亦應作太當係傳寫之誤）脉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命曰溢陰溢陰爲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陰氣四盛於陽脉口大而且數陰氣盈溢在內關閉陽氣不得復入名曰內關不可療也）人迎與大陰脉口俱盛四倍以上者命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脉口寸口也陽盛四倍格而不關陰盛四倍關而不格皆與死期脉口人迎俱四倍已上稱曰關格死之將近故與短期此云人迎與太陰脉口即知手大陰脉無人迎也　平按關字袁刻均誤作開）人迎一盛寫足少陽而補足厥陰（人迎一倍大於脉口即知少陽一倍大於厥陰故寫足少陽補足厥陰餘皆准此也）二寫一補（其補寫法陽盛陰虛二寫於陽一補於陰陰盛陽虛一寫於陰二補於陽然則陽盛得二寫陽虛得二補陰盛得一寫陰虛得一補療陽得多療陰得少何也陰氣遲緩故補寫在漸陽氣疾急故補寫在頓倍於療陽也餘放此也　平按注放此放字原作故謹擬作放袁刻作倣）日一取之（一取一度補寫也足大陽盛足少陰虛足少陰盛足大陽虛此二經者氣血最少故二日一補寫也足少陽盛足厥陰虛足厥陰盛足少陽虛此二經者血氣次多故日一補寫也足陽明盛足太陰虛足太陰盛足陽明虛此二經者血氣最富故日二補寫以爲例准厥陰血氣最少少陰次多太陰最多此中少陰二日一取厥陰一

日一取太陰一日二取或經錯耳）必切而驗之（必須切診人迎脉口以取驗也）躁取之上（人迎踈而上行皆在手脉故曰取上取者取於此經所發穴也　平按躁靈樞甲乙作踈下同）氣和乃止（寫實補虛令陰陽氣和乃止亦爲例也）人迎二盛寫足大陽而補足少陰二寫一補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躁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三盛寫足陽明而補足大陰二寫一補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躁取之上氣和乃止脉口一盛寫足厥陰而補足少陽二補一寫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躁取之上氣和乃止脉口二盛寫足少陰而補足大陽二補一寫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躁取之上氣和乃止脉口三盛寫足大陰而補足陽明二補一寫日二取之必

切而驗之躁取之上氣和乃止所以日二取之者太陰主胃大富於穀氣故日二取（釋此二經多取所由也　平按太陰主胃靈樞作陽明主胃甲乙穀下無氣字）人迎脈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溢如是者不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於中五藏內傷如此者因而灸之則變易而爲他疾矣（人迎脈口俱三倍已上未至四倍陰陽俱有溺溢當爾之時必須以鍼開寫通之若不開者氣無所行淫溢反流內傷五藏不可灸也　平按三倍以上甲乙作四倍以上注靈樞作三倍注當爾爾字袁刻作診）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補陰寫陽（夫寫陰爲易補陰爲難補陽爲易寫陽爲難刺法補陰寫陽二氣和者即可停止也　平按注寫陰陰字袁刻誤作陽）音氣益章耳目聰明反此者血氣不行身中（陰陽和者言音清朗吐納和暢故曰益章七竅開通所以耳目聰明反此爲逆故血氣不行也　平按音氣益章靈樞作音氣益彰甲乙作音聲益彰靈樞甲乙無身中二字注爲逆袁刻作者逆）所謂氣至而有効者

（鍼入膚肉轉而待氣氣至行補寫而得驗者謂有効也　平按効甲乙作效）寫則益虛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以其有實所以須寫寫者益虛損實其實損者其脈大如故而脈中不堅即爲損實也若寫已脈大如故脈中仍堅者去鍼適雖以損稱快病未除也　平按快靈樞作故）補則益實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大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以其有虛所以須補補者補虛益實者也其得實者脈大如故而脈中堅即爲得實若補已脈大如故脈不中堅去鍼適雖快病未愈也）故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故補則補虛令實寫則寫實令虛補寫未盡其工去鍼適雖言差病未除也若補寫窮理其痛雖不隨鍼去病必衰去也　平按鍼下甲乙有減字）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得傳於終始矣（十二經病所由通之者知諸邪氣得之初始亦知萬病所差之終是以可得傳於終始貽諸後代也　平按經下甲乙無脈字傳上無得字）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傾取之其經（是故學者須知陰陽虛實不相傾移者可取十二經脈行補寫也　平按傾袁刻誤作頎注同）黃帝問於岐伯曰人病胃管癰者診當何如岐伯曰診此者當得胃脈其脈當沈細沈細者氣逆逆者人迎甚盛盛則熱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管爲癰黃帝曰善（胃管癰者胃口有熱胃管生癰也得胃脈者寸口脈也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大陰之動也故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之所終始也平人手之寸口之中胃脈合浮與大也今於寸口之中診得沈細之脈即知胃有傷寒逆氣故寸口之脈沈細上之人迎洪盛者也盛則胃管熱也上人迎者在喉兩邊是足陽明胃脈者也胃氣逆者則手之寸口沈細喉邊人迎盛大故知熱聚胃口不行爲癰紓恭反壅也　平按胃管素問甲乙作胃脘沈細甲乙作沈濇新校正云太素作沈細）安臥小便黃赤脈小而濇者不嗜食（安臥小便黃赤脈小濇脾病故不嗜食也　平按濇靈樞作澀）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之脈大小及其浮沈等者病難已也（寸口即脈口也人病寸口之脈秋浮冬沈人迎之脈春小夏大縱病易已四時大小浮沈皆同即四時脈亂故難已也　平按靈樞大小作小大等三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四　診候一　黃陂蕭貞昌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五（診候之二）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色脈診
色脈尺診
尺診
尺寸診
五藏脈診

色脈診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失神者亡黃帝曰善見素問卷四第十三移精變氣論篇自黃帝曰余聞揆度奇恒至診要畢矣見素問卷四第十五玉版論要篇自診病之始至末見素問卷三第十五藏生成篇又見甲乙經卷六第九五味所宜五藏生成大論又見甲乙經卷四第一下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欲臨病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之光可得聞乎（聞決死生之要也　平按素問無黃帝問於岐伯曰六字注決字袁刻誤作次）岐伯曰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之時使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陰陽八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上帝上古帝王者也貸季上古真者也上帝使貸季調理人之色脈令通神明外合五行四時陰陽八風六合等物變化常道深觀常道物理之妙能知深妙色脈之用也　平按素問上古下無之時二字貸上有僦字六合六字原缺謹依素問補入）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安生未病之要無加色脈故為要也　平按注加字袁刻作如）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帝求其要則其要已（形色外見為陽故應日也脈血內見為陰故應月也日應三百六十日也月應十二月也故知色脈以為要也　平按素問帝求作常求要已作要也）夫色脈之變化以應四時之勝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也（四時和氣為勝上代帝王貴為帝道用合神明以寶於生所以遠死長生久視也　平按素問色下無脈字之勝作之脈）上道以長命曰聖王（上帝理色脈通神明合於常道長生久視者稱曰聖王也　平按上道素問作生道）中古之治病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未病之病至已方服湯液以其病微故十日病除也　平按素問病字不重）十日不已治以草荄草荄之枝本末為眇標本已得邪氣乃服（荄古來反草根莖也眇士紹反藥草根莖療病之要也服湯液十日不已可服藥草根莖枝葉丸散醪醴又得病本藥末故邪氣皆伏也　平按素問上荄字作蘇為眇作為助）暮代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順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前云上古中古黃帝之時即以為暮代下黃帝曰上古中古當今之時即其信也療病者療已病之病也暮代療病與古不同凡有五別一則不知根尋四時之療二則不知色脈法於日月之異三則不審病之逆順四則不知病成未成五則不知所行療方故欲以微鍼湯液去其已成之病也　平按素問暮代作暮世逆順作逆從）

粗工凶凶以為可攻舊病未已新病復起（凶許容反惡勇也以微鍼小液攻已成之病更加他病不工而勇於事故曰凶也　平按凶下原缺一字應據素問仍作凶袁刻不重舊病素問作故病）黃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脈色用之不惑治之大則逆順倒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去故就新乃得真人（言失知色脈不知損益也　平按逆順倒行素問作逆從到行）黃帝曰余聞其要於夫子夫子言不離脈色此余之所知也（平按脈色二字素問作色脈不重）岐伯曰治之極於一黃帝曰何謂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黃帝曰奈何岐伯曰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

情以順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黃帝曰善（一得神也得神謂問病得其意也得其意者加之鍼藥去死得生故曰昌也　平按素問順作從）黃帝曰余聞揆度奇恒所指不同用之奈何岐伯曰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恒者言奇恒病（切求其病得其處知其淺深故曰揆度也奇者有病不得以四時死故曰奇也恒者有病以四時死不失其常故曰恒也　平按言奇恒病素問作言奇病也）請言道之至數五色脈變揆度奇恒道在於一神轉不迴迴則不轉乃失其機（數理也請言道其至理其至理者五色五脈之變揆度奇恒之機道在其一謂之神轉神轉者神清鑒動之謂也若鑒而不動則不通物變故失機　平按請素問新校正云全元起本作謂迴素問作回）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命曰合生機（神動物之理者近於萬物機微之妙故書玉版命曰合於養生之機也　平按生機素問作玉機注養生養字袁刻誤作義）客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人之五時丑王色上相乘色見名曰客色客色見面上下左右各當正色所乘要處者有病也　平按客色素

問作容色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容作客）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其見深者必齊主治二十一日已其見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其色夭面兑不爲治（五色各有二種一者生色赤如雞冠二者死色赤如衃血其赤色輕淺不如雞冠此有病也其病最輕故以湯液十日得已赤色復深不如雞冠其病次輕故以湯液二十一日方已赤色大深不如雞冠其病將重故以藥醪百日方差赤色如衃血其病必死面兑赤色皆不可瘳也兑尖小謂面瘦無肉也　平按色夭上素問無其字治上無爲字兑素問作脫夭袁刻作赤）百日盡已然脈短氣絕死病溫最甚死（色大深者療經百日然脈短氣來絕者亦死病溫脈短氣絕亦死也　平按素問已下無然字最作虛）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爲逆下爲順女子右爲逆左爲順男子左爲逆右爲順（要色見生病之處謂是色部上下左右也上者部上下者部下左者部左右者部右凡相剋之色見者見部上爲逆部下爲順見女子部右當要故爲逆也見女子部左非其要故爲順也見男子部左要處故爲逆也見男子部右非其要處故爲順也　平按順素問作從）易重陽死重

陰死陰陽反他治在權衡相奪奇恒事也陰陽反他揆度事也（陰盛反陽爲病陽盛反陰爲病還用陰陽權衡虛實補寫相奪此爲奇恒事也直知陰陽反他此爲揆度事也　平按素問揆度上無陰陽反他四字）搏脈痺辟寒熱之交（脈動之時二脈相搏附而動不能相去者此爲痺辟之病是寒熱之氣相交搏也　平按辟素問作躄）脈孤爲消（陰陽之脈各獨見爲孤如足少陽脈氣獨見無厥陰者病爲消癉也　平按注消癉袁刻作消痺）虛爲洩爲奪血（病洩利奪血者其脈虛也　平按虛爲洩素問作氣虛泄）孤爲逆虛爲順（陰陽各獨見其時盛者爲逆獨見虛者氣易和故爲順也）行奇恒之法以大陰爲始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行所勝曰順順則活（太陰肺手太陰脈主氣者也欲行補寫權衡相奪之法以太陰五行之氣以爲始也行五行氣於不勝被他乘剋故爲逆死也行於所勝能剋於他故爲順也假令肝病以金療之即行所不勝也以土療之即行所勝也　平按素問太陰下無爲字順作從）八風四時之勝終而復始（八風剋勝四時代勝平爲終始也）逆行一過不復數診要畢矣（八風四時順行所勝也若逆行一勝爲一

過也再過爲死故不數也假令肝病肺氣來乘爲一過再過即死也故不至於數也此爲診要理極故爲畢也　平按素問數上有可字注肺氣袁刻作肺脈）診病之始五決爲紀欲得其始先建其母所謂五決者五脈也（診五藏之脈以知其病故爲其母母本也　平按素問得作知）是以頭痛巔疾下虛上實過在少陰巨陽甚則入腎（腎脈足少陰爲裏藏也膀胱脈足太陽爲表府也少陰在舌本以下太陽在頭故爲上也少陰虛太陽實故爲頭痛巔疾也此之二脈盛則入藏也　平按少陰上素問甲乙有足字巨陽甲乙作太陽注少陰虛陰字袁刻作陽）徇蒙招尤目瞑耳聾下實上虛過在少陽厥陰甚則入肝（徇蒙謂眩冒也招尤謂目招搖頭動戰尤也尤音宥過者少陽脈虛厥陰脈實也　平按瞑未詳素問作冥甲乙作瞑恐係瞑字傳寫之訛少陽上素問甲乙有足字又素問新校正云王注徇蒙言目暴疾而不明義未甚顯徇蒙者謂目瞼瞤動疾數而矇暗也）腹滿䐜脹支鬲胠下厥上冒過在足太陰陽明（脾藏胃府二經病也　平按支鬲胠甲乙作支滿胠脇素問作支鬲胠脇䐜袁刻作瞋）欬嗽上氣厥在胸中過在手陽明

太陰（肺藏大腸府二經病　平按厥甲乙作病注云素問作厥）心煩頭痛病在鬲中過在手巨陽少陰（手太陽上頭故頭痛也心藏小腸府二經病也從之三脈皆有入藏略而不言也　平按此一段甲乙作胸中痛支滿腰脊相引而痛過在手少陰太陽注引素問與本書同）夫脈之小大滑濇浮沉可以指別也（寸口六脈之形指下得之故曰指別）五藏之象可以類推（皮肉筋脈骨等五藏外形故為象也五脈為五象之類推脈可以知也　平按注五象袁刻作五藏）上醫相音可以意識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脈色可以萬全（耳聽五音目察五色以合於脈用此三種候人病者所為皆當故得萬全也　平按上醫素問作五藏）

赤脈之至也喘而堅診之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痺（心脈手少陰屬火色赤故曰赤脈赤脈夏脈夏脈如鉤其氣來盛去衰以為平好今動如人喘又堅故有積氣在胸中滿悶妨食名曰心痺積者陰氣聚者陽氣積者五藏所生聚者六府所成積者其始有常處聚者發無根本無所留止也　平按診之素問甲乙作診曰）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得之急疾思慮外事勞傷心虛邪氣因襲不從內傳以為痺也　平按注心虛心字原缺謹依經文作心）

白脈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有積氣在胸中喘而虛名曰肺痺寒熱（肺脈手太陰屬金也色白故曰白脈白脈秋脈秋脈如浮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以為平好今雖得浮然動如人喘即知肺氣并心心實故驚肺虛故有積氣在於胸中出氣多噓名曰肺痺亦以肺虛故病寒熱也　平按驚有有字甲乙作為）得之醉而使內（以因酒醉力意入房喘呼傷肺之所致也）

黃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女子同法（脾脈足太陰屬土色黃故曰黃脈黃脈好者代而不見惡者見時脈大而虛即知積氣在於腹中腹中厥氣名曰厥疝男女同病　平按黃脈一段素問在青脈一段下注同病袁刻同誤作內）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脾主四支急促用力四支汗出受風所致）

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痺（肝脈足厥陰屬木色青故曰青脈青脈春脈春脈如弦氣來濡弱輭虛而滑端直以長以為平好今青脈至長而左右彈即知有積氣在心下支胠而妨名曰肝痺　平按甲乙左上有弦字注妨下袁刻有食字）得之寒溼與疝同法腰痛足清頭痛（得之因於塞溼足冷而上以成其病與疝病同足厥陰脈從足循少腹上頭故腰足頭痛　平按甲乙注云一本云頭脈緊）

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腹中與陰名曰腎痺（腎脈足少陰屬水色黑故曰黑脈黑脈冬脈冬脈如營其氣來沉而搏以為平好今黑脈至上堅而大即知有積氣在腹中及陰中名曰腎痺　平按腹中素問作小腹甲乙作少腹）得之沐浴清水而臥（得之因以冷水沐髮及洗浴而臥也）

凡相五色之奇脈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相前五色異脈先相於面五色者見面得黃色目之四色見於面者以土為本故皆生　平按注以土為本袁刻土作上）面青目赤（肝病心乘名曰實邪）面赤目白（心病肺乘名曰微邪）面青目黑（肝病腎乘名曰虛邪）面黑目白（腎病肺乘亦曰虛邪）面赤目青者（心病肝乘名曰虛邪　平按素問無者字）皆死（此之五色皆為他剋不得其時不療皆死但色難知且依一義如此也　平按素問死字下有也字）

色脈尺診（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一第四邪氣藏府病形篇又見甲乙卷四第二上篇）

黃帝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岐伯答曰虛邪之中身也泝泝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于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黃帝曰善（虛邪謂八虛邪風也正邪謂四時風也四時之風生養萬物故為正也八虛之風從虛鄉來傷損於物故曰虛風虛正二風性非穀氣因腠理開輒入故曰邪風虛邪中人入腠理如水逆流於泝毛立動形故為人病正邪中人微而難識先見不覺於身故輕而易去也　平按甲乙無黃帝曰至岐伯答曰十六字泝泝靈樞甲乙作洒淅甲乙無若有若無四字）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之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而知其處命曰工余願聞之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為之奈何（察色之明按脈之神審問之工為診之要故並請之　平按甲乙無此一段及下岐伯答曰四字問其病問字原鈔作間謹依靈樞及本注作問）岐伯答曰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

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桴伏留反擊鼓槌也答中色脈及尺以爲三種不言問也色謂面色脈謂寸口尺謂尺中也五藏六府善惡之氣見於色部寸口尺中三候相應如槌鼓形影聲響不相失也如肝色面青寸口脈弦尺膚有異內外不相失也　平按尺之下甲乙有皮膚二字）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根死則葉枯矣（此則尺地以爲根莖色脈以爲枝葉故根死枝葉枯變　平按甲乙根上無故字注莖袁刻作基）色脈形肉不得相失也（形肉即是尺之皮膚色脈尺膚三種不相失也）故知一則爲工知二則爲神知三則神且明矣（故但知問極一者唯可爲工知問及脈二者爲神知問及脈並能察色稱曰神明也　平按注可原作有旁改作可袁刻可有二字并列非是）黃帝問曰願卒聞之岐伯答曰（平按甲乙無色脈形肉至岐伯答曰三十九字）色青者其脈弦（青爲肝色弦爲肝脈故青弦爲肝表也問色脈尺三種之異今但答色脈不言尺者以尺變同脈故也）色赤者其脈鉤（赤爲心色鉤爲心脈赤鉤爲心表也）色黃者其脈代（黃爲脾色代爲脾脈黃代爲脾表也）色白者其脈毛（白爲肺色毛爲肺脈白毛爲肺表也）色黑者其脈石（黑爲腎色石爲腎脈黑石爲腎表也石一曰堅堅亦石也）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其相勝之脈則死矣（假令肝病得見青色其脈當弦反得毛脈是肺來乘肝被剋故死餘藏准此也）得其相生之脈則病已矣（假令肝病見青色雖不見弦而得石脈石爲腎脈是水生木是得相生之脈故病已也）黃帝問岐伯曰五藏之所生變化之病形何如岐伯答曰必先定其五色五脈之應其病乃可別也（欲知五藏所生變化之病先定面之五色寸口五脈即病可知矣）黃帝問曰色脈已定別之奈何岐伯答曰調其脈之緩急小大滑濇而病變定矣（雖得本藏之脈而一脈便有六變觀其六變則病形可知矣　平按小大甲乙作大小病變作病形注矣字袁刻脫）黃帝問曰調之奈何岐伯答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急者寸口脈急也尺之皮膚者從尺澤至關此爲尺分也尺分之中關後一寸動脈以爲診候尺脈之部也一寸以後至尺澤稱曰尺之皮膚尺皮膚下手太陰脈氣從藏來至指端從指端還入於藏故尺下皮膚與尺寸脈六變同也皮膚者以手捫循尺皮膚急與寸口脈同）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寸口脈緩以手捫循尺皮膚緩也）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寸口脈小尺之皮膚減而少氣也）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寸口脈大尺之皮膚賁起能大一曰亦大疑是人改從大　平按亦賁而起甲乙作亦大）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按寸口脈滑即尺皮膚亦滑　平按脈滑上甲乙有脈沈者尺之皮膚亦沈九字）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寸口脈來蹇濇尺之皮膚亦濇不滑也）凡此六變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口（寸口與尺各有六變而六變各有微甚可審取之前調寸口脈六變又調於尺中六變方可知病若能審調尺之皮膚六變即得知病不假診於寸口也　平按靈樞甲乙變上無六字寸下無口字）善調脈者不待于色（善調寸口之脈知病亦不假察色而知也）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爲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爲下工下工十全六（察色診脈調尺三法合行得病之妙故十全九名曰上工但知尺寸二者十中全七故爲中工但明尺一法十中全六以爲下工也　平按甲乙上工中工下工不重全下均有其字）

尺診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十一第七十四論疾診尺篇又見甲乙經卷四第二上篇惟編次小異）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脈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爲之奈何（無視面之五色無持寸口之脈唯診尺脈及尺皮膚帝欲從外知內病生所由）岐伯答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尺之緩急等謂尺脈及尺皮膚緩急小大滑濇六種別也肉堅脆者謂尺分中內之堅脆也知此八者即內病可知也　平按注即內病即字袁刻誤作知）視人之目果上微癰如新卧起狀其頸脈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目果眼瞼也癰微腫起也頸脈足陽明人迎也動不以手按之見其動也窅烏蓼反深也不起者手足腫脈按之久而不起如按泥也此爲風水膚脹者　平按目果靈樞作目窠甲乙無自黃帝問至膚脹也一段）尺溼以淖澤者風也（尺分之中有潤故溼也淖澤光澤也此風之候也）

（平按尺下靈樞甲乙有膚字澀靈樞作滑甲乙作溫注云一作滑以靈樞作其）尺肉弱者解㑊安臥（解㑊懈惰也尺肉㬰弱者身體懈惰而欲安臥　平按㑊下甲乙有也字）脫肉者寒熱不治（骨寒熱病羸瘦脫肉不可療也　平按甲乙熱下有也字無不治二字注云一本下作不治）尺膚滑澤脂者風也（尺之膚滑而潤澤有脂者內有風也　平按靈樞滑下有而字甲乙無滑脂二字風下有痺字）尺膚濇者風痺也（尺膚濇者內寒故有風痺也　平按甲乙無此句）

尺膚麤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泆飲謂是甚渴暴飲水泆腸胃之外皮膚之中名曰泆飲尺分之膚麤如魚鱗者以為候也）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溼也（尺分皮膚甚熱其一寸之內尺脈盛躁溼病候也　平按溼靈樞甲乙作溫依下篇尺寸論云尺熱曰病溫應作溫袁刻亦作溫）其脈盛而滑者汗且出也（一寸之內尺脈盛而滑者汗將出　平按靈樞汗作病）尺膚寒甚脈小者泄少氣也（尺膚冷尺脈小者其病洩利又少氣也　平按甚靈樞作其甲乙脈小作脈急注云一作小）尺膚烜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按尺皮膚先熱後冷病寒熱也　平按烜然靈樞作炬然甲乙作燒炙人手四字注云一作炬然）

尺膚先寒久持之而熱者亦寒熱候者也（尺皮膚先冷久持乃熱亦是寒熱之病也　平按靈樞甲乙無候字）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當肘皮膚獨熱者即腰以上至頭熱也）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腕以前為手也手之獨熱主腰以下熱從肘向手為肘前獨熱者主胸前熱也　平按腰以下甲乙作腰已上注云一作下）肘後獨熱者背熱（從肘向肩為肘後肘後皮膚熱者主肩背熱也　平按背上靈樞甲乙有肩字）臂中獨熱者腰腹熱（從肘至腕中間為臂當臂中央熱腰腹熱也）肘後麤以下三四寸者腹中有蟲（從肘後下向臂三四寸許皮膚麤起是腹中有蟲之候也　平按麤甲乙作廉靈樞甲乙寸下有熱字腹均作腸）掌中熱者腸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掌中冷熱主大腹小腹冷熱　平按腸靈樞甲乙作腹）魚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寒（青脈主寒故胃中寒　平按魚上甲乙作魚際）尺烜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之皮膚烜然而熱喉邊人迎復大於常者奪血之候也　平按甲乙尺下有膚字烜靈樞甲乙作炬）

尺堅大脈小甚少氣悗有因加立死（尺之皮膚堅而實大寸脈反少主於少氣而悗若更因加少氣悗者立當死也　平按甚下甲乙有則字靈樞無因字有因加甲乙作有加者注反少依經文應作反小）

尺寸診（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五第十八平人氣象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四第一惟編次小異）

黃帝問岐伯曰平人何如對曰人一呼脈再動人一吸脈亦再動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醫不病故為病人平息以論法也（平人病法先醫人自平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是醫不病調和脈也然後數人之息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即是彼人不病者也若彼人一呼脈一動一吸脈一動等名曰不及皆有病也故曰醫不病為病人平息者也　平按素問甲乙一吸上無人字命曰上有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十一字醫不病上素問有常以不病調病人七字甲乙有常以不病之人以調病人十字以論法也素問作以調之為法五字甲乙作以調之三字）人一呼脈一動人一吸脈一動者曰少氣（呼吸皆一動名曰不及故知少氣　平按一吸上素問甲乙無人字）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

動而躁及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風濇曰痺（脈之三動以是氣之有餘又加躁疾尺之皮膚復熱即陽氣盛故為病溫病溫先夏至日前發也若後夏至日發者病暑也一呼三動而躁尺皮不熱脈滑曰風脈濇曰痺也　平按甲乙無一吸脈三動五字躁下素問甲乙無及字風上有病字素問濇上有脈字甲乙無濇曰痺三字）人一呼脈四至曰死（四至陽氣獨盛陰氣絕衰故死　平按四至素問作四動以上甲乙同）脈絕不至曰死（以手按脈一來即絕更復不來故死）乍疏乍數曰死（乍疏曰陰乍數曰陽陰陽動亂不次故曰死也）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曰死（和平之人五藏氣之常者其氣各各稟承胃氣一一之藏若無胃氣其脈獨見為逆故致死　平按無胃氣上甲乙作人常稟氣於胃脈以胃氣為本十二字）春胃微弦曰平（胃者人迎胃脈也五藏之脈弦鉤代浮石皆見於人迎胃脈之中胃脈即足陽明脈主於水穀為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之長所以五藏之脈欲見之時皆以胃氣將至人迎也胃氣之狀柔弱是也故人迎五脈見時但弦鉤代毛石各各自見無柔弱者即五藏各失胃氣故脈獨見獨見當死春脈胃多弦少曰微微曰平人）弦多胃少曰肝病（弦多胃少即肝少穀氣故曰肝病也）

但弦無胃曰死（肝無穀氣致令肝脈獨見故死也）胃而有毛曰秋病（春胃見時但得來弱之氣竟無有弦然胃中有毛即是肝時有肺氣來乘以胃氣弦故至秋有病　平按注故至秋故字袁刻誤作欲）毛甚曰金病（春得毛脈甚於胃氣以金剋火故曰金病也　平按金素問甲乙作今注火字恐係木字傳寫之譌）藏真散於肝肝藏筋之氣（藏真者真弦脈也弦無胃氣曰散弦脈不能自散以其肝藏散無胃氣所以真藏散於肝也故肝藏神藏於魂也肝藏氣者藏筋氣也　平按素問甲乙筋下有膜字）夏胃微鉤曰平（夏脈人迎胃多鉤少曰微鉤微鉤曰平也）鉤多胃少曰心病（心病食少穀氣少令脈至人迎鉤多胃少故知心病也　平按注令字袁刻作今）但鉤無胃曰死（心病當食心無穀氣致令鉤無胃氣故死）胃而有石曰冬病（心火也夏心王時遂得腎脈雖有胃氣唯得石冬時當病以水剋火）石甚曰今病（夏有胃氣雖得石脈至秋致病今夏得石脈甚少胃氣賊邪來剋故曰今病）藏真痛於心心藏血脈之氣（心無胃氣即心有痛病致令藏真脈見人迎故曰藏真痛於心也故心藏神藏於神氣也心藏氣藏血脈之氣也　平按痛素問甲乙作通）長夏胃微耎弱曰平胃少弱多曰脾

病（耎而免反柔也長夏六月也脾行胃氣以灌四藏故四藏脈至於人迎皆有胃氣即四藏平和也若脾病不得為胃行氣至於人迎即四藏之脈各無胃氣故四藏有病也問曰長夏是脾用事此言胃氣不言脾者何也答曰脾為其君不可自見是以於長夏時得胃氣者即得脾氣故於長夏胃氣見時微有不足名曰平好若更胃少復虛弱者即是脾病致使胃氣少而虛弱也　平按胃少弱多素問作弱多胃少甲乙作耎弱注為胃行氣袁刻作氣行若更胃少復虛弱者袁刻胃作至復作腹）但代無胃曰死（人之一呼出心與肺脈有二動一吸入肝與腎脈有二動人呼吸已定息之時脾受氣於胃輸與四藏以為呼吸故當定息脾受氣時其脈不動稱之曰代代息也當代之時胃氣當見若脈代時無胃氣則脾無穀氣所以致死也）耎弱有石曰冬病（長夏脾胃見時中有腎脈是為微邪來乘不已至秋當病也　平按注至秋秋字依經文應作冬）弱甚曰今病（脾胃之脈虛弱其穀氣微少故即今病也　平按弱甲乙作耎注云素作弱）藏真傳於脾脾藏肌肉之氣（脾藏真脈謂之唯代之無胃氣唯代之脈從脾傳來至於人迎也故脾藏藏神藏於意也脾藏藏氣藏肌肉氣也　平按傳素問甲乙作濡注之無胃氣之字袁刻作若）秋胃微毛曰平（秋時人迎胃多毛少曰平人也）胃少毛多曰肺病（穀氣少也　平按胃少毛多素問甲乙作毛多胃少）但毛無胃曰死（真藏見脈

毛而有弦曰春病（肝來乘肺是邪來乘不已至春木王之時當病　平按注是邪依上下注應作微邪）弦甚曰今病（有胃無毛但有弦者是木反剋金故曰今病）藏真高於肺以行營衛陰洩曰死（藏真之脈見時高於肺藏和平之氣高過也肺為陰也無胃之氣既過肺之和氣即是肺傷肺主行營衛肺既傷已即是陰氣洩溢故致死也　平按陰洩曰死素問甲乙作陰陽也三字）冬胃微石曰平（冬人迎脈胃耎弱氣多石脈微者名曰平人）胃少石多曰腎病（腎少穀氣故令耎弱氣少堅石脈多故知腎病　平按胃少石多素問作石多胃少）但石無胃曰死（藏真脈見故致死也）石而有鉤曰夏病（石脈水也鉤脈火也石脈見時有鉤見者微邪來乘不已至夏當病也）鉤甚曰今病（雖有胃氣鉤甚所以今病也）藏真下於腎腎藏骨髓之氣（腎為五藏和氣之下今腎無胃氣乃過下於腎也故腎藏藏神藏於志也腎藏藏氣骨髓氣也自此以上即是人迎胃脈候五藏氣也）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鬲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下診胃絡之脈虛音墟虛里城邑居處也此胃大絡乃是五藏六府所稟居處故曰虛里其脈出左乳下常有動以應衣也　平按

應衣甲乙作應手注胃絡之脈脈字原缺右方左方有月字當是脈字袁刻作法）脈宗氣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宗尊也此之大絡一身之中血氣所尊故曰宗氣其脈動如人喘數而絕者病在藏中也　平按脈宗氣素問作脈宗氣也甲乙作脈之宗氣也）結而橫有積矣（此脈結者腹中有積居也積陰病也）絕不至曰死（此虛里脈來已更不復來是胃氣絕所以致死　平按曰死下素問有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十一字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無此十一字甲乙經亦無本書在後）欲知寸口脈太過與不及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上來診人迎法以下診寸口法故曰欲知診寸口之脈有病唯有太過與不及也口者氣行處也從關至魚一寸之處有九分之位是手太陰氣所行之處故曰寸口其脈之動不滿九分故曰短也短者陽氣不足故頭痛也　平按甲乙無欲知寸口脈太過與不及十字）乳之下其動應於衣宗氣洩（乳下虛里之脈若陽氣盛溢其脈動以應衣是為宗氣洩溢者也）寸口之脈中手長者足脛痛（寸口之脈過九分以上曰長長者陽氣有餘陰氣不足故脛痛也）喘數絕不至曰死（長而喘數所以致死　平按素問無此句）寸口脈中手如從下上擊者

曰肩背痛（脈從下向上擊人手如從下有物上擊人手是陽氣盛陽脈行於肩背故知肩背痛也　平按如從下上擊者素問作促上擊者甲乙作促上數者注云素問作擊又按從下下字袁刻作物）寸口脈中手沈而緊者曰病在中（沈緊者陰脈也病在於藏故沈緊也　平按素問無中手二字緊作堅）寸口脈浮而盛者病在外（浮盛陽也病在於府故浮盛也）寸口脈沈而弱曰寒熱及疝瘕少腹痛（沈陰氣盛也弱陽氣虛也陰盛陽虛故有寒熱疝瘕病少腹痛也）寸口之脈沈而橫堅曰胠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其脈沈橫而堅者陰盛故知胠下有積積陰病也橫指下脈橫也胠側箱即下穴處也又其陰病少腹中有橫積也　平按素問無堅字胠下素問甲乙作脇下甲乙沈作緊注云素問作沈而橫腹中上甲乙無有積二字注即下穴處也別本作腋下穴處也）寸口脈盛滑堅者病日甚在外（寸口陽也滑亦陽也堅爲陰也陽盛陰少故病日甚在六府也　平按寸口下素問有脈沈而喘曰寒熱七字本書在後）脈小實而堅者病日甚在內（小實爲陰堅亦爲陰故病日甚在五藏也　平按素問無日甚二字）有胃氣而和者病曰無他（寸口之脈雖小實堅若有胃氣和之雖病不至於困也　平按素問無此條甲乙胃氣上有病甚二字）脈小弱以濇者謂之久病（小弱以濇是陰陽虛弱故是久病）脈濇浮而大疾者謂之新病（濇爲陰也浮大陽也其脈雖濇而浮流利即知新病　平按濇浮而大疾素問作滑浮而疾甲乙作浮滑而實大注云素問作浮而疾）脈滑曰風（氣虛而行利即是風府之候也　平按素問脈滑上有脈急者曰疝瘕少腹痛九字本書在後注風府別本作風病）脈緩而滑曰熱中（緩滑陽也指下如按緩繩而去來流利是熱中候者）脈濇曰痹（濇陰也按之指下濇而不利是寒溼之氣聚爲痺也）脈盛而緊曰脹（寸口脈盛緊實者是陰氣內積故爲脹也）脈順陰陽病易已（人迎脈口大小順四時者雖病易愈也　平按順素問作從）脈逆陰陽脫者病難已（人迎寸口大小不順四時既逆陰陽故病難已也　平按素問無脫者二字）脈逆四時病難已（春夏人迎小於寸口秋冬寸口小於人迎即知是脈反四時故病難已也　平按此條素問作脈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脈反四時及不間藏曰難已甲乙同惟脈字作按寸口三字難已作死）脈急者曰疝瘕少腹痛（按其脈如按弓弦是陰氣積故知疝瘕少腹痛也）寸口脈沈而喘曰寒熱（沈陰氣也脈動如人喘者是爲陽也即知寒熱也　平按素問此條在前有橫積痛下）臂多青脈曰脫血（臂尺地也尺地絡脈青黑爲寒即知脫血以其陽虛陰盛乘陽故脈青）尺脈緩濇者謂之解㑊安臥（緩爲陽也濇爲陰以從關至尺取一寸以爲尺部尺部又陰以陰氣多懈惰安臥也　平按注以從關以字袁刻脫）尺脈盛謂之脫血（尺脈盛謂陰氣盛陽氣虛故脫血也　平按上安臥二字素問王注作屬下尺脈盛解釋）尺濇脈滑謂之多汗（尺之皮膚麤濇尺之脈滑是謂陽盛陰虛數故洩汗也）尺寒脈細謂之後洩（尺之皮膚冷尺脈沈細是爲內寒故後洩也）脈尺麤常熱者謂之熱中（脈之尺地皮膚麤又常熱是其熱中也）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脾見甲乙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是謂真藏見皆死（真藏各見被剋之時故皆死也）頸脈動疾喘欬曰水（頸脈是胃脈人迎也人迎常動今有水病故動疾可見喘欬也有本爲腎脈動也）目果微腫如臥起之狀曰水（目果目上下瞼也瞼之微腫水之候　平按素問果作裹臥下有蠶字）足脛腫曰水（寒溼氣盛故足脛腫水之候也）目黃者曰黃疸也（三陽脈在目故黃疸熱病目爲黃也疸多但反　平按足脛二句素問在面腫曰風之下）溺黃安臥者曰黃疸（腎及膀胱中熱安臥不勞者黃疸病候也　平按素問黃下有赤字）已食如飢者胃疸也（胃中熱消食故已食如飢胃疸病）面腫曰風（風陽也諸陽在面故風病面先腫也）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任子也（手少陰脈心經脈也心脈主血女子懷子則月血外閉不通故手少陰脈內盛所以動也　平按素問任作姙注月血袁刻作經血）脈有逆順四時未有藏形（寸口人迎且逆且順即四時未有真藏脈形也）春夏而脈瘦者秋冬浮大（春夏人迎微大爲順今反瘦小爲逆秋冬人迎微小爲順今反浮大爲逆也　平按浮大下素問有命曰逆四時也六字）風熱而脈盛（脈盛者風熱之病也　平按盛素問作靜）洩而脫血（風熱之病虛故多脫洩血脫也）脈實者病在中（是陽虛陰實故病在五藏　平按素問脈實二字屬上文實下無者字）脈虛者病在外（陰虛陽實故病在六府也　平按素問脈虛二字屬上文虛下無者字）脈濇堅皆難治命曰反四時者

也（脉濇及堅二者但陰無陽故皆難療名曰反四時之脉也　平按素問新校正云自前未有藏形春夏至此五十三字與後玉機真藏論文相重本書見十四卷四時診脉篇）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絕水穀則死（反四時之脉無水穀之氣者致死）脉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真藏脉不得胃氣也所謂肝不弦腎不石也（雖有水穀之氣以藏有病無胃氣者肝雖有弦以無胃氣不名平弦也腎雖有石以無胃氣不名平石故不免死也　平按肝不弦上素問有脉不得胃氣者六字）太陽脉至鴻大以長（以手按人迎脉鴻大以長者是太陽脉也即手足太陽小腸膀胱脉之狀也　平按鴻素問甲乙作洪注人迎脉別本作尺脉）少陽脉至乍疏乍數乍短乍長（按之乍疏乍數乍短乍長者少陽脉也即手足少陽三焦及膽脉之狀　平按乍疏乍數素問甲乙作乍數乍疏）陽明脉至浮大而短是謂三陽脉也（按之浮大而短者陽明脉也即手足陽明胃及大腸之候也是謂三陽脉之形　平按素問甲乙無是謂三陽脉也六字新校正云詳無三陰脉應古文闕也按難經云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沉短以敦）

五藏脉診

（平按此篇自肝脉弦至是謂五藏脉見素問卷七第二十三宣明五氣篇又見甲乙經卷四第一經脉上篇自平心脉來至腎死見素問卷五第十八平人氣象論篇甲乙同上自岐伯曰心脉揣堅而長至身寒有痺見素問卷五第十七脉要精微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四第一中下篇自黃帝曰請問脉之緩急至調其甘藥見靈樞卷一第四邪氣藏府病形篇又見甲乙經卷四第二病形脉論下篇自肝滿腎滿至末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八大奇論篇自肝滿腎滿至偏枯又見甲乙經卷十一第八自心脉滿大至末又見甲乙經卷四第一經脉下篇）

肝脉弦心脉勾脾脉代肺脉毛腎脉石是謂五藏脉（肝心脾三脉素問九卷上下更無別名肺脉稱毛又名浮腎脉稱石又名營是五脉同異若隨事比類名乃衆多也　平按素問肝脉上有五脉應象四字五藏下有之字甲乙無是謂五藏脉五字）平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心脉夏脉也夏日萬物榮華故其脉來累累如連珠以手按之如循琅玕之珠以爲平和之脉也而稱勾者曲也珠連高下不如弦直故曰勾也　平按素問平心脉上有夫字甲乙無平字曰心平作曰平）夏以胃氣爲本（胃爲五藏資糧故五時之脉皆以胃氣爲本也）病心脉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病心脉來動如人喘息連屬然指下

微覺曲行是謂心之病脉者也　平按甲乙無夏以胃氣爲本病心脉來十字喘喘作累累曰心病作曰病下同）死心脉來前曲後居如操帶勾曰心死（心脉來時按之指下覺初曲後直如操捉帶勾前曲後直曰心死脉居直也　平按甲乙無死心脉來四字前曲作前鈎曰心死作曰死下同）平肺脉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氣爲本（厭伊葉反聶尼輒反厭厭聶聶如人以手按已落榆莢得之指下者曰肺平脉也　平按甲乙平肺脉來作肺脉來落榆莢作循榆葉曰肺平作曰平無秋以胃氣爲本六字）病肺脉來不下不上如循雞羽曰肺病（按於毛脉如人以手摩循雞翅之羽得於心者以爲肺之病脉也　平按甲乙無病肺脉來四字不下不上素問作不上不下甲乙同）死肺脉來如物之浮如風之吹毛曰肺死（脉之動也如芥葉之浮於水若輕毛而逐風移如斯得者曰死脉者也夫五色有形目見爲易五聲無形耳知爲難五脉之動非耳目所辨斯最微妙唯可取動指下以譬喻之亦得在於神不可以事推之也　平按甲乙無死肺脉來四字素問吹上無之字甲乙同注以譬喻之亦得在於神之亦二字原鈔作亦知二字平按亦知恐係之亦二字顛倒謹擬作之亦之字屬上句讀）平肝脉來濡弱招招如揭長竿曰肝平春以胃氣爲本（揭哿哲反高舉也肝之弦脉獨如琴瑟調和之弦不緩不急又如人高舉竹竿之梢招招勁而且耎此爲平也　平按甲乙肝脉上無平字素問濡作耎竿下有末梢二字甲乙同無春以胃氣爲本六字）病肝脉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盈滿實也肝氣實滑如循長竿少於胃氣故肝有病也　平按甲乙無病肝脉來四字）死肝脉來急益勁如新張弦曰肝死（肝真藏脉來勁急猶如新張琴瑟之弦無有濡弱是無胃氣故爲死候也　平按甲乙無死肝脉來四字素問弦上有弓字甲乙同）平脾脉來和柔相離如雞踐地曰脾平長夏以胃氣爲本（按脾脉和柔胃氣也相離中間空者代也如雞行踐地跡中間空也中間代者善不見也　平按甲乙脾脉上無平字曰下無脾字無長夏以胃氣爲本七字脉下袁刻脫來字）病脾脉來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實而盈數如雞之舉足爪聚中間不空聚而惡見比之無代故是脾病也　平按甲乙無病脾脉來四字曰下無脾字）死脾脉來堅兌如鳥之喙如鳥之距如水之流如屋之漏曰脾死（按脾脉來堅尖聚兌而不相離

（上觸人指如鳥喙如水流動如屋漏之滴人指脾脈死候也　平按甲乙無死脾脈來四字堅兌素問作銳堅烏之喙素問甲乙鳥作烏千金作雞如屋之漏素問甲乙在如水之流上）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旬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為本（旬平也手下堅實而平此為石脈之形故為平也有本為揣揣累累之也　平按甲乙腎脈上無平字如旬素問作如鉤甲乙同曰下甲乙無腎字無冬以胃氣為本六字）病腎脈來如引葛按之而益堅曰腎病（腎之病脈按之如按引葛逐指而下也益堅始終堅者是謂腎平初耎後堅故是腎病也　平按甲乙無病腎脈三字曰下無腎字）死腎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腎之石脈來指下如索一頭緊之彼頭控之索奪而去如以彈石彈指辟辟之狀是腎之死脈候也　平按甲乙無死腎脈來四字曰下無腎字發字袁刻脫）岐伯曰心脈揣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揣動也長謂寸口脈長一寸也此為心脈盛動堅心脈上至舌下故盛動堅舌卷不能言　平按素問甲乙無岐伯曰三字揣素問作搏下同甲乙無當字）其耎而散者當消渴自已（動而堅者病舌卷耎而散者病消渴以有胃氣故自已由手少陰貫腎絡肺繫舌本故也　平按甲乙當作病素問消渴作消

環新校正云甲乙環作渴）肺脈揣堅而長當病唾血（肺脈浮短今動堅長知血絡盛傷故唾血也　平按甲乙無當字、）其耎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今不復散發（以肺氣虛故脈耎散也虛故腠理相逐汗出如灌至今不復也　平按甲乙無當字素問至今作至令）肝脈揣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脇下令人善喘（肝脈耎而弦今動堅而長其色又不相應者是人當有墜傷墜傷損血在脇下又令喜喘故也　平按甲乙無當字素問甲乙善喘作喘逆）若耎而散者其色澤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易音亦若脈耎散色又光澤者當因大渴暴飲水溢腸胃之外易入肌皮之中名曰溢飲之病也　平按若耎而散其色澤素問甲乙作其耎而散色澤者甲乙暴渴作渴渴易作溢、）胃脈揣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胃脈耎弱今動堅長又他色來剋當病折髀以足陽明脈行髀故也　平按甲乙無當字）其耎而散者當病食痺髕痛（胃虛不消水穀故食積胃中為痺而痛又脈行膝故病膝髕痛髕膝端骨也　平按素問無髕痛二字甲乙無當字髕痛作痛髀）脾脈揣堅

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脾脈耎弱今動堅長雖得本色以其陽虛故病少氣　平按甲乙無當字注陽虛袁刻作陽盛）其耎而散色不澤者當病足胻腫若水狀（足太陰脈循胻故脾虛色不澤者胻腫若水之狀也　平按甲乙無當字）腎脈揣堅而長其色黃而赤當病折腰（腎脈沉石今動堅長黃色賊邪及赤色微邪來剋故病腰痛以足少陰脈營腰故也　平按素問赤下有者字甲乙有者字無當字）其耎而散者當病少血至今不復（陰盛太陽氣虛故少血得之在久至今不復也　平按甲乙無當字今作令以下素問有帝曰論得心脈至以其勝治之愈也百六十七字新校正云此一段全元起本在湯液篇據此則本書無此一段與全元起本同）

黃帝問於岐伯曰故病五藏發動因傷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其病發於五藏有傷其候五色何以知其久病新暴之別　平按素問黃帝問於岐伯曰作帝曰下有有字傷下有脈字甲乙無此一段）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故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邪始入於五脈故脈小未甚傷於血氣故部內五色不奪是知新病　平按素問故作徵下同甲乙無岐伯至

故其十一字）故其脈不奪其色奪者久病也（脈為其本色為標也本受邪氣已方受與標故脈本不奪色甚奪者知是久病　平按甲乙無故字及二其字）故其脈與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內之五脈外之五色二俱奪者知病已成在久　平按甲乙無故其二字久上無此字）故其脈與五色俱不奪者新病也（人之有病五脈五色二俱不奪者其病未行血氣故知新病也　平按甲乙無故其二字）故肝與腎脈並至其色蒼赤當病擊傷不見血見血而溼若水中也（弦石俱至而色見青赤其人當病被擊內傷其傷見色故青赤也若被擊出血血溼若居水中者此為候也　平按素問甲乙肝上無故字見血而溼作已見血溼）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從關至尺澤為尺也季脇之部當在尺中央兩傍不在尺外兩傍季脇有病當見此處）尺外以候腎（尺中兩傍之外以候兩腎之有病當見此部也）尺裏以候腹中（自尺內兩中間總候腹中）跗上以候胸中（跗當為膚古通用字故為跗耳當尺裏以上皮膚以候胸中之病　平按素問作胕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甲乙同）前候

前後候後（當此尺裏跗前以候胷腹之前跗後以候背後　平按素問甲乙作前以候前後以候後）跗上鬲上也（當尺裏跗上皮膚以候膈上也一日竟上疑錯）鬲下者腹中事也（當尺裏膚上以下以爲鬲下之分即腹中事　平按附上鬲上也鬲下者腹中事也素問作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甲乙同惟脛下無足字）麤發者陰不足陽大有餘爲熱中跗之下也（尺之皮膚文理麤發者是陰衰陽盛熱氣薫膚致使皮膚麤起故爲熱中　平按素問麤發作麤大陽下無大字熱中下無跗之下三字甲乙同）來疾去徐者上實下虛爲厥癲疾（來疾陽盛故上實也去徐陰虛故下虛也上實下虛所以發癲疾也）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爲惡風（上虛受風故惡風也）有俱沈細數者少陰厥（沈細皆陰故沈細數少陰厥逆　平按素問甲乙有上有故中惡風者陽氣受也九字俱上有脈字）沈細數散者寒熱也（沈細陰也散爲陽故病寒熱也）浮而散者爲眴仆（眴玄遍反目搖）諸浮而躁者皆在陽則爲熱其右躁者在左手（浮躁皆陽故在陽則爲熱也諸陽絡脈左者絡右右者絡左故其右躁而病本在左手也　平按而躁素問作不躁甲乙作而不躁右躁素問甲乙作有躁手上均無左字）諸細而沈者皆在陰則爲骨痛（細之與沈皆是陰脈主於骨痛）其有靜者在足（其脈沈細仍靜者在足骨痛也）數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脈溏洩及便膿血（三動已去稱數數動一代息者陽脈虛也故數動一息即是陰實陽虛故溏洩便膿血也　平按素問脈下無溏字有也字甲乙有也字無溏洩及便膿血六字注三動袁刻作三陽）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稱過陽過之脈應浮而滑更濇者以其陽氣太盛故極反成濇　平按甲乙無諸過者切之五字濇上有其字）滑者陰氣有餘也（陰脈沈濇今反滑者以陰過極反成滑也）陽氣有餘爲身熱无汗（陽盛有餘極反爲陰外閉腠理故汗不出其身熱也）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陰氣有餘極反爲陽外開腠理故汗多出其身寒也　平按身寒下素問有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九字）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者有熱（五藏爲內陰也六府爲外陽也用鍼者欲寫陰補陽即推而外也而內實難寫即內而不外故知心腹病積也欲寫陽補陰即推而內之也而外實難寫即外而不內故知外有熱　平按有熱素問作身有熱也甲乙作中有熱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推而下之下而不上者頭項痛（上爲頭項下爲腰足推下向上氣不能下故知腰足冷也推上向下氣不能上故知頭項痛也　平按素問清作清甲乙同上而不下甲乙作下而不上下而不上作上而不下）按之至骨脈氣少者腰脊痛而身寒有痹（脈之沈細按之至骨少得其氣即知有寒腰脊爲痛身寒痺也　平按素問身下無寒字甲乙同）

黃帝曰請問脈之緩急小大滑濇之病形何如（請問五藏之脈各有六變以候病形）岐伯曰臣請言五藏之變病也心脈急甚者爲瘛（心脈鉤脈緩大滑等三變爲熱陽也急小濇等三變爲寒陰也夏時診得心脈如新張弦急甚者寒也筋脈急痛以爲瘛也下言急者皆如弦急非急疾也　平按變病靈樞作病變甲乙無臣請言五藏之變病也九字瘛下靈樞甲乙有瘲字）微急爲心痛引背食不下（其心脈來如弦微急即脈微弦急心微寒故心痛引背心輸而痛胸下寒咽中不下食也）緩甚爲狂笑（心脈緩甚者緩爲陽也緩甚熱甚也熱甚在心故發狂多笑）微緩爲伏梁在心下上下時唾血（心脈微緩即知心下熱聚以爲伏梁之病大如人臂從齊上至於心伏在心下下至於齊如彼橋梁故曰伏梁其氣上下行來衝心有傷故時唾血　平按時上靈樞有行字甲乙有行有二字）大甚爲喉吤（心脈至氣甚氣上衝於喉咽故使喉中吤吤而鳴也吤古介反）微大爲心痺引背善淚出（心脈微盛發風經之氣衝心爲痺痛痛後引背輸及引目系故喜淚出也　平按甲乙淚下無出字）小甚爲善噦（小爲陰也小甚心之氣血皆少心氣寒也心氣寒甚則胃咽氣有聚散故爲噦也噦於月反）微小爲消癉（小而不盛曰微小者陰也心氣內熱而有寒來擊逐內熱更甚發爲消癉癉熱也內熱消瘦故曰消癉癉音丹）滑甚爲善渴（滑陽也陽氣內盛則中熱喜渴也）微滑爲心疝引齊少腹鳴（陽氣盛內有微熱衝心之陰遂發爲心疝痛引少腹腸鳴者也）濇甚爲瘖（濇陰也濇者血多氣少心主於舌心脈血盛上衝於舌故瘖不能言也）微濇爲血溢維厥耳鳴癲疾（微濇血微盛也血微盛者溢於鼻口而出故曰血溢維厥血盛陽維脈厥也陽維上衝則上實下虛故爲耳鳴癲疾）肺脈急爲癲疾（肺脈毛脈有弦急是爲冷氣上衝陽顛發熱在上上實下虛故爲癲疾　平按急下靈樞甲乙有甚字）微急爲肺寒熱怠惰欬

唾血引腰背胸若鼻宿肉不通（肺以惡寒弦急即是有寒乘肺肺陽與寒交戰則二俱作病為肺寒熱也肺病不行於氣身體怠惰肺得寒故發欬欬甚傷中故唾血欬復引腰及背輸而痛肺病出氣壅塞因即鼻中生於宿肉也　平按宿靈樞甲乙作息）緩甚為多汗（緩為陽也肺得熱氣外開腠理故為多汗）微緩為痿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肺脈行於兩手肺得於熱故手痿緩又肺脈不上於頭故肺之熱開腠自頭以下漏風汗不止也　平按漏風靈樞作瘻偏風甲乙同止上無可字）大甚為脛腫（肺氣甚故曰肺大甚也肺脈手太陰與足太陰相通足太陰行脛故肺氣熱甚上實下虛故為脛腫也）微大為肺痺引胸背起惡日（肺氣微大又得秋時寒氣故發為痺痛前引胸後引背輸以是陰病故引胸背起不用見日光也惡焉故反　平按靈樞甲乙日下有光字）小甚為泄（肺之氣血小甚即是氣寒即是胃氣甚不消水穀故洩利矣）微小為消癉（腸肺之氣血微小也虛寒傷肺反為熱病消肌肉也）滑甚為息賁上氣（滑甚陽氣盛也陽盛擊陰為積左右箱近膈猶如覆盃令人上氣喘息故曰息賁賁膈也音奔）微滑為上下出血（陽氣微盛則內傷絡脈絡脈傷則上下出血陽絡傷則上衄血陰絡傷則下洩血也）濇甚為歐血（氣為陽也血為陰也濇為陽也今得濇脈即知血盛衝於肺府陽絡陽絡傷便歐血也　平按歐靈樞甲乙作嘔）微濇為鼠瘻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能喜酸（微濇血微盛也血微盛者循肺府手陽明脈上頸為瘻又循肺手太陰脈下支腋之間為瘻其脈下虛不勝上實金實逐欲剋木為味故喜酸也酸木味也　平按其能善酸靈樞作其應善痠矣甲乙作甚能善酸）

肝脈急甚為惡言（診得弦脈急者是寒氣來乘於肝魂神煩亂故惡出言語也　平按靈樞甚下有者字甲乙注云惡言一作忘言）微急為肥氣在脇下若覆杯（肝脈微急是肝受寒氣積在左脅之下狀若覆杯名曰肥氣）緩甚為喜歐（緩甚者肝熱氣衝咽故喜歐也　平按喜歐靈樞甲乙作善嘔）微緩為水瘕痺也（陽氣微熱肝氣壅塞飲溢為水或結為瘕或聚為痺）大甚為內癰善歐衄（大甚氣盛熱氣結為內癰也肝氣上逆故喜歐喜衄）微大為肝痺陰縮欬引少腹（微大少陽微盛擊肝乃為陰病肝痺者也陰寒故筋縮又發肝欬循厥陰下引少腹痛　平按陰縮陰字原鈔脫謹據靈樞甲乙補入袁刻作筋縮據注應作筋縮）小甚為多飲（肝脈小甚是為氣血皆少故渴而多飲也）微小為消癉（微小氣血俱少有寒氣衝肝氣遂發熱為癉消肌肉）

滑甚為頹疝（滑甚少陽氣盛也少陽氣盛則肝虛不足發為頹疝丈夫小腹中為塊下衝陰痛　平按頹靈樞作㿉甲乙作㿗）微滑為遺溺（陽氣微盛陰虛不禁故為遺寒也　平按注寒依經文應作溺）濇甚為溢飲（肝脈濇者肝氣血多寒也肝血多而寒不得洩溢入腸胃皮膚之外故為溢飲也）微濇為瘛攣筋（微濇血多而寒即厥陰筋寒故瘛急而攣也　平按靈樞筋下有痺字甲乙瘛作瘈瘲）脾脈急甚為瘛瘲（診得代脈急甚多寒為病手足引牽來去故曰瘛瘲也　平按甲乙瘛作瘈）微急為鬲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微急者微寒也脾氣微寒即脾胃中冷故食入還歐出大便沃冷沫也鬲中當咽冷不受食也　平按鬲靈樞作膈注即袁刻作則）緩甚為痿厥（緩甚者脾中虛熱也脾中主營四支脾氣熱不營故曰四支痿弱厥逆冷也）微緩為風痿四支不用心慧然若無病（微緩脾中微熱也脾中有熱受風營其四支令其痿弱不用風不入心故心慧然明了安若無病　平按支靈樞甲乙作肢）大甚為擊仆（脾脈大甚是脾氣盛血裹當是被擊或是倒仆有傷故發此候）微大為疝氣腹裹大膿血在腸胃之外（脾氣微大即知陰氣內盛為疝大腹裹膿血在腸胃之外也）小甚為寒熱（脾脈小甚氣血皆少是病諸寒熱病也）微小為消癉（微小氣血俱少故多內熱熱消肌肉也）滑甚為㿗癃（滑甚者陽氣盛熱也陰氣虛弱發為㿗癃癃淋也音隆　平按㿗癃靈樞甲乙作㿉癃）微滑為蟲毒蛕蝎腹熱（微滑陽氣微盛有熱也蛕胡灰反腹中長蟲也蝎胡竭反謂腹中蟲如桑蠹也陽盛有熱腹內生此二蟲為病絞作腹中　平按注桑蠹袁刻作長蠹）濇甚為腸㿗（㿗徒迴反脈濇氣少血多而寒故冷氣衝下廣腸脫出名曰腸㿗亦婦人帶下病也　平按㿗靈樞作潰甲乙作㿗注云一作潰）

微濇為內潰多下膿血（微濇是血多聚於腹中潰壞而下膿血也）腎脈急甚為骨癲疾（診得石脈急甚者是謂寒氣乘腎陽氣走骨而上上實下虛故骨癲也　平按甲乙骨下有痿字）微急為沈厥足不收不得前後（微急者腎冷發沈厥之病足腳沈重逆冷不收膀胱大腸壅閉大小便亦不通　平按靈樞沈厥下有奔豚二字甲乙奔豚二字在沈厥上）緩甚為折脊（陽氣盛熱陰氣虛弱腎受寒氣致令腰脊痛如折）微緩為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還出（腎脈從腎而上貫肝膈循喉嚨故腎有熱氣則下津液不通上衝喉嗌通洞不禁其食入腹還出　平按二洞字下甲乙均有泄字）大甚為陰痿

（大甚多氣少血太陽氣盛少陰血少精血少故陰痿不起也　平按注精字袁刻誤作積起下脫也字）微大爲石水起齊以下至少腹垂垂然上至胃管死不治（太陽氣盛血少津液不得下通結而爲水在少腹之中垂垂少腹垂也其水若至胃脘盛極故死也　平按靈樞少腹作小腸垂垂作腄腄管作脘甲乙少腹作小腹）小甚爲洞洩（腎氣小甚是血氣皆少也腎之血氣皆少則上下俱冷故食入口還出故曰洞洩）微小爲消癉（血氣俱少是謂陰虛陽盛熱爲消癉）滑甚爲癃頹（滑甚太陽熱甚少陽虛而受寒故爲癃頹也　平按靈樞頹作癀甲乙作癃頹）微滑爲骨痿坐不能起起目毋所見（微滑太陽微盛熱入骨髓發爲骨痿骨弱坐不能起也太陽自目內眥而起上衝於目故目無見也　平按靈樞甲乙目上有則字甲乙所見下有視黑丸三字）濇甚爲大癰（濇甚多血少氣不宣故聚爲大癰）微濇爲不月沈痔（微濇者血微盛也血多氣少不通故女月經不得以時下也又其氣少血聚復爲廣腸內痔也沈內也）黃帝曰病之六變者刺之奈何（問前五脈各有六變補寫之道　平按甲乙曰上無黃帝二字病之六變作病亦有甚變）岐伯曰諸急者多寒（脈之弦急由於多寒有甚有微即五藏急合有十種故曰諸急自餘諸變皆放此也）緩者多熱（由其當藏多熱致脈遲緩）大者多氣少血（由其當藏氣多血少致令脈有洪大）小者血氣皆少（由其當藏血氣皆少故令脈衰小也）滑者陽氣盛微有熱（由其當藏陽盛熱微故令脈有滑疾也）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由其當藏血多氣少微寒故令脈濇）是故刺急者深內而久留之（寒則氣深來遲故深內而久留也）刺緩者淺內而疾發鍼以其熱（熱退氣淺行疾故淺內疾發　平按以其熱靈樞甲乙作以去其熱）刺大者微寫其氣毋出其血（大者氣多故須微寫以其少血故不出血）刺滑者疾發鍼而淺內之以寫其陽氣而去其熱（以其氣盛而微熱故淺內鍼仍疾發之　平按甲乙寫作瀉）刺濇者必中其脈隨其逆順而久留之必先捫而循之以發鍼疾按其痏毋令其血出以和其脈（脈濇即多血也以其多血故先須以手捫循然後刺之中其脈血隨其逆冷者久而留鍼以其氣少恐其洩氣故發鍼已疾按其痏痏干軌反謂瘡

瘢之也　平按捫靈樞甲乙作按以發鍼以作已甲乙其血出作出血脈上有諸字注逆冷依經文應作逆順）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鍼調其甘藥（諸脈小者五藏之陰六府之陽及骨肉形並其氣海之氣四者皆悉虛少若引陰補陽是則陰竭引陽補陰即使陽盡陰陽既竭形氣又微用鍼必死宜以甘味之藥調其脾氣脾胃氣和即四藏可生也　平按小上甲乙無諸字調其甘藥靈樞作而調以甘藥也甲乙作而調之以甘藥）肝滿腎滿肺滿皆實皆爲腫（此三藏之滿實皆爲癰腫　平按皆爲腫素問甲乙作即爲腫）肺之癰喘兩胠滿（肺以主氣故肺生癰有喘也肺脈上膈近脇故肺癰脇滿也　平按素問癰作雍脇作胠甲乙作脛注云素問作胠）肝癰兩胠滿臥則驚不得小便（兩胠謂在側箱兩肋下空處肝府足少陽脈行在脇下故肝癰兩胠滿也足少陽別脈上肝貫心故熱盛爲癰因即心驚也肝脈環陰故肝病熱甚不得小便有本作小和字誤　平按癰素問作雍甲乙胠作脇下二字）腎癰胠下至少腹滿脛有大小髀胻大跛易偏枯（督脈上至十四椎屬於帶脈行兩胠故從兩胠至少腹滿以少陰脈虛受病行於兩腳故脛大小髀胻大跛左右二腳更病故爲易也又爲偏枯病也胻稱膝胻股胻髀胻謂胻通膝上下也　平按癰素問作雍胠作腳甲乙胻作脛無大字）心脈滿大癇瘛筋攣（心脈滿實仍大是則多氣熱盛故發小兒癇病以其少血陰氣不足故寒而筋攣也　平按甲乙瘛作瘈下同）肝脈小急癇瘛筋攣（小則陰陽二氣不足急即爲寒是爲虛寒熱乘爲癇及寒爲筋攣）肝脈驚暴有所驚駭脈不至若瘖不治自已（肝至有驚氣者是因驚魂失瘖不言或脈不至皆不療自已也　平按驚暴素問作騖暴甲乙作瞀暴）腎脈小急肝脈小急心脈不鼓皆爲瘕（腎肝二脈小急及心脈不鼓皆內虛寒氣故爲瘕也　平按素問甲乙不鼓上有小急二字）腎脈大急沈肝脈大急沈皆爲疝（腎肝二脈大爲多氣少血急沈皆寒是爲寒氣內盛故爲疝病也　平按腎脈大急沈上素問有腎肝并沈爲石水并浮爲風水并虛爲死并小弦欲驚二十一字新校正云詳腎肝并沈至下小弦欲驚全元起本在厥論中王氏移於此本書見卷二十六經脈厥篇據此則本書與全元起本同）心脈揣滑急爲心疝（揣動也滑陽氣盛而微熱急爲多寒心氣寒寒盛而微熱寒勝故結爲心疝也　平按揣素問作搏下同）肺脈沈揣爲肺疝（肺脈應虛浮今更沈寒多故爲肺疝也　平按肺疝下素問有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疝二陰急爲癇厥二陽急爲驚二十一字新校正云詳三陽急爲瘕至爲驚全元起本在厥

（論王氏移於此本書見卷二十六寒熱相移篇）脾脈外鼓沉為腸辟久自已（脾脈向外鼓外鼓仍沉沉寒為利胃氣強盛故久自已也　平按辟素問甲乙作澼下同）肝脈小緩為腸辟易治（肝脈氣血雖少胃氣強盛故療易差也）腎脈小揣沉為腸辟下血溫身熱者死（腎脈氣血俱少仍冷利下血者胃氣虛冷故死下血溫身熱皆胃氣散去也　平按素問血字重甲乙溫作溼注素問作溫）心肝辟亦下血二藏同病者可治其身熱者死熱見七日死（心肝二氣共為腸辟下血是母子相扶故可療也身熱以胃氣散去遠至七日死　平按可治下素問甲乙有其脈小沉濇為腸澼八字熱見甲乙作熱甚注云素問作熱見）胃脈沉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鬲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瘖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順者瘖三歲起年不滿二十者三歲死（胃脈足陽明陽也胃脈反更沉細鼓動而濇濇寒也其脈向外而鼓其氣傷多如此診得足陽明脈沉鼓而寒向外鼓而氣多又得心脈血氣俱少堅實而寒然則胃之與心二者同病名鬲偏枯男子發於左稱女子發於右稍若瘖不能言舌不轉者死若能言轉舌者療之三十日能行雖瘖舌轉順者三年得差若年不至二十得前病者三年而死也　平按甲乙轉下有者字順素問甲乙作從）脈至而揣血衄身有熱者死（脈至而動又陽虛衄血身體應冷而衄血身熱虛為逆故死也　平按血衄甲乙作衄血素問熱上無有字）脈來懸勾浮為脈鼓（夏秋二脈並至以為脈鼓　平按脈鼓素問作常脈甲乙作浮者為熱）脈至如喘名曰氣厥氣厥者不知與人言（氣厥不知言也　平按氣厥者素問甲乙作暴厥暴厥者）脈至如數使人暴驚三四日自已（卒驚不療三四日自已也　平按如數甲乙作而數）脈至浮合浮合如數一息十至以上是與經氣子不足微見九十日死（浮合之脈經氣不足微而見九十日即死也　平按素問甲乙是下無與字足下有也字）脈至如火新燃是心精之子奪也草乾死（心脈如鉤今如火新燃是心脈急疾火精奪故至草乾水時被剋而死　平按新燃素問作新然甲乙作新然素問甲乙死上有而字）脈至如散采肝氣子虛也木葉落死（肝脈如弦今散如五采變見不定是為肝

木氣之虛損至木葉落金時被剋而死有本為蔡棘散葉也　平按散采素問作散葉甲乙作蔡棘）脈至省容省容者脈寒如鼓也是腎氣子不足也懸去棗華死（腎脈如石今如省容寒而鼓動是為腎之水氣有傷故至棗華土時被剋而死也　平按省容素問甲乙作如省容脈寒素問作脈塞）脈至如丸泥胃精子不足也榆莢落而死（莢兼牒反如豆莢等草實胃脈耎弱今反如丸泥乾堅之丸即是胃土氣之有損故至榆莢木時而死也）脈至如橫格是膽氣子不足也禾熟而死（膽脈如弦今如橫格之木即是木之膽氣有損故至禾熟秋金時被剋而死也）脈至如弦縷胞精子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心胞脈至如鉤今如弦之縷線散而不聚是為心胞火府有損故至霜雪水時被剋而死不好言者心氣未盡故可療也）脈至如交莢交莢者左右傍至也微見三十日而死（莢兼牒反如豆莢等草實也脈至如相交左右傍至是次轉故微見三十日死也　平按莢素問作漆甲乙作蘇注次轉二字疑有誤）脈至如泉浮鼓胞中太陽氣子不足也少氣味韮華死（足太陽是腎之府脈今如泉之浮鼓而動即膀胱胞氣水之不足故至韭莢華土時被剋而死一曰韭英也　平按泉上素問有涌字甲乙有湧字胞中素問甲乙作肌中韭華死素問作韮英而死甲乙作韮花生而死）脈至如委土之狀按之不得肌氣子不足五色先見黑白累發死（脾脈代如雞足踐地中間代絕今按止如委土之狀無有脾胃耎弱之氣又先累見黑白之色是肺腎來乘故死也　平按委土素問作頹土不得甲乙作不足累發素問作壘發）脈至如懸離懸離者浮揣切之益大十二輸之子不足也水凝而死亟（浮實切之益大此是懸離之狀懸離脈見即五藏六府十二經輸氣皆不足十二經輸皆屬太陽故至水凍冬時而死亟急也病至水凝而死亟居力反　平按懸離素問作懸雍甲乙作懸癰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懸雍作懸離元起注云懸離者言脈與肉不相得也水凝甲乙作水凍素問無亟字甲乙同）脈至如偃刀偃刀者浮小急按之堅急大五藏宛熟寒熱獨并於腎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浮之小急按之堅急大者此是偃刀之狀也浮手取之即小為氣血

（俱少按之堅實急大多氣少血即知五藏宛熟寒熱之氣唯并於腎至春實邪來乘致死　平按素問浮下有之字急大作六急宛熟作菀熟甲乙作寒熱注云素作菀熟）脈至如丸滑不直手按之不得也膽氣予不足也棗葉生而死（直當也脈如彈丸按之不可當於指下此是滑不直膽氣病脈狀也至於孟夏棗葉生實邪來乘而死　平按膽原鈔作膽注同疑是膽字之誤素問甲乙作大腸查大腸爲肺之府屬金膽爲肝府屬木本注云至於孟夏棗葉生實邪來乘而死按五十難曰邪從前來者爲實邪滑氏本義云我生者相氣方實也居吾之前而來爲邪故曰實邪孟夏火旺之時爲木所生乃木之實邪應從膽爲是再按上注并於腎至春實邪來乘致死腎爲水藏水來生木爲腎之實邪其義正同）脈至如華者令人善恐不欲坐卧行立常聽小腸予不足也季秋而死（脈之浮散故如華也心府小腸虛小故多恐坐卧不安心虛耳中如有物聲故恒聽至於季秋爲肺氣來乘遂致於死也　平按如華甲乙作如春）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五　診候之二

黃陂陳孝啟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七　證候之一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平按此篇自此五色之死也以上殘缺篇目亦不可考故自心之合脈也至白如枯骨者死從素問五藏生成篇補入自此五色之死也至鍼之緣而去也見素問卷三第十五藏生成篇又見甲乙經卷一第十五惟編次小異自目色赤至末見靈樞卷十一第七十四論疾診尺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二第四）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榮脣也其主肝也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脾也是故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腸而脣揭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此五味之所傷也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腎欲鹹此五味之合五藏之氣也（平按素問作此五味之所合也五藏之氣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此五味之合五藏之氣也連上文太素同）故色見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以上從素問五藏生成篇補入）此五色之死也（茲青之惡色也炲音苔謂草烟栖聚炲煤黑之惡色也衃凝惡之血也枯骨白之惡色也　平按素問之下有見字）青如翠羽者生黑如烏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此五色見而生者也（此五者皆病候不死者色也　平按素問黑如烏羽者生在白如豕膏者生下見而生者也作之見生也甲乙羽下冠下腹下膏下均無者生二字）生於心如

以縞裹朱，生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以縞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栝樓，生於腎如以縞裹紫，此五藏所生之榮也（縞工道反白練此五者皆是无病平人之色也　平按甲乙樓作蔞蔞下有實字素問榮上有外字甲乙同）味當五藏白當肺辛赤當心苦青當肝酸黃當脾甘黑當腎鹹（此言五味藏色所當也　平按素問味上有色字）故白當皮赤當脈黃當肉青當筋黑當骨（此言五事五色所當也　平按素問青當筋在黃當肉上）諸脈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肝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諸脈髓筋血氣等五屬血氣皆於四支八谿朝夕往來八谿八脈也　平按素問肝作節）故人卧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捕（人卧之時肝足掌手指四事皆受作於四能有所用也　平按捕素問作攝注指上手字據經文肝足掌指四事疑衍）

卧出而風吹之血涘而膚者為痺涘於脈者為泣涘於足者為厥（出不覆身也卧不覆身為風所吹寒風入腠血寒凝聚積膚為痺積脈血澁積足為厥厥逆也　平按涘素問作凝而膚而字素問作於應依素問為允）此五者血行而不得反其故空為厥痺（此諸五者為得寒邪入血凝澁不得流入空竅中故聚為足厥之病有三无五五當字誤也　平按五素問作三故空素問作空故據本注應依素問為允）人有大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四名小十二關此皆衞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容也鍼之緣而去也（小曰谿大曰谷谿谷皆流水處也故十二經脈名為大谷三百六十五絡名曰小谿據前後體例无五十四手足十二大節名十二關此等谿谷關節皆是氣之行止之處故為衞氣所留邪氣所容緣此鍼石行之以去諸疾也　平按小十二關素問作少十二俞新校正云太素俞作關容素問作客鍼之緣而去也素問作鍼石緣而去之）目色赤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脾黑在腎黃色不可名者病在胷中（惡黃之色不可譬喻言之言之故不可名之也　平按甲乙白青黃黑下均有色者病三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七（證候之一）　黃陂陳孝啟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九（設方）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知古今

知要道

知方地

知形志所宜

知祝由

知鍼石

知湯藥

知官能

知古今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四第十四湯液醪醴論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爲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醪汁滓酒醴宿酒也此並擬以去病爲之奈何也平按素問無於岐伯三字）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曰此得之天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稻米得天之和氣又高下得所故完稻薪收伐得時所以堅實用炊以爲醪醴可以療病者也　平按曰此得上素問有帝曰何以然岐伯七字之天之和素問作天地之和至堅下有也字）黃帝問於岐伯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爲而不用何也曰上古聖人作爲湯液醪醴者以爲備耳夫上古作湯液故爲而弗服（伏羲以上名曰上古伏羲以下名曰中古黃帝之時稱曰當今上古之時呼吸與四時合氣不違嗜欲亂神不爲憂患傷性精神不越志意不散營衛行通腠理緻密神清性明邪氣不入雖作湯液醪醴以爲備擬不爲服用者也　平按黃帝問於岐伯曰素問作帝曰何也下素問有岐伯二字上古作自古作爲作之作）中古之世德稍衰也邪氣時至服之萬全（上古行於道德建德既衰下至伏羲故曰稍衰也帝王德衰不能以神化物使疵癘不起嗜欲情生腠理開發邪氣因入以其病微故服湯液醪醴稍衰而猶純故因湯液而萬病萬全）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不定皆全故曰不必已也　平按素問曰上有帝字）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也（廣前問意問意曰良藥可以養性毒藥以療病黃帝不能致德邪氣入深百姓疾甚盡齊毒藥以攻其內鑱石鍼艾以療其外外則形弊內則血氣盡而形不愈其意何也　平按素問曰上有岐伯二字外下有也字及帝曰二字）曰神不使何謂神不使（人之神明有守以營於身即爲有使也　平按曰上素問有岐伯二字何謂上有帝曰二字）曰鍼石者道也精神越志意散故病不可愈也（鍼石道者行鍼石者須有道也有道者神不馳越志不異求意不妄思神清內使雖有邪客服之湯液醪醴萬全也　平按素問曰上有岐伯二字越作不進散作不治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精神進志意定故病可愈太素云精神越志意散故病不可愈與此正同）

今精壞神去營衛不可復收（今時五藏精壞五神又去營衛之氣去而不還故病不愈）何者視欲無窮而憂患不止故精氣施壞營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之所以不愈者也（以下釋前精壞神去營衛不行所由也一則縱耳目於聲色樂而不窮二則招憂患於悲怨苦而不休天之道也樂將未畢哀已繼之故精氣施壞營泣衛除神明去身所以雖療不愈也故無恒愚品不可爲醫作巫斯之謂也　平按視素問作嗜施素問作弛營泣素問作榮泣病下素問無之所以三字）

知要道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七第四十五外揣篇又見甲乙經卷五第七）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受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者始於一而終於九然未得其要道也（九篇謂九鍼章別即爲篇非是一部總有九篇也調謂一同指歸要道謂渾一之妙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九鍼之道小之有內則內者爲小鍼

（道非小也故知鍼道小者小之窮也）大之則無外（鍼道之大有外者爲大鍼道非大也故知鍼道大者大之極也）深不可爲下（鍼道之深更有下者則鍼道非深故知鍼道深者深之深）高不可爲蓋（鍼道之高更有高者則鍼道有蓋故知鍼道高者高之高　平按甲乙無深不可爲下二句）恍惚無窮流溢亡極余知其合於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窮之更妙故不可窮也極之愈巧故亡極也天道人事四時之變既然余知鍼道與之同者也）然余願聞雜之豪毛渾束爲一可乎（余知鍼理與道變似萬端而願參之同毫釐之細渾之若衆妙之一也同毫釐之細有神使之明若衆妙之一得萬事之畢　平按靈樞願下無聞字雜作襍甲乙余上無然字願下無聞雜之毫毛五字束作求）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焉夫治國亦然（毫細渾一人道用之鍼攸可以遐年以之保國可以延祚非大聖之明孰能問此　平按靈樞鍼下有道字甲乙無此一段）黃帝曰余聞鍼道非國事也（鍼道去病存已國事即先人後已存身與利人兩異恐鍼道非理國之要　平按靈樞余下有願字甲乙無此一段）岐伯曰夫治國者夫唯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爲一乎哉（理國安人也鍼道存身也安人之與存身非道不成故通兩者渾然爲一也兩者通道故身國俱理耳夫積小成大故小大不可異也益淺爲深故深淺不可殊也鍼道者即小與淺也理國者即大與深也所以通爲一即鍼道理國得其妙也　平按甲乙無夫治國者四字雜作離）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以下設日月水鏡鼓響六譬欲窮存身安人微妙之道）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彰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治則動搖應和盡得其情（鍼藥有道故渾一而用巧理國有道故政同而理能是以鍼藥正身即爲內也用之安人即爲外也內譬日月水鏡鼓響者也外譬光影形象音聲者也鍼法存身和性即道德者也攝物安人即仁義者也故理身理國動搖應和盡和羣生之情斯乃至真之道也不後者同時者也　平按彰靈樞作影依本注亦宜作影治則動搖應和靈樞作動搖則應和自上節黃帝曰願卒聞之至盡得其情甲乙無）黃帝曰窘乎哉照照之明不可蔽也其不可蔽者不失陰陽也（以陰陽察於內外故照照不可蔽者也　平按靈樞照照作昭昭）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不

失其形也（以內外合而察之以志意切而取驗故得之見而得之見得之明若水鏡之明不相失之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五音五色即外也五藏即內也以五藏神性波蕩故音色不彰明）若是則外內相襲若鼓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也（舉此三譬以曉物情也襲者因也鼓聲與形爲內近也桴影及響爲外遠也　平按靈樞鼓下有之字自黃帝曰窘乎哉至似形也甲乙無）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遠者所司在外以感於內近者所司在內以應於外故曰揣也揣度也）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洩（是爲陰內陽外感應之極理以是天地足蓋无外之大故請藏靈蘭室寶而重之　平按靈樞洩作泄下有也字甲乙無請藏之以下十一字）

知方地（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四第十二異法方宜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六第二又見日本心醫方卷一治病大體第一）

黃帝問於岐伯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勢使然（五方土地各異人食其土生病亦異療方又別聖人量病所宜一病合以餘方療之皆得愈者大聖之巧　平按素問然下有也字醫心方無甲乙無此一段）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法始生也魚鹽之地濱海傍水其民嗜魚而食鹹皆安其處美其食（天地之法東方爲春萬病始生之方也人生魚鹽之地故安其處美其食也　平按法素問作所醫心方作法鹽原鈔本省作監醫心方作鹽按史記貨殖傳注監謂鹽直用不煉爲鹽素問作鹽取人易解謹依素問作鹽甲乙東方上無故字東方下無之域至之地十三字嗜魚素問作食魚食鹹素問作嗜鹹甲乙醫心方同甲乙無皆安其處美其食七字醫心方同）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踈理（魚性是熱故食之令人熱中鹽水也血者火也水以剋火故勝血而人色黑也　平按鹽甲乙作鹹醫心方作鹽）故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熱中踈理之人多生癰瘍病也瘍養良反瘡也砭鐵破癰已成冷石熨其初起此言東方病異療　平按爲癰瘍甲乙作多壅腫無故砭石下九字）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也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强其民不衣而疊

篇其民笮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皆生於内其治宜毒藥毒藥者亦從西方來（笮許白反西方金亦金玉之所出故為金玉之域也西方為秋故為萬物收引之方也不衣者不以緜為衣而以疊篇其身食物皆壓笮磨碎不以完粒食之人多脂肥腠理緻密風寒暑溼外邪不傷而為飲食男女内邪生病故宜用毒藥攻之　平按疊篇素問作褐薦按史記貨殖傳索隱云疊毛織也醫心方亦作疊篇旁注云篇竹草也笮食素問甲乙作華食醫心方作笮注與楊注同又注壓上袁刻脫皆字）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凍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病其治宜灸焫灸焫者亦從北方來（北方為冬故為萬物閉藏之方也北方其地漸高是陰中之陰故風寒也所樂之處既於寒所美之食非溫故五藏寒而生病宜以灸焫焫燒也而悅反有本焫為湖量北方無湖也　平按冰凍素問甲乙作冰冽生病素問病上有滿字）南方者天地所養長陽氣之所盛處也其地污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

其民緻理而色赤其病攣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南方為夏萬物養長陽盛之方也陽中之陽其地漸下故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污下溼也胕快付反義當腐南方為火色赤故人多赤色也以居下溼多攣痺病故宜用九鍼也　平按素問陽下無氣字地污下作地下甲乙同醫心方作地洼下旁注云洼與辰反食胕甲乙作食躁新校正云全元起本作食魚）中央者其地平以溼天地所生物色者衆（中央為土故其地平溼中土之所生物色多　平按物色者衆素問作萬物也衆甲乙作物者衆）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按蹻亦從中央出（蹻巨紹反人之食雜則寒溫非理故多得寒熱之病不勞則血氣不通故多得痿厥之病故導引按蹻則寒熱咸和血氣流通此非但愈斯二疾萬病皆可用之蹻又九紹反舉乎也　平按其治宜導引按蹻醫心方作道引無按蹻二字故按蹻素問作導引按蹻）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五方水土生病不同隨療各異聖人即知一病為衆藥所療故以所宜為工得療病之大體也　平按得其所下素問甲乙醫心方均有宜字依本注亦應有宜字）

知形志所宜（平按此篇自形樂志苦至出氣惡血見素問卷七第二十四血氣形志篇又見靈樞卷十二第七十八九鍼論又見甲乙經卷六第二又見日本醫心方卷一治病大體第一自陽明多血氣至末素問靈樞見同前篇又自陽明多血氣至少陰少血多氣靈樞卷十第六十五五音五味篇亦有此文）

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形身之皃也志心之志也心以主脈以其心勞邪氣傷脈心之應也故以灸刺補寫脈病也）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苦筋勞邪氣傷筋肝之應也筋之病也緊而急故以熨引調其筋病也藥布熨之引之使其調也　平按形苦志樂一段素問在形樂志樂一段下）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形志俱逸則邪氣客肉脾之應也多發癰腫故以砭鍼及石熨調之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有石可以為砭鍼堪以破癰腫者也　平按注多發癰腫腫字袁刻誤作脾）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喝治之以藥（形志俱苦勞氣客邪傷氣在於咽喝肺之應也喝肺喘聲也有本作渴故療之湯液九散藥之也

平按咽喝素問作咽嗌甲乙作困竭藥素問作百藥靈樞甲乙作甘藥醫心方引太素仍作藥）形數驚恐筋脈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五形（驚恐主腎形多驚懼邪客筋脈筋脈不通腎之應也痛生筋脈皮膚之間為痺不仁故以按摩醪醴五形言陳其所宜也　平按素問筋脈作經絡五形下有志也二字醫心方無是謂五形四字）故曰刺陽明出血氣（手陽明大腸脈足陽明胃脈也二脈上下連注其氣最強故此二脈盛者刺之血氣俱寫　平按故曰二字素問無甲乙作故志曰）刺太陽出血惡氣（手太陽小腸脈也足太陽膀胱脈也二脈上下連注津液最多故二脈盛者刺之寫血邪客之者寫去惡氣也）刺少陽出氣惡血（手少陽三焦脈也足少陽膽脈也二脈上下連注其氣最多故此二脈盛者刺之寫氣邪客之者寫去惡血也）刺太陰出血氣（手太陰肺脈也足太陰脾脈也此二太陰與二陽明雖為表裏其氣血俱盛故並寫血氣也　平按素問出血氣作出氣惡血甲乙同新校正云按太素云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陰出血氣楊上善云陽明太陰雖為表裏其血氣俱盛故並寫血氣如是則太陰與陽明等俱為多血多氣前文太陰一云多血少氣二云多氣少血莫可的知詳太素血氣並寫之旨則二說俱未為得自與陽明同爾）刺厥陰出血惡氣（手厥陰心包絡脈也足厥陰肝脈也與二少陽以為表裏二陽氣多

（血少陰陽相反故二陰血多氣少是以二厥陰盛以寫血也邪客之者寫去惡氣）刺少陰出氣惡血（手少陰心脈也足少陰腎脈也與二太陽以爲表裏二太陽既血多氣少亦陰陽相反二陰氣多血少是以二少陰盛寫於氣也邪客之者寫去惡血也　平按刺少陰句素問甲乙在刺厥陰前注陰陽上袁刻脫亦字）陽明多血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少血多氣（此言刺三陰三陽出血出氣差別所以也　平按太陰多血氣素問作太陰常多氣少血靈樞作多血少氣甲乙同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十二經水篇云太陽太陰血氣多少與素問不同又陰陽二十五人形性血氣不同篇與素問同蓋皇甫疑而兩存之也今考甲乙經陰陽二十五人形性血氣不同篇所云太陰常多血少氣仍與素問異或宋臣所見甲乙經與今本甲乙經不同姑存之以備參考）足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厥陰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心主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今知手足陰陽所在　平按素問兩太陽少陰爲表裏在兩少陽上兩陽明太

陰爲表裏在兩少陽下注今知手足八字素問將此注作經惟所在作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凡療病法諸有痛苦由其血者血聚之處先刺去之刺去血已伺候其人情之所欲得其虛實然後行其補寫之法也　平按素問血下有乃字靈樞無此一段注血聚聚字袁刻誤作刺）

知祝由（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四第十三移精變氣論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古之治病者唯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也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上古之時有疾但以祝爲去病所由其病即已今代之人苦於鍼藥而療病不愈者爲是病有輕重爲是方術不妙　平按素問無於岐伯三字古之治病者者字素問無而已下無也字）岐伯曰往古民人居禽獸之閒（上古禽獸多而人少人在禽獸之閒巢居以避禽獸故稱有巢氏也　平按素問曰上有對字人上無民字）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以躁勝寒故動作以避寒以靜勝熱故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

累外無申宦之形此恬惔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治其內鍼石不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也（既爲恬惔之世有性莫不恬惔自得恬然自得內無眷慕之情惔然至樂外無申宦之役申宦不役於軀故外物不形眷慕不勞於志故內欲不累內外恬惔自然泰和外邪輕入何所深哉是以有病以祝爲由移精變氣去之無假於鍼藥也　平按申宦素問作伸宦惔作憺新校正云全元起伸作臾注既袁刻作此新校正云全元起云祝由南方神）當今世不然憂患琢其內苦形傷其外（恭恚起於心則憂其內申宦苦其形則傷於外也　平按素問世上有之字琢作緣）又失四時之逆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陰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故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者故祝由不能已也黃帝曰善（夏則涼風以適情冬則求溫以從欲不領四時逆順之宜不依冬夏寒暑之適由是賊風至於腠理虛邪朝夕以傷體虛邪傷體內入藏而客髓賊風開腠外客肌以傷竅所以微疾積而成大病也加而致死苦之鍼藥尚不能愈況祝由之輕其可遣也　平按逆順素

問作從逆虛上無陰字）

知鍼石（平按此篇自篇首至神無營於衆物見素問卷八第二十五寶命全形論篇又見甲乙卷五第四自黃帝曰願聞禁數至逆之有咎見素問卷十四第五十二刺禁論篇甲乙同上自黃帝曰願聞九鍼虛實之道至四方各作解見素問卷十四第五十四鍼解篇又見甲乙卷五第四及卷五第二惟意是而編次不同自黃帝問岐伯曰有病頸癰者至末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六病能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一第九）

黃帝問岐伯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君王衆庶盡欲全形形之所疾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患之余欲以鍼除其疾病爲之柰何（天地之間人最爲貴人君衆庶莫不實身然不知病之腠微留連骨髓故請療之方也　平按所疾素問作疾病患作慮新校正云太素慮作患）岐伯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弦絕者其音嘶敗木陳者其葉落發病深

者其聲噦（言欲識病徵者須知其候鹽之在於器中津泄於外見津而知鹽之有鹹也聲嘶知琴瑟之弦將絶葉落者知陳木之已蠹舉此三物衰壞之徵以比聲噦識病深之候也　平按木陳者其葉落發素問作木敷者其葉發新校正引太素亦作木陳者其葉落王履溯洄集所引木陳二句亦無發字注兩徵字素問新校正引楊注均作徵袁刻同津下素問新校正所引楊注有液字葉落下者知二字袁刻誤作如）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毋嬰治短鍼毋取此皆絶皮傷肉血氣爭異（人有聲噦同三譬者謂是府壞之候也府者中府謂五藏也壞者則聲噦也中府壞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鍼藥不能取也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　平按素問治上無嬰字爭異作爭黑新校正云詳岐伯之對與黃帝所問不相當因引太素自夫鹽之味至血氣淨異一段謂太素與此經只三字不同而注意大異復引楊注自言欲知病徵者至各不相得故也謂楊氏注義與黃帝上下問答義相貫穿王氏解鹽鹹器津義雖淵微至於注弦絶音嘶木敷葉發殊不與帝問相協不若楊義之得多也）黃帝曰余念其病心爲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爲殘賊爲之奈何（余念欲病淫留至深衆庶不知遂著骨髓余痛其心反甚於病不能去已故曰不可更代百姓聞此積微成大壞府之言莫不以爲殘賊之深欲知爲之奈何也　平按余念其病素問作余念其痛）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天與之氣地與之形二氣合之爲人也故形從地生命從天與是以人應四時天地以爲父母也）荷主萬物者謂之天子（天地所貴者人人之所歸者聖唯聖荷物故號曰天子也　平按荷主二字素問作知）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此言天子所知凡有二合四能天有十二時分爲陰陽子午之左爲陽子午之右爲陰人之左手足六大節爲陽右手足六大節爲陰此爲一合也）天有寒暑人有虛實（十二爻寒暑之氣十一月陽氣漸息陰氣漸消至四月陽氣在盈陰氣正虛至五月陰氣漸息陽氣漸消至十月陰氣在盈陽氣正虛陰陽即爲寒暑者也盈虛以爲虛實者也人亦如之消息盈虛有虛有實爲二合也）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故能知天地陰陽變化理與四時合契此一能也）能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知人陰陽十二節氣與十二時同循之而動不可得失雖有聖智不能加也欺加也此二能也　平按素問知上無能字欺下有也字）能存八動之變者五勝

更立（八動八節之氣也八節之氣合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更廢更立血氣亦然此三能也）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呿吟至微秋豪在目（能達寒暑之氣虛實相移者則壽蔽天地能獨出死地獨入長生其言也呿吟至真微妙之道其智也目察秋毫深細之理此四能也呿音去即露齒出氣　平按素問新校正引楊注云呿謂露齒出氣與此同）黃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萬物盡從三氣而生故人之形不離陰陽也）天地合氣別爲九野分爲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竝至不可勝量虛實呿吟敢問其方（從道生一謂之朴也一分爲二謂天地也從二生三謂陰陽和氣也從三以生萬物分爲九野四時日月乃至萬物一一諸物皆爲陰陽氣之所至故所至處不可勝量不可量物竝有虛虛實實之談請言其道方道也）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水而達萬物盡然不可勝竭（言陰陽相分五行相剋還復相資如金以剋木水以剋火土以剋水始土剋水得水通易餘四時皆然竝以所剋爲資萬物皆爾也　平按土得水而達素問水作木而達下素問有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絶二句）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也（故鍼等利人之道凡有五利也）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黔黑也渠廉反人之首黑故名黔首也飲食服用也黔首服用此道然不能得其意也　平按飲食素問作餘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餘食作飽食注云愚人不解陰陽不知鍼之妙飽食終日莫能知其妙益又太素作飲食楊上善云黔首服用此道然不能得其意）一曰治神（存生之道知此五者以爲攝養可得長生也魂神意魄志以神爲主故皆名神欲爲鍼者先須理神也故人無悲哀動中則魂不傷肝得無病秋無難也無怵惕思慮則神不傷心得無病冬無難也無愁憂不解則意不傷脾得無病春無難也無喜樂不極則魄不傷肺得無病夏無難也無盛怒者則志不傷腎得無病季夏無難也是以五過不起於心則神清性明五神各安其藏則壽近遐算此則鍼布理神之旨也乃是崆峒廣成子之道也　平按注先須理神也素問新校正引此注作先須治神各安其藏其字原鈔作甚依新校正所引作其壽近遐算新校正所引作壽延遐算）二曰治養身（飲食男女節之以限風寒暑溼攝之以時有異單豹嚴穴之害即內養身也實恕慈以愛人和塵勞而不迹有殊張毅高門之傷即外養身也內外之養周備則不求生而久生無期壽而壽長也此則鍼布養身之極也玄元皇帝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斯之謂也　平按養身素問新校正云太素身作形此仍作身注巖穴新校正所引作外形恕慈作慈恕養身身字均作形壽長作長壽又按注單豹張毅事見淮南子人間訓）三曰知

毒藥藥爲真（藥有三種上藥養神中藥養性下藥療病此經宗旨養神養性唯去怵惕之慮嗜欲之勞其生自壽不必假於鍼藥者也有病生中無出毒藥以爲真惡故須知之　平按素問藥字不重）四曰制砭石大小（東方濱海水傍人食鹽魚多病癰腫故制砭石大小用破癰也　平按素問砭作砭）五曰知輸藏血氣之診（輸爲三百六十五穴者也藏謂五藏血氣診謂經絡諸脈診候也　平按素問輸作府）五法俱立各有所先（此五法各有所長故用之各有所先也）今末世之刺虛者實之滿者洩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之（粗工守形實者寫之虛者補之斯乃衆人所知不以爲貴也　平按素問洩作泄知之作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者知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刺虛實之道法天地以應萬物若響應聲如影隨形得其妙得其機應虛實而行補寫也　平按素問甲乙動下無者字知作和）道無鬼神獨往獨來（應天地之動者謂之道也有道者其鬼不神故與道往來無假於鬼神也　平按獨往獨來素問甲乙作獨來獨往）黃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

備迺緩存鍼（凡得鍼真意者必先自理五神五神既理五藏血氣安定九候已備於心乃可存心鍼道補寫虛實　平按九候已備甲乙作九候已明迺緩存鍼素問作後乃存鍼甲乙同）衆脈弗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毋以形先（病人衆病脈候不見於內諸病聲候不聞於外內外相得爲真不唯形之善惡爲候也　平按弗見素問作不見甲乙作所見弗聞甲乙作所聞）可棁往來迺施於人（棁五骨反動也先知內外相得之理動而往來乃可施人也　平按棁素問甲乙作玩）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五謂皮肉脈筋骨也此五皆虛勿近寫之此五皆實勿遠而不寫　平按人有虛實甲乙作虛實之要）至其當發間不容眴（至其氣至機發不容於眴目也容於眴目即失機不得虛實之中眴音舜　平按眴素問甲乙作瞚新校正云甲乙瞚作瞤全元起本及太素作眴）手動若務鍼燿而眴（手轉鍼時專心一務　平按眴素問甲乙作旬）靜意視義觀適之變（可以靜意無勞於衆物也視其義利觀其適當知氣之行變動者也）是謂冥冥莫知其形（此機微者乃是窈冥衆妙之道淺識不知也）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見其雜（烏烏稷稷鳳凰雄雌聲也鳳凰

羣雜而飛雄雌相和不見其雜有觀鳳者別其聲殊辨其形異故曰不雜譬善用鍼者妙見鍼下氣之虛實了然不亂也　平按烏烏袁刻誤作鳥鳥雜素問甲乙作誰）伏如橫弩起如發機（如橫弩者比其智達妙術也起如撥者比行之得中　平按起如甲乙作起若）黃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也刺實者須其虛也（虛爲病者補之須實實爲病者寫之須虛也）終氣以至慎守勿失（得氣補寫終時慎之勿使過與不及也　平按終素問甲乙作經）深淺在志（志記也計鍼下深淺可記之不得有失深淺有失更增其病故須記）遠近若一（使之得中不可過與不及故曰若一也）形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行鍼專務設二喻以比之一如臨深淵更營異物必有顛墜之禍亦如握虎不堅定招自傷之害故行鍼調氣不可不用心也　平按素問甲乙無形字）黃帝曰願聞禁數岐伯曰藏有要害不可不察（五藏之氣所在須知鍼之爲害至要故欲察而識之）肝生於左（肝者爲木在春故氣生左）肺藏於右（肺者爲金在秋故氣藏右也肝爲少陽陽長之始故曰生也肺爲少陰陰藏之初故曰藏也　平按注生也藏也素問新校正

所引楊注無兩也字）心部於表（心者爲火在夏居於大陽最上故爲表）腎治於裏（腎者爲水在冬居於大陰最下故爲裏也心爲五藏部主故得稱部腎間動氣內理五藏故曰裏也　平按注內理五藏新校正所引楊注理作治故曰裏也裏作治）脾爲之使（脾者爲土王四季脾行穀氣以資四藏故爲之使也）胃爲之市（胃爲脾府也胃貯五穀授氣與脾以資四藏故爲市也）鬲肓之上中有父母（心下鬲上謂肓心爲陽父也肺爲陰母也肺主於氣心主於血共營衛於身故爲父母也　平按注謂肓新校正所引楊注作爲肓）七節之傍中有志心（脊有三七二十一節腎在下七節之傍腎神曰志五藏之靈皆名爲神神之所以任物得名爲心故志心者腎之神也　平按志心素問作小心新校正云太素作志心注五藏之靈皆名爲神神之所以任物得名爲心袁刻脫此十八字物得名爲心故志心者腎之神也十三字新校正所引作得名爲志者心之神也九字）順之有福逆之有咎（人之上順血氣下順志心有長生之福逆之有入死地之禍也　平按順素問作從）黃帝曰願聞九鍼之解虛實之道（請解九鍼應於九數虛實之道也）岐伯曰刺虛則實之者鍼下熱也（刺寒虛者得鍼下熱則爲實和也　平按熱也下素問有氣實乃熱也五字）滿而洩之者鍼

下寒也（刺熱實者得鍼下寒則爲虛和也　平按寒也下素問有氣虛乃寒也五字）宛陳則除之者出惡血也（宛陳惡血　平按宛素問甲乙作菀）邪勝則虛之者出鍼勿按也（勿按者欲洩其邪氣也）徐而疾則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也（寫法徐出鍼爲是只爲疾按之即邪氣不洩故爲實　平按注疾下袁刻重一疾字）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也（補法疾出鍼爲是只是徐徐不即按之令正氣洩故爲虛也　平按疾如徐素問甲乙作疾而徐）言實與虛若寒溫氣多少也（言寒溫二氣偏有多少爲虛實也）若無若有者疾不可知也（言病若有若無故難知也　平按不可知袁刻作不可不知注故下袁刻增一甚字）察後與先者知病先後（知相傳之病先後者）爲虛與實者工守勿失其法（刺虛欲令實刺實欲使虛工之守也　平按素問無守字）若得若失者離其法（失其正法故得失難定也）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者爲其各有所宜（要在各有所宜）補寫之時者與氣開閉相合也（補閉寫開合熱爲時　平按素問閉作闔）九鍼之名各不同形者鍼官其所之當補寫（九鍼之形及名別者以官主病之別又補寫殊用也　平按素問官作窮所下無之字寫下有也字）刺其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降至迺去鍼也（刺於熱實留鍼使鍼下寒無熱乃出鍼　平按素問實上無其字降作隆）刺其虛須其實者陽氣降至鍼下熱迺去鍼也（刺於寒虛留鍼使鍼下熱無寒乃出鍼也　平按素問虛上無其字降作隆）降之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寒溫之氣降至鍼下勿令太過不及使之變爲餘病也　平按降之素問作經氣更下有也字）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下鍼淺深得氣即知病在藏府也）近遠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深淺得候即知合中不令過與不及）形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恐其失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專務甚也）神毋營於衆物者靜志觀病人毋左右視也（言志一不亂也）義毋邪下者欲瞻病

人目制其神令氣易行也（不自御神爲義邪下　平按義毋邪下者下素問有欲端以正也必正其神者二句）所謂三里者下膝三寸也所謂付之者舉膝分易見也（言三里付陽穴之所在也付陽穴在外踝上三寸舉膝分之時其穴易見也又付三里所在者舉膝分其穴易見也　平按付素問作跗新校正云全元起本跗之作低胻太素作付之按骨空論跗之疑作跗上又按素問王注云三里穴名正在膝下三寸䯒外兩筋肉分間極重按之則足跗上動脈止矣故曰舉膝分易見）巨虛者搖喬足胻獨陷者也（在三里下三寸足胻外獨陷大虛之中名曰巨虛巨虛之中上廉足陽明脈與大腸合下廉足陽明脈與小腸合喬高也謂此外踝上高舉處也搖而取之　平按素問無搖字喬作蹻獨陷者也作獨陷者陷者也作陷下者也）下廉者陷者也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九鍼上應天地四時陰陽願聞其方令可傳於後世而以爲常岐伯曰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此舉天地陰陽之數　平按素問而以爲常作以爲常也）人形亦應之鍼各有所宜故曰九鍼（人形應於九數故曰各別有所宜　平按素問人形作身形）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脈應人人之筋應時（平按素問筋上無之字）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齒面目應星（平按素問王注人面應七星所謂面有七孔應之也新校正云出注乃全元起之辭也）人出入氣口應風（平按素問無口字）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言人九分應九數也）故一鍼皮二鍼肉三鍼脈四鍼筋五鍼骨六鍼調陰陽七鍼益精八鍼除風九鍼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氣此之謂也各有所主也（人身既應九數行鍼亦有九別也調陰陽者應六律也益精者益五藏精應七星謂北斗七星除風應八風通九竅應三百六十五節之氣九野者迺以其人身有主合之也　平按素問謂下無也字注野下袁刻脫者字）人心意應八風人邪氣應天地（心意邪氣應天地之中八風也　平按人邪氣應天地素問作人氣應天）人面應七星人髮齒耳目五聲

應五音六律人陰陽脈血氣應地人肝目應之九九竅三百六十五（肝主於目在天爲日月其數當九故九竅合九野三百六十五數也　平按素問無人面應七星一句新校正云全元起本無九竅下七字）人一以觀動靜（九數各有九分義故人之一分法動靜也）天二以候五色七星應之以候髮毋澤也（天之二分之義候五色七星分髮皆天之候　平按素問無也字）五音一以候宮商角徵羽（五音一分之義以候人之五聲也）六律有餘不足應之（六律升降以候虛實）二地一以候高下有餘（地之一分之義以候高下有餘也）九野一節輸應之以候閉（九野一分之義候三百六十五節氣輸穴閉之不洩也）三人變一分候齒洩多血少（人九變一分之義候齒及洩多血少　平按素問三上有節字一分下有人字）十分角之變（九數各九之此言十分未詳或字誤十分之義角音之變也）五分以候緩急（五分之義以候緩急也）六分不足（六分以候不足）三分寒關節（三分以候寒關節也　平按閞袁刻誤作閒素問亦作關）人九分四時節人寒溫燥溼（人第九之分以候四時節寒溫燥溼也　平按素問人九分作第九分時下無節字）四時一應之以候相反一（四時一分以候相反　平按相反下袁刻脫一字）四方各作解（四時一分以候四方作解此之九數一一各有九分取之作解多少不等或取一或取二三四等章句難分但指句而已也　平按素問王注云此一百二十四字蠹簡爛文義理殘缺莫可尋究而上古書故且載之以佇後之具本也新校正云詳王氏云一百二十四字今有一百二十三字又亡一字據本書自九竅三百六十五起至四方各作解止與素問校毋澤下本書多一也字三人變一分上本書少一節字下少一人字九分四時下本書多一節字仍止一百二十三字楊氏亦謂章句難分但指句而已則其不可尋究故不自今日始也姑存之以待來者）黃帝問岐伯曰有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以鍼灸治之而皆已其眞安在岐伯曰此同名異等者也（同稱癰名鍼灸石等異療之　平按素問鍼上無以字甲乙其眞安在作其治何在異上有而字）夫癰氣之息者宜以鍼開除去（息者增長也癰氣長息宜以鍼刺開其穴寫去其氣　平按素問甲乙去下有之字）夫氣盛血聚宜石而寫之皆所謂同病異治者（氣盛血聚未爲膿者可以石熨寫其盛氣也氣盛膿血聚者可以砭石之鍼破去也　平按素問甲乙聚下有者字皆作此）

知湯藥（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四第十四湯液醪醴論篇）

黃帝問岐伯曰法病之始生也極微極精必先舍於皮膚今良工皆稱曰病成名曰逆則鍼石不能治也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持法守其數親戚兄弟遠近音聲日聞於耳五色日見於目而病不愈者亦可謂不蚤乎（精謂有而不虛也但有病在皮膚微小精實不虛若不療者定成大病故良工稱爲病成以其病者精志眷慕於親戚耳目翫樂於聲色日久病成不可療也由其不破於脆微也　平按素問法病作夫病必先舍作必先入結持法作得其法可謂作何暇新校正云按別本暇作謂注有而不虛原鈔作有而虛不原校作不虛精實不虛虛字袁刻誤作無）岐伯曰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若本無病則亦無療方故知有病爲本然後設工是則以病爲本以工爲末也標末也風寒暑溼所生之病以爲本也工之所用鍼石湯藥以爲標也故病與工相契當者無大而不愈若工病不相得者雖微而不遣故曰不得邪不服也）黃帝問曰其病有不從豪毛生而五藏傷以竭（有病不以風寒暑溼外邪襲於豪毛腠理入而爲病而五藏傷竭此爲總言　平按素問有上無病字生而作而生傷以竭作陽以竭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太素陽作傷義亦通）津液虛廓（腎傷竭也廓空也　平按虛廓素問作充郭廓袁刻誤作廓）其魂魄獨（心傷竭也　平按其魂魄獨素問作其魄獨居）孤精於內氣耗於外（雖有五藏之精而外少吐納之氣耗少也肺傷竭也）形別不與衣相保（皮膚不仁不與衣相近脾傷竭也保近也　平按形別不與衣相保素問作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亟急而動中是氣巨於內而形施於外治之奈何（此四候即是五藏傷竭病生於內故曰動中亟數也是爲五藏大氣數發病生於內病形施外療之奈何也　平按素問亟作極巨作拒注巨大氣也應作巨袁刻作拒）岐伯曰卒治權衡（卒終也權衡藏府陰陽二脈也病從內起終須調於藏府陰陽二脈使之和也）

（平按素問作平治於權衡）去宛陳（宛陳惡血聚也有惡血聚刺去也）莖微動中四亟（腎間動氣得和則陰莖微動四竭得生故本標得邪氣服　平按素問莖作莝新校正云太素莝作莖與此正同動下無中字亟作極）涇衣繆處以復其形（繆異也衣肉不相保附故曰繆處調之既得腎氣動已則衣肉相得故曰復其形也　平按涇衣繆處素問作溫衣繆刺其處）開鬼門（五神通之者也）潔靜府（潔清靜也心之不濁亂）精以時（命門所藏之精既多以時而有）服五湯有五疏修五藏（五湯五味湯也藥有五味以合五行相剋相生以為補寫五氣得有疏通以修五藏也　平按素問五湯作五陽有五疏修五藏作巳布疏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迺平黃帝曰善哉（腎間動氣人之生命故氣之和則精生精生則形盛形精既盛則骨肉相親於是大氣平和是為病形雖成瘥之有驗　平按注下精生精字袁刻脫）

知官能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十一第七十三官能篇又見甲乙經卷五第四鍼道篇）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

余推而論之以為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受其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言道之博大不可勝數余學之於子推尋窮問其理十有二載余今司而誦之以示於子其言有不當不可余必當合理余望傳乎所授之人傳之後代使久而利物也　平按請受其道靈樞作請正其道）岐伯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道在岐伯授之與帝帝得之於神故是聖王之道也）黃帝曰用鍼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帝誦岐伯所授鍼理章句凡有四十七章形之所在肥瘦氣之所在虛實一也）左右上下（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部於表腎居其裏男女左右陰陽上下並得知之二也）陰陽表裏（五藏為陰居裏六府為陽居表三也）血氣多少（三陰三陽之脈知其血氣之多少四也）行之逆順（營氣順脈衛氣逆行五也）出入之合（血氣有出入合處六也）誅伐有過（誅伐邪氣惡血七也　平按誅靈樞作謀）知解結（結謂病脈堅緊砭而平之八也）知補虛寫實上下之氣（能知補寫上下之氣九也　平按靈樞之氣作氣門）明於四海審其所在（髓血氣穀四海審知虛實所在十也　平按靈樞明下有通字）審寒熱淋露（因於露風生於寒熱故曰寒熱淋露十一也　平按靈樞寒上無審字）滎輸異處（五行滎輸有異十二也　平按滎靈樞作以）審於調氣（審吐納導引以調氣十三也）明於經隧（經正經奇經也隧諸絡也故曰寫其經隧無傷其經即其信也十四也）左右支絡盡知其會（支絡小絡也皆知小絡所歸大路會處十五也　平按靈樞支作肢）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陰陽之氣不和者皆能和之十六也）虛與實鄰和決而通之（鄰近也虛實二氣不和通之使平十七也　平按靈樞和作知）左右不調把而行之明於逆順迺知可治（把持也人身左右脈不調者可持左右寸口人迎診而行之了知氣之逆順乃可療之十八也　平按靈樞注云把一作犯注了字袁刻脫）陰陽不奇故知起時（奇分也陰陽之脈相并渾而不分候之知其病起之時十九也）審於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鍼刺道畢矣（妙通標本則知寒熱二邪所在故無危殆是為官主九鍼之道二十也）明於五輸徐疾所在（明藏府之經各有五輸輸中補寫徐

疾所在並須知之二十一也）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行鍼之時須屈須伸鍼之入出條數並具知之二十二也）言陰與陽合於五行（知分陰陽之氣以為五行二十三也）五藏六府亦有所藏（五藏藏五神六府藏五穀二十四也）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於明堂各處色部（八風八節之風也四時八節之氣各在陰陽之位並合明堂處於五行五色之部明堂鼻也二十五也）五藏六府（候五色之部察知五藏六府二十六也）察其所痛左右上下（察五色知其痛在五藏六府上下左右二十七也）知其寒溫何經所在（知十二經所起寒溫各有主二十八也）審尺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言能審候尺之皮膚二十九也　平按靈樞尺作皮膚二字）鬲有上下知氣所在（穀入於胃清氣上肺故在鬲上濁氣留入胃中在於鬲下三十也　平按靈樞鬲作膈知下有其字甲乙作知其氣之所）先得其道希而疎之稍深以留之故能徐之（為補之道希疎深留徐動其鍼三十一也　平按希靈樞作稀甲乙作布而涿之注云太素作希而疎之靈樞甲乙徐下有入字）大熱在上推而

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病者常先取之（視病熱之上下寫而去之三十二也）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於中者從合寫之（寒在皮膚留鍼使鍼下熱寒入骨髓亦可留鍼從熱寫出寒熱氣三十三也）鍼所不爲火之所宜（脈之陷下是灸所宜不可鍼也三十四也　平按火靈樞甲乙作灸）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上氣不足謂胸中氣少可推補令盛揚盛也下氣不足謂腎間動氣少者可補氣聚積聚也從順也三十五也）陰陽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過於膝下陵三里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於中推而行之經陷下火即當之（火氣強盛能補二虛三十六　平按經陷下火即當之靈樞作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甲乙作即火當之）結絡堅緊火之所治（絡脈結而堅緊血寒故火攻療三十七也　平按靈樞緊作下火之所治作火所治之注攻字袁刻脫）不知所苦兩蹻之下男陽女陰良工所禁鍼論畢矣（有病不知所痛可取陰陽二蹻之下二蹻之下男可取陰女可取陽是療不知所痛之病男陽女陰二蹻之脈不可取之三十八也　平按男陽女陰靈樞作男陰女陽）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服學習也學用鍼法須上法日月星辰之光下司八節正風之氣以除奇邪三十九也）而觀百姓審於虛實無犯其邪是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弗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乃言鍼意（而令百姓不犯虛實二邪歲露之忌可謂得鍼之旨耳天露者歲之八正虛邪風雨也四十也　平按靈樞是天之露天上有得字弗勝作不勝）法於往古驗於來今觀於窈冥通於無窮粗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法於往古聖人所行逆取將來得失之驗亦檢當今是非之狀又觀窈冥微妙之道故得通於無窮之理所得皆當不似粗工以意唯瞻其形不見於道有同良才神使獨鑒其所貴髣髴於真四十一也）邪氣之中人也洫泝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身若無若亡若

存在形无形莫知其精（洫謂溝渠即腠理也泝謂水之逆流即邪氣入腠理也入正虛邪氣入腠理時振寒起於豪毛動形者也正邪者因身形飢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中人微而難知莫見其精四十二也　平按靈樞洫泝作洒淅不知於身作不知於其身若無上有若有二字其精作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也迺救其萌牙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邪氣初客未病之病名曰萌牙上工知之其病成形下工知之四十三也）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謂知邪氣處氣處於皮膚脈肉筋骨所在守其空穴門戶矣之四十四也）明於調氣補寫所在除疾之意所取之處（明於調氣補寫處所是處可補是處可寫不妄爲之四十五也）寫必用員切而傳之（平按員甲乙作方注云太素作員切而傳之靈樞甲乙作切而轉之）其氣迺行疾入徐出邪氣迺出伸而迎之搖大其穴氣出迺疾補必用方（平按方甲乙作員注云太素作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迺存（員謂之規法天而動寫氣者也方謂之矩法地而靜補氣者也樞謂鍼動也寫必用方補必用員彼出素問此是九卷方圓之法神明之中調氣變不同故爾四十六也）用鍼之要無忘養神（用鍼之道下以療病上以養神其養神者長生久視此大聖之大意四十七也以上四十七章內經之大總黃帝受之於岐伯故誦之以聞所聞也　平按養神靈樞作其神注閱袁刻作明按說文閱察也博雅云閱數也又前漢書文帝紀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注閱猶更歷也亦通）雷公問於黃帝曰鍼論曰得其人迺傳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願聞官能奈何（人受命於天各不同性性既不同其所能亦異量能用人則所爲必當故因問答以通斯德者也　平按注德字袁刻作道）黃帝曰明目者可使視也（人之所能凡有八種視面部五行變色知其善惡此爲第一明人也　平按靈樞也作色）聰耳者可使聽音（聽病人五音即知其吉凶此爲第二聰聽人也）

接疾辭給者可使傳論而語餘人（其知接疾其辨敏給此可為物說道以悟人此第三智辨人也　平按靈樞接疾辭給者作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而語餘人作可使傳論語）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神清性明故安靜也動合所宜明手巧者妙察機微故審諦也此為第四靜慧人也　平按靈樞安靜上有徐而二字）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身則緩節柔筋心則和性調順此為第五調柔人也調柔之人導引則筋骨易柔行氣則其氣易和也）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祝病（心嫉毒言好輕人有此二惡物所畏之故可使之唾祝此為第六口苦人也　平按靈樞祝作呪）爪苦手毒為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爪手苦毒近物易傷此為第七苦手人也）各得其能方迺可行其名迺章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迺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各用其能以有所當故曰得人如不得人道不可傳也　平按靈樞章作彰謂下有也字）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之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甘手者復生如故（毒手按器而龜可死甘手按之而龜可生但可適能而用之不可知其所以然也此為第八甘手人也　平按靈樞器下無之字如故下有也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十九（設方）　黃陂陳孝敬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二十二（九鍼之二）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刺法　九鍼所主

三刺　三變刺

五刺　五藏刺

五節刺　五邪刺

十二刺（亡）

刺法

（平按此篇自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以上袁刻及別鈔本均缺楊惺吾氏日本卷子鈔本自篇目刺法左一行上二字仍缺第三字至第七字有問岐伯曰余五字以下至注半反衡也上復缺計共缺六行每行十八字除去問岐伯曰余五字并問字上所空二格外下共缺一百零一字應空一百零一格自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至故拘攣見靈樞卷十第七十一邪客篇又見甲乙經卷五第七自黃帝問岐伯曰余聞鍼道於夫子至則經可通也見靈樞卷六第三十八逆順肥瘦篇又見甲乙經卷五第六自黃帝問曰逆順五體至末見靈樞卷二第五根結篇甲乙經同上）

□□問岐伯曰余□□□（半反衡也謂衡皮也）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岐伯對曰必先明知十二經之本末（起處為本出處為末）膚之寒熱（皮膚熱即血氣通寒即脈氣塞也　平按膚上靈樞甲乙有皮字）脈之盛衰滑濇其脈滑而

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而持（陽氣盛而微熱謂之滑也多血少氣微寒謂之濇脈□□細微□□□□　平按而持靈樞甲乙作以持）大以濇者爲痛痺（多氣少血爲大多血少氣爲濇故爲痛痺也）陰陽如一者瘤難治其本末（陰陽之脈不可辨故如一也瘤懸疣□類也以不可辨故本末難療也　平按瘤靈樞甲乙作病其上甲乙有察字）上熱者病尚在其熱以衰者其病亦去矣（頭及皮膚熱也其頭及皮膚熱衰病必去　平按上熱靈樞作尚熱甲乙作上下熱以衰靈樞甲乙作已衰注去上袁刻脫必字）因持其尺察其肉之堅脆小大滑濇寒溫燥溼也（持尺皮膚決死生也　平按持上靈樞無因字）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五藏之精華並歸於目心□□□□藏□□）視其血脈察其五色以知其寒熱痛痺（候色脈尺□□□□　平按甲乙無其字注右方有候色脈尺四字左方缺應空四小格）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鍼縱舍故重問也）岐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

安以靜（持鍼當穴故端正以志不亂故安靜也）先知虛實而行疾徐（補寫所由也）左指執骨右手修之毋與肉果之（□□堅固故曰執骨之□手脩□不可傷肉果也果音顆　平按靈樞甲乙左指作左手脩之作循之果下無之字）寫欲端以正補必閉膚（□□直入直出故曰端正□□□□□□□□□　平按端下甲乙無以字補袁刻誤作萌注直入上原缺二字上一字不可辨下一字右方有欠字平據經文擬作寫欲二字）轉鍼導氣邪得淫泆真氣得居（□□□□□□□□□□□淫泆洩出令真氣居而不散也　平按邪得淫泆甲乙作邪氣不得淫泆）黃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在別其膚（膚皮也以手按得分肉之穴當穴皮上下鍼故曰在別其膚也　平按在別靈樞甲乙作左別）微內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黃帝曰善（寫法雖以□□□□□□審詳爲先故曰微內而徐正之□□□□□□得□□□□酒調也　平按注雖以下原缺六字上三字不可考下三字右方作必余余平擬作端正而必徐徐六字）黃帝問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答曰以候

五藏（八虛者兩肘兩腋兩髀兩膕此之虛故曰八虛以其虛故真邪二氣留過故爲機關之室真過則機關動利邪留則不得屈伸故此八虛候五藏之氣也　平按各何以候袁刻作各以何候曰上袁刻脫答字）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兩肘肺脈手太陰心脈手少陰二脈所行故肺心有邪肘爲候也）肝有邪其氣留於兩腋（兩腋脇下肝氣在中肝有邪腋爲候也）脾有邪其氣留於兩髀（脾足太陰脈循股內前廉入腹故脾有邪髀爲候也）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膕（腎脈足少陰出膕內廉故腎有邪膕爲候也）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過血絡之所游邪氣惡血因不得住留留則傷筋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痀攣（此八大節相屬虛處乃是□□之動□機關又□□□□□□□□機關之室痀其俱反曲脊背傴也　平按因不得住留靈樞作固不得住留故痀攣靈樞作故病攣也）黃帝問岐伯曰余聞鍼道於夫子衆多畢悉矣夫子之應若失而據未有

堅然者夫子之問學熟乎將審察於物而生乎（據依也堅定也言夫子所說九鍼之應曲從物理而變似未有定爲也夫子所問所學從誰得乎□□□□□□□□心手也　平按靈樞應上有道字而生乎作而心生之乎）岐伯答曰聖人之爲道者上合於天下合於地中合於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合理乃後傳之三合而爲法度故可傳也）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水平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爲圓去矩而爲方（匠人□尺寸之度非以意而爲短長准□□□□不有私而□水□□爲□巧也工□爲□□置□□□□欲爲□□無棄矩而□妙此爲大工也聖人之爲教也法自然之至理以起法度□爲而□稱聖人也　平按注匠人下原缺一字謹擬作准不有私上原缺四字謹依經文作繩墨之法四字水字上原缺一字水字下原缺二字爲下原缺一字謹依經文作而起水平以爲技巧也工下原缺一字爲下原缺二字置下原缺四字謹依經文作工欲爲員無置規而爲能無棄矩上原缺二字而下原缺一字謹依經文作欲爲方亦無棄矩而爲妙法度下原缺一字謹擬作之稱上原缺一字謹擬作後）

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常（繩墨非他亦自然之繩墨因其自然故其教用易是故違之則爲逆順之得常也　平按固自然之物據注固應作因注違之袁刻作遵之）黃帝曰願聞自然奈何岐伯曰臨深決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決衝而經可通此言氣之滑濇血之清濁行之逆順（夫自然者非爲自能與也所謂因氣之滑濇血之清濁行之逆順通之如臨深決水取自然之便而水可竭故曰自然也　平按循掘掘字原缺靈樞甲乙作掘下經文亦作掘袁刻作地恐誤決衝下甲乙有不頗堅密四字此言此字原缺靈樞甲乙作此袁刻作於恐誤注夫自然者袁刻脫自字）黃帝曰願聞人之白黑肥瘦少長各有數乎（白黑色異也肥瘦形異也少長强弱異也刺之淺深多爲分不同故曰有數也　平按注多下恐脫少字）岐伯曰年質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爲肥人　平按盈甲乙作盛注此爲肥人靈樞甲乙作經文）廣肩腋項肉薄皮厚而黑色脣臨臨然其血黑而濁其氣濇其爲人貪於取與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此黑色人也　平按皮厚靈樞甲乙作厚皮臨臨然下甲乙有者字濇下靈樞甲乙有以遲二字取與甲乙作取予）黃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刺瘦人者薄皮色少肉廉廉然薄脣輕言其血清氣滑易脫於氣易損於血刺此者淺而疾之（瘦人謂天□□皮也　平按注天下原缺二字謹依經文擬作色薄二字袁刻天作天皮作人）黃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視其白黑各爲調之其端正長厚者其血氣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之（常謂平和不肥瘦人刺之依於深淺常數不深之不淺之也　平按長厚靈樞作敦厚甲乙作純厚常數之靈樞作常數也甲乙作其常數）黃帝曰刺壯士真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壯士真骨堅肉縱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濇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多

益其數（壯士骨□堅大者也　平按縱節靈樞甲乙作緩節監監甲乙作驗驗注一作監監注骨下原缺一字謹擬作節）勁則氣滑血清刺此淺而疾之（勁急也）黃帝曰刺嬰兒奈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此者以豪鍼淺刺而疾發鍼日再可也（刺嬰兒日再者不得過多也）黃帝曰臨深決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氣滑疾寫之則氣竭焉（自有血清氣滑刺之如臨深決水不可行也若血濁氣濇而形壯氣盛可取自然之便刺而寫之如臨深決水　平按氣滑靈樞甲乙作氣濁）黃帝曰循掘決衝奈何岐伯曰血濁氣濇疾寫之則經可通也（循其血氣掘決其衝寫而通之使其平也）黃帝問曰逆順五體言人骨節之小大肉之堅脆皮之薄厚血之清濁氣之滑濇脈之長短血之多少經絡之數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平按逆順五體甲乙作逆順九體經絡之數直接下文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無言人骨節之小大及余已知之矣數句）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體柔脆肌肉耎弱血氣慓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淺深多少可得同乎（平按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甲乙作血食者三字注云九墟作血食之君靈樞耎弱作軟弱）岐伯答曰夫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氣滑則出疾氣濇則鍼大而入深深則欲留淺則欲疾以此觀之刺布衣者深以留刺大人者微以徐此皆因氣慓悍滑利者也（脈氣五十動有代者順也不滿五十動一代者逆也言大人食以膏粱布衣□□□□□□□□故刺之深淺去留之異也　平按氣滑則出疾下靈樞有其氣濇則出遲氣悍則鍼小而入淺甲乙同惟氣濇上無其字注布衣二字下原缺八字袁刻補食以菽藿四字仍與缺處未盡合謹依經文擬作匹夫之士食以菽藿八字）黃帝問曰形氣之逆順奈何岐伯答曰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急

寫之（急寫邪氣補形氣也）形氣有餘病氣不足急補之（急以正氣補之氣實則病除也）
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氣俱不足也不可刺之
刺之則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
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絶滅壯者不復矣（俱不足者不可行刺宜以湯藥調也）
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謂陰陽俱有餘也急寫其邪
調其實虛故曰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此之謂也
（形氣爲陽病氣爲陰□俱有餘者可以寫邪氣以調形氣使和也　平按注陰下原缺一字右方剩氣字半形謹擬作氣袁刻脫）故曰刺
不知逆順真邪相薄滿而補之則陰陽四溢腸胃充
郭肝肺内䐜陰陽相錯（滿而補之陰陽之氣滿於□□故曰四溢腸胃氣聚所以脹而充郭肝肺俱滿故曰
内䐜叱鄰反陰陽俱盛所以相錯也　平按甲乙四溢作血氣皆溢内䐜作内脹注滿於下原缺二字上一字不可考下一字下半剩又字謹擬作四支二字）

虛而寫之則經脈空虛血氣竭枯腸胃攝辟皮膚薄
著毛腠夭焦予之死期（攝辟腸胃無氣也攝紙輒反　平按竭枯甲乙作枯竭攝靈樞作懾甲乙作懾焦靈
樞作膲）故曰用鍼之要在乎知調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
形與氣使神内藏（光章盛見神内藏者五神守藏也　平按知調下原缺一字靈樞作陰與陽調陰與陽七字甲乙直
調字謹依甲乙擬作調乃光甲乙作乃充使神内藏使字原缺謹依靈樞甲乙補作使袁刻作五）故曰上工平氣中工
亂經下工絶氣危生故下工不可不慎也（平氣致氣和也下工守形不知
□氣傷□□實故不可不慎也　平按甲乙無故下工三字注氣傷上原缺一字謹依經文擬作平傷下原缺二字謹擬作生損二字）必審
其五藏變化之病五脈之應經絡之實虛皮之柔麤
而後取之（五脈五時之脈也柔麤謂尺之皮膚柔弱麤強也　平按審下靈樞無其字甲乙審作察變化上有之字下無之病二字應
上有相字皮下有膚字）

九鍼所主（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二第七官鍼篇又見甲乙經卷五第二惟編次前後畧異）
九鍼之要官鍼最妙（官者謂用鍼時□□於鍼也　平按九鍼之要靈樞甲乙作凡刺之要）九鍼
之宜各有所爲長短大小各有所施不得其用病不
能移病淺鍼深内傷良肉皮膚爲癰（平按癰靈樞甲乙作癰）病深
鍼淺病氣不寫反爲大膿病小鍼大氣寫大疾必後
爲害病大鍼小大氣不寫亦復爲敗夫鍼之宜大者
大寫小者不移已言其過請言其所施（言九鍼之用所宜各異並言用法也）
（平按大疾靈樞甲乙作太甚必後爲害靈樞作疾必爲害甲乙作病後必爲害大氣不寫靈樞作氣不寫泄亦復爲敗甲乙作亦爲後敗）病在
皮膚無常處者取以鑱鍼於病所膚白勿取（鑱鍼頭大末兌主寫
陽氣故皮膚痛無常處陽氣盛也病處膚當色赤故白處痛移不可取也）病在分肉間者取以員鍼於

病所（員鍼之狀鋒如卵指摩分間内不傷肌以寫分氣也　平按注狀下袁刻脫鋒字卵下袁刻多一形字）病在脈氣
少當補者取以鍉鍼于井滎分輸（鍉鍼之狀鋒如黍粟之兌主當行補於井滎之輸以
致於氣也　平按滎甲乙作營袁刻作滎）病爲大膿者取以鈹鍼（鈹鍼之狀末如劍鋒以取大膿也　平按
大膿者甲乙作大膿血鈹靈樞甲乙作鈹）病痹氣暴發者取以員利鍼（員利鍼狀如氂氂毛也用
取暴痹）痹病氣痛而不去者取以豪鍼（豪鍼之狀尖如蟁蝱之喙靜以徐往留之養神以取
痛痹也　平按痹病靈樞作病痹）病在中者取以長鍼（長鍼之狀鋒利身薄以取藏中遠痹也）病爲
水腫不能過關節者取以大鍼（大鍼之狀尖如筳筳如平筳其鋒微圓以通關節也　平按靈
樞過作通注狀下袁刻脫尖字）病在五藏固居者取以鋒鍼寫於井滎分
輸取以四時（鋒鍼之狀刃三隅以發固居之疾寫於井滎分輸取以四時也　平按甲乙輸作俞）
三刺（平按此篇自所謂三刺至不可以爲工也見靈樞卷二第七官鍼篇又見甲乙經卷五第二自凡刺之屬三刺至穀氣至末見靈樞卷二第九終）

（始篇又見甲乙經卷五第五）所謂三刺則穀氣出者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三刺者陽邪刺陰邪刺穀道氣刺也陽邪浮淺在皮故一刺淺之陽邪得出也　平按三刺下甲乙有之字）再刺則陰邪出者少益深絕皮致肌肉未入分間也（陰邪次深在於肌肉故再刺出之也　平按分下靈樞甲乙有肉字）已入分肉之間則穀氣出（穀氣者正氣也故後刺極深以致正氣也　平按甲乙已入上有後刺深之四字）故刺法曰始刺淺之以逐邪氣而來血氣後刺深之以致陰氣之邪最後刺極深之以下穀氣此之謂也（逐邪氣者逐陽邪來血氣引正氣也下穀氣不下引之令下也　平按以逐邪氣甲乙作以逐陽邪之氣無而來血氣四字以致陰氣之邪甲乙作以致陰邪之氣）故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衰盛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也（人之大忌七歲已上次第加九至一百六名曰年加也不知年加氣之衰盛虛實爲不知也）

凡刺之屬三刺至穀（三刺得於穀氣也　平按靈樞甲乙穀下有氣字）邪僻妄合（陰陽二邪妄與正氣相合一也）陰陽易居（藏府一氣相乘名曰易居二也　平按甲乙易居作移居）逆順相反（營氣逆肺衞氣順脈以爲相反三也）沈浮異處（春脈或沈冬脈或浮故曰異處四也）四時不得（謂四時脈不相順五也　平按甲乙不得作不相得）稽留淫泆（言血氣或有稽留壅遏或有淫泆過度六也）須鍼而去（以此六過故須微鍼以去之也）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寫而虛故以知穀氣至也（已補而實已寫而虛皆正氣至故病愈也　平按甲乙一刺再刺下均無則字穀氣至三字不重）邪氣獨去者陰與陽未能調而病知愈也（行補寫已邪氣已去以陰陽未調病雖不愈後必愈矣）故曰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減病必衰去矣（引上經證也　平按痛甲乙作病靈樞鍼下無減字）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寫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寫其陽而和之（重實寫之爲易重虛補之爲難故先補後寫也）三脈重足大指之間（三脈足陽明足厥陰足太陰三脈也足太陰脈起足大指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覈骨後上內踝不言大指岐間此言重在大指間者從大指端循大指內側入大指間以過覈骨而上也足厥陰脈起大指叢毛上入大指間重在太陰之上上循足跗足陽明支別跗上入大指間重在厥陰之上　平按重靈樞甲乙作動甲乙經注云一作重又注重字原鈔均作重袁刻易作動）必審其實虛虛而寫之是謂重虛重虛病益甚（必審大指間三脈虛實以手按之先補虛者後寫實者若不知三脈有實寫其虛者是謂重虛重虛病益甚也）凡刺此者以指按之脈動而實且病者疾寫之虛而徐者則補之反此者病益甚其重也陽明在上厥陰在中太陰在下（三脈有動而實者有徐而虛者皆審調補寫也　平按而實且病者靈樞甲乙病作疾甲乙疾寫之作則寫之其重也靈樞甲乙重作動甲乙注云一作重太陰在下靈樞甲乙作少陰在下）膺輸中膺背輸中背（膺輸在胸中背輸在背中也　平按輸靈樞甲乙作腧）

肩髆虛者取之上（補肩髃肩井等穴曰取之上也　平按髆靈樞作膊甲乙作髀）重舌刺舌柱以錍鍼（重舌謂舌下重肉生也舌柱舌下柱以錍鍼刺去血也　平按錍靈樞甲乙作鈹）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腎足少陰脈主骨可守足少陰脈發會之穴以行補寫肝足厥陰脈主筋可守足厥陰脈發會之穴以行補寫也）補須一方實深取之希按其痏以極出其邪氣（量此補下脫一寫字方處也欲行寫者須其寫處是實然後得爲寫也深取之者令其出氣多也希遲也按其痏者遲按鍼傷之處使氣洩也　平按希靈樞甲乙作稀痏袁刻誤作病注同）一方虛淺刺之以養其脈疾按其痏無使邪氣得入（行於補者須補處是虛也淺刺者惡其洩氣所以不深也以養其脈者留鍼養其所取之經也按其痏者按鍼傷之處疾闔其門使邪氣不入正氣不出也）邪氣來也堅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鍼下得氣堅疾者邪氣也徐和者穀氣也　平按堅靈樞甲乙作緊）脈實者深刺之以洩其氣脈虛者淺刺之使

精氣無得出以養其脈獨出其邪氣（實者邪氣盛也虚者正氣少也）刺諸痛者深刺之諸痛者其脈皆實（脈之實滿為痛故刺深也　平按靈樞無深刺之諸痛者六字）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腰以上為天肺主天氣故手太陰手陽明主之也腰以下為地脾主地土故足太陰足陽明主之也　平按靈樞從腰以上者上有故曰二字甲乙兩主之上無皆字）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手太陰下接手陽明手陽明下接足陽明足陽明下接足太陰以其上下相接故手太陰陽明之上有病宜療足太陰陽明故曰下取之足太陰陽明之下有病宜療手太陰陽明故曰高取之也　平按注故手太陰陽明下袁刻脫之上二字）病在頭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膕（足之三陰三陽之脈從頭至足故病在頭取之足也足太陽脈循腰入膕故病在腰以取膕也）病生于頭者頭重生于手者臂重生于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從生者（頭手足有病之處其候皆重各審其病生所由以行補寫也）春氣在豪毛（人之豪毛中虚故春之陽氣在豪毛　平按靈樞無豪字）夏氣在膚（膚肉上也陽氣在皮肉也　平按膚上靈樞甲乙有皮字）秋氣在分肉（分肉謂膕肉分間也）冬氣在筋骨（筋附骨上最深故冬陽氣深在筋骨也）刺此病者各以其時為齊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秋冬之齊者刺至筋骨言其深也春夏之齊刺在於皮膚言其淺也　平按甲乙為齊下無故字）病痛者陰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深刺之（人之病痛以手按之得與□□□□□□□病在深在□□□□　平按甲乙病痛者作刺之痛者）病在上者陽也在下者陰也癢者陽也淺刺之（衛氣行皮膚之中壅遏作癢故淺刺之也　平按甲乙癢者陽也淺刺之七字在病在上者上注衛氣袁刻作衝氣）病先起於陰者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病先起於陽者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皆療其本也　平按靈樞兩起字下無於字）刺熱厥者留鍼反為寒刺寒厥者留鍼反為熱（留久者則无熱動鍼留之為寒无寒靜鍼留之為熱也）刺熱厥者二陰一陽刺寒厥者二陽一陰所謂二陰者二刺陰也一陽者一刺陽也（皮為陽分也肌肉為陰分也刺熱厥者二度刺陰留補其陰也一度刺陽留寫其陽也刺寒反之　平按自刺熱厥者留鍼反為寒至一刺者陽也甲乙鍼道終始篇無此二段）久病者邪氣入深刺久病者深內而久留之間日而復刺之必先調其左右去其血脈刺道畢矣（病久益深物理之恒故非深取久留不可去之邪氣不能速出故須間日而取取之氣調左右血絡刺而去之可謂盡刺之理者也　平按刺久病者靈樞甲乙作刺此病者）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氣形肉未脫少氣而脈又躁躁厥者必為繆刺之（以下繆刺之法也形肉未脫察其形也少氣察其氣也脈躁察其脈也有此三種所由必須繆刺大絡左刺右右刺左也）散氣可收聚氣可希（希散也繆刺之益正氣散而收聚邪氣聚而可散也　平按希靈樞甲乙作布恐原鈔傳寫之誤）深居靜處（為鍼調氣凡有六種深□□□□□靜一也）與神往來（去妄心隨作動二也　平按與靈樞甲乙作占注隨作二字袁刻缺此本尚完）閉戶塞牖魂魄不散（去馳散守魂魄三也）專意一神精氣不分（去異思守精神四也　平按不分靈樞甲乙作之分）無聞人聲以收其精（去異聽守精氣五也）必一其神令之在鍼淺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氣至乃休（休平和也平鍼下和氣六也　平按令之在鍼靈樞甲乙作令志在鍼微而浮之下原鈔缺半行細玩殘缺處中間筆畫甚重應是大字經文謹依靈樞甲乙補入以移其神氣至乃休八字）男內女外堅巨勿出謹守勿內是謂得氣（男者在家故為內也女者出家故為外也是男為內氣女為外氣鍼下得男內氣堅巨勿令出也得女外氣謹守勿令入內也　平按男內女外靈樞注云有作男外女內甲乙作男女內外巨靈樞甲乙作拒）

三變刺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二第六壽夭剛柔篇又見甲乙經卷十第一）

黃帝問曰余聞刺有三變何謂三變伯高答曰有刺營者有刺衛者有刺寒痺之留經者黃帝問曰刺三

者奈何（平按靈樞三下有變字）伯高曰刺營者出血刺衛者出氣刺寒痺者內熱（刺營見血出惡血也刺衛見氣出邪氣也刺痺見熱故曰三變寒溫之氣停留於經絡久留鍼使之內熱以去其痺也　平按注寒溫溫字恐係濕字傳寫之誤）

黃帝問曰營衛寒痺之爲病奈何伯高答曰營之生病也寒熱少氣血上下行衛之生病也氣痛時來時去怫愾賁響風寒客於腸胃之中寒痺之爲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行（怫愾上扶物反下許氣反氣盛滿兒賁響腹脹兒也　平按氣痛時來時去靈樞作氣通時來時去甲乙作氣血時來去皮不行靈樞甲乙作皮不仁）

黃帝問曰刺寒痺內熱奈何伯高曰刺布衣者必火焠刺大人者藥熨之（平按靈樞甲乙必火焠作以火焠之藥上有以字）

黃帝問曰藥熨之奈何伯高曰用醇酒二十升蜀椒四升乾薑一升桂一升（平按醇酒二十升靈樞作二十斤蜀椒四升靈樞甲乙作一升乾薑一升靈樞作一斤桂一升靈樞作桂心一

斤）凡四種皆㕮咀漬酒中用綿絮一斤細白布四丈（平按甲乙皆㕮咀作各細㕮咀漬酒中作著清酒中四丈下有二尺二字）皆並內酒中置酒馬矢溫中蓋封塗勿使洩（平按溫靈樞甲乙作熅蓋甲乙作善甲乙洩上有氣字）五日五夜出布綿絮曝乾復漬以盡其汁（平按甲乙絮上無綿字靈樞曝乾下有之乾二字）每漬必晬其日乃出乾（平按乃出乾靈樞乾下重一乾字甲乙作乃出布絮乾之）並用滓與綿絮複布爲複巾長六七尺爲六七巾（平按與綿絮複布爲複巾長六七尺爲六七巾甲乙作與絮布長六七尺爲六巾）即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痺所刺之處（平按甲乙所刺作所乘）令熱入于病所（平按靈樞甲乙入下有至字）寒復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即汗出炙巾以拭身（平按靈樞作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內中無見風每刺必熨如此法病已矣此所謂內熱者也（酒椒薑桂四物性熱又淺氣故用之熨身皮勝適而可刺也此在冬日血氣不流之時熨之令通也㕮弗禹反咀才與反㕮咀謂調粗細分等也晬祖賴反一日周時也　平按如此法病已矣靈樞甲乙無法字矣甲乙作失）

五刺（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二第七官鍼篇又見甲乙經卷五第二）

凡刺有五以應五藏一曰半刺半刺者淺內而疾發鍼毋令鍼傷多如拔髮爪以取皮氣此肺之應（凡刺不減一分今言半刺當是半分故以拔髮爪欲令淺刺多則恐傷氣也　平按毋令鍼傷多靈樞甲乙作無鍼傷肉髮爪靈樞作毛狀取上無以字甲乙爪作狀）二曰豹文刺豹文刺者刺左右前後鍼之中脈爲故以取經絡之血者此心之應也（左右前後鍼痏狀若豹文故曰豹文刺也中經及絡以出血也　平按靈樞甲乙左右上無刺字）三曰關刺關刺者直刺左右盡筋上以取筋痺慎無出血此肝之應也或曰開刺一曰豈刺

（刺關身之左右盡至筋上以去筋痺故曰關刺或曰開刺也　平按或曰開刺靈樞作淵刺甲乙同惟或曰二字在四曰合刺之下）四曰合刺合刺者左右雞足鍼于分肉之間以取肌痺此脾之應也（刺身左右分肉之間痏如雞足之跡以合分肉間之氣故曰合刺也　平按合刺靈樞甲乙作合谷刺）五曰輸刺輸刺者直入直出深內之至骨以取骨痺此腎之應也（依於輸穴深內至骨以去骨痺故曰輸刺也　平按輸刺甲乙作腧刺）

五藏刺（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五第二十五邪篇又見甲乙經卷九自第三至第八等篇）

邪在肺則病皮膚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肩背（肺病有五　平按皮膚下靈樞有痛字甲乙有痛發二字）取之膺中外輸背三椎五椎之傍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起之（膺中內輸在膺前也膺中外輸肺輸也在背第三椎兩傍心輸在第五椎兩傍各相去三寸按之快然此爲輸也肺之五病取於肺輸及肺缺盆中也　平按輸靈樞作腧甲乙作

（俞三推五推靈樞作三節五藏甲乙無五推二字以起之靈樞甲乙作以越之）邪在肝則兩脇中痛寒中惡血在內行者善瘈節時腫（肝病有四也　平按則兩脇中痛甲乙作則病兩脇中痛行者善瘈節時腫靈樞作行善掣節時脚腫甲乙作胻節時腫善瘈）取之行間以引脇下（行間足厥陰脈滎肝脈也在大指間肝在脇下故引兩脇下痛與明堂少異也）補三里以溫胃中（三里足陽明胃脈人病寒中陽虛也故取三里補足陽明即胃中溫也）取血脈以散惡血（惡血在內上下行者取其病處脈血見者刺而散之也）取耳間青脈以去其痺（耳間青脈附足少陽脈瘈脈一名資脈在耳本如雞足青脈絡刺出血如豆可以去痺也　平按痺靈樞作掣甲乙作瘈注附袁刻作跗）邪在脾胃則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善飢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俱有餘若俱不足則有寒有熱皆調於三里（陽氣即足陽明也陰氣即足太陰也此脾之七病皆取三里以行補寫故曰調之　平按則肌肉痛靈樞甲乙作病肌肉痛善飢袁刻誤作善肌皆調於三里甲乙作皆調其三里）邪在腎則骨痛陰痺陰痺者按如不得腹脹腰痛大便難肩背頸項痛時眩取之湧泉崑崙視有血者盡取之（湧泉足少陰脈井足心陷中屈足捲指宛中崑崙足太陽經在外踝後跟骨上陷中腎之痺病皆取此二穴刺去血也　平按則骨痛靈樞甲乙作則病骨痛按如不得作按之而不得頸項痛甲乙作頸項強痛）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視有餘不足而調之其輸（心病三種皆調其手心主經脈之輸也　平按甲乙喜悲作善悲而調之其輸作而調其俞）

五節刺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十一第七十五刺節真邪篇自黃帝曰刺節言振埃至血變而止見甲乙經卷九第三自黃帝曰刺節言發矇至必應其鍼見甲乙經卷十二第五自黃帝曰刺節言去爪至故命曰去爪見甲乙經卷九第十二自黃帝曰刺節言徹衣至疾於徹衣見甲乙經卷七第一自黃帝曰刺節言解惑至疾如解惑見甲乙經卷十第二）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對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惑（節約也謂刺道節約也此言其名也　平按固有五節固字袁刻作刺）黃帝曰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外經去陽病也（以下言刺道五節之意也外經者十二經脈入府藏者以爲內經行於四支及皮膚者以爲外經也　平按外經經字靈樞無）發矇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六府三十六輸皆爲府輸也）去爪者刺關節之支絡也（關四支也四關諸節人餘大節也支絡孫絡也　平按關袁刻誤作開注人餘恐係人身之誤）徹衣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諸陽奇輸謂五十九刺故曰盡也）解惑者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寫陰補陽寫陽補陰使平故曰相傾移也）黃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所謂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滿於胸中煩瞋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病惡埃煙餲不得息（以下問答解釋五刺節義埃塵微也謂此三種陽疾惡於埃塵煙氣其病令人氣滿閉塞得喘息言其埃也餲音噎也　平按靈樞甲乙大逆下有上字煩瞋作憤瞋病惡埃煙甲乙作病咽噎不得息）請言振埃而疾於振埃也（以下言其振埃也刺之去病疾於振埃故曰振埃也　平按而靈樞作尚）黃帝曰善取之何如岐伯曰取之天容也（天容在耳下曲頰後足少陽脈氣所發也）黃帝曰其欬上氣窮詘胸痛者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廉泉也（詘音屈窮詘氣不申也廉泉在頷下結喉上也廉斂鹽反）黃帝曰取之有數乎岐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黃帝曰善（一里一寸也故明堂刺天容□一寸也　平按無過一里而止靈樞作無過一里甲乙作深無一里）黃帝曰刺節言發矇余未得其意夫發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何使然願聞其故（矇莫東反謂目不明）

（也　平按輸甲乙作俞府輸下靈樞有去府病三字何下有輸字甲乙同）岐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約鍼之極也神明類也（刺節發矇謂□刺去矇者也神明謂是耳目去矇得明故曰神明類也）口説書卷猶不敢及也（發矇愈疾之速得於神言書所不及也　平按敢靈樞作能）請言發矇尚疾於發矇也（岐伯望請自言發矇之速也）黄帝曰善願手受之（平按靈樞作願卒聞之）岐伯曰刺此者必於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於耳此其輸也（平按甲乙日中作白日中聽宮作耳聽注一作聽宮聲聞於耳耳作外）黄帝曰善何謂聲聞於耳岐伯曰邪刺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於鍼也（平按甲乙邪刺作已刺而疾偃其聲作令疾偃其聲必應於鍼作必應於中）黄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爲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得者矣（日中正陽故開耳目取日中也手太陽脉支者至目兑眥卻入耳中手足少陽脉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兑眥故此三脉皆會耳目聽宮俱連目中眸子眸子目中瞳子也刺聽宮輸時矇朧速愈故得聲聞於耳也鍼聽宮時按鼻仰卧者感氣合出於耳目即耳通目明矣此之妙者得之於神明非由有目而見者也）黄帝曰刺節言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之支絡願卒聞之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股胻者人之所以趨翔也莖垂者中身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爪謂人之爪甲肝之應也肝足厥陰脉循於陰器故陰器有病如爪之餘須去之也或水字錯爲爪字耳腰脊於手足關節爲大故曰大關節也陰莖在腰故中身陰莖垂動有造化故曰機也精從莖中出故爲陰精□□爲津液道也　平按去爪甲乙作去衣股胻者靈樞作肢脛者莖垂者甲乙作莖睾者中身之機靈樞甲乙作身中之機注陰精下所缺二字據經文應作之候二字）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飲食不節言飲食過度言其喜怒不時反春夏也）津液内溢乃下溜於臯（言飲食多水溢流入陰器囊中也臯音高　平按甲乙作津液内流而下溢於睾靈樞溜作留）水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

上不下（水道既閉日日長大也榮然水聚也不上者上氣不通不下者小便及氣下不洩也　平按日大不休甲乙作旲不休息注小便袁刻小誤作水）錍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命曰去爪黄帝曰善（以下言去爪也蔽塞也言下錍鍼使水形不得匿而不通不常閉塞　平按錍靈樞作鈹甲乙常作裳故命曰作名曰）黄帝曰刺節言徹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常處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内熱陽氣有餘則外熱與熱相薄熱於懷炭外重絲帛衣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閉塞不汗舌焦脣槁腊嗌乾欲飲不讓美惡也（藏之陰氣在内府之陽氣在外陰氣在外陰氣不足陽乘之故内熱薄停也重絲帛衣複衣也腊肉乾也内熱甚渴故飲不擇美惡也腊性亦反　平按與熱相薄靈樞作内熱相薄甲乙作兩熱相薄外重絲帛靈樞作外畏綿帛甲乙無此句甲乙衣下有熱字又不可近席作身熱不可近席靈樞不汗作則汗不出甲乙作而不汗槁腊甲乙作稿臘注云黄帝古針經作稿腊嗌乾欲飲靈樞作乾嗌燥飲下甲乙無不讓美惡也五字）黄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其府大杼三痏有刺中膂以去其熱（大杼内輸皆是足太陽脉氣所發寫陽氣之要穴也　平按其府靈樞甲乙作天府有刺靈樞作又刺）補手足太陰以出其汗熱去汗希疾於徹衣黄帝曰善（手太陰主氣足太陰主穀氣此二陰氣不足爲陽所乘陰氣不泄以爲熱病故寫盛陽補此二陰陽去二陰得實陰氣得通流液故汗出熱去得愈疾於徹衣故曰徹衣也　平按以出其汗靈樞甲乙作以去其汗希靈樞作稀甲乙作晞）黄帝曰刺節言解惑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風在身血脉偏虚虚者不足實者有餘（大風謂是痱風等病也）輕重不得傾側宛伏（手足及身不能傾側也宛謂宛轉也）不知東西又不知南北（心無知也　平按甲乙作不知東西南北）乍上乍下乍反覆顛倒無常甚

於迷惑（志昏性失也　平按乍反覆靈樞作乍反乍覆甲乙無乍字）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寫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鍼若此疾如解惑（盡知陰陽虛實行於補寫使和也）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靈蘭之室黃帝藏書之府今之蘭臺故□者也）

五邪刺（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十一第七十五刺節真邪篇又自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邪至真氣存見甲乙經卷五第二自請言解論至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見甲乙經卷七第三自大熱偏身至所謂推而散之者也見甲乙經卷七第二自黃帝曰有一脈生數十病者至末見甲乙經卷十第一下篇惟自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以下至末袁刻及別鈔本均缺平從日本仁和寺宮御所藏殘卷十三紙中檢出補入經文揚注缺而復完洵堪寶貴也）

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邪何謂五邪岐伯曰疾有時癰者有容大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黃帝曰刺五邪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癉熱消滅腫聚散亡寒痹益溫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五法須別爲章也癉熱病也音丹　平按時癰靈樞甲乙作持癰有容大者有狹小者甲乙無容狹二字）凡刺癰邪無迎隴（隴大盛也癰之大盛將有膿不可迎而寫之也　平按無迎隴上甲乙有用鈹鍼三字）易俗移性不得膿詭道更行去其鄉不安其處所乃散亡（易其常行法度之俗移其先有寒溫之性更量膿之所在上下正傍以得爲限故曰去其鄉不安於處一病乃散亡也　平按詭靈樞作脆甲乙作越行字靈樞甲乙不重處所處字袁刻脫注處一恐是一處傳寫之誤）諸陰陽過癰所者取之其輸寫之（諸陰陽之脈過癰所者可取癰之所由之輸寫之也　平按過甲乙作遇靈樞癰下無所字）凡刺大邪日以小洩奪有餘乃益虛慓其道鍼干其邪肌肉親（大邪者實邪也行寫爲易故小洩之益虛取和也於鍼之道戰慓謹肅以鍼干邪使邪氣得去肌肉相附也親附也　平按大邪下甲乙有用鋒鍼三字靈樞慓其道作剽其通甲

乙慓作摽靈樞甲乙無干字袁刻干作于注同）視之無有反其真（視邪氣無有反其真氣乃止也　平按[illegible]甲乙作乃自真道四字）刺諸陽分肉間（刺大邪所在也）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小邪虛邪也行補爲難也故曰大補使其實也　平按小邪下甲乙有用員鍼三字補下有益字）視其所在迎之界遠近盡至不得外（界畔際也視虛實畔界量真氣遠近須引至虛中令實不得外而不至也　平按注須下原不缺袁刻誤空四格）侵而行之乃自費（侵過也補須實知即止補過即損正氣費損也　平按費甲乙作賁注云一作費）刺分肉之間也（刺小邪所在也）凡刺熱邪越而滄出遊不歸乃無病爲開道乎（刺熱之道寫越走氣□覺滄然熱氣不歸病則愈也　平按熱邪下甲乙有用鑱鍼三字滄靈樞作蒼開道作開通注走氣袁刻缺走字覺上原缺一字謹擬作便）辟門戶使邪得出疾乃已（辟開也　平按辟甲乙作闢）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疾去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真氣存（刺寒之道日日使溫徐往而入

得溫氣已去疾而出鍼以致神氣爲意也　平按寒邪下甲乙有用毫鍼三字疾去靈樞作徐來）黃帝曰官鍼奈何岐伯曰刺癰者用鈹鍼刺大者用鋒鍼刺小者用員利鍼刺熱者用鑱鍼刺寒者用毫鍼（刺五邪者九鍼之中用此五鍼是所宜也　平按甲乙無此一段）請言解論與天地相應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爲解（人法天地故可爲解人應天地之數故請言之）下有漸洳上生葦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洳汝據反漸洳濕溼之氣也見葦蒲之茂悴知漸洳之多少觀人形之強弱識血氣之盛衰）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而在上根荄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緩腠理開血氣洩汗大洩肉淖澤（春夏陽而暑也草木陽氣溢其枝葉根荄少汁也荄莖也有本荄爲葉者非也人亦如之氣溢於外皮膚開湊大汗洩出血氣內竭　平按靈樞甲乙滋下有雨字荄甲乙作莖注云靈樞作荄）寒則地凍水冰人氣在中皮膚緻腠理閉汗不出血

第一二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 版 內

氣强肉堅濇（秋冬陰而寒也陽氣下降寒氣在地地凍水冰人氣亦然暖氣入藏陰氣在於皮膚故腠理閉塞血□□□肉堅濇也　平按以下從殘篇中檢出補入）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鍼者亦不能取四厥而脈涘結堅摶不往來者亦未可即柔（水之性流故謂之往言水可往而冰不可流人之在冬□□冷脈□肉□故不行鍼也□之鑿者發寒之□□□而鍼傷肌破肉更增他病可不哀歟四厥四支□冬也　平按穿地甲乙作窮地四厥作四逆而脈涘結靈樞甲乙作血脈凝結甲乙未可作不可）故行水者必待天温冰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常與腋肘與腳項與脊以調之火氣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淖澤者刺而平之（若行水穿地者必待春夏也冬月用鍼者須薑椒桂酒之巾熨令經脈淖澤調適然後可行鍼凡兩掌兩腋兩肘兩腳膕膝項之與脊□之□□經脈所行要處□熨通脈道也　平按甲乙凍解上有窮地者必待五字而字下無水可行三字穿作窮熨下有火以二字常靈樞甲乙作掌據本注亦宜作掌恐傳鈔之誤以調之甲乙作以調其氣火氣通靈樞作火氣已通甲乙作大道已通）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以解結者也（病之堅緊因適破散□□□□因□□經　平按散之甲乙作決之）用鍼之類在於調氣（氣之不調則病故療病者在於調氣也）氣積於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胃受水穀以生於氣故水穀之氣積於此也衛氣起胃之□□營氣起於胃之內口營行於脈中衛行脈外今用鍼調於胃氣通於營衛使各行其道也）宗氣留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穀入於胃其氣清者上注於肺濁者下流於胃胃之氣上出於口以為噫氣肺之宗氣留積氣海乃胃間動氣也動氣下者注於氣街生肺脈者也　平按甲乙留於海作留積在海）其上者走於息道（肺之清氣積於海者走於息道以為呼吸也　平按甲乙作上行者注於息道）故厥在於足宗氣不下脈中之血涘而止弗之火調弗能取之（厥謂逆冷胃之動氣不循脈行下至於足故曰涘而止也冬日不用火調不可取也　平按涘而止靈樞甲乙作凝而留止甲乙弗能取之作鍼弗能取）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

實虛切如循之按而彈之視其變動者乃後取而下之（用鍼之法必先察經絡虛實實則切循其脈虛則按其所鍼之處以手彈之視其變動然後取而下之也　平按切如循之靈樞甲乙作切而循之變動靈樞甲乙作應動取下靈樞有之字）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三陽三陰六經相得不可有病雖客邪為病必當自已也）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於大經令之不通視而寫之此所謂解結者也（一經十二經中隨是何經也大經隨身上下故為從也絡脈傍引故為橫也正經上實下虛者必是橫絡受邪盛加大經以為病者必視寫之故為解結也　平按甲乙寫之下有通而決之四字）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則熨項與肩胛令熱下合乃止所謂推而上之者也（上寒腰以上寒下熱腰以下熱項太陽之太陽脈也久留鍼者推別熱而使之上也熱既聚於肩項須令和之故熨使下也推熱令上故曰推而上之也　平按已則熨靈樞作已刺則熨甲乙作已刺則火熨下合合字甲乙注云一本作冷）上熱下寒視其虛脈而陷下於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腰以上熱腰以下冷視腰以下有虛脈陷於餘經及絡者久留鍼使氣下乃止故曰引而下之者也　平按陷下靈樞作陷之）大熱徧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足陽明主氣其氣强盛狂妄見聞及妄言多因此脈故取陽明正經及絡以去之也　平按狂而妄見妄聞妄言甲乙作故狂言而妄見妄聞）虛者補之血實者寫之因令偃臥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俠按頸動脈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復上如前熱去乃止所謂推而散之者也（□足陽明上實下虛為狂等病□補下虛經也上之血絡盛而實者可刺去血以寫之因令偃臥以手按人迎之脈□下至缺盆中復上來去使熱氣洩盡乃可休止故曰推而散之也有本為腹上如前恐錯也　平按血實者靈樞作血而實者甲乙作血如實者因令偃臥靈樞作因其偃臥俠按頸動脈靈樞俠作挾甲乙作按其頸動脈復上靈樞甲乙作復止）

黃帝曰有一脈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癰或寒熱或癢

痹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也（上經十二經脈生病各異此言一脈生數十種病變化無窮者十二經生病非無有□至於變化亦不可窮故欲取者甚須審察不可輕然以定是非也　平按靈樞或寒熱作或寒或熱或癢痹作或痒或痹）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二十三（九鍼之三）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量繆刺

量氣刺

量順刺

疽癰逆順刺

量絡刺

雜刺

量繆刺（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八第六十三繆刺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五第三）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繆刺未得意也何謂繆刺岐伯曰夫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內連五藏散於腸胃陰陽更盛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此陰陽二邪俱盛從於皮毛至於五藏故以五藏為次也　平按甲乙無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九字陰陽更盛素問甲乙作陰陽俱感）如此則治其經焉今邪客於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於經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焉（平按素問新校正云全元起本云大絡十五絡也）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與經相干布於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於經輸命曰繆刺（如此至經可療經之脈輸若邪客皮毛孫絡溢於大絡而

生奇病左右相注與經相干乃至於布四末其氣居無常處而不入經可以繆刺之　平按輸素問甲乙作俞命曰甲乙作名曰注生奇病生字袁刻作主）黃帝曰願聞繆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爲之奈何其與巨刺何以別之（此問繆刺巨刺之異　平按甲乙無願聞繆刺爲之奈何二句素問無爲之二字）岐伯曰邪客於經也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先言巨刺也邪氣中平經也左箱邪氣有盛則刺右之盛經以刺左右大經故曰巨刺巨大也）病亦有易移者左病未已而右脈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中經非絡脈也（左箱病已右箱次病名後病今左箱病之末已即右箱病起故曰先病名曰易移如此之類可巨刺之　平按病亦有易移者素問作亦有移易者注云甲乙作病易且移今本甲乙作亦有易且移者左病未已素問甲乙作左痛未已必中其中經素問甲乙作必中其經）故絡病者其痛與經脈繆處故名曰繆刺矣（痛病在於左右大絡異於經絡故名繆繆異也　平按甲乙注云巨刺者刺其經繆刺者刺其絡）黃帝曰願聞繆刺奈何取之如何（以上請廣言繆刺也　平按注以上恐係以下傳鈔之訛）岐伯曰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卒心痛暴脹胸脇支滿（足少陰直脈從腎上入肺中支者從肝出絡心注胸中故卒心痛也從腎而上故暴脹也注於胸中胸脇支滿也以足少陰大鍾之絡傍經而上故少陰脈行處絡爲病也　平按甲乙支作反）毋積者刺然骨之前出其血如食頃而已左取右右取左病新發者五日已（聚陽病也積陰病也其所發之病未積之時刺然骨前出血也然骨在足內踝下大骨刺此大骨之前絡脈也　平按出其血素問甲乙無其字素問左取右上有不已二字五日上有取字病新發袁刻作新病發）邪客於手少陽之絡令人喉痺舌卷口乾煩心臂內廉痛手不及頭刺小指次指爪甲上內去端如韭葉各一痏壯者立已老者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數日者也（手少陽外關之絡從外關上繞臂內廉上注胸合心主之脈胸中之氣上薰故喉痺舌卷口乾煩心臂內廉痛手不上頭也老者氣血衰故有頃已也　平按手少陽甲乙作手少陰注云一作陽煩心素問甲乙作心煩小指素問甲乙作手中指素問王注云謂關衝穴少陽之井也新校正云關衝穴出手小指次指之端今言中指者誤也注外關袁刻誤作外開甲乙經外關手少陽絡在腕後二寸陷者中別走心者）

邪客於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有頃乃已左取右右取左（足厥陰亞溝之絡其別者循脛上鼻結於莖故病卒疝暴痛也疝痛者陰之病也女子陰氣不勝於陽故有頃已也　平按注亞溝查足厥陰無亞溝甲乙經云蠡溝足厥陰之絡在足內踝上五寸別走少陽亞溝恐係蠡溝傳鈔之訛又注循脛上鼻素問王注作循脛上睾鼻恐係睾字傳鈔之誤又注故病袁刻誤作故痛）邪客於足大陽之絡令人頭項痛肩痛刺足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立已不已刺外踝下三痏左取右右取左（足大陽支正之絡別者上走肘絡肩髃故頭項痛也足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處此絡所出處也外踝下亦此絡行處也　平按右取左下素問甲乙有如食頃已四字）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氣滿胸中喘息而支胠胸中熱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頃已（手陽明偏歷之絡其支者上臂乘肩髃上曲頰不言至於胸胠而言胸胠痛者手陽明之正膺乳別上入柱骨下走大腸屬於肺故胸滿喘息支胠胸熱也以此推之正別脈者皆爲絡　平按注柱骨甲乙作巨骨在肩端上行兩叉骨間陷者中手陽明蹻脈之會）邪客於臂掌之間不可得屈刺其踝後先以指按之痛乃刺之以月死生爲痏數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六日十四痏（腕前爲掌腕後爲臂手外踝後是手陽明脈所行之處有脈見者是手陽明絡臂掌不得屈者取此絡也　平按二日二痏下素問甲乙有十五日十五痏六字）邪客於陽蹻令人目痛從內眥始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各二痏左刺右右刺左如行十里頃而已（陽蹻從足上行至目內眥故目痛刺足外踝之下中脈所生絡也　平按注中脈當係申脈傳寫之訛素問王注謂申脈穴陽蹻之所生也甲乙經申脈陽蹻所生在足外踝下陷者中別本亦作申）人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腹中滿脹不得前

後先飲利藥此上傷厥陰之脈下傷少陰之絡刺足內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脈出血刺足跗上動脈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痏見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人有墮傷惡血在腹中不得大小便者可飲破血之湯利而出之若不愈者可刺足內踝之下大骨之前足少陰之絡又取三毛厥陰之絡　平按惡血在內素問作惡血留內甲乙作惡血留於內血脈出血素問新校正疑血脈脈字是絡字之誤刺足跗上甲乙無足字左刺右右刺左甲乙刺作取）善悲善驚不樂刺如右方（厥陰之脈入眼故傷厥陰虛而善悲及不樂也志主驚懼故傷少陰之脈令人驚喜俱用前方刺三處也　平按善悲善驚素問作善悲驚甲乙作善驚善悲）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耳聾時不聞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立聞不已刺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立聞其不時聞者不可刺也（陽明脈之別者入耳會於宗脈故邪客令人耳聾也不時聞者病成不可療　平按時不聞素問甲乙聞下有音字刺中指爪甲

上素問王注疑是小指爪甲上新校正以王氏之說非是詳素問注中）耳中生風者亦刺之如此數左刺右右刺左（人覺耳中有風出者是邪客手陽明絡故用方同之　平按生風袁刻誤作出風左刺右右刺左甲乙刺作取）痺往來行無常處者在分肉間痛而刺之以月死生爲數（有痺往來手陽明絡分肉間為痛痺也從月一日至十五日為月生也從十六日至三十日為月死也　平按痺上素問甲乙有凡字往來行甲乙作行往來）用鍼者隨氣盛衰以爲痏數鍼過其月數則脫氣不及月數則氣不寫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復刺如法（用鍼之數隨氣盛衰盛則益數衰則減數輒過其數必即脫氣不增其數邪氣不寫增減病仍不愈刺如前法也。平按月數素問甲乙作日數病已止不已甲乙作病如故三字）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月生氣血漸增故其痏從增至十五日也十六日後月減人氣漸衰故從十四痏減至月盡名曰月死也　平按素問二痏下有漸多之三字十四痏下有漸少之三字）邪客於足陽明之絡令人鼽衄下齒寒刺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左刺右右刺左（足陽明豐隆之絡別者上絡頭合諸經之氣下絡喉嗌故從鼽入於下齒所以邪客令人鼽衄下齒冷也手陽明經入下齒中足陽明經入上齒中不入下齒今言齒寒者足陽明絡入下齒也又尋絡之生病處不是大絡行處者乃是大絡支分小絡發病者也　平按素問絡作經下齒作上齒中指作中指次指王注謂中指當是大指傳寫之誤甲乙經注云素問注云刺大指次指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刺足中指爪甲上無次指二字蓋以大指次指為中指義與王注同平按繆刺乃刺絡所生病故上文經云絡病者其痛與經脈繆處故名曰繆刺王氏以足陽明之絡作經故下齒亦作上齒復以中指為大指次指之誤謂宜刺厲兌穴是直以絡病為經病矣不若楊注為允）邪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脇痛欬汗出刺足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不得息立已汗出立止欬者溫衣飲食一日已左刺右右刺左病立已不已復刺之如法（又足少陽光明之絡去足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不至於脇足少陽正別者入季脇之閒循胸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上挾咽故脇痛也貫心上肺故欬也貫心故汗出也與肉交處刺

絡邪客處不得息者亦肺病也肺以惡寒故刺出血已須溫衣煖飲食也　平按脇痛下素問甲乙有不得息三字甲乙無次指二字）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咽痛不可內食無故善怒氣上走賁上刺足下中央之脈各三痏凡六刺立已左刺右右刺左（足少陰大鍾之絡別者傍經上走心包故咽痛不能內食也少經正經直者上貫肝膈絡既傍經而上故善怒氣走賁上也賁膈也足下中央有湧泉穴少陰脈也　平按素問咽作嗌賁素問王注謂氣奔新校正引難經謂胃為賁門楊玄操云賁鬲也與此注同素問王注非是注足下袁刻誤作足上）邪客於足太陰之絡令人腰痛引少腹控䏚（足太陰公孫之絡別者入絡腸胃足太陰別上至髀合於陽明與別俱行上絡於咽貫舌中故舌中央脈者即足太陰別脈者也此絡既言至髀上行則貫腰入少腹過䏚所以腰痛引少腹控䏚者也　平按素問此節上有嗌中腫至左刺右右刺左二十九字本書在後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陰之上王氏以為錯簡而還於此節之上）不可以仰息刺其腰尻之解兩胂之上以月死生爲痏數發鍼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尻解之兩胂上此絡之腰刺也胂以真反　平按仰息袁刻誤

（作作息以月上素問甲乙有是腰俞三字新校正云全元起本舊無此三字）邪客於足大陽之絡令人拘攣背急引脇而痛內引心而痛（足太陽飛陽之絡去踝七寸別走少陽不至腰膕足太陽正別入膕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於肛屬於膀胱散之腎從膂當心入散直者從膂上於項復屬太陽故邪客拘攣背急引脇引心痛　平按內引心而痛素問無此五字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均有此五字據此則本書與全本同）刺之從項始數脊椎俠背疾按之應手而痛刺之傍三痏立已（脊有二十一椎以兩手俠脊當椎按之痛處即是足太陽絡其輸兩傍各刺三痏也　平按應手而痛刺之素問而痛作如痛甲乙刺之作刺入）

邪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留於樞中痛髀不舉刺樞中以豪鍼寒則久留鍼以月死生爲痏數立已（又足少陽光明之絡去踝五寸別走少陰不至樞中足少陽正別繞髀入毛際合厥陰別者入季肋間故髀樞中久痛及髀不舉也留停久也豪鍼如毫毛也如蟲蝨喙也靜以徐往微養之久留以取痛痺也　平按不舉素問作不可舉甲乙作不得氣爲痏數素問無痏字）治諸經刺之所過者不痛則繆刺之（刺十二經所過之處不痛者病在於絡故繆刺也　平按甲乙諸經上無治字不痛素問甲乙作不病）

耳聾刺手陽明不已刺其通脈出耳前者（巨刺手陽明並商陽等穴不已巨刺手太陽出走耳聽會之穴也　平按甲乙通脈作過脈）齒齲刺手陽明不已刺其脈入齒中者立已（刺手陽明輸三間等穴不已刺手陽明兌端穴　平按刺手陽明下甲乙有立已二字素問齒中下無者字注兌端穴查甲乙經手陽明無兌端穴惟手三里穴在曲池下二寸按之肉起兌肉之端兌端恐即手三里穴）

邪客於五藏之間其病也脈引而痛時來時止視其病脈繆刺之於手足爪甲上視其脈出其血間日一刺一刺不已五刺已（五藏之脈引而有痛視其左右病脈所在可繆刺之手足爪甲上十二經脈井之絡脈故取之也亦是取經井以療絡病也　平按病脈脈字素問無）繆傳刺上齒（足陽明絡左病右痛右病左痛可刺上齒足陽明絡　平按素問刺作引）齒脣寒痛視其手背脈血者去之足陽明中指爪甲上一痏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各一痏立已左取右右取左（手陽明脈入下齒中還出俠口交人中足陽明脈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故取手陽明血絡以去齒脣痛也足中指爪甲上足陽明絡故亦取之手大指次指爪甲上亦是手陽明絡故亦取之皆視其病左右繆刺之　平按齒脣寒痛甲乙無痛字注云太素多一痛字足陽明上甲乙有刺字）

嗌中腫不能內唾時不能出唾者繆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足少陰經出然骨而上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嗌中腫刺然骨前絡脈也　平按素問此節在邪客於足太陰之絡之上唾者下無繆字甲乙左刺右右刺左刺作取）

邪客於手足少陰大陰足陽明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手少陰足少陰手太陰足太陰足陽明此五經脈手少陰通里入心中繫舌本孫絡至耳中足少陰經至舌本皮部絡入耳也手太陰正別從喉嚨亦孫絡入耳中足太陰經連舌本下散舌下亦皮部絡入耳中足陽明經上耳前過客主人前亦皮部絡入耳中此之五絡入於耳中相會通已上絡於左角左角陽也）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厥（此之五絡爲身綱紀故此脈絕諸脈亂動形不知人與尸厥死之相似非尸厥也　平按其狀若尸厥素問甲乙作其狀若尸或曰尸厥）

刺足大指內側甲下去端如韭葉（此刺足太陰隱白穴也　平按甲下素問甲乙作爪甲上）後刺足心（刺足少陰湧泉穴也）後刺足中指甲上各一痏（刺足陽明厲兌穴也　平按中指下素問甲乙有爪字）後刺手大指之內去端如韭葉（刺手太陰少商穴也　平按之內素問作內側）後刺少陰兌骨之端各一痏立已（刺手少陰神門穴也此前五刺皆中其經穴以調絡病　平按此節上素問有後刺手心主五字王注謂中衝穴新校正謂甲乙不刺手心主此五絡亦不及手心主王氏相隨注之非是）不已以竹筒吹其兩耳鬄其左角之髮方寸燔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立止（鬄恥歷反除也耳中五絡會處也左角五絡絡處也　平按甲乙耳下有中字鬄作剔素問竹筒作竹管方寸作方一寸）

凡刺之數必先視其經脈切而順之審其虛實而調之不調者經刺之（不調者偏有虛實也偏有虛實者可從繆穴調其氣也　平按切而順之順素問作從甲乙作循）有痛而經不病者繆刺之（循經候之不見有病

（仍有痛者此病有異處故左痛刺右等名曰繆刺）因視皮部有血絡者盡取之此繆刺之數也（繆刺之處皮部絡邪血皆刺去之名曰繆刺之法數法也　平按因甲乙作目素問因視下有其字甲乙同）

量氣刺（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十第六十七行鍼篇自或神動而氣先鍼行至末又見甲乙經卷一第十六）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而行之百姓百姓之血氣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夫爲鍼之法以調氣爲本故此六者問氣之行也　平按甲乙無黃帝問至各不同形二十八字病亦劇作病益甚重陽之人作重陽之盛人）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熇熇蒿蒿言語善疾舉足善高（重陽之人謂陽有餘也熇相傳許嬌反熇熇蒿蒿言其人疏悅也　平按熇熇甲乙作熇熇蒿蒿靈樞作高高注悅袁刻作挩）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五藏陰陽者心肺爲陽肝脾腎爲陰故心肺有餘爲重陽也重陽之人其神纔動其氣即行以陽氣多也故見持鍼欲刺神動其氣即行不待鍼入其人與之刺徵爲易也）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自有重陽要待鍼入其氣方行故須問之　平按甲乙無此一節）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欲知重陽仍有陰者候之可知但人多陽者其心多喜多陰者多怒仍有數怒易解即是重陽有陰人也重陽有陰人其氣不得先鍼行　平按合上靈樞甲乙有離字）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陰陽和平之人以其氣和故鍼入即氣應相逢者也）

黃帝曰鍼以出而氣獨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沈而陽氣浮沈者藏故鍼以出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多陰少陽之人陰氣深而內藏故出鍼後氣獨行也　平按靈樞鍼以出作已出而陽氣浮沈者藏作陽氣浮者內藏甲乙同）黃帝曰數刺乃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多陰而少陽其氣沈而氣注難故數刺乃知也（知者病愈也其人陰多陽少其氣難宜故數刺方愈也　平按氣注難靈樞甲乙作氣往難據上文經云其氣易往恐係往字傳寫之誤）黃帝曰鍼入而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沈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工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刺之令人氣逆又刺之病甚者皆是醫士不知氣之浮沈非是陰陽形氣之過也）

量順刺（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八第五十五逆順篇自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至不治已病見甲乙經卷五第一自伯高曰兵法無迎逢逢之氣至與脈相逆者又見日本醫心方卷一）

黃帝問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設此三問爲調氣之要也）伯高對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下陰陽四時五行也（一知逆順謂知四時五行逆順之氣依而刺也　平按靈樞天下作天地）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二知候脈謂候寸口人迎血氣虛實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三知刺法謂知此病可刺此未可刺此不可刺也約法也）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無迎逢逢之氣（逢逢蒲東反兵氣盛也　平按醫心方兵法下有曰字）無擊堂堂之陳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熇呼篤反熱熾盛也堂堂兵盛皃兵之氣色盛者未可即擊待其衰然後擊之刺法亦爾邪氣盛者消息按摩折其大氣然後刺之故曰無刺熇熇熱也）無刺漉漉之汗（漉漉者血氣泄甚大虛故不可刺之也）

無刺渾渾之脈（渾渾濁亂也凡候脈濁亂者莫知所病故不可刺也）無刺病與脈相逆者（形病脈不病脈病形不病名曰相反逆反也）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內外二邪雖有未起病形刺之以爲上工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已成微病未爲盛者刺之以爲上工者也　平按未盛甲乙作未成）其次刺其已衰者（病雖已衰未即能愈刺之以爲中工者也）下工刺其方襲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方正方襲重也王病重壘病形復盛病脈相反刺之以爲下工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言工有損益也）故曰上工治不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不病未病之病也已病已成病也　平按治不病靈樞甲乙作未病甲乙無此之謂也四字）

癰疽逆順刺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九第六十玉版篇自黃帝曰病生之時至末又見甲乙經卷十一第九）

黃帝曰余以少鍼爲細物也夫子乃上合之於天下合之於地中合之於人余以爲過鍼之意矣願聞其說（九鍼微細之道以合三才之大余恐太過也　平按少鍼靈樞作小鍼乃下有言字）岐伯曰何物大於鍼者乎夫大於鍼者唯五兵者焉五兵者死備也非生之備也且夫人者天地之鎮塞也其可不參乎夫治人者亦唯鍼焉夫鍼與五兵其孰小乎（夫人之爲天地鎮塞貴莫大焉兵有五者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死之之具也九鍼雖小生人之器也聖人用之理於百姓孰爲小道故大之無外小之無內細入無間令人久壽者其唯九鍼乎　平按非生之備也靈樞作非生之具天地之鎮塞也靈樞無塞字注五兵周禮夏官司兵掌五兵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與此略異）黃帝曰病生之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疽癰（癰生所由凡有四種測度也喜怒無度爭氣聚生癰一也飲食不依節度縱情不擇寒溫爲癰二也藏陰氣虛府陽氣實陽氣實盛生癰三也邪客於血聚而不行生癰四也癰疽一也癰之久者敗骨名曰疽也　平按靈樞甲乙病生之時作生病之時）陰陽氣不通兩熱相薄乃化爲膿鍼小能取之乎（以下言生膿所由也邪客於皮膚之中寒溫二氣不和內外兩熱相擊腐肉故生於膿恐小鍼不能取之　平按不通上靈樞無氣字甲乙兩熱作而熱）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爲之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於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人令行禁止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務也須久之方得也（平按靈樞邪之作之邪須久之方得也作須臾之得也自聖人不能使化者至須久之方得也甲乙無此一段）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治自於未

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幟昌志反幡也聖人不能使身化爲病者以聖人理之未亂其邪不可留於身也故譬白刃陳於中野謀之在久士卒無難習之日遠癰疽不生調中多日故身遭癰疽之病去和性之道遠矣夫積石成山積水成川積罪成禍積氣成癰非從天下地出皆由不去脆微故得斯患也聖人不爾於國理之未亂於身納之於未病不同愚人渴而掘井鬬方鑄兵也　平按甲乙無不從天下不從地出八字積微作積聚故聖人之治自於未有形也靈樞作故聖人自治於未有形也甲乙作自治於未形注白刃袁刻刃字作仞聖人不爾爾誤作亦鬬方鑄兵方作而）黃帝曰其以有形不子遭膿以成不子見爲之奈何（遭逢也子百姓帝以百姓如子者也言不逢者癰之有形百姓不能逢知也癰之有膿百姓亦不見爲之奈何也　平按其以有形不子遭膿以成不子見靈樞作其已形不子遭膿已成不予見甲乙作其已有形膿已成）岐伯曰膿以成十死一生（癰生於節背及腹內膿成不可療故十死一生　平按以靈樞甲乙作已）故聖人不使以成而明爲良方（故聖人明爲良方癰微之時療之弗使成也　平按不使以成靈樞作弗使已成）著之竹帛使能者踵之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遭子也（著之竹帛爲於百姓不能逢知

（癰疽者　平按踵之靈樞作踵而子作予自上文故聖人不使至遺子也甲乙無）黃帝曰其以有膿血而後遺子可造以小鍼治乎（癰之生於背及節與腹內已有膿血後百姓逢知小鍼可得療否也　平按其以有膿血靈樞以作已甲乙作已成二字而後遺子靈樞作而後遺平甲乙無此四字可造靈樞作不導之三字甲乙無造字）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以成膿者其唯砭石排鋒之所取也（以小鍼療癰之小難差故曰其功小也以大鍼療膿成大傷以處多故得出膿害傷也是以膿成唯須砭鈹也　平按以大治大多害甲乙作以大治大者其功大以小治大者多害大以成膿者靈樞甲乙作已成膿血者砭石靈樞甲乙作砭石鈹靈樞甲乙作鈹注難差袁刻作難愈）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多害者砭鈹之傷卽至死也）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逆者多傷至死順者出膿得生也）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爲傷者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歐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

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者爲順矣（先有五傷後行鈹者爲逆也先無五傷膿成行鈹爲順也嘶先妻反聲破也　平按白眼甲乙作白睛歐靈樞甲乙作嘔除此下有五字）

量絡刺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六第三十九血絡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一第十四）

黃帝曰願聞奇邪而不在經者岐伯曰血絡是也（邪在血絡奇絡之中故曰奇邪也　平按經者下甲乙有何也二字）黃帝曰刺血絡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出黑而濁者何也血清半爲汁者何也發鍼而腫者何也血出多若少而面色蒼蒼然者何也發鍼面色不變而煩悶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動搖者何也願聞其故（刺絡有此八種之異請解所以也　平按靈樞血出黑作血少黑血清半爲汁者靈樞甲乙作血出清而半爲汁者血出多若少靈樞甲乙作若多若少煩悶靈樞作煩悗多出血甲乙作出血多）岐伯曰脈氣盛而血虛

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脈中氣多血少血持於氣刺之氣血俱出其血先虛而後脫氣氣血俱盡故仆也　平按盛靈樞甲乙作甚）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之（陽氣多者其血滑刺之血射此爲陰氣多者陰多爲濇故陰字錯也　平按射下靈樞甲乙無之字）陽氣蓄積久留而不寫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熱氣久留癰烝故血黑而濁也　平按蓄積靈樞作畜積甲乙作積蓄）新飲而液滲於絡而未合和血也故血出而汁別焉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爲腫（新水未變爲血所以別行舊水留而不寫以爲水腫　平按未合和血甲乙作未和合於血）陰氣積於陽則其氣因於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陰氣久積陽絡之中刺之陰血濇而未行陽氣先行故腫）陰陽之氣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寫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面蒼然（得遇也陰陽成和則表裏相持未合刺之故俱脫離所以脫色面色青　平按寫下靈樞甲乙有之字甲乙寫作瀉蒼然

靈樞作蒼蒼然注成袁刻作咸亦通）刺之血多色不變而煩悶者刺絡中虛經虛經之屬於陰者陰脫故煩悶（刺絡血者邪盡血變血多其色不變其心悶者以其刺屬藏虛經陰氣有脫致使心悶也　平按血多靈樞作血出多甲乙無血多色三字中虛經靈樞甲乙作而虛經）陰陽相得而合爲痺者此爲內溢於經外注於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弗能虛也（陰陽相共受邪爲痺是爲陰陽俱盛故出血不虛也　平按外注於絡甲乙外上有而字）黃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脈盛者堅橫以赤上下無處小者如鍼大者如楮即而寫之萬全（相候也陰陽俱盛其候如何陰陽內經盛溢必注於絡故候堅橫盛絡寫之萬全者也　平按靈樞甲乙無處作無常處如楮作如筋即而寫之甲乙作刺而寫之）地無失數失數而反各如其度（數理也若失理而反取者各如前之度　平按地靈樞甲乙作故反甲乙作返）黃帝曰鍼入如肉著者何也岐伯曰熱氣因於鍼則鍼熱

熱則肉著鍼故堅焉（膚肌氣熱故令鍼熱則肉著轉之爲難可動鍼久留熱去鍼冷自然相離也　平按鍼入如肉著者靈樞作鍼入而肉著者甲乙作鍼入肉著注肉著袁刻誤作內著）

雜刺（平按此篇自篇首至人迎候陽見靈樞卷四第十九四時氣篇自刺家不診至末見素問卷十四第五十五長刺節論篇又自篇首至必深以留之見甲乙經卷五第一自風水膚脹至盡取之見甲乙經卷八第四自飧泄至熱行乃止見甲乙經卷十一第四自溫瘧至五十九刺見甲乙經卷七第五自轉筋於陽至皆卒鍼見甲乙經卷十第四自徒水至百三十五日見甲乙經卷八第四自著皮至取其里骨見甲乙經卷十第一自爲骭脹中至虛補之見甲乙經卷九第七自癘風者至無食他食見甲乙經卷十一第九自腹中常鳴至三里見甲乙經卷九第七自少腸控睪至以調之見甲乙經卷九第八自善歐至以去其邪見甲乙經卷九第五自飲食不下至則散而去之見甲乙經卷九第七自少腹病腫至取三里見甲乙經卷九第九自治癰腫者至爲故止見甲乙經卷十一第九自病在少腹至炅病已也亦見甲乙經卷九第九自病在筋至骨熱病已見甲乙經卷十一第一自病在諸陽脈至病已止見甲乙經卷十一第二自病風至百日而已見甲乙經卷七第一中篇自病大風至末見甲乙經卷十第二）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四時之氣各不同形百病之起

皆有所生灸刺之道何者可寶（一則四時不同二則生病有異灸刺總而要之何者爲貴　平按靈樞寶作定下同注云一本作寶）岐伯對曰四時之氣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氣穴爲寶（灸刺所貴以得於四時之氣也　平按甲乙氣穴上無得字）故春取經血脈分肉之間甚者深刺之間者淺取之（春時人氣在脈謂在經絡之脈分肉之間故春取經血脈分肉之間也　平按甲乙故春取經血脈分肉之間作故春刺絡脈諸滎大經分肉之間深刺作深取）夏取盛經孫絡取分間絕皮膚（夏時人氣經滿氣溢孫絡受血皮膚充實故夏取盛經孫絡又取分腠以絕皮膚也　平按甲乙絡上無孫字夏作長夏分間袁刻作分肉）秋取經輸邪氣在府取之合（秋時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故秋取藏相之輸以寫陰邪取府經之合以寫陽邪也　平按輸靈樞作腧甲乙作俞靈樞無氣字）冬取井滎必深以留之（冬時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於五藏故取井已下陰氣逆取滎以實陽氣也　平按甲乙冬取井滎作冬取井諸俞之分必深作欲深）風水膚脹爲五十九痏腹皮之血者盡取之（以下雜刺有此風水刺一也風水及膚脹刺水穴爲五十九痏又盡刺去腹皮絡血也　平按靈樞風水上有溫瘧汗不出爲五十九痏十字本書在後水作㽷五十九痏作五十七痏甲乙注云靈樞作五十七刺腹皮靈樞甲乙作取皮膚三字）飧洩補三陰之上補陰之陵泉皆久留之熱行乃止（飧洩刺二也飧洩病虛冷皆補足三陰上取關元等下取陰陵泉也　平按甲乙三陰之作三陰交靈樞甲乙陵泉上無之字）溫瘧汗不出爲五十九刺（此溫瘧刺三也溫瘧寒熱病也故刺熱輸五十九痏也）轉筋於陽理其陽卒鍼之轉筋於陰理其陰皆卒鍼（轉筋刺四也六陽轉筋即以燔鍼刺其陽筋六陰轉筋還以燔鍼刺其陰筋也　平按兩理字靈樞作治靈樞甲乙陽下無卒鍼之三字皆卒鍼作皆卒刺之）徒水先取環谷下三寸以鈹鍼之已刺而鍼之筒而內之入而復之以盡其水必堅束之緩則煩惌束急則安靜閒日一刺之水盡乃止飲閉藥方刺之時徒飲之方飲無食方食無飲無食他食百三十五

日（惌紆元反此水刺法五也環谷當是齊中也齊下三寸關元之穴也鈹關元內筒引水水去人虛當堅束身令實復飲補藥飲之與食相去而進間日刺之不可頓去水盡乃止禁如藥法一百三十五日乃得愈徒空也空飲無食也　平按以鈹鍼之靈樞作以鈹鍼鍼之甲乙作鈹鍼刺之已刺而鍼之筒而內之靈樞作已刺而筒之而內之甲乙作而藏之引而內之入而復之甲乙作入而復出水靈樞甲乙均作㽷必堅束之靈樞無束之二字緩則煩惌靈樞緩上有來字惌作悗甲乙作悶束急靈樞作來急飲閉藥甲乙作飲則閉藥）著痺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里骨（此著皮刺六也卒鍼燔鍼準上經卒當爲焠刺痺法也里骨謂與著痺同里之骨名曰里骨以其痺深故取此骨也　平按里骨靈樞作三里骨卒取其里骨甲乙作爲肝痺三字注云一作骭痺）爲骭脹中不便取三里盛寫之虛補之（骭脹刺七也骭脚脛也脛寒爲脹取三里補寫爲要也　平按爲骭靈樞作爲幹甲乙無此二字脹靈樞作腸甲乙作務盛虛下甲乙均有則字）癘風者索刺其腫上以刺以兌鍼兌其處按出其惡氣腫盡乃止常食方食無食他食（此癘風刺八也索蘇作反散也刺癘風腫上也已復兌頭之鍼以兌其處去鍼以手按之出其惡氣食如禁法也　平按索靈樞作素以刺靈樞甲乙作已刺以兌鍼兌其處靈樞作以銳鍼鍼其處甲乙作以吮其處惡氣）

（甲乙作惡血）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腸刺肓之原巨虛上廉三里（大腸氣上衝刺九也大腸手陽明脈絡肺下膈屬大腸故邪氣在大腸循手陽明脈上衝胸不能久立也肓膈也膈之原出鳩尾也巨虛上廉與大腸合以足陽明上連手陽明故取巨虛上廉並取三里也　平按常鳴甲乙作雷鳴上衝作常衝肓靈樞甲乙作盲）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邪在小腸者連睾系屬於脊貫肝肺絡心系氣盛則厥逆上衝腸胃動肝散於肓結於齊故取之肓原以散之（小腸上衝刺十也睾音高小腸傅脊左環葉積其注於迴腸者外傅於齊上小腸之脈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故得連睾系屬於脊貫肝肺絡心系也是以邪氣客小腸氣盛則厥逆上衝腸胃動於肝氣散於肓結於齊也取肓原肓原脖胦也齊上一寸五分也　平按睾靈樞甲乙作睪甲乙小腸者上有小腸也三字動肝靈樞作熏肝甲乙作燻肝肺散於肓甲乙肓作胸齊靈樞甲乙均作臍）刺太陰以予之（小腸脈貫肺故取手太陰五輸療前病之穴）取厥陰以下（小腸脈貫肝故取肝脈足厥陰療前病五輸之穴也　平按靈樞甲乙作以下之）取巨虛下廉以去之

（巨虛下廉與小腸合故取之）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調所過之經補寫之）善歐歐有苦長太息心中澹澹恐人將捕之邪在膽逆在胃膽液洩則口苦胃氣逆則歐苦故曰歐膽者取三里以下胃氣逆刺少陽血絡以閉膽部調其虛實以去其邪（口苦刺十一也長太息者太息長也膽熱之病恐懼故如人將捕之也邪在膽者熱邪在於膽中溢於苦汁胃氣因逆遂歐膽口苦名曰膽癉故取三里以下胃之逆氣取膽脈少陽調其虛實以去熱邪也　平按歐靈樞甲乙作嘔澹澹靈樞作憺憺甲乙作澹澹歐苦甲乙作嘔苦汁胃氣甲乙作胃逆以閉膽部靈樞作以閉膽逆卻調其虛實甲乙作以閉膽逆）飲食不下鬲塞不通邪在胃管在上管則刺抑而下在下管則散而去之（飲食不下刺十二也邪在胃管則令膈中氣塞不通飲食不下之候邪在上管刺胃之上口之穴抑而下之邪在下管刺胃之下口之穴散而去之也　平按鬲靈樞作膈管靈樞甲乙均作脘而下均作而下之）少腹病腫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取之足太

陽大絡視其絡脈與厥陰小絡結而血者腫上及胃管取三里（腹脹不通刺十三也邪在三焦約而不通故少腹腫不得大小便可刺足太陽大絡及足厥陰孫絡結聚之血可刺去之又刺腫上及取胃管並刺三里也　平按少腹病腫靈樞作小腹痛腫甲乙作少腹腫痛絡脈上甲乙有結字）覩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者視其目色以而知病之存亡（取病存亡刺十四也散則病亡復則病存也　平按以而知病之存亡靈樞無而字恐衍）壹其形聽其動靜者持氣口人迎（專務不散則一其形也移神在脈則聽動靜也氣口則手太陰寸口脈人迎則足陽明人迎脈也　平按壹靈樞作一）視其脈堅且盛且滑者病日進脈濡者病持下諸經實者病三日已氣口候陰人迎候陽（氣口藏脈故候陰也人迎府脈故候陽也平按靈樞視上有以字濡作軟持下作將下）刺家不診聽病者言在頭疾頭痛爲藏鍼之刺至骨病已無傷骨肉及皮皮者道也陽刺入一傍四（不診刺十五也所刺之家

病人自知病之所在不復須診更不爲診即爲鍼之故曰藏鍼藏鍼之法刺至骨部不得傷於骨肉皮部皮者乃是取其刺骨肉之道不得傷餘處也刺頭病者頭爲陽也甚寒入腦以爲頭疾痛病故陽刺之法正內一傍內四療氣博大者也本作陰刺者字誤耳　平按疾頭痛素問作頭疾痛爲藏鍼之素問新校正云全元起本無藏字素問病已下有上字陽刺作陰刺新校正云甲乙經陽刺者正內一傍內四陰刺者左右卒刺之此陰刺疑是陽刺與此正同四下素問有處字住更不爲診表刻脫爲字）治寒熱深專者刺大藏迫藏刺背輸也（寒熱刺十六也大藏肺藏也肺藏之形大如四藏故曰大藏刺肺寒熱之法近藏刺之刺於背輸迫近也　平按素問背下重一背字）刺之迫藏藏會腹中寒熱氣去而止與刺之腰發藏而淺出血（刺背輸迫藏刺之使藏氣會通腹中寒熱氣盡乃止並刺腰中淺發其藏氣出其血也　平按素問熱下無氣字腰作要發藏而淺出血作發鍼而淺出血注藏氣會通表刻脫氣字）治癰腫者刺癰上視癰小大深淺刺大者多血深之必端內藏爲故止（癰腫刺十七也刺癰之法當癰上刺之大者深之小者淺之便端內藏以出血爲故藏賊郎反　平按癰腫癰上素問癰均作腧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及甲乙經腧作癰素問深之上有小者二字必端內藏爲故止作必端內鍼爲故止新

（校正云甲乙經云刺大者多而深之必端內鍼爲故正）病在小腸者有積刺腹齊以下至少腹而止刺俠脊刺兩傍四椎間刺兩髂髎季脇肋間道腸中熱下氣已（腸積刺十八也髂客罵反腰骨兩箱也小腸傳脊下連睾係外傳於齊故小腸有積刺於齊腹下至少腹並脊椎間及季肋間也　平按病在小腸者素問作病在少腹刺腹齊以下作刺皮骶以下髂髀作髂髎道腸中熱下氣已作導腹中氣熱下已新校正云皮髓應作皮骺骺骨端也謂齊下橫骨之端全元起本作皮髓元起注齊傍埵起也亦未爲得）病在小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兩股間刺腰髁骨間刺而多之盡炅病已也（髁口化反痛疝刺十九也得寒者得之於寒多刺此五處得熱便愈也炅昔桂也　平按素問痛上重一腹字得之寒刺少腹兩股間甲乙作得寒則少腹脹兩股間冷髁作髁）病在筋攣諸節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痺刺筋上爲故刺分間不可中骨也病起筋炅病已止（筋痺刺二十也筋絡諸節故筋攣諸節皆痛不可中其骨部以病起筋所以筋熱已止也）

（平按攣諸節痛素問甲乙作筋攣節痛分間作分肉間炅甲乙作熱）病在肌膚盡痛痛痺傷於寒溼刺大分小分多發鍼而深之熱以爲故（肌膚痺刺二十一也寒溼之氣客於肌中名曰肌痺可刺肉之大分小分之間也　平按肌膚下素問甲乙復有肌膚二字痛痺二字素問甲乙作名曰肌痺四字熱以作以熱）無傷筋骨傷筋骨癰發若變諸分盡熱病已止（刺肌肉分者不得傷骨筋之部傷骨筋之部發爲癰也刺肌痺者若得諸分肉間盡熱即病已也　平按癰發甲乙作寒發）病在骨骨重不可舉骨髓痠痛寒氣至名曰骨痺深者刺無傷脈肉爲故至其大分小分骨熱病已（骨痺刺二十二也邪客在骨骨重痠痛名曰骨痺刺之無傷脈肉之部至得刺其骨部大小分閒也　平按痺上重骨字素問甲乙不重當係衍文至其大分小分素問作其道大分小分甲乙作其道大小分病已下素問甲乙有止字）病在諸陽脈且寒且熱諸分且寒且熱名曰狂刺之虛脈視分分盡熱病已而止（狂病刺二十三也陽并陽明太陽等故曰諸陽脈身及四支諸分且有寒熱名之爲狂刺法補其虛陰令分分皆熱得平病也　平按分字素問甲乙不重）病初發盛一發不治日一發不治四五發名曰癲病刺諸其分諸脈其尤寒者以鍼調之病已止（癲病刺二十四也一發不療者謂得癲病一盛發已有經數時不發不療之者後更發時有一日一發不療之者後更發時一日之中四五度發之名曰癲病刺法待其發已刺諸分諸脈以鍼補其寒者病已有本爲月一發也　平按素問甲乙盛作歲日一發作月一發四五發上有月字刺諸其分諸脈其尤寒者以鍼調之病已止素問作刺諸分諸脈其無寒者以鍼調之病已止甲乙作刺諸分其脈尤寒者以鍼補之）病風且寒且炅汗出一日數過先刺諸分理絡脈汗出且寒且熱三日一刺百日而已（寒熱刺二十五也風成爲寒熱一日數度寒熱並汗刺諸分腠絡脈復且寒且熱三日一刺分剡也　平按炅下表刻脫汗出二字炅上素問甲乙有熱字）病大風骨節重鬚眉隨落名曰大風刺肌肉爲故汗出百日刺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鬚眉生而止（大風刺二十六也刺肌肉之部及骨髓部各經百日二百日已以鬚眉生爲限也　平按鬚眉隨落素問作鬚眉墮甲乙作鬚眉墜止下素問甲乙有鍼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二十三　九鍼之三　黃陂蕭貞昌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二十四（補寫）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天忌

本神論

真邪補寫

虛實補寫

虛實所生

天忌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八第二十六八正神明論篇新校正云八正神明論又與太素知官能篇大意同文勢小異檢本書十九卷知官能篇與本篇天忌及下篇本神論文意多同亦可互證又自是故天寒無刺五句見甲乙經卷五第一）

黃帝問於岐伯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岐伯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服事也光謂三光）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定者候得天地正氣曰定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涘泣而衛氣沈也（淖大卓反濡甚也謂血濡甚通液也衛氣行於脈外故隨寒溫而邪浮沈滑澀泣音澀　平按涘泣素問作凝泣氣易行袁刻誤作氣日行注脈外袁刻誤作脈中）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血氣者經脈及絡中血氣者也衛氣者謂是脈外循經行氣也精者謂月初血氣隨月新生故曰精也但衛氣常行而言始行者亦隨月生稱曰始行也）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脈中血氣及肉皆隨月堅盛也）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故所以因天時而調血氣者

也（經脈之內陰氣隨月皆虛經絡之外衛之陽氣亦隨月虛故稱爲去非無衛氣也形獨居者血氣與衛雖去形骸恒在故曰獨居故謂血氣在於時也）是故天寒無刺天溫無疑（天溫血氣淖澤故可刺之不須疑也　平按甲乙天寒作大寒天溫作大溫無疑作無凝）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正血氣始精微弱刺之虛虛故不可寫月滿人氣皆盛刺之實實故不可補也）月郭空無療是謂得時而調之（無療者治之亂經故無療也是謂得時法也　平按無療素問甲乙均作無治）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正立待之伺其氣也）故曰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月生藏之血氣精微故刺之重虛也　平按藏虛新校正云全元起本藏作減當作臧）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經有留止命曰重實（揚溢盛也月滿刺之經溢流血故曰重實也　平按經有留止素問作絡有留血）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月郭空者天光盡也肌肉並經絡及衛氣陰陽皆虛真邪氣交錯相似不能別無刺之則邪氣沈留絡脈外虛經脈內亂於是淫邪得起也　平按注無刺之無字恐衍）

黃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日月之行度有以二十八宿爲制度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以八方正位候八種虛邪之風也四時者分陰陽之氣爲四時以調血氣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形及血氣年加皆虛故曰身虛身虛與虛邪相感爲病入深故至於骨傷五藏也法天候之以禁故曰天忌也　平按注身虛身虛與虛邪相感袁刻作身之虛虛與虛邪相感）黃帝曰善

本神論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八第二十六八正神明論篇與上篇相接自寫必用方以氣方盛至末又見甲乙經卷五第四）

黃帝曰其法星辰者余以聞之願聞法往古者也（帝問）

（師古攝生之道）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往古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即可制鍼經攝生救病之道）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盛虛也以候氣之浮沈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制鍼經之旨獲驗於來今者由先知寒溫盛虛以候脈氣浮沈次用鍼調之以取其驗也）觀於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於外（形之肥瘦血氣盛衰營衛之行不見於外故曰冥冥也　平按營素問作榮）而工獨知之以與日之寒溫月之盛虛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以下解覩也工人以神得彼形氣營衛之妙不可知事參伍相合調之符合外不知故曰覩冥冥　平按以與日之寒溫素問無與字）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無窮者謂血氣之妙也有通之者可傳於萬代不通之者以殺生人故不能傳之）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之（良工觀於冥冥所知衆妙俱不可知之　平按不形袁刻作形不）

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曰冥冥若神髣髴（冥冥之道非直目之不可得見亦非舌所得之味若能以神髣髴是可得也此道猶是黃帝之玄珠罔象通之於髣髴）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入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胃中無穀曰飢飢及汗出虛因腠理開虛風得入虛風入時難知故曰冥冥也　平按素問身形下無飢字其中入微作其中人也微）上工救其萌牙必先知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救之（萌牙未病之病病之微也先知三部九候調之即療其微故不敗也　平按必先知素問知作見不敗救之素問作不敗而救之）故曰下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氣以相失有因而疾敗之（疾者言其遠也　平按素問故曰下有上工二字下工下有救其已成救其已敗八字之氣以相失作之相失三字有因而疾敗之作因病而敗之也）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

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其形也（但察三部九候得其病脈見其邪形即便療之以守其門戶更不須問其情也）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岐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也而內鍼（方正也氣正盛時月正滿時日正溫時身正安時息正吸時此之五正是內鍼時也）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之（此之一正是乃轉鍼時也）乃復候其方呼也而徐引鍼故曰寫必用方其氣乃行焉（此之一正是出鍼時也寫用七法即邪氣行出也　平按其方呼也而徐引鍼袁刻呼誤作吸引誤作出）補者必用其員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營復以吸也（員之與方行鍼齊實也行補之法刺中營氣留鍼補也因吸出鍼移氣使氣實也　平按補者必用其員者行也素問作補必用員員者行也營素問甲乙作榮吸下均有排鍼二字）故員與方也排鍼也（員之與方行鍼之法皆推排鍼爲補寫之　平按排鍼素問作非鍼）

（王注云所言方員者非謂鍼形正謂行移之義檢本書知官能篇經云寫必用員補必用方與此不同楊注云員謂之規法天而動寫氣者也方謂之矩法地而靜補氣者也寫必用方補必用員彼出素問此是九卷方員之法神明之中調氣變不同故爾據此則方員之義一言其法一言其用不必執也）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養神之道一者須知形之肥瘦二者須知營衛二氣所行得失三者須知經絡血有盛衰知此三者調之神自養矣　平按營素問甲乙作榮）黃帝曰妙哉論也（妙者言得其神之精祕者也）辭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言微妙之辭以人形合於陰陽一也合於四時二也合於虛實三也合於冥冥四也非夫子窮微極妙之通孰能爲此論也　平按素問合上無辭字）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知形爲麤知神爲細麤細莫辨故須問之）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形乎形者言唯知病之形與形不見其妙故曰冥冥也　平按冥冥甲乙作瞑瞑）問其所痛索之於經惡然在前（言粗無知問病

（所以診索經脈何能知其病之在前　平按素問問其所病作問其所病甲乙作捫其所痛惡然素問甲乙作慧然據本注何能知其病之在前應作惡乎覺）按之不得復不知其情故曰形（按人迎寸口不知病情故但知形）黃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不耳聞目明心開爲志先（能知心神之妙故曰神乎神也神知則既非耳目所得唯是心眼開於志意之先耳　平按素問甲乙不耳聞作耳不聞爲志先作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神得內明言名之所不能及也　平按甲乙悟作覺）俱見獨見（衆庶俱見而工獨見　平按俱見素問甲乙作俱視）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適將若在昏中昭然獨明叒解起惑除若風吹雲如斯得者因謂之神也　平按甲乙適作象）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三部九候爲神得之原九鍼之論粗而易行故不必存）

真邪補寫（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八第二十七離合真邪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十第二上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以通其意矣（八十一篇者此經之類所知之書篇數也）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寫於滎輸余皆以知之矣（以前所知書中義也　平按素問無皆以二字）此皆營衛之氣傾移虛實之所生也非邪氣之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言前八十一篇所說之義與余請異者經所說唯道十二經脈營衛二氣自相傾移虛實所生不言外邪入經爲病故今請之　平按營衛之氣傾移素問作營衛之傾移甲乙無此一段邪氣之在經也甲乙無氣字）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也必應天地（起於人身法度以應天地也　平按甲乙無此一段）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天地和溫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涘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

（言天地陰陽氣之度數也　平按素問甲乙涘泣作凝泣沸下有溢字波涌甲乙作波舉）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涘泣暑則氣血淖澤（言人之身應寒暑度數　平按涘泣素問甲乙作凝泣氣血淖澤素問甲乙無血字）虛邪因而入客也亦如經水之得風也（因暑之時腠理開發邪得入也邪入脈變如風動水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十二經之動脈至於動處動也邪氣至時亦皆有波隴波隴者邪氣動正氣）其行於脈中循循然輑（牛忿反輑車前橫木循車行也邪循脈行曰輑有本作軺非也　平按甲乙無其行二字素問甲乙無輑字王注云循循一爲輑輑）其至寸口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邪氣循營氣至於寸口故太陰脈大無邪則太陰脈平和故曰小也　平按寸口下素問甲乙有中手二字）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尺脈爲陰寸口爲陽今邪入變亂而難知故不可爲度也）循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蚤遏其路吸則內鍼無令氣忤（審察循三部九候於九候之中卒然逢之知病處所即於可刺之穴以指按之令得遏因病人吸氣內鍼無令邪氣能逆忤之也　平按循素問作從）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靜留鍼於穴中持之勿令邪氣散布餘處因病人吸氣轉鍼待邪氣至數皆盡已徐引出鍼邪之大氣皆盡因名爲寫也）黃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先上下捫摸知病之所在一）切而散之（以指揣切令邪不聚二）推而按之（推而令動以手堅按三）彈而怒之（以指彈之使其瞋起四也）搔而下之（以手搔摩令其瞋氣得下一曰搖徒勞反彈已搖令下之五也　平按素問甲乙搔作抓）通而取之（切按搔而氣得通已然後取之六也　平按取甲乙作散）外引其門以閉其神（疾出鍼已引皮閉門使神氣不出神氣正氣七也鍼之先後有此七法）呼盡內鍼（一呼一內故曰呼盡內鍼至分寸處也）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如待所貴不知日莫（伺氣如待情之所貴之者以得爲期　平按莫素問甲乙作暮）其氣以至適人自護（其正氣已至適人自當愛護勿令傷也　平按適人素問作適而甲乙作適以）候吸引鍼氣不得出

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故命曰補（候病人吸氣疾引其鍼即不得使正氣洩令各在其所虛之處速閉其門因名曰補寫必吸入呼出欲寫其邪氣也補必呼入吸出欲閉其正氣不令出也　平按神氣甲乙作真氣注云素問作神氣故命上素問甲乙有大氣留止四字）黄帝問於岐伯曰候氣奈何岐伯曰夫邪氣去絡入於經也合於血脈中其寒温未和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外邪入身先至皮毛絡中留而不傚出絡入經其入經也與經中血氣共合邪之寒温未與正氣相得遂波涌而起去來不常居也故候逢之按使止而不動然後以鍼刺之不得刺其盛衝寫法此之不擊逢逆之陳　平按素問甲乙夫邪氣去絡無氣字合於血脈中作合於血脈之中寒温未和作寒温未相得甲乙無逢其衝作無迎其衝）真氣者經氣經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經氣者謂十二經脈正氣者也正氣大虛與邪俱至宜按取邪氣刺之不可逢而刺也　平按其來甲乙作其氣注云素問作其來）故曰候邪不

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候邪大氣不審按之不著刺之則脫真氣邪氣更至病亦蓄聚故曰邪氣往而不可追也　平按邪氣復至甲乙復作益）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可取如扣錐故曰知機之道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叩之不發此之謂也（以毛髮挂機發速而往言氣至智者發鍼亦爾不失時也　平按血氣已盡素問甲乙同新校正云全元起本作血氣已虛盡當作虛不下素問作不可下又素問甲乙不知其可取作不知其取注發鍼袁刻誤作參鍼）黄帝問曰補寫奈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虛亦是邪故補亦稱攻也寫熱之法不可久留疾出其鍼去其盛血復其真氣也　平按攻邪袁刻誤作政邪）此邪新客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

則止温血也刺出其血其痛立已黄帝曰善（定處積爲疾也温熱也邪之新入未有定處有熱血刺去痛愈　平按素問新邪下有溶溶二字則止下有逆而刺之四字其痛作其病自上文黄帝問曰補寫奈何至黄帝曰善甲乙無此二段）黄帝問於岐伯曰真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奈何（前言真邪未合有波隴起未知真邪已起其氣何如也　平按注已起據經文已應作不）岐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察其左右謂察三部九候左右兩箱頭及手足上下其脈有相失及相減以之審於五藏之病與之死生之期也　平按甲乙無察其左右至以期之十九字）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不知天爲陽也地爲陰也人爲陰陽也故曰不別氣也不分者不分形也）天以候天地以候地人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足厥陰天足少陰地足太陰人以候肝腎脾胃三種地也手太陰天手陽明地手少陰人以候肺胸心三種人也兩頟動脈之天兩頰動脈之地耳前動脈之人以候頭角口齒耳目三種天也中府五藏也欲調五藏之氣取定天地人三

部九候也）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得禁也誅罰無罪命曰大惑（病脈之處即是九候經絡邪之居脈以不知病脈則雖有死過之粗至工之醫永不能禁也誅罰生人不知無過稱曰大惑不知三部九候大惑罪有六種也　平按不能得禁素問無得字甲乙無能字無罪素問甲乙作無過）反亂大經真不可復（亂經損真罪之一也）用實爲虛以邪爲真（妄解虛實罪之二也　平按甲乙真作正注云素問作真）用鍼無義反爲氣賊奪人正氣（義理也用鍼不知正理反爲氣賊傷人正氣罪之三也）以順爲逆營衛散亂（鍼道爲亂順錯行爲逆妄刺營衛故令其亂罪之四也　平按素問順作從）真氣已失邪獨內著（亡正得邪罪之五也）絕人長命予人夭殃故不知三部九候不能長久（鍼殺生人罪之六絕人長命又有三不知三部九候所以絕人長命一也）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不知以身命合四時五行絕人長命二也　平按甲乙因作困注云素問作因）因加相勝釋邪攻正故絕人長命矣（愚醫

（不知年加之禁反妄攻正氣故紀人長命三也長命者盡壽也）邪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言知三部九候取之必效　平按素問甲乙邪下有之字）

虛實補寫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七第六十二調經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六第三）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法言有餘寫之不足補之何謂有餘何謂不足（爲刺之道唯有補法余已略聞然未悉之故曰何謂也）岐伯對曰有餘有五不足又有五帝欲何問乎（舉五數也）黃帝曰願盡聞之（聞五數也）岐伯對曰神有餘有不足氣有餘有不足血有餘有不足形有餘有不足志有餘有不足（列五數也）凡此十者其氣不等也（神氣血形志各有補寫故有十數名曰不等又此十種補寫極理以論隨氣浸衍變化無窮故曰不等　平按甲乙神有餘作神有有餘下氣血形志同）黃帝問曰人有精氣津液四支九竅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節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虛實今夫子乃言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之乎（九竅五藏以爲十四四支合手足故有十六部如此人身之數皆有虛實有餘不足者是亦衆多未知生病其數何如也　平按百病之生袁刻脫百字）岐伯對曰皆生於五藏（五藏爲身之內主用攝身病無理不盡故曰皆生五藏者也　平按自上節人有精氣自皆生於五藏甲乙無）夫心藏神（心藏神者心藏於脈以舍神今藏神者言所舍也）肺藏氣（肺藏氣者肺藏於氣氣以舍魄今藏氣者言其舍也）肝藏血（血藏於肝以舍魂今藏血者亦言其舍　平按魂下袁刻多魄字）脾藏肉（脾藏肉者脾主於肉故曰藏肉非正藏肉脾於營以爲正也脾藏營營以舍意及智二神以脾營血穀氣最大故二神舍也　平按注智袁刻作志）腎藏志而此成形（腎藏志者腎藏於精精以舍志今藏志者言所舍也腎有二枚在左爲腎在右爲命門腎以藏志命門藏精故曰腎藏精者也八十一難精亦名神故有七神又此五藏心藏脈者脈通經絡血氣者也脾藏營者通營之血氣者也肝藏血者言其血有發眼之明也五神藏於五藏而共成身形也　平按甲乙無而此成形四字）志意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藏（意是脾神通於營氣志是腎神通於三焦原氣別使皆以內連骨髓成身形及五藏故意志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者也　平按甲乙通下有達字而成身形五藏作而成形三字）五藏之道皆出於經隧以行血氣（五藏之道皆出於十二經絡之隧以行營衛血氣也　平按隧甲乙作渠下同）血氣不和百病乃化變而生於血氣故守經隧焉（營衛不和百病還生血氣之中故守經隧以調血氣者也　平按素問甲乙化變作變化而生下無於血氣三字）黃帝曰神有餘不足何如岐伯對曰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憂（神有餘不足憂笑者神病候也　平按憂素問作悲王注云一爲憂誤也甲乙注云素問作悲王冰曰作憂者誤新校正云按甲乙及太素并全元起注本并作憂皇甫士安云心虛則悲悲則憂楊上善云脾之憂在心變動也肺之憂在肺之志是則肺主秋憂爲正也心主於憂變而生憂也）血氣未并五藏安定神不定則邪客於形洫泝起於豪毛未入於經絡也故命曰神之微（以下言神病微也夫神者身之主也故神順理而動則其神必安神安則百體和適和則腠理周密周密則風寒暑歷無如之何故終天年而無不道者也若忘神任情則哀樂妄作作則喜怒動形動則腠理開發腠理開則邪氣競入競入爲災遂成百病夭喪天年也既不能善攝而病生者可除於晚微故邪之初客外則始在皮毛未入經絡內則血氣未得相并五藏安定洫泝之於豪毛名曰神之微病也洫謂毛孔也水逆流曰泝謂邪氣也邪氣入於腠理時如水逆流於洫也　平按素問甲乙無神不定則四字洫泝素問作洒淅甲乙作悽厥詳見素問新校正又注百體袁刻脫百字下競入競字亦脫曰泝曰字誤作四）黃帝問曰補寫奈何岐伯對曰神有餘則寫其小絡之血出血勿之深斥毋中其大經神氣乃平（斥齒亦反推也勿深推也神之有餘氣淺故刺小絡出血也斥者深則觸其大經者也）神不足視其虛絡切而致之刺而利之毋出其血毋洩其氣以通其經神氣乃平（神之不足則虛故刺而不洩也　平按素問切作按甲乙利作和）黃帝問曰刺微奈何岐伯對曰按摩勿釋著鍼勿斥（微即未病之病也夫和氣之要莫先按摩之以手按摩之邪氣得洩神氣得通微邪得洩何得須以鍼斥之）移氣足神氣乃得復黃帝曰善（按摩使神氣至踵則邪氣復遺去之也　平按移氣足素問作移氣於不足甲

（乙作移氣於足新校正云甲乙太素作移氣於足無不字楊注云按摩使氣至於踵據此則本書移氣下脫一於字想係傳寫脫漏）黃帝曰氣有餘不足奈何岐伯對曰氣有餘則喘咳上氣不足則息利少氣（息利少氣以肺氣不足則出入易故呼吸氣少而利也）血氣未并五藏安定（以下言其氣微也）皮膚微病命曰白氣微泄（肺藏外主皮膚內主於氣今外言其皮膚病其內言於氣之微病五色氣中肺為白氣泄者肺氣泄也）黃帝曰補寫奈何岐伯對曰氣有餘則寫其經隧（經隧者手太陰之別從手太陰走手陽明乃是手太陰向手陽明之道故曰經隧隧道也欲通藏府陰陽故補寫之皆取其正經別走之絡也　平按經隧甲乙作經渠素問新校正引此處楊注無故曰經隧隧道也七字欲通作欲道故補寫之皆取其正經作故補寫皆從正經）毋傷其經（寫其陰經別走之絡不得傷正經也　平按新校正引此注絡作路）毋出其血毋泄其氣（寫太陰別走經隧者不得出血出氣也所謂寫陰實者也）不足者則補其經隧毋出其氣（刺太陰經之別走之絡以補太陰不令氣泄於外所謂補陰虛也補寫陽經亦如陰經法也）黃帝曰刺

微奈何岐伯對曰按摩勿釋出鍼視之曰我將深之適人必革精自伏（釋停發也革改也夫人聞樂至身心欣悅聞痛及體情必改異欣悅則百體俱縱改革精志必拒拒則邪精消伏也　平按我將甲乙作故將適人作適入精下素問甲乙有氣字新注異字原缺袁刻作人恐誤新校正引此注作異據此補入又注邪精消伏新校正引作邪氣消伏）邪氣散亂毋所伏息（邪氣伏已邪精散於腠理無由更聚也　平按散亂甲乙作亂散伏息素問甲乙作休息）氣泄腠理真氣乃相得黃帝曰善（邪氣散泄故真氣無亂所以相得也）黃帝曰血有餘不足奈何岐伯對曰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悲（肝血有餘於肝所以瞋怒肝血不足於目所以多悲也　平按悲素問作恐新校正云全元起本恐作悲甲乙及太素并同）血氣未并五藏安定孫絡外溢則經有留血（言血徵邪也　平按素問外溢作水溢甲乙經經有作絡有）黃帝曰補寫奈何岐伯對曰血有餘則寫其盛經出其血不足則補其虛經（寫其盛經出血所以不怒正補其虛令不泄血所以不悲有本視其虛經也　平按補其虛經素問作視其虛經甲乙作視其虛）內鍼其脈中久留血至脈大疾出其鍼毋令血泄（內鍼足厥陰脈中血至鍼下聚而脈大疾出其鍼無令血泄所以稱疾也　平按久留血至素問作久留而視新校正云甲乙經云久留之血至太素同本書及今本甲乙無之字）黃帝曰刺留血奈何岐伯對曰視其血絡刺出其血無令惡血得入於經以成其病黃帝曰善（刺去血脈遂無令惡血入經中故無血邪徵病也　平按甲乙刺留下無血字其病素問作其疾）

黃帝曰形有餘不足奈何岐伯對曰形有餘則腹脹溲不利不足則四支不用（形者非唯身之外狀名形舉體皆名溲四支不隨也有本經溲者經即婦人月經也　平按溲上素問甲乙有涇字新校正云楊注涇作經婦人月經也又按本注四支不隨上恐有脫誤因原鈔如此故仍之）血氣未并五藏安定肌肉濡動命曰微風（濡動者以體虛受風腠理內動命曰微風也　平按濡動素問甲乙作蠕動甲乙注云一作溢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及甲乙蠕作溢太素作濡）黃帝曰補寫奈何岐伯

對曰形有餘則寫其陽經不足則補其陽絡（陽經絡足陽明經及絡也或為陽營非也）黃帝曰刺微奈何岐伯對曰取分肉間無中經毋傷其絡（可中分肉之間衛氣不可傷足陽明經絡之脈也　平按經上素問甲乙有其字）衛氣得復邪氣乃索黃帝曰善（分肉之間衛氣行處邪氣已散衛氣復得也索散也）

黃帝曰志有餘不足奈何岐伯對曰志有餘則腹脹飡泄（志腎神氣也有餘即少腹脹滿飲食不消為飡泄也　平按飡素問甲乙作飧注飡袁刻誤作食）不足則厥（足逆冷也）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骨節有動（骨節動者腎志病微也　平按甲乙動作傷）黃帝曰補寫奈何岐伯對曰志有餘則寫然筋血者出其血不足則補其復留（然筋足少陰營在足內踝之下名曰然谷足少陰經無然筋當是然谷下筋也復留足少陰經在足內踝上三寸此二皆是志之脈穴故寫然筋之血補復留之氣　平按素問無出其血三字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及太素云寫然筋血者出其血楊注云然筋當是然谷下筋再詳諸處引然谷者多云

（缺骨之前血者疑少骨之二字前字誤作筋字復留素問甲乙作復溜）黃帝曰刺未并奈何岐伯對曰即取之毋中其經以邪乃能立虛黃帝曰善（未并者志微病以病是微未中於經但刺經氣所發之穴邪氣立虛者也　平按以邪素問作邪所甲乙作以去其邪）虛實所生（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七第六十三調經論篇與上篇相接又見甲乙經卷六第三亦接上篇）黃帝曰余以聞虛實之形不知其何以生（形狀也虛實之狀已聞於上虛實所生猶未知之故復請也　平按素問以聞作已聞甲乙無余以聞三字）岐伯對曰氣血以并陰陽相傾氣亂於衛血留於經（十二經氣亂衛氣也十二經血留於營經也或曰血流也　平按素問甲乙血留作血泣）血氣離居一實一虛（血氣相并離於本居處故各有虛實也夫血氣者異名同類相得成和今既相并一實一虛虛實所生是所由者也）血并於陰（血并足太陰脈及足少陰脈也）氣并於陽乃為驚狂（氣并足陽明脈及足太陽脈也血氣皆盛故發驚狂也）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為炅中（血并足陽明氣并足太陰為熱中病也炅熱也）血并於上氣并於下心煩悗喜怒（血盛上衝心故心煩悶而喜怒悗則悶同也　平按悗素問作惋甲乙作悶喜素問甲乙作善）血并於下氣并於上氣亂心善忘（氣盛亂心故善忘也　平按氣亂心善忘甲乙作亂而喜忘注云素問作善忘今本素問仍作亂而喜忘）黃帝曰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於是血氣離居何者為實何者為虛（血氣離居相并未知二經虛實何定也　平按於是素問甲乙作如是）岐伯對曰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是故氣之所并為血虛血之所并為氣虛也（血之與氣皆惡於寒故脈有寒則泣而不流者溫則消釋而去是以氣寒則血來并之以為血虛則氣為實也若血寒則氣來并之以為氣虛則血為實也　平按是故故字袁刻作知）黃帝曰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今夫子乃言血并為虛氣并為虛是毋實乎（人之所生唯血與氣今夫子但言血氣有虛不言其實是為人之血氣不足請申其意也）岐伯對曰有

者為實毋者為虛故氣并則毋血血并則毋氣今血與氣相失故為虛焉（血并則血有氣毋氣并則氣有血毋是以言虛不無其實論實不廢其虛故在身未曾無血氣也所言虛者血氣相并相失為虛相得為實耳）絡之與孫脈俱輸於經（大絡孫絡俱輸血氣入於大經則大經血氣俱實者也　平按輸甲乙作注注云一作輸）血與氣并則為實焉血與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復反則生不反則死（大經血氣皆實走膈以上以下無氣故手足逆冷卒暴死也手足還暖復生不還則死也　平按復反上素問甲乙皆有氣字）黃帝曰實者何道從來虛者何道從去虛實之要願聞其故（血氣何道來入此經為實何道而去此經為虛也）岐伯對曰夫陰與陽皆有輸會陽注於陰陰滿之外（藏府陰陽之脈皆有別走輸會相通如足陽明從豐隆之穴別走足太陰太陰從公孫之穴別走足陽明故曰外也）陰陽匀平以充其形（甲子一日一迎為匀匀迎也陰陽之脈五十迎無多少者名曰匀平匀平和氣以充其身形也　平按匀平素問作勻平甲乙作紃平）九候如一命曰平人（九候之動不先後又不相反故曰若一和氣若一故人得和平　平按注九候袁刻作九脈）夫邪之至生也（平按素問無至字甲乙作所）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起居陰陽喜怒（陰五藏也陽六府也風雨寒暑外邪從外先至六府故曰生於陽也飲食起居男女喜怒內邪生於五藏故曰生於陰也）黃帝曰風雨寒暑之傷人奈何（平按素問甲乙無寒暑二字）岐伯對曰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脈孫脈滿則傳入於絡脈絡脈滿乃輸於大經脈血氣與邪并客於分腠之間其脈堅大故曰實（此先言風雨二邪也人因飢虛汗出腠理開發風雨之氣因客腠理次入孫絡次入大絡次入大經客腠理時所客之脈堅而且大故得稱實也　平按乃輸素問作則輸甲乙作乃注）實者外堅充滿不可按按之則痛（所客之處外堅按之則痛以其氣實故也　平按不可按素問作不可按）

之黃帝曰寒溼之氣傷人奈何（平按素問甲乙無氣字）岐伯對曰寒溼之中人也皮膚收肌肉堅營血泣衛氣去故曰虛也（次論寒溼之氣也雨氣上侵溼氣下入有斯異也暑不言暑耳寒溼中人致虛有四皮膚收者言皮膚急而聚也肌肉堅者肌肉堅而不迎也營血泣者邪氣至於脈中故營血泣也衛氣去者邪氣至於脈外衛氣不行故曰去也衛去之處即爲虛也　平按皮膚收素問作皮膚不收新校正云全元起云不收不仁也甲乙及太素作皮膚收無不字堅下素問甲乙有紧字注故曰去也袁刻去誤作怨）虛者攝辟氣不足血泣（攝紙輒反分肉間無衛氣謂氣不足也　平素攝素問作聶新校正云甲乙作攝太素作攝素問無血泣二字甲乙作血濇）按之則氣足以溫之故快然而不痛黃帝曰善（分肉之間既無衛氣故寒按之益損所以氣足又溫故快然也）黃帝曰陰之生實奈何岐伯對曰喜怒不節則陰氣上逆上逆則下虛下虛則陽氣走之故曰實（人有喜怒不能自節故怒則陰氣上陰氣上則上逆或歐血或不能食陰氣既上則是下虛下虛則陽氣乘之故名爲陰實也　平按素問新校正云經文喜怒不節則陰氣上逆疑剩喜字玩下文喜則氣下自知）黃帝曰陰之生虛奈何岐伯對曰喜則氣下（天寒則氣聚溫則氣散怒則氣上喜則氣下此物理之常也喜則氣和志達營衛之行通利故緩而下也）悲則氣消消則脈虛因寒飲食寒氣熏藏則血泣氣去故曰虛（夫人悲者則心系急肺布葉舉兩焦不通營衛不行熱氣在中故正氣消散經絡空虛也又因寒飲寒食寒氣熏藏藏之血泣其氣移去故爲虛也　平按脈虛素問甲乙作脈空虛熏藏素問作熏滿甲乙作動藏注兩焦兩字袁刻誤作雨）黃帝曰經言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經言八十一篇經也府脈虛者陰氣乘之故外寒也藏脈虛陽氣乘之故內熱也）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余以聞之矣不知其所由然（六府主外爲陽故陽盛外熱也五藏主內爲陰故陰盛爲寒余已前聞然未知所由然也）岐伯對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不通則寒獨留於外故寒慄（陽衛氣也衛出上焦盡行陽二十五周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陽虛陰乘留於

外故外寒也　平按注盡行二十五周考前經衛五十周云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晝日行於陽二十五周據此則盡字疑是晝字傳寫之誤）黃帝曰陰虛生內熱奈何岐伯對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熱熏中故內熱（內熱之病所由有五一則有所勞倦致虛二則形體及氣不足三則胃中無食四則上焦衛氣不行五則腸胃不得相通脘古緩反胃府也下脘胃下口也由此五種衛熱熏中故內熱也　平按下脘甲乙作下焦胃熱熏中素問作胃氣熱熱氣熏胸中甲乙作胃氣熱熏胸中注由此袁刻作有此）黃帝曰陽盛而外熱奈何岐伯對曰上焦不通利皮膚緻密腠理閉塞不通衛氣不得洩越故外熱（外熱之所由有三上焦出氣之處不通利一也皮膚緻而腠閉二也衛氣不得洩於腠理三也有此所由故外熱也　平按閉塞下素問有玄府二字新校正云甲乙太素無玄府二字）黃帝曰陰盛而生內寒奈何岐伯對曰厥氣上逆寒氣積留於胸中而不寫不寫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涘泣血涘泣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濇故中寒（寒中有四一則寒厥積胸二則溫去寒留三則血凝脈壅四則脈大汗濇有此所由故寒中也　平按積下素問甲乙無留字涘泣素問甲乙作凝泣脈不通甲乙作腠理不通）黃帝曰陰之與陽血氣以并病形以成刺之奈何（問療已成之病　平按陰之與陽素問作陰與陽并）岐伯對曰刺此者取之經隧取血於營取氣於衛用形哉因四時多少高下（刺已成病法有三別一則刺於大經別走之道隧道也別走之道通陰陽道也二則刺於脈中營血三則刺於脈外衛氣用鍼之狀須因四時之氣觀病輕重發鍼多少又須量病高下所在取之令中不同刺微之易也　平按經隧甲乙作經渠）黃帝曰血氣以并病形以成陰陽相傾補寫奈何岐伯對曰寫實者氣盛乃內鍼（夫寫者以其邪氣實盛故須寫也仍以搯之令下然後刺之不盛何寫故警無擊逢逢之陳者也　平按以并以成甲乙以作已）鍼與氣俱內以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

不閉以出其病摇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寫必切而出大氣乃屈（人之吸氣身上有孔閉處皆入聚於腎肝呼氣之時有孔開處氣皆從心肺而出比囊之呼吸也鍼開孔時病人吸氣故鍼與氣俱入內也鍼得入已摇大其穴因呼出鍼故鍼與邪氣俱出勿傷正氣也　平按以出其病素問甲乙病作疾）黃帝曰：補虛奈何？岐伯對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持鍼勿置於肉中先須安神定意然後下鍼若醫者志意散亂鍼下氣之虛實有無皆不得知故須定意也　平按注安神定意袁刻意作志）候呼內鍼（人之呼氣身上有孔其氣皆出故所鍼孔氣出之時內鍼欲令有氣從鍼而入不使氣洩所以候呼內鍼者也）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呼氣出時鍼入穴者欲使鍼空四塞不洩正氣也　平按注入穴袁刻穴作空）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方正也候氣正實疾出鍼）熱不得環（夫虛者多寒得熱爲補環轉也疾出鍼使鍼下熱氣不得轉也　平按素問甲乙環作還）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得存動無後時（出鍼已去縱邪不出盡自然布散俏亡精氣獨在無病動於後時也　平按動無後時素問作動氣候時）近氣不入遠氣乃

來是謂追之（行補之時非其補處近氣不失遠氣亦來至此集也已虛之氣引令實故曰追也）黃帝曰：夫子言虛實有十生於五藏五藏五脈耳夫十二經脈皆生百病今夫子獨言五藏夫十二經脈者皆絡三百六十五節節有病必被經脈經脈之病皆有虛實何以合之（節即氣穴也但十二經脈被三百六十五穴則三百六十五穴所生之病甚多非唯五藏五脈獨生十種虛實者　平按皆生百病素問作皆生其病新校正云甲乙云皆生百病太素同）岐伯對曰：五藏者故得六府與爲表裏經絡支節各生虛實（內有五藏外有六府府藏經絡表裏諸支節是生虛實其亦甚多不相違也）視其病所居隨而調之病在血調之脈病在氣調之衛病在肉調之分肉病在筋調之筋燔鍼刼刺其下及與急者（視三百六十五節所生病處量其虛實隨而調之調者調於五藏所主脈衛分肉筋骨也　平按素問其病上無視字病在血調之脈作病在脈調之血新校正云全元起及甲乙作病在血調之脈檢今本甲乙仍作病在脈調之血又素問甲乙病在氣上有病在血調之絡六字調之筋下有病在骨調之骨六字）病在骨卒鍼藥熨（卒窮也痛痺在骨窮鍼深之至骨出鍼以藥熨之以骨病痛深故也熨法上經已說也　平按卒素問甲乙作焠）病不知其所痛兩蹻爲上（諸骨病不定知於病之所在者可取足少陰兩陰蹻兩陰蹻是足少陰别足少陰脈主骨者也上者勝也　平按素問甲乙無其字注諸骨諸字袁刻作痛）身形有痛者九候莫病則繆刺之（審三部九候竟無病狀然身形有痛者此絡左右有病可繆刺也　平按素問甲乙無者字）病在於左而右脈病者則巨刺之（病在左經是右經病也故刺右經爲巨刺也　平按病在於左素問作痛在於左）必謹察其九候鍼道備矣（爲刺之道以察九候爲先者鍼道畢矣）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二十四（補寫）

黃陂蕭貞昌校字

一第976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版反內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二十五（傷寒）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勅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熱病決
熱病說
五藏熱病
五藏痿
瘧解
三瘧
十二瘧

熱病決（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九第三十一熱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七第一）

黃帝問於岐伯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夫傷寒者人於冬時溫室溫衣熱飲熱食腠理開發快意受寒腠理因閉寒居其□□□寒極爲熱三陰三陽之脈五藏六府受熱爲病名曰熱病斯之熱病本因受寒傷多亦爲寒氣所傷得此熱病以本爲名故稱此熱病傷寒類也故曰冬傷於寒春爲溫病也其病夏至前發者名爲病溫夏至後發者名爲病暑也　平按注腠理開發袁刻脫開字）或愈或死皆以病六七日間（陰陽二經同感三日而遍藏府營衛不通復得三日故極後三日所以六七日間死也　平按素問皆以上有其死二字下無病字）其愈皆以十日以上何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其不至藏府兩感於寒者至第七日即太陽病衰至九日三陽病衰至十日太陰病衰至十二日三陰三陽等病皆衰故曰其愈皆十日以上其理未通故請聞之也）岐伯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巨大也一陽爲紀少陽也二陽爲衛陽明也三陽爲父太陽也故足太陽者三陽屬之故曰諸陽之屬也　平按甲乙巨作太下同）其脈連於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足太陽脈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其風府在項入髮際一寸則太陽之氣連風府也諸陽者督脈陽維脈也督脈陽脈之海陽維維諸陽脈總會風府屬於太陽故足太陽脈爲諸陽主氣所以人之此脈傷於寒者極爲熱病者也先發於陽後發於陰雖熱甚不死陰陽兩氣時感者不免死也）黃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腰脊皆痛（寒之傷多極爲熱者初病發日必是太陽受熱之爲病故曰一日太陽受之所以一日陽明少陽不受熱者以其太陽主熱又傷寒熱加故太陽先病也頭項腰脊並是足太陽脈所行之處故皆痛也　平按素問作頭項痛腰脊強新校正云甲乙及太素作頭項腰脊皆痛今本甲乙作頭項腰脊背強注云素問無背字注腰脊袁刻脫脊字）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而鼻乾不得臥（陽明二陽故次受病脾之太陰主肌胃之陽明主肉其脈從鼻絡目內眥下行入腹至足手陽明下屬大腸上俠鼻孔故病身熱鼻乾不得臥也　平按素問甲乙身熱下有目疼二字注至足足字或疑衍袁刻脫按胃爲足陽明從頭至腹走足此足字當屬上句與至字連讀恐非衍文）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骨其脈

循脅絡於耳故胸脅痛耳聾（肝足厥陰主筋三焦手少陽與膀胱合膀胱腎府表裏皆主骨足少陽起目兑眥入絡耳中下循胸脅下至於足手少陽偏屬三焦從耳後入耳中故病耳聾胸脅痛也　平按主骨素問作主膽新校正云全元起本膽作骨元起注云少陽者肝之表肝候筋筋會於骨是少陽之氣所榮故言骨甲乙及太素並作骨）三經皆受病而未入通於府也故可汗而已（三經三陽經也熱在三陽經中未滿三日未至於府當以鍼藥發汗而已三經之病三日外至府可以湯藥洩而去　平按素問三陽下有經絡二字而未入通於府作而未入於藏新校正云全元起本藏作府元起注云傷寒之病始入於皮膚之腠理漸勝於諸陽而未入府故須汗發其寒熱而散之太素亦作府甲乙亦作府注云素問作藏）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一陰爲獨使厥陰也二陰爲雌少陰也三陰爲母太陰也太陰爲大故先受熱太陰脈從足入腹屬脾絡胃鬲俠咽連舌本手太陰起於中焦下絡大腸故腹滿嗌乾也）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肺繫舌本故口熱舌乾而渴（足少陰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口熱舌乾而渴也　平按素問甲乙口熱作口燥）六日厥陰受病厥陰脈循

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足厥陰脈環陰器抵於少腹俠胃屬肝絡膽故煩滿囊縮也　平按受病素問甲乙作受之）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病營衛不行府藏不通則死矣（平按素問甲乙皆病作皆受病府藏作五藏）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如此兩感三陰三陽藏府皆病營衛閉塞故至後三日則死不兩病者至第七日太陽病衰至第九日少陽病衰也）十日太陰病衰腹如故則思飲食（太陰脾主穀氣故病愈腹減思飲食也　平按素問甲乙腹下有減字食飲作飲食無欲食二字）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欬（足少陰脈入肺俠舌本故病愈渴止舌乾已也欬者肺氣通也　平按甲乙無不滿二字已而欬作乃已二字素問欬作咳）十二日厥陰病愈囊從少腹微下（厥陰之脈病愈大氣已去故囊漸下也　平按素問甲乙愈作衰從作縱）大氣皆去病日已矣（至十二日大熱之氣皆去故所苦日瘳矣）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量其熱病在何藏之脈知其所在取於脈以行補寫之法病衰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寫而已（未滿三日熱在三陽之脈皮肉之間故可汗而已也三日以外熱入藏府之中可服湯藥洩而去也）黃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遺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而熱相合故有所遺（强多也遺餘也大氣雖去猶有殘熱在藏府之内外因多食以穀氣熱與故熱相薄重發熱病名曰餘熱病也　平按素問甲乙而熱相合而作兩）黃帝曰善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順可使必已（逆者難已順者易已陰虛補之陽實寫之必使其愈以爲工也　平按順素問作從）黃帝曰病熱當何禁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肉熱過穀故少食則復穀熱少肉故多食爲遺也）黃帝曰其

兩感於寒者其脈應與其病形如何（足太陽足少陰表裏共傷於寒故曰兩感冬月兩感於寒以爲病者脈之應手及病成形其事何如也　平按兩感上素問有病字）岐伯曰兩傷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冬感寒時陰陽共感至其發時還同時發也故至春發一日則太陽少陰俱病也足太陽上頭故頭痛也手少陰上俠咽足少陰俠舌本手太陽絡心循咽故令口乾手少陰起於心中足少陰絡心手太陽絡心故令煩滿　平按新校正云傷寒論作煩滿而渴四字）病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腸滿身熱不食譫言（譫諸閻反多言也手陽明屬大腸足陽明屬胃足太陰屬脾絡胃手太陰絡大腸循胃故令腸滿身熱不食多言也　平按素問甲乙作不欲食譫言素問王注謂妄謬而不次新校正云楊上善云多言也與此正合）病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厥水漿不入則不知人（手足少陽皆入耳中故令耳聾足厥陰環陰器足少陽繞毛際手少陽歷三焦故令囊縮厥也手少陽布膻中足少陽下胸中足厥陰循喉嚨後手厥陰起胸中屬心包故令漿水不下不知人也　平按素問甲乙厥上有而字）六日而死（三陰三陽俱病氣分更經三日皆極故六日死也）黃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營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氣分極者藏傷府塞營衛停壅後三日死其故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之長也其氣血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胃脈足陽明主穀血氣強盛十二經脈之主餘經雖極此氣未窮雖不知人其氣未盡故更得三日方死也　平按甲乙素問經下有脈字）

熱病說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傷肺則死見素問卷九第三十三評熱病論篇自篇首至飲之湯見甲乙卷七第一中篇唯編次前後小異自黃帝問曰勞風爲病至傷肺則死見甲乙卷十一第七自偏枯身偏不用至末見靈樞卷五第二十三熱病篇自偏枯身偏不用至浮而取之見甲乙卷十第二下篇自熱病熱三日而氣口靜至末見甲乙卷七第一中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汗者陰液也熱者陽盛氣也陽盛則無汗汗出則熱衰今出而熱不衰者是陽邪盛而復陰起兩者相交故名陰陽交也）

黃帝曰願聞其說（請說陰陽交爭死之所由）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也精勝則當食而不復熱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精者穀之精液謂之汗也傷寒邪氣謂之熱也今邪氣與精氣交爭於骨肉之間精勝則邪卻邪勝則精消今雖汗出而復熱者是邪戰勝精故致死也　平按熱者邪氣也素問甲乙作復熱者邪氣也）不能食者精毋精毋痺也而留者其盡可立而傷也（熱邪既勝則精液無精液無者雖有熱也痺熱也其熱留而不去者五藏六府盡可傷之能食也　平按精毋精毋痺也素問甲乙作精無俾也而留者素問作病而留者甲乙作熱而留者新校正云甲乙作而熱留者其盡可立而傷素問甲乙作其壽可立而傾注盡可傷之能食也句費解疑能食也上脫故不二字）是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夫汗出則可脈靜今汗出脈猶躁盛是爲邪勝明矣知定死也　平按是夫素問作且夫甲乙無熱論曰三字脈下無尚字注知定死也袁刻脫此四字）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志者記也腎之神也腎間動氣人之生命動氣衰矣則神志去之故死也）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汗出而熱不衰死有三候一不能食二猶脈躁三者失志汗出而熱有此三死之候未見一生之狀雖差必死又有三分之死未見一分之生也　平按甲乙作此有三死）黃帝問於岐伯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爲汗解此爲何病（身熱煩滿當爲汗解今不解故問　平按甲乙作病身熱汗出而煩滿不解者何也）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風熱開於腠理爲汗非精氣爲汗故身熱不解名爲風也煩心滿悶不解名厥病也有風有厥名曰風厥也）問曰願聞之答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爲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腎間動氣足太陽所主足太陽與足少陰表裏故太陽先受邪氣循脈而上於頭得熱則足太陽上者從之受熱即爲上熱下寒以爲厥逆汗出不解煩滿之病也）問曰治

之奈何答曰表裏刺之飲之湯（可刺陰陽表裏之脈以攻其外飲之湯液以療其內此爲療風厥之法也　平按素問甲乙湯上有服字）黃帝曰勞風爲病何如岐伯曰勞風法在肺下其爲病也使人强上冥視晚唾出若涕惡風即振寒此爲勞中之病也（勞中得風爲病名曰勞中亦曰勞風肺下病居處也强上好仰也冥視晚晚遲也謂合眼遲視不見也唾若涕者唾如膿也不用見風見風即便振寒此爲勞中之病狀也　平按素問甲乙視下無晚字即振寒作而振寒勞中作勞風新校正云楊上善云冥視謂合眼視不明也與此小異千金冥視作目眩）問曰治之奈何答曰以救俛仰（此病多爲俛仰故救之）巨陽引精者三日中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微出青黃涕其狀如稠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孔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以針引巨陽精者三日俛仰即愈引陽明精者五日少陽不精引之七日方有青黃濁涕從口鼻中出其病得愈若不出者上傷於肺不免死也　平按素問甲乙中者作中年者新校正云甲乙作中若五日今本甲乙仍作中年者五日千金作候之三日及五日中不精明者是其症也與此不同又微出素問甲乙作欬出如下無稠字素問鼻下無孔字甲乙孔作空）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變知不亂病在分腠之間巨鍼取之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偏枯病有五別有偏一箱不收一也有偏不痛此不用並痛二也其言不異於常三也神智不亂四也病在分肉間五也具此五者名曰偏枯病也　平按靈樞知不亂作志不亂甲乙作智不亂）痱爲病也身無痛者四支不收知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痱扶非反風病也痱風之狀凡有四別身無痛處一也四支不收二也神智錯亂三也不能言四也具此四者病甚不可療也身雖無痛四支不收然神不亂又少能言此可療也俗稱此病種種名字皆是近代醫人相承立名非古典也　平按注此病袁刻病誤作痛）病先起於陽後入於陰者先取其陽後取其陰浮而取之（療法先取其本後取其標不可深取也　平按病下袁刻脫先字浮而取之甲乙作必審其氣之浮沈而取之）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

以寫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三陽受病未入於陰至三日也未入於陰故氣口靜也三陽已病故人迎躁也人迎謂是足陽明脈結喉左右人迎脈者也以諸陽受病故取諸陽五十九刺寫其熱氣以陽并陰虛故補陰也　平按實其陰實字原鈔缺下半袁刻作爲恐誤靈樞甲乙作實本注云故補陰也亦宜作實）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則泄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陰陽之脈皆靜謂爲陰陽交爭是其死徵故不可刺也非陰陽爭宜急取之若不泄汗即泄利也　平按汗下靈樞有出字）

熱病七八日脈口動喘而眩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淺刺手指間（七日太陽病衰八日陽明病衰二陽病衰氣口之脈則可漸和而脈喘動頭眩者熱猶未去汗若出急刺手小指外側前谷之穴淺而取之汗不出可際刺之　平按靈樞甲乙作手大指間與楊注異）

熱病七八日脈微小病者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熱病至七八日二陽病衰其脈則可漸和而微小者即熱甚所以溲血口乾一日半死脈小者內熱消癉之候也　平按注而微小者袁刻作脈）脈代者一日死（熱病七八日脈代者內氣絕候故一日死）

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庸刺喘甚者死（熱病已得汗其脈當調猶尚躁喘且復身熱此陰陽交不可刺也刺之者危喘甚熱盛者死不須刺也　平按靈樞汗下有出字勿庸刺作勿刺膚）

熱病七八日脈不躁躁不數數後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曾刺者勿庸刺之（熱病七八日二陽病衰故脈不躁雖躁不數者至後三日合十二日三陰三陽熱衰故汗出愈也若從九日至十二日汗不出者十三日死計後三日者三日後也又曰十二日厥陰衰日即便汗出如其不出至十三日爲後三日從九日後以爲四日也雖未刺之不須刺也庸有本爲膚　平按甲乙躁字不重靈樞甲乙上數字作散未曾刺者靈樞刺作汗甲乙作未汗二字膚靈樞作腠）

熱病先身濇倚煩悗乾脣嗌取之以第一鍼五十九刺膚脹口乾寒汗（身熱甚皮膚麤澀也倚不安煩悶脣咽乾內熱肺熱病狀也第一鑱鍼也應肺鍼頭大末兌令無得深入以寫陽氣故用之五十九刺以寫諸陽之氣及皮膚脹口乾令汗出也　平按倚煩悗乾脣嗌靈樞作敧而熱煩悗乾脣口嗌甲乙作煩而熱煩悶脣嗌乾靈樞甲乙取之下有皮字九下無刺字膚脹上甲乙有熱病二字汗下靈樞甲乙有出索脈於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腎也十四字注兌字袁刻作細）

熱病嗌乾多飲善驚臥不能定取之膚肉以第六鍼五十九索肉於脾不得索之木木肝也（熱病嗌乾多飲善驚臥不得安肉病者可以第六員利鍼員利鍼應脾故用取之膚肉五十有九於脾輸穴以求其肉不得求於肝輸穴也以肝爲木剋土故名也　平按靈樞作臥不能起甲乙作臥不能安九下靈樞有目眥青三字甲乙有刺目眥赤四字）

熱病而胸脅痛手足躁取之筋間以第四鍼於四逆筋辟目浸索筋於肝不得索之金金肺也（熱病胸脅痛手足動筋之病可以第四鍼應肝故於筋間鍼於四逆筋辟目浸求肝輸穴不得於肺輸穴以求筋也以其肺金剋木肝也索求也辟筋攣也目浸目眥淚出也　平按而胸脅痛靈樞作面青胸痛四鍼下甲乙重鍼字筋辟作筋躄）

熱病先膚痛窒鼻充面取之皮以第一鍼五十九（窒鼻鼻塞也充面面皮起也膚痛鼻塞面皮起皆是肺合皮毛熱病者也第一鑱鍼大有頭兌其末令無得深入但去皮中之病故五十九取之皮也　平按先膚痛先字袁刻誤作充）苛軫鼻索皮於肺不得索之火火者心也（苛賀多反鼻病有本作苛熱病殃苛軫在於鼻鼻主於肺故此皮毛病求於肺輸不得求之心輸以其心火剋肺金也　平按軫鼻甲乙作鼻乾自上文熱病先膚痛至此段心也靈樞甲乙在熱病先身濇之上）

熱病數驚瘛瘲而狂取之脈以第四鍼急寫有餘者癲疾毛髦去（驚瘛瘲狂此爲血病故取之脈第四鍼者鋒鍼也及參隅應心可以寫熱出血痼癲疾及毛髦落皆得愈也　平按瘛甲乙作瘈髦靈樞甲乙作髮）索血於心不得索之水水腎也（血脈索於心輸不得索之腎輸者水剋火也）

熱病身重骨痛耳聾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骨病食齧齒耳青索骨於腎不得索之土土脾也一云脊強（身重骨痛耳聾好瞑皆腎之合骨熱病故取骨第四鍼鋒鍼也長一寸六分鋒其末主寫熱出血故用五十九刺並療食齧齒耳青等骨痛求之腎輸穴不得求脾之輸穴以土剋水也　平按靈樞甲乙九下有刺字食上有不字青下甲乙有赤字一云脊強四字靈樞甲乙無）

熱病不知所痛不能自收口乾陽熱甚陰頗有寒者熱在髓死不治（陽熱病者其陽脈熱甚陰脈頗寒也此人熱在髓中必死不療　平按所痛甲乙作所病下有）

（耳聾二字靈樞同）熱病頭痛顳顬目瘈脈善衄厥熱也取以第三鍼視有餘不足寒熱痔（熱病頭痛顳顬及目邊脈瘈善衄此爲厥熱者也第三鍉鍼也狀如黍粟之兌長二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氣獨出故並用療厥熱寒熱痔病　平按目瘈脈靈樞作目瘈脈痛甲乙作目脈緊厥熱下靈樞甲乙有病字）熱病體重腸中熱取之以第四鍼於其輸及下諸指間索氣於胃絡得氣（體重腸中熱胃熱病也第四鋒鍼也此胃熱病以鋒鍼取胃輸及手足指間八處胃絡以得氣爲限也　平按輸靈樞作腧甲乙作俞）熱病俠齊痛急脇胸滿取之湧泉與陰陵泉以第四鍼鍼嗌（俠齊痛脾經熱病也胸脇滿腎經熱病也可以鋒鍼取此二穴也　平按靈樞甲乙齊急脇胸滿作急痛胸脇滿嗌下有裏字）熱病汗且出及脈順可汗者取之魚際太泉大都大白寫之則熱去補之則汗出汗出太甚取踝上横脈以止之（熱病汗出及脈順不逆可令汗者取魚際在手大指本節後內側太泉在掌後陷者中大都在足大指本節後陷中大白在足內側覈骨下陷中此之四穴並是手足太陰療熱之穴故皆寫去其熱還於此穴補取其汗出太甚取踝上横脈量是足太陰於踝上見者可取之以止其汗也　平按靈樞甲乙太泉作太淵本書係避唐諱作泉踝上作內踝上注及脈順及字袁刻誤作反）熱病已得汗而脈常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熱病得汗熱去即須脈靜而躁盛者是陰極無陰故死得汗脈靜者熱去故脈靜而生也　平按靈樞甲乙常躁盛作尚躁盛）熱病者脈常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熱病不得汗脈常盛躁者是陽極盛脈故死得汗脈靜者生也　平按靈樞常作尚）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顴發赤噦者死（顴鼻左右高處也　平按甲乙不可刺者有九作死候有九赤下無噦字注云太素云汗不出大顴發赤者必不反而死與本書稍異）二曰洩而腹滿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目是五藏之精五藏之氣和則目精必明也）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五曰汗不出歐下血者死（平按歐下血甲乙作嘔血）

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死七曰欬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平按汗不出甲乙作汗出）八曰髓熱者死九曰熱而痓者死熱而痓者腰折瘛瘲齒噤齘也（折腰强反折也齘故介反開口難齒相切也　平按靈樞痓作痙甲乙腰下有反字瘛作瘈齘作齗外臺秘要亦作齗）凡此九者不可刺也（此九死徵故不可刺也）所謂五十九刺者兩手外內側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間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頭入髮一寸傍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髮三寸邊五凡十痏耳前後口下者各一項中一凡六痏顛上一（痏于軌反傷也素問熱腧五十九穴其經皆指稱其穴此九卷五十九刺但言手足內外之側及手足十指之間入頭髮際一寸左右合有十六處更入三寸左右合有十處耳前後口下項中有一顛上有一合有七處更不細指處所量謂刺之以去其熱不定皆依穴也又數刺處乃有六十三處五十九者以舉大數爲言耳　平按顛上一下靈樞有顖會一髮際一廉泉一風池二天柱二十五字甲乙同注云甲乙經原缺此穴今按靈樞經文補之據此則甲乙原文與本書正同）

五藏熱病（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九第三十二刺熱篇又見甲乙經卷七第一）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卧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痛手足躁不安卧（肝脈足厥陰環陰器故熱小便黃也上行俠胃故身熱多卧卧不安也肝動語言也故熱爭狂言及驚也其脈屬肝絡膽故脇痛也肝脈出足上連手厥陰今熱故手足躁也　平按脇痛素問作脇滿痛甲乙作胸中脇滿痛安上均有得字）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金以剋木故庚辛甚也甲乙木王故大汗也餘四傚此加氣逆者則庚辛死也　平按注王袁刻作旺加作如）刺足厥陰少陽其頭痛員員脈引衝頭（足厥陰足少陽表裏行藏府之氣故刺之也厥陰上額與督脈會於巔故頭痛員員脈引衝頭員都耕反頭切痛也　平按素問甲乙頭上有逆則二字）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悗喜歐頭痛面赤無汗（心主喜樂熱病將發故不樂數日乃熱手少陰脈起心中俠咽絡目系手太陽至目內外眥故

（熱甚心痛煩悗喜歐頭痛面赤無汗也　平按甲乙無卒痛二字悗喜素問甲乙作悶善注內外眥表刻脫外字按手太陽脈支者上頰至目兌眥別者抵鼻至目內眥故云內外眥也）至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太陽（手少陰太陽此心藏府表裏脈也）脾熱病者先頭重顏痛心煩欲歐身熱熱爭則腰痛不用腹滿洩兩頷痛（脾府之陽明脈循髮際至額顱故頭重顏痛一曰頰足陽明亦循頰也及兩頷痛足太陰脈注心中故心煩也足陽明下循喉嚨下膈屬胃絡脾主肌故欲歐身熱腹滿洩也足陽明之正入腹裏屬胃故腰痛不用也　平按顏痛心煩素問作頰痛煩心顏青新校正云甲乙太素云脾熱病者先頭重顏痛無顏青二字與此同不用素問甲乙作不可用悗仰五字）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平按太陰表刻誤作太陽）肺熱病者先淅然起毛惡風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痺走胸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甚汗出而寒（肺主毛腠內熱淅然起毛惡風也肺熱上薰故舌上黃也肺主行氣於身故身熱也肺以主欬在於胸中故熱爭喘欬痺走胸膺此爲熱痺痛行胸中不得太息也肺熱衝頭以肺脈不至故頭痛不甚也有本爲堪言氣衝甚故頭痛甚也冷汗雖出無發熱也　平按淅然起毛素問作淅然厥起毫毛甲乙作悽悽然厥起皮毛惡風素問甲乙作惡風寒痺均作痛不甚素問作不堪）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其血如大豆立已（肺熱之病取肺大腸表裏輸穴出血如豆言其少也恐洩氣虛故不多也）腎熱病者先腰痛胻痠苦渴數飲食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胻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項痛員員澹澹（腎足少陰脈上腨內出膕內廉貫脊屬腎絡膀胱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熱病先腰痛胻痠苦渴數飲也足太陽脈別項本支行背合有四道以下合膕貫腨至足小指外側故身熱項強痛而足胻寒且痠也足少陰起於足心故足下熱也從肺出絡心故熱不欲言也澹徒濫反動也謂不安動也　平按其項痛素問甲乙作其逆則項痛素問澹下有然字甲乙無澹澹二字）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平按素問太陽下有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十一字與下重複新校正云宜刪去）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

先赤（平按甲乙顏下有頷字）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其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次言熱病色候也五藏部中赤色見者即五藏熱病之徵熱病已有未成未發斯乃名爲未病之病宜急取之　平按注熱病之徵表刻徵作微）熱病從部所起者至其期而已（部所者色部所也假令赤色從肝部起刺之順者相傳還至肝部本位病已也　平按素問甲乙期上無其字表刻部下有中字注從肝部起脫部字）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則死（刺之不順其氣傳之三周而已若刺之更反死矣）諸當汗出者至病所勝日汗大出（病之勝者第七日是病所勝也又如肝病至甲乙日是病之勝日也　平按病素問作其）諸治熱病已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寒多身寒而止（諸病熱病以寒療之凡有四別一飲寒水使其內寒二刺於穴令其脈寒三以寒衣使其外寒四以寒居令其體寒以四寒之令身內外皆寒故熱病止也　平按已素問作以甲乙作先居寒多素問甲乙作居止寒處）熱病先胸脇痛手足躁刺足少陽手太陰病甚爲五十九刺（足少陽脈下頸合缺盆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脇裏過季脇下外輔骨之前下抵絕骨循足跗下至指間手太陰上屬肺從肺出腋下故胸脇痛手足躁刺此二脈也　平按痛下甲乙有滿字手太陰素問甲乙作補足太陰王注云補足太陰之脈當於井滎取之新校正云足太陰全元起本及太素作手太陰楊上善云手太陰上屬肺從肺出腋下故胸脇痛又引靈樞熱病之文以爲此决知作手太陰者爲是）熱病先手臂痛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手陽明行於手表太陰行在手裏故手臂痛刺此陰陽表裏二脈取汗也　平按先素問甲乙作始素問汗出下有止字）熱病始於頭首者刺項太陽而汗出（項太陽者足太陽從顛入腦還出俠項以下俠脊故熱病始頭首刺此太陽輸穴出汗也　平按刺甲乙作先取二字汗出下素問有止字詳自上節熱病先手臂痛至本節而汗出甲乙編次在後此節下素問有熱病始於足脛者刺足陽明而汗出止十五字新校正云此條素問本無太素亦無今按甲乙係入與本書合）熱病者先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刺足少陽病甚爲五十九刺（足少陽脈起目兌眥絡身骨節入耳中故熱病先身重耳聾好瞑所以取此脈之輸穴者也有本爲足少陰也　平按素問甲乙足少陽作足少陰）熱病先眩冒熱胸脇

滿刺足少陰少陽太陽之脈（足太陽起目內眥上額交顛入腦足少陽起目兑眥下胸循脇裏足少陰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故眩冒熱胸脇滿刺此三脈者也　平按冒熱素問甲乙作冒）色榮顴骨熱病也（赤色榮顴此之三脈皆生於骨故此三脈爲病有赤色榮顴者骨熱病也　平按素問王注謂太陽合火故見色赤新校正云楊上善云赤色榮顴者骨熱病也與王注不同）榮未夭日令且得汗待時自已（赤色未夭之日且得汗者至勝時病自得已也　平按天素問作交日作曰王注云日者引古經法之端由也令素問甲乙作今新校正云甲乙太素作榮未夭下同）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氣內連腎（足太陽水也足厥陰木也水以生木木盛水衰故太陽水色見時有木爭見者水死以其熱病內連於腎腎爲熱傷其數至三日故死也　平按素問甲乙病下無氣字腎下有少陽之脈色也六字素問王注云病或爲氣恐字誤也若赤色氣內連鼻兩傍者是少陽之脈色非厥陰色何者腎部近於鼻也新校正云詳或者欲改腎作鼻按甲乙太素并作腎楊上善云太陽水也厥陰木也水以生木木盛水衰故太陽水色見時有木爭見者水死以其熱病內連於腎腎爲熱傷故死本舊無少陽之脈色也六字乃王氏所添王注非當從上善之義據此則本書足證素問王注之失）少陽之脈色榮頰筋熱病

也榮未夭日令且得汗待時自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足少陽膽脈也足少陽部在頰赤色榮之即知筋熱病也當榮時且得汗者至其木時病自已也少陽爲木少陰爲水少陽脈見之時少陰爭見者是母勝子故肝不死也　平按筋素問作前王注云頰前即顴骨下近鼻兩傍也新校正云太素甲乙前字作筋楊上善云足少陽部在頰赤色榮之即知筋熱病也死字下素問有期不過三日五字王注云少陰脈來見亦土敗而木賊之新校正云詳或者欲改少陰作厥陰按甲乙太素作少陰楊上善云少陽爲木少陰爲水少陽色見之時少陰爭見者是母勝子故木死王作此注亦非舊本甲乙太素并無期不過三日五字此是王氏成足此文據此則本書之存足糾正素問王注不少也）三椎下間主胸中熱（明堂及九卷背五藏輸並以第三椎爲肺輸第五椎爲心輸第七椎爲膈輸第九椎爲肝輸第十一椎爲脾輸第十四椎爲腎輸皆兩箱取之當中第三椎以上無療藏熱故五藏輸及候五藏熱並第三椎以下數之第三椎以上與頰車相當候色第三椎下間肺輸中間可以寫熱也　平按素問甲乙三椎上有熱病氣穴四字）四椎下間主鬲熱五椎下間主肝熱六椎下間主脾熱七椎下間主腎熱（四椎下間計次當心心不受邪故乘言膈也次第椎之下間各主一藏之熱不同明堂通取五藏之輸者也　平按鬲素問作鬲中甲乙作胃中腎熱下素問甲乙并有榮在骶也四字）榮在項上三椎陷者中頰下逆椎爲大瘦（從肺輸以上三椎在項故曰項上三椎即大椎上陷者中也當頰下迎椎故曰逆椎逆迎也是爲頰下當椎前有色見者腹有大瘦病者也　平按素問甲乙無榮在二字甲乙陷上有骨字素問甲乙逆椎作逆顴大瘦作大瘕）下牙車爲腹滿（下牙車色見者腹滿病也）椎後爲脇痛（大椎左右稍爲椎後有色見者脇痛也　平按椎後素問甲乙作顴後）頰上者鬲上者也（頰以上無椎可准故頰以上有色者主鬲上也）

五藏痿（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二第四十四痿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十第四又自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至足痿不用見本書卷十第二帶脈篇）

問曰五藏使人痿何也（痿者屈弱也以五藏熱遂使皮膚脈筋肉骨緩痿屈弱不用故名爲痿然五藏之熱使人有痿何如也）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脂肉腎主身之骨髓（欲明五藏之痿先言五藏所主也膜者人之皮

下肉上膜肉之筋也　平按素問甲乙脂肉作肌肉注欲明袁刻作欲知）故肺氣熱葉焦則皮毛膚弱急薄著則生痿辟（肺熱即令肺葉焦乾外令皮毛及膚弱急相著生於手足痿辟不用也　平按素問肺下無氣字膚素問甲乙作虛甲乙焦下復有焦字著下復有著字辟作躄下同）心氣熱則下脈厥而上上則下脈虛虛則生脈痿樞折挈脛瘲而不任地（心主血脈心藏氣熱令下血脈厥逆而上上下脈血氣上行則下脈虛故生脈痿樞折脚脛瘲緩不能履地　平按素問瘲作縱甲乙挈作瘈瘲作腫）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乾膜乾則急而攣發爲筋痿（攣者筋寒急有熱膜筋乾爲攣如筋得火卷縮爲攣伸爲瘲故爲筋痿也　平按甲乙膽下有熱字素問甲乙筋膜乾三字重急上有筋字）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爲肉痿（脾胃相依故脾熱則胃乾燥故肉不仁發爲肉痿也）腎氣熱則腰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發爲骨痿（腎在腰中所以腰氣熱腰脊不舉骨乾熱煎髓減故發爲骨痿也）問曰何以得之曰肺者藏之長也爲

心之蓋有所失亡所求不得發則肺喝喝則肺熱葉焦故五藏因肺熱葉焦發爲痿躄此之謂也（肺在五藏之上是心之蓋主氣故爲藏之長也是以心有亡失求之不得即傷於肺肺傷則出氣有聲動肺葉焦五藏因肺葉焦熱遂發爲痿躄也　平按甲乙失亡作亡失袁刻亡誤作已喝素問甲乙作鳴故下素問有曰字甲乙無故五藏因肺熱葉焦此之謂也十二字又注肺在袁刻誤作肺上）悲哀太甚胞絡絶絶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故本病曰大經空虛發爲脈痹傳爲脈痿（胞絡者心上胞絡之脈心悲哀太甚則令心上胞絡脈絶手少陽氣內動有傷心下崩損血循手少陽脈下尿血致令脈虛爲脈痹傳爲脈痿　平按素問甲乙胞絡絶三字重脈痹均作肌痹新校正云楊上善云胞絡者心上胞絡之脈詳經注中胞字俱當作包全本胞在肌）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施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故下經曰筋痿者生於使內（思想所愛之色不知窮已無涯之心不遂所願淫外心深入房太甚遂令陰器施縱也陰爲諸

筋之宗故宗筋傷則爲筋痿婦人發爲白淫經曰者已說之經引之爲證也使內者亦入房　平按素問甲乙施作弛生於使內作生於肝使內也）有漸於溼以水爲事若有所留居處相溼肌肉濡漬痹而不仁發爲肉痿故下經曰肉痿者得之溼地（漸漬也溼處停居相漬致肌肉痹而不仁遂使肉皆痿痹也名曰肉痿也　平按甲乙相溼作傷溼）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渴則陽明氣內代則熱合於腎腎者水藏也今水者不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爲骨痿故下經曰骨痿生於大熱也（勞倦逢於大熱渴則陽明內代者陽明主穀其氣熱盛復有外熱來加陽明之脈內即代絶內外熱盛下合水腎水不勝火故骨枯髓竭骨枯髓竭故足不任身發爲骨痿　平按素問甲乙內代作內伐素問合於腎作舍於腎甲乙髓虛作髓空發爲骨痿作熱發爲骨痿）問曰何以別之（五藏痿有外內何候知其別異也）曰肺熱者色白而毛敗（白是肺色毛肺之所主也）心熱者色赤而絡脈溢（赤是心色絡脈心之所主也絡脈脹見爲溢也　平按甲乙赤作青）肝熱者色蒼而爪枯（蒼青也青爲肝色爪肝所主也）脾熱者色黃而肉濡動（黃爲脾色肉脾所主也　平按素問甲乙濡作蠕）腎熱者色黑而齒熇（熇當爲槁色黑齒枯槁也黑爲腎色齒腎所主也故毛敗脈溢爪枯肉濡動齒槁者即知五藏熱痿也　平按熇素問甲乙作槁）問曰如夫子言可矣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曰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主潤宗筋宗筋者束骨肉而利機關衝脈者經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筋陰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陽明胃脈胃主水穀流出血氣以資五藏六府如海之資故陽明稱海從於藏府流出行二十八脈皆歸衝脈故稱衝脈爲經脈之海是爲衝脈以陽明水穀之氣與帶脈督脈相會潤於宗筋所以宗筋能管束肉骨而利機關宗筋者足太陰少陰厥陰三陰筋及足陽明筋皆聚陰器故曰宗筋

故陽明爲長若陽明水穀氣虛者則帶脈不能控引於足故足痿不用也　平按素問甲乙束骨肉無肉字經之海作經脈之海本書帶脈篇同筋陰作宗筋陰陽四字氣街甲乙作氣衝）黃帝曰治之奈何答曰各補其滎而通其輸調其虛實和其逆順則宗筋脈骨肉各以其時受日則病已矣黃帝曰善（五藏熱痿皆是陰虛故補五藏陰經之滎陰滎水也陰輸是木少陽也故熱痿通其輸也各以其時者各以其時受病之日調之皆愈也　平按輸素問甲乙作俞筋脈上無則宗二字受日作受月王冰注云時受月謂受氣時月如肝王甲乙心王丙丁之類皆王氣法不若此注之明顯）

瘧解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第三十五瘧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七第五又見靈樞卷十二第七十九歲露論又見巢氏病源卷十一瘧病諸候惟編次稍異）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痻瘧者皆生於風其蓄作有時何也（痻者有云二日一發名痻瘧此經但夏傷於暑至秋爲病或云痻瘧或但云瘧不必日發間日以定痻也俱應四時其形有異以爲痻耳因腠

（理開發風入不淺藏蓄合於四時而發日之辰又異其故何也　平按瘧素問巢氏作痎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夫瘧疾皆生於風其以日作以時發何也與此文異太素同今文并自瘧者有云至以爲瘧耳全引楊注惟注中俱應四時作但應四時又注瘧者下袁刻脫有云二字巢氏作痎瘧者夏傷於暑也其病秋則寒甚冬則寒輕春則惡風夏則多汗者然其蓄作有時）岐伯曰瘧之始發先起於豪毛伸欠乃作寒慄寒慄鼓頷腰脊痛寒去則外內皆熱頭如破渴欲飲（寒瘧發狀凡有七別一起豪毛謂毛立二爲伸欠三爲寒慄四腰脊痛五內外熱六頭痛甚七渴飲水寒瘧之狀有斯七別也　平按豪毛素問甲乙作毫毛巢氏作毫末寒慄二字俱不重素問甲乙脊下有俱字渴欲飲素問作陽欲冷飲甲乙作陽欲飲水巢氏作頭痛而渴欲飲）黃帝曰何氣使然願聞其道（請問寒瘧發之所以也）岐伯曰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也陽并於陰則陰實而陽明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巨陽虛則腰脊頭項痛三陽俱虛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寒生

於內故中外皆寒（寒氣藏於腸胃之外皮膚之內舍於營氣至於春時陰陽交爭更勝更衰故虛實相移也三陽俱并於陰則三陽皆虛虛爲陰乘故外寒陰氣强盛盛故內寒內外俱寒湯火不能溫也　平按腰脊素問巢氏作腰背）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而渴欲飲（陰極則陽盛陽盛則外熱陰極則陰虛陰虛則陽乘故內熱外內俱熱甚於栗炭水水不能涼故渴而欲飲也　平按欲飲素問甲乙作故欲冷飲）此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營氣之所舍也（此言其日作所由也皮膚之內腸胃之外脉中營氣是邪之舍也　平按此得之素問甲乙作此皆得之）此令人汗出空疏（平按汗出空疏素問無出字新校正云全元起本作汗出空疏甲乙太素并同）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乃得之以浴（平按乃得之以浴素問乃作及甲乙作得浴二字）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衛氣者晝日行陽此氣得陽而出得陰而內薄是以日作（邪舍營氣之中令人汗出開其腠理因得秋氣復藏皮膚之內與衛氣居衛晝

行於陽夜行於陰邪氣與衛俱行以日日而作也　平按晝日行陽素問作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甲乙同惟晝下無日字而出素問甲乙作而外出是以上素問甲乙有內外相薄四字）黃帝曰其間日而作何也岐伯曰其氣之舍寫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其邪氣因衛入內內薄於陰共陽交爭不得日日與衛外出之陽故間日而作也　平按寫素問甲乙作深注入內下原重內字袁刻脫交爭下袁刻有不得出三字）黃帝曰善其作日晏與其日蚤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客於風府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開則邪入邪入則病作此以日作稍益晏者也其出於風府日下一椎二十一日下至骶骨（因衛氣從風府日下故作也晏晚也骶丁禮反尾窮骨也　平按素

問甲乙骶作脊一椎均作一節二十一日素問作二十五日）二十二日入於脊內注膂之脈其氣上行九日出於鈌盆之中其氣日高故日益早（邪與衛氣下二十一椎日日作晚至二十二日邪與衛氣注於督脈上行氣上高行故其作也早　平按二十二日素問作二十六日注膂之脈作注於伏膂之脈甲乙巢氏伏膂作伏衝新校正云全元起本二十五日作二十一日二十六日作二十二日甲乙太素並同）其內薄於五藏橫連膜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偕出故間日乃作（偕俱也膜原五藏皆有膜原其邪氣內著五藏之中橫連五藏膜原之輸不能與衛氣日夜俱行陰陽隔日一至故間日作也　平按膜原素問甲乙作募原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募作膜太素巢元方并同舉痛篇亦作膜原又甲乙衛氣作營氣素問偕出作皆出）黃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邪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奈何（項髮際上風府之空衛氣之行日日而至若下二十一節還上方會風府日作則不

（相當通之奈何也　平按注若下二十一節袁刻作若其下一節）岐伯曰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也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即其府高已黃帝曰善哉（無常府者言衛氣發於腠理邪氣舍之即高同風府不必常以項髮際上以為府也故衛氣發腠理邪舍之處其病日作也　平按素問岐伯曰下有此邪氣客於頭項循膂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八十八字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及甲乙太素自此邪客於頭項至下則病作故八十八字並無氣之所舍即其府高已素問作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新校正云甲乙巢元方則其府也作其病作）黃帝曰夫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而瘧得有休者何也（因腠理開風入藏內至時而發名之為瘧然則風之與瘧異名同類其瘧日有休時風府常在未愈其意何也　平按有休者素問甲乙作有時而休者）岐伯曰經留其處衛氣相順經絡沈以內薄故衛留乃作（經絡停留之處衛氣過之經脈與衛氣相順故經脈內薄停處衛氣亦留衛氣與風留處發動為瘧所以其風常在瘧有休作也　平按經留其處素問作風氣留其處甲乙作風氣常留其處衛氣相順素問甲乙作故常在瘧氣隨六字沈以內薄甲乙作次而內傳故衛留乃作素問甲乙作故衛氣應乃作袁刻留作氣）

三瘧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第三十五瘧論篇與上篇相接又見甲乙經卷七第五又見巢氏病源卷十一瘧病諸候惟編次先後略異）

黃帝曰瘧先寒後熱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小寒寒迫之（平按小寒寒迫之素問作水寒二字新校正云甲乙太素水寒作小寒迫之據此則本書下寒字疑衍）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病盛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夏遇小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至秋復傷於風先遇於寒故先寒也後傷於風故後熱此為寒瘧也　平按病盛矣素問甲乙作則病成矣後熱下素問甲乙有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八字）黃帝曰先熱而後寒何也岐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亦以時作名曰溫瘧其但熱而不寒陰氣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悗手足熱而欲歐名曰癉瘧（此二種瘧略示所由廣解在下　平按素問甲乙絕上有先字歐作嘔素問煩悗作煩冤）黃帝曰夫經言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為有餘寒為不足夫瘧之寒也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也氷水不能寒也此皆有餘不足之類也當是時良工不能止也必須其時自衰（平按素問作必須其自衰甲乙作必待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岐伯曰經言無刺熇熇之氣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故其為病逆不可治（此言病發盛時不可取也　平按熇熇之氣氣字素問甲乙作熱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及太素熱作氣）夫瘧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并於外則陰虛而陽實故熱而渴夫瘧氣者并於陽而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瘧風寒氣也不常病極則復至（平按瘧風寒氣也不常病極則復至素問作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病極則復王注云復謂復舊也言其氣發至極還復如舊至字連下文病之發也作句新校正云甲乙作瘧者寒風之暴氣不常病極則復至全元起本及太素作瘧風寒氣也不常病極則復至至字連上句與王氏之意異）病之發也如火熱風雨不可當也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勿敢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此言取其衰時有益者也　平按素問甲乙熱字上有之字下有如字盛時下無勿敢二字新校正云太素作勿敢必毀與此同）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

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已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爲其氣逆也（此言取其未病之病未盛之時也　平按素問甲乙邪氣乃已作邪氣乃亡別本亦作亡）黄帝曰善工之奈何早晏何如（晏晚也療瘧之要取之早晚何如也　平按素問工作攻）岐伯曰瘧之且發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陽以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後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此直往而取未得并者也（此言療之在早不在於晚也夫瘧之作也以內陰外陽相入相并相移乃作四支爲陽藏府爲陰瘧之將作陽從四支而入陰從藏府而出二氣交爭陰勝爲寒陽勝爲熱療之二氣未并之前以繩堅束四支病所來處使二氣不得相通必邪見孫絡皆刺去血此爲要道也陽以傷者陽虛也陰從之者陰并也　平按素問甲乙陽以傷以作已後見之作審候見之直往素問作真往新校正云真往甲乙作其往太素作直往）黄帝曰病不發其應何如（瘧病有休有作其應何氣也　平按素問甲乙病作瘧）岐伯曰瘧氣者必更盛更虛隨氣所在病在陽則熱脈躁在陰則寒脈靜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則病得休衛氣集則復病（瘧氣不與衛氣聚故得休止若瘧氣居衛與衛氣聚者則其病復作故病不發者不與陰陽相并故也　平按隨氣所在素問作當氣之所在也）黄帝曰時有閒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夫瘧之作遲數不同或不閒日謂一日一發也或有閒日隔日而發也或閒二日三日一發也或至數日一發四日以去有一發也諸閒二日以去溫瘧人多不識不以爲瘧宜審察之以行補寫也）岐伯曰其閒日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而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瘧氣衛氣俱行行至六府衆氣有時盛衰致令二氣相失數日乃得一集集時即發故至數日乃作也　平按而時相失素問作而有時相失甲乙作而相失）瘧者陰陽更勝或甚或不甚或渴或不渴（陰勝寒甚不渴陽勝熱甚故渴也　平按或渴上素問甲乙有故字）黄帝曰論言夏傷於暑秋必瘖瘧今瘧不必

應何也（夏傷於暑秋必瘖瘧今瘧之發不必要在秋時四時皆發其故何也　平按甲乙無論言二字瘖瘧素問作病瘧新校正云按生氣通天論并陰陽應象大論俱作痎瘧注不必要在秋時要字袁刻作應亦通）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者也（或夏傷於暑或冬傷於寒以爲瘧者至其發時皆應四時但病形異也）其俱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誣風以夏病者多汗（誣於路反畏誣也言同傷寒暑俱以四時爲瘧也秋三月時陰氣得勝故熱少寒甚也冬三月時陽生陰衰故熱多寒少也春三月時風甚故惡風也夏三月時溫熱甚故多汗也　平按素問甲乙無俱字誣均作惡）黄帝曰夫溫瘧與寒瘧各安舍舍何藏（問寒溫二瘧所居之藏也　平按素問夫下有病字各安舍舍何藏作而皆安舍舍於何藏甲乙作其在何藏）岐伯曰溫瘧者得之冬中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平按寒下甲乙巢氏重寒字）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得出因遇大暑腦髓鑠脈肉銷澤（平按邪氣不得出甲乙作不能出素問作不能自出脈肉銷澤素問甲乙作肌肉消巢氏作脈肉消釋）腠理發洩因有所用力邪氣與汗偕出（平按因素問甲乙作或偕作皆）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如是則陰虛而陽盛則病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此言溫瘧所舍之藏謂冬三月時因腠理開得大寒氣深入至於骨髓藏於腎中至春陽氣雖發亦不能出在內銷於腦髓銷鑠脈肉發洩腠理有因用力汗出其寒氣從內與汗俱出是則陰虛陰虛陽乘內盛爲熱故先熱也熱極復衰反入於內外陽復虛陽虛陰乘爲寒所以後寒故曰溫瘧也　平按則病矣素問作陽盛則熱矣甲乙作陽盛則熱衰矣又注陽虛陰乘別本無陽虛二字）黄帝曰癉瘧者何如岐伯曰癉瘧者肺之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中氣實而不外洩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氣盛而不衰則病矣（癉熱也素先也人之肺中先有熱氣發於內熱內熱盛而不衰以成癉瘧之病也）

（平按肺之素有熱素問甲乙無之字巢氏素作系厥逆上素問作厥逆上衝巢氏作上下）其氣不反之陰故但熱不寒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分肉之間令人銷鑠脫肉故命曰癉瘧黃帝曰善哉（為寒氣所發熱氣不反之陰故但熱不寒神引寒氣藏心而舍分肉之間故能銷鑠脫肉令人瘦脊然則無寒獨熱故曰癉瘧也　平按不反之陰素問作不及於陰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及太素作不反之陰巢元方作不及之陰寒氣寒字素問甲乙不重銷鑠素問作消爍甲乙作消鑠巢氏同）

十二瘧

（平按此篇自足太陽瘧至末見素問卷十第三十六刺瘧篇篇首瘧而不渴至為五十九刺素問刺瘧篇編次在後又自篇首至末見甲乙經卷七第五又見巢氏病源卷十一瘧病諸候惟編次小異）

黃帝曰瘧而不渴間日而作奈何岐伯曰瘧而不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渴而間日作刺足少陽溫瘧者汗不出為五十九刺（足太陽在陰主水故不渴間日發也足少陽在陽故渴而間日作也此二皆寒瘧也溫瘧傷寒所為故汗不出以五十九刺也　平按自黃帝曰瘧而不渴至岐伯曰素問甲乙無此十六字刺足太陽甲乙經云九卷曰取足陽明素問刺太陰今本素問作刺足太陽新校正云九卷云刺足陽明太素同刺足少陽甲乙經云九卷曰取手少陽素問刺足少陽今本素問作刺足少陽新校正云九卷云刺手少陽太素同據新校正所引則太素與九卷同與素問異今本書云刺足太陽刺足少陽與九卷異與素問同又檢今本靈樞雜病篇云瘧不渴間日而作取足陽明渴而日作取手陽明再檢本書卷三十刺瘧節度篇與靈樞同與甲乙素問新校正所引亦不盡同與本篇所云刺太陽刺足少陽亦異細玩楊注本篇云此二皆寒瘧刺瘧節度篇云取所主輸故不盡同也）

足太陽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渴渴止汗出難已日刺郄中出血（足太陽脈從頭下背下腰邪客之故寒從背起明堂足太陽合委中療經瘧狀與此同也　平按渴渴止汗出素問作熇熇暍暍然熱止汗出新校正云全元起本甲乙經太素巢元方并作先寒後熱渴渴止汗出與本書合日刺郄中素問巢氏無日字甲乙作間日作刺膕中）

足少陽瘧令人身體解㑊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心惕惕然熱多汗汗出甚刺足少陽（足少陽脈羈終身之支節故此脈病身體解㑊足少陽與厥陰合故寒熱俱不甚惡

見人也若熱多即汗出甚也可取足少陽風池丘虛等穴也　平按解㑊巢氏作解倦甲乙無熱不甚三字汗字素問甲乙巢氏均不重疑衍）

足陽明瘧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刺陽明跗上（足陽明兩陽合明故汗出喜見日月光明見之快心也足跗上足陽明脈行也　平按洒巢氏作灑日下無月字素問刺下有足字甲乙跗上下有及調衝陽四字巢氏作刺足陽明腳趺上）

足太陰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喜歐歐已乃衰即取之（足太陰脈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故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也脾胃主食故脾脈病不嗜食其脈入腹屬脾絡胃上膈俠咽故病將極喜歐歐已乃衰時即宜取之也　平按甲乙多寒熱作多寒少熱歐素問甲乙巢氏并作嘔取之下甲乙有足太陰三字）

足少陰瘧令人吐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而處其病難已（足少陰脈貫肝膈入肺中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足少陰瘧令人吐歐甚則寒熱俱多於餘經瘧其足少陰為陽乘之故熱多寒少以其腎陰脈傷故欲閉戶而處病難已也　平按甲乙作嘔吐甚多寒少熱巢氏作久寒熱難已下甲乙有取太谿三字）

足厥陰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狀非癃已數小便意恐懼氣不足腸中邑邑刺足厥陰（足厥陰脈環陰器抵少腹故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癃淋也小便不利如淋也其脈屬肝絡膽膽為足厥陰府故膽傷恐懼氣不足腸中邑邑也可刺足厥陰五輸中封等穴也　平按非癃已素問甲乙作非癃也巢氏作非癃狀也數小便意素問作數便意新校正云甲乙數便意三字作數噫二字邑邑素問甲乙巢氏并作悒悒）

肺瘧者令人心寒寒甚熱間喜驚如有見者刺手太陰陽明（以上言經病為瘧以下言藏病瘧肺以逼心故肺病心寒喜驚妄有所見宜取肺之藏府表裏之脈也　平按喜驚如有見者素問甲乙作善驚如有所見者巢氏作如是有見者）

心瘧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及寒多寒不甚熱甚刺手少陰（心中煩熱故欲得冷水及欲得寒以其是陽得寒發熱故使得寒多也其寒不甚其熱甚也心經手少陰受病遂令心煩非心受病人心有神不可多受邪氣非脈不受邪也故令煩心療在手少陰少海之穴也　平按及寒多寒不甚熱甚素問作反寒多不甚熱六字新校正云太素云欲得清水及寒多寒不甚熱甚與此同甲乙作寒多不甚熱巢氏作乃寒多寒不甚熱）

肝瘧令人色

倉倉然太息其狀若死者刺足厥陰見血（肝瘧病甚則正色見故倉倉然也倉青也病甚氣奔故太息出之可取肝之經絡見血得愈也　平按倉倉素問甲乙巢氏均作蒼蒼甲乙無太息二字）脾瘧令人疾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已汗出刺足太陰（脾脈足太陰脈屬脾絡胃連腸以穀氣盛故寒疾腹痛腸鳴可取脾之經脈大都公孫商邱等穴也　平按素問無疾字甲乙作病字）腎瘧令人洒洒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詢詢然手足寒刺足太陽少陰（詢請也謂有詢請舉目求之詢詢舉目視專也洒音洗謂惡寒也腎脈貫脊屬腎絡膀胱故腰脊痛宛轉大便難也其脈從腎上貫肝膈肝脈入目故詢詢然又或為眩腎府膀胱足太陽脈起目內眥故令目眩也足少陰大陽上連手之少陰太陽故手足寒也取此腎之藏府二脈也　平按洒洒下素問有然字甲乙作悽悽然目詢詢然素問甲乙作目眴眴然巢氏作目眩眴眴然）胃瘧令人疸病也喜飢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刺足陽明太陰橫脈出血（疸音旦內熱病也胃受飲食飲食非理致有寒熱故胃有瘧也胃脈足陽明屬胃絡脾故胃中熱喜飢不能食腹搘滿也足陽明大絡即大橫脈也　平按疸病素問甲乙巢氏均作且病新校正云太素且病作疸病素問喜作善甲乙作寒善）瘧以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脈開其空立寒（以前諸瘧中溫瘧將欲熱時可刺足跗上動脈動脈即衝脈為五藏六府之海故刺之以療十二瘧也開空者搖大其穴熱去立寒也或寒衰方熱也　平按空下素問有出其血三字甲乙有出血二字）瘧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以前諸瘧之中寒瘧可刺手足陽明太陰手陽明脈商陽三間合谷陽谿偏歷溫溜五里等足陽明神庭開明天樞解谿衝陽陷谷厲兌等手太陰列缺太泉少商足太陰大都公孫商丘等穴或熱衰方寒也　平按諸瘧上素問有瘧脈滿大至則失時也八十九字本書在第三十卷刺瘧節度篇新校正云詳自瘧脈滿大至則失時也全元起本在第四卷中王氏移續於此本書無此八十九字則素問為王氏所移益信）

諸瘧而脈不見者刺十指間見血血去必已先視身之熱赤如小豆者盡取之（十二種瘧各有絡脈見者依刺去之若絡不見足陰陽脈刺足十指間手陰陽脈不見刺手十指間皆出血必已又諸瘧將衰身上有如赤小豆結起者皆刺去之也　平按甲乙而脈不見而作如赤上素問甲乙無熱字）十二瘧者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脈之病也

先其病發時如食頃而刺之（此言通療十二種瘧並於瘧未發先一食之頃刺之必已）一刺則衰二刺則知三刺則已（一刺病衰病人未覺有愈二刺知愈其病未盡三刺病氣都盡也）不已刺舌下兩脈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經出血有刺項以下俠脊者必已舌下兩脈者廉泉也（如前刺之不已可變法刺凡有三刺一刺舌下足少陰脈任脈廉泉之穴二刺膕內委中檢無郄中或可刺於膕內郄穴委中之中足太陽盛經出血三刺項下俠脊足太陽大杼譩譆等穴　平按素問甲乙有刺項以下作又刺項已下注膕內郄穴內字袁刻作中）刺瘧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先問者問其瘧發之先欲療其始問而知之也　平按必先問先字袁刻脫）頭先痛及重先刺頭上（先取督脈神庭上星顖會百會等穴）及兩頷兩眉間出血（兩頷眉間取絡出血　平按兩頷素問甲乙均作兩額）先項背痛者先刺之（先起項及背者先刺項及背療瘧之處也）先腰脊痛者刺郄中出血（刺委中之郄也）先手臂痛者先刺陰陽十指間（手表裏陰陽之脈十指之間也　平按素問甲乙陰陽十指間作手少陰陽明十指間新校正云別本作手陰陽全本亦作手陰陽）先足胻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足陽明為三陽之長故刺足十指間出血背稱足陽明也　平按素問甲乙胻作脛）風瘧之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輸之血（此風瘧狀也風瘧候手足三陽經之背輸有瘧於穴處取之　平按之發素問作瘧發甲乙三陽上有足字）胻痠痛甚按之不可名曰胕髓以鑱鑱絕骨出其血立已身體小痛刺之諸陰之井毋出血間日一刺（人足胻痠痛按之不可名曰胕髓之病可以鑱鑱出血也五藏諸陰之井起於木宜取勿出血也有本髓為體　平按胕髓下素問有病字甲乙作胕髓病以鑱鍼鍼絕骨素問刺之之字作至陰二字）

黄帝內經太素卷第二十五（傷寒）　黄陂蕭貞昌校字

黃帝内經太素卷第二十六（寒熱）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寒熱厥

經脉厥

寒熱相移

厥頭痛

厥心痛

寒熱雜說

癰疽

蟲癰

寒熱瘰癧

灸寒熱法

寒熱厥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二第四十五厥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七第三又見巢氏病源卷十二冷熱病諸候寒熱厥候篇惟編次前後畧異）

黃帝問於岐伯曰厥之寒熱者何也（夫厥者氣動逆也氣之失逆有寒有熱故曰厥寒熱也九月反逆氣　平按注氣之失逆袁刻之作動）岐伯曰陽氣衰於下則為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為熱厥（下謂足也足之陽氣虛也陰氣乘之足冷名曰寒厥足之陰氣虛也陽氣乘之足熱名曰熱厥也）黃帝曰熱厥之為熱也必起足下何也（寒熱逆之氣生於足下令足下熱不生足上何也）岐伯曰陽起於五指之表集於足下而熱於足心故陽勝則足下熱（五指表者陽也足心者陰也陽生於表以溫足下令足下陰虛陽勝故足下熱名曰熱厥也　平按陽起於五指之表素問作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新校正云甲乙陽氣起於足作走於足起當作走今本甲乙仍作起按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自以走字為允又素問甲乙表下有陰脈者三字而熱熱字作聚巢氏亦作聚注表者者字袁刻脫今足下今字袁刻作令）黃帝曰寒厥之為寒也必從五指始上於膝下何也岐伯曰陰氣起於五指之裏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寒黃帝曰善（五指裏陰也膝下至於膝上陽也今陽虛陰勝之故膝上下冷也膝上下冷不從外來皆從五指之裏寒氣上乘冷也　平按必從必字袁刻脫始上於膝下素問甲乙作而上於膝者又素問皆從內寒寒作也甲乙無寒字巢氏作皆從內寒與本書同）黃帝曰寒厥何失而然（厥失也寒失之氣何所失逆致令手足冷也）岐伯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也太陰陽明之所合也春夏則陽氣多而陰氣衰秋冬

則陰氣盛而陽氣衰（大便處為後陰陰器為前陰也宗總也人身大筋總聚以為前陰也手太陰脈絡大腸循胃口足太陰脈絡胃手陽明脈屬大腸足陽明脈屬胃手足陰陽之脈皆主水穀共以水穀之氣資於諸筋故令足太陰足少陰足厥陰足陽明等諸脈聚於陰器以為宗筋故宗筋太陰陽明之所合也春夏為陽故人足陽明春夏氣盛秋冬為陰故人足太陰秋冬氣盛也　平按前陰者宗筋之所聚甲乙作厥陰者眾筋之所聚素問新校正云甲乙作厥陰者眾筋之所聚全元起云前陰者厥陰也與王注異亦自一說巢氏陰上無前字陽氣多多字原鈔不全素問甲乙巢氏均作多袁刻作盛陰氣衰衰字素問甲乙均作少）此人者質壯以秋冬〻奪於所用下氣上爭未能復精氣溢下邪氣且從之而上氣居於中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故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為之寒（此人謂是寒厥手足冷人也其人形體壯盛從其所欲於秋冬〻陽氣衰時入房太甚有傷故曰奪於所用因奪所用則陽氣上虛陰氣上爭未能和復精氣溢洩益虛寒邪之氣因虛上乘以居其中以寒居中陽氣衰虛夫陽氣者衛氣也衛氣行於脈外滲灌經絡以營於身以寒邪居上衛氣日損陰氣獨用故手足冷名曰寒厥也　平按未能復素問作不能復且從之而上素問巢氏且作因甲乙作從而上之氣居於中甲

（乙作所中二字）黃帝曰熱厥何如岐伯曰酒入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其四支（酒爲熱液故人之醉酒先入并絡脈之中故經脈虛也脾本爲胃行於津液以灌四藏今酒及食先滿絡中則脾藏陰虛脾藏陰虛則脾經虛脾經既虛則陽氣乘之陽氣聚脾中則穀精氣竭穀精氣竭則不營四支陽邪獨用故手足熱也）此人必數醉若飽已入房氣聚於脾中未得散酒氣與穀氣相搏熱於中故熱遍於身故內熱溺赤夫酒氣盛而慓悍腎氣有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爲之熱（此具言得病所由此人謂手足熱厥之人數經醉酒及飽食酒穀未消入房氣聚於脾藏二氣相搏內熱於中外遍於身內外皆熱腎陰內衰陽氣外勝手足皆熱名曰熱厥也　平按此人必數醉袁刻脫必字素問甲乙飽已作飽以未得散作不得散相搏作相薄巢氏作相并熱於中素問作熱盛於中甲乙無此三字巢氏作熱起於內故內熱溺赤素問甲乙作內熱而溺赤巢氏溺作尿有衰甲乙作日衰素問巢氏并作有衰袁刻作日）黃帝問曰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令人腹滿及不知人以爲失逆稱爲厥者請聞所以）岐伯曰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上謂心腹也下謂足下也上陽非無有陰下陰非無有陽氣之常也今陰氣并盛於上下虛故腹滿也　平按甲乙無脹字巢氏陰氣上有此由二字無則下虛至下節陽氣盛於上十四字）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亂則不知人黃帝曰善（心腹爲陽下之陽氣重上心腹是爲邪氣逆亂故不知人也　平按陽氣盛於上甲乙作腹滿二字注云素問作陽氣盛於上新校正云當從甲乙之說何以言之別按甲乙云陽脈下墜陰脈上爭發尸厥焉有陰氣盛於上而又言陽氣盛於上又按張仲景云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宗氣反聚血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股與陰相動令身不仁此爲尸厥仲景言陽氣退下則是陽氣不得盛於上故知當從甲乙也本書與素問同與甲乙巢氏異姑存以俟考）

經脈厥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嗌腫痓治主病者見素問卷十二第四十五厥論篇自巨陽之厥至以經取之又見甲乙經卷七第三自足太陰脈厥逆至嗌腫痓治主病者又見甲乙經卷四第一中篇自腎肝并沈至末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八大奇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四第一下篇又見本書卷十五五藏脈診篇又自巨陽之厥至腫脛內熱見巢氏病源卷十二冷熱病諸候寒熱厥候篇）

黃帝曰願聞六經脈之使厥狀病能（請聞手足三陰三陽氣動失逆爲厥之狀能者厥能爲病　平按素問厥上無使字注之狀之字袁刻作人）岐伯曰巨陽之厥踵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爲眴仆（巨陽太陽也踵足也首頭也足太陽脈從頭至足故太陽氣之失逆頭足皆重以其重故不能行也手足太陽皆入於目故目爲眴仆眴胡遍反目搖也　平按巢氏巨作太素問甲乙踵作腫甲乙眴作眩）陽明之厥則癲疾欲走呼腹滿不能臥面赤而熱妄見妄言（足陽明脈從面下入腹至足故陽明氣之失逆癲疾走呼腹滿不得臥面赤而熱妄見妄言皆是陽明穀氣盛熱邪氣所乘故也　平按不能臥素問甲乙作不得臥巢氏作不臥面赤上有臥則二字）少陽之厥則暴聾頰腫而熱脇痛骭不可以運（手足少陽之脈皆入耳中足少陽脈循頰下脇循骭至足故暴聾頰腫脇痛骭不可運動也　平按骭素問甲乙巢氏均作胻）太陰之厥腹滿䐜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歐不得臥（足太陰脾脈主於腹之腸胃故太陰脈氣失逆腹滿不利不食歐不得臥　平按注腸胃袁刻作腹胃）少陰之厥則舌乾溺赤腹滿心痛（手少陰脈絡小腸足少陰脈從足上陰股內廉貫脊屬腎絡膀胱絡心上俠舌本少陰氣逆舌乾溺赤腹滿心痛也　平按素問舌作口巢氏溺作尿）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䐜洩不利好臥屈膝陰縮腫脛內熱（足厥陰脈從足上踝八寸趣出太陰後上循股陰入毛環陰器抵少腹俠胃故少陰脈氣失逆少腹痛䐜洩不利好臥屈膝陰縮腫脛內熱[illegible]外爲誤耳　平按䐜洩不利素問甲乙作䐜脹涇溲不利巢氏作涇溲不利[illegible]少陰據經文宜作厥陰恐原鈔傳寫之誤）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則以經取之（凡六經厥皆量盛虛以行補寫也）足太陰脈厥逆胻急攣心痛引腹治主病者（足太陰脈從足上行循胻後屬脾絡胃注心中故足太陰氣動失逆胻急攣心痛引腹也有胻急攣等病者可療足太陰脈所發之穴主療此病者也餘倣此問曰前章已言六經之厥今復言之有何別異）

也答曰二章說之先後經脈厥而主病左右不同故也（平按素問甲乙太陰上無足字下無脈字）足少陰脈厥逆虛滿歐變下洩青治主病者（足少陰脈貫脊屬腎絡膀胱貫肝入肺注胸中故足少陰脈氣失逆心腹[illegible]歐吐下利出青色者少腹閒冷也）（平按素問甲乙歐作嘔青作清）足厥陰脈厥逆攣腰虛滿前閉譫言治主病者（足厥陰環陰器抵少腹循喉嚨入頏顙故足厥陰脈失逆腰攣而虛滿小便閉譫諸闇反多言也相傳乃衛反獨語也）（平按素問甲乙腰下有痛字譫言甲乙作譫語新校正云全元起云譫言者氣虛獨言也）三陰俱逆不得前後使人手足寒三日死（逆即氣之失逆名曰厥逆足三陰之脈同時失逆必大小便不通手足冷期至三日死也）（平按注必大小便必字袁刻脫）足太陽脈厥逆僵仆歐血善衄治主病者（足太陽脈起於鼻旁目內眥俠脊抵腰中絡腎屬膀胱故足太陽脈氣之失逆僵仆歐血善衄後倒曰僵前倒曰仆僵仆有傷故歐血也太陽厥逆連鼻故善衄也）（平按素問甲乙太陽上無足字下無脈字歐作嘔）足少陽脈厥逆機關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發腹癰不可治驚者死（足少陽脈循頸下腋循胸過季脇合髀厭中下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抵絕骨上外踝之前上跗入小指次指間支者貫爪甲遍絡身之骨節機關故少陽氣之失逆機關不利腰是機關故不可行也少陽循頸故項不可顧也脈行腸裏出於氣街發腸癰病猶可療之腸癰氣逆傷臟死也）（平按素問甲乙少陽上無足字下無脈字機關不利四字重腹癰腹字均作腸據本注亦宜作腸當是傳鈔之誤不可治不字素問甲乙同據本注應作猶）足陽明脈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歐血不可治驚者死（足陽明逆氣乘肺故喘欬也足陽明主身熱逆氣逆身喜驚足陽明起鼻下行屬胃氣逆衄血歐血而不療加有驚者神亂故死也）（平按素問甲乙陽明上無足字下無脈字歐作嘔素問無不可治驚者死六字）手太陰脈厥逆虛滿而欬善歐唾沫治主病者（手太陰脈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故氣逆而成病）（平按善歐唾沫素問作善嘔沫甲乙作善嘔吐沫）手心主少陰脈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熱可治（手心主手厥陰心包絡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膈歷絡三焦手少陰脈起心中俠咽上行故二脈失逆心痛引喉也心包之脈歷絡三焦故心受邪而痛遍行三焦致令身熱名真心痛死不可療若身不熱是則逆氣不周三焦故可療之也）（平按不熱可治素問作不可治甲乙作不熱者可治）手太陽脈厥逆聾

泣出項不可以顧腰不可以俛仰治主病者（手太陽脈起於小指之端上行至肩上入缺盆循頸至目兌眥卻入耳中故手太陽氣逆耳聾目泣出項不可顧不得俛仰也）（平按素問甲乙聾上有耳字）手陽明少陽脈厥逆發喉痺嗌腫痓治主病者（手陽明脈上肩出髃前廉上出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支者從缺盆上貫頰手少陽支者從膻中出缺盆上項係耳後故二脈氣逆喉嚨痺咽嗌腫頸項痓痓身項強直也）（平按素問新校正云全元起本痓作痙）腎肝并沈為石水（腎肝雖為下部腎脈沈肝脈浮而弱今肝脈與腎脈并沈是陰氣盛腎以主水故為石水石水謂盛冬凝水堅鞕如石名曰石水言此水病之甚也鞕五猛反強也）（平按注堅鞕堅字袁刻誤作腎又按素問新校正云詳腎肝并沈至下并小弦欲驚全元起本在厥論中王氏移於大奇論據此則本書與全本相同王氏之移經益信）并浮為風水（浮為陽也風為陽也肝脈浮弦今腎脈與肝脈并浮然腎肝俱陰居於下部故為風水也）并虛為死（腎肝並虛是為陰陽俱虛為水必死）并小弦亦驚（脈小者血氣少也腎肝二脈血氣俱少仍絃者是為腎肝皆虛又為脾氣來乘故有驚恐也）（平按亦驚素問作欲驚甲乙作欲為驚）

寒熱相移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故得之厥氣見素問卷十第三十七氣厥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六第十自三陽急為瘕至末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八大奇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四第一下篇）

腎移寒於脾癰腫少氣（五藏病傳凡有五邪謂虛實賊微正等邪從後來名虛邪從前來名實邪從所不勝來名微邪從勝處來名賊邪邪從自起名曰正邪腎移寒於脾此從不勝來也謂腎藏得寒傳與脾藏致令脾氣不行於身故發為癰腫寒傷穀故為少氣也）（平按脾素問作肝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作腎移寒於脾元起注云腎傷於寒而傳於脾脾主肉寒生於內則結為堅堅化為膿故為癰也血傷少氣故曰少氣甲乙經亦作移寒於脾王因誤本遂解為肝亦智者之一失也癰素問甲乙作癰下同注病傳袁刻作內傳從勝處來袁刻作從所勝來）脾移寒於肝癰腫筋攣（脾得寒氣傳與肝藏名曰微邪以脾將寒氣與肝肝氣壅遏不通故為癰腫肝以主筋故肝病筋攣者也）肝移寒於心狂鬲中（肝得寒氣傳於心藏名曰虛邪肝將寒氣與心心得寒氣熱盛神亂故狂鬲也心氣不通也）（平按素問鬲作隔）心寒移於肺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心得寒氣傳與肺者名曰賊邪心將寒氣與肺肺得寒發熱肺焦為渴名曰肺消飲一升溲一升可療飲一升溲二升肺已傷甚故死也）（平按素問肺消二字重甲乙作為肺消肺消者）肺移寒於腎為涌水涌水者按腹下堅水氣

客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裹壺治主肺者（肺得寒氣傳與腎藏名曰虛邪肺將寒氣與腎腎得涌水大腸盛水裹如腹中如帛囊漿壺以肺寒飲爲病故瘀於肺也　平按腹下堅素問下作不甲乙作按其腹不堅則鳴作腸鳴如裹壺甲乙作如囊裹漿素問作如囊裹漿水之病也無治主肺者四字）脾移熱於肝則爲驚衄（脾受熱氣傳之與肝名曰微邪脾將熱氣與肝肝血怒盛傷爲驚怖衄血也）肝移熱於心則死（肝受熱氣傳之與心名曰虛邪肝將熱氣與心心中有神不受外邪故令受邪即死也）心移熱於肺傳爲鬲消（心受熱氣傳之與肺名曰賊邪心將熱氣與肺肺得熱氣膈熱消飲多渴故曰膈消也　平按鬲甲乙作膈）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胞女子胞也女子胞中有熱傳與膀胱尿胞尿胼得熱故爲淋病尿血也）膀胱移熱於小腸隔腸不便上爲口靡（隔塞也膀胱水也小腸火也是賊邪來乘故小腸中塞不得大便熱上衝口中爛名曰口靡靡爛也止之反　平按素問隔作鬲靡作糜甲乙亦作糜）肺移熱於腎傳爲素痓（肺受熱氣傳之與腎名曰虛邪肺將熱氣與腎腎得熱氣名曰素痓之病素痓強直不能迴轉　平按素痓素問甲乙作柔痓）腎移熱於脾傳爲虛腸辟死

不可治（腎受熱氣傳之與脾名曰微邪腎將熱氣與脾脾主水穀故脾得熱氣令腸中水穀消竭所以腸虛辟疊不通而死　平按辟素問甲乙作澼又肺移熱於腎兩節素問甲乙在胞移熱於膀胱上）小腸移熱於大腸爲密疝爲沈（小腸得熱傳與大腸名曰賊邪小腸將熱氣與大腸爲病名曰密疝大腸得熱密澀沈而不通故得密沈之名也　平按密疝素問甲乙作虙瘕王注謂虙與伏同血澀不利則月事沈滯而不行故云爲虙瘕爲沈也與楊注異）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入胃之食亦（大腸得熱傳與胃者名曰虛邪大腸將熱與胃胃得熱氣實盛消食故喜飢多食以其熱盛食入於胃不作肌肉故瘦亦義當易也言胃中熱故入胃之食變易消無不爲肌肉故瘦　平按而瘦入胃之食亦素問胃作謂甲乙作而瘦名曰食㑊）胃移熱於膽名曰食亦（胃得熱氣傳之與膽從不勝來名曰微邪胃將熱氣與膽膽得於胃穀之熱氣令膽氣消易仍名食易　平按名曰素問作亦曰甲乙作亦名）膽移熱於腦則辛煩鼻淟鼻淟者濁涕下不止傳爲衄䁾瞑目故得之厥氣（淟他典切垢濁也䁾巳結反目眵也腦髓屬腎膽得熱氣傳之與腦從前而來名曰實邪膽將熱氣與腦腦得膽之熱氣鼻煩辛酸流於濁涕久下不止傳爲鼽衄眵瞑也瞑開目難也此膽傳之病並因逆熱氣之所致也　平按素問甲乙煩作頞淟作淵厥氣素問作氣厥甲乙無氣字注煩表刻作頞並因表刻誤作並目）三陽急爲（瘕謂女子宮中病男子亦有瘕而爲病凡脈急者多寒三陽謂太陽候得太陽脈急爲是陰勝多寒男子爲瘕女子爲石瘕之病　平按素問爲瘕下有三陰急爲疝五字注瘕謂字表刻脫）二陰急爲癇厥（二陰少陰也候得少陰脈急是爲陽與陰爭陽勝發爲小兒癇病手足逆冷也）二陽急爲驚（二陽陽明也陽與陰爭少陰勝發大小人驚也　平按素問新校正云三陽急爲瘕至二陽急爲驚全元起本在厥論王氏移在大奇論據此則全本與本書合）

厥頭痛（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後取足少陽陽明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四厥病篇又見甲乙經卷九第一自厥俠脊而痛至末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六雜病篇又自厥俠脊而痛至腦中血絡見甲乙經卷七第一中篇又自厥胸滿面腫至末見甲乙經卷七第三）厥頭痛面若腫起而煩心取足陽明太陽（應有問答傳之日久脫畧故也）（手足陽明及手足太陽皆在頭在面手太陽絡心屬小腸此等四脈失逆頭痛面胕起若腫及心煩故各取此四脈輸穴療主病者　平按靈樞太陽作太陰又按足陽明太陽據本注應作手足陽明太陽）厥頭痛頭脈痛心悲善泣視頭動脈

反盛者刺盡去血後調足厥陰（足厥陰脈屬肝絡膽上連目系上出額與腎脈會於巔故氣失逆頭痛頭脈痛心悲善泣視頭動厥陰主悲泣視頭動者視之時頭戰動也脈反盛者絡脈盛可先刺去取血後取厥陰輸穴療主病者也　平按甲乙頭脈痛無頭字善泣作喜泣注腎脈恐係督脈之誤）厥頭痛貞貞頭重而痛寫頭上五行行五先取手少陰後取足少陰（貞竹耕反貞貞頭痛甚兒手少陰心脈起心中從心係目系足少陰腎脈貫脊屬腎上貫肝入肺從肺出絡心故心氣失逆上衝於頭痛貞貞頭是心神所居故先取心脈輸穴後取腎脈輸穴療主病者　平按貞貞甲乙作貞員下無頭重二字注靈樞作貞貞又注貫肝入肺袁刻肺誤作脈）厥頭痛意善忘按之不得取頭面左右動脈後取足太陰（足太陰脈與足陽明合也足陽明循頭面左右動在客主人及太迎皆脾氣所至脾神是意其脈足太陰所以太陰氣之失逆意多善忘所痛在神按之難得可取頭面左右足陽明動脈後取足太陰輸穴療主病者　平按甲乙此段在厥頭痛貞貞之上太陰作太陽注云亦作陰）厥頭痛頭痛甚耳前後脈涌有熱寫出其血後取足少陽（足少陽膽脈起目兌眥上抵角下耳後其支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故足少陽氣之失

（逆頭痛甚耳前後脈涌動者有熱也可刺去熱血後取足少陽瘵主病者　平按甲乙頭痛甚作痛甚脈涌有熱作脈骨熱寫出作先寫足少陽作足太陽少陰）厥頭痛項腰脊爲應取天柱後取足太陽（足太陽脈起目內眥上額交顛入絡腦還出下項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故足太陽氣之失逆頭痛項先痛腰脊相應先取足太陽上天柱之穴後取足太陽下輸穴瘵主病者　平按靈樞甲乙此段在厥頭痛頭痛甚之上項作先項痛三字應下有先字）真頭痛頭痛甚腦盡痛手足寒至節死不治（頭痛腦痛既甚氣逆故手足冷至節極則死也）頭痛不可取於輸者有所擊墜血在於內若內傷痛未已可即刺不可遠取也（取輸難愈故曰不可又有擊墜留血可以近療可即刺之不可取其遠輸者也　平按輸靈樞作腧甲乙作俞血上靈樞甲乙有惡字內傷靈樞作肉傷可即刺靈樞即作則甲乙刺下有之字）頭痛不可刺者大痺爲惡日作者可令少愈不可除也（頭痛有不可刺者此爲大痺在頭惡其日作作發也刺之可令少愈不可除也謂寒溼之氣入腦以爲大痺故也　平按甲乙惡下有風字除靈樞甲乙作已）頭半寒痛先取手少陽陽明後取足少陽陽明（手足少陽陽明在頭面左右箱故手脈行近頭足脈行遠頭所以頭之左箱半痛者可刺左箱手之少陽陽明然後刺右箱足之少陽陽明右亦如之也　平按甲乙無半字）厥俠脊而痛至項頭沈沈然目䀮䀮然腰脊強取足太陽膕中血絡（頭目項及腰脊膕足太陽脈所行故生病膕中也　平按靈樞項作頂䀮䀮作𥉂𥉂甲乙至項頭作主頭項沈沈作几几䀮䀮作𥉂𥉂）厥胸滿面腫脣思思然暴言難甚則不能言取足陽明（此皆足陽明脈所行故取足陽明輸瘵主病者　平按脣思思然靈樞作脣漯漯甲乙作肩中熱）厥氣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陰（手足清者手少陰與足少陰通故手足冷取足少陰輸瘵主病者也　平按甲乙不能言作不言清上有微字清據注訓冷應作凊爲允本書下篇作凊）厥而腹嚮嚮然多寒氣腹中榮榮便溲難取足太陰（腹脹多寒便溲不利皆是足太陰脈所爲故取之也　平按嚮嚮然甲乙作彭彭二字榮榮靈樞作穀穀甲乙作㝡㝡注云音最九𧽓作榮榮注太陰脈脈字袁刻脫）

厥心痛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形中上者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四厥病篇自心痛引腰脊至得之立已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六雜病篇自心疝暴痛至末見靈樞卷五第二十三熱病篇又自篇首至末見甲乙經卷九第二）

厥心痛與背相控如從後觸其心傴僂者腎心痛也先取京骨崑崙發鍼不已取然谷（腎脈足少陰貫脊屬腎絡心故腎氣失逆令心痛控背腎在於後故腎病痛心如物從後觸心而痛脊背傴僂也京骨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腎府足太陽脈所過崑崙在足外踝跟骨上足太陽脈所行然骨在足內踝前起大骨下足少陰脈所流故腎心痛皆取之也　平按控下靈樞甲乙有善瘛二字傴上甲乙有身字發鍼下有立已二字注腎在於後袁刻腎作背）厥心痛腹脹胸滿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取之大都大白（胃脈足陽明屬胃絡脾脾脈足太陰流於大都在足大指本節後陷中注於大白在足內側覈骨下陷中支者別胃上膈注心中脾胃主水穀水穀有餘則腹脹胸滿尤大也此府病取於藏輸也　平按甲乙腹脹胸滿作暴胐腹脹滿）厥心痛痛如錐鍼刺其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取之然谷大谿（然谷足少陰脈所流在足內踝前起大骨下陷中大谿足少陰脈所注在足外踝骨上動脈陷中並是足少陰流注脾氣乘心心痛可療脾之輸穴今療腎足少陰流注之穴者以脾是土腎爲水土當剋水水反乘脾脾乃與心爲病故遣療病輸也　平按靈樞錐上有以字甲乙錐下無鍼字注足外踝骨上檢甲乙經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且陰脈行內外踝應是內踝之誤踝下脫後跟二字）厥心痛色倉倉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取之行間大衝（倉倉青色也肝病也不得太息肝主吸氣今吸氣已痛不得出氣太息也大衝右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者足厥陰脈所注　平按靈樞甲乙倉倉作蒼蒼注右足右字當係在字傳鈔之譌檢甲乙經太衝穴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或曰一寸五分陷者中素問刺腰痛論注云在足大指本節後內間二寸陷者中并無左右足之分故知右爲在之誤也）厥心痛臥若徙居心痛間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取之魚際大泉（肺主於氣氣以流動流動之氣乘心故心痛臥若移居至於他處也以氣流動故心痛閒也動作益氣所病故益甚也肺氣是心微邪不能令色變魚際在大指本節後內側散脈中手太陰脈之所留大泉在手掌後陷者中手太陰脈之所注也　平按徙居靈樞作徒居大泉作太淵說見前）真心痛手足清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

旦死（心不受邪受邪甚者痛聚於心氣亦聚心故手足冷所以死速也　平按清今本靈樞作清道藏本靈樞作凊甲乙作青）心痛不可刺者中有盛聚不可取於輸腸中有蟲瘕及蛟蛕皆不可取小鍼（心痛甚取輸無益者乃是腸中有蟲瘕蛟蛕腸中長蟲也音交可以手按用大鍼刺之不可用小鍼　平按輸靈樞作腧甲乙作俞蛟靈樞甲乙作蛟）心腹痛憹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善渴涎出者是蛟蛕也以手聚按而堅持之姑令得移以大鍼刺之久持之蟲不動及出鍼也恙腹憹痛形中上者（憹聚結也奴通反謂心腹之內蟲聚而痛憹懊憹然也蟲食而聚猶若瘇聚也食已而散故休止也又聚㧺於胃故熱渴涎出也若蛟相友所以蛕稱蛟也恙亦怦普耕反滿也謂蟲聚心腹滿如瘇聚高起故曰形中上者也　平按靈樞心腹作心腸腹熱善渴涎出者靈樞善作喜甲乙作腹中熱渴羨者註羨音涎姑令靈樞甲乙作無令及出鍼及靈樞甲乙作乃甲乙無恙腹憹痛形中上者八字恙靈樞音烹注猶若瘇聚瘇袁刻作種）心痛引腰脊欲歐取足少陰（足少陰脈行腰脊上至心故心痛引腰脊欲歐取少陰脈輸穴也）心痛腹脹嗇嗇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陰（足太陰脈主腹故取足太陰輸穴嗇嗇惡寒之皃也　平按嗇嗇甲乙作濇濇）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陰不已取手少陽（足少陰脈貫脊絡心手少陽脈主三焦氣故心痛引背不得息取此二經輸穴療主病者也　平按手少陽甲乙作手少陰）心痛少腹滿上下無常處便溲難刺足厥陰（足厥陰脈環陰器抵少腹故少腹滿便溲難取此脈輸穴所主病者　平按靈樞甲乙少腹上有引字）心痛但短氣不足以息刺手太陰（手太陰主於氣息故氣短息不足取此脈療主輸穴）心痛當九節刺之不已刺按之立已不已上下求之得之立已（明堂第九節下兩傍是肝輸中央是筋縮皆不言療心痛此經言療取之刺此節不已於上下背輸尋之有療心痛取之　平按刺之不已靈樞作刺之按已）心疝暴痛取足太陰厥陰盡刺去其血絡（足太陰注心中足厥陰從肝注肺故心暴疝取此二脈去其血絡也　平按甲乙作盡刺之血絡）

寒熱雜說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五第二十一寒熱病篇又自篇首至骨厥亦然見甲乙經卷八第一上篇又自骨痺至補之見甲乙經卷十第一下篇又自身有所傷至關元也見甲乙經卷十第二下篇又自厥痺者至陰經見甲乙經卷十第一下篇又暴瘖一節見甲乙經卷十二第二暴聾一節見甲乙經卷七第一中篇暴痺一節見甲乙經卷十二第七又自臂陽明至盛寫虛補見甲乙經卷十二第六又自足陽明有挾鼻至則瞑目見甲乙經卷十二第四又自寒厥至足太陰少陽見甲乙經卷七第三又舌縱一節見甲乙經卷十二第六又振寒洒洒一節見甲乙經卷七第一中篇又自春取絡脈至治骨髓五藏見甲乙經卷五第一上篇又自身有五部至有癰疽者死見甲乙經卷十一第九下篇又自熱病始手臂者至止之於陰見甲乙經卷七第一中篇又自病始手臂者至項太陽而汗出見素問刺熱篇亦見本書五藏熱病篇又自凡刺之害至末見甲乙經卷五第四）

皮寒熱皮不可附席毛髮焦鼻槁腊不得汗取三陽之絡補手太陰（肺主皮毛風盛爲寒熱寒熱之氣在皮毛故皮毛熱不可近席以熱甚故皮毛焦鼻是肺官氣連於鼻故槁腊不得汗也腊肉乾也三陽絡在手上大支脈三陽有餘可寫之太陰氣之不足補之也　平按皮不可附席皮字靈樞作者甲乙太陰作太陽恐誤注寒熱之氣寒字袁刻脫肺官官字原不全因下注脣口爲脾官當是官字袁刻作官）肌寒熱肌痛毛髮焦而脣槁腊不得汗取三陽於下以去其血者補太陰以出其汗（寒熱之氣在於肌中故肌痛毛髮焦也脣口爲脾官氣連肌肉故肌肉熱脣口槁腊不得汗也是爲足三陽盛故去其血也足太陰虛故補之出汗　平按寒熱下靈樞有者字甲乙有病字太陰上靈樞有足字以出其汗甲乙出作去）骨寒熱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未槁取其少陰於陰股之絡齒已槁死不治骨厥亦然（寒熱之氣在骨骨熱故無所安汗注不休也齒槁骨死之候齒不槁者可取足少陰陰股間絡以足少陰內主於骨故也　平按甲乙寒下有骨字病作痛未槁作本槁痛已槁作色槁注內主於骨袁刻主誤作寒）骨痺舉節不用而痛汗注煩心取三陰之經補之（寒溼之氣在於骨節支節不用而痛汗注煩心名爲骨痺是爲手足三陰皆虛受諸寒溼故留鍼補之令溼痺去之矣）身有所傷血出多及中風寒若有所墮墜四支解㑊不收名曰體解取其少腹齊下三

結交三結交者陽明太陰也齊下三寸關元也（因湯出血多一也中風寒二也有墮墜三也體者四支也三者俱能令人四支解墮不能收者名曰體解之病可取之足陽明足太陰於齊下小腸募關元穴也三結者足之三陰太陰之氣在齊下與陽明交結者也　平按甲乙血出多作出血多墮墜作墜墮靈樞解㑊作解惰體解作體惰齊靈樞甲乙作臍）厥痹者厥氣上及腹取陰陽之絡視主病者寫陽補陰經（失逆之氣從足上行及於少腹取足之陰陽之絡所主之病寫去其血補足三陰經也）頸側之動脈人迎人迎足陽明也在嬰筋之前嬰筋之後手陽明也名曰扶突次脈手少陽脈也名曰天牖次脈足太陽也名曰天柱腋下動脈臂太陰也名曰天府（膺前當中任脈謂之天突任脈之側動脈足陽明在嬰筋之前人迎也名足陽明等者十二經脈足太陰屬脾絡胃上膈俠咽連舌本足少陰從腎上貫膈入肺循喉嚨俠舌本足厥陰屬肝絡膽循喉嚨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額與督脈會巔支者從目系下頰裏此足三陰至頸項之中所行處深故不得其名足厥陰雖至於頰不當頸項衝處故其穴不得脈

名手少陰心脈雖循胸係目系以心不受邪其氣不盛手心主脈從心包循胸出脇腋不至頭項又是心包其氣更不盛故此二脈之穴不得脈名手太陰肺脈以肺居藏上主氣其氣强盛雖不至頭項發於氣穴得於脈名手足三陽手太陽脈雖循頸上頰至目兌眥以是心府其氣不盛故穴不得脈名足少陽膽府脈起目兌眥下行至胸以膽穀氣不盛故其穴不得脈名唯手足陽明穀氣强盛手少陽三焦之氣有本爲足少陽檢例誤耳足太陽諸陽之長所以此之四脈並手太陰入於五部大輸之數也與彼本輸之中脈次多少不同彼中十二經脈之中唯無足之三陰手太少陰手足諸陽皆悉□□奇經八脈之中有任有督以爲脈次此中唯取五大要輸以爲差別　平按注所行處深袁刻作行處深深又注皆悉下所缺二字細玩餘文似具于二字）陽逆頭痛胸滿不得息取人迎（足陽明從大迎循髮際至額顱故陽明氣逆頭痛也支者下人迎循喉嚨屬胃絡脾故氣逆胸滿不得息可取人迎人迎胃脈主水穀總五藏之氣寸口爲陰此脈爲陽以候五藏之氣禁不可灸也）暴瘖氣鯁取扶突與舌本出血（手陽明別走大絡乘肩髃上曲頰循齒入耳中會宗脈五絡皆入耳中故耳中脈名宗脈也所以人暴瘖氣鯁取此手足之陽明扶突之穴出血得已氣在咽中如魚鯁之狀故曰氣鯁舌本一名風府在項入髮際一寸督脈上今手陽明正經不至風府當是耳中宗脈絡此舌本以血有餘故寫出也　平按氣鯁靈樞鯁作鞕甲乙作硬取作刺）暴聾氣蒙耳目不明取

天牖（手少陽從膻中上係耳後支者從耳後入耳中走出耳前至目兌眥故手少陽病耳暴聾不得明了者可取天牖在頭筋缺盆上天容後天柱前完骨下髮際上也　平按甲乙蒙下有耳字不明作不開下有頭頷痛淚出鼻鼽不得息不知香臭風眩喉痺十八字取天牖作天牖主之）暴攣癇眩足不任身取天柱（足太陽脈起目內眥上額交巔入絡腦下俠脊抵腰循膂過髀樞合膕貫腨出外踝後至小指外側故此脈病暴腳攣小兒癇頭眩足痿可取天柱天柱俠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者中也　平按甲乙攣上有拘字）暴癉內逆肝肺相薄血溢鼻口取天府此爲大輸五部（熱盛爲癉手太陰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故此脈病腹暴癉脾胃氣逆肝肺之氣相薄致使內逆血溢鼻口故取天府天府在腋下三寸臂臑內廉動脈此爲頭項之間藏府五部大輸　平按癉甲乙作痺大輸靈樞作天牖甲乙作此爲胃之大腧五部也注云五部按靈樞云陽逆頭痛胸滿不得息取人迎暴瘖氣鞕刺扶突與舌本出血暴聾氣蒙耳目不明取天牖暴拘攣癇痓足不任身者取天柱暴癉內逆肝肺相薄血溢鼻口取天府此爲胃之五大俞五部也今士安散作五穴於篇中此特五部之一耳據此則大輸五部靈樞太素經文本相連屬士安撰甲乙散見於各篇中又此注所引刺扶突今本靈樞作取扶突暴拘攣今本靈樞作暴攣癇痓今本靈樞作癇眩此爲胃之五大俞五部也今本靈樞作此爲天牖五部與所引畧有不同想有別本也）臂陽

明有入鼽徧齒者名曰人迎下齒齲取之臂惡寒補之不惡寒寫之（臂陽明手陽明也手陽明脈從手上行循臂入缺盆下絡肺支者從缺盆行嬰筋後上頸入至下齒中還出俠鼻起足陽明交頞中下入上齒中遂出循頤至大迎支者從大迎下行嬰筋之前至人迎至嬰筋時二經皮部之絡相至二經故臂陽明之氣亦發人迎故稱有入所以下齒齲取於手之商陽穴也惡寒陽虛故補之不惡寒者陽實故寫之也　平按靈樞入鼽作入頄甲乙齒上無徧字人迎靈樞甲乙作大迎甲乙注云靈樞名曰禾窌或曰大迎詳大迎乃是陽明脈所發則當云禾窌是也然而下齒齲又當取足陽明禾窌大迎當試可知耳據此則靈樞甲乙所稱未能確定玩楊注自明又注俠鼻俠字袁刻誤作喉）足之太陽有入頄徧齒者名曰角孫上齒齲取之在鼻與鼽前方病之時其脈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一曰取之出眉外方病之時盛寫虛補（徧音遍足太陽經起目內眥上額其太陽皮部之絡有下入於頄後徧上齒又入於耳氣發角孫之穴故曰有入所以上齒齲者取之鼻及鼽骨之前有絡見者刺去其血虛則補絡補絡可飲補藥眉外謂足陽明上關穴也上關在耳前上廉起骨開口有空亦量虛實以行補寫也　平按足之太陽甲乙作手太陽入頄靈樞

（甲乙作入頄靈樞鼽前作頄前眉外作鼻外下無方病之時盛寫虛補八字）足陽明有俠鼻入於面者名曰懸顱屬口對入繫目本視有過者取之損有餘益不足反者益甚（足陽明大經起鼻交頞下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交承漿循頤出大迎上耳前循髮際氣發懸顱之穴有皮部之絡與口相當入繫目系對當也視此足陽明有餘不足可損益之取之失者反益甚也　平按甲乙有俠作又俠靈樞俠作挾甲乙目本下有頭痛引頷取之六字益不足作補不足）足太陽有通項入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頭目固痛取之在項中兩筋間入腦乃別（足太陽經起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有絡屬於目本名曰目系太陽為目上綱故亦是太陽與目為系今別來屬於頭其氣是通故頭與目有固痛者取於項中足太陽筋兩間別下項者氣之所發大椎穴者大椎在第一椎上陷者三陽督脈之會也　平按固痛靈樞甲乙作苦痛注筋兩據經文應作兩筋）陰喬陽喬陰陽相交陽入陰出陰陽交於兌眥陽氣盛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二喬皆起於足行至於目是為二喬同向上行

何以稱陽入陰出也人之呼氣出為陽也吸氣入為陰也故呼氣之時在口為出於頭足亦出吸氣之時在口稱入於頭足亦入今於目眥言陰陽出入以相交會目得明也所以陽盛目張不能合陰盛則目瞑不得開宜取此二喬也平按喬靈樞甲乙作蹻陽入陰出靈樞作陽入陰陰出陽兌作銳甲乙作陽氣絕乃瞑陰氣絕則眠）寒厥取陽明少陰於足留之（失逆寒氣從足而上令足逆冷可取足少陰脈太谿太谿在足內踝後骨上動脈陷中取足陽明脈解谿解谿在足衝陽後一寸半　平按靈樞甲乙寒厥一節在熱厥後）熱厥取足太陰少陽（失逆熱氣從足起者可取足少陽絡光明在外踝上五寸別走厥陰者及足太陰脈瘵主病者也）舌縱涎下煩悗取足少陰（足少陰脈從足心上行屬腎絡膀胱貫肝膈入肺循喉嚨俠舌本支者從肺絡心注胸中故其脈厥熱涎下心中煩悗取[illegible]少陰然谷穴然谷在足內踝前起大骨下陷者中也　平按甲乙涎作唌悗作悶取足少陰作陰交主之）振寒洒洒鼓頷不得汗出腹脹煩悗取手太陰（洒音洗手太陰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別者上出缺盆循喉嚨合手陽明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肺以惡寒故虛病振寒鼓頷也循胃屬肺故腹脹煩悗悗音悶可取手太陰少商穴少商在手太指端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　平按甲乙洒洒作悽悽悗作悶注循胃口循袁刻作從）刺虛者刺其去也（謂營衛氣

已過之處為去故去者虛也補之令實）刺實者刺其來也（謂營衛氣所至之處為來故來者為實寫之使虛也）春取絡脈（春時肝氣始生風疾氣急經氣尚深故取絡脈分肉之間療人皮膚之中病也）夏取分腠（夏時心氣始長脈瘦氣弱陽氣流於經隧溝血熏熱分腠內至於經故取分腠以去肌肉之病也）秋取氣口（秋時肺氣將斂陽氣在合陰氣初勝溼氣及體陰氣未盛故取氣口以療筋脈之病氣口即合也）冬取經輸（冬時腎氣方閉陽氣衰少陰氣緊太陽沉故取經井之輸以下陰氣取榮輸實於陽氣療於骨髓五藏之病也　平按輸甲乙作俞下同）凡此四時各以為齊絡脈治皮膚分腠治肌肉氣口治筋脈經輸治骨髓五藏（齊音劑也）身有五部伏兔一（伏兔在膝上六寸起肉足陽明氣發禁不可灸又不言得鍼此要禁為第一部故生癰疽者死也）腓二腓者踹也（腓音肥承筋一名踹腸一名直腸脈在踹中央陷中足陽明太陽氣所發禁不可刺故踹為要害之處生癰疽者死也　平按甲乙腓作踹無腓者踹也四字靈樞踹也作腨也）背三（自要輸已上二十一椎兩箱稱背去藏府甚近皮肉至薄若生癰疽陷而必死也）五藏之輸四（五藏手足二十五輸當於輸穴生癰疽者死也）項五（項之前曰頸後曰項三陽督脈在項故項生癰疽致

死也）五部有癰疽者死（癰疽害甚故生人之要處致死）病始手臂者先取手陽明太陰而汗出（以下言療熱病取脈先後熱病等所起起於四支及頭故病起兩手者可取手陽明井商陽在手大指次指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以手陽明㲉氣盛也及手太陰郄孔最在腕上七寸也）病始頭首者先取項太陽而汗出（有熱等病起於頭者可取於項足太陽脈天柱之穴天柱在俠項後髮際大筋外陷也）病始足胻者先取足陽明而汗出（病起足者可取陽明合三里穴三里在膝下三寸胻外廉　平按靈樞甲乙胻作脛）臂太陰可出汗（手太陰脈主氣故出汗取之也　平按出汗靈樞作汗出下同）足陽明可出汗（足陽明主水穀多氣血故出汗取之）取陰而汗出甚者止之於陽取陽而汗出甚者止之於陰（取陰脈出汗不止可取陽脈所主之穴止若取陽脈出汗不止可取陰脈所主之穴止之也　平按甲乙無兩於字）凡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不中而去則致氣精洩則病甚恇懼致氣則生為癰瘍（凡行鍼要害無過二種一種者刺中於病補寫不以

（時去鍼則洩人精氣刺之不中於病即便去鍼以傷良肉故致氣聚精洩益虛故病甚虛恇恇怯也氣聚不散爲癰爲瘍也　平按恇瞿靈樞甲乙作而恇）

癰疽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此其候也黃帝曰善見靈樞卷十二第八十一癰疽篇又自篇首至藏傷故死矣見甲乙經卷十一第九上篇又自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至此其候也黃帝曰善見甲乙經卷十一第九下篇又自黃帝問於岐伯曰有病癰腫致痛至可使全黃帝曰善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腹中論篇又自黃帝問曰諸癰腫筋攣至末見素問卷五第十七脈要精微論篇甲乙同上）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上焦出衛氣衛氣爲陽故在分肉能溫之也氣潤骨節骨節腦髓皆悉滋長故爲養也令腠理無癰故爲通）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滿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出氣謂營氣也經絡及孫絡有內有外內在藏府外在筋骨肉間穀入於胃精液滲諸孫絡入於大絡大絡入經流注於外外之孫絡以受於寒溫四時之氣入絡行經以注於內今明水穀津液入於孫絡乃至於經也內外經絡行於藏府藏府氣和乃得生也　平按露甲乙作霧孫絡二字靈樞甲乙不重而赤甲乙作赤而先滿滿乃注於絡脈靈樞作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甲乙滿字不重絡脈下重絡脈二字注滲諸孫絡諸袁刻作於）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張□張也陰營氣也陽衛氣也神之動也故出入息動息之動也營衛氣行營衛氣行必有經紀營衛周行道理人與天道同運天運非常之道故不休也　平按甲乙已張作乃張乃行作而行）切而調之從虛去實寫則不足疾則氣減留則先後從實去虛補則有餘血氣已調形神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期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切專志也用心專至調虛實也寫者□順於虛專去盛實寫之甚者則不足也氣至因而疾寫則便氣盛氣至留而不寫則鍼與氣先後不相得也若傾實雖去於虛補之甚者則有餘也是以切而調之者得之於心不可過虛實也故善調者補寫血氣使形與神相保守也持者保守也如此調養血氣平與不平言已知之然猶未通癰疽三種之診故請所聞　平按形神靈樞作形氣甲乙作神氣平與不平甲乙作至與不至）岐伯曰經脈留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此言天有度數地有經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蘆不成五穀不殖徑路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別離異處（蘆禾古切草名也亦節枯也此言天度地紀有失致損也　平按蘆靈樞作萓注云魚幾切詳玉篇萓本作宜鹿蔥也廣韻蘆古禾切草死也與楊注節枯之意同較萓義爲長）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脈營衛同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此言人之血氣合於天地　平按甲乙星宿作天宿）寒氣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爲膿膿不寫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寫煎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營經脈敗漏薰於五藏藏傷故死矣（此言血氣行失有損有病也　平按煎枯空虛靈樞作血枯空虛甲乙作則筋骨枯空枯空靈樞營作榮甲乙作親經脈作經絡故死作則死）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日名（凡有三問一問癰疽形狀二問癰疽死生忌日三問癰疽名字也）岐伯曰癰發於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爲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爲膿者寫已已則含豕膏毋冷食三日而已（下答癰疽形狀及名并所發處合二十一種一十八種有名有狀有所發處三種但有所發之處無名與狀二十一種中七種無死生忌日餘十四種皆有忌日凡癰疽所生皆以寒氣客於經絡之中令血凝澀不通衛氣歸之寒極化爲熱氣□成癰疽腐肉爲癰爛筋壞骨爲疽輕者療之可生重者傷藏致死名猛疽等癰疽之名聖人見其所由立之名狀如左隨變爲形亦應不可勝數也近代醫人元不識本名之旨隨意立稱不可爲信嗌咽也寒氣客脈之處即發熱以爲癰疽無常處也　平按寫已已靈樞無兩已字甲乙作膿寫已靈樞甲乙含作合膏下無毋字注熱氣下原缺一字袁刻作鬱積二字不合謹空一格）發於頸名曰夭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

泉腋前傷任脈內薰肝肺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項前曰頸　平按泉靈樞甲乙作淵說見前）陽氣大發消腦留項名曰腦鑠其色不樂項痛而刺以鍼煩心者死不治（腦後曰項　平按陽氣靈樞作陽留甲乙留項作溜[illegible]鑠靈樞甲乙作爍項痛而刺以鍼靈樞刺上有如字甲乙作腦項痛如刺以鍼靈樞治上有可字）發於肩及臑名曰疵癰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癰發四五日逆焫之（肩前臂上䐃肉名臑）發於腋下赤堅名曰米疽治之砭石欲細而長數砭之塗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砭甫廉反砭同以石刺病也欲細而長者傷形深也　平按靈樞甲乙堅下有者字治之下有以字數砭作疏砭注砭同二字表刻脫）其癰堅而不潰者爲馬刀俠癭急治之（馬刀亦謂癰不膿潰者是也頸前曰癭也）發於胸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井疽起三四日不療下入腹寒熱不去十日死也　平按發於脇上靈樞甲乙有發於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瓜蔞常苦寒熱急治之去其寒熱十歲死死後出膿一條）發於脇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剉蔆翹草根各一升水一斗六升煮之竭爲三升即強飲厚衣坐釜上令汗出至足已（敗亦曰敗疵謂此病生於女子故釜上蒸之出汗即已有本翹松各一升　平按甲乙其中上無治之二字蔆上無剉字有治之以三字各一升上有及赤松子根五字竭上有令字爲三升作得三升靈樞作爲取三升）發於股胻名曰脫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髀內曰股股外曰髀膝上股下骨稱曰股胻也　平按靈樞甲乙胻作脛脫疽作股脛疽甲乙變下有色字搏骨作內薄於骨急治之）發於尻名曰兌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尻脽也脽音誰　平按兌靈樞甲乙作銳三十日日本醫心方作四十日）發於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日死在兩股之內不治六十日而死（陰下之股　平按甲乙施作弛靈樞六日作六十日六十日作十日甲乙同）發於膝名曰疵疽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而堅勿石石之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勿石之者準例皆砭之此唯言石之或以冷石熨之所以堅而不石以其寒聚結聽柔乃石之　平按靈樞疵疽作疵癰而堅作如堅石甲乙須其柔作須其色異柔）諸癰疽之發於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當節生癰膿入節間傷瘀故不可療也　平按甲乙無疽字）發於陽者百日死發於陰者四十日死也（丈夫陰器曰陽婦人陰器曰陰　平按四十日靈樞作三十日）發於脛名曰兔齧其狀赤至骨急治不治害人也（脛謂膝下脛骨也　平按甲乙齧作嚙赤作如赤豆三字害人作殺人）發於踝名曰走緩其狀色不變數石其輸而止其寒熱不死（色不變者肉色不變也石其輸者以冷石熨其所由之輸也　平按靈樞甲乙踝上有內字靈樞狀下有癰也二字輸甲乙作俞）發於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癰不色變不治百日死（足上下者足趺上下也　平按靈樞甲乙無不色變三字）發於足傍名曰厲疽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傍謂足內外之側也　平按初如甲乙作初從之去作去之黑上有狀字不消作不可消）發於足指名曰脫疽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治之不衰急斬去之活不然則死矣（不則死者不斬去死也　平按靈樞不衰上無治之二字斬下無去字靈樞甲乙無活字不然甲乙作不去靈樞無然字）黃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營衛稽留於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曰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爲膿然不能陷於骨髓骨髓不爲焦枯五藏不爲

傷故命曰癰（營衛稽留經脈泣不行者熱氣從之血泣不行衛氣歸在泣血之中也　平按甲乙稽留作積留經脈作經絡靈樞從之二字不重甲乙作歸之故曰靈樞作故熱甲乙作故曰熱靈樞骨髓二字不重陷於骨髓甲乙作陷肌膚於骨髓命曰作名曰）黃帝曰何謂疽岐伯曰熱氣淳盛下陷肌膚筋髓骨枯內連五藏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毋餘故命曰疽（癰下者即前之癰甚肌膚肉筋骨髓斯之六種皆悉破壞命之曰疽也　平按淳甲乙作純骨枯作骨肉靈樞無骨字竭下甲乙有絕字）疽者上之皮夭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黃帝曰善（此言其癰疽之候異　平按甲乙上之作其上天下有狀字上如作狀如）黃帝問於岐伯曰有病癰腫頸痛胸滿腹脹此爲何病何以得之（因於癰腫有此三病未知所由故請之也　平按靈樞癰作膺甲乙頸作脛）岐伯曰名厥逆（因癰腫熱聚氣失逆上上盛故頸痛下虛故胸滿腹脹也　平按甲乙作病名曰厥逆注失字袁刻脫）曰治之奈何曰灸之則瘖石之則狂須其氣并乃可治曰何以然曰陽氣重上有餘於上灸之則陽氣入陰則瘖石之則陽氣虛虛則狂須其氣并而治之可使全黃帝曰善（灸之瘖者陽氣上實陰氣下虛灸之火壯陽盛遂入陰故瘖以冷石熨之則陰氣獨盛陽氣獨虛以陽氣獨虛發於狂可任自和然後療之使之全也　平按則瘖素問作入則瘖甲乙同使全甲乙作俱愈）黃帝問曰諸癰腫筋攣骨痛此皆安生（因於癰腫有此二病故請所生　平按生甲乙作在袁刻作主）岐伯曰此寒氣之腫也八風之變也曰治之奈何曰此四時之病也以其勝治其輸（筋骨是陰加以寒氣故爲寒腫也此乃四時入正虛風變所爲也引其所勝剋之則愈也　平按治其輸素問作治之愈也甲乙輸作俞）

蟲癰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十第六十八上膈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一第八）

黃帝問於岐伯曰氣爲上鬲上鬲者食飲入而還

余已知之矣蟲爲下鬲下鬲者食晬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晬子內反鬲癰也氣之在於上管癰而不通食入還即吐出蟲之在於下管食晬時而出蟲去下虛聚爲癰故須問也　平按靈樞鬲作膈上鬲二字不重甲乙入上無飲字）岐伯曰喜怒不適飲食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守於下管則下管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癰蟲上食則下管虛虛則邪氣勝之積聚以留留則食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則沈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熱（蟲癰之病所由有三一因喜怒傷神不得和適二因縱慾飲食不節三因隨情寒溫不以時受此三因中隨有一種乖和則寒邪汁下流於腸中令腸內蟲寒聚滿下管致使衛氣不得有營邪氣居之又因於食蟲亦上食下管遂虛邪氣積以成癰其癰若在管內其痛則深若管外其痛則浮當癰皮熱以爲候也　平按甲乙則寒汁流於腸中流作留流於腸中即蟲寒作留則蟲寒管作脘則下管充郭衛氣不營作守下脘則胃腸充郭胃氣不營靈樞則下管充郭作則腸胃充郭虛則邪氣勝之作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甲乙勝下無之字有勝則二字靈樞則沈二字作即）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以手輕按癰上以候其氣取知癰氣所行有三一欲知其癰氣之盛衰二欲知其癰之淺深三欲知其刺處之要故按以視也　平按甲乙無微字）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遂而刺之毋過三行（候其癰傍氣之來處先漸淺刺後以益深者欲導氣令行也還復也如此更復刺不得過於三行也　平按遂靈樞甲乙作還據本注亦應作還當係傳寫之誤）察其沈浮以爲深淺（沈浮淺深也察癰之淺深以行鍼也　平按甲乙作淺深）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寒汁邪氣聚以爲癰故癰塞也令刺已熨之令熱入中者以寒溫使其日有內熱寒去癰潰也）以參伍禁以除其內（亦可含於豕膏無冷食三日其病已矣參伍揣量也　平按甲乙作互以參禁靈樞作伍以參禁）恬惔無爲乃能行氣（夫情所有在則氣有所并氣有所并則不能營衛故忘情恬惔無爲則氣將自營也　平按靈

（樞甲乙悏作瘖袁刻作陜）後以酸苦化穀乃下（酸爲少陽苦爲太陽此二味爲偪故食之化穀也　平按靈樞酸作鹹甲乙作後服酸苦化穀乃下爲矣）

寒熱瘰癧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十第七十寒熱篇又見甲乙經卷八第一上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寒熱瘰癧在於頸掖者皆何氣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堤留於脈而不去也（風成爲寒熱寒熱之變亦不勝數乃至甚者爲癰病也今行脈中壅遏遂爲瘰癧鼠瘻也堤癰障　平按掖靈樞甲乙作腋堤留於脈甲乙作稽於脈注云靈樞稽作隄今本靈樞仍作留無隄字）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瘻之本皆在於藏其末上於頸掖之閒其浮於脈中而未內著於肌肉而外爲膿血者易去也（寒熱之氣在肺等藏中循脈而上發於頸掖不生於項在脈中未在肌肉言其淺也爲膿血者外洩氣多故易去也　平按甲乙上於作上出脈中作胸中而未內著作未著二字靈樞上於作上出於三字注易去袁刻誤作是去）

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衰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來徐往以去之（本謂藏也末謂瘻處也道謂藏府脈行所發穴路也徐往來者動鍼法也　平按奈何下袁刻脫岐伯曰三字）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瘰之得愈分劑也）黃帝曰決其死生奈何岐伯答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脈從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見赤脈而不下貫瞳子可治（以下言死生候也寒熱已成成在太陽太陽爲目上綱其脈下見令太陽經溢入絡中甚者并入絡中下貫瞳子瞳子是骨之精爲寒熱傷甚故一脈獨貫一歲死也若爲二三氣散不獨故二三歲死也雖有赤脈不貫瞳子可得療者以未傷骨精故也）

灸寒熱法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六第六十骨空論篇又見甲乙卷八第一上篇）

灸寒熱之法先取項大椎以年爲壯數（大椎穴三陽督脈之會故灸寒熱氣取明堂大椎有疾傷寒病不療寒熱　平按先取素問作先灸）次灸厥骨以年爲壯數視背輸陷者灸之（此脈中血寒而少故取背輸陷也厥骨脊骶骨也有本厥與骨通爲一字巨月反　平按厥骨素問甲乙作橛骨注此脈袁刻誤作此血）與臂肩上陷者灸之（臂肩亦取脈陷療寒熱之輸肩貞等穴也　平按素問甲乙與作舉）兩季脇之間灸之（季脇本俠脊京門穴也）外踝之上絕骨之端灸之（陽輔等穴）足小指次指間灸之（臨泣等穴也　平按小指袁刻作少指）腨下陷脈灸之（承山等穴　平按腨下甲乙作腨上）外踝之後灸之（崑崙等穴也）缺盆骨上切之堅痛如筋者灸之（平按甲乙堅痛作堅動）膺中陷骨間灸之髑骭骨下灸之（平按髑骭骨素問甲乙作掌束骨）齊下關元三寸灸之毛際動脈灸之膝下三寸分間灸之（平按膝下甲乙作腨下三寸作二寸）足陽明灸之跗上動脈灸之（平按足陽明下素問無灸之二字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全元起本足陽明下有灸之二字并跗上動脈是二穴據此則全本與本書相同但今本甲乙仍無灸之二字）巔上動脈灸之（平按素問甲乙動脈作一字）犬所齧之處灸之三壯即以犬傷痛壯數灸也凡當灸二十七處（骭音干髑骭穴也衝陽等穴也題云灸寒熱法此總數之二十七處中有依其輸穴亦取氣指而灸之不可爲定可量取也　平按齧素問作嚙甲乙同無三壯二字痛壯數灸也素問作病法灸之甲乙作病法三壯灸之二十七處素問甲乙均作二十九處）傷食灸不已者必視其經之過於陽者數刺之輸血藥之也（傷食爲病灸之不得愈者可刺之刺法可刺大經所過之絡出血及飲藥調之陽絡脈也　平按素問灸下有之字之輸作其俞血藥作而藥）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二十六（寒熱）

黃陂蕭貞昌校字

黃帝内經太素卷第二十七（邪論）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七邪

十二邪

邪客

邪中

邪傳

七邪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十二第八十大惑篇又自篇首至甚者爲惑見甲乙經卷十二第四又自人之喜忘者至故不嗜食也見甲乙卷十二第一自病而不得卧出者至末見甲乙卷十二第三惟編次小異）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嘗登於清泠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内怪之狂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解獨轉獨眩被髮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卒然自止何氣使然（小怪曰異之大異曰怪之瞑目合也俛而視之下直視也何氣使然問其生惑所由也轉有爲傳眩有爲脆暈誤也泠有本爲零也　平按靈樞嘗登作嘗上狂瞑作獨瞑獨轉作獨傳自止作自上甲乙清泠之臺作青霄之臺中階作中陛而顧作而惑無匍匐至怪之十四字獨瞑獨視作獨冥視之被髮上無獨轉獨眩四字後久之不已作久不已三字）岐伯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五藏六府精液及藏府之氣清者上昇注目以爲目之精也　平按甲乙無皆字）精之果者爲眼（精之果別稱爲眼果音顆　平按靈樞果作窠無者字甲乙果作裹）骨之精爲瞳子（腎精主骨骨之精氣爲目之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肝精主筋筋氣以爲精之黑眼也）血之精爲絡（心精主血血氣以爲眼精赤絡）其果氣之精爲白眼（肺精主氣氣之精爲白眼　平按靈樞果作窠甲乙其果作其絡白眼作白睛）肌肉之精則爲約束裹擷（脾精主肉肉氣之精以爲眼之束約裹擷擷胡結反　平按甲乙擷作契）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四氣之精并脈合爲目系其系上屬於腦後出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目系急急則目眩以轉矣（後曰項前曰頸以目系入腦故邪循目系腦轉目眩也　平按甲乙項作頭因作目靈樞入於腦下重入於腦三字甲乙重入字目系目系急急靈樞甲乙作目系急目系急）邪中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歧故見兩物（五精合而爲眼邪中其精則五精不得比和別有所見故視歧見於兩物如第二問等也　平按邪中其精靈樞作邪其精其精五字甲乙作邪中之精則其精衰刻精誤作經注亦誤）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目之有也凡因三物

一爲五藏六府精之所成二爲營衛魂魄血氣所營三爲神明氣之所生是則以神爲本故神勞者魂魄意志五神俱亂也）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脈法於陽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是以骨精瞳子筋精黑眼此二是肝腎之精故法於陰也果氣白眼及血之赤脈此二是心肺兩精故法於陽也肺雖少陰猶在陽中故爲陽也此之陰陽四精和合通傳於氣故曰精明也　平按甲乙白眼作白睛合傳作合揣注云靈樞作傳）目者心之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分精亂而不傳卒然見非常之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心藏者心内形也心者神之用神者心之主也故神勞分散則五精亂不相傳卒見非常兩物者也以其精神亂爲惑也　平按傳靈樞作轉甲乙作揣注云一作轉）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嘗不惑去之則復余惟獨爲東苑勞神乎何其異也（清泠之臺在東苑故每往登臺則惑去臺則復於常豈不爲彼東苑勞神遂至有惑是所可怪也）岐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感則精氣

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夫心者神用謂之情也情之所喜謂之欲也故情之起欲是神之所惡神之所好心之所惡是以養神須去情欲欲去神安長生久視任心所作則情欲百端情欲既甚則傷神害命斯二不可並行並行相感則情亂致惑若得神移反本則惑解神復　平按卒然相感靈樞甲乙感作惑注并行相感袁刻感誤作惑）是故悶者爲逆甚者爲惑　黃帝曰善（悶輕也甚重也此爲第一惑邪）黃帝曰人之喜忘者何氣使然　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營衞留於下久不以時上故喜忘矣（心肺虛上氣不足也腸胃實下氣有餘也營衞行留於腸胃不上心肺虛故喜忘復有上時又得不忘也此爲第二喜忘邪也　平按喜忘靈樞甲乙作善忘靈樞久下有之字）黃帝曰人之喜飢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　岐伯曰精氣并於脾熱氣留於胃胃熱則消穀穀消故喜飢胃氣逆上故胃管寒胃管寒故不嗜食也（精氣陰氣也胃之陰氣并在脾內則胃中獨熱故消食喜飢胃

氣獨熱逆上爲難所以胃咽中冷故不能食也此爲第三不嗜食邪　平按靈樞甲乙喜飢作善飢胃管作胃脘）黃帝曰病而不得臥出者何氣使然　岐伯曰衞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陰氣虛故目不得瞑矣（衞氣晝行陽脈二十五周夜行五藏二十五周晝夜周身五十周若衞行陽脈不入藏陰則陽脈盛則陽蹻盛而不和陰蹻虛也二蹻並至於目故陽盛目不得瞑所以不臥此爲第四不得臥邪瞑音眠　平按靈樞臥下無出字疑衍甲乙瞑作眠）黃帝曰病而目不得視者何氣使然　岐伯曰衞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陽氣虛故目閉焉（衞氣留於五藏則陰蹻盛不和惟陰無陽所以目閉不得視也以陽主開陰主閉也此爲第五不得視邪也　平按病而目靈樞作病目而甲乙作目閉二字留作行行作入注云九卷行作留入作行）黃帝曰人之多臥者何氣使然　岐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濇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衞氣留久皮膚濇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衞氣者晝日常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臥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衞氣行留久皮膚濇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故多臥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衞氣之留於陽也久故少臥焉（其人腸胃能大皮膚能濇大則衞氣停留濇則衞氣行遲留而行濇其氣不精故多臥少寤反之少臥此爲第六多臥邪也　平按濇靈樞作澀甲乙作澀不精靈樞作不清注多臥邪袁刻邪作者）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臥者何氣使然　岐伯曰邪氣留於上焦上焦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衞反留於陰而不行故卒然多臥（邪氣留於上焦上焦之氣不行或因飲食衞氣留於心肺故悶而多臥此爲第七邪也　平按衞反留靈樞作衞氣

留久甲乙作衞氣久留）黃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　岐伯曰先其府藏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寫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氣之苦樂定乃取之（療此七邪之法先取五藏六府諸募等藏府之上諸穴除其微過然後調其藏府五輸六輸而補寫之補寫之前必須明知形氣虛實苦樂之志然後取之　平按先其府藏靈樞作先其藏府甲乙作先視其府藏形氣靈樞作形志）

十二邪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八口問篇又自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至末見甲乙經卷十二第一惟編次小異）

黃帝間居避左右而問岐伯曰余以聞九鍼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　岐伯避席再拜對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間居晏也避去也六經陰陽各有三陰三陽之脈也口傳者文傳得麤口傳得妙謂口決其理也　平按靈樞避左右作辟左右以聞作已聞再拜下無對字）黃帝曰願聞口傳

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食飲居處大驚卒恐（風雨寒暑居處外邪也陰陽喜怒飲食驚恐內邪也　平按顧闕袁刻作願問食飲靈樞作飲食）血氣分離（此內外邪生病所由凡有五別一令血之與氣不相合也）陰陽破散（二令藏府陰陽分散也）經絡決絕脈道不通（三令經脈及諸絡脈不相通也　平按靈樞決作厥）陰陽相逆衛氣稽留（四令陰陽之氣乖和衛氣不行）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五令諸經諸絡虛竭營血衛氣行無次第　平按靈樞空虛作虛空）論不在經者請道其方（如上所說論在經者余已知之有所生病不在經者請言其法也）

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主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而陰氣

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陽氣主晝在上陰氣主夜在下陰氣盡陽氣盛則寤陽氣盡陰氣盛則瞑今陽氣未盡故引陰而上陰氣已起則引陽而下陰陽相引上下故數欠也　平按甲乙晝下無日字夜則行於陰無則字靈樞夜下有半字又甲乙陽引作陽氣陰引作陰行則寤下有腎主欠三字）寫足少陰補足太陽（寫於腎脈足少陰實補於膀胱脈足太陽虛令陰陽氣和故欠愈也有本作足太陰）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并相逆復於胃故爲噦（穀入胃已消氣上注於肺濁氣下留於胃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入於胃新故真邪在於胃中相攻相逆復從胃出故爲之噦　平按並相逆靈樞並上有氣字甲乙無並字復於胃靈樞甲乙復下有出字）補手太陰寫足少陰（宜補肺脈手太陰寫腎脈足少陰以足少陰主寒故須寫之手太陰主氣故先補之　平按甲乙補上有肺主噦三字足少陰作足太陰下有亦可以草刺其鼻嚏而已無息而疾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二十四字）

黃帝曰人之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陰氣盛而陽氣虛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陽氣絕故爲唏（唏火几反笑也陰氣盛而行疾陽氣虛而行徐是以陽氣絕爲唏也）補足太陽寫足少陰（以府膀胱太陽氣絕故須補之腎藏少陰氣盛故須寫之）

黃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皮膚陰氣盛陽氣虛故振寒寒慄補諸陽（以陽虛陰盛陽虛故皮膚虛陰盛故寒客皮膚故振寒寒慄宜補二陽之脈）

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寒氣先客於胃厥而逆上肖散復從胃中出故爲噫）補足太陰陽明一曰補眉本（脾胃府藏皆虛故補斯二脈眉本是眉端攢竹穴足太陽脈氣所發也）

黃帝曰人之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於鼻故爲嚏（陽之和氣利滿於心中上衝出於鼻故爲嚏也）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上（陽虛而利故補陽脈太陽

起鼻上兩箱發於攢竹太陽榮在通谷足指外側本節前陷中）

黃帝曰人之揮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胃不實則諸脈虛諸脈虛則筋肉懈惰筋肉懈惰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爲揮（胃氣不實穀氣少也穀氣既少脈及筋肉並虛懈惰因此行陰行陰入房也此又入房用力氣不得復四支緩縱故名爲揮揮云于反牽引也謂身體懈惰牽引不收也　平按揮靈樞作嚲音妥下並也甲乙作嚲乃嚲字之訛袁刻諸脈虛下脫諸脈虛三字注穀氣少誤作穀少氣）補分肉間（筋脈皆虛故取病所在分肉間補之）

黃帝曰人之哀而涕泣出者何氣使然（涕泣多目無所見何氣使然也）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涕泣出之所以有三心者神用藏府之主一也）目者宗脈之所聚上液之道也（手足六陽及手少陰足厥陰等諸脈湊目故曰宗脈所聚大小便爲下液之道涕泣以爲上液之道二也　平按注以爲上液之道袁刻脫以字）口鼻者氣之門戶也（目者惟是液之道也口鼻二竅氣液之道三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脈

盛宗脈盛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涕泣出焉（有物相盛遂即心動以其心動即心藏及餘四藏並六府亦皆摇動藏府既動藏府之脈皆動藏府宗脈摇動則目鼻液道並開以液道開故涕泣出也　平按宗脈盛靈樞甲乙盛作感又注有物相盛盛疑係感字傳寫之誤）液者所以灌精而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泣出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五穀液以灌目五穀之精潤於七竅今但從目鼻而出不止則竭也諸精不得其液則目眼無精故目無所見以奪精也　平按泣出不止靈樞甲乙作則泣泣不止）補天柱經俠項（天柱經足太陽也天柱俠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足太陽脈氣所發故補之　平按項靈樞甲乙作頸甲乙頸下有俠頸者頭中分也七字本書在後）黃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申出（憂思勞神故心系急心系連肺其脈上迫肺系肺系爲喉通氣之道既其被迫故氣道約不得通也故太息取氣以申出之　平按申靈樞甲乙作伸）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手少陰手心主二經皆是心經足少陽膽經以心系急引於肝膽故二陰一陽並須留鍼以緩）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於胃胃中有熱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蟲者穀蟲在於胃中也廉泉舌下孔通涎道也人神守則其道不開若爲好味所感神者失守則其孔開涎出也亦因胃熱蟲動故廉泉開涎因出也　平按涎甲乙作渼）補足少陰（腎足少陰脈上俠舌本主於津涎今虛故涎下是也）黃帝曰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者故耳鳴（人耳有手足少陽太陽及手陽明等五絡脈皆入耳中故曰宗脈所聚也溜脈入耳之脈溜行之者也有竭不通虛故耳鳴也）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手陽明入耳過客主人也手大指爪甲上手太陰脈是手陽明之裏此陰陽皆虛所以耳鳴故並補之　平按甲乙無爪字）黃帝曰人之自齧舌者何氣使然岐

伯曰此厥逆走上脈氣輩至也（輩類也厥逆之氣上走於頭故上頭類脈所至之處即自齧舌也　平按甲乙齧作嚙輩作皆）少陰氣至則齧舌少陽氣至則齧頰陽明氣至則齧脣矣視主病者則補之（腎足少陰脈厥逆至於舌下則便齧舌手足少陽脈厥逆行至於頰即便齧頰手足陽明厥逆行至於脣即便齧脣此輩諸脈以虛厥逆故視其所病之脈補也）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爲之不足（此十二邪皆令人虛故曰奇邪空竅謂是輸竅者也此之邪氣所至之處損於正氣故令人不足爲病也　平按甲乙十二作十四）故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善鳴頭爲之傾目爲之瞑（頭爲上也邪氣至頭耳鳴頭不能正目暗者也　平按靈樞善鳴作苦鳴傾上有苦字瞑作眩）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腸爲之喜鳴（腸及膀胱爲中也邪至於中則大小便色皆變於常及腸鳴也　平按喜靈樞作苦甲乙作善袁刻亦作善）下氣不足則爲痿厥足悶補足外踝下留之（邪氣至足則足痿厥揮緩其足又悶可補之外踝之下一本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　平按靈樞爲上有乃字足悶作心悗甲乙作心悶急下有刺足大指上二寸留之本書在後）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腎主爲欠取足少陰肺主爲噦取手太陰足少陰唏者陰與陽絕故補足太陽瀉足少陰振寒補諸陽噫補足太陰陽明嚏補足太陽眉本撣因其所在補分肉間泣出補天柱經俠項俠項者頭中分也（平按靈樞項作頸）太息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涎下補足少陰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自齧頰（平按靈樞頰作舌）視主病者則補之目瞑項強足外踝下留之痿厥足悶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一曰足外踝下留之（以下委言療方與陽者陰盛不絕不可寫不得言與可爲盛也頭中

（分者取宗脈所行頭中之分揮痠厥同爲一病名字有異此文信之也　平按目瞑項强靈樞作目眩頭傾足上有補字足悶作心悗）

邪客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一第三十九舉痛論篇又自五藏六府固盡有部至青黑爲痛見甲乙經卷一第十五）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人之善言天者是人必法天以言人故有驗於人也）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以今尋古爲今法故必合於今）善言人者必厭於己（善言知人必先足於己乃得知人不足於己而欲知人未之有也　平按素問厭上有有字）如此則道不惑而要數極所謂明矣（如此人有三善之行於道不惑所以然者得其要理之極明達故也數理也）今余問於夫子令可驗於己令之可言而知也視而可見捫而可得令驗於己如發蒙解惑可得聞乎（先自行之即可驗於己也然後問其病之所由故爲言而知之也察色而知故爲視而知之也診脈而知故爲捫而可得斯爲知者先驗於身故能爲人發蒙於耳目解惑於心府於此之道可以聞不　平按素問令可驗於己令之可言而知也十二字作令言而可知五字如發蒙作而發蒙）岐伯再拜曰帝何道之問黃帝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岐伯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平按氣有本作風）入焉經血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痛矣（平按素問入焉經血稽留作入經而稽留故卒痛矣作故卒然而痛）黃帝曰其痛也或卒然而止者或常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而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心與背相應而痛者（平按素問相應作相引）或心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平按素問脇上無心字）或腹痛引陰股者或痛宿昔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有間復生者（平按素問有間作有少間）或腹痛而悗悗歐者或腹痛而復洩者或痛而閉不通者（股外爲髀髀內爲股陰下之股爲陰股也悗音悶也　平按素問或腹痛而悗悗歐者作或痛而嘔者注陰股袁刻誤作陰病）凡此諸痛各不同形別之奈何（凡此十四別病十三寒客內爲病一種熱氣客內爲閉皆爲痛病不知所由故須問之　平按諸痛袁刻作諸病）岐伯對曰寒氣客於腸外則腸寒寒則縮卷卷則腸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痛得炅則痛立已矣因重中於寒則痛久矣（絀緒律反縫也謂腸寒卷縮如縫連也腸絀屬腸經之小絡散絡於腸故腸寒絀急引絡而痛得熱則立已炅熱也　平按素問腸均作脈卷作踡立已作立止）寒氣客經絡之中與炅氣相薄則脈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寒氣稽留炅氣從上則脈充大而血氣亂故痛不可按也（痛不可按之兩義解之一寒熱薄於脈中滿痛不可得按二寒下留熱氣上行令脈血氣相亂故不可按也　平按素問故痛作故痛甚）寒氣客於腸胃之間募原之下而不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之則氣散故痛止矣（腸胃皆有募有原募原之下皆有孫絡寒客腸胃募原之下孫絡引急而痛故按之散而痛止　平按素問而不得散作血不得散故痛止作故按之痛止）寒氣客於侠脊之脈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无益（侠脊脈督脈侠脊故曰侠脊脈也督脈侠於脊裏而上行深故按之不及所以按之無益者也）寒氣客於衝脈衝脈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則脈不通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矣（關元在齊下小腹下當於胞故前言衝脈起於胞中直上邪氣客之故喘動應手有本无起於關元下十字也　平按素問直上下有寒氣客三字）寒氣客於背輸之脈則脈泣泣則血虛虛則痛其輸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至則痛止矣（背輸之脈足太陽脈也太陽心輸之絡注於心中故寒客太陽引心而痛按之不移其手則手熱故痛止　平按素問則脈泣作則血脈澀注於心袁刻誤作主於心注寒客太陽袁刻誤作寒客大腸）寒氣客於厥陰厥陰之脈者絡陰器繫於

肝寒氣客於脈中則血泣脈急引脇與少腹矣（厥陰肝脈屬肝絡膽布脇肋故寒客血泣脈急引脇與少腹痛也　平按素問客於厥陰下有之脈二字引脇與少腹作故脅肋與少腹相引痛）厥氣客於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痛（厥氣客在陰股陰股之血凝泣故其氣上引少腹而痛也　平按素問故痛作故腹痛引陰股）寒氣客於五藏厥逆上洩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寒氣入五藏中厥逆上吐遂令陰氣竭絕陽氣未入之間卒痛不知人陽氣入藏還生也）寒氣客於腸募關元之間絡血之中血泣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卒然成積矣（腸謂大腸小腸也大腸募在天樞齊左右各二寸原在手大指之間小腸募在齊下三寸關元原在手外側腕骨之前完骨寒氣客此募原之下血絡之中凝泣不行久留以成積也　平按素問腸募關元作小腸膜原卒然作宿昔此節在寒氣客於五藏上）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歐矣（寒客腸胃其氣逆上故痛歐吐也）寒氣客於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洩腹痛矣（寒客小腸不得成於積聚故後利腹痛也）熱氣留於小腸小腸中癉熱焦竭則故堅乾不得出矣（熱氣留止小腸之中則小腸中熱糟粕焦竭乾堅故大便閉不通矣　平按素問小腸中癉熱作腸中痛癉熱堅上無故字不得出下有故痛而閉不通六字注留止袁刻作留於）黃帝曰所謂言而可知者也視而可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固盡有部視其五色黃赤爲熱白爲寒青黑爲痛此所謂視可見者也（五藏六府各有色部其部之中色見視之即知藏府之病此則視而可見者也　平按甲乙青黑爲痛在黃赤爲熱上）黃帝曰聞而可得奈何岐伯曰視其主病之脈堅而血皮及陷下者可聞而得也（視脈及皮之狀問其所由故爲聞而得也　平按素問聞作捫據上文捫而可得應作捫血下無皮字）

黃帝曰善

邪中（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一第四邪氣藏府病形篇又見甲乙經卷四第二上篇）

黃帝問岐伯曰邪氣之中人也奈何岐伯曰邪氣之中人也高黃帝曰高下有度乎岐伯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身半以下者溼中之也（高者上也身半以上風雨之邪所中故曰中於高也風爲百病之長故偏得邪名也身半以下清溼之邪溼最沈重故襲下偏言也　平按靈樞也高作高也甲乙以下作已下）故曰邪之中人也無有恒常中於陰則留於府中於陽則留於經（邪中於臂胻之陰獨傷陰經流入中藏藏實不受邪客故轉至留於六府者也中於頭面之陽循三陽經下留陽經故曰无常也　平按靈樞無恒字留作溜甲乙經經作藏）黃帝曰陰之與陽也異名同類上下相會（陰陽異名同爲氣類三陽爲表居上三陰爲裏在下表裏氣通故曰相會）經絡之相貫如環无端（三陰之經絡脈別走入於三陽三陽之經絡脈別走入於三陰陰陽之氣旋迴周而復始故曰无端）邪之中人也或中於陰或中於陽上下左右无有恒常其故何也（經絡相貫周環自是常理邪之中人循行亦可與經絡同行然中於陰陽上下左右生病異者其故何也）岐伯答曰諸陽之會皆在於面人之方乘虛時及新用力若熱飲食汗出腠理開而中於邪（手足三陽之會皆在於面人之受邪所由有三一爲乘年虛時二爲新用力有勞三爲熱飲熱食汗出腠理開有此三虛故邪中人　平按靈樞人之二字作中人也三字若下無熱字）中於面則下陽明中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脇亦中其經（邪之總中於面則著手足陽明之經循之而下若中頭後項者則著手足太陽之經循之而下若別中於兩頰則著手足少陽之經循之而下若中胸背及兩脇三處亦著三陽之經循經而下也）黃帝曰其中於陰奈何岐伯答曰中於陰者常從臂胻始夫臂與胻其陰皮薄其肉淖澤故俱受於風獨傷其陰（以下言邪中於陰經也四支手臂及腳胻當陰經上皮薄其肉濁澤故四處俱受風邪所以獨傷陰）

（經下經言風雨傷上清溼傷下者舉多爲言其實腳胻亦受風邪也　平按注濁澤依經文應作淖澤）黃帝曰此故傷其藏乎岐伯曰身之中於風也不必動藏故邪入於陰經其藏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客故還之於府是故陽中則溜於經陰中則溜於府（邪之傷於陰經傳之至藏以藏氣不客外邪故還流於六府之中也故陽之邪中於面流於三陽之經陰之邪中臂胻溜於六府也　平按甲乙客作容溜作留府作腑）黃帝曰邪之中藏者奈何（前言外邪不中五藏次言邪從內起中於五藏故問起也）岐伯曰愁憂恐懼則傷心（愁憂恐懼內起傷神故心藏傷也）形寒飲寒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形寒飲寒內外二寒傷肺以肺惡寒也　平按飲寒靈樞作寒飲甲乙作飲冷）有所墜墮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於脇下則傷肝（因墜惡血留者外傷也大怒內傷也內外二傷積於脇下傷肝也　平按靈樞甲乙無若字）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擊仆當風外損也醉以入房汗出內損也內外二損故傷脾也　平按甲乙醉上有以字）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用力舉重汗出以浴水外損也入房過度內損也由此二損故傷腎也　平按浴水水字袁刻誤作也）黃帝曰五藏之中風奈何岐伯曰陰陽俱感邪乃得往黃帝曰善（前言五藏有傷次言五藏中風陰陽血氣皆虛故俱感於風故邪因往入也　平按甲乙俱感作俱相感）黃帝問岐伯曰首面與身形屬骨連筋同血合氣耳天寒則地裂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其面不衣其故何也（首面及與身形兩者皆屬於骨俱連於筋同受於血並合於氣何因遇寒手足冷而懈惰首面死衣不寒其故何也　平按袁刻氣下脫耳字）岐伯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六陽之經並上於面六陰之經有足厥陰經上面餘二至於舌下不上於面而言皆上面者舉多爲言耳其經絡血氣貫通故皆上走七竅以

爲用也　平按注六陽之經袁刻之作六）其精陽氣上於目而爲精（其經絡精陽之氣上走於目成於眼精也　平按甲乙氣上有之字靈樞上於目作上走於目爲精作爲睛甲乙同）其別氣走於耳而爲聽（別精陽氣入耳以爲能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爲臭（五藏聚氣以爲宗氣宗氣入鼻能知臭也）其濁氣出於胃走脣舌而爲味（耳目視聽故爲清氣所生脣舌識味故爲濁氣所成味者知味也　平按甲乙出上有下字）其氣之津液皆上薰於面面皮又厚其肉堅故熱甚寒不能勝也（以其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血氣皆上薰面以其陽多其皮堅厚故熱而能寒也　平按面皮靈樞甲乙作而皮熱上靈樞有天字甲乙有大字勝下均有之字）

邪傳（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是謂至治見靈樞卷十第六十六百病始生篇又見甲乙經卷八第二自五邪入至末見素問卷七第二十三宣明五氣篇）

黃帝問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清溼喜怒（溼從地起雨從上下其性雖同生病有異寒生於外清發於內性是一物起有內外所病亦有不同喜者陽也怒者陰也此病之起也）喜怒不節則傷藏（心主於喜肝主於怒二者之過分即傷神傷神即內傷五藏即中內之部也）風雨則傷上清溼則傷下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願聞其會（風雨從頭背而下故爲上部之氣清溼從尻脚而上故爲下部之氣所傷之類不同望請會通之也）岐伯對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或起於陽請言其方（或起於陰謂臂胻及尻或起於陽謂兩與項膺背及脇請具申之也）喜怒不節則傷於藏藏傷則病起於陰（陰謂內也）清溼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足陽並於陰陰虛即清溼襲之故曰病起於下也人之面項陰並於陽陽氣虛即風雨襲之故曰病在於上也）是謂三部至其淫佚不可勝數（是謂三部之氣生病不同更隨所因變而生病漫衍過多不可量度也　平按佚靈樞甲乙作泆下同）黃帝問曰余固不能數故問於天師願卒聞其道

（諸邪相傳變化爲病余知不可數量天師所知固應窮其至數余請卒聞其道天師尊之號也　平按靈樞天師作先師）岐伯對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亦无虛邪不能獨傷人，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虛邪即風從虛鄉來故曰虛邪風雨寒熱四時正氣也四時正氣不得虛邪之氣亦不能傷人卒風暴雨雖非正氣不得虛邪之氣亦不能傷人獨有虛邪之氣亦不能傷人必因虛邪之風及身形虛相感故得邪客於形　平按亦无虛邪甲乙亦作盖靈樞同惟邪上有故字相得甲乙作相搏）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於虛邪也因於天時與其躬身，參以虛實大病乃成（風雨寒暑四時正氣爲實風也衆人肉堅爲實形也兩實相逢无邪客病也故虛邪中人必因天時虛風並身形虛合以虛實也參合也虛者形虛也實者邪氣盛實也兩者相合故大病成也　平按甲乙衆人肉堅作中人肉堅因於天時作因其天時躬身靈樞作身形）氣有定舍，因處爲名（邪氣舍定之處即因處以施病名如邪舍形頭即爲頭眩等頭病也若舍於腹即爲腹痛洩利等病也若舍於足則爲足悗不仁之病也）上下中外，分爲三貞（上謂頭面也下謂尻足也中謂腹三部各有其外也貞正也三部各有分別故名三貞也　平按貞靈樞作員甲乙作真）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從毛髮入，入則枢深，深則毛髮立，淅然皮膚痛（皮膚緩者皮膚爲邪所中無力不能收故緩也人毛髮中虛故邪從虛中入也枢久也邪氣逆入久深腠理之時振寒也　平按從毛髮入靈樞作開則邪從毛髮入枢靈樞作抵甲乙作消）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脈，在絡脈之時，痛於肌肉，其痛之時大經乃代（去散邪也孫絡大絡皆稱絡脈也十二經脈行皆代息以大經在肌肉中令肌肉痛故大經代息也　平按甲乙則傳舍於絡脈作則舍於絡痛於肌肉作通於肌肉其痛之時作其病時痛時息靈樞時下有息字）留而不去，傳舍於經，在經之時，洫泝善驚（經脈連於五藏五藏爲邪氣所動故其善驚驚即洫泝振寒也泝音訴　平按洫泝靈樞作洒淅甲乙同善靈樞作喜）留而不去，傳舍於輸，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支節痛，腰脊乃强（輸謂五藏二十五輸六府三十六輸

大經謂三陰三陽也輸在四支故四支痛也足太陽及督脈在腰脊邪氣循之故急强也　平按輸素問甲乙作俞四支節痛靈樞作四肢則肢節痛甲乙作四節即痛）留而不去，傳舍於伏衝，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衝脈爲經絡之海故邪居體重　平按傳舍甲乙作伏舍伏衝下靈樞甲乙有之脈二字體重身痛甲乙作身體重痛）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舍於腸胃之時，賁嚮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洩，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賁嚮虛起皃多寒則邪爲飧洩多熱則邪爲溏糜糜黃如糜也　平按嚮靈樞作響甲乙作嚮袁刻作響甲乙不化上無食字注皃袁刻誤作也）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腸胃之府外有募原邪傳腸胃之外溢至募原之間也）留著於脈，稽而不去，息而成積（脈謂經絡及絡脈也謂邪著於經絡之脈傳入腸胃之閒長息成於積病此句是總也　平按靈樞甲乙稽下有留字）或著孫絡，或著絡脈，或著經脈，或著輸脈，或著於伏衝之脈，或著於膂筋，或著於腸胃之募原，上連於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以下言邪著成積略言七處變化溢章不可復論也輸脈者足太陽脈以管五藏六府之輸故曰輸脈膂筋謂腸後脊膂之筋也緩筋謂足陽明筋以陽明之氣主緩　平按孫絡靈樞作孫脈注溢章袁刻作溢蔓）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願盡聞者願盡聞於成積所由）岐伯曰：其著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勾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間之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居著也邪氣著於臂手孫絡隨絡往來上下其孫絡浮緩不能勾止積氣臂手之絡行在腸間故邪隨絡脈往來令腸間之水湊滲有聲也濯濯水聲也　平按甲乙臂手作擘乎注擘音拍破盡也勾作拘腸間之水作腸胃之外靈樞作腸胃之閒水）有寒則脈䐜滿雷引，故時切痛（邪循於絡在腸間時有寒則孫絡䐜滿引腸而作雷聲時有切痛　平按靈樞無脈字甲乙脈作腹）其著於陽明之經，則俠齊而居，飽食則益大，飢則益小（胃脈足陽明之經直者下乳內廉下俠齊入氣街中故邪氣著之飽食則其脈麤大飢少穀氣則脈細小今人稱此病兩弦也）

（平按靈樞俠作挾）其著於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飢則安（緩筋足陽明之筋也邪客緩筋是足陽明筋從上下腹俠齊而布似足陽明經脉之積飽則大而痛飢小而安亦邪使經之大小也　平按似袁刻作以注同靈樞亦作似）其著於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於緩筋飽食則安飢則痛（募謂腸胃府之募也原謂腸胃府之原也募原之氣外來連足陽明筋故邪使飽安飢痛也　平按注足陽明筋袁刻筋誤作經）其著於伏衝之脉者揣揣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衝脉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膕中伏行骭骨內下至內踝之屬而別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以其伏行故曰伏衝揣動也以手按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邪之盛也　平按揣揣靈樞甲乙作揣之）其著於膂筋在腸後者飢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弗得（膂筋足少陰筋循脊內俠膂在小腸後附脊因飢則見按之可得飽則不見按之難得也　平按甲乙弗得作伏得）其著於輸之脉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空竅乾壅

（輸脉足太陽脉也以管諸輸絡腎屬膀胱故邪著之津液不通大便乾壅不得下於大小便之竅也　平按空靈樞作孔甲乙作而空竅乾）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者（結邪行處也）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上乃成積也（夫聚者陽邪積者陰邪也此言病成若言從生陰陽生也故積之始生邪得寒氣入舍於足以爲積始也故曰得寒乃生也寒厥邪氣上行入於腸胃以成於積也　平按靈樞厥下無上字甲乙上作止）黃帝曰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悗足悗生脛寒脛寒則血脉涘泣寒氣上入腸胃入於腸胃則䐜脹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散日以成積（以上言成積所由三別外邪厥逆之氣客之則陽脉虛故脛寒脛脉皮薄故血寒而涘泣涘凝也寒血循於絡脉上行入於腸胃寒血入於腸胃則腸胃之內䐜脹腸胃之外冷汁沫聚不得消散故漸成積也此爲生積所由一也　平按足悗甲乙作足溢注云靈樞作足悗涘泣靈樞作凝濇甲乙作凝泣寒氣上甲乙作寒熱上下）卒然盛食多飲則脉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脉傷陽絡傷則血外溢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內溢則便血腸外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薄則并合涘聚不得散積成矣（盛飲多食無節遂令脉滿起居用力過度內絡脉傷若傷腸內陽絡則便衄血若傷腸內陰絡遂則便血若傷腸外之絡則血與寒汁凝聚爲積此則生積所由二也　平按靈樞盛食多飲作多食飲脉滿作腸滿涘聚靈樞甲乙作凝聚散下有而字）卒然外中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涘血蘊裹而不散津液泣澡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人之卒然外中於寒以入於內內傷憂怒以應於外內外相搏厥氣逆上陰氣既盛遂令六府陽經六輸皆不得通衛氣不行寒血凝泣蘊裹不散著而成積所由三也　平按憂怒甲乙作憂恐六輸作穴俞涘血蘊裹作凝血緼褁泣澡作凝濇靈樞作濇滲）黃帝曰其生於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前言積成於陽以下言積成於陰憂思勞神故傷心也）

重寒傷肺（飲食外寒形冷內寒故曰重寒肺以惡寒故重寒傷肺）忿怒傷肝（肝主於怒故多怒傷肝也）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因醉入房汗出當風則脾汗得風故傷脾也　平按醉以甲乙作醉飽）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水則傷腎（腎與命門主於入房故用力及入房汗出浴水故傷於腎也　平按靈樞無水字）此外內三部之所生病者也黃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察（憂恚爲內重寒爲外入房當風以爲內外故合前三部所生病　平按靈樞甲乙外內作內外）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謂至治（凡積之病皆有痛也故察其痛以候其積既得其病順於四時以行補寫可得其妙也）

五

邪入邪入於陽則爲狂邪入於陰則爲血痹邪入於陽摶則爲癲疾邪入於陰摶則爲瘖陽入之於陰病靜陰出之於陽病善怒（熱氣入於陽脉重陽故爲狂病寒邪入於陰脉重陰故爲血痹陽邪入於陽脉聚爲

（癲疾陽邪入於陰脉聚爲瘖不能言陽邪入陰者則爲病好靜陰邪出之於陽陽動故多生怒也　平按素問五邪入作五邪所亂則爲血痺作則痺邪入於陽搏作搏陽二字邪入於陰搏作搏陰二字怒上無善字新校正云難經云重陽者狂重陰者癲巢元方云邪入於陰則爲癲脉經云陰附陽則狂陽附陰則癲孫思邈云邪入於陽則爲狂邪入於陰則爲血痺邪入於陽傳則爲癲痙邪入於陰傳則爲痛瘖全元起云邪已入陰復傳於陽邪氣盛府藏受邪使其氣不朝榮氣不復周身邪與正氣相擊發動爲癲疾邪已入陽陽今復傳於陰藏府受邪故不能言是勝正也諸家之說不同故俱載又引全元起云陽入陰則爲靜出則爲恐千金方云陽入於陰病靜陰出於陽病怒）五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以味病發於氣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陰之爲病發骨疼等陽之爲病發於血痺等五味爲病發於氣不調等冬陽在內故病發冬夏陽在外故病發夏也　平按素問五發作五病所發以味病發於氣作陰病發於肉）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二十七（邪論）　黃陂蕭貞昌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二十八（風）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勑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諸風數類

諸風狀論

諸風雜論

九宮八風

三虛三實

八正風候

痹論

諸風數類（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二第四十二風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十第二上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風之傷人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或爲偏枯或爲賊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風氣一也徐緩爲氣急疾爲風人之生也感風氣以生其爲病也因風氣爲病是以風爲百病之長故傷人也有成未成傷人成病凡有五別一曰寒熱二曰熱中三曰寒中四曰癘病五曰偏枯此之五者以爲風傷變成餘病形病名各不同或爲賊風者但風之爲病所因不同故病名病形亦各異也　平按素問甲乙無於岐伯三字傷人下均有也字癘均作厲下均有風字或爲賊風也甲乙作其爲風也素問作或爲風也注急疾袁刻作疾急）或內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願聞其說岐伯曰風氣藏於皮膚閒內不得通外不得洩風者喜行而數變（言風入於藏府之內爲病遂名藏府之風風氣藏於皮膚之閒內不得通生大小便道外不得腠理中洩風性好動故喜行數變以爲病也　平按素問甲乙曰上有對字閒上有之字喜作善下同風者甲乙作風氣者注生大小便生字恐衍）腠理開則洒然寒閉

則熱而悗（風氣之邪得之因者或因飢虛或因復用力腠理開發風入毛腠洒然而寒腠理閉塞內壅熱悶洒音洗如洗而寒也　平按洒甲乙作悽閉字素問甲乙不重閉則熱而悗素問悗作悶甲乙作不熱而悶）其寒也則衰食飲其熱也銷肌肉故使人怢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其寒不洩在內故不能食其熱不洩在外故銷肌肉也是以使人惡風而不能食稱曰寒熱之病怢慄振寒皃也　平按銷肌肉素問甲乙作則消肌肉怢慄甲乙作解㑊新校正云全元起本作失味）風氣與陽入胃循脈而上至目眥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洩則為熱中而目黃也（以下言熱中病也風氣從皮膚循足陽明之經入於胃中足陽明經從目內眥入屬於胃故循其脈至目內眥以其人肥腠理密實不開風氣壅而不得外洩故內為熱中病目黃也　平按與陽入胃素問甲乙作與陽明入胃目眥作目內眥）人變瘦則外洩而寒則為寒中而泣出（以下言寒中之病也人瘦則腠理疏虛外洩溫氣故風氣內以為寒中足陽明脈虛冷故目泣出也　平按素問甲乙瘦上無變字）風氣與巨陽俱入行諸脈輸散於分理閒衝氣淫邪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賁䐜而有傷衛氣有所涘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以下言癘病也巨陽足太陽也風氣之邪與足太陽二氣俱入十二經脈輸穴之中又散於分肉腠理之閒其與太陽俱入於輸衛上來者淫邪之氣與衛氣相干致令衛氣澀而不行故肌肉賁起腹脹有所傷也以衛氣凝聚不行故肉不仁也涘義當凝也　平按素問甲乙巨陽作太陽輸作俞分理作分肉衛氣淫邪素問無此四字甲乙作衛氣悍邪時王字賁䐜甲乙作膹脹素問作憤䐜傷素問甲乙均作瘍涘素問甲乙作凝）癘者營氣熱胕其氣不精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也皮膚傷潰風寒客於脈不去名曰癘風（胕腐也太陽與衛氣在營血之中故濁而熱於胸腹上衝於鼻故鼻鼽骨壞其氣散於皮膚故皮膚潰爛以其邪風寒氣客脈留而不去為病稱曰癘風癘力誓反　平按營氣素問甲乙作有榮氣胕甲乙作浮不精素問甲乙作不清傷潰素問甲乙作瘍潰）或名曰寒熱（言前癘風或名寒熱之病也）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心風以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為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

者為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為腎風（春甲乙者木王時也木王盛時衝上風來名曰邪風木盛近衰故衝上邪風來傷於肝故曰肝風餘皆倣此　平按戊己傷於邪甲乙邪作風庚辛中於邪及壬癸中於邪甲乙均作傷於風）風氣中五藏六府之輸亦為藏府之風（藏府輸者當是背輸近傷藏府之輸故曰藏府之風也　平按素問風下無氣字輸素問甲乙作俞）各入其門戶之中則為偏風（門戶空穴也邪氣所中之處即偏為病故名偏風也　平按之中素問作所中甲乙作風之所中）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為腦風（風府在項入髮際一寸督脈陽維之會近太陽入腦出處風邪循脈入腦故名腦病也）風入系頭則為目風（邪氣入於目系在頭故為目風也　平按甲乙入上無風字系素問作係）眠寒飲酒中風則為漏風（因飲酒寒眠腠開中漏汗故為漏風有本目風眠寒也　平按眠寒素問甲乙作眼寒屬上節）入房汗出中風則為內風（入房用力汗出中風內傷故曰內風也）新沐中風則為首風（新沐髮已頭上垢落腠開得風故曰首風也）久風入中則為腸風飧洩（皮膚受風日久傳入腸胃之中洩痢故曰腸風）外在腠理則為洩風（風在腠理之中洩汗不止故曰洩風也）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為他病也無常方然故有風氣也（百病因風而生故為長也以因於風變為萬病非唯一途故風氣以為病長也　平按素問甲乙化下有乃字故素問作致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及甲乙經致字作故攻今本甲乙仍作故下無攻字）

諸風狀論（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甲乙卷第同前）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其診及其病能（診者既見其狀因知所由故曰診也晝閒暮甚等即為狀也欬短氣等即為病能也　平按素問無黃問於岐伯五字曰下有五藏風之形狀不同者何十字注既見既字袁刻脫）岐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皏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眉上其色白（皏普幸反白色薄也肺風病能凡有七別一曰多汗二曰惡風三曰色白謂面色白薄也四曰欶欬五曰短氣六曰晝閒暮甚以肺主太陰故暮甚也七曰診五色各見其部薄澤者五藏風之候也白肺色也）心風之

狀多汗惡風焦絕喜怒赫者赤色痛甚則不可快診在口其色赤（心風狀能有七一曰多汗二曰惡風三曰焦絕焦熱也絕不通也言熱不通也四曰喜怒五曰面赤色六曰痛甚不安七曰所部色見口爲心部也　平按喜素問甲乙作善下同素問赫作嚇下無者字痛素問甲乙作病則不可快甲乙作則言不快素問作則言不可快）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喜悲色微蒼嗌乾喜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肝風狀能有八一曰多汗二曰惡風三曰喜悲四曰面色微青五曰咽乾六曰喜怒七曰時憎女子八曰所部色見也）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墮四支不欲動色薄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脾風狀能有七一曰多汗二曰惡風三曰身體怠墮謂除頭四支爲身體也四曰四支不用五曰面色微黃六曰不味於食七曰所部色見也）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龐然胕腫腰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隱曲不利診在頤上其色黑（腎風狀能有七一曰多汗二曰惡風三曰面腫四曰腰脊痛五曰面色黑如烟炲炲大才反六曰隱曲不利謂大小

便不得通利七曰所部色見頤上腎部也有本爲肌上誤也　平按龐素問作痝胕素問甲乙作浮素問脊上無腰字甲乙色炲上有其字頤素問甲乙作肌）胃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飲食不下鬲塞不通腹喜滿失衣則䐜脹食寒則洩診瘦而䐜腹大（胃風狀能有八一曰頸多汗二曰惡風三曰不下飲食四曰膈不通膈中饐也五曰腹喜滿六曰失覆腹脹七曰食冷則痢八曰胃風形診謂瘦而腹大胃風候也　平按診瘦而䐜腹大素問甲乙作診形瘦而腹大新校正云按孫思邈云新食竟取風爲胃風）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先當風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出內至其風日則病少愈（首風狀能有三一曰頭面多汗二曰惡風三曰診候不出者不得遊於庭也不內者不得在室也　平按甲乙頭面多汗作頭痛面多汗素問先當風作當先風素問甲乙不可下有以字風日日字袁刻脫新校正云孫思邈云新沐浴竟取風爲首風）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息惡風衣裳濡口乾喜渴不能勞事（漏風狀能有七一曰多汗謂重衣則汗衣單則寒二曰因食汗甚病甚無汗三曰惡風四曰衣裳恒溼五曰口乾六曰喜渴七曰不能勞事也　平按素問甲乙身汗息作身汗喘息裳作常新校正云孫思邈云因醉取風爲漏風其狀惡風多汗少氣口乾善渴近衣則身熱如火臨食則汗流如雨骨節懈墮不欲自勞）洩風之狀多汗汗出洩衣上口乾上來其風不能勞事身體盡痛則寒（洩風狀能有四一曰多汗污衣二曰口乾三曰□□皮上冷也四曰勞則體痛寒也　平按洩素問甲乙作泄口乾上來素問作口中乾上漬甲乙作咽乾上漬注污衣袁刻作洩衣三曰下原缺二字袁刻作液洞新校正云孫思邈云新房事取風爲內風其狀惡風汗流沾衣裳疑此洩風乃內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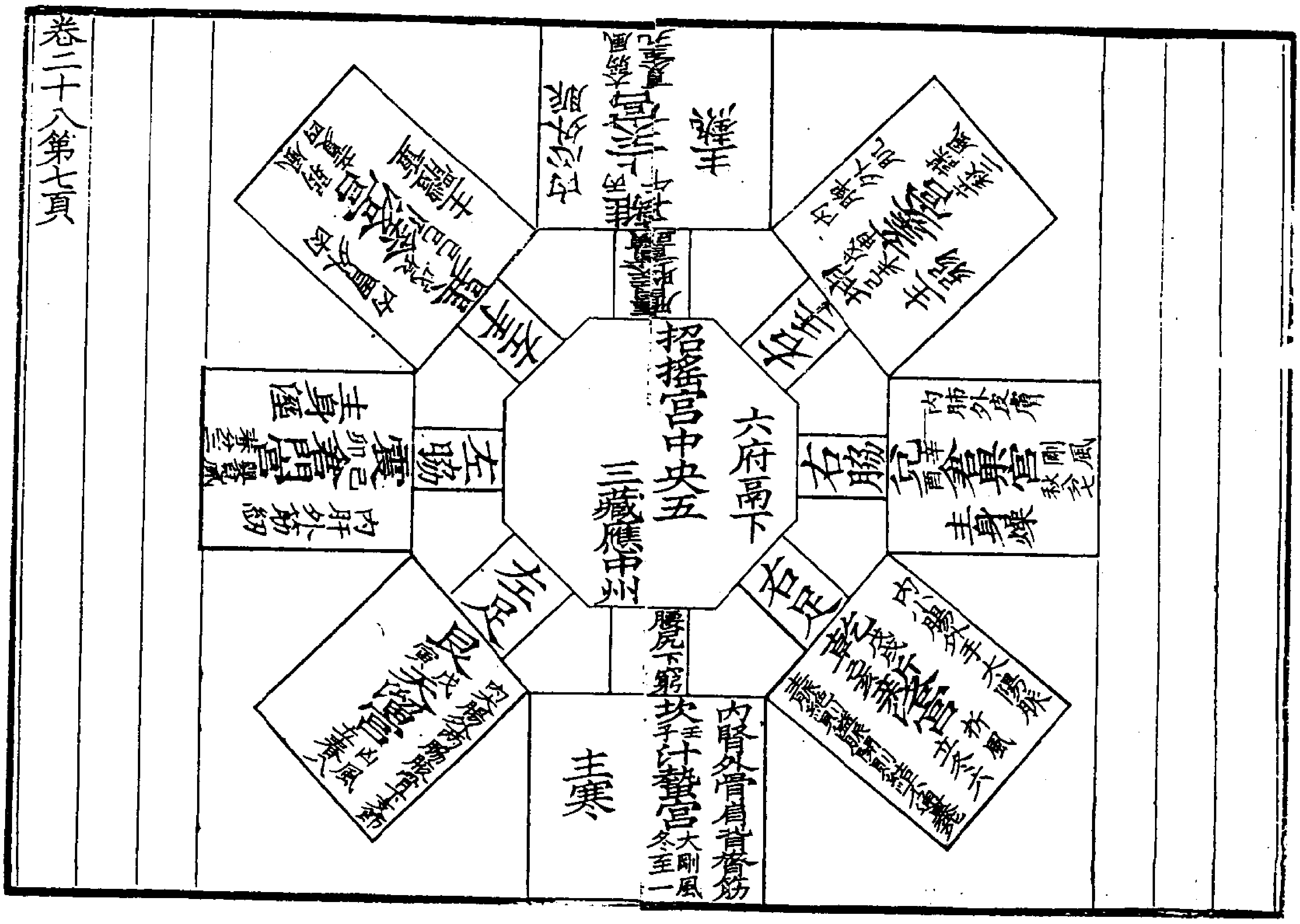
諸風雜論（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九第五十八賊風篇又見甲乙經卷六第五）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內之中卒然病者非必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賊風者風從衝上所勝處來賊邪風也離歷也賊邪之風夜來人皆臥雖是晝日不離屏蔽室內不歷賊風邪氣仍有病者其故何也　平按室內靈樞甲乙作室穴非必靈樞作非不袁刻脫必字）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

於溼氣藏於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時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爲寒痹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人雖不離屏室之中傷於寒溼又因墮有惡血寒溼惡血等邪藏於血脈中又因喜怒飲食寒溫失理遂令腠理閉塞壅而不通若當腠開遇於風寒則血凝結與先寒溼故邪相因遂爲寒痹雖在屏蔽之中因熱汗出腠開受風斯乃屏內之中加此諸病不因賊風者　平按其開而遇風寒甲乙無其開二字遇上有適字時血氣凝結素問甲乙作則血氣凝結）黃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無所遇邪氣又無怵惕之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鬼神之事乎（因內邪得病病人並能自知仍有自知不遇寒溼之邪又無喜怒怵惕之志有卒然爲病當是鬼神

爲之乎（平按其無所遇邪氣甲乙無所字之志靈樞作之所志鬼神上靈樞甲乙有因字注仍有表刻作因有有）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也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夢慕血氣內亂兩氣相薄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以下答意非無故邪在內亦非無怵惕之志故有所惡即爲怒也夢有所樂即爲喜也因此兩者相薄故血氣亂而生病所來微細視聽難知衆人謂如鬼神非鬼神也　平按靈樞甲乙無夢字薄靈樞作搏）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黃帝曰善（先巫知者巫先於人因於鬼神前知事也知於百病從勝剋生有從內外邪生生病者用鍼藥療之非鬼神能生病也鬼神但可先知而已由祝去其巫知之病非祝巫之鬼也　平按祝下甲乙有由字固知靈樞甲乙作因知其病之所從生者甲乙作百病之所從者）

九宮八風（平按此篇自九宮八風圖至篇末見靈樞卷十一第七十七九宮八風篇又自風從其衝後來見甲乙經卷六第一）


招搖宮中央五
六府鬲下
三藏應中州
主熱
上天宮
內心外脈
右手
左手
右脅
左脅
右足
左足
兌 辛酉 倉果宮 剛風 秋分七
內肺外皮膚
主身燥
震 乙卯 倉門宮 嬰兒風 春分三
內肝外筋紐
主身溼
膺尻下竅
坎 壬子 汁蟄宮 大剛風 冬至一
內腎外骨肩背膂筋
主寒

（平按此圖靈樞坤上無右手二字坤下無戊申己未四字玄委下無宮字兩傍無內脾外肌主弱六字下無謀風二字立秋下無二字兌上無右脇二字兌下無辛酉二字倉果下無宮字兩傍無內肺外皮膚主身燥八字下無剛風二字秋分下無七字乾上無右足二字乾下無戊戌己亥四字新洛下無宮字兩傍無內小腸外手太陽脈主脈絕則溢脈閉則結不通暴死二十一字下無折風二字立冬下無六字坎上無腰尻下竅四字坎下無壬子二字兩傍無內腎外骨肩背膂筋主寒十字汁蟄下無宮字汁作叶下同按西京賦五緯相汁注汁作叶和也亦通下無大剛風三字冬至下無一字艮上無左足二字艮下無戊寅二字天溜下無宮字溜作留右傍無內大腸外兩脇腋骨下支節十一字下無凶風二字立春下無八字震上無左脇二字震下無己卯二字倉門下無宮字兩傍無內肝外筋紐主身溼八字下無嬰兒風三字春分下無三字巽上無左手二字巽下無戊辰己巳四字陰洛下無宮字兩傍無內胃外肉主體重七字下無弱風二字立夏下無四字離上無膺喉首頭四字離下無丙午二字上天下無宮字兩傍無內心外脈主熱六字下無大弱風三字夏至下無九字中央下無五字招搖下無宮字兩傍無六府鬲下三藏應中州九字）

立秋二玄委（平按靈樞有西南方三字）秋分七倉果（平按靈樞有西方二字）立冬六新洛（平按靈樞有西北方三字）夏至九上天（平按靈樞有南方二字）招搖五（平按靈樞無五字有中央二字）冬至一汁蟄（平按靈樞有北方二字）立夏四陰洛（平按靈樞有東南方三字）春分三倉門（平按靈樞有東方二字）立春八天溜（平按靈樞溜作留下同有東北方三字）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汁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溜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上天（平按靈樞作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汁蟄之宮從其宮（平按從其宮三字靈樞作日冬至矣太一日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十八字）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一從日（平按從靈樞作移）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旱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疾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生占貴賤日視風所從來而占之（平按靈樞所生作所主日視作因視）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風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平按甲乙傷上有賊字）主殺主害者也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避邪弗能害此之謂也（平按靈樞故聖人避邪弗能害作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不能害）是故太一入從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以下言太一從於中宮以朝八風以占吉凶也　平按靈樞從作徙）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脈其氣主為熱（平按靈樞作氣主熱三字）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肌其氣主為弱（平按甲乙肌下有肉字）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肺外在於皮膚其氣主為身燥（平按靈樞甲乙燥上無身字）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小腸外在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結不通喜暴死（平按甲乙溢作泄喜靈樞甲乙作善）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之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腎外在於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為寒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大腸外在於兩脇腋骨下及支節風從

東方來名曰嬰兒之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肝外在於筋紉其氣主爲身溼（紉女巾反索也謂筋傳之也　平按紉靈樞甲乙作紐溼上甲乙無身字）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胃外在於肉其氣主體重（平按於肉靈樞作肌肉甲乙作於肌）凡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薄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爲淋洛寒熱犯其兩溼之地則爲痿故聖人避邪風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爲擊仆偏枯矣（風從衝後來故稱虛鄉來也三虛謂年虛月虛時虛三虛之中縱使二實但令一虛遇邪猶爲淋洛寒熱居處溼地即爲委厥況二虛一實遇邪其病安得不甚若先三虛逢邪遂致擊仆偏枯之病也　平按靈樞相薄作相搏甲乙兩實一虛作兩虛一實淋洛靈樞甲乙作淋露避邪風甲乙無風字靈樞無邪字仆靈樞作骨）

三虛三實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十二第七十九歲露篇又見甲乙經卷六第一）

黃帝問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以得入乎將必須八正虛邪乃能傷人乎（黃帝謂四時八節虛邪賊風中人要因其暑腠理開時因入傷人故致斯問也　平按因以得入乎靈樞甲乙作因得以入乎甲乙八正虛邪作八正風邪）少師答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少師答意腠理開者賊風中深腠理閉者賊邪中淺以其賊邪賊害甚也不得以時者暑開之時即入閉之時不入也）然必因其開也其入也深其內極也疾其病人卒暴（邪之中人若因腠理開者爲害有三一則邪入深也二則極人命速三則病死卒暴也　平按其入也深靈樞甲乙無也字其內極也疾甲乙極作亟注云亦作極靈樞作其內極病其病人卒暴靈樞甲乙卒上有也字）因其閉也其入也淺以留其病人也徐以持也（若腠理閉爲遇有二一則邪入淺也二則爲病究徐持久留之也　平按持靈樞甲乙作遲下無也字）黃帝曰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師曰帝弗知邪入乎雖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固常有時也（平和適也人雖和適而居腠理開閉未必因於寒暑因於月之滿空人氣盛衰故腠理開閉有病不病斯乃人之常也　平按固常有時也靈樞作其故常有時也）黃帝曰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人之身也與天地形象相參身盛衰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日爲陽也月爲陰也東海陽也西海陰也月有虧盈海水之身隨月虛實也月爲陰精主水故月滿西海盛也）人血氣精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焦理郄烟垢著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亦不深（人身盛時法月及與西海皆悉盛實也但賊邪不入凡有六實一曰血氣精而不濁二曰肌肉充實不疏三曰皮膚密緻不開四曰毛髮堅實不虛五曰焦腠理曲而不通三焦之氣發於腠理故曰焦理郄曲也六曰烟塵垢膩蔽於腠理有此六實故賊風雖入不能深也　平按靈樞甲乙

血氣精作血氣積焦理作腠理靈樞淺下無亦字）至其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血氣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緩腠理開毛髮淺焦理薄烟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也深其病人也卒暴（人身衰時法月及與西海皆悉衰也月空東海盛者陰衰陽盛也凡有八衰一曰血氣虛濁謂當脈血氣虛也二曰衛氣減少謂脈外衛氣去而少也三曰肌肉疏減四曰皮膚虛緩五曰腠理空開六曰毛髮虛淺七曰焦理疏薄八曰理無烟垢有此八虛所以賊邪深入令人卒病也　平按靈樞血氣作氣血皮膚緩作皮膚縱毛髮淺作毛髮殘焦理作膲理甲乙無淺焦理三字）黃帝曰其有卒然卒死暴病者何邪使然少師曰得三虛者其死暴疾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人備三虛其病死暴疾也　平按靈樞甲乙卒死作暴死甲乙無暴病二字何邪使然靈樞作何也注暴疾袁刻疾誤作死）黃帝曰願聞三虛少師曰乘年之衰（人年七歲加於九歲至十六歲名曰年衰如是恒加九歲至一百六皆年之衰也非歲露年以其人實邪不傷故人至此年名曰乘也）逢月之

空（月郭空時人具□虛當此虛時故曰逢也　平按注虛上所空一字據上文應作入）失時之和因為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為粗（攝養乖於四時和氣非理受於風寒暑溼人之有此三虛故從衝後發屋折木揚沙走石等賊風至身洒然起於毫毛發於腠理即為賊風傷也　平按和下甲乙有人氣之少四字賊風下有邪氣二字）黃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年之盛（逢年謂不加年衰也）遇月之滿（十五日時也）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攝養順於四時和氣人之有此三實雖有賊邪不能傷也　平按不能危之甲乙作不能傷也上不能上袁刻有定字）黃帝曰善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命曰三實然此一夫之論也（子之所論皆善者以其內明於道故請藏而寶之此舉一夫之論以類衆人也　平按命曰三實靈樞在黃帝曰上）

入正風候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十二第七十九歲露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六第一）

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前章言人有攝養乖和遇賊邪之失此言同受邪風俱有傷害以為問也　平按何因而然甲乙作何氣使然）少師曰此入正之候也（入正候者入節之正虛邪候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候此者常以冬之至日太一立於汁蟄之宮其至也天應之以風雨風雨從南方來者為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至者萬民皆臥而弗犯也故其歲民少病（九宮經曰太一者玄皇之使常居北極之傍汁蟄上下政天地之常□起也汁蟄坎宮名也太一至坎宮天必應之以風雨其感從太一所居鄉來向中宮名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若風從南方來向中宮為衝後來虛風賊傷人者也其賊風夜至人皆寢臥不犯其風人少其病也　平按冬之至日靈樞甲乙作冬至之日為虛風甲乙作名曰虛風夜下靈樞甲乙有半字注其感感字恐係風字傳寫之誤）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惰而皆中於虛風故萬民多病虛邪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

又皆中於虛風此兩邪相薄經氣絕代（懈情謂不自收節情逸腠開邪客至骨而不外洩至立春日復有虛風從西方衝上而來是則兩邪相薄致經脈絕代以為病也骨有本作胃也　平按相薄靈樞甲乙作相搏袁刻誤作兩薄絕代靈樞甲乙作接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民多病而多死矣（露有其二一曰春露主生萬物者也二曰秋露主衰萬物者也今歲有賊風暴雨以衰於物比秋風露故曰歲露焉是以實風至也歲和有吉虛風至也歲露致凶也）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候之奈何（以下言候虛風所傷貴賤故因問起也）少師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溜之宮其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以下具言虛風也　平按溜靈樞作留）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者也正月朔日平旦北風行民病死者十有三（平按民病死者靈樞甲乙死作多）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多死者正月朔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者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鄉（平按自終日以下至旱鄉甲乙無）從西方來命曰白骨將將國有殃人多死亡（平按命甲乙作名上有而大二字將字靈樞甲乙不重）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正月朔日風從東南行春有死亡（平按靈樞南下有方字甲乙無此二條）正月朔日天和溫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平按天和溫甲乙作天時和溫無糴賤糴貴四字不病作無病而風作風疾）此所以候歲之虛風賊傷人者（平按甲乙無此句靈樞無虛字者下有也字）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病癉十月申

不寒民多暴死諸謂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開腠理（平按甲乙寒熱下有病字靈樞甲乙病作痳病諸下有所字甲乙樹下無木字開靈樞甲乙作發理下均有者也二字）

痺論（平按此篇自篇首至逢溼則縱黃帝曰善見素問卷十二第四十三痺論篇自黃帝問於岐伯曰周痺之在身也至陰陽之病也見靈樞卷五第二十七周痺篇自問曰人有身寒至不相有也曰死見素問卷九第三十四逆調論篇自風痺淫病至末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四厥病篇又自篇首至故不爲痺黃帝曰善見甲乙經卷十第一上篇自問曰痺或痛或不痛至逢溼則縱黃帝曰善見甲乙經卷十第一下篇自黃帝問於岐伯曰周痺之在身也至轉引而行之見甲乙經卷十第一上篇自問曰人有身寒至是人當攣節見甲乙經卷十第一下篇自問曰人之肉苛者至不相有也曰死見甲乙經卷十二第三自風痺淫病至末見甲乙經卷十第一下篇）

黃帝問岐伯曰痺安生岐伯曰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爲痺（風寒溼等各爲其病若三氣雜至合而爲一病稱爲痺　平按痺安生甲乙作痺將安生素問作痺之安生雜至合而爲痺甲乙作合至雜而爲痺）其風氣勝者爲行痺寒氣勝者爲痛痺溼氣勝者爲著痺（若三合一多即別受痺名故三中風多名爲行痺謂其痺病轉移不住故曰行痺三中寒多陰盛爲痛故曰痛痺三中溼氣多住而不移轉故曰著痺著住也此三種病三氣共成異於他病有寒有熱有痛不痛皆名爲痺也）問曰其五者何也（平按素問甲乙其五者作有五者）答曰以冬遇此者爲骨痺以春遇此者爲筋痺以夏遇此者爲脈痺以至陰遇此者爲肌痺以秋遇此者爲皮痺（冬時不能自調遇此三氣以爲三痺俱稱骨痺以冬骨也餘四放此至陰六月脾所主也）問曰內舍五藏六府何氣使然（五時感於三氣以爲五痺其義已知而有痺病內舍藏府之中何氣使然也）答曰五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內舍其合（平按素問不去下有者字內舍其合作內舍於其合也甲乙作內舍於合）故曰骨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腎筋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肝脈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心肌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脾皮痺不已

復感於邪內舍於肺（五藏合者五藏五輸之中皆有合也諸脈從外來合五藏之處故合爲內也是以骨筋脈肌皮等五痺久而不已內舍於合在合時復感邪之氣轉入於藏入藏者死也　平按注入藏者死也袁刻藏誤作府）所謂痺者各以其時重感於寒溫之氣也（平按寒溫二字素問甲乙作風寒溼三字又素問此下有凡痺之客五藏者至痺聚在脾一段新校正謂全元起本在陰陽別論中此王氏所移本書在陰陽雜說中）諸痺不已亦益於內其風氣勝者其人易已也（所謂五痺不已者各以其時而重感賊邪寒溫之氣益內五藏之痺者死益風者易已也　平按亦益於內素問甲乙作亦益內也注而重感而字袁刻無）問曰其時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痺之輕重無過此三故爲問之也　平按素問曰下有痺字）答曰其入藏者死（以藏有神故痺入致死也）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脇著相繫在於筋骨之間故筋骨疼痛也）其流皮膚間者易已（流行在於皮膚淺處之間動而又淺故易已也　平按流素問作留甲乙作留連二字）問曰客六府者何也答曰此亦由其食飲居處而爲病本六府各有輸風寒溼氣中其輸而食飲應之循輸而入各舍其府（以上言痺入藏以下言痺入府所由風寒溼等三氣外邪中於府輸飲食居處內邪應內以引外故痺入六府中其輸者亦府之合也　平按素問甲乙此亦下無由字輸作俞下同）問曰以鍼治之奈何答曰五藏有輸六府有合循脈之分各有所發各治其過則病瘳已（五藏輸者療痺法取五藏之輸問曰療痺之要以痛爲輸今此乃取五藏之輸何以通之答曰有痛之痺可以痛爲輸不痛之痺若爲以痛爲輸故知量其所宜以取其當是醫之意也療六府之痺當取其合良以藏府輸合皆有藏府脈氣所發故伺而誅之　平按各治其過素問作各隨其過甲乙作各治其過袁刻過作道）問曰營衞之氣亦合人痺乎（此問營衞二氣何者與三氣合爲痺也　平按素問甲乙合作令）答曰營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藏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故循脈之下貫五藏絡六府（營衞血氣循經脈而行貫於五藏調和精神絡於六府灑陳和氣陳起也故與三氣而合以爲痺也但十二經藏脈貫藏絡府）

（府脉貫府絡藏皆爲營氣何因此所言於營氣唯貫於藏但絡於府然此所言但舉一邊藏府之脉貫絡是同之也　平按之下素問甲乙作上下注十二經藏脉脉字袁刻誤作府）衛氣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利其不能入於脉故循皮膚之內分肉之間熏於胃募散於胸腹逆其氣則疾順其氣則愈不與寒溼風氣合故不爲痹黃帝曰善（衛之水穀悍氣其性利疾走於皮膚分肉之間熏於胃募故能散於胸腹壅之則生癰疽之病通之無疾是以不與三氣合而爲痹也　平按素問甲乙皮膚之內作皮膚之中胃募作肓膜則疾作則病甲乙慓作剽散於胸腹作聚於胸腹注云素問作散）問曰痹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熱或燥或溼者其故何也（三氣爲痹之狀凡有其七故請解之）答曰痛者其寒氣多有衣寒故爲痛（內受寒氣既多復衣單生寒內外有寒故痹有痛　平按素問甲乙有衣寒故爲痛作有寒故痛）其不仁者其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濇經絡時疏疏而不痛皮

膚不營故爲不仁其寒者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故寒（仁者親也覺也營衛及經絡之氣疏濇不營皮膚神不至於皮膚之中故皮膚不覺痛瘙名曰不仁所感陽熱氣少陰寒氣多與先所病相益故痹爲寒也　平按素問甲乙其不仁者作其不痛不仁者疏而不痛甲乙作故不痛素問作故不通新校正云甲乙經不通作不痛詳甲乙經此條論不痛與不仁兩事後言不痛是再明不痛之爲重也）其熱者陽氣多陰氣少病氣勝陽遭陰故爲痹熱（所感陽熱氣多陰寒氣少陰陽二氣相逢相擊陽勝爲病故爲痹熱也　平按遭甲乙作乘）其多寒汗而濡者此其逢溼甚其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寒汗出濡（所感陽氣少溼與寒氣相感故寒而汗濡衣溼也　平按其多寒汗甲乙汗下有出字素問汗上無寒字逢溼甚甲乙甚作勝故寒汗出濡素問無寒字）夫痹之爲病不痛何也（三氣合而爲病稱痹而有不痛者其故何也）曰痹在骨則重在脉則血涘而不流在筋屈不伸在肉則不知在皮則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凡痹之類

逢寒則急逢溼則縱黃帝曰善（三氣爲痹所在有五一人具此五者爲痹其痹不痛此爲不痛之痹有云痹者痛者未爲解痹者也不知者不覺不仁也　平按甲乙素問涘作凝不知作不仁素問則急作則蟲逢溼作逢熱）黃帝問於岐伯曰周痹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隨脉上下左右相應閒不容空願聞此痛之在血脉之中耶將在分肉之閒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閒不及下鍼其蓄痛之時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何道使然願聞其故（夫周痹者邪居分肉之間令正氣循身不周邪與周爲痹故稱周痹今帝之意言其痹痛循行上下移徙往來無處不至名爲周痹岐伯之意言於此痹行於衆處可爲衆痹非周痹也閒不及下鍼者痹痛之中未及下鍼其痛已移也　平按注循行上下別本作循形上下）岐伯對曰此衆痹也非周痹也黃帝曰願聞衆痹岐伯對曰此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右應左以左應右非能

周也更發更休（言衆痹在身左右之處更身而發不能周身故曰衆痹居起動靜也）黃帝曰善刺之奈何岐伯對曰刺此者痛雖已止必刺其處勿令復起（然衆痹在身所居不移但痛有休發故其痛雖止必須刺其痛休之處□令不起也　平按注令上一字原缺左方右方剩彡字袁刻作三恐誤謹空一格）黃帝曰善願聞周痹何如岐伯對曰周痹者在血脉之中隨脉以上循脉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言周痹之狀痹在血脉之中循脉上下不能在其左右不移其處但以壅其真氣使營身不周故名周痹也　平按循脉以下靈樞作隨脉以下）黃帝曰善刺之奈何岐伯對曰痛從上下者先刺其下以遏之後刺其上以脫之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遏之後刺其下以脫之（刺周痹之法觀痹從上自下當先刺向下之前使其不得進而下也然後刺其痹後使氣洩脫也有痹從下上者准前可知也　平按遏靈樞作過注云亦作遏甲乙作通注云一作遏）黃帝曰善此痛安生何因

而有名（此問周痹之所由並問周痹名之所起也）岐伯對曰風寒溼氣客於分肉之間迫切而為沫沫得寒則聚聚排分肉而裂分也分裂則痛（三氣以為周痹循脈而行至分肉之間氣聚排迫分肉肉裂而為痛也　平按靈樞甲乙而裂分作而分裂）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痹發發則如是（痹痛引神即神歸痛神痛不已故熱氣集而痛解此處痛解厥已即餘處痛生周痹休發如是以為休起也　平按發下靈樞甲乙重一發字注痛生袁刻痛誤作病）黃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此內不在藏外未發於皮獨居分肉之間真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痹（以下解周痹名也　平按靈樞甲乙外上有而字命曰甲乙作名曰）故刺痹者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經視其虛實（六經三陰三陽也切循痹病之下六經虛實一也　平按下之六經甲乙作上下之大經）及大絡之血而結不通（切循十五大絡知其通塞二也　平按靈樞甲乙而結不通作結而不通）及虛而脈陷空者調之熨而通其瘈緊轉引而行之黃帝曰善余以得其意矣又得其事也（又循其脈知其虛陷者三也然後設以熨法用徵熨之令其調適又以導引痹緊轉引令其氣行方始刺之此為療痹之要也緊急痹牽令綫也　平按靈樞甲乙調上有而字通下有之字痹緊靈樞作瘈堅甲乙緊下有者字）人九者經絡之理十二經脈陰陽之病也（得其事者謂得之人法於九野經絡陰陽之病也　平按靈樞九上無人字）

問曰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也厚衣不能溫也然不凍慄此為何病（人身體冷而不覺寒其病難知故須問也　平按素問熱溫下均無也字此為作是為甲乙同）答曰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為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主骨故腎不生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素先也其人腎氣先勝足太陽腎府又衰腎脂枯竭不能潤長以其一腎藏府之水與心肝二陽同在一身為陽所擊一水不勝二陽故反為寒至於骨髓衣火不能溫也　平按而主骨素問作而生於骨）所以不能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二陽也腎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上二火故不能凍慄者病名曰骨痹是人當攣節（雖寒至骨二陽猶勝故不覺寒慄遂為骨痹之病是人當為骨節拘攣也一本攣為變人有此病必節操變改也　平按上二火甲乙作上下火素問無上字）

問曰人之肉苛者何也雖近衣絮猶尚苛也是為何病也答曰營氣虛衛氣實衛氣虛則不仁而不用營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苛也人身與志不相有也曰死（苛音柯有本為苛皆不仁之甚也故雖衣絮溫覆猶尚不仁者謂之苛也故知近衣絮溫覆即知覺者為不仁也營虛衛實氣至知覺故猶仁也若營實衛虛者肉不仁也若營衛俱虛則不仁之甚故肉同苛如同也所以身肉不仁甚者與神不能相得故致死也　平按素問衛氣虛則不仁而不用作榮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肉如苛也作肉如故也有下有也字甲乙經曰死作三十日死也）風痹淫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時如湯入腹中脹脛淫濼煩心頭痛時歐時悗眩以汗出久則目眩悲以喜恐短氣不樂不出三年死（人病風痹之病又有此十二狀者不出三年死也　平按風痹淫病靈樞病上有漯字湯入腹中靈樞甲乙作入湯中脹脛靈樞作股脛甲乙作肢脛時歐時悗靈樞作時嘔時悗甲乙作時嘔時悶喜恐甲乙作喜怒靈樞無不樂二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二十八　黃陂蕭貞昌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二十九（氣論）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黃陂蕭延平北承甫校正

（平按此篇自堅字以上已佚篇目亦不可考袁刻從靈樞刺節真邪篇自黃帝曰有一脈生數十病者節錄補入查自黃帝曰有一脈生數十病者至岐伯曰此邪氣之所生也一段已見本書卷二十二五邪刺篇末免重出茲特從靈樞刺節真邪篇黃帝曰余聞氣者有真氣以下至手按之補於堅字之上其自堅有所結至末見靈樞卷十一第七十五刺節真邪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一第九下篇）

黃帝曰余聞氣者有真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真氣岐伯曰真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幷而充身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平按甲乙無非實風又四字注云太素云非災風也）邪氣者（平按甲乙卷十第一下有虛風也三字）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平按搏甲乙作薄下同）於骨則為骨痹搏於筋則為筋攣搏於脈中則為血閉不通則為癰搏於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為熱陰勝者則為寒寒則真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於皮膚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搖氣（平按搖氣甲乙注云一本作淫氣）往來行則為癢留而不去則痹衛氣不行則為不仁虛邪偏容於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則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為偏枯其邪氣淺者脈偏痛虛邪之入於

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為膿內傷骨內傷骨為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為筋溜（平按溜甲乙作瘤下腸溜同）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為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為昔瘤以手按之（以上從靈樞刺節真邪篇節錄補入）堅（息大按之而堅積病□久也十四）有所結深中骨氣因於骨骨與氣幷日以益大則為骨疽（先有聚結深至骨邊骨與氣幷致令骨壞稱曰骨疽十五也　平按甲乙深中骨作氣深中骨日以益作息日以益）有所結中於肉氣歸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而為膿（先有聚氣為熱營邪居熱則壞肉以為癰膿十六　平按甲乙中於肉作氣中於肉氣歸之靈樞甲乙作宗氣歸之甲乙為膿上無而字）無熱則為肉疽（結氣無熱虛邪則壞肉以為肉疽十七也　平按甲乙疽上無肉字）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邪氣傷人身無有定處而有斯十七種名也）

津液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六第三十六五癃津液別篇又見甲乙經卷一第十三）

黃帝問岐伯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寒衣薄則為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為汗悲哀氣幷則為泣中熱胃緩則為唾邪氣內逆則氣為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為水脹余知其然也不知其所由生願聞其說（輸逆致也水穀入於口逆於腸胃之中化為津液凡有五別則五藏津液凡所言液者通名為津經稱津者不名為液故液有五也此略舉五液請解其義也　平按甲乙無余知其然也願聞其說九字靈樞說作道注逆致逆於別本逆均作送）岐伯答曰水

一第979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版正面

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五味走於五藏四海肝心二藏主血故酸苦二味走於血海脾主水穀之氣故甘味走於水穀海肺主於氣故辛走於膻中氣海腎主腦髓故鹹走髓海也　平按甲乙各注作分注）津液各走其道（目爲泣道腠理爲汗道廉泉爲延道鼻爲涕道口爲唾道也）故上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津（上焦出氣出胃上口名曰衛氣溫煖肌肉潤澤皮膚於腠理故稱爲津也　平按上焦靈樞作三焦甲乙膚下有者字靈樞爲下有其字）其留而不行者爲液（水穀精汁注骨屬節中留而不去謂之爲液　平按靈樞留作流）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因熱而腠理開而出者謂之爲汗）寒留於分肉之間沫聚則爲痛（寒留分肉之間津液聚沫迫裂分肉所以爲痛　平按靈樞甲乙沫聚作聚沫）天寒則腠理閉氣濇不行水下溜於膀胱則爲溺與氣（此解溺氣多之所由也　平按靈樞濇作澀下溜作下留甲乙作下流）五藏六府心爲之主耳爲之聽目爲之候肺爲之相肝爲之將脾爲之衛腎爲之主水（平按水靈樞甲乙作外）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於目心悲氣并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葉舉舉則液上溢夫心系舉肺不能常舉乍上乍下故咳而泣出矣（咳音去身中五官所管津液并滲於目爲泣咳者泣出之時引氣張口也　平按肺葉舉靈樞作肺舉夫心系舉肺舉字靈樞作與甲乙作急靈樞咳作欬甲乙同泣出甲乙作涎出）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緩緩則氣逆故唾出（蟲者三蟲也郭者胸臆也穀消之時則蟲動上下腸胃寬充郭中故腸胃緩而氣上所以唾也　平按故緩靈樞甲乙作故胃緩）五穀之津液和合而爲膏者內滲入於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於陰（平按陰靈樞甲乙作陰股）陰陽不和使則液溢而下流於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骨脊痛而胻痠（補益腦髓者穀之津液和合爲膏滲入頭骨空中補益於腦滲入諸骨空中補益於髓下流陰中補益於精若陰陽過度不得以理和使則精

液溢下於陰以其分減髓液過多故虛而腰痛及腳胻痠也　平按靈樞甲乙使則作則使）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寫津液不化水穀并於腸胃之中別於迴腸留於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爲水脹（藏府陰陽不得和通則四海閉而不流三焦壅而不寫其氣不得化爲津液水穀并於腸胃不消別於迴腸而留下焦不得入於膀胱脹於下焦溢入於身故爲水脹也　平按并於靈樞作并行）此津液五別之順逆（此上五別是爲津液順逆之義　平按順逆靈樞作逆順也）

水論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二十四第八十一解精微論篇自曰請問哭泣而淚不出者至末見甲乙經卷十二第一）

黃帝坐明堂雷公曰臣受業傳之以教皆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液藥滋所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謹聞命矣（天地之間四方上下六合宇間有神明居中以明造化故號明堂法天地爲室聖明居中以明道教稱爲明堂從容者詳審皃也所受太素經論攝生安形詳審之法是謂陰陽刺灸湯液藥滋四種之術莫不要妙然□不肖行之不能十全謹受詔命雷公言已領解之　平按素問坐作在以教作行教教下無皆字湯下無液字滋所作所滋無謹聞命矣四字注不肖上原缺一字袁刻作有）黃帝曰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溼寒暑陰陽婦女（若汝也先所言人悲哀等事請問所由者貧富賤貴及諸羣下通使臨事之徒使之適於道術聞其命　平按素問無黃帝曰三字）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富貴人之形體所從羣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謹聞命矣請問其有俛愚仆偏之問不在經者敢問其狀（雷公問有假仆偏問雖合於道然不在經者欲知其狀也　平按素問俛作毚偏作漏敢問作欲聞新校正云全元起本仆作朴）黃帝曰大矣（仆偏所問之義大矣也）曰請問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泣從目下涕自鼻出同爲一液也故人哭之時涕泣交連然有哭而無泣縱有泣涕少何也涕洟也　平按素問曰作公注縱有泣袁刻有字誤作少）黃帝曰在經（□是此在經已陳之義非仆偏之問也　平按素問作在經有也）又復

問曰不知水所從生涕所從出（水者泣也請問涕泣何所從生也　平按素問無又曰二字）黃帝曰若問此者無益於治工之所知道之所生也（若汝也汝之問者無益於人仁義教有益於身道德之道故斯二者道之生也）夫心者五藏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其榮也是以人有得也則氣知於目有亡也憂知於色是以悲哀則泣下泣下水所由生（心為五藏身之總主故為專精目為心之通竅華色為心之榮顯故有得通於心者氣見於目覩目可知其人喜也有亡於已者氣見於色視色可見其人憂也心哀悲者泣下水生也　平按得素問作德新校正云太素德作得）水宗者精水者至陰至陰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所由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輔裹之故水不行也（宗本也水之本是腎之精至陰者也則知人之哭泣不出者是至陰本精輔裹持之故不得出之矣　平按水宗者甲乙作重精者精水者素問甲乙作積水也積水者六字所由素問甲乙作所以輔下素問甲乙有之字）夫水之精為志火之精為神是以目之水不生也（水陰精者志也火陰精者神也兩精持之故泣不下也　平按夫下甲乙有氣之傳也四字神下素問甲乙有水火相感神志俱悲八字生上無不字）故以人彥言曰心悲名志悲心與精共湊目也是以俱悲則神氣傳於心精上不傳於志也而志獨悲故泣出也（彥美言也人之美言有當故取以為信也彥言心悲名曰志悲有所以也良以心與精在於目俱為悲者神氣傳於心精不傳於志亦無神持故陰精獨用為悲所以泣水下也　平按素問甲乙故以人彥言曰作故諺言曰名下有曰字心與精作志與心精湊下有於字）涕泣之者腦也腦者陽也髓者骨之充也故腦滲為涕故夫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涕從之者行其類也夫涕之與泣也譬如人之兄弟也急則俱死出則俱亡其志以搖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橫行是故涕泣俱出相從志所屬之類

也（夫涕泣之出本於腦也頭髓為陽充骨之陰也志為骨主腦滲為涕涕之與泣同為水類故泣之水出涕即從之比之兄弟有急有出死生是同相隨不離涕泣亦爾志動而悲則涕泣橫之也　平按陽也素問作陰也新校正云甲乙經太素陰作陽滲素問甲乙作滲行其類也素問作其行類也出則俱亡素問甲乙作生則俱生新校正云太素生則俱生作出則俱亡搖悲素問甲乙作早悲相從志素問甲乙作相從者）雷公曰大矣請問人哭泣而泣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讚帝所言並重問前哭涕泣之事）黃帝曰夫泣不下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志不悲陰陽相持泣安能獨來（神者為陽志者為陰神之失守故慈志之失守故悲悲故泣出今陰陽相持無失泣安從生也　平按不下素問甲乙作不出神不慈下素問甲乙有也神不慈則五字）且夫志悲者悗則沖陰沖陰則志去目志去目則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沖虛也志悲既甚即虛於陰陰虛則志亡志亡去目則可神次守精今神亦去目故涕泣俱出　平按甲乙素問悗下重一悗字精神精字原鈔作兩點乃上精字重文袁刻誤作二謹依素問甲乙作精往則可神次守精疑有誤袁刻可作不別本作則神不守精）且子獨不誦念夫經言乎厥則目無所見夫人厥則陽氣并於上陰氣并於下陽并於上則火獨光陰并於下則手足寒手足寒則脹夫一水不勝兩火故目眥而盲（厥逆也人氣逆者陽氣并陰歸上於頭陰氣并陽歸下手足歸下手足則手足冷歸上於頭遂至目盲以其目是陽已是一火下陽并上則是二火志精在目則是一水一水不勝二火故熱盛爭而盲也　平按素問甲乙手足寒作足寒兩火作五火故目眥而盲素問無而字甲乙作故目盲）是以衛氣之風泣下而止（是衛氣將於邪風至目遂令泣下風乃止也　平按衛氣之風素問甲乙作氣衝風三字而止作而不止）夫風之中目陽氣下守於精是火氣循目也故見風則泣出有以比之天之疾風乃能雨此其類（風者陽也火也風之守精是火循目陽氣動陰陰作泣出比天疾風其雨必降之也　平按甲乙素問下守作內守循目作燔目天之疾風素問作夫火疾生風新校正云太素作天之疾風乃能雨無生字與此正同甲乙作夫疾風生其類作之類）

脹論（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惡有不下者乎見靈樞卷六第三十五脹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八第三自黃帝問於岐伯曰水與膚脹至亦刺去其血脈黃帝曰善見靈樞卷九第五十七水脹篇又見甲乙經卷八第四自黃帝問於岐伯曰有病心腹滿至末見素問卷十一第四十腹中論篇甲乙經見同上）黃帝曰脈之應於寸口何如而脹岐伯曰其至大堅以濇者脹（脈之大者多血少氣濇者亦多血少氣微寒脈口盛緊傷於飲食以其脈至診有多血少氣微寒即是傷於飲食爲脹也　平按靈樞其至作其脈甲乙堅下有直字）黃帝曰何以知府藏之脹也岐伯曰陰爲藏而陽爲府（診得陰脈脹者以爲藏脹診得陽脈脹以爲府脹也）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於血脈之中耶府藏之內乎（血脈謂二十八脈也問脹所在也）岐伯曰二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衛氣並脈而行循分肉之間爲脹血脈及五藏六府各脹故曰二者存焉然非脹之所舍之處也　平按靈樞二作三注云一作二）黃帝曰願聞脹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於府藏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脹皮

膚故命曰脹（以下言其脹舍取之藏府之外胸脇及皮膚之間氣在其中郭而排之故命曰脹）黃帝曰藏府之在胸脇腹裏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城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以下藏府居處也禁器比藏府也胸脇腹裏比之匣匱也次舍者五藏六府各有居處也藏府之名雖異同在一郭之中然藏府俱別請聞同異所由　平按甲乙無胸脇腹裏之五字城作域靈樞同其故下有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九字）岐伯曰夫胸腹者藏府之城郭也（城郭藏府所處也　平按靈樞無城字）膻中者主之官也（膻中有心肺之氣故是藏府之官也　平按靈樞主之官作心主之宮城甲乙作心主之中宮）胃者大倉也（胃貯水穀以供故爲藏府大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道也（咽傳水穀而入小腸傳之而出糞傳氣之出入故爲傳道也　平按靈樞道作送）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咽胃大腸小腸膀胱等竅皆屬於胃故是藏府閭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廉泉乃是涎唾之道玉英復爲溲便之路故名津液道也此則藏府畔界故藏府病形各異　平按甲乙道下有路字）營氣循脈爲脈脹衛氣并脈循分爲膚脹三里而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毋問虛實工在疾寫（以下謂營衛二氣爲脹營氣循脈周於腹郭爲脹名爲脈脹衛氣在於脈外傍脈循於分肉之間聚氣排於分肉爲膛稱爲膚脹三里以爲脹之要穴故不問虛實皆須寫之其病日近者可以鍼一寫其日遠者可三寫之下者脹消也終須疾寫可不致疑矣　平按靈樞營氣循脈下有衛氣逆三字衛氣并脈循分甲乙作衛氣并血脈循分肉三里而寫甲乙作取三里寫之一下下字甲乙注云一本作分下同）黃帝曰願聞脹形（願聞五藏六府脹形也）岐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臥不安（平按甲乙安上有得字）肺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少腹脾脹者喜噦四支急體重不能衣腎脹者腹滿引背怏然腰髀痛（氣在藏府之外排藏府郭胸脇脹皮膚特煩心短氣臥不安者以爲心脹知此五藏六府脹皆放此各從其藏府所由脹狀有異耳怏不暢也　平按靈樞少腹作小腹喜噦作善噦甲乙作苦噦

四支急靈樞作四肢煩悗甲乙作四肢悶靈樞衣上有腰字怏然靈樞作央央然）六府脹者胃脹腹滿胃管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腸中水聲也　平按靈樞甲乙胃管作胃脘）冬日重感於寒則飧食不化小腸脹者少腹䐜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癃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殼殼然而不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好太息（香爲脾臭焦爲心臭今脾胃之病聞焦臭者以其子病思聞母氣故也殼口角反殼殼□□皃今殼殼似實而不堅也　平按飧食靈樞作飧泄甲乙作泄湌少腹滿靈樞甲乙作小腹滿殼殼靈樞作輕輕好太息作善太息）凡此諸脹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鍼數不失（一者唯知補寫也補虛寫實得中故不失也）寫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夭命（神室心藏也補實寫虛傷神故神去心室神去心室得於邪氣失其四時正氣致使真僞莫定也）補虛

寫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神安其藏故曰歸室神得歸藏自斯已去長閉腠理不令邪入謂上工也）黃帝曰脹者焉生何因而有名（平按靈樞無名字）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并脈循分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衛氣并脈循於分肉有逆有順從目循足三陽下為順從目循手三陽下為逆以衛行有逆順故陰陽氣得和而順也　平按靈樞常下有然字甲乙分下有肉字靈樞同）五藏更治四時有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薄乃合為脹（五藏屬於五行故五藏更王四時寒暑次序得所五穀入腹得有變化也有寒厥之氣留於營衛之間營衛不行寒氣逆上與正氣相薄交爭憤起謂之為脹　平按更治靈樞作更始甲乙作皆治有序靈樞作循叙甲乙作皆叙薄靈樞作搏甲乙乃合為脹作乃舍為脹）黃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於真三合而得黃帝曰善（行補寫時近者一取合於真氣即得病愈遠者三取合於真氣稱曰解惑之也）黃帝問岐伯曰脹論

言曰毋問虛實工在疾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其過焉在（前言寫虛補實神去其室今言無問虛實工在疾寫其故何也所謂初病未是大虛復取三里故工在疾寫若虛已成又取餘穴虛者不可也今至三取不消請言過之所由也）岐伯曰此言陷於肉肓而中氣穴者也（肉肓者皮下肉上之膜也量與肌膚同類氣穴謂是發脹脈氣所發穴也）不中氣穴則氣內閉（鍼其餘處不中脹之氣穴則脹不洩也　平按注鍼袁刻誤作計）鍼不陷肓則氣不行（不陷肓膜則氣不行分肉間也）不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遂其於脹也當寫不寫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惡有殆者乎（鍼入其皮起而不下其肉則衛氣行而失次陰陽之氣并也遂并也由於當寫不寫故三取不下也必須更取餘穴以行補寫以脹消為工故得萬全必無危生之禍也　平按不越靈樞甲乙作上越相遂靈樞作相逐甲乙作相逆）其於脹也必審其診當寫則寫當補

則補如鼓之應桴惡有不下者乎（言診審者如鼓應桴何有不當者也　平按診靈樞作胗注音軫）黃帝問於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此之六病有難分者故請別之也　平按甲乙無石水二字靈樞甲乙別下有之字）岐伯曰水始起也目果上微癰如臥新起之狀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胻癰腹乃大其水已成也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水病之狀候有六別一者目果微腫二者足陽明人迎之脈眡見其動不待按之三者脹氣循足少陰脈上衝於肺故時有欬四者陰下陰股間冷五者腳胻腫起六者腹如囊盛水狀按之不堅去手即起此之六種水病候也　平按靈樞甲乙目果作目窠微癰作微腫足胻癰靈樞作足脛瘇甲乙作足脛腫注眡袁刻作眼）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殼殼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

其候也（次解膚脹凡有五別一者寒氣循於衛氣客於皮膚之間二者為腫不堅三者腹大身腫四者皮厚按之不起窅焉了反深也五者腹色不變膚脹所由與候有斯五別也　平按殼殼然靈樞作鼛鼛然窅甲乙作腹陷二字）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倉黃腹脈起此其候也（次解鼓脹凡有六別所由及候四種同於膚脹五者腹色青黃六者腹上脈絡見出鼓脹之候有此六別也　平按腹身皆大靈樞作腹脹身皆大甲乙作腹身皆腫靈樞甲乙倉作蒼脈起作筋起甲乙注云一本作脈）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薄氣不得營因其所繫瘕而內著惡氣乃起息肉乃生其始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也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此其候也（次解腸覃水停聚也腸覃凡有六別一者得之所由謂寒客於腸外與衛氣合瘕而為內二者所生形之大小三者成病久近離歷也久者或可歷於年歲四者按之堅鞕五者推之可移六者月經時下腸覃所由與狀有斯六種也　平按靈樞甲乙相薄作相搏氣不

（得營甲乙作正氣不得營靈樞營作榮瘕作癖息肉作瘜肉甲乙離歲作離歲月）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氣不通惡血當寫不寫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大解石瘕凡有四别一者瘕住所在二者得之所由謂寒氣客子門之中惡血凝聚不寫所致三者石瘕大小形四者月經不以時下石瘕所由與狀有斯四種石水一種鈌而不解也　平按氣不通靈樞作氣不得通）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耶岐伯曰先刺其腹之血絡後調其經亦刺去其血脈黃帝曰善（腸覃石瘕二病皆婦人病也水病刺而去之腸覃石瘕可以鈹刺導而下之未知膚鼓二脹可刺已不先寫其血絡以去惡血後調其經亦去血絡也　平按靈樞腹之血絡作脹之血絡去其血脈作去其血絡）黃帝問於岐伯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爲何病岐伯曰名爲鼓脹曰治之奈何曰治之以雞醴一齊知二齊而已黃帝曰其時有復發者何也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痛雖然其病且已時當痛氣聚於腹（氣滿心腹故旦食暮不能也是名鼓脹可取雞糞作丸熬令烟盛以清酒一斗半沃之承取汁名曰雞醴飲取汗一齊不愈至於二齊非直獨療鼓脹膚脹亦愈有復發者以不慎節飲食故也　平按鼓脹素問新校正云太素鼓作穀敥本仍作鼓注同素問甲乙雞醴作雞矢醴齊作劑故時痛作故時有病也時當痛素問作時故當病甲乙作因當風注取汗袁刻作取汁）

風水論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故月事不來黃帝曰善哉見素問卷九第三十三評熱病論篇自黃帝問於岐伯曰有病龐然至末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七奇病論篇又自篇首至末見甲乙經卷八第五）

黃帝曰有病腎風者面胕龐然壅害於言可刺不（胕扶付反義當腐也龐晉江反腎氣損腐令面龐然起壅也而言無聲故曰害言此爲腎風之狀可刺以不也　平按龐素問甲乙作痝甲乙壅上有腫字注云素問無腫字不甲乙作否）岐伯曰虛虛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如此狀者腎風之狀腎之重虛之風不可刺也刺之至其水數滿日其病氣當至也除刺之日後取五日合有六日水成數也　平按素問甲乙虛虛不當刺而刺作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問曰何如（平按素問甲乙作其至何如）答曰至必少氣時熱從胸背上至頭汗手熱口乾苦渴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腎風病氣至者凡有八候一者少氣二時熱三從胸至頭汗出四手熱五口熱六苦渴七不能正偃謂不能仰臥仰臥即欬有此八候候是腎風水病也　平按素問時熱下重時熱二字甲乙時下無熱字汗下素問甲乙有出字苦渴下素問有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二十三字甲乙同惟行上少以字食下重食字袁刻補入正經據本注不應補入仍從原鈔爲是）黃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小便黃者中有熱（邪湊虛腎氣虛也腎氣既虛則陽氣并之故中有熱小便黃也　平按小便黃者中有熱素問作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甲乙作少氣時熱而汗出小便黃小便黃者少腹氣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腎有虛風即胃中不和仰臥氣上迫肺故欬也）諸有水氣者其徵見於目下何以言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也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水與目下及腹皆陰故水在腹即目下腫也　平按素問甲乙其徵作微腫何以上素問有帝曰二字甲乙有曰字）真氣上逆口苦舌乾者故不得正偃正偃則欬清水（以水在腹故真氣上逆口苦舌乾正偃則欬欬則吐清水也　平按素問甲乙逆下有故字乾下無者故二字有臥字欬下有出字）諸水病者故不得臥臥則驚驚則欬甚（又諸水病仰臥驚則欬甚復爲候也　平按注復袁刻誤作腹）腹中鳴者月事不來病本於胃也薄肝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管隔（月事不來之病由於胃氣不和故氣薄於肝煩不能食致使胃管隔塞腹中無食故腹鳴也　平按素問甲乙無月事不來四字甲乙病作脾素問甲乙薄肝作薄脾胃管作胃脘）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胃脈足陽明在足今胃氣不和氣下於足遂令身重足不能行也）月事不來者胞脈閉肺屬心而溢於

胞中令氣上迫肺心藏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黃帝曰善哉（胞者任衝之脈起於胞中爲經絡海故曰胞脈也膀胱之胞與女子子門之間起此衝脈上至咽喉先過心肺但肺與心共相繫屬今胞脈虛邪閉塞下則溢於胞氣上則迫於肺氣不得下故月事不來也　平按肺屬心而溢於胞中素問甲乙作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令作今心藏作心氣）

黃帝問於岐伯曰有病龐然如有水氣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爲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爲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喜驚驚以心痿者死黃帝曰善哉（龐然者面皮起之皃腎風之狀凡有六別一面龐起二脈大緊三身無痛四形不瘦五食少六喜驚人有此六狀名曰腎風心不痿者可療得生痿者死矣　平按如有水氣狀素問無氣字生甲乙作主喜素問甲乙作善驚以素問作驚已甲乙作不已心痿素問甲乙作心氣痿袁刻痿作委）

欬論（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第三十八欬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九第三）

黃帝問於岐伯曰肺之令人欬何也岐伯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五藏六府皆以肺傳與之稱欬爲肺欬然藏府皆有欬也）黃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毛先受邪氣從其合其寒飲食飲食入胃順肺脈上注於肺肺寒外內合邪因而客之□爲肺欬（肺合皮毛故皮毛受於寒邪內合於肺人肺脈手太陰起胃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肺寒飲寒食入胃寒氣循肺脈上入肺中內外寒邪相合肺以惡寒遂發肺欬之病也　平按素問甲乙毛先受邪氣從其合作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飲食二字不重順肺脈作從肺脈上注於肺作上至於肺肺寒外內合作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爲上缺一字素問甲乙作則袁刻作發注鬲下缺一字袁刻作故不合　平按據經文作注字與肺字屬上讀）五藏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五藏各以王時傷寒肺先受之傳爲五藏之欬非其時者又因他藏受寒傳來與之故肺欬之病傳與餘藏稱五藏欬也）人與天地相參故藏各治時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爲欬甚則爲洩爲痛（各以時者五藏各以王時也感於寒者感傷寒也感傷寒病有輕有重輕者爲欬重者以[illegible]以痛痺也　平按故藏各治時素問甲乙作故五藏各以治時）黃帝曰五藏之欬奈何岐伯曰五藏之久欬乃移於府（以下言肺欬相傳爲藏府欬也五藏之欬近者未虛久者傳爲六府欬也　平按素問甲乙無此一段五藏之久欬二句在後脾欬不已上）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乘夏則心受之乘至陰則脾受之乘冬則腎受之（肺以惡寒肺先受寒乘春肝王時肝受即爲肝欬若肺先受寒乘於至陰即爲脾欬若肺先受寒乘冬即爲腎欬　平按素問肺先受邪上有乘秋則三字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太素無乘秋則三字疑此文誤多也）黃帝曰何以異之（以下言問答五藏欬狀也）岐伯曰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言肺欬狀也）心欬之狀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哽狀甚則咽喉腫（介介喉中氣如哽也　平按甲乙介介作喝喝哽素問甲乙作梗咽喉腫素問甲乙作咽腫喉痺）肝欬之狀欬則兩胠下痛甚則不可以轉

兩胠下以滿脾欬之狀欬則在右脇下痛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胠有本作脇也　平按兩胠下痛甲乙作胠痛素問作兩脇下痛兩胠下以滿素問作轉則兩胠下滿甲乙胠作脇引肩上素問甲乙有陰陰二字則欬下素問有劇字）腎欬之狀欬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演（音涎腎液也謂欬涎出之也　平按演素問甲乙作涎）黃帝曰六府之欬奈何安所受病岐伯曰脾欬不已則胃受之胃欬之狀欬而歐歐甚則長蟲出（以下問答言六府欬狀六府之欬皆藏欬日久移入於府以爲府欬府不爲欬移入藏者以皮膚受寒內至於肺肺中外寒而邪爲欬移於五藏然後外至於府故不從府移入於藏所以脾欬日久移爲胃欬長蟲蛕蟲也　平按素問甲乙脾欬不已上有五藏之久欬乃移於六府二句）肝欬不已則膽受之膽欬之狀歐歐膽汁（歐膽汁者欬引於膽故歐膽口苦也　平按欬歐膽汁素問甲乙作欬嘔膽汁）肺欬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欬之狀欬而遺矢（遺矢者欬引大腸故遺矢也　平按矢素問作失新校正云甲乙遺失作遺矢）

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欬之狀欬而氣氣者與欬俱出（小腸在上欬引小腸故氣與欬俱發者也　平按欬而氣氣者與欬俱出素問甲乙作欬而失氣氣與欬俱失）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欬之狀欬而遺溺（欬動膀胱故尿出也　平按甲乙遺溺作遺尿）久欬不已三焦受之三焦欬之狀欬腹滿不欲食飲（三焦無別屬藏與膀胱合故膀胱之欬久而不已須病滿不欲食也）此皆聚於胃管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此六府欬皆以氣聚胃中上關於肺致使面至浮腫氣逆爲欬也　平按素問甲乙胃下無管字）黄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藏者治其輸治府者治其合浮腫者治其經黄帝曰善（療五藏欬宜療藏經第三輸也療六府欬者宜療藏經第六合也有浮腫者不可治絡宜療經穴也　平按輸素問甲乙作俞）

黄帝內經太素卷第二十九（氣論）　黄陂蕭貞昌校字

黄帝內經太素卷第三十（雜病）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黄陂蕭延平壯承甫校正

（平按此卷卷首目錄五十四行袁刻及日本別鈔本全佚平從楊惺吾氏所獲仁和寺十三紙中補入目錄末有二行一行重身病三字高一格寫一行上缺三字下有於岐伯曰四字是上缺三字應係黄帝問三字曰下缺一字又下爲有重二字又下缺五字又下有此爲二字又下缺一字據素問奇病論及甲乙經婦人雜病篇曰下所缺一字應作人重下所缺五字應作身九月而瘖五字爲下所缺一字應作何則此一行應作黄帝問於岐伯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此爲何正與本書下文病字相接）

重身病

温暑病

四時之變

息積病

伏梁病

熱痛

脾癉消渴

膽癉

頭齒痛

頷痛

項痛

喉痺嗌乾

目痛

耳聾
衄血
喜怒
疹筋
血枯
熱煩
身寒
肉爍
臥息喘逆
少氣

氣逆滿
療噦
胥痛
髀疾
膝痛
痿厥
癃洩
如蠱如妲病
癲疾
驚狂

厥逆
厥死
陽厥
風厥（本書作風逆）
風痓
酒風
經解
身度
經絡虛實
禁極虛

順時
刺瘧節度
刺腹滿數
刺霍亂數
刺癇數（本書有驚字）
刺腋癰數
病解
久逆生病
六府生病
腸胃生病

經輸所療

重身病（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七奇病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二第十）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此爲何（從太素殘卷補入）病岐伯曰胞之絡脈絕問曰何以言之答曰胞絡繫於腎少陰脈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曰治之奈何曰無治也當十月復（婦人懷子又名曰重身□□□□□屬膀□不言女子□今云胞絡繫於腎少陰上繫舌本者以是女子胞絡亦繫於腎故任身九月有胞絡絕者瘖不能言至十月胎生退復舊也　平按注重身下原缺六字宜空六格袁刻作胞絡脈三字不合膀下原缺一字宜空一格應是胱字袁刻作胱腎府三字不合女子下原缺一字袁刻作腎十月上袁刻脫至字後下袁刻脫舊也二字）刺法曰無損不足益有餘以成疹（平按益甲乙作溢以成疹素問作以成其疹甲乙疹作辜注云素問作疹素問疹下有然後調之四字新校正云甲乙及太素無此四字乃本全元起注文誤書於此今當刪去之）所謂不足者身羸瘦無用鑱石也益有餘者腹中有形而洩之洩之則精出而病獨擅中也故曰疹成（身之羸瘦更用鑱石此爲損不足也腹中有形此爲有餘益之以成其病斯乃損於有餘爲病也益有餘爲病□知□實爲病難□故須言之　平按疹成甲乙作成辜）

溫暑病（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勿止見素問卷九第三十一熱病篇篇末一句見素問卷十六第六十一水熱穴論又見甲乙經卷七第一）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病者當與汗皆出勿止所謂玄府者汗空（冬傷於寒輕者夏至以前發於病溫冬傷於寒甚者夏至以後發於病暑暑病熱氣與汗俱出若此爲熱去勿止汗之空名玄府者謂腠理也　平按素問甲乙病者當與汗作暑當與汗甲乙汗空作汗孔也又素問新校正引楊注發於兩於字均作爲）

四時之變（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十一第七十四論疾診尺篇又自春傷於寒至欬嗽見素問卷二第五陰陽應象大論篇又見甲乙卷十一第五）四時之變寒暑之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熱故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日中陽隴必降爲陰夜半陰極必昇爲陽）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陰陽之變也（十一月極寒一陽爻生即寒生熱也五月一陰爻生即熱生寒也）故曰冬傷於寒春生癉熱（寒冬之氣也傷過多也人之冬月受寒過多至春必爲癉熱之病此爲寒生熱也）春傷於風夏生飧洩腸澼（風春之氣也受風過多極爲飧洩腸澼此爲風生洩也）夏傷於暑秋生痎瘧（暑夏之氣也受暑過多極爲痎瘧此爲暑生瘧也）秋傷於溼冬生欬嗽是謂四時之序（溼秋之氣也受溼過多極爲欬嗽此爲溼生欬也此是四時必□□□不可易　平按注四時下原鈔有必字必下缺三字最下一字下半作文袁刻四時下無必字作之序支三字不合茲於必字下仍空三格）

息積病（平按此篇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七奇病論又見甲乙經卷八第二）黃帝問於岐伯曰病脅下滿氣逆行二三歲不已是

爲何病岐伯曰名曰息積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精爲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黃帝曰善（脅下滿肝氣聚也因於喘息則氣逆行故氣聚積經二三歲名曰息積無妨於食而不可灸可以刺□引精並服藥藥行不可更刺　平按素問逆下無行字精爲引素問甲乙作積爲導引袁刻作精爲導引注可以刺袁刻刺字在可以二字之上可以下有導引二字無精字原鈔作可以刺刺下缺一字缺字下有引精二字謹依原鈔）

伏梁病（平按此篇見素問卷十一第四十腹中論又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七奇病論又見甲乙經卷八第二）黃帝問曰人有身體胕股脛皆腫環齊而痛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伏梁此風根也不可動動之爲水溺清之府（頭以下爲身四支曰體胕義當腑也髀外曰股膝下長骨曰脛如此四處皆腫腫並繞齊痛名曰伏梁此伏梁病以風爲本也動變發也若有變發可爲水病溺冷清之府也　平按素問胕作髀不可動上有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二十二字本書在後甲乙素問清作濇府作病）黃帝問曰病有少腹盛者上下左右皆有

根此爲何病可治不岐伯曰病名伏梁伏梁何因如得之（平按素問作帝曰伏梁因何而得之）答曰裹膿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因有膜裹膿血在腸胃外四箱有根在少腹中不可按之故按之痛遂致於死名曰伏梁　平按素問甲乙裹下有大字）問曰何以然曰此下則因陰必膿血上則迫胃脘出鬲使胃脘內癰（何以按之致死以其伏梁下因於陰膿血必上迫於胃管上出於鬲使胃管生癰故按之下引於陰上連心腹所以致死脘□□□　平按素問甲乙必膿血作必下膿血出鬲作生鬲使胃作俠胃新校正云太素俠胃作使胃）此人之病難治也居齊上爲逆居齊下爲順勿動亟奪論在刺法中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之源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如此之病得時必久也亟欺吏反數也此病是風爲本其氣溢於大腸之中著於齊下肓原故環臍痛不可輒動數奪奪之致死以居肓原所以齊上爲逆也　平按此人之病難治也素問甲乙作此久病難治袁刻人字作積

人二字齊素問甲乙作臍源素問甲乙作原）

熱痛

（平按此篇見素問卷十一第四十腹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七第一中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病熱者而有所痛者何也曰熱病者陽脈也以三陽之動也人迎一盛少陽二盛太陽三盛陽明在太陽□太陽入於陰故痛也在頭與腹乃䐜脹而頭痛黃帝曰善哉（陽明血氣最大故人迎三盛得知有病太陽次少故二盛得知次少陽最少故一盛得知熱病爲陽太陽在頭故熱病起太陽先受太陽受已下入陽明故陽明次病陽明受已末流少陽故少陽有病太陽入於少陰陽盛陰虛故頭痛陽盛陰虛故腹脹也　平按甲乙一盛二盛三盛下均有在字素問在太陽三字作入陰也三字新校正云甲乙經無入陰也三字太陽入於陰故痛也在頭與腹素問甲乙作夫陽入於陰故病在頭與腹）

脾癉消渴

（平按此篇見素問卷十三弟四十七奇病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一弟六）

黃帝曰有病口甘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夫五味入於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清氣液在脾令人口甘此肥羙之所致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滿故其氣上溢轉轉爲消渴治之以蘭蘭除陳氣（五氣五穀之氣液在脾者五穀液也肥羙令人熱中故脾行涎液出廉泉入口中名曰脾癉內熱氣溢轉爲消渴以蘭爲湯飲之可以除陳氣也　平按素問名爲何作病名爲何甲乙作病名曰何清氣素問作精氣甲乙作津液液在脾素問甲乙作津液在脾此肥羙之所致也素問甲乙羙作美致作發新校正云太素發作致素問而多下有肥也二字素問甲乙滿上有中字轉字不重消渴甲乙作消癉注云素問作消渴素問甲乙蘭字不重）

膽癉

（平按此篇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七奇病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九第五）

黃帝問岐伯曰有病口苦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

曰病名膽癉（平按病下素問甲乙有口苦取陽陵泉六字新校正云全元起本及太素無口苦取陽陵泉六字詳前後文勢疑此爲誤）夫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爲之使此人者數謀慮不決故膽虛氣上溢而口爲之苦治之以膽募輸在陰陽十二官相使中（膽爲肝府肝爲內將取決於膽其人有謀慮不決傷膽氣上膽溢從咽入口口苦名曰膽癉可取膽募日月穴也　平按甲乙肝者上有膽者中精之府六字注云素問無此字）

頭齒痛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齒亦當痛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七奇病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九第一自齒痛不惡清飲至末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六雜病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二弟六）

黃帝曰人有病頭痛以歲數不已此安得之是爲何病岐伯曰當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腦爲主腦逆故令人頭痛齒亦當痛（大寒入於骨髓流入於腦中以其腦有寒逆故頭痛數歲不已）

（齒爲骨餘故亦齒痛　平按素問甲乙歲數作數歲齒亦當痛作齒亦痛）齒痛不惡清飲取足陽明惡清飲取手陽明（上齒雖痛以足陽明穀氣故飲不惡冷可取足陽明下齒痛取手陽明也　平按凊靈樞甲乙作清道藏本靈樞作清）

頷痛（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六雜病篇又見甲乙九卷第一）

頷痛刺手陽明與頷之盛脈出血頰痛刺陽明曲周動脈見血立已不已按人迎於經立已（手陽明上頸貫頰故頰痛皆取之曲周動脈有足陽明無手陽明動脈也　平按頷甲乙作領靈樞作顑頰甲乙作領靈樞作顑刺陽明靈樞甲乙作刺足陽明按人迎於經甲乙作按經刺人迎）

項痛（平按此篇見靈樞甲乙同上篇）

項痛不可俛仰刺足太陽不可顧刺手太陽也（足太陽脈行項故不可俛仰取之手太陽脈行項左右故不得顧取之也　平按甲乙項痛作頭項靈樞顧上有以字）

喉痺嗌乾（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如韭葉見靈樞卷五第二十三熱病篇又見甲乙經卷九第三自喉痺不能言至末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六雜病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二第八及卷七第一中篇）

喉痺舌卷口中乾煩心心痛臂內廉痛不可及頭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下去端如韭葉（手之小指次指之端手少陽關衝手心主出心包下臑內手少陽從膻中上□係耳後故喉痺舌卷口乾煩心心痛及臂內痛皆取之也　平按臂內廉痛甲乙作臂表痛注云靈樞及太素俱作臂內廉痛又甲乙取下有關衝在三字韭葉下有許字注係上原缺一字袁刻作出檢靈樞經脈篇手少陽上項係耳後應作項又注皆取之皆字袁刻誤作者）

喉痺不能言取足陽明能言取手陽明（手陽明脈循缺盆上頸足陽明脈循喉嚨入缺盆故喉痺能言不能言取此二脈療主病者也）嗌乾口中熱如膠取足少陰（足少陰脈至舌下故口熱取之　平按甲乙少陰作少陽）

目痛（平按此篇自篇首至陰蹻見靈樞卷五第二十三熱病篇自目眥外決至末見靈樞卷五第二十二癲狂篇又自篇首至末見甲乙經卷十二第四）

目中赤痛從內眥始取之陰喬（目內眥陰蹻脈也故取所主之輸也　平按喬靈樞甲乙作蹻）

目眥外決於面者爲兌眥在內近鼻者上爲外眥下爲內眥（人之目眥有三外決爲兌眥內角上爲外眥下爲內眥准明堂兌眥爲外眥近鼻者爲內眥也　平按靈樞兌作銳近鼻者下有爲內眥三字注准明堂袁刻作唯明堂）

耳聾（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後取足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四厥病篇又見甲乙十二第五自聾而不痛至末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六雜病篇甲乙同上）

耳聾無聞取耳中（耳中聽宮角孫等穴也）耳鳴取耳前動脈（耳前動脈和髎聽會等穴也）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膿若有乾擿抵耳無聞也（耳痛者有二有膿有乾擿抵無所聞者不可刺也而有聞聲者可刺擿當狄反抵乃井反　平按擿抵靈樞作耵聹二字甲乙亦作擿抵注云一本作耵聹）

耳聾取手足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先取手後取足（手少陽至小指次指即關衝穴足少陽至足小指次指即竅陰穴也其脈皆入耳中故二俱取之也　平按甲乙小指作少指無次指二字注云太素作小指次指）

耳鳴取手足中指爪甲上左取右右取左先取手後取足（手之中指手心主脈明堂不療於耳足之中指十二經脈並皆不上今手足中指皆療耳鳴今刺之者未詳或可絡至繆刺也　平按手足中指靈樞甲乙作手中指）

聾而不痛取足少陽聾而痛取手陽明（足少陽正經入耳手陽明絡脈入耳足少陽主骨益耳故取之也手陽明主氣益耳故痛取之也　平按靈樞兩痛字下均有者字）

衄血（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六雜病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二第七）

衄而不衃血流取足太陽衃取手太陽不已刺腕骨下不已刺膕中出血（衃血凝血也衃普盃反血不凝熱甚也足太陽起鼻手太陽至目內眥眥因鼻故衄血取之腕骨手腕前起骨名完骨非腕也　平按足太陽下甲乙有大衄二字衃取手太陽靈樞甲乙作衄血取手太陽）

喜怒（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六雜病篇又見甲乙經卷九第五）

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少刺足太陰怒而多言刺足少陽（怒肝木也食脾土也今木剋土故怒不欲食宜補足太陰肝足厥陰怒也足少陽多言也故寫少陽也　平按足少陽甲乙作少陰注云太素作少陽）

疹筋（平按此篇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七奇病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四第二上篇）

黃帝曰人有尺數甚筋急而見此爲何病岐伯曰此所謂疹筋者是腹必急白色黑色則病甚（尺脈數筋急見出者此爲疹筋疹筋筋急腹急此必金水乘肝故色白黑即甚也有本爲尺瘦也　平按素問尺下有脈字甲乙尺數甚作尺膚緩甚注云一作瘦甚疹筋甲乙作狐筋狐筋者注云狐素問作疹素問甲乙腹上有人字黑色下有見字）

血枯（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一第四十腹中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一第七）

黃帝曰有病胸脇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血枯此得之少時有所大脫血若醉以入房中氣竭肝傷故使月事衰少不來也（血枯病形有八一胸脇支滿二妨於食三病將發先聞腥臊臭氣四流出清液五病先唾血六四支冷七目眩八大小便時復出血有此八狀名曰血枯之病此得由於少年之時有大脫血若醉入房中氣竭絕傷肝遂使月經衰少或不復來以成此血枯之病也　平按甲乙支滿作榰滿清液作清涕）

黃帝曰治之奈何以何術答曰四烏賊魚骨一藺茹二物并令三合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爲後飯鮑魚汁利脇中及傷肝（四四分一一分擣以雀卵爲丸食後服之飲鮑魚汁通利脇及補肝傷也　平按素問以何術作復以何術賊作鰂藺作蘆新校正云太素蘆作藺并令三合作并合之甲乙爲上無四字骨下無一字并令三合作并合素問甲乙鮑魚上有飲以二字脇中作腸中）

熱煩（平按此篇見素問卷九第三十四逆調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七第一上篇）

問曰人身非常温也非常熱也爲之熱而煩滿者何也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身體發熱而苦熱而煩是爲陽勝故也　平按甲乙無爲之熱三字素問新校正云甲乙無此三字）

身寒（平按此篇見素問卷九第三十四逆調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十第一下篇）

問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也寒從中出者何也曰是人多痺氣而陽氣少而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焉（外衣不單內不覺寒而身冷如從水中出內多寒氣故也　平按素問甲乙中非有寒也作中非有寒氣也出者作生者）

肉爍（平按此篇見素問卷九第三十四逆調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七第一上篇）

問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於火者何也（平按於火素問甲乙作如火新校正云全元起本無如火二字太素云如炙於火當從太素之文）答曰此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也陰氣虛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逢風如炙火者是人當肉爍（人有四支先熱若逢風寒更如火炙是人陰虛陽盛以其四支是陽陽氣更盛四支二陽合而獨盛消爍肌肉不能生長故曰肉爍　平按素問甲乙少下重一少字滅作減如炙火作如炙如火新校正云當從太素作如炙於火）

臥息喘逆（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則不得偃臥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六病能論篇自問曰人有逆氣至末見素問卷九第三十四逆調論篇又自篇首至末見甲乙經卷十二第三）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臥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傷及精有所乏倚則不安故人不能注懸

其病（人之病有卧不安者五藏內傷入房太甚洩精過多有所不足故倚卧不安不能懸定病處數起動也　平按及精所有乏倚則不安別本乏作之素問作及精有所之寄則安甲乙作及情有所倚則卧不安新校正云太素作精所有倚則不安均無乏字本書原鈔作及精有所乏倚則不安與楊注洩精過多有所不足故倚卧不安正合袁刻無乏字素問甲乙懸上無注字注太甚袁刻作太盛）黃帝曰人之不得偃卧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藏之蓋也肺氣則脈大大則不得偃卧（肺居五藏之上主氣氣之有餘則手太陽脈盛故不得偃卧也）問曰人有逆氣不得卧而息無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卧行而喘者有不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有不能得卧卧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故（此五皆是人之起居卧之與喘不安之病皆由藏內不和故請示也）答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陽明爲三陽之長故氣下行順而息調失和上行逆而有音此解息

有音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也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卧上經曰胃不和則卧不安此之謂也（陽明循道逆行息便有音今不依其道逆行故不得卧上經前所說經也　平按上經素問甲乙作下經王注下經上古經也）夫起居如故息有音者此脾之絡脈逆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脈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夫絡脈循脈經上下而行絡脈受邪注留於經病人也甚故起居不安息亦有聲今絡脈氣逆不循於經其病也微所以起居如故息有音也　平按脾之絡脈素問甲乙作肺之絡脈）夫不得卧卧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者也腎者水藏主津液津液主卧與喘（腎爲水藏主於胃中津液今有水氣客於津液循之而流津液主卧主喘故津液受邪不能得卧卧即喘也　平按甲乙而流作而留素問甲乙津液二字不重）

少氣（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五第二十二癲狂篇又見甲乙卷十一第七）少氣身漯漯也言吸吸也骨痠體重解不能動補少陰（漯漯吸吸皆虛乏狀也骨痠體重皆腎虛耳故補腎足少陰脈於所發之穴補也　平按靈樞甲乙解作懈情少陰作足少陰）短氣息短不屬動作氣索補少陰取血絡（屬連也索取氣也亦是腎氣虛故補足少陰正經寫去少陰絡血也　平按短氣袁刻作少氣靈樞甲乙少陰上有足字取作去）

氣逆滿（平按此篇自篇首至動脈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六雜病篇又見甲乙卷九第四自氣滿至氣下乃止見靈樞卷五第二十三熱病篇）氣逆上刺膺中陷者與下胸動脈（胸下動脈中府等量取也　平按下胸甲乙作脇下　注胸下動脈袁刻作胸膺氣下動脈原鈔無膺氣二字）氣滿胸中息喘取足太陰大指之端去端如韭葉寒則留之熱則疾之氣下乃止（足太陰脈起足大指端隱白穴也　平按靈樞韭作薤）

療噦（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六雜病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二第一）噦以草刺鼻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疾迎引之者以草刺無息可疾迎更刺引大驚令口噦愈　平按靈樞甲乙亦可下有已字注令下原鈔一字原鈔於左方注有動字謹擬作動袁刻空三格不合）

腰痛（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一第四十一刺腰痛篇又見甲乙經九卷第八惟編次前後畧異）足太陽脈令人腰痛引項脊尻背如重狀刺其郄中太陽正經出血春無見血（項脊尻背足太陽脈行處故腰痛相引郄中足太陽刺金門足太陽在冬春時氣衰出血恐虛故禁之也）少陽令人腰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然不可以俛仰不可顧刺少陽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夏無見血（少陽足少陽也其脈行頸循脇出氣街以行腰故腰痛不可俛仰反顧成骨膝臏外

（劍起大骨足少陽脈循髀出過故腰痛刺之足少陽在春至夏氣衰出血恐虛故禁之　平按素問甲乙循然作循循然不可顧素問作不可以顧甲乙作不可以左右顧成骨甲乙作盛骨獨起下素問甲乙有者字）陽明令人腰痛不可顧顧如有見者喜悲刺陽明於骭前三痏上下和之出血秋無見血（足陽明支者循喉嚨入缺盆又支者循腹裏下氣街故腰痛不可顧陽明穀氣虛故妄有見虛爲肝氣所尅故喜悲下循䯒外廉故刺之以和上下足陽明在仲夏至秋而衰出血恐虛故禁之也　平按素問甲乙不可顧作不可以顧喜悲作善悲骭作䯒新校正云甲乙䯒作骭今本甲乙仍作䯒又注在仲夏上袁刻有脈字）足少陰令人腰痛引脊內痛刺足少陰內踝下二痏春無出血出血大虛不可復也（足少陰脈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故腰痛引脊內痛也出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故取內踝之下少陰與太陽在冬至春氣衰出血恐虛故禁之也　平按脊內痛素問甲乙作脊內廉新校正云全元起本脊內廉作脊內痛太素亦同此前少足太陰腰痛證并刺足太陰法應古文脫簡也）居陰之脈令人腰痛腰中如張弩絃刺居陰之脈在腨踵魚腸之

外循之累累然乃鍼刺之其病令人言嘿嘿然不慧刺之三痏（居陰脈在腨踵魚腸之外其處唯有足太陽脈當是足太陽絡也　平按居陰素問甲乙作厥陰王注云厥陰一經作居陰是傳寫草書厥字爲居也弩上素問甲乙有弓字魚腸作魚腹循之甲乙作循循言素問甲乙作善言新校正云詳善言與默默二病難相兼全元起本無善字於義爲允嘿嘿素問甲乙作默默）解脈令人腰痛引膺目𥆧𥆧然時遺溲刺解脈在引筋肉分間在郄外廉之橫脈出血血變止（解脈行處爲病與足厥陰相似亦有是足厥陰絡脈　平按素問甲乙引膺作引肩𥆧𥆧作䀮䀮引筋作膝筋止上有而字筋肉袁刻肉作內）同陰之脈令人腰痛痛如小鍼居其中弗然腫刺同陰之脈在外踝上絕骨之端爲三痏（同陰脈在外踝上絕骨之端當是足少陽絡脈也　平按小鍼素問甲乙作小錘新校正云太素小錘作小鍼弗素問甲乙作怫）解脈令人腰痛如別常如折腰之狀喜怒刺解脈在郄中結絡如黍米刺之

血射似黑見赤血而已（前之解脈與厥陰相似今此刺解脈郄中當是取足厥陰郄中之絡也　平按如別素問作如引帶甲乙作如裂喜怒素問作善恐甲乙作善怒似黑素問甲乙作以黑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有兩解脈病源各異恐誤未詳素問此條在同陰之脈上）陽維之脈令人腰痛上弗然脈腫刺陽維之脈脈與太陽合腨下間上地一尺所（陽維諸陽之會從頭下至金門陽交即是也行腰與足太陽合於腨下間上地一尺之中療陽維腫痛也　平按素問甲乙腰痛下重痛字弗作怫下同腫上無脈字上地作去地）衡絕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不可以仰則恐仆得之舉重傷腰衡絕絡惡血歸之刺之在郄陽筋之間上郄數寸衡居爲二痏出血（衡脈循脊裏因舉重衡脈絡絕惡血歸聚之處以爲腰痛可刺衡郄陽筋間上數寸衡氣居處　平按衡絕素問甲乙作衡絡痛不可以俛不可以仰則恐仆素問作不可以俛仰仰則恐仆甲乙作得俛不得仰仰則恐仆絕絡素問作絡絕甲乙作絡絕傷甲乙筋之間作之筋間）會陰之病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汗乾

令人欲飲已欲走刺直陽之脈上二痏在喬上郄下下三寸所橫居視其盛者出血（刺直陽者有本作會陽喬上郄下橫居絡脈也　平按漯漯然甲乙作瀸瀸然素問甲乙汗下有出字飲下重一飲字二痏作三痏喬作蹻郄下下三寸所素問作郄下五寸甲乙作郄下三所）飛陽之脈令人腰痛痛上弗弗然甚則悲以恐刺飛揚之脈在內踝上二寸太陰之前與陰維會（足太陽別名曰飛陽有本飛作蜚太陽去外踝上七寸別走足少陰當至內踝上二寸足少陰之前與陰維會處是此刺處也　平按二寸素問作五寸新校正云當作二寸太陰素問甲乙作少陰據本注足少陰之前與陰維會處則太陰恐係少陰傳寫之誤）昌陽之脈令人腰痛痛引膺目𥆧𥆧然甚則反折舌卷不能言刺內筋爲二痏在內踝大筋前太陰後上踝三寸所（內筋在踝大筋前太陰後內踝上三寸所大筋當是足太陰之筋內筋支筋在足太陽大筋之前足太陰筋之後內踝上三寸也　平按素問內踝作內踝上三寸作二寸）散脈令人腰痛

而熱，熱甚生煩，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甚則遺溲，刺散脈在膝前肉分間，在絡外廉束脈爲三痏。（散脈在膝前肉分間者，十二經脈中惟足厥陰、足少陽在膝前主溲，故當是此二經之別名，在二經大絡外廉小筋，名束脈，亦名散脈也。　平按：素問、甲乙肉上有骨字，絡上無在字。注膝前，袁刻誤作脈前。）肉里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欬，欬則筋攣急，刺肉里之脈爲二痏，在太陽之外，少陽絕骨之後。（太陽外絕骨後，當是少陰爲肉里脈也。　平按：筋攣急，素問攣作縮，甲乙無急字。甲乙之後作之端。）

腰痛俠脊而痛至頭沈沈然，目䀘䀘欲僵，刺足陽明郄出血。（足陽明在頭下支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下至氣街，腹裏近脊，故腰痛刺足陽明郄中出血也。　平按：素問、甲乙沈沈作几几，䀘䀘作䀮䀮，僵下有仆字，郄下有中字。新校正云：太素作頭沈沈然。）腰痛上寒，刺足太陽陽明；上熱，刺足厥陰；不可以俛仰，刺足少陽；中熱如喘，刺足少陰，刺郄中出血。

（腰痛上熱，補當腰足太陽足陽明脈；腰痛上寒，寫當腰足厥陰脈；足少陽主機關，不可俛仰，取足少陽；腰痛中熱口如喘，氣動，可取足少陰郄中出血也。　平按：如喘，素問、甲乙作而喘。注機下袁刻脫關字。中熱下原缺一字，原鈔旁注極字。又按注上熱上寒與經文不合，疑有誤。）腰痛引少腹控䏚，不可仰，刺腰尻交者，兩胂上，以月生死爲痏數，發鍼立已。（䏚，以沼反。胂，脊骨兩箱肉也。　平按：兩胂上，素問、甲乙作兩髁胂上。素問立已下有左取右右取左六字。）腰痛上寒，取足太陽；痛上熱，取足厥陰；不可以俛仰，取足太陽；中熱而喘，取足少陰膕中血絡。（前腰痛刺郄中，此刺膕中也。　平按：此段甲乙無。素問在腰痛引少腹一段之前，其文意亦小異。素問云：腰痛上寒不可顧，刺足陽明；上熱，刺足太陰；中熱而喘，刺足少陰；大便難，刺足少陰；少腹滿，刺足厥陰；如折不可以俛仰，不可舉，刺足太陽；引脊內廉，刺足少陰。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并太素，自腰痛上寒至此并無，乃王氏所添。再檢本書此段，如上腰痛上寒一段，僅不可以俛仰刺足太陽與刺足少陽不同。注云前條爲刺郄中，此刺膕中，則此條與上條亦可互相發明也。）

髀疾（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五弟二十四厥病篇，又見甲乙經卷十弟一下篇。）

髀不可舉，側而取之，在樞合中，以員利鍼，大鍼不可。（足太陽脈過髀樞中，即爲樞合也。　平按：靈樞、甲乙髀上有足字。樞合，甲乙作樞闔。大鍼不可，靈樞作大鍼不可刺。）

膝痛（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五弟二十六雜病篇，甲乙經見同上。）

膝中痛，取犢鼻，以員利鍼，鍼發而間之，鍼大如氂，刺膝無疑。（犢鼻，足陽明脈氣所發，故膝痛取之。　平按：靈樞鍼字不重。）

痿厥（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五弟二十六雜病篇，又見甲乙經卷十弟四。）

痿厥爲四束悗，乃疾解之，日二，不仁者十日而知，毋休，病已止。（四束，四支如束，悗，煩也。　平按：爲四束，靈樞、甲乙作爲四末束，甲乙悗作悶。）

癃洩（平按：此篇上節見靈樞卷五弟二十三熱病篇，又見甲乙經卷七第四；下節見靈樞卷五弟二十四厥病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一弟五。）

癃取之陰喬及三毛上及血絡出血。（癃，痳也。陰喬上循陰股入陰，故取陰喬所主病

者。足厥陰脈起大指藂毛之上，入毛中，環陰器，故癃取陰蹻脈所主之輸，並取足厥陰脈三毛之上，及此二經之絡去血。　平按：靈樞癃作瘙，甲乙作疰。）病洩下血，取曲泉。（曲泉，足厥陰脈之所入也。　平按：洩，靈樞、甲乙作注。）

如蠱如妲病（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五弟二十三熱病篇，又見甲乙經卷八弟一。）

男子如蠱，女子如妲，身體腰脊如解，不欲食，先取涌泉見血，視跗上盛者，盡見血。（蠱音古，妲音但。女惑男爲病，男病名蠱，其狀狂妄，失其正理，不識是非，醉於所惑；男惑女爲病，女病爲妲，其狀瘦黃羸瘦，醉於所惑。今有男子之病如蠱，女子之病如妲，可並取腎之井，可息相悅之疾也。問曰：喜怒憂思乃生於心，今以鍼灸療之，不亦迂乎？答曰：病有生於風寒暑濕、飲食男女，非心病者，可以鍼石湯藥去之；喜怒憂思傷神爲病者，先須以理清神明性，去喜怒憂思，然後以鍼藥裨而助之。但用鍼藥者，不可□□。又加身體骨脊解別，不欲食者，先取足少陰於足下涌泉之輸去血，及循少陰於足跗上絡盛之處去血也。　平按：靈樞妲作怚，食上有飲字，涌泉靈樞、甲乙作湧泉。）

癲疾（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故令人發爲癲疾，見素問卷十三弟四十七奇病論篇，又見甲乙經十一卷弟二；自癲疾始生先不樂至末，見靈樞卷五

（弟二十二癲狂篇甲乙見同上）

黃帝問岐伯曰人生而有病癲疾者病名爲何安得之答曰病名爲胎疾此得之在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不下精氣并居故令人發爲癲疾（人之生也四月爲胎母爲人物所驚神氣并上驚胎故生已發爲癲疾也　平按素問甲乙腹中上有母字故令人作故令子）癲疾始生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目赤其作極已而煩心候之於顏取手太陽陽明太陰血變而止（手太陽上頭在目絡心手陽明絡肺手太陰與手陽明通故不樂頭重目赤心煩取之也　平按靈樞甲乙其作甚甲乙無陽明二字）癲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候之手陽明太陽右僵者政其右左僵者政其左血變而止也（手太陽支者別頰上䪼抵鼻手陽明俠口故啼呼左右僵皆取之也　平按靈樞甲乙悸下有者字僵字均作强政其右作攻其左政其左作攻其右又按注皆取之也則兩政字恐係攻字傳鈔之誤）癲疾始作而反僵因脊痛候之足太陽陽明手太陽血變而止（足太陽俠脊足陽明耳前上至額顱在頭手太陽繞肩甲交肩上故反僵脊痛取之也　平按靈樞而反僵作先反僵陽明下有太陰二字）治癲疾者常與之居察其所當取之處病至視之有過者即寫之置其血於瓠壺之中至其發時血獨動矣不動灸窮骨二十五壯窮骨者骶骨也（病有過者視其絡脈病過之處刺取病血盛之瓠壺中至其發時血自動不動者灸窮骨也　平按二十五壯靈樞作二十壯甲乙作三十壯骶骨甲乙作尾骶）骨癲疾者頷齒諸輸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悗歐多涎沫其氣下洩不治（居處也骨之癲疾不可療候有八頷齒輸及分肉間骨處汗出煩悗歐多涎沫氣下洩有此八候是骨癲疾死不可療也　平按靈樞頷作顑甲乙而骨居作而骨倨强直悗作悶靈樞涎沫作沃沫注有此八候袁刻此誤作死）筋癲疾身卷攣急大刺項大經之大杼脈歐多液沫氣下洩不治（身卷攣急大者是足太陽之病宜刺項之大經足太陽脈大杼之穴若歐液沫氣下洩死不可療也　平按靈樞甲乙疾下有者字卷靈樞作倦甲乙急下有脈字杼下無脈字液靈樞作沃甲乙作涎）脈癲疾暴仆四支之脈皆脹而縱脈滿盡刺之出血不滿灸俠項太陽灸帶脈於腰相去三寸諸分肉本輸歐多沃沫氣下洩不治（癲疾暴前倒仆四支脈皆脹滿而縱緩者可刺去其血若不脹滿可灸太陽於項療主病者又灸□□當十四椎相去三寸分肉之間療主癲疾之輸也　平按靈樞甲乙癲疾下有者字俠上有之字靈樞俠作挾甲乙灸帶脈上有又字沃作涎生灸下二字原不全玩其剩處似帶脈二字袁刻作腰取二字恐誤據經文應作帶脈二字）治癲疾者病發如狂者死不治（僵仆倒而不覺等謂之癲馳走妄言等謂之狂今癲疾發而若狂病甚故死不療也　平按靈樞癲上無治字病作疾）

驚狂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五弟二十二癲狂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一弟二）

治狂始生先自悲喜忘喜怒喜恐者得之憂飢治之取手太陽陽明血變而止及取足太陰陽明（人之狂病先因憂結之甚不能去解於心又由飢虛遂神志失守則自悲喜忘喜怒喜恐乘即發於狂病雖得之失志然因療之心府手太陽肺府手陽明也足太陰陽明主穀亦可補此二脈以實憂飢虛損即愈也　平按靈樞甲乙悲下有也字三喜字甲乙均作善靈樞作苦怒善恐手太陽靈樞甲乙作手太陰）狂始發少臥不飢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尊貴也喜罵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舌下少陰視脈之盛者皆取之不盛者釋之（手陽明絡肺手太陽絡心手太陰屬肺主氣故少臥自高等皆是與失氣盛故視脈盛者皆寫去之及舌下足少陰脈盛者互寫去之　平按喜罵靈樞甲乙作善罵視下靈樞無脈字注互袁刻作亦）狂喜驚喜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此三脈乃是狂驚歌樂妄行所由唯推可知也　平按喜驚喜笑靈樞作言驚善笑甲乙作善驚善笑）狂目妄見耳妄聞喜呼者少氣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

陽太陰陽明足太陰頭兩頷（狂而少氣後生三病因此四經故皆取之也　平按甲乙足太陰作足太陽頭上有及字靈樞頷作顑）狂者多食喜見鬼神喜笑而不發於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陰陽明太陽後取手太陰太陽陽明（不發於外者不於人前病發也得之大喜者甚憂大喜並能發狂然大喜發狂與憂不同即此病形是也手足太陰手足陽明手足太陽是療此病所由故量取之以行補寫也　平按靈樞甲乙喜見喜笑作善見善笑後取作後取）狂而新發未應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動脈及盛者見血食頃已不已以法取之灸骶骨二十壯（曲泉肝足厥陰脈穴　平按靈樞食頃作有頃）

厥逆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五第二十二癲狂篇自篇首至立快者是也見甲乙經卷七第三自內閉不得溲至末見甲乙經卷九第十）

厥逆爲病也足暴清胸若將別腹若將以刃切之煩而不能食脈小大皆清緩取足少陰清取足陽明清則補之温則寫之（厥逆之病足冷胸痛心悶不能食其脈動之大小皆多血少氣緩而温者可取足少陰輸穴寫其熱氣足之寒者取足陽明輸穴補其陽虛也　平按靈樞甲乙將別作將裂脈小大皆清作脈小大皆濇暴清清取足陽明清則補之三清字今本靈樞及甲乙經均作清明趙府居敬堂靈樞均作清腹作腸刃作刀緩作煖）厥逆腹滿脹腸鳴胸滿不得息取之下胸二肋欬而動手者與背輸以指按之立快者是也（厥逆胸滿不得息可量取下胸二肋欬而動手之處謂手太陰中府輸也厥逆腹滿脹腸鳴量取背胃及大小腹輸療主病者也　平按靈樞滿脹作脹滿二肋作二脇甲乙動下有應字輸作俞靈樞作腧注背胃據經文應作背輸袁刻作背輸）內閉不得溲刺足少陰太陽與骶上以長鍼氣逆取其太陰陽明厥甚取少陰陽明動者之經（足少陰太陽主於便溲故厥便溲閉取此陰陽二經輸穴療主病者若加氣逆可取手足太陰陽明療主病者若此閉及氣逆厥甚可取手足少陰陽明二經動脈療主病者也　平按靈樞厥下有陰字厥甚取少陰甲乙作厥甚取太陰）

厥死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七奇病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九第十一）

黃帝問岐伯曰有癃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身熱如炭火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此有餘也太陰脈微細如髮者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爲何病岐伯曰病在太陰其藏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此得五有餘二不足也問曰何謂五有餘二不足答曰所謂五有餘者五病之氣有餘也二不足者亦二病之氣不足也今外得五有餘內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不裏亦明死矣（癃淋也人有病一日數十溲腎氣不足也手太陰脈如髮肺氣不足也此則二藏不足也身熱如火一有餘也頸及膺二氣盛如格三有餘也頸前胃脈人迎躁盛四有餘也喘息氣逆五有餘也人之遇病外有五有餘內有二不足者病在手足太陰藏於胃中動之於肺非定在於表裏名曰厥死之病不可療也　平按素問甲乙炭下無火字其藏在胃作其盛在胃甲乙五病之氣無五字素問甲乙亦二病之氣不足也作亦病氣之不足也亦明死矣甲乙作亦死證明矣又按本注闕二有餘一條素問王注云外五有餘者一身熱如炭二頸膺如格三人迎躁盛四喘息五氣逆也）

陽厥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六病能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一第二）

黃帝曰有病喜怒者此病安在（平按素問甲乙喜怒作怒狂在作生新校正云太素怒狂作喜怒）岐伯曰生於陽問曰陽何以使人狂答曰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喜怒病名陽厥（平按喜怒素問甲乙作善怒）問曰何以知之答曰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而動太疾此其候也（足陽明人迎脈常動有病名陽厥以陽氣暴有折損不通故狂而喜怒以其太陽少陽不動而大疾以爲候也　平按甲乙巨陽作太陽素問甲乙不動下重不動二字注有病袁刻作有疾不動而大疾袁刻動誤作通）問曰治之奈何答曰衰

其食即已夫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故奪之食即已使之服之以生鐵落爲飲夫生長氣椎鐵落自下氣疾（衰其食者少食也穀氣熱故推入腹內陰中長盛陽所以惛於狂病故奪於情少食令服生鐵落病則愈矣生鐵落鐵漿也　平按衰其食素問作奪其食新校正云甲乙經奪作衰太素同落素問作洛夫生長氣椎鐵落素問甲乙作夫生鐵落者又按生長氣椎鐵五字頗費解當必有誤原鈔如是故仍之）

風逆

（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五第二十二癲狂篇又見甲乙經卷十第二下篇）

風逆暴四支腫身漯漯唏然時寒飢則煩飽則喜變取手太陰表裏足少陰陽明之經肉清取榮骨清取井也（手太陰爲裏手陽明爲表二經主氣肉者土也榮者火也火以生土故取榮溫肉也骨者水也井者木也水以生木以子實母故取井溫骨也　平按靈樞甲乙支作肢喜變作善變清今本靈樞及甲乙均作清趙府本靈樞作清甲乙榮作營）

風痓

（平按此篇見靈樞卷五第二十三熱病篇又見甲乙經卷七第四）

風痓身反折先取足太陽及膕中及血絡中有寒取三里（足太陽行腰脊故身痓反折取其脈所生輸穴及膕中正經視血絡黑也可取足陽明三里之輸也　平按靈樞痓作痙血絡下有出血二字甲乙血絡下有出血痓三字）

酒風

（平按此篇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六病能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十第二下篇）

黃帝問曰病者身體懈惰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爲何病答曰名曰酒風問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寫朮各十分麋銜五合以三指撮爲後飯（飲酒汗出得風名曰酒風先食後服故曰後飯也　平按素問甲乙病者作有病五合以三指撮作五分合以三指撮素問王注云飯後藥先謂之後飯與此注不同）

經解

（平按此篇見素問卷十三第四十六病能論篇）

所謂深之細者其中手如鍼摩之切之聚者堅也慱者大也上經者氣之通天也下經者言病之變化也（診脈所知中手如鍼此細之狀也切按也上經言上通天之氣下經言下病之變化也又自腰以上隨是何經之氣以爲上經自腰以下以爲下經上經通於天氣下經言其變化也　平按素問鍼下有也字氣上有言字）金匱者決死生也（金匱之章作決死生之論也）揆度者切度之奇恒者言奇病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者也恒者得以四時死者也所謂揆者方切求也度者得其病處也以四時度之也（得病傳之至於勝時而死此爲恒也中生喜怒令病次傳死者此爲奇也揆者方將求病所在揆量之也度者得其病處更於四時度其得失也　平按方切求也下素問有言切求其脈理也七字注令病次傳死者素問新校正引楊注作令病次傳者無死字又按素問王注云凡言所謂者皆釋未了義今此所謂尋前後經文悉不與此篇義相接似今數處少成文義者終是別釋經文世本旣闕第七二篇應彼闕經錯簡文也古文斷裂繆續於此）

身度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俱見素問卷八第二十八通評虛實論篇惟自問曰形度至何以知其度也一節在後脈浮而濇二句在前與甲乙經卷七第一中篇同在經文春秋則生冬夏則死之下詳素問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移續於此舊在後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下王氏以爲錯簡移附於此據新校正所云則本書編次與舊時無異也）

問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之其度也曰脈浮而濇濇者而身有熱者死也（形骨筋等有病於身節度可診脈而知故脈浮而濇者身必有熱身熱脈浮濇者死也　平按素問甲乙而身上無者字）

經絡虛實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八第二十八通評虛實論篇又見甲乙經卷七第一中篇）

問曰絡氣之不足經氣有餘何如答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脈熱而尺寒秋冬爲逆春秋爲順治主病者（絡虛經實何以得知絡爲陽也經爲陰也寸爲陽也外也尺爲陰也內也秋冬陰也春夏陽也絡氣不足陽氣虛也經氣有餘陰氣盛也於秋冬時診寸口得緩脈尺之皮膚寒爲逆春夏緩脈尺之皮膚寒爲順緩脈熱也以秋冬陽氣在內陰氣在外春夏陰氣在內陽氣在外故也於尺寸在內時寒熱取經絡虛實也）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6

（平按素問甲乙脈下有口字素問順作從）問曰經虛絡滿何如答曰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寒濇此春夏則死秋冬則生（滿盛也經虛絡盛春夏診得尺之皮膚熱盛寸口得急脈爲逆故死秋冬得尺熱脈急故生脈急多寒脈緩多熱也　平按素問甲乙脈下有口字死生上無兩則字）問曰治此者奈何答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經虛陰虛故灸陰絡滿陽滿故刺陽也經滿陰滿故刺陰絡虛陽虛故灸陽也）

禁極虛（平按此篇見甲乙經卷七第一中篇）

問曰秋冬無極陰春夏無極陽者何謂也答曰無極陽者春夏無數虛陽虛陽則狂無極陰者秋冬無數虛陰陰虛則死（數音朔春夏是陽用事秋冬是陰用事陰陽用事之時行鍼者不可數虛陽數虛陽者陽極發狂數虛陰者陰極致死也　平按甲乙虛陽虛陽作虛陽明陽明虛虛陰陰虛作虛太陰太陰虛）

順時（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八第二十八通評虛實論篇又此篇前一段見甲乙經卷七第一中篇後一段見甲乙經卷十一第九）

問曰春極治經絡夏極治經輸秋極治六府冬則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所謂少用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癰疽不得須時（春夏秋三時極意行鍼冬時有癰疽得極餘寒等病皆悉不得故不用稱其時也春時陽氣在於皮膚故取絡脈也夏時在於十二經之五輸故取輸也秋氣在於六府諸輸故取之也冬氣在於骨髓腠理閉塞血脈凝濇不可行於鍼與砭石但得飲湯服藥癰疽以是熱病故得用鍼石也以癰疽暴病不得須問失時不行鍼石也　平按素問甲乙極作亟素問閉塞下重閉塞二字處作也須時素問作頃時回三字）因癰不知不致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與嬰絡各二（有因癰生不痛不知不得其定按之不應其手乍來似有乍去似無者此是肺氣所爲可取手太陰脈有主此病輸傍三刺之及纓脈足陽明之輸主此病者二取之　平按素問甲乙因癰不知不致作癰不知所嬰絡作纓脈據本注應作纓脈素問三下有痏字）

刺瘧節度（平按此篇自篇首至過之則失時見素問卷十第三十六刺瘧篇自瘧不渴至末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六雜病篇又見素問刺瘧篇惟文義畧有不同又見本書二十五卷十二瘧篇又自篇首至末見甲乙經卷七第五）

瘧病脈滿大急刺背輸用中鍼傍五胠輸各一適肥瘦出其血（滿盛也脈大多氣少血也急多寒也瘧病寸口脈盛氣多血少而寒可取背輸有瘵瘧者用中鍼刺輸傍五取及胠輸兩脇下胠中之輸有瘵瘧者左右各一取之取之適於肥瘦出血多少傍左右箱也　平按素問甲乙瘧下無病字輸作俞五素問作伍）瘧脈小而實急灸脛少陰刺指井（脈小者血氣皆少瘧病診得寸口之脈血氣皆少而實而多寒可灸足少陰瘵瘧之輸並指有瘵瘧之井也　平按素問甲乙無而字）瘧脈滿大急刺背輸用第五鍼胠輸各一適行至於血也（第五鈹鍼以取大膿今用刺瘧背輸可適行至血出而已也　平按用第五鍼胠輸各一素問作用五胠俞背俞各一甲乙經無此條新校正云經文與次前經文重複王氏隨而注之別無義例不若士安之精審不復出也）瘧脈緩大虛便用藥所宜不宜用鍼（脈緩者多熱瘧病診寸口脈得多熱多氣少血虛者可用藥用藥者取所宜之藥以補也　平按便用藥所宜素問作便宜用藥）

凡治瘧者先發如食頃乃前可以治過之則失時（此瘵瘧時節也　平按素問甲乙無前字）瘧不渴間日而作取足陽明渴而日作取手陽明（瘧不渴取足陽明渴取手陽明皆取所主輸　平按瘧不渴間日而作取足陽明素問作刺足太陽本書十二瘧篇同新校正云按九卷云足陽明太素同檢今本靈樞亦云取足陽明是不渴間日而作之瘧可取足太陽陽明二處故十二瘧楊注謂治寒瘧本篇謂取所主輸也）

刺腹滿數（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按之立已見靈樞卷五第二十六雜病篇自腹暴至末見素問卷八第二十八通評虛實論篇又自篇首至足厥陰見甲乙經卷九第九自腹滿大便不利至末見甲乙經卷九第七）

少腹滿大上走胃至心淅淅身時寒熱小便不利取足厥陰（水氣聚於少腹上走至於心下淅淅惡寒寒熱小便不利下熱也是足厥陰所由故取其輸穴也　平按靈樞少腹作小腹走胃甲乙作走胸淅淅靈樞作淅淅甲乙作索索然）腹滿大便不利腹大上走胸嗌喘息

喝喝然取足少陰（此皆足少陰脈所行之處故取其脈之輸穴有本少陰爲少陽　平按上走靈樞作亦上走甲乙無喘息二字注云靈樞有喘息二字足少陰甲乙作足少陽）腹滿食不化腹響響然不便取足太陰（腹滿食不化腹虛脹不大便皆足太陰脈所主故取之輸穴也　平按甲乙化下無腹字不便靈樞作不能大便甲乙作不得大便足太陰甲乙作足太陽）腹痛刺臍左右動脈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氣街已刺按之立已（腹痛足陽明脈所主故臍左右動脈足陽明動也氣街亦是足陽明動脈故不已取之也　平按甲乙氣街下無已刺二字）腹暴滿按之不下取太陽經絡經絡者則人募者也少陰輸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員利鍼（足太陽與足少陰爲表裏足少陰上行貫肝膈發腹諸穴故腹暴滿故取太陽經絡經脈絡脈人之盛募之氣腹滿亦取足少陰之輸俠脊相去三寸輸傍五取之用員利鍼募有本爲幕也　平按甲乙暴下有痛字素問太陽上有手字經絡二字不重則人募者也作胃之募也甲乙作取太陽經絡血者則已無人募者也四字少陰上有又刺二字素問王注云太陽爲手太陽經絡之所生故取中脘穴卽胃之募也新校正云楊上善注云足太陽其説各不同未知孰是）

刺霍亂數（平按此篇見素問卷八第二十八通評虛實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一第四）

霍亂刺輸傍五足陽明及上傍三（霍亂刺主療霍亂輸傍可五取之及足陽明下脈與上有療霍亂輸傍可三取之也　平按輸傍五素問王注云取少陰俞傍志室穴新校正引楊注云刺主霍亂輸傍五取之）

刺癇驚數（平按此篇見素問卷八第二十八通評虛實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二第十一）

刺癇驚脈五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陽經絡者傍一寸足陽明一寸上踝五寸刺三鍼之（刺癇驚脈凡有五別手太陰五取之又足太陽輸穴五取之又手少陽經絡傍三取之又足陽明傍去一寸上踝五寸三鍼之　平按手太陰甲乙作手足太陰素問手少陽作手少陰甲乙作手足少陰素問甲乙兩一字下均無寸字三鍼下無之字又按素問王注自鍼手太陰以下主治霍亂新校正云按別本注云悉不主霍亂甲乙經太素均爲刺驚癇王注爲刺霍亂者非也又注經絡傍三取之別本作經絡傍一寸以下空位取之）

刺腋癰數（平按此篇見素問卷八第二十八通評虛實論篇又見甲乙卷十一第九）

腋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癰而熱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足少陽脈下胸絡肝屬膽循脇裏在腋下故腋脇之間有癰大熱可刺足少陽脈□□之穴五取之熱而不已刺手心主脈其脈循胸下腋三寸上抵腋故腋癰三取之又取手太陰經絡各三大骨之會者手太陰脈循臂內上骨下廉卽爲經絡會處也　平按刺癰而熱素問甲乙作刺而熱不止注之穴上原鈌二字上一字不全下一字作主謹擬作所主二字袁刻作瘢筋二字）

病解（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素問卷八第二十八通評虛實論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一第六及卷十二第五等篇）

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此之六種是肥貴人膏粱所發之病　平按痿厥氣滿發逆甲乙作厥氣逆滿四字）鬲塞閉絕上下不通暴憂之病（此之四種因暴愁憂所生之病鬲塞高中塞　也閉謂七竅閉也謂噎與下使之氣卽上下也）暴厥而聾不通偏塞也閉內內不通風也內留著也（暴厥耳聾偏塞也內氣暴滿薄不從於內中風病也以脾氣停壅不順於內故瘦留著也　平按不通偏塞也素問甲乙作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閉內內不通風也內留著也素問甲乙作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著也）蹠跛寒風溼之病也（風溼之氣生於蹠跛痹病蹠之石反跛有本爲跂也）

久逆生病（平按此篇見素問通評虛實論篇又見甲乙卷十一第二）

黃疸暴痛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此之五病氣之久逆所生　平按甲乙黃疸作貫疸注云素問作黃疸暴痛作暴病狂上無厥字）

六府生病（平按此篇見素問甲乙同上篇）

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六府受穀氣傳五藏故六府閉塞藏不平也）

腸胃生病（平按此篇見素問同上篇又見甲乙卷十二第五）

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腸胃之脈在頭在於七竅故腸胃不利頭竅病也）

經輸所療（平按此篇見素問同上篇又見甲乙經卷十一第九）

暴癰筋濡隨外分而痛魄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輸（筋濡者謂筋溼也隨分痛者隨分肉間痛也魄汗者肺汗也胞氣不足者謂膀胱之胞氣不足也此之五病可取十二經輸療主病者也　平按濡素問作緛隨下素問甲乙無外字）

素問內經太素卷第三十（雜病）

黃陂　陳孝猷　蕭貞昌　校字

黃帝內經太素遺文并楊氏原注（從王注素問林億等新校正及林億等校正甲乙經脈經與日本醫心方所引攷補當在今本所缺七卷中其各書所引仍逐條附注於下以便稽考）

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不妄不作（以理而取聲色芳味不妄視聽也循理而動不爲分外之事　平按此條見素問卷一第一上古天真論）

上古聖人之教也下皆爲之（上古聖人使人行者身先行之爲不言之教不言之教勝有言之教故下百姓倣行者衆故曰下皆爲之　平按此條見同上）

身肌宗一（真人生之肌體與太極同質故云宗一　平按此條見同上）

有至人者（積精全神能至於德故稱至人　平按此條見同上）

帝曰余聞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脈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谿谷屬骨皆有分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外內之應皆有表裏信其然乎（平按此條見素問卷二第五陰陽應象大論又按新校正云詳帝曰至信其然乎全元起本及太素在上古聖人之教也上）

在變動爲握（握憂噦欬慄五者攻志而有名曰變動　平按此條亦見素問卷二第五）

脈生脾（平按此條見同上）

在變動爲憂（心之憂在心變動肺之憂在肺之志是則肺主於秋憂爲正也心主於憂變而生憂也　平按此條見素問同上又楊氏此注亦見甲乙經卷一第一）

東方云風傷筋酸傷筋中央云溼傷肉甘傷肉南方云熱傷氣苦傷氣北方云寒傷血鹹傷血西方云熱傷皮毛辛傷皮毛（平按此條見素問同上又按素問新校正云凡此五方所傷太素俱云自傷袁刻云自傷似亦注）

文

中央生溼（六月四陽二陰合蒸以生溼氣也　平按此條見同上）

溼生土（四陽二陰合而爲溼蒸腐萬物成土也　平按此條見同上）

在變動爲噦（噦氣喘也　平按此條見同上）

燥傷皮毛熱勝燥（平按此條見同上）

寒傷骨（平按此條見同上）

溼勝寒（平按此條見同上又按寒傷骨溼傷寒兩條袁刻脫）

鹹傷骨（平按此條見同上）

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陰氣右行陽氣左行　平按此條見同上）

肖者濯濯（平按此條見素問卷三第八靈蘭祕典篇）

神之處（平按此條見素問卷三第九六節應象論　○又按素問六節變象論爲陽中之太陰新校正引太素太陰作少陰爲陰中之少陰新校正引太素少陰作太陰此爲陽中之少陽新校正引太素作陰中之少陽三條　平從楊惺吾氏所獲日本仁和寺宮御藏本殘卷十三紙中檢出補入本書卷三第二陰陽合篇故此三條不復列入）

閒者環已（平按此條見素問卷四第十六診要經終篇）

滑則少氣（平按此條見素問卷五第十七脈要精微論又按脈經少氣作氣少）

白欲如白璧之澤不欲如堊（平按此條見同上）

五藏者中之府也（平按此條見同上）

行則僂跗（平按此條見同上）

象心之太浮也（平按此條見素問卷七第二十一經脈別論）

所謂氣虛者（氣虛者膻中氣不足也　平按此條見素問卷八第二十八通評虛實論）

尺滿而不應也（平按此條見同上）

足溫則生寒則死（足溫氣下故生足寒氣不下者逆而致死　平按此條見同上）

脈實大病久可治（平按此條見同上又按素問王注云久病血氣衰脈不當實大故不可治新校正云詳經言實大病久可治注意以爲不可治甲乙經太素全元起本幷云可治復引巢元方云脈數大者生細小浮者死袁刻作脈懸小堅病久可治恐誤）

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習道有五一誦二解三別四明五彰　平按此條見素問卷二十三第七十五著至教論）

列辰與日月光（此條見同上）

上通神農至教擬於二皇（平按此條見同上）

夫三陽太爲業（平按此條見同上）

下爲漏病（漏病謂膀胱漏洩大小便數不禁守也　平按此條見同上）

腎且絕死死日暮也（平按此條見同上）

子誠別而已通五藏之過（平按此條見素問卷二十三第七十六示從容論）

是以名曰診經（平按此條見同上）

爲萬民副（副助也　平按此條見素問卷二十三第七十七疏五過論）

病深以甚也（平按此條見同上）

始樂始苦（平按此條見同上）

封君敗傷及公侯王（平按此條見同上）

氣內爲實（天地間爲外氣人身中氣爲內氣外氣裁成萬物是爲外實內氣營衛裁生故爲內實治病能求內氣之理是治病之要也　平按此條見同上）

更名爲巧（平按此條見素問卷二十三第七十八徵四失論）

愚心自功（平按此條見同上）

黃帝燕坐臨觀八極正八風之氣而問雷公曰陰陽之類經脈之道五中所主何藏最貴（夫天爲陽地爲陰人爲和陰無其陽衰殺無已陽無其陰生長不止生長不止則傷於陰陰傷則陰災起衰殺不已則傷於陽陽傷則陽禍生矣故須聖人在天地間和陰陽氣令萬物生也和氣之道謂先修身爲德則陰陽氣和陰陽氣和則八節風調八節風調則八虛風止於是疵癘不起嘉祥竟集此亦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故黃帝問身之經脈貴賤依之調攝修身於身以正八風之氣　平按此條見素問卷二十四第七十九陰陽類論）

三陽爲經二陽爲維一陽爲游部（三陽是太陽脈也從目內眥上頭分爲四道下項并正別脈上下六道以行於背與身爲經二陽是陽明脈也從鼻而起下咽分爲四道并正別脈六道上下行腹綱維於身一陽是少陽脈也起目外眥絡頭分爲四道下缺盆并正別脈六道上下生經營百節流氣三部故曰游部　平按此條見同上）

伏鼓不浮上空志心（肺脈浮清此爲平也今見伏鼓是腎脈也足少陰脈貫脊屬腎上入肺中從肺出絡心肺氣下入腎志上入心神也　平按此條見同上）

一陰獨至（一陰厥陰也　平按此條見同上）

二陰一陽病在肺（平按此條見同上）

陰陽皆絕期在孟春（平按此條見同上）

陰陽交期在溓水（溓廉檢反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　平按此條見同上）

一上不下寒厥到膝（虛者厥也陽氣一上於頭不下於足足脛虛故寒厥至膝　平按此條見素問卷二十四第八十方盛衰論）

若伏空室爲陰陽之一（平按此條見同上）

至陽絕陰是爲少氣（平按此條見同上）

脾主爲衛（平按此條見甲乙經卷一第二）

六府者胃爲之海廣胻大頸張胸五穀乃容（平按此條見同上）

當候闕中（平按此條見甲乙經卷一第十五）

黑色見於庭（平按此條見同上）

闕上者咽喉也（平按此條見同上）

闕中者肺也（平按此條見同上）

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平按此條見同上）

衛氣留於腹中（平按此條見甲乙經卷九第四）

非災風也（平按此條見甲乙經卷十第一下篇）

血氣留積髖皮充肌（平按此條見甲乙經卷十一第六）

有過之脈（平按此條見脈經卷一第二）

滑則氣少（平按此條見脈經卷一第十三又按素問脈要精微論氣少作少氣）

寒氣暴上脈滿實何如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矣其形盡滿何如曰舉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滿而不應如是者順則生逆則死何謂順則生逆則死曰所謂順者手足溫也謂逆者手足寒也（平按此條見脈經卷四第七）

一月而膏二月脈三月胞四月胎五月筋六月骨七月成八月動九月躁十月生（平按此條見日本醫心方卷二十二又按太素卷九第一經脈正別篇楊注云人之受身時一月而膏二月而脈爲形之先自三月胞以下不載又按醫心方卷二十四所引太素有玄元皇帝曰人受天地之氣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三月而胞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當係楊注與心醫方卷二十二所引小異）

導引謂熊頸鳥伸五禽戲等近愈痿躃萬病遠取長生久視也（平按此條見日本醫心方卷二十七所引太素楊注）

校正內經太素楊注後序

內經太素楊上善注三十卷兩唐志皆著錄北宋以還漸多散佚宋志僅存三卷元以來遂鮮稱及之者蓋亡失久矣光緒中葉吾鄉楊惺吾先生始從日本獲唐寫卷子本影鈔以歸存二十三卷桐廬袁忠節公得其書未加詳校即以付刊譌謬滋多未爲善本吾姻友蕭北承孝廉精於醫始聚羣籍校正其書殫精廿年以成此本余受而讀之蓋合靈樞素問纂爲一書編次卷目皆有不同反覆以觀然後知內經十八卷之自有真後人援他書以竄亂素問者固非而據一二淺短之文疑靈樞之出於僞託者亦誤也漢志載黃帝內經十八卷初無素問之名後漢張仲景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士安甲乙經序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爲內經與漢志十八卷之數合是素問之名實起於漢晉之間故其書隋志始著於錄然隋志雖名九卷已注明梁八卷是其書自梁以來早闕其一卷故全元起注本僅八卷已亡其第七篇是爲素問原書最初之本至唐王冰作注不知所據何書妄稱得先師秘本即隋所亡之第七篇竄入本書移易篇第纂爲二十四卷是爲今素問四庫著

錄本其書出宋林億等所校正當校正時即謂天元紀大論以下七篇居今素問四卷篇卷浩大不與前後相等所載之事亦不與餘篇相通疑此七篇乃陰陽大論之文王氏取以補素問之闕卷者今按其說未知確否而其文係王氏補入爲全元起本所未有則顯而易見蓋林億等校正此書即取全本對勘於王本移易篇第之下注明全元起本在第幾卷獨此七篇篇目之下未經注明全本其引太素楊上善注雖不及引全注之詳亦幾於卷卷有之獨此七篇曾無一字引及此可爲素問原書無此七篇之確證其不加删汰者徒以係古醫書過而存之云爾今觀楊氏此書則林億等所引以駁正王注者具在卷中而天元紀大論以下七篇則全書俱無其文此可見楊氏所據以編纂此書之經文即同元起本而全注所據之已闕第七篇本乃係素問原文竄亂之迹明而原書之真出矣此可徵林億等之說之確者也靈樞之名漢隋唐志皆不載宋紹興中錦官史崧出其家藏舊本送官詳正世始有傳是其書至宋中世而始出故宋志始著於錄四庫提要謂即王冰取九靈所改名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爲鍼經疑其一

經而二名杭堇浦靈樞經跋據隋志所載謂九靈自九靈鍼經自鍼經不可合而爲一冰以九靈名靈樞不知其何所本觀其文義淺短與素問之言不類疑即出冰之僞託不知内經十八卷醫家取其九卷別爲一書名曰素問其餘九卷本無專名張仲景序傷寒論歷引古醫經於素問外稱曰九卷並不標以異名存其實也晉王叔和脈經一同皇甫士安序甲乙經本仲景之意以爲内經十八卷即此九卷及素問又以素問亦九卷無以別此經因取其首篇之文謂之鍼經九卷其實鍼經非九卷之名也故其後仍稱九卷甲乙經内所引靈樞之文其稱皆同於此今觀楊氏此書所引九卷之文不一而足並有引九卷篇名如終始篇者今其文具在靈樞之中可知靈樞之文古祇稱爲九卷楊氏據之其傳甚古王冰謂靈樞即漢志内經十八卷之九其言確有可徵九靈之文今已不傳不知何若在王氏並未取以更名靈樞固可信也若其文義淺短疑爲僞託則不知内經一書雖出黃帝其在古代不過口耳相傳晚周以還始著竹帛大都述自醫師且不出於一手故其文義時有短長今觀其義之深者九卷之古奧雖素問有不逮

其淺而可鄙者即素問未嘗不與九卷略同而以源流而論則素問且多出於九卷觀素問方盛衰論言合之五診調之陰陽已在經脈經脈即靈樞篇目王注已言之是素問之文且有出於靈樞之後者素問且宗靈樞而謂靈樞不逮素問乎徒以宋史崧撰靈樞音釋欲以此九卷配王注素問之數迺分其卷爲二十四分其篇爲八十一至元間併素問爲十二卷又併史崧靈樞之卷以合素問於是古九卷之名湮後人遂疑靈樞爲晚出之書豈知素問自素問九卷自九卷二者同屬古書皆爲楊氏所據初不疑其僞

託此可証杭氏之說之誤者也北承究心醫書涉覽極博内經不去手者蓋數十年其校此書也據甲乙經靈樞素問以訂經文之異同據傷寒論巢氏病源論千金方外臺秘要日本醫心方等以證注義之得失體例與素問王注新校正相近其穿穴經論微契聖心雖未知於仲景諸家奚若而用漢學治經義之法於宋賢校醫書之中一義必析其微一文必求其確蓋自林億高保衡以還數百年無此詣精之作可斷言也嘗自謂生平精力盡於此書而決其必傳久客京師一旦書成遂即南歸不肯復出其自信也如此即其書可知矣余懵於醫無以贊之喜其刻之成而得以有傳於世也輙爲之僭書於後甲子冬十月

姻愚弟周貞亮謹序

據明萬曆十四年王元敬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
○九毫米寬二六六毫米

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
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

一

〔明〕馬蒔撰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序

內經素問註證發微者吾甥馬子所撰也內經肪于軒轅業青囊者靡不祖述之而傳註未明輒舉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而弁髦之自謂奴僕長桑衙官和扁至叩以

經絡營衛闔格司天在泉南北政諸義則束手退矣嗟乎內經與十三經並垂于世假令今世學士大夫不得十三經註疏而欲持管窺蠡測之見揚搉聖謨人誰信之而又奚裨于世用且也內經之生全

民命其功不啻如十三經之啓植民心而惡可無註證以表章之我
國家內設太醫院外設惠民局
聖祖之所以壽國脉壽元元者意至殷重也而內經一書自唐王冰註後乎寥寥無聞余嘗涣獵方書得

內經讀之恨其無註曁得冰所註讀之而復恨其註之未詳未嘗不掩卷嘆也吾甥馬子少游諸生間久躓場屋患弱疾從季父刺史白斗君命更醫醫更精也名蓋籍籍聞諸侯矣獻慨軒轅之旨不能炳

如日星判若淄澠而按方泥经之夫每々忘本根而攻枝葉以致失于膏肓干天地之和為害匪小遂研精覃思旁引曲喻積有歲月爰成斯編其于经絡營衛闡格脉體司天在泉南北政諸象了然掌上

而按方泥經之夫賴以指南異日者

聖天子詔求海内異書以備石室之藏則此書之大有功于民生稱不朽業無疑矣余惜其不能及之久遠也廼命工鋟梓以廣其傳弁為之序以弁其首云

旹

大明萬曆十四年冬十月吉旦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

南京兵部右侍郎前奉

勑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等

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山陰

古林王元敬書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序

余覽睹黃帝書而知醫之通天地四時五行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與焉夫人神氣之所游行出入為五臟六腑為二十七氣三百六十五會揔之以無間入有間微渺茫忽不可循也剝之虛寔以質異情性以曰感風氣以變生其寶殊矣

非懸悟神解與道合真叅伍於消息盈虛之數而後假湯液湔浣毚石抗熨之生道不逾遠乎肯晦言湮則以學人不達作者之意務蠡測而闚幽之象外也大都黃帝內經素問靈樞諸篇皆以九為數曰而九之其數八十一則黃鍾所縣起也蓋黃鍾為天地之中數陽之生生不息始基于此聖人以之吹律應氣而天地訢合蟄蟲昭蘇煦嫗覆育以立萬物之命則中之為也夫醫生道也陽生理也九九者生之數也化不閡而民不札則天人之道歸焉矣竊惟淺之剖繹其義者人人殊自用者以決裂為真詮鹵莽者以摽獵為宗旨妄意牽合而

謬迷千里聖人之精意天地之大德將安寄之此仁人之所隱也馬君玄臺博綜玄討越有年所恍若晤神聖而有得迺緣類為章釐為九卷[illegible]氣圖系焉將以察天道而審人官也迨其註以明義釋以宣隱蓋章章淵懿矣古注者所為噓吸鬼神[illegible]造化者如揭日月而

中天匪君其疇成之世之考鏡者緣斯以窺神明之蘊上焉者生生以壽天下下焉者生生以尊其生孰非君為之嚆矢扎㷄君恒以此得忌曰瑕疵之太史公之傳倉扁不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乎倉扁故自不朽也君脉為倉扁儻亦有為太史公之言者

萬曆丙戌秋日華亭林下人馮行可書于不染齋

校工庠友
華亭晴陽張重華
少明朱有光
紫庵宋懋蕊
五晹宋懋楨
世醫懷浦趙　詔

校正門人
華亭石　張
漢水張祖栻
景弦劉漢儒
姪　景為馬文遠
吳江敎貽黃撝謙
山陰冲宇柳宗模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篇目

第一卷

上古天真論一　四氣調神大論二
生氣通天論三　金匱真言論四
陰陽應象大論五　陰陽離合論六
陰陽別論七　靈蘭秘典論八
六節藏象論九

第二卷

五藏生成論十　五藏別論十一
異法方宜論十二　移精變氣論十三

湯液醪醴論十四　玉版論要篇十五
診要經終論十六　脉要精微論十七
平人氣象論十八

第三卷

玉機真藏論十九　三部九候論二十
經脉別論二十一　藏氣法時論二十二
宣明五氣篇二十三　血氣形志篇二十四
寶命全形論二十五　八正神明論二十六
離合真邪論二十七

第四卷

通評虛實論二十八　太陰陽明論二十九
陽明脈解篇三十　熱論三十一
刺熱論三十二　評熱病論三十三
逆調論三十四　瘧論三十五
刺瘧論三十六

第五卷

氣厥論三十七　欬論三十八
舉痛論三十九　腹中論四十
刺腰痛論四十一　風論四十二
痺論四十三　痿論四十四

厥論四十五

第六卷

病能論四十六　奇病論四十七
大奇論四十八　脈解篇四十九
刺要論五十　刺齊論五十一
刺禁論五十二　刺志論五十三
鍼解論五十四

第七卷

長刺節論五十五　皮部論五十六
經絡論五十七　氣穴論五十八

氣府論五十九　骨空論六十
水熱穴論六十一　調經論六十二
繆刺論六十三

第八卷

四時刺逆從論六十四標本病傳論六十五
天元紀大論六十六　五運行大論六十七
六微旨大論六十八　氣交變大論六十九
五常政大論七十　六元正紀大論七十一
刺法論篇七十二（亡今另本素問遺篇有此具後補遺）

第九卷

本病論篇七十三（亡補同前）　至眞要大論篇七十四
著至教論七十五　示從容論七十六
疏五過論七十七　徵四失論七十八
陰陽類論七十九　方盛衰論八十
解精微論八十一　附補遺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一

大明太醫院正文　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兄舉人悔齋子馬蘊仲易素校

素問者，黃帝與岐伯、鬼臾區、伯高、少師、少俞、雷公六臣平素問答之書，即本紀所謂咨於岐伯而作內經者，是也。此書出於岐伯者多，故本紀不及諸臣耳。（咨者問也。本紀云：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內，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全元起謂素者本也，乾鑿度以素為太素，以素問為問太素，義俱未安。）然此素問八十一篇，而復有靈樞八十一篇，大抵素問所引經曰，俱出靈樞，則靈樞為先而素問為後也。（後世重素問而忽靈樞，求素問而失精要，以故學無本源，醫多庸下。）書中止以天師、夫子尊岐伯、鬼臾區，而其餘諸臣未聞其以是稱。（見上古天真論及五運行大論等篇。按五運行大論岐伯曰雖鬼臾區其上候而已，猶不能徧明。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岐伯曰雖伯高猶不能明之，則諸臣似有未能及岐伯者。）至雷公則自名曰小子、細子，黃帝亦有訓之之語。意者所造未及諸臣，而年亦最少歟。（如著至教論已下七篇皆有訓之之語，其疏五過論雷公亦自言臣幼小蒙愚。）且其曰公、曰伯、曰師，似皆以爵稱之，即如寶命全形論有曰天子（本紀亦云推軒轅代神農為天子），曰君王，移精變氣論、五常政大論、靈樞官能篇皆稱曰聖王，著至教論、疏五過論有封君侯王，靈樞根結篇有王公大人等稱，則其為爵無疑也。至於

鬼臾區、少俞、伯高，皆諸臣名耳。後世程子謂出于韓諸公子之手，或謂先秦儒者所作，是皆泥于爵號文字，而未繹全書，故臆說有如此者。迺今詳考六節藏象論、天元紀大論、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要大論等篇，則論天道曆法、萬象人身、經絡脉體、人事治法，辭古理微，非子書中有能偶及雷同者，真惟天神至聖始能作也。愚意上天以仁愛斯民為心，而伐命惟病，治病惟書，然玄默無言，故挺生神聖以代之言，而蚤出此書，以救萬古民命耳。況六書制自伏羲（外紀云：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醫藥始于神農。（本紀云：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自伏羲以至黃帝，千有餘年，其文字制作明甚。外紀、本紀俱載黃帝紀官舉相，明曆作樂，制為衮冕、舟車，畫野分州，經土設井，播百穀，制城郭，凡爵號文字，時已咸備。（按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後世切變湖開。黃帝之世，實為文明之漸。）歷金天、高陽、高辛諸氏，又經三百四十餘年，如迄陶唐，則諸凡制作，人知唐虞為盛，而不知肇自羲黃，其所由來者漸也。何獨內經之作，必以書靈素均誣乎哉？至春秋時，秦越人發為難經，撰難三焦營衛關格脉經之始。晉皇甫謐次甲乙經，多出靈樞，義未

闕明。唐寶應年間。啓玄子王冰有註。隨句解釋。逢疑則默。章節不分。前後混淆。元滑伯仁、讀素問鈔。類有未盡。所因皆王註。惟宋嘉佑年間。敕高保衡等校正。深有裨于王氏。但仍分二十四卷。甚失神聖之義。按漢書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焉。又按素問離合真邪論。黃帝曰。夫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以起黃鍾數焉。大都神聖經典。以九爲數。而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愚今析爲九卷者。一本之神聖遺意耳。竊慨聖凡分殊。古今世異。愚不自揣而僭釋者。痛後世槩闇此書。而蠡測之。以圖萬一之小補云耳。知我罪我。希避云乎哉。

上古天真論第一（內言上古之人。在上者自然知道。在下者從教。以合于道。皆能度百歲乃去。惟真人壽同天地。正以其全天真。故以名篇。篇內九言道者五。乃全天真之本也。後篇倣此。）

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按生而神靈四句。與史記同。具成而登天。則曰成而聰明。又見大戴禮文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齊（側皆切）莊。敦敏誠信。長而聰明。徇。徐閏切。長。上聲。敦）

此總述黃帝始末之辭。按史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之子。（按黃帝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帝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軒丘在今開封府新鄭縣。）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經天元紀大論。鬼臾區亦云然。靈者。隨感而能應也。（正義曰。言神異也。書云。人惟萬物之靈。故曰神靈。）索隱曰。弱。訓幼弱時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即言。所以爲神異也。（潘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鄭裴俱訓曰。徇。疾。齊。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敦。信也。敏。達也。正義曰。成。謂年十五冠時成人也。（愚按。正義以十五爲成。則不宜曰登天。若訓爲道之成。則登天亦或有之。世傳黃帝鑄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騎龍上天。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仰望莫及。抱弓而號。因名其地曰鼎湖。弓曰烏號。群臣葬衣冠于橋山墓。今猶在。）

迺問于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

天乃至尊無對之稱。而稱之爲師。又曰天師。帝之尊岐伯者如此。度。越也。尚書洪範篇以百二十歲爲壽。則越百歲矣。

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此言上古之人。所以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得也。道。大道也。天地萬物之所同具也。以此道而修之于身。則謂之脩養之

道脩道而有得于心則又謂之德（德之義見第五節）術數者脩養之法則也上古之人爲聖人而在上者能知此大道而脩之法天地之陰陽調人事之術數（術數所該甚廣如呼吸按蹻及四氣調神論養生養長養收養藏之道生氣通天論陰平陽秘陰陽應象大論七損八益靈樞本神篇長生久視本篇下文飲食起居之類）飲食則有節起居則有常而不妄作勞故有此形則有此神而盡終其天年越百歲乃去也（靈樞天年篇云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爲人。即形與神俱之義也）

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于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樂音洛）

此言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非但以其時世之異實由于人事之失也凡物之有漿者味甘而美（如今蔗漿乳物皆各有漿）彼則以酒爲漿異于上古之人飲食有節者矣以妄爲常異于上古之人不妄作勞者矣醉以入房以情慾而竭其精以竭精而耗散其真當精滿之時不知持之（五藏別論岐伯曰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能實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滿也此則腎藏主藏精精滿不實故可持也）吾形有神不時時御之（義見一節）務快其心而悖失養生之樂其起居則無節又異于上古之人起居有常者矣所以年半百而衰不能如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也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惔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慾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恬音甜澹淡同樂音洛）

此言上古聖人教下有法而在下者從之故皆能度百歲而不衰也上文言上古聖人自然知道故能度百歲乃去矣其所以教下者有曰太一居九宮之日有虛邪

賊風當避之有時（按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凡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又刺節真邪篇有虛邪之中人也等語靈樞又有賊風篇則虛邪俱指風言王註言邪從虛入則指虛爲在人者指）恬惔而靜虛無而空（老子清靜經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唯見于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此乃萬世觀空之妙旨也）則真氣自順精神內守病何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慾心安而不懼形雖勞而不倦氣隨以順各從其欲皆慰所願故爲下者能率從此教而不悖也有所食則以爲美而不求過味有所服則任用之而不求其華與風俗相安相樂而不

行類忌高者不陵下。下者不援上而不出位以相慕其民誠曰朴。是以嗜慾不能勞斯民之目。淫邪不能惑斯民之心。雖有愚智賢不肖之異。而皆能不懼于外物。故與在上聖人所知之道。亦相合焉。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正以其德全而不危也。蓋脩道而有得于心則德全矣。危者。即動作之衰也。

帝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耶。將天數然也。

材力。材幹力量也。天數。凡人所稟于天之數也。觀下文所對。則係于材力可知矣。蓋年老則無子。豈盡關于天數也。

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六七三陽脈衰于上。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

（更平聲任如林反）

此與下節言男女之年老無子者。由于材力之盡。非皆天數使然。而此一節則先以女言之也。女子先天之氣。方父母交媾之時。陽氣不勝其陰。則為女。陰中有陽。其卦象坎。（故醫書謂陽精先合陰血後參精氣求形精開裹血陰內陽外則成離卦而為男其義甚明大約陽氣不勝其陰氣則為女按悟真篇等書稱女子為男子者正以其外貌雖女而陰中有陽也）惟陽精蘊畜于內。至七歲乃少陽之數。其腎氣始盛。（仙經云先生左腎則為男先生右腎則為女蓋指始媾時言也故女子七歲曰腎氣始盛男子八歲曰腎氣實皆從腎始也）腎主骨。齒亦骨之餘。故齒亂更生。（家語本命篇孔子曰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齔二七十有四歲而化）髮為血餘。故髮亦漸長。二七則天癸自至。天癸者。陰精也。蓋腎屬水。癸亦屬水。由先天之氣蓄極而生。故謂陰精為天癸也。（按王冰謂天癸為月事者非蓋男女之精皆可以天癸稱今王註以女子之天癸為血則男子之天癸亦為血耶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故交媾之時各有其精而行經之際方有其血未聞交媾之時可以血言廣嗣要語諸書皆謂精開裹血血開裹精者亦非靈樞決氣篇云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者是也但女子之精以二七而至而其月事亦與此時同候如下文所云乃或有男女先一七二八而漸至者皆漸衰致[illegible]從取天耳）任衝二脉者。奇經八脉之二也。（見骨空論）任主胞胎。衝為血海。今二脉俱通。月事應時而下。月事者。月經也。每月有事。故曰月事。以其有常。故又曰月經。經者常也。（靈樞五音五味篇云衝脉任脉皆起于胞中靈樞海論云衝脉為血之海又云為十二經之海又曰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悗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按血海之血雖日既行而空至七日後而漸滿如月之盈虧相似然當如血之有餘以十二經皆然非皆血海之滿也故始得以行耳又按肝經有太衝穴而此篇所指實指衝脉言乃骨空論所謂衝脉者起于氣衝者穴此不可以其有此太字而遂指為肝經之穴名也[illegible]云論二十之道推論陽而然人之[illegible]有餘故月滿而月事之之陰府係故為門而其人之[illegible]有餘故女子有月事之時王于天地人之陽則月[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往之則陽明陽者其[illegible]求身而陰瀉[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于出于[illegible]矣又[illegible]走所推之則中國為主[illegible]）

（丈似膺君子雖正人則多矣帝之成難于夕精血盤事皆可知矣有斯[illegible]斯民之貴在當爲之惕然）盛如此。其有子也宜矣。三七腎氣平均。故牙之最後生者。名曰眞牙。由此而生。此長極矣。四七肝主筋骨上會者。皆堅。髮長極。身體盛壯。五七陽明脉衰。面始焦。髮始墮。女子大體有餘于陰。不足于陽。故其衰也。自足陽明始。蓋以胃爲六府之長。其脉上行于頭。故面焦髮墮也。（靈樞經脉篇黃帝曰胃足陽明之脉起于鼻之交頞中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六七則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者。皆衰于上。故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脉虛。太衝脉衰少。天癸已竭。應前天癸至而言也。

道不通。地道者。坤也。不通者。月事止也。應前月事以時下而言。至是而形體衰壞。不能有子矣。

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眞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焦。髮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氣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頒班同解懈同墮惰同）

此則以男言之也。男子先天之氣。方父母交媾之時。陰氣不勝其陽。則成男。陽中有陰。其卦象離。（凡醫書胡陰血先至陽精後衝縱氣剌乘血開裂精陰外陽內則成坎卦而爲男其義亦然大約陰氣不勝其陽氣則爲男凡胎眞篇等書稱男子爲女子者以其外貌雖男而陽中有陰也）惟陰精蘊畜于內。至八歲乃少陰之數也。腎氣始實。髮長齒更。（家語云男子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二八十有六歲而化）二八腎氣已盛。天癸始至。天癸者。陽精也。蓋男女之精。皆主腎水。故皆可稱爲天癸也。惟精氣溢寫。故陰陽之精一和。而遂能有子矣。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眞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始衰。髮墮齒槁。男子大體有餘于陽。不足于陰。故

其衰也。自足少陰始。六八陽氣衰竭于上。面皆焦。髮鬢頒白。（手經三陽從手走頭足經三陽從頭走足男女皆同）七八肝氣已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已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精血俱衰。齒髮皆去。夫腎者屬水。主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五藏盛。乃能寫。今五藏皆衰。筋骨懈惰。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然則男女之老而無子者。皆由于林加之盡。非由于天數之適值也。若少而無子者。則謂之天數。斯可矣。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脉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

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

此言年老而有子者。正以其天壽過度。氣脉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故曰年老有子。則雖八八已後。亦能有子也。然此等之人。雖或有子。大略天地間之爲男者。不過八八之數。爲女者。不過七七之數。而天地所稟之精氣。皆竭矣。能如此等之有子。豈不亦少乎。精氣者。天癸也。王註（以爲所生之男女。其壽止于八八七七之數者。非。）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數。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雖壽。能生子也。

上文言年老者不能生子。又有年老而有子者。皆主乎人而言。帝遂以脩道而年皆百數者。問其能生子否。蓋承第三節。第五節之在上。在下者而言也。伯言上古之世。其在上者知道。在下者合道。皆能却老而全形。非若平人之年老而形體皆極者比。其身年雖過百歲。亦能生子而無疑也。

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眞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

此下四節。帝述其素所聞者而言之也。帝言上古之世。有等曰眞人者。不待于修。而此眞渾然全具。故謂之眞人也。天地陰陽。眞人與之合一。故能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已之精氣。一如天地之默運也。獨立守神。一如天地之存主也。無少無老。肌肉若一。天地此無極。則眞人亦此無極。相與同敝。無有終時。蓋其道不變。故天地亦不變。眞人之有道如此。其生同天地也宜矣。（六微旨大論曰。與道合同。惟眞人也。）

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陰陽。調于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眞人。

中古有至人者。至極之人也。（方盛衰論中亦有至人。）淳德全道者。其德淳而不漓。則道自全矣。和于陰陽。調于四時。去世離俗。志異于人也。積精全神。亦獨立守神之意也。惟神既全。則形自固。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身自強固。所以遊行視聽者。以此。亦與眞人同歸耳。

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適嗜欲于世俗之間。無恚嗔之心。行不欲離于世。被服章。舉不欲親于俗。外不勞形于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恚於桂切。愉音俞。）

上言至人與眞人同歸。則太上者。下此而有聖人。今又下

此而有賢人。故皆曰其次。言中古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順八風之理。（天義見靈樞九宮八風篇）有所嗜欲。與世俗相安而無恚嗔之心。行同于世。服同于時。以道而同也。舉動不觀于俗。以道而興也。外不勞形于事。內無妄想之患。以恬憺愉悅爲要務。以悠然自得爲己功。故形體不敝。精神不散。其壽亦可以百數也。此猶第三節。言上古之知道者耳。上文言至人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而聖人不然。故不及至人者以此。

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別彼

劣切）

下此有賢人者。法則象似。皆仰稽之意。法天地日月自然之運。辨列星辰之位。逆順以推陰陽之數。（陰陽者吾人中甲而從甲子起以乙丑爲次順數之也下甲子從甲戌起以癸酉爲次逆數之此之謂逆從也）分別四時之氣序。蓋占天道以盡人事也。此猶第五節。言上古之爲下者。俗同于道。故曰將從上古合同于道也。亦可使益其壽而比之至人聖人則有所終極焉耳。

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此篇應是岐伯所言。發前篇脩道未盡之意。篇內以春夏秋冬四時異氣。當有養生長收藏之道。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皆調神之要道也。故名篇。凡言道者六）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卧早起。廣步于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奉長者少。（以已同長上声後同）

此以下四節。言當隨時善養也。正二三月。春之三月也。陽氣已生。最能發生而敷陳之。故氣象謂之發陳也。（五常政大論篇謂之啓敕敷與陳同據下文蕃秀容平等義當以氣象言）當是之時。天地以生物爲德。萬物榮茂。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卧則夜。其起則早。以陽氣正舒也。起而廣步于庭。以布夜卧之氣。被髮而無所束。緩形而無所拘。使志意于此而發生

其待物也。當生則生之而勿之殺。當與則與之而勿之奪。當賞則賞之而勿之罰。凡若此者。蓋以春時主生。皆以應夫春氣而盡養生之道也。否則春屬木。肝亦屬木。逆春氣則傷肝木。而肝木不能生心火。至夏之時。有寒變之病。寒變者。水來侮火。爲寒所變也。豈不少氣以迎火藏欲長之氣哉。奉之爲言迎也

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卧早起。無厭于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重平声）

四五六月。夏之三月也。陽氣已盛。物蕃且秀。故氣象謂之蕃秀也。當是之時。天地氣交（交即司天在泉三四氣之交六元正紀大論所謂上下交互氣交主之是也）萬物有得陰氣而斂華英成實者。正以陽化氣而陰成形也。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卧則夜。其起則早。與春同也。起早而無厭于日。蓋夏日晝行之度較夜最永。人所易厭也。（陰陽書云四六月日出即寅時九月寅時則日高三丈矣）其持已也。使此志無怒。其愛草木也。使華英成秀。（不榮而實曰秀）草木則凡物可知矣。無怒則氣易鬱。必使此氣得泄。若有所愛于外而無所鬱。凡若此者。以夏氣主長。皆以應夫夏氣而盡養長之道也。否則夏屬火。心亦屬火。逆夏氣則傷心火。心火不能生長夏之脾土。脾土不能生秋時之肺金。至秋之時。有痎瘧之病。正以心屬火。暑亦屬火。心衰則暑感。故夏傷于暑。秋必痎瘧也。豈不少氣以迎肺藏欲收之氣哉。然不特秋時爲病也。肺金不能生腎水。則冬爲重病者有矣

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卧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奉藏者少（以巳同）

七八九月。秋之三月也。陰氣已上。萬物之容。至此平定。故氣象謂之容平。天氣以燥而急。地氣以燥而明。吾人于此。當有善養之術。其卧則早。較春夏興。懼中寒露也。其起亦早。與雞俱興。較春夏尤早也。（陰陽書云七月丑時在五更八九月丑時在四更）使此志安寧而不妄動。使秋刑緩用而不妄殺。蓋用刑不緩。志仍不寧也。必收斂神氣。使秋氣之在吾身者和平也。無外馳其志。使肺氣之藏吾內者清淨也。凡若此者。蓋以秋時主收。皆以應夫秋氣而盡養收之道也。否則秋主金。肺亦屬金。逆秋氣則傷肺金。肺金不能生冬時之腎水。而至冬之時。有飧泄之病。正以肺爲陽明燥金。脾土惡濕喜燥。肺金既衰。不能生水。腎水又衰。不能攝水。而脾土又不能制水。故脾濕而飧泄自生也。豈不少氣以迎腎藏欲藏之氣哉。

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奉生者少。（坼拆同亟音器）

十月十一十二月。冬之三月也。陽氣已伏。萬物潛藏。故氣象謂之閉藏也。當此之時。水以寒而冰。地以寒而坼。君子居室。如蟄蟲之周密。無擾亂衛氣可也。（生氣通天論曰因于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其卧則早。與秋同也。其起則晚。必待

日光與秋興也。使其志若有所伏匿然，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皆無擾乎陽之意也。去寒以就溫，無泄皮膚之汗，而使陽氣之數奪。凡若此者，蓋冬時主藏，皆以應夫冬氣而盡養藏之道也。否則冬王水，腎亦主水，逆冬氣則傷腎水，腎水不能生肝木，而至春之時，有痿厥之病。正以肝主筋，筋之不能舉者為痿，春木王水虧，則陽氣上逆而為厥，厥之為言逆也。（本經明有痿論厥論，非可以一痿言，然厥論則有寒厥熱厥，乃厥逆之謂）豈不少氣以迎肝臟欲生之氣哉。天氣清靜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冐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藳不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惟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空孔同，竅入聲，菀於遠切，藁槁同，數音朔，下同）

上文言人當順四時之氣，此言天地有升降之妙，唯聖人從之，故病卻而壽永也。言上天之氣至清靜至光明，似可亢之以自高矣，然唯藏此德而不止，萬古有下降之妙，故雖降而實未之下，其尊仍在焉。設使天道自專其清靜光明，則日月無以藉之生明矣。猶人之邪氣塞害空竅，而空竅不通也。（此二句乃借人以論天，然在人亦不特兩目不明，諸竅皆塞，後世此以目論者，蓋泥于日月二字而不考大義故耳）蓋天氣者，陽氣也。陽氣不降，轉為閉塞，故地道亦不升，適與天氣隔閡，而天無以開之也。所以應之于上者，雲霧不精，白露不下；應之于下者，交通不能表萬物之命，以施生生之理。正以其不能交通也，凡有名之木亦多死。（如五常政大論歲金太過之下有名木不榮）不寧唯是，乖惡之氣不能發散，風雨不能有節，白露不能下降，而菀稿之物不能榮茂。凡若此者，皆以天地不交通耳。當是之時，賊風數至，暴雨數起，雖天地四時不能相保如平常矣。為吾人者，失前四氣調神之道，陰陽升降俱乖其度，猶之天地不交也，則身多奇病，萬事多失，生氣已竭，至未半之時而絕滅矣。唯聖人能順天道，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法于陰陽，和于術數，所以身無奇病，（本經有奇病論大奇病論）萬物得所，其生生之氣不竭，而亦可以百數也。（按此聖人見前篇第十三節）

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長上聲）

此承首四節而言四時之氣不可以有逆者，正以其當時而病，不必奉氣而病也。吾謂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

者。何哉蓋不能盡養生之道以逆此春氣則少陽不生少陽者足少陽膽經也膽為甲木肝為乙木肝與膽為表裏今少陽不生則肝氣內變其肝尚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心經欲長之氣而無寒變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心秋為痎瘧者何哉蓋不能盡養長之道以逆此夏氣則太陽不長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也小腸屬丙火心屬丁火心與小腸為表裏今太陽不長則心氣內洞內洞者空而無氣也（靈樞五味論有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正與內洞之義相似）其心尚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肺經欲收之氣而無痎瘧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肺冬為飧

泄者何哉蓋不能盡養收之道以逆此秋氣則肺屬手太陰經者也太陰不能收而肺氣枯焦脹滿尚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腎經欲藏之氣而無飧泄之病耶吾謂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者何哉蓋不能盡養藏之道以逆此冬氣則腎屬足少陰經者也少陰不能藏而腎氣已獨沉尚不能自免于病矣復有何氣以迎肝經欲生之氣而無痿厥之病耶然春夏以表言秋冬以裏言以春夏屬陽秋冬屬陰也

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于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眞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格

此承第五節而申言聖人盡善養之道彼不善養者失之也夫萬物生于春長于夏收于秋藏于冬則此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于春夏而有養生養長之道者養陽氣也（上節言少陽太陽則人身之陽氣正合天地之陽氣）秋冬而有養收養藏之道者養陰氣也（上節言太陰少陰則人身之陰氣正合天地之陰氣）正以順其根耳故與萬物浮沉于生長之門（言生長則槩收

藏）若逆其根則伐本壞眞矣故知陰陽四時者既為萬物之根本則是萬物之所以成始成終為死為生之本逆之則災害自生如上文寒變痎瘧飧泄痿厥內變內洞焦滿獨沉之類順之則苛重之疾不起如無上文寒變痎瘧等病是謂得養生之道者矣是道也唯聖人為能行之彼愚人則當佩之蓋以從陰陽則生不但苛疾不起也逆陰陽則死不但災害自生也順陰陽則此身之氣治治則必能有生也逆陰陽則此身之氣亂亂則必至于死也若果不能順而反之以為逆則吾身之陽不能入陰不能出而在外者格拒于內矣其災害死亡

之至良有故哉。

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兵，不亦晚乎。

此承上節而引言以戒之也。昔有言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靈樞逆順篇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正所謂聖人預養生長收藏之氣，不待災變疾瘧飧泄痿厥等病已生而始治之也。凡病則氣亂，未病則氣治。病成而藥，亂成而治，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兵，其渴必不能濟，而鬭必不能禦也，信晚矣哉。

生氣通天論篇第三

（篇首有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故名篇。按靈樞營衛生會篇言宗氣積于上焦。營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蓋以天有陽氣，積陽爲天也。有陰氣，積陰爲地也。人稟天地之氣而生，亦有陽氣有陰氣。陽氣者，衛氣也。由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從中焦之氣以外于上焦，而生此陽氣。故營衛生會篇謂衛氣出于下焦，又謂濁者爲衛是也。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出于足太陽膀胱經睛明穴，而遍行于足手六陽經，夜行于足手六陰經。如本篇所謂陽氣者一日而主外等語是也。又如營衛生會篇謂之太陽主外者是也。惟其不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故營衛生會篇又謂之衛行脉外者是也。陰氣者，營氣也。由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故營衛生會篇謂之營氣出于中焦，又謂清者爲營是也。但陰氣精專，必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始于手太陰肺經太淵穴，而行于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厥陰心包絡經，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而又始于手太陰肺經。故營衛生會篇謂之太陰主內，又謂之營行脉中者是也。即本篇有營氣不從之營氣是也。惟此篇營氣之營字，正與靈樞營氣之營字同。其餘素問營字俱書榮字，蓋古營榮字互書矣。義當以營字爲是。蓋陰氣在內，如將軍之守營；陽氣在外，如士卒之衛外。史記云以師兵爲營衛，則營衛二氣之取義者蓋如此。又陰陽應象大論有曰：陰在內，陽之守；陽在外，陰之使。其義確然矣。愚昔思本篇有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痺論有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此神聖論營衛二氣至精之義也。然二義均爲人之所重，而本篇所重在人衛氣。但人之衛氣本于天之陽氣，惟人得此陽氣以有生，故曰生氣通天。惟聖人全此陽氣而苛疾不起，常人則不足焉。靈樞禁服篇云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者，信哉。本篇凡言陽氣者七處，謂示人以當全此陽氣也。要之陽氣一全，則營氣自從矣。大義當以此靈樞營衛生會篇及衛氣行篇參看爲的。）

黃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其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也。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數音朔。按六節藏象論云：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故其生五，其氣三。）

此帝言人氣通乎天氣，（人氣即陽氣，見本篇第六節。又曰衛氣，靈樞衛氣行篇亦謂衛氣爲人氣，即稟蒼天之氣而生者。）惟聖人全此天氣以固壽命之本，而衆人則失之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人之本也。天以陰陽

生萬物。而人之生也。本于陰陽。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上下四方爲六合）其氣之在地者曰九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氣之在人者曰九竅。（陽竅在頭者七耳二目二鼻二口陰竅之在下者二前陰後陰）曰五藏（心肝脾肺腎）曰十二節。（手有三陰三陽經足有三陰三陽經）皆以通乎天氣者也。其所以生者五。（金木水火土）所以爲氣者三。（王註以爲天氣地氣運氣義見第八九卷天元紀大論至眞要大論等篇）若數犯邪氣。則邪氣傷人。故不使邪氣傷人者。乃壽命之本也。蓋蒼天之氣。至淸淨者也。（卽前篇言天氣淸淨）吾能法天地之淸淨。則志意自治。陽氣自固。當是之時。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所以弗能害耳。惟聖人知之。隨四時以運此身之精氣。服蒼天

之陽氣。以通天氣之神明。彼常人則失之。所以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而衛氣已散解。此之謂自傷。陽氣之所以削也。

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因于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因于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因于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因于氣。爲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折音舌緛音軟。後世醫因此節分段。似當以寒暑濕各爲一節。殊不知本篇所重在陽氣。故凡本篇有陽氣者。當提爲各節之領。凡每節本文之病。皆由陽氣不足所致。[illegible]靈樞禁服篇謂衛氣爲百病之母者是也。）

此言陽氣所以衛外。而陽氣不固者。則四時必傷于邪氣而爲病也。夫所謂陽氣者。衛氣也。人有此陽氣。猶天之有日也。日得天之明。而能久照。陽氣必不失其所。而能久壽。若失其所而不能衛外。必折夭而不彰。失其所者。衛氣衰弱。而不能衛外也。故天運當有此日。以爲之光明。人當有此陽氣。以爲之衛外。是故陽氣因而上行于皮膚分肉之間。所以衛外者也。（大義見靈樞營衛生會篇衛氣論等篇及本篇篇名之下）惟陽氣不固。故凡四時之邪氣。皆從之而傷矣所謂不能因時之序者是也。是故因于冬之嚴寒者。當深居周密。凡有意欲。心有所運。而身不妄動。如運[illegible]以

開闔其戶。戶不太勞。若起居卒暴。有所驚駭。則神氣浮露。無復中存矣。因于夏之暑氣者。其體必有汗。或煩躁而動則爲喘喝。或不煩躁而靜。則亦不免于多言。暑證者熱證也。故合動靜而皆不能靜者如此。（潔古云動而得之爲中熱。靜而得之爲中暑。中熱者陽證。中暑者陰證。李東垣曰。暑熱之時。無病之人。或避暑熱。納涼于深堂大廈中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頭痛惡寒。身形拘急。肢節疼痛而煩心。肌膚大熱無汗。爲房室之陰寒所遏。使周身陽氣不能伸越。以大順散熱藥主之。若[illegible]人農夫。于日中勞役。得之者。名曰中熱。其病必苦頭痛。發躁惡熱。捫之肌膚大熱。必大渴引飲。汗大泄。無氣以動。乃爲天熱外傷肺氣。蒼朮白虎湯涼藥主之。玉機微義斷云。若此篇中暑。即仲景所謂暍也。此只作暑熱分之。可見有陰陽二證。受病不同。然夏月受病。有陰寒所遏。使周身陽氣不能伸越。以大順主之者。爲中暑。其當易其名之猶冬月發熱爲傷寒也。但大順一方。是仲景太陽經藥）

（九恒施用試不如此必有君益氣湯證例附乎無傳其中熱一例雖云蒼术白虎湯而又當處以清暑益氣之法曰中暑證亦有于勞役動而得者有中熱亦有于道路中暍而得者大抵因人元氣虛實不同故所變亦異治之者豈得無發之法哉）一身之熱、如燔炭然、必從而汗之、則邪從汗散矣。（按此曰汗出而散熱論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暑當與汗皆出不止觀此二篇則暑證當發汗無疑矣朱丹溪滑伯仁疑暑之不可汗也遂以此二句為上文因于寒之脫簡以為非寒則不可發汗殊不知風寒暑濕皆可發汗若暑證後世用香薷飲及木通澤瀉[illegible]苓豬苓等利水之藥而愈者尤為便益焉難經以暑傷心者為正經自病要知心屬少陰君火暑亦屬火。唯暑為能為心。知水就濕火就燥之義但暑固傷心熱亦傷氣而又復發汗則汗乃心之液熱既傷心傷氣汗多又必亡陽。[illegible]心與小腸為表裏今服利水之劑使暑從小腸而下行參入膀胱而去則病易却而元氣無損矣此朱滑二氏所以不免于致疑者皆不知考熱論之義耳余嘗註難經正義并載此義于四十九難中暑之下）因于

濕氣之所感者。凡人之有濕、有內濕、有外濕。外濕足先受之、內濕者、多飲酒漿醴酪所致也。其濕氣薰蒸、上行如霧、首如有所包裹、而昏且重矣、惟濕蒸為熱而不能除、却大筋受濕浸熱蒸、則軟而短、小筋受濕浸熱蒸、則懈弛而長、軟短、故手足拘攣而不伸、弛長故手足痿弱而無力矣。（按本篇下文秋傷于濕及陰陽應象大論亦有秋傷于濕等語則此濕者當為秋時所感也）因于氣謂所致者、凡怒則傷肝、肝氣有餘來侮脾土、脾土不能制水、水氣泛溢于四肢、而為腫脹之疾、其手足先後而腫、此四維之所以相代也、四維者、四肢也、斯時也、上文所謂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者是也。

其陽氣豈不竭盡矣乎。

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汩古沒反）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夏時有煎厥之證、不特病暑而已、陽氣者、貴于清淨。若煩勞而不清淨、則勞爾形、搖爾精、神氣張施于外。精氣竭絕于中。惟春秋冬時、尚有可以強支者。及延積于夏、暑熱令行、使人前迫而厥逆矣（按脈解篇云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當與參看）何以見之。目盲耳聾、視聽皆廢。潰潰乎若都之壞也、直汩汩乎不可止者、都所以坊水。潰潰、壞貌。汩汩、流

貌。蓋言疾勢不可遏也、（據本經煩勞則如王註所謂起居暴甚損受陽和又云精絕則如王註所謂傷腎與膀胱又據脈解篇則又關肝經善怒是乃肝腎諸經之病也）

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有傷于筋、縱、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見濕、乃生痤痱、高梁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勞汗當風、寒薄為皶、鬱乃痤（菀音鬱詩小弁有菀者柳亦註為鬱沮子魚切痤作和反痱方味反高當作膏梁當作粱丁後世作疔皶織加反）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為厥、為脹、為偏枯、為痤痱、為大丁、為皶痤諸證也、陽氣者、貴于清淨、若大怒而不清淨、則形氣經絡、阻絕不通、而血積于心胷之間、（奇病論岐伯曰胞之絡脈絕亦阻絕之義非斷絕之謂舉痛論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其氣有升而無降

使人依薄下上而厥逆矣。然而血不營筋筋將就傷縱緩無束。胃腸䐜脹直若有不能容物者矣所謂皷張。而有粗筋見于腹者是也。又人當汗出之時或左或右。一偏阻塞而無汗。則無汗之半體他日必有偏枯之患所謂半身不隨者是也。又人當汗出之時玄府未閉乃受水濕則陽氣方泄寒水制之。熱鬱皮內濕邪凝結遂爲痤疿。痤則較疿爲大。其形類癤。疿則較痤爲小。即所謂風癮是也。又人有嗜用膏粱美味者。肥厚內熱。其變饒生大疔。足之爲言饒也。非手足之足。蓋中熱既甚邪熱易侵如持空虛之器以受彼物者矣又人于勞苦汗出之時。當風取涼。使寒氣薄于玄府之中。始則爲皶（俗云粉刺）鬱久則爲痤。較皶則稍大矣。凡若此者。皆陽氣不固使然也。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陷脉爲瘻。留連肉腠。俞氣化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營氣不從。逆于肉理。乃生癰腫。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故風者百病之始也。清淨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時之序也。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爲。故陽畜積病死。而陽氣當隔。隔者當寫。不亟正治。粗乃敗之。（僂力主反瘻力鬭反俞音庶亟音棘）

此又言陽氣不固者。有爲僂。爲瘻。爲善畏。爲驚駭。爲癰腫。爲風瘧。爲隔諸證也。陽氣者。內化精微。養人之神。外則柔和。養人之筋。惟開闔失宜。則陽氣擾亂。無以養神與筋。腠理不密。寒氣客之。筋絡拘急。形容極僂俯矣。又因陽氣不固。邪氣入陷脉中。則發爲鼠瘻之類。凡肉之所會。名曰肉腠者。皆將聚而逆結焉。且各經皆有俞穴（此非井滎俞原經合之俞凡一身之穴皆可曰俞。）邪氣變化依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之疾。畏主心腎言。（陰陽應象大論云喜傷心恐勝喜又曰恐傷腎思勝恐）駭主肝言。（金匱真言論云其病發驚駭）蓋以正虛邪盛故不足之證如此。唯陽氣不固。則營氣者。陰氣也。營氣不能與衛氣相順。而衛氣逆于各經分肉之間。亦生癰腫之疾矣。肺經內主藏魄。外主皮膚。故所出之汗。亦可謂之魄汗也。方其魄汗未盡。穴俞未閉。形體弱而氣消爍。乃外感風寒。致穴俞已閉。當發爲風瘧之疾也。（瘧論言瘧亦爲遂非獨至秋有之因時皆能成瘧也）故知風者百病之始。非獨瘧也。必陽氣清靜。則內焉志意自治。外焉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乃因時之序。凡上文諸病無由而作矣。惟人不能清淨。又不能因時之序。故諸病日久傳遞變化。上不升下不降。而不能相併以爲和。雖有良醫。弗能爲也。惟此陽氣者。不能衛外。徒獨畜積于內。其病久久當死。斯時

也。且當成隔。隔者。乖隔不通之謂也。陰陽別論曰。三陽結謂之隔。隔者當寫。若不急寫以正治之。此粗工之所以敗也。（靈樞九鍼十二原篇名下工爲粗）

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反此三時。形乃困薄。

此言陽氣在人。當開闔得宜以順之也。陽氣者。一日而主外。人氣。即衛氣。按靈樞衛氣行篇伯高曰。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晝日行于陽。（即手足六陽經）二十五周。夜行于陰（即手足六陰經）二十五周。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目

張。則氣上行于頭。（循睛明穴）下足太陽膀胱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足陽明胃經。手陽明大腸經。所謂一日而主外者如此。夜則行足少陰腎經。注手少陰心經。手太陰肺經。足厥陰肝經。足太陰脾經。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度而復合于目。所謂平旦人氣生者。即上行于頭。復合于目之謂也。至日中而陽氣隆。隆者。盛也。日西而陽氣已虛。虛者。衰也。（與營衛生會篇義同）氣門乃閉。氣門者。玄府也。惟暮時陽氣已衰。宜收斂陽氣以拒虛邪。無煩擾筋骨。（四氣調神論云無擾乎陽）無見霧露。若至暮時犯陰故所當收斂者如此。若不能如暮時之收斂。而復如平旦日中日西之所爲。（反者復也中庸云反古之道）則陽氣不得清淨。而形無所衛。未免困窘而衰薄矣。

岐伯曰。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脉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耳目聰明。氣立如故。（亟音氣）

此伯承上文陽氣主外之義。遂言營衛相須爲用。而偏勝者病。惟聖人則善調之也。言營氣者。即陰氣也。營氣藏五藏之精。隨宗氣以運行于經脉之中。而外與衛氣相表裏。衛氣有所應于外。營氣即隨之而起矣。夫是之

謂起亟也。亟者。數也。陽氣者。衛氣也。衛氣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乃所以衛營氣之外而爲固。亦與營氣爲表裏也。苟使營氣不足。衛氣有餘。是陰不勝其陽也。則脉氣之流行者。薄于急疾。（薄爲依薄疾爲急疾）甚則并而爲狂。（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篇皆曰邪入于陽則狂）正以陽氣有餘。故發之而爲熱證者如此。又使衛氣不足。營氣有餘。是陽不勝其陰也。則五藏在內。其氣與陽氣爭拒。九竅自不通矣。正以陰氣有餘。故發之而爲寒證者如此。（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曰邪入于陰則爲痺陰陽源[illegible]文大義當主營衛言然衛行脉外而六府主于表營行脉中而五藏主于裏其義又未始不相須也）是以爲聖人者。陳示營衛流布

分爲陰陽出入表裏使在内爲筋在中爲脉在内爲骨髓者和同堅固氣血各順如是則内外調和邪不能害其耳聰目明營衛如常尚何偏勝之爲病哉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因而飽食筋脉横解腸澼爲痔因而大飲則氣逆因而强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聖度故陽强不能密陰氣乃絶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絶（澼音僻反）

此言病有傷肝者不慎則爲腸病爲肺病爲腎病遂因腎傷之義而示人以陰陽交會之要也風者百病之長

風來客之淩淫以亂營衛之氣則風薄而熱起熱盛而水乾水乾而腎氣不營故精氣乃亡然邪之所傷何藏爲始以風氣通于肝故邪傷肝經爲始耳惟風氣入肝以致腎精乃亡耶凡飲食起居皆當慎矣茍因所食太飽至于腸胃塡滿筋脉横解而不屬其腸日常澼積漸出肛門而爲痔蓋以人之腸胃筋脉有度故不可多食者如此又因所飲亦多則上文風客淫氣腎肝已傷由是氣逆于上不能下行而咳嗽喘急者有矣蓋肺爲五藏華蓋故飲多而肺布葉舉其爲疾者如此腎者作强之官因而過于强力則腎氣乃傷精髓内枯腰高之骨從茲而壞矣（余曾見有傷腎經者已成弱證其腰間命門穴上有骨高起者寸餘）何以見腎氣不可傷也凡陰陽交媾必有要法唯陽氣秘密而不妄用則精自固而不至于傷矣（陰陽應象大論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之則早衰之節也）正以陰陽不和若有春無秋有冬無夏必因而和之是謂聖人之度數耳（即上古天眞論和于術數之意）故陽氣專以强力爲事而不能秘密則彼陰氣與此相絶而兩者不和必彼之陰氣得其平和而此之陽氣知所秘密則精神乃治何也蓋以陰陽相離而决散致吾之精神乃絶故耳

因于露風乃生寒熱是以春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

夏傷于暑秋爲痎瘧秋傷于濕上逆而欬發爲痿厥冬傷于寒春必温病四時之氣更傷五藏

此言四時傷于邪者之爲諸病亦由上文陽氣不固而不能因時之序所致也上文言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又言風客淫氣者精乃亡邪傷肝也皆感于風邪而有寒熱之意矣此則又言因于露風者正如上文暮而不能收拒擾筋骨見霧露之謂（王註以露爲裸體者非）故感于寒而熱從生焉正寒熱爲之往來也（水熱穴論帝曰人傷于寒而傳爲熱者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熱也）然不能因時之序者隨四時而有其病是以春傷于風風氣通于肝肝邪有

一第[illegible]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反文勺

餘來侮脾土故邪氣留連而爲洞泄之證（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春傷于風夏爲洞泄大抵留連則雖不言夏而義已該矣）夏傷于暑不能發散至秋當爲痎瘧之證蓋心爲少陰君火所亦屬火故暑能傷心上文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惟其不能發散則熱邪內蘊至秋濕氣旣蒸而爲寒熱往來之痎瘧矣痎瘧者瘧之總稱也（此陰陽應象大論云夏傷于暑秋必痎瘧與此同其治瘧大法見素問瘧論刺瘧論中）秋傷于濕當上逆而爲咳嗽及爲痿厥之證蓋秋時濕氣方行從而感之則濕蒸而爲熱熱者火也火乘肺金故咳嗽自不能已也（陰陽應象大論曰秋傷于濕冬生咳嗽）上文言因于濕者小筋弛長而弛長爲痿大筋緛短而緛短爲拘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太陰陽明篇岐伯曰濕者下先受之靈樞小鍼解云清氣在下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清冷也）故筋脉因濕而弛長則爲痿人氣從濕而上蒸則爲厥者良有自也（四氣調神論以冬時失養藏之道者春爲痿厥蓋彼以腎水不能生肝木故春時有痿厥之病主正氣不足而言此以濕氣傷筋爲痿氣從濕升爲厥主邪氣有餘而言病名雖同而致病則異故彼之病在春而此之病在秋冬也）冬傷于寒者至春必爲溫病蓋冬時嚴寒中之即病者謂之傷寒其有傷于寒而不即病者至春陽氣發生邪從內作故爲溫病之證夫曰溫者寒非純寒而有熱熱非純熱而有寒正以前此而冬則爲寒後此而夏

則爲熱則此春時乃爲溫病也（素問熱論岐伯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者爲病溫後夏至者爲病暑陰陽應象大論云冬傷于寒春必病溫張仲景傷寒論曰冬感于寒至春變爲溫病則溫之爲義明矣楊玄操釋難經五十八難之溫病以爲是疫病之氣者非也又謝氏以仲景傷寒例中有溫瘧風溫溫毒溫疫諸證爲溫病是以仲景更感異氣變爲他病者論溫病也亦非矣彼龐安常亦與楊謝同俱未之詳考故耳）是何也正以四時之氣更傷五藏故其爲諸病者如此

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是故味過于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于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味過于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于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謹和五味骨

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則氣骨以精謹道如法長有天命

此言五味能傷五藏而善養者慎之也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酸生肝苦生心甘生脾辛生肺鹹生腎則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者五藏皆爲陰也（手太陰肺手少陰心足太陰脾足少陰腎足厥陰肝）然陰之五宮所傷亦在五味陰陽應象大論岐伯曰酸傷筋苦傷氣甘傷肉辛傷皮毛鹹傷血蓋五味過節則五藏亦傷于五味也其曰傷氣血者夫諸氣皆屬于肺而苦本入心何乃傷之正以火來乘金傷己之所勝也諸血皆屬于心而鹹本入腎何乃傷之正以水

來乘火亦傷己之所勝也則五味信能傷五宮矣是故酸所以生肝也味過于酸則肝氣津淫而木盛土虧脾氣從茲而絕矣鹹所以生腎也味過于鹹則大骨者即上節之所謂高骨也（玉機眞藏論亦謂之大骨）腎氣反傷大骨氣勞水邪尅火令人肌肉短縮心氣抑滯矣甘所以生肉也味過于甘則脾邪有餘子來乘母從前來者爲實邪而心氣喘滿且土往尅水傳其所勝黑色外見腎氣不得其平矣苦所以生心也味過于苦則苦反傷心母邪乘子火氣燥土脾氣不能濡澤胃氣乃反加厚矣蓋邪氣有餘則胃厚也（按人之腸胃必有二層心氣太過土氣亦有餘故胃乃作脹而反厚不能納受水穀宜用清火收歛如參連烏梅之類令人不識此證以爲飲食不進者多是胃氣已弱仍用參朮等類則胃邪益增飲食反減愈補愈脹病終不愈矣脈要精微論曰胃脈實則脹虛則泄所謂脹者正胃氣乃厚之謂也須于胃脈之實者驗之若眞虛則宜補耳）辛所以生肺也味過于辛金邪尅木筋脈沮弛精神至半而廢矣（央者中央也半之謂也四氣調神論有未央絕滅則未半而絕此云精神乃央言精神僅可至半也詩小雅云夜未央）是故人能謹和五味而調之庶乎長有天命也

金匱眞言論篇第四（金匱者藏書之器也尚書金縢篇蔡註釋爲金縢之匱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有金櫃藏之其櫃從木義與同也眞言者至眞之言也故名篇）

黃帝問曰天有八風經有五風何謂岐伯對曰八風發邪以爲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之勝也（春勝長夏五句見六節藏象論）

此言八風能傷五藏也以傷其所勝者而已八風者按靈樞九宮八風篇有大弱風謀風剛風折風大剛風凶風嬰兒風弱風也五風者按素問風論有肝風心風脾風肺風腎風也夫天有八風則人之所傷在此八風也而復有五風之謂豈八風之外復有五風乎殊不知五風者即八風之所傷也特所傷異藏而名亦殊耳八風發其邪氣以入于五藏之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若是者凡以勝所不勝故不勝者受病試以四時之勝者言之春主木夏主火長夏主土（長夏者六月建未月也）秋主金冬主水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也彼五藏受八風之病者亦以其相勝故耳如九宮八風篇之所傷者是也（九宮八風篇云太乙入徙于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心外在于脈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肺外在于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小腸外在于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腎外在于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爲寒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于大腸外在于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肝外在于筋紐其氣主爲身濕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

東風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頸項、南風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胷脇、西風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風生于冬、病在腎。俞在腰股、中央爲土、病在脾、俞在脊、故春氣者病在頭、夏氣者病在藏、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肢、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胷脇、長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風瘧。冬善病痺厥。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胷脇、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厥飧泄而汗出也。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溫。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此平人脉法也。

此言五藏隨時爲病、然必冬藏其精、而四時不爲病也。

春主甲乙木、其位東、故東風生于春、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風、在藏爲肝、故人之受病、當在于肝、凡外而頸項之所、乃甲乙木氣之所主也、則俞穴之在頸項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援肝部經絡、由足大指大敦上行間太衝中封、至脛內則蠡溝中都上膝關曲泉、上行至脇章門上期門、其所經歷之處、本與頸項無與、然甲乙之氣、旺于頸項、故病當如是也、餘經倣此）夏主丙丁火、其位南、故南風生于夏、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熱。在藏爲心、故人之受病、當在于心、凡外而胷脇之所、乃丙丁火氣之所主也、則俞穴之在胷脇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秋主庚辛金、其位西、故西風生於秋。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燥。在藏爲肺、故人之受病、當在于肺。凡外而肩背之所、乃庚辛之所繫也。則俞穴之在肩背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冬主壬癸水。其位北、故北風生于冬、陰陽應象大論謂在天爲寒。在藏爲腎。故人之受病。當在于腎、凡外而腰股之所、乃腎之分部也、則俞穴之在腰股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中央屬戊己土。故脾屬土。當病在脾、脊者體之中也、則俞穴之在脊者。其病從之而外應矣、由是觀之、則春氣者病在頭。頸項即頭也、夏氣者病在藏、外爲胷脇、而內爲藏也、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肢、上文言腰股。而此言四肢者、以四肢爲末。如木之枝、得寒而凋、故不但腰股爲病。

而四肢亦受病也。（左傳曰、風淫末疾）其病維何、春氣所升。善病鼽衄。（鼻中出水曰鼽、鼻中出血曰衄）蓋內有鼽衄爲病、而外有頭與頸項爲病也、（按下文既云春不鼽衄、又云春不病頸項、分野以內外爲分、故此解宜然）仲夏善病在胷脇。以心之脉循胷脇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以土主于中、脾氣衰也。秋善病風瘧。以涼氣折暑。故病如是。（抑生氣通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禮記月令曰、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冬善病痺厥。以冬氣者。病在腰股、又在四肢、故痺病厥病從之而生矣、（痺病詳見痺論四十三、厥病詳見厥論四十五）然不斂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布達。故必冬時宜藏。而後春夏秋冬不能爲病、生氣通天論云。因于寒、欲如運樞、起

居如驚。神氣乃浮。正言冬時宜藏。故有所意欲。當如運樞以轉戶。戶動而樞不動也。使起居如驚。則神氣浮散于外矣。況按者。按摩也。蹻者。如蹻捷者之舉動手足。所謂導引者是也。冬而按蹻。則不能藏精。神氣浮散。而春夏秋冬。各有其病。故冬不按蹻。則春夏秋之病。如上文者。皆少矣。何也。精者。身之本也。冬不按蹻以藏其精。故春不病溫。不特不病鼽衄。及不病頸項已也。且精之在內者。不可出。而邪之在外者。不可入。彼秋病風瘧者。雖由冬不藏精而然。亦由夏時暑汗不出所致也。（生氣通天論云體若燔炭汗出而散熱論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故暑汗不出至秋爲瘧）此皆因時爲病。脉亦宜知。乃平病人之脉法也。可不合病脉而合觀之哉

故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鷄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鷄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內爲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言人身之藏府中陰陽。則藏者爲陰。府者爲陽。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爲陽。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何也。爲冬病在陰。夏病在陽。春病在陰。秋病在陽。皆視其所在。爲施鍼石也。故背爲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爲陽。陽中之陰。肺也。腹爲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爲陰。陰中之陽。肝也。腹爲陰。陰中之至陰。脾也。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

此言天有陰陽。而人身與病皆應之也。故曰。陰者固陰也。而陰中又有陰陽者因陽也。而陽中又有陽何也。平旦至日中。屬天之陽。然由日之升而至于中。天乃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屬天之陽。然由日之安而至于日入。乃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鷄鳴。屬天之陰也。然時正沉晦。乃陰中之陰也。（靈樞營衛生會篇謂之合陰）鷄鳴至平旦。屬天之陰。然時已近曉。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夫言人身之內外分陰陽。則在外爲陽。在內爲陰。言人身之前後分陰陽。則在背爲陽。在腹爲陰。言人身之藏府分陰陽。則在藏爲陰。在府爲陽。蓋以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爲陽。所以欲知陰中之有陰。陽中之有陽者。何也。爲冬者。陰也。而冬病在陰經。故當知陰中之有陰也。夏者。陽也。而夏病在陽經。故當知陽中之有陽也。春則去冬未遠。其病猶在于陰經。秋則去夏未遠。其病猶在于陽經。各視其病之所在。爲施鍼石耳。（用藥亦然）故背爲陽。心肺居高。上附于背。爲陽。然心爲牡藏。爲陽中之陽。肺爲牝藏。爲陽中之陰。腹爲陰。脾

肝腎皆居膈下，脾居大腹之中，腎肝居小腹之中。脊附于腹，故皆爲陰。然腎爲牝藏，爲陰中之陰；肝爲牡藏，爲陰中之陽；脾爲牝藏，爲陰中之至陰。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人之陰陽而應天之陰陽者如此，唯能知人之陰陽，斯可以治病矣。

帝曰：五藏應四時，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東方青色，入通于肝，開竅于目，藏精于肝，其病發驚駭，其味酸，其類草木，其畜雞，其穀麥，其應四時，上爲歲星，是以春氣在頭也，其音角，其數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此以下五節言五藏上應四時而各有所收受也（如曰精曰病曰味之類皆其所收受者）東方甲乙木，其色青。吾人之肝屬木，故內入通于肝，而外開竅于目，正以目爲肝之外候也。其精則仍藏之于肝耳。木精之氣，其神魂，所謂精者魂也（肝藏魂）病象木而有屈伸，故發爲驚駭。陰陽應象大論曰：木生酸，酸生肝，故其味酸。肝性柔而能曲直，故其類爲草木也。易曰：巽爲雞。木主巽，故其畜雞。麥爲五穀之長，故肝之爲穀曰麥（禮月令孟春仲春季春之月天子食麥與羊）木之精氣，上爲歲星，故應四時之星，當爲歲星也（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春氣上升，故其應在頭。其在五音則爲角，蓋以角者木音也（孟春之月律中太簇林鍾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八寸仲春之月律中夾鍾夷則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七寸五分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南呂所生三分益一管[illegible]管皆木氣應之）木生數三，成數八，故曰其數八（易曰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肝主筋，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在五臭則爲臊，蓋氣因木變則爲臊也（禮月令曰其臭羶羶與臊同）肝之所收受者如此。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開竅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藏，其味苦，其類火，其畜羊，其穀黍，其應四時，上爲熒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徵，其數七，其臭焦。

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吾人之心屬火，故內入通于心，而外開竅于耳。陰陽應象大論曰：心在竅爲舌，腎在竅爲耳。而此又以耳爲心之竅，可見心之爲竅，不但在舌，而又在耳也（繆刺論曰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皆會于耳中上絡左角則耳信爲心之竅也）其精則仍藏之于心耳。火精之氣，其神神，所謂精者神也。心爲五藏之君主，故心有病，五藏應之。陰陽應象大論曰：火生苦，苦生心，故曰其味苦。心屬火而上炎，故曰其類火。五常政大論曰其畜馬，而此曰羊者，意以午未皆屬南方耳。黍色赤，故曰其穀黍。南方火星曰熒惑，其應四時之星，當爲熒惑也（熒惑星七百四十日一周天）心主血脉，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在五音則爲徵，以徵者火音也（孟夏之月律中仲呂無射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七分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應鍾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三分季夏之月律中林鍾黃鍾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六寸凡此三管皆火氣應之）火之生數二，成

數七。故曰其數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凡物火變則爲焦。故其臭焦。心之所收受者如此。

中央黃色。入通于脾。開竅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類土。其畜牛。其穀稷。其應四時。上爲鎮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宮。其數五。其臭香。

中央戊己土。其色黃。吾人之脾屬土。故內入通于脾。而外則開竅于口。其精則仍藏之于脾耳。蓋土精之氣。其神意。所謂精者意也。脾之脈上連于舌本。故病在舌本。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其味甘。脾性安靜。而統貫四藏。故曰其類土。土旺四季。而丑牛色黃。故其畜牛。稷之色

黃。而其味甘。故其穀稷。土之精氣。上爲鎮星。故脾應四時。當爲鎮星也。（鎮星二十八年一周天）脾在體爲肉。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宮者土之音。故其音宮。（律書以黃鐘爲濁宮林鐘爲清宮以林鐘當六月管也五音以宮爲主律呂皆起于黃鐘爲濁宮半鐘爲清宮）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故其數五。凡物因土變則爲香。故其臭香。脾之所收受者如此。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開竅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類金。其畜馬。其穀稻。其應四時。上爲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數九。其臭腥。

西方庚辛金。其色白。吾人之肺屬金。故內入通于肺。而外則開竅于鼻。肺主氣。鼻以通氣。故開竅于鼻。其精則仍藏之于肺耳。蓋金精之氣。其神魄。所謂精者魄也。肺在胷中。懸于背。背爲胷中之府。故病在背。陰陽應象大論曰。金生辛。辛生肺。故其味辛。肺主聲而堅勁。故其類金。易以乾爲金。乾爲馬。故其畜馬。稻之性堅而色白。故其穀稻。金之精氣。上爲太白星。故上應四時之星。當爲太白星也。（太白星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肺主身之皮毛。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時至秋而肅殺。故在音則爲商。（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太呂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illegible]分仲秋之月律中南宮太簇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二分季秋之月律中無射夾鐘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正是三管皆金氣應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

之。故其數九。凡氣受金變則爲腥。故其臭腥。肺之所收受者如此。

北方黑色。入通于腎。開竅于二陰。藏精于腎。故病在谿。其味鹹。其類水。其畜彘。其穀豆。其應四時。上爲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數六。其臭腐。

北方壬癸水。其色黑。吾人之腎屬水。故內入通于腎。而外開竅于二陰。二陰者。前陰後陰也。（前大小便五常政大論云其主二陰）以二陰居下。腎主水。實主之。其精則仍藏之于腎耳。水精之氣。其神志。所謂精者志也。氣穴論曰。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水之流注在谿。故病在谿。陰陽應象

大論曰水生鹹鹹生腎故其味鹹腎主水而性潤故其類水易曰坎爲豕腎之所屬在坎故其畜彘彘者豕也豆主黑色故其穀豆（本草以豆之黑色者入藥）水之精氣上爲辰星故上應四時之星當爲辰星也腎主骨是以知病之在骨也羽者水之音故其音羽（孟冬之月律中應鍾姑洗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四寸七分半仲冬之月律中黃鍾仲呂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九寸季冬之月律中太呂蕤賓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八寸四分凡是三管皆水氣應之）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故其數六凡物因水變則爲朽腐之氣故其臭腐（禮月令云其臭朽與腐同也）腎之所收受者如此

故善爲脉者謹察五臧六府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推之紀臧之心意合心于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眞勿授是爲得道

此結上文而言善脉者之必察藏府也反四時者爲逆順四時者爲從善爲脉者必察藏府之逆從及陰陽表裏雌椎相應之紀藏之心意之中合于精微之內彼非可教則不聹教此非眞言則不輕授是謂得正道之傳者矣

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此篇以天地之陰陽萬物之陰陽合于人身之陰陽其象相應故名篇其義無窮者當熟玩之）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與此同）

此言陰陽盡天地之道而萬物賴之以爲主也帝言自太極分而爲陰陽陰陽分而爲五行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是陰陽者所以代太極而總五行者也天地之道盡于是矣（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得是陰陽而統之爲綱散之爲紀（王註曰此言滋生之用也陽與之正氣以生陰爲之主持以立故爲萬物之綱紀陰陽離合論曰陽與之正陰爲之主）天元紀大論曰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萬物得是陰陽而或變或化皆以是爲父母焉（六微旨大論五常政大論皆以生爲化極爲變其義同王注謂齊化爲陽爲變化甚矣）萬物得是陰陽而或生或殺皆以之爲本爲始焉（王註曰此言寒暑之用也萬物假陽氣溫而生陰氣寒而死）然所以爲變化生殺之端者實有神明居其中耳（易曰陰陽不測謂之神天元紀大論亦云然其下文又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

治病必求于本故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氣在下則生飱泄濁氣在上則生䐜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䐜昌眞切肉脹起）

由上文觀之則陰陽者萬物之本也人身有是陰陽而有病亦以陰陽爲本凡治病者必求于本可也試以天地以陰陽爲本而推及人身之有病者觀之故天位乎

上乃陽氣之所積也地位乎下乃陰氣之所積也地之陰主靜而有常天之陽主躁而不息然天雖主陽而陽中有陰故其于萬物之生長也陽生之而陰長之地雖主陰而陰中有陽故其于萬物之殺藏也陽殺之而陰藏之殺者肅殺之殺非殺戮之謂也（天元紀大論曰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與此同故當以天地分之新校正之言雖可觀而以坤爲長以乾爲殺則與天元紀大論之分天地者異故不取之）故陽化萬物之氣而吾人之氣由陽化之陰成萬物之形而吾人之形由陰成之是以吾人有寒寒極則生而爲熱如今傷寒而反爲熱證者此其一端也吾人有熱熱極則生而爲寒如今內熱已極而反生寒慄者此其一端也寒氣主陰陰主下凝而不散故濁氣生焉熱氣主陽陽主上升而不凝故清氣生焉清氣主陽宜在上今反在下則生飧泄蓋有降而無升也濁氣主陰宜在下今反在上則生䐜脹蓋有升而無降也此其陰陽相反而作此病病之所以爲逆也反是則爲從矣故曰治病必求于本正以人身之有病無非陰陽以爲之本也（按自陽化氣以下俱當着人身說者觀下清氣濁氣之爲在下在上生病可氣聚頂則陽化氣四句不得泛說）

故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

此亦即天地由陰陽以爲之升降而及人身之凡屬陰陽者亦有升降之妙也故積陽爲天則陽氣之至清者爲天也積陰爲地則陰氣之至濁者爲地也然地雖在下而陰中之陽者升故其上也爲雲（張子正蒙云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而天雖在上而陽中之陰者降故其下也爲雨（又正蒙云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由雲而後有雨則雨雖天降而實本之地氣所升之雲也故雨出地氣由雨之降而後有雲之升則雲雖地升而實本之天氣所降之雨也故雲出天氣夫陰陽升降唯一氣以爲合一之妙者如此曷即人身觀之凡人身之物有屬清陽者焉（如涕唾氣液之類）則出于上竅耳目口鼻之爲七竅者皆清陽之所出也有屬濁陰者焉（如汚穢溺之類）則出于下竅前陰後陰之爲二竅者皆濁陰之所出也凡人身所用之物亦有屬清陽者焉（如飲食藥物之性有屬陽之類擾門發門泄日資日歸知其爲在外之物）惟陽者主升故發于腠理以腠理主表爲陽也（指此類之陽氣言若物之有形質者則入于六府矣）亦有屬濁陰者焉（如飲食之穢物有屬陰之類）惟陰者主降故走于五藏以五藏主裏爲陰也（指物之陰氣若物之形質入于六府）凡清陽之物實于四肢以四肢爲諸陽之本也（如上指指之氣）凡濁陰之物歸于六府以六府受化物而不藏也（指物有形質者言）人身之有陰陽

其清濁升降之妙。何以異于天地哉。（按湯液本草李東垣云清陽發腠理清之清者也清陽實四肢清之濁者也濁陰歸六腑濁之濁者也濁陰走五藏濁之清者也皆指物類而言參東垣以下文辛甘發散爲陽二句率屬成文不元此節上文天地陰陽竅所之義故不察清陽出上竅二句而指人身言不察清陽發四肢四句始爲精物類言耳其氣味厚薄寒熱陰陽升降歸以氣之薄屬肺其藥主茯苓氣之厚屬心其藥亦主茯苓味之厚屬腎其藥主大黃味之薄屬肺其藥主麻黃等不分藥性自分經絡而爲此總說也）

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

夫陰陽者。萬物之父母。而水火者。實陰陽之徵兆。水火。而足以盡陰陽矣。（下文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又天元紀大論亦云然）故水爲陰。而凡物之成于水者屬陰。火爲陽。而凡物之成于火者屬陽。凡物必有氣。陽成之也。故陽爲氣。凡物必有味。陰成之也。故陰爲味。凡物之味。所以養吾人之形。故味歸于形。正以形體屬陰。（上文曰陰成形）而味亦爲陰也。然吾人之形。必歸于吾人之氣。豈非形必資氣而後生乎。（此主人身之氣言）凡物之氣。所以養吾人之精。故氣歸于精。正以精屬陽。而氣亦屬陽也。然吾人之精。必歸于吾精之化。豈非精必資化而後有乎。所謂氣歸精者。以精能食萬物之氣也。精賴氣而生。猶云食此氣耳。（主爲之氣言）所謂味歸形者。以形能食萬物之味也。形賴味而滋。猶云食此味

耳。所謂精歸化者。以化生此精也。化爲精之母。故精歸于化耳。所謂形歸氣者。以氣生此形也。氣爲形之父。故形歸于氣耳。（指人身之氣言）其曰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表萬物之氣味所由成也。其曰味歸形。形歸氣。言味歸人身之形。而形又歸于人身之氣。皆根第一味字而言也。其曰氣歸精。（指萬物之氣言）精歸化。言氣歸人身之精。而精又歸于人身之化。皆根第一氣字而言也。其曰精食氣者。明上文氣歸精也。其曰形食味者。明上文味歸形也。其曰化生精者。明上文精歸化也。其曰氣生形者。明上文形歸氣也。（指人身之氣言）末四句。明上文中四句也。其曰陽爲氣。氣歸精。精食氣。三氣字指萬物之氣也。其曰形歸氣。氣生形。二氣字指人身自有之氣也。（後世不明此節之義者凡以其氣字泥看耳）

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爲氣。氣傷於味。

此言過者。反有所傷。而亦互有所傷也。夫味歸形。而形食味。則凡物之味。固所以養形也。然味或太過。適所以傷此形耳。（如生氣通天論第十節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一節之義及下文所經本味爲酸而酸又傷筋者是也）氣歸精。而精食氣。則凡物之氣。固所以養精也。然氣或太過。適所以傷此精耳。（指萬物之氣言上文言味能傷形則萬物有味必有氣其氣豈不傷精）又當互以推之。化生精者。不自化

也。其始由氣以化之然精歸于化則既而精必化爲氣。蓋不但氣之能生形而形歸于氣也。正以精氣形三者相須以行成形。然則凡物之味既能傷人之形。猶不能傷人之氣乎。（左傳晉屠蒯曰味以行氣）故曰精化爲氣。氣傷于味。又嘗由此推之彼人之氣能生形。而形又歸于人之氣。則凡物之氣既能傷人之精。猶不能傷人之形乎。

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厚者爲陰。薄爲陰之陽。氣厚者爲陽。薄爲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按此節前氣字三。主凡物之氣言。後氣字六。主人身之氣言。）

此言凡物之氣味有厚薄。而人身之氣所由以盛衰也。

凡物之有味者屬陰。而人身之下竅亦屬陰。故味出于下竅。凡物之有氣者屬陽。而人身之上竅亦屬陽。故氣出于上竅。然味之大體固爲陰。而其陰中亦有陽。故味之厚者爲純陰。而味之薄者。乃爲陰中之陽也。氣之大體固爲陽。而其陽中亦有陰。故氣之厚者爲純陽。而氣之薄者。乃爲陽中之陰也。惟味之厚者爲純陰。所以用之則泄瀉其物于下。（如大黃氣大寒味極厚爲陰中之陰主于泄瀉李東垣曰酸苦鹹寒是也）味之薄者爲陰中之陽。所以用之則流通。不至于泄瀉也。（如木通澤瀉爲陰中之陽主于流通李東垣曰酸苦鹹平是也）氣之薄者。爲陽中之陽。所以用之則發其汗于上。（如麻黃氣之薄者爲陽也故能發表出汗李東垣曰辛甘淡平寒涼是也）氣之厚者爲純陽。所以用之則發熱。不止于發汗也。（如附子則大熱之類李東垣曰辛甘溫熱是也）若是者。何也。蓋以氣味太厚者。火之壯也。用壯火之品。則吾人之氣不能當之。而反衰矣。（如用烏附之類而吾人之氣不能勝之故發熱）氣味之溫者。火之少也。用少火之品。則吾人之氣漸爾生旺。而益壯矣。（如用參歸之類而氣血漸旺者是也）何以壯火之氣衰也。正以壯火能食吾人之氣。故壯火之氣自衰耳。何以少火之氣壯也。正以吾人之氣能食少火。故少火之氣漸壯耳。惟壯火爲能食人之氣。此壯火所以能散吾人之氣也。食則必散。散則必衰。故曰壯火之氣衰。惟吾人之氣爲能食少火之氣。此少火所以能生吾人之氣也。食則必生。生則必壯。故曰少火之氣壯。（按此節分明論萬物有陰陽氣味而吾人用之有爲泄爲通爲發泄爲發熱及資壯生散之義王注不明與前後陰陽氣味俱無着非本篇之大旨也。）

按湯液本草李東垣用藥法象云

氣之薄者陽中之陰。氣薄則發泄。辛甘淡平寒涼是也

茯苓（氣平味甘）　澤瀉（氣平味甘）　猪苓（氣寒味甘）
滑石（氣寒味辛）　瞿麥（氣平味甘）　車前子（氣寒味甘）
燈心草（氣平味甘）　五味子（氣溫味酸）　桑白皮（氣寒味苦）

天門冬（氣寒味微苦）　白芍藥（氣微寒味酸）　麥門冬（氣寒味微苦）
犀角（氣寒味酸苦）　烏梅（氣平味酸）　牡丹皮（氣寒味苦）
地骨皮（氣寒味苦）　枳殼（氣寒味苦）　琥珀（氣平味甘）
連翹（氣平味苦）　枳實（氣寒味苦酸）　木通（氣平味甘）
蔓荊子（氣清味辛）　川芎（氣溫味辛）　天麻（氣平味苦）
秦艽（氣微溫味苦辛平）　荊芥（氣溫味苦辛）　麻黃（氣溫味苦甘）
前胡（氣微寒味苦）　薄荷（氣溫味苦辛）
氣之厚者陽中之陽氣厚則發熱辛甘溫熱是也
黑附子（氣熱味大辛）　烏頭（氣熱味大辛）　乾姜（氣熱味大辛）
乾生姜（氣溫味辛）　良姜（氣熱味甘辛）　肉桂（氣熱味大辛）

桂枝（氣熱味甘辛）　草豆蔻（氣熱味大辛）　丁香（氣溫味辛）
厚朴（氣溫味辛）　木香（氣熱味苦辛）　益智（氣熱味大辛）
白豆蔻（氣熱味大辛）　川椒（氣熱溫味大辛）　吳茱萸（氣熱味苦辛）
茴香（氣平味辛）　延胡索（氣溫味辛）　縮砂（氣溫味辛）
紅藍花（氣溫味辛）　神麴（氣大暖味甘）
戊濕其本氣平其兼氣溫涼寒熱在人以胃應之
己土其本味鹹其兼味辛甘鹹苦在人以脾應之
黃芪（氣溫平味甘）　人參（氣溫味甘）　甘草（氣平味甘）
當歸（氣溫味辛一作味甘）　熟地黃（氣寒味苦）　半夏（氣微寒味辛平）
白朮（氣溫味甘）　蒼朮（氣溫味甘）　陳皮（氣溫味微苦）

青皮（氣溫味辛）　藿香（氣微溫味甘辛）　檳榔（氣溫味辛）
莪朮（氣溫味苦辛）　京三稜（氣平味苦）　阿膠（氣微溫味甘辛）
訶子（氣溫味苦）　杏仁（氣溫味甘苦）　大麥糵（氣溫味鹹）
桃仁（氣溫味甘苦）　紫草（氣寒味甘）　蘇木（氣平味甘鹹一作味酸）
味之薄者陰中之陽味薄則通酸苦鹹平是也
防風（純陽氣溫味甘辛）　升麻（氣平味微苦）　柴胡（氣平味苦辛）
羌活（氣微溫味苦甘平）　威靈仙（氣溫味苦）　葛根（氣平味甘）
獨活（氣微溫味苦甘平）　細辛（氣溫味大辛）　桔梗（氣微溫味甘辛）
白芷（氣溫味大辛）　藁本（氣溫味大辛）　鼠粘子（氣平味辛）
味之厚者陰中之陰味厚則泄酸苦鹹氣寒是也

大黃（氣寒味苦）　黃蘗（氣寒味甘）　黃芩（氣寒味苦）
黃連（氣寒味苦）　石膏（氣寒味辛）　草龍膽（氣寒味大苦）
生地黃（氣寒味苦）　知母（氣寒味大辛）　防己（氣寒味大苦）
茵陳（氣微寒味苦平）　朴硝（氣寒味苦辛）　瓜蔞根（氣寒味苦）
牡蠣（氣微寒味鹹平）　玄參（氣寒味微苦）　山梔子（氣寒味微苦）
川楝子（氣寒味苦平）　香豉（氣寒味苦）　地榆（氣微寒味甘鹹）
（愚按後世之醫用藥知寒熱溫平而陰陽清濁升降浮沉之義則未之察故藥不奏効惟東垣能識此義其所列諸藥雖有未盡然大體不外乎此也）
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湧泄為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
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寒傷形熱

傷氣氣傷痛形傷形腫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聖乎声）

此中言氣味太過者必有所傷而又推言形氣受傷于寒熱者有各病互病之機也夫凡物之氣大體爲陽凡物之味大體爲陰然而氣主發散者固爲陽其味之辛甘者亦爲陽味主酸苦者固爲陰其氣之湧泄者亦爲陰正以氣之陽中有陰味之陰中有陽也故用酸苦湧泄之品至于太過則陰勝矣（陰承上文物類而言）陰勝則吾人之陽分不能敵陰品而陽分斯病也（陽主人身陽分言凡人身之屬陽分與手足六陽經皆是）用辛甘發散之品至于太過則陽勝矣（陽承上文物類言）而陽勝則吾人之陰分不能敵陽品而陰分斯病也（陰主人身陰分言凡人身之屬陰分與手足六陰經皆是）所謂陽勝則陰病者何也蓋以陽勝則太熱彼陰分安得而不病乎所謂陰勝則陽病者何也蓋以陰勝則太寒彼陽分安得而不病乎然陰勝雖寒而寒之又寒是重寒也寒久則熱生（如今冬感于寒是重寒也而至春爲溫至夏爲熱非重寒則熱乎）陽勝雖熱而熱之又熱是重熱也熱久則寒生（如今病熱極者而反生寒慄之類上文寒熱俱主人身病體言此二句凡與下文重陰必陽重陽必陰二句相似）不惟是也凡天時物類之寒熱皆能致吾人之病故寒者能傷吾人之形正以寒爲陰而形亦屬陰寒則氣收而形斯傷矣（本篇第二節云陰成形）熱者能

傷吾人之氣正以熱爲陽而氣亦屬陽矣則氣散而遁斯病矣（第二節云陽化氣）夫惟熱之傷氣也則氣之傷者其痛生焉所謂諸痛皆屬于火者是也夫惟寒之傷形也則形之傷者其腫生焉所謂寒則堅凝而腫斯作也然其爲腫爲痛復有相因之機先有是痛而後發腫者蓋以氣先受傷而形亦受傷謂之氣傷形也先有是腫而後爲痛者蓋以形先受傷而氣亦受傷謂之形傷氣也形非氣不充氣非形不生形氣相爲依附而病之相因者又如此（按至眞要大論帝曰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

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寫（按六元正紀大論載此五句末多甚則水閉胕腫一句胕附同乾音干）

此因上文言寒熱之所傷者而又悉推之也天有六氣不但寒熱已也故風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動焉如振掉搖動之類皆是也（左傳曰風淫末疾）熱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腫焉凡癰腫之類皆是也上文言熱傷氣氣傷痛而此止言腫者未有腫而不痛也但此乃癰腫之腫與上文形傷腫之腫有不同耳彼所謂腫乃寒氣之所傷者即下文之所謂浮也燥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乾焉如津液枯涸皮膚燥澁之類是也寒氣勝者吾人

之體從之而浮焉。即上文之寒傷形而形傷腫亦是也。濕氣勝者。吾人之體從之而濡瀉焉。脾胃惡濕喜燥而濕氣太過。則土不勝水而濡瀉之病作矣。六元正紀大論承此數語而又曰甚則水閉胕腫蓋濡瀉者。病之未甚也。唯土不勝水則不能下輸膀胱而內則爲水閉及水氣泛溢四支而外則爲胕腫較之濡瀉爲尤甚焉。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脉去形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曰。冬傷于寒。春必温病。

春傷于風。夏生飧泄。夏傷于暑。秋必痎瘧秋傷于濕。冬生欬嗽。（按天元紀大論云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其悲作思皇甫士安言悲者以悲能勝怒取五志迭勝而言思者以脾之志爲思也又按重陰必陽至末十句與靈樞論疾診尺篇第十七節大義相同又按春傷于風四句與生氣通天論大同）

此承上文言六氣所傷。而合內傷外感者。以悉推之也。夫寒暑燥濕風皆能有所傷矣。然是寒暑燥濕風。乃天之所生也。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以生長收藏而寒暑燥濕風之六氣從茲而生焉蓋春屬木主生而風之所以生也夏屬火主長而暑之所以生也。長夏屬土主化而濕之所以生也。秋屬金主收。而燥之所以生也。冬屬水主藏。而寒之所以生也。人有肝心脾肺腎之五藏。以化五藏之氣而喜怒悲憂恐之五志從茲而生焉。蓋肝在志爲怒心在志爲喜脾在志爲思。肺在志爲憂腎在志爲恐也故喜怒之所生者。皆生于吾人之氣則喜怒不節。遂能傷吾人之氣也舉喜怒而凡思憂恐可知矣如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者是也寒暑之所勝者皆勝于形則寒暑能傷吾人之形也舉寒暑而凡燥濕風可推矣如上文風勝則動五句是也。上文言寒傷形熱傷氣而此皆言傷形者蓋彼乃析而言之。以寒形屬陰。熱氣屬陽此乃統而

言之。則形可以兼氣也。不惟是也。暴怒者猝暴而怒也肝在志爲怒舉痛論言怒則氣上則暴怒者氣皆升于上。而營氣不能下生矣暴喜者猝暴而喜也心在志爲喜舉痛論言喜則氣緩則暴喜者氣爲之緩無所主持而衛氣不能外達矣正以怒之過者氣必厥逆上行而喜怒之過者脉必因暴而滿。均足以有傷也故知喜怒不節。寒暑過度者其生乃不固耳何以見寒暑不可過度也蓋時之偏陰者而復感于寒則重陰必陽熱證乃作。時之偏陽者而復感于熱則重陽必陰寒病乃生試觀冬傷于寒寒毒藏于肌膚至春當爲温病春傷于風

風氣通于肝，肝邪有餘，來侮脾土，將逆至夏，當爲飧泄之證。（生氣通天論曰：春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夏傷于暑，暑汗不出，至秋涼氣相薄，而爲寒熱往來之瘧。（生氣通天論同。）秋傷于濕，則濕蒸而爲熱，熱者火也。火乘肺金，而至冬寒與熱搏，當爲欬嗽之證。故即春夏之病，則亟陽必陰之義可識矣；即秋冬之病，則亟陰必陽之義可識矣。（按此事難知集，李東垣有冬傷於寒四篇，乃以冬、所、今等義爲說，是有關於時令，而無關於人，且非人人可病，非本節之經旨也。）

帝曰：余聞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脈，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外內之應，皆有表裏，其信然乎？（別，彼劣切。）

帝問上古聖人，人有形體，則論理之；（如靈樞骨度、脈度等篇。）人有藏府，則別列之；（如靈樞經水、腸胃、海論等篇。）人有經脈，則端絡之；（如靈樞經脈等篇。）脈有六合，則會通之；（如靈樞經別篇有六合。）使之各從其經；凡氣穴所發，各有其處，且有其名；（如本經氣穴論。）有肉之大會爲谷，小會爲谿，凡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如本經有氣穴論、氣府論、骨空論等篇。）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如本經皮部論等篇。）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如本篇下所云。）外內之應，皆有表裏。（如本經血氣形志論有太陰與陽明爲表裏之謂。）

岐伯對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藏爲肝，在色爲蒼，在音爲角，在聲爲呼，在變動爲握，在竅爲目，在味爲酸，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此節大略見天元紀大論中，五運行大論文較此更詳。）

此五節伯詳五藏之通于三才者，而對之。見上古聖人所以如上節所云者，以其盡三才之道也。東方主春，陽氣上升，故東方生風，風鼓則木榮，故風生木。木之性，曲直作酸，故木生酸。人身之肝屬木，木性獨酸，故酸生肝。諸筋者，皆屬于肝，故肝生筋。木主生火，故筋生心。目者肝之竅，故肝主目。

又當以天地人而統言之，不過一理爲耳。其在天也爲玄，玄者，冥漠之稱；其在人也爲道，道者，共由之理；其在地也爲化，化者，造物之能。惟地有是化，則品物形而五味生；惟人有是道，則大道彰而明智生；惟天有是玄，則玄功著而至神生。此可見三才惟一理也。（邵子皇極經世云：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又言：道生天，天生地。）又當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風，在地五行爲木，在人五體爲筋，在五藏爲肝，在五色爲蒼，在五音爲角，在五聲爲呼，在五變爲握，（握[illegible]指木[illegible]末）在五竅爲目，在五味爲酸，在五志爲怒。名雖萬殊

理無二。致皆屬之于。木而已。然木臓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惟本臓之所不勝者。爲能制之也。故在志爲怒。怒太過則傷肝。惟肺金主悲。爲能勝怒。在天爲風。風氣通于肝。則傷筋。惟西方燥金。爲能勝風。在味爲酸。酸太過則傷筋。惟西方味辛。爲能勝酸。此皆金能尅木。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體爲脉。在藏爲心。在色爲赤。在音爲徵。在聲爲笑。在變動爲憂。在竅爲舌。在味爲苦。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

南方主夏。陽氣炎蒸。故生熱。熱極則生火。火性炎上。其味作苦。故火生苦。人心屬火。火性燥苦。故苦生心。諸血者皆屬于心。故心生血。脾屬土。火生土。故血生脾。舌爲心之苗。故心主舌。（此數在天爲玄六句者蓋天地人之大義詳于上篇四節不必重言也）又。皆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熱。在地五行爲火。在人五體爲脉。在五藏爲心。在五色爲赤。在五音爲徵。在五聲爲笑。在五變爲憂。在五竅爲舌。在五味爲苦。在五志爲喜。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火而已。然本臓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惟本臓之所不勝者爲能制之也。故在志爲喜。喜太過者則傷心。惟腎志爲恐。爲能勝喜。在天爲熱。熱勝則傷氣。惟北方之寒。爲能勝熱。在味爲苦。苦太過則傷氣。惟北方之鹹。爲能勝苦此皆水能尅火。故制其所勝者如此（按舊本新校正云詳此篇論所傷之旨其例有三東方云風傷筋酸傷筋中央云濕傷肉甘傷肉是自傷者也南方云熱傷氣苦傷氣北方云寒傷血鹹傷血是己所勝西方云熱傷皮毛是被勝傷己辛傷皮毛是自傷者也凡此五方所傷有此三例不同已）

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體爲肉。在藏爲脾。在色爲黃。在音爲宮。在聲爲歌。在變動爲噦。在竅爲口。在味爲甘。在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肉。酸勝甘。

中央主長夏。長夏者。六月建未之月也。四陽盡見。二陰巳生。陽上薄陰。陰能固之。蒸而爲雨。其濕遂生。（楊上善云四陽二陰合蒸以生濕氣愚謂正合遯卦）濕氣薰蒸。濁者下凝。故濕生土。土氣冲和。故土生甘。五藏惟脾屬土。甘味主之。故甘生脾。脾之所屬者肉。故脾主肉。肺屬金。土生金。故肉生肺。脾化水穀。口實納之。則口爲脾竅。故脾主口。又。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濕。在地五行爲土。在人五體爲肉。在五藏爲脾。在五色爲黃。在五音爲宮。在五聲爲歌。在五變爲噦。（按靈樞口問篇帝有問噦問噫之異王註以噦爲噫者非）在五竅爲口。（素按本藏篇以脣之揭縱堅脆偏正驗脾之高下堅脆偏正則口信爲脾之竅）在五味爲甘。在五志爲思。名雖萬殊。理無二致。皆屬之於土而已。然

木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唯木藏之所不勝者，爲能制之也。故在志爲思，思太過者則傷脾，惟肝木主怒，爲能勝思。在天爲濕，濕太過者則傷肉，惟東方之風，爲能勝濕。在味爲甘，甘太過者則傷肉，唯木味之酸，爲能勝甘。此皆木能尅土，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肺主鼻。其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體爲皮毛，在藏爲肺，在色爲白，在音爲商，在聲爲哭，在變動爲欬，在竅爲鼻，在味爲辛，在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按五運行大論亦曰熱傷皮毛寒勝熱，太素乃曰燥傷皮毛熱勝燥。蓋熱固勝燥，而燥極亦熱，故經文以熱言者，本有大義。）

西方主秋，秋氣急切，故西方生燥。金燥則有聲，故燥生金。金之性從革作辛，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氣之所生，故金生辛。人之五藏惟肺獨金，故辛生肺。肺主身之皮毛，故肺生皮毛。腎主水，金實生之，故皮毛生腎。肺主氣，鼻通氣，故肺主鼻。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燥，在地五行爲金，在人五體爲皮毛，在五藏爲肺，在五色爲白，在五音爲商，在五變爲欬，在五竅爲鼻，在五味爲辛，在五志爲憂。名雖爲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金而已。然本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惟本藏之所不勝者，爲能勝之也。故在志爲憂，憂之過者則傷肺，惟心火之喜爲能勝憂。在天爲燥，燥之過者則熱，熱傷皮毛，惟北方之寒爲能勝熱。在味爲辛，辛之過者則傷皮毛，惟火味之苦爲能勝辛。此皆火能尅金，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腎主耳。其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體爲骨，在藏爲腎，在色爲黑，在音爲羽，在聲爲呻，在變動爲慄，在竅爲耳，在味爲鹹，在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按五運行大論亦曰寒傷血，太素作寒傷骨。）

北方主冬，冬時陰氣凝冽，故北方生寒。寒則水氣濡潤，故寒生水。水性潤下作鹹，凡物之味鹹者，皆水氣之所生，故水生鹹。腎主水，鹹性屬水，故鹹生腎。腎主身之骨髓，故腎生骨髓。肝主木，水生之，故髓生肝。腎屬北方，位居幽隱，聲入則通，故腎主耳。又嘗即前所言者而極推之。其在天五氣爲寒，在地五行爲水，在人五體爲骨，在五藏爲腎，在五色爲黑，在五音爲羽，在五聲爲呻，在五變爲慄，在五竅爲耳。（靈樞本藏篇以耳之高下堅脆偏正驗腎之高下堅脆偏正，則耳信爲腎之竅。）在五味爲鹹，在五志爲恐。名雖爲殊，理無二致，皆屬之于水而已。然本藏之太過者，反有所傷，而惟本藏

之所不勝者。爲能制之也。故在志爲恐。恐之過者則傷腎。惟脾土之思。爲能勝恐。在天爲寒。寒之過者則傷血。惟燥從其生者。爲能勝寒。在味爲鹹。鹹之過者則傷血。惟五味之甘。爲能勝鹹。此皆土能尅水。故制其所勝者如此。

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按天元紀大論其文亦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夫由上文四時五方之所生所屬所傷所勝者之類觀

之。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之妙而已。故此節首以故曰承之。上下者。歲司天爲天。在泉爲地。而爲萬物之上下也。（按五運行大論岐伯分明以司天在泉爲說王註以天覆地載解之者未）萬物生于陽成于陰。而自人言之。血爲陰。氣爲陽。故男爲陽而不專有氣。且有血。陽中有陰也。女爲陰而不專有血。且有氣。陰中有陽也。則陰陽在人。即有血有氣之男女也。而萬物可類推矣。按五運行大論。黃帝曰。論言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知其所謂也。岐伯曰。所謂上下者。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上謂司天下謂在泉）左右者。諸上（司天）見厥陰。（厥陰司天）左少陰。右太陽。（謂左間右間）見少陰（少陰司天）左太陰。右厥陰。（左間右間）見太陰（太陰司天）左少陽。右少陰。（左間右間）見少陽（少陽司天）左陽明。右太陽。（左間右間）見陽明（陽明司天）左太陽。右少陽。（左間右間）見太陽（太陽司天）左厥陰。右陽明。（左間右間）所謂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面向北而言之也上南也下北也左西也右東也）帝曰。何謂下。（在泉）岐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在泉）左陽明。右太陰。（左間右間）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在泉）左太陽。右少陽。（左間右間）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在泉）左厥陰。右陽明。（左間右間）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在泉）左少陰。右太陽。（左間右間）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在泉）左太陰。右厥陰。（左間右間）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在泉）左少陽。右少陰。（左間右間）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

其見也。（司天者位在南故面北而言其左右在泉者位在北故面南而言其左右也上天位也下地位也南面左東也右西也上下異位左右殊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王註釋天元紀大論云。徵。信也。驗也。兆。先也。言水火之寒熱。彰信陰陽之先兆也。又言陰陽者。萬物之所以成其始也。而能成其終也。可推矣。夫天地陰陽之妙如此。自人身而言之。有陰氣焉。乃所謂營氣也。有陽氣焉。乃所謂衛氣也。營氣者。由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故謂之曰營氣。靈樞營衛生會篇所謂營氣出於中焦。又曰清者爲營是也。然陰性精專。必隨宗氣以同行于經隧之中。故曰。陰在內。所以爲

陽之守也。陽氣者。由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隨中焦之氣。以升于上焦。而生此陽氣。故謂之曰衛氣。靈樞營衛生會篇所謂衛氣出于下焦。又曰濁者爲衛是也。然陽性慓悍。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故曰陽在外。所以爲陰之使也。（按史記黃帝紀有以師兵爲營衛一句夫營者將之所居在內衛者兵之所護在外內經營衛二氣之意亦借此意名之後世不明此義遂以營榮二字素問互書而難經亦然皆未考察擬全用營字致使營衛二氣不能明也）其升降之妙。無非天地陰陽之理。故人身陰陽之氣。可以符合者如此。

帝曰。法陰陽奈何。岐伯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爲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爲去聲俛無辨切乾音干冤音宛能音耐禮記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其耐作能蓋古以能耐通用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亦有能作耐數音朔）

夫人身之陰陽。有同於天地之陰陽。則人之善養者。當法天地之陰陽也。故帝以法陰陽爲問。而伯以陰陽偏勝爲病者言之。正以見陰陽不可不法也。蓋營衛和平者。斯無偏勝之病。若營氣不足。衛氣有餘。則陽勝矣。陽勝則身熱。熱則腠理閉。喘息麤氣。不得其平。故身爲之俛仰。（俛俯也）惟腠理之閉。故汗不出而熱。陽明熱盛。故齒乾。熱內蒸。故煩冤。至腹滿而死。蓋熱極則能成脹也。冬則寒盛。夏則熱盛。今陽勝而諸熱皆盛。所以耐冬不耐夏也。若營氣有餘。衛氣不足。則陰勝矣。陰勝則身冷。冷則腠理開。開則冷汗出。身常清冷。數慄而寒。寒則厥。（按厥論岐伯曰陽氣衰于下則爲寒厥蓋言足之三陽經其氣衰不勝足之三陰經則爲寒厥帝曰寒厥之爲寒也必從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岐伯曰陰氣起于五指之裏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愚謂膝下者膝之內廉下也外爲表裏爲內乃膝之內廉也上文有熱厥而此言寒厥者以陰勝則宜然耳）厥則腹滿死。蓋寒極亦能成脹也。（見厥論下文）夏則熱盛。冬則寒盛。今陰勝而諸寒皆盛。所以耐夏不耐冬也。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狀。耐受者如此。

帝曰。調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早衰之節也。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年六十。陰痿。氣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故同出而名異耳。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是以聖人爲無爲之事。樂恬憺之能。從欲快志于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

帝問陰陽偏勝者病。何以調之。伯言營衛者即人身之陰陽。營衛不足。當以人身同類之陰陽益之。故能知七損八益。則陰陽偏勝者可以調和。蓋女子以二七爲天

癸之始、男子以二八爲天癸之始。惟于七者損之、八者益之、即生氣通天論所謂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是也、則吾之衛氣不至于衰、而彼之陰氣有以助吾之營氣、二者可調矣、苟不知用此、則是早衰之節耳、何也、人年四十、以至六十年、以漸而高、則體以漸而病、故曰早知七損八益之法者、則身體自強、不知此者、年已從老、故陰陽之要、人所同然、而或强或老、其名則異、正以智者察同、乃其未老而圖之、故智者則有餘、而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矣、彼愚者察異、必待已老而圖之、故愚者不足、而不及智者遠矣、然此乃調陰陽

偏勝之術耳、惟聖人則不然、無爲之事、則爲之恬憺之能、則樂之守其虛無、而從欲快志於其中、（上古天真論云恬憺虛無真氣從之）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乃聖人之治身也、固不至于陰陽偏勝、而亦無假于七損八益之知者矣、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東方陽也、陽者其精并于上、并於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於下、并於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此言人身之形體無非象乎天地、故如上文所謂法陰陽者有由也、人以耳目爲上體也、凡右耳目不如左耳目之聰明者何也、亦以頭象乎天而已、蓋天位乎上、其形體東南雖滿而西北不足、故西北方陰也、左耳目屬東南爲陽、右耳目屬西北爲陰、今天不足西北、宜乎人之右耳目不如左耳目之聰明也、（本言無前而言）人以手足爲下體也、凡左手足不如右手足之強者何也、亦以身象乎地而已、蓋地位乎下、西北雖滿而東南不滿、故東南方陽也、右手足屬西北爲陰、左手足屬東南爲陽、今地

不滿東南、宜乎人之左手足不如右手足之強也、然此乃天地陰陽之氣使然耳、東方者陽也、陽者其精氣上升而并于上、并於上則人稟天地之氣者上明而下虛、故天足東南、左耳目宜聰明也、地不滿東南、左手足宜不便也、西方者陰也、陰者其精氣下降而并于下、并于下則人稟天地之氣者下盛而上虛、故天不足西北、右耳目宜不聰明也、地滿西北、右手足宜便也、故使在上（頭）在下（手足）者俱感于邪、其在上者則右耳目之病甚、以天不足西北也、其在下者則左手足之病甚、以地不滿東南也、凡曰甚者、以天地之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

之者爲尤甚耳。由此觀之則人之形體無非與天地相參也其所以法陰陽者以此

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故能爲萬物之父母淸陽上天濁氣歸地是故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惟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天氣通于肺地氣通于嗌風氣通于肝雷氣通于心谷氣通于脾雨氣通于腎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爲水注之氣以天地爲之陰陽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暴氣象雷逆氣象陽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

（五里據下文當從理嗌音益漢史宣帝前昌邑王至京師不哭云嗌痛即咽喉也其咽音烟暴氣一本作暴風似于霸字不通宜從氣字）

此承上文而極言之。見人之一身無非象乎天地。而人之治身者當法天地也故在上爲天其氣至精在下爲地其體成形（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王注云氣謂風熱濕燥寒形謂木火土金水）天有八節之紀地有五行之理故天以精地以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所以爲萬物之父母。其淸陽則上于天其濁陰則歸于地陰陽升降即天地之動靜也是故天地之動靜有神明存焉以爲之綱紀即前節所謂神明之府者是也（五運行大論黃帝問鬼臾區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藏乎萬物。終而復始。如環無端也惟賢人者以頭象乎天也乃上配天以養其頭以足象乎地也乃下象地以養其足以五藏在人身之中也乃中傍人事而脩之以養五藏通三才以善養其身。非賢人不能也（上古天真論曰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氣交變大論岐伯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然人所同于天地者。不寧唯是人之五藏上通于喉嚨其氣至淸吾人之聲音從此而發（靈樞憂恚無言論少師曰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俗云氣喉是也此喉在前通于五藏凡聲音之出入有會厭以爲之開闔若飲食入下咽喉者經此而過亦賴會厭以爲之遮閉唯肺）爲五藏之華蓋而上天之氣至淸者也乃于吾肺而相

通焉。（六節藏象論岐伯曰天食人以五氣又曰五氣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藏別論亦云五氣入鼻藏于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人之六府上通于咽喉咽喉者即嗌也吾人之飲食從此而入（靈樞憂恚無言論少師曰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俗云食喉是也名曰嗌也咽在後通下六府）唯咽喉爲水穀之道路而地氣至濁者也乃于此嗌而相通焉（六節藏象論岐伯曰地食人以五味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五藏別論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養五藏氣）是厥陰肝經屬木上文曰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又曰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藏爲肝。此天之風氣所以通于肝也雷爲火心。亦屬火雷主有聲而心之聲爲怒亦主有聲此天之雷氣所以通于心也谷至空虛脾能

運化其所納。此地之谷氣所以能通于脾也。雨爲水。腎亦主水。此天之雨氣所以通于腎也。手有三陽三陰經。足有三陽三陰經。各有六經也。手之陽經自手走頭。陰經自腹走手。足之陽經自頭走足。陰經自足走腹。如川之流。脉絡貫通。此六經之所以爲川也。胃爲倉廩之官。凡物從此而藏。猶海之藏垢納汙。小腸爲受盛之官。大腸爲傳道之官。此腸胃之所以爲海也。頭有七陽竅（二耳目二鼻二口一）下有二陰竅（前陰後陰）人身止有此九竅耳。有此九竅則氣從此洩。猶水之流注而不閉也。又以天地之陰陽爲吾身之陰陽而論之。人之有汗。乃陽氣之發泄。是即陽之汗也。（陽氣者衛氣也）其可名以天地之雨乎。人有陽氣（即上衛氣）發散通達。其可名以天地之疾風乎。（張子正蒙云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人有暴氣（即一時暴發之氣）鼓擊有聲。其可以象天之雷乎。（正蒙云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人有逆氣（逆上之氣）其氣必上。天之陽氣。上積而升。其可以象天之陽乎。夫人之一身。通于天地者如此。故凡治身者。當法天之紀。用地之理可也。否則災害至矣。（此治字直從上節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三句來）

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府也。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

此承上文而言善治邪者。圖之貴早。正以天地之邪。各有所害而不得不治之也。故邪風之至于人身也。猶之風雨之速。（邪風即上古天真論之虛邪賊風。風論云風者善行而數變）由皮毛而入肌膚。入筋脉。入六府。入五藏。其行甚速也。善治者。方其入皮毛時。即從皮毛而治之。其次者。則從肌膚而治之。又其次者。則從筋脉而治之。（此正皮部論繆刺論治經絡之時。下曰六府五藏。乃內府內藏也）又其次者。則從六府而治之。又其次者。則從五藏而治之。但治五藏者。邪已入深。猝難爲力。誠半生而半死也。（皮部論岐伯曰。皮者脉之部也。邪入于皮則腠理開。開則邪入于絡脉。絡脉滿則注經脉。經脉滿則入舍于藏府也。繆刺論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脉。內連五藏。散于腸胃。陰陽俱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于五藏之次也）

上文言天氣通于肺。肺爲五藏之華蓋。言肺則五藏皆通矣。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凡風寒暑濕燥火皆是也。（即上靈樞憂恚無言論之所謂喉嚨）上文言地氣通于嗌。由嗌而入乃六府也。故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府。蓋水穀雖所以養生。而凡寒熱之非時失宜。皆足以傷人也。（即上憂恚無言論之所謂咽喉）太陰陽明論岐伯曰。濕者。下先受之。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岐伯曰。身半以下者。濕中之也。又小鍼解云清氣在下者。言清濕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地

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脉。夫邪之傷人也不同。其爲有速者總與人可以治之不早也哉

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則過用之不殆。

此言善鍼者之有法也。上文言由皮毛而漸入藏府。則在外爲表在內爲裏在表爲陽在裏爲陰善用鍼者。知陽病必行于陰也故從陰以引之而出于陽知陰病必行于陽也故從陽以引之而入于陰（難經六十七難曰五藏募皆在陰而俞在陽者何謂也然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此乃指背腹爲陰陽特一端耳然鍼法之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不止于此靈樞終始禁服四時氣篇人迎脉盛爲陽經病則寫陽補陰氣口脉盛爲陰經病則寫陰補陽補寫而陰陽和亦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之法也）凡人身經絡左與右同我與彼同表與裏同故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治裏。（按繆刺論以邪之入于經者爲巨刺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者爲繆刺繆刺者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其所謂大絡者十五絡也巨刺者正刺也繆刺者刺經脉與皮也）凡病之邪氣盛則實者失之太過正氣奪則虛者失之不及當觀過與不及之理所見精微而知其病在何經則施以用鍼之法庶不至于危殆矣（內經以人之有病爲有過脉要精微論云故乃可診有過之脉）

善診者察色按脉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觀浮沉

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別彼劣切）

此言善診者之有法也。診視驗也。（診之爲義有自診脉言者如脉要精微論之謂有自診病言者如經脉別論之謂據此節所言則診之爲義所該者廣凡望聞問切等法皆可以言診也）必察其色以色者。神之所形也。按其脉。以脉者。血之府也。（此語見脉要精微論）先別其病之或在陰經或在陽經復審其面之氣色清濁。而知其病之在部分者何經（按靈樞五色篇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沉濁爲內浮澤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黃而膏潤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爲攣寒甚爲皮不仁）視其喘息。聽其音聲而知其病候之所苦者何經。（五藏有聲而聲有音肝聲呼音應角調而直音聲相應則無病角亂則病在肝心聲笑音應徵和而長音聲相應則無病徵亂則病在心脾聲歌音應宮大而和音聲相應則無病宮亂則病在脾肺聲哭音應商輕而勁音聲相應則無病商亂則病在肺腎聲呻音應羽沉而深音聲相應則無病羽亂則病在腎）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時之所主者何經（脉要精微論云春應中規言陽氣柔軟如規之圓也夏應中矩言陽氣強盛如矩之方也秋應中衡言陰升陽降高下必平冬應中權言陽氣居下如權之重也）按其尺寸。觀脉之浮沉滑濇而知病脉之所生以治者何經。（平人氣象論言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以診諸病靈樞論疾診尺篇可以診尺知病詳見二篇中難以詳載學者當尋經之）然此乃有病之人也。及無病者。而皆診以知之則不至於有所失矣

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

此言善治者之有序也方其病之始起也其邪未盛可即刺之而病自已已止也其邪盛者可待其勢之既衰以刺之而病亦已（王註云病盛取之毀傷真氣故其盛者必可待衰又靈樞云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夫病之始起而刺之即已所謂因其病勢之輕而發揚之耳（即下文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及其盛而必待其衰所謂因其病勢之重而漸減之耳（重即上文之盛也）至於末後則病勢既衰當因其邪氣之衰而使正氣之彰斯則初中末三治之法所謂初則發攻中則調和末則收補者是也治病者可不知哉（本節雖言用鍼而用藥之理亦不外是也）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此言用藥者之不偏也上文曰味歸形形食味則形不足者當溫之以味也而茲曰溫之以氣上文曰氣歸精精食氣則精不足者當補之以氣也而茲曰補之以味正以上文又曰味傷于形則傷于味者亦能傷形也而味不可以無氣故戒之曰形不足者當溫之以氣毋專用味皆可也所謂獨陰不生者是也（如用陰味之藥必兼以陽氣之藥）上文又曰氣傷精則偏于氣者亦能傷精也而氣不可以無味故戒之曰精不足者當補之以味毋專用氣焉可也所謂孤陽不成者是也（如用陽氣之藥必兼以陰味之藥王註以氣溫衛氣者非養溫之以氣以衛氣爲解則補之以味豈人身才有味乎然氣爲陽故曰溫味爲陰故曰補神聖之言有法也如是）

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于內其有邪者漬形以爲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實者散而瀉之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定其血氣各守其鄉血實宜決之氣虛宜掣引之（漬疾賜反慓必遲反悍音汗製當作掣導引之義）

此舉治病之法而悉言之也病之在高者因而越之謂吐之使上越也病之在下者引而竭之謂疏之使下竭也（乃濕在下宜利小便之義）中滿者瀉之於內謂痞積有餘腹中脹滿當從而瀉之也（靈樞脹論論五藏六府皆有脹而言無問虛實工在疾瀉但今之醫工不敢言瀉而病人恐瀉使中滿之疾綿延日久經絡閉塞而死遺與其瀉遲而死孰若瀉早而愈故靈樞疾瀉之旨深哉）其有邪者當從而汗之而其汗頗多其形似漬也蓋以邪之在皮者當汗而發之耳即上文所謂善治者治皮毛是也其慓悍者謂邪氣慓悍疾利既按摩以散之而復有以收之使正氣不散也其有實者謂有形如積塊之類當散而瀉之蓋上文之中滿未必有形也（以義推之上文蓋中滿亦此爲病滿之類）審其病之在陰在陽以別其邪之爲柔爲剛難經十難以五藏之邪相干爲剛以六府之邪

柤于爲柔。蓋陽經爲府。邪始感故爲柔。陰經爲藏。邪入深故爲剛。（大義見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然陽病必行于陰。故陽病治陰。則從陰以引于陽。而陽病可去。陰病必行于陽。故陰病治陽。則從陽以引於陰。而陰病可去。（此二句與上文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二句相表裏）凡六經血氣。或血多氣少。或氣少血多。或氣血皆少。或氣血皆多。各守其鄉。（氣血多少之義見血氣形志論靈樞五音五味及九鍼論）其血實者。宜踈決之。謂破去其血。如決水之義。（大義見靈樞禁服血絡等篇）其氣虛者。宜導引之。謂導引其氣使至於條暢。如此則治病之法盡矣。

陰陽離合論篇第六

（陰陽者陰經陽經也其義論離合之數故名篇此與靈樞根結篇相爲表裏）

黃帝問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今三陽三陰。不應陰陽。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三數字俱上聲後陽者數之可十數語又見五運行大論靈樞陰陽繫日月篇）

此言天地陰陽之數無窮。而人身必應之也。帝問天爲陽。地爲陰。而一歲之中。十日象陽。一月象陰。月有大小。積至三百六十日。以成一歲。而人亦應之。今人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亦當與天地之陰陽相應。而茲有不應者。何也。伯言天地之陰陽數爲至賾。其始也數之可十。推之則可百。其既也數之可千。推之則可萬。至于萬之大。有不可勝數者。然數之不可勝數者。離也。析而言之也。其數之萬而千。百而十。皆合也。統而言之也。其爲要則一也。豈有人之三陰三陽。而不應天地之陰陽也哉。（手足三陰三陽應日月陰陽之義詳靈樞陰陽繫日月等篇）

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陰處。名曰陰中之陰。則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陽予之正。陰爲之主。故生因春。長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則天地四塞。陰陽之變。其在人者。亦數之可數。（塞入声數俱上声）

此承上文而言萬物之生。必本于陰陽。遂推人身之陰陽亦數之有可數也。天覆乎上。而其氣下降。地載于下。而其氣上升。則萬物在其中者。于是乎生長收藏也。方其未出地者。地之下爲陰。處于陰之中。命曰陰處。又名曰陰中之陰。及其出于地而生者。地之上爲陽。似當命曰陽處。然亦不離于陰也。命曰陰中之陽。陽施正氣而萬物以生。陰爲主持而群形乃立。故生長收藏。因于四時而未始失其常也。（邵子皇極經世云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得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使四時之氣失其常。則天地之氣爲之四塞。此乃陰陽之變。不可勝數。而其在于人則數

之可數豈有三陰三陽而不應天地之陰陽者乎

帝曰願聞三陰三陽之離合也岐伯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根起于至陰結於命門名曰陰中之陽中身而上名曰廣明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根起于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少陽根起于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陽

此言足三陽經有離合之數也帝問人身有三陰經有三陽經分之而為各經合之而為表裏其離合何如伯以足之三陽言之其曰聖人南面而立者蓋對君而言也然雖曰聖人而衆人形體亦猶是耳在前者名曰廣明廣明者心也心位南方火位主之陽氣盛明故曰廣明前者上也廣者大也（上南方也人之形體以心胷為前為南以腰脊為後為北）衝脈在後名曰太衝衝者腎脈與衝脈合而盛大故曰太衝（按骨空論云衝脈者起于氣衝則此所謂太衝者正此衝脈也按上古天真論亦稱曰太衝蓋尊之之辭非足厥陰經之太衝穴也一本誤指為太衝穴者蓋不考上古天真論耳）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者腎也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者膀胱也太陽經脈之行其根起於足小指外側之至陰結於命門（靈樞根結篇岐伯曰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即所謂睛明穴也）名曰陰中之陽蓋言為足少陰經之陽經也夫然則足之太陽與足少陰為表裏也可知矣上文曰前曰廣明是中身而上名曰廣明然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者脾也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者胃也（胃脈行腹中任脈之旁計在三行而脾脈行在胃脈之旁計在四行則太陰之旁名曰陽明者以脈也不惟經脈爲然其胃之形體居中脾居右旁其前後亦猶是也）陽明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次指端之厲兌名曰陰中之陽蓋言為足太陰經之陽經也（靈樞根結篇岐伯曰陽明根於厲兌結於顙大顙大者鉗耳也愚意云鉗耳者頭維穴也）夫然則足之陽明與足太陰相為表裏也可知矣厥陰者肝也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少陽

者膽也少陽經脈之行其根起于足四指端之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蓋言為足厥陰經之陽經也（靈樞根結篇岐伯曰少陽根於竅陰結於窗籠窗籠者耳中也愚意耳中者聽宮也）是故三陽經之離合也其離有太陽陽明少陽之分然太陽者三陽也為陽之表其義曰開陽明者二陽也為陽之中其義曰闔少陽者一陽也為陽之裏其義曰樞非樞則無所立非闔則無所入非開則無所出誠離之不能以無合也此三陽經之所以不得相失也其脈搏擊于手脈宜上浮然勿至太浮彼此相似方為一體雖有三陽之分而不得有三陽之異其實名之曰一陽也一陽者脈之皆為陽也

所謂三陽之離合者如此。

帝曰。願聞三陰。岐伯曰。外者爲陽。內者爲陰。然則中爲陰。其衝在下。名曰太陰。太陰根起于隱白。名曰陰中之陰。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根起於湧泉。名曰陰中之少陰。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根起于大敦。陰之絕陽。名曰陰之絕陰。是故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沉。名曰一陰。

此言足三陰經有離合之數也。言在外者爲陽經。則在內者爲陰經。然則人身之中半。當爲陰經。其衝脉則在下。而居衝脉之上者。脾也。脾者名曰太陰（王註云衝脉在脾之下故言其衝在下也靈樞動輸篇云衝脉皆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觀此則脾在太衝之上也）太陰經脉之行。其根起于足大指內側之隱白。名曰陰中之陰。蓋言爲陰經中之太陰也（靈樞根結篇岐伯曰太陰起于隱白結於太倉）夫然則太陰爲足陽明之陰經也。可知矣。脾之下爲腎。故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者。腎也（王註云此言藏位及經脉之次也太陰脾也少陰腎也脾藏之下近後則腎之位也靈樞經脉篇黃帝曰足太陰之脉起于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及上內踝前廉上踹內循脛骨後足少陰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于然骨之下循內踝以上踹內出此則太陰之下名少陰也）少陰經脉之行。其根起於足之湧泉。名曰陰中之少陰。蓋言爲陰經中之少陰也（靈樞根結篇云少陰起于湧泉結于廉泉）夫然則少陰

爲足太陽之陰經也。可知矣。腎之前。近上則爲肝。故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者。肝也（王註云此亦言藏位及經脉之次也厥陰肝也腎藏之前近上則肝之位也靈樞經脉篇黃帝曰足少陰之脉循內踝之後上踹內廉足厥陰之脉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此則少陰之前名厥陰也）厥陰經脉之行。其根起于足大指之端大敦穴。乃陰經中之絕陽。絕陽者。絕陰也。名曰陰之絕陰。絕陰者。盡陰也。所謂厥者。盡也（靈樞根結篇云足厥陰起于大敦結于玉英玉英即任脉經玉堂穴）夫然。則厥陰爲少陽之陰經也。可知矣。是故三陰經之離合也。其離者。有太陰少陰厥陰之分。然太陰者。三陰也。爲陰之外。其義爲開。厥陰者。一陰也。爲陰之盡。其義爲闔。少陰者。二陰也。爲陰之中。其義爲樞。非樞則無所主。非闔則無所入。非開則無所出。誠離之不能以無合也。此三陰經之所以不得相失也。其脉搏擊于手。脉宜主沉。然勿至太沉。彼此相似。方爲一體。雖有三陰之分。而不得有三陰之異。其實名之曰一陰也。一陰者。脉之皆爲陰也。所謂三陰之離合者如此。

陰陽䨨䨨。積傳爲一周。氣裏形表。而爲相成也（䨨當作衝衝）

此承上文而言陰陽雖有離合。然必衝衝往來。始自手太陰肺。行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足太陰脾。手太陽小腸。手少陰心。足太陽膀胱。足少陰腎。手厥陰心包絡。手

少陽三焦足少陽膽足厥陰肝循傳至于水下二刻爲一周身水下百刻爲五十周於身其脈氣順行於裏其形體則表于外而陰陽離合之際實有相成之妙尚何人之陰陽有不合于天地之陰陽哉

陰陽別論篇第七（按篇中有別於陽者知病處也等語則別當作彼步切言陰經陽經又陰脈陽脈皆當知所分別故名篇）

黃帝問曰人有四經十二從何謂岐伯對曰四經應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脈

此即前篇人有陰陽合于天地之陰陽之意也四經者肝心肺腎爲四經而不言脾者脾常旺于四經之中也十二從者手有三陰三陽足有三陰三陽而十二經脈之行相順而不悖也但言四經應春夏秋冬之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蓋以十二月正應十二脈也（十二月春建寅卯辰夏建巳午未秋建申酉戌冬建亥子丑應十二脈者春應肝膽夏應心與小腸秋應肺與大腸冬應腎與膀胱而辰戌丑未之月則分四經而兼之脾與胃也）

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凡陽有五五五二十五陽所謂陰者眞藏也見則爲敗敗必死也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謹熟陰陽無與衆謀

此言各經分陰陽乃診脈者當別其陰陽也言脈分陰陽諸經知陽經者當知陰經知陰經者當知陽經正以陰陽離合相爲表裏也（如靈樞經脈篇診脾脈之盛者則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診大腸之盛者則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診脾脈之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診大腸之虛者則人迎反小于寸口之類）凡陽經有五正以一府之中包藏五府之脈故五五有二十五陽由此推之則一藏之中包藏五藏之脈亦五五有二十五陰所謂陰經者五藏之眞脈也眞藏來現其藏也敗敗者必至於死也（眞藏脈見者死大義見平人氣象論）所謂陽經者乃胃脘之陽也蓋胃爲五藏六府之大主雖有五五二十五陽之異而實不外乎胃脈之見耳必言者爲有胃氣而凶則無胃氣也人惟分別陽經有病者則知其生病之處（分肉部分無不知也）分別陰經有病者則知其生死之期即陰陽應象論所謂其次治六府者未必至死而其次治五藏者誠半生半死也故生死之期可決耳然知之似有不同陰陽本無二致即如手之三陽自手走頭手之三陰自胷走手表裏無間一而已矣故能分別陽經者不但知病之處抑亦知病所忌之時分別陰經者眞可以知生死之期謹熟此分別陰陽之法無與衆人謀之而爲其所惑也此節陰陽言陰經陽經也

所謂陰陽者去者爲陰至者爲陽靜者爲陰動者爲陽遲

者爲陰數者爲陽（數音朔）

此言脉體分陰陽亦診脉者所當知也凡脉有去來故即去至而陰陽分脉有動靜故即動靜而陰陽分脉有遲數故即遲數而陰陽分其法有如此者以此而別陰經陽經之病則藏府表裏衆不能惑凡病處忌時死生之期昭然矣此節陰陽言陰脉陽脉也

凡持眞脉之藏脉者肝至懸絕急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

上文言陰者眞藏也見則爲敗敗必死矣又言別於陰

者知死生之期此遂以五藏眞脉見者而决其死期也平人氣象論曰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脾見甲乙死蓋以五行之相尅爲期至所不勝而死也今凡眞藏脉來見者肝脉至于懸絕肝屬木自甲乙日而數之至庚辛日爲一八又至庚辛日爲十其十八日當死（假如自甲子日至辛巳日爲十八日）心脉至于懸絕心屬火自丙丁日而數之至壬癸日爲八今曰九日者亦八日之盡交九日也當死肺脉至于懸絕肺屬金自庚辛日而數之至八日爲丙丁又至丙丁日爲十八日當死今曰十二日者自庚辛而數之乃庚辛見庚辛也腎脉至于懸絕腎屬水自壬癸日而數之至戊己日爲七日當死脾脉至于懸絕脾屬土自戊己日而數之至甲乙爲八日今曰四日除戊己日至甲日也當死（王註以五行生成之數釋之不明）

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爲風消其傳爲息賁者死不治（賁奔同按此與下二節言二陽一陽三陽發病王註每節兼手足經爲解今據三陽證候全是足太陽膀胱經與手太陽小腸經無涉其一陽亦是足少陽膽經與手少陽三焦經無涉然則二陽亦是足陽明胃經與手陽明大腸經無涉也）

上文言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故此下三節乃言陽經之病而此一節則擧二陽之病言之

也夫二陽者足陽明胃經也爲倉廪之官主納水穀而乃不能納受者何也此病由心脾所發耳正以女子有不得隱曲之事鬱之于心故心不能生血血不能養脾始焉胃有所受脾不能運化而繼則胃漸不能納受矣故知胃病發于心脾也由是則水穀衰少無以化精微之氣而血脉遂枯月事不能時下矣（靈樞營衛生會篇云中焦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化而爲血以奉生身今血液不化月事何由而下）又由是則血枯氣鬱而熱生熱極則風生而肌肉自尔消爍矣故謂之風消也又由是則火乘肺金而喘息上賁痰嗽靡寧矣（此非肺積之息賁乃喘息而賁）若是則心主血肺主氣脾爲五藏之原

胃爲六府之海者無不受病而欲生也得乎。故決之曰死不治也。（王注謂腸胃爲病心脾受之何以謂心脾受腸胃之病又以心血不流爲女子不月脾味不化爲男子少精豈女子無關于脾而男子無關于心乎況此節專爲女子而發未及論男子少精之義學者當詳推之）

曰三陽爲病發寒熱下爲癰腫及爲痿厥腨痟。其傳爲索澤。其傳爲頹疝。（腨時兗反痟音捎頹按海篇直音頹即音頹廣韻徒回切今以廣韻爲的但內經俱王疝言其頹癩同用）

此舉三陽之病以言之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膀胱之脉。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膊內下貫胛挾脊內過髀樞從髀外下合膕中以下貫腨內）故在上有邪爲病則發寒熱。在下有邪爲病則爲癰腫。及爲痿爲厥爲腨痟也。痿。無力也。厥。足冷而氣逆也。（素問明有痿厥二病）腨。腓腸也。痟。酸也。及其傳也。熱甚則精血枯涸。故皮膚潤澤之氣皆散盡矣。又其傳也。陽氣下墜。陰脉上爭。上爭則寒多。下墜則筋緩。故睪垂縱緩。內作頹疝。（按原病式曰癩疝小腹控卵腫急絞痛也又丹谿言癩疝其狀陰囊腫縋如升如斗不痒不痛得之地氣卑濕所生宜以去濕之藥下之又據至真要大論陽明司天亦有丈夫頹疝據脉解篇婦人小腹腫者亦名頹疝則頹疝亦在小腹中丹谿似非的說也）

曰。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其傳爲心掣。其傳爲膈。

此舉一陽之病言之也。一陽者。足少陽膽經也。一陽爲陽之初生。今已發病。則氣少。少陽本有相火。火盛則乘

肺。故善欬。膽木來侮土。故善泄。木盛則火衰。心氣不足。故其傳也。其心必掣。不能自寧。又其傳也。則木盛土衰。如靈樞上膈篇。所謂食飲入而還出者是也。其病主爲膈。（按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脾脉微急爲膈中熱論論諸水病有穴胃狀膈與論論胃風隔塞不通此皆膈之爲證以靈樞上膈篇爲主王注謂膈塞不便皆非也）

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按評熱論刺熱論靈樞五變論俱有風厥）

此舉二陽一陰之病以言之也。二陽者。胃也。一陰者。肝也。金匱真言論謂肝經爲病發驚駭。靈樞經脉篇謂胃病。聞木聲則惕然而驚。二經之脉。胃自頭以行于足。肝自足走腹。皆無與于背者。而此曰背痛。意者陰病必行于陽也。噫。氣轉也。又曰。飽出息也。脉解篇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爲噫也。（靈樞口問篇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曰噫觀此則胃心之病宜發爲噫）欠。氣相引也。靈樞經脉篇言胃脉爲病有數欠。又按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皆曰腎爲欠。今曰善欠者。胃之病也。若此者。必併四病而兼有之。病名曰風厥。蓋外感于風。肝實主之。胃氣不能升降而厥乃生耳。

二陰一陽發病。善脹。心滿。善氣。

此舉二陰一陽之病以言之也。二陰者。腎經也。一陽者。膽經也。膽邪有餘。來侮脾土。故善脹。腎邪有餘。來乘心火。故心滿。膽氣有餘。故善氣。宣明五氣論云膽爲怒者是也。

三陽三陰發病。爲偏枯痿易。四肢不舉。

此舉三陽三陰之病以言之也。三陽者。膀胱經也。三陰者。脾經也。膀胱之脈。自頭背下行于足。而脾脈上于四支。故二經不足。發爲偏枯。及爲痿易。與四支不舉。痿易者。左右變易爲痿也。

鼓一陽曰鉤。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弦。鼓陽至而絕曰石。陰陽相過曰溜。（溜當作流靈樞本輸篇溜于魚際其義亦流）

此舉五藏之脈體言之也。一陽者。微陽也。指下鼓動一陽而脈即來盛去衰者曰鉤。乃微鉤也。心之脈也。一陰者。微陰也。指下鼓動一陰。而脈來輕虛以浮者曰毛。乃微毛也。肺之脈也。鼓動陽脈而其勢勝急。不至於太急者曰弦。乃微弦也。肝之脈也。鼓動陽脈。而陽脈似絕曰石。乃微石也。腎之脈也。陰陽二脈相過。無能勝負。正乎和之脈。其名曰溜。如水之緩流也。脾之脈也。此曰陰陽以石脈體言。就其浮沉大小之間。以意而得之者也。（卽前去者爲陰六何所以陰陽名脈體王註似以一陽一陰爲三焦與肝則鼓陽之陽與陰陽相過之陰陽將當之何經）

予

陰爭於內。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熏肺。使人喘鳴。陰之所生。和本曰和。是故剛與剛。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淖則剛柔不和。經氣乃絕。

此言營衛二氣貴於和。不貴于偏勝。而和則陰陽之氣生。偏則陰陽之氣滅。所以經氣從是而絕也。陰氣者。營氣也。陰在內爲陽之守。陽氣者。衛氣也。陽在外爲陰之使。苟陰氣偏勝而爭於內。或陽氣偏勝而擾于外。則偏勝者爲剛而不能柔。肺經內主藏魄。外主皮毛。魄汗外泄。未能閉藏。燥極熱生。熱極寒生。四肢厥逆而起。起則熏肺。肺因氣逆。喘鳴交作。蓋肺爲五藏之華蓋。而肺經

若此。餘經之病至矣。殊不知陰之所生。和則曰和。不和所以爲爭爲擾。而爲剛也。是故剛與剛。則陽氣不能勝陰。而從是破散。（生氣通天論云衛氣散解）或陰氣不能勝陽。而從是消亡。（痺論岐伯曰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所謂剛與剛者。氣血俱淖之謂也。淖則剛柔不和。諸經之氣以漸而絕矣。此節陰陽言營衛二氣也。

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所謂生陽死陰者。肝之心。謂之生陽。心之肺。謂之死陰。肺之腎。謂之重陰。腎之脾。謂之辟陰。死不治。（四日而死之死全元起作四日而已吾遇）

（詳上下文義作死者非許旨謂）此言臟病相傳者。有生死之分也。木經屬陰。而以尅我者來尅之。謂之死陰（如下文火尅肺金之謂）凡死陰之屬。其病不過三日而死。木經屬陽。而以生我者來生之。謂之生陽（如木來乘火之謂）凡生陽之屬。其病不過四日而已。所謂生陽死陰者。如肝之心。謂之生陽。木來生火也。心之肺。謂之死陰。火來尅金也。不但是也。腎屬足少陰。肺屬手太陰。以肺乘腎。乃母來乘子。陰以乘陰。謂之重陰。病日深矣。脾屬足太陰。腎屬足少陰。乃乘所不勝。陰以傷陰。謂之闢陰。病日危矣。皆死陰之屬之義也。故謂之曰死不治

也

結陽者。腫四肢。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二陽結謂之消。三陽結謂之隔。三陰結謂之水。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斜邪同。靈樞動輸篇有少陰之大絡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則古義斜邪通用）

此歷舉各經之結者。其病有為腫。為便血。為石水。為消為隔。為水。為喉痺。諸證也。結者。氣血不疏暢也。（非結脈之結若是結脈則下一結二結三結何以診之王註以二盛為再結三盛為三結則盛脈非可以言結）凡手足陽經為府。主表。陽經結者。四肢必腫。蓋四支為諸陽之本也。凡手足陰經為臟。主裏。陰經結者。必主便血。蓋血屬陰。營氣化血。以奉生身。惟陰經既結。則血必瘀蓄而初結則一升。再結則二升。三結則三升。結以漸而加則血以漸而多矣。陰經陽經。為邪所結。陰氣多而陽氣少。即陰盛陽虛也。則陽不能入之陰。而內之所聚者為石水。其少腹則必腫也。（大奇論有腎肝并沉為石水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腎脈微大為石水起臍以下至小腹腄腄然上至胃脘死不治靈樞水脹篇黃帝有石水之問而岐伯無答想其有脫簡也以愚論之石者有形水者有水與蠱蓄脹之類也）二陽者足陽明胃也。（陰陽類論黃帝曰二陽者陽明也）胃中熱盛。津液枯涸。水穀即消。謂之曰消。（按此篇止謂曰消至脈要精微論有癉成為消中奇病論有轉為消渴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本經通評虛實論皆曰消癉氣厥論有肺消鬲消種種不同須知參以後世三消之說則知五藏皆有消癉之機其間各有所

指。上消者。一名高消。一名膈消。病機云。上消者。肺也。多飲水而少食。大便如常。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也。治宜流濕以潤其燥。又云。高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飲。劉河間曰飲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蓋指上消而言。陳無擇云。消渴屬心。故煩心致心火散漫。渴而引飲。諸脈軟散。皆氣實血虛也。亦指上消而言。今按素問氣厥論有云。心移熱于肺。傳為膈消。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心脈微小為消癉。又有肺脈微小為消癉。此近上消之義。遂兼心肺為異。非消肺也。東垣曰。膈消者。以白虎加人參湯治之。中消者。亦名消中。又名內消。病機云。消中者。胃也。渴而飲食多。小便赤黃。熱能消穀。知其熱在中焦也。宜下之。中飲渴云便[illegible]為脾癉熱盛則為消中。袖珍方云。內熱[illegible]無中[illegible]作小便多。然所進飲食而又不渴[illegible]燥日而食[illegible]而不甚渴小[illegible]數而消瘦者。名曰消中[illegible]數[illegible]者。善食而瘦[illegible]大便硬。小便數者[illegible]三[illegible]書此未多食亦後虛肉[illegible]成為消中也。調胃承氣三黃丸治之。今按素問脈要精微論。帝曰。診得胃脈何以。岐伯曰。胃脈實則脹。虛則泄。帝曰。病成而變何如。岐伯曰。癉成為消中。又按通評虛實論曰。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

（則高梁之疾也又腹中論黃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者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瘨芳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夫熱氣慓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脾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又奇病論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為何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為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又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所謂微小為消癉又本篇曰二陽結謂之消此正中消之謂但以諸義考之當兼脾胃為是下消者一名消腎一名腎消一名內消一名強中病機云消腎者初發而為膏淋謂淋下如膏油之狀至病成而面色黧黑形瘦而耳焦小便濁而有脂液治宜養血以肅清分其清濁而自愈陳無擇云消腎者腎盛壯之時不謹而縱慾年長多服金石真氣始衰口渴精液自泄不飲而利河間曰渴而飲水不絕腿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腎消東垣曰下消者煩躁引飲耳輪焦乾小便如膏叔和云焦煩水易虧此腎消也六味地黃丸治之仙診方云強中者虛陽強大不交而精氣自進又云腎實則消而不渴小便自利名曰消腎胃內消也其治宜抑瀉心火滋養腎水又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腎脈微小為消癉及肝脈微小為消癉則知腎肝與有消癉此正下消之謂又按神珍方云人身之有腎猶木之有根故腎受病必先形容憔悴雖加以滋養不能潤澤故患消渴者皆是腎經為病由壯盛之時不自保養快情恣慾飲酒無度食膊炙丹石等藥遂使腎水枯竭心火燔熾三焦猛烈五藏焦燥[illegible]此言三消皆本于腎也總錄又謂未傳能食者必發腦疽背瘡不能食者必傳中滿鼓脹皆為不治之證潔古老人分而治之能食而渴者白虎加人參湯治之不能食而渴者錢氏方白朮散倍加葛根治之）三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也。（陰陽類論黃帝曰三陽為經又曰所謂三陽者太陽為經又曰三陽為父）心主血。而小腸與心為表裏者。為受盛之官。膀胱為州都之官。津液所藏。今小

腸熱結。則血脈燥。膀胱熱結。則津液涸。故隔塞而不便。至真要大論論少陰之復。有隔腸不便者。是也。（俗亦謂之乾隔）三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也。肺為邪結。則不能生腎水。而腎水虛弱。泛溢四支。脾為邪結。則不能勝水氣。而水氣泛溢。則身浮腫。故水證從是而作焉。（按水之為證本篇獨屬肺脾二經今詳考內經乃肺脾腎三經所致本篇固名曰水外此又有風水有腎水有石水種種不同又有曰腎風曰膚脹曰鼓脹曰腸覃石水之類似水證而非水證不可以一槩論也今以內經諸篇參之乃知端的即如本篇止有一水字又平人氣象論岐伯曰頸脈動喘疾欬曰水目裹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曰水又曰足脛腫曰水又按靈樞水脹論岐伯曰水始起也目窠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又按宣明五氣論靈樞九鍼論皆曰下焦溢為水此皆本篇之所謂水也　又有一等曰風水者又按評熱論帝曰有病腎風者面胕痝然壅害於言可刺不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胸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于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真氣上逆故口苦舌乾不得正臥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病本于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于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　又按水熱穴論黃帝問曰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岐伯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帝曰腎何以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

（類也上下溢於皮膚故爲胕腫胕腫者聚水而生病也帝曰諸水皆生于腎乎岐伯曰腎者牝藏也地氣上者屬于水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于風內不得入于藏府外不得越于皮膚客於玄府行于皮裏傳爲胕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所謂玄府者汗空也且下文又有諸穴所宜刺處難以悉載又按靈樞論疾診尺篇岐伯曰視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又曰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此皆風水之謂也又有一等曰腎風者按奇病論帝曰有病痝然如有水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爲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爲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死此乃腎風之謂也又有一等曰膚脹者按靈樞水脹論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鼟鼟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又有一等曰鼓脹者即靈樞水脹論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此則鼓脹之謂也又有一等曰腸覃者即靈樞水脹論岐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

氣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又有一等曰石瘕者即靈樞水脹論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此則腸覃石瘕內有積聚以水脹而非水脹者也又風與水何以別之按平人氣象論岐伯既曰頸脈動喘疾欬曰水又曰目裹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曰水乃又曰面腫曰風又曰足脛腫曰水則風水之辨當於其面目方知其有風也節此又於評熱論水熱穴論奇病論而細究之則曰風曰水之義明矣其治水之法即湯液醪醴論開鬼門潔淨府之義蓋之矣湯液醪醴論云其有不從毫毛而生五藏陽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于內氣耗于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于內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岐伯曰平治于權衡去宛陳莝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服五陽已布疏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一陰者手厥陰心包絡之脈也。一陽者。手少陽三

焦之脈也。二脈並絡于喉。氣熱內結。故爲喉痹（此亦王註今姓）（從其一陰當據所陽當兼臟言）

陰搏陽別謂之有子。陰陽虛腸澼死。陽加于陰謂之汗。陰虛陽搏謂之崩（[illegible]）

此舉尺寸之脈而爲有子。爲腸澼。爲有汗。爲崩諸說也。陰搏者尺爲陰其脈搏擊于指也。陽別者寸爲陽。言尺脈搏擊於指而與寸脈不同也。此則有子之脈。即脈訣之所謂尺脈不止真胎婦者是也。陰陽虛者尺寸俱虛也。腸澼者脾氣不化。澼積腸內。氣血日耗所以至於死也。（按腸澼之說見內經通評虛實論脈要精微論大奇論皆以脈沉小細者爲易治身熱者爲死今曰虛者

爲死蓋沉小緩而無神也）陽加于陰者亦指尺寸而言也。寸主動。尺主靜。尺部而見陽脈。乃陽加于陰。則陰虛火盛。其汗自泄。平人氣象論云。尺濇脈滑謂之多汗者是也。陰虛陽搏者。亦指尺寸而言也。尺脈既虛陰血已損。寸脈搏擊。虛火愈熾謂之曰崩。蓋火逼而血妄行也。此則指女子而言耳。（按婦人血崩之證其血從胞絡宮而來血久下行爲熱路則本宮血之下二經之血皆從益而凌爲然胞絡宮則繫於腎而上通於心故此諸實脾熱心腎脈絕宜有陰虛陽搏之脈痿論云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作季陳恒試効驗用十二經引經之藥使血歸於十二經絡然後用黑藥以止之若徒用黑濟而不先服須血凝釋之藥其病數愈）

三陰俱搏。二十日夜半死。二陰俱搏。十三日夕時死。一陰

但搏。十日死。三陽俱搏且鼓。三日死。三陰三陽俱搏。心腹滿。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二陽俱搏。其病溫。死不治。不過十日死。

此舉各經之脉。異于常者。而決其死期也。三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也。（陰陽類論黃帝曰三陰為母）二脉搏擊于手。異於常候。計其死期。當二十日夜半死。二十日者。天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其成數計十。地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其成數計九。據二經成數之餘。當死于二十日。而夜半死者。陰病死于陰也。二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也。（陰陽類論黃帝曰二陰為雌）二脉搏擊于手。異于常候。計其

死期。當十三日夕時死。十三日者。地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其成數計七。天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其成數計六。七六十三故也。曰夕時者。少陰之時候也。一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也。（陰陽類論黃帝曰一陰為獨使）二脉搏擊于手。異於常候。計其死期。當十日死。十日者。天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所取生數而心則成數。共十日也。三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也。二脉搏擊于手而鼓。異于常候。計其死期。當在三日。三日者。天一生水。地二生火。計三日也。三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三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四經之脉。俱搏擊於手。異於常候。心腹䐜滿。至于發盡。而不得隱曲。大小便為之不利也。計其死期。當在五日。五日者。土中央之候。病經多而死期速也。（此與陰陽別論之不得隱曲殊）二陽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也。二脉搏擊于手。異於常候。其病熱溫。當死不治。不過十日死。十日者。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止九日。而十則九日之餘也。

靈蘭秘典論第八（末有黃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故名篇）

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使貴賤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

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相去声使去声下同樂入声道導同伎音技塞入声）

此言十二藏相使之貴賤。而遂歸重於心也。十二藏若

不分藏府而皆謂之藏也據下文所荅內以心爲一藏而未及心包絡一藏葢以心爲主而統之也其膻中爲一藏以膻中爲氣之海乃宗氣所積故亦得以藏稱也帝問諸藏相使之貴賤者即諸藏而較其輕重耳伯言心者君主之官乃五藏六府之大主也（此語見靈樞邪客篇又靈樞五癃津液別篇云五藏六府心爲之主師傅篇同）至虛至靈具衆理而應萬事神明從此出焉肺與心皆居膈上經脉會于太淵死生決于太陰故肺爲相傅之官佐君行令凡爲治之節度從是而出焉刺禁論以父母比心肺乃曰鬲肓之上中有父母而此則以君相比心肺其尊同矣（五癃津液別篇云五藏六府肺爲之相）肝屬木木主發生故爲將軍之官而謀慮所出猶運籌于帷幄之中也（五癃津液別篇云肝爲之將師傅篇云肝者主爲將）膽爲肝之府謀慮貴于得中故爲中正之官而決斷所出猶決勝於千里之外也宗氣會于上焦之膻中穴主行脉氣於諸經而分布陰陽爲君主之臣使樂遵君令喜樂出焉脾胃屬土納受運化乃倉廩之官而所受之五味從是出焉（五癃津液別篇云脾者主爲衛使之迎粮）大腸居小腸之下小腸之受盛者賴以傳導而凡物之變化者從是出焉小腸居胃之下脾之運化者賴以受盛而凡物之所化者從是出焉五藏在人惟腎爲能作強而男女搆精人物化生

伎巧從是而出王註所謂在男則當其作強在女則當其伎巧者是也血氣形志論謂少陽與心主爲表裏者言三焦心包絡爲表裏也居于右腎之中謂太陽與少陰爲表裏者言膀胱與腎爲表裏也居於左腎之中又靈樞本藏篇謂腎合三焦膀胱言右腎合三焦左腎合膀胱故三焦在下部之右爲決瀆之官水道所出膀胱在下部之左爲州都之官津液所藏然是三焦膀胱者必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泄注氣海之氣不及則隱閟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氣海者上焦之膻中穴乃宗氣所會而自上而下者也按靈樞本輸篇云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膽膽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者也）凡此十二官者上下相使彼此相濟不得相失也故十二官之中惟心爲君主君主不淆則百體自寧猶人主明則下民自安也以人身而言用此法以養生心泰而體寧必有壽而終身不殆以人主而言用此法以治世君明而下安必大昌而天下盛治否則心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凡各經轉輸之路皆閉塞而不通其形乃大傷矣以此養生則受殃以此治世則宗危可不知所戒哉

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

要閔閔之當。孰者爲良。恍惚之數。生于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黃帝曰。善哉。余聞精光之道。大聖之業。而宣明大道。非齋戒擇吉日不敢受也。黃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瞿音劬。禮檀弓瞿瞿如有求而弗得。註云。眼目速瞻之貌。）

此言十二官之道。乃至道也。微妙而難測。變化而無窮。孰知其原之所在耶。彼不知此養生之法者。有消而無長。瞿瞿然驚顧。擬而識之。窘迫哉。此消者與。瞿也。孰知其有要耶。不知其要。所以不知其原也。閔閔者。說文以爲病與傷痛也。唯不知其要。則閔閔然獨當其病。孰知

何法爲善耶。（按氣交變大論亦云肖者瞿瞿。莫知其妙。閔閔之當。孰者爲良。）且是十二官之數。恍惚者。無形也。毫釐從此而生。毫釐者。至小也。度量從此而起。積推之而千。又推之而萬。可以益大。唯心爲君主之官。有以制此形耳。帝乃深贊此。諸而藏之靈蘭之室。故此篇曰靈蘭秘典論者。良有故也。（按靈樞刺節眞邪篇外揣篇皆藏此室）

六節藏象論第九（篇內首問六六之節。後又問藏象何如。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計人亦有三百六十五節。以爲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謂也。

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夫六六之節。九九制會者。所以正天之度。氣之數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行有分紀。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帝曰。余已聞天度矣。願聞氣數何以合之。岐伯曰。天以六六爲節。地以九九制會。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故其生五。其氣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故形藏四。神藏五。合爲九藏。以應之也。（首言人以九九制會。後言地以九九制會。蓋在人爲九藏。在地爲九野。則人與地皆可以言九九制會也。）

此詳言六六九九之會也。按六微旨大論。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蓋言天道六六之節。盛衰者。天之三陰三陽。右旋天分。更治歲政。每歲各一盛衰。至六歲周遍。遍得盛衰之節。

六六也上下有位左右有紀者謂每歲陰陽盛衰之位上下謂司天在泉二位也左右謂司天之左間右間及在泉之左間右間爲四紀也凡天有旋之陰陽臨司天之位者其天之政盛至三之氣始布臨在泉之位者其地之氣盛至終之氣始布而上下二位行二節陰陽盛衰也臨司天之左間者其氣至四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二之氣盛臨在泉之左間者其氣至初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二之氣盛而左右四紀有四節陰陽盛衰也故此六節陰陽每歲各一盛衰而數得六寅申歲少陽旋來司天治之爲初六少陽之右卯酉歲陽明旋來司天治之爲六二陽明之右辰戌歲太陽旋來司天治之爲六三太陽之右巳亥歲厥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六四厥陰之右子午歲少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六五少陰之右丑未歲太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六六太陰之右周而復始于少陽治之故曰六六之節盛衰也本篇前問所重在六六之節不及盛衰與標本之義其所謂九九制會者即下文自古通天者生之本至合爲九藏以應之也非此六六之節九九之會所以正天之度而天之有度正所以制日月之行也（運氣論奥云天之杳冥豈復有度乃日月行一日之處指二十八宿爲證而記之曰度革象新書云天體[illegible]有常度而無[illegible]天非有體也因星之所附麗[illegible]爲天

體耳）亦所以正氣之數而氣之有數正所以紀化生之用也何以見天度制日月之行也天本屬陽地本屬陰日爲陽之精故爲陽月爲陰之精故爲陰其行也各有分紀其周也各有道理蓋天自西而東轉其日月五星循天從東而西轉日則晝夜行天之一度月則晝夜行天之十三度有奇奇者謂復行一度之中作十九分分之得七大率月行疾速終以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是將十三度及十九分之七數總之則二十九日計行天三百八十七度有奇計月行疾之數比日行遲之數則二十九日日方行天二十九度月已先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外又行天之二十二度反少七度而不及日也陰陽家說謂日月之行自有前後遲速不等固無常準則有大小月盡之異也本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即二十五刻當爲一歲自除歲外之異則有三百六十日又除小月所少之日六日止有三百五十四日而成一歲通少十一日二十五刻乃留閏爲十二月之制則有立首之氣氣乃三候之至月半示斗建之方乃十二辰之方也閏月之紀則無立氣建方皆由氣但依曆以節見之推其所餘乃成閏天度畢矣（王註云日行遲故晝夜行天之一度而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而猶有度之奇分矣月行速故晝夜行天之十三度餘而二十九日一周天也言有[illegible]日）

謂十三度外復行十九分度之七故云月行十三度而有奇也禮義及漢律曆志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從東而循天西行日月及五星皆從西而循天東行今太史許公並循天而東行從東而西轉也然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月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月行又大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今太史測月行之率不如此大月行有十五日前疾有十五日後遲者有十五日前遲行十五日後疾者大率一月四分之而皆有零疾遲濟之度周無常率矣雖閏終以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凡行三百六十一度二十九日日行二十九度月行三百八十七度少七度而不及日也至三十日日復遲計率至十三分日之分月方及日矣此大盡之月也大率其計率至十三分日之半者亦大盡法也其計率至十三分日之五之六而及日者小盡之月也故云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也正言之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乃一歲法以奇不成日故舉大以言之若細以大小爲法則歲止有三百五十四日歲少十一日餘矣即月所少之歷加歲亦餘之日故從閏後三十二日而盈閏焉又按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實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然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得以之冬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皆

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皆乖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庶功皆熙也立端於始（言先王之正時以之履端於始註云步曆者以冬至之日爲歲首）表正於中（取正于中註云舉中氣以正月）推餘於終而（前王新註云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閏王註云端首也始初也表彰示也正斗建也中月半也推選亦也言立首氣於初節之日表斗建於月半之長退餘閏於界留之後是以閏之前則氣不及月閏之後則月不及氣故常月之制定初立中閏月之紀無初無紀縱曆有二皆他節氣也按革象新書云曆家逆考往古冬今歲月日時各紀甲子兩雜交會五景逆跌必根其聚于于正玄指之中者名曰上元乃履端于始也從上元而下至當時測驗與籌家相應乃取正于中也又順推以後求其餘分皆盡總會如初乃歸餘於終也）何以見氣數紀化生之用也蓋天以六六爲節地以九九制會天有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日也六十日而周甲子之數甲子六周而復始則終一歲之日是三百六十日之歲法非天度之數也此則十二月各三十日若除小月其日又差矣故有此天度則自然有此氣數而日與長短月移寒暑生長收藏無失其宜矣何以見地之與人皆九九制會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以人皆本于天地之陰陽而生也故在地爲九州在人爲九竅皆本之于天氣其所以生者五金木水火土也其所以爲氣者三天氣地氣運氣也（此數語與生氣通天論相同）非獨人由三氣以生天地之道亦然故天地人之道三而三之則爲九以地則有九野故人則

有九藏。曰頭角。曰耳目。曰口齒。曰胸中。此形藏。計有其四。曰肝。曰心。曰脾。曰肺。曰腎。此神藏。計有其五。合為九藏。正所以應九野也。

帝曰。余已聞六六九九之會也。夫子言積氣盈閏。願聞何謂氣。請夫子發蒙解惑焉。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師傳之也。帝曰。請遂聞之。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

此言積氣盈閏之法也。五日謂之候（按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大明一統曆云。孟春立春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雨水氣初五日獺祭魚次五日鴻鴈來[illegible]後五日草木萌動。仲春驚蟄節初五日桃始華次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為鳩。春分氣初五日玄鳥至次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季春清明節初五日桐始華次五日田鼠化為鴽[illegible]牡丹華[illegible]後五日虹始見。穀雨氣初五日萍始生次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於桑[illegible]。孟夏立夏節初五日螻蟈鳴次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小滿氣初五日苦菜秀次五日靡草死[illegible]後五日麥秋至[illegible]。仲夏芒種節初五日螳螂生[illegible]次五日鵙始鳴百勞後五日反舌無聲[illegible]。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蜩始鳴[illegible]後五日半夏生木堇榮。季夏小暑節初五日溫風至次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大暑氣初五日腐草為螢次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孟秋立秋節初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處暑氣初五日鷹乃祭鳥次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仲秋白露節初五日[illegible]鴈來次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群鳥養羞。秋分氣初五日雷始收聲次五日蟄蟲坏[illegible]後五日水始涸。季秋寒露節初五日鴻鴈來賓[illegible]次五日雀入大水為蛤[illegible]後五日菊有黃華。霜降氣初五日豺乃祭獸次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孟冬立冬節初五日水始冰次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為蜃[illegible]。小雪氣初五日虹藏不見次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仲冬大雪節初五日[illegible]次五日虎始交後五日[illegible]芸始生。荔挺出。冬至氣初五日蚯蚓結次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季冬小寒節初五日鴈北鄉次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雉雊。大寒氣初五日雞始乳次五日征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三候謂之氣。即立春有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涉負冰三候。而謂之一氣也。六氣謂之時。則六氣計有三月。而謂之春。四時謂之歲。計春夏秋冬之四時。而謂之一歲。各有其時。則五行各從其所主而主治之也。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其所候者。每年同法。故必知年之加臨。氣有盛衰。虛有虛實。而始可以稱上工矣（按日數語見靈樞壽夭剛柔篇其日加首即六元正紀大論加臨之加）

帝曰。五運之始。如環無端。其太過不及何如。岐伯曰。五氣更立。各有所勝。盛虛之變。此其常也。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帝曰。太過不及奈何。岐伯曰。在經有也。

此言五運之有平氣。有太過。有不及也。按氣交變大論。帝以五運之化太過為問。而伯以歲木太過歲火太過

歲土太過歲金太過歲水太過各有天時民病應見焉答又以不及爲問而伯以歲木不及歲火不及歲土不及歲金不及歲水不及各有天時民病爲答又按五常政大論帝以平氣不及太過爲問而伯以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爲平氣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爲不及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爲太過故謂之曰在經有也

帝曰何謂所勝岐伯曰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五行時之勝各以氣命其藏帝曰何以

知其勝岐伯曰求其至也皆歸始春未至而至此爲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命曰氣淫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所謂求其至者氣至之時也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失時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氣淫已下有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十字乃末三句之衍重複入此金匱眞言論云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之勝也五運行大論云帝曰主歲何如岐伯曰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而侮之侮而受邪寡于畏也）

此明勝之爲義不分太過不及而皆有所勝也所謂勝者即五行相剋之謂如春爲木夏爲火長夏爲土秋爲金冬爲水故春勝長夏木剋土也長夏勝冬土剋水也冬勝夏水剋火也夏勝秋火剋金也秋勝春金剋木也此乃五行以時相勝而在人則以氣命其藏肝勝脾脾勝腎腎勝心心勝肺肺勝肝者是也然欲知其勝之爲候則在於立春前十五日乃候之初也斯時氣候未當至而先至者是氣有餘故曰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假令肝木有餘則肺金不足金不剋木故木太過木氣有餘則反薄肺金而乘於脾土矣故曰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此皆五藏之氣內相淫併爲疾故曰氣淫也氣候應至不至而後期始至是氣不足故曰不

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又如肝木氣少不能制土土氣無畏而遂妄行木被土凌故云所勝妄行而心亦受病也肝木之氣不平肺金之氣薄之故曰所不勝薄之然木氣不平土金交薄相迫爲疾故曰氣迫何也蓋我剋者爲所勝剋我者爲所不勝生我者爲所生耳故必謹候其氣至之時凡候其年則始於立春之日候其氣則始於四氣定期候其日則隨于候日故曰謹候其時氣可與期也若失時反候而五行所治上紀一歲之氣者不能分之則邪僻內生醫工不能禁之矣

帝曰有不襲乎岐伯曰蒼天之氣不得無常也氣之不襲是謂非常非常則變矣帝曰非常而變奈何岐伯曰變至則病所勝則微所不勝則甚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故非其時則微當其時則甚也

此言五運之氣有不襲者乃所以爲變而民病之微甚生死係之也按六元正紀大論云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若餘已復餘少已復少則天地之氣變常而苛疾至矣假如木令太過木尅脾土然肺金足以制之是因所勝而病微也若肺金不足以制之而脾土爲肝之所不勝其病甚矣但所不勝者其病既甚而又重感于邪則必死非其所勝之時則病必微當其所勝之時則必甚也

帝曰善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於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岐伯曰悉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陳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此帝以萬物原氣多少爲問伯乃大其問而以天地之氣味養人者荅之也萬物皆有形必氣合而後成之萬物皆有名必因變而正其名變者異也（禮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注云正名百物者正其百物之名以明民皆使民不惑也共財者供給公上之賦稅也）是皆天地之所運陰陽之所化但萬物稟此陰陽之氣者必有多少可盡得而聞之伯言天地至爲廣大難以盡言其間陰陽所化者萬物有色而草之五色有出于天成者有出于人爲者極之而有不可勝視者也萬物有味而草之五味有出於天成者有出於人爲者極之而有不可勝矣者也惟人之嗜欲無窮氣味皆有以通之故陽爲氣氣本于天而上天之五氣乃天之所以食人者也然五氣入于鼻以通于五藏而藏于心肺遂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矣靈樞憂恚無言論云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此乃入于鼻上下于喉嚨而通于五藏者歟陰爲味味本于地而萬物之五味乃地之所以食人者也故五味入于口以通于六府而藏于腸胃遂使味有所藏以養五氣則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氣乃自生矣憂恚無言論云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此乃入于口由于咽喉而下于六府者歟孰謂萬氣不本於萬物陰陽

之妙。而歸人。又不可以萬。智稟賦之大耶。此非帝不能　非伯不能答。其一時神聖聚會于一堂而講究玄理以救萬古之民命者如此。

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爲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爲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爲陰中之少陰。通於冬氣。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此爲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

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此至陰之類。通于土氣。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罷音皮）

此明十一藏象而總其取決於膽也。夫藏在內而形之於外者可閱。斯之謂藏象也。靈樞本神篇帝問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伯言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此所以心藏則曰生之本。神之變。肺藏則曰氣之本。魄之處。腎藏則曰精之處。肝藏則曰魂之居。正當以彼義而釋此義也。試以心藏言之。心者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故吾身與萬事萬物之所以生。以之爲本。神明應用。以之變化。面居上。心則華之。火炎上也。血脈在中。心則充之。心主血脈也。（五藏生成篇云諸血者皆屬于心痿論云心主身之血脈）心肺居於膈上。皆屬陽。而心則爲陽中之陽。當爲陽中之太陽也。自時而言。夏主火。心亦屬火。其通於夏氣乎。以肺藏言之。五藏生成篇云。諸氣者。皆屬于肺。故吾身之氣。以之爲本。肺藏魄。故魄以之爲處。肺主身之

皮毛。故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肺與心居于膈上。皆屬陽。而肺爲陽中之陰。當爲陽中之太陰也。自時而言。秋主金。肺亦屬金。其通於秋氣乎。以腎藏言之。腎主冬。冬主閉藏。故腎主蟄封藏之本也。腎者主水。主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爲精之處也。腎主骨髓。腦爲髓海。故其華在髮。其充在骨。腎肝居於膈下。皆屬陰。而腎爲陰中之陰。當爲陰中之少陰也。蓋肺爲手太陰。故即以太陰名之。而腎爲足少陰。故即以少陰名之耳。冬主水。腎亦屬水。其通於冬氣乎。以肝藏言之。肝主筋。故勞倦罷極以肝爲本。肝藏魂。故爲魂所居。靈樞本藏篇云。肝應爪。

故其華在爪，其充在筋。陰陽應象大論云：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心生血，血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肺生皮毛。又諸氣皆屬於肺，則吾身之血氣皆由肝而生也。又曰：在味爲酸，在色爲蒼，故其味酸，其色蒼也。東方爲陽生之始，而肝則爲五藏之長，故肝爲陽中之少陽也。春主木，肝亦屬木，其通於春氣乎。然脾雖屬于五藏，而與胃以膜相連，故此脾胃爲倉廩之官。大腸爲傳導之官，小腸爲受盛之官，三焦爲决瀆之官，膀胱爲州都之官。然六府皆所以受物，實而不滿者也。故皆可以爲倉廩之本耳。營謂營氣者，水穀之精氣也。靈樞營衛生會篇謂營氣出於中焦，故此六藏者，誠爲營氣之所居，又爲營氣所居之器也。凡所以化糟粕轉味而或入、或出者，皆由此六府耳。陰陽應象大論云：脾主口，故其華在唇四白也。四白者，口唇四際之白色也。又曰：在味爲甘，在色爲黃，故曰其味甘，其色黃也。脾居中州，爲陰中之至陰，故曰至陰之類，通土氣也。靈蘭秘典論云：膽者，中正之官，决斷出焉。故凡十一藏皆取决于膽耳。蓋肝之志爲怒，心之志爲喜，脾之志爲思，肺之志爲憂，腎之志爲恐，其餘六藏，孰非由膽以决斷之者乎。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

盛已上爲格陽。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已上爲關陰。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已上爲關格，關格之脉羸，不能極于天地之精氣，則死矣。

此言關格之脉而決其爲死也。上文言十一藏之藏象矣。然胃膽小腸大腸三焦膀胱之脉，見于左手寸部，曰人迎；肝心脾肺腎之脉，見於右手寸部，曰氣口。故靈樞終始經脉四時氣等篇皆云：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故此篇名之曰格陽，正以拒六陰于內，而使之不得出耳。（王註止言手經而不言足經者，未考諸篇大義故耳。）又言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病在手心主；脉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病在手少陰；脉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陰；脉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故此篇名之曰關陰，正以關六陽在外，而使之不得入耳。（王註此引躁脉而不兼手足者非。按傷寒論云：寸口脉浮而大，浮爲虛，大爲實，在尺爲關，在寸爲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趺陽脉伏而濇，伏則吐逆，水穀不化，濇則食不得入，名曰關格。夫內經諸篇甚明，以左手人迎脉大自一盛以至四盛，乃手足六陽經爲病，其名曰格，故春夏人迎微大者爲無病。今仲景以寸口爲格，又曰格則吐逆，是以格脉誤爲內經之脉。讀此事難知集，李東垣宗之，且曰氣口之脉大四倍于人迎，則又同於難）

（經三十七難之說何不知內經諸篇之以人迎大于氣口者為格味也內經諸篇分明以有手氣口脈大者一盛以至內盛少手足六陰經病其名曰關故秋冬氣口數大者為無病今仲景曰在尺為關又曰關則不得小便是以關脈誤為內經之關格盛此事難知集李東垣宗之因曰人迎之脈大四倍於氣口則又同于難經三十七難之誤而不知內經諸篇之以氣口大于人迎者為甬脈也未州辭蒸要素列關格為病名亦曰脈兩寸俱盛四倍已上是其病名之誤同于仲景而脈少四倍已上為說則又故比東垣之誤而不得內經諸篇之精緒也嗚呼痛哉軒岐之書尤秦張王李朱諸賢後世業醫者所宗尚與內經微然如此況能使後世下工復知關格為脈體而非病名此哉又焉能決關格脈之死生治關格脈之病診及治膈證閉歷蕭而無繆也哉意天人多參）又云、人迎與脈口俱盛四部以上則是兩手寸部氣盛之極也。名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故此篇曰、關格之脈羸不能極于天地之精氣、則死矣。羸與盈同、即俱盛之謂也。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二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兄庠生馬恕馬炎馬薦馬蕙仝校

五藏生成篇第十

（此篇內以五藏之所主所傷所合五色之見死見生五藏所生之榮五色當五藏之味五色當五藏之合又後章篇能分三然之義帶言本於天地生成知易之所謂天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故五藏之義有如本篇者如此即名之曰五藏生成篇詳前後篇文俱岐伯所言則非篇斷知為岐伯也。）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榮脣也。其主肝也。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脾也。

此一節舉五藏之所合所榮所主者而言之也。吾身有脈。心則合之。吾身有色。心則榮之。然心屬火。腎屬水。火之所畏者惟水。則心之所主者惟腎也。故曰其主腎也。（猶君主乃下人所畏故即以主名之下倣此）吾身有皮。肺則合之。吾身有毛。肺則榮之。然肺屬金。心屬火。金之所畏者惟火。則肺之所主者惟心也。故曰其主心也。吾身有筋。肝則合之。吾身有爪。肝則榮之。然肝屬木。肺屬金。木之所畏者惟金。則肝之所主者惟肺也。故曰其主肺也。吾身有肉。脾則合之。吾身有脣。脾則榮之。然脾屬土。肝屬木。土之所畏

者惟木。則脾之所主者唯肝也。故曰。其主肝也。吾身有骨。腎則合之。吾身有髮。髮則榮之。然腎爲水。脾爲土。水之所畏者唯土。則腎之所主者唯脾也。故曰其主脾也。

是故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䐢而唇揭。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此五味之所傷也。（泣澁同胝音抵手足皮厚也䐢音皺）

此承上文五藏之所主者。有相尅之義。而此遂以所主之所傷者言之也。心之所主者唯腎。故腎之味。主鹹者也。多食鹹。則心爲腎傷。心之合在脈。脈則凝澁而不通心之榮在色。色則變常而黧黑矣。肺之所主者唯心。故

心之味。主苦者也。多食苦則肺爲心傷。肺之合在皮。皮則枯槁而不澤。肺之榮在毛。毛則脫落而似拔矣。肝之所主者唯肺。故肺之味。主辛者也。多食辛。則肝爲肺傷。肝之合在筋。筋則緊急而不柔。肝之榮在爪。爪則乾枯而不潤矣。脾之所主者唯肝。故肝之味。主酸者也。多食酸。則脾爲肝傷。脾之合在肉。肉則胝䐢而憔瘁。脾之榮在唇。唇則揭舉而枯薄矣。腎之所主者唯脾。故脾之味主甘者也。多食甘則腎爲脾傷。腎之合在骨。骨則疼痛而不快。腎之榮在髮。髮則凘隳而零落矣。此五味之所傷者如此。

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腎欲鹹。此五味之所也。五藏之氣（末缺一也字此與宣明五氣篇五入相須）

此言五藏有所欲之味。乃其所合者也。合者。猶所謂相宜也。陰陽應象大論云。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故心之所欲惟苦。肺之所欲唯辛。肝之所欲惟酸。脾之所欲惟甘。腎之所欲唯鹹。此乃五藏之氣。合於五味。故其所以欲之者如此。

故色見青如草兹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炲者死。赤如

衃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鷄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兹當作滋炲音台衃芳杯反）

此歷舉五藏之五色。而決其爲死生之外見也。五色以黃爲主。黃以明潤爲難。青如草之滋汁。其青沉夭。黃如枳實。其色青黃。黑如炲煤。其色純黑。赤如衃血。其色赤黑。白如枯骨。其色乾枯。此皆色之不明潤者也。故見之則爲死者如此。青如翠羽。赤如鷄冠。黃如蟹腹。白如豕膏。黑如烏羽。此皆色之明潤者也。故見之。則爲生者如此

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以紺

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栝樓實生於腎如以縞裹紫此五藏所生之外榮也（同樓萋）

此舉五藏所生之正色而指其爲外榮也縞素練也彼色之生於心者如以縞裹朱此赤之明潤者也生于肺者如以縞裹紅白中有血色此白之明潤者也生於肝者如以縞裹紺紺者深青揚赤色此青之明潤者也生於脾者如以縞裹栝蔞實此黃之明潤者也生於腎者如以縞裹紫此黑之明潤者也此乃五藏所生之外榮者如此（脉要精微論曰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不欲如地蒼皆以明潤爲貴也）

色味當五藏白當肺辛赤當心苦青當肝酸黃當脾甘黑當腎鹹故白當皮赤當脉青當筋黃當肉黑當骨（當平聲）

此以五色五味配五藏也肺之味在辛白色當之心之味在苦赤色當之肝之味在酸青色當之脾之味在甘黃色當之腎之味在鹹黑色當之不唯是也肺之合在皮白色當之心之合在脉赤色當之肝之合在筋赤色當之脾之合在肉黃色當之腎之合在骨黑色當之此所謂色味當五藏也

諸脉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

吾身諸脉皆屬於目解精微論曰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靈樞大惑論岐伯曰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靈樞口問篇岐伯曰目者宗脉之所聚也脉要精微論曰脉者血之府宣明五氣論云久視傷血夫心主脉爲五藏之專精而目爲之竅然脉爲血之府而久視傷血則傷脉矣血脉本爲同類此諸脉皆屬於目也吾身有髓皆屬於腦（靈樞海論曰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風府）蓋骨中有髓非止於腦而腦爲髓海故諸髓皆腦屬之也吾身諸筋皆屬於節靈樞九鍼十二原篇云所謂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又云所謂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

肉筋骨也小鍼解云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脉滲灌諸節者也蓋骨節曰節筋則絡於諸節之間宣明五氣篇云久行傷筋則筋屬於節可知矣吾身諸血皆屬於心陰陽應象大論云心生血痿論曰心主身之血脉則血屬於心可知矣吾身諸氣皆屬於肺靈樞本神篇云肺藏氣則氣屬於肺可知矣此四支八谿朝夕各有所屬而流通無間者也四支者手足也八谿者手之肘與腕足之膝與腕也蓋肉之小會爲谿也

故人卧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卧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爲痺

凝於脉者爲泣凝於足者爲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爲痺厥也（泣音澁空與孔同）

靈樞本藏篇云肝藏血然動則運於諸經靜則歸於肝藏肝既受血則肝本藏精於目遂能視矣（靈樞師傳篇云肝者主爲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大則踈與目通可知矣）下而爲足乃足之三陽三陰經也足既受血遂能步矣上而爲掌爲指乃手之三陽三陰經也掌與指既已受血遂能握能攝矣然血雖充足於人身而風爲百病之始若卧出之際玄府未閉覘汗未藏爲風所吹則血凝於膚當爲痺痺論云以風勝者爲行痺血凝於脉當爲濇滯不通血凝於足當爲厥證厥論分厥有寒熱陽經勝則爲熱厥陰經勝則爲寒厥今風吹血凝而成厥又當驗陰陽偏勝而分寒熱也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穴故爲痺與厥者如此不曰澁者言痺厥皆血凝于脉也

人有大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四名少十二俞此皆衛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客也鍼石緣而去之診病之始五決爲紀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所謂五決者五脉也（分去聲）

大經所會謂之大谷十二分者十二經脉之部分也小絡所會謂之小谿穴有三百六十五除十二俞外止有三百五十三名耳曰五十四名者其四字主誤也十二俞肺俞心俞肝俞脾俞腎俞厥陰俞膽俞胃俞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也此皆衛氣之所留止邪之所客宜以鍼石循其部分而去之且診病之始當以五藏之脉以爲之紀故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母者五藏相乘之母也此正所謂病之始也其所謂五決者即五藏之脉以決之也下文正詳言之

是以頭痛巔疾下虛上實過在足少陰巨陽甚則入腎徇蒙招尤目瞑耳聾下實上虛過在足少陽厥陰甚則入肝腹滿䐜脹支鬲胠脇下厥上冒過在足太陰陽明欬嗽上氣厥在胸中過在手陽明太陰心煩頭痛病在鬲中過在手巨陽少陰

此正所謂五決也但此所止言證以分其經而下節則兼色與脉以言之耳巔頂也下足也上頭也過者病也凡內經以人之有病如人之有過誤故稱之曰過脉要精微論曰故乃可診有過之脉此非過與不及之過亦非經過之過乃指病而言也足少陰者腎也足太陽者膀胱也足少陰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于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足太

陽之脉起于目内眥。上額交巔。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内。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然腎之脉屬腎絡膀胱。膀胱之脉。屬膀胱絡腎。二經相爲表裏。令頭痛而巔頂有疾者。正以下虛上實。其病在于腎與膀胱也。虛者。正氣不足也。實者。邪氣有餘也。且經病不已。當入于臟。故甚則入于腎矣。按此篇與熱論稱膀胱爲巨陽。而下文稱小腸亦爲巨陽。蓋二經皆爲太陽。而太陽名爲三陽。陰陽類論曰。三陽爲父。則三陽正所以爲陽之表。宜稱之爲巨陽也。　狗。疾也。蒙。茫昧也。招。謂掉也。摇掉不定也。尤甚也。足少陽者。膽脉也。足厥陰者。肝脉也。足厥陰之脉。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脉會於巔。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脣内。足少陽之脉。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入缺盆。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其又支者。別銳眥。抵于䪼。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然肝之脉屬肝絡膽。膽之脉屬膽絡肝。二經相爲表裏。令目暴疾不明。首掉尤甚。目眩耳聾。皆暴病也。正以下爲肝膽之邪有餘。而上部則虛。故爲病若是。其病正係于膽與肝也。且經病不已。當

入于臟。故甚則入于肝矣。　胠。謂脇上也。下厥上冒者。謂氣從下逆上。而上則昏冒也。足太陰者。脾也。足陽明者。胃也。足太陰之脉。自股内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足陽明之脉。起於鼻之交頞中。下循鼻外。入齒環脣挾循頤。出大迎。其支者。循喉嚨。入缺盆。屬胃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内廉。下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然脾之脉。屬脾絡胃。胃之脉。屬胃絡脾。二經相爲表裏。今腹滿䐜脹。凡支鬲胠脇等所。氣從下上而上焦昏冒。其病正在脾胃也。手陽明者。大腸也。手太陰者。肺也。手陽明之脉。出肩髃前廉。上出於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鬲屬大腸。手太陰之脉。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然肺之脉。屬肺絡大腸。大腸之脉。屬大腸絡肺。今欬嗽上氣。厥在胸中。其病正在大腸與肺也。　手巨陽者。小腸也。手少陰者。心也。手巨陽之脉。從肩入缺盆。絡心。循咽下鬲。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手少陰之脉。起于心中。出屬心系。下鬲。絡小腸。然心之脉。屬心絡小腸。小腸之脉。屬小腸絡心。二經相爲表裏。今心煩頭痛。鬲中有病。其病正在小腸與心也。後三脉不言甚則入脾入肺入心者。可因

腎肝以推之耳。

夫脉之小大滑濇浮沉、可以指別五藏之象、可以類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識、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萬全。赤脉之至也。喘而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痺。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有積氣在胷中。喘而虛、名曰肺痺、寒熱。得之醉而使內也。青脉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痺。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腰痛。足清頭脉緊。黃脉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黑脉之至也。上堅而大。有

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痺。得之沐浴清水而卧。（別彼劣切相去声赤白青黄黑之下俱當讀）

此正合色脉以圖萬全。乃五決之法也。小者細小。大者滿大、滑者往來流利。濇者往來艱難、浮者浮於膚上。沉者按之乃得也。脉體有如此者。皆可以指下別之。五藏在內、而氣象則見於外、皆五行相生相尅之類也、可以類而推之、人有相與音、雖見于外。而五藏主于其中。可以意會而識之、五藏有五色、其診最微、可以目而察之、夫小大滑濇浮沉者、為脉、在于內、曰象曰相曰音曰五色者。總名曰色、在於外、人能合于色脉、可以萬全無失

[illegible]言之、診人之色已赤矣、及其脉之至也。洪盛如喘之狀、而按之則甚堅。當診之曰。心脉起于心胷之中。必有積氣在中。時害于食、名曰心痺。斯疾也。得之既有外感。而又思慮而心虛。故積氣之邪從而成、王註曰。喘為心氣不足、堅為病氣有餘。積為病氣積聚。痺為藏氣不宣行也。按素問有痺論。而此亦曰痺。今據此考彼病全不合。當如王註所謂藏氣不行也。又王註曰。藏居高病則脉如喘狀。故於心肺二藏獨言之。此最得喘字之義。　診人之色已白矣。及其脉之至也。洪盛如喘之狀。而舉指則甚浮。肺居上。故曰上虛。病不在下。故曰下實。

且有驚。當診之曰。有積氣在胷中。其脉喘當為虛。名曰肺痺。而外有寒熱。斯疾也。得之醉而使內也。蓋酒味苦燥。內入于心。醉甚入房。故心氣上勝於肺。而為驚為喘為虛為寒熱者。宜也。　診人之色已青矣。及其脉之至也。脉甚弦長而鼓擊如彈。醫工左右之指。（肝[illegible]盛脉有餘則木來乘）（其遠入右關故醫工左右之指。如彈擊然。甚至左右三部皆弦者有之。）當診之曰。有積氣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痺。斯疾也。得之寒濕所致。與疝同法以診之。蓋積于支胠。則為肝痺。積于小腹睪丸。則為疝。正以肝脉者起于足之大指。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脉會于巔。故病必腰痛足冷頭痛也。　診人之

色已黃矣。及其脈之至也、旣大且虛。當診之曰、必有厥疝積氣在腹中。宜有厥逆之氣。名曰厥疝。不特男子、而女子亦皆有之。其法相同。斯疾也。得之速使四支汗出當風。故風氣通肝。而爲積氣與厥氣如此。正以木盛則尅土。故脾色之外見者黃也。　診人之色已黑矣。及其脈之至也。尺脈之上。堅而且大。當診之曰。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器之中。名曰腎痺。斯疾也。得之沐浴淸水而臥。蓋濕氣傷下。必歸于腎。而腎旣受寒。故爲積氣在小腹與陰者如此。凡若此者。皆合色脈以圖萬全。而五決之法盡矣。

凡相五色之奇脈。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上文言合色脈以圖萬全。而此又即五色所重者。以決其死生也。人知色脈可以決死生。而相色有訣。亦可以決死生。故謂之曰相五色之奇脈。當知色見于面。可五色以黃爲主。故五色皆有黃色來參。是有胃氣不死也。若無黃色相參。是無胃氣必死也。人以胃氣爲本。信哉。

五藏別論篇第十一（別如字此乃五藏之另是一論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爲藏。或以腸胃爲藏。或以爲府。敢問更相反。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岐伯對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于陰而象于地。故藏而不寫。名曰奇恒之府。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寫而不藏。此受五藏濁氣。名曰傳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輸寫者也。魄門亦爲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第一二藏字去声第三四五藏字平声第六七藏字仍去声奇音倚使去声下藏字仍平声）

此節因帝有藏府之疑。而明言之也。帝問心肝脾肺腎爲五藏。而又有腦髓。或指之以爲藏。腸胃爲六府之二而或者亦指以爲藏。又或以爲府。其相反如此。而各自謂其是者。何也。伯言方士以腦髓爲藏。然腦髓亦可以爲府。方士以腸胃爲藏。然腸胃終所以爲府。故腦髓骨脈膽與女子胞。此六者屬陰。乃地氣之所生也。皆所以藏陰而象乎地也。蓋藏垢納汙者莫如地。六者主藏而不寫。此所以象地也。其藏爲奇。無所于偶。而且有恒不變。名曰奇恒之府。胃大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爲陽。乃天氣之所生也。蓋天主變化。五者寫而不能藏。此所以象天也。此則受五藏之濁氣。而傳化之。名曰傳化之府。惟其爲傳化之府。所以不能久留諸物。有則輸寫者也。然魄門者。肛門也。肺藏魄。肛門上通於大腸。大腸與肺爲

表裏。故亦可稱之曰魄門。此魄門者。亦爲五藏之使。水穀下此。亦不能藏者也。較之傳化之府。何以異哉。（按靈蘭秘典論以腸胃爲十二藏相使之類。六節藏象論言十一藏取決于膽。則府亦可稱爲藏也）

所謂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能實。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所以然者。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故曰實而不滿。滿而不實也。

此言五藏主于藏精。六府主于傳物。乃藏府之的義。所以折方士之繆也。夫謂心肺脾肝腎爲五藏者。正以五藏各有精。藏精氣而不寫。故雖至於滿。而不至於有所

實。唯不實。則不至於有所寫也。謂膽胃大小腸三焦膀胱爲六府者。正以六府傳化物而不藏。故一至於實。而不能有所滿。惟不能滿。則不能不有所寫也。所以實而不能滿者。方其水穀入口之時。上之爲胃者實。而下之爲腸者尚虛。及其食下下脘之後。則下之爲腸者實。而上之爲胃者已虛。故一有所實。則不能有所滿。而必至于寫也。故曰實而不滿者以此。彼五藏無水穀之出入特其精微之氣焉耳。故雖至於滿。而不至於有所實。自不必有所寫也。故曰滿而不實者以此

帝曰。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故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見音現爲去聲）

此明氣口之脉獨爲五藏主。遂即五味入口之語以明五氣入鼻之義焉。氣口者。右手之寸口脉。即手太陰肺經太淵穴也。此篇與經脉別論靈樞五色四時氣篇皆名之曰氣口。靈樞終始篇名之曰脉口。皆以脉氣必會於此也。六節藏氣論。靈樞禁服篇名之曰寸口。以此部即太淵穴去魚際僅一寸也。其左手寸部則內經諸篇皆謂之人迎耳。經脉別論謂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故帝

問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而可以決脉之動靜。氣之盛衰。人之死生。有如是也。伯言脉雖見於氣口。而實本之於脾胃也。胃者。足陽明也。脾者。足太陰也。足陽明爲六府之先。足太陰爲五藏之本。胃主納受。凡水穀以是爲市。爲六府之大源。五味入口。藏於胃。而得脾以爲之運化。致五藏之氣無不籍之以資養。則是脾者。足太陰也肺者。手太陰也。其氣本相爲流通。而氣口亦手太陰耳。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耳。（推脉出于胃變見于氣口。故凡胃脾有積聚痰物。其氣口必大而滑。凡胃脾之虛者。其氣口脉必虛）蓋穀入于胃。氣傳于肺。而肺氣行於氣口。故云變見於氣口也。玉

機眞藏論云五藏者皆禀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于胃氣乃至于手太陰也蓋言胃而脾可知矣其與此意互相發歟然五味入口者如此彼五氣入鼻者何如六節藏象論云天食人以五氣（臊焦香腥腐）地食人以五味（酸苦甘辛鹹）五氣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五藏之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五味入口入於府五氣入鼻入於五藏五藏惟心肺居於鬲上受此五氣故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矣然則脾有病者安能辨其五味哉

凡治病必察其下適其脉觀其志意與其病也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不必治治之無功矣（下字上當有上字）

此言凡治病者當詳其法擇其人與病也察其下者察其下竅通否也適其脉者調其脉之小大滑濇浮沉也人有志意則審觀之（靈樞本藏篇云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然後與其病之可治與否也彼拘于鬼神者專事祈禱惑于渺茫與言修身養性之至德必不見信（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則以修身養性禱于[illegible]下自不惑于鬼神者也）惡于鍼石者謂鍼無益與言鍼石之至巧必不肯從又有病勢危篤難以聽許者不以與治治之有何功哉

異法方宜論第十二（治病各法始于五方而聖人則之雜合以治各得其宜故以名篇）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勢使然也

帝問均一病耳而或以砭石或以毒藥或以灸焫或以九鍼或以導引按蹻治各不同何其病之皆愈也伯言四方地勢不同故所治亦異不必拘用一法也

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踈理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

者亦從東方來

此言砭石之所自始也天地發生之氣始於東方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最多海濱近水其民食魚而嗜鹹居此土以爲安食土味以爲美然魚性屬火使人熱中鹽味至鹹最能勝血宣明五氣論云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靈樞五味論云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中焦注于脉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故熱中則水虧血勝則陰衰其人黑色踈理病爲癰瘍故東方用砭石以治之後世用砭石者自東方來也（山海經云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爲鍼）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

此言毒藥之所自始也天地肅殺之氣盛于西方故西方者屬金而金玉生之沙石産之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倚高陵以爲居而耐受乎風水土得金之氣甚爲剛強故斯民衣不用絲綿而用毛布之褐細草之薦食必用鮮華而濃則脂肥所以外邪不能傷而內傷之病生凡七情飲食皆是也必宜用毒藥以治之（如草木蟲魚鳥獸之類皆有毒藥藏氣法時論云毒藥攻邪五運行大論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後世之用毒藥者自西方來也

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樂音洛焫音爇）

此言灸焫之所自始也天地嚴凝之氣盛於北方故北方者天地閉藏之域也其地最高其居如陵風寒冰冽民思避之故樂于野處多食獸乳乳性頗寒是以人之藏氣亦寒而中滿之病生故北方之人必用灸焫以燒之後世之用灸焫者從北方來也

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胕腐）

此言九鍼之所自始也天地溫厚之氣在於南方故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氣最盛之處也地不滿東南故其地最下而水土弱霧露由地而升唯地下則爲霧露之所聚其民嗜酸味而食胕胕者氣之腐者也酸味收斂故肉理緻密陽盛之處故色赤濕氣內滿熱氣內薄故其病爲筋攣濕痺也南方之人乃用九鍼以治之後世之用九鍼者自南方來也（靈樞自有九鍼論其義甚詳）

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

此言導引按蹻之所自始也東方海南方下西北方高故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土德正王故天地所以生萬物者至衆四方輻輳萬物交歸故民食紛雜而不勞濕氣在下故民病爲痿爲厥爲寒熱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故治之宜導引按蹻也導引者謂搖筋骨動支節也按謂抑按皮肉也蹻謂捷舉手足也中央之人用之後世之用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來

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上文言各法始于五方。而聖人治病。則互用而且合宜。此病之所以皆愈也。

移精變氣論第十三（篇內有移精變氣故名之）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數首句空上古）

郎清泉存學諡述我朝制云。太醫院使掌醫療之法。院判爲之貳。凡醫術十三科。醫官醫士醫生專科肄業。曰大方脉。曰小方脉。曰婦人。曰瘡瘍。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接骨。曰傷寒。曰咽喉。曰金鏃。曰按摩。曰祝由。凡聖濟殿直術業精通者供事。凡京調御藥同內官監視。合一服爲一劑。然均二器。其一嘗。醫官嘗之。內官又嘗之。其一進御。按摩以消息導引之法除人八疾。祝由以祝禁祓除邪魅之爲厲者。二科今無傳。愚今考巢氏病源。各病皆有按摩之法。三國志孫策時于吉祝由法今民間亦有之

此言上古之人。可以祝由已病。而後世則不能也。往古內無眷慕之累。而後世則憂患緣其內。往古外無伸宦之形。而後世則苦形傷其外。往古動作以避寒（身體動作則血脉和暢故不寒）陰居以避暑。故邪不能入。而後世則失四時之順逆寒暑之宜。故賊風數至。虛邪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病之小者甚。而大者死也。是以往古不必用毒藥以治其內。鍼石以治其外。而祝說病由。遂能移精變氣而已病也。後世必得毒藥以治其內。鍼石以治其外。乃可以已病。而非祝由之所能施也。其不同者如此

帝曰。善。余欲臨病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待聞乎。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脉是矣。色以應日。脉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脉。此上帝之所貴。以合于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長。命曰聖王

此至末節。詳言色脉爲治病之要法也。上帝者。上古在上之帝王也。先師。僦貸季也。蓋色之變化最速。可以應日。脉之變化稍常。可以應月。此正治病之要法也。上帝能然。所以遠于死而近于生。稱爲聖王也宜矣

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爲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此言中古以湯液草煎治病也。湯液。據後篇湯液醪醴論。則是五穀所制。而非藥爲之也。言中古治病。方其病之始至。用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八風見靈樞九宮八風篇有大弱風。謀風。剛風。折風。大剛風。凶風。嬰兒風。弱風。五痺者。痺論有筋痺。脉痺。皮痺。肉痺。骨痺。）及其十日不已。則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爲助。而煎之使服。蘇者。葉也。荄者。根也。枝者。莖也。荄爲本。枝葉爲末。即後世之煎劑也。湯液醪醴論曰。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

邪氣不服。蓋有病人而後用醫工。故亦以本標名之。今醫藥合其病情。則標本得而邪氣服矣。此中古治病之得其法者如此

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粗工兇兇。以爲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

此言後世治病之失也。言後世治病。不本四時（四時刺逆從曰。春氣在經脉。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診要經終論。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水熱穴論云。春取絡脉分肉。夏取盛經分腠。秋取經俞。冬取井滎。靈樞四時氣篇云。春取經。夏取盛經。秋取經俞。冬取井滎。）不知日月（八正神明論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澤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衛氣也。是故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天時而調之。）不審逆從（行氣色之逆從。如玉版論要篇曰。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爲逆。下爲從。女子右爲逆。左爲從。男子左爲逆。右爲從。又靈樞衛氣失常篇云。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惡眉者。血氣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血氣俱不足。審察其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有四時之逆從。平人氣象論曰。脈有逆從四時。未有藏形。春夏而脈瘦。秋冬而脈浮大。命曰逆四時也。玉機眞藏論曰。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脈。夏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脾脈。其至皆懸絕沉濇者。命曰逆四時也。）病形已成。乃欲用微鍼以治其外。湯液以治其內。此粗工者。兇兇然以爲可攻。殊不知舊病未已。而新病又起矣。此後世治病之失其法者如此。

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則。逆從到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去故就新。乃得眞人。帝曰。余聞其要于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脉。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治之極于一。帝曰。何謂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帝曰。奈何。岐伯曰。閉戸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到當作倒。塞入聲。數音朔。靈樞天年篇云。失神者死。得神者生。師傳篇帝曰。守一勿失。岐伯曰。生神之理。與此義同。）

此詳言治法以色脉爲要之極。而其要之一。唯在于得神而已。神者。病者之神氣也。

湯液醪醴論第十四（內有湯液醪醴故名篇）

黃帝問曰、為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也。

此言為湯液醪醴者、必有取於稻米稻薪也。蓋稻米生于陰月。成于陽月。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其性至完、稻薪採之以冬。故其性至堅、所以制為湯液醪醴也。

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為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夫上古作湯液、故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岐伯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也。（鑱沮銜反藏氣法時論云毒藥攻邪靈樞九鍼論第一曰鑱鍼）

此言上古聖人制湯液醪醴以為備。然無邪則不必服。中古則邪氣時生。故服之萬全。後世則邪氣太甚、非毒藥鍼灸以治之不可也。然後世有用醪醴者。入之以藥。而上古之醪醴乃以五穀成之、其性頗醇、故不能治後世之邪。所謂世代漸遠、而治法漸加也。

帝曰。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謂神不使、岐伯曰、鍼石道也、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壞神去、榮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榮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泣與濇同）

此承上文。而言鍼法之不能立功者、以病者之不能有神也。蓋病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神志意、精氣營衛。皆非其故。故其神已去、而病不能愈。安望鍼法之能立功哉。

帝曰。夫病之始生也。極微極精、必先入結于皮膚。今良工皆稱曰病成。名曰逆。則鍼石不能治。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數、親戚兄弟遠近、音聲日聞于耳。五色日見於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岐伯曰、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

上文言病者之神至于去。固不可愈。而此又言始時病工之不得。宜其病至于成也。帝嘆凡病始生。雖極精微難以測識、然必先入于皮膚、當是之時、何弗之察、至今病成、而良工稱之曰病成。又名之曰逆。則鍼石良藥。不能及已。且此良工者、素能得法守數、與病之親戚、日遂聞聲見色、亦何不早治、而使病之至于斯也。伯言病非遽至于成也。蓋病者為本、醫工為標、始時醫工不得病者之情、如本篇嗜欲無窮之謂、病者不得醫工之能。如前篇不本四時等義之謂、所以邪氣不服、而病至于成也。由此觀之、則病者不可不預、而醫者不可不慎、不慮

其始而徙悔於終。奚益哉。

帝曰。其有不從毫毛生。而五藏陽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于內。氣耗于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于內。而形施于外。治之柰何。岐伯曰。平治於權衡。去宛陳莝。是以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服。五陽已布。疏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帝曰。善。（以已同莝音剉）

此帝承上文而舉病成一證者問之。伯遂以治法爲對也。陽者。衛氣也。郭。皮膚也。人以皮膚爲郭。猶以外城爲郭也。魄。肺神也。四極。四支也。平治權衡。察脉之輕重浮

沉也。宛。積也。陳莝。陳草也。邪氣之在人身。猶草莝之陳積也。開鬼門。發汗也。潔淨府。利水也。五陽。五藏皆有陽氣也。巨氣。大氣也。即正氣也。帝言病有不從毫毛而生。非由于外而生于內。五藏陽氣皆已竭盡。津液充溢皮膚。發爲腫脹。（靈樞脹論云衛氣逆爲脉脹衛氣并脉循分爲膚脹）上攻于肺。肺神獨居。是孤精在內。而陽氣耗散于外。形體敗弱。不可與衣相保。四支脉急。中氣喘促。邪氣入內。以與正氣相拒。腫脹之形。施張于外。宜何法治之。伯言當察其脉之浮沉。如權衡然。浮則在表。宜汗。沉則在裏。宜泄。如去菀積之陳莝。以微動四支。以導引之。溫煖其衣。以流通之。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體。蓋經脉滿。則絡脉溢。絡脉溢。則繆刺之以調其經脉。如繆刺論之所云也。開鬼門以發其汗。潔淨府以利其水。使五藏之精。漸以時服。五藏之陽。漸以宣布。正以疏滌五藏。故邪氣去而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也。非由邪氣之去。何以致正氣之復哉。是證也。其靈樞水脹論五癃津液篇之所謂水脹歟。

玉版論要篇第十五（篇內有著之玉版及至數之要其末云論要畢矣故名篇靈樞經亦有玉版必別著之玉版也）

黃帝問曰。余聞揆度奇恒所指不同。用之柰何。岐伯對曰。

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恒者。言奇病也。請言道之至數。五色脉變。揆度奇恒。道在於一。神轉不回。回則不轉。乃失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命曰合玉機。（度入聲揆上聲）（真藏論云帝曰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數五色脉變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轉不迴迴則不轉乃失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藏府每旦讀之名曰玉機此篇用回字彼從迴義當參看）

此因帝疑經旨之異。而深明其道之一也。五色脉變揆度奇恒。俱古經篇名。（靈樞第六卷有五色篇經脉別論亦有陰陽揆度等名）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恒者。言奇病也。（病能論篇云揆度者切度之也奇恒者言奇病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恒者得以四時死也所謂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脉理也度者得其病處以四時度之也）試言道之至數。凡五色脉變揆度奇

恒其經雖異而其道則歸于一者何也以人之有神也前篇移精變氣論有得神者昌湯液醪醴論有神去之而病不愈八正神明論有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慎養上古天眞論有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則知神者人之主也有此神而運轉于五藏必不至於有所回回者卻行而不能前也設有所回必不能運轉矣此乃自失其機也是可見機在于神要在于機故至數之要至迫至近至精至微吾將此數語而著之玉版命之曰合玉機蓋玉機眞藏論亦載此數語故曰合玉機也

容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其見深者必齊主治二十一日已其見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色夭面脫不治百日盡已脈短氣絕死病溫虛甚死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爲逆下爲從女子右爲逆左爲從男子左爲逆右爲從易重陽死重陰死陰陽反他治在權衡相奪奇恒事也揆度事也（齊後世作劑他陰陽應象大論作作）

上文言五色脈變合揆度奇恒而道在于一矣此節以五色之變者而極言之凡人容色見於上下左右部者各有其要爲宜其色見淺者病未深也用湯液以治之十日可已據湯液醪醴論則此湯液者乃五穀所爲非如後世之湯藥也其見深者病勢深也必用藥劑以治之二十一日可已藥劑者如移精變氣論治以草蘇草荄之枝者是也其見大深者病勢深也必用醪酒以治之百日可已（醪酒者入藥于酒中如腹中論有雞矢醴之謂）其間有顏色沉夭而面肉已脫者不治然雖曰不治期在百日之盡則其命斯決也蓋脈短氣絕者必死病溫虛甚者必死故知其百日盡而必死也所謂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者正以色見于上病勢方炎故爲逆色見於下病勢已衰故爲從（靈樞五色篇云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女子色見于右則女子屬陰而右亦屬陰是爲獨陰也故爲逆若在于左則陽以和陰豈非從乎男子色見于左則男子屬陽而左亦屬陽是爲獨陽也故曰逆若在于右則陰以和陽豈非從乎又何也男子色見于左乃重陽也故曰死女子色見于右乃重陰也故曰死此陰陽相反而作此病治法在于察其脈之浮沉如權衡然以相奪之正奇恒揆度二篇之事也陰陽應象大論云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正此之謂歟（按色見上下左右男女之分大義詳備于靈樞五色篇）

搏脈痺躄寒熱之交脈孤爲消氣虛泄爲奪血孤爲逆虛爲從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行所勝曰從從則活八風四時之勝終而復始逆行一過不復可數論要畢矣

此節文以五脈之變者而極言之。脈之搏擊於手者，乃曰痺曰躄曰寒熱之交，則有此脈來見也。脈之有陰而無陽，有陽而無陰者，孤脈也。有陰而無陽者為衛氣消，有陽而無陰者為營氣消。脈之虛者而有泄，謂乃為奪血也。蓋血乃陰類，泄雖非血，而血從此虛，故曰奪血（[illegible]）（營衛生會篇云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然孤者為偏勝，是為逆；虛者猶可補，是為從。凡欲行奇恆篇之法，自太陰始，蓋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故當于此部而取之。五行之剋我者為所不勝也。行所不勝者，是為逆，逆則死（如木部見金脈金部見火脈火部見水脈水部見土脈土部見木脈之類）。五行之我剋者曰所勝，行所勝者是為從，從則活（如木部見土脈土部見水脈水部見火脈火部見金脈金部見木脈之類是也）。故八風四時之勝，或行所不勝，或行所勝，皆終而復始。若逆行一過，則行所不勝，其病必死，不必復數矣。

診要經終篇第十六（前七節論診脈之要後六節論十二經之終故名篇）

黃帝問曰：診要何如？岐伯對曰：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三月四月，天氣正方，地氣定發，人氣在脾。五月六月，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頭。七月八月，陰氣始殺，人氣在肺。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復，地氣合，人氣在腎。

此舉天氣地氣人氣而言之，見人氣所在，乃診家之至要也。診，視驗也（診之為義所該者廣有自為脈言者如經脈要精微論之謂有自診病言者如經脈別論之謂陰陽應象大論有善診者察色按脈則所謂診者不止於脈而已）。方，正也。殺，肅也。伯言正二月者，寅卯月也。月建屬木，木治東方。天氣始正，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以肝屬東方木也。三四月者，辰巳月也。月建屬土與火，治東南方。天氣正方，地氣之發者已定。人氣在脾，以脾屬土而土又生火也。五六月者，午未月也。月建屬火，火治南方。天氣已盛，地氣已高，人氣在頭，頭屬南方火也。七八月者，申酉月也。月建屬金，金治西方。天地之陽氣已下，陰氣已上，始皆肅殺，人氣在肺，以肺屬西方金也。九十月者，戌亥月也。月建屬水，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陽氣入藏也。十一二月者，子丑月也。月建屬水，水治北方。水已復冰，地氣已合。人氣在腎，以腎屬北方水也。善診者當以是為法矣。

故春刺散俞，及與分理，血出而止，甚者傳氣，間者環也。夏刺絡俞，見血而止，盡氣閉環，痛病必下。秋刺皮膚，循理，上下同法，神變而止。冬刺俞竅於分理，甚者直下，間者散下。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俞音庶間去聲冬刺俞竅于分理之于字當作與字）

承上文而言四時所診，既有定藏矣，而此遂言四時當各有所刺也。甚者，病相剋為甚，傳其所勝也（如心傳肺肺傳肝之類）。間者，間其所勝之藏而傳于所生之藏也（如心當傳肺今間其

（所勝之肺而傳其所生之脾之類）標本病傳論。岐伯曰：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蓋并者，並也。傳其所勝而病勢并行也。獨者，特也。特傳其所勝也。（難經五十三難曰：七傳者死，間藏者生。七傳者，傳其所勝也，即此所謂甚也。間藏者，傳其子也，即此所謂間也。）春刺散俞及與分理。散俞者，各經分散之穴也。四時刺逆從論云：春氣在經脉。此散俞者，即經俞也。以義推之，春之經脉當在肝膽經也。分理者，亦肝膽經之分理也。分理者，紋理也。肝之經穴在中封穴，膽之經穴在陽輔穴。候至血出而止鍼。其病之甚者，則氣本傳于所勝，而至此不傳，間藏而傳之者，則環時而病已矣。　夏刺絡俞，以義推之，當在

心與小腸之絡穴也。心之絡穴在通里，或心包絡絡穴在間使，小腸絡穴在支正也。見血而止鍼，邪氣已盡，周時穴閉，痛病自然下矣。　秋刺皮膚，四時刺逆從論云：秋氣在皮膚。水熱穴論云：取俞以寫陰邪，取合以虛陽邪。以義推之，肺經之俞在太淵，大腸之合在合谷也。循其皮膚之分理，上下同法，候其神變于未刺之先而止鍼矣。　冬刺俞竅與分理，蓋腎與膀胱之俞竅分理也。四時刺逆從論云：冬氣在骨髓，正以腎主骨也。其病之甚者，當水尅火，腎傳心也，即直下其鍼以深取之。其病之間者，當腎傳肝也，乃散布其鍼，以淺刺之，則病自愈矣。凡此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正以法其人氣之所在，以爲刺耳。（按此節末云：春夏秋冬法其所在，則此節當本上節來。）

春刺夏分，脉亂氣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氣。春刺秋分，筋攣逆氣，環爲欬嗽，病不愈，令人時驚，又且哭。春刺冬分，邪氣著藏，令人脹，病不愈，又且欲言語。此舉春時所刺者，不能法其所在，而反生他病也。春當刺肝膽之散俞分理矣。若刺夏分，則取心與小腸之絡俞也。心主脉，故脉亂氣微。水受氣于夏，腎主骨，故邪氣入淫骨髓，而前病不能愈。况心火微，則胃土不足，故不嗜食，不嗜食故少氣也。四時刺從逆論云：春刺絡俞，血

氣外溢，令人少氣。　若春刺秋分，則取肺與大腸之皮膚矣。木受氣於秋，肝木主筋，故刺秋分，則筋攣也。肺主氣，故氣逆，旋爲咳嗽，而前病不能愈。况肝主驚，故時驚。肺在聲爲哭，故又且哭也。　若春刺冬分，則取腎與膀胱之俞竅與分理矣。冬主陽氣內藏，故邪氣著藏。邪氣內入，故令人脹，病不愈。火受氣于冬，心主言，故欲言語也。四時刺逆從論云：春刺筋骨，血氣內著，令人腹脹。

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墮。夏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心中欲無言，惕惕如人將捕之。夏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少氣，時欲怒。（解懈同，墮惰同）

此舉夏時所刺者。不能法其所在。而反生他病也。夏當刺心與小腸之絡俞矣。若夏刺春分。則取肝膽之經穴也。肝養筋。肝氣不足。故筋力懈惰。四時刺逆從論云。夏刺經脉。血氣乃竭。令人懈惰。　夏刺秋分。則取肺與大腸之皮膚矣。肺氣不足。故病既不愈。又令人心中欲無言。惕惕如人將捕之。蓋虛之甚故也。　夏刺冬分。則取腎與膀胱之俞竅與分理也。腎水洩而心火炎。病既不愈。元氣衰少。火氣內熾。來助母氣。時欲怒也。四時刺逆從論云。夏刺筋骨。血氣上逆。令人善怒。

秋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惕然欲有所為。起而忘之。秋刺夏

分。病不已。令人益嗜臥。又且善夢。秋刺冬分。病不已。令人洒洒時寒。

此舉秋時所刺者。不能法其所在。而反生他病也。秋當刺肺與大腸之皮膚矣。若秋刺春分。則取肝膽之經穴也。肝氣不足。病不愈已。令人惕然欲有所為。起而忘之。四時刺逆從論云。秋刺經脉。血氣上逆。令人善忘　若秋刺夏分。則取心與小腸之絡俞也。病既不已。心氣益少。肺氣亦孤。令人嗜臥。心主夢。故又且善夢也。四時刺逆從論云。秋刺絡脉。氣不外行。令人臥不能動。　若秋刺冬分。則取腎與膀胱之俞竅與分理也。病既不已。陰氣上升。故令人洒洒時寒。四時刺逆從論云。秋刺筋骨。血氣內散。令人寒慄。

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臥不能眠。眠而有見。冬刺夏分。病不愈。氣上發為諸痺。冬刺秋分。病不已。令人善渴。（眠而有見之而當作如）

此舉冬時所刺者。不能法其所在。而反生他病也。冬當刺腎與膀胱之俞竅與分理矣。若冬刺春分。則刺肝膽之經穴也。病既不愈。肝氣衰少。故令人欲臥。而臥時又不能眠。雖至眠時。如有所見也。四時刺逆從論云。冬刺經脉。血氣皆脫。令人目不明。　若冬刺夏分。則取心與

小腸之絡俞也。病既不愈。而脉氣發洩。諸痺當發。四時刺逆從論云。冬刺經脉。血氣外洩。留為大痺。　若冬刺秋分。則取肺與大腸之皮膚也。病既不愈。而肺氣不足。令人火燥而善渴也。四時刺逆從論云。冬刺肌肉。陽氣竭絕。令人善渴。

凡刺胷腹者。必避五藏。中心者環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腎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鬲者。皆為傷中。其病雖愈。不過一歲必死。刺避五藏者。知逆從也。所謂從者。鬲與脾腎之處。不知者反之。刺胷腹者。必以布憿著之。乃從單布上刺。刺之不愈。復刺。刺鍼必肅。刺腫搖鍼。經刺勿搖。此刺之

道也。（巾去声。微當作憿。憿巾也。著着同。）

此言刺不避五藏者。各有死期。而遂指刺胷腹者之有法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凡刺胷腹者。必當避之。苟不避之。則中心者環死。蓋心爲君主之官。故其死最速。當周環一日之時而死也。（刺禁論云。一日死。其動爲噫。四時刺逆從論與此同。刺禁論刺中肝死日刺禁論云。中肝五日死。其動爲語。四時逆從論亦同。）中脾者五日死。蓋以五乃土之生數也。（刺禁論云。中脾十日死。蓋十爲土之成數也。四時逆從論同。）中腎者七日死。蓋六乃水之成數。成數既畢。當至七日也。（刺禁論云。中腎六日死。其動爲嚏。四時刺逆從論云。中腎六日死。其動爲嚏欠。）中肺者五日死。蓋四乃金之生數。生數既畢。當至五日而死也。（禁刺論云。中肺三日死。其動爲欬。三字當作五字之訛也。四時刺逆從論同。）中鬲者。皆爲傷中。蓋人之有鬲。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也。心肺居于鬲上。腎肝居于鬲下。而脾則居于鬲中。故五藏之氣。同受鬲氣。今鬲既受傷。則五藏之氣。互相尅伐。其病雖暫時得愈。猶誤傷其中。不過一歲而死矣。凡刺五藏者。在乎知其順逆也。所謂順者。知鬲與脾腎。有上中下之異處。不知者反之。所以謂之逆耳。且凡刺胷腹者。自有其道。必以布爲憿。憿者巾也。着之胷腹之間。乃從單布上刺。蓋不欲深入也。刺之愈者。可以止鍼。若刺之不愈。則復刺之。況刺鍼者。其志

當肅。即寶命全形篇所謂深淺在志。遠近如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者是也。其刺腫者。必摇其鍼。以出大膿血故也。若非腫而刺經脈者。勿摇其鍼。以經氣不可泄也。此乃刺鍼之道耳。

帝曰。願聞十二經脈之終奈何。岐伯曰。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此下五節出靈樞終始篇）

此以下。詳十二經脈終時之狀。而此一節。則先以太陽之終者言之也。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其支別者。下循足至小指外側。手太陽之脈。起于手小指之端。循臂上肩。入缺盆。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外眥。故太陽之終也。戴眼。謂睛不轉而仰視也。反折瘈瘲。謂手足身體反張。而或急爲瘈。或緩爲瘲。其色則白。足太陽之水主黑。手太陽之火主赤。其二色不見。而色止白也。絕汗乃出。謂汗暴出如珠。而不復滲入也。蓋至於絕汗出而死矣。（觀末有上二經之所取一句。故每節當以手足經釋之）

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皆縱。目睘絕系。絕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

此舉少陽之終者言之也。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其支別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手

少陽之脈。其支別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故終則耳聾。少陽主筋。故終則百節皆縱。其目之系則絕。（靈樞大惑論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爲約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今曰目睘者。猶系云眼閉也。其所謂系者。即大惑論之所謂系也）益至於系絕。而一日半則死。凡其死也。色必青白。以金木相薄也。

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善驚。妄言。色黃。其上下經盛不仁。則終矣。

此舉陽明之終者言之也。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頞中。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

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鬲。手陽明之脈。起于手次指之端。循臂。至肩上。出于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其支別者。從缺盆。上頸。貫頰。下入齒中。還出俠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俠鼻孔。故終則口耳動作。胃病。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又罵詈不避親疎。故善驚妄言也。黃者。土色也。上謂手脈。下謂足脈。經盛謂面目頸頷足跗腕脛皆躁盛而動也。不仁。謂不知痛痒也。此皆氣竭之徵。故終也。

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上下不通而終矣。

此舉少陰之終者言之也。手少陰氣絕。則血不流。足少陰氣絕。則骨不耎。血漸枯則皮毛死。故面色如漆而不赤。骨不耎則斷上宣。故齒長而積垢。手少陰之脈。起于心中。出屬心系。下鬲絡小腸。足少陰之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故其終則腹脹閉。而上下不通也。

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善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

此舉太陰之終者言之也。足太陰之脈。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手太陰之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惟其屬脾絡胃。還循胃口。故腹脹閉

不得息。而爲噫爲嘔。且其嘔則氣逆而上行。故面色赤。不嘔則不逆。不逆則上不通而下亦閉。故上下不通。足太陰之脈。支別者。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故心氣外燔。則皮毛焦而終也。

厥陰終者。中熱嗌乾。善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此十二經之所敗也。（按靈樞經脈篇有十二經氣絕當參看）

此舉厥陰之終者言之也。足厥陰之絡。循脛。上睪。結於莖。其正經入毛中。過陰器。上抵小腹。俠胃。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手厥陰之脈。起于胸中。出屬心包。故終則中熱嗌乾。善溺。心煩也。靈樞經脈篇云。肝者。筋之合也。筋

者。聚於陰器而脉絡於舌本。故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也。若此者。十二經皆至于敗。故其死也宜矣。

脉要精微論篇第十七（此篇論診脉之要至精至微。故名篇）

黃帝問曰。診法何如。岐伯對曰。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脉未盛。絡脉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脉。

此以診脉之時候言之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者。衛氣也。經脉者。十二經脉氣之行。如手太陰自中府以至少商之類。絡脉者。十五絡穴。如手太陰以列缺爲絡之類靈樞口問篇岐伯曰。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

陽氣盛。則寤矣。惟平旦之時。則夜盡方甦。營氣隨宗氣以行經隧者。寐後而未動。陽氣之出睛明穴。而行陽經者。方寤而未散。飲食猶未進而胃氣尚靜。經脉則未盛以諸經之脉未淖也。絡脉則調勻。以絡脉未甚旁行也氣血則未亂。以事未甚擾也。故乃可診有過之脉。蓋人之有病。如事之有過誤。故曰有過之脉。全經倣此。

切脉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藏有餘不足。六府強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

此以診脉之要訣言之也。凡切脉者。當視脉之動靜矣而尤當視精明。察五色。蓋精明者。指神氣也。移精變氣論有得神者昌。湯液醪醴論有神去之而病不愈。玉版論有神轉不回。回則神氣精明不于昏沉者。最爲診法之要耳。（按王註以精明爲足太陽經之睛明穴。但此穴未足以觀人。以此法爲診。日經則可。良曰下文所以視萬物別黑白等語觀之。則主目言爲地。蓋精非生神氣言。含目亦無以見之。況未必則精衰矣。豈精衰之精尚可以穴言乎。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者是也）其五色亦所當兼察也。五藏有有餘不足。六府有強弱。形有盛衰。皆當有以觀之。以此數者而參伍焉。則死生之分決矣

夫脉者。血之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少。濇則心痛。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緜緜其去如弦絕。死。龍數

此以診脉之脉體言之也。府者。聚也。言血之多少。聚于經脉之中。故脉爲血之府也。脉長則氣治。以氣足。故應手而長。脉短則氣病。以氣滯。故應手而短。脉來六至爲數。數則火盛而煩心。脉來洪盛爲大。大則邪盛而病進。上者。寸也。寸盛者。爲氣居于高。下者。寸之下。即關也。下盛者。爲氣脹于中。脉來中止。不能自還者爲代。代則正氣已衰。故不能自還也。猶人負重以至中途。而力乏不前。欲求代于人者耳。脉來細細如絲者曰細。細則正氣已少。故脉息細微也。脉來如刀刮竹。而往來甚難者曰

濇。濇則心血不足。而有時作痛也。然則氣病氣高氣脹之氣。邪氣也。邪氣合內傷外感而皆有之。氣衰氣少之氣。皆正氣之衰也。煩心。病進心痛者。皆病也。正氣治爲無病耳。不唯是也。脉之四五至者爲平。脉氣渾渾而濁亂其來至如湧泉。出而不返。蓋六至已上之脉也。其病當進。其色當弊。與前大爲病進者相類也。又有不足而脉氣綿綿。其微至細。蓋三至已下之脉也。甚則去如弦之斷絶。不復再來。此皆死脉之候也。

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鵞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五色精微象見矣。其壽不久也。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白黑審短長。以長爲短。以白爲黑。如是則精衰矣。（白當作帛赭音赭重平声）

此別復以精明五色之義中之也。夫五色以精明爲主精明由五色見之。故精明五色者。乃吾人之正氣精華也。故赤欲如帛裹朱。色赤而明潤不散。如赭蓋赭則赤帶焦黑矣。白欲如鵞羽。色白而明潤不散。如鹽蓋鹽則白帶雜暗矣。青欲如蒼璧之澤。色青而明潤。不欲如藍蓋藍則青帶沉晦矣。黃欲如羅　雄黃色黃而明潤不欲如黃土蓋黃土則黃帶沉滯矣。黑欲　如重漆色黑而

明潤不欲如地蒼。蓋地蒼則黑帶沉滯矣。曰赭曰鹽曰藍曰黃土曰地蒼。皆五色之精微不足。氣象所見。其壽當不久也。觀五色如此。觀精明何如。夫人之精明者。其神在目。所以視萬物。別黑白。審長短。若以長爲短。以白爲黑。則人之精氣衰矣。故凡觀其五色者。必觀其精明也。

五藏者。中之守也。中盛藏滿。氣勝傷恐者。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濕也。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神明之亂也。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

此言五藏爲身之守。而失守則死也。夫五藏在人。乃爲中之守也。今腹中甚盛。藏氣脹滿。氣勝而喘。善傷于恐其聲如從室中所言。混濁難聞。是乃中氣之濕所致也（肺脾腎三藏失守）言之所發者。本非終日之久。而聲不接續。言而復言者。此乃正氣之奪也。（肺藏失守）衣被不知斂束。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乃神明之亂也。蓋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非神明之亂。必不至是矣。（心藏失守）脾胃爲倉廩之官。而魄門則其所出之門戶也。魄門者。肛門也。今倉廩不藏而竟從下泄。是其門戶不能禁要也。（脾藏失守）膀胱

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乃能出矣。今水泉下注而不止，是膀胱不能藏耳（腎藏失守）。凡若此者，蓋五藏在內而得守則不至有已前諸證而爲生，唯五藏在內而失守

故有已前諸證而至死矣

夫五藏者，身之強也。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則僂附，筋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得強則生，失強則死（憊敗去声）

此言五藏爲身之強，而失強則死也。夫五藏在人，乃爲身之強也，故頭爲諸陽之首，七竅之會，實吾人精明之府也。今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五藏失強）。胸在前，背在後，而背懸五藏，實爲胸中之府。今背曲肩隨，胸中之府將壞矣（五藏失強）。腎附于腰之十四椎間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故腰爲腎之府。今腰間轉搖不能，正以兩腎將憊，病應有如是也（腎藏失強）。膝者筋之府，故筋會于陽陵泉。今屈伸不能，行則僂俯，正以筋將憊壞，病應有如是也（肝藏失強）。骨者髓之府，而髓爲骨中之脂。今不能久立，行則振掉，正以骨將憊壞，病應有如是也（腎藏失強）。凡若此者，蓋五藏在內而得強則不至有已前諸證而爲生，唯五藏在內

而失強，故有已前諸證而至死矣

岐伯曰：反四時者，有餘爲精，不足爲消。應太過，不足爲精；應不足，有餘爲消。陰陽不相應，病名曰關格（應平声）

此槩關格之脈言之也。靈樞禁服篇言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名曰平人。若反四時者，如春夏之時，人迎當有餘，而反不足，氣口當不足，而反有餘，是氣口有餘爲精，六陰經之陰氣無有所傷也，人迎不足爲消，六陽經之陽氣，眞有所消也。又如秋冬之時，氣口當有餘而反不足，人迎當不足，而反有餘，是人迎有餘爲精，六陽經之陽氣無有所傷也，氣口不足爲消，六陰經之陰氣，眞有所消也。蓋春夏人迎應太過也，今春夏而使氣口爲精，秋冬氣口應太過也，今秋冬而使人迎爲精，是使不足者反爲精也。春夏氣口應不足也，春夏而使人迎爲消，秋冬人迎應不足也，今秋冬而使氣口爲消，是使有餘者反爲消也。乃陰經陽經，各不相應，病名曰關格。靈樞終始經脈五色禁服四時氣等篇之論關格，而皆指之爲死不治者，宜也（大義具見第一卷六節藏象論末節中王註全然所解並不明此義耳）

帝曰：脈其四時動柰何？知病之所在柰何？知病之所變柰何？知病乍在內柰何？知病乍在外柰何？請問此五者，可得

[illegible]岐伯曰。請言其與天運轉大也。萬物之外。六合之内。天地之變。陰陽之應。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四變之動。脈與之上下。以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有時。與脈爲期。期而相失。知脈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微妙在脈。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始之有經。從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時爲宜。補瀉勿失。與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是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脈合陰陽。（按彼春之暖四句又見至真要大論暑作景傷）

此帝欲以脈知五者。伯言當法天之四時陰陽五行而已。上文言反四時者爲關格。故帝以脈動四時爲問。及病在何經。病分內外。皆欲知之。但言吾人之脈不外乎四時。而四時不外乎五行。五行不外乎陰陽。陰陽不外乎天運而已。彼萬物之外。即六合之內也。皆出于天地之變。陰陽之應。故當春而氣煖。至夏則不止于煖而爲暑矣。當秋而氣忿。在冬則不止于忿而爲怒矣。蓋四時有變。而吾人之脈特隨之而上下耳。上下皆浮沉也。正以春時之脈。其應如中乎規。規者。所以爲員之器也。春脈軟弱輕虛而滑。如規之象。員活而動。故曰春應中規也。夏時之脈。其應如中乎矩。矩者。所以爲方之器也。夏脈洪大滑數。如矩之象。方正而盛。故曰夏應中矩也。秋時之脈。其應如中乎衡。秋脈浮毛。輕澀而散。如衡之象。其取在平。故曰秋應中衡也。冬時之脈。其應如中乎權。冬脈如石。兼沉而滑。如權之象。其勢下垂。故曰冬應中權也。若是者何也。蓋以冬至四十五日以後。乃小寒大寒以至立春也。陽氣漸上。陰氣漸下。惟陽氣漸上。故在春爲煖。而漸至于夏則爲暑。春脈之所以中規。夏脈之所以中矩者。有由然矣。夏至四十五日以後。乃小暑大暑以至立秋也。陰氣漸上。陽氣漸下。惟陽氣漸下。故在

秋爲忿。而漸至于冬則爲怒。秋脈之所以中衡。冬脈之所以中權者。有由然矣。陰陽有時。與脈之上下有期。期有不同。知脈有四時之分。分之有期。知脈有死生之時。微妙在脈。不可以不察也。察之有紀。從陰陽之氣而始。始之有經。從五行之配而生。生之有度。四時各有所宜。用瀉者能補瀉隨時而勿失。與天地陰陽升降之氣。合而爲一。則得此一者之情。可以知死生矣。惟人身能合天之陰陽也。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脈合陰陽。何者而非一理以貫之哉。

是知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俱

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哭。短蟲多、則夢聚衆、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此篇與靈樞淫邪發夢篇大同、但彼更詳耳。方盛衰論亦有記夢。周官六夢列于占夢篇有陰氣壯等夢、大義俱與此同）

此承上文、而言人身之有夢、亦不外乎陰陽而已。是故五藏爲陰、而陰之邪氣盛、則夢涉大水恐懼、六府爲陽、而陽之邪氣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應象大論曰、水爲陰、火爲陽、故夢必各從其類）若藏府之邪皆盛、則陰陽相爭、其夢主于相殺毀傷。邪氣盛于上、則夢飛、邪氣盛于下、則夢墮。甚飽、則夢以物與人、以其有所餘也。甚饑則夢取人之物、以其有不

足也。肝在志爲怒、故肝氣盛、則夢怒、肺在志爲哭、故肺氣盛、則夢哭。蟲之短者、勢不相爭、故短蟲多、但夢聚衆焉耳。蟲之長者、力必相角、故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矣。此皆人身之陰陽、有合于天地萬物之陰陽、而諸夢有如是也。

是故持脉有道、虛靜爲保。春日浮、如魚之遊在波、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故曰、知內者按而紀之、知外者終而始之。此六者、持脉之大法。

此一節、言持脉之法、正以答脉有四時之動也。是故持脉有道、當虛其心、靜其志、保守而無失。春日脉體稍浮、如魚之遊在波、雖出而未全浮也。夏日脉體上透于皮膚、泛泛乎如萬物有餘、洪大而易取也。秋日脉體入于皮膚之下、如欲蟄之蟲、有將去之意。冬日脉體在骨、如已蟄之蟲、深居周密、君子于斯時也、亦當居于室中、而無煩擾耳。故曰、在內者、人有此脉、吾能按其脉而紀之、有春夏秋冬之殊。在外者、人有五色、吾能觀其色而驗之、有始終生剋之異。此春夏秋冬、內外六者、乃持脉之大法也。

心脉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其耎而散者、當消環自

已、

此以下六節、正以答知病所在四句之問、而此一節、言心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心脉搏擊于手、而且堅且長。乃心經邪盛、當令人舌卷短而不能言也。蓋手少陰之脉、從心系。上俠咽喉。故病如是耳。其脉若耎而散、則剛脉漸柔。當完一周日之時。而病自已矣。

肺脉搏堅而長、當病唾血、其耎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令不復散發也

此言肺脉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肺脉搏擊于手。而至堅且長。乃肺氣火盛、當病唾血。若脉漸耎而散、則病非

唾血之甚也。特以汗出之際，[illegible]水灌汗，至使不復發散，一發散之，而病可已矣。

肝脈搏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脅下，令人喘逆。其耎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易去声）

此言肝脈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肝脈搏擊于手，而且堅且長，其色又不青，當病或墜或搏，因血積于脅下，令人喘逆不止也。正以厥陰之脈，布脅肋，循喉嚨之後，其支別者，復從肝別貫鬲，上注肺。今血在脅下，則血之積氣，上薰于肺，故令人喘逆也。其脈若耎而散，其色澤者，

當病溢飲。蓋面色浮澤，是為中濕，血虛中濕，水液不消，故病溢飲。溢飲者，當渴之時，暴多飲水，而水不內消，故易入于肌皮腸胃之外也。（按諸脈見本經之氣而色不應者，皆非病從內生，是外病火脈也。然義亦皆言色，而心邪不言色，皆以病從內生也。）

胃脈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其耎而散者，當病食痺。

此言胃脈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胃脈搏擊于指，而至堅且長，是胃氣虛極，母氣乘之，其色乃赤，若是者當病折髀。蓋足陽明之脈，從氣衝下髀，抵伏兔，故病則髀乃如折也。其耎而散者，當病食痺。蓋胃陽明之脈，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絡脾，故食則痛悶為痺，而氣不散耳。若一散之，而病自已矣。

脾脈搏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其耎而散，色不澤者，當病足䯒腫若水狀也。

此言脾脈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脾脈搏堅于指，而至堅且長，則脾氣虛極，其色之黃者外見。然脾虛則肺無所生，故肺主氣者，當少氣也。若脈耎而散，色不浮澤者，當病足䯒浮腫，若水腫之狀。蓋色浮澤，乃水腫之候，今色不潤澤，故若水狀，而非真水也。足太陰之脈，自上內踝前廉，上腨內，循胻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循膝股內前廉，入腹，故病足胻腫也。

腎脈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腰。其耎而散者，當病少血，至令不復也。

此言腎脈有剛柔，而病亦以異也。腎脈搏堅于指，而至堅且長，其色黃而且赤，是心脾干腎，腎受客傷，故病腰如折也。若脈之耎而散者，當病少血。蓋腎主水，以生津液，今腎氣不化，故當病少血，不能遽復也。

帝曰：診得心脈而急，此為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心為牡藏，小腸為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使去声）

此言脈有心疝之證也。診得心脈而急，其病名曰心疝，

心氣有所積也。其病當在少腹。少腹者、小腹也。蓋以心與小腸為表裏、而心為陽中之太陽、乃牡藏也。小腸為心之使、則小腸既在少腹、故少腹當有形耳。

帝曰。診得胃脈、病形何如。岐伯曰。胃脈實則脹、虛則泄。帝曰。病成而變何謂。岐伯曰。風成為寒熱、癉成為消中。厥成為巔疾、久風為飧泄、脈風成為癘、病之變化、不可勝數。（癉徒干反。癘音賴。數上入）

此言胃脈之實者為脹、虛者為泄。而病之變化有為寒熱、為消中、為巔疾、為飧泄、癘風等疾也。蓋胃為六府五藏之海。故脈之有餘者為實、其病當為脹。脈之不足者為虛、其病當為泄。及其病成而變化也。胃風而成、則為寒熱往來之疾（生氣通天論曰因于露風乃生寒熱）胃熱而成、則為消中之疾。癉者、熱也。多食而瘦、謂之消中。（大義見陰陽別論）諸氣逆而厥、則為上巔之疾。蓋氣升而上、則項巔眩暈。或時作痛者有之。胃中久風、以肝氣內合而成之。則當飧不化、而泄利也。陰陽應象大論曰、風氣通于肝。蓋惟肝經為能感風、而木來侮土、故病成于胃者、如是也。脈中有風而成、當為癘風之證。風論云、風寒客于脈而不去、名曰癘風。又曰、癘風者、有榮氣熱胕、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于脈而不去者是也。夫曰寒熱。曰消中。曰巔疾。曰飧泄。曰癘風。病之變化、皆由于病成于胃。而至于不可勝數者、如此、真與他經有不同也。

帝曰。諸癰腫筋攣骨痛。此皆安生。岐伯曰。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此四時之病。以其勝治之愈也。

此言癰腫筋攣骨痛之三者。有得病之由。治病之法也。陰陽應象大論云、寒傷形。形傷腫。故諸癰腫者、寒氣之所變也。靈樞九宮八風篇云、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筋紐。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外在于骨。故八風之變能使人筋攣骨痛也。然凡此等之疾。各以其所勝治之。如患東方之風、則助金以勝木。患北方之風、則助土以勝水之類。而病得愈矣。

帝曰。有故病五藏發動、因傷脈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徵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徵其脈不奪。其色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脈與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脈與五色俱不奪者、新病也。

此言徵之脈色、可以知有故病暴病之異也。故病者、即下文之所謂久病也。暴病者、即下文之所謂新病也。言欲知病有久新。必合脈與色而參論之。故徵其脈小、小者虛也。而色則不奪、神氣如故、正以其暫時得病。顏色

無故。脈則一時之虛。所以謂之新病也。微其脈不奪。其色奪者。正以脈氣不奪。故能久延。而色則以病久而奪。所以謂之久病也。微其脈與五色俱奪者。必其病久所致。此亦謂之久病也。微其脈與五色俱不奪者。正以病日不久。故脈色俱全。此亦謂之新病也。由此觀之。則脈小色不奪者。雖曰新病。而脈病形不病。未必能易治也。若脈與五色俱不奪者。則新病之易愈者矣。脈與五色俱奪者。既曰久病。則病之難治者也。若形色奪而脈不奪。則久病之易愈者矣

肝與腎脈並至。其色蒼赤。當病毀傷。不見血。已見血。濕若中水也（声　中夬）

此舉色與脈反者。而詳診其病之不同也。上文言病之新故。必以色脈而參之矣。至有色脈相反者。亦必細診而詳參可也。試以一端言之。假如肝之脈弦。腎之脈沉。則肝與腎脈並至。宜乎肝之色蒼。腎之色黑。其二色當並見也。今則見其蒼。不見其黑。而見其赤。有心血之義參焉者。何也。須知肝脈而見肝色。必肯有悲怒。當病毀傷之疾。然見腎之沉脈。則色雖見赤。而必不見血也。若赤色不為徒見。而已傷見血。或口有所出。或傷處亦有所出。則腎脈亦必不徒見。而中水而濕。必有之也。正以沉脈屬水故耳。否則色與脈交盛。無諸經之病。互見于其中乎

尺內兩傍。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

此言藏府之脈。見之于各部者如此。尺內者。左右尺部也。尺內與季脇相近。季脇者。肋骨盡處也。其穴名章門。尺之外側。所以候腎。尺之內側。所以候腹中。腹中者。亦

腹中也。附而上之。乃關脈也。左關之外。所以候肝。左關之內。所以候鬲。右關之外。所以候胃。右關之內。所以候脾。又附而上之。即寸部也。右寸之外。所以候肺。右寸之內。所以候胸中。左寸之外。所以候心。左寸之內。所以候膻中。大抵人身之脈。左手為春為夏。為東為南。為前為外。右手為秋為冬。為西為北。為後為內。左之寸口。即人迎也。名曰前。前之所候。皆胸之前膺。及膻中之事。右之寸口。即氣口也。名曰後。後之所候。皆胸之後背。及氣管之事。凡脈推而升之。謂自尺而寸。乃上竟上也。所以候胸與喉中之事。凡脈推而下之。謂自寸而尺。乃下竟下

也、故以候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之事、其左右上下之脈各有所屬者如此、後世王叔和之脈、其分部與此大同也歟

麤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爲熱中也

凡脈之麤大者、即洪之脈、乃陽脈也、惟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故脈如此、其病當爲熱中也

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爲厥巔疾

凡脈之來者甚急、其去甚緩、蓋在上最實、故來自疾、以必形于表也、在下頗虛、故去自緩、下必形于裏也、其病當爲厥疾、及巔疾焉。正以氣逆于上、及頂巔有疾、所以來之甚速也、苟非病之在上、則去必不徐矣

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爲惡風也

凡脈之來者甚緩、其去甚速、蓋在上頗虛、故來自徐、在下最實、故去自速、其病當爲惡風證焉。正以人之感風者、陽氣受之。陽爲表、今上虛則表虛、風必易感、故不得不惡風也

有脈俱沉細數者、少陰厥也（數音朔）

沉細者、腎脈也、沉細而帶數、則腎經之氣厥逆也、故曰少陰厥也、以下文推之、此亦熱厥也、（按厥論之義亦當爲熱厥）

沉細數散者、寒熱也（數音朔）

上文言沉細數者、爲少陰厥矣、然沉細數中、而脈有散意者、陰陽相干、故沉細者、陰脈也、數者、陽脈也、而復又兼散、此其所以爲寒熱往來也

浮而散者、爲眴仆

脈浮爲虛、散爲無神、氣虛而神不足。故爲頭眩而仆倒也、然浮主有風、則中風眩暈者、亦有之也

諸浮不躁者、皆在陽。則爲熱、其有躁者在手。諸細而沉者、皆在陰、則爲骨痛、其有靜者在足。

此言脈有浮沉、當分陽經陰經、又即其躁靜而辨手足也、言諸脈皆浮、而浮中不躁、其病當在足之陽經、蓋浮爲陽、故爲陽經。而不躁爲陽中之陰。乃知其在足也、惟浮爲陽脈、病當在表有熱。若浮而帶躁、則爲陽中之陽。而火炎于上、其病不在足經而在手經矣、諸脈皆沉細、而沉細中不静、其病當在于下之陰經、蓋沉細爲陰、故屬陰經、而不静爲陰中之陽。乃知其在手也。惟沉細爲陰脈、病當在裏骨痛。若沉細帶静、則爲陰中之陰、而寒入于下、其病不在手經而在足經矣、浮沉躁静之間、乃陰陽手足之所由分者如此、

脈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脈也、泄及便膿血。

脈以六至爲數、數動者爲陽脈、故病在陽經、脈代者爲

故腸胃當泄其便有膿血也。

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

此言濇滑之脈當知陰陽之有餘甚而其證亦以異也凡人有病者如有過誤相似故曰過本篇上文曰故乃可診有過之脈陽氣者衛氣也陽經之氣亦曰陽氣陰氣者營氣也陰經之氣亦曰陰氣濇者如刀刮竹而往來難陰脈也濇脈見者乃陰氣之不足當知其陽氣之有餘滑者指下如珠而往來盛陽脈也滑脈見者乃陽氣之不足當知其陰氣之有餘惟濇脈爲陽氣之有餘則火盛其身當有熱且陰氣不足故無汗耳惟滑脈爲陰氣之有餘則多汗且陽氣不足故身冷耳若濇滑兼見而陰陽俱有餘則陽有餘爲無汗陰有餘爲身冷宜二證皆見也（按此節不分外感內傷皆然然良工能于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外感則先瀉而後補內傷則先補而後瀉或補瀉並施則不失靈樞經脈篇實瀉虛補之義矣但須人迎盛者爲外感氣口盛者爲內傷不可誤診而妄治耳）

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

此言脈之偏于表裏者其證異也舉指于皮膚之間推之宜乎脈之浮也但沉而不浮則內而不外是必腹有積在內故內而不外如此按肉于筋骨之間宜乎脈之沉也但浮而不沉則外而不內是必在表身熱故外而不內者如此。

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痛也。

此言脈之偏于上下者其證異也推而上之以按其上部但脈止見于上部而下部則無則氣有升而無降其腰足必不足而清冷也推而下之以按其下部但脈止見于下部而上部則無則氣有降而無升其頭項必不足而痛也（甲乙經以上而不下作下而不上下而不上作上而不下始于文義不順與上文正相類但神聖之語與後世不同不必以是爲拘也）

按之至骨脈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痹也。

此言脈之按而無力者其病當在下也（痹之爲義詳見痹論及靈樞壽夭剛柔篇末二節之所謂寒痹也）

平人氣象論篇第十八（詳論平人病人脈息氣象故名篇）

黃帝問曰平人何如岐伯對曰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調病人醫不病故爲病人平息以調之爲法（上爲去声調平声）

此言一息五至之脉爲無病也。鼻中出氣曰呼，入氣曰吸，呼吸定息總爲一息。言醫人一呼而彼脉遂再動，一吸而彼脉遂再動，呼吸定息脉遂五動，猶歲之有閏，是閏以太息之脉，乃所謂一息五至也。如此者名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蓋醫人一息則無病之人亦一息，所以知其脉之五動爲不病也。當以不病之人調彼有病之人，緣醫者自已不病，故因彼病人乃平自已之息以調候之耳。此所以爲診法也。（按人身之脉總計一十六丈二尺，見靈樞脉度篇。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一百三十五息脉行八丈一尺，二百七十息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周。一晝一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一十丈，爲五十周，即一十六丈二尺之脉而積之也。見靈樞脉度、五十營等篇。）

人一呼脉一動，一吸脉一動，曰少氣。

此言一息二至之脉爲少氣，自平脉之不及者言之也。一呼脉當再動，而今止一動，一吸亦當再動，而今亦止一動，則一呼一吸總爲一息之間，止得二至而已。脉訣以二至爲敗脉，難經以爲離經。脉由正氣衰少，故脉如是也。（按人身一呼再動，脉行三寸，今曰一動，則脉行一寸五分；一吸再動，脉行三寸，今曰一動，則脉行一寸五分。由一息三寸推之，一萬三千五百息，脉止行四百五丈，比平人減四百五丈，所以爲少氣也。）

人一呼脉三動，一吸脉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脉滑曰病風，脉濇曰痺。

此言一息六至之脉爲諸病，自平脉之太過者言之也。一呼脉當再動，而今則三動，一吸脉當再動，而今則三動，則一呼一吸總爲一息，爲六動矣。脉訣以爲數脉，難經亦以爲離經脉。是六至而躁。躁者，動之甚也。（王註以躁爲煩躁。按靈樞終始、禁服等篇有一倍而躁、二倍而躁等語，則躁本言脉，不言病也。）今尺脉躁動，當尺有熱。尺部者，下部也，主腎水不足，其病爲溫。若有躁動之脉，而尺部不熱，其六至之脉帶滑，則滑者即前篇陰氣有餘，陽氣不足也。陽氣不足，當爲表虛而感風。其六至之脉帶濇，則濇者即前篇陰氣不足，陽氣有餘也。陰氣不足，當爲裏虛而成痺。其脉病相應者如此。

人一呼脉四動以上曰死，脉絶不至曰死，乍踈乍數曰死。

平人之常氣稟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

此舉三者之脉爲必死，以其無胃氣爲逆也。人一呼脉當再動，而今曰四動，則一吸脉當再動，而亦四動，所謂一息八至脉也。脉訣以八至爲脫脉，難經以爲奪精脉。且曰四動已上，則脉訣以九至爲死脉，十至爲歸墓脉，十一十二爲絶魂脉，故皆謂之曰死脉也。此則自五至以上之太過者言之耳。若脉絶不至，則一呼一吸脉絶不來，正氣衰盡，故亦謂之曰死脉也。此則自五至以下之不及者言之耳。又有乍時而踈，脉不應指，而來乍時

而數脈或逆指而來是乃胃氣不和正氣無主亦謂之曰死也此則非太過非不及而脈之雜亂者耳蓋以平人常時之脈氣必禀于胃氣而生人無胃氣則已上諸脈見矣夫是之謂曰逆逆則知其為死也

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氣也

此承上文人無胃氣曰逆故此下五節遂言五藏皆以胃氣為本而此一節則自肝脈而言之也春時肝脈必主于弦然春有胃氣則脈斯微弦夫是之謂曰平微者和也（靈樞終始篇云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若弦脈甚多而胃氣甚

少則弦而不微是不和也肝藏當有病矣卒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弦脈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耳夫曰弦多胃少同但弦無胃皆自脈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有胃氣而毛脈兼見是肺脈來見也肺主秋故病當見于秋有等胃氣少而毛脈甚是金來剋木也肝主春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脈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肝藏本有真氣惟春則發于肝肝藏筋膜之氣故肝主木木主春肝主筋筋病見于春金匱真言論曰是以知病之在筋也

夏胃微鉤曰平鉤多胃少曰心病但鉤無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藏真通于心心藏血脈之氣也

此以心脈之病言之也夏時心脈必主于鉤鉤者如木盛下垂前曲後倨如操帶鉤者是也然夏有胃氣則脈斯微鉤夫是之謂曰平若鉤脈甚多而胃氣甚少則鉤而不微是不和也心藏當有病矣卒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鉤脈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矣夫曰鉤多胃少曰但鉤無胃皆自脈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有胃氣而石脈兼見是腎脈來見也腎主冬故病當見于冬有等胃氣少而石脈甚是水來剋火也心主夏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脈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心藏本有真

氣惟夏則通于心心藏血脈之氣故心主火火主夏心主血脈血脈病見于夏金匱真言論曰是以知病之在脈也

長夏胃微耎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耎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藏真濡于脾脾藏肌肉之氣也（弱甚之弱舊作石）

此舉胃脈之病言之也長夏六月建未之月也長夏屬土胃亦屬土故胃脈主土主于長夏長夏胃脈耎弱而又能微和夫是之謂曰平若弱脈甚多而胃氣甚少則弱而不微是不和也脾藏當有病矣以脾與胃為表裏

也卒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代脉而且無胃氣則當謂之死矣代者脉來中止不能自還脾氣衰弱之甚也夫曰弱多胃少曰但代無胃皆自脉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脉來耎弱而至沉如石以石主冬脉故病當見于冬有等脉已如石而石之又甚是水來尅火不能生土也胃主長夏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脉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脾藏本有真氣惟長夏則通于脾脾藏肌肉之氣故脾主土土主長夏脾主肌肉肌肉病于長夏金匱真言論曰是以知病之在肉也

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

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藏真高于肺以行營衛陰陽也

此舉肺脉之病言之也秋時肺脉必主于毛輕虛似浮謂之毛也然秋有胃氣則脉斯微毛夫是之謂曰平若毛脉甚多而胃氣甚少則毛而不微是不和也肺藏當有病矣卒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毛脉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矣夫曰毛多胃少曰但毛無胃皆自脉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有毛脉而又有弦脉是肝脉來見也肝主春故病當見于春有等毛脉少而弦脉甚則金來尅木也肺主秋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脉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肺藏自有真氣惟秋則高于肺肺行營衛二氣陰陽諸經故肺脉浮而已前諸證因之也

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鈎曰夏病鈎甚曰今病藏真下于腎腎藏骨髓之氣也

此舉腎脉之病言之也冬時腎脉必主于石如石之沉于水也然冬有胃氣則腎斯微石夫是之謂曰平若石脉甚多而胃氣甚少則石而不微是不和也腎藏當有病矣卒而曰少止謂之病設止有石脉而全無胃氣則當謂之死矣夫曰石多胃少曰但石無胃皆自脉體之太過者言之也有等有石脉而鈎脉兼見是心脉來見也心主夏故病當見于夏有等石脉少而鈎脉甚則火

尅生土水受火土之邪腎主冬故病當見于今皆自脉體之不及者言之也何也腎藏本有真氣惟冬則通于腎腎藏通骨髓之氣故腎主水水主冬腎主骨髓骨髓病于冬金匱真言論曰是以知病之在骨也

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鬲絡肺出于左乳下其動應衣脉宗氣也盛喘數絶者則病在中結而横有積矣絶不至曰死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數音朔）

此承上文而言五藏皆以胃氣為本故胃有大絡其脉氣不同而病死亦異也人但知十二經及督任二經共十五絡穴以脾有公孫大包二絡故也然脾以大包為

大絡而不知胃絡貫膈之外亦有大絡曰虛里者則不止于十五絡而當謂之十六絡矣此虛里者貫膈絡肺出于左乳之下其脈氣動時必至應衣蓋以宗氣者即大氣也（靈樞邪客篇刺節真邪篇皆曰宗氣五味篇謂之大氣）大氣積于膻中而與此相通也若虛里之脈盛而發喘或數而兼絕則病當在胃之中其脈結而且橫則內必有積此脈之太過也其脈絕而不至則胃氣已絕所以謂之曰死此脈之不及也大凡左乳之下其動應衣正以宗氣由此而泄故衣爲之動耳前曰動衣不至于動之甚可以驗宗氣之動而此曰動衣則動之甚而宗氣之泄也故謂之曰死（乳下之動應衣若予習見其人病終不治）

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寸口脈中手長者曰足脛痛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曰肩背痛寸口脈沉而堅者曰病在中寸口脈浮而盛者曰病在外寸口脈沉而弱曰寒熱及疝瘕少腹痛寸口脈沉而橫曰脇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寸口脈沉而喘曰寒熱脈盛滑堅者曰病在外脈小實而堅者曰病在內脈小弱以濇謂之久病脈滑浮而疾者謂之新病脈急者曰疝瘕少腹痛脈滑曰風脈濇曰痹緩而滑曰熱中盛而緊曰脹

此言寸口之脈可以驗諸病也寸口者氣口也經脈別論曰氣口成寸以決死生（難經曰脈會太淵）故寸口之脈中醫人之手指而短者其病止在上不及于下名曰頭痛蓋寸主上部惟其頭痛故按之短而易見也（下文云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痛也）寸口之脈中醫人之指而長者其病當在下名曰足脛痛蓋長脈盛之有餘過于本位故其應在足也寸口之脈中醫人之指而促上來擊者是肩背在上故其脈促上也名曰肩背痛寸口之脈若沉而且堅者病必在裏故曰病在中寸口之脈若浮而且盛者病必在表故曰病在外寸口之脈沉而且弱沉爲陰盛弱爲陽虛陰陽相搏故爲寒熱往來也及疝瘕少腹痛亦有此沉弱之脈但當與下文脈急者曰疝瘕少腹痛參之（疑理此處及疝瘕少腹痛六字爲錯）寸口之脈沉而且橫則脇下當有積及腹中亦有橫積作痛也寸口之脈沉而弱者固爲寒熱然沉而帶喘則沉爲陰脈喘爲陽脈亦當爲寒熱往來也寸口之脈浮而盛者固爲在外然脈之盛而且滑且堅者陽脈也亦病之在外也沉而堅者固病在內然脈之小實而堅者陰脈也亦病之在內也脈來小弱而又且濇是皆陰脈來見乃血氣之虛也謂之久病脈來滑浮而且又疾是皆陽脈來見乃邪氣盛也謂之新病脈來甚急者疝瘕在內而少腹痛不但上文脈之沉弱者

爲有此證也。脉來見滑。是滑爲陽病。風者陽先受之。故當病風。脉來見澁。是澁爲陰。承主陰血不足。故當病痺。脉來緩而滑者。緩爲脾脉有餘。滑爲胃火甚盛。故爲熱中。脉來盛而緊者。盛則邪氣有餘。緊則中氣不舒。故曰脹。

脉從陰陽。病易已。脉逆陰陽。病難已。（易去聲）

此言脉當與病而相順也。人有陽病。或外感或內傷。皆當見陽脉。人有陰病。外感則陰病當見陽脉。內傷則陰病當見陰脉也。故脉順陰陽。則病易已。有等脉逆陰陽。則病外感者。陽病見陰脉。陰病見陰脉。內傷者。陽病見

陰脉。陰病見陽脉。皆病之難已者也。

脉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脉反四時。及不間藏。曰難已。

此言脉當與時而相順也。春病得弦脉。夏病得鉤脉。秋病得毛脉。長夏得緩脉。冬病得石脉。則脉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若脉反四時。則春得濇脉。夏得石脉。長夏得弦脉。秋得鉤脉。冬得緩脉。是謂反四時者也。間藏者。如肝病乘土。當傳之于脾。乃不傳之于脾。而傳之于心。則間其所勝之藏而傳之于所生之藏矣。難經五十三難所謂間藏者生是也。及無間藏之脉。皆謂之難已耳。

臂多青脉曰脫血。尺脉緩濇。謂之解㑊。安卧脉盛。謂之脫血。尺濇脉滑。謂之多汗。尺寒脉細。謂之後泄。脉尺麤常熱者。謂之熱中。

此言尺脉亦可以驗諸證也。臂多青脉者。大凡筋脉之中皆血也。血多則赤。血少則青。故知脉青爲脫血之證耳。尺脉緩濇。緩爲熱中。濇爲血少。熱而血少。故曰解㑊。解㑊者。寒不寒。熱不熱。弱不弱。壯不壯。不可名狀。謂之解㑊也。（王註釋解㑊爲寒不寒熱不熱者本刺瘧論足少陽之瘧有令人身體解㑊寒不甚熱不甚來）安卧者。不能起也。脉盛者。火愈熾也。火熱則血妄行。故亦謂之脫血。蓋上文脫血者數脫之義。非一時火盛而暴脫。故其脉不盛。其脉當青。此曰脫血者。有火盛而暴

脫之義。其脉亦未必不青也。尺脉來濇。而又兼滑。濇爲陰虛。滑爲陽盛。謂之多汗。陰陽別論云。陽加于陰謂之汗。尺部見冷。而脉又兼細。是寒氣在腹。泄利未已。謂之後泄。尺部常熱。而脉又麤大。是熱氣在腹。謂之熱中也（按靈樞論疾診尺篇尺以驗諸病尤詳）

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脾見甲乙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是謂真藏見皆死。

此言真藏脉見者。各有相剋之死期也。庚辛者。金日也。肝之真藏脉見。而全無胃氣。則至庚辛日而死。以金剋木也。壬癸者。水日也。心之真藏脉見。而全無胃氣。則至

一第九〇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22　坂王内

壬癸日而死。以水尅火也。甲乙者，水日也。脾之真藏脉見而全無胃氣，則至甲乙日而死。以木尅土也。丙丁者，火日也。肺之真藏脉見而全無胃氣，則至丙丁日而死，以火尅金也。戊己者，土日也。腎之真藏脉見而全無胃氣，則至戊己日而死。以土尅水也。是謂真藏脉見，故皆死也

頸脉動喘疾欬曰水。目裹微腫，如卧蠶起之狀曰水。溺黃赤，安卧者黃疸。已食如飢者胃疸。面腫曰風。足脛腫曰水。目黃者曰黃疸

此言即諸證而可以辨曰水曰黃疸曰胃疸曰風之異也。水氣上逆，則頸脉者人迎大迎浮出也。其脉則動，其氣則喘，其欬則疾。及目裹者，目下也。目下微腫，如卧蠶起之狀，是皆水之證也。評熱論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中者，必使目下腫也。溺色黃赤，而又且安卧，是之謂黃疸也。已食如飢，是之謂胃疸也。（王叔和脉經[illegible]汗黃[illegible]疸五者大抵以[illegible]論病[illegible]云身痛而色微黃[illegible]也安[illegible]便黃赤脉小而濇者不[illegible]皆[illegible]之[illegible]本文之胃疸也）然水證有無風[illegible]，其面發腫，蓋面爲諸陽之會，風爲陽，上先受之，故感于風者，面必先腫，不可誤以爲止于水也。（評熱論、水熱穴論、靈樞論疾診尺篇皆名曰風水。[illegible]水[illegible]刺其水而不用風藥[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水耳。蓋足少陰腎經之脉上循[illegible]故[illegible]見也。且黃疸之目必黃，以熱積胸中，上薰于目而然也）

婦人手少陰脉動甚者，姙子也

此言婦人姙子之脉也。左手寸部屬手少陰[illegible]而手太陽小腸經之脉爲之表裏，脉訣[illegible]八[illegible]姙，故知手少陰之脉動甚者，爲姙男子也。靈樞論疾診尺篇與此同。後世更手爲足，蓋不考二經皆同故也。由此推之，則右手寸部屬手太陰肺經，當爲[illegible]女子者可推矣。

脉有逆從四時，未有藏形，春夏而脉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時也

此舉脉之與時相逆者言之也。脉有順四時者，即上文脉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是也。脉有逆四時者，未有正藏之脉相形，而他藏之脉反見。春夏脉宜浮大，今反沉細而瘦；秋冬脉宜沉細，今反浮大而肥。此即所謂逆四時也。（王據真藏論云：未有藏形于春夏而脉沉濇，秋冬脉浮大，名曰逆四時，與此義同）

風熱而脉靜，泄而脫血，脉實，病在中，脉虛，病在外，脉濇堅者，皆難治，命曰反四時也

此言脉與病反者，是亦脉與時反之意也。病由風熱，脉宜浮大，而反沉靜，則陽病見陰脉也。泄利脫血，二證脉

曰沉細而反實大。則陰病見陽脉也。病在中者。脉爲有力。則中氣方盛。今脉反虛。病在外者。病宜浮虛。則表病易痊。今脉反濇堅。是皆難治之證。猶脉之反四時也。（按玉機真藏論篇云。病熱脉靜。泄而脉大。脫血而脉實。是與本篇大義相同。病在中。脉實堅。病在外。脉不實堅者。皆難治則稍異耳。又王註以命曰反四時者爲衍文。殊不知古人以彼形此。則未必非取譬之意。言此等之脉。猶反四時之逆。故曰難已也。）

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脉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真藏脉。不得胃氣也。所謂脉不得胃氣者。肝不弦。腎不石也

此言五藏以胃氣爲本。而胃氣以水穀爲本。是無水穀

者無胃氣。無胃氣者爲真藏脉見也。即如肝脉當弦而不弦。腎脉當石而不石之謂。石者。沉也。以石主沉也。是無胃氣而然也

太陽脉至。洪大以長。少陽脉至。乍數乍疎。乍短乍長。陽明脉至。浮大而短

此舉三陽之脉而言之。正見脉貴順四時也。按難經之意。以爲得第三甲子。太陽王。氣有閏月有大小。大約四五六月也。其氣大盛。其候大熱。故脉之至也。既洪且大又見其長。蓋洪大而長。皆陽脉也。而陽之甚盛。故純見陽脉而無陰脉者如此。得第一甲子。少陽旺。大約在十一二正月也。其氣尚微。其候尚寒。故脉之至也。乍數乍疎。乍短乍長。蓋長數爲陽。疎短爲陰。而陽之初生。故陽脉雖乍至。而猶未離乎陰脉者如此。得第二甲子。陽明旺。大約在正二三月也。其氣始萌未盛。其候始暄。故脉之至也。既浮且大。又見其短。蓋浮大爲陽。短則爲陰。而陽氣方壯。故陽脉盛而陰脉微者如此。此則難經之與內經相同者。難經又云。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沉短而敦。其意以爲得第四甲子。太陰之氣旺。大約在五六七月也。其氣承夏餘陽。陰氣始至。其候暑溫。故脉之至也。緊大而長。蓋緊爲陰脉。大

者長者爲陽脉。而陰之初生。故陰脉微而陽脉盛者如此。得第五甲子。少陰旺。大約在七八九月也。陽氣衰微陰氣漸盛。其候清涼。故脉之至也。緊細而微。蓋緊細與微皆陰脉也。而陰之方盛。故陰脉之全見者如此。得第六甲子。厥陰旺。大約在十月十一二月也。陰氣極盛。其候寒凝。故其脉之來也。沉短而敦。蓋沉短而敦。陰脉之極也。而陰之正盛。故陰脉之甚重者如此。此則內經之所遺。而難經之所備。其必有所本也。（按王註偏論陰陽脉法。亦後世假托之言耳）

夫平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夏以胃氣爲

本。病心脉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脉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

上文第五節。至第九節。論五藏平脉病脉死脉。既已悉發而此下五節。又詳喻之。此一節則自心經而言之也。吾謂夏胃微鉤爲平脉。擬而議之。平心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蓋脉滿而盛。來如連珠。按之如循琅玕。乃來盛去衰。有鉤而且和之義。所以謂之平也。夏以胃氣爲本。故取其鉤而且和也。吾謂鉤多胃少曰心病。擬而議之。病心脉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蓋其來如喘。又喘而連屬。且中手而傴曲。則有鉤多胃少

之義。所以謂之病也。吾謂但鉤無胃曰死。擬而議之。死心脉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蓋前雖似曲。而後則居然不動。如操執帶鉤。則全無和意。所以謂之死也。

平肺脉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氣爲本。病肺脉來。不上不下。如循鷄羽曰肺病。死肺脉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

此卽肺經之平脉病脉死脉而喻之也。吾謂秋胃微毛曰平。擬而議之。平肺脉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蓋厭厭聶聶者。恬靜之意。榆莢非甚粗大。而如落榆莢則有輕虛以浮之意。所以謂之平也。秋以胃氣爲本。故取其毛而且和也。吾謂毛多胃少曰肺病。擬而議之。病肺脉來。不上不下。如循鷄羽曰肺病。蓋鷄羽者。輕虛之物也。不上不下。如循鷄羽。則鷄羽兩旁雖虛。而中央頗有堅意。所以謂之病也。吾謂但毛無胃曰死。擬而議之。死肺脉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蓋如物之浮。而如風吹毛。則毛而全無胃氣。所以謂之死也。

平肝脉來。耎弱招招。如揭長竿末稍曰肝平。春以胃氣爲本。病肝脉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死肝脉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耎軟同。招迢同）

此卽肝經之平脉病脉死脉而喻之也。吾謂春胃微弦

曰平。擬而議之。平肝脉來。耎弱迢迢。如揭長竿末稍曰肝平。蓋招招者。迢迢也。迢迢然長竿末稍。最爲耎弱。揭之則似弦而甚和。所以謂之平也。春以胃氣爲本。故取其弦而且和也。吾謂弦多胃少曰肝病。擬而議之。病肝脉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蓋盈實而滑。似有堅意。而長竿非循末稍。則弦而不和。所以謂之病也。吾謂但弦無胃曰死。擬而議之。死肝脉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蓋急而益勁。如弓弦新張。是全無胃氣而不和。所以謂之死也

平脾脉來。和柔相離。如鷄踐地曰脾平。長夏以胃氣爲本。

病脾脈來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死脾脈來銳堅如鳥之喙。如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

此即脾經之平脈病脈死脈而喻之也。吾謂長夏胃微耎弱曰平。擬而議之平脾脈來。和柔相離。如雞踐地曰脾平。蓋雞之踐地。至和而柔。所以謂之平也。正以長夏以胃氣爲本。故取其弱而且和也。吾謂弱多胃少曰脾病。擬而議之病脾脈來。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蓋如雞舉足。雖爲和緩。而實盈且數。則少和意。所以謂之病也。吾謂但弱無胃曰死。擬而議之。死脾脈來銳而且堅。是弱而不和也。如鳥之喙。其喙不離。如鳥之距。其距必前。如屋之漏。其勢必間。如水之流。其勢不及。所以謂之死也。

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爲本。病腎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死腎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辟音劈）

此即腎經之平脈病脈死脈而喻之也。吾謂冬胃微石曰平。擬而議之。脈沉而滑。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蓋石沉于水。靜而不動。喘喘累累。按之而堅。所以謂之平也。吾謂石多胃少曰腎病。擬而議之。病腎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蓋引葛根相附而引之不絕。按之太堅。則石而不和。所以謂之病也。吾謂但石無胃曰死。擬而議之。死腎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蓋發如奪索。辟如彈石。則全無沉意。全無胃氣。所以謂之死也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二終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三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鄉舉人禹山子馬如麟仲仁校正

玉機眞藏論篇第十九（第六節有曰名曰玉機內又論眞藏脉故名篇）

黃帝問曰春脉如弦何如而弦岐伯對曰春脉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耎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春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巔疾其不及則令人胷痛引背下則兩脇胠滿（忘與同志當作怒今俱平声胠同袪去魚反）

此言五藏有應時之脉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而此一節則先舉肝經以言之也春時東方屬木萬物始生肝亦主木故脉有始生之義其脉來耎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蓋端直以長其狀似乎弦而輕虛而滑則弦而和也若與此相反則脉氣之來實強此爲太過病當在外肝主怒膽亦主怒故令人善怒忽忽眩運昏冒而巔頂沉重蓋肝脉自足而上入毛中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出額與督脉會於巔由在上邪氣盛故爲太過之疾有如是也正以上盛者邪必盛故曰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爲不及病當在內蓋肝自大敦上行章門期門故胷內作痛而引及於背下則兩脇胠中亦皆脹滿者在內正氣虛故爲不及之疾有如是也正以痛與滿在內故曰病在內（呂廣以外病屬府內病屬藏下必分言後倣此）

帝曰善夏脉如鉤何如而鉤岐伯曰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盛去亦盛此爲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爲不及病在中帝曰夏脉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氣泄（長上声令平声）

此言心經有應時之脉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夏時南方屬火萬物盛長心亦主火故脉有盛長之義其脉取指來盛而去勢則似衰蓋脉上而不下故其去似衰也若與此相反則其脉氣之來去皆盛者此爲太過病當在外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蓋心經火熱故身發熱身發熱故皮膚痛爲浸淫者其痛流布于周身也其脉氣之來不盛而去反盛此爲不及病當在內令人煩心以心氣不足故內煩乎少陰脉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又從心系却上肺故上則咳唾而下則泄氣也

帝曰：善。秋脈如浮，何如而浮？岐伯曰：秋脈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傍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爲不及，病在中。帝曰：秋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慍慍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

此言肺經有應時之脈，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秋時西方屬金，萬物收藏，肺亦主金，故脈有收成之義。其脈來輕虛以浮，來雖似急，而去則即散，非前來盛去不盛之比也。若與此相反，則其脈氣之來如毛，而中央則堅，兩傍如虛，此爲太過，病當在外，令人逆氣而背痛，及慍慍然。蓋手太陰之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系，橫出腋下，故氣逆則肩背痛，而慍慍然不舒暢也。其脈氣之來如毛，而毛又至微，此謂不及，病當在內，令人作喘，其呼吸之氣皆少，而發之爲欬，在上則氣逆而見血，在下則肺中有喘息之音也。

帝曰：善。冬脈如營，何如而營？岐伯曰：冬脈者，腎也，北方水也，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氣來沉以搏，故曰營。反此者病。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冬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解㑊，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其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飢，眇中清，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帝曰：善。（數上声解懈同朔音亦）

此言腎經有應時之脈，其有所反者，必有所病也。冬時北方屬水，萬物合藏，腎亦主水，故脈有合藏之義。其氣來沉矣，而沉中帶搏，所謂沉濡而滑，謂之曰營。營者，如將之守營，內而不出也。若與此相反，則氣來如彈石之彈，此謂太過，病當在外，令人熱不熱，寒不寒，壯不壯，弱不弱，而病成解㑊。（愚釋解㑊之義，本於王註，然王註本於刺瘧論中有令人身體解㑊，寒不甚熱，熱不甚，故王註如此解之乎？人氣象論曰：尺脈緩濇，謂之解㑊。）脊脈甚痛，而元氣衰少，不欲言語。其脈氣之去，如數物然，此爲不及，病當在內，令人心中虛懸，如病飢餓，其季脅之下曰眇中，正兩傍空軟處也，則甚清冷，脊中則甚痛，少腹則脹滿，小便則變色。蓋腎少陰之脈，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病如是也。

帝曰：四時之序，逆從之變異也，然脾脈獨何主？岐伯曰：脾脈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帝曰：然則脾善惡可得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帝曰：惡者何如可

見。岐伯曰。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帝曰。夫子言脾爲孤藏。中央土以灌四傍。其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强（重强之重平聲）

此釋脾經之脉灌乎四藏。其有惡與善反者。亦必有所病也。帝言四藏循四時之序。謂之曰從。其有過與不及而爲諸病者。謂之曰逆。從逆之變異。故有如上文所言也。然脾脉于四時獨何所主。伯言脾脉屬土。以孤藏而灌于四藏之中。方脾之無病。其有功于四藏。日常如是。雖有其善不可得而見。及脾之有病。則四藏亦隨以病。其惡遂可得而見也。故其來如水之流。脾氣降而下也。此謂太過。病當在外。令人四支不舉。以脾主四支也。其來如鳥之喙。脾氣滯而傷也。此謂不及。病當在中。令人九竅不通。夫脾不和則九竅爲塞矣。而九竅不通則病邪方盛。名曰重强。此言脾之惡者可見也

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數。五色脉變。揆度可恒。道在于一。神轉不廻。廻則不轉。乃失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藏府。每旦讀之。名曰玉機（[illegible]）（此與玉版論要篇同[illegible]則廻作[illegible]當取此參看）

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此言氣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氣於心。傳之于脾。氣舍于腎。至肺而死。心受氣於脾。傳之于肺。氣舍於肝。至腎而死。脾受氣於肺。傳之於腎。氣舍於心。至肝而死。肺受氣於腎。傳之于肝。氣舍於脾。至心而死。腎受氣於肝。傳之於心。氣舍於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

此言五藏之病氣有所受。有所傳。有所舍。有所死。始之於我所生。而終之于尅我者也。受氣者。受病氣也。凡五藏之病。以子病方盛。又乘其母。故母受病氣於其所生也。即肝受氣於其心之類。自此而病氣漸盛。轉轉相尅。傳之于其所勝。乃我之所尅者也。即肝來尅脾之類。所傳者又傳之於所勝。則彼不勝者。乃生我者也。病氣從茲而益盛。已舍于此藏矣。舍者居也。即脾往克腎。而腎本生肝。故肝之病氣舍於其腎之類。又自見而傳之於其所勝。即腎來尅心。心來尅肺。肺又來尅肝。則肝至是而死矣。蓋凡病之至死。必先傳之。至其所不勝而死。此皆五藏相尅。乃病氣之逆行也。故予于死（按此與難經五十三[illegible]七傳者主相類似此受氣於其所[illegible]則[illegible]于來[illegible]經則從相尅而始有不同耳所[illegible]之受病始于[illegible]其大義還以內經爲王其餘傳之于所勝者悉爲相類蓋病從心轉脾心爲[illegible]藏受傷矣而受氣于心則肝爲）

（二藏受傷矣。肝又傳脾。則脾爲三藏受傷矣。脾又尅腎。則腎爲四藏受傷矣。腎又尅心。則心爲五藏受傷矣。心又尅肺。則肺爲六藏受傷矣。又至肝。則爲七藏傷）試以肝經言之。心經有病。來乘其母。則肝之病氣受之于心。肝木尅土。則傳之于脾。脾土尅水。則氣舍於腎。腎水尅火。則又傳之于心。心火尅金。則又傳之於肺。故曰至肺而死。蓋以肝尅于肺也。由此推之。則肝之受氣在心。心之受氣在脾。脾之受氣在肺。肺之受氣在腎。腎之受氣在肝。皆以母而受之于所生之子也。肝之所傳在脾。心之所傳在肺。脾之所傳在腎。肺之所傳在肝。腎之所傳在心。皆傳於己之所勝者也。肝之所舍在腎。心之所舍在肝。脾之所舍在心。肺之所舍在脾。腎之所舍在肺。皆舍于生己者也。肝之所死在肺。心之所死在腎。脾之所死在肝。肺之所死在心。腎之所死在脾。皆死於所不勝者也。此皆氣逆而尅。必至於死。吾又以一日一夜計五分而分之。當將以歲而論。如肝死在秋。以日而論。如肝死庚辛之類哉。故朝主甲乙。晝主丙丁。四季主戊己。辰戌丑未時。日晡主庚辛。夜主壬癸。今肝至肺而死。則其死在日晡時也。心至腎而死。則其死在壬癸時也。脾至肝而死。則其死在甲乙時也。肺至心而死。則其死在丙丁時也。腎至脾而死。則其死在戊己及辰戌丑未時也。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

黃帝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傳五藏而當死。是順傳所勝之次。故曰別於陽者。知病從來。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言知至其所困而死也。（按陰陽別論有別于陽者知病處也。別于陰者知死生之期。別于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與此知病從來四字義同語異）

此帝承上文而言逆傳者。因至其所勝而死。而有順傳者。亦至其所困而死也。逆傳者。如上文所言是也。順傳者。如熱論謂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又如陰陽類論以太陽爲三陽。陽明爲二陽。少陽爲一陽。太陰爲三陰。少陰爲二陰。厥陰爲一陰。而自表至裏。故謂之順傳也。然熱論止論外感。而由下文三月六月。三日六日觀之。則月與日同。不但傷寒爲然。凡內傷外感皆有順傳之義。帝問由上文而觀。則五藏本相通者也。故逆行而移。皆有次第。凡五藏有病。皆各傳其所勝者如此。有等順傳所勝之次。亦至于死。非法所能治者。試觀前三月病在陽經。則至六月在陰經之盡。前三日病在陽經。則至六日在陰經之盡。傳至五藏已周。而其病當死。是乃由三陽二陽一陽。三陰二陰一陰。順傳所勝之次也。故曰別於陽經者。知病從[illegible]經而至此

也。別於陰經者，知死生之期。即陰陽應象論所謂其次治六府者，未必至死；而其次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故可以知死生之期，是何也？至於陰經則至其所困而死故耳。

是故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於肺，名曰肺痺，發欬上氣；弗治，肺即傳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出食，當是之時，可按若刺耳；弗治，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癉，腹中熱，煩心，出黃，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弗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曰瘛，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弗治，滿十日，法當死。腎因傳之心，心即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三歲死。此病之次也。（長上声，瘛音熾，後世作瘈）

此亦言五藏病傳之次，亦因其相尅者而言之也。所言風為百病之長（本經風論與此語同，生氣通天論、骨空論，靈樞五色篇皆云風者百病之始），今風寒客於人，正以邪從外來，如客之至，故不曰感而曰客。使人毫毛畢直，皮膚受之，則閉而為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陰陽應象大論云：善治者治皮毛）。漸至為痛痺（如痺論之謂），為不仁，痛痺不知也，為腫為痛。陰陽應象大論曰：寒傷形，形傷腫；熱傷氣，氣傷痛。當是之時，可以湯熨炙刺等法以去之。即上文可汗而發也，乃弗從而治之，則為肺痺之證。蓋邪入于陰則痛必為痺，而肺主皮毛，故為肺痺也（宣明五氣論云：邪入于陽則狂，邪入于陰則痺）。然肺在變動為欬，乃發欬而氣上逆。又弗從而治之，則金來尅木，乃傳之肝，名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蓋肝之經絡皆在脇也。食入即出，木來侮土之漸也。當是之時，可按可刺。又弗從而治之，則木來尅土，乃傳之脾，名曰脾風。發而為癉，癉者熱也。腹中亦熱，心中必煩，表裏皆熱也。其所出者黃色，黃者土也，亦土熱也。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又弗從而治之，則土來尅水，乃傳之腎，病名曰疝瘕。腎之經絡在少腹，故少腹煩冤作熱而痛。其所出者白色，溲出白液也。如蟲之食物內損，故一名曰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又弗從而治之，則水來尅火，乃傳之心。其病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曰瘛。蓋腎不足，則水不生木，木不生則筋燥急，故相引也。陰氣內弱，陽氣外熾，筋脈受熱，而自跳掣，故為瘛也。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又弗從而治之，則心不宜受病。今既受病，則滿十日，法當死也。若腎傳於心之時，其心不受病，則復反傳而行之於肺，則病不在心，不必以十日

為期也。但肺金再傷。宜發寒熱。法當延至三歲而死。曰三歲者。肺至腎一歲。腎至肝一歲。肝至心一歲。火又乘肺。故云三歲死也。由第七節至此觀之。則病傳之次有三。一則如肝受病氣于心。傳之于脾。病氣舍于其腎。傳至于肺而死。謂之逆傳之次也。一則三月若六月。三日若六日。由三陽以至一陰。自外而內。謂之順傳之次也。一則如此節。始感于風。成為肺痺。而五藏相剋。漸至於死。亦謂之逆傳之次也。將死期有不同耳。

然其卒發者。不必治於傳。或其傳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虛則腎氣乘矣。怒則肝氣乘矣。悲則肺氣乘矣。恐則脾氣乘矣。憂則心氣乘矣。此其道也。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變。及其傳化。傳。乘之名也。（卒音猝今下同）

此言病有猝時暴發而為大病者。不必以次而入。故不必治其相傳之次也。上文所言者。乃傳化以次。此則不以其次。因一時五志感傷。使人不得以其次也。喜者心之志也。惟心氣大虛。則腎氣乘之。心之所以大病也。怒者肝之志也。惟脾氣大虛。則肝氣乘之。脾之所以大病也。悲者肺之志也。惟肝氣大虛。則肺氣乘之。肝之所以大病也。恐者腎之志也。惟腎氣大虛。則脾氣乘之。腎之所以大病也。憂與悲同（[illegible]）亦肺之志也。惟肺氣大虛。則心氣乘之。肺之所以大病也。或以有餘而[illegible]以不足而受乘。乘所不勝。此其不以次而入之者也。故每藏之病有五。凡五五二十有五。皆以五藏之五相傳化。如上節所云。及五藏之五相傳乘。與本節所云。其名目不同。有如此者。但上節所云者。以外感。而此節所云者。以內傷也。（按金匱真言論。肝志為怒。心志為喜。脾志為思。肺志為憂。腎志為恐。今不言脾志者。畧耳）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期六月死。真藏脈見。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

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期一月死。真藏見。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身熱脫肉破䐃。真藏見。十月（當作日）之內死。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肩髓內消。動作益衰。真藏來（當作未）見。期一歲死。見其真藏。乃予之期日。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腹內痛。心中不便。肩項身熱。破䐃脫肉。目匡陷。真藏見。目不見人。立死。其見人者。至其所不勝之時則死。

此舉諸證漸感者。必以真藏脈見。乃期其所死之時也。大骨者。即生氣通天論之所謂高骨也。大肉者。臀肉也。大骨大肉之榮枯肥瘦。可以驗諸骨肉也。（王註無解。愚皆見一）

（八有腎虛之候果于腰骨高起寸餘凡大骨枯槁故也）大骨枯槁、腎之衰也。大肉陷下、脾之衰也。胃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上盛下虛、肺之衰也。三經漸衰。（月六六）及。期一歲之內當死。必其有五臧之真脉來現（真臧脉如下文真肝脉至一節云云）乃與之期所死之日耳。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腎脾肺三經衰矣。心內作痛而上引肩項、亦因以痛、則心經亦衰。期一月之內當死。必其有五臧之真脉來現、乃與之期所死之日耳。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則脾肺心衰矣。身加發熱、諸肉皆脫、䐃肉已破。䐃者、肉之分理也。則脾經更衰。而

又五臧真脉來見、則十月之內當死矣。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腎脾已衰、而有髓肉消、動作益衰、則腎藏尤衰。餘證尚未盡具、其真臧之脉未見、期一歲之內當死。若五臧之真脉來見、乃予之期所死之日也。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腹內作痛。心中不便。肩項與身皆熱、其䐃破肉脫。腎脾肺心衰矣。而目匡下陷、真臧脉見、目不見人、是肝絕已衰、而五臧俱已竭也。其人立死。幸而目猶見人、至其所不勝者之時則死。如肝死于日晡庚辛之時。即前第七節一日一夜五分之之謂也　急虛。身中卒至。五臧絕閉。脉道不通。氣不往來。譬於墮溺。

則其脉絕不來、若人一息（當作）五六至、其形肉不脫、真藏雖不見、猶死也。（中去声）此承上文而言有卒[illegible]中邪者易死。不可拘前證與前脉也。以言其勢、則急以[illegible]其人則虛。而此身猝然中邪。致使五臧閉絕。脉道不通。諸經之氣不能往來。譬之墮溺水中立時死亡。不可以日期必之也。其脉或絕而不來、或有一呼五六至則一吸亦五六至。是一息有十二至。皆絕魂脉也。脉之太過不及、雖有不同、而皆為死脉。故雖形肉不脫、真臧脉雖不見、其人亦必死也。豈可拘於上文所期之日時哉。

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真心脉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真肺脉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真腎脉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真脾脉至弱而乍數乍疏。色黃青不澤。毛折乃死。諸真藏脉見者。皆死不治也。（折音舌中去声辟音劈數音朔）

此即真藏脉而擬之。又當驗其氣色皮毛、而決其死也。真肝脉至、如循刀刃之形、責責然可畏也。又如琴瑟之弦至急。蓋脉不微弦、非脉來更弱。輭虛而滑。端直以長

之本體也。乃但弦而無胃者也。色雖見青。而白來尅之。不復潤澤。金尅木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　眞心脉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殊累累然。是脉不微鉤。非來盛去衰之本體也。乃但鉤而無胃者也。色雖見赤。而黑來尅之。不復潤澤。水尅火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　眞肺脉至大而虛。過于盛也。如以毛羽中人膚。浮而無着也。蓋脉不微浮。非輕虛以浮、來急去散之本體也。乃但浮而無胃者也。色雖見白。而赤來乘之。不復潤澤。火尅金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　眞腎脉至搏而絕。如指彈石。殊辟辟然。是脉不微沉。非沉

以搏之本體也。乃但沉而無胃者也。色雖見黑。而黃來尅之。不復潤澤。土尅水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　眞脾脉至。雖云軟弱。而乍數乍疎。是如水之流。如鳥之喙。非和柔相離。如雞踐地之本體也。乃但弱而無胃者也。色雖見黃。而青來尅之。不復潤澤。木尅土也。其毛已折。元氣敗也。故曰死

黃帝曰。見眞藏曰死。何也。岐伯曰。五藏者。皆稟氣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于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故五藏各以其時自爲而至於手太陰也。故邪氣勝者。精氣衰也。故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故眞藏之氣獨見。獨見者病勝藏也。故曰死。帝曰善（爲去声。此節大義與太陰陽明篇論脾病而四肢不用一般。義同但辭全有所耳）

此承上文而言無胃氣者。乃眞藏脉也。脉必始於手太陰肺經而後行之於諸經。又必有胃氣而後五藏之氣始會於手太陰肺經。故五藏各以其所勝之時而精胃氣以至於手太陰肺經也。彼邪氣勝者。正氣必衰。安得有胃氣以至于手太陰。但見各藏之眞藏脉獨見耳。此其病氣勝于藏氣所以至於死也

黃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脉

從四時。謂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取之以時。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謂之難治。脉實以堅。謂之益甚。脉逆四時。爲不可治。必察四難而明告之。（易俱去声）

此言凡治病者。必察形氣色脉而决其生死也。形氣色脉四者。其間有氣盛形盛。氣虛形虛。謂之相得。其病可治。蓋氣盛形盛之氣主邪氣言。而氣虛形虛之氣主正氣言。其形則形體也。若形盛氣虛。氣盛形虛。謂之相失則難治矣。蓋形盛氣虛之氣主正氣言。而氣盛形虛之氣主邪氣言。所以曰難治也。色浮而澤。血氣相榮。其病易已。若色夭而晦。枯燥不澤。則難已矣。脉之弦鉤毛石。

順于四時其病可治若沉濇浮大逆于四時則為不可治矣脉弱以滑是有胃氣又必分時以取之其病易治若脉實以堅是無胃氣則病為益甚矣此四者未易明辨謂之四難必察此而明告病人可也

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脉夏得腎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懸絶沉濇者命曰逆四時未有形藏于春夏而脉沉濇秋冬而脉浮大名曰逆四時也（按平人氣象論云脉有逆從四時未有藏形春夏而脉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時也與此義同）

此舉脉逆四時者而申言之也所謂脉逆四時者春得肺脉金剋木也夏得腎脉水剋火也秋得心脉火剋金也冬得脾脉土剋水也四脉之至皆懸絶沉濇是無胃氣命曰逆四時也此皆析而言之耳又當統而言之大凡春夏陽氣漸上脉宜弦洪而反沉濇秋冬陽氣漸下脉宜沉濇而反浮大此謂逆四時之脉也

病熱脉靜泄而脉大脱血而脉實病在中脉實堅病在外脉不實堅者皆難治（新校正云不字衍文按平人氣象論云風熱而脉靜泄而脱血脉實病在中脉虚病在外脉濇堅者皆難治與此大同）

此舉脉與證反者而決其為難治也熱病宜洪大而反沉靜後泄脉宜靜而反脉大脱血宜沉而反脉實病在中者據平人氣象論脉不宜虚然亦不可太實而堅今曰實堅則邪氣在内未已也病在外者據平人氣象論脉不宜濇堅今曰實堅則邪氣在外方盛也皆謂之難治也

黄帝曰余聞虚實以决死生願聞其情岐伯曰五實死五虚死帝曰願聞五實五虚岐伯曰脉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謂五實脉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虚帝曰其時有生者何也岐伯曰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虚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此其候也（瞀音務）

此言五實為邪氣有餘五虚為正氣不足皆為死而正氣復則虚者可生邪氣去則實者亦可生也通評虚實論云邪氣盛則實正氣奪則虚故實者有五脉盛者心也皮熱者肺也腹脹者脾也前後不通者腎也悶瞀者肝也五藏有邪五邪各實所以曰死然使身汗而邪從外散後利而邪從下行則五實漸去實者亦有可活也（此即熱論所謂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之義）虚者有五脉細屬心皮寒屬肺氣少屬肝泄利前後屬腎飲食不入屬脾五藏各虚所以曰死然使漿粥入胃胃氣漸復泄利漸止正氣不泄則五虚漸補虚者亦有可活也以理推之五實自外感而言五虚自内傷而言然必五實五虚各備方可曰死所謂虚實止見一二證未可以輕決也（按寶命全形論亦有）

（五實五虛但彼虛實二宗就鍼法而言）

三部九候篇第二十（中有三部九候等法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聞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終始。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互。冬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願聞其方。岐伯對曰。妙乎哉問也。此天地之至數。（前數字上聲歃盟同者著同歃孟子云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令平聲末數字去聲）

此伯承帝問要道而指其爲至極之數也

帝曰。願聞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氣血。通決死生。爲之奈何。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

此言有三部九候之法。以啓下文之端也

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爲真。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人。耳前之動脈。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胷中之氣。人以候心。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故神藏五。形藏四。合爲九藏。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此詳論人必有三部。各部有三候。而合爲九藏。應於九野。所以爲天地之至數也。上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兩額之動脈。即下文天以候頭角之氣。此脈在額兩旁。瞳

子髎聽會等處。動應於指。足少陽脈氣所行也。地者。兩頰之動脈。即下文地以候口齒之氣。此脈在鼻孔下兩旁。近於巨髎之分。動應於指。足陽明脈氣所行也。人者耳前之動脈。即下文人以候耳目之氣。此脈在耳前陷者中。絲竹空和髎等處。動應於指。手少陽脈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於頭面。故謂之上部也。中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手太陰肺經也。即下文天以候肺之謂。脈在掌後寸口中。是謂經渠。動應於指。即手太陰肺氣所行也。地者。手陽明大腸經也。即下文地以候胷中之氣。此脈在手大指次指歧骨間合谷之分。動應於指。手

陽明脈氣所行也人者手少陰心經也即下文人以候心之謂此脈在掌後銳骨之端神門之分動應于指即手少陰脈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于手故謂之中部也下部有天有地有人天者足厥陰肝經也即下文下部之天以候肝此脈在毛際外羊矢下一寸半五里之分卧而取之動應于指即足厥陰脈氣所行也女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地者足少陰腎經也即下文地以候腎此脈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太谿之分動應于指即足少陰脈氣所行也人者足太陰脾經也即下文人以候脾胃之氣此脈在魚腹上越筋間直五里下箕門之分動應于指即足太陰脈氣所行也凡此者皆所以候之於足故謂之下部也頭手足分上中下為三部矣而三部之中又各有天地人合則為九所以應九野而九野正合于吾身之九藏故神藏五以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形藏四即上文頭角耳目口齒胸中也合為九藏人有九藏地有九野乃天地之至數有如此者五藏已敗則其色必夭夭者異于常候也其人死矣（按後世三部法以手之寸關尺為主而此篇脈法以頭面為上部手為中部足為下部觀下文手足上去踝五寸等語推之可見矣要之古人診脈不止于手而凡頭面手足之動脈無不診之備傷寒論多以趺陽脈言之者同也其九候法亦以三部中有天地人與後世之浮中沉者不同也）

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無問其病以平為期（度音鐸）

此承上文而言調病之法也三部九候固如上文所言矣然醫工診候之法必先度其形之肥則知其氣之實而實者有餘可以瀉之度其形之瘦則知其氣之虛而虛者不足可以補之凡此病者皆必有邪必先去其脈中之結血以去其邪而後調其虛實以行補瀉凡無問其病之何如惟補之瀉之而以平為期可也此論用鍼之法而用藥者亦可以類推矣

帝曰決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舂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衆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相減者死目內陷者死（數去聲）

此亦承上文而言決死生之法也形體盛矣而脈則細氣則少呼吸之息不足是謂之危危者險也形體瘦矣而脈則大胸中多氣或喘或滿是之謂死凡此者即前篇形氣相失謂之難治也若形氣相得即形盛脈大形瘦脈細乃前篇形氣相得謂之可治所以曰生參之伍

之而衆脉相失乖其常度其人必病三部之中而有九候之法如下文七診來現殊爲相失是之謂死失不調曰病而相失曰死則有輕重之別也上下部中各有左右其脉相應如參舂者病甚是謂大數而皷如用杵舂之杵也上下左右其脉相失不可數者死舂謂一息十至以上也失曰病甚曰死亦有別也上文言三部之不相應者爲病爲死故中部之候雖獨調和然與上下二部之脉彼此相失其死必也凡中部之候亦至相減不得調和則其死亦可必矣不惟是也足太陽之脉起於目內眥主諸陽經之氣乃衛氣之行從茲而始者也今目已內陷則亦必死之驗也

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

此言九候之中有七診之法也言察九候之中大小偏之病疾遲偏者病寒熱偏者病脉獨陷下者病名曰七診之法而可以識九候中之病也（按九候有此七診法與後世脉訣七診異）

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是以脱肉身不去者死中部乍踈乍數者死其脉代而鈎者病在絡脉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經脉然後知病脉眞藏脉見者勝死（踝胡瓦切蠕音軟中去聲數音朔）

此言診脉之有定所正可以施七診而知諸病也手踝之上手太陰肺經脉也應乎中部去踝五寸手之踝骨在下而從內廉至太淵穴計有五寸足踝之上足太陰脾經脉也應乎下部去內踝骨之上五寸乃三陰交之上漏谷之下也蓋漏谷去踝六寸也以其左手上去踝五寸即太淵穴左足上去踝五寸即漏谷之下兩處按其脉則於右手右足當踝而彈之若按右手右足之脉則於左手左足彈之蓋使左右相應也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蠕者乃蟲之軟也今脉軟而和故曰不病其脉應而速中指渾渾然者病渾渾當作混混不清也中指徐徐然者病徐徐緩也不應手也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左右手足互相彈之不應者死蓋氣絕故不應也凡曰應者應聲之指下也足太陰脾經之脉應在肉是以脫肉不能行去者死手太陰肺經之脉主氣是以中部乍踈乍數者死氣之衰也其脉代而鈎者病在絡脉鈎爲夏脉又夏氣在絡故病在絡脉絡脉受

邪則經脈自濇。故脈來中止而代也。九候之相應者。上下若一。不得相失。則遲速大小相等。斯爲可貴。其有不一等者。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候後曰病曰甚曰危者。脈來應下之際。左右上下。不得齊一也。又必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即陰陽別論之所謂別于陽者。知病忌時。別于陰者。知死生之期也。又必先知各經自然之經脈。（即靈樞經脈篇十二經之脈）然後知各經適然之病脈。凡真藏脈來見者。至於相勝之日時而死矣。（按此節似有錯簡姑從正文釋之）

足太陽氣絶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按診要經終篇載三陽三陰脈之證。內言足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瘈瘲。其色白。絶汗乃出。出則死矣。與此畧同。此當與後第十三節參看）

此舉足太陽經之氣絶者。必有證之可驗也。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從頂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其支者。後從肩髆別下。貫臀。過髀樞。下合膕中。貫腨。循踵。至足外側。故太陽氣絶。其足不可屈伸。而死必戴眼也

帝曰。冬陰夏陽柰何。岐伯曰。九候之脈。皆沉細懸絶者爲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數者爲陽。主夏。故以日中死。是故寒熱病者。以平旦死。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病風者。以日夕死。病水者。以夜半死。其脈乍踈乍數。乍遲乍疾者。日乘四季死

此詳言諸病必有死期也。帝于首節。問以更互冬陰夏陽。以人應之爲問。故此又復問之。伯言九候之脈。凡沉細懸絶者。皆爲陰脈。其脈宜見於冬。然凡病至於死者。必死以夜半。正以脈與時皆陰也。凡盛躁喘數者。皆爲陽脈。其脈宜見於夏。然凡病至於死者。必死以日中。正以脈與時皆陽也。病發寒熱者。本於感風。風爲足厥陰肝經所感。其死必以平旦。正以平旦屬甲乙木也。（生氣通天論云。因于露風。乃生寒熱。則寒熱之病。風氣所感也）內熱及凡熱病者。本于有火。火爲手少陰心經所屬。其死必以日中。正以日中屬丙

丁火也。又凡病風者。必足厥陰肝經感之。不特死于平旦。其死又以日夕。正以日夕屬申酉金。而與木相剋也。凡病水者。必足少陰腎經主之。其死必以夜半。正以夜半屬壬癸水也。凡脈乍踈乍數。乍遲乍疾者。脾氣內絶。其死必以日乘四季死。正以四季之時。屬辰戌丑未土也

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七診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診之病。其脈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噫

此舉形肉已脫者爲死。七診見者。唯風氣與經月之病

爲不死，餘則九候敗而亦爲死也。（此節前節上衆）夫形肉在人，猶堂室之有墻壁也。形肉已脱，則九候之脉雖調，猶死。即上文所謂脱肉身不去者死也。上文言七診爲病者詳矣。若七診雖見，九候之脉皆與各經相宜者，不死。所謂不死者，以其有風氣之病，爲有外邪；月經不行之病，爲有姙娠，則似有七診之病，而實非眞七診也，故言不死。若除風氣經病之外，而有七診之病，其九候亦敗者，死矣。且胃經既竭，神不守心，故死之時，必發噦噫。宣明五氣篇云：心爲噫，胃爲噦。

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脉，視其

經絡浮沉，以上下逆從循之。其脉疾者不病，其脉遲者病，脉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着著附）

此亦詳診脉之法也。脉疾者，氣猶強盛，故不病；脉遲者，氣已不足，故病；脉不往來，精神已去，故死；皮膚著者，骨已乾枯，故死。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岐伯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脉，則繆刺之。留瘦不移，節而刺之。上實下虚，切而從之，索其結絡脉，刺出其血，以見通之。（奇邪見[illegible]脉根結口問血絡等篇）

此詳言諸病之刺法也。病有在經者，治其經穴，如肺病治其經渠之謂。病有在孫絡者，治其孫絡之結血。（靈樞脉度篇云：經脉爲裏，支而横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盛而血者疾誅之，盛者寫之，虚者飲藥以補之）血病及身有痛者，合經穴絡穴而治之。（如肺病治經渠列缺之謂）其有所邪者，不正之邪，適然所中者，則取絡脉以繆刺之，左取右，右取左也。病氣淹留，形容減瘦，證不移易，則以時消息而漸刺之，即上文所謂無問其病，以平爲期者是也。有等上實下虚，當切而從之，必其有結絡之脉，故上下不通，當索其結處而刺出其血，以現通之，即上文刺孫絡絡脉之謂也。

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絶。此決死生之要，不

可不察也。（此篇爲第八節之脉論）

上文言足太陽氣絶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然須知瞳子高者，乃太陽不足，欲絶而未絶；戴眼者，乃太陽已絶。欲避而不能，此内有死生之分，不可不察也。

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鍼。（王註以爲錯簡者是也。愚疑是第七節中手孫絡然下之[illegible]間）

經脉別論篇第二十一（別彼多切。内言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之脉各有分別，故名篇）

黄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静勇怯，脉亦爲之變乎？岐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静，皆爲變也。是以夜行則喘出於腎，

氣病肺。有所墮恐，喘出于肝。淫氣害脾。有所驚恐，喘出于肺。淫氣傷心。度水跌仆，喘出于腎與骨。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爲病也。故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診法也。（首乃去声恚音餧怒也度渡同跌音迭仆音付）（著着同）

此言脉有因五藏受傷而變，而診病者當擬此以爲法也。帝問居處或動或靜，性情或勇或怯，脉亦爲之變乎。伯言凡人或驚或恐或怒或勞，或動或靜，皆爲變也。是以腎爲少陰，衛氣夜行于陰，營氣以寐而養，故當夜而行，則喘息内出于腎，而肺爲之母者，子氣浸淫，上干于肺，肺斯病焉。有所墮墜而恐，則筋既受傷，血亦不紓，喘息内出于肝，而肝氣又係淫氣乘土，脾被害焉。有所驚怖而恐，驚則氣亂，喘息内出於肺，而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所勝妄行，心又傷焉。渡水跌仆，傷腎，喘出於腎與骨。斯時也，勇者氣散則無病，怯者氣著則爲病矣。故診病之道，既觀人之勇怯骨肉皮膚，而又能知病肺害脾傷心着病之詳，則診法備矣。

故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于脾。故春夏秋冬四時陰陽，生病起于過用，此爲常也。

此言人之四時臟腑生病，皆起于過用，亦診病者所當知也。飲食入胃，太過于飽，食氣蒸迫，故汗出于胃。非有驚怖，致奪精神，心神外越，故汗出于心。所持則重，所行則遠，必骨以當之，惟腎主于骨，故汗出于腎。疾走過疾，兼之恐懼，必筋以當之，惟肝主于筋，故汗出于肝。搖動其體，勞苦其形，必肉以當之，惟脾主于肉，故汗出于脾。此乃四時之在藏爲陰，在府爲陽，其有病皆起于過用。如飲食飽甚等義，人所常犯者也。凡診病者，又可不知此等之病由歟。

食氣入胃，散精于肝，淫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于脉。脉氣流經，經氣歸于肺，肺朝百脉，輸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氣于府，府精神明，留于四藏，氣歸于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爲常也。

此言食入于胃者，精氣散于肝，歸于心，而會于肺。飲入于胃者，輸于脾，歸于肺，而下行于膀胱，亦診病者所當知也。食氣者，穀氣也。穀氣入胃，運化于脾，而精微之氣散之于肝，則浸淫滋養于筋矣，以肝主筋也。穀氣入胃，其已化之氣與其精氣而言穀氣，故亦可名爲濁氣

也。心居胃上，而濁氣歸之，則浸淫滋養于脉矣。以心主脉也。心爲諸經之君，于上大血脉，脉氣流于諸經，諸經之氣歸于肺。肺爲五藏之華蓋，位高而藏眞高于肺，以行營衛陰陽，故受百脉之朝會。其精氣送之于皮毛矣。以肺主皮毛也。肺曰毛，心曰脉，毛脉合精，而精氣行于府。府者，膻中也。靈樞五味篇謂大氣積于胸中，邪客篇謂宗氣積于胸中，刺節眞邪篇謂宗氣流于海者，是也。膻中爲府，其精氣宗氣最爲神明，而司呼吸，行經隧，始行于手太陰肺經，通于心肝脾腎之四藏，而四藏之精皆其所留，是氣也，平如權衡。惟其始于手太陰肺經而行之

故氣口者，即手太陰經之太淵穴也，與魚際相去一寸，又成寸口之名，其可以診吉凶而决死生也。（靈樞小鍼解篇以氣口虛爲當補，氣口盛爲當寫，則凡病皆以氣口爲主。）然所食之穀有精氣，則所飲之水亦有精氣，方其飲入于胃，其精微之氣浮游升騰，上輸于脾。盖脾附於胃之右，比胃爲上，故脾氣散精，上歸于肺，而肺行百脉，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分布于四藏，五藏並行乎水精，眞有合于四時五藏及古經陰陽揆度等篇之常義也。診病者可形知歟。（按飲入于胃以下，乃言飲而不言食，李東垣脾胃論未用緣纂要書，不考上文，爲食乃改爲飲食入胃，則于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之義大悖矣。殊不知上文之食含有飲義，而下文之飲必難以兼食也。何諸賢書皆宗李朱而不考經旨者，皆謬矣。）

太陽藏獨至，厥喘虛，氣逆，是陰不足，陽有餘也。表裏當俱瀉，取之下俞。陽明藏獨至，是陽氣重并也，當瀉陽補陰，取之下俞。少陽藏獨至，是厥氣也，蹻前卒大，取之下俞。少陽獨至者，一陽之過也。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眞，五脉氣少，胃氣不平，三陰也，宜治其下俞，補陽瀉陰。一陽獨嘯，少陽厥也，陽并于上，四脉爭張，氣歸于腎，宜治其經絡，瀉陽補陰。一陰至，厥陰之治也，眞虛痟心，厥氣留薄，發爲白汗，調食和藥，治在下俞。（卒并同。一陽獨嘯之一陽當作二陰，少陽厥也之少陽當作少陰，且與下文氣歸于腎分作照應。痟音消，瘦也。飛去聲。）

此言三陽三陰脉謠各見者，皆分經而治也。太陽者，足

太陽膀胱經也，其脉獨至，（張仲景以爲尺寸俱浮）厥者，氣逆喘者難息，虛者不實，諸證上行，是腎經不足，膀胱經有餘也。盖膀胱與腎爲表裏，而裏不足則在表有餘之邪乘之，其表裏俱當瀉，取之下俞。盖下者，足也；俞者，膀胱經之俞穴束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中，灸三壯，鍼三分，留三呼），腎經之俞穴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按王註以爲足[illegible]不明言[illegible]校王註之氣而于本經之穴無者，亦非也）。中是三陽入于二陽，則爲足陽明胃經矣。（陰陽別論篇岐伯以太陽爲三陽，陽明爲二陽，[illegible]論黃帝以陽明爲二陽，少陽爲一陽。）陽明脉氣獨至，（張仲景以爲尺寸俱長）是足太陽之氣而并于陽明也。胃屬陽，脉屬陰。惟陽氣重并[illegible]陽明胃經之俞穴陷谷

（大指次指外間陷中三壯鍼三分留七呼）補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足大指內側內踝前核骨下陷中鍼三分灸三壯）由是二陽入于一陽則爲足少陽膽經矣少陽脈盛而至（張仲景以爲尺寸俱弦）是足少陽之氣逆也然足少陽之脈下行出絕骨之端當外踝之前循足跗故陽蹻者本屬足太陽經之申脈而陽蹻之前乃足少陽之脈今猝然而大是少陽之氣盛也當寫膽經之俞穴臨泣（足次指本節後間陷中去俠谿一寸五分鍼二分留五呼灸三壯）蓋少陽獨至者正一陽之有過也過者病也故即此經治之而其肝經則無及耳由是一陽入于三陰則爲足太陰脾經矣（陰陽類論黃帝以足太陰爲三陰足少陰爲二陰足厥陰爲一陰）太陰藏搏者下節之所謂伏鼓脈者是也（仲景以爲尺寸俱沉細）眞者眞藏之脈也宜用心省之若眞藏脈來則不可治矣此藏之脈搏者何也五藏之脈氣少而胃氣不平故言此三陰眞藏之脈來現也當補足陽明胃經之俞穴陷谷（足次指外間本節後陷中去內庭二寸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寫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足大指內側內踝前核骨下陷中鍼三分灸三壯）由是三陰入于二陰則爲足少陰腎經矣嘯者耳中鳴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腎在竅爲耳今二陰獨嘯是少陰之氣逆于上也足太陽之氣并于上而行而太陽陽明少陽太陰之四脈爭張而有餘故邪氣歸之于腎宜寫足太陽膀胱經之經穴崑崙絡穴飛揚（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鍼五分留十呼灸三壯妊婦忌之飛揚外踝骨上七寸鍼三分灸三壯）補足少陰腎經之經穴復溜（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絡穴大鍾（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灸三壯鍼二分留七呼）由是而二陰入于一陰則一陰之脈至者乃足厥陰肝經治事也至此則虛者眞消者在心其逆氣將漸發爲白汗白汗者肝虛爲金所乘也宜調和藥食并治肝經之俞穴太衝（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動脈應手陷中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不言補寫者上文腎經尚補而此肝經亦宜曰補況既曰眞虛則豈可再寫乎（按此篇傳經次第唯熱論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與此相類然以諸經諸候觀之則與熱論之旨不同未可以外感論也學者察之）

帝曰太陽藏何象岐伯曰象三陽而浮也帝曰少陽藏何象岐伯曰象一陽也一陽藏者滑而不實也帝曰陽明藏何象岐伯曰象大浮也太陰藏搏言伏鼓也二陰搏至腎沉不浮也（此節末言二陰則上文一陽獨嘯少陽厥也當爲二陰少陰可知且此尾不言厥陰信有脫簡而于節之能[illegible]識）

此總承上文而明六經之脈象也帝言太陽陽明少陽俱曰獨藏至而太陰藏則曰藏搏二陰則曰獨嘯一陰則曰至其脈體果何象耶伯言太陽之脈主于浮蓋太陽爲三陽陽行于表故脈宜象三陽而浮也少陽爲陽之裏陰之表所謂半表半裏者是也其藏爲陽之初生

故肝體濡而不實。象一陽之爲初陽也。陽明雖爲太陽之裏。而實爲少陽之表。比之濡而不實者。則大而浮矣。彷彿乎太陽之浮也。太陰則入于陰分。脉雖始伏而實鼓擊于手。未全沉也。二陰雖相搏而至。然腎脉沉而不浮也。由是觀之。則厥陰爲沉之甚。又非二陰比矣

藏氣法時論篇第二十二（五藏之氣。必應天時。而人之治藏氣者。當法天時。故名篇）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帝曰。願卒聞之。（間去聲。卒如字）

此因帝欲法時以治藏氣。而伯言以五行爲主。可以爲治病之準也。下文乃詳言之。卒。盡也。（按素問靈樞言愿卒聞之者甚多。其義倣此）

岐伯曰。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此言五藏應乎四時而治之者。必法時也。春屬木。肝亦屬木。故肝主春。斯時也。足厥陰肝者。乙木也。足少陽膽者。甲木也。正治其時。春之日有甲乙。乃肝氣之尤旺者。然肝脉主弦。最苦在急。急則肝病也。惟甘性緩。急宜食甘者以緩之。（凡飲食藥物皆然）夏屬火。心亦屬火。故心主夏。斯時也。手少陰心者。丁火也。手太陽小腸者。丙火也。正治其時。夏之日有丙丁。乃心氣之尤旺者。然心脉洪。最苦在緩。緩則心虛也。惟酸性收。急宜食酸者以收之。長夏屬土。脾亦屬土。故脾主長夏。斯時也。足太陰脾者。己土也。足陽明胃者。戊土也。正治其時。長夏之日有戊己。乃脾氣之尤旺者。然脾爲太陰濕土。最苦在濕。濕則脾病也。惟苦性燥。急宜食苦者以燥之。秋屬金。肺亦屬金。故肺主秋。斯時也。手太陰肺者。辛金也。手陽明大腸者。庚金也。正治其時。秋之日有庚辛。乃肺氣之尤旺者。然肺苦氣上逆。惟性苦者可以泄逆。急宜食苦者以泄之。冬屬水。腎亦屬水。故腎主冬。斯時也。足少陰腎者。癸水也。足太陽膀胱者。壬水也。正治其時。冬之日有壬癸。乃腎氣之尤旺者。然腎屬水。最苦燥。惟辛性潤。急宜食辛者以潤之。（如黃柏之類）庶乎腠理自開。津液自致。五藏之氣。自相通也。

病在肝愈於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春禁當風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瀉之

此以下五節承上文而言五藏之病可以于歲于日于時而決之又當順其所欲之性以行補瀉之法也試以肝經言之凡病在肝者以肝性屬木其病從春始也至于夏屬火則火能尅金而金不能尅木故肝病當愈于夏所謂子制其鬼者是也（餘愈同）若夏不愈當甚于秋蓋甚則淪于死矣乃金來尅木所謂子休鬼復者是也（餘甚同）設秋不死當持於冬蓋冬屬水水為肝之母母氣一旺肝氣有資故可與病氣相支而不甚耳所謂鬼休而來養故能相持于父母之鄉也（餘持同）其冬雖與相持其病復起于春蓋肝氣之病又當至春而起所謂自得其位而起者是也（餘起同）然吾之肝正屬厥陰木而風氣必通于肝故凡有肝病者必禁當風以犯之也斯則一歲之中可以計其所愈所甚所持所起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肝病者愈于丙丁之日以丙丁火旺所制者金而金不尅木木病自愈也設丙丁不愈加于庚辛之日加所甚之謂也以庚辛金旺必來尅木而木病

必甚也設庚辛不死持于壬癸之日以壬癸水旺必母來救子而木病可支也雖能支于水旺之日而又必起于甲乙之日以木病當復于本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肝病者平旦慧以平旦應甲乙木故病主慧慧者爽也時王木亦王也下晡甚以下晡者申酉時也應在庚辛故病主甚金來尅木也夜半靜以夜半者亥子時也應在壬癸故病主靜水來生木也況肝既有病則治之者當順其性而治之故肝之所苦在急則其所欲在散惟味之辛者主散宜急食辛以散之性欲散而辛能散此補之者所以用辛也性苦急而酸能收此瀉之者所以用酸也治肝之法又如此

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於春起于夏禁溫食熱衣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于壬癸壬癸不死持于甲乙起于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用鹹補之甘瀉之

以心經言之凡病在心者以心性屬火其病從夏始也至于長夏屬土則土能尅水而水不能尅火故心病當愈于長夏但長夏不愈當甚于冬以水能尅火也若冬不死當持于春以木能生火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于夏以火病當起于火候也日熱則心躁故食溫衣熱者

皆當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愈在戊已日。以土王則水衰、水衰不能尅火也。戊已不愈、加于壬癸、以水王則火必受尅也。壬癸不死、持于甲乙。以木王則火生也。然心病必起于丙丁。以火病當復于火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日中慧。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甚、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平旦靜、以平旦正屬甲乙木也。然所以治之者、心欲耎、惟鹹爲能耎堅、急食鹹以耎之。惟其所欲在耎、此鹹之所以爲補也。唯其所苦在緩、此甘之所以爲瀉也。此乃因其性而治之耳。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長夏。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于甲乙。甲乙不死、持于丙丁。起于戊已。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下晡靜。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瀉之、甘補之。（昳音吳）

以脾經言之。凡病在脾者、以脾性屬土、其病從長夏始也。至于秋屬金、則金能尅木。而木不能尅土、故脾病當愈于秋。但秋不愈、當甚于春、以木能尅土也。若春不死、當持于夏、以火能生土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于長夏、以土病當復于土月也。且食或溫熱、過于太飽、或濕地濡衣。皆脾土所惡、俱宜禁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

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愈在庚辛日。以金旺則木衰、木衰不能尅土也。庚辛不愈。加于甲乙。以木旺則土必受尅也。甲乙不死、持于丙丁。以火王則土生也。然脾病必起于戊已。以土病當復于土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脾病者、日昳慧。以日昃則未土正王土性耐也。日出甚、以日出則木王也。下晡靜。以金王則木退也。然所以治之者、脾欲緩。唯甘者能緩。急食甘以緩之。惟甘能緩之。此甘之所以爲補也。脾苦濕、惟苦性堅燥。此苦之所以爲瀉也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長夏。起于秋。禁寒飲食寒衣。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丙丁不死。持于戊已。起于庚辛。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瀉之

以肺經言之。凡病在肺者。以肺經屬金。其病從秋始也。至冬屬水、則水能尅火、而火不能尅金。故肺病當愈于冬。但冬不愈。當甚于夏。以火能尅金也。若夏不死。當持于長夏。以土能生金也。其病之復起。又當在于秋。以金病當起于金候也。且肺惡寒。故衣食之寒者。皆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肺病者。愈在壬癸日。以水王則火衰。火衰不能尅金也。壬

癸不愈加于丙丁以火王則金必受尅也丙丁不死持于戊巳以土王則金王也然肺病必起于庚辛金病當復于金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肺病者下晡慧以下晡正屬庚辛金也日中甚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靜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然所以治之者肺欲收惟酸爲能收急食酸以收之唯其所欲在收此酸之所以爲補也所苦在散此辛之所以爲瀉也

病在腎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長夏長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禁犯焠㶿熱食溫炙衣腎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于戊巳戊巳不死持于庚辛起于壬癸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瀉之（焠音倅㶿音）

以腎經言之凡病在腎者以腎經屬水其病從冬始也至春屬木則木能尅土而土不能尅水故腎病當愈于春若春不愈當甚于長夏以土能尅水也若長夏不死當持于秋以金能生水也其病能復起又當在于冬以水病必在于水候也且腎性惡㶿故凡焠㶿之熱食溫炙之衣宜弗犯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于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愈在甲乙日以木王則土衰土衰不能尅水也甲乙不愈甚于戊巳以土王則水必受

尅也戊巳不死持于庚辛以金旺則水生也然腎病必起于壬癸以水病當復于水日也又至于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腎病者夜半慧以夜半屬壬癸水也四季甚以四季屬土也下晡靜以下晡屬庚辛金也然所以治之者腎欲堅惟苦爲能堅急食苦以堅之惟其所欲在苦此苦之所以爲補也所苦在耎此鹹之所以爲瀉也

夫邪氣之客于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五藏之脉乃可言閒甚之時死生之期也（閒去声）

此總結上文之爲病爲愈爲甚爲持爲起者必當先定五藏之本脉而始知之也肝病始于春心病始于夏脾病始于長夏肺病始于秋腎病始于冬者皆由邪氣感於吾身以勝相加如肝病由肺而傳心病由腎而傳脾病由肝而傳肺病由心而傳腎病由脾而傳之謂也至其所生而愈如肝病愈于夏心病愈于長夏脾病愈于秋肺病愈于冬腎病愈于春者皆我之所生也至其所不勝而甚如肝病甚于秋心病甚于冬脾病甚于春肺病甚于夏腎病甚于長夏者皆我之所不勝而能尅我也至其所生而持如肝病持于冬心病持于春脾病持于夏肺病持于長夏腎病持于秋者皆彼能生我也自

得其位而起。如肝病起于春。心病起于夏。脾病起于長夏。肺病起于秋。腎病起于冬者。皆得其所應之時而病復起也。夫五藏之病。由于相生相勝者如此。至于月時可推矣。又當先定五藏之本脉。如春脉弦。夏脉鈎。長夏脉代。秋脉毛。冬脉石。或有間氣及無胃氣。則彼之生我尅我。我得而知。故凡爲愈者。我所生。持者生乎我。其病爲間而爲生之期。爲甚者尅乎我。爲起者得本位。其病爲甚而爲死之期。可得而言之矣。若不定五藏之脉。則彼于我之相生相尅。胡從而知之哉

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則目𥆧𥆧無所見。

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取其經。厥陰與少陽。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illegible]）

上文五節言五藏之病。用五味以補瀉。則用藥之意寓矣。而此下五節。又言五藏之病。復有用鍼之法也。試以肝經言之。足厥陰之脉。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少腹。又上貫膈。布脇肋。故兩脇下痛。以下引少腹。其氣實則善怒（靈樞本神篇云肝氣實則怒）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之虚。則目𥆧𥆧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足厥陰之脉。自脇肋循喉嚨上入頏顙。連目系。足少陽之脉。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故虚則耳目無所見聞也。惟其虚也。故善于恐懼。如人將捕之。意下以肝藏魂。魂不安。故其病如此。當取足厥陰之經穴中封（在內踝前一寸筋裏宛宛中鍼四分留七呼灸三壯）足少陽之經穴陽輔（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骨端三分去丘墟七寸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以肝與膽相爲表裏也。實則寫其有餘。虚則補其不足耳（王註以穴言以爲經脉之絡不著穴言然則將用何穴以治病耶）然足厥陰之脉。自目系上出額。與督脉會于巔。故頭必痛。足少陽之脉。支別者。從耳中。出走耳前。又支別者。抵于䪼。加頰車。又足厥陰之脉。支別者。從目系下頰裏。故耳聾不聰而頰又腫也。此則氣逆于上。故見之於頭耳頰者如此。亦是有餘之證也。取其兩經以出血

而已。此不言穴意者。亦是上文之經穴耳（按此下五節皆言用鍼不言用藥然各經證候甚明惟習者明此經絡識此證候則凡藥屬肝膽者可悉用矣後倣此）

心病者。胷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虚則胷腹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其變病。刺郄中血者。（甲膕同）

以心病言之。手少陰心經之脉。其直者。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手厥陰心包絡之脉。其支者。循胷中出脇。下腋三寸。上抵腋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循臂。行兩筋之間。又手太陽小腸經之脉。自臂臑上繞肩胛。交肩上。故胷中必痛。脇支必滿。脇下亦痛。膺背

肩胛間皆痛兩臂內皆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之虛則胷腹之中大腸之下與腰相引而痛蓋手厥陰之脉從胷中出屬心包絡下鬲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脇手少陰之脉自心系下鬲絡小腸故曰胷曰脇曰腰皆主痛也當取手少陰之經穴靈道（掌後一寸五分鍼三分灸三壯）手太陽之經穴陽谷（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以心與小腸相爲表裏也實則寫其有餘虛則補其不足耳其舌本下并出其血者正以手少陰之脉從心系上俠咽喉所以出舌下之血也曰出血乃治有餘之證耳（舌下即廉泉穴係任脉經頷下結喉上四寸中鍼二分留七呼灸三壯）及有變病則又不

止前證而已又當取手少陰之郄曰陰郄穴者以出其血也（在掌後脉中去腕半寸當小指之後鍼三分灸七壯）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瘈脚下痛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肌當作飢）

以脾病言之脾象土主肉故身重善饑肉痿無力也足太陰脾經之脉起于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腨內（足陽明胃經之脉以下髀關抵伏兔下膝臏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間）足少陰腎經之脉起于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上腨內出膕內廉脾病故足不收行善瘈脚下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之虛則腹中滿腸中鳴飧泄而食不化蓋足太陰之脉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足陽明之脉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支者起胃口下循腹裏故其爲病如此（[illegible]）當取足太陰之經穴商丘（足內踝下微前陷中鍼三分[illegible]灸三壯）足陽明之經穴解谿（衝陽後一寸半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足少陰之經穴復溜（足內踝上二寸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以出其血耳夫曰出血則治前有餘之證而已而虛則補之又非可以出血治也

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尻苦刀反腨時轉反胻胡郎反嗌音益）

以肺病言之肺藏氣而主喘息在變動爲欬故病則喘欬逆氣肩近于背而背爲胷中之府故肩背痛也肺主皮毛邪盛則心液外泄故汗出也足少陰之脉從足下上循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今肺病則腎爲之子亦必受邪故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此乃邪氣有餘之證也至于正氣之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蓋手太陰之經會于耳中故爲耳聾腎脉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今肺虛則腎藏不足以上潤于嗌故嗌乾當取手太陰之經穴經渠（寸口陷中鍼二分留三呼禁灸）足太陽之外足厥陰之內即足少陰之

脉也亦取其經穴復溜以出其血焉可也（復溜見前）三部九
候論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
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後調其虛實無問其病
以平爲期則皆于出血之後又當用補瀉以調之耳（餘節
傚此）

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虛則胸中痛大
腹小腹痛淸厥意不樂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樂音洛）
以腎經言之足少陰之脉起于足心上循腨內出膕內
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
膈入肺中故腹大脛腫喘欬也腎病則骨不能用故身

重也腎主五液在心爲汗腎邪攻肺心氣內微故寢後
即有汗也大凡有汗之疾多惡風以腠理不密故汗出
而表虛者必惡風也此皆邪氣有餘之證耳至于正氣
之虛則足少陰之脉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今腎氣既虛
胸中自痛其大腹小腹亦從而痛正以腎脉自小腹上
行大腹至俞府而止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脉從項下行
而至足今腎氣既虛而太陽之氣不能咸行于足故足
淸冷而氣逆也腎之神爲志惟志不足故意不樂也當
取足少陰之經穴復溜（見前）足太陽之經穴崑崙（足外踝後跟骨
上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以出其血可也如三部九候篇所謂必

也去其血脉而後調之耳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
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黃
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
葱皆辛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毒藥攻邪五穀爲養五
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
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
堅或耎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按此各經所食與靈樞五味篇不同）
此承首節論五藏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等義而詳言
之也東方甲乙木其色青肝屬木故色亦青肝苦急惟

甘爲能緩之故宜食甘凡粳米牛肉棗葵皆甘皆可食
也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心屬火故色亦赤心苦緩惟酸
爲能收之故宜食酸凡小豆犬肉李韭皆酸皆可食也
西方庚辛金其色白肺亦屬金故色亦白肺苦氣上逆
惟苦爲能泄之故宜食苦凡麥羊肉杏薤皆苦皆可食
也中央戊己土其色黃脾亦屬土故色亦黃上文脾苦
濕急食苦以燥之故宜食苦然腎爲胃關脾與腎合當
假鹹之柔耎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穀氣
方化故脾與各藏不同其食味之鹹者乃調利機關之
義也凡大豆豕肉栗藿皆鹹皆可食也北方壬癸水其

色黑。腎亦屬水。故其色亦黑。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故宜食辛。凡黃黍雞肉桃葱皆辛。皆可食也。以辛主散。酸主收。甘主緩。苦主堅。鹹主耎。故耳。彼補正氣者。必有取于良藥。治邪氣者。必有取于毒藥。此毒藥之所以攻邪也。（如金玉土石草木蟲魚鳥獸之類皆作攻邪之藥五運行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此皆所謂毒藥也又曰無毒治病十去其九此所謂良藥也）且粳米小豆麥大豆黃黍之五穀。所以養此元氣也。桃李杏栗棗之五果。所以助此元氣也。牛羊豕犬雞之五畜。所以益此元氣也。葵藿薤葱韭之五菜。所以充此元氣也。此皆陽爲氣者。氣歸精而精歸化。陰爲味者。味歸形而形歸氣。

故合氣味而服之。所以補精益氣也。自毒藥攻邪以下至此。其間穀果畜菜。各有五者。各有五味。各有散收緩急堅耎之宜。在因四時五藏之病。隨五味所宜。以異用耳。蓋至是而藏氣法時之義無餘蘊矣。（按王好古論五藏苦欲補瀉藥味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甘草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補之細辛以酸瀉之芍藥虛以生姜陳皮之類補之經曰虛則補其母水能生木腎乃肝之母腎水也苦以補腎熟地黃黃蘗是也如無他證錢氏地黃丸主之實則白芍藥瀉之如無他證錢氏瀉青丸主之實則瀉其子心乃肝之子以甘草瀉心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欲軟急食鹹以軟之芒硝以鹹補之澤瀉以甘瀉之人參黃芪甘草虛以炒鹽補之虛則補其母木能生火肝乃心之母肝木也以生姜補肝如無他證以安神丸主之實則甘草瀉之如無他證錢氏方中重則瀉心湯輕則導赤散○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白朮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甘草以甘補之人參以苦瀉之黃連虛則以甘草大棗之類補之如無他證錢氏益黃散主之心乃脾之母以炒鹽補心實則以枳實瀉之如無他證以瀉黃散瀉之肺乃脾之子以桑白皮瀉肺○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瀉之訶子皮一作黃芩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藥以辛瀉之桑白皮以酸補之五味子虛則五味子補之如無他證錢氏阿膠散補之脾乃肺之母以甘草補脾實則桑白皮瀉之如無他證以瀉白散瀉之腎乃肺之子以澤瀉瀉腎○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知母黃蘗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知母以苦補之黃蘗以鹹瀉之澤瀉虛則熟地黃黃蘗補之腎本實不可瀉錢氏止有補腎地黃丸無瀉腎之藥肺乃腎之母以五味子補肺）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此篇宣明五藏之氣故名篇）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謂五入。（此與靈樞九鍼論同但彼多淡入胃一句）

此言五味各入五藏也。陰陽應象大論云。木生酸。酸生

肝。金生辛。辛生肺。火生苦。苦生心。水生鹹。鹹生腎。土生甘。甘生脾。此酸之所以入肝。辛之所以入肺。苦之所以入心。鹹之所以入腎。甘之所以入脾也。是五味隨五藏而入。遂名之曰五入

五氣所病。心爲噫。肺爲欬。肝爲語。脾爲吞。腎爲欠爲嚏。胃爲氣逆爲噦爲恐。大腸小腸爲泄。下焦溢爲水。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膽爲怒。是謂五病。（此節與靈樞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邪氣各有所病也。心有不平。氣鬱于心。故噫出之。象火炎上而烟焰出也。（靈樞口問篇岐伯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爲噫則是噫出于胃三部九候論靈樞九鍼論皆曰心爲噫與此篇同然則以爲出于胃耶出于

（心邪又嘗考脾腎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于陽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爲噫也由此觀之則
知噫屬心而足陽明胃經之絡又屬于心故胃有之亦能噫也經典之旨豈非二而一者耶）肺爲欬
蓋肺本屬金。扣之當有聲。故邪擊于肺。則爲欬也。（按欬論一
篇論欬甚詳其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又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此
外感之邪也又曰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于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爲肺欬五藏各以
其時受病如下文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
之之謂也非其時則皆是肺欬爲始而傳以與之文末云此皆聚于胃關于肺可知五藏六府俱能爲欬而終
不歸乎肺也故此篇曰肺爲欬學者當與欬論考之）肝爲語。夫答述曰語。象木有
枝條而下宣委曲。故出于肝也。脾爲吞者。王註云。象土
包容。物歸于內。故爲吞也。腎爲欠爲嚏。按靈樞口問篇

岐伯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陰者主夜。夜
者主卧。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
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又曰。陽氣和利
滿于心。出于鼻。故爲嚏。今曰爲腎之病者。蓋腎屬乎陰
故欠由之。足太陽之氣和利于心。而太陽與腎爲表裏。
故嚏由之。觀口問篇下文有補足太陽眉上等語。則知
陽氣爲太陽。而嚏出於鼻。故補眉上也。（眉上者攢竹穴也緣陽氣爲衛
氣出內睛明穴而上行之所謂目脈則上行於頭故必刺攢竹穴）胃爲氣逆。爲噦爲恐
蓋胃爲水穀之海。故胃氣不和。則氣逆。按靈樞口問篇。
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
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
胃。故爲噦。又按陰陽應象大論曰。腎在志爲恐。又按此
篇下文有曰。精氣并于腎則恐。今以爲胃之病者。蓋胃
寒則噦。胃熱則恐生。何者。胃熱則腎氣亦熱。故爲恐
也。蓋腎者。胃之關也。大腸小腸爲泄。蓋大腸爲傳道之
府。小腸爲受盛之府。今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禁
故爲泄利之證也。下焦者。即靈樞營衛生會篇上中下
之下焦也。按營衛生會篇岐伯曰。下焦者。別迴腸。注於
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
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

入膀胱。故難經三十一難曰。下焦者。在臍下。當膀胱
口。主分別滲泄。主出而不納。以傳道也。又三十九難曰
膀胱者。爲黑腸。下焦所治也。今下焦之氣。窒而不瀉。故
溢而爲水病。（水之爲義載陰陽別論篇第七節註中）靈蘭秘典論云。膀胱
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今曰不利。則爲
癃。癃者。水道不通之病也。不約則爲遺溺。遺溺者。溺不
止也。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惟決斷無私。秉正疾邪。
故病爲怒。陰陽應象大論曰。肝在志爲怒。而此云然者。
以其與肝爲表裏也。是爲五藏之病也。其曰大腸小腸
胃膽膀胱者。府病同藏。藏病府亦病也

五精所并精氣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肝則憂并于脾則畏并于腎則恐是謂五并虚而相并者也

此言五藏既虚故精氣并之則志不能禁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肝爲志爲怒心在志爲喜脾在志爲思肺在志爲憂腎在志爲恐今心虚而餘藏之精氣皆并之則善喜蓋喜者因其所志而太過於喜則爲病也（如難經十六難善怒善欠善思善嚏之類）肺虚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悲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憂而茲曰悲者蓋憂與悲無大相遠也肝虚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憂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怒而茲曰憂者以肺氣得以乘之也脾虚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

畏夫陰陽應象大論曰思而茲曰畏者蓋思過則必畏也腎虚而餘藏精氣并之則善恐是之爲五并亦惟其本藏既虚而餘藏精氣并之則本藏之志不能禁而失之太過者有之觀經論以相并爲實蓋實亦爲病也

五藏所惡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是謂五惡（惡俱去声此與靈樞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之性有所惡也心本屬火火之性熱而受熱則病故惡熱肺本屬金金之體寒而受寒則病故惡寒肝屬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風則傷筋故惡風脾屬土土濕則傷肉故惡濕腎屬水其性潤而得燥則精涸故惡燥是謂五藏之所惡也

五藏化液心爲汗肺爲涕肝爲淚脾爲涎腎爲唾是謂五液（此與靈樞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各有其液也飲食入胃其精微之氣有所化而爲液者在心爲汗故得熱則汗出心氣有餘也在肺爲涕故鼻爲肺之竅涕出于肺也在肝爲淚故目爲肝之竅者淚注于目也在脾爲涎故脣口主脾者涎出于脾也在腎爲唾故齒爲骨類者唾生于齒也是謂五藏之液也

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

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無令多食（令去声按靈樞九鍼論謂之五裁文詳見五味論中）

此言五藏之病各有禁食之味也按靈樞五味論曰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其少俞之所荅者尤爲詳悉宜參看之

五病所發陰病發于骨陽病發于血陰病發于肉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是謂五發（此與靈樞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之病各有所發也陰經之病發之在骨與肉

以骨屬足少陰。肉屬足太陰也。陽經之病發之于血。以血生于營氣。營氣爲陰。陰不勝陽。故陽經有病。而血隨以病焉。冬時陰氣盛。故陽病發于冬。以陽不能敵陰也。夏時陽氣盛。故陰病發于夏。以陰不能敵陽也

五邪所亂。邪入于陽則狂。邪入于陰則痺。搏陽則爲巔疾。搏陰則爲瘖。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是謂五亂。（此與靈樞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之邪。各有所亂也。邪氣不入于陰而入于陽。則陽邪有餘而爲狂。（生氣通天論曰。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疾。并乃狂）邪氣不入于陽而入于陰。則陰邪有餘而爲痺。故經脉不通而成痿痺也。靈樞九鍼論曰。邪入于陽。則爲癲疾。今曰搏陽則爲巔疾。則靈樞之癲當從巔。蓋陽脉搏擊。則陽上上升。故頂巔自疾也。靈樞九鍼論曰。邪入于陰。轉則爲瘖。今曰搏陰則爲瘖。蓋陰脉搏擊。則陰氣爲邪所傷。故瘖則爲瘖也。陽脉之邪。入之陰經。則其病也靜。陰脉之邪。出之陽經。則其病也怒。是因氣亂而爲病也。遂以五亂名之

五邪所見。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長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長夏脉。名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是謂五邪。皆同。命死不治。（陰出之陽病善怒七字誤衍。乃上節之文而誤重之也）

此言五藏之邪。有所見之脉也。春得秋脉。金尅木也。夏得冬脉。水尅火也。長夏得春脉。木尅土也。秋得夏脉。火尅金也。冬得長夏脉。土尅水也。是謂五邪。皆同名曰死不治耳

五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藏所藏。（此與靈樞九鍼論同。但彼則曰藏精與志。與此稍同）

此言五藏各有所藏之神也。按靈樞本神篇。黃帝曰。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岐伯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之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神之所藏在心。以神屬陽。心爲牡藏。故藏之。魄之所藏在肺。以魄屬陰。肺爲牝藏。故藏之。魂之所藏在肝。以肝屬陽。肝爲牡藏。故藏之。意之所藏在脾。以脾在志爲思。惟意者心之所之。故藏之。志之所藏在腎。以志者心之所立也。志主于堅。腎主作強。故藏之。是謂五藏所藏也

五藏所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謂五主。（此與靈樞九鍼論同）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版

此言五藏之所主也按痿論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故脉之所主在心皮之所主在肺筋之所主在肝肉之所主在脾骨之所主在腎是謂五藏之所主也

五勞所傷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是謂五勞所傷（此與靈樞九鍼論同）

此言五藏所勞各有所傷也久視者必勞心故傷血久卧者必勞肺故傷氣久坐者必勞脾故傷肉久立者必勞腎故傷骨久行者必勞肝故傷筋是謂五勞之所傷也

五脉應象肝脉弦心脉鈎脾脉代肺脉毛腎脉石是謂五藏之脉

此言五藏之脉象也大義見玉機真藏論中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内有血氣多少形志苦樂等義故名篇）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按靈樞五音五味篇謂少陰常多血少氣厥陰常多氣少血九鍼篇謂太陰常多血少氣與此不同須知靈樞多誤當以此節爲正說本前出血氣之多少正與此節照應甚得爲詠）

此則陰陽各經有血氣之多少乃人之常數即天所生之常數也夫人有手足陰陽十二經乃其常數也其間有氣血多少不同太陽者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血多其氣少少陽者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其血少其氣多陽明者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其氣血俱多少陰者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其血少其氣多厥陰者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厥陰肝經其血多其氣少太陰者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其氣多其血少此雖人之常數實天有陰陽太少所生故曰此亦天之常數也

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謂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手心主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此節自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至是謂手之陰陽也與靈樞九鍼論同但彼缺今知手足陰陽所苦至末數句）

此言手足各有陰陽兩經爲之表裏也表裏者內外也足太陽者膀胱也足少陰者腎也膀胱之井滎俞原經合始于足小指之外側腎之井滎俞經合始于足心故皆稱曰足膀胱爲府故曰表腎爲藏故曰裏是足太陽與足少陰爲表裏者如此足少陽者膽也足厥陰者肝也膽之井滎俞原經合始于足之第四指之端肝之井

滎俞經合。始於足大指外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膽爲府。故曰表。肝爲藏。故曰裏。是足少陽與厥陰爲表裏者如此。足陽明者。胃也。足太陰者。脾也。胃之井滎俞原經合。始於足次指之端。脾之井滎俞經合。始于足大指內側之端。故皆稱曰足。胃爲府。故曰表。脾爲藏。故曰裏。是足陽明與太陰爲表裏者如此。此乃所以爲足之陽經陰經也。手太陽者。小腸也。手少陰者。心也。小腸之井滎俞原經合。始于手小指外側之端。心之井滎俞經合。始於手小指內之端。故皆稱曰手。小腸爲府。故曰表。心爲藏。故曰裏。是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者如此。手少陽者。三焦也。手厥陰者。心包絡經也。三焦之井滎俞原經合。始于手第四指之端。心包絡經之井滎俞經合。始於手中指之端。故皆稱之曰手。夫曰手心主者。蓋包絡居心之下。代心主以行事。心不受邪。而治病者。亦治手心主。故卽稱之曰心主（大義見靈樞邪客篇）三焦爲府。故曰表。心主爲藏。故曰裏（其脈則共見于右手尺部惜乎後世之人不能知此但知有命門之說而不知此部有二經之脈也）是手少陽與心主爲表裏者如此。手陽明者。大腸經也。手太陰者。肺也。大腸之井滎俞原經合。始于手次指之端。肺之井滎俞經合。始于手大指之端。故皆稱曰手。大腸爲府。故曰表。肺爲藏。故曰裏。是手陽明與太陰爲表裏者如此。此乃所以爲手之陽經陰經也。今欲知手足陰經陽經所苦之疾。果在何經。乃去其所苦。如肝苦急。心苦緩。脾苦濕。肺苦氣上逆。腎苦燥之類。又伺其所欲。如肝欲散。心欲耎。肺欲收。脾欲燥。腎欲堅之類。然後于有餘之經而瀉之。不足之經而補之。則用鍼之道盡矣。（按靈樞經脈篇言十二經經脈之行其于肺經則曰屬肺絡大腸大腸經則曰屬大腸絡肺胃則曰屬胃絡脾脾則曰屬脾絡胃心則曰屬心絡小腸小腸則曰屬小腸絡心膀胱則曰屬膀胱絡腎腎則曰屬腎絡膀胱心包則曰屬心包絡三焦三焦則曰屬三焦絡包絡膽則曰屬膽絡肝肝則曰屬肝絡膽凡本經則曰屬而與爲表裏者則曰絡其相須有如此者宜乎其爲表裏也）

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卽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推。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復下一度。心之俞也。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之俞也。是謂五藏之俞。灸刺之度也。（俞音庶先三度字音鐸後四度字如字今平声）

此言五藏有俞。而有度之之法也。背俞。卽下文五藏俞也。屬足太陽膀胱經。以其在背。故總名之曰背俞。度量也。言欲知背中五藏之俞者。先度其兩乳之間。居中相半摺之。正臍中也。其中竪起。分爲三隅之象。另以他草量其去半之中。卽對半摺之。乃以兩頭對竪下之兩隅。所謂以兩隅相拄也。其兩隅當以三寸爲濶。則各俞正

合去脊一寸五分之度乃舉此草以度量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中之大椎穴（又名百勞係督脉經穴在項骨之下平肩取之）居兩隅在下當其下之兩隅者即肺俞也（在三椎之傍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復下一度將上隅拄第三椎間則肺俞之中央其下兩隅之穴即心俞也復下一度將上隅拄第五椎間其下兩隅左角爲肝俞穴右角爲脾俞穴（按兩隅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宜爲膈俞穴乃第七椎旁今云然者誤也）復將上隅拄第七椎間其下兩隅乃腎俞穴也（按腎俞在第十四椎之旁各開一寸五分此宜爲肝俞穴今曰腎俞者亦誤也）是謂五藏之俞欲灸五俞者可以是法爲準矣

形樂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樂志樂病生于肉治

之以鍼石形苦志樂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藥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五形志也（樂音洛咽音烟嗌音益數音朔此與靈樞九鍼論同但彼曰甘藥者是而此曰百藥者誤）

此以下五節言病由有不同而治之者必異其法也世有身形快樂而心志則苦故病生於脉者以心主脉也當灸刺隨宜以治之世有身形快樂而心志亦然逸居飽煖無所運用肉理相已而衛氣怫結病生於肉宜以石爲鍼而刺之（砭此有[illegible]石有類于鍼法[illegible]見[illegible]論中東方之民）世有身形勞苦勤于事務而志則無慮故苦傷筋者病生于筋當用藥以熨之導引以運之可也世有形體已苦心志亦苦故病生于咽嗌奇病論曰肝者中之將也取決于膽咽爲之使又靈樞經脉篇心系挾咽系目膽爲決斷者不遂所以咽嗌爲病當治之以甘藥（[illegible]此氣藏并病以[illegible]有[illegible]以甘藥）（靈樞終始篇云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世有形體勞苦數受驚恐則志亦不樂其經絡不通而不仁之病生不仁者謂痹重而不知寒熱痛痒也當治以按摩及飲之以酒藥使血氣之宣暢耳（按疏五過論有云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等義與此意同）

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惡去聲）

此承首節而言刺各經者須知出氣出血不可不慎也上文言陽明常多氣多血故刺手足陽明經者當血氣而出之無害也太陽常多血少氣故刺手足太陽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之或出也少陽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陽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太陰常多氣少血故刺手足太陰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少陰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陰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厥陰常多血少氣故刺手足厥陰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使氣之或出也由此觀之則太陽厥陰均當出血惡氣少陽

太陰少陰、均當出氣惡血、唯陽明則氣血皆出也。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篇內首節有盡欲全形、故名曰寶命者、以次節內懸命、蓋非寶惜天命、其形難以全耳）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君王衆庶、盡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于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爲之奈何。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敷者、其葉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著音着、令平聲、爲去聲）

此帝欲用鍼以除民病。而伯以病有難治者告之也。帝以天地之間。唯人爲貴。而使君王衆庶盡欲全形。故欲用鍼以除其病。恩至渥矣。伯言天下之病。有因循日久而至于不可治者。雖鍼亦不能成功也。試觀鹽在器中。其味甚鹹。而味鹹者潤。故器外之津泄焉。又觀琴瑟之絃幾于絕者。其音嘶敗。而無足聽焉。又觀木之已敷者。當秋冬之間。其葉飄發而墮落焉。凡此皆物類之日久傷潰使然也。況于人乎。是以病深者。其聲噦。按靈樞經口問篇。以噦出于胃。正以胃爲五藏六府之大原。胃既受病。噦斯發焉。今人病至于噦。而有類于三者之勢。是謂大府壞矣。當是時也。毒藥不能施其力。短鍼無以靡其巧。其皮粗絕。其肉內傷。血與氣爭。而血色變黑。雖欲藉鍼以全衆庶之形。烏可得哉。（按王註以鹽味津泄者爲揄陰藥。經絡絕者爲揄肺傷。木散者爲損肺病。皆自人身言之。非也。此三者。循詩經之所謂興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唯楊上善之註獨合經義。余深取之）

帝曰。余念其痛。心爲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爲殘賊。爲之奈何。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知萬物者。謂之天子。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

不能欺也。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二爲之爲字俱去声。夫音扶）

此帝念民病不除。則民怨必深。而伯言能達天人之理者。斯可以與其能也。更代者。病離人身。如更代而去也。伯言人合天地以生。則天之理。吾之理一也。故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愛之育之。如親之視子也。知萬物之理者。謂之天子。天子者。正天之所子也。何也。天有陰陽。陰陽有寒暑。人有十二經脉之節。十二節有虛實。吾于天而經理其天地陰陽之化。不失乎四時以應之。吾于人而知其十二節之理。有合于天地陰陽四時之

妙則雖聖智不能欺之也。又何也。此以告人者，即聖智也。八節之風有所變動，彼則存而悟之。五行之運更有所勝，彼則立而排之。十二節虛實之數，彼則通而逆之。其氣獨出獨入，何其神也。呿吟至微至細，何其幽也。（[illegible]出氣之謂呿）目視秋毫，何其明也。斯則用鍼以除民病，抑亦有起死回生之功歟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呿吟，敢問其方。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共餘食，莫知之也。一曰治神，二曰知養身，三曰知毒藥為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

此言欲用鍼者有五法，而其法為甚神也。但言用鍼之法有五，其妙法乎五行，正以五行者，木伐于金，火滅于水，土達于木，金缺于火，水絕于土，萬物皆具五行，其勝負之理盡然，非止一物而已。故用鍼之法亦有五者，懸布于天下之頑。特黔首用飲食飽則棄餘，莫能知此妙耳。五者惟何。一曰治神。蓋人有是形，必有是神，吾當平日豫全此神（上古天真論云積精全神），使神氣既充，然後可用鍼以治人也。二曰知養身。蓋人有是身，不可不善養之，吾當平日豫養已身，使吾身非疾，然後可因已以治人也（陰陽應象大論曰以我知彼用之不殆）。三曰知毒藥為真。蓋毒藥攻病，氣味異宜，吾當平日皆真知之，然後可用之不謬也。四曰制砭石小大。蓋砭石為鍼，可以治疾。吾當平日預制此鍼，小大得宜，庶不至于臨時乏用也。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蓋人之府藏有虛有實，其血氣有多有少，如前篇之謂。吾當平日預知診法，凡虛補實寫，出血出氣，惡血惡氣之義，無不知之，庶不至于冥行也。是五法既立，各有所先，即本文謂治神先于養身之謂，則用鍼之方，正有合于五行之妙矣。今末世補虛寫實，雖衆所共知，而法則天地，隨應而動，如響隨聲，如影隨形，無鬼無神，如有鬼神，獨往獨來，此乃用鍼之法，可謂至神，實非衆人所能知也。下節乃詳言之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衆脉不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可玩往來，乃施于人。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瞚，手動若務，鍼耀而匀，靜意視義，觀適之

變見謂其冥莫知其形。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伏如橫弩，起如發機。（閒去聲頗時同）

此言用鍼者，當始終曲盡其妙法也。伯言凡刺家真要之法，必先治己之神氣。上曰治神者，平日之功；而此曰治神者，臨鍼之法。蓋惟神氣既肅，而後可以專心用鍼也。病人五藏，吾乃定之，或虛或實，無不明也。病人之脉，吾能診之，九候所在，無不周也。夫然後存心于鍼，而用之，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方其始焉，衆脉不見，衆凶弗聞之時，必察形氣相得之何如。或形盛氣衰，或氣盛形衰，或形氣俱衰俱盛，莫不知之。（玉機真藏論云：形氣相得，謂之易治；形氣相失，謂之難治。）切不可以吾形之盛衰寒溫，而料病人之形氣，使之強同于己也。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吾方神氣不散，意念精專，當玩其鍼，一施用，則病人之氣，從來於鍼下者何如，乃可以施鍼于人也。然猶未敢輕用其鍼也。刺虛者必待其實，刺實者必待其虛，此乃末後去鍼之法。今則亦須玩之。人有五虛，五藏皆當至于既實，而後可以去鍼；人有五實，五藏皆當至于既虛，而後可以去鍼。但五虛勿可以近速，恐實邪之尚猶；五實勿可以遲遠，恐正虛之難復。至其已虛已實，可以發鍼之際，則所間特此瞬息耳。（按玉機真藏論亦有五虛五實，但此就鍼法而言。）此法必皆熟玩

于人。夫然後可以施鍼也。及將施鍼之時，手動用鍼，若專于事務，而不敢貳，且權其鍼，自有上中下等，而極其勻。斯時也，入鍼淺深，各隨經絡矣。（靈樞經水論，岐伯曰：刺足陽明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若入鍼之時，此法正宜施矣。）但鍼正在穴，吾必靜其志意，游視鍼下之妙，默觀適然之變，是謂至冥。其至冥無形可測。（八正神明論云：觀其冥冥者，言知血氣營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盛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觀于冥冥焉。）及其氣之至也，如烏之集；其氣之盛也，如稷之盛。但見其氣有往來，如烏之飛，並不知誰為之主而然也。若刺虛者而未實，刺實者而未虛，則鍼猶在穴，伏如橫弩，不敢輕發。及刺虛者而已實，刺實者而已虛，則鍼方去穴，起如發機，不敢復留。用鍼始終妙法如此。故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者，有鬼神也。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如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于衆物。

此言刺虛刺實，以虛與實為候，而餘法皆當慎守也。凡刺病人之虛者，必待其實，即鍼解論之所謂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凡刺病人之實者，必待其虛，即鍼解

論之所謂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正以待其各經之氣已至或虛或實然後去鍼此乃慎守其法而勿失即鍼解論之所謂勿變更也不惟是也病之或淺或深在吾志以運之即鍼解論之所謂知病之內外也氣來或遠或近正與病之深淺而合之即鍼解論之所謂深淺其候等也用鍼之際始終慎守如臨深淵心不敢墜如握虎然手不敢肆自始時治神以迄于今其神專一凝靜無敢營營于衆物即鍼解論之所謂靜志以觀病人無左右視也斯則用鍼之法無有不全始可乗其已虛已實而出鍼矣吁觀伯之所言其叮嚀之意切矣惜乎

爲世而下能知此道者誰歟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內有八正虛邪之當避鍼法神明之當知此篇大義）

（出自靈樞官能篇故名篇）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溢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卒如字盡也易去声泣音淫空平声重平声別去声）

此言用鍼者必法天地天光之妙也天光者日月星辰也伯言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而氣定乃刺之八正者八節之正氣也（四立二分二至曰八正）是故天溫日明天之陽氣盛矣而吾人之血淖溢故血易寫衛氣浮故氣易行此則可以用鍼之時所以天溫無凝也

凝者不使其血氣復凝結也天寒日陰天之陰氣盛矣而吾人之血凝澁衛氣沉所以天寒無刺也刺者補寫皆不可也月始生者上下二弦之時吾人之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所以月生無寫也苟日月生而寫是謂藏氣益虛耳朔望之日月郭正滿（月之四圍爲郭循城郭之郭）吾人之血氣實肌肉堅所以月滿無補也苟月滿而補則血氣揚溢絡有留血是謂藏氣重實也（靈樞歲露論云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郄煙垢著）兩弦之前月郭正空吾人之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所以月郭空無治其病也苟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歲露論云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

（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膲理薄烟垢落）故陰陽諸經。至于相錯。眞邪二氣。無所分別。反致沉以留止。而外虛內亂。淫邪乃起矣。由此觀之。則用鍼以天溫日明爲主。而欲行寫法。宜于朔望月滿之時。欲行補法。宜于兩弦初生之際。若天寒日陰。月郭正空。皆不可用鍼也。後之妄行鍼法者。禍人多矣。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按靈樞官能篇云。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審于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

此論天忌之當知也。按靈樞衛氣行篇。岐伯曰。歲有十二月。月有十二辰。子午爲經。卯酉爲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四星。四七二十八宿。房昴爲緯。虛張爲經。是故房至畢爲陽。昴至心爲陰。陽主晝。陰主夜。故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按上古天眞論曰。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又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虛風。主傷人者。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又曰。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云云。（按靈樞刺節眞邪篇云。虛邪之中人也。此可見虛邪本指風而王注以爲人虛感邪者非。）故曰。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春秋冬夏。人氣同之。故曰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當以時而調之也。此八正虛邪。當避之而勿犯。苟以吾身之虛。而遇天之虛邪賊風。是謂兩虛相感。其邪氣至骨。入則內傷五藏。惟工候預知而勿犯。縱犯之而即救。始弗至于傷耳。凡若此者。乃天道之所當忌。名曰天忌。此天忌之不可不知也。（按九宮八風篇云云。從其逆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兩實一虛。則爲淋露寒熱。）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觀于冥冥焉。通于無窮者。可以傳于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而不形見于外。故俱不能見

也神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按靈樞官能篇云乃言[illegible]意法于往古驗于來今觀于窈冥通于無窮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

此亦歷解鍼經之辭也鍼經者即靈樞經也（第一篇九鍼十二原中有先立鍼經一語後世皇甫士安易靈樞以鍼經之名故王冰釋素問及成無己釋傷寒論宗之及各醫書皆然）伯言欲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于來今者先知日月寒溫虛盛以候氣之浮沉而調之于身知之則立有驗也其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月四時參伍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于外故云然斯乃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如神運髣髴是以可傳後世大異于人矣

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靈樞官能篇云邪氣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此節文與本經邪氣藏府病形篇同）

此亦解鍼經之義也其曰虛邪者八正之虛邪賊風從其後來者爲虛邪也正邪者凡人身形用力汗出腠理開逢此虛風中人也微其情莫知其形難見惟上工救之甚早下工救其已敗也

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脉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按靈樞官能篇云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明于調氣補瀉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

此亦解鍼經之辭也其曰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脉處而治之也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其邪形預爲之治也

帝曰余聞補瀉未得其意岐伯曰瀉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

曰瀉必用方其氣而行焉補必用圓圓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營復以吸排鍼也故圓與方非鍼也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內納同中去聲按靈樞官能篇云瀉必用圓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遙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真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其辭雖不同大義則[illegible]之圓當爲方方當爲圓耳）

此亦解鍼經之義也伯言鍼經有瀉必用方補必用圓之語然以意論之正以瀉之時以氣方盛月方滿日方溫身方定以息方吸而納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

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徐出鍼推其語中有此方字故曰瀉必用方（離合真邪論曰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瀉[illegible]與此亦相同）其曰補必用圓圓者正以物之圓者所行可移其刺必中其營復以吸而排鍼故名曰補必用圓（離合真邪論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納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已至適而自護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較此更詳則圓之爲義可推）故圓之與方非言鍼也乃言意也且思人有是形必有是神賢工能養神者必知病人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而治之正以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慎養也

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于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神何謂形願卒聞之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

此伯狀形與神之義而告之也帝欲知形之爲義伯言形乎哉此形也目者冥冥不能見物問病人之所患者何病索病之所在者何經似乎亦爽然在其前矣然終不能如君子之引而不發躍如也故按之而此工者不得其情問之而此工者不知其情此則滯於形迹之粗而非可以言上達之妙故曰形形之爲義其下工乎又帝欲知神之爲義伯言神乎哉此神也耳無所聞病人未及言病情也彼則目已明心已開而志已先病人而知矣爽然獨悟其妙有不可以言狀者人所俱視而彼則有獨見適若昏然而彼則能獨明心能去病如風吹雲（靈樞九鍼十二原云刺之道氣至而有效若風吹雲明乎若見蒼天是自鍼法而言此則自上工之心而）言此則同于神明之道而有莫知之妙故曰神神之爲義其上工乎（靈樞第一篇云粗守形上守神）正以三部九候之論爲之本原而九鍼之論涉于形迹特魚兔之筌蹄也烏足存哉不然何以若是之神耶（三部九候論見本經第二十篇九鍼論見靈樞第七十八篇）

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內言經脈合于宿度經水及末有真氣邪氣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瀉于榮輸余知之矣此皆營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于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天地溫和

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夫邪之入于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于脈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為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為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泣音澁卒猝同隴壠同內納同令平声）

此言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三才相應，而邪入

人身，當有以寫之也。宿，二十八宿也。度，三百六十五度也。經水者，地之十二經水也。經脈者，人之十二經脈也。（按靈樞經水篇云：足太陽外合于清水，內屬于膀胱；足少陽外合于渭水，內屬于膽；足陽明外合于海水，內屬于胃；足太陰外合于湖水，內屬于脾；足少陰外合于汝水，內屬于腎；足厥陰外合于澠水，內屬于肝；手太陽外合于淮水，內屬于小腸；手少陽外合于漯水，內屬于三焦；手陽明外合于江水，內屬于大腸；手太陰外合于河水，內屬于肺；手少陰外合于濟水，內屬于心；手心主外合于漳水，內屬于心包。）人與天地相通，故溫和、寒冷、暑熱、卒風暴至，而經水或靜或動或涌或起者如此。則是邪者，天地之邪也，入于人身，安得不然？寒則血凝澁，暑則氣淖澤，邪因而入，何異經水之得風也。各經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邪行脈中，殆循循然（似有次序之意，必作揗揗然）不。其應於脈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邪平。其行無常處，或在陽經，或在陰經，不可為度。醫工當察以三部九候之法，卒然與逢，早絕其路，可也。所謂絕其路者，非寫法耳。故凡寫者，必先使病人口吸其氣，而吾乃納鍼，無令鍼與氣逆，逆寫曰迎之。迎之者，方其氣來未盛，乃逆鍼以奪其氣，正謂無令氣忤也。鍼既入矣，當靜以久留，無易以出鍼，而使邪氣復布于病經也。又令病人吸氣，而吾復轉鍼，必候其氣既得，為復其舊。由是復令病人再呼，而吾引出其鍼，呼盡乃去，此鍼則大邪之氣皆出矣，故命曰寫。（按熱論有云大氣皆去，亦是大邪之氣也。調經論亦言寫

者氣盛乃內鍼，鍼與氣俱納，以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寫，必切而出，大氣乃屈。又按九鍼十二原曰：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鍼。）

命曰：不足者補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如待所貴，不知日暮，其氣以至，適而自護，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捫音門抓側交切）

此言補虛之法也。言未用鍼之時，必先捫而循之，謂以指捫循其穴，使氣之舒緩也。切而散之，謂以指切擊

其穴使氣之布散也推而按之謂以指推其穴即排蹙其皮也彈而怒之謂以指彈之使病者覺有怒意使之脉氣䐜滿也抓而下之謂以左手之爪甲掐其正穴而右手方下鍼也斯時也鍼始入矣必通而取之謂如用下文全法以取其氣也候氣已至外引其鍼以至于門門者穴門也即推闔以閉其神氣此乃始終用鍼之法而其間尤有節要不可不知也方其爪而下之之時使病人呼以出氣而吾納其鍼必靜以久留候正氣已至爲復其舊無慢心如待所貴無躁心不知日暮眞氣已至又必調適而護守之（寶命全形篇曰經氣已至慎守勿失鍼解論亦云然解之曰勿變更也）又候病人吸入其氣而吾方引鍼正氣不得與鍼皆出正氣在內而鍼在外各在其處遂推闔穴門令神氣內存正氣之大者永爲留止故命曰補（調經論云補虛奈何岐伯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納鍼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熱不得還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得存動氣候時近氣不失遠氣乃來是謂追之）

帝曰候氣奈何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脉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眞氣者經氣也經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眞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眞氣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刺出其血其病立已

此言候邪之妙在早遏其路無使盛則寫邪氣以害眞氣也帝因上文邪入于脉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察三部九候卒然逢遇當早遏其路故宜用鍼以寫

之然所以候此邪者其法何在（此段之註必須[illegible]與本篇大義始有脈絡）（王註以爲候可取之氣者非）伯言邪之客于形也必先入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脉（此數語見繆刺論必溯入此用之方爲詳透）故邪去絡入經也舍于血脉之中寒則血凝泣與血之溫尚未相得暑則氣淖澤與血之寒尚未相得亦如經水之得風也脉始涌波之起行于脉中循循然至于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時來時去故行無常處所以不常在也斯時也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遇如其邪之來者猶未盛也故曰方其來也按而止之止而寫之早遏其路則大邪之氣

無能爲矣若不早遏其路而至於邪氣甚盛切無逢其衝而寫之致使邪氣難去眞氣反虛何也前氣者經氣也經氣因寫邪而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正邪氣盛而不可逢之謂也是以經氣不復大邪之氣過盛當是之時寫之則眞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正眞氣虛而不可追之謂也故不可挂以髮之妙乃用鍼者之所當知也所謂不可挂以髮者不但在絲毫間也待邪初至即宜發鍼寫之則邪斯寫矣靈樞小鍼解篇所謂氣之易失者此也若在于先則邪未至若在于後則眞氣虛所謂血氣已盡而病不可下

也故曰知其可取而取之正如發弩中之機當發萬中不知其可取而取之如扣椎然取之不動也故曰知發機之道者妙在至微不可掛以髮不知發機之道者雖扣之亦不能發止如扣椎而已也（按靈樞小鍼解篇云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其往不可追者氣盛不可寫也不可挂以髮者言氣有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知補寫之意也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但此篇之辭專主寫言而靈樞則兼補寫而言故其辭同而意則小異耳）然而又以邪氣當寫眞氣當補則寫者不可以爲補補者不可以爲寫故又以補寫奈何爲問伯言此法正所以攻邪也疾出其鍼以去盛血而復其眞氣則寫中有補矣何也此邪新感溶溶未定推鍼補之則隨補而前引鍼致之則隨引而留若不出盛血而反溫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害故必當刺出其血其病立已矣必以眞邪俱在補寫難施爲疑哉

帝曰善然眞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奈何岐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眞不可復用實爲虛以邪爲眞用鍼無義反爲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爲逆榮衛散亂眞氣

已失邪獨內著絕人長命予人天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攻正絕人長命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以已同著者予與同）

此承上文言察三部九候卒然逢邪中[illegible]其路故此節備論三部九候之當知而工當早遏其路[illegible]也

黄帝内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四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弟庠生馬茂馬葛馬燕馬芸仝校

通評虛實論第二十八（評論也內論病有虛實之義故名篇）

黄帝問曰何謂虛實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

此先明虛實二字之義也言人非無故而實以邪氣盛則實耳邪氣盛者外感也非無故而虛以正氣奪則虛耳正氣虛者內傷也

帝曰虛實何如岐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餘藏皆如此

此舉肺虛一藏其生死必隨乎時而可以例諸藏也肺主氣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氣上行而逆則在下之足以無氣而寒故此肺虛而非相尅之時則生如春秋冬是也如過相尅之時則死如夏時之火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帝問虛實而伯先以虛爲對未及於實也

帝曰何謂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脉滿是謂重實（重平聲後同）

此言病有重實之義也大熱爲病邪氣甚盛（以後文寒氣暴上脉滿而實照之則此氣熱者邪氣熱也非人之中氣也）其脉甚滿是實而又實謂之重實也

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岐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脉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故曰滑則從濇則逆也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岐伯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脉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治主病者帝曰經虛絡滿何如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脉口寒濇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帝曰治此者柰何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

此節前經絡俱實絡虛經實經虛絡實者而擬其脉體

次其死生分其治法也經者十二經也絡者十五絡也虛者即前精氣奪則虛也實者即前邪氣盛則實也經爲陽絡爲陰故經中亦有屬陰者而以絡並之則經皆爲陽絡中亦有屬陽者而以經並之則絡皆爲陰寸部爲陽尺部爲陰急脉爲陽緩脉爲陰滑脉爲陽濇脉爲陰脉熱爲陽脉寒爲陰今寸部急而見陽是經實也尺脉緩而見陰是絡亦實也所謂經絡俱實也必其急緩之脉帶滑則爲順而生帶濇則爲逆而死何也大凡物類皆有虛實必滑澤則生枯濇則死非特脉爲然也故五藏骨肉滑利所以其脉亦滑可以長久而生也若五

[illegible]濇滯則其脉亦濇必不能長久而死矣何以異於物類也哉其有絡氣不足經氣有餘是絡虛經滿也惟經氣有餘故脉口熱唯絡氣不足故尺部寒春夏爲陽合經與寸秋冬爲陰合絡與尺惟脉口熱而尺部寒故時逢秋冬則陰氣盛而脉口不宜熱熱爲逆而死時逢春夏則陽氣高而脉口宜熱尺中宜寒當爲順而生即主病者而治之何經有餘則瀉之何絡不足則補之其有經氣不足絡氣有餘者即經虛絡滿也滿者實也唯絡脉滿故尺部亦熱滿惟經脉虛故脉口亦寒濇春夏應經與寸所以寒濇則死秋冬應絡與尺所以熱滿而亡

不言治主病者即上文可以例推也治主病者何如絡爲陰今滿則灸之虛則刺之經爲陽今滿則灸之虛則刺之由此觀之則大抵灸求於無而刺則可補也

帝曰何謂重虛岐伯曰脉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帝曰何以治之岐伯曰虛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恇然脉虛者不象陰也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也（按甲乙經作非虛脉之下缺一虛字氣虛氣之下多一上字尺虛二者並虛爲當故下文以氣虛尺虛脉虛爲答詳上文重實以氣熱脉滿爲重實此節脉虛氣虛尺虛爲重虛者其有理不但尺寸俱虛爲重虛也王氏似相當還以甲乙經爲是）

此言病有重虛之義也脉虛氣虛尺虛謂之重虛氣虛者真氣不足也故脉動無常尺虛者腎氣不足也故行步恇然脉虛者手太陰寸口所見之脉按之不應手也如此三虛是謂重虛若帶滑利則生否則濇滯而死矣

帝曰寒氣暴上脉滿而實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

此言氣寒而脉實者亦以滑爲生而濇爲死也帝言上文氣熱脉滿已謂重實必滑則從濇則逆今者寒氣暴上脉亦盛滿與氣熱脉滿者異其於滑濇逆從生死何如伯言不問寒熱止論滑濇雖因寒而實必其脉滑而爲順則生脉濇而爲逆則死也

帝曰脉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

死

此即脉證雜見陰陽者而以時決其死生也脉實滿者是陽脉也頭熱者是陽證也皆邪氣有餘也手足又寒是陰證也乃真氣又虛也若此者真邪不分陰陽相雜然春秋者陰陽未盛之時也正平和之候故生冬夏者偏陰偏陽之時也脉盛頭熱者不能支於夏手足寒者不能支於冬故死

脉浮而濇濇而身有熱者死

此言證與脉反者死也脉浮而濇乃肺脉之應於秋者也而身有熱則火盛金衰主死此前後無問答之語疑

爲錯簡也歟

帝曰其形盡滿何如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如是者從則生逆則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脈字下當有口字）

此言陽病者當得陽脈陽證也身形盡滿乃陽病也脈口之脈急大而堅是陽脈也宜尺部則濇而不相應耳然必手足溫者是陽證也故有是脈有是證則爲從而生否則脈雖急大堅而手足反寒是謂逆而死也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

此言乳子脈與病反者復有他證可驗病證俱甚者復有脈體可據而決其死生也乳子而病熱陽證也而脈則懸小是陽證見陰脈也然手足溫和正氣猶存脈雖懸小特未大耳故可以得生否則手足寒而死矣又乳子中風發熱喘鳴肩息者陽證也脈當實大惟實大中而緩則邪氣漸退可以得生若實大中而急則邪氣愈熾其病當死矣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沉則生脈浮則死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以藏期之

此言腸澼之屬有便血者有下白沫者有下膿血者隨證隨脈而可以決其死生也腸澼者大小腸有所辟積而生諸證故腸澼爲總名而下三者爲諸證也（生氣通天論曰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爲痔所以亦用腸澼二字太陰陽明論亦云久爲腸澼）便血者大便中下純血也（有等俗名腸風下血有糞前來者爲近血是腎肝有火糞後來者爲遠血是心肺有火今茲腸澼便血凡下血處是）是血爲陰而下血爲陰證若身熱則火盛故主死身寒則火衰故主生其下白沫者非膿非血而白沫下行是肺氣受傷也然亦陰證之類故脈沉則生以陰證宜見陰脈也若脈浮則死以陰證見陽脈也其下膿血者赤白相兼氣血俱傷（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謂之瘕泄難經謂之大瘕泄後世曰痢）然脈以懸絕爲死正氣不足也滑大則生正氣有餘也帝問凡腸澼之屬有身不熱則證不死脈不懸絕則脈不死伯言終當以元氣爲主故脈必滑大則生若懸濇則死其死者以藏期之所謂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脾見甲乙死者是也（按脈訣云下痢微小却爲生脈大浮洪無瘥日今屢治此疾亦有滑大而生沉小而死者其懸濇之謂耶）

（常以經言爲的也）

帝曰癲疾何如岐伯曰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堅急死不治帝曰癲疾之脉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

此言癲疾之脉得陽脉虛脉而生也癲疾者陽證也故搏大滑則陽證得陽脉所以病久自已若脉小堅急則得陰脉故死不治然癲疾之脉當有取于虛也必搏大滑中帶虛可治若帶實則邪氣有餘乃死候也（脉訣云恍惚之病定癲狂其脉實牢保吉寸關尺部沉細時如此未聞人救得正與此大義相合又按長刺節論第十一節則刺狂癲有法又以靈樞癲狂篇考之則義無餘蘊矣）

帝曰消癉虛實何如岐伯曰脉實大病久可治脉懸小堅病久不可治

此言消癉之病得陽脉而生也消癉者熱證也故脉實大雖病久亦可治若懸小堅又至於病久則益不可治矣（脉要精微論云癉成爲消中靈樞亦載論消癉可參看）

帝曰形度骨度脉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方盛衰論云診有十度脉度藏度肉度筋度俞度又按靈樞有骨度脉度篇名而又有經筋篇名至於形度則無之今帝以爲問而下文無荅語乃他篇之錯簡也）

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癰疽不得頃時回（欱音[illegible]樂入声）

此言主時治病各有所宜而冬時則用藥而不用鍼也春時治病治其各經之絡穴夏則治其各經之俞穴秋則治其六府冬則閉塞但用藥而不用鍼石所謂冬時少用鍼石者非謂冬時癰疽亦不用鍼石也彼癰疽不得頃刻挽回若不用鍼石以瀉之則內爛筋骨藏府豈得不用鍼石哉特謂他病則冬時不用鍼石耳

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痏與纓脉各二掖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暴癰筋緛隨分而痛魄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痏音賄掖腋同緛軟同）

此承上文而言治癰之法有此三等也凡癰疽痛無定所故按之不應手亦無定時故乍來而乍已當刺手太陰肺經之傍三痏蓋肺經之穴在胷中者曰雲門今曰肺經之旁則是足陽明胃經氣戶等穴也刺瘡曰痏三痏者三次也（刺三次則有刺瘡者三）其曰纓脉各二者亦以胃經之穴如人迎水穴在結喉旁一寸五分則是結纓之所故曰纓脉各二者左右各二也有等腋下生癰其體大熱當刺足少陽膽經之穴五痏宜是膽經之淵液穴也（腋下三寸宛宛中舉臂得之鍼三分禁灸）若刺之而熱不止當刺手厥陰心包絡經即手心主之穴三痏宜是天池穴也（腋下三寸乳後一寸）

（鍼二分二壯）又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寸口陷中鍼三分禁灸）絡穴列鈌（去腕側上一寸半鍼二分灸三壯）及大骨之會各三痏。當於手太陽小腸經之肩貞穴也（在曲胛下兩骨解間肩髃後陷中鍼三分灸三壯）有等暴發爲癰。隨其分肉筋絡而痛在外之魄汗出之不盡在內之胞氣則不足。而小便不通。當治受患本經之俞穴。如手太陰肺經列鈌爲俞之類也。（按癰疽之義悉具靈樞癰疽篇）

腹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圓利鍼。

此言治腹暴滿之法也。凡腹中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

陽經之絡穴支正（在手腕後五寸鍼三分灸三壯）胃之募曰中脘是也（臍上四寸）又取足少陰曰腎俞穴者。去脊十四椎間。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共爲三寸。刺之五痏。（此穴本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足少陰者以腎爲足少陰也）當用圓利鍼以刺之。卽靈樞九鍼論之第六鍼也。

霍亂刺俞傍五。足陽明及上傍三。

此言治霍亂之法也。凡霍亂者。刺上節腎俞之傍。卽志室穴也。刺之五痏。（十四椎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共六寸鍼五分灸七壯）又取足陽明曰胃倉穴（十二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共六寸鍼三分灸七壯）及上有意舍穴。各三痏。（十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鍼三分灸三壯此二穴亦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足陽明者以其爲胃穴也）

刺癇驚脉五。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此言刺癇驚之法也。言刺癇驚之脉有五。其一鍼手太陰肺經穴各五痏。乃刺其經穴經渠也。（寸口陷中鍼二分留二呼禁灸）其一刺手太陽小腸經穴各五痏。當是經穴陽谷也。（按鍼灸聚英主癲疾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鍼二分灸三壯）其一刺手少陰心經絡穴通里。然謂之絡傍。則是手太陽小腸經支正穴也。（按鍼灸聚英主風虛驚恐悲愁癲狂鍼三分灸三壯）刺之者一痏而已。其一刺足陽明胃經之解谿。（按鍼灸聚英主癲疾鍼五分灸三壯）其一刺足踝上之五寸

卽足少陰腎經之築賓穴也。（按鍼灸聚英主癲疾鍼三分留五呼灸三壯）刺之者。三痏而已。

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梁之疾也。隔塞閉絶。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著也。蹠跛寒風濕之病也。（高膏同粱入粱下同著着同蹠音隻跖同孟子雞鳴而起章盜蹠從庶陳仲子章士章從石義同也楚人謂跳曰蹠跛音波易曰跛能履又音彼國語云立無跛）

此言凡治諸病者。皆當知病所由起也。肥貴人用膏粱之品。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凡爲消癉。爲仆擊。爲偏枯。爲痿。爲厥。爲氣滿。爲發逆等證。由之而生也。

人暴時有憂。有氣閉塞而不行。故凡爲隔塞閉絕。爲上下不通等證。所由生也。人有內氣暴時上薄。故凡爲暴時而厥。爲聾。爲前後一偏而塞。爲前後俱閉不通等證。由之而生也。然此皆從內而生。又有外中于風熱極內消。筋脉不利。故有爲瘦。爲留著之病也。其有寒有風有濕者。則又爲蹠。爲跛之病也。

黃帝曰。黃疸。暴痛。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

此帝亦言病有所由生者。皆從內而生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然各經脉氣。久逆于上。而

不下行。則拂積于上中二焦。故爲黃疸。爲暴病。爲癲疾。爲厥。爲狂。諸證所由生也。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故滿而不能實。五藏本與六府。相爲表裏。今飲食失宜。出利過節。以致六府不能傳其化物。而六府閉塞。則五藏亦不和。不和各病自生也。大腸爲傳導之府。小腸爲受盛之府。胃爲倉廩之府。今腸胃否塞。則升降出入。脉道阻滯。故爲頭痛。爲耳鳴。爲九竅不利諸證所由生也。

太陰陽明論第二十九（足太陰者足太陰脾也陽明者足陽明胃也詳論脾胃病之所以異名異狀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爲表裏。脾胃脉也。生病而異者。何也。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爲喘呼。入五藏。則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傷于風

者。上先受之。傷于濕者。下先受之。（更平声）

此言脾胃雖爲表裏。而其爲病。則異名異狀也。脾藏爲陰。胃府爲陽。是陰陽異位也。春夏陽明爲實。太陰爲虛。秋冬太陰爲實。陽明爲虛。是更虛更實也。春夏太陰爲逆。陽明爲從。秋冬陽明爲逆。太陰爲從。是更逆更從也。陽脉從外。陰脉從內。是從內從外也。故脾胃雖爲表裏。而其病異名也。（如下文陽病身熱不時臥上爲喘呼陰病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者皆異名也下文之所謂異狀者亦以此耳）帝以異狀爲問。伯言人身本與天地相參。故天在外。主包乎地。地在內。主包於天。人身六陽氣。猶天氣也。主運乎外。人身六陰氣。猶地氣也。主運

于內，陽運于外者爲實，陰運于內者爲虛。故大凡賊風虛邪，陽經受之；飲食起居之失，陰經受之。陽經受之，則入六府，而爲身熱，爲寢臥不時，爲上爲喘呼，皆陽證也。陰經受之，則入五藏，而上爲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皆陰證也。不惟是也，喉嗌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主乎天氣。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主乎地氣。（此二語見靈樞憂恚無言篇。）唯通天氣，故受風氣；唯通地氣，故受濕氣。且足之三陰從足上行至腹，以至於頭，而手之三陰從藏以至于手。是以凡陰經受病者，自下之行極，而復上行也。手之三陽從手上行至頭，而足之三陽從頭下至於足。是以凡陽經受病者，自上之行極，而復下行也。故凡傷於風者，必上先受之；以陽氣在上也。傷於濕者，必下先受之；以陰氣在下也。故觀陽經受病而胃之受病在其中，觀陰經受病而脾之受病在其中矣。病之異狀有如是太。（王註以陰陽異位，更實更虛，強入者非。殊不知此乃總論六陽六陰之理，而脾胃自在其中也。）

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于脾，乃得稟也。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篇六声）

此言有脾病者，四支之所以不能舉也。帝言脾在內，四支在外，然脾有病，而四支不用者，何也？（靈樞經脈篇有手指足指不用等語，皆言手足之指不能舉用也。）伯言四支皆稟氣于胃，而胃氣不能自至於四支之各經，必因於脾氣之所運，則胃中水穀之氣化爲精微之氣者，乃得至于四支也。今脾經受病，如上文䐜滿閉塞、飧泄腸澼之類，則不能爲胃化其水穀，行其津液，故四支者，不得稟水穀所化之氣，而各經之氣日以衰微，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四支安得而舉焉。

帝曰：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長掌同，主也。著着同。）

此言脾之所以不主時也。（按曆法，辰戌丑未四季之月，每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前，各土王用事十八日。一歲共計七十二日。由此推之，春止二三月，除十八日，則木亦王七十二日，夏主四五六月，除十八日，則火亦王七十二日，秋冬皆然。故五行五七三十五，計三百五十日，二五得十日，共爲三百六十日，一歲周朞。）伯言脾屬土，土主中央，常以四季之月，王十八日，則脾主四時之四藏，亦各十八日，所以不得獨主一時也。然胃亦屬土，脾與胃土之精相爲依着，唯土生萬物而法天地，所以脾主胃土，上下至于各經，而不得專主于一時耳。

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爲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脉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四爲字俱去声）

此承上文而言脾經行氣於各陰胃經行氣于各陽而脾必爲胃行其津液故脾病者所以四支不能舉也（按靈樞足陽明之脉屬胃絡脾足太陰之脉屬脾絡胃上膈挾咽上三陰正指脾也陰陽類論曰三陰爲母下三陰指手足太陰少陰厥陰也三陽指手足太陽陽明少陽也）豈以一膜相連而謂之不能行其津液哉

陽明脉解篇第三十（詳論足陽明胃經脉病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脉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脉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悗悗則惡人（惡去声下俱同悗烏貫切）

此言胃之所以聞木音而驚見火與人而皆惡也陽明屬土木能尅之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鐘鼓不爲動者鐘鼓屬金金乃土之子也陽明主肉其脉多氣多血邪客之則熱熱甚故惡火也陽明氣逆則喘而悗熱悗熱則煩悗故惡人煩擾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

此承上文言陽明厥則喘而因明其有生死之異也蓋厥逆內連五藏則邪入已深所以至死厥逆外連經脉則邪尚在外所以得生未可以其喘而均棄之也

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踈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踈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此言胃病所以能登高而歌棄衣而走妄言而罵者皆以其邪氣之盛也邪盛故熱盛熱盛故陽盛陽盛則三者之證由於此矣

熱論篇第三十一（首言熱病者皆傷寒之類故即以熱論名篇）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已同）上者何也不知其解

願聞其故。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脉連于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故爲之爲去声則爲之爲平声）

此承帝問傷寒之有愈有死者。而先舉大略以告之也。帝言人傷于寒。傳爲熱病。故凡有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水熱穴論帝問人傷于寒而傳爲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熱也又此處王註以傷寒論中至夏變爲熱病之熱病強解甚非蓋未有傷于寒而不成熱病者非但至夏之熱病爲然也）然有愈者。愈必在十日已上。有死者。死必在六七日間。其故何也。伯言三陽者。謂之巨陽。即足太陽膀胱經也。（按五藏生成篇則手太陽小腸經亦可稱爲巨陽但此篇則主膀胱經而言耳）乃諸陽經之所屬。其脉自睛明而始。上連于督脉經之風府穴。自頭項至背至足。凡一身手足陽經皆屬于此。故穴有一百二十六。其爲諸陽經主氣也（凡五藏六府之穴無非此經所屬）人之傷于寒也。自足太陽而始。或在本經。或傳陽明少陽。或傳太陰少陰厥陰。皆成熱病。雖曰死皆在六七日間。但熱雖已甚。亦有不至于死者。蓋熱中亦有可汗可泄而已。此皆謂之不死也。唯兩感于寒而病者。則一日兩經受病。三日六經受病。所以其人必六日而死耳。下文乃詳言之

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脉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卧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脉循脇絡於耳。故胷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脉布胃中。絡于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脉循陰器而絡于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于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乾音干嗌音益嚏音帝）

此承上文而詳論傷寒傳經之證。除可汗可泄而已者。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以十日已上也。人之一身。三陽爲表。三陰爲裏。其巨陽爲三陽。最在外。陽明爲二陽。在太陽之內。少陽爲一陽。在陽明之內。此三陽者爲表也。其太陰爲三陰。在少陽之內。少陰爲二陰。在太陰之內。厥陰爲一陰。在二陰之內。此三陰者爲裏也。皆由內以數至外。故一二三數之次如此（義見陰陽類論陰陽別論）人之感邪。自表經以入裏經。方其始也。先感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脉。留而不去。入舍

於經脈。留而不去。入舍于內府。留而不去。入舍于內藏（大義見皮部論調經論繆刺論擇此斷不可失此義方有來歷）今試以傷寒之邪。行于經脈者言之。足太陽膀胱經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故傷寒一日之所受者。乃巨陽也。惟其經脈如此。所以頭項痛腰脊強之證見矣。（張仲景云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蓋傷寒論之所傷定以七日爲期故一日兼言二日深爲有理）自太陽以入陽明。故二日陽明受之。陽明胃經屬土。主肉。其脈挾鼻。絡于目。所以身熱目疼鼻乾而不得臥也。（諸經經脈之行其詳於靈樞經脈篇但此熱論乃岐伯所言其脈約而盡不必引彼以入之張仲景云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自陽明以入少陽。故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于耳。所以胸脇痛而耳聾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此則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三陰之藏者。可汗而已。已者。病勢之止也。（此所謂藏者非內藏也即後三陰經也以三陰屬五藏故以藏字言於下起文大素俱更此藏字爲府字者皆未考此義耳其中難如張李東垣謂非五藏之藏乃是藏物之藏者尤差）或失。於汗之而已。則自少陽以入太陰。故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脾經之脈。布胃中。絡于嗌。所以腹滿而嗌乾也。（張仲景云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自太陰以入少陰。故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腎經之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也。（張仲景云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自少陰以入厥陰。故六日

厥陰受之。厥陰肝經之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所以煩滿而囊縮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斯時也。皆三日已滿之後。可泄而已。若非泄之而已者。則三陽三陰。五藏六府皆已受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其人必死。所以其死皆在六七日間者。此也。此由六經而傳。原非兩感於寒。故七日之際。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正以初時所感之邪太甚。既于二日傳之陽明矣。而其未盡傳者。尚在太陽。則至此而比之一日之證。則少愈焉。非厥陰之邪。復出而傳之足太陽也。（後世以再傳爲說者非本篇與張仲景傷寒論原無此義乃成無己註釋之謬蓋三陽爲表三陰爲裏而太陽以至厥陰猶入戶升堂以入於室矣厥陰復出傳于太陽奈有二陰三陰一陽二陽以隔之豈有遽出而傳之太陽之理設謂初時所感之邪傳之陽明者尚未盡衰則可斷非[illegible]再出而傳之太陽也至於後餘經亦非[illegible]時所傳之邪至此方衰也本篇無再字最[illegible]遇[illegible]經正義係以此義[illegible]而十八難之下）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滿已減如故。且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其舌乾既已。而且有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其少腹亦微下。斯時也。大邪之氣皆去。病日已矣。所以其愈皆在十日已上者。此也。（又考各經經脈金匱[illegible]經無[illegible]蓋足太陽與少陰屬水水得寒而冰足陽明與太陰屬土土得寒而坼足少陽與厥陰屬木木得寒而凋其手之六經則屬金與火火得寒而愈烈金得寒而愈剛所以寒不能傷之也此識出于劉草窓眞足以破萬古之疑彼以手經爲說者皆不考諸經之經脈云）

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

此言治之之法也言三日未滿之前邪猶在表故可發汗三日已滿之後邪已入裏故可下泄此乃所以通其府藏之脉而病之所以日衰已也（按正理傷寒論曰脉大浮數病爲在表可發其汗脉細沉數病在裏可下之故雖日數過多而但有表證脉大浮數猶宜發汗日數雖少即有裏證脉沉細數猶宜下之則汗下之法又當以脉爲憑不可執一也）

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善治遺奈何岐伯

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強上声）

此言病之所以遺者由於強食所有治之之方復有禁之之要也熱病已愈而邪氣不得盡衰若有所遺而在者以其熱甚而強食之則邪氣與穀氣相蒸兩熱相合所以病之有所遺也必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則可使必已矣然與其治之於既遺之後孰若禁之于未遺之先病熱少愈胃氣尚虛而強食大肉則肉本性熱而難化所以熱病復生或多食之則熱病仍遺矣此其當禁者也上文言穀則非肉亦能病乎強食而此止云肉正以肉較之穀尤所當禁者耳

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脉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營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脉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譫音占長上声）

此言兩感于寒者大約六日而死然亦有三日而死者也兩感於寒者一日則巨陽少陰受之巨陽病則頭痛

而少陰病則口乾與煩滿也二日則陽明太陰受之陽明病則身熱譫言而太陰病則腹滿不欲食也三日則少陽厥陰受之少陽病則耳聾而厥陰病則囊縮而厥也此則自其經脉之行而爲病者言之惟其陰陽兩經相感所以各證互見者如此至此則水漿不入且不知人故六日而死也其有不等三日而死者正以陽明者爲十二經脉之長也陽明多氣多血從感邪則熱愈盛病愈甚而三日之際元氣已盡所以速於死也（按此帝問不言邪感邪從何道而入謂太陽自背俞而入少陰自鼻息而入殊不知邪從是府而入則自府而藏不必傳經而府藏俱感矣其云從鼻息而入者非經言也）

凡病傷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温。後夏至日者。爲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

此言温病暑病各有其時也。傷寒之病。發于冬者。爲正傷寒。如上文所言是也。其有所謂温病者。則夏至已前者爲病温。（張仲景云。冬感于寒。至春變爲温病。此非瘟瘧風瘟瘟毒瘟疫可同。蓋瘟疫乃是感異氣變爲他病者。揚玄操龐安常輩。以俱未知此義。故設釋難經。況本經温字。本温和之温。正以寒中有熱。而不可謂之專寒。熱中有寒。而不可謂之專熱。所以以温名之。彼更感異氣。乃時候使然。非止一人者。）後夏至日者爲病暑。然人感乎暑。當令暑與汗皆出而勿止之可也。生氣通天論曰。體若燔炙。汗出而散。王註云。此言有可汗之理者是也。（按經言暑當發汗。後世用香薷木通澤瀉利水等藥者何也。蓋感暑

者。手少陰心。以暑屬火而入心也。心與小腸爲表裏。使之溼入膀胱而下行。則暑從小便而去矣。設若發汗。則暑傷氣而汗又亡陽。此利水之所以勝於發汗也。）

刺熱篇第三十二（評論五藏熱病而有刺之之法。故名篇）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脉引衝頭也。

此篇備言刺熱病之法。而先以肝經言之也。言凡五藏成熱病者。未遽熱也。各有先見之證。而及其邪正相爭。則熱病乃加。然其甚其死。必以尅我之日。待汗而愈。必以自得其位之日。在各隨其所藏以治之而已。試以肝經言之。肝熱病者。其始必先小便黃。先腹痛。先多臥。而此身乃熱。蓋肝經之脉。環陰器。抵少腹而上。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也。及其邪氣與正氣相爭。則狂言而驚。脇滿而痛。手足皆躁。臥不得安。正以肝經之脉。從小腹上俠胃貫鬲。布脇肋。循喉嚨之後。絡舌本。故此諸證兼見也。肝之病。發爲驚駭。（見金匱眞言論）故病則驚。胃不和。則臥不安。今木來乘土。故不得安臥也。然以庚辛而甚。金尅木也。以甲乙日而大汗。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庚辛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惟肝與膽爲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所謂氣逆者。必其頭痛員員。脉引衝頭也。蓋肝經自

舌本。循喉嚨之後。上出額。與督脉會于巔。故病氣逆則如是也。員員者。靡定也。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太陽。（樂音洛。卒音猝）

此以心熱病者言之也。心熱病者。其始先不樂數日。蓋邪氣入於經絡。則神不安。故不樂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卒然心痛。煩悶。善嘔。頭亦疼痛。面赤無汗。蓋心脉起于心中。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小腸之脉直行者。循咽下鬲。抵胃。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

至目外眥。故此諸證兼見也。心在液為汗、今病熱、故無汗以出耳。然以壬癸日而甚、水剋火也。以丙丁日而大汗、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壬癸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唯心與小腸為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頷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

此以脾熱病者言之也。脾熱病者、其始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而且欲嘔。蓋胃之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故先頭重頰痛、顏青也。脾之脈、其支別者、從胃別上鬲、注心中。其直行者、上鬲俠咽、故煩心欲嘔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腰痛不可以俛仰、腹滿而泄、兩頷皆痛。蓋胃之脈、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氣街者、腰之前、故腰痛也。脾之脈入腹屬脾絡胃、又胃之脈、自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故腹滿泄、而兩頷痛也。然以甲乙日而甚、木剋土也。以戊己日而大汗、以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甲乙日而死、以其氣逆則死也。惟脾與胃為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

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胷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此以肺熱病者言之也。肺熱病者、其始先淅然而厥。毫毛皆起、惡風與寒、舌上先黃。蓋肺主皮毛、故熱中之、則先淅然惡風、起毫毛也。肺之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今肺熱入胃、胃熱上升、故舌上黃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喘欬交作、痛走胷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蓋肺居南上、氣上胷膺、在變動為欬、背為胷中之府、故喘欬而痛走胷膺背、不得太息也。肺之絡脈、上會耳中。今熱氣上薰、故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也。然以丙丁日而甚、火剋金也。以庚辛日而大汗、以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丙丁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惟肺與大腸為表裏、故刺二經出血如大豆狀、其病當立已也。

腎熱病者。先腰痛䯒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䯒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數音朔）

此以腎熱病者言之也。腎熱病者。其始必先腰痛。䯒痠。先苦渴而數飲、蓋膀胱之脉從行溝內俠脊抵腰中。又腰爲腎之府、故腰先痛也。腎之脉自循內踝之後上腨內出膕內廉、又直行者。從腎上貫肝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飲、亥苦渴數飲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項乃強、箭寒又痠。足下又熱、不欲言語。益膀胱之脉。從腦出別下項、腎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趣足心。出于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踹內。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爲證如此也、其氣之甚逆則頭痛圓圓然而靡定、澹澹然而無意味也。然以戊己日而甚、土尅水也、以壬癸日而大汗。以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戊己日而死、以氣之甚逆也。惟腎與膀胱爲表裏故取此二經之穴耳。

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

此承上文而言汗出之日、必在于所勝之日也。肝以甲乙日而汗、以木勝也。心以丙丁日而汗。以火勝也。脾以戊己日而汗、以土勝也。肺以庚辛日而汗、以金勝也。腎以壬癸日而汗以水勝也。本臟雖病、而臟氣未衰、猶能勝邪、故汗出有如此耳。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此言治五臟之熱病、必於其所先見者治之也。肝屬木。主東方。左頰應之、故左頰先赤、心屬火、主南方、顏應之、故顏先赤、（顏額也）脾屬土、主中央、鼻應之、故鼻先赤、肺屬金。主西方。右頰應之、故右頰先赤、腎屬水、主北方、頤應之。故頤先赤、其熱病雖未發、而有此先見之赤色、乃從而先治各部、謂之治未病也。

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而已。

此又即熱病而決其病已之期、即上文汗愈之日之義也。凡熱病從面部所起者、如肝起于左頰、則甲乙日而已、心起于顏、則丙丁日而已、脾起于鼻、則戊己日而已、肺起于右頰、則庚辛日而已、腎起于頤、則壬癸日而已也。

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則死。

此言誤刺五藏之熱病者、一誤則三周而已、再誤則必死也、刺之反者。如肝病刺脾、脾病刺腎、腎病刺心。心病刺肺、肺病刺肝、皆刺之相反者也、當三遇所勝日而病始已、重逆者、初刺之誤尚待三周、况可再誤乎。故謂之死也。

[illegible]至其[illegible]勝日汗大出也

前言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指各藏自汗之日而言此言凡用鍼以發汗者亦至所勝之日而刺之則汗亦可大出也

治諸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身寒而止也

此言治諸熱病者必飲之以寒水衣之以寒衣居之以寒所也凡治熱病者必先以寒水飲之乃用鍼以刺之刺之之後必寒其衣寒其處則熱退身涼乃可以止鍼也

熱病先胸脇痛手足躁刺足少陽補足太陰病甚者爲五十九刺

此以下皆即熱病先見之證而分經以治之此則以先胸脇痛者言之也熱病先胸脇痛手足躁乃足少陽之病也瀉足少陽之木氣補足太陰之土氣恐木侮土也如病甚者爲五十九刺按水熱穴論帝曰夫子言治熱病者五十九俞願聞其處岐伯曰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逆也（中行上星顖會前頂百會後頂次兩旁謂五處承光通天絡却玉枕又次兩旁謂臨泣目窓正營承靈腦空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瀉胸中之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瀉胃中[illegible]也雲門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瀉四支之熱也五藏俞旁五此十者以瀉五藏之熱也（按靈樞熱病篇五十九俞與此同異）

（[illegible]一宜合而許之）

熱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止

此言熱病始于手臂痛者當刺手陽明大腸經手太陰肺經也（王註以肺經取絡穴列缺大腸經取井穴商陽）

熱病始于頭首者刺項太陽而汗出止

此言熱病始于頭者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也（王註以爲天柱主之）

熱病始于足脛者刺足陽明而汗出止

此言熱病始于足脛者當刺足陽明胃經也（王註以爲三里主之）

熱病先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刺足少陰病甚爲五十九刺

此言熱病始于身重骨痛耳聾好瞑者當刺足少陰腎經也蓋腎主骨故刺之如病甚當刺前五十九穴（按靈樞熱病篇云熱病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illegible]九刺與此節相同）

熱病先眩冒而熱胸脇滿刺足少陰少陽

此言熱病始於眩冒而胸脇滿者當刺足少陰腎經足少陽膽經也（王註以足[illegible]之井[illegible]）

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脈色也（按少陽之脈[illegible]也[illegible]字王氏所增當作衍）

此舉太陽之熱病而決其生死也足大陽膀胱經之脈赤色榮於顴骨乃太陽熱病也蓋顴爲諸骨之宗太陽與腎爲表裏腎主骨也然雖榮於顴骨而猶未交於他部則當謂病者曰今且得汗待其所勝之時而已謂太陽之病待壬癸日可愈也若外見太陽之赤色內應厥陰之弦脈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蓋太陽受病當傳入于陽明今又厥陰之脈來見是土敗而木賊之也木生數三死期不過三日何也其熱病內連腎也楊上善云足太陽水也厥陰木也水以生木木盛水衰故太陽水色見時有木氣爭見者水死以其熱病內連於腎腎爲熱傷故死也

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此舉少陽之熱病而決其生死也少陽之脈赤色榮於頰前則是顴骨下近鼻兩旁乃少陽之熱病也然雖榮於頰前而未交於他部則當謂病者曰今且得汗待其所勝之時而已謂少陽之病待甲乙日可愈也楊上善云少陽爲木少陰爲水少陽色見之時有少陰脈爭見者是母勝子故木死

熱病氣穴三椎下間主胷中熱四椎下間主鬲中熱五椎下間主肝熱六椎下間主脾熱七椎下間主腎熱榮在骶也項上三椎陷者中

脊節之謂椎椎窮之謂骶按督脈經三椎下間名身柱四椎下間無穴五椎下間名神道六椎下間名靈臺七椎下間名至陽然數第一椎者項骨之上有三椎乃項骨也三椎之下陷者中乃大椎也由此而下數之則諸椎得矣末句舉數推之大法也

頰下逆顴爲大瘕下牙車爲腹滿顴後爲脇痛頰上者鬲上也（即面部以知病莫詳于靈樞五色第四十九篇）

此總面部之色而知腹中之病也色見於頰之下而又逆顴而上行乃大瘕泄之疾也（按靈樞五色篇當以顴下爲大小腸之分難經亦有大瘕泄）色見於下牙車者爲腹滿之疾色見於顴之後者爲脇痛之疾（按靈樞五色篇以顴爲肩以顴後爲臂則此曰顴後者顴之後也故指爲脇）色見於頰之上者爲鬲上之疾也

評熱病論篇第三十三（前二節論熱病故名篇後二節則論勞風腎風也）

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

輙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病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按靈樞第二十三熱病篇云：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又曰：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

此言病溫汗後者，為脈躁，為狂言，為身熱不食者之必死也。病名曰陰陽交，謂陰陽之氣不分別也。今夫精氣盛而穀氣消，穀氣消而汗自能出，今邪氣交爭而得汗，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矣，乃復熱而不能食，是精氣不能使之食也，所以其壽可傾也。邪盛則脈盛，邪退則脈靜，彼熱論有謂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尚躁疾，不為汗衰，是亦邪盛而精衰，不能勝其病也。至于志舍于精，精氣已衰，志不能藏，今狂言者，且失志也，失志者死。由此觀之，則身熱而不能食者一死也，脈躁盛者二死也，狂言者三死也，有三死而無一生，雖愈為必死也。夫曰雖愈，亦暫似可愈，而終不能有成功矣。

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為汗解，此為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之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按陰陽別論、靈樞五變篇俱有風厥。）

此言病熱汗後而煩滿不解者，以其太陽感風，少陰氣厥，名為風厥之證，而當行補瀉之法也。汗出之後，而身有復熱，以風氣尚在也；汗出之後，而煩滿不解，以下氣上逆也。其病名曰風厥，正以足太陽膀胱經受風，少陰腎經與其為表裏也，腎經得膀胱之風熱，則氣上從之而為厥耳。所以治之者，亦惟瀉太陽之風，補少陰之氣，而合表裏以刺之，又當飲之以湯劑，以止逆上之腎氣，則可以治斯疾也。

帝曰：勞風為病何如？岐伯曰：勞風法在肺下，其為病也，使人強上冥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為勞風之病。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救俛仰。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

此言勞風之證，當有治之之法也。勞，腎勞也，從勞風生，故曰勞風。腎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故腎勞風生，其治法在於肺下，不但當治腎而已。且其為病也，正以膀胱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今腎精不足，外邪

膀胱。膀胱不能上滲，故使人頭項強而視不明也。肺被風薄，勞氣上薫，故令唾出若鼻涕狀。腎氣不足，陽氣內攻，勞熱相合，故惡風而振寒，此爲勞風之病。然所以治之者，亦唯救其俛仰而已。蓋強上冥視，唾出若涕，不能俛仰，此疾最爲苦之。今特救其俛仰，則膀胱引精上肺者，計在三日；中年者，計在五日；素弱不精明者，計在七日，可使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或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所以必救其俛仰而使之出耳。（愚細玩此節之辭，似爲醫籍中之勞證，其治之之法此有以救俛仰一句，當爲鍼法及導引之法，但其法不傳，不敢擅爲之附。）

帝曰：有病腎風者，面胕龐然壅，害於言，可刺不？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胷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論在刺法中。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眞

氣上逆，故口苦舌乾，臥不得正偃，正偃則欬出清水也。諸水病者，故不得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病本于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帝曰：善。（不否同。按風水之證，又見水熱穴論、奇病論、靈樞論疾診尺篇。）

此節詳腎風有風水之名，必有諸證可驗也。面者，首面也。胕者，足面也。面胕龐然而腫，（平人氣象論曰：面腫曰風，足脛腫曰水，是也。）又害於言者，蓋腎之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妨於言也。然其腎氣既虛，則不當刺，有不當刺而刺，則五日間，邪氣當復至矣。當邪氣復至之時，必少氣，必時熱，必熱從胷背上至頭，皆汗出，必手熱，必口乾苦渴，必小便黃，必目下腫，必腹中鳴，必身重難以行，必月事不來，必煩而不能食，必不能正臥，正臥則欬，此固腎風之病，而其名又曰風水也。何也？凡邪之所輳於陽經者，其陽經之氣必虛；邪之所輳于陰經者，其陰經之氣必虛。今腎虛者，陰虛也。陰虛則陽邪輳之，故少氣及時當發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以腎脈絡于少腹，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以腎脈注胷中，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者，以腎脈入肺中，今邪氣上迫于肺也。諸凡有

氣者微腫先見于目下也。蓋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乃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口苦舌乾者。以真氣上逆也。不得正偃者。以正偃則欬出清水也。諸水病者。不得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以病本于胃。胃中作鳴也。煩而不能食者。以邪氣薄脾。則煩而不能食也。其食不下者。以胃脘隔塞也。身重難以行者。以胃脉在足也。月事不來者。以胞絡宮中之經脉閉也。正以胞脉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愚觀月事不來似爲婦人而論然男子之腎風諸證俱同惟此一證則有異耳）

逆調論篇第三十四（內論諸熱或陰陽偏勝或營衛俱虛或臥行喘息皆逆調使然故名篇）

黃帝問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爲之熱而煩滿者。何也。岐伯對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爲上）

此言病有熱而煩滿者。以其陰氣少而陽氣多也。陰氣者。諸陰經之氣及營氣也。陽氣者。諸陽經之氣及衛氣也。人身有非常之溫。有非常之熱。爲之極熱而煩躁脹滿者。是乃陰氣衰少。陽氣太勝。故然耳。按第三節以逆此節。則此節似非外感也。當爲內傷耳。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岐伯曰。是人多痺氣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

此言病有寒從中生者。以其陽氣少而陰氣多也。人身非衣服之本寒。非寒氣之在中。而身寒從中生者。是人必多痺氣也。陽氣少而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也。陰氣陽氣。與上節同。（按此曰痺氣者。即靈樞壽夭剛柔篇之所謂寒痺也）

帝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爍也

此言病有四支熱。遇風寒而愈熱者。亦以陰氣虛而陽

氣盛也。四支者爲陽。風亦爲陽。一逢風寒。兩陽相得。况陰氣衰少。則水少不能滅盛火。而一身之陽氣獨王。獨王。則不能生水。唯陽氣獨成。而止。是以遇風寒而如炙於火。如火之熱。且人有是病者。久則其肉必當消爍也（按此節當爲內傷兼外感者歟）

帝曰。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是爲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爲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生。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二陽也。腎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

[illegible]人當攣節也声長上

此言病有極寒者，固以腎水之至衰，而不至凍慄者，又以肝心之有火也。人有身極寒者，湯火不能熱之，厚衣不能溫之，而不至凍慄者，何也？正以是人者，平素腎氣獨勝，恃其勝而專以水爲事，縱慾忘返，故足太陽膀胱之氣衰少，足少陰腎經之脂枯。況腎經止有一水，而肝心共有二火。一水不能勝二火，火盛則水益衰，所以腎水不能生骨，骨不能生髓，而寒甚至骨。自非湯火厚衣之所能熱也。其所以極寒者，信由于此。然所以不凍慄者，亦以肝固一陽也，內有足少陽之火；心則二陽也，心

有君火，而心包絡中又有手少陽三焦經之相火。一水不能勝此肝心之二火，故不至凍慄耳。且此病又曰骨痺，是人當有骨節拘攣之證也，豈特身寒而已哉？

帝曰：人之肉苛者，雖近衣絮，猶尚苛也，是謂何疾？岐伯曰：營氣虛，衛氣實也。營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營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

此言人之肉苛者，以其營衛俱虛，身志不應，其死必也。苛，痺重也，即下文不仁不用也。不仁者，不知寒熱痛痒也。不用者，不能舉也。言有肉苛者，非不近衣絮也，而其苛自若。正以營氣者，陰氣也，運于內，爲陽之守，故其氣虛；衛氣者，陽氣也，運于外，爲陰之使，故其氣實。太陰陽明論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此即本節虛實二句之義。指大凡營衛二氣之義論之，非就肉苛者一人而言也。惟此肉苛者，營氣虛則營不能生血，而血無以充其形，故不仁；衛氣虛，則衛不能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故不用。不仁且不用，肉甚痺重，其肉未必有減于昔也。且其身用而志不內應，志爲而身不外隨，兩者若不相有，然故曰死

帝曰：人有逆氣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臥行而喘者，有不得臥

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臥，臥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故。岐伯曰：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下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絡脈逆也，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脈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臥，臥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臥與喘也。帝曰：善。（按新校正有人有臥而有所不安者文義可考有義實此異）

此言人有逆氣諸證，有關于胃者，有關于肺者，有關於

胃者之不同也。言人有不得卧者、有不能安卧也、而鼻息呼吸喉間有音、此其故何也。乃胃病也。胃者、足陽明也。凡足之三陽、其脉自頭走足。今足陽明之氣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今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卧也。正下經所謂胃不和、則卧不安也。　人有或卧或行、起居如故、而其息有音者、何也。乃肺病也。肺之絡脉逆也。絡脉者、列缺爲絡穴、其氣旁行於手陽明經。今絡脉不得隨經上下、故留於本經、而不能行之別經、然絡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　人有不得安卧、而卧則必喘者、何也。是腎病也。乃水氣之所客也。水循津液而流、故水客則卧不安。縱卧則喘。正以腎者、乃水藏也、主津液、今腎經客水、宜乎其卧則喘也。夫帝之所問者六、而伯之所答者三、有脫簡耳。愚今以意推之、其所謂不得卧而息無音者、是胃不和而其氣不甚逆也。有得卧得行而喘者、是胃不病、而肺腎病也。肺主氣、故肺病則喘。腎主骨、故行則骨勞、所以至於喘也。有不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是胃病、腎病、肺病也。行卧皆難、喘則甚于有音。此所傷之尤甚者歟。

瘧論篇第三十五（瘧凌虐之義、故名篇。當與靈樞歲露篇第七十九參看）

黃帝問曰。夫痎瘧皆生于風、其畜作有時者、何也。岐伯對曰。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寒去則内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帝曰、何氣使然。願聞其道。岐伯曰。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也。陽并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寒生於内、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内熱、外内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内、腸胃之外。此營氣之所舍也。此令人汗空疏、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内、與衛氣并居。衛氣者、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内薄、内外相薄、是以日作。（痎音皆。後世從瘧、誤也。畜、靈樞歲露篇作稸、其義同。畜稸即積之義、故其旁皆從禾。伸當作呻。欠者、俗謂之呵欠。）

此言瘧之始發、所以寒、繼而所以熱、然所以成此疾者、以夏傷于暑、秋遇乎風、故隨衛氣之出入、而一日而作也。痎瘧者、瘧之總稱也。（王注以爲老瘧、不必然。格致餘論、朱丹谿亦以爲老瘧、乃日隔兩日一作。纏綿不已、故今是爲。愚本節有是日作、可則每日一作之瘧、非是後瘧、非必隔兩日者、乃瘧瘧也。但本節起語曰、痎瘧皆生于風、則皆之一字、凡寒瘧溫瘧癉瘧不分矣。日間日三日皆可稱爲痎瘧也。見第十一篇。明有間二日或間數日之語、何害易稱爲痎瘧。）不發之謂畜、發時之謂作。呻、爲腎之聲。欠、爲胃之病。道猶路也。（據下文有其道遠、則此道當以路訓。）

之伯言瘧之始發一身毫毛先起隨即呻欠交至寒慄
鼓頷腰脊俱痛可謂寒之極矣及其寒稍過時則內外
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此乃瘧疾始終之大略也帝
以何氣使然何道往來為問伯言陽病者上行極而下
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陰陽之上下交爭也陽入之陰
則陽虛而陰實陰出之陽則陽實而陰虛是陰陽之虛
實更作也或上或下或出或入皆陰陽之相移也何也
瘧之始發也陽入之陰是陽并於陰也當是之時則內
之陰氣實而外之陽氣虛矣陽虛者三陽虛也以言陽
明之虛則寒慄而鼓頷蓋足陽明胃經之脉自交承漿

却分行循頤後下廉出大迎下人迎今胃之經氣虛則
惡寒戰慄而頤頷振動也以言巨陽之虛則腰背頭項
皆痛蓋足太陽膀胱經之脉從頭別下項循肩膊內俠
脊抵腰中故膀胱之經氣虛則腰脊背項痛也此正下
文所謂外無氣故寒也觀二陽經則少陽經亦虛矣三
陽俱虛則氣并于內內之陰氣勝所以骨寒而痛以寒
之生於內也外焉寒慄鼓頷而內焉骨寒而痛故中外
皆寒矣由是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此乃本節下文之辭於此添出此
意始與下文發熱乃有來歷）陽與陰復并於外則外之陽氣盛而內
之陰氣虛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內外皆熱所以發

而渴必欲得冷飲以救之也由此觀之則瘧氣者陽
并於陰則陰勝陰并於陽則陽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
（此數語見第八節彼此義正相同）此可知其陰陽之氣使然亦可知其
內外之氣相通也然所以致此疾者始於夏之暑發於
秋之風寒而由衛氣以為之出入耳此皆得之夏傷于
暑熱氣藏于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彼營氣在內為陽
之守者乃陰氣也此暑伏于陰氣之中特未之發焉耳
至於人之汗空踈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又浴之
以水則此風水之氣亦舍於皮膚之內又與衛氣并居
下文所謂秋傷于風則病成者是也夫暑熱伏於營而

風寒居於衛營專在內無自而發衛行于外二邪隨之
以出入焉故衛氣者晝行於足手六陽經二十五度此
邪氣者得陽而外出瘧之所以發也夜行于足手六陰
經二十五度此邪氣者得陰而內入瘧之所以畜也內
外相薄隨衛而行是以一日一作也病之始來蓋至是
而備矣然玩下文語意則此當為先寒而後熱之寒瘧
歟

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氣之舍深內薄于陰
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
（間去声着著同）

此言瘧之所以間日而作也。言間日而作者，由于邪氣之舍深，內薄于陰氣，間與夫五藏之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彼衛氣每日獨發于外，而此陰邪附着於內。獨發者其行速，而內著者其發難，陰邪方與衛氣相拒而爭，不能與衛氣俱行，而不得皆出也，是以間日而作耳。

帝曰：善。其作日晏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客於風府，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其出於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脈，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日高，故作日益早也。（按此當與靈樞歲露論首節參看，但此曰二十五日者，連風府之項骨三椎而言，彼曰二十一日者，除項骨自大椎而始也，故二十六日與二十二日亦不同。）

此承第一節言瘧發有日遲者，以其邪之入者日下，而其後漸至於早者，以其邪之出者日高也。帝問瘧有始發日遲一日，而後至日早一日者，何氣使然？伯言風寒等邪初客於風府，即督脈經穴也，自項脊循膂下行。（脊兩旁爲膂）衛氣一日一夜則五十度已畢，而明旦復出於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上至於項，漸行後項，大會於督脈之風府穴。大凡人之項骨有三椎，而三椎以下，乃是大椎，（又名百勞）以下至尾骶骨，有二十一節，共爲二十四節，（一云應二十四氣）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矣。蓋此邪先客于脊背也，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而邪氣入，邪氣入而病成，（本作字但此作字言病成也）不與衛氣相逢，則不先衛氣而出，以此日作稍遲也。及其出之於風府也，始時入于風府，連下項骨三椎，日下一節，至二十五日下至骶骨，則二十六日乃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脈，即膂筋之間。蓋腎脈循腰內後廉，貫脊屬腎，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以其貫脊循膂伏行，故謂之伏膂之脈也。由是循伏膂之脈而上行，約有九日，此邪上行缺盆之中，即陽明胃經穴也，（在前頸下曲骨陷中）其氣日高，故瘧之作也，隨衛氣而出者，較之於前而日早耳。（又按本節言邪氣日下一節爲入深，而至後第十一節言有間日數日發者，爲邪氣與衛氣不相值何未丹發，乃以爲三日一發者受病一年，間日一發者受病半年，二日一發者受病一月，則一年半年一月之義何據而然）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于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

此承第二節言瘧之間日而作者，而又重明之也。

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

者奈何岐伯曰此邪氣客於頭項循膂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不當風汗之汗字靈樞歲露篇作府字中去声）

此亦承第一節而言瘧有日作者乃邪氣因衛氣而出而有等邪中異所則其所發亦隨衛氣之所出也帝言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乃開開則邪氣乃入入則病作（作者胚胎之義下同）夫曰衛氣至風府而邪氣反入此乃衛氣之虛者也今邪氣與衛氣日下一節則邪氣所發去風府已遠不必盡留于風府乃因衛氣之每日大會于風府而其瘧日作者何也伯言邪氣者必客于頭項之風府循膂而下如第三節之所言也然衛氣所行之分肉有虛實不同故邪之所中者亦隨虛而異其處不必盡當（平声）於風府而入也是以邪中於頭項者邪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邪氣至於背而病中於腰脊者邪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邪氣中手足而病衛氣所在之分肉與邪氣相合則病發故風之所感無常所則無常府府者凡物之所聚皆可以言府也非風府之府也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來虛而合之或頭項或脊或腰脊或手足皆府也此皆不由風府而入者則邪氣亦不盡出入於風府故隨衛氣而發者如此

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瘧得有時而休者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瘧氣隨經絡沉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按此節曰風乃本經風論之風）

此言風證無時而休瘧證有時而休皆各有其由也帝問風證之所感者風也瘧證之所感者有暑有寒亦有風也本相似同類而風證常在無時休止瘧則有作有止得以有時而休者何也伯言風氣客于其處則亦常留其處故常在而無作止之時惟瘧氣則隨經絡而入日沉而依薄于內如上文日下一節舍于營氣舍於五藏橫連募原之謂故必因衛氣之出而邪氣乃作也

帝曰瘧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于腠理皮膚之中秋傷于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于寒而後傷于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温瘧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

（□水寒當作小寒氣汗從于久）此言瘧有寒瘧溫瘧癉瘧之殊也。夏時傷于大暑矣，其汗大出，時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悽愴之小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猶未遽發瘧也，至秋傷於風，則瘧成矣。但其作時，則先寒而後熱，正以寒氣屬陰，風氣屬陽，今小寒重感於夏，而風氣又感於秋，則先感陰氣，後感陽氣，此所以先寒而後熱也。然其病雖曰夏傷於暑，而感暑之後，感其小寒，又先于感風，則寒氣以為之病機，名曰寒瘧。有等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則先感陽氣，後感陰氣，所以先熱而後寒也，此則風氣以為之病機，名曰溫瘧。（瘧後第十三節以冬中于風而發于春者為溫瘧此處瘧非夏感于暑而發于秋者比上文分秋者分瘧寒先作而後熱者最多要知溫瘧寒非諸時有也）又有但熱而不寒者，肺氣者陰氣也，肺氣熱盛于身，厥逆上衝，乃陰氣阻絕也，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于皮膚分肉之間，則陽氣盛而獨發。所以但熱而不寒也，其證少氣者，氣虛也，煩冤者，裏熱也，欲嘔者，胃熱而不和也，（表裏俱熱）名曰癉瘧。蓋凡病熱者，皆可名為癉也，據後第十四節之義，則知陰氣為肺氣，而陽氣為風氣。心肺先熱，而又有風氣之熱，所以為癉瘧也。此證也，亦必發之于秋者歟。（按本經分明言癉之由感而暑有寒有風而未丹發乃謂有良食又謂有氣塵此瘧又謂食氣瘧思思之皆由風寒暑三氣成瘧而癉）

（多有飲瘧熱非食痰鬱諸卽能成瘧此又所道瘧者獨非三氣之所成乎又聞有鬼瘧者用符咒止然其有鬼也邪氣已衰用符咒鬼之法心似有所恃遂不發焉否則瘧鬼未附人身之先將存于天地所問何等）也。夫經言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為有餘，寒為不足。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須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岐伯曰。經言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故為其病逆。未可治也，夫瘧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并於外，則陰虛而陽實，故先熱而渴。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病極則復至。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雨不可當也。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為其氣逆也。（熇火沃切漉音鹿為其之為去声下同病者極則復至王註復字讀甲乙經全元起以至字連上讀是正無同按引經言有二俱出靈樞逆順第五十五篇）此詳言瘧氣未發之時，陰陽未并，邪氣未盛，故當乘此而治之也。帝問大凡有餘者補之，不足者寫之。人之病熱，其勢似為有餘。人之病寒，其勢似為不足。殊不知經

言有餘者乃邪氣之有餘不足者乃真氣之不足而外感之為熱為寒者皆有餘也非不足也但帝所以問之意全在須其自衰而刺之之義且以有餘不足與寒熱相類故借其辭以發之言瘧者之寒也非湯火之能溫與不足而相類及其熱也非氷水之能寒與有餘而相類斯特也正瘧發之際雖良工不能止必待其自衰而後可施以刺之之法者何也伯言經謂無刺熇熇之熱熇熇者熱盛如火也無刺渾渾之脉脉以邪盛而亂也無刺漉漉之汗漉漉者汗大出也茲而無刺之者為其病勢正盛而刺之則逆其病氣所以未可治也是何也吾試以瘧之始終言之方其始發也陽入之陰則陽氣并於陰斯時也三陽虛則內之陰氣盛而外全無氣所以寒慄鼓頷頭項俱痛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陰與陽復并於外則內之陰氣虛而外之陽氣實故隨熱而渴欲得冷飲也由此而觀則瘧氣繼焉并於陽則陽勝始焉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為寒陽勝則為熱如此（此段正與前節相同）正以瘧乃風寒不常之氣病極則復至不特一發而已方其發時熱如火速如風雨誰得而止之故經言又曰方其盛時而刺之則毀傷真氣因其衰時而刺之則事必昌于此正無刺熱盛脉亂汗多者之謂也又何也瘧未發時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乃安邪氣乃無所以必當乘此而治之也彼良工不能治其已發謂非以其氣逆之故哉（按後人用藥必當在瘧氣未發之前方有功效不但用鍼為然若瘧發而用藥則寒藥助寒熱藥助熱反無益而增其病勢矣此義當與靈樞逆順篇參看）

帝曰善攻之奈何早晏何如岐伯曰瘧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

此承上文而言瘧氣未發之時當有治之之法也言瘧本可攻攻之宜早方瘧之將發陰陽將移必從四末而始四末者手足之指也四末為十二經井榮俞經合之所行故陰陽相移必從此始如手大指屬手太陰肺經次指屬手陽明大腸經肺經行於大腸一陽一陰為之表裏故陽已為邪所行而傷陰必從之而行（即肺與大腸以為什二經之謂）必先于未移之時堅束其四支之處使邪氣在此經者不得入於彼內之陰氣不得出於外又必細審詳候見其邪在孫絡至盛且堅者皆刺出其血此則真氣自往而邪未得并所以堅束刺血之法皆有可行者如此

帝曰瘧不發其應何如岐伯曰瘧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

之所在也。病在陽，則熱而脈躁；在陰，則寒而脈靜；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乃休；衛氣集，則復病也。

此言瘧未發時之所驗，以衛氣離而病得休也。帝問瘧不發時，其應何如。應者，驗也。伯言瘧氣之發，必更盛更虛。陽入之陰，則陰盛而陽虛；陰出之陽，則陽盛而陰虛。當瘧氣之所在，在陽經盛，則身熱而脈躁；在陰經盛，則身寒而脈靜；極則陰陽俱衰，寒熱皆已。始焉隨衛氣而出者，至此與衛氣相離而休矣。其可驗者如此。必待衛氣再集，則此瘧復發耳。視此未發之驗，大有不同者矣。

帝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瘧者，陰陽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問去六）

此言瘧有間二日而發，有數日而發，有發時必渴，有發時不渴，皆各有其由也。瘧之相間而發者，正以邪氣之發，必隨衛氣而出。凡衛在六府，而邪亦客於六府，邪氣有時不與衛氣相值，故邪氣不隨衛氣而出也。所以有間二日、有間數日而發者耳。至於渴之有甚有不甚者，亦以瘧之爲病，陰出之陽，則陽勝而熱甚，熱甚故渴也；陽入之陰，則陰勝而熱不甚，故不渴也。（按本經分明言瘧之間二日間數日者，以邪氣與衛氣不相值。格致餘論朱丹谿謂三日一發，陰分受病也。作於子午卯酉日爲少陰瘧，作於寅申巳亥日爲厥陰瘧，作於辰戌丑未日爲太陰瘧。大以子午屬少陰者，彼見五運六氣之子午年爲少陰君火司天，則當以卯酉陽明燥金爲在泉，遂指之曰小陰。厥陰太陰亦然。牽合附會，殊非經旨。況子午日用少陰藥，而卯酉日又可用少陰藥乎？往往用之，亦無應，無理甚矣。且丹谿治瘧一門，凡選錄治法，全與內經不合，故後世用丹谿之方，不能取效者多矣。又明醫雜著以發于晝者爲氣虛，用四君子湯；發于夜者爲血虛，用四物湯；晝夜俱發者爲氣血俱虛，用八物湯。是以內傷者而治外感瘧，之所謂關門逐賊也，無理太甚矣。）

帝曰：論言夏傷于暑，秋必病瘧。今瘧不必應者，何也？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

此言瘧有四時發者，其證不同，不止於秋時之病瘧也。生氣通天論、陰陽應象大論，皆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則瘧必以秋而發也。而今不必應於秋者，何也？伯言四時皆有所感之瘧，其病異狀，正以四時各相反耳。故秋時爲瘧者，熱在肌肉，熱極則寒，故其寒也甚。冬時病瘧者，陽氣伏藏，不與寒爭，故其爲寒不甚。春時病瘧者，陽氣外泄，腠理開發，故惡於風。夏時病瘧者，暑熱蒸津液外泄，故多汗。其病之異狀如此。

帝曰：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藏？岐伯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

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舍去声中去声）

此詳溫瘧之義也。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其寒氣藏於骨髓之中。正以腎主骨也。至春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蓋亦隨衛氣而出耳。此病始時何所舍藏。實藏之於腎也。正以腎主於冬。冬時藏邪。由風府下行於伏膂之脉。故曰。腎藏之也。又復上行出於缺盆之中。則從內而出之外矣。如是者。始而陰出之陽。則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既而陽氣逆極。則氣復反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病名曰溫瘧也。由此觀之。則溫瘧之所舍者腎耳。若夫寒瘧之所舍藏。已見於第一節中矣。

帝曰。癉瘧何如。岐伯曰。癉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于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肌肉。故命曰癉瘧。帝曰。善。

此詳言癉瘧之義也。肺經素有熱氣。盛於其身。以致氣逆上衝。其中氣煩實。而不能外泄。因有所用力之時。腠理乃開。遂使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熱。病乃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病之所以大熱也。與內陰分之氣甚不相及。故止熱而不寒。此熱氣者。內藏於心肺。而外舍於分肉。令人消爍肌肉。病命曰癉瘧。由此觀之。則癉瘧之所舍者肺與心耳。

刺瘧篇第三十六

足太陽之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熇熇暍暍然。熱止。汗出難已。刺郄中出血。

此言膀胱經之瘧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太陽之脉。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其支別者。從髆內左右。別下貫胛。過髀樞。故令腰痛頭重。寒從背起也。其先寒者。固以熱極生寒。而後寒者。亦以寒極則熱。但先寒之寒。則內熱之極耳。熇熇者。甚熱狀也。暍暍者。亦熱盛也。（張仲景以暑証爲暍。而此云暍暍然者。其熱似暑熱之熱也。）熱生本爲真氣虛。熱止。則爲真氣復。氣復而汗反出。是乃邪氣盛而真氣不勝。故此瘧難已。當刺郄中。以出其血。郄中者。即委中穴。係本經也。（在膕中央約紋中動脉。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壯。王注又以爲金門者。未的。）

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解㑊。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

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刺足少陽。（解懈同 惡去声）

此言膽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解㑊。解㑊者。即謂之曰寒。則寒不見甚。謂之曰熱。則熱不見甚。是也。（王註釋解㑊之義本此）唯惡見人。如見人則此心惕惕然而恐懼也。蓋膽本甲木。木邪盛。則胃受之。胃熱盛則惡人。但胃氣虛見人。則有恐懼意耳。陽明脈解篇謂陽明盛則喘而惋。惋則惡人者是也。及其後也。熱多汗出甚。正以熱盛則熱多。而中風則汗出。當刺足少陽本經之穴耳。（王註以爲俠谿在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陷中刺三分留三呼灸三壯）

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刺足陽明跗上。

此言胃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淅。其寒最甚。久乃寒變爲熱。蓋以熱盛則外先寒而久寒。久則始變而爲熱。至於熱去則汗出。亦邪氣勝而真氣不勝故也。喜見日月光。又欲見火氣。乃快然。陽明脈解篇謂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蓋陽明本多氣多血。熱邪盛則惡人與火。而今反喜之者。乃胃氣之虛故也。當刺足陽明跗上之衝陽穴耳。（足跗上五寸去陷谷三寸刺三分留十呼灸三壯）

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即取之。（樂音洛 好去声）

此言脾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太陰之脈。支別者。復從胃上鬲。注心中。故心之志爲喜。今子既受病。母必憂之。乃不樂。惟不樂。故好太息也。脾主化穀。邪氣薄之。故不嗜食。脾之外爲三陽經。脾之內爲三陰經。正陰陽出入之界。故多寒亦多熱也。脾脈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故病氣來至則嘔。嘔已病乃衰也。俟其衰後。即取本經之穴以刺之耳。（王註以爲公孫主之在足大指本節後一寸刺四分留七呼灸三壯）

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

此言腎瘧之證也。足少陰之脈。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故嘔吐皆甚。其寒熱不特。故皆多。但就中論之。腎爲陰藏。陰氣生寒。今陰氣不足。故熱多寒少。胃脈欲獨閉戶牖而處。今土刑其水。胃病反見於腎瘧也。其病難已。正以土刑其水也。按甲乙經云。其病難已。取之本經之穴耳。（按甲乙經以爲太谿大鍾主之太谿在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大鍾在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

足厥陰之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狀。非癃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陰。（癃音隆數音 悒音邑）

此言肝瘧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足厥陰脈循股陰入

髦中環陰器抵小腹故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而爲癃也然非真癃也數欲小便之意耳腎之志爲恐故恐懼者腎氣不足且腹中悒悒然而不暢也當刺足厥陰之穴耳（王註以爲太衝主之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動脉陷中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此[illegible]類知集）（李東垣治足六經瘧方足太陽用羌活加生地黃湯柴胡加桂湯足陽明桂枝二白虎黃芩芍藥加桂湯足少陽小柴胡湯足太陰小建中湯異功散足少陰小柴胡半夏湯足厥陰四物玄胡苦楝附子湯然不必盡中病倩姑缺此以俟採擇）

肺瘧者令人心寒寒甚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刺手太陰陽明（間去声）

上文言足之六經已盡矣而此下五節又以肺心肝脾腎言之其肝脾腎已爲上文足三陰之瘧而後文再言其詳耳此節言肺瘧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肺瘧令人心寒者邪盛乘所不勝也寒甚則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心氣不足肺邪有餘所致也當刺手太陰肺經與手陽明大腸經耳（王註以肺經之列缺大腸經之合谷主之列缺在腕上一寸半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合谷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陷中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

心瘧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刺手少陰

此言心瘧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煩心者心熱則煩且甚故欲得水以救之惟其熱甚則反寒多蓋熱極生寒也寒既久則火少衰所以不甚熱也當刺手少[illegible]心經之穴耳（王註以爲神門主之掌後銳骨端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

肝瘧者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者刺足厥陰見血

此又言肝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厥陰之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狀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然不止此在經而不在藏也肝色蒼蒼然亦色不明潤也太息者病氣不舒也其狀若死者厥陰爲陰之盡而邪氣入深身不能動也當刺足厥陰肝經之穴以出血耳（王註以爲中封主之足內踝前一寸筋裏宛宛中仰足取陷中伸足乃得之鍼四分留七呼灸三壯）

脾瘧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鳴已汗出刺足太陰

此又言脾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然在經而不在藏也脾脉上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挾咽故令人腹中痛熱則腸中鳴水與火相擊而成聲也鳴已汗出熱久邪散也當刺足太陰脾經之穴耳（王註以爲商丘主之）

腎瘧者令人洒洒然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陽少陰

此又言腎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

難已然在經而不在藏也腰者腎之府今腎有熱則令人洒洒然腰脊痛也宛轉則難於轉身也大便難以腎主二便而腎氣不足故大便難也目眴眴然水虧則火盛故目不明也當刺足太陽膀胱經與足少陰腎經之穴耳（王註以膀胱經之委中腎經之大鍾主之按此事難知集李東垣治五臟瘧方肺瘧用黃芩加芍藥湯心瘧用桂枝黃芩湯肝瘧用四逆湯通脈四逆湯脾瘧用小建中湯芍藥甘草湯腎瘧用桂枝加當歸芍藥湯胃瘧用理中湯丸蓋本以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

胃瘧者令人且病也善饑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刺足陽明太陰橫脈出血

此言胃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然在經而不在府也此又以胃瘧重言者蓋胃爲六府之長也且將也將病之時善饑而不能食纔有所食而支滿腹大以胃熱脾寒也當刺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之橫脈出血耳（王註以胃經之厲兌解谿三里主之以橫脈出血爲脾謂足內踝前斜過大脈則太陰之經脈也厲兌足大指次指端去爪甲如韭葉刺一分留一呼灸一壯解谿衝陽後一寸半陷中刺五分留二分灸二壯三里在膝下三寸䯒骨外廉兩筋間刺三分留三呼灸一壯）

瘧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脈開其空出其血立寒

此言瘧發將欲熱者當有刺之之法也凡瘧發身方熱則刺跗上之動脈當是衝陽穴也蓋足陽明胃經者乃五藏六府之長也故取其穴以刺之（足跗上五寸動脈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按鍼灸聚英衝陽穴下載刺禁論云刺足跗上大脈血出不止死則衝陽無疑也）則開其空以出其血其瘧立可寒矣

瘧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

此言瘧發將欲寒者當有刺之之法也凡瘧發身方欲寒雖未發熱而熱盛將寒也肺爲氣之主而胃爲六府之先脾爲五藏之主腸胃爲海當刺此四經開其空以出其血則可以無寒矣（王註以爲四經之井榮是也）

瘧脈滿大急刺背俞用中鍼傍五胠俞各一適肥瘦出其血也（胠去魚反）

此言瘧脈滿大急者當有刺之之法也瘧脈滿大急當刺背俞曰大杼穴者（項後第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七壯）又用中鍼刺傍五胠俞曰譩譆穴者左右各一（譩譆去中行開三寸自附分魄戶膏肓神堂數至噫嘻爲第五故曰五胠俞去脊中左右各開三寸正坐取之以手重按病人言噫嘻應手鍼六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二十壯）肥者深刺多出其血瘦者淺刺少出其血此乃刺法之要也

瘧脈小實急灸脛少陰刺指井

此言脈有小實急者而有刺之之法也瘧脈小實急者當灸足少陰腎經之所曰復溜穴又刺足太陽膀胱經

即足小指之井穴至陰也。足少陰之井在足心。名湧泉穴。按不曰指今曰指井則是足太陽膀胱之井穴與腎爲表裏故刺之耳。（復溜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至陰足小指外側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

瘧脉滿大急刺背俞用五胠俞背俞各一。適行於血也。

此重言瘧脉滿大急者之刺法也。背俞即大杼。五胠俞即譩譆。適行至於血者。即適肥瘦出其血也。

瘧脉緩大虛便宜用藥。不宜用鍼。

此言瘧脉緩大虛者。當用藥而不用鍼也。蓋瘧脉緩大與前滿大急小實急者異矣。而又兼虛。則便宜用藥以

調理之。不宜輕用鍼以出血也。若出血則益虛矣。

凡治瘧。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

此言治瘧貴在未發之前。其時候止如食頃。即可以治之也。前篇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脉。無刺漉漉之汗。爲其氣逆。未可治也。又曰。自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又曰瘧之未發也。陽未并陰。陰未并陽。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爲其氣逆也。皆言當治之于未發之先。而不可治之於已發之後耳。此則言治之於未發之先者。其時候止如一食之頃。或用鍼或用藥。即可以治之矣。若過此食頃。而至于已發。則失時不可爲矣

諸瘧而脉不見。刺十指間出血。血去必已。先視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

此言諸瘧之脉不見者。當各刺之之法也。諸瘧而脉不見。邪盛故脉沉。當刺手足十指間井穴出血。血去。則瘧可已。又必先視其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以出血也

十二瘧者。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脉之病也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衰。二刺則知。三刺則已。不已。刺舌下兩脉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經出血。又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舌下兩脉者。廉泉也。

此言刺十二經之瘧者。當曲盡刺之之法也。十二經之瘧。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經脉氣之病。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勢衰。二刺則知其甚衰。三刺則病已矣。如不已。當刺舌下兩脉出血。乃任脉經之廉泉穴也。如不已。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委中盛經以出血。又兼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俠脊者。則大杼風門穴也。（廉泉頷下結喉上四寸中央鍼一分留七呼灸三壯委中膕中央約文動脉中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大杼項後第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風門一名熱府二椎下兩旁去脊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

刺瘧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先頭痛及重者

先刺頭上、及兩額、兩眉間出血。先項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陽明十指間。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

此言凡刺瘧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以先刺之也。瘧發時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上星百會穴。及兩額之懸顱穴、兩眉間之攢竹穴、以出其血。先項背痛者。先刺其項之風池風府穴、背之大杼神道穴、以出其血。先腰脊痛者。先刺委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心經。手陽明大腸經。及十指俱出其血。皆井穴也。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胃經及足十指間之井穴以出其血。

風瘧瘧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

此言刺風瘧之法也。風瘧之發。則汗出惡風。當刺足三陽經背俞之血者。即足太陽膀胱俞。足陽明胃俞。足少陽膽俞是也。（膀胱俞十九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胃俞十二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膽俞十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

䯒痠痛甚。按之不可。名曰胕髓病。以鑱鍼鍼絕骨出血。立已。（䯒洪衍反　鑱鋤銜反）

此言刺䯒痠痛甚之法也。䯒痠痛甚不可按者。按之益痛也。名曰胕髓有病。當以鑱鍼九鍼論中第一鍼曰鑱鍼者。鍼其足少陽膽經之絕骨穴以出其血。則病自已矣（足外踝上三寸動脈中鍼六分留七呼灸三壯）

身體小痛刺至陰

此言刺身體小痛之法也。身體小痛則邪感太陽經。而其邪未深。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井穴至陰也（足小指外側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五呼灸三壯）

諸陰之井無出血。間日一刺。

此承上文而言刺諸陰經井穴之法也。上文言太陽至陰之穴乃井穴也。凡刺手足六陰經之井穴慎無出血。當間日以一刺之。則其邪氣自泄。不必至於出血也。

瘧不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渴而間日作。刺足少陽。

此言瘧有間日而作者。即其渴不渴。而當分經以刺之也。瘧有間日而作。但不渴者。熱未甚也。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穴。亦有間日而作而發渴者。熱之甚也。當刺足少陽膽經之穴。蓋邪有淺深。斯有渴不渴之分也。故刺之者有三陽一陽之異如此。

溫瘧汗不出。為五十九刺。

此言刺溫瘧而汗不出者。當另有刺之之法也。五十九刺。見刺熱篇第三十二、靈樞熱病第二十三。

四卷終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五

明太醫院正文會稽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門生馬逢道馬嘉謨馬瑞德校

氣厥論篇第三十七（內所論得之氣厥也則凡寒熱相移皆氣逆使然故名篇）

黃帝問曰：五藏六府寒熱相移者何？岐伯對曰：腎移寒于肝，癰腫少氣。脾移寒于肝，癰腫筋攣。肝移寒于心，狂隔中。心移寒于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肺移寒于腎，爲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堅，水氣客于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裹漿，水之病也。（腎移寒于肝肝字的作脾故下文即云脾移肝肝移心心移肺肺移腎文義爲順甲乙經全元起皆作脾王氏誤註爲肝未詳下文大義也其下文移熱亦是腎移脾脾移肝肝移心心移

肺移腎不言腎移肝也）

此因帝以藏府寒熱相移爲問，而先即五藏之移寒者告之也。腎傷于寒而傳之脾，傳其所勝已者，其寒盛矣。惟胃主肉，肉得寒則爲堅，堅久則化爲熱，故輕則爲腫，重則爲癰也。脾病不能運化，故元氣亦衰少矣。又脾移寒于肝，亦傳其所勝已者，其寒盛矣。肉寒而衛氣結聚，故爲癰。肝所藏上筋，肉寒而筋脈拘急，故爲筋攣也。又肝移寒于心，傳其我所生者，則心爲陽藏，神處其中，今寒薄之，而神氣亂離，故爲狂。且心脈起于心中，出屬心系，下膈，故爲隔塞不通也。又心移寒于肺，傳其所不勝者，則金銷火刑，肺精燥爍，故爲肺消。肺消者，飲雖止于一分，而溲則倍之，入少出多，精氣耗散，主死不治。又肺移寒于腎，傳其我所生者，則肺寒入腎，腎邪爲于母，上奔于肺，故爲涌水。大腸爲肺之府，今肺腎俱爲寒薄，上下皆無所之，其水氣客于大腸也。方其疾行，則腸中似鳴濯濯有聲，如以囊裹漿，此水之病也。

脾移熱于肝，則爲驚衄。肝移熱于心，則死。心移熱于肺，傳爲鬲消。肺移熱于腎，傳爲柔痓。腎移熱于脾，傳爲虛，腸澼，死不可治。（痓音熾）

此又即五藏之移熱者告之也。肝藏血，又主驚，今脾移

熱于肝，傳其所勝已者，其熱盛矣，則肝氣必虛，故被所勝者乘所不勝，當爲驚爲衄。衄者，鼻中出血也。心屬君火，肝有相火，肝移熱于心，傳其我所生者，然心不受邪，以兩火相傳，而二火炎熾，病不可支，故死。（陰陽別論云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肝之心謂之生陽）人有膈膜，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居心肺之下，而有斜膜，膜上與心肺相通，故心移熱于肺，傳其我所勝者，則上文心移寒于肺，其寒爲熱，而成肺消，今則兩亦被熱而成鬲消，由此推之，則肺消難免矣。上文曰死不治，而此亦非易治之證也。（一謂兩註肺消當爲二病）肺主氣，腎主骨，肺熱有餘，傳之于腎，傳其我所生者，則氣

與骨節皆熱。其骨成痿而難舉。柔則痿弱無力也。脾土制水。腎反移熱以與之。傳其所不勝者。其熱盛矣。是脾土不能制水而受病。久則爲益虛也。脾氣不能運化而小腸大腸皆有壅積。如通評虛實論所謂或便血。或下白沫。或下膿血者是也。此則土絕木竭。死不可治。

胞移熱于膀胱。則癃溺血。膀胱移熱于小腸。鬲腸不便。上爲口糜。小腸移熱于大腸。爲虙瘕。爲沉。大腸移熱于胃。善食而瘦入。謂之食亦。胃移熱于膽。亦曰食亦。膽移熱于腦則辛頞鼻淵。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傳爲衄衊瞑目。故得之氣厥也。（糜武悲切　虙伏同　入謂之食亦之入字當作又　衊莫結切）

此以六府之移熱者言之也。王安道曰。膀胱固爲津液之府。又有胞居膀胱之中。靈樞五味篇曰。膀胱之胞薄以懦。類纂曰。膀胱者胞之室。今胞中熱極。乃移熱于膀胱則爲癃爲溺血。癃者。小便不通也。宣明五氣論曰。膀胱不利爲癃。蓋熱極則胞與膀胱皆脹。而溺不得出也。溺血者。血隨溺下也。正理論曰。熱在下焦則溺血。膀胱上口。上連于小腸。今膀胱之熱移之。是水能勝火也。故小腸本受盛之官。化物所出。今火熱薰蒸。其腸隔塞而熱燥不下。不得二便。且熱上出於口。亦爲口瘡而糜爛。蓋七竅在上。口通腸胃。其病如此耳。小腸下口。大腸之上口也。小腸移熱于大腸。是傳其所勝也。兩熱相搏。則血積而爲伏瘕。其伏瘕則沉于其中也。胃爲水穀之海。其氣外養肌肉。今大腸之熱移之。是傳其生我者也。則胃火愈盛。食已如饑。故雖多食。而肌肉瘦瘠。又謂之食易。其亦當作易。蓋飲食移易而過。不生肌膚也。胃移熱于膽。是傳其所勝我者。則胃病如故。而膽木生火。亦當善食而瘦也。亦名曰食易。膽脉起于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凡腦後之穴。曲折布繞。故膽移熱于腦。則辛頞鼻淵。辛頞者。鼻頞辛酸也。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此皆熱使之然。及其久而傳也。則爲衄衊爲瞑

目。蓋鼻熱既久。血從上湧。故鼻中出血。其目亦瞑暗也。凡此五藏六府寒熱相移者如此。皆得之氣逆所致也。醫者能隨各經之氣以預治之。則寒熱可以不至于相移矣

欬論篇第三十八（內論五藏六府之欬各有形狀治法故名篇）

黃帝問曰。肺之令人欬何也。岐伯對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脉上至于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爲肺欬。五藏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人與天地相參。故

五藏各以治時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爲欬甚者爲泄爲痛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之

此言五藏六府皆能成欬然必肺先受邪而傳之于各經也言皮毛爲肺之合（五藏生成篇云肺之合皮也）皮毛先受風寒邪氣而邪氣遂入于所合則肺當受此風邪也但風邪雖受于此後而肺寒則已病于其先其始因用寒冷飲食以入于胃從肺脉上至於肺則肺寒矣肺寒則內寒因外受風邪則外寒外內皆寒所以肺之遂成其欬而傳之他藏府也大凡五藏各以其所主之時受病非所主之時則由別經傳以與之正以人與天地相參也故五藏各以五時感于寒則受病感之微者則爲欬感之甚者則爲泄爲痛所如肺主于秋故肺先受邪肝主于春故肝先受邪心主于夏故心先受邪脾主于至陰故脾先受邪腎主于冬故腎先受邪皆因五時而受邪也唯欬則肺先受邪爲欬而傳之別藏斯五藏六府皆得以成欬也豈特肺而已哉

帝曰何以異之岐伯曰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心欬之狀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痺肝欬之狀欬則兩脇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胠下滿

脾欬之狀欬則右胠下痛陰陰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劇腎欬之狀欬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涎

此言五藏之欬其狀有不同也肺主氣又主息今肺受邪則發而爲喘息有音以肺屬金金必有聲也甚則血隨唾出肺氣受傷也肺欬之狀如此　手少陰心經之脉起于心中出屬心系其支別者從心系上挾咽喉手厥陰心主之脉起于胸中出屬心包絡故心受邪則欬必心痛喉中介介如有梗狀甚則咽腫喉痺心欬之狀如此　足厥陰肝經之脉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故肝受邪則兩脇下痛痛甚則脇不可轉如轉則兩胠下脹滿肝欬之狀如此　足太陰脾經之脉上貫膈挾咽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膈故脾受邪則欬必右胠下痛以脾居於右也其痛陰陰然引於肩背蓋脾氣連肺故痛引肩背也如痛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愈劇劇者甚也脾欬之狀如此　足少陰腎經之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又腰者腎之府故腎受邪則欬必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涎隨欬出以腎主涎也腎欬之狀如此（按此事難知集李東垣治五藏欬方肺欬用麻黃湯心欬用桔梗湯肝欬用小柴胡湯脾欬用升麻湯腎欬用麻黃附子細辛湯雖未必悉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

帝曰。六府之欬奈何、安所受病。[illegible]伯曰、五藏之久欬、乃移于六府。脾欬不已、則胃受之。[illegible]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肝欬不已、則膽受之。膽欬之狀、欬嘔膽汁。肺欬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欬狀、欬而遺失。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欬狀、欬而失氣。氣與欬俱失。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欬狀、欬而遺溺。久欬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欬狀、欬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

此言六府欬狀、由五藏所移、而久欬則三焦受之。然合五藏六府之欬、而未有不聚于胃、關於肺者也。欬必以

肺受邪、而後傳之於五藏。故五藏欬甚、而後各傳於六府。脾之脈、屬脾絡胃。胃之脈、屬胃絡脾。相爲表裏。故脾欬不已、則胃受之。胃脈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故欬則必嘔。嘔甚則長蟲出。長蟲者、蚘蟲也。胃欬之狀如此。

肝之脈、屬肝絡膽。膽之脈、屬膽絡肝。相爲表裏。故肝欬不已、則膽受之。膽脈從缺盆以下胸中、貫鬲。故欬則嘔出膽汁。其味苦也。膽欬之狀如此。　肺之脈、屬肺絡大腸。大腸之脈、屬大腸絡肺。相爲表裏。故肺欬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之脈、入缺盆絡肺、下膈、爲傳導之府。故欬則遺失穢物也。大腸欬狀如此。　心之脈、屬心絡小腸。小腸之脈、屬小腸絡心。相爲表裏。故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之下、即大腸也。今欬則下失其氣、其氣與欬而俱失也。小腸欬狀如此。[illegible]六府之欬不已、則三焦受之。此三焦者、非手少陽三焦之三焦、乃上中下三焦也。見於靈樞營衞生會篇。其曰、宗氣出于上焦。營氣出於中焦。衞氣出于下焦。又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者是也。上焦在於膻中。中焦在於中脘。下焦在臍下陰交。皆在於腹。故欬則腹滿、不欲食飲也。若手少陽之三焦、則爲右腎之府。與腹無與。三焦欬狀如此。或以手少（陽三焦亦爲一府、何以無欬爲疑、殊不知三腎一也。膀胱爲腎之府、三焦不過亦爲決瀆之官。今膀胱受邪而

欬、則手少陽三焦之欬府也。何以後有欬哉。）夫五藏六府之欬如此。然皆聚之於胃、以胃爲五藏六府之主也。關之於肺、以肺先受邪、而後傳之于別藏別府也。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皆以氣逆于上故耳。此乃藏府欬疾之總證也。（按李東垣治六府欬方、胃欬用烏梅丸、膽欬用黃芩加半夏生姜湯、大腸欬用赤石脂禹餘粮湯、桃仁湯、不止用豬苓湯分水。小腸欬用芍藥甘草湯、膀胱欬用茯苓甘草湯、三焦欬用錢氏異功散。雖未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浮腫者治其經。帝曰、善。

此言治欬之法。五藏必治其俞穴、六府必治其合穴、浮腫必治其藏府之經穴也。五藏俞穴者、肺俞太淵、脾俞

[illegible]門腎俞太谿肝俞太衝是也六府合者大腸合曲池胃合三里小腸合小海膀胱合委中三焦合天井膽合陽陵泉是也若藏府之数而兩皆浮脉則隨藏府之經穴而各分治之肺之經穴經渠大腸之經穴陽谿胃之經穴解谿脾之經穴商丘心之經穴靈道小腸之經穴陽谷膀胱之經穴崑崙腎之經穴復溜心包絡之經穴間使三焦之經穴支溝膽之經穴陽輔肝之經穴中封是也。

舉痛論篇第三十九（首節悉舉諸痛以爲問故名篇）

黄帝問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善言人者必有厭于己如此則道不惑而要數極所謂明明也今余問于夫子令言而可知視而可見捫而可得令驗於己如發蒙解惑可得而聞乎岐伯再拜稽首對曰何道之問也（令俱平聲）

此因帝欲究言而可知視而可見捫而可得者而伯以何道詰之也

帝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岐伯對曰經脉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則血少客于脉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心與背相引而痛者或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陰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少間復生者或痛而嘔者或腹痛而後泄者或痛而閉不通者凡此諸痛各不同形別之奈何岐伯曰寒氣客于脉外則脉寒脉寒則縮踡縮踡則脉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得炅則痛立止因重中於寒則痛久矣寒氣客于經脉之中與炅氣相薄則脉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寒氣稽留炅氣從上則脉充大而血氣亂故痛甚不可按也寒氣客于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能散小絡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散故按之

痛止寒氣客於俠脊之脉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寒氣客於衝脉衝脉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寒氣客則脉不通脉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矣寒氣客于背俞之脉則血脉泣脉泣則血虚血虚則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熱氣至則痛止矣寒氣客于厥陰之脉厥陰之脉者絡陰器繫於肝寒氣客于脉中則血泣脉急故脇肋與少腹相引痛矣厥氣客于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陰股寒氣客于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矣寒氣客于五藏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

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寒氣客于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寒氣客于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熱氣留于小腸，腸中痛。癉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卒音猝俱同泣音澀俱同別彼多切盥丁骨反炅音炯重中俱去声癉音千）

此言諸痛之異，皆由於寒。唯痛而便閉不通者，則以熱氣留于小腸故也。人之卒然而痛者，蓋以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於經脈，而脈氣稽遲，濇滯不行。或客于經脈之外，則血原少而愈濇，或客于經脈之中，則脈遂濇而不通，皆能卒然而痛也。有等痛能卒然而止者，蓋以寒氣但客于經脈之外，則經脈亦寒，遂致縮踡

絀急，衛氣不得流通，外則牽引小絡之脈，故卒然而痛。偶得炅氣，或火或湯之類，則衛氣行于外，故卒然而痛又止也。炅者，熱氣也。有等痛甚不休者，蓋以寒氣客於經脈之外，既中於前，而又中於後，則重中於寒，故痛之愈久也。有等痛甚不可按者，蓋以寒氣客于經脈之中，內有內熱之氣，外出寒氣與熱氣相薄，則經脈自滿，惟其滿則脈充大，特血與氣亂，故痛甚而不可按也。有等按之而痛止者，蓋以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膜謂膈間之膜原謂膈肓之原）內有血，因寒而不散，內有小絡，因寒而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自散，小絡自緩，故按之而痛止也。

但按後復痛，當有去寒之法耳。有等按之無益而痛自若者，蓋以寒氣客于俠脊之脈，則中為督脈，而兩旁為足太陽膀胱經之脈，俠脊而行者也。寒氣入于風門，則日深一日，雖按之亦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有等痛至發喘應手而動者，蓋以寒氣客于衝脈。衝脈起於關元（在臍下三寸按骨空論云衝脈起于氣衝今曰關元者蓋任脈當臍中而上行衝脈俠臍兩傍而上行則本起于氣衝而與任脈並行故謂之起于關元亦可也）隨腹直上，即俠臍上行，至胷中而散也。寒氣客之，則衝脈不通，氣不能上，故發喘而動則應手而痛也。有等心與背相引而痛者，蓋以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屬足太陽膀胱經。凡五藏六府之俞穴

皆屬於此經也。寒客之，則脈自濇，其血虛，虛則痛。其俞內通于心，正以陽病行於陰也，故背與心相引而痛。但按之則腹中之熱氣至，熱氣至則痛亦止矣。有等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蓋以寒氣客于足厥陰肝經之脈，此脈循陰股，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上貫鬲，布脇肋。今寒氣客於肝經之脈，則血濇脈急，故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矣。有等腹痛引陰股者，蓋肝脈循陰股而上，寒氣客之，上抵少腹，則血濇不行，上下相引，故腹痛引陰股也。有等痛之宿昔而成積者，蓋以寒氣客于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其血凝泣，不得外注于大經之脈，血氣

稽留而不行。故痛至夙昔所成積聚也。有等卒然痛死不知人、少間即復生者。蓋以寒氣客于五藏。五藏之氣厥逆而上泄。不附諸藏。則陰經之氣竭。衛氣不得入。故寒氣壅滯。卒然痛死。不能知人。待藏氣復反。衛氣既入則生矣。有等痛而嘔者。蓋以寒氣客于腸胃。腸胃之氣厥逆而上出。故痛而作嘔也。有等腹痛而後泄者。蓋以寒氣客于小腸。小腸爲受盛之府。寒邪客之。則不得結聚。而傳入於大腸。所以後泄而痛也。有等痛而便閉不通者。蓋以熱氣留於小腸。腸中作痛。癉熱焦渴。則且堅而乾不得出。故痛而便閉不通也。由此觀之。則諸痛皆寒而唯便閉不通爲有熱。此皆言之而可知也

帝曰。所謂言而可知者也。視其可見柰何。岐伯曰。五藏六府固盡有部。視其五色。黃赤爲熱。白爲寒。青黑爲痛。此所謂視而可見者也。（按靈樞五色篇第四節義與此同）

此言視之而可見者。唯辨其面部之色而已。蓋五藏六府。雖在于內。而所上分部。皆盡有之。視其五色。黃赤爲熱。非內熱。則外不黃赤也。白爲寒。非內寒。則外不白也。青黑爲痛。非內痛。則外不青黑也。此所謂視之而可見者如此

帝曰。捫而可得柰何。岐伯曰。視其主病之脉。堅而血及陷下者。皆可捫而得也。

此言捫之而可得者。唯按其主病之脉。堅而不散。及血絡脉陷而已。蓋藏府各有主病。必有其脉。而分肉之部其血必結。其脉必陷。故可捫之而知病也。

帝曰。善。余知百病生于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何病之生。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故氣上矣。喜則氣和志達。營衛通利。故氣緩矣。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營衛不散。熱氣任中。故氣消矣。恐則精却。却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

氣不行矣。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矣。炅則腠理開。營衛通。汗大泄。故氣泄矣。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勞則喘且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矣。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炅音炯）

此因帝以九氣爲問。而伯明言之也。怒則氣上行者。正以肝主于怒。怒則厥氣上逆。故甚則嘔血也。肝木乘脾。則脾爲木傷。故下爲飧泄。所謂暴注下迫者是也。喜則氣緩者。正以喜屬于心。喜則氣已和。志已達。營行經脉之內。衛行分肉之間。自然通利而無閒。大氣自覺舒緩也。悲則氣消者。正以精氣并于肺則悲。（見宣明五氣論）悲則心

系必急。靈樞口問篇云悲哀愁憂則心動，肺與心皆在鬲上，唯心系急，故肺隨系急而上，布其肺葉，肺舉，所以上焦不通，營氣在內，不能行之經脉之中，衛氣不得出以行於諸陽之表，營衛不散，而熱氣相蒸于其中，故上焦之大氣，自爲之漸消也。恐則氣下者，正以精氣并于腎則恐，腎脉自足心湧泉出內踝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今恐則精氣却，而不能上行，上焦自閉，閉則氣復還于下，下焦遂脹，故氣不能上行，而仍在于下也。（按新校正以氣不能行作氣下行，似于恐則氣下文理覺順，但腎主恐，其氣原在于下，經脉宜從上行，今曰下行，要見何而下行，有背于足之三陰自足走腹之義，蓋新校正殆不知經脉上行故也。）寒則氣收者，蓋以身寒則腠理閉，衛氣不得行于外，故藏府之氣收斂于內也。炅則氣泄者，正以炅者熱也，熱則腠理開，營衛通，汗大泄，故氣泄于外也。驚則氣亂者，正以心之志爲神，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因之而亂也。勞則氣耗者，正以人有勞役，則氣動而喘息，其汗必出於外，夫喘則內氣越，汗出則外氣越，故氣以之而耗散也。思則氣結者，正以心之有所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其氣留畜而不行，故氣結也。

腹中論篇第四十（篇內所論者皆腹中之病，故名篇）

黃帝問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爲何病？岐伯對曰：名爲鼓脹。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帝曰：其時有復發者，何也？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有病也。雖然其病且已時，故當病氣聚於腹也。（矢屎同。靈樞壽夭剛柔篇末節有馬矢煴中，其矢亦與屎同。）

此論鼓脹之病，而有治之之方也。帝問病有心腹脹滿，旦食而不能暮食，蓋以脹則不能再食耳。伯言名之爲鼓脹也。治之者，以雞屎爲醴飲之，服一劑則覺病有退意，服二劑則病自已矣。（按雞屎醴方見醫學正傳、古今醫鑑、袖珍等書，及他書甚多，雞屎用乾者八合，炒香，以無灰好酒三碗入之，共煎至乾一半許，用布濾出其汁，五更熱飲，則腹鳴，辰巳時行後二三次，皆黑水也。次日覺足面漸有縐紋，又飲一次，則漸縐至臍上而病愈矣。但雞屎用羯雞者，氣急，又出器畜之者更妙，要知山間多吞毒蟲，而有以毒攻毒之意。）其愈後有腹脹者，特以飲食不節故耳。正以病將愈時，而飲食復傷，則邪氣復聚於腹，所以爲之再脹也，慎哉。

帝曰：有病胸脅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時，有所大脫血，若醉入房中，氣竭肝傷，故月事衰少不來也。帝曰：治之奈何？復以何術？岐伯曰：以四烏鰂骨一藘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

豆以五丸為後飯。飲以鮑魚汁。利腸中。及傷肝也。（疏出）（同藘蕳同本草作藺茹）

此論血枯之病。而有治之之方也。帝問病有胸脇支脇俱滿者。妨害于食。方病將至之時。則先聞腥臊臭。（金匱真言論肝其臭臊論肺其臭腥）先出清液（流涕從鼻而出皆謂之在上者王註以為從溺孔而下者）非先唾血。先四支冷。先目眩眩。及其病至。則時時前後皆出血。此為何病。伯言此名為血枯也。是得之年少之時。留大脫血。凡鼻衄便血吐血皆是也。其人不知所慎。醉以入房。致使醉則損傷其中氣而竭。絕入房。則勞其肝氣而受傷。蓋司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故入房不惟傷腎而且傷肝也。在丈夫則精液衰乏。女子則月事衰少不來也。但本節則主女子而言耳。則至其後則腎肝脾三經日以益衰。所以先有將病諸證。而時時前後下血也。治之者。唯用烏賊骨四藘茹一。二物并合之。以雀卵為丸。大如小豆。每用五丸。先服其藥而飯則後之。且又飲以鮑魚之汁。利其腸中。及肝氣受傷。必有積血。所以用此物也。（王註云烏賊骨藘茹等病不治血枯然經言用之是攻其所生所起耳夫自以入房則腎中精氣耗竭月事衰少不至則中有惡血淹留故用按大觀本草烏賊骨味鹹冷平無毒主治女子血閉藘茹味辛酸氣寒有小毒主散惡血雀卵味甘溫下無毒主治男子陰萎不起強之令熱多精有子鮑魚汁俗謂之醃魚淪味辛臭溫平無毒主治瘀血血痺在四肢不散者）

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此為何病。可治不。岐伯曰。病名曰伏梁。帝曰。伏梁何因而得之。岐伯曰。裹大膿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胃脘。生鬲。俠胃脘內癰。此久病也。難治。居齊上為逆。居齊下為從。勿動亟奪。論在刺法中。（不否同齊臍同亟音氣刺法本經篇名第七十二今亡另有熊宗立補遺與此篇但考之並無此論）

此論伏梁之證。而有亟奪之法也。帝問有病少腹盛滿。在上在下。在左在右。皆有根相連。此為何病。及可治否。伯言病名曰伏梁。（按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心脈微緩為伏梁難經五十八難消心積曰伏梁與心積之伏梁大異病有名同而實異者此類是也）蓋此伏梁者。裹大膿血。居於腸胃之外。不可輕易以治之。若治之。而每每切按。則痛悶幾死。何也。少腹之中。正衝帶二脈之部分。帶脈起於季脇。迴身一週。橫絡於臍下。衝脈與足少陰腎經之脈。起於腎下。出於氣衝。循陰股。其上行者。出臍下關元。俠臍直上。循腹各行。會于咽喉。故病當其分。則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且其下與足之三陰而相因。必有時亦下有餘之膿血。三陰氣下。故上則迫近於胃脘。且生膈俠胃脘內之癰。蓋腸胃之外。既有膿血。而胃脘之中。亦有膿血也。此豈朝夕所致哉。乃日久所積也。最

爲難治。使此積日升迫胃，而居於臍上，則爲逆者，仍然初果而居於臍下，則爲順。然所以治之者，須他法，斷不可輕動之也。如上文切按之謂，必致於動，以爭之則可以漸減，而不使之上迫胃。

帝曰：人有身體髀股䯒皆腫，環臍而痛，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臍下，故環臍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爲水溺濇之病。（齊臍同着著同本篇文見奇病論上節伏梁謂與此節絶不相同可見病有名同而實異者）

此亦論伏梁之證，而戒其不可以輕動也。衝脉與足少陰之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膕中，循䯒骨內廉，並足少陰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上行者，出臍下三寸關元之分，俠臍直上，循腹各行，會於咽喉，故身體髀股䯒皆腫，環臍而痛也。病雖名曰伏梁，亦有風入此，以爲諸證之根，其衝脉與大腸相附，故其病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出於脖胦。（此語見靈樞九鍼篇一名氣海又名下肓）正在臍下，故環臍而痛者，此正與大凡得此疾者，慎不可輕易動之，若動之，當爲水溺濇之病。正以衝脉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其上行者，起于胞中，上出臍下關元之分，故不可動之者如此，何也？蓋用毒藥以大下之，則病本在下，又復重下，將使氣迫于下，而不復得疏也。由此觀之，則日逐升散之法，爲可施矣。

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瘨，芳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帝曰：不可以服此二者，何以然？岐伯曰：夫熱氣慓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脾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數音朔高膏同瘨顛同惡去声）

此詳熱中消中者，不可服膏梁芳草石藥也。多飲數溲，謂之熱中；多食數溲，謂之消中。犯此二疾者，不可服膏梁之味，與芳草石藥，正以多喜曰瘨，多怒曰狂。彼石藥發瘨，芳草發狂，故耳。然而熱中消中，乃富貴人之疾，今禁膏梁，則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則病又不愈。此帝之所以疑也。（通評虛實論云凡治消癉肥貴人則膏梁之疾也又奇病論云五味入口藏于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溢轉爲消渴）但言芳草氣美，石藥氣悍，皆急疾堅勁，非性緩心和者，不可以輕服。何也？止以熱消二證，熱氣在內者慓悍，而藥氣急疾堅勁，若輕服之，則二者相遇，恐傷脾氣。至甲乙日診之，則脾氣之傷否見矣。蓋脾者土也，土惡木也，凡服此藥者，遇甲乙日，則木必勝土，藥之

爲害不容掩也

帝曰善有病膺腫頸痛胸滿腹脹此爲何病何以得之岐伯曰名厥逆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灸之則瘖石之則狂須其氣并乃可治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陽氣重上有餘於上灸之則陽氣入陰入則瘖石之則陽氣虚虚則狂須其氣并而治之可使全也（重平聲）

此論厥逆之證必待其陰陽氣并而後可治之也膺頸胸腹皆在上中二焦也今膺腫頸痛胸滿腹脹則下氣逆上病名曰厥逆斯時也陽氣重上而在上爲有餘灸之則陽氣隨火而入陰分火與陽俱入陰不能支故爲瘖石之則陽氣在上而又乘鍼出則陽氣益虚虚則狂必須其陽氣從上而降陰氣從下而升陰陽相并然後治之或灸或鍼可使全也所謂陽氣者衛氣也陰氣者營氣也按此乃内傷之證非由于外感者歟

帝曰善何以知懷子之且生也岐伯曰身有病而無邪脈也

此言懷子之將生者身雖經閉而脈則無病也身有病者經閉也無邪脈者尺中之脈和匀也大凡婦人懷妊一月則陰陽之精尚未變化二月則精氣正變其氣薫蒸衝胃而爲惡阻至三四月則惡阻少止脈甚滑疾蓋男女正成形質其氣未定也至五六月已後則形質已定男女既分及八九十月其脈平和如無娠然非醫工深明脈理病家肯明言者難以診而知也（脈訣云滑疾不散胎三月但疾而散五月母至六月已後則疾速亦無矣然亦有始終洪數不變者其氣甚盛不可以一例拘也）故帝問懷子將生者何以知之正此意耳伯言身雖有經閉之病而實無經閉之脈彼經閉之脈尺中來而斷絶或按之全無者是也此則脈體平和匀静乃無病之脈蓋至於八九十月而然正懷子將生之候耳

帝曰病熱而有所痛者何也岐伯曰病熱者陽脈也以三陽之動也人迎一盛少陽二盛太陽三盛陽明入陰也夫陽入于陰故病在頭與腹乃䐜脹而頭痛也帝曰善

此言病熱而有所痛者正以外感之疾陽畢入陰故外頭痛而内腹脹也蓋凡病熱者屬于陽脈乃三陽經之脈動也故左手寸部名曰人迎正三陽經之脈動所以候外感也六節藏氣論靈樞終始禁服五色四時氣等篇皆云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三陽既畢則入三陰經分矣陽入于陰故頭主陽腹主陰在陰當腹䐜脹而在陽當頭痛也熱病之有所痛者其義如此

刺腰痛篇第四十一（內刺腰痛故名後人不知諸經皆能腰痛而止曰腎虛者淺矣）

足太陽脈令人腰痛，引項脊尻背如重狀，刺其郄中太陽正經出血，春無見血。（尻枯敖反）

此言膀胱經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太陽脈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別下貫臀，故令人腰痛引項脊尻背如至重狀。刺之者，亦惟即委中以刺之（膕中央約紋中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及太陽正經出血，乃崑崙爲經穴也（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細脈應手鍼三分灸三壯）。但春時木旺則水衰，故春無見血，餘時則不拘也。

少陽令人腰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俛仰，不可以顧，刺少陽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者。夏無見血。

此言膽經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陽之脈，遶髦際，橫入髀厭中，故令腰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俛仰。又足少陽之脈，起于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陽明之前，至肩上，交出手少陽之後。其支別者，目銳眥下大迎，合手少陽于䪼，下加頰車，下頸，合缺盆，故不可以顧。刺之者，亦惟刺其成骨之端出血（按王註云成骨謂膝外近下胻骨上端兩起骨相並間陷容指者也胻骨所成柱膝髀骨故謂之成骨也）。然少陽合肝，肝主于春，夏時火王則木衰，故夏無見血。餘時則不拘也。

陽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顧，顧如有見者，善悲，刺陽明于骭前三痏，上下和之出血，秋無見血。

此言胃經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足陽明脈，起于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又其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衝而合，以下髀，故令人腰痛不可顧，顧如有見，且易悲，故悲也。刺之者，亦惟于胻前三里刺三痏，上下和之出血（膝下三寸胻骨外廉兩筋間刺一寸留七呼灸三壯）。但陽明合脾，主長夏，秋時金

王則土衰，故秋無見血。餘時則不拘也。

足少陰令人腰痛，痛引脊內廉，刺少陰於內踝上二痏，春無見血，出血太多，不可復也。

上文言足三陽之腰痛者，盡矣而已。下二節則言足少陰厥陰，但足太陰之腰痛，據繆刺論，則本篇末節所言者是也。此一節言腎經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陰脈，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故令人腰痛，痛引脊之內廉也。刺之者，亦惟于內踝上復溜穴刺之二痏（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灸五壯）。但春時木王則水衰，故春無見血，與足太陽同。若出血太多，則腰痛如故，腎氣不可復也。

厥陰之脉令人腰痛腰中如張弓弩弦刺厥陰之脉在腨踵魚腹之外循之累累然乃刺之其病令人善言嘿嘿然不慧刺之三痏（嘿黙同）

此言肝經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厥陰脉自陰股環陰器抵少腹其支別者與太陰少陽結于腰髁下俠脊第三第四骨空中其穴即中髎下髎故腰痛則中如張弓弩之弦也如張弦者言筋急之甚耳刺之者亦惟在腨之下踵之上魚腹之外蠡腨形本如魚腹故魚腹即腨也循其分肉有血絡累累然乃刺之此正當蠡溝穴耳（内踝骨前上五寸爲肝之絡穴鍼二分留三呼灸七壯）且厥陰之脉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故病則善言然風盛則昏冒故默默然不爽慧也曰善者猶善欠善呻之謂刺之者止三痏而已（按靈樞經脉篇亦云足厥陰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仰）

解脉令人腰痛痛而引肩目𥊑𥊑然時遺溲刺解脉在膝筋肉分間郄外廉之横脉出血血變而止解脉令人腰痛如引帶常如折腰狀善恐刺解脉在郄中結絡如黍米刺之血射以黑見赤血而已

此兩言解脉腰痛之狀而刺之亦異其法也解脉者膀胱經之脉也足太陽之脉起于目内眥上額交巔上循肩髆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下入膕中又其支別者從髆內別下貫胛循髀外後廉而下合於膕中兩脉如繩之解股故名解脉解者散行意也言不合而別行也故解脉令人腰痛痛必引肩目𥊑𥊑然不明時遺溲皆膀胱之證候也刺解脉者在膝後筋肉相分之間正郄中外廉之横脉有血絡横見迢然紫黑而盛滿者乃刺之當見黑血必候其血色變赤乃止鍼也不唯是也又足太陽之別脉自肩而別下循背脊至腰而横入髀外後廉下合膕中故解脉令人腰痛又如引帶如折腰之狀又且善恐膀胱與腎爲表裏腎虚則多恐也刺解脉者在郄中即委中也結絡如黍米處刺之其血射必黑刺之見赤血而止鍼上文言郄之外廉横脉而此曰郄中此其有不同耳（郄中即委中穴膝後曲處中央約紋中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壯按此節舉言解脉其實是膀胱經腰痛也）

同陰之脉令人腰痛痛如小錘居其中怫然腫刺同陰之脉在外踝上絶骨之端爲三痏（太素小錘作小鍼怫音弗怒意）

此言同陰之脉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同陰之脉者謂膽經之脉同於足厥陰肝經也足少陽之別循髀陽出膝外廉下輔骨抵絶骨下出外踝循足跗上小指次指又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岐骨間故曰同陰之脉也其腰痛如小鍼居其中而怫然發腫當取外踝上

絶骨之端，曰陽輔穴者，刺之爲三痏。（足外踝上四寸，絶骨端三分，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壯）

陽維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怫然腫，刺陽維之脉，脉與太陽合腨下間，去地一尺所。（腨踹同）

此言陽維之脉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按難經二十八難云：陽維起于諸陽之會。（按陽維所發，別于金門，以陽交爲郄，與手足太陽及蹻脉會于臑俞，與手少陽會于天窌，及會肩井，與足少陽會于陽白，上本神、臨泣、正營、腦空，下至風池，與督脉會于風府、瘂門，此陽維之起于諸陽也）然起于金門，則足太陽者，乃其脉氣之所發也。故其令人腰痛之上，如怫然而腫，刺之者，亦以其脉與太陽相合，取腨下間去地一尺所

刺之，則承山穴是也。（一名魚腹，一名肉柱，一名傷山，在兌腨腸下分肉間陷中，一云股胜下分肉間，鍼七分，得氣即瀉，速出鍼，灸不及鍼）

衡絡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仰，仰則恐仆，得之舉重傷腰，衡絡絶，惡血歸之，刺之在郄陽筋之間，上郄數寸衡居，爲二痏出血。（衡作横，禮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

此言衡絡之脉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衡者，横也。太陽之外，絡自腰中，横入髀外後廉而下，合於膕中。今舉重傷腰，則横絡之脉阻絶，惡血乃歸，故腰痛不可以俛仰，仰則恐仆也。刺之者，在郄中外筋之間，上郄數寸横居之穴，曰委陽、殷門者，爲二痏出血。（委陽承扶下一寸六分，鍼七分，留五呼，灸三壯；殷門承扶下六寸，鍼七分。其六寸與六寸六分不甚相遠，故總曰數寸）

會陰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汗乾令人欲飲，飲已欲走，刺直陽之脉上三痏，在蹻上郄下五寸横居，視其盛者出血。

此言會陰之脉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會陰者，本任脉經之穴名，督脉由會陰而行于背，則會陰之脉自腰下會于後陰。其脉受邪，亦能使人腰痛也。（王註以爲足太陽之中經，其脉循腰下會于後陰，故曰會陰之脉）其所痛之上漯漯然汗出，汗液既出，則腎燥陰虛，故汗乾即欲飲水以救腎。水既入腹已，陰氣復至，故欲走。刺之者，當刺直陽之脉上三痏。

直陽之脉者，以足太陽之脉俠脊下行，貫臀，下至膕中，下循腨，過外踝之後，直而行者，故曰直陽之脉也。蹻爲陽蹻，即申脉穴。郄爲委中。今穴在蹻之上，郄之下，約有五寸，則承筋穴是也，正與上下相半。若横居然，視其血絡之盛者出血可也。（承筋一名腨腸，一名直腸，腨腸中央陷中，脛後從脚跟上七寸，灸三壯，禁鍼）

飛陽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怫怫然，甚則悲以恐，刺飛陽之脉在内踝上五寸，少陰之前，與陰維之會。

此言飛陽之脉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飛陽本足太陽經穴名也。此穴爲足太陽之絡，別走少陰，其令

人腰痛之上怫怫然言其腫如有怒而然也惟其别走少陰少陰之脉從腎上貫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别者從肺出絡心注胷中故甚則悲以恐也恐者生于腎悲者生于心刺之者亦惟刺内踝上五寸之築賓穴係足少陰腎經也在少陰之前與陰維爲合正所以治飛陽之腰痛耳（内踝上五寸腨分中陰維之郄鍼四分留五呼灸五壯）昌陽之脉令人腰痛痛引膺目䀮䀮然甚則反折舌卷不能言刺内筋爲二痏在内踝上大筋前太陰後上踝二寸所

此言昌陽之脉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昌陽係

素問　五卷　十七本

足少陰腎經穴名又名復溜（又名伏白）足少陰之脉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胷中故昌陽之脉令人腰痛其痛引膺以膺即胷之旁也又陰蹻爲足少陰之别循股入胷裏入缺盆出人迎入頄内廉屬目内眥合於太陽故目䀮䀮然不明也甚則反折腰不能伸也舌卷不能言以脉循喉嚨也刺之者亦惟以復溜在内筋中爲二痏其穴在内踝上大筋之前太陰經之後踝上二寸所則其正穴也（復溜在足内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腎虚補之）

散脉令人腰痛而熱熱甚生煩腰下如有横脉居其中甚則遺溲刺散脉在膝前骨肉分間絡外廉束脉爲三痏

此言散脉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散脉者王註以爲足太陰之别也散行而上故名其脉循股内入腹中與少陰少陽結于腰髁骨空中故痛則腰下如有横木居其中甚乃遺溲也刺之者亦惟在膝前内側骨肉分間乃輔骨之下下廉腨肉之兩間也絡外廉者太陰之絡色青而見者也輔骨之下後有大筋結束膝胻之骨令其連屬取此筋骨繫束之處脉以去其病是曰地機三刺而已故曰束脉爲之三痏也（膝下五寸膝内側輔骨下陷中伸足取之足太陰郄别走上一寸有空鍼五分灸三壯愚按此節散脉有疑何王註便以爲足太陰之地機遍考他

素問　五卷　三七

處又無散脉之説但按地機穴亦治腰痛不可俛仰故且從王註耳高明者正之）

肉里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欬欬則筋縮急刺肉里之脉爲二痏在太陽之外少陽絶骨之後

此言肉里之脉有腰痛之狀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陽膽經有陽輔穴又名分肉故王氏以肉里爲分肉肉里之脉令人腰痛痛則不可以欬欬則筋縮急蓋足少陽主筋故也刺之者亦惟取分肉之脉爲二痏其穴在足太陽膀胱經之外本經絶骨穴之後去足外踝四寸乃其正穴也（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絶骨端三分去丘墟七寸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按以肉里爲分肉亦可疑但筋縮急乃膽經所主試觀陽陵泉爲筋會則在膽經爲有理況考分肉穴治腰溶溶若坐水中

痛俠脊而痛。至頭几几然。目䀮䀮欲僵仆。刺足太陽郄中出血。

此言腰痛之證。有關於足太陽者。當卽其本經而刺之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脉。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故腰痛之疾。有俠脊而痛者。至頭几几然。成無己釋傷寒論。以爲伸頸之貌也。目䀮䀮然者。以其起于內眥睛明穴。故目中似有不明也。氣并於上。故病在上。刺之者。亦從取下之郄中穴。卽委中也。刺之出血。則氣降而疾愈矣。（膕中央約紋中動脉陷中。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

腰痛上寒。刺足太陽陽明。上熱。刺足厥陰。不可以俛仰。刺足少陽。中熱而喘。刺足少陰。刺郄中出血。

此言腰痛而可顧者。有此四證。當分經以治之也。卽下節觀之。則此節乃腰痛而可顧者也。故言腰痛而可顧者。其腰痛之上寒。則刺足太陽膀胱經足陽明胃經之穴。而使之熱焉可也。其所痛之上熱。則刺足厥陰肝經之穴。而使之寒焉可也。其痛不可以俛仰。則刺足少陽膽經之穴可也。其痛時中熱而喘。則刺足少陰腎經之穴。與足太陽膀胱經之郄中出血可也。（據下節。王氏以刺足少陰爲湧泉大鍾二穴。郄中分寸見前。）

腰痛上寒。不可顧。刺足陽明。上熱。刺足太陰。中熱而喘。刺足少陰。

此言腰痛不可顧者。有此三證。亦當分經以治之也。又言腰痛不可顧者。其腰痛之上寒。則刺足陽明胃經之穴。（王氏以爲陰市上之膝上三寸伏兎下陷中。拜而取之。鍼三分。禁灸。）其所痛之上熱。則刺足太陰脾經之穴。（王氏以爲地機主之。地機見前。）其痛時中熱而喘。則刺足少陰腎經之穴。（王氏以爲湧泉大鍾主之。湧泉足心陷中。屈足指踡宛宛中取之。鍼三分。留三呼。無令出血。灸三壯。大鍾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鍼二分。留七呼。灸三壯。）

大便難。刺足少陰。

此言腰痛而大便難者。當刺足少陰腎經之穴也。（王氏以爲湧泉主之。見前。）

少腹滿。刺足厥陰。

此言腰痛而少腹滿者。當刺足厥陰肝經之穴也。（王氏以爲太衝主之。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

如折。不可以俛仰。不可舉。刺足太陽。

此言腰痛而有此三證者。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穴也。（如折。王氏以爲束骨主之。不可以俛仰。京骨崑崙悉主之。不可舉。申脉僕參悉主之。但係膀胱經穴。）

引脊內廉。刺足少陰。

此言腰痛引脊內廉者。當刺足少陰腎經之穴也。（王氏以爲復溜主之。見前。）

腰痛引少腹控𦝫不可以仰刺腰尻交者兩髁胂上以月生死爲痏數發鍼立已左取右右取左（𦝫音杪本節俱見繆刺論仰字下有息字胂音申）

此言腰痛而內引少腹控其𦝫處不可以仰者當有刺之之法也控按也𦝫季脇之下空軟處也腰尻交者足太陰厥陰少陽三脉左右交結於中故曰腰尻交也兩髁胂卽腰骨兩旁起骨也胂兩髁骨下隴起肉也按此節偹見繆刺論彼云邪客于足太陰之絡令人腰痛則知此係脾經腰痛也足太陰之絡從髀合陽明上貫尻骨與厥陰少陽結於下髎而循尻骨入腹上絡嗌貫舌中故腰痛則引小腹而皆痛按其𦝫則絡脉拘急不可以仰伸而喘息也刺之者亦惟在腰尻之交兩髁胂之上卽八髎中之第四髎下髎穴也以月死生爲痏數者繆刺論云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蓋望日已前爲月生漸次加多望日以後爲月死漸次加少左痛則取右右痛則取左正所謂繆刺也

風論篇第四十二（內論五藏六府之風故名後世論風皆祖此篇然以中風蕩風及癘風偏枯各立一門致使後人視中風爲重傷風爲輕不知此篇曰中曰傷無以異也）

黃帝問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或爲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或內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願聞其說（癘音賴）

此帝悉舉風病名色爲問而欲解其義也

岐伯對曰風氣藏於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泄風者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悶其寒也則衰食飲其熱也則消肌肉故使人怢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數音朔衰去聲）

此卽風證之有寒熱自皮膚而入者也洒然寒貌悶不爽貌怢慄振寒貌言風氣藏于皮膚之間內不得通之而入外不得泄之而出是風者其善于行動而數能變化者也方其腠理開時則風得客之者洒然而寒及其閉也則寒極爲熱者蒸然而悶其寒則寒氣入胃飲食衰少熱則熱氣內藏肌肉漸消寒熱交作使人怢慄而不能食此所以名之爲寒熱也

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內眥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則爲熱中而目黃人瘦則外泄而寒則爲寒中而泣出（眥音恣）

此言風證有熱中寒中二證皆自陽明而入者也陽明者卽足陽明胃經脉也胃脉起于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唇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循

第[illegible]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版反內

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故風氣與陽明經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內眥也。其人肥者則腠理密。故風氣不得外泄。所以風氣內熱。則爲熱中而目黃。其人瘦者則腠理開踈。風氣仍復外泄而寒。所以內無風氣則內無所蒸。乃爲寒中而泣出。夫熱中寒中。以人有肥瘦不同。而目有爲黃爲泣之可驗者如此。

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脉俞。散于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䐜而有瘍。衛氣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

此言風證之肉有不仁。自太陽而入者也。十二經以足太陽爲巨陽。凡五藏六府之俞穴皆在于背。而屬之于太陽經也。風氣與太陽俱入。必自風門而感者。行諸脉俞。散于分肉之間。彼衛氣天明目開。則出自睛明穴。亦行諸脉俞而散之分肉之間。今風氣欲入而衛氣欲出。彼此相犯。其所行之道路不利。故風寒凝滯于肌肉。而肌肉憤䐜。瘡瘍潰爛。衛氣亦有所凝而不能行。故其肉有不仁。雖冷熱痛痒而皆不知也。蓋果核中有仁。惟肉無所知。則若有不能如仁有生意矣。遂以不仁名之也。夫帝無此問。而伯對之。蓋因帝缺此不問耳。

癘者。有營氣熱胕。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癘風。或名曰寒熱。（癘音賴　淅當作癘長剌節論篇云病大風骨節重鬚眉墮名曰大風剌肌肉爲故汗出百日剌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鬚眉生而止鍼此與此節相同故錄之骨空論首二節言風乃初時所感大風而此則已成爲癘矣）

此言風證之有癘者。自營氣受傷而然也。營氣者。陰氣也。營氣行于經脉之中。今風氣感之。則營氣熱胕。其氣不清。唯鼻爲呼吸之所。外焉五氣入于鼻內。焉腐氣出于鼻。致使鼻柱變壞。面色敗惡。皮膚成瘡瘍而潰爛。其風寒客于脉。而終不能去。名曰癘風。然亦有時而發寒熱。故或者亦以寒熱名之也。

以春甲乙傷于風者爲肝風。以夏丙丁傷于風者爲心風。以季夏戊己傷于邪者爲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爲肺風。以冬壬癸中于邪者爲腎風。（按此節曰傷曰中互言則傷中二字無別後世名中風門爲中風名傷風門爲傷風提中風爲重傷風爲輕朱丹谿有曰中曰傷之辯贅矣）

此以五藏之風告之也。肝主于春。心主于夏。脾主于季夏。肺主于秋。腎主于冬。然五藏之正氣虛。則邪氣反勝者感之。故春之甲乙日。肝傷于風而爲肝風。夏之丙丁日。心傷于風而爲心風。季夏之戊己日。脾傷于風而爲脾風。秋之庚辛日。肺傷于風而爲肺風。冬之壬癸日。腎傷于風而爲腎風。此五藏之風所由成也。帝雖未及問。而伯告之者如此。

一第[illegible]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　扳正內

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亦爲藏府之風各入其門戸所中則爲偏風

此言風證之有偏風者自風氣各入藏府而然也風中五藏六府之俞穴各入其門戸則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偏于一所是之爲偏風也此正所以答首節偏枯之問耳

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爲腦風風入係頭則爲目風眼寒飲酒中風則爲漏風入房汗出中風則爲内風新沐中風則爲首風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外在腠理則爲泄風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也無常方然致有風氣也

此言風之所感有不同故病之所成者有爲腦風爲目風爲漏風爲内風爲首風爲腸風爲泄風也風府者督脉經穴也（在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内）風氣循風府而上乃腦戸穴也（亦督脉經穴）故風入腦而爲腦風目在于前而其系則在于頭之腦風入繫頭則傳入于目而爲目風其眼當畏寒也飲酒中風則風[illegible]得入而在腠理每遇飲酒則汗出是之謂漏風也入房汗出而中風則内耗其精外開腠理因内而風襲之是之謂内風也沐首中風則首爲風痛而遇風則發是之謂首風也風久入于其中則爲腸風其食有時不化而出也風初感時外在腠理内熱閉則不得入内汗則常泄是之謂泄風也故風者本爲百病之長至其變化則不止于風而變爲他病如方向之無定所也此皆爲風氣所致養生者其慎之

帝曰五藏風之形狀不同者何願聞其診及其病能岐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皏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眉上其色白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絶善怒嚇赤色病甚則言不可快診在口其色赤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嗌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惰四支不欲動色薄微黄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黄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痝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隱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能耐同[illegible]音駢）

（[illegible]差瘥同嗌音益[illegible]惰同炲音台）

此舉五藏之風狀而詳告之也凡内多風氣則熱有餘熱則腠理開故多汗風薄于内故惡風故五藏之感風無不多汗而惡風也肺風之狀多汗惡風惟肺藏感風則色皏然而白以肺爲金之色也在變動爲欬主藏氣風内迫之故時作欬嗽其氣短少也晝則衛氣在表故風病在表者覺瘥夜則衛氣行陰故風病在内者覺甚眉上乃闕庭之部所以外司肺候（靈樞五色篇以闕中者肺也）其色白者肺風之色也心風之狀多汗惡風心受邪正

任中。故上中下三焦之氣所絡，頰難而似有所絕。且心不受邪，今則神亂火盛，善怒嚇人，其色當赤也。及其病甚，則心脈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喉而主舌，故言亦不快也。乃脣之色赤，以赤爲心之色也。　肝風之狀，多汗惡風。肝病則心藏無養，心氣虛，故善悲。肝合木，木色蒼，故色微蒼也。肝脈循股陰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鬲，布脇肋，循喉嚨之後，入頏顙，上出額，與督脈會于巔。其支別者，從目系下頰裏，環唇內，故嗌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當青也。時憎女子者，以女子之性易與之忤，而彼正值肝病，其憎益甚也。

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脾主肉，故身體怠惰。脾主四支，故四支不欲動。色薄微黃，以脾主土，土黃色也。不嗜食，以脾氣虛也。鼻居中，土主中央，故診在鼻上，其色當黃也。

腎風之狀，多汗惡風。腎者陰也，目下亦陰也，故腎受風則面痝然而浮腫。腎脈起于足下，上循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故脊痛不能正立也。面色如炲之黑者，腎之色黑也。腎藏精，外應交接，今藏被風薄，精氣內微，故隱蔽委曲之事，不利于所爲也。肌肉之上大約色黑，皆腎氣受邪，而色斯外見也。

胃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䐜脹，食寒則泄，診形瘦而腹大。

此以胃風之狀告之也。首節帝問五藏六府之風，故此節以胃風爲對。然止言胃風而未及他府者，意胃爲六府之長也。第四節中有腸風，亦六府中有二矣。胃脈支別者，從頤後下廉，過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俠臍，入氣街中。其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故頸多汗，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也。然失衣則外寒而中熱，故腹䐜脹。食寒則寒物薄胃，而陽不內消，故泄利。胃合脾而主肉，胃氣不足則肉不長，故瘦也。胃中風氣畜聚，故腹大也。

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當先風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以出內，至其風日則病少愈。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泄風之狀，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乾，上漬其風，不能勞事，身體盡痛則寒。帝曰：善。

此申言[illegible]八證，首風、漏風、泄風之狀也。新沐中風，固爲首風。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蓋頭爲諸陽之會，風客之，則皮腠疏，故頭面多汗也。人之陽氣外合于風，故先當風一日，則頭痛甚，不可以出戶內，然病以先風而甚。

則痛亦先風而甚，乞其當風之日則病已少愈矣。飲酒中風，因爲痛風，漏風之狀，或多汗惡風，脾胃風熱，雖單衣亦欲加之，腠理開疏，故食則汗出，甚則風薄于肺，故身汗喘息，汗多故衣常濡，口常乾又善渴，形勞則喘息，故不能勞事也。（後病能論黃帝曰有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爲後飯）外在腠理，則爲泄風。泄風之狀，多汗，汗出則泄在衣上，汗多故口中乾，皮上漬，形勞則汗出，故不能勞事。風在身體故盡痛，汗多則亡陽，故寒也。

痺論篇第四十三（後世醫書止有痛風一門並無痺門蓋不考內經痺爲何病致使痺證不明于後世惜哉此篇當與靈樞周痺篇參看）

黃帝問曰：痺之安生？岐伯對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也。其風氣勝者爲行痺，寒氣勝者爲痛痺，濕氣勝者爲著痺也。（痺必重着著着同）

此言三氣成痺，而痺之證有不同也。痺者閉也，有病則有日降日深之義，又有不得自如之義，故名曰痺。即下文行痛著諸證也。帝以痛行何生爲問，伯言風寒濕之三邪氣錯雜而至，則合以下皆而痺生，（合本節意）合之于經而痺分，（合下節意）故曰合而爲痺也。其風氣勝者，則風以陽經而受之，故當爲行痺之證，如蟲行于頭面四體也。其寒氣勝者，則寒以陰經受之，故當爲痛痺之證，寒氣傷血而傷處作痛也。其濕氣勝者，則濕以皮肉筋脉而受之，故當爲著痺之證，當沉著不去而舉之不痛也。

帝曰：其有五者何也？岐伯曰：以冬遇此者爲骨痺，以春遇此者爲筋痺，以夏遇此者爲脉痺，以至陰遇此者爲肌痺，以秋遇此者爲皮痺。

此言五痺之證，因五時而成者也。帝問風寒濕三氣異勝，則三痺生，其有五痺者，則止有三氣，將以何氣之勝而名之爲五痺耶？伯言五痺之生，不外于風寒濕之三氣也，特以時有五者，而遇此三氣則異病耳，非復有五

氣以入五藏也。故冬遇此三者，則爲骨痺，蓋腎主冬，亦主骨，腎氣衰則三氣入骨，故名之曰骨痺。肝主春，亦主筋，肝氣衰則三氣入筋，故名之曰筋痺。心主夏，亦主脉，心氣衰則三氣入脉，故名之曰脉痺。脾主至陰，至陰者六月也，亦主肌肉，脾氣衰則三氣入肌，故名之曰肌痺。肺主秋，亦主皮，肺氣衰則三氣入皮，故名之曰皮痺。然猶在皮脉肌筋骨而未入于藏府，但痺有在藏在府者，故帝復于下文而再問之。

帝曰：内舍五藏六府，何氣使然？岐伯曰：五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故骨痺不已，復感于邪，内舍于

脈。筋痺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肝。脈痺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心。肌痺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脾。皮痺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肺。所謂痺者，各以其時重感于風寒濕之氣也。（舍俱去声重平声）

此言痺之入五藏者，以五痺不去，三氣重感而入之于五藏也。帝問五痺在體，五藏在內，亦有內舍于五藏者，何氣使之然也。舍者，藏也。伯言五藏皆有合，即如腎之合在骨，肝之合在筋，心之合在脈，脾之合在肌，肺之合在皮。五痺病久而不去，則內舍于其合矣。故骨痺不已，而又重感于三氣，則內舍于腎。筋痺不已，而又重感于三氣，則內舍于肝。脈痺不已，而又重感于三氣，則內舍于心。肌痺不已，而又重感于三氣，則內舍于脾。皮痺不已，而又重感于三氣，則內舍于肺。所謂五藏之痺者，各以其所主之時，重感于風寒濕之三氣，故使之入于五藏也。

凡痺之客五藏者，肺痺者，煩滿喘而嘔。心痺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嗌乾善噫，厥氣上則恐。肝痺者，夜臥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為引如懷。腎痺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脾痺者，四支解墮，發咳嘔汁，上為大塞。（故字為句尻苦刀切解懈同墮惰同塞去声）

此承上文而遂言五藏之痺，各有其證也。夫以五痺重感乎三氣，固五藏各成其痺矣。試以肺痺言之，彼肺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又上息，故其為痺也，煩滿喘息而嘔。　又以心痺言之，彼心合脈，今受邪，則脈不通，邪氣內擾，故為煩。手少陰心脈，起于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別者，從心系上夾咽喉。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于胸中，出屬心包，下膈。故煩則心下鼓，戰暴時上氣而為喘。又嗌喉乾燥也。心主為噫，以其鼓滿，故噫之以出氣也。（宣明五氣篇云心主噫）逆氣上乘于心，神氣不足，若懼凌弱，故為恐也。（宣明五氣篇云精氣并于腎則恐今心氣不足為水所凌耳）　又以肝痺言之，肝主驚駭，故夜臥多驚。肝脈循股陰，入毛中，環陰器，抵少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故多飲水，數小便，上引少腹而痛，如懷妊之狀也。　又以腎痺言之，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則胃氣不轉，故善脹。尻，腰尻骨也。踵，足跟也。腎脈起于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於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氣不行而受邪，故踵本在足，而尻則伏地而不伸，其尻反以代踵也。脊本在中，而頭

則俯伏而不上其脊反以代頭也。　又以脾痺言之土主四季外主四支故四支懈惰又以其脉起于足循腨胻上膝股然脾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故發欬嗽嘔出清汁也脾氣養肺胃復逆咽故上爲大塞也

腸痺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于小便上爲清涕（數音朔）

此言腸痺胞痺六府痺中之二亦各有其證也夫五藏各有其痺而六府亦有其痺也試以腸痺言之大腸之脉入缺盆絡肺下鬲屬大腸小腸之脉又入缺盆絡心循咽下鬲抵胃屬小腸今小腸有邪則脉不下鬲胃氣

畜熱小腸燥滞故數飲水而不得下出也所小腸與胃邪氣奔喘故中氣喘爭也有時小腸邪盛然後從下而降則大腸火迫飧即泄出此乃腸痺之證也　又以胞痺言之膀胱在少腹之內胞在膀胱之內胞受風寒濕氣而爲痺則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于小便也膀胱之脉上額交巔上入絡腦故邪氣上蒸于腦而爲清涕也此乃胞痺之證也言胞痺者大約是膀胱爲病耳

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王註分藏府看者有次但不知陰氣爲精氣耳）

此言藏府所以成痺者以其內傷爲本而後外邪得以乘之也陰氣者營氣也陰氣精專隨宗氣以行於經脉之中惟其靜則五藏之神自藏而不消亡若躁則五藏之神消亡而不能藏矣所以有五痺者必重感于邪而成五藏之痺也至于六府之所以成痺者何哉飲食固所以養人而倍用適所以害人故飲食自倍腸胃乃傷也腸胃既傷則邪得以乘俞入之而爲痺矣（按生氣通天論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論衛氣也此節云云論營氣也此乃論營衛至精至妙之義王註不言者未之知耳）

淫氣喘息痺聚在肺淫氣憂思痺聚在心淫氣遺溺痺聚在腎淫氣乏竭痺聚在肝淫氣肌絕痺聚在脾諸痺不已

亦益內也其風氣勝者其人易已也

此言因諸證而可驗五藏之痺其間有難愈易愈之分焉夫五藏之痺其證備見於前矣（見第四節）然又有他證可驗而知其痺之在五藏者雖于夫也是故邪氣浸淫喘息靡寧正以肺主氣惟痺聚在肺故喘息若是邪氣浸淫憂思不已正以心主思惟痺聚在心故憂思若是邪氣浸淫膀胱遺溺正以腎與膀胱爲表裏惟痺聚在腎故遺溺若是邪氣浸淫陰血乏竭正以肝主血惟痺聚在肝故乏竭若是邪氣浸淫肌氣阻絕正以脾主肌惟痺聚在脾故肌絕若是凡此諸痺不已亦以日深一日

而不能愈也（或以病從內作入房浴亦通）故風寒濕三氣皆能為痺惟風氣勝者。則散之寒濕二氣。其病易已。蓋風勝為行痺。而寒濕則為著痺痛痺。其勢以難愈耳

帝曰。痺其時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其入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其留皮膚間者易已

此言痺有死生病久之異。皆各有其由也。痺有死者。正以邪氣入于內藏。故藏氣已絕。所以死也。有疼久者。正以邪氣留連筋骨之間。外不出而內不得入。所以疾久未愈也。有易已者。正以邪氣留于皮膚之間。淺而易散所以易已也

帝曰。其客於六府者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食飲居處。為其病本也。六府亦各有俞。風寒濕氣中其俞。而食飲應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

此言六府之成痺者。先以內傷為之本。而後外邪得以乘之也。第三節帝問內舍五藏六府。因合藏府而并問之矣。第四節雖主腸痺胞痺。而六府之痺不盡于此。故此節帝以六府之痺為問。伯言六府成痺。亦以其飲食失節居處失宜為之病根也。上文所謂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者。正以此耳。蓋內無所傷。則外邪無自而乘之也

故六府之分肉。皆各有俞穴。風寒濕之三氣。外中其俞而內之飲食失節應之。則邪氣循俞而入。各舍于六府之中。此痺之所以成也。按三百六十五穴。皆可以言俞今曰俞者。凡六府之穴。皆可以入邪。而王註止以足太陽經在背之六俞穴為解。則文理之不然者也。若止以井滎俞原經合之俞穴解之。猶未盡通。況背中之六俞乎

帝曰。以鍼治之奈何。岐伯曰。五藏有俞。六府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發。各隨其過。則病瘳也

此言治痺者。五藏取其俞。六府取其合。各分刺之。而病愈也。帝以可以鍼治為問。伯言五藏有俞穴。肝之俞曰太衝。心之俞曰大陵。脾之俞曰太白。肺之俞曰太淵。腎之俞曰太谿。六府有合穴。胃之合曰三里。膽之合曰陽陵泉。大腸之合曰曲池。小腸之合曰小海。三焦之合曰委陽。膀胱之合曰委中。循藏府經脉所行之分。各有所發病之經。乃隨其病之所在而刺之。則或俞或合。其病無有不瘳也

帝曰。營衛之氣。亦令人痺乎。岐伯曰。營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于五藏。灑陳于六府。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貫五藏。絡六府也。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利。不能

入于脉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于肓膜，散于胸腹。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不與風寒濕氣合，故不為痺。

此言營衛二氣不與風寒濕三氣相合，故不為痺也。營者，陰氣也，由水穀入胃，而成此精微之氣，故謂之水穀之精氣也。按靈樞營衛生會等篇，有宗氣積于上焦，營氣出于中焦，衛氣出于下焦。蓋言宗氣者，大氣也。大氣積于胸中，其中焦之氣，陽中有陰者，隨上焦之氣以降于下焦，而生此陰氣，故謂之清者為營，又謂之營氣，出于中焦者是也。然陰性精專，必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靈樞營衛生會篇云：精專者行于經隧。衛氣篇云：精氣之行于經者為營氣。又營衛生會篇云：故獨得行于經隧。又曰：營在脉中。）由手太陰肺，行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足太陰脾，手少陰心，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足少陰腎，手厥陰心包絡，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足厥陰肝，行于晝二十五度，行于夜二十五度，共五十度，周于身，始于手太陰而復會于手太陰，所謂太陰主內者此也。故此篇曰：和調于五藏，言其行于手足六陰經也。灑陳于六府，言其行于手足六陽經也。乃能入于脉者，言其隨宗氣以行於經脉之中也。又總之曰：故循脉上下，貫五藏，絡六府也。衛氣者，陽氣也，亦由水穀入胃，而成此精微之氣，故謂之水穀之悍氣也。其下焦之氣，陰中有陽者，

隨中焦之氣以升于上焦，而生此陽氣，故謂之濁者為衛，又謂之衛氣，出于下焦者是也。（調經論云：陽受氣于上焦。）然陽氣慓悍，不隨宗氣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靈樞衛氣篇云：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邪客篇云：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本藏篇云：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又營衛生會篇云：衛在脉外。）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由足太陽行手太陽，足少陽，手少陽，足陽明，手陽明，晝行陽經二十五度。日入則行足少陰，手少陰，手太陰，足厥陰，足太陰，夜行于陰二十五度，亦一晝一夜，而共為五十度，周于身。所謂太陽主外者此也。故曰：其氣慓悍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于肓膜，散于胸腹也。夫營衛之所行者如此，必逆營衛之氣則病，而順營衛之氣則愈，則此營衛者，乃氣也，非筋骨肌皮脉肉五藏六府之有形者也。不與風寒濕三氣相合者也，故營衛在人，不為痺也。

帝曰：善。痺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熱，或燥，或濕，其故何也？岐伯曰：痛者，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濇，經絡時踈，故不通，皮膚不營，故為不仁。其寒者，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故寒也。其熱者，陽氣多，陰氣少，病氣勝，陽遭陰，故為痺熱。其多汗而濡者，此

其逢濕甚也。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汗出而濡也。（不消作不漏）

此言痺證有痛、有不痛、有不仁、有寒、有熱、有燥、有濕者，皆各有其故也。言痺之所以痛者，以其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故曰其寒氣勝者爲痛痺也。痺之所以不痛者，以病久則邪氣日深，營衛之行濇，經絡之脉有時而踈，故亦不爲痛也。痺之所以不仁者，以其皮膚之中少氣血以爲之營運，故皮頑不動而爲不仁也。痺之所以體寒者，以衛氣少，營氣多，惟營氣多，則與病氣相益，故寒冷也。痺之所以體熱者，以衛氣多，營氣少，故邪氣勝則風氣爲陽，陽與營氣相遭，而陰氣不能勝之，故爲痺熱也。痺之所以濕者，以其遇濕甚也。衛氣少，營氣盛，兩陰相感，故汗出而濕也。痺之所以燥者，雖未之言，而即濕者以反觀之，則衛氣多，營氣少，遇熱太甚，兩陽相感，則可以知其爲燥矣。

帝曰：夫痺之爲病，不痛何也？岐伯曰：痺在于骨則重，在于脉則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則屈不伸，在于肉則不仁，在于皮則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也。凡痺之類，逢寒則蟲，逢熱則縱。帝曰：善。（蟲甲乙經作急王氏以爲如蟲行者非甚風證爲行痺則說寒也）

此言痺在五者不爲痛，除寒氣勝者而言之也。帝意痺之爲病，皆當痛也，而今曰以寒氣勝者爲痛痺，其風濕所感者不爲痛，何也？伯言風濕所感者雖不爲痛，亦不盡能脫然無累也。在于骨則重，在于脉則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則不伸，在于肉則不仁，在于皮則體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耳。且凡痺病之類，逢天寒則其體急，諸證皆當急也；逢天熱則其體縱，諸證皆當緩也。此其大畧也。

痿論篇第四十四（內詳五藏之痿必始於肺其本藏自有所合其成痿各有其由其驗之有色有證其治之有法有穴故名篇）

黃帝問曰：五藏使人痿，何也？岐伯對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故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痿躄也。心氣熱，則下脉厥而上，上則下脉虛，虛則生脉痿，樞折挈，脛縱而不任地也。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乾，筋膜乾則筋急而攣，發爲筋痿。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爲肉痿。腎氣熱，則腰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發爲骨痿。（躄必亦矣）

此言五藏各有所合，故五藏熱則其所合者有皮毛焦而爲痿躄，有脉痿，有筋痿，有肉痿，有骨痿也。正以五藏皆有合，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然五藏之痿皆始于肺。

而後四藏之痿所由成試以肺痿言之肺痿者皮毛痿也正以肺氣熱則肺本屬金而火來乘之肺葉皆焦凡皮毛皆虛弱急薄矣着而不去則肺爲母腎爲子腎受熱氣足攣而不得伸致成痿躄之證矣　又以心痿言之心痿者脉痿也正以心氣熱則火獨炎上凡在下之脉皆厥逆而上上則下脉虛上下脉虛則生脉痿脉痿者膝腕爲樞如折腕而不相提挈足脛縱緩而不能任地也　又以肝痿言之肝痿者筋痿也正以肝氣熱則膽在肝之短葉間者其汁泄而口苦筋膜爲火蒸而乾燥筋膜乾燥則拘急而攣發之爲筋痿也　又以脾痿言之脾痿者肉痿也正以脾氣熱則脾與胃以膜相連故胃乾而渴脾主肌肉今熱薄于肉肌肉不仁不仁者不知痛痒故發之爲肉痿也　又以腎痿言之腎痿者骨痿也正以腎氣熱則腰爲腎府故腰脊不舉腎主骨則骨枯而髓減發之爲骨痿也大凡曰痿者皆有痿躄之義而唯肺痿名曰痿躄其餘脉筋肉骨皆成此痿亦不免于痿躄則知痿躄爲病之同肺氣爲病之本矣下文首段乃詳言之

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肺者藏之長也爲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故曰五藏因肺熱葉焦發爲痿躄此之謂也悲哀太甚則胞絡絶胞絡絶則陽氣内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故本病曰大經空虛發爲肌痺傳爲脉痿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故下經曰筋痿者生于肝使内也有漸于濕以水爲事若有所留居處相濕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爲肉痿故下經曰肉痿者得之濕地也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渴則陽氣内伐内伐則熱舍于腎腎者水藏也今水不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爲骨痿故下經曰骨痿者生于大熱也（長上聲按此胞絡者乃胞絡宮之胞字正婦人受胎之所彼手厥陰心包絡之包字不從肉王注以胞爲包者非漸音尖詩云漸車帷裳）

此承上文而言肺痿爲諸痿之由又詳諸痿之所以成也上文所重在合故揭皮脉肉筋骨爲五藏之痿此節所重在諸痿之由故較上節爲更詳也言肺痿之所以得者以肺爲五藏之長爲心之蓋也其病始于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鬱火炎極發爲肺鳴金得火而有聲也時則肺熱葉焦發爲痿躄然五藏之痿皆成痿躄實由于肺熱葉焦而始古語有之特以皮毛之痿爲肺經本藏之痿耳　脉痿之所以得者奇病論云胞脉者繫於腎評熱論云胞脉者屬心而絡于胞中蓋婦人有胞絡宮乃受胎之所惟胞絡繫于腎而屬于心故悲哀太甚則

心系必急、胞之絡脈阻絶、衝氣不得外出、而動于其內。所以心主血脈者、從下崩潰、數溲其血、故本病篇云。血脫過多、大經空虛、發爲肌痺、傳爲脉痿者此也。　筋痿之所以得者、肝主身之筋膜、思想既已無窮、所願又不得遂。其意又淫于外、或至入房太甚、宗筋弛縱（宗筋見下文）發爲筋痿。及爲白淫（在男子爲精滑、在女子爲白帶）故下經曰。筋痿者生於肝使內也。蓋肝主筋、其使內之際。腎主閉藏、肝主疏泄、二藏相須爲用。故筋弛而成筋痿者如此。　肉痿之所以得者。此人有漸于濕、業惟事水。濕有所留、其居處又濕、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爲肉痿。彼下經言肉痿得之濕地者此也。（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　骨痿之所以得者、有所遠行勞倦、時逢大熱而發之爲渴、渴則衛氣內伐其陰氣、陰氣被伐、熱舍于腎。腎爲水藏、不勝其火、則骨枯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爲骨痿。彼下經言骨痿生于大熱者此也。

帝曰。何以別之。岐伯曰。肺熱者色白而毛敗、心熱者色赤而絡脉溢。肝熱者色蒼而爪枯、脾熱者色黄而肉蠕動、腎熱者色黑而齒槁。（蠕，如兖切，音軟）

此言別五藏之痿、當驗五色五合之證也。

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岐伯曰。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閏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衝脉者、經脉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于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于氣街、而陽明爲之長、皆屬于帶脉、而絡于督脉。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閏潤同）

此言治痿獨取陽明者、以陽明虛則宗筋不能引帶脉而爲痿也。帝意五藏之痿、似當分經以治之。然論言治痿獨取足陽明胃經者何也。伯言宗筋在人、乃足之強弱所係也。但陽明實則宗筋潤、陽明虛則宗筋縱、所以獨有取于陽明也。蓋陽明爲五藏六府之海、主潤宗筋。

宗筋者。謂陰毛中橫骨上下之竪筋也。主束骨而利機關者、以腰爲一身之大關節、屈伸所司、故曰機關。則宗筋所係之重如此。（世稱宗筋即爲前陰、按厥論有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則宗筋不可以前陰謂）彼衝脉乃奇經之一。爲經脉之海、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于宗筋（肉之大會曰谷、肉之小會曰谿）。陽經陰經總與宗筋而相會。會于陽明經之氣衝穴。所以陽明爲之長也。帶脉亦奇經之一。起于季脇、回身一周。此宗筋者。與帶脉而相屬、與督脉而爲絡。正以奇經八脉。任衝督三脉皆起于會陰之分、而帶脉亦相連屬也。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弛、而不能牽引帶脉。故足痿而不能舉。然則足痿而不

能舉者由于陽明之虛則合痿獨取陽明者宜也

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各補其滎而通其俞調其虛實和其逆順筋脉骨肉各以其時受月則病已矣帝曰善

此言治痿之有法也蓋筋脉骨肉各以其時而有受病之月如肝受病于春爲筋痿心受病于夏爲脉痿脾受病于至陰爲肉痿肺受病于秋爲皮痿腎受病于冬爲骨痿今曰獨取陽明又必兼取所受病之經假如治筋痿者合胃與肝而治之補陽明之滎穴內庭肝之滎穴行間胃之俞穴陷谷肝之俞穴太衝調其虛實虛則補之實則寫之和其逆順補則逆取寫則順取則病已矣他如心之滎穴少府俞穴神門脾之滎穴大都俞穴太白肺之滎穴魚際俞穴太淵腎之滎穴然谷俞穴太谿是皆與胃而兼取者也

厥論篇第四十五（詳論寒厥熱厥之分及手足十二經之各有其厥故名篇）

黃帝問曰厥之寒熱者何也岐伯對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于下則爲熱厥

此言厥病之分寒熱者以足之陰陽六經其氣有偏勝也蓋足有三陽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陽膽經足陽明胃經也足有三陰經足太陰脾經足少陰腎經足厥陰肝經也三陽經氣衰于下則陽氣少陰氣盛而厥之所以爲寒三陰經氣衰于下則陰氣衰陽氣盛而厥之所以爲熱下者足也

帝曰熱厥之爲熱也必起于足下者何也岐伯曰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脉者集于足下而聚于足心故陽氣勝則足下熱也

此言熱厥之熱在陰分者以其陽勝陰也帝問熱厥之熱宜在陽分而反足下熱者何也正以陽脉起于足五指之表足太陽出于足小指外側之端足少陽出于足四指之端足陽明出于足次指之端並循五指之表而上行彼肝脾腎之爲陰脉者集于足指之下而聚于足心其所行者皆陰分也惟陽經氣勝則陰經氣衰陰不能勝其陽所以熱厥之熱必起于足下也

帝曰寒厥之爲寒也必從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岐伯曰陰氣起于五指之裏集于膝下而聚于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

此言寒厥之厥上于膝以其陰勝陽也帝問寒厥之寒宜在足下反從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正以陰氣起于五指之裏足太陰起于足大指內側之端足厥陰起于足大指三毛之中足少陰起于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並循五指之裏而上行循股陰入腹其所行者皆膝上

脈下之聚也。惟陰經氣勝、則陽經氣衰、陽不能勝其陰。所以寒厥之寒、從五指至膝上寒、但內爲陰分、故其寒也、不從外之所入、而實由乎內之所出也

帝曰。寒厥何失而然也。岐伯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也。春夏則陽氣多而陰氣少、秋冬則陰氣盛而陽氣衰、此人者質壯。以秋冬奪于所用、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而上也。氣因于中。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也。（因當作困）

此言寒厥之由。以腎經縱慾而然也。前陰者、陰器也、外腎也。宗筋者。陰髦中橫骨上下之竪筋也。足太陰脾經

起于足大指之端、由內踝上腨內。上膝股內前廉入腹。足陽明胃經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衝中而合。以下髀關抵伏兎、下膝臏中、下循胻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前陰者。本宗筋之所聚、而太陰陽明之脉各入于腹。皆與宗筋而相合者也。凡人當春夏之時、則三陽經之氣多、而三陰經之氣少、當秋冬之時、則三陰經之氣多、而三陽經之氣少。此寒厥之人、必恃其質壯。而秋冬多慾、以奪于腎經之用事、是在下之精氣乃因強力、而遂與上焦之氣相爭、不能復如其舊、其精氣爲之溢下、故寒邪之氣因從上爭之氣而齊上也。蓋由腎氣既困于中。秋冬三陽本衰、而至此益衰、不能滲營其經絡、故陽氣日損、陰氣獨在、令寒邪入之、則手足皆爲之寒者宜也。（按靈樞終始篇第十九節寒熱病篇第十二節有刺寒厥法）

帝曰。熱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于胃、則絡脉滿、而經脉虛、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其四支也。此人必數醉、若飽以入房。氣聚于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于中。故熱偏于身、內熱而溺赤也。夫酒氣盛而慓悍、腎氣日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爲之熱也。（爲去声數音朔）

此言熱厥之由。以腎經縱慾、胃經縱酒而然也。蓋凡酒

入于胃、則絡脉滿、而經脉虛（按靈樞經脉篇云。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以絡脉橫行、經脉直行、酒性慓悍而滑、故絡脉滿、惟絡脉既滿則經脉必虛、彼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今腎屬足少陰者、以慾而虛、胃屬足陽明者、以酒而盛。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氣下陷而不和、胃不和、則脾氣亦衰、穀氣不得化爲精微之氣。而運之以行于四支矣。何也。此熱厥之人、每爲醉飽以入房。下氣上爭、聚于脾中。脾胃既受穀氣、又受酒氣、熱盛于中。故熱偏于身、自內形外也、其內熱以溺赤爲驗、夫酒氣本盛而慓悍惟腎陰既衰、胃陽獨勝、手足皆爲之熱者宜也。（按靈樞終始篇）

（第十九節寒熱節第十三節有刺熱厥法）

帝曰。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岐伯曰。陰氣盛于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陽氣盛于上。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也（令平声　重平声）

此言厥有腹滿者。以陰氣行于上。其不知人者。以陽氣盛于上。而陰氣又行于上也。陰氣者。據上文觀之。則是足少陰也。足少陰奪于所用。酔以入房。下氣上乘。而行之于上。則下虛。故氣在腹。而不在足。所以腹中脹滿也。陽氣者。由上文觀之。則是足陽明也。足陽明酒氣盛于上。足少陰腎氣又上。彼邪氣從之而上。則邪氣與陽氣爲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昏憒而不知人也。夫曰陰氣盛于上。則腹脹滿者。乃上文之寒厥。陽氣盛于上。則不知人者。乃上文之熱厥耳。

帝曰。善。願聞六經脉之厥狀病能也。岐伯曰。巨陽之厥。則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爲眴仆。陽明之厥。則癲疾欲走呼。腹滿不得卧。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少陽之厥。則暴聾頰腫而熱。脇痛。䯒不可以運。太陰之厥。則腹滿䐜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卧。少陰之厥。則口乾溺赤。腹滿心痛。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腹脹。涇溲不利。好卧屈膝。陰縮腫。䯒內熱。盛則瀉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能音耐禮運篇）（云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則能耐同用本經有病能論篇又陰陽應象大論曰病之形能也）

此言足六經之厥狀病能也。首腫頭重者。以其脉自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絡腦也。其足不能行者。以其脉之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其支者。過髀樞。貫腨內。出外踝也。發爲眴仆者。眴。眩而仆。倒乃上重下輕之證也。　足陽明胃經之厥。胃本多氣多血。故邪盛則爲癲疾。而欲走且呼也。腹滿者。以其脉之從大迎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絡脾也。不得卧者。胃不和。則卧不安也。面赤而熱者。其脉起於鼻。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挾

口環唇。循頤下交承漿也。　足少陽膽經之厥。猝暴而聾者。以其脉起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也。頰腫者。以其脉之下大迎。加頰車。下頸也。脇痛者。以其脉之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脇下。合髀厭中也。䯒不可以運者。以其脉之循髀陽。出膝外廉。入于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也。　足太陰脾經之厥。腹滿䐜脹者。以其脉起于大指之端。上膝股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也。後不利者。以其脉之入腹。屬脾絡胃。而厥逆則不利也。不欲食。食則嘔者。以其脉之上鬲。俠咽。連舌本。散舌下也。不得卧者。胃

不和則卧不安。脾與胃同也。足少陰腎經之厥溺赤者。以其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也。口乾者。以其脉之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也。腹滿心痛者。以其脉之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也。足厥陰肝經之厥少腹腫痛者。以其脉之下環陰器入少腹也。大腹脹者。以其脉之俠胃屬肝絡膽上貫鬲也。涇溲不利。及下陰縮腫者。以其脉之上膕內廉循股陰入髦中下環陰器也。好卧屈膝者。以膽脉出膝外廉下循輔骨抵絶骨足軟欲卧而膝屈也。骱內熱者。肝脉行于內骱也。凡此六經之厥。其治法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按靈樞經脉終始等篇。皆言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則人迎大于氣口一倍也。乃足少陽膽經爲盛。足厥陰肝經爲虛。即補膽而寫肝。氣口一盛。病在足厥陰則氣口大于人迎一倍也。乃足厥陰肝經爲盛。足少陽膽經爲虛。即補肝而寫膽。此所謂盛者寫之。虛者補之。若不盛不虛。則在膽取膽。而不取之肝。在肝取肝。而不取之膽。所謂自取其經也。而名之曰經治。又曰經刺。餘經皆然。難經六十九難。以實則寫子。是肝膽病寫心。虛則補母。是肝膽病補腎。此說似通。但求之經旨。則不合耳。

太陰厥逆。骱急攣。心痛引腹。治主病者。少陰厥逆。虛滿嘔變。下泄清。治主病者。厥陰厥逆。攣腰痛。虛滿。前閉譫言。治主病者。三陰俱逆。不得前後。使人手足寒。三日死。太陽厥逆。僵仆。嘔血善衄。治主病者。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發腸癰不可治。驚者死。陽明厥逆。喘咳身熱。善驚衄嘔血。

此申足六經厥逆之證。其三陰各厥者。各治本經。三陰俱厥者易死。太陰陽明厥者可治。惟少陽厥者。發之爲癰而驚。則不可治也。足太陰厥逆。其骱急且攣者。以其脉之循大指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腨內。循骱骨後。上膝股內前廉。入腹也。心痛引腹者。以其脉之從胃。別上鬲注心中也。此則太陰本經之病。而取本經以治之也。足少陰厥逆。虛滿嘔變者。以其脉之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也。下泄清者。以其脉之開竅于二便也。此亦治本經之主病者耳。足厥陰厥逆。拘攣腰痛。虛而腹滿前陰自閉。譫言不次者。以其脉之循股陰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挾胃。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絡舌本也。此亦治本經之主病耳。凡此三陰俱厥。前後不通。手足皆寒主三日死。以其三陰之氣絶也。足太陽之厥逆。僵仆者。以其脉之自項下挾脊抵腰中也。嘔血善衄者[illegible]

絡脈經氣閉其病則鼽衄也此則本經之證而治其本經耳　足少陽之厥逆機關不利腰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者以其脈之循頸下遶髦際橫入髀厭中也但此足少陽脈貫鬲絡肝屬膽循脇裏出氣街若發腸癰則經氣絕故不可治肝之病發爲驚駭而膽與之爲表裏故驚則死矣。　足陽明之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嘔血者以陽明多氣多血其脈之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絡脾也。

手太陰厥逆虛滿而欬善嘔沫治主病者手心主少陰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手太陽厥逆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腰不可以俛仰治主病者手陽明少陽厥逆發喉痺嗌腫痓治主病者（按全元起本痓作痙按痓音熾傷寒論有剛痓柔痓痓音敬風強病也此腫痓當以痓爲是後世互書者非靈樞熱病篇第二十七節有風痓）

此言手六經之厥逆惟心經則死餘則不言生死也手太陰肺經之厥逆虛滿而欬善嘔沫者以其脈之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也　手心主包絡經手少陰心經之厥逆心痛引喉身熱者以心主之脈起于胸中出屬心包手少陰脈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喉也靈樞邪客篇言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此所以死不可治　手太陽小腸經之厥逆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者以其脈之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入耳中出項又從頰上䪼抵鼻至目內眥也腰不可以俯仰者經脈不合恐是足少陽之證也此亦治其主病者耳　手陽明大腸經手少陽三焦經之厥逆發喉痺及嗌腫痓者以大腸之脈從缺盆上頸手少陽之脈從腹中出缺盆上項也此亦治其主病者耳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五終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六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國子生兒馬松錫馬萬馬萩（馬蕃馬贄）校

病能論篇第四十六（能音耐禮樂記故不耐無樂其耐作能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首有能字古蓋耐能通用陰陽應象大論云病之形能也蓋言病之形狀耐受故此以病能名篇）

黃帝問曰。人病胃脘癰者。診當何如。岐伯對曰。診此者。當候胃脈。其脈當沉細。沉細者氣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為癰也。

此言診胃脘有癰之脈。胃脈則沉細。而人迎則甚盛也。蓋胃為水穀之海。其經多氣多血。脈見右關。本宜洪盛。而今反沉細。則是胃氣已逆。故沉細如此。人迎者。胃經穴名。（在結喉兩旁亦有動脈應手）其脈見於左寸。今右關沉細。而人迎甚盛。則是熱聚胃口而不行耳。按靈樞經脈篇謂人迎大三倍于寸口。則胃經為實。即此二脈以驗之。而知胃脘之有癰矣。

帝曰。善。人有臥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傷。及精有所之寄。則安。故人不能懸其病也。（精有所之寄句）

此言人有臥而不安者。以藏氣傷而精氣耗也。蓋五藏為陰。各藏其精。藏有所傷。及精有所之（趨向之義）則藏傷而精無所寄。則不安也。必精有所寄。各在本藏。而無所之。則寢斯安矣。寄者藏也。如肝藏魂。肺藏魄之類。然凡臥而不安。則人不臥者。血不歸肝。營氣以躁而消亡。衛氣不能入於陰。此人之所以不能懸其病也。懸者絕也。（按逆調論第六節有不得臥而息有音者諸證詳但此曰不安則是不能安寢也與彼有異）

帝曰。人之不得偃臥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藏之蓋也。肺氣盛則脈大。脈大則不得偃臥。論在奇恒陰陽中。（奇恒陰陽俱古經篇名經脈別論有陰陽揆度以為常句則陰陽信古經篇名其揆度之義具見本篇末節）

此言人之不得偃臥者。以其肺之邪氣盛也。肺氣盛滿。偃臥則氣促喘奔。故不得偃臥也。

帝曰。有病厥者。診右脈沉而緊。左脈浮而遲。不然病主安在。岐伯曰。冬診之。右脈固當沉緊。此應四時。左脈浮而遲。此逆四時。在左當主病在腎。頗關在肺。當腰痛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少陰脈貫腎絡肺。今得肺脈。腎為之病。故腎為腰痛之病也。（不然當作不知）

此言腎有浮遲之脈。當知其有腰痛之病也。據本節大義。所謂右脈沉而緊。左脈浮而遲者。此脈當見于兩尺也。春夏脈浮。秋冬脈沉。此四時之脈也。今冬時診之。右尺之脈沉而帶緊。與冬時相應。所謂應四時也。左尺之脈遲而兼浮。與冬時相反。所謂逆四時也。遲為腎脈。浮

冬診脈左尺浮而遲當主病在腎特脈頗關在肺故腎當腰痛而肺經則無疾也何也足少陰腎經之脈貫腎絡肺今得肺脈者當肺脈來見於此哉以左腎不足而脈不能沉故得肺脈耳其實非肺病也當知其為腰痛之病耳

帝曰善有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而皆已其眞安在岐伯曰此同名異等者也夫癰氣之息者宜以鍼開除去之夫氣盛血聚者宜石而寫之此所謂同病異治也

此言有病頸癰者當同病異治也頸中有癰者或以石為鍼治之或以小鍼治之或以艾灸之而病皆愈者豈

無眞要之法哉蓋病名雖同而實有微甚之異耳所謂以小鍼開除而去病者正以癰間有氣頻息未至甚也所謂以石為鍼而寫之者正以氣盛血聚故也唯其同名異等此所以同病異治也

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於陽也帝曰陽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厥帝曰何以知之岐伯曰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奪其食即已夫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故奪其食即已使之服以生鐵洛為飲夫生鐵洛者下氣疾也（夫疾[illegible]下上声[illegible]）

此有病怒狂者有病由有診法有治法也人有病狂者以其陽氣之逆也陽氣者足三陽經即下陽明足陽少陽之氣也此人者因猝暴之頃有所挫折而事有難決志不得伸故三陽之氣厥逆上行而善怒而狂病名曰陽氣之厥逆然所以知此疾者必診之三陽經之動脈耳足陽明經常動者靈樞動輸篇言足陽明獨動不休故凡衝陽（即跗陽）地倉大迎下關人迎氣衝之類皆有動脈不止而衝陽為尤甚彼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陽膽經則不動者也雖膀胱經有天窗委中崑崙膽經有天容懸鐘聽會而皆不及胃經之尤動也今二經不動而

至於動之甚速此其病之怒狂故諸陽之脈有如此耳至於所以治之者亦惟奪其飲食飲以生鐵落焉可也蓋食化於太陰脾經而氣乃長於陽明胃經故胃本多氣多血而又加多食則陽愈盛而狂愈甚所以必減其食也生鐵落者屬金金能勝木則肝氣可下而怒不至甚以其性之能下氣疾故可為飲以服之也

帝曰善有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為後飯（解懈同墮惰同飯去声）

此言酒風之證而有治之之方也風論曰飲酒中風則

爲漏風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故凡極飲者陽氣盛而腠理疎玄府開惟陽盛則熱盛傷氣故身熱懈惰也腠理開則風內入玄府開則氣外泄所以多汗如浴也風氣外薄腠理汗多內虛熱熏於肺肺氣不虛故惡風少氣也治之者用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煎服其藥後飯而服謂之後飯也王註以爲先用藥者不知此證在表先服藥則入裏故後飯者藥在飯後也（朮即蒼味大熱本草主風寒濕痺死肌痙麋藥銜一名無心草南人呼爲吳風草主風濕痺歷節賊風益必主風痺益氣）

所謂深之細者其中手如鍼也摩之切之聚者堅也博者大也上經者言氣之通天也下經者言病之變化也金匱者決死生也揆度者切度之也奇恒者言奇病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恒者得以四時死也所謂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脉理也度者得其病處以四時度之也（度與音鐸玉版論要篇云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恒者言奇病也）

此歷舉古經篇名而釋其義也首四句似以鍼法爲解上經下經金匱揆度奇恒俱古經篇名今皆失之上經者必以衛氣爲論如生氣通天論之義故曰言氣之通天也下經者言病之變化金匱者疑是藏之金匱如金匱真言論之類然其義則決死生也揆度以度病爲義奇病不必以四時而死如奇病論大奇論之類恒病得以四時而死如藏氣法時論合于四時而死之類揆以切求其脉理度以得其病處遂以四時度之此皆古經篇之義也（王註謂之弗釋然不考諸義之爲篇名然謂之爲篇之錯簡則是也）

奇病論篇第四十七（內論諸病皆異故名篇）

黃帝問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此爲何也岐伯對曰胞之絡脉絶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脉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無治也當十月復刺法曰無損不足益有餘以成其疹然後調之所謂無損不足者身羸瘦無用鑱石也無益其有餘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則精出而病獨擅中故曰疹成也（重平聲瘖音陰）

此言重身而瘖者當俟產後愈不必強施以攻補之法也重身者謂婦人懷姙則身中有身謂之重身也瘖瘂也九月而瘖者蓋胃其謂人之受孕者一月肝經養胎二月膽經養胎三月心經養胎四月小腸經養胎五月脾經養胎六月胃經養胎七月肺經養胎八月大腸經養胎九月腎經養胎十月膀胱經養胎先陰經而後陽經始於木而終於水以五行之相生爲次也然以理推之則

679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手足十二經之經脉。晝夜流行無間。無日無時。而不共養胎氣也。必無分經養胎之理。今曰九月而瘖。蓋時至九月。則姙胎已久。兒體日長。胞絡宮之絡脉。繫於腎經者阻絕而不通。故間有爲之瘖者。非人人然也。（此乃因絕之絕非斷絕之謂生氣通天論云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亦因絕之絕）是何也。腎經之脉下貫於腎。而上繫舌本。故脉道阻絕者。不能言也。（按靈樞經脉篇云腎足少陰之脉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此所以不必強爲施治。當至十月分娩之後。而自能復言矣。刺法篇有云。（刺法論七十二今已亡抑亦篇名同而其書異者歟）無損不足。無益有餘。以成瘖病。（此雖泛論然胎損則爲瘖病其義可推）必其十月之後。然後調理之耳。所謂

無損不足者。即如身體羸瘦。無用鑱石以鍼之之謂也。所謂無益有餘者。即如腹中有形。而又用鍼以治之。則反以泄之也。泄之則腎之精氣反出。而胎亦隨損。胎死腹中。着而不下。是乃病獨擅中。故曰疹之已成也。吾故曰無治也。當十月復。（愚意古人用鍼故曰無治若今人用藥則當用藥治之但藥以補心腎爲宜耳按大奇論以胞精不足者善言爲死不言爲可治此可以驗九月而瘖非胞精之不足故十月而復也）

帝曰。病脇下滿。氣逆。二三歲不已。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息積。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積爲導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

此言息積之病。當兼導引服藥以治之也。蓋脇中無形脇下脹滿。氣甚喘逆。頻歲未愈者。乃氣息日積使然也。故名曰息積。此病有關於肝膽肺經。無與於胃。故不妨於食也。但不可灸刺之。蓋灸則火熱內爍。刺則氣瀉經虛也。必漸次積爲日用導引之功。調和之藥。二者並行。斯病可愈。若止用藥而不導引。則藥不能以獨治也。

帝曰。人有身體髀股胻皆腫。環臍而痛。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臍下。故環臍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爲水溺濇之病也。（髀音皮胻骭同齊臍同肓音荒著着同）

此節大義與腹中論第四十。以爲奇病。故重出于此。其

釋義具彼

帝曰。人有尺脉數甚。筋急而見。此爲何病。岐伯曰。此所謂疹筋。是人腹必急。白色黑色見。則病甚。（數音朔）

此言尺數筋急者。不必據其腎之熱。而當據其腹之寒也。尺脉數甚。則腎經有熱。熱宜筋緩。而今掌後尺中反見筋急者。何也。此所謂病在于筋也。脉要精微論曰。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今尺脉雖數。而筋則肝經主之。於腎無與。尺中筋急。其人腹中當有筋急。所謂尺裏以候腹中也。腹中有寒。故有急。不可以其腎之熱。而疑其筋之不宜急矣。且其人白黑二色見於面部。則白黑

髓少，其痛爲尤甚也。

帝曰。人有病頭痛以數歲不已，此安得之，名爲何病。岐伯曰。當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腦爲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病名曰厥逆。帝曰。善。

此言歲久頭痛者，以其寒入於腦，氣有所逆而然也。人有頭痛數歲不已者，其人曾犯於大寒，大寒至於骨髓，腦者爲髓之海，故髓以腦爲上，今大寒入髓，而氣逆上行，故令頭痛，齒爲骨餘，亦兼齒痛也。此病氣逆而然，故亦名之曰厥逆耳。

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爲去声癉從丁反數音朔）

此言有脾癉之疾者，當轉爲消渴，而有治之之法也。五氣者，五藏之氣也。肝主酸，心主苦，脾主甘，肺主辛，腎主鹹。人有病口甘者，乃脾氣之溢也，名曰脾癉。脾癉者，脾氣之熱也。正以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胃行其精氣津液，今津液在脾，脾熱則口甘耳。此病必發之於肥美，以此人必多食肥美也。蓋肥者陽氣有餘，令人內熱，甘者性緩不散，令人中滿，多食肥美，故其氣上溢，口爲之甘。口甘日久，則熱氣燥甚，轉爲消渴之證。治之者，以蘭草除其陳鬱之氣，則辛能發散，病愈矣。（按蘭草味辛氣平利水道辟不祥胸中痰癖）

帝曰。有病口苦，取陽陵泉。口苦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膽癉。夫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爲之使。此人者，數謀慮不決，故膽虛，氣上溢而口爲之苦，治之以膽募俞，治在陰陽十二官相使中。（咽音煙使去声數音朔）

此言有膽癉之疾者，當有治之之法也。病有口苦，取足少陽膽經之陽陵泉以治之者，何也。此病乃膽氣之熱也。靈蘭秘典論曰。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夫謀慮在肝，決斷在膽，故肝爲中之將而取決於膽也。（靈樞師傳篇云肝主爲將六節藏象論云十一藏皆取決於膽也）肝脉上貫鬲，布脇肋，循喉嚨。又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唇內，故咽爲之使也。此人者，數謀慮而不決斷，故膽氣以煩勞而致虛，膽氣上溢，口爲之苦。治之者，不但在陽陵泉也。凡五藏之募穴在腹，今曰膽之募者，即肝之募也，名曰期門。（任脉經有巨闕穴在鳩尾下一寸其期門巨闕旁四寸五分直乳二肋端不容旁一寸半又曰乳直下一寸半鍼四分灸五壯）凡六府之俞穴在背，今曰膽之俞，即膽俞。（在十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灸五壯）此所當治者也。大抵

治法具陰陽十二官相使中（陰陽古經篇名陰陽別論有陰陽揆度以爲常之句十二官相使之義皆已亡失）

帝曰有癃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身熱如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此有餘也太陰脈微細如髮者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爲何病岐伯曰病在太陰其盛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此所謂得五有餘二不足也帝曰何謂五有餘二不足岐伯曰所謂五有餘者五病之氣有餘也二不足者亦病氣之不足也今外得五有餘內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不裏亦正死明矣

此言表裏俱病者而決其爲死也病有癃者謂膀胱不

利爲癃一日雖數十溲而小便不得出此不足也身熱如炭熱如火也頸膺如格謂胷之旁爲膺其頸與膺如相格拒而不得通暢也左手寸口人迎之脈三倍而躁其息爲喘其氣甚逆此有餘也右手氣口太陰之脈微細如髮此不足也病在何經而亦名爲何病伯言此病在太陰經之不足觀氣口微細之脈可知也其氣盛在於胃觀人迎躁盛之脈可知也六節藏象論靈樞終始禁服等篇皆以人迎三盛爲病在陽明所以謂之其盛在胃也至於喘息氣逆頗關在肺然肺虛也非盛也特邪氣亦病名曰厥當至死不治蓋人迎盛於氣口者爲格以陽氣上逆而陰氣不得運于外也此正有合於是耳且曰身熱如炭曰頸膺如格曰人迎躁盛曰喘息曰氣逆此得五有餘也曰病癃一日數十溲曰太陰脉微細如髮此二不足也所謂得五有餘者病氣有餘也所謂得二不足者正氣不足也即五有餘而欲瀉之則其裏甚虛而不能以當夫瀉即二不足而欲補之則其表甚盛而不可以施夫補此其不表不裏正以必死而無疑也

帝曰人生而有病巔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爲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

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爲巔疾也（令平聲）

此言人之初生而有發頂巔之疾者乃胎中之有病也頂巔之病凡病在頂巔者皆是也非止頭痛而已帝問初生之子未犯邪氣遽有此疾必有其由伯言此病乃得之於胎中者以方其在腹之時其母有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於上故令子發爲巔疾者如此

帝曰有病龐然如有水狀切其脉大緊身無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爲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爲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死帝曰善（按腎風名色又見評熱病論水熱穴論靈樞論疾診尺篇）

此言腎風之證，而至於心痿則死也。腎屬水，故腎虛則水積；腎不宜感風，風客，故風在則體浮，遂形之為外證者，龐然而壅，如有水狀。其身又無痛處，其形又不至瘦。形之為脈體者，風熱則脈大，風與水搏則脈緊。形之為內證者，脹滿則薄脾而不能食，雖食亦少。水熱穴論云：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成其病，則欲其能食也難矣。此病乃生於腎，名為腎風。腎風而不能食，最善驚，以水盛則心火衰，故神衰而必多驚耳。若驚後而心經痿弱無氣者，則心本不受邪，今者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此末語見靈樞邪客篇）

大奇論第四十八（內論諸病尤異，故以大奇名篇）

肝滿、腎滿、肺滿皆實，即為腫。

此言肝腎肺經之滿者，其脈必實，其證必腫也。滿，脹滿也；腫，浮腫也。其皮部當為腫也。

肺之雍，喘而兩胠滿；肝雍，兩胠滿，卧則驚，不得小便；腎雍，脚下至小腹滿，脛有大小，髀䯒大跛，易偏枯。（按甲乙注雍作癰今思細思之肺肝腎三經不宜生癰若有一經生癰則氣血煎熬周身為患各經證候不止如本節所云而已此雍斷宜作壅蓋言氣之壅滿也惟三經之氣壅滿故其為病如是此節中上節未盡之詳壅即滿之義何止節注滿字主在內之義氣言此節三滿行文注外證信可）

此承上文而言肺肝腎氣之雍者，又必各有其證也。人之肺氣壅滯者，以肺藏氣而主息，其脈支別者，從肺系橫出腋下，故既發喘而兩胠亦必滿也。肝氣壅滯者，肝之脈從股陰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上貫肝膈，布脅肋，故脹滿不得小便也。且其卧也多驚，以肝病主驚駭耳。（金匱真言論曰：肝病發驚駭）腎氣壅滯者，腎脈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上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自脚下至上少腹必脹滿也。其左右足脛有大小不同者，髀至䯒大跛為患，當易至有偏枯之疾矣。（䯒音行）三經之證曰腫，而此則不止於腫而已，故諸證不同，又如是也。

心脈滿大，癇瘛筋攣；肝脈小急，癇瘛筋攣。（癇音閑，瘛音異，攣音戀）

此言癇瘛筋攣之證，心肝二經皆能成之，而以其脈之異者驗之也。癇證似顛，瘛證體緩，筋攣者筋脈拘攣也。然心屬火，火有餘則脈滿大，其血乾涸，故當發之為癇瘛筋攣也。肝屬木，木感寒則脈小急，其血寒急，故亦當發之為癇瘛筋攣也。夫疾一也，心肝二經皆有之，一以內熱，一以外寒，故脈證不同有如此。

肝脈鶩暴，有所驚駭，脈不至若瘖，不治自已。（鶩音務）

此言肝脈太過者，主於驚，而不及者，病易已也。金匱真

論曰肝之病發驚駭故肝脈馳驟甚急當有所驚駭也若脈有未至或口不能言正以其脈布脇肋循喉嚨但氣滯未通久之病當自已也

腎脈小急肝脈小急心脈小急不鼓皆爲瘕

此言心肝腎脈之小急沉者皆爲瘕也瘕者假也塊似有形而隱見不常故曰瘕脈本急矣而其急中甚小又不鼓擊於手則是沉也必有積瘕在中故脈不和緩空虛耳今三部之脈如此皆可以即其本部而決其爲瘕也

腎肝并沉爲石水并浮爲風水并虛爲死并小弦欲驚

此歷舉腎肝之脈相同者其病亦無異也腎脈貫脊中絡膀胱肝脈入陰內貫小腹二脈并沉者腎主水水在冬爲冰水氣凝結如石之沉故名爲石水也（按陰陽別論有陰陽結邪多陰少陽名曰石水小腹腫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腎脈微大爲石水起臍已下至小腹腄腄然上至胃脘死不治靈樞水脹論黃帝有石水之問而岐伯無荅以有腸簡皆是積聚之類石主有形水則有水與聲也）腎肝脈并浮者腎主水肝主風二部皆見浮脈是當水冒風發爲腫脹名曰風水（按風水之證見評熱論水熱穴論靈樞論疾診尺篇又平人氣象論曰面腫曰風足脛腫曰水及前篇奇病論亦有腎風之證）又腎爲五藏之根肝爲發生之主今二脈俱虛當爲死證也又腎肝脈并弦而其弦又小者肝主弦小爲腎肝俱虛虛則多驚故謂之欲驚也

腎脈大急沉肝脈大急沉皆爲疝

此言腎肝之脈大急沉者皆爲疝也上文言腎肝心之三部其脈小急沉者爲瘕矣茲則言腎肝之二部其脈大急沉者皆爲疝也特以急沉之脈有大小之辯耳疝者寒氣結聚之所爲也或結於少腹或結於睾左或結於睾丸之上下兩旁然二脈經歷之所皆是也

心脈搏滑急爲心疝肺脈沉搏爲肺疝

此言心肺二部皆有疝即脈可以知之不特腎肝爲然也心脈搏擊於指而且滑且急是心經有疝也肺脈搏

擊於指而按之則沉是肺經有疝也積山以高大者曰山疝有漸積之義故名

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疝

此言急脈雖同而有膀胱與脾之分當有爲疝爲瘕之別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其脈來急正以膀胱受寒凝而爲瘕故其脈如此三陰者足太陰脾經也其脈亦急正以脾經受寒聚而爲疝故其脈如此夫上文言腎肝心肺俱有疝而此言脾亦有疝可見五藏皆有疝也王註分瘕爲血疝爲氣者未的當知二病爲氣血相兼也

二陰急爲癎厥二陽急爲驚

此又言急脉雖同而有心經與胃之分當有爲癎爲厥爲驚之別也二陰者心也其脉亦急正以心經受寒寒與血搏發而爲癎爲厥故其脉如此二陽者胃也其脉亦急正以胃經受寒寒來傷之發而爲驚故其脉如此（陽明脉解篇謂胃聞木音則驚以土畏木也是胃亦有驚不特肝心而已）

脾脉外鼓沉爲腸澼久自已肝脉小緩爲腸澼易治腎脉小搏沉爲腸澼下血血温身熱者死心肝澼亦下血二藏同病者可治其脉小沉濇爲腸澼其身熱者死熱見七日死（澼音僻易去声）

此言心肝脾腎皆爲腸澼而有死生之分者以脉與證驗之也腸澼者腸有所積而下之也然有下血者（即今所謂失血）有下白沫者（即今所謂夫積）有下膿血者（即今之所謂痢）病在於腸均謂之腸澼也故通評虛實論曰腸澼之屬但其脉皆宜沉細其證皆宜體凉則火退而邪少也今脾脉之沉者必爲腸澼但沉而外鼓於骨外則邪氣未減當至久而自已也肝脉之緩者必爲腸澼但緩而小者則土來乘木終不能勝其病即愈故曰易治　腎脉之沉者必爲腸澼但沉而小有搏擊於指則腸澼之下血者也其血若温其身若熱是水不能勝火也故曰死　心肝二藏各有腸澼病必下血正以心生血肝納血故二部腸澼宜其必下血也然二藏同病則二火相生其病可治至診其脉本沉矣而小爲不足濇爲血傷若身未熱猶有可治若身已熱則時至七日乃火之成數也可以卜死期矣

胃脉沉鼓濇胃外鼓大心脉小堅急皆鬲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瘖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瘖三歲起年不滿二十者三歲死（鬲內經鬲膈通用）

此言胃心之脉有爲膈證與偏枯者其偏枯當有死生之分也胃脉沉矣而又鼓指帶濇從外而鼓擊於指者

其大則鼓爲不和濇爲有傷大爲熱盛心脉小矣而按之且堅且急則小爲血虛堅爲不和急爲熱盛皆能成膈證與偏枯焉蓋膈者膈膜也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故謂之膈今膈有病則飲食不下若有所隔而然即膈而謂之膈疾也靈樞上鬲篇有言食飲入而還出者是也正以胃爲水穀之海心在鬲上今胃有病脉而不能納穀心有病脉而不能生血此鬲無所養而病成（此王氏於鬲字無解要見此鬲所當着者）至於偏枯者亦穀氣失養血脉不和所致耳且此偏枯也男子當發於左以左爲陽也女子當發於右以右爲陰也其聲

不瘖。舌可轉。是病猶未甚。一月而起也。男子已發於左。而不發於右。女子已發于右。而不發乎左。是之謂從。從者。順也。雖至於瘖。三年可起。不至死也。若年不滿二十者。而得此疾。不問其在左在右。瘖與不瘖。主三年而死。蓋五藏始定。血氣方剛。而遽得此疾。乃藏府血氣皆損之極也。其欲生也難矣

脈至而搏。血衄身熱者死。脈來懸鉤浮爲常脈。

此言有血衄二證者。脈搏身熱爲死。若懸鉤浮爲常脈。則不至於搏之爲可慮也。病有血證。凡吐血下血皆是也。病有衄證。血出於鼻者是也。血屬陰。陰宜靜。其脈最

惡搏。其身最惡熱。今犯之。故曰死。若脈之來也。懸原止鉤而浮。則鉤爲心脈。浮爲肺脈。皆不至於搏擊指下而不和也。此特血衄者之常脈耳。未必至於死也。

脈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與人言。脈至如數。使人暴驚。三四日自已。（數音朔）

此言病有暴厥暴驚者。有脈如喘。當三四日自已也。脈來如喘。喘者。氣涌而不和。脈體如之。名曰暴厥。暴厥者。猝暴而厥逆。故脈如此也。惟其猝暴厥逆。所以不知與人言也。脈來如數者。六至餘也。數爲熱。熱則內動肝心。生于猝暴驚駭。夫暴厥者。氣降則愈。暴驚者。熱退則安

下。四日間當自已。蓋木之生數在三也。

脈至浮合。浮合如數。一息十至以上。是經氣予不足也。微見九十日死（予與同　數音朔）

此言經氣不足者。有脈象與死期也。經氣者。手足十二經脈之氣也。十二經經脈之氣。藏府血氣。盡於是矣。今脈如浮浪之合。數數而來。一息之間。遂有十至已上之脈。是邪氣盛極。經氣衰極也。其死僅在九十日與十日耳。蓋肺主元氣。其成數在九。脾主五藏。其成數在十

脈至如火薪然。是心精之予奪也。草乾而死。脈至如散葉。是肝氣予虛也。木葉落而死。脈至如省客。省客者。脈塞而

鼓。是腎氣予不足也。懸去棗華而死（予與同）

此言心肝腎氣之不足者。各有脈象死期。乃五藏中之三也。脈來如火薪之燃。是邪氣熱極。心精被奪。火王於夏。猶有可支。至秋盡冬初。心氣全衰。故曰草乾而死。脈來如葉之散。是肝氣太虛。全無收斂。至於金氣旺極。水氣不能復生。木氣凋謝。肝木亦死矣。　脈至如省客者。暫去暫來也。正以脈本閉塞。而復有鼓擊於指之時。是腎氣全衰。水源斷絕。鼓不常鼓。而閉塞自如也。棗華之候。木衰火王。水安勝之。故曰懸去棗華而死也。懸去者猶俗云懸度也（棗[illegible]字六棗作之　[illegible]初夏之時也）

脉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榆莢落而死。脉至如橫格，是膽氣予不足也，禾熟而死。

此言胃膽之氣不足者，各有脉象死期，乃六府中之二也。脉來如似乎丸泥，有平戾而無和平也，是胃土之精氣不足，至榆莢落而死矣。榆落之候，秋冬之交也。脉長而堅，如橫格之在指下，是膽之精氣不足也，至禾熟而死。禾熟在秋冬之交，木被金尅故也。

脉至如弦縷，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

此言胞氣不足者，有脉象證候死期也。脉來如弓弦之

縷。猶俗之所謂弦線也。主堅急不和。奇病論云：胞脉者繫于腎。蓋婦人受胎之所，即胞絡宮。而腎之脉俠舌本，故胞氣不足，宜不能言而反善言者，正虛邪盛也。時至下霜而死，以水衰不能生腎耳。若不能言，則病猶可治。夫自常人觀之，言者爲強，不言爲弱。然自胞氣不足而有病者觀之，則寧于不言（無然善言也。按膀胱爲胞之室，則膀胱之中有胞，男女皆同，但胞之病未必若材節之甚，故愚以胞絡宮釋之。）

脉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傍至也。微見三十日死（交當作絞）

此言脉如絞漆者，一月而死也。漆必有渣，古人亦必絞之。脉來如絞漆之狀，是乃左右旁至，有降而無升，有出而無入，大小不勻，前盛後虛也。絞漆者，藏府俱虛，六脉皆弱，當一月而死矣。微之爲言，

脉至如湧泉，浮鼓肌中，太陽氣予不足也，少氣味韭英而死。

此言太陽氣之不足者，有脉象證候死期也。湧泉者，有升而無降，有出而無入，勢甚洶湧，莫能遏禦也。浮鼓於肌肉之中，是足太陽膀胱之氣不足也。蓋太陽爲三陽，三陽主於外，今精氣不足，故浮鼓肌中，而欲出於外，其勢終不能入於陰也。主少氣，正以脉湧則氣乏也。當至味韭英之時而死，正以韭有英時，冬盡春初也，水已虧

極，安能至於盛春耶。

脉至如頹土之狀，按之不得，是肌氣予不足也。五色先見黑，白壘發死。（壘當作藟）

此言肌氣不足者，有脉象證候死期也。脉來如頹土之狀，舉指大而虛耎，按之全無，是肌氣之不足也。據其面部先見黑色，是血枯色變也，主白壘發時而死。（詩云：緜緜葛藟。藟亦葛之類）

脉至如懸雍。懸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水凝而死。

此言十二俞氣之不足者，有脉象與死期也。按靈樞憂

恚無言篇有曰。懸雍者。音聲之關也。蓋懸雍生於上腭之間。脈至如懸雍。則懸雍本浮也。揣切之際。其脈益大而全無沉意。是十二經俞穴之氣皆不足也。水凝爲氷乃寒極之時。不能交於春而死矣

脈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堅大急。五藏菀熱寒熱獨并于腎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

此言五藏積熱而寒熱獨并于腎者。有脈象證候死期也。脈至如刀之偃。偃刀者。什而不起。降而不升之象也故其脈舉指而浮之則小急。重指而按之則堅大且急是乃五藏之積熱發而爲寒熱者。獨并于下部之腎經也。由此觀之。則偃刀之脈。當見于尺部者矣。且其爲證也。一下卧而不能坐。惟腎衰不能生木。及至立春則死矣

脈至如丸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腸氣予不足也。棗葉生而死。脈至如華者。令人善恐。不欲坐臥。行立常聽。是小腸氣予不足也。季秋而死（[illegible]）

此言大小腸氣之不足者。各有脈象證候死期。亦六府中之二也。脈至如丸之滑。其質有形而圓活。似于無形醫工指下相違不相值。是乃按之不可得也。正以大腸之不足耳。大腸之脈。輕虛以浮。當與肺同。今大腸精氣不足。傳道失職。脈如丸滑。全非輕虛以浮之體矣。當至棗葉生時而死。棗葉之時。則先棗華之候矣。脈至如華者。是似草木之華。虛弱而按之無本也。其證令人善恐以心氣不足也。不欲坐臥。以心氣不寧也。或行立之時常有聽物之意。以恐懼之心勝耳。是乃小腸之氣不足所致也。蓋心與小腸爲表裏。小腸之病。與心同也。小腸屬火。火王猶可生。至季秋則衰極而死矣

脈解篇第四十九（按此篇論病大抵出於靈樞經脈篇諸經爲病篇內曰所謂者正以古有是語而今述之也故名篇）

太陽所謂腫腰脽痛者。正月太陽寅。寅太陽也。正月陽氣出在上。而陰氣盛。陽未得自次也。故腫腰脽痛也。病偏虛爲跛者。正月陽氣凍解。地氣而出也。所謂偏虛者。冬寒頗有不足者。故偏虛爲跛也。所謂強上引背者。陽氣大上而爭。故強上也。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盛上而躍。故耳鳴也所謂甚則狂巔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狂巔疾也。所謂浮爲聾者。皆在氣也。所謂入中爲瘖者。陽盛已衰。故爲瘖也。內奪而厥。則爲瘖俳。此腎虛也。少陰不至者。厥也。（瘖音陰厥音決[illegible]）

此言膀胱經之諸證。其義應時合脈者也。首太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三太陽者。正月爲三陽。故曰太陽也

脽臀肉也。跛足偏廢也（[illegible]）瘖。口不能言也。亦[illegible]卽通評虛實論之所謂（[illegible]）足廢不能行也。足太陽膀胱之病經[illegible]脽痛者。正以膀胱在人爲三陽。獨太陽行於表（[illegible]陽類論曰三陽[illegible]又曰三陽爲表）正月在時爲三陽。亦屬太陽。太陽爲寅。卽太陽也。正月之時陽氣雖出於上。而寒氣正行。故陰氣尚盛。陽氣猶未得其至時之位次也。是以膀胱之氣名盛而實虛。今膀胱正氣反虛。此腰與脽所以爲腫爲痛也。正以其脈從腰中下挾脊貫臀。入膕中。過髀樞。故發之爲病者如此。亦所謂偏虛爲跛者。夫正月三陽用事。東風解凍。地氣已出。膀胱與正月相合。正以正月寒氣未減。而膀胱之氣頗有不足。故爲偏虛。而在一足爲跛也。　有所謂強上引背者。正以膀胱之脈起目內眥。上額交巔。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又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其陽氣大上而爭。與正月之陽氣上升者同。故邪氣入之。則爲強上引背也。　有所謂耳鳴者。正以正月之時。萬物隨陽氣以盛上而若有跳躍之意。故膀胱之脈。從巔至耳上角。其氣正與耳應。今正氣不足。邪氣有餘。皆能爲耳鳴也。　有所謂甚則狂巔疾者。正以陽氣者。膀胱也。其脈自頭至足。陰氣者。腎氣也。

其脈自足至首。正月以後。陽氣盡出于上。而陰氣在下。其下本虛。而上則實。膀胱之脈。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其支別者。從巔至耳上角。故爲狂之病。如生氣通天論所謂陰不勝其陽。則爲狂者是也。又爲頂巔之病。如爲頭痛眩冒沉重者皆是也。　有所謂浮爲聾者。正以膀胱之脈至耳故也。故脈浮則聾。蓋不止于鳴矣。　有所謂入中爲瘖者。正以膀胱之氣已衰。而入于其中。不能有助腎氣。故腎之脈使舌本者。其氣不相通。故爲瘖也。然此瘖病而又有爲俳病者。正以內有所奪。而腎精不藏。則其氣厥逆而上。下不通。故在上爲瘖。而在下爲俳也。此非腎虛之故而何。且是厥者何以驗之。若少陰腎經之脈不至。是乃厥之驗耳。（按此節何以膀胱釋之。蓋其經絡爲病。與手太陽無涉。故當以膀胱釋之。以下諸經倣此。按膀胱諸証。豈盡在正月哉。特論與時相應之義有如此耳。蓋虛實在人。隨時爲病。不必泥在正月也。彼善養者。有實無虛。則時亦不能使之病矣。讀者於此類經。與不以辭而害意。斯可與談[illegible][illegible]此。）

少陽所謂心脇痛者。言少陽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九月陽氣盡而陰氣盛。故心脇痛也。所謂不可反側者。陰氣藏物也。物藏則不動。故不可反側也。所謂甚則躍者。九月萬物盡衰。草木畢落而墮。則氣去陽而之陰。氣盛而陽之下長。故謂躍。（按心脇痛不能轉側。見靈樞經脈篇本經是動則病之下。）

此言膽經諸證其義與所應也少陽者足少陽膽經也膽經之脉入缺盆以下胸中循脇裏以出氣街今曰心脇痛者正以少陽邪氣之盛在於膽之脉行于脇而心之脉出于腋爲心之表故爲心脇痛也且九月之時天之陽氣已盡而陰氣方盛今膽有相火心有君火火墓于戌則陽不敵陰故爲心脇痛也　有所謂不可反側者正以九月陰氣方盛主于藏物物藏則不動今陰盛火衰故不可反側不但心脇之痛而已也　有所謂甚則躍者膽之脉循髀陽出膝外廉下入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絶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今九月萬物盡

衰草木畢落而墮則人身之氣去陽而入陰矣陽氣盛于陰分而長於下體故盛則爲跳躍耳

陽明所謂洒洒振寒者陽明者午也五月盛陽之陰也陽盛而陰氣加之故洒洒振寒也所謂脛腫而股不收者是五月盛陽之陰也陽者衰於五月而一陰氣上與陽始爭故脛腫而股不收也所謂上喘而爲水者陰氣下而復上上則邪客於藏府間故爲水也所謂胸痛少氣者水氣在藏府也水者陰氣也陰氣在中故胸痛少氣也所謂甚則厥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陽氣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故惕然而驚也所謂欲獨閉戶牖而處者陰陽相薄也陽盡而陰盛故欲獨閉戶牖而居所謂病至則欲乘高而歌棄衣而走者陰陽復爭而外并於陽故使之棄衣而走也所謂客孫脉則頭痛鼻鼽腹腫者陽明并於上上者則其孫絡太陰也故頭痛鼻鼽腹腫也（按諸病見靈樞經脉篇本經是動則病之下）

此言胃經諸證其義應時合脾者也胃經之病有所謂洒洒振寒者正以足陽明胃經者盛陽也在人爲陽明在時爲正午午者五月也然五月雖盛陽而一陰方生故謂五月爲盛陽之陰也陽氣盛而陰氣加之故胃經得病者熱中有寒當爲洒洒振寒也有所謂脛腫而股不

收者亦以五月爲盛陽之陰也胃之脉下髀關抵伏兔下入膝臏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又其支別者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天之陽氣至五月漸下而一陰初生人之陽氣亦至五月而下而一陰初生陰氣上與陽氣相爭故足爲陰其病在足所以脛腫而股不收也有所謂上喘而爲水者正以足太陰脉從足走腹足陽明脉從頭走足今陰氣微下而太陰上行則陰氣下而復上其所下之陰氣不散而客於脾藏胃府間所以化爲水腫之病也水勝則上乘於肺而爲喘矣且所謂胸痛少氣者亦以水氣在藏府也水氣者陰

氣也。陰氣在中。邪氣閉塞故作胷爲痛在氣爲少逆也氣所以喘也。所謂甚則厥氣上行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陽明脉解篇云。陽明主肉其脉血氣皆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又云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又曰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此曰陽氣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者。蓋言陽氣者胃氣也陰氣者水氣也。水氣在藏府間故相惡而驚也。所謂欲獨閉戶牖而處者。亦以陰氣與陽氣相薄胃之陽氣盡而脾與水氣盛故陰欲靜靜則安所以欲獨閉戶牖而處也。所謂病至則欲登高而歌棄衣而走者脾爲陰氣今

與陽爭。而陰氣盡并於陽。則陽氣盛而陰氣衰其故熱盛於身所以欲去衣而走也。所謂客孫脉則在頭爲痛在鼻爲鼽。在腹爲腫者以陰氣上行而并於陽明之氣是太陰爲陽明并於上也。則陽明之孫絡皆足太陰脾經之氣故陽明之經絡及太陰之經絡共爲前諸證也

太陰所謂病脹者太陰子也十一月萬物氣皆藏於中故曰病脹。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爲噫也。所謂食則嘔者物盛滿而上溢故嘔也。所謂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十二月陰氣下衰而陽氣且出。故曰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也（按諸病見靈樞經脉篇本[illegible]）

此言脾經諸證。其義應時令胃者也。脾經之病有所謂脹者正以足太陰脾經者屬陰也在人爲太陰在時爲子。子者十一月也十一月萬物氣藏於中脾藏既以應之。則脾脉入腹屬脾絡胃。故病當爲脹也所謂上走心爲噫者。正以脾脉之支別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故脾氣爲陰。陰氣盛而上走于陽明。則陽明絡屬心所以上走心而爲噫也。宣明五氣論曰。心爲噫。又按靈樞口問篇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爲噫夫素問言心。而靈樞言胃則此篇兼言陰氣走於胃胃

走於心。見三經相須而爲噫也。所謂食則嘔者。以物藏深固。惟物之入胃脾者。盛滿太過而爲之上溢故爲嘔也。所謂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時至十一月乃陰寒之候。陰氣下衰。而陽氣將出。故脾氣應之所以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也後者圊也氣者肛門之氣也

少陰所謂腰痛者少陰者腎也十月萬物陽氣皆傷故腰痛也。所謂嘔欬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依從。故嘔欬上氣喘也。所謂色色不能久立久坐。起則目䀮䀮無所見者。萬物陰陽不定未有主也秋氣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殺萬物。陰陽內奪故目䀮䀮無所見也。所

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秋氣萬物未有畢去。陰氣少。陽氣入。陰陽相薄。故恐也。所謂惡聞食臭者。胃無氣。故惡聞食臭也。所謂面黑如地色者。秋氣內奪。故變於色也。所謂欬則有血者。陽脈傷也。陽氣未盛于上而脈滿。滿則欬。故血見於鼻也。（色色衍文。疑當在䀮䀮之下。䀮音荒。按前諸證亦見靈樞經脈篇各經是動則病之下）

此言腎肝脾肺諸證。其義應乎純陰之候也。足少陰者。腎經也。腎脈上股內後廉。貫脊。又腰者爲腎之府。故腎經所謂腰痛者。正以少陰者初陰也。十月爲孟冬。是亦少陰也。萬物陽氣皆以陰氣而傷。故腎亦應之。所以爲腰痛也。有所謂嘔欬上氣喘者。正以其脈從腎。上貫膈入肺中。今腎之陰氣不能上升。而膀胱之陽氣不能下降。大凡諸經陽氣皆主于浮。惟膀胱之氣上浮。而下無所依從。故其氣不降。所以爲嘔爲欬。爲上氣喘也。上三證者。自腎經而言之耳。有所謂坐立難久起則目䀮䀮然。色色無所見者。正以十月之時。萬物之內皆有陰陽。陰盛陽生。尚未有主。秋氣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殺萬物。其陰陽內劫攻奪。故人之目䀮䀮然。凡物之色色無所見也。有所謂少氣善怒者。時則六陰已生。陽氣未治。則少陽之氣尚未得出。少陽與肝爲表裏。所以肝氣當治而未治也。故發之爲善怒。其名又曰煎厥。正以氣逆則怒也。此二證者。又自肝經而言之耳（生氣通天論亦有煎厥者參考之）

有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秋氣作于萬物未爲盡去。此時陰氣漸少。陽氣已入。陰陽相薄。故有所擊而爲恐也。此一證者。又自腎經而言之耳。宣明五氣論曰。精氣幷于腎則爲恐也。有所謂惡聞食臭者。正以陰氣內藏。而胃陽不和。所以胃無氣。而惡聞食臭也。此一證者。自脾經而言之耳。有所謂面黑如地色者。正以秋氣盡而入于內。陽氣出而不能大形於外。所以變之爲

黑色。黑爲冬之色也。此一證者。亦自腎經而言之耳

有所謂欬則有血者。正以陽脈初生。脈當受傷。則陽氣未盛于上。而陰氣當衝於諸脈。故滿則欬。欬則見血於鼻也。此一證者。恭自肺經而言之耳

厥陰所謂癩疝。婦人少腹腫者。厥陰者。辰也。三月陽中之陰。邪在中。故曰癩疝少腹腫也。所謂腰脊痛。不可以俛仰者。三月一振。榮華萬物。一俛而不仰也。所謂癩癃疝膚脹者。曰陰亦盛而脈脹不通。故曰癩癃疝也。所謂甚則嗌乾熱中者。陰陽相薄而熱。故嗌乾也。（癩音頹。嗌音益。乾音干。按前諸證見靈樞經脈篇本經是動則病之下）

此言肝經諸證。其義亦應時也。足厥陰肝經之脈。循股陰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今肝經有所謂頹疝婦人少腹腫者。正以厥陰者屬木。木爲春。三月三月屬辰爲五陽。然肝爲厥陰。則是陽中之陰也。陰伏陽中。則邪亦在中。故肝屬下部。邪爲有積。名曰頹疝。其少腹當爲腫也。有所謂腰痛不可以俛仰者。正以三月一振。榮華萬物。則萬物自然生成。凡俛者不可以仰。仰者不可以俛。故肝應其時。腰痛之病。俛仰似難也。有所謂頹癃疝膚脹者。正以厥陰亦盛。脈脹不通。故曰頹曰癃曰疝等病。皆陰病也。從此盛矣。有所謂甚則嗌乾熱中者。正以三月爲五陽。厥陰爲一陰。陰陽相薄。而在內爲熱中。在上爲嗌乾也。

刺要論篇第五十（刺要者刺鍼之要法故名篇自此以後有刺齊刺禁刺志等篇其義深且遠學者宜深玩）

黃帝問曰。願聞刺要。岐伯對曰。病有浮沉。刺有淺深。各至其理。無過其道。過之則內傷。不及則生外壅。壅則邪從之。淺深不得。反爲大賊。內動五藏。後生大病。（此節與靈樞官鍼篇首節大義相同）

此戒刺要不可不知。如下五節者。正刺要也。刺要。刺鍼之要法也。人之病有浮沉。浮則刺當淺。故過於深者則內傷。沉則刺當深。故不及而淺者。則外壅碍邪所以反爲大害也。若是者。正以內動五藏。後生大病耳。下文詳言之。

故曰。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膚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脈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

此承上文而言病各有在。以見病有浮沉。而刺之當有淺深也。

是故刺毫毛腠理無傷皮。皮傷則內動肺。肺動則秋病溫瘧。泝泝然寒慄。（泝音素）

此已下五節。正陳鍼刺之要。而此則言刺毫毛腠理者無傷皮也。蓋毫毛腠理在外。皮在內。皮傷則皮爲肺之合。當內動肺。肺動則肺主秋。故當至秋病成溫瘧。泝泝然寒慄也。

刺皮無傷肉。肉傷則內動脾。脾動則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脹煩不嗜食。

此言刺皮者無傷肉也。皮在外。肉在內。肉傷則肉爲脾之合。當內動脾。脾動則脾主四季之月。各王一十八日。共七十二日。其於季月當病腹脹煩而不嗜食也。正以脾之脈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故其爲病如此。

刺肉無傷脉、脉傷則內動心、心動則夏病心痛。

此言刺肉者無傷脉也。蓋肉在外、脉在內、脉傷則脉爲心之合、當內動心、心動則心主夏、至夏當病心痛。正以手少陰之脉、起于心中、出屬心系、手厥陰心包絡之脉起于胷中、出屬心包絡、故其爲病如此。

刺脉無傷筋、筋傷則內動肝、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

此言刺脉者無傷筋也。蓋脉在外、筋在內、筋傷則筋爲肝之合、當內動肝、肝動則肝主春、至春當病熱証而筋弛、弛者、緩也。正以熱則筋緩也。

刺筋無傷骨、骨傷則內動腎、腎動則冬病脹腰痛。

此言刺筋者無傷骨也。蓋筋在外、骨在內、骨傷則骨爲腎之合、當內動腎、腎動則腎主冬、當病腹脹腰痛也。正以腎脉直行、從腎上貫肝鬲、而腰又爲腎之府、故其爲病如此。

刺骨無傷髓、髓傷則銷鑠胻酸、體解㑊然不去矣。（解音懈　㑊音亦）

此言刺骨者無傷髓也。蓋骨在外、髓在內、髓傷則髓者骨之充、當骨空之內髓銷鑠、足胻酸疼、大體解解然㑊㑊然不能行動而去也。所謂强不强、弱不弱、寒不寒、熱不熱、懈㑊然不可以名狀者耳。靈樞海論曰、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胻酸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者是也。蓋靈樞雖言腦、而凡髓皆腦統之也。

刺齊論篇第五十一（齊者後世劑同刺以爲劑猶以藥爲劑故名篇）

黃帝問曰、願聞刺淺深之分。岐伯對曰、刺骨者無傷筋、刺筋者無傷肉、刺肉者無傷脉、刺脉者無傷皮、刺皮者無傷肉、刺肉者無傷筋、刺筋者無傷骨。（分去声）

此言刺有淺深之分也。前四句之法、自內而之外者言之也。欲治其內、止及其外、則內病治而外無傷矣。後三句之法、自外而之內者言之也。欲治其外、無傷其內、則外病治而內無傷矣。下文正詳言之。

帝曰、余未知其所謂、願聞其解。岐伯曰、刺骨無傷筋者、鍼至筋而去、不及骨也。刺筋無傷肉者、至肉而去、不及筋也。刺肉無傷脉者、至脉而去、不及肉也。刺脉無傷皮者、至皮而去、不及脉也。

此明言上文前四句之義也。刺骨無傷筋者、鍼至筋而去、不及于骨、則骨病自治、筋無所傷矣。刺筋無傷肉者、鍼至肉而去、不及于筋、則筋病自治、肉無所傷矣。刺肉無傷脉者、鍼至脉而去、不及於肉、則肉病自治、脉無所傷矣。刺脉無傷皮者、鍼至皮而去、不及於脉、則脉病自治、皮無所傷矣。其治皆以不及爲主耳。

所謂刺皮無傷肉者、病在皮中、鍼入皮中、無傷肉也。刺肉

無傷筋者過肉中筋也刺筋無傷骨者過筋中骨也此之謂反也

此明言首節末三句之義也蓋刺皮止於皮則肉不傷刺肉止于肉則筋不傷刺筋止于筋則骨不傷若過之則爲逆矣其法以不可太過爲主耳

刺禁論第五十二（刺有禁刺之穴故名篇）

黃帝問曰願聞禁數岐伯對曰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部於表腎治於裏脾爲之使胃爲之市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傍中有小心從之有福逆之有咎

此將陳禁刺之數乃先以藏府之有定次者言之也夫刺藏府者皆有要害不可不察肝象木木主東方故肝生於左（後世以爲其藏在右其脈在左者非）肺象金金主西方故肺藏於右雖其形爲五藏之華蓋而其用則在於右也肝爲少陽陽主於生故曰生肺爲太陰陰主於藏故曰藏心爲陽居於鬲上故心部在表腎爲陰居於鬲下故腎治于裏心爲五藏部主故稱曰部腎間動氣內治故稱曰治脾所以運化水穀以灌五藏故脾爲之使胃所以納受水穀無物不受故胃爲之市且鬲者鬲膜也心下鬲上爲肓心爲陽父也肺爲陰母也肺主於氣心主于血主

牢於身故鬲肓之上中有父母者正此心肺也心在五椎之下故背之中行有神道開一寸五分爲心俞又開一寸五分爲神堂（背上於心藏神之藏）然心之下有心包絡其形有黃脂裹心者屬手厥陰經自五椎之下而推之則包絡當垂至第七節而止故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蓋心爲君主爲大心而包絡爲臣爲小心也靈樞邪客篇謂諸邪之在心者皆在心之包絡而少陰之脈出入屈折皆如心主之脈行也則小心之義曉然矣（楊上善以腎爲[illegible]七之旁）（名自下心然以二七爲七節以腎爲心利安或者以七節之於爲鬲乃以鬲爲小心又或者以脊有二十一節）（自長強而逆數之背爲七節俱未安）則夫藏府在人之位次隆重如此故刺之者順其所而不傷則有福逆其所而傷之則有咎所謂要害之當察者以此

刺中心一日死其動爲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動爲語刺中腎六日死其動爲嚏刺中肺三日死其動爲欬刺中脾十日死其動爲吞

此言誤刺五藏者有死期與死證也心爲五藏六府之大主故刺之中心者即日死其動爲噫噫見則死矣（宣明五氣論曰心爲噫肝爲語腎爲嚏肺爲欬脾爲吞是也）刺之中肝者五日死其動爲語語見則死矣（五日疑作三日乃木生數也）刺之中腎者六日死以六乃水之成數也其動爲嚏嚏見則死矣刺中肺者

三日死其三歲爲五也註釋診要經絡論以爲金生數四日畢當至五日而死者是也其動爲欬欬見則死矣

刺中脾者十日死以十爲土之成數也其動爲吞吞見則死（按診要經絡論曰中心者環死即此一日之謂中脾者五日死即土成數之半也中腎者七日死亦土生成之數共半也）

刺中膽一日半死其動爲嘔（按膽爲六府之一當別于五藏故此另爲一節）

此言刺中膽者一日半死以其爲生數之半也其動爲嘔嘔見則死矣嘔出于胃而膽詭見之以木爲土尅也

刺跗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

此言中跗上而誤中大脉者爲死也跗上者足面也刺跗上者刺衝陽脉也衝陽穴爲胃經之原（傷寒論以爲趺陽之脉）若刺此穴者誤中大脉以致血出不止則胃爲五藏六府之大海其氣漸衰必至于死也前篇言刺肉者無傷脉則自此以下凡中脉之義皆相同矣

刺面中溜脉不幸爲盲（溜同流）

此言刺面部而誤中溜脉者爲盲也按靈樞本輸篇云溜于魚際則溜與流同所謂溜脉者凡脉與目流通者皆是也又按靈樞大惑論云五藏六府之精皆上注于目而爲之精又按靈樞論疾診尺篇云赤脉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陽病此皆溜脉之義也不知其脉與目通而刺面部者誤中流脉則不幸而目當爲盲也（王註以流脉爲手太陽任脉之交會手太陽脉自顴而斜行至目內眥任脉自鼻鼽兩旁上行至瞳子下故刺面中流脉者不幸爲盲愚則以爲溜脉不止小腸任脉兩經故與王註異）

刺頭中腦戶入腦立死

此言刺頭而誤中腦戶者爲立死也腦戶者督脉經穴名也（一名合顱在枕骨上強間後一寸半）在枕骨上通於腦中然腦爲髓海真氣之所聚鍼入腦則真氣泄故至死

刺舌下中脉太過血出不止爲瘖

此言刺舌下而失之太過者爲瘖也舌下者廉泉穴也屬任脉經任脉者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喉嚨屬陰脉之海今刺廉泉而中其脉氣至于太過則必血出不止而爲瘖矣蓋人之音聲必發于會厭以會厭爲音聲之戶靈樞憂恚無言篇云會厭之脉上絡任脉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今中脉太過則廉泉與天突相通天突與會厭相通宜其爲瘖矣也（王註以爲脾脉者無義蓋以靈樞經脉篇謂脾脉繫舌本散舌下爲脾脉並不考廉泉之名又曰舌本舌今則舌下也）

刺足下布絡中脉血不出爲腫

此言刺足下布絡而誤中其脉者當爲腫也布絡者凡足之六經皆有絡脉也誤中其脉而血又不出則必邪

不得散而爲腫矣。（王註此句爲然谷之中者盤之甚也）

刺郄中大脈，令人仆脫色。（郄中之下有一中字衍）

郄中，委中也。足太陽膀胱之脈，從目內眥下行於足，故誤中郄中之大脈，則令人仆倒而面色如脫去也。

刺氣衝中脈，血不出，爲腫鼠僕。（僕作鼷）

此言刺氣衝而誤中其脈者，當爲腫也。氣衝者，一名氣街，係足陽明胃經穴，在臍下橫骨端鼠鼷上一寸。刺氣衝者誤中其脈，而血又不出，則血氣幷聚於中，故內結爲腫在鼠鼷之中也。

刺脊間中髓，爲傴。

此言刺脊中而誤中其脊髓者，爲傴也。脊間者，督脈經脊中穴（一名神宗，一名脊俞，在十一椎下，刺五分，得氣即瀉，禁灸，灸之令人腰傴僂）。傴謂傴僂，身蹺屈也。一說凡一刺脊間而中其髓，則精氣泄，皆成傴僂，不止脊中一穴而已。

刺乳上，中乳房，爲腫根蝕。

此言刺乳上而誤中乳房者，爲腫，其根當自蝕也。乳上之穴名曰乳中，其內爲乳房，其下爲乳根，穴皆屬足陽明胃經。刺其乳上，內中乳房，則病當爲腫，其下爲乳根者當有膿自蝕，化爲膿水，而久不愈也。

刺缺盆中內陷，氣泄，令人喘欬逆。

此言刺缺盆而誤中內陷者，當爲喘欬逆氣也。五藏者肺爲之蓋，缺盆爲之道。肺藏氣而主息，又在氣爲欬。刺缺盆中內陷，以缺盆在橫骨陷中也，則肺氣外泄，故令人喘欬而氣逆耳。

刺手魚腹內陷，爲腫。

此言刺手魚腹而內陷者，當爲腫也。魚腹者，魚際之腹也。刺之太深而內陷，則當爲腫之疾也。

無刺大醉，令人氣亂。無刺大怒，令人氣逆。無刺大勞人，無刺新飽人，無刺大飢人，無刺大渴人，無刺大驚人。（靈樞終始篇云：凡刺之禁，新內勿刺，新刺勿內；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勞勿刺，已刺勿勞；已飽勿刺，已刺勿

飽；已饑勿刺，已刺勿饑；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驚大恐，必定其氣，乃刺之。故此更詳）

此歷舉不可輕刺之人，無非刺禁之大義也。大醉者脈數過度，刺之則脈氣愈亂。大怒者氣逆，刺之則令人氣愈逆。大勞者氣乏，刺之則氣愈耗。新飽者氣滿，刺之則氣不行。大飢者氣虛，刺之則氣愈散。大渴者血乾，刺之則血愈涸。大驚者氣亂，刺之則氣愈越也。

刺陰股中大脈，血出不止，死。

此言刺陰股而誤中大脈者，爲死也。陰股之中，脾之脈也。脾主中央土，藏以灌四旁，今血出不止，脾氣將竭，故死。

刺客主人，內陷中脈，爲內漏，爲聾。

此言刺客主人而內陷中脈者，爲內漏，爲耳聾也。客主人者，一名上關，足少陽膽經之穴，在耳上廉起骨，開口有空，手足少陽、足陽明三脈之會。內陷者，刺太深也。刺太深以中其脈，則交脈破決，故爲耳內之漏，及氣不營而爲聾也。

刺膝髕出液，爲跛。（跛音波）

此言刺膝髕而出液者，當爲跛也。犢鼻在膝髕之下，則犢鼻兩旁之上爲膝髕。此刺之者出液，則液出筋乾，當爲跛也。

刺臂太陰脈，出血多，立死。

此言刺肺脈而出血過多者，當立死也。臂太陰，即手太陰肺經之脈。按靈樞寒熱病篇亦有臂太陰，以其脈行於臂，故既可曰手，又可曰臂也。肺主行營衛陰陽，治節由之。今血出多，則營衛絕，故立死也。

刺足少陰脈，重虛出血，爲舌難以言。（重，平聲）

此言刺腎經而使之重虛出血者，當爲瘖也。足少陰腎經之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故腎既虛而刺之出血，則爲重虛，其舌必難以言也。

刺膺中陷中肺，爲喘逆仰息。（首中字平聲，次中字去聲）

此言刺膺中而誤中其肺者，當爲喘逆仰息也。刺膺中之穴，如足陽明胃經氣戶、庫房、屋翳、膺窗，足少陰腎經俞府、或中之類，乃誤中肺經雲門、中府，則肺氣上泄，故爲病喘急而逆，仰首而息也。

刺肘中內陷，氣歸之，爲不屈伸。（中平聲）

此言刺曲澤而誤中陷脈者，爲不屈伸也。肘中上，曲。尺澤穴，係手太陰肺經，刺之而內陷，結氣歸之，則手不能屈伸也。

刺陰股下三寸，內陷，令人遺溺。

此言刺肝穴而誤使內陷者，當遺溺也。（按王註以股下三寸爲腎經之絡。按足之三陰行于股內，今曰陰股下三[illegible]穴。蓋自上推之，臍旁五分有肓俞穴，肓俞[illegible]骨。穴曰橫骨者，陰上橫骨中也。又至下陰谷[illegible]膝下內輔骨後，其股下三寸並無穴名，何[illegible]之絡也。今按肝經有陰包穴，治遺溺，在膝上四寸[illegible]當股下三寸之處。又按脾經有箕門穴，治遺溺[illegible]在魚腹上越筋間，陰股內動脈應手，則當在肝脾兩經，然又以肝經爲長也。刺之而內陷其脈，則溺久不止矣。）

刺掖下脇間內陷，令人欬。（掖同腋）

此言刺肺脈而誤使內陷者，當爲欬也。掖下當爲天府穴，在腋下三寸，肺脈也。肺脈從肺系橫出腋下，今刺之而內陷其脈，則當爲欬也。

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滿。

此言刺少腹而誤中膀胱，則溺出而少腹滿也。胞氣外

泄膀胱虛脹故溺出而少腹滿也

刺腨腸內陷爲腫

此言刺腨腸而誤使內陷者當爲腫也腨腸者足肚腹中承筋穴（俗云腳肚）係足太陽膀胱經內陷則氣泄故爲腫（按銅人明堂俱禁鍼）

刺匡上陷骨中脈爲漏爲盲（匡眶同中去聲）

此言刺目眶而誤中其脈者當爲漏爲盲也匡目眶也（俗云眼眶）陷骨謂眶骨也脈乃目之系也誤中之則眼系絕故爲漏與盲也漏者淚下不止也

刺關節中液出不得屈伸（中平聲）

此言刺關節中而使之液出者當不能屈伸也凡刺手足關節之所即臂肘股膝之交也使之液出則筋膜漸乾故不分手足皆不得屈伸耳

刺志論篇第五十三（志者記也篇內言虛實之要及瀉實補虛之法當記之不忘故名篇）

黃帝問曰願聞虛實之要岐伯對曰氣實形實氣虛形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穀盛氣盛穀虛氣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脈實血實脈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

此言虛實之要凡氣與形穀與氣脈與血相稱者爲常而相反者爲病也氣者人身之氣也（如營氣衛氣是也）形者人之形體也（次節岐伯以身字代形字）氣實則形實氣虛則形虛此其相稱者爲常而相反則爲病矣然此氣之虛實必于脈而驗之但不可即謂氣即脈也觀下文有血脈對舉者可知（王註引陰陽應象大論之形歸氣以釋其虛實之同甚有見至以氣爲味氣明非是）穀盛穀虛者用穀有多少而穀氣斯有盛虛也故穀多則氣盛穀虛則氣虛此其相稱者爲常而相反則爲病矣此曰氣者即上文之所謂氣也（靈樞營衛生會篇云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臟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脈要精微論謂脈者血之府言血之多少必聚於經脈之中也故脈實則血實脈虛則血虛此其相稱者爲常而相反則爲病矣

帝曰如何而反岐伯曰氣盛身寒此謂反也氣虛身熱此謂反也穀入多而氣少此謂反也穀不入而氣多此謂反也脈盛血少此謂反也脈少血多此謂反也（氣盛身寒入字愚僭入之）（舊本以脫爲也脈少之小當作小）

此承上文而言相反爲病者之有三也氣盛者身宜溫而今反寒氣虛者身宜清而今反熱穀多者氣宜多而今反少穀少者氣宜少而今反多脈盛者血宜多而今反少脈小者血宜少而今反多此皆謂之相反也

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穀入多而氣少者得之有所脫血濕居下也穀入少而氣多者邪在胃

與肺也。脈小血多者，飲中熱也。脈大血少者，脈有風氣，水漿不入，此之謂也。

此承上文而究其所以爲相反者，由於邪氣之所致也。氣本盛矣，而身反寒，蓋得之傷寒故也。惟寒傷形，故傷寒則身寒也。（此傷寒者，初時所感之寒，至于日久，則寒亦爲熱矣。故熱論曰：今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水熱論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爲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身熱也。）氣本虛矣，而身反熱，蓋得之傷暑故也。惟熱傷氣，故傷暑則身熱也。穀入多者而氣則反少，以其有所脫血，血去過多，則氣少也。又濕居下部，濕勝則筋脈壅滯，而氣亦衰也。穀入少者而氣則反多，以其邪在於胃，胃本多氣多血，而邪氣雍塞，斯氣益多也。又邪在於肺，而肺氣喘滿，斯氣益多也。此所謂邪，凡風寒暑濕燥火皆是也。脈體本小而血則反多，以其嘗熱飲之時，而爲熱中，故血似滑溢而爲多也。脈體本大，而血則反少，以其外感于風氣，而脈之所以爲大，水漿不入，而血之所以爲少，此皆反者爲病之謂也。然細味之，則氣盛身寒者，盛爲偏實，而寒爲真虛。氣虛身熱者，虛爲真虛，而熱爲偏實。穀多氣少者，多爲偏實，而少爲真虛。穀少氣多者，少爲真虛，而多爲偏實。脈小血多者，小爲真虛，而多爲偏實。脈大血少者，大爲偏實，而少爲真虛也。所以爲有虛實之要者如此

夫實者，氣入也；虛者，氣出也。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入實者，左手開鍼空也；入虛者，左手閉鍼空也。

此言瀉實補虛之有法也。夫所謂實者，邪氣之入而實也，非真實也；所謂虛者，正氣之出而虛也，乃真虛也。邪實者，其體必熱；氣虛者，其體必寒。寒熱之間，虛實括矣。（雖有氣盛身寒，其寒爲邪，然終不能不成熱也。）大凡用鍼之法，右手持鍼，左手指穴。衣其入鍼瀉實之時，則左手掐穴開鍼空以瀉之。及其去鍼補虛之時，則左手閉穴閉鍼空以補之。先治偏實而後補真虛，此要法也。然則今之用藥者，亦惟瀉實補虛如鍼法耳。孰謂理之不可類推哉。

鍼解篇第五十四

（按靈樞有九鍼十二原篇，而小鍼解篇正所以解九鍼十二原篇之鍼法。此篇與小鍼解篇大同小異，故亦謂之鍼解篇。愚故以小鍼解篇之詞參入而釋之。）

黃帝問曰：願聞九鍼之解，虛實之道。岐伯對曰：刺虛則實之者，鍼下熱也，氣實乃熱也。滿而泄之者，鍼下寒也，氣虛乃寒也。菀陳則除之者，出惡血也。邪盛則虛之者，出鍼勿按。徐而疾則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之；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言實與虛者，寒溫氣多少也。若無若有者，疾不可知也。察後與先者，知病先後也。爲虛與實者，工勿失其法。若得若失者，離其法也。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者，爲其各有所宜也。補瀉之時者，與氣開闔相合也。九鍼之名，各

續修四庫全書 2

不同形者鍼窮其所當補寫也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愼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近遠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衆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義無邪（斜）下者欲端以正也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氣易行也（瞻言其靈樞作究當也爲其各有所爲法今平聲）此詳解鍼法之義也鍼經有所謂刺虛則實之者言氣口虛而當補之也補之者即下文刺虛須其實候其陽氣隆至鍼下既熱乃去鍼也蓋氣實乃熱也此補法也

素問

滿而泄之者言氣口盛而當寫之也寫之者即下文刺實須其虛候其陰氣隆至鍼下已寒乃去鍼也蓋氣虛乃寒也寒者凉也菀陳則除之者正以菀者積也陳者久也除者去也言絡脈之中血積而久者去其血脈以出惡血也邪盛則虛之者言諸經邪氣之勝者皆寫其邪出鍼之時勿按其穴令邪氣之發泄也此上皆寫法也　徐而疾則實者言得經氣已久乃徐出之然鍼既出穴則速按之故人之正氣可不泄而實矣此補法也（靈樞小鍼解曰徐而疾則實言徐納而疾出也則以入鍼爲徐而不以出鍼爲徐與此解不同）疾而徐則虛者言鍼既入穴已至於經脈即疾出之然鍼既出穴則徐按之而人之邪氣可泄之而虛矣此寫法也（小鍼解曰疾而徐則虛者言疾納而徐出也亦與此不同）言實與虛者鍼下寒而氣少者爲虛邪氣已去也鍼下熱而氣多者爲實正氣已復也若無若有者其寒溫多少至疾而速正恍惚於有無之間眞不可易知也（小鍼解曰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言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察後與先者言知病之虛實先後然後施以補寫之法也（此下當有若亡若存之辭小鍼解曰察後與先若亡若存者言氣之虛實補寫之先後也察其氣之已下與常存也）爲虛與實者言醫工實則虛之虛則實之勿失補寫之法也若得若失者言醫工自離其法誤施補寫若有所得其實若有所失也（小鍼解曰爲虛與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佖然若有得也寫則怳然若有失也義與此亦異）

素問

虛實之要九鍼最妙爲其各有所宜也（熱在頭身宜鑱鍼肉分氣滿宜圓鍼脈氣虛少宜鍉鍼寫熱出血發泄固病宜鋒鍼破癰出膿血宜鈹鍼調陰陽去暴痹宜圓利鍼治經絡中痛痹宜毫鍼痹深居骨解腰脊節腠之間宜長鍼虛風舍於骨解皮膚之間宜大鍼）補寫之時者言各經脈氣之行自手太陰以至厥陰晝夜共行五十度其鍼入之後若鍼下氣來謂之開可以迎而寫之氣過謂之闔可以隨而補之鍼與氣開闔相合也　九鍼之形各不同形者即其鍼之異則當察其何鍼爲補何鍼爲寫也　刺實須其虛者留鍼候其陰氣隆至鍼下寒乃去鍼也　刺虛須其實者候其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　經氣已至

一三〇七八 子 續修四庫 [illegible]

慎守勿失者言得各經之氣已至則當謹慎守之勿變更以用他法也　深淺在志者言病深則鍼深病淺則鍼淺分病之內外也　近遠如一者言或深或淺雖有近遠不同然其所候者唯以氣至爲期其候則相等無二也　如臨深淵者言候氣已畢補寫之法不敢輕忽也　手如握虎者言持鍼堅定欲其壯也　神無營於衆物者醫工之神也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之以惑亂已之神也　義無斜下者言正指直鍼欲端以正而無偏斜也　必正其神者病人之神也欲瞻病人之目制其神氣使之專一令病人之氣易行也

所謂三里者下膝三寸也所謂跗之者舉膝分易見也巨虛者蹻足䯒獨陷者下廉者陷下者也（跗之之字當作上分去聲易去聲）

此言取穴之法也所謂三里即足陽明胃經之穴膝下三寸也所謂跗上者即足陽明胃經衝陽穴舉膝下三里而重按之則衝陽動脉止矣故曰舉其膝分則易見矣巨虛者有巨虛上廉又名上巨虛在三里下三寸有巨虛下廉又名下巨虛在上廉下三寸蹻足䯒獨陷者取之蹻者舉也蓋大腸之穴有陷者在䯒可以取此二穴也故曰下廉者陷下者也言下廉則上廉可准矣

帝曰余聞九鍼上應天地四時陰陽願聞其方令可傳於後世以爲常也岐伯曰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鍼各有所宜故曰九鍼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脉應人人筋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齒面目應星人出入氣應風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故一鍼皮二鍼肉三鍼脉四鍼筋五鍼骨六鍼調陰陽七鍼益精八鍼除風九鍼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氣此之謂各有所主也人心意應八風人氣應天人髮齒耳目五聲應五音六律人陰陽脉血氣應地人肝目應之九（此節當與靈樞九鍼篇第一節參看）

此詳人與天地相參無非因九鍼之義而擴推之也夫

天爲一一爲陽爲奇也地爲二二爲陰爲偶也人爲三參天地而爲三也時有四音有五律有六星有七風有八野有九故象之而有九鍼者此也不惟是也人之皮應天天覆萬物而皮爲身之庇也人之肉應地地以厚德載物而肉則柔厚安靜者象之也人之脉應人人有盛衰變易而脉則虛實不常者象之也人之筋應時時候各有所司而筋則各有所以束者象之也人之陰陽合氣應六律律有損益相生而氣則陰陽象之也人有出入之氣應風風有往來而氣則象之也人有九竅者陽竅七在面部陰竅二前陰後陰也在下部其九竅爲統而

三百六十五絡。爲之相攝者應中、故皆分爲九而野之中。萬物紛雜。其象相類也。故用九鍼以刺之者。亦所以合此九數耳。其一鍼皮。其二鍼肉。其三鍼脉。其四鍼筋其五鍼骨。其六鍼之以調陰陽。其七鍼之以益精。其八鍼之以除風。其九鍼之以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之邪氣。此之謂各有所主也。不惟是也。人之心意應八風八風不常。而心意之變化如之。人氣應天。天道不息。而人之氣如之。人髮齒耳目共爲六。則應六律。人五聲則應五音。人之陰陽十二經及脉血應地。蓋地承載萬物而人身無乎不備。與之同象也。人肝目亦應之九。蓋木

生於三。三而三之。則爲九矣

九竅三百六十五。人一以觀動靜天二以候五色七星應之以候髮毋澤五音一以候宮商角徵羽六律有餘不足應之二地一以候高下有餘九野一節俞應之以候閉節三人變一分人候齒泄多血少十分角之變五分以候緩急六分不足三分寒關節第九分四時人寒溫燥濕四時一應之以候相反一四方各作解

（按此一百二十三字蠹簡殘文莫可強解姑缺之以俟知者）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六　終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七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彦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姪舉人松雲子馬文炳　甥舉人起宗子柳宗枝）仝校正

長刺節論篇第五十五（篇內言刺家節要之法惟長于此者則雖不診脉而聽病者之言亦可以行鍼也故名篇）

刺家不診。聽病者言。

此言刺家不能診脉者。當審病者之言以刺之也。夫病形於脉。脉有虛實。則補瀉可施。按靈樞九鍼十二原篇云。凡將用鍼。必先診脉。視氣之劇易。乃可以治也。但後世之士。既不能診。又不詳審病源。故神聖言此爲不能

診脉者設耳。非謂刺家之不必診脉也。觀前後諸篇之言脉者可知矣。

在頭。疾痛爲藏鍼之。刺至骨。病已。上無傷骨肉及皮。皮者道也。

此言刺頭痛之法也。言頭痛者。其病在腦髓即骨也。乃深入其鍼。如藏物然。故曰爲藏鍼之。直刺至骨。則病自[illegible]病所在骨。已上無傷骨上之肉及皮。蓋皮乃經脉往來[illegible]可傷也。

陰刺。入一。傍四處。治寒熱。深專者刺大藏。迫藏刺背。背俞也。刺之迫藏。藏會。腹中[illegible]熱去而止。與刺之要。發鍼而淺

出血（按靈樞官鍼篇云五曰陽刺陽刺者正內一傍內四而浮之以治寒氣之博大者也十曰陰刺陰刺者左右卒刺之以治寒厥中寒厥足踝後少陰也今本篇陰刺之法乃是陽刺則陽誤作陰）

此言治寒熱之法也凡腹中有寒熱病者則陽刺之正入一傍入四若寒熱病氣深而且專則病在五藏當刺大藏以治之惟其邪氣迫藏故刺五藏之俞在於背者即肺俞心俞肝俞脾俞腎俞也蓋五藏爲大藏而刺五俞即所以刺大藏也然刺之迫近於藏以五俞爲藏氣之所會耳刺之無問其數必使腹中寒熱去而止鍼且刺之要不宜出血太多須發鍼而淺少出其血耳

治腐腫者刺腐上視癰小大深淺刺刺大者多血小者深

之必端內鍼爲故止（小者深之之深當作淺內納同）

此言刺腐腫之法也腐腫謂腫中肉腐敗爲膿血者刺其腐上雖小者則淺其鍼大者則深其鍼蓋刺大者欲其多出血故深刺之刺小者不欲其多出血故淺刺之也但端納其鍼候病去復故則止鍼矣

病在少腹有積刺皮髓以下至少腹而止刺俠脊兩傍四椎間刺兩髂髎季脇肋間導腹中氣熱下已（按舊本新校正內經書無髂字遂以骺字易之按骺音括靈樞師傳篇有骺骨有餘以候髃骬則骺字似可謂爲骨端也但以此代髂字未安意內經中有應用肉旁者每以骨旁代之有應用骨旁者每以肉旁代之故近有同文錄膀有髈膕有膕測髂可從左傳桓公六年隨季良諫追楚師而公言牲牷肥腯腯亦肥義腯似髂字髂口亞反腯音突）

此言刺少腹有積者之法也凡病在少腹有積者刺皮髓以下至少腹而止（皮髓原非穴名愚意自少腹之皮肥厚以下盡其少腹內取穴而止王註謂皮髓在臍下同身寸之五寸則是曲骨穴上尺既曰曲骨則當言爲已上不宜言已下也今按曲當卯治少腹脹滿但王註謂以王則可驗其爲頹解也全元起作皮體亦未爲得）又刺四椎兩旁閒乃手厥陰心包絡之俞也按脈要精微論亦曰診得心脈而急此爲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心爲牡藏小腸爲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由此則少腹有積刺厥陰俞宜矣（王註謂四椎旁無俞欲以五椎旁心俞易之蓋不考厥陰俞即爲心包絡之俞也）髂爲腰骨兩髂髎者居髎穴也係足少陽膽經季脇肋間章門穴也（居髎在章門下八寸三分果治腰引小腹痛足[illegible]註另以季脇肋間爲章門穴亦治小腹痛[illegible]係肝經穴在臍上二寸開兩旁各九寸）

引腹中之氣至有熱氣下行則病已矣蓋熱下則積散也

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兩股間刺腰髁骨間刺而多之盡炅病已（髁胡瓦切炅炯同）

此言刺寒疝之法也小腹間痛而大小便皆難其病名疝得之寒氣所致也蓋疝成于肝腎二經肝脈環陰器抵少腹腎脈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其氣衝亦腎與衝脈之所經故即少腹腰股髁骨間而多取其穴候少腹盡熱則病已矣炅者熱也

病在筋筋攣節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痺刺筋上爲故刺分

肉間不可中骨也病起筋炅病已止（中去）

此言刺筋痺之法也。筋痺則筋攣節痛。而難以起行。刺筋之痛上。以復其舊。且筋在分肉間。刺筋者不可刺至骨而傷之也。若病已起。筋已熱。則病已而可止鍼也

病在肌膚。肌膚盡痛名曰肌痺傷於寒濕刺大分小分。多發鍼而深之以熱為故無傷筋骨傷筋骨。癰發若變。諸分盡熱病已。止（氣穴論云肉之大會為谷則合谷陽谷等為大分肉之小會為谿則解谿俠谿等為小分）

此言刺肌痺之法也。傷于寒濕肌膚盡痛故成肌痺。刺大肉小肉之分多發鍼于穴所而深刺之候其氣至而熱為復其舊但無至太深以傷筋骨。若傷之當發癰而

有他變也（靈樞九鍼十二原篇云鍼太深則邪氣反沉病益又終始篇云病淺鍼深內傷良肉皮膚為癰）必得大小肉分盡熱則病已而可止鍼矣

病在骨骨重不可舉。骨髓酸痛寒氣至。名曰骨痺深者刺無傷脈肉為故。其道大分小分骨熱病已止

此言刺骨痺之法也。骨重難舉髓中痠疼。而寒冷氣至病成骨痺。當深刺之然無傷脈肉為復其舊其鍼路在大小分肉間候至骨熱則病已而可止鍼也

病在諸陽脈。且寒且熱諸分且寒且熱名曰狂刺之虛脈視分盡熱病已止。

此言刺狂病之法也手足諸陽經之脈及大小肉之分發為寒熱是氣亂為狂刺之者當乘其脈之盛而寫之使虛視諸分肉盡熱則病已而可止鍼也。

病初發歲一發不治月一發不治月四五發。名曰癲病刺諸分諸脈其無寒者以鍼調之病已止

此言刺癲病之法也病有初得之者或每歲一發或每月一發皆不治可愈至每月四五次發者名為癲病先刺各經之分肉與脈如不至于寒則可以鍼補之候病已可止鍼也。上文言病在諸陽脈為狂則此當在諸陰脈為癲上文言發寒熱是寒亦熱極所致也此曰無寒則病在陰分但寒而不熱若至于無寒則為病已之兆

此乃陽經陰經之分寒熱與寒之異曰狂曰癲之殊也難經謂諸陽為狂諸陰為癲者以此。

病風。且寒且熱炅汗出一日數過先刺諸分理絡脈汗出且寒且熱三日一刺百日而已。

此言刺風證之法也凡病風發為寒熱熱時汗出一日數過此即風論之所謂寒熱證也先刺諸經分肉腠理絡脈其汗隨出仍發寒熱但須三日一刺。至百日而病可已矣。

病大風骨節重。鬚眉墮名曰大風刺肌肉為故汗出百日。刺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鬚眉生而止鍼

此言刺大風證之法也病大風者即風論及靈樞四時氣篇皆謂之癘也其骨節重鬚眉墮當刺其肌肉以復其舊但刺肌肉以出其汗者百日又刺骨髓以出其汗者亦百日凡二百日則鬚眉出而可止鍼矣（癘音賴）

皮部論篇第五十六（篇內首節有皮有分部末亦如之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皮有分部脉有經紀筋有結絡骨有度量其所生病各異別其分部左右上下陰陽所在病之始終願聞其道岐伯對曰欲知皮部以經脉爲紀者諸經皆然

此言皮部以經脉爲紀盡各經而皆然也人身之皮分爲各部如背之中行爲督脉督脉兩旁四行屬足太陽經所後背旁屬足少陽經肋屬足厥陰經等義是也脉有經紀故靈樞有經脉篇筋有結絡故靈樞有經筋篇骨有度量故靈樞有骨度篇者是也

陽明之陽名曰害蜚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陽明之絡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痹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絡盛則入客於經陽主外陰主內少陽之陽名曰樞持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陽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故在陽者主內在陰者主出以滲於內諸經皆然太陽之陽名曰關樞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陽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蜚音飛）

此言手足三陽經之皮部也陽明之陽名曰害蜚蜚者飛也害蜚者即後害有之義推之則蜚當爲輕揚而有當爲沉重也即後關蟄之義推之則蜚當與蟄互相應也夫陽明而曰害蜚者陽氣自盛爲物陽極則有亦陰之義故曰害蜚物之飛者尤爲屬陽也（如詩經有四月秀葽又本草至夏則草枯而有夏枯草之類）上者手也爲手陽明大腸經下者足也爲足陽明胃經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陽明之絡也（大腸經之絡曰偏歷穴胃經之絡曰豐隆穴然謂之曰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爲痛多黑則爲痹黃赤則有熱多白則有寒五色皆見則有寒有熱也絡盛則方入客於經脉蓋絡自旁行之脉言而經自直行之脉言也大腸與胃主外爲表而肺與脾主內爲裏由絡入經則由經入裏之漸也少陽之陽之義名曰樞持陰陽離合論以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則此少陽者乃其執持此樞之經也手少陽爲三焦經足少陽爲膽經故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陽之絡也（三焦之絡曰外關穴膽經之絡曰光明穴然謂之曰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爲痛多黑則爲痹黃赤則有熱多白則有寒五色皆見則有寒有熱也絡盛則方入客於經脉故在陽者主內少陽爲一陽而在外陽明爲二陽太陽爲三陽則此少陽眞

主在內也其心包絡爲三焦之裏肝爲膽之裏主出以應於少陽而又滲灌於內是表裏相須之理宜然也推之諸經皆如此耳太陽之陽之義名曰關樞蓋少陽爲樞而此太陽爲三陽最在外則此太陽爲關樞也陰陽離合論以陽明爲闔太陽爲開而此以太陽爲開（開者闢也）益彼就表之表而言而此對少陽而言耳手太陽爲小腸經足太陽爲膀胱經故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陽之絡也（小腸之絡曰支正穴膀胱之絡曰飛揚穴然謂之曰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爲痛多黑則爲痺黃赤則有熱多白則有寒五色皆見則有寒有熱也絡盛則方入客於經脈陽經主外而心爲小腸之裏腎爲膀胱之裏者則在內也上文言陽明少陽皆曰陽主外陰主內而又曰諸經皆然故此太陽不言陽外陰內之義耳及下節陰經亦不必言也

少陰之陰名曰樞儒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陰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其入經也從陽部注於經其出者從陰內注於骨心主之陰名曰害肩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心主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太陰之陰名曰關蟄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陰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凡十二經絡脈者皮之部也（按儒甲乙經作[illegible]玉篇某有檽字木名皮可染色於義無着不若了[illegible][illegible]字以順字解之亦通王註于心主之陰止言心包豈[illegible]遺失肝經當可厥陰之陰）

此言手足陰經之皮部也少陰之陰之義名曰樞儒陰陽離合論以少陰爲樞則此所謂樞儒者正以少陰爲初陰當有柔順之義也手少陰爲心經足少陰爲腎經故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陰之絡也（心經之絡曰通里穴腎經之絡曰大鍾穴然謂之曰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爲痛多黑則爲痺黃赤則有熱多白則有寒五色皆見則有寒有熱也絡盛則方入客于經脈其入經也從小腸膀胱部以入于經脈其自陽經而出也則從心腎陰經以內注于骨矣厥陰之陰之義名曰害肩肩者重也害肩者萬物從陰而沉而此陰氣有以殺之故曰害肩手厥陰爲心主包絡經足厥陰爲肝經故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厥陰之絡也夫曰心主之陰而又曰上下同法則肝在所遺耳（心包絡之絡曰內關穴肝經之絡曰蠡溝穴然謂之曰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爲痛多黑則爲痺黃赤則有熱多白則有寒五色皆見則有寒有熱也絡盛則方入客於經脈其入于經也從三焦膽部以入于經脈其自經而出也則從心包與肝以內入於血脉矣太陰之陰之義名曰關蟄蟄者藏也太陽爲三

陽既曰關樞則此太陰爲三陰當爲關蟄也手太陰爲肺經足太陰爲脾經故上下同一法耳視其上下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陰之絡也（肺經之絡曰列缺穴脾經之絡曰公孫穴然謂之浮絡則孫絡大絡皆在其中）其色多青則爲痛多黑則爲痹黃赤則爲熱多白則有寒五色皆見則有寒有熱也絡盛則方入客於經脈其入於經也從大腸胃部以入于經其自經而出也則從肺脾以入於肌肉矣凡此十二經絡之脈者乃皮之部也能知之則可以知百病之始終矣

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於皮毛邪中之則腠理開開則入客於絡脈留而不去傳入於經留而不去傳入於府廩

於腸胃邪之始入於皮也泝然起毫毛開腠理其入於絡也則絡脈盛色變其入客于經也則感虛乃陷下其留於筋骨之間寒多則筋攣骨痛熱多則筋弛骨消肉爍䐃破毛直而敗（中去聲䐃音窘大義又見調經論繆刺論）

此承上文而言百病之漸始於皮毛入于絡脈又入于經脈又入於府又入於藏其寒熱異邪則證候悉分也由上文觀之故知百病之始生也必先入於皮毛邪中皮毛則腠理開開則客於絡脈留而不去傳入於經脈又留而不去傳入於六府廩積于腸胃又入於五藏（經文無入於五藏之義但由下節有六經脈滿則入舍於府藏也分明該言五藏其義始全）方邪之始入皮也泝然起毫毛開腠理其入於絡也則絡脈盛色變如上文有青黑黃赤白等色皆是也其入於經也由經之虛故邪從而陷下矣乃留於筋骨之間寒多則有筋攣骨痛之證熱多則有筋弛骨消肉爍䐃破毛直而敗之證又由是而傳入於府傳入於藏矣

帝曰夫子言皮之十二部其生病皆何如岐伯曰皮者脈之部也邪客於皮則腠理開開則邪入客於絡脈絡脈滿則注於經脈經脈滿則入舍於府藏也故皮者有分部不與而生大病也帝曰善

此因帝復問而申言上文之義也不與而生大病者言皮部邪初感時不能分理而大病從是生也

經絡論篇第五十七（內論經絡所見之色故名篇）

帝問曰夫絡脈之見也其五色各異青黃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岐伯對曰經有常色而絡無常變也帝曰經之常色何如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黃腎黑皆亦應其經脈之色也帝曰絡之陰陽亦應其經乎岐伯曰陰絡之色應其經陽絡之色變無常隨四時而行也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此皆常色謂之無病五色具見者謂之寒熱帝曰善（此皆常色謂之無病八字當在從四時而行也之下）

此言絡脈無病之色有常有病之色無常皆異于經脈

有常之色，而可以驗病也。前篇言絡脈之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爲寒熱等語，故帝以絡脈之見五色所以異者問之。伯言經有常色者，心主赤，肺主白，肝主青，脾主黃，腎主黑，故經脈之色與此相應也。絡有不常而爲變者，或五色各見，或五色俱見而無常者也。然而陰絡之色與經相應，如太陰肺經之絡其色亦白，少陰心經、厥陰心包經之絡其色亦赤，太陰脾經之絡其色亦黃，厥陰肝經之絡其色亦青，少陰腎經之絡其色亦黑，故謂陰絡之色應其經者是也。至於陽絡之色，變無常，不與經而相應，乃隨四時

而行。凡大腸、小腸、胃、膽、膀胱、三焦，在春則皆青，在夏則皆赤，在至陰則皆黃，在秋則皆白，在冬則皆黑，不與陰經之絡爲一也。此乃陰絡陽絡之常色，無病之時如此。及其感邪爲病之時，寒多則血氣凝澁，凝澁則色青黑；熱多則血氣淖澤，淖澤則色黃赤；五色具見者，謂之寒熱相兼也。所謂絡有不常而爲變者如此。

氣穴論篇第五十八（詳論周身氣穴，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氣穴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未知其所，願卒聞之。岐伯稽首再拜對曰：窘乎哉問也！其非聖帝，孰能窮其道焉。因請溢意盡言其處。帝捧手逡巡而却曰：夫子之所余道也，目未見其處，耳未聞其數，而目以明，耳以聰矣。岐伯曰：此所謂聖人易語，良馬易御也。帝曰：余非聖人之易語也。世言真數開人意，今余所訪問者真數，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然余願聞夫子溢志盡言其處，令解其意，請藏之金匱，不敢復出。（目以明以聰已明易去声）

此帝欲聞氣穴之真數，而詳問之也。不謊也。（發蒙解惑，靈樞刺節真邪篇中之鍼法，言真數一明，則鍼法當除論也）

岐伯再拜而起曰：臣請言之。背與心相控而痛，所治天突與十椎及上紀，上紀者胃脘也，下紀者關元也。背胸邪繫陰陽左右，如此其病前後痛澁，胸脇痛而不得息，不得臥，

上氣短氣偏痛，脈滿起，斜出尻脈，絡胸脇，支心貫鬲，上肩加天突，斜下肩交十椎下。（十椎之十當作大，邪斜同，禮如牲體去尻，其尻苦刀反）

此言治背心相控而痛之法也。天突者，任脈經穴也，（在頸結喉下四寸宛宛中，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十椎者，挾脊爲督脈一經，但十椎下無穴，當是大椎也。蓋在胸治天突，則在背治大椎者，其爲相合。（王註疑爲七椎者恐非是）上紀者胃脘也，（在臍上四寸）下紀者關元也。（在臍下三寸）在後爲背，在前爲胸，在背爲陽，在胸爲陰，正以背與胸邪繫陰陽左右如此，故其前後之病爲痛，爲澁，爲胸脇痛，爲不得息，爲不得臥，爲上氣，爲短氣，爲偏痛，爲脈滿起，此正金匱真言論之所謂背爲陽，

腹爲陰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難經六十七難謂之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以此）又背之督脈斜下出尻脈絡行腸支心貫鬲上有加天突之上又斜下肩髎背大椎之下足以必刺天突大椎胃脘關元耳

藏俞五十穴（此與靈樞本輸篇大同）

此言五藏井滎俞經合之穴左右共有五十穴也肝之井曰大敦（足大指端外側去爪甲如韭葉及三毛之中刺三分留十呼灸三壯）滎曰行間（足大指之間動脈應手陷中刺三分留十呼灸三壯）俞曰太衝（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刺三分留十呼灸三壯）經曰中封（足內踝骨前一寸半陷中仰足而取之伸足乃得之刺四分留七呼灸三壯）合曰曲泉（膝內輔骨下大筋上小筋下陷中屈膝而得之刺六分留十呼灸三壯）心之

井曰少衝（手小指內廉端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灸三壯）滎曰少府（小指本節後骨縫陷中對勞宮鍼一分灸三壯）俞曰神門（掌後銳骨端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七壯）經曰靈道（掌後一寸半鍼三分灸三壯）合曰少海（肘內廉節後大骨外去肘端五分鍼二分留三呼不宜灸）脾之井曰隱白（在足大指之端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刺一分留三呼灸三壯）滎曰大都（大指本節後內側陷中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俞曰太白（足內側核骨下陷中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經曰商丘（足內踝下微前陷中刺四分留七呼灸三壯）合曰陰陵泉（膝下內側輔骨下陷中伸足乃得之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壯）肺之井曰少商（手大指端內側去爪甲如韭葉刺一分留一呼灸三壯）滎曰魚際（手大指本節後內側刺一分留二呼灸三壯）俞曰太淵（掌後陷中刺二分留二呼灸三壯）經曰經渠（寸口陷中刺二分留三呼禁灸）合曰尺澤（肘中約紋動脈刺三分留三呼灸三壯）腎之井曰湧泉（足心屈足捲指宛宛中刺二分留三呼灸三壯）滎曰然谷（足內踝前起大骨下陷中刺三分留三呼灸三壯）俞曰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經曰復溜（足內踝上二寸陷中刺三分留七呼灸五壯）合曰陰谷（膝下內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刺四分灸三壯）

府俞七十二穴（此與靈樞本輸篇大同）

此言六府井滎俞原經合之穴左右共有七十二穴也膽之井曰竅陰（足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刺一分留三呼灸三壯）滎曰俠谿（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陷中刺三分留三呼灸三壯）俞曰臨泣（足小指次指本節後間陷中去俠谿一寸半鍼二分留五呼灸三壯）原曰丘墟（足外踝下如前陷中去臨泣三寸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壯）經曰陽輔（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骨之端去丘墟七寸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合曰

陽陵泉（膝下一寸胻外廉陷中刺六分留十呼灸七壯）胃之井曰厲兌（足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刺一分留一呼灸一壯）滎曰內庭（足大指次指外間陷中刺三分留十呼灸三壯）俞曰陷谷（足大指次指外間本節後陷中去內庭二寸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原曰衝陽（在足跗上五寸骨間動脈去陷谷三寸刺三分留十呼灸三壯）經曰解谿（衝陽後二寸半刺五分留五呼灸三壯）合曰三里（膝下三寸胻骨外廉兩筋分肉間刺一寸留七呼灸三壯）大腸之井曰商陽（手次指內側去爪甲如韭葉刺一分留一呼灸三壯）滎曰二間（手次指本節前內側陷中刺三分留六呼灸三壯）俞曰三間（次指本節後內側陷中刺三分留三呼灸三壯）原曰合谷（手大指次指岐骨之間陷中刺三分留六呼灸三壯）經曰陽谿（腕中上側兩筋間陷中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合曰曲池（肘外輔骨屈肘兩骨間以手拱胸取之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小腸之井曰少澤（手小指外端去爪甲一分陷中刺一分留一呼灸一壯）滎曰前

谷（手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刺一分留二呼灸三壯）俞曰後谿（手小指外側本節後陷中刺一分留三呼灸一壯）原曰腕骨（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中刺二分留三呼灸三壯）經曰陽谷（手外側腕中銳骨之下陷中刺三分留三呼灸三壯）合曰少海（肘內大骨外去肘端五分陷中屈肘乃得之刺三分留七呼灸五壯）三焦之井曰關衝（手四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刺一分留三呼灸三壯）滎曰液門（手四指間陷中刺二分灸三壯）俞曰中渚（手四指本節後陷中刺二分留三呼灸三壯）原曰陽池（手表腕上陷中刺二分留六呼灸三壯）經曰支溝（腕後三寸兩骨間陷中刺二分留七呼灸三壯）合曰天井（肘外大骨後一寸兩筋間陷中屈肘得之刺一寸留七呼灸三壯）膀胱之井曰至陰（足小指外側去爪甲角韭葉刺一分留五呼灸三壯）滎曰通谷（足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刺二分留五呼灸三壯）俞曰束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中刺三分留三呼灸三壯）原曰京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中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經曰崑崙（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刺五分留十呼灸三壯）合曰委中（在膕中央約紋中刺五分留五呼灸三壯）

熱俞五十九穴

此言刺熱之俞共有五十九穴也（水熱穴論註云。頭上五行每行五穴中行上星顖會前頂百會後頂。次兩旁五處承光通天絡卻玉枕。又次兩旁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已上共二十五穴。又大杼膺俞缺盆風門左右共八穴。又氣衝三里上巨虛下巨虛左右共八穴。又雲門髃骨委中腰俞左右共八穴。已上共三八二十四穴。又五俞之旁魄戶神堂魂門意舍志室左右共十穴。通共五十九穴。其分寸刺灸之數俱見水熱穴論中）

水俞五十七穴

此言刺水之俞共有五十七穴也（水熱穴論註云。尻上五行行五乃背脊當中行督脈氣所發者即脊中懸樞命門腰俞長強計五穴。次俠督脈兩傍足太陽脈氣所發者即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中膂內俞白環俞左右共十穴。又次外俠兩旁亦足太陽脈氣所發者。即胃倉肓門志室胞肓秩邊左右共十穴。伏菟上各二行行五乃足少陰脈氣所發者即中注。四滿氣穴大赫橫骨左右共十穴。次俠衝脈足少陰兩旁乃足陽明脈氣所發者即外陵大巨水道歸來氣衝左右共十穴。踝上各一行行六乃足少陰陰蹻脈氣所發者即太衝復溜陰谷照海交信築賓左右共十二穴。通共五十七穴。其分寸刺灸之數見水熱穴論中）

頭上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穴（行音杭下同）

此即刺熱俞之穴而重言之也（見前註重平声）

中膂兩傍各五。凡十穴

此言五臟之背俞。凡十穴也。膂者。脊也。肺俞（第三椎下兩旁）心俞（第五椎下兩旁）肝俞（第七椎下兩旁）脾俞（第十一椎下兩旁）腎俞（第十四椎下兩旁各開俠脊一寸五分皆係足太陽膀胱經）

椎上兩傍各一。凡二穴。

此言大椎上兩傍即大杼穴。左右共二穴也（按大椎乃督脈經穴至腰俞共二十一椎共曰二十四椎者以項骨三椎不算也至尾骶穴亦不算今人灸大椎者俱是項骨高起者其骨高而大誤以為大椎而取之愚今除項骨三節則大椎又數為第一椎其兩旁即大杼穴乃足太陽膀胱經穴名也新校正以為大椎旁無穴。意者亦若今人以項之高骨為大椎耳）

目瞳子浮白二穴

此言瞳子髎浮白左右共有四穴也（二穴俱屬足少陽膽經其瞳子髎。一名太陽一名前關目外去眥五分鍼三分灸三壯浮白耳後入髮際一寸鍼三分灸三壯）

所謂髀厭分中二穴

此言有環跳穴左右共二穴也（屬足少陽膽經穴髀樞中側卧伸下足屈上足以右手模穴左右搖撼取之所謂髀厭者即髀樞是也）

犢鼻二穴

此言有犢鼻穴左右共二穴也（係足陽明胃經穴在膝臏下骭骨上俠解大筋中形如牛鼻故名靈樞本輸篇云刺犢鼻者屈不能伸）

耳中多所聞二穴

此言有多所聞穴左右共二穴也（一名聽宮手太陽小腸經穴在耳中珠子大如赤小豆刺一分灸三壯）

眉本二穴

此言有攢竹穴左右共二穴也（眉本即攢竹穴在眉頭陷中足太陽經脉氣所發刺三分留六呼灸三壯）

完骨二穴

此言有完骨穴左右共二穴也（屬足少陽膽經在耳後入髮際四分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

項中央一穴

此言有風府穴止一穴也（一名舌本係督脉經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内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休其肉立下刺四分留三呼禁灸令人瘖）

枕骨二穴

此言有枕骨穴左右共二穴也（一名上竅陰足少陽膽經穴在完骨上枕骨下動搖有空）

上關二穴

此言有上關穴左右共二穴也（一名客主人足少陽膽經穴耳前起骨上廉開口有空張口取之[illegible]靈樞本輸篇云刺上關者呿不能欠）

大迎二穴

此言有大迎穴左右共二穴也（足陽明胃經穴曲頷前一寸三分骨陷中動脉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

下關二穴

此言有下關穴左右共二穴也（屬足陽明胃經穴在上關下耳前動脉下廉合口有空開口則閉閉口有穴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靈樞本輸篇云刺下關者欠不能呿）

天柱二穴

此言有天柱穴左右共二穴也（足太陽膀胱經穴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鍼二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七壯不及鍼）

巨虛上下廉四穴

此言有巨虛上下廉穴左右共四穴也（巨虛上廉一名上巨虛在三里下三寸舉足取之巨虛下廉一名下巨虛在上廉下三寸蹲地舉足取之俱陽明胃經穴也其上巨虛鍼三分灸三壯下巨虛鍼六分灸三壯）

曲牙二穴

此言有曲牙穴左右共二穴也（曲牙一名頰車一名機關耳下曲頰端近前陷中開口有空刺四分灸三壯）

天突一穴。

此重言有天突穴，止一穴也。（已前則以其與心相控而痛爲治病而言，而此則以氣穴另言也。）

天府二穴。

此言有天府穴，左右共二穴也。（屬手太陰肺經穴。腋下三寸，臂臑內動脈陷中。以鼻取之。鍼四分，留七呼。禁灸。臑，如到反。）

天牖二穴。

此言有天牖穴，左右共二穴也。（屬手少陽三焦經穴。頸大筋外，缺盆上，天容後，天柱前，完骨下，髮際上。鍼一分，留七呼。禁灸。）

扶突二穴。

此言有扶突穴，左右共二穴也。（一名水突。手陽明大腸經。氣舍後一寸半，在頸當曲頰下一寸，人迎後一寸半。仰而取之。鍼三分，灸三壯。）

天窗二穴

此言有天窗穴，左右共二穴也。（二名窗籠。屬手太陽小腸經。頸大筋間前曲頰下，扶突後，應手陷中。鍼三分，灸三壯。）

肩解二穴

此言有肩解穴，左右共二穴也。（即肩井，又名膊井。屬足少陽膽經穴。肩上陷中，缺盆上，大骨前一寸半，以三指按取，當中指下陷中。鍼四分，不宜灸。）

關元一穴。

此重言有關元穴，止一穴也。（係任脈經穴，但前爲治病而言，而此則爲氣穴之數。）

委陽二穴。

此言有委陽穴，左右共二穴也。（屬足太陽膀胱經。承扶下一寸六分，屈伸乃之。鍼七分，留五呼，灸三壯。）

肩貞二穴。

此言有肩貞穴，左右共二穴也。（屬手太陽小腸經。曲胛下兩骨解間，肩髃後陷中。鍼五分，灸三壯。）

瘖門一穴。

此言有瘖門穴，止一穴也。（一名瘂門，又名舌厭，又名舌橫。在項後風府後一寸，入髮際五分，項中央宛宛中。鍼二分，留三呼。禁灸，灸令人瘂。）

齊一穴（同臍）

此言臍中有神闕穴，止一穴也。（一名氣舍。當臍中。禁刺。灸三壯。）

膺俞十二穴。

此言胸中有六俞穴，左右共十二穴也。（謂俞府、或中、神藏、靈墟、神封、步廊。屬足少陰腎經。俞府，巨骨下，璇璣旁二寸陷中，仰而取之。鍼三分，灸五壯。或中，俞府下一寸六分，去中行二寸，仰而取之。鍼四分，灸五壯。神藏，或中下一寸六分陷中，去中行二寸。鍼三分，灸五壯。靈墟，神藏下一寸六分陷中，去中行二寸。鍼四分，灸五壯。步廊，神封下一寸六分陷中，去中行二寸，仰而取之。鍼四分，灸五壯。）

背俞二穴。

此言背中有大杼穴，左右共二穴也。（屬足太陽膀胱經。穴在大椎旁一寸

（米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按前云大椎上兩旁各一，當是大杼，而此又重言之，故王氏以彼爲未詳。）

膺俞十二穴。

此言膺中有俞，左右共十二穴也。（胷之兩旁謂之膺，膺俞者，雲門、中府、周榮、胷鄉、天谿、食竇，左右共十二穴。其雲門、中府屬手太陰肺經穴，胷鄉、周榮、天谿、食竇屬足太陰脾經穴。雲門巨骨下，俠氣戶旁二寸陷中，去胷中任脈兩旁相去各六寸，鍼三分，灸五壯。中府雲門下一寸，鍼三分，留五呼，灸五壯。周榮中府下一寸六分，仰而取之，鍼四分，灸五壯。胷鄉周榮下一寸六分陷中，仰而取之，鍼四分，灸五壯。天谿胷鄉下一寸六分陷中，仰而取之，刺四分，灸五壯。食竇天谿下一寸六分陷中，舉臂取之，鍼四分，灸五壯。）

分肉二穴。

此言有分肉穴，左右各二穴也。（又名陽輔，足少陽膽經穴，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骨端三分，去丘墟七分，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

踝上橫二穴。

此言內外踝骨之上橫有二穴，左右共四穴也。（內踝上，即交信穴，屬足少陰腎經，去內踝上二寸，少陰前、太陰後，筋骨間，陰蹻之郄，刺四分，留五呼，灸三壯。外踝上七，即附陽穴，屬足太陽膀胱經，去外踝上三寸，太陽前、少陽後，筋骨間，陽蹻之郄，鍼六分，留七呼，灸三壯。）

陰陽蹻四穴。

此言陰陽蹻共有四穴也。（陰蹻在足內踝下，是謂照海，陰蹻脈所生，屬足少陰腎經穴，刺四分，留六呼，灸三壯。陽蹻在足外踝下五分，是謂申脈，陽蹻脈所生，屬足太陽膀胱經穴，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

水俞在諸分，熱俞在氣穴，寒熱俞在兩骸，

此重言治水、治熱、治寒熱之俞各有所在也。言水俞固有五十七穴，其穴在諸經分肉之間。熱俞固有五十九穴，其穴皆爲氣會之穴。寒熱俞自有灸寒熱之法，其穴皆在兩骸之中。（灸寒熱之法，骨空論曰：髃骨上橫骨下爲楗，俠髖爲機，膝解爲骸關，俠膝之骨爲連骸，骸下爲輔，輔上爲膕，膕上爲關，頭橫骨爲枕。則骸之爲義在膝然也，詳見骨空論註中。）

厭中二穴。

此重言髀厭中之穴，左右共有二也。（即前環跳穴。王註以上節骸字連爲骸厭，則此節兩字可讀乎？甚非。）

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

此言有大禁之穴曰五里者，左右共二穴也。（大禁二十五者，迎五里穴，附上三寸，行向裏大脉中央，屬手陽明大腸經。按靈樞本輸篇云：尺動脈在五里，五腧之禁也。靈樞玉版篇云：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俞矣。蓋言鍼之二十五次而藏氣盡，其人必死，故大禁刺也，非言穴有二十五也。）

凡三百六十五穴，鍼之所由行也。（通共計之，有三百五十七穴，其天突、大椎、上脘、關元俱在內。天突、關元、環跳、骸厭想有脫簡，故不全耳。）

黃帝曰：余已知氣穴之處，遊鍼之居，願聞孫絡谿谷，亦有所應乎？岐伯曰：孫絡三百六十五穴會，亦以應一歲，以溢奇邪，以通營衛。營衛稽留，衛散營溢，氣竭血著，外爲發熱，內爲少氣，疾寫無怠，以通營衛，見而寫之，無問所會。（著着同，後倣

此言孫絡亦應一歲之數其有奇邪爲病當寫之也孫絡者其絡尤盛如子化而爲孫不特十五絡而已言孫絡亦會于三百六十五穴亦以應一歲也奇邪者不正之邪也一值此邪則漸至外爲發熱而內爲少氣須當急寫無怠以通營衛可也何必問其所會而始治之乎

帝曰善願聞谿谷之會也岐伯曰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以行營衛以會大氣邪溢氣壅脉熱肉敗營衛不行必將爲膿內銷骨髓外破大膕留於節湊必將爲敗積寒留舍營衛不居卷肉縮筋肋肘不得伸內爲骨痺外爲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於谿谷也谿

谷三百六十五穴會亦應一歲其小痺淫溢循脉往來微鍼所及與法相同

此言谿谷亦應一歲之數其有奇邪爲病當調之也應一歲者言亦有三百六十五也肉之大會爲谷故有合谷陽谷陰谷通谷之類肉之小會爲谿故有解谿後谿天谿俠谿之類凡谿谷者所以行營衛而會大氣也（即宗氣靈樞五味篇云大氣積于胷中剌節眞邪篇云宗氣流于海神聖命穴凡氣血所會者必加山陵泉澤關門谿壑之名是所以象地也又有上星之類是所以象天也皆以人而合天地也）今邪溢氣壅脉熱肉敗漸致爲膿消髓破膕必將爲敗敗則甚于膿矣消髓破膕卷肉縮筋肉爲骨痺外爲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於谿谷故耳須微鍼刺之通以常法則谿谷之邪可却也

帝乃辟左右而起再拜曰今日發蒙解惑藏之金匱不敢復出乃藏之金蘭之室署曰氣穴所在岐伯曰孫絡之脉別經者其血盛而當寫者亦三百六十五脉並注於絡傳注十二絡脉非獨十四絡脉也內解寫於中者十脉（解樞去声）

此言孫絡當寫者衆而總指於五藏之十穴也孫絡者絡之最盛如子化而爲孫也孫絡之脉別其正經其凡血盛而當寫者亦有三百六十五然始注於一經之絡而傳注于手足十二經之絡故名雖有十五絡其脾之

大包有公孫絡在其陰陽蹻二絡又盡於膀胱腎經不必以十四脉爲說而始知傳注者之遍也內知當寫者十脉此將十脉寫之而孫絡之邪盡去矣又不必取十二絡也蓋五藏之俞穴左右各五故曰十脉也

氣府論篇第五十九（氣府者各經脉氣交會之府也故有言本經而他經之穴入其中者正論脉氣所發所會不以本經別經爲拘也其穴有多少亦不拘於本經故耳前篇論穴故名氣穴而此論脉氣所發故名曰氣府也）

足太陽脉氣所發者七十八穴兩眉頭各一入髮至項三寸半傍五相去三寸其浮氣在皮中者凡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項中大筋兩傍各一風府兩傍各一俠背以下至

脊二十一節十五間各一五藏之俞各五六府之俞各六委中以下至足小指傍各六俞（五行行五其行字衍當削）

此言足太陽膀胱經脈氣所發之穴凡本經與別經有關於脈氣所發者七十八穴不必盡拘於本經也兩眉頭各一謂攢竹穴也（在兩眉頭少陷宛宛中鍼一分留三呼瀉三吸禁灸）入髮至項三寸半旁五相去三寸謂大杼風門二穴也蓋自後項上至入髮則自入髮至項而下計有三寸半許其數正如二穴所在也中乃督脈旁有四行俱足太陽經穴故曰旁五二穴各開中行一寸半則在左之穴至在右之穴共相去三寸也（大杼第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禁灸　風門

二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按下註以為大杼風門二穴而解之不明故有新校正之誤按入髮者入後髮際也在後曰項在側曰頸在前曰喉新校正以入髮為前髮際故欲以項字更為頂字且以顖會至自會百會至後項與有三寸之說又以作[illegible]為衍何其強也今如愚註則王註自明新校正不必改矣）其浮氣在皮中者凡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夫浮氣者謂氣浮於頭上在頭上之皮中者凡有五行此五行者太陽經兼中行督脈經及旁行足少陽經而言也每行有五五五計有二十五其中行督脈所發則顖會前頂百會後頂強間穴也其次行正本經脈氣所發乃五處承光通天絡卻玉枕穴也又旁兩行則足少陽經脈氣所發乃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也除中行外左右相同故曰沉行（五處夾中行上星穴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承光五處後一寸半鍼三分禁灸通天承光後一寸半鍼三分留五呼灸三壯絡卻通天後一寸半鍼三分留五呼灸三壯玉枕絡卻後一寸半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項中大筋兩旁各一謂天柱二穴也（係足太陽經膀胱經穴在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鍼二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不及鍼）風府兩旁各一當是風池穴乃足太陽少陽脈氣所發也（風府係督脈經風池係足少陽膽經乃手足少陽陽維之會鍼三分灸三壯）俠背以下至尻尾二十一節十五間各一言人之項骨有三節自三節以下至尾骶共有二十一節蓋自大椎以下數之耳（有諸人之脊骨連項骨共有二十四節者應二十四氣亦有理凡灸大椎當以上項骨三節不筭但項骨比大椎更[illegible]取高骨為大椎則灸須檢[illegible]灸大椎[illegible]誤）十五間各一謂內有十

五椎之間各一穴則左右計有三十穴其五藏之俞各五六府之俞各六皆在於其中矣蓋指肺俞厥陰俞心俞鬲俞肝俞膽俞脾俞胃俞三焦俞腎俞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中膂內俞白環俞共計一十有五也（肺俞第三椎下兩旁相去各一寸五分可對乳引繩度之又搭手左取右右取左當中指末是穴正坐取之鍼五分留七呼灸至百壯脊有之厥陰俞一名厥陰即手厥陰心包絡之俞也四推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鍼三分灸七壯心俞五推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禁灸[illegible]鬲俞七推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經曰血會鬲俞上則心俞心生血下則肝俞肝藏血故鬲俞為血之會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肝俞九推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膽俞十推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脾俞十一推下兩旁相去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胃俞十二推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七壯三焦俞十三推下

（兩旁各去一寸半鍼五分留七呼灸五壯腎俞十四椎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以年爲壯大腸俞十六椎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小腸俞十八椎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膀胱俞十九椎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鍼三分留六呼灸七壯中膂內俞二十椎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白環俞二十一椎下兩旁相去各一寸半鍼五分得氣則先瀉瀉訖補之不宜灸）委中以下。至足小指旁各六俞。謂委中崑崙京骨通谷至陰也。（委中。膕中央約紋動脈陷中令人面挺伏地所取之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崑崙足外踝後跟骨上陷中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妊婦刺之落胎京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七壯束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肉際陷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至陰足小指外側陷中鍼二分留四呼灸三壯）

足少陽脈氣所發者。六十二穴。兩角上各二。直目上髮際內各五。耳前角上各一。耳前角下各一。銳髮下各一。客主人各一。耳後陷中各一。下關各一。耳下牙車之後各一。缺盆各一。掖下三寸。脇下至胠。八間各一。髀樞中傍各一。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俞

此言足少陽膽經脈氣所發之穴名。凡本經與別經有關於脈氣所發者。計六十二穴。不必盡拘於本經也。兩角上各二。謂天衝曲鬢。左右各二也。（天衝耳後髮際二寸鍼三分灸三壯曲鬢耳上髮際曲隅陷中鼓頷有空鍼三分灸三壯）直目入髮際內各五。謂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也。（臨泣直目入髮際五分目窗臨泣後一寸正營目窗後一寸承靈正營後一寸半腦空承靈後一寸半玉枕下陷中惟腦空可刺四分餘並刺三分可灸五壯）

耳前角上各一。謂頷厭二穴也。（在曲角上顳顬之上廉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耳後角下各一。謂懸釐二穴也。（在曲角上顳顬之下廉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銳髮下各一。謂和髎二穴也。係手少陽三焦經。（在耳前兌髮下橫動脈應手刺三分灸三壯）客主人各一。（一名上關耳前起骨上廉開口有空張口得之禁刺灸。）耳後陷中各一。謂翳風二穴。係手少陽三焦經穴也。（耳後尖角陷中。按之引耳中痛令人咬錢身二十文取穴。鍼三分。灸七壯）下關各一。係足陽明胃經穴也。（客主人下。耳前動脈下廉合口有空開口則閉。閉口有穴。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耳下牙車之後各一。謂頰車穴。係足陽明胃經也。（耳下曲頰端近前陷中。開口有空鍼三分灸三壯。）缺盆各一。係足陽明胃經穴也。（在肩下橫骨陷者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掖下三寸。脇下至胠。八間各一。言掖下者。淵掖輒筋天池穴也。脇下至胠者。謂日月章門帶脈五樞維道居髎穴也。曰八間者。自掖下三寸至季脇間凡八肋骨間也。（淵掖腋下三寸宛宛中舉臂得之禁灸鍼三分。輒筋[illegible]五分陷中。第三肋端橫直蔽骨旁二寸半。上直兩乳側臥屈上足取之。鍼五分灸五壯天池手厥陰心包絡經穴腋下三寸。乳後一寸。著脇直腋撅肋間鍼二分灸三壯日月期門下五分。刺七分灸五壯章門係足厥陰肝經季脇肋端臍上二寸。兩旁開九寸側臥肘尖盡處是穴刺入八分。留六呼灸三壯。帶脈季脇下一寸八分陷中。鍼六分。灸五壯。五樞帶脈下三寸。水道旁一寸半。鍼一寸灸五壯。維道章門下一寸三分鍼八分留六呼灸三壯。居髎章門下八寸三分監骨上陷中。一云四寸三分）髀樞中旁各一。謂環跳穴也。蓋環跳在髀樞之中旁各一者。言左右各二。非謂環跳在髀樞中旁也。（側臥伸下足屈上足。以右手摸穴左搖撼取之爲得）膝

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俞，謂陽陵泉、陽輔、丘墟、臨泣、俠谿、竅陰，六穴也。（陽陵泉在膝下一寸䯒外廉陷中。陽輔在足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骨端如前三分，去丘墟七寸，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丘墟在足外踝下如前陷中，去臨泣三寸，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臨泣在足小指次指本節後間陷中，去俠谿一寸半，鍼二分，留五呼，灸三壯。俠谿在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陷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竅陰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一呼，灸三壯。）

足陽明脉氣所發者六十八穴：額顱髮際傍各三，面鼽骨空各一，大迎之骨空各一，人迎各一，缺盆外骨空各一，膺中骨間各一，俠鳩尾之外，當乳下三寸，俠胃脘各五，俠齊廣三寸各三，下齊二寸俠之各三，氣街動脉各一，伏菟上各一，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俞，分之所在穴空。（義與前同）

此言足陽明胃經脉氣所發之穴。凡本經與別經有關于脉氣所發者，計六十八穴，不必盡拘于本經也。額顱髮際傍各三，謂懸顱、陽白、頭維，左右各三，共六穴也。其懸顱、陽白，係足少陽膽經；頭維，係本經穴也。（懸顱曲角下顳顬上廉，鍼二分，留三呼，刺深令人耳無所聞，灸三壯。陽白眉上一寸，直瞳子，鍼二分，灸三壯。頭維額角入髮際本神旁一寸半，神庭旁四寸半，鍼三分，禁灸。）面鼽骨空各一，謂四白，係本經穴也。（目下一寸，直瞳子，鍼三分，如鍼太深，令人目烏色。）大迎之骨空各一，言大迎者，穴名，係本經。（曲頷前一寸三分，骨陷中動脉，又以口下當兩肩是穴，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人迎各一，人迎者，亦穴名，係本經。（頸大脉動應手，夾結喉兩旁一寸半，禁鍼。）缺盆外骨空各一，謂天髎二穴也，係手少陽三焦經。（肩缺盆上骨際陷中，缺盆上起肉是穴，若誤鍼陷中，令人卒死。）膺中骨間各一，謂膺窗、氣戶、庫房、屋翳、乳中、乳根等穴也。今曰各一者，言凡膺中之骨間，正諸穴所在也。（氣戶在巨骨下俞府兩旁各二寸陷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庫房氣戶下一寸六分陷中，鍼三分，灸五壯。屋翳庫房下一寸六分陷中，鍼四分，灸五壯。膺窗屋翳下一寸六分陷中，鍼四分，灸五壯。乳中當乳中是穴，刺六分，禁灸，灸則不幸生蝕瘡。乳根乳中下一寸六分陷中，鍼四分，灸三壯。）俠鳩尾之外，當乳下三寸，俠胃脘各五，謂本經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太乙五穴也。（此五穴去中行各三寸，不容幽門旁相去一寸，第四肋端下至下承滿、梁門、關門、太乙上下相去各一寸，其不容鍼五分，灸五壯，承滿鍼三分，灸五壯，梁門鍼三分，灸五壯，關門、太乙鍼八分，灸五壯。）俠齊廣三寸各三，言與臍相去濶三寸也。其穴有三，謂滑肉門、天樞、外陵也。（滑肉門太乙下一寸，一分，夾臍下至天樞，去中行各三寸，鍼八分，灸五壯。天樞夾臍兩旁各二寸陷中，千金云魂魄之舍，不可鍼，灸五壯。此十寸法出鍼灸聚英，而本篇云三寸者，外陵天樞下一寸，去中行各二寸，見各隔一寸半，當以二寸為的。）下齊三寸，俠之各三，謂大巨、水道、歸來也，皆本經穴。（外陵大巨下一寸，鍼三分，灸五壯。水道大巨下一寸，鍼三分，灸五壯。歸來水道下二寸，鍼五分，灸五壯。）氣街動脉各一。氣街者，即氣衝也，係本經穴。（在歸來下鼠鼷上一寸，動脉應手，[illegible]二寸。）伏菟上各一，謂髀關穴也，係本經穴。（在膝上伏菟[illegible]分中，鍼六分，灸三壯。其伏菟膝上六寸起肉，六分，灸三壯。）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俞，分之所在穴空。八俞者，謂三里、巨虛上廉、巨虛下廉、解谿、衝陽、陷谷、內庭、厲兌也。（三里膝下三寸，䯒骨外廉大筋內宛宛中，鍼五分，灸七壯，可至百壯。上廉，一名上巨虛，三里下三寸，鍼二分，灸七壯。下廉

一（名下巨虛上廉下三寸鍼三分灸七壯解谿衝陽後一寸半腕上陷中足大指次指直上跗上陷者中分灸三壯衝陽足跗上五寸去陷谷三寸鍼三分灸三壯陷谷足大指次指下本節後陷中鍼五分灸三壯內庭足大指次指外間陷中鍼三分灸三壯厲兌足大指次指端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灸三壯）

手太陽脈氣所發者。三十六穴。目內眥各一。目外各一。䫜骨下各一。耳郭上各一。耳中各一。巨骨穴各一。曲掖上骨穴各一。柱骨上陷者各一。上天窗四寸各一。肩解各一。肩解下三寸各一。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䫜當作頄）

此言手太陽小腸經脈氣所發之穴。凡本經與別經有關於脈氣所發者。計有三十六穴。不必盡拘於本經也。目內眥各一。謂睛明二穴也。係足太陽膀胱經（內眥外一分宛宛中鍼一分禁灸）目外各一。謂瞳子髎二穴也。係足少陽膽經。（目外去眥五分鍼三分灸三壯）䫜骨下各一。謂顴髎二穴也。係本經（面頄骨下廉兌骨端陷中鍼三分禁灸）耳郭上各一。謂角孫二穴也。係少陽三焦經（耳郭中間上[illegible]開口有空鍼三分灸三壯）耳中各一。謂聽宮二穴也。係本經（耳中珠子大如赤小豆鍼一分灸一壯）巨骨穴各一。謂巨骨二穴也。係手陽明大腸經（在肩端上行兩叉骨間禁鍼灸二壯）曲掖上骨穴各一。謂臑俞二穴也。係本經（挾肩髎後大骨下胛上廉陷中舉臂取之鍼入八分灸三壯）柱骨上陷者各一。謂肩井二穴也。係足少陽膽經（肩上陷中缺盆上大骨前一寸半禁灸刺亦慎之）上天窗四寸各一。謂天窗竅陰四穴也。係本經（天窗頸大筋前曲頰下扶突後動脈應手鍼三分灸三壯竅陰完骨）

（上枕骨下動搖有空鍼三分灸三壯）肩解各一。謂秉風二穴也。係本經（天髎外肩上小髃後舉臂有空鍼五分灸五壯）肩解下三寸各一。謂天宗二穴也。係本經（秉風後大骨下陷中鍼五分留六呼灸三壯）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謂小海陽谷腕骨後谿前谷少澤六穴也。係本經（小海肘內大骨外去肘端五分陷中鍼二分留七呼灸五壯陽谷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腕骨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中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後谿手小指外側本節後陷中鍼一分留二呼灸一壯前谷手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鍼一分留三呼灸一壯少澤手小指端外側去爪甲角下一分陷中鍼一分留二呼灸一壯）

手陽明脈氣所發者。二十二穴。鼻空外廉項上各二。大迎骨空各一。柱骨之會各一。髃骨之會各一。肘以下至手大指次指本各六俞。

此言手陽明大腸經脈氣所發之穴。凡本經與別經有關於脈氣所發者。計二十二穴。不必盡拘於本經也。鼻空外廉項上各二。謂迎香扶突各二穴也。係本經（迎香禾髎上鼻孔旁五分鍼三分留三呼不宜灸扶突在頸當曲頰下一寸人迎後一寸半鍼三分灸三壯）大迎骨空各一。大迎穴名也。係足陽明胃經（曲頷前一寸三分骨陷中動脈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柱骨之會各一。謂天鼎二穴也。係本經（頸缺盆上直扶突後一寸鍼三分灸三壯）髃骨之會各一。謂肩髃二穴也。係本經（膊骨頭肩端上兩骨間陷者宛宛中鍼六分留六呼灸七壯）肘以下至手大指次指本各六俞。謂三里陽谿合谷三間二間商陽六穴也。係本經

（三里一名手三里曲池下二寸鍼二分灸三壯陽谿腕中上側兩筋間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合谷手大指次指岐骨間陷中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三間食指本節後內側陷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二間食指本節前內側陷中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商陽手大指次指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鍼一分留一呼灸一壯）

手少陽脈氣所發者。三十二穴。鼽骨下各一。眉後各一。角上各一。下完骨後各一。項中足太陽之前各一。俠扶突各一。肩貞各一。肩貞下三寸分間各一。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俞。

此言手少陽三焦經脈氣所發之穴。凡本經與別經有關於脈氣所發者。計三十二穴。不必盡拘於本經也。鼽骨下各一。謂顴髎二穴也。係本經。（面頄骨下廉銳骨端陷中鍼三分）眉後各一。謂絲竹空二穴也。係本經。（眉後陷中鍼三分留六呼禁灸）角上各一。謂懸釐二穴也。係足少陽膽經。（曲角上腦空下廉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下完骨後各一。謂天牖一穴也。係足少陽膽經。（耳後入髮際四分鍼二分灸七壯）項中足太陽之前各一。謂風池二穴也。係足少陽膽經。（耳後腦空下髮際陷中鍼七分留七呼灸三壯）俠扶突各一。謂天窓二穴也。係本經。（頸大筋間前曲頰下扶突後動脈應手陷中鍼三分灸三壯）肩貞各一。係本經穴名也。（曲胛下兩骨解間肩髃後陷中鍼五分灸三壯）肩貞下三寸分間各一。謂肩髎臑俞消濼三穴也。係本經。（肩當缺盆上突起肉灸三壯鍼宜愼臑俞挾肩髎後大骨下胛上廉陷中鍼入八分灸三壯消濼肩下臂外開腋斜肘分下鍼七分灸三壯）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俞。謂天井支溝陽池中渚液門關衝六穴也。（天井肘外大骨後肘上一寸輔骨上兩筋叉罅中鍼三分灸五壯支溝腕後臂外三寸兩骨間陷中鍼二分留七呼灸三壯外關腕後二寸兩筋間陽池上一寸鍼三分留七呼灸二壯陽池手表腕上陷中從指本節直橫下至腕中心鍼二分留六呼禁灸中渚手小指次指本節後間陷中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液門手小指次指節間陷中握拳取之鍼二分留三呼關衝手小指次指端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三呼灸一壯）

督脈氣所發者。二十八穴。項中央二。髮際後中八。面中三。大椎以下至尻尾及傍十五穴。至骶下凡二十一節。脊椎法也。

此言督脈經脈氣所發之穴。凡本經與別經有關于脈氣所發者。計二十八穴。不必盡拘於本經也。項中央二。謂風府瘂門二穴也。係本經。（風府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休立下鍼三分禁灸使人失音瘂門一名舌厭在項風府後一寸入髮際五分項中央宛宛中入繫舌本鍼三分禁灸令人瘂）髮際後中八。謂神庭上星顖會前頂百會後頂強間腦戶八穴也。（神庭在鼻上入髮際五分灸二七壯禁鍼上星神庭後入髮際一寸陷中鍼三分留六呼灸五壯顖會上星後一寸陷中鍼二分留三呼得氣即瀉八歲已下不宜鍼灸二七壯至七七壯初灸不痛病去即痛前頂一寸星後一寸半陷中鍼一分灸三壯百會前頂後一寸半頂中央旋毛中猶天之極星居北鍼二分灸五壯後頂百會後一寸半鍼二分灸五壯強間後頂後一寸半鍼二分灸五壯腦戶枕[illegible]間後一寸半鍼三分禁灸令人瘂）面中三。謂素髎水溝斷交三穴也。係本經。（素髎一名面正鼻柱上端準頭鍼一分禁灸水溝一名人中鼻柱）

（下，近鼻孔陷中，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齗交，督脈內齒上齗縫中，鍼三分，灸三壯。）大椎以下至尻尾及旁十五穴，至骶下凡二十一節，謂自大椎以下，而下于尻尾，計有十五穴，乃大椎、陶道、身柱、神道、靈臺、至陽、筋縮、中樞、脊中、懸樞、命門、陽關、腰俞、長強、會陽也。（大椎一椎上陷中，鍼五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以年為壯。陶道大椎節下間，鍼五分，灸五壯，俛而取之。身柱三椎節下間，鍼五分，灸五壯。神道五椎節下間，鍼五分，灸五壯。靈臺六椎節下間，鍼三分，灸三壯。至陽七椎節下間，鍼五分，灸三壯。筋縮九椎節下間，鍼灸同上。中樞十椎節下間。此穴王註有之，而鍼灸聚英則無，不知果有此穴，而聚英失之，抑亦王註自加此穴而湊成十五穴也。脊中十一椎下間，鍼五分，禁灸。懸樞十三椎下，伏取之，鍼三分，灸三壯。命門十四椎節間，鍼五分，灸三壯。陽關十六椎下間，鍼五分，灸三壯。腰俞二十一椎節下間，鍼五分，灸三壯。長強在脊骶端，鍼三分，可灸三十壯。會陽在陰尻骨兩旁，止有穴屬足太陽膀胱經，有二穴，鍼八分，灸五壯。）脊椎法者，謂自大椎以下至尻尾，共二十一節，此乃取脊中各椎之法也。然大椎之上，有項骨三節，則總計為二十四節也。（人言應二十四氣者以此。）

任脈之氣所發者二十八穴：喉中央二，膺中骨陷中各一，鳩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至橫骨六寸半一，腹脈法也。下陰別一，目下各一，下唇一，齗交一。

此言任脈氣所發之穴也。喉中央二者，謂廉泉、天突二穴也。（廉泉頷下結喉上四寸中央，仰面取之，刺三分，留三呼，灸三壯。天突結喉下四寸宛宛中，鍼五分，留三呼，灸五壯。）膺中骨陷中各一，謂璇璣、華蓋、紫宮、玉堂、膻中、中庭六穴也。（璇璣天突下一寸，鍼三分，灸五壯。華蓋璇璣下一寸陷中，鍼三分，灸五壯。紫宮

華蓋下一寸六分陷中，鍼三分，灸五壯。玉堂紫宮下一寸六分陷中，鍼三分，灸五壯。膻中玉堂下一寸六分兩乳間陷中，禁鍼，灸七壯。中庭膻中下一寸六分陷中，鍼三分，灸三壯。）鳩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言鳩尾下一寸曰巨闕，又下一寸半曰上脘，今曰三寸者，正以鳩尾上之蔽骨數起也。鳩尾下三寸半為胃之中脘，今五寸者，并上之說，以下至臍，皆言自中脘以下，有建里、下脘、水分、神闕、陰交、氣海、石門、關元、中極、曲骨等穴，共計一十三寸。今曰六寸半一者，疑一當為二，六寸半者二，則為十三寸也。此乃腹部中行之脈法耳。（鳩尾在臆前蔽骨下五分，刺灸宜慎。巨闕鳩尾下一寸，鍼六分，留七呼，灸七壯。上脘巨闕下一寸五分，去蔽骨二寸，鍼八分，灸二七壯。中脘上脘下一寸，臍上四寸，鍼八分，灸七壯。建里在中脘下一寸，臍上三寸，鍼五分，灸五壯。下脘建里下一寸，臍上二寸，鍼八分，留三呼，灸二七壯。水分下脘下一寸，臍上一寸，鍼五分，留三呼，灸七七壯。神闕當臍中，禁鍼，灸三壯。陰交臍下一寸，鍼八分，灸三七壯。氣海臍下一寸半，鍼八分，灸七壯。石門一名丹田，臍下二寸，鍼五分，灸七壯。婦人禁鍼灸，犯之無子。關元臍下三寸，鍼八分，留三呼，瀉五吸，灸百壯。姙婦禁鍼。中極關元下一寸，臍下四寸，鍼八分，留十呼，灸三七壯。曲骨中極下一寸，橫骨之上，毛際中，鍼六分，灸七壯，至七七壯。）下陰別一，謂會陰一穴，在曲骨之下，兩陰之間，則此穴耳。（禁鍼，灸三壯。）目下各一，謂承泣二穴也，係足陽明胃經。（目下七分，上直瞳子，禁鍼灸三壯，乃任脈、陽蹻、胃經脈氣之會也。）下唇一，謂承漿一穴也，係本經。（在唇稜下陷中，開口取之，鍼二分，留五呼，灸三壯。）齗交一穴，此穴乃督任足陽明之會也。（唇內齒上縫中，鍼三分，灸三壯。）

衝脈氣所發者二十二穴俠鳩尾外各半寸至齊寸一俠臍下傍各五分至橫骨寸一腹脈法也（齊臍同）

此言衝脈經脈氣所發之穴也俠鳩尾外各半寸至臍寸一謂足少陰腎經之穴乃幽門通谷陰都石關商曲肓俞等穴即衝脈所會也（幽門巨闕傍五分鍼一寸灸五壯通谷幽門下一寸夾上脘五分鍼五分灸五壯陰都通谷下一寸中脘旁五分鍼三分灸三壯石關陰都下一寸去中行五分鍼一寸灸五壯商曲石關下一寸去中行五分鍼一寸灸五壯肓俞商曲下一寸去臍五分鍼一寸灸五壯）至臍寸一言已上之穴至臍上下相去各一寸也俠臍下傍各五分至橫骨寸一謂中注四滿氣穴大赫橫骨也（中注肓俞下一寸去中行一寸半鍼一分灸五壯四滿中注下一寸去中行一寸半鍼三分灸三壯氣穴一名胞門又名子戶四滿下一寸去中行一寸半鍼三分灸三壯大赫一名陰維又名陰關氣穴下一寸去中行一寸半鍼三分灸五壯橫骨大赫下一寸肓俞下五寸去中行一寸半鍼一寸灸五壯）其同身寸五分者當云一寸五分也至橫骨寸一者言至橫骨每穴各一寸也此乃腹中二行之脈法耳

足少陰舌下

此言腎經有脈氣所發之穴也按刺瘧篇第二十一節有刺舌下出血又云舌下兩脈者廉泉也此雖係任脈經所實為腎經脈氣所發故言之（廉泉頷下結喉上四寸中央鍼一分留七呼灸三壯）

厥陰毛中急脈各一

此言肝經有脈氣所發之穴也言肝經有急脈任陰器之中上引小腹下引陰丸寒則為痛其脈甚急故曰急脈乃睾丸之系也（不可刺可灸）按灸書中亦無穴名皆在睾丸直衝於上即歸來等穴之所今偏墜吊疼者果有急脈引痛此之驗也

手少陰各一

此言手少陰心經有脈氣所發之穴也王註以為手少陰之郄穴當是陰郄穴也（掌後五分刺三分灸七壯）

陰陽蹻各一

此言陰蹻陽蹻有脈氣所發之穴也陰蹻脈氣所發乃足少陰腎經照海穴陽蹻脈氣所發乃足太陽膀胱經（照海內踝下鍼一分灸三壯申脈外踝下五分鍼三分灸三壯按王氏以照海為交信申脈為[illegible]）

手足諸魚際脈氣所發者

此言手足及諸魚際有脈氣之所發也（無穴名）

凡三百六十五穴也（總結全文）

骨空論篇第六十（骨必有空空即穴也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風者百病之始也以鍼治之奈何岐伯對曰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治在風府調其陰陽不足則補有餘則寫大風頸項痛刺風府風府在

上抗

此言感風及有大風疾者，皆可以取風府穴也。人之感風者，有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之證，則當取風府穴治之，調其陰陽表裏之經，以虛實爲補瀉耳。及有大風病者，致頭項皆痛，則亦治在此穴也。按長刺節論有曰：病大風，骨節重，鬚眉墮，名曰大風。此其病名也。（風府在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此曰上椎者，大椎之上也。禁灸，鍼三分）

大風汗出，灸譩譆，譩譆在背下俠脊傍三寸所，厭之，令病者呼譩譆，譩譆應手。（厭讀作壓）

此言感大風而欲汗出者，當灸譩譆穴也。譩譆係足太陽膀胱經，在背下俠脊第六椎下，兩旁各開三寸五分，其計有三寸所，醫工以手指壓之，令病者呼譩譆，譩譆則其脉應手者是也。（鍼六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二七壯）

從風憎風，刺眉頭。

此言感風惡風者，當刺攢竹穴也。係足太陽膀胱經，在眉頭故云。（鍼一分，留三呼，瀉五吸，禁灸）

失枕，在肩上橫骨間。

此言失枕者有當刺之穴也。肩上橫骨間，乃有尖端上行兩叉骨罅間陷中，名巨骨穴，係手陽明陽蹻之會。鍼一寸半，灸三壯至七壯，治肩背不得屈伸。（王註以爲缺盆穴者，恐非當鍼治失枕者，因讀骨間，遂以爲缺盆也）

折，使揄臂齊肘正，灸脊中。（折音舌。禮記大夫不揄絞，王藻大人揄伏其手俱垂爲揄）

此言折臂者當有灸之之法也。凡人折臂者，使人自援其臂而曲之，上與肘齊，則臂脊之中而灸之，以疏通其肘臂之氣。蓋細詳之，乃三陽絡之所也。（係手少陽三焦經，腕後臂外四寸，灸七壯，禁鍼。按脊脉十一椎下有脊中，此穴與折臂無義，故當爲背脊之中。王註以爲此節治上節失枕者，尤非）

䏚絡季脇引少腹而痛脹，刺譩譆。（䏚音杪）

此言䏚絡及季脇引少腹而痛脹者，當刺譩譆也。䏚絡者，䏚間之絡。季脇者，章門之所。譩譆穴所見前。

腰痛不可以轉搖，急引陰卵，刺八髎與痛上。八髎在腰尻分間。

此言腰痛不可以轉搖者，當刺八髎穴也。八髎者，上髎、次髎、中髎、下髎也。左右相同，故曰八。係足太陽膀胱經。（上髎第一空，腰髁下一寸夾脊陷中。次髎在第二空。中髎在第三空。下髎在第四空。俱俠脊陷中。鍼三分，灸三壯）

鼠瘻寒熱，還刺寒府。寒府在附膝外解營。取膝上外者使之拜，取足心者使之跪。（此與靈樞寒熱第七十論疾診尺第七十四參看）

此言刺鼠瘻病者之有穴而示以取穴之法也。凡生鼠瘻而發爲寒熱者，還須刺寒府穴。其穴在附膝外骨解

之營也然凡取膝上外穴者使之拜則膝穴空開而骨解之間可按而取之至於取足心穴者使之跪則宛宛深處即穴之所在亦可按而取之矣（按鍼灸書並無寒府穴今細推之足少陽膝經有陽關穴在陽陵泉上三寸犢鼻外陷者即是此穴蓋骨接在犢臏之間正當足少陽膝經也其曰寒府者以凡人之膝上片骨最寒故命名如此耶又曰陽關者以足三陽以此為關耳足太陽膀胱經風門穴又曰熱府其古人命穴必有意義如手有曲池足有曲泉手有三陽絡足有三陰交膝外有陽陵泉膝內有陰陵泉之類故風門為熱府而陽關為寒府也）

任脉者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

此言任脉之所起所止也任脉奇經八脉之一也中極臍下四寸起于中極之下則始于會陰穴也（兩陰間任由會陰而行腹督由陰而行背）從會陰以上曲骨之毛際（橫骨上中極下一寸陷中動脉應手鍼一寸灸七壯）復循腹裏之中極（臍下四寸鍼八分灸五壯）上關元（臍下三寸鍼一寸二分灸七壯）又上石門氣海陰交神闕水分下脘建里中脘上脘巨闕鳩尾中庭膻中玉堂紫宮華蓋璇璣天突至廉泉承漿以上咽喉中其脉至上頤循面以入于目也（按難經甲乙經無上頤循面入目之句）

衝脉者起於氣街並少陰之經俠臍上行至胸中而散。

此言衝脉之所起所止也衝脉亦奇經八脉之一也氣街即氣衝在毛際上一寸係足陽明胃經穴也任脉當臍中而上行衝脉俠臍兩旁而上行起于氣街並足少陰腎經俠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也（按靈樞動輸篇云衝脉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又靈樞五音五味篇云衝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脊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于咽喉別而絡唇口）

任脉為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

此言任脉之為病也內者腹也腹之中行乃任脉所行之脉路則宜其為病若是也（難經二十九難云其內苦結男子為七疝女子為瘕聚）七疝者按內經刺逆從篇有狐疝風肺風疝（大奇論有肺疝）脾風疝心風疝脉要精微論大奇論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俱有心疝腎風疝肝風疝脉解篇有婦人㿗疝至真要大論有男子㿗疝陰陽別論亦有㿗疝五藏生成篇有厥疝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肝脉急甚為㿗疝脾脉微大為疝氣今疑厥疝者乃諸疝總名也疝氣者自脾脉而言即脾疝也癀疝者當是㿗疝也且皆總計其數共有七疝乃五藏疝及狐疝㿗疝也其大義俱見各篇註釋之下（後世丹溪七疝寒水筋血氣狐㿗袖珍方七疝厥癥寒氣盤胕狼以丹溪合于經者雖其名色各異豈出內經之範圍耶然後世但知病在下部者為疝豈知五藏皆有疝又但知男子有疝豈知婦人亦有疝蓋皆不考內經故耳）瘕聚者即積聚也大奇論曰三陽急為瘕（按後世有八瘕者亦因七疝之名而遂有八瘕名色如蛇瘕脂瘕青瘕黃瘕燥瘕血瘕狐瘕鱉瘕是也內經瘕之

一第七二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　版底內

衝脈爲病，逆氣裏急。

此言衝脈之爲病也。昔衝脈起於氣衝，並足少陰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則裏者其所行之脈絡也，故其爲病氣逆而不能上，何以至胸中而散也？氣聚腹中而不能散，何以免在裏之急也。

督脈爲病，脊強反折。

此言督脈之爲病也。言督脈行于脊中，故其爲病脊強反折而不能屈伸也。

督脈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下中央。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其女子不孕，癃痔遺溺嗌乾。督脈生病治督脈，治在骨上，甚者在齊下營。（溺音鳥，去声。髆音[illegible]。[illegible]）

此復言督脈所起所止，而又指其病名與治法也。任衝督三脈，同源而三岐，督由會陰而行背，任由會陰而行腹，衝由氣衝而行足少陰。惟督脈由會陰而起，而會陰在于少腹之下，橫骨之中央，女子入繫廷孔，廷孔即竅漏之所，乃前陰也，以其陰廷繫屬于中，故名之爲繫廷孔也。此孔即溺孔之端，蓋竅漏之中有溺孔，其端正在陰廷，乃溺孔之端也。督脈有別脈，蓋自溺孔之端分而各行，循陰器合篡間，正在前陰後陰之兩間也。又自兩間之後，已復分而行，繞篡之後，又別絡者分而行之，繞其臀肉內廉，貫脊屬腎，彼足太陽膀胱經之絡，從外行者，循髀樞絡股陽而下，其中行者，下貫臀至腘中，與外行絡合，足少陰腎經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督脈之別繞臀者，至此則與二經相合而行也。又與足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一如足太陽經脈之所行也。若男子，始于會陰之莖，即循莖下至篡，與女子同。然而督脈任脈名色雖異，而氣脈不殊，其督脈所行者，一如任脈之行，故自少腹直上者，貫臍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中央。此督脈爲病者，又如任脈之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其女子所生之病，一如任衝之病，爲不孕，爲癃，爲痔，爲遺溺，爲嗌乾也。究而言之，所以謂之任脈者，以女子賴此任養也，故曰女子不孕也。所以謂之衝脈者，以其氣上衝也。故自其生病，少腹上衝心

而痛也所以謂之督脉者以其督領經脉之海也由此三脉故其脉相交引病亦互名耳且此督脉爲病而欲治之者治在横骨之上毛際之中名曲骨穴者是也（任脉足厥陰之會在横骨上中極下一寸毛際陷中）病之甚者則在臍下之營次陰交穴（在臍下一寸鍼八分灸三壯）

其上氣有音者治其喉中央在缺盆中者其病上衝喉者治其漸漸者上俠頤也

此言上氣有音者當治天突而上衝喉者當治大迎也天突係任脉經在頸結喉下四寸之中央即缺盆之中盆左右兩旁爲缺盆則天突在其中也（鍼可五分灸可五壯）漸者即大迎穴係足陽明胃經以其脉漸上頤而環脣故名俠頤爲漸也（在曲頷前一寸三分骨陷中動脉又以口下當兩肩是穴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

蹇膝伸不屈治其楗坐而膝痛治其機立而暑解治其骸關膝痛痛及拇指治其膕坐而膝痛如物隱者治其關膝痛不可屈伸治其背内連䯒若折治陽明中俞髎若別治巨陽少陰滎淫濼脛痠不能久立治少陽之維在外上五寸輔骨上横骨下爲楗俠髖爲機膝解爲骸關俠膝之骨爲連骸骸下爲輔輔上爲膕膕上爲關頭横骨爲枕（楗音健髖音寛治少陽之維字當作絡）

此言膝痛諸證各有當治之所也蹇膝謂伸而不能屈即膝之觧難也下文曰輔骨上横骨下爲楗蓋言股外之中輔骨之上横骨之下即髀樞中也膝痛能伸不能屈者當取此穴治之　坐而膝痛者治其機下文曰俠髖爲機謂髖骨兩旁相接處也　立而暑解者治其骸關下文曰膝解爲骸關言膝骨之分解處也若膝痛而立其骨解中熱者則取骸關以治之即膝解處也　膝痛痛及拇指者治其膕下文曰俠膝之下爲連骸骸下爲輔輔骨之上爲膕蓋膝下解骨既爲骸關則俠膝之骨當爲連骸也連骸之上爲輔骨輔骨之上爲膕中膕中者即委中也係足太陽膀胱經穴（膕中央約文動脉應手鍼五分灸三壯）　坐而膝痛如物隱者治其關下文曰膕上爲關蓋關在膕上當楗之後令坐而膝痛如膝中有物隱于内者當治其關疑是承扶穴也係足太陽膀胱經（尻臀下陰紋中鍼七分灸三壯）　膝痛不可屈伸者治其背内謂大杼穴也係足太陽膀胱經（項後第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禁灸）連䯒若折治陽明中俞髎謂膝痛不可屈伸連䯒骨痛如折者則治足陽明胃經之俞髎其蓋指三里穴也（膝下三寸䯒骨外廉大筋内宛宛中鍼五分灸七壯）若別治巨陽少陰滎謂捨三里穴而欲取別穴則取足太陽膀胱經之滎穴通谷足少陰腎經之滎穴然谷也（通谷在小指外側本節前陷者中刺二分留五呼灸三壯然谷在足内踝）

（前起大骨下膕中刺三分留三呼灸三壯）淫濼者，謂似酸痛而無力也。脛酸難立，治少陽之絡光明穴，在外踝上五寸者是也。由是言之，則膝輔骨上為腰髖，骨下為楗，楗上為機，膝外為骸關，楗後為關，關下為膕，膕下為輔骨，輔骨上為連骸，連骸者，是骸骨相連接處也，及頭上之橫骨為枕骨，此皆不可不知者也。

水俞五十七穴者，尻上五行，行五；伏兔上兩行，行五；左右各一行，行五；踝上各一行，行六穴。

此言治水之俞計有五十七穴也。尻上五行，每行五穴，謂脊當中行督脈經脈氣所發者，乃脊中懸樞命門

腰俞長強是也。次夾督脈兩旁，足太陽脈氣所發者，乃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中膂內俞、白環俞是也。又次外夾兩旁，亦足太陽脈氣所發，乃胃倉、肓門、志室、胞肓、秩邊是也。伏兔上兩行，行五者，中行任脈兩旁，乃中注、四滿、氣穴、大赫、橫骨是也。次夾足少陰兩旁，足陽明脈氣所發，乃外陵、大巨、水道、歸來、氣衝是也。已上在背在腹者，俱左右之穴相同，每穴在左在右各有一行，故在背在腹數之各有五行也。每行六者，謂足內踝之上，足少陰脈即太衝、復溜、陰谷三穴，陰蹻脈有照海、交信、築賓等三穴，共為六穴也。（大意又見水熱穴論）

髓空在腦後三分，在顱際銳骨之下，一在齗基下，一在項後中復骨下，一在脊骨上空在風府上。脊骨下空，在尻骨下空。數髓空在面俠鼻，或骨空在口下當兩肩。兩髆骨空，在髆中之陽。臂骨空在臂陽，去踝四寸兩骨空之間。股骨上空在股陽，出上膝四寸。䯒骨空在輔骨之上端。股際骨空在毛中動下。尻骨空在髀骨之後，相去四寸。扁骨有滲理湊，無髓孔，易髓無空。（齗音銀）

此舉周身之骨空而極言之，正明凡有骨空之義，故無病名與治法也。髓必有空，在腦後三分，顱際銳骨之下，即項後入髮際一寸，乃風府穴也，係督脈經。有一骨

空在齗基之下。蓋齗交在唇內上齒縫中，則下齒之下乃齗基也。今居齗基之下者，當頤下骨陷中有穴，夫是之謂齗基之下也，係任脈經。有一骨空在項後之中，後有骨之下，即瘖門穴也，係督脈經。有一骨空在脊骨之上，其空在風府之上，即腦戶穴也，係督脈經。有一骨空在脊骨之下，其空在尻骨之下間有空，即長強穴也，係督脈經。有數處髓空在面俠鼻，乃顴髎等穴也，係足陽明胃經。或有骨空在口之下，當兩肩處，即大迎穴也，係足陽明胃經。其兩髆骨有空在髆中之表，（後凡言陽者倣此）即近有髎穴之處也，係手陽明大腸經

其臂間之骨亦有空。在臂之表、去踝四寸兩骨空之間。即手少陽三焦經之三陽絡穴也。　其股骨之上亦有空。在股陽出上膝四寸。即伏兔穴也。係足陽明胃經。

其骭骨亦有空。在輔骨之上端。即犢鼻穴也。係足陽明胃經。　其股際亦有空。在毛中動脈之下。（疑是任脈經曲骨穴）

其尻骨下亦有空。在髀骨之後。相去四寸。即上次中下八髎穴也。其尻間扁骨。有滲灌文理歸湊。則無髓孔。蓋凡有骨者必有髓。今以滲灌文理者易之。則無髓亦無空也。

灸寒熱之法。先灸項大椎。以年爲壯數。次灸撅骨。以年爲壯數。視背俞陷者灸之。舉臂肩上陷者灸之。兩季脇之間灸之。外踝上絕骨之端灸之。足小指次指間灸之。腨下陷脈灸之。外踝後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堅動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間灸之。掌束骨下灸之。臍下關元三寸灸之。毛際動脈灸之。膝下三寸分間灸之。足陽明跗上動脈灸之。巔上一灸之。犬所嚙之處灸之三壯。即以犬傷病法灸之。凡當灸二十九處。傷食灸之。不已者。必視其經之過於陽者。數刺其俞而藥之。（嚙古赫反末數字音朔）

此舉灸寒熱之穴。而悉言之也。凡灸寒熱之法。先灸項下大椎穴。係督脈經。以年爲壯數。如十歲灸十壯之謂。謂之壯者。蓋雖年壯。則灸艾易加。故即以壯名之耳。次灸撅骨者。即尾窮之穴。亦以年爲壯數。　視背胛間有陷者灸之。　舉臂肩上陷者灸之。謂肩髃穴也。係手陽明大腸經。　兩季脇間灸之。謂京門穴也。係足少陽膽經。　外踝上絕骨之端灸之。謂陽輔穴也。係足少陽膽經。　足小指次指間灸之。謂俠谿穴也。係足少陽膽經。　腨下陷脈灸之。謂承筋穴也。在腨中央陷者中。係足太陽膀胱經。　外踝後灸之。謂崑崙穴也。係足太陽膀胱經。　缺盆骨上切之堅痛如筋者灸之。（經闕其名當隨其所在而灸之）　膺中陷骨間灸之。謂天突穴也。（係任脈經）　掌束骨下灸之。謂之陽池穴也。係手少陽三焦經。　臍下三寸灸之。即關元穴也。係任脈經。　毛際動脈灸之。謂氣衝穴也。係足陽明胃經。　膝下三寸分間灸之。謂三里穴也。係足陽明胃經。　足陽明跗上動脈灸之。謂衝陽穴也。係足陽明胃經。　巔上一穴灸之。謂百會穴也。係督脈經。　有爲犬所嚙而發寒熱者。即以犬傷病法灸之三壯。蓋灸其所傷處。　凡當灸者。有二十九處。　人有傷食而發寒熱者灸之。如灸之而寒熱不止。必視其各部陽經有病者。數刺其俞。而用藥以調治之。則寒熱少却矣。所謂過者。病也。俞者。如手陽明大腸之俞穴三間是

也。

水熱穴論篇第六十一（內論治水治熱之穴故名篇）

黃帝問曰。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岐伯對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帝曰。腎何以能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於皮膚。故爲胕腫。胕腫者。聚水而生病也。帝曰。諸水皆生於腎乎。岐伯曰。腎者。牝藏也。地氣上者。屬於腎。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入於藏府。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玄府。行於皮裏。傳爲

胕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所謂玄府者。汗空也。（按風水之證又見評熱病論奇病論靈樞論疾診尺篇）

此言風水之病。本之於腎。而傳之於肺也。帝言人有病水證者。皆曰屬之於腎。但不知足少陰何以屬腎。而腎何以主水。伯言腎居下焦。爲陰中之陰。乃至陰也。水爲陰。腎亦爲陰。今腎爲至陰。則水病乃盛水也。彼肺爲手太陰經。腎爲足少陰經。少陰者。主於冬水之脉也。其脉從腎上貫鬲入肺中。故其病本在腎。其病末在肺。本者。病之根也。末者。病之標也。腎氣上逆。則水氣客於肺中。此所以皆爲積水也。且腎何以聚水而成病。正以腎爲胃之關。關者。有出入所司之義也。腎主下焦。膀胱爲腑。開竅于二陰。故腎氣化則二陰通。腎氣不化則二陰閉。閉則胃上滿。故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閉則氣停。氣停則水積。水積則水盛。水盛則氣溢。故曰關門不利。當聚水而從其類也。由是上者爲肺。下者爲腎。肺腎俱溢。溢于皮膚。其胕必腫。此乃聚水而生病之驗也。況腎爲牝藏。地爲陰象。地氣上者爲水。故感之而生水液耳。惟地與腎皆屬陰。此腎之所以爲至陰也。方其病始之際。强力入房。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于風。內不得入于藏府。外不得越于皮膚。風乃客于玄府之內。行于皮肉

之中。傳爲胕腫之證。其實本之于腎也。故有風。復有水。其名曰風水。然所謂玄府者。即皮膚上之汗空也。汗空幽微衍最爲玄遠。故曰玄。（後世止知水腫不知有風水之義但知利水而並不用疏藥此失明聡治水腫法誠有未全後世通法用之殺人尽拒者不知幾千萬人也如果當得而身浮腫色黑或白不首日下腫亮瘠如脂澤信公風水證也用羌活以之赤號實法以又實防風行四肢蒼朮發表勝濕乾葛白芷入陽明柴胡和解表裏甚則用十二經引經藥無不應手所發但止腹中堅脹者則又以鼓脹治之宗在此例當用腹中論治以雞矢醴之類是也）

帝曰。水俞五十七處者。是何主也。岐伯曰。腎俞五十七穴。積陰之所聚也。水所從出入也。尻上五行行五者。此腎俞。故水病下爲胕腫大腹。上爲喘呼不得卧者。標本俱病。故

肺爲喘呼腎爲水腫肺爲逆不得卧分爲相輸俱受者水氣之所留也伏兎上各二行行五者此腎之街也三陰之所交結于脚也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腎脉之下行也名曰太衝凡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陰絡水之所客也

此言治水之俞有五十七所也腎屬水治腎水之俞有五十七穴者積陰之所聚也其俞皆水所從出入之處尻上計有五行每行計有五穴此腎之俞也尻上之俞果有五行其中行係督脉一經旁四行係足太陽膀胱經而今曰腎之俞者以腎與膀胱爲表裏故不曰膀胱而曰腎俞也其脊中五穴即脊中懸樞命門腰俞長強是也次兩旁即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中膂內俞白環俞是也又次兩旁即胃倉肓門志室胞肓秩邊是也（刺灸治法見拱灸漿英下條此）故水病者下爲胕腫腹大之證上爲喘呼不得卧之證下病爲本上病爲標是乃標本俱病也故在肺則爲喘呼在腎則爲水腫（後世稱爲水腫者本此）肺爲逆所以不得卧也此二經之分本爲相輸相應俱受其病者以水氣之所留也　伏兎上各二行每行有五穴者此腎脉所過之街謂次中行任脉兩旁有中注四滿氣穴大赫橫骨是也次夾兩旁有外陵大巨水道歸來氣衝是也且足經三陰之所交者必結于脚（内踝上三有穴名三陰）交（在胻骨前齊三經之所交也）其踝上各一行行六穴者此腎脉之所行名曰太衝以腎與衝脉並下行于足合而盛大故曰太衝其穴在内踝之前所以太衝後復溜陰谷照海交信築賓是也　凡此五十七穴者皆陰藏之陰絡水之所客處也故治水者治此諸穴耳

帝曰春取絡脉分肉何也岐伯曰春者木始治肝氣始生肝氣急其風疾經脉常深其氣少不能深入故取絡脉分肉間（此下四節俱當與靈樞本輸篇十八卷鍼灸篇參看）

此言春時行刺法者所以必取絡脉分肉之義也蓋以春屬木木始治時肝屬木藏氣始生斯時肝氣雖急天風亦疾然人之經脉常深而風木之氣常少不能深入于經脉之內僅在絡脉分肉之間故刺之者必取此所也如列缺爲肺之絡脉其手腕側後爲列缺分肉也

帝曰夏取盛經分腠何也岐伯曰夏者火始治心氣始長脉瘦氣弱陽氣留溢熱熏分腠內至于經故取盛經分腠絶膚而病去者邪居淺也所謂盛經者陽脉也（長上声）

此言夏時行刺法者所以必取盛經分腠之義也蓋以夏屬火火始治時心屬火藏氣始長其脉尚瘦其氣尚弱火者陽氣也陽氣留溢于人身熱氣熏蒸于分腠內而遂至于盛經故盛經者人身陽經之脉也用刺法者

必取此盛經分腠以治之先以左手按絕其皮膚而右手刺之即病去者邪尚淺也然所謂盛經者乃陽經之脉也（按靈樞官能篇有絕脉絕皮之義）

帝曰秋取經俞何也岐伯曰秋者金始治肺將收殺金將勝火陽氣在合陰氣初勝濕氣及體陰氣未盛未能深入故取俞以瀉陰邪取合以虛陽邪陽氣始衰故取於合

此言秋時行刺法者所以必有取于經俞之義也經俞者據下節井滎推之則是各經之經穴俞穴也蓋以秋屬金金始治時肺亦屬金藏氣將收將殺金氣旺反欲勝火正以金旺火衰故也然而火氣方在陽經之合穴斯時陰氣初勝濕氣及體陰氣未盛未得深入故取陰經之俞穴以瀉陰經之火邪取陽經之合穴以瀉陽經之火邪則陽氣始衰矣陽氣者火氣也所以有取于合穴耳（按此節帝分明以經穴俞穴爲問而伯乃對言所取在合其陰經則取俞要知伯之所答者爲是而帝之所問者誤也）

帝曰冬取井滎何也岐伯曰冬者水始治腎方閉陽經衰少陰氣堅盛巨陽伏沉陽脉乃去故取井以下陰逆取滎以實陽氣故曰冬取井滎春不鼽衄此之謂也

此言冬時行刺法者所以必有取于井滎之義也蓋以冬屬水水始治時腎亦屬水其藏方閉陽經之氣始衰少陰腎經之氣堅盛故巨陽即太陽也與腎爲表裏者脉亦伏沉而陽脉乃下去矣故取陰經之井穴以陰邪之欲下逆故也取陽經之滎穴以實其陽氣而不使陰邪之下逆故也經有之曰冬取井滎春不鼽衄此之謂也（按此篇秋曰治合則陽氣方在合而於之冬曰井滎以陰邪欲下逆而治之其[illegible]必刺絡脉分肉間矣以刺盛經分腠矣難經以春爲刺井夏爲刺滎秋爲刺經冬爲刺合則與此大反要內經之所言者是而難經則非也）

帝曰夫子言治熱病五十九俞余論其意未能領別其處願聞其處因聞其意岐伯曰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瀉胸中之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瀉胃中之熱也雲門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瀉四支之熱也五藏俞傍五此十者以瀉五藏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爲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熱也（行音杭髃音隅）

此詳言刺熱病者有五十九穴復明感寒生熱之義也頭上五行行有五穴者中行屬督脉經有上星顖會前頂百會後頂五穴也次兩旁屬足太陽膀胱經有五處承光通天絡却玉枕五穴也又次兩旁屬足少陽膽經有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五穴也中行每穴止一而旁

二行左右相同故共有五行也此乃所以寫諸陽之熱逆于上者謂手足六陽經也（刺灸治法見鍼灸聚英竝倣此）其大杼穴係足太陽膀胱經膺俞穴即中府係手太陰肺經缺盆穴係足陽明胃經背俞穴即風門係足太陽膀胱經左右相同故計八穴此皆所以寫胸中之熱也氣街一名氣衝三里上巨虛下巨虛皆係足陽明胃經左右相同故計有八穴此皆所以寫胃中之熱也　雲門穴係手太陰肺經髃骨穴即肩髃係手陽明大腸經委中係足太陽膀胱經髓空穴即腰俞係督脉經左右相同故計有八穴此皆所以寫四支之熱也但腰俞在中行止有

一穴耳　五藏俞旁五謂五藏之俞旁有五穴即肺俞之旁有魄戶以肺藏魄也心俞之旁有神堂以心藏神也肝俞之旁有魂門以肝藏魂也脾俞之旁有意舍以脾藏意也腎俞之旁有志室以腎藏志也俱係足太陽膀胱經左右相同故計有十穴此皆所以寫五藏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治熱之左右穴也　夫熱必始於寒人傷於寒而傳爲熱有正以寒盛則生熱乃寒極生熱陰勝則爲陽之義耳

調經論篇第六十二（內經病有虛實宜蚤調其血氣如未節之謂故名篇）

黃帝問曰余聞刺法言有餘寫之不足補之何謂有餘何謂不足岐伯對曰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帝欲何問帝曰願盡聞之岐伯曰神有餘有不足氣有餘有不足血有餘有不足形有餘有不足志有餘有不足凡此十者其氣不等也

此言神氣血形志各有有餘不足也

帝曰人有精氣津液四支九竅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節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虛實今夫子乃言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之乎岐伯曰皆生於五藏也夫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而此成形志意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藏五藏之道皆出於經隧以行血氣血

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焉（成形五藏之五藏二字衍文）

此言人有虛實而生百病者以血氣之不和也靈樞決氣篇云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其四支者手足也手足各二九竅者陽竅七在面部陰竅二前陰後陰也在下部五藏者心肝脾肺腎也共爲十六部及有三百六十五節靈樞九鍼十二原篇有曰所謂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又云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

肉筋骨也。是皆能生百病者也。百病之生，各有虛有實。是虛者，即所謂不足也；實者，即所謂有餘也。今約有餘不足而分之，則爲五；統之，則爲十，果何以生此不足有餘也。伯言皆生於五藏也。夫所謂神氣血肉志者，皆藏之於五藏，而人之形始成焉。唯志意通暢，內連骨髓，而身形五藏始無有病。正以五藏之道，皆出于經隧。經隧者，經脉潛行之路也。經脉伏行而不見，故謂之經隧，即如靈樞經脉篇論各經脉氣之流行，所以行血氣者也。血氣不和，則爲有餘不足，而百病乃生。是故善治生者，必守此經隧焉，與可以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也。

帝曰：神有餘不足何如？岐伯曰：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悲。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邪客於形，洒淅起於毫毛，未入於經絡也，故命曰神之微。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神有餘則寫其小絡之脉出血，勿之深斥，無中其大經，神氣乃平。神不足者，視其虛絡，按而致之，刺而利之，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以通其經，神氣乃平。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釋，著鍼勿斥，移氣於不足，神氣乃得復。（着著同）

此言神有虛實爲病者，皆當刺之，而復有刺邪之法也。神者，心之所藏也。靈樞本神篇言心藏脉，脉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然則有餘不足者，正虛實之謂也。觀此，則知有餘不足皆能爲病者矣。蓋心在聲爲笑，在志爲喜，故實則笑不休。肺在志爲憂，在聲爲哭，故心氣衰而不能勝肺，則不足而悲。此乃氣血已并，所以爲虛實而成病也。故感於邪，或感邪而悲者有之，然必其血未并於氣，氣未并於血，而五藏定安之時，邪或客之，則邪在小絡，起於毫毛，有洒淅惡寒之貌，尚未入於大經與大絡也，故命曰神之微病耳。帝復疑神爲有餘不足而病，有爲笑爲悲，則不可無補寫法也。伯言神有餘者，病也，過猶不及也，當寫小絡之脉出血，勿深推其鍼。斥者，推也。恐鍼深則傷肉也。又無中其大經，恐因小絡而

誤傷大經也。蓋以經脉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絡。孫絡者，小絡也。神本無形，宜其善[illegible]，若此，必使刺氣既平，不至於有餘而爲笑不休，斯已矣。神不足者，其絡必虛，當治其心經之絡爲虛者治之，按而致其氣之來，刺而令其氣之和。利者，和也。無出血泄氣，以通其經脉，使神氣乃平，不至於不足而爲悲，斯已矣。其邪客於形，而初起於毫毛，未入於經絡，則乘其微而刺之者，當按摩其病處，勿釋其手，著鍼其病處，勿推其鍼，使移邪氣於不足而爲衰，復其眞氣之如故，而無邪，則神氣自全矣。（愚按此節當分爲四節其曰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悲言有餘不足皆能爲病）

也是乃本體之病自血氣未并至故曰神之微者始時皆能感邪其病必微是乃外感之病其曰神有餘者至神氣乃平言刺其有餘之法非刺其邪也其曰神不足至神氣乃平言刺其不足之法亦非刺其邪也至於刺微柰何至末方與第二段相應此微字芷是命曰神之微之微也乃所以刺其邪也若以第二段爲三第三段爲二則文理自無不明王註以第三四段皆爲有邪則末段又何爲有刺微之問又奚必另有刺法又有不明者矣文按按摩勿釋四句以爲空虛未有何經愚意即第七節志有虛實爲病乃腎經也故刺然余復詳本經之穴則刺神者當在心包絡經刺氣者當在肺經刺血者當在於經刺形者當在脾經否則周身之內何以知其爲神之病或氣之病又何以知其爲何經之病高明者其詳之

帝曰善氣有餘不足柰何岐伯曰氣有餘則喘欬上氣不足則息利少氣血氣未并五藏安定皮膚微病命曰白氣微泄帝曰補寫柰何岐伯曰氣有餘則寫其經隧無傷其經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不足則補其經隧無出其氣帝曰刺微柰何岐伯曰按摩勿釋出鍼視之曰我將深之適人必革精氣自伏邪氣散亂無所休息氣泄腠理真氣乃相得

此言氣有虛實爲病者皆當刺之而後有刺邪之法也氣者肺之所藏也靈樞本藏篇言肺藏氣氣舍魄肺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即本文之少氣也實則喘喝胸盈仰息即本文之喘欬上氣也此乃氣血已并所以爲虛實而成病也故或感於邪或感於邪而甚者有之然方其血未并於氣氣未并於血而五藏安定之時邪來客之

則肺上皮膚皮膚微病命曰白氣微泄蓋肺屬金爲之白也然而氣有餘者則寫其有餘之在肺經而寫其經隧無得傷經出血及泄其營氣也氣不足者則補其不足之在肺經而補其經隧無出衛氣亦不泄之斯可也且其邪客於形當按摩其病處勿釋其手出鍼視之仍駭此病人曰我將深此鍼以刺之適致此人革其常度不能自寧則精氣必斂伏邪氣必散亂此邪且無所安息外泄腠理真氣乃相得矣

帝曰善血有餘不足柰何岐伯曰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恐血氣未并五藏安定孫絡水溢則經有留血帝曰補寫柰何岐伯曰血有餘則寫其盛經出其血不足則視其虛經內鍼其脈中久留而視脈大疾出其鍼無令血泄帝曰刺留血柰何岐伯曰視其血絡刺出其血無令惡血得入於經以成其疾

此言血有虛實爲病者皆當刺之而後有刺邪之法也血者肝所藏也靈樞本神篇言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正與此同蓋以肝在志爲怒腎在志爲恐不足則母氣虛而爲恐也此血與氣已并所以有虛實而爲病耳故或感於邪或感于邪而甚者有之然方其血未并於氣氣未并於血而五藏安定之時孫絡爲溢所

勝其水泛溢則入於經而有留血此乃邪之爲病也然而血有餘者則瀉其在肝經之盛血瀉之以出其血血不足者則視其在肝經之虛而補之鍼其脉中久留而視所謂如待貴人不知日暮者是也候脉已大矣則氣已至矣乃出其鍼無令出血所也且邪之所感致有留血則當視其血在絡時即刺出其血無令惡血入經以成他疾可也

帝曰善形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形有餘則腹脹涇溲不利不足則四支不用血氣未并五藏安定肌肉蠕動命曰微風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形有餘則瀉其陽經不足則

補其陽絡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取分肉間無中其經無傷其絡衛氣得復邪氣乃索（溲音叟蠕音耎）

此言形有虛實爲病者皆當刺之而復有刺邪之法也形者脾所藏也蓋形成於肉脾主肌肉故也靈樞本神篇言脾藏營營舍意脾氣虛則四支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涇溲不利正與此同此氣血已并所以爲虛實而成病耳故或感於邪或感邪而甚者有之然方其血未并於氣氣未并於血而五藏安定之時則風或客之肌肉如蠕蟲之動然而風氣甚微命曰微風故形之有餘則當瀉足陽明胃經形之不足則當補足陽明胃經正以脾胃爲土土主肌肉而今曰陽經非胃而何且其微風所客必當刺之取其感風之分肉間無中其經無傷其絡使衛氣得復而邪氣乃索盡矣

帝曰善志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志有餘則腹脹飧泄不足則厥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骨節有動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志有餘則瀉然筋血者不足則補其復溜帝曰刺未并奈何岐伯曰即取之無中其經邪所乃能立虛（然筋當作然谷）

此言志有虛實爲病者皆當刺之而復有刺邪之法也靈樞本神篇言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正與此同蓋以腎脉上行於腹下行於足故也

此乃血氣已并所以爲虛實而成病耳故或感於邪或感邪而甚者有之然方其血未并於氣氣未并於血而五藏安定之時腎主骨骨感其邪則骨節有動此乃邪之爲病也然而志有餘者則瀉腎經之滎穴名然谷者其筋有血乃刺出之志不足者則補腎經之經穴名復溜者無出血泄氣可也帝問血氣未并之時感邪而骨中有動則所以刺未并者必有法也伯言即取之邪所以刺之無中其大經則邪所自能立去而虛矣夫上文或曰刺微或曰刺血此曰刺未并者文變而義不變也

帝曰善余已聞虛實之形不知其何以生岐伯曰氣血以

并陰陽相傾氣亂於衛血逆於經血氣離居一實一虛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爲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爲炅中血并於上氣并於下心煩惋善怒血并於下氣并於上亂而喜忘（以巳同炅炯同惋宜作悗素問經俱用此悗字讀爲悶）

此言血氣之所以偏勝而皆有其病也帝問巳聞虛實之病形如笑不休與悲之類然所以生此虛實者必有故也伯言虛實之生在乎陰陽相并之間耳故氣并於血血并於氣是氣血之巳并也營爲陰氣血則從生衛爲陽氣悍於營氣相并是陰陽之相傾也陰血并於陽氣則氣亂於衛而血之離居者爲實其虛則在氣也陽氣并於陰血則血逆於經而氣之離居者爲實其虛則在血也虛實之所以生者如此然氣血固不可以專并亦不可以不并專并者爲偏勝不并者爲不和試以不并者言之血屬陰今血并於陰而無與于氣氣屬陽今氣并于陽而無與於血則論血氣之大分血當以氣爲主故血并於陰者其病徐而氣并於陽者其病剛當爲驚狂之証又以專并者言之血專并於陽氣專并于陰是血必以氣爲主故血并於氣者其病緩而氣并于血者其病速當爲熱中之証甚是血氣者不但表裏爲病亦且上下爲病正以上與表同下與裏一也故血并于鬲之上而氣并于鬲之下其病在鬲下心氣不下而遂爲煩心肝氣乃上逆故爲善怒也血并于鬲之下而氣并于鬲之上其病在鬲上之在鬲上者神以氣亂而亂又以神失而善忘也（按靈樞大惑論善忘之義與此異）

帝曰血并于陰氣并于陽如是血氣離居何者爲實何者爲虛岐伯曰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是故氣之所并爲血虛血之所并爲氣虛帝曰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今夫子乃言血并爲虛氣并爲虛是無實乎岐伯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故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今血氣相失故爲虛焉絡之與孫脉俱輸于經血與氣并則爲實焉血之與氣并走于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

此詳論血氣之虛實有以不并言者有以專并言者帝承上文而言血并于氣氣并于血固宜其有虛實矣若血屬陰理當歸于陰氣屬陽理當歸于陽今曰血并于陰氣并于陽此正血氣不相爲并而各離所并之居（離居與上不同上言血離其所居而并之于氣氣離其所居而并之于血此則血不并氣是離其并氣之所居也氣不并血是離其并血之所居也）是無實無虛也當以何者而定其爲虛實邪伯言血氣雖不同其性則同也皆喜溫而惡寒寒則澁滯而不通溫則消釋而易行故不并固不可而

專并亦不可蓋不并則爲寒寒則泣滯而不通專并則爲熱熱則太溫而病勝是以氣之所并者在于陽則氣分無血也是爲血虛矣血之所并者在于陰則血分無氣也是爲氣虛矣此不并之并亦有虛實在也然而既曰血虛又曰氣虛是血氣皆無實也帝之所以又疑而問也殊不知氣并于陽氣爲有而血爲無乃氣實而血虛也血并于陰血爲有而氣爲無乃血實而氣虛也故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也不惟是也彼氣血相并者氣并于血則氣盛而血少是無血也血并于氣則血盛而氣少是無氣也惟氣血相失故名之曰虛大絡與孫絡

俱運于經脉之中氣并于血其實在氣血并于氣其實在血故名之曰實且是氣血也專并于上則氣上而不下當爲大厥之證厥則暴死者有之若而氣復于下則生不復則死矣

帝曰實者何道從來虛者何道從去虛實之要願聞其故岐伯曰夫陰與陽皆有俞會陽注于陰陰滿之外陰陽勻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

此言氣血之虛實必有道以爲之往來也道猶路也陰陽者陰經陽經也帝問氣血相并則爲虛實然何道以爲之往來此乃虛實之要也伯言手足有六陽經有六陰經皆有俞穴所會陽經注而之內陰經注而之外如靈樞經脉篇始於手太陰肺經遂行於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遂行于足太陰脾經者是也陰陽有并以充其形尤候不偏命之曰無病之人非氣血相并則不能勻平而爲虛實矣此陽經陰經之經隧乃道之所以往來也

夫邪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

此言陽經之邪得之外感而陰經之邪得之內傷也何也陽經主表陰經主裏故也

帝曰風雨之傷人奈何岐伯曰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脉孫脉滿則傳入於絡脉絡脉滿則輸於大經脉血氣與邪并客於分腠之間其脉堅大故曰實實者外堅充滿不可按之按之則痛帝曰寒濕之傷人奈何岐伯曰寒濕之中人也皮膚不收肌肉堅緊營血泣衛氣去故曰虛虛者聶辟氣不足按之則氣足以溫之故快然而不痛（按皮部論云邪客于皮則腠理開開則邪入客于絡脉絡脉滿則注于經脉經脉滿則入舍于府藏也繆刺論云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脉義同）

此言陽經病有虛實皆得之外感而以痛否爲驗也上文神氣血形志以血氣相并而爲虛實乃血氣之虛實

不必外感於邪也此言感邪而有虛實乃病之虛實也是必有血氣之虛實而後有病之虛實其實有不同也試以陽經之生實者言之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絡又傳入於絡脈又傳入於經脈血氣與邪并客於分腠之間其脈堅大故曰實實者按之則痛者是也又以陽經之生虛者言之寒暑之中人也皮膚不仁肌肉堅緊營血澁而衛氣散故曰虛虛者聶辟乃肌肉辟積之意按之則氣足以溫之而不痛者是也此乃陽經之病生虛生實者如此（靈樞根結篇有腸胃聶辟是主腸胃而言也）

帝曰善陰之生實奈何岐伯曰喜怒不節則陰氣上逆上則下虛下虛則陽氣走之故曰實矣帝曰陰之生虛奈何岐伯曰喜則氣下悲則氣消消則脈虛空因寒飲食寒氣熏滿則血泣氣去故曰虛矣（喜怒不節多一喜字蓋喜怒相連而多言之也）

此言陰經病有虛實皆得之於內傷也試以陰經之生實者言之怒氣不節則所爲陰經陰氣上逆上逆則下虛下虛則陽氣專走而上行故曰實又以陰經之生虛者言之正以喜則氣下悲則氣消則脈氣虛空（舉痛論云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又因用寒冷飲食而與氣熏滿則血澁氣去故曰虛

帝曰經言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余已聞之矣不知其所由然也岐伯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慄帝曰陰虛生內熱奈何岐伯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帝曰陽盛生外熱奈何岐伯曰上焦不通利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玄府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帝曰陰盛生內寒奈何岐伯曰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濇故中寒

此言陰陽之有虛實而寒熱之在內外者不同也陽者衛氣也陰者營氣也經言陽虛則外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陰盛則內寒是虛實殊而內外分何寒熱之難拘也伯言陽虛則外寒者正以衛氣者自下焦之陰中有陽者隨中焦之氣以升於上焦而生此衛氣故謂之衛氣出於下焦濁者爲衛是也此衛氣者即陽氣也陽氣受氣於上焦而生故出而溫於皮膚分肉之間所以衛行脈外肥腠理而司開闔也今寒氣在於外體則上焦不通衛氣不得入而寒氣獨留於外故寒而且慄也此外感之證也所謂陰虛生內熱者正以有所勞倦致形衰氣少而飲食隨減所以穀氣不盛也夫上焦之

宗氣生於穀氣之精微。今飲食倦勞如此。故上焦之氣不能行。而下脘之氣亦不通。則胃氣虛而爲熱。熱氣熏於胸中。故內熱也。此內傷之證也。所謂陽盛生外熱者。正以衛氣本於上焦。今外傷寒毒。陽邪反盛。上焦不通。皮膚腠理皆緻密而閉塞。玄府不得通利。衛氣不卽外越。故外體菀熱也。此外感之證也。所謂陰盛生內寒者。正以下氣太逆而爲厥。寒氣積於胸中而不寫。（此寒氣者宜作寒物之氣宜）熱氣漸去。寒氣獨留。血亦凝澁。脉亦不通。經脉在內者。盛大而脹。并皆濇滯。故內寒也。此亦內傷之證也。（按此四段其首段陽虛生外寒後人以爲陽虛畏外寒蓋言陽氣既虛外無所衛雖不感邪亦必畏寒次段陰虛生內熱後人以爲腎水既衰火能勝陰煩燥眩暈內熱自盛此亦有理但與正文不同其曰陽盛則外熱陰盛生內寒者斷加所解云云也但陰盛生內寒或欲作寒熱之邪說則是傳經之邪也傳經之邪內當熱且結時尚沉今何爲又寒須知欲作外感乃是暫時寒氣入中或爲其物所傷耳非傳經之邪也此節所若作外診之脉理宜沉濇今曰盛大而濇然是許中之邪非外見諸）

帝曰。陰與陽并。血氣以并。病形以成。刺之奈何。岐伯曰。刺此者。取之經隧。取血於營。取氣於衛。用形哉。因四時多少高下。帝曰。血氣以并。病形以成。陰陽相傾。補寫奈何。岐伯曰。寫實者。氣盛乃內鍼。鍼與氣俱內。以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寫。必切而出。大氣乃屈。帝曰。補

虛奈何。岐伯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內鍼。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熱不得還。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得存。動氣候時。近氣不失。遠氣乃來。是謂追之。（內納同按此節當與離合眞邪論靈樞官能篇參看）

此言刺病取乎營衛。而補寫又有其法也。陰并於陽。是血并於氣。陽并於陰。是氣并於血。血氣病形。所以各有虛實也。刺之何如。蓋十二經中。皆有經隧。血有虛實。而營氣屬陰。血生於營。故刺血者。取之營氣而已。氣有虛實。而衛氣屬陽。氣亦屬陽。故刺氣者。取之衛氣而已。且人之形體。有長短肥瘦大小不同。天之四時。有寒熱溫凉不一。必用人之形。因天之時。以爲鍼之多少高下耳。是以欲寫實者。候其邪氣方盛之時。乃令病人吸氣。以納鍼。鍼與氣俱納。然後開其門。利其戶。然令氣怍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寫。必切而出。大氣乃屈。故命曰寫。（大氣者大邪之氣也見熱篇中）欲補其虛者。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努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候呼納鍼。呼盡納鍼。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如待所貴。不

知日暮。其氣已至。適而自護。候呼引鍼。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氣不得出。熱不得還。各在其處。推闔其門。閉塞其戶。邪氣消散。令神氣存。精氣乃得存。動氣候時。近氣不失。大氣留止。遠氣乃來。是謂追之。故命曰補。（大氣者正氣也。愚思此篇鍼法。言補則遺瀉。言瀉則遺補。所以後人不能明鍼法之義。今將離合真邪論與此篇所論補瀉之法聯屬成文。庶幾學者熟讀熟玩。又與靈樞官能篇第六節參看。必有得心應手之妙也。其詳解之義已見八正神明論。後世巧立名色。不合經旨。誤人多矣。）

帝曰。夫子言虛實者有十。生於五藏。五藏五脈耳。夫十二經脈。皆生其病。今夫子獨言五藏。夫十二經脈者。皆絡三百六十五節。節有病。必被經脈。經脈之病。皆有虛實。何以合之。岐伯曰。五藏者。故得六府與爲表裏。經絡支節。各生虛實。其病所居。隨而調之。病在脈。調之血。病在血。調之絡。病在氣。調之衛。病在肉。調之分肉。病在筋。調之筋。病在骨。調之骨。燔鍼劫刺其下。及與急者。病在骨。焠鍼藥熨。病不知所痛。兩蹻爲上。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則繆刺之。痛在于左而右脈病者。巨刺之。必謹察其九候。鍼道備矣。

此言藏府虛實之病。相爲表裏。隨病而當施以治法也。神氣血肉志。各有虛實。是計之有十也。生於五藏。則似於十二經脈有所遺也。故帝疑而問之。殊不知五藏六府。相爲表裏。所生諸病。各有虛實。其病所在。隨處可以調之。在脈則調之血。以脈者血之府。脈實則血實。脈虛則血虛也。在血則調之絡。以血病則絡脈結也。在氣則調之衛。以衛爲陽氣也。在肉則調之分肉。以分肉爲肉之部也。在筋則調之筋。下文用燔鍼以劫刺其下。及其所急處是也。（燔鍼劫刺。見靈樞經筋篇。）在骨則調之骨。下文用焠鍼及藥熨者是也。（焠刺見靈樞官鍼篇第二節。靈樞終始篇云。在筋守筋。在骨守骨。）病有不知所痛者。刺兩蹻之上。謂申脈照海二穴也。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則用繆刺法。以刺其絡穴。左痛刺右。右痛刺左也。痛在於左。而右脈病者。則用巨刺法。以刺其經穴。左痛刺右。右痛刺左者是也。繆刺巨刺。特有經絡之不同耳。必謹察其九候之脈。而刺之。鍼道備矣。

繆刺論篇第六十三（邪客于各經之絡。則左痛取右。右痛取左。與經病異處。故以繆刺名篇。據靈樞官鍼篇第二節。巨刺亦左取右。右取左。特刺經穴。絡穴不同耳。）

黃帝問曰。余聞繆刺。未得其意。何謂繆刺。岐伯對曰。夫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脈。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脈。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脈。內連五藏。散于腸胃。陰陽俱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如此則治其經焉。今邪客於皮毛。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於經。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也。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

于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于經俞命曰繆刺帝曰願聞繆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奈何其與巨刺何以別之岐伯曰邪客于經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經非絡脉也故絡病者其痛與經脉繆處故命曰繆刺（自皮毛而漸傳經脉之義又見皮部論調經論中）

此言繆刺之所以異於巨刺也繆刺者以邪客于絡而左痛取右右痛取左也巨刺者以邪客于經而必刺其經也蓋邪之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入舍于十五絡脉留而不去入舍

於十二經脉內連五藏散于腸胃陰陽諸經相感於邪五藏皆已被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若此者必治其經穴焉夫是之謂正刺也今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其孫絡閉而不通不得內入于經流溢于十五大絡之中而生奇邪之病惟其邪客大絡左注于右右注於左上下左右與經雖相干其實不得入於經而止布于四末其氣無常處當以左病者而取其右絡右病者而取其左絡是繆刺之法也若邪客于經左病盛而右亦病右病盛而左亦病亦有互相移易者如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以中其經脉而不取其絡脉是巨刺之法也然則絡病者其痛與經脉繆處故命之曰繆刺也繆者異也（王註以所刺之穴如紕繆綱紀者非岐伯自言刺旨）

帝曰願聞繆刺奈何取之何如岐伯曰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卒心痛暴脹胷脇支滿無積者刺然骨之前出血如食頃而已不已左取右右取左病新發者取五日已（卒猝同）

此以下至末承上文而言繆刺之實此則指腎絡為病當有繆刺之法也腎經之絡穴即大鍾也（在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腎脉支別者並正經從腎上貫肝鬲走於心包故邪

客之令人病如是也內無積者刺然骨之前曰然谷者出血（然谷內踝前大骨下陷中別于太陰蹻脉之郄鍼三分灸三壯）食頃而病自已如痛不已左痛者當取之右然谷右痛者當取之左然谷此乃素無此病而新發者刺之五日病自已矣

邪客于手少陽之絡令人喉痺舌卷口乾心煩臂外廉痛手不及頭刺手中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壯者立已老者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數日已

此言三焦絡為病當有繆刺之法也三焦經之絡穴即外關也（在腕後二寸兩筋間陽池上一寸）三焦經之脉循手表出臂外上肩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

谿上項又心主有邪客之病當如是也刺手中指之次指即第四指也去爪甲上如韭葉者即關衝穴也左右指各一痏痏者刺之瘡也壯者其病立已老者食頃已左病則取右之關衝右病則取左之關衝此乃新病刺之數日當自已

邪客於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

此言肝絡爲病而有繆刺之法也肝經絡穴即蠡溝也（內踝骨前上五寸）其支別者循脛上睾結於莖故令人卒暴疝痛也（睪陰丸也）當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大敦穴左右

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少項亦已左痛者取右足之大敦右痛者取左足之大敦（大敦穴足大指端去爪甲如韭葉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

邪客於足太陽之絡令人頭項肩痛刺足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立已不已刺外踝下三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頃已

此言膀胱絡脈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膀胱經之絡穴即飛揚也（在外踝骨上七寸）其支別者從髆內左右別下又其絡自足上行循背上頭故其病如是也刺足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名至陰穴左右各一痏立已如不已刺外踝下金門穴自足太陽之郄三痏左痛取右金門右痛取左金門如食頃則病自已

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氣滿胷中喘息也支胠胷中熱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頃已

此言大腸經絡脈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大腸經之絡穴即偏歷也（腕中後三寸手陽明經之絡穴）其支別者從缺盆中直而上頸故病如是也刺手大指之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者名商陽也左右各一痏如不已左病取右商陽右病取左商陽如食頃則病自已

邪客於臂掌之間不可得屈刺其踝後先以指按之痛乃

刺之以月死生爲數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

此言心包絡經客邪爲病當刺心經之通里穴也（在腕後一寸陷中手少陰心脈之絡）邪客於臂掌之間不可得屈乃手厥陰心包絡受邪也刺通里穴先以手按之痛則乃刺通里以月死生爲數自初一以至十五月生數也故一日一痏一痏者即一刺也至十五日當增至十五刺矣自十六日至三十日月死數也故十六（日十四刺至三十日當）減至一刺矣皆言每日一刺也　以心包絡之邪而刺心經之絡正以心爲五藏六府之　主與別經不同故其

所以刺者，非左右互取之謂也。

邪客于陽蹻之脉，令人目痛從內眥始，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各二痏，左刺右，右刺左，如行十里頃而已。

此申言陽蹻客邪為病，當有繆刺之法也。陽蹻者，起于足太陽膀胱經之申脉穴也。其脉起于足，上行至頭，而屬目內眥，故病如是也。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即申脉穴。左右各二痏，二痏者，二次也。（外踝下陷中，刺三分，留六呼，灸三壯。）如邪巴左，刺右申脉；右，刺左申脉。如人行十里頃而病自已。

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腹中滿脹，不得前後，先飲利藥。此上傷厥陰之脉，下傷少陰之絡，刺足內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脉出血，刺足跗上動脉。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痏，見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善悲驚不樂，刺如右方。（樂音洛）

此言惡血為病，當有繆刺之法也。人以墮墜而惡血積內，腹中滿脹，前後不通，先當用通利藥。上傷厥陰肝經之脉，下傷少陰腎經之絡，當刺內踝之下，然骨之前，曰然谷者，出血，此乃少陰之絡也。及足跗上動脉，即衝陽穴，乃胃經之原也。（以腹脹滿故取之）如不已，刺三毛上大敦穴，左右各一痏，見血立已。如不已，左刺右大敦，右取左大敦也。如病善悲善驚而不樂，則亦刺如右方之然谷與衝陽耳。

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耳聾，時不聞音，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立聞。不已，刺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立聞。其不時聞者，不可刺也。耳中生風者，亦刺之如此數，左刺右，右刺左。

此言大腸經絡脉為病，當有繆刺之法也。大腸經之絡，即偏歷穴。其經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又其絡支別者，入耳會於宗脉，故病如是也。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名商陽穴，左右各一痏，當立聞。如不已，刺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即中衝穴也，當立聞。其不聞者，絡氣已絕，不可復刺也。有等耳中生風者，亦刺商陽一痏，左耳病者刺右商陽，右耳病者刺左商陽也。

凡痺往來行無常處者，在分肉間痛而刺之，以月死生為數，用鍼者隨氣盛衰以為痏數，鍼過其日數則脫氣，不及日數則氣不寫，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復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漸多之，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漸少之。

此言痺病無常，當有繆刺之法也。凡痺痛往來行無常處者，即其所痛在何經之絡分肉之間刺之，以月之死生為數。正以人之用鍼，當隨氣盛衰以為痏數。月之死生，乃氣之盛衰所係也。若鍼數過其日數，則脫氣鍼數

不及日數。則邪氣不寫。此所以必如月之死生爲數也。左痛者刺右之分肉。右痛者刺左之分肉。痛已則止鍼。若不已。則復刺之。如前法耳。夫所謂以月生數爲鍼數者。初一日一痏。一痏者。一刺也。刺有痏瘡。故不曰次而曰痏也。初二日二痏。日漸多之。至十五日。則十五痏矣。以月死數爲鍼數者。十六日十四痏。十七日十三痏。日漸少之。至三十日。則止一痏。如初一日矣。

邪客於足陽明之絡。令人鼽衄上齒寒。刺足中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左刺右。右刺左。

此言胃絡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胃脉起於鼻交頞中。

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故病如是也。當次足大指之次指上與肉交者。即厲兌穴也。左右各一痏。（陽明之井刺一分留一呼灸一壯）如不已。左病刺右厲兌。右病刺左厲兌也。

邪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脇痛不得息。欬而汗出。刺足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不得息立已。汗出立止。欬者溫衣飲食。一日已。左刺右。右刺左。病立已。不已復刺如法。

此言膽絡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足少陽經之絡光明穴也。其支者別目銳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於䪼。下加頰

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膽循脇。故病如是也。當刺足小指之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即竅陰穴也。（少陽之井刺一分留一呼灸二壯）左右各一痏。其不得息之證立已。其汗出之證立止。其欬之證當溫衣煖食。一日則欬亦已。如不已。左病刺右竅陰。右病刺左竅陰。亦當立已。又不已。當復刺如前法耳。

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嗌痛。不可內食。無故善怒。氣上走賁上。刺足下中央之脉各三痏。凡六刺。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嗌中腫。不能內唾。時不能出唾者。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內即納下同）

此又言腎絡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腎經之絡。大鍾穴也。其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又正經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病如是也。當刺足心下中央之脉。即湧泉也。左右各三痏。其病立已。如不已。左痛則刺右足湧泉。右痛則刺左足湧泉。有等嗌中作痛。不但不能納食。雖唾亦不能出納者。當刺本經然骨之前曰然谷者以出其血。病自立已。如不已。則左病而刺其右之然谷。右病而刺其左之然谷也。

邪客於足太陰之絡。令人腰痛。引少腹控䏚。不可以仰息。刺腰尻之解。兩胂之上。是腰俞。以月死生爲痏數。發鍼立已。

已。左刺右，右刺左。

此言脾絡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脾經絡脈。公孫穴也。（足大指本節後一寸內踝前鍼四分灸三壯）脾之絡脈。從脾合陽明。上貫尻骨中。與厥陰少陽結於下髎。而循尻骨內入腹。上絡嗌。貫胸中。在腰痛則引少腹。控於眇中也。眇者。季脇下之空軟處也。受邪氣則絡拘急。故不可以仰伸而喘息也。腰尻之解。兩胂之上。是腰俞也。係督脈經。在二十一椎（下間宛宛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七壯）以月死生爲痏數。所謂一日。以至十五日。漸多之。自一痏至十五痏也。十六日至三十日。漸少之。自十四痏至一痏也。發鍼之時。其病立已。如不已。左病刺腰俞之右。曰白環俞。右病刺腰俞之左。曰白環俞。（開中行一寸半鍼五分禁灸何以知左右爲白環俞蓋腰俞在中行二十一椎之下則腰俞無左右斷是白環俞也）

邪客於足太陽之絡。令人拘攣背急。引脇而痛。刺之從項始數脊椎。俠脊。疾按之應手如痛。刺之傍三痏立已。

此言膀胱絡脈爲病。當有繆刺之法也。膀胱之絡。飛揚穴也。此脈經髆內左右別下項。貫胛。合膕中。故病如是也。刺之者。當從項之大椎爲始。數其脊椎。各開一寸五分俠脊之處。急按之應手而痛。即刺其痛處。痛處者。乃脊之傍也。左右各三痏。病當自已。

邪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留於樞中痛。髀不可舉。刺樞中以毫鍼。寒則久留鍼。以月死生爲數。立已。

此言膽絡爲病。當有刺之之法也。膽經之絡。光明穴也。其脈出氣街。繞毛際。入髀厭中。故令人痛留於髀樞之中。其髀不可舉也。當刺髀樞中之環跳穴。以毫鍼。其之寒者。則久留其鍼。以月死生爲數。其病立已。

治諸經刺之。所過者不病。則繆刺之。

此言各經有病者。當巨刺之。而邪在於絡。則當繆刺之也。凡治諸經。當刺之有過者。蓋經中以病爲有過也。經不病。則邪在絡。乃繆刺之耳。

耳聾。刺手陽明。不已。刺其通脈出耳前者。

此言耳聾者。當刺大腸經之商陽穴。而不已。則刺其聽宮穴也。（商陽在手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一呼灸三壯聽宮手太陽小腸經穴鍼三分灸三壯）

齒齲。刺手陽明。不已。刺其脈入齒中者。立已。（齲丘又）

此言齒病者。當刺大腸經之商陽穴。而不已。則刺其脈之入齒中也。手陽明脈。貫頰入下齒中。故不已。則刺之也。

邪客於五藏之間。其病也。脈引而痛。時來時止。視其病。繆刺之於手足爪甲上。視其脈。出其血。間日一刺。一刺不已。五刺已。

此言五藏客邪為病當有繆刺之法也邪客於五藏之間脈引而痛來止不常當視其病而繆刺其手足爪甲之上即井穴是也夫曰繆刺則亦左取右右取左也視其井穴以出其血間日一刺一刺不已則五刺之而病必已矣此亦自其絡脈為病者而言之耳。

繆傳引上齒齒唇寒痛視其手背血脈者去之足陽明中指爪甲上一痏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各一痏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此言齒唇寒痛者當刺其手陽明之絡穴手足陽明之井穴也病有繆傳而來引上齒齒唇寒痛者視其手背

素問　七卷　八十六

脈之有血者去之於食指手陽明之絡穴徧歷也（在腕中後三寸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足陽明胃經在足次指去爪甲上之厲兌穴及手次指爪甲上之商陽穴各一痏其病立已左病而取右之厲兌商陽右病而取左之厲兌商陽也此亦自絡脈為病而言之耳。

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或曰尸厥刺其足大指內側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後刺足心後刺足中指爪甲上各一痏後刺手大指內側去端如韭葉後刺手心主少陰銳骨之端各一痏立已不已以竹管吹其兩耳鬄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立已（鬄音剃）

此言五絡為病當有刺治之法也邪客於手少陰心經足少陰腎經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則合心腎肺脾胃之五絡而皆有邪矣此五絡者皆會於耳中上絡於左耳之額角惟五絡俱竭則足經之腎脾胃者其脈逆於上而不得下手經之心肺者其脈逆於上而不得通令人身脈雖動而昏暈迷心其形恁人推呼而無有知覺狀類于尸名曰尸厥刺之者亦惟取五井及神門而已脾經之井在足大指內側爪甲上去端

素問　七卷　八十七

如韭葉名曰隱白（刺一分留三呼灸三壯）腎經之井在足心名曰湧泉（刺法同上）胃經之井在足中指爪甲上名曰厲兌（刺法同上）左右各一痏肺經之井在手大指去爪甲如韭葉名曰少商（刺三分留三呼灸三壯）心包絡之井在中指端名曰中衝（刺一分留三呼灸一壯）少陰心經取掌後銳骨之端名曰神門（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左右各一痏其病立已夫自脾以至于心其刺皆有先後故皆指之曰後也如不已以兩竹管納入兩耳以手密擫之勿令氣泄左右吹之（陶隱居以左右耳各[illegible]三度恐不止）使令氣入耳內助五絡令氣可復通也又鬄其左角之髮（此五絡相通之處）方一寸燔治之以為末用美

酒一杯以送之。如不能飲，則灌之。盡髮爲盡髮治左絡，酒行藥勢，且入于心，此病之所以

凡刺之數，先視其經脈，切而從之，審其虛實而調之，不調者，經刺之。有痛而經不病者，繆刺之。因視其皮部有血絡者，盡取之。此繆刺之數也。

此言繆刺之有術數也。凡刺之術數，先視其何從而切之，審其虛實而調之，調之者，如湯藥按調治之謂。但調之而不調，則刺其經脈，所謂巨刺是也。其有痛處，而經脈不病者，其病在絡，當繆刺之，左痛取右穴，右痛取左穴，且視其各經皮部，有血絡者，盡取之。此乃繆刺之術數也。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八

大明太醫院正文　會稽醫士玄臺子馬時仲化註證

[illegible]孫庠生文玄子馬存順理卿校

四時刺逆從論篇第六十四

厥陰有餘，病陰痺；不足，病生熱痺；滑則病狐疝風；濇則病少腹積氣。少陰有餘，病皮痺隱軫；不足，病肺痺；滑則病肺風疝；濇則病積溲血。太陰有餘，病肉痺寒中；不足，病脾痺；滑則病脾風疝；濇則病積，心腹時滿。（隱軫當作癮疹）

此言足之三陰經，其經有虛有實，其脈有滑有濇，而病有寒有熱，有內有外也。厥陰者，足厥陰肝經也。有餘者，以其氣血相并而爲實也。不足者，以其氣血皆衰而爲虛也。（如調經論之謂）痺，病名也。（義見痺論）疝有如山積之義，五藏及男婦皆有之。（後世論疝止以下部不及五藏又不及婦女者不知內經皆謂耳）其有餘則陰盛，故病痺當爲寒；不足則陽勝，故病痺當爲熱。其脈若滑，則必病狐疝風，外感之邪也。（狐夜不得尿日出方得人疝有直形故名者狐似）其脈若濇，則必小腹有積氣，內傷之邪也。正以肝脈循陰股，入毛中，環陰器，抵少腹，其支別者，循丘上繫結于莖，故其病爲狐疝風及小腹積氣也。　少陰者，足少陰腎經也。腎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腎爲肺之子，其水上逆于肺，故皮爲肺之合，今腎有餘，當病皮

痺癮疹。其病在表也。不足當爲肺痺。其病在裏也。其脉若滑則當病肺風疝。外感之邪也。其脉若濇則當病有積及溲血。內傷之邪也。正以腎脉入肺。貫腎絡膀胱。故爲肺疝及有積與溲血耳。　太陰者足太陰脾經也。其有餘則脾主肉。故爲肉痺。其中則冷。陰氣勝也。其不足則病脾痺。陽氣厥也。其脉若滑則病脾風疝。外感之邪也。其脉若濇則病當有積及心腹時滿。內傷之邪也。正以脾脉入腹。屬脾絡胃。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故爲脾疝。心腹時滿也。

陽明有餘病脉痺。身時熱。不足病心痺。滑則病心風疝。濇

則病積。時善驚。太陽有餘病骨痺。身重。不足病腎痺。滑則病腎風疝。濇則病積。時善巔疾。少陽有餘病筋痺。脇滿。不足病肝痺。滑則病肝風疝。濇則病積。時筋急目痛。

此言足之三陽經。其經有虛有實。其脉有滑有濇。而病有寒有熱。有內有外也。陽明者足陽明胃經也。胃乃心之子。有餘則病脉痺。以心主脉。脉在半表也。不足則病心痺。心主裏也。其脉若滑則病心風疝。外感之邪也。其脉若濇則病積。時善驚。內傷之邪也。正以心上之脉。起于胸中。出屬心包。下鬲歷絡三焦。故爲心疝。時善驚也。

太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膀胱與腎爲表裏。有餘則病骨痺。身重。以腎主骨也。不足則病腎痺。以腎在內也。其脉若滑則病腎風疝。外感之邪也。其脉若濇則病積。時巔疾。內傷之邪也。正以太陽之脉交于巔上。入絡腦下循膂絡腎。故爲腎風及巔疾有病也。　少陽者足少陽膽經也。膽與肝爲表裏。有餘則病筋痺。以肝主筋也。不足則病肝痺。以肝在內也。其脉若滑則病肝風疝。外感之邪也。其脉若濇則病積。時筋急目痛。內傷之邪也。正以肝脉上出額。與督脉會于巔。其支別者從目系下頰裏。故爲筋急目痛也。

是故春氣在經脉。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

膚。冬氣在骨髓中。帝曰。余願聞其故。岐伯曰。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水行經通。故人氣在脉。夏者經滿氣溢。入孫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者經絡皆盛。內溢肌中。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於五藏。是故邪氣者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至其變化不可爲度。然必從其經氣。辟除其邪。除其邪則亂氣不生。（著音閒塞入　音辟闢河）

此言四時之氣。合于人身。當隨時以刺其邪也。春氣在經脉者。正以春時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故地之水行。而人之經脉通。所以人氣在于脉也。　夏氣在

孫絡者。正以夏時經脉甚滿。其氣溢入孫絡。孫絡受血而外之皮膚。皆已充實。所以人氣在孫絡也　長夏者。六月建未之月。其氣在肌肉者。正以長夏經脉絡脉皆盛。內溢于肌中。所以人氣在肌肉也　秋氣在皮膚者。正以秋時天氣始收。人之腠理閉塞。皮膚引急。所以人氣在皮膚也　冬氣在骨髓中者。正以冬上蓋藏血氣在中。著于骨髓之內。通于五藏之間。所以人氣在骨髓中也　是故風寒暑濕燥火之邪氣者。當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于人身。至其變化不可爲度。然必順四時之經氣以刺之（合經絡皮肉骨而概言之皆可以經氣言之分于諸經之氣也）辟除其邪。則亂氣不生矣

帝曰。逆四時而生亂氣奈何。岐伯曰。春刺絡脉。血氣外溢。令人少氣。春刺肌肉。血氣環逆。令人上氣。春刺筋骨。血氣內著。令人腹脹。夏刺經脉。血氣乃竭。令人解㑊。夏刺肌肉。血氣內却。令人善恐。夏刺筋骨。血氣上逆。令人善怒。秋刺經脉。血氣上逆。令人善忘。秋刺絡脉。氣不外行。令人臥不欲動。秋刺筋骨。血氣內散。令人寒慄。冬刺經脉。血氣皆脫。令人目不明。冬刺絡脉。內氣外泄。留爲大痹。冬刺肌肉。陽氣竭絕。令人善忘。凡此四時刺者。大逆之病。不可不從也。反之則生亂氣相淫病焉。故刺不知四時之經。病之所生。以從爲逆。正氣內亂。與精相薄。必審九候。正氣不亂。精氣不轉（令平聲　薄著同）

此承上文言刺逆四時者。必生亂氣而爲病也　春時當刺經脉。若刺絡脉。是以夏時之所刺者而刺之于春。則血氣溢于外。夫氣少于中矣。若刺肌肉。是以長夏之所刺者。而刺之于春。則血氣旋逆。令人氣上逆矣。若刺筋骨。是以冬時之所刺者而刺之于春。則血氣著于內。腹必有所脹矣　夏時當刺孫絡。若刺經脉。是以春時之所刺者而刺之于夏。則血氣至于竭。令人常解㑊矣（解㑊者寒不似寒熱不似熱壯不似壯弱不似弱解㑊而不可以狀之也）若刺肌肉。是以長夏之所刺者而刺之于夏。則血氣却于內。恐懼之心生矣。若刺筋骨。是以冬時之所刺者而刺之于夏。血氣當上逆。令人當善怒矣　秋時當刺皮膚。若刺經脉。是以春時之所刺者而刺之于秋。其氣當上逆。心亂而善忘矣。若刺絡脉。是以夏時之所刺者而刺之于秋。則氣不外行。令人甚虛而卧不欲動矣。若刺筋骨。是以冬時之所刺者而刺之于秋。則血氣當內散。中氣虛而寒慄生矣　冬時當刺骨髓。若刺經脉。是以春時之所刺者而刺之于冬。則血氣皆脫。令人目不明矣。若刺絡脉。是以夏時之所刺者而刺之于冬。則內氣當外泄。留而爲太

痹矣。若刺肌肉，是以長夏之所刺者而刺之于冬，陽氣竭絕，令人當善忘矣。凡此四時刺者，大逆爲病，不可不順，否則亂氣生而浸淫爲病，正氣亂而精薄，不通此所以當審九候，而順四時也。（按此與診要經終論大義相同，不然穴刺則不同，但彼分四時，此分五時，以此有長夏刺肌肉之分也。凡此逐時各類刺秋分皮膚之義，想是各時之刺爲能搭皮骨以爲刺，止秋時刺專刺此耳。刺齊論曰：刺肺者無傷皮，刺皮者無傷肉，時善刺之際，不可傷皮膚耳，非比秋時之必刺皮膚也。）

帝曰：善。刺五藏，中心一日死，其動爲噫；中肝五日死，其動爲語；中肺三日死，其動爲欬；中腎六日死，其動爲嚏欠；中脾十日死，其動爲吞。刺傷人五藏必死，其動則依其藏之所變，候知其死也。

此言誤刺五藏之死期，其變動之候，隨各藏而見之也。

凡刺胸腹者，必避五藏。中心者一日死，其動爲噫；（診要經終論曰：中心者環死。刺禁論曰：一日死，其動爲噫。）中肝者五日死，其動爲語；（診要經終論缺而不論。刺禁論曰：中肝五日死，其動爲語。）中肺者三日死，其動爲欬；（診要經終論曰：中肺五日死。刺禁論曰：中肺三日死，其動爲欬。）中腎者六日死，其動爲嚏欠；（診要經終論曰：中腎七日死。刺禁論曰：中腎六日死，其動爲嚏。）中脾者十日死，其動爲吞。（診要經終論曰：中脾五日死。刺禁論曰：中脾十日死，其動爲吞。）以刺者傷人之五藏，故爲必死也。其各藏變動，則依其藏之所變，以候知其死耳。（按所論死日動變，皆岐伯之言，而有不同者，非以生則以成之不同者，則傳寫之誤也。）

標本病傳論篇第六十五（本篇前二節論標本，後八節論病傳，故名篇。靈樞作病本篇論標本，以病傳篇論病之所傳，分爲二篇，其義全同。）

黃帝問曰：病有標本，刺有逆從，奈何？岐伯對曰：凡刺之方，必別陰陽，前後相應，逆從得施，標本相移。故曰：有其在標而求之于標，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本，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標，有其在標而求之于本。故治有取標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故知逆與從，正行無問；知標本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謂妄行。

此言病有標本，刺有逆從也。標者病之後生，本者病之先成，此乃病體之不同也。逆者如病在本而求之于標，

病在標而求之于本；從者如在本求本，在標求標。此乃治法之不同也。蓋凡刺之方，必別病在陰經陽經，或前或後，前後者背腹也，其經絡互相爲應，于是而施逆從之法，以移標本之病。故病有在後來而爲標者，乃止治其標而不治其本，然亦有不求之于標而必求之于本者；病有先成而爲本者，乃止治其本而不治其標，然亦有不求之于本而必求之于標者。故治有取標而愈，有取本而愈，有逆取而愈，有順取而愈。故知刺法之逆從者，乃正行之法，而不必問之于人也；若問之于人，人知此法者鮮，而反惑矣。知病體之標本者，必萬舉萬當，而

之不妄行刺法也。若不知標本，則病體未明，而不免妄行耳。（凡治病者，不分刺灸用藥，皆當分其標本，以取其逆從之學者胥然昧哉。）

夫陰陽逆從標本之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淺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以淺而知深，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勿及。治反為逆，治得為從。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氣

有同氣。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先小大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此節與靈樞病本篇二十五大同。間，去聲。）

此言凡病皆當先治其本，惟中滿及大小便不利者，則不分為標為本，而必先治之也。夫經分陰陽，刺分逆從，病分標本，其為道真妙矣哉。系小而有至大者存，至少而有至多者存，至淺而有至博者存。言一病而遂知百病之害，真可以因淺而知深，察近而知遠也。故言本與標特至易者，而人自弗及耳。且反其病而治之者為逆，順其病而治之者為從。此亦所可及者。試以標本逆從而詳言之。凡先生病而後病勢逆者，必先治其初病之為本，若先病勢之逆而後生他病者，則又以病勢逆之為本，而先治之也。凡先病寒證而後生他病者，必先治其寒證之為本，若先生別病而後生寒證者，則又以別病之為本，而先治之也。凡先生熱病而後生別病者，必先治其熱病之為本，若先生熱病而後生中滿者，則又以中滿雖為標，而必先治之也。凡先生別病而後生泄瀉者，必先治其別病之為本，若先生泄瀉而後生別病者，則又以泄瀉之為本而先治之也。此則先治之者，正

以必且調之，而後治別病耳。不惟是也，凡先生別病而後生中滿者，必先治其中滿之為標，若先生中滿而後煩心者，則又以中滿之為本而先治之也。蓋以人之病氣有二，病本不同，而彼此相傳者，謂之客氣。有二病之氣本相同類，而彼此相傳者，謂之同氣。即如先中滿而後二便不利者，必先治小大便不利之為標，若中滿而小大便利者，則又以中滿之為本，而先治之也。何也，以中滿與小大便不利二者為同氣之病也。大凡病發而大勢有餘者，則先治其初病之為本，而後治其後病之為標。蓋先治其本，則有餘之勢一減，而後諸病可去矣。

正本而標之之謂也。病發而大勢不足者。則先治其後病之爲標。而後治其先病之爲本。蓋先治其標。則不足之勢一補。而後本病日培矣。正標而本之之謂也。然而病之生也。有五藏相尅。而病勢日甚者。如肝尅脾。脾尅腎之類是也。有五藏間傳而病勢有生者。如肝生心。心生脾之類是也。間者。病證并行而勢輕。甚者。病證獨行而勢重。即如中滿與大小便不利。是亦并行之類也。且先小大便不利。而後生別病者。則又以小大便不利之爲本。而先治之也。上文小大便不利者。對先有中滿而言。此小大便不利者。對後有別病而言。由此觀之。則百

病不同。皆必先治其本。惟中滿之與百病。先以治中滿爲主。若中滿而有小大便不利。則又以治小大便爲先。其小大便不利之與百病。則亦治小大便不利爲先。蓋不必分其爲本爲標。而先治此二病也。

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三日脇支痛。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靈樞病傳篇黄帝曰。大氣入藏奈何。岐伯曰。病先發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此承上文甚者獨行而言五藏相尅之死期。此以心病言之也。次傳其所勝。謂之甚。故病傳者。五藏皆然。試以心言之。心病者。藏真通于心。故先心痛。火來乘金。一日傳之于肺。即發而爲欬。以肺之變動爲欬也。又三日。則四日矣。肺邪勝木。故脇支痛。以肝脉循脇肋也。又五日。則九日矣。肝邪勝土。故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以脾不運化。及脾主肉。而肉痛也。又三日。則十二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則死于半夜。夏則死于日中耳。蓋夜半爲水。而冬之夜半。其水尤勝。以水來尅火。故死。日中爲火。而夏之日中。其火尤勝。以心火已絶。火不能持。故亦死。

肺病喘欬。三日而脇支滿痛。一日身重體痛。五日而脹。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靈樞病傳篇云。病先發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此言肺病相傳之死期也。肺病者。藏真高于肺而主息。故喘欬。三日則肺傳于肝。脇支滿而痛。又一日。則四日矣。肝傳于脾。身重體痛。又五日。則九日矣。脾傳于胃府。腹中作脹。又十日。則十九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死于日入。夏死于日出耳。蓋冬之日入在申。申雖爲金。金衰不能扶也。夏之日出在寅。木旺火將生。肺氣已絶。不待火之生也。

肝病頭目眩。脇支滿。三日。體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少腹痛脛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靈樞病傳篇云。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蚤與早同）

此言肝病相傳之死期也。肝病者，藏眞散于肝，其脉內連目，故頭目眩，脇支滿。三日則肝傳于脾，體重身痛。又五日，則八日矣，脾傳于胃府，腹內爲脹。又三日，則十一日矣，脾傳于腎，腰脊少腹皆痛，脛中覺痠。正以腎脉起于足，循踹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又腰爲腎之府，故病如是也。又三日，則十四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以日入，夏以早食耳。蓋冬之日入在申，以金旺木衰也。夏之早食在卯，以木旺氣反絕也。

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䏿筋痛，小便閉，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䏿脊同。靈樞病傳篇云：病

先發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此言脾病相傳之死期也。脾病者，藏眞濡于脾，主肌肉，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自傳于胃府也。又二日，則三日矣，乃傳于腎，故少腹腰脊皆痛，其脛覺痠也。又三日，則六日矣，腎自傳于膀胱府，故背䏿筋痛，小便自閉也。又十日，則計六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以人定，夏以晏食耳。蓋冬之人定在亥，以土不勝水也。夏之晏食在寅，以木來尅土也。

腎病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背䏿筋痛，小便閉，三日腹脹，三日兩脇支痛，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靈樞病傳篇云：病先發于

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此言腎病相傳之死期也。腎病者，藏眞下于腎，其經脉之行在于少腹腰脊䯒骨，故其痛痠有如是也。三日則自傳于膀胱府，背䏿之筋痛，小便亦閉。又三日，則六日矣，膀胱傳于小腸，故腹脹。又三日，則九日矣，小腸傳于心，藏故兩脇支痛。又三日，則十二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以大晨，夏以晏晡耳。蓋冬之大明在寅末，木旺水衰也。夏之晏晡以向昏，土能尅水也。

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背䏿筋痛，小便閉，五日身體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後，夏日昳。（靈樞病傳篇云：病先發于

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

此言胃病相傳之死期也。胃病者，其脉循腹，故爲脹滿。五日則胃傳于腎，少腹腰脊痛，䯒痠。又三日，則八日矣，腎病傳膀胱府，則背䏿之筋痛，小便自閉也。又五日，則十三日矣，膀胱水傳于脾，身體自重也。（據理當以靈樞五日而上之心者爲正，乃水尅火也。）又六日，則十九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以夜半，夏以日昳耳。蓋冬之夜半在子，土不勝水也。夏之日昳在未，土正衰也。日昳者，日昃也。

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䯒痠，一日腹脹，一日身體痛，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靈樞病傳篇云：病先發于膀胱，五日而之

（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上之心心一日不已死冬鷄鳴夏下晡）

此言膀胱病相傳之死期也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所藏必氣化乃能得出今有病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痛䯒痠自傳于腎藏也又一日則六日矣腎復傳于小腸故爲腹脹又一日則七日矣小腸傳于脾故身體痛（靈樞一日而上之心乃府傳于藏其理爲正）又二日則九日矣其病不已死但冬以鷄鳴夏以下晡耳蓋冬之鷄鳴在丑丑土尅水也夏之下晡在申金衰不能生水也

諸病以次是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間一藏止及至三四藏者乃可刺也（以次爲讀）

此結言相傳而爲甚者死不必刺間藏而爲生者可刺之也諸經之病皆有相尅之次是相傳者爲病之甚甚者獨行故有死期不可刺若間病而爲相生則間一藏爲始及三四藏是乃相生之次所謂間者并行乃可刺以治之也

天元紀大論篇第六十六

（自此篇及後五運行大論六微旨大論氣交變大論六元正紀大論刺法論本病論至真要大論諸篇皆論五運六氣南北政凡天時民病人事等義至詳且備爲醫經中至寶其刺法本病二篇則遺亡矣學者熟究則其大義則每年每月每候病證治法無有不應按運氣類註云五運屬陰守于地內六氣屬陽周于天外其化主于人也五運化生五臟屬內六氣之生六腑十二經屬外之發疾于人也五運內變攻于五藏甚則纖外六氣外變病于六府十二經甚則入內內外變極然後死也五運有平氣太過不及之殊六氣有常化淫勝反勝相勝之異五運平氣者其歲化生皆當其位如平木氣發和之紀其色蒼其味酸之類是也其發病皆在本歲如木平氣之病在肝也太過者歲變平氣爲太過其化生皆兼非位如太過發生之紀其色青黃白其味酸甘辛如兼非位之土金足也其變病皆在已所勝之藏如木太過則木勝脾土而併病也其勝乃本氣有餘而勝故不爲位氣報復間有復者是不務其德暴虐失常也不及者歲變平氣爲不及其化生亦兼非位如木不及委和之紀其果棗李其味酸辛亦兼非位之土金是也其變病皆已所不勝者乘虛勝之而本藏病勝極則已所生者報復其勝而勝者之藏亦病如木不及則金勝之而肝病勝則火復金譬而肺亦病之其勝乃乘我之虛而勝勝之根本不固故爲他氣報位凡此五運之氣皆有定紀者也六氣常化者天地六位各化各守常位生病各當本處其天地之常化如厥陰司天少陽在泉之歲風化居上火化居下風病行于上熱病行于下之類而不出他位也

其六位之常化如厥陰司天之歲初之氣化風燥民病寒于右之下二之氣化寒熱民病熱于中之類而不侵他氣也凡此六氣之常化皆有定紀循五運平氣也淫勝者天地之氣變常內淫而勝也天氣內淫而上勝于下則已所勝之藏經受邪而病甚如厥陰司天風淫所勝其病在足太陰脾經也地氣內淫而外勝于內其病在足陽明胃經也凡此六氣之淫勝猶五運太過皆有勝無復其勝之盛雖有定紀其勝之動否則無定紀而不可必也反勝相勝者六位之左右變常乘盛而勝也其乘天也之虛而勝者爲反勝左不自有相勝乘虛而勝者爲相勝皆見所乘之氣侮不勝已者勝之勝極則仍爲虛者之乘復之如所處之氣爲太陰則所勝之氣屬厥陰而病在肝胃經所復之氣屬陽明而病在肝膽絡蓋天也歲氣循王也左右右氣循諸侯右在勝天地猶諸侯猶亂故曰反勝左右自相勝猶諸侯自相攻伐故曰相勝凡此六氣之反勝相勝五運不及故皆有勝有復其氣其動皆無定紀但隨虛而勝隨勝而復也諸五運皆有定紀者陰靜有常也六氣少有定紀有陽動多變

（也。五運之平氣之常化爲常其化生爲常之常變病爲常之變。五運之太過不及與六氣之淫勝反勝相勝爲變其化生爲變之常。變病爲變之變太過淫勝爲變之盛不及反勝相勝爲變之虛察其常變以定生死詐其垂衍[illegible]顔龍爲王註不得經旨不分常變釋六氣勝復[illegible]定約之變爲有泄紀之常不分盛虛釋左右乘靡之村游爲司天之淫勝是則運氣之義不明自此始矣遂頊有林氏校正孫氏考誤與夫托名所撰著諸家詳天元玉册及諸家運氣圖說之類然皆不能出王氏之右。而救其失反使運氣之義愈晦而書遂繁至于河閒所註病機其形容病化之情狀推究火熱之衆多真有發前人未發之妙柰何又以運氣之所篇皆爲感而不察其所屬各有盛虛或成虛所兼非位之化皆爲似而不察其所無之虛者似虛者是爲重夫矣夫王氏釋變氣爲常氣相勝爲濕勝則人不識變而占運氣不應年辰河閒釋運氣之所屬皆爲盛所兼非位之化皆爲以則不不識盛[illegible]旋治法不對病證遂使世俗皆愀然不信而棄之也其不知變者曰某氣司天屬陰寒今又炎熱某運

合太過今反不及此乃上古之天道非可占之于今世也其不知虛者曰某病屬熱投寒劑不瘥某證當瀉補瀉法反劑此乃北方之治法非可用之于南人此惟戴人云病如不是當年氣者與何年氣運同便向某年求活法方知都在至真中之數以破世之惑又引而不發嗚呼有定紀之年辰與無定紀之勝復相錯常變今獨求年辰之常不求勝復之變豈得運氣之真哉六氣之盛寒盛熱與虛寒虛熱同其所屬今獨求寒熱之所屬不求寒熱之盛虛豈得寒熱之情哉苟以常變然靈觀運氣寒熱則古今南北皆可一以貫之而所謂參天地贊化育可知已。本篇末有[illegible]曰天元紀故名篇）

黃帝問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陰陽應象大論云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論言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余已知之矣（六節藏象論云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願聞其與三陰三陽之候奈何合之鬼臾區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陰陽應象大論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此無五運二字終無可不通乎一句）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夫變化之爲用也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天爲寒在地爲水故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此一段又見陰陽應象大論五

運行大論二篇但彼分屬四方爲名備）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陰陽應象大論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此大同小異六十七帝有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五運行大論之問而伯倫荅之有圖可覽）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損益彰矣帝曰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鬼臾區曰五氣運行各終朞日非獨主時也帝曰請問其所謂也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臣斯十

世界之謂也（區外紀作虛夫旨訣）

此言五運治政令于內。合于六氣之治政令于外者也。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在天則爲天干之五行。如甲乙屬木之類。然在運則爲氣化之五行。如甲己化土之類。在中運則爲甲己大宮少宮之類。在地則爲地支之五行。如子丑寅卯之類。然在歲氣則爲子午屬少陰君火之類。故天有五行生六氣。天之六氣。又生在地有形之五行。無非五行之妙也。五位者。東西南北中央也。寒暑燥濕風火者。即六氣也。五藏者。心肝脾肺腎也。五氣者。五藏之氣也。喜怒思憂恐者。五志也。論者。即第九六節

藏象論也。三陰者。少陰太陰厥陰也。三陽者。少陽太陽陽明也。帝問天地初分之時。天分五氣。地列五行。五行定位。布政于四方。五氣分流。散支于十干。當是時。黃氣橫于甲己。白氣橫于乙庚。黑氣橫于丙辛。青氣橫于丁壬。赤氣橫于戊癸。故甲己應土運。乙庚應金運。丙辛應水運。丁壬應木運。戊癸應火運。天有此五行之氣以御于東西南北中央之五位。而寒暑燥濕風火所由以生。不言火者。暑該之也。後五運行大論有東方生風。南方生熱等語。及在天爲風。在天爲熱等語。皆是也。正謂之六氣也。在人則有心肝脾肺腎之五藏。以化五藏之氣。而喜怒思憂恐之五志。所由以生也。六節藏象論有云。五日謂之候。言五日則有一候。如立春初五日東風解凍之類。三候謂之氣。言半月有三候則爲一氣。如立春正月節爲一氣之類。六氣謂之時。言六氣則有三月而爲一時。如自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而爲春。自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而爲夏之類。四時則合春夏秋冬而爲一歲。皆各從其所旺之時。而主治之。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水。水而木。五運之氣相爲承襲而皆治之。逮終一歲之日。周而復始。今歲之候如此。明歲之候亦然。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

所起。不可以爲工矣。帝言已知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但五運者。地之木火土金水治政令于內者也。三陰三陽者。天之風熱濕燥寒。治政令于外者也。故五運相襲而治者。其于三陰三陽外治之候。如何合之。區言太極分爲陰陽。陰陽分爲五行。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彼五運乃天地初分之氣而列之于五方者也。陰陽者。雖有三陰三陽之分。而天氣運氣地氣舉不能外之也。天干主于降。地支主于升。而五運則主于升降而行于天地之間。乃謂之中運也。是之謂天地之道也。萬物以之而爲綱紀。其變化以之而爲父母

其生殺以之而為本始。道有神明以為之府也。可不通此理乎。蓋方物之初生謂之化。（化）生物之巳極謂之變。（散易）其陰陽莫測謂之聖。神用無方謂之神（總承變化）由化與變故萬物無能逃五運陰陽。由聖與神。故衆妙無能出幽玄之理。（六微旨大論云。物之生從于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又五常政大論云。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其致一也。愚意變化以天地[illegible]始萬物言。神聖贊天地言。）其變化神聖之為用也。合天地人之理而一之者也。在天為玄。其理玄遠。而玄之所生者為神。在人為道。其性咸脩而道之所生者為智。在地為化。孕育萬物而化之所生者為五味。惟玄生神。而為風。為熱。為濕。為燥。為寒

此乃三陰三陽之氣也。故風之氣為木。熱之氣為火。濕之氣為土。燥之氣為金。寒之氣為水。而成五運之形。由是在天之氣。與在地之形。相感而化生萬物也。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五運行大論曰。所謂上下者。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五運行大論曰。左右者。諸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見少陽。左陽明右太陰。見陽明。左太陽右少陽。見太陽。左厥陰右陽明。所謂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帝曰。何謂下。岐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太陰。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太陽右少陽。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左厥陰右陽明。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王註云。面北者。面向北而言之也。上南也。下北也。左西也。右東也。又云。主歲者位在南。故面北而言其左右。在下者位在北。故面南而言其左右也。上天位也。下地位也。面南左東也。右西也。上下異而左右殊也。）此在天三陰三陽之氣右旋于外。以加地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徵信也。驗也。兆先也。以水火之寒熱。彰信陰陽之先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終始。（木主發散應春。春為生化之始。金主收斂應秋。秋為成實之終。）此在地五運之形。左轉于內。以臨天也。天上之氣有多少。地下之形有盛衰。故天上多少之氣。與地下盛衰之形。相召而損益彰。以為物極之變也。其氣之多。與形之盛相召者。益為變之盛也。氣之少。與形之衰相召者。損為變之虛也。蓋物生之化者。天地之常氣。在五運曰平氣。在六氣曰常化也。物極之變者。天地之變氣。在五運曰太過不及。在六氣曰淫勝反勝相

勝也。其變之盛者。則五運之太過。六氣之淫勝也。其變之虛者。則五運之不及。六氣之反勝相勝也。凡此五運六氣所謂變化盛虛。本經後篇千言萬語。皆所以發明此四者。學者當潛心以究之也。五運氣行。各終朞日。非獨主時者。言木火土金水治政。各終一歲之朞日。不獨治歲內六步之時令也。六節藏象論但論五運不及六氣。但論主時。不及治歲。今於此篇論五運六氣相感相召而治。不獨五運也。次論五運各治一歲。不獨主時也。帝後問其所謂。乃以太始天元冊文徵之。（王註謂天元冊所以記天真元氣運行之紀。自神農之世鬼臾區十世祖始誦而行之。）太虛寥廓。肇基化

第770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

元（太虛者即周濂溪所謂無極張横渠云由太虛有天之名蓋天惟太極爲主而太極又無極也寥廓者無有邊際之義肇開也基始也如建屋者必自基始也化元者生化萬物之根本也）萬物資始五運終天（資始者易之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五運者木火土金水運也承上文言太虛肇基萬物之化元而萬物得之以成其始五運流行與天終始而不變）布氣真靈總統坤元（眞靈者即太虛之精也易之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以六氣布其眞靈右旋于外以加于地地以五運左旋于內以眎于天然天包地而地隨天則乾元之資始實所以總統坤元之資生也故于乾元資始而曰乃統天坤元資生而曰乃順承天正本節大旨）九星懸朗七曜周旋（九星按天元玉冊曰天蓬一水北之宮也天芮二土神之應宮也天衝三木正之宮也天輔四木神之應宮也天禽五土正之宮也天心六金神之應宮也天柱七金正之宮也天任八火神之應宮也天英九火正之宮也七曜謂日月金木水火土星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蔡註云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于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曰

懸朗周旋者互文也）曰陰曰陽曰柔曰剛（易繫辭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邵子皇極經世云天之大陰陽盡之地之大剛柔盡之故天道資始陰陽而已地道資生剛柔而已）幽顯既位寒暑弛張（至眞要大論帝曰幽明何如岐伯曰兩陰交盡故曰幽兩陽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異也言在左爲北在右爲西兩陰之交盡于此故曰幽在左爲東在右爲南兩陽于此合明故曰明）生生化化品物咸章（易之乾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故生生不息化化無窮）臣斯十世此之謂也（區古傳習此義十世下族不敢廢墜）

帝曰善何謂氣有多少形有盛衰鬼臾區曰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應天爲天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

此承上文而明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之義不外乎天氣地氣運氣而已陰陽之氣各有多少多者謂三陰三陽之氣各分多少陰多者爲太陰次少者爲少陰而又次者爲厥陰也陽多者爲太陽次少者爲陽明而又次者爲少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者地五運之形各有盛衰土有太少宮金有太少商水有太少羽木有太少角火有太少徵而太者太過少者不及也始謂甲子歲也六微旨大論曰天氣始于甲地氣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運氣全書曰運有盛衰氣有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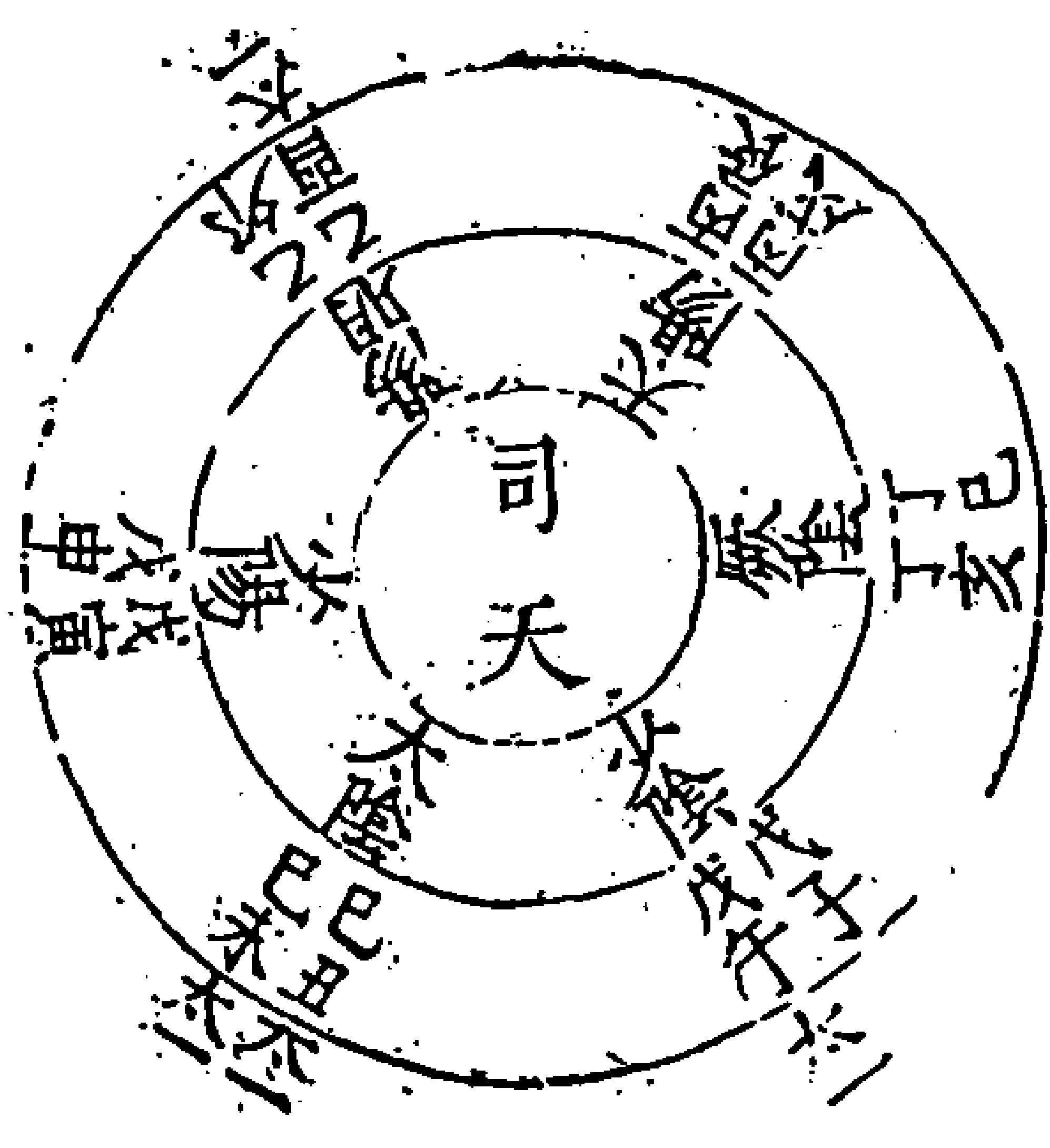
虛更相迎隨以司歲也陽盛陰衰如土運甲陽而己陰陰虛陽實如六氣子實而丑虛迎隨如六十甲子一陽一陰盛衰遞宮遞相接送以司歲次而推之以終六甲故有餘已則不足隨不足已則有餘從亦有歲運非有餘非不足者蓋以同天地之化也若餘已復餘少已復少則天地之道變常而災害苛疾至矣知其來而迎之知其往而隨之則歲氣自可與期也應天爲天符者六微旨大論曰木運之歲上見厥陰（丁巳丁亥）火運之歲上見少陽（戊寅戊申）少陰（戊子戊午）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己丑己未）金運之歲上見陽明（乙卯乙酉）水運之歲上見太陽（丙辰丙戌）蓋司天與

運氣相符。故曰應天爲天符也。又六元正紀大論曰：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太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太羽上臨太陽。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太陰。如是者三。（上者司天也）帝曰：臨者何謂？歧伯曰：太過不及皆同天符。（計十二年。運氣全書云：如木運上見厥陰運與司天相合故曰天符也）承歲爲歲直者，當年干建運與年支十二律五行相會，故又曰歲會。氣之平也。不分陰年陽年，乃自取四時正中之月爲四直承歲，子午卯酉是也。其土無定位，各寄王于四季之末一十八日有奇，則通論承歲辰戌丑未是也。（計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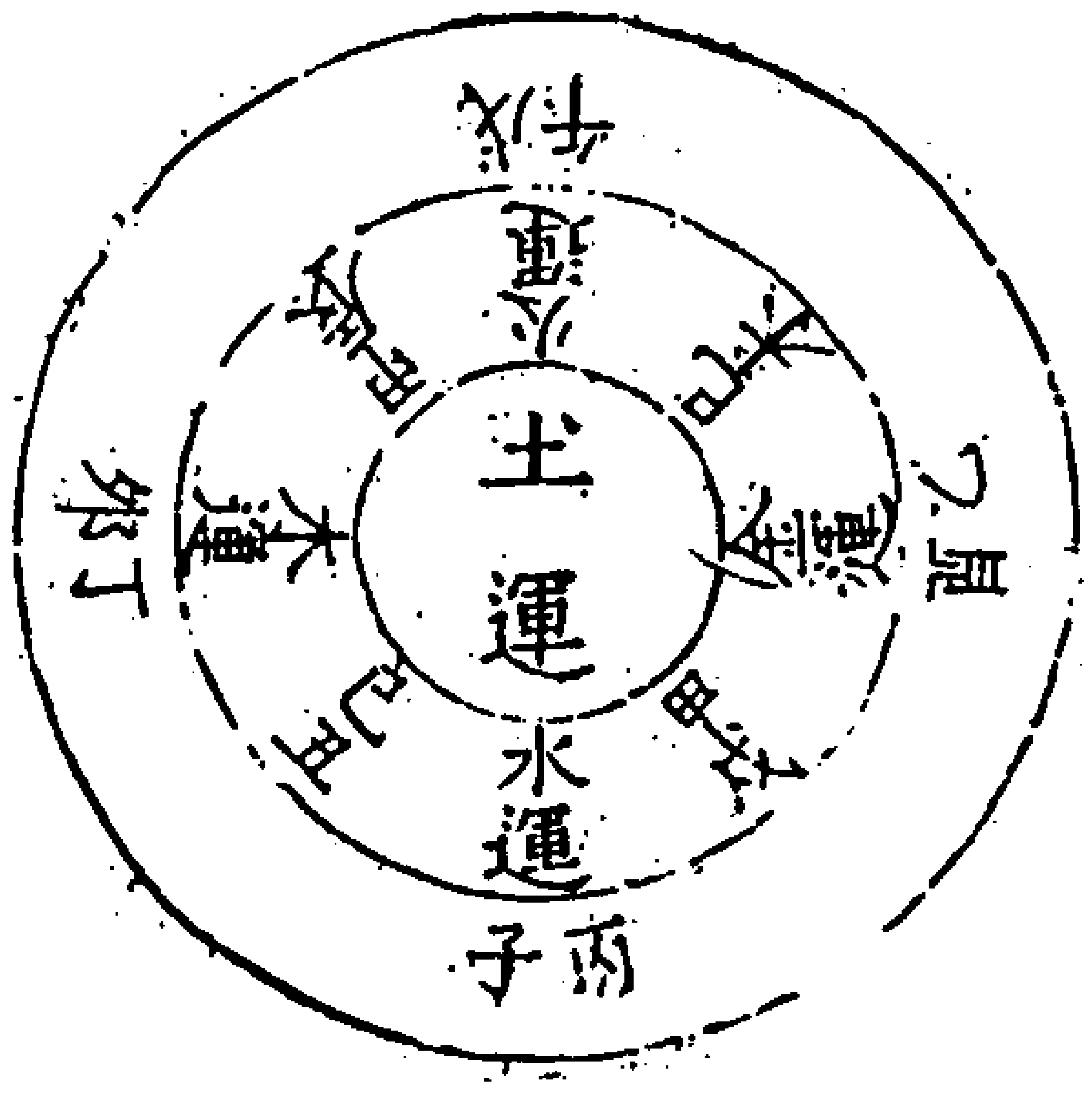
八年）謂木運之歲，歲當寅卯。火運之歲，歲當巳午。土運之歲，歲當辰戌丑未。金運之歲，歲當申酉。水運之歲，歲當亥子。六微旨大論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帝曰：何謂當位？歧伯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運氣全書云：何謂歲會？如木運臨寅卯，火運臨巳午。運與年辰合也）然歲直亦曰歲會，則直爲值之義耳。（王註云：木運臨卯，丁卯歲也。火運臨午，戊午歲也。土運臨四季，甲辰甲戌己丑己未歲也。金運臨酉，乙酉歲也。水運臨子，丙子歲也。內戊午己丑己未乙酉又爲太一天符，即下三合爲治之謂）三合者，謂火運之歲上見少陰，年辰臨午，即戊午歲也。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年辰臨丑未，即己丑己未歲也。金運之歲上見陽明，年辰臨酉，即乙酉歲也。此三者天氣運氣與年辰俱會，故曰三合爲治也。三合亦爲天符。六微旨大論曰：太一天符，謂天運與歲俱會也。（運氣全書云：何謂太一天符？太運上見少陰，年辰臨午之類。○按應天爲天符三句，止論天符歲會太一天符，不論及同天符同歲會之義。蓋天符主司天而言，歲會主年辰而言，同天符同歲會則主在泉而言之矣。此義見六元正紀大論中）

天符之圖

附太一天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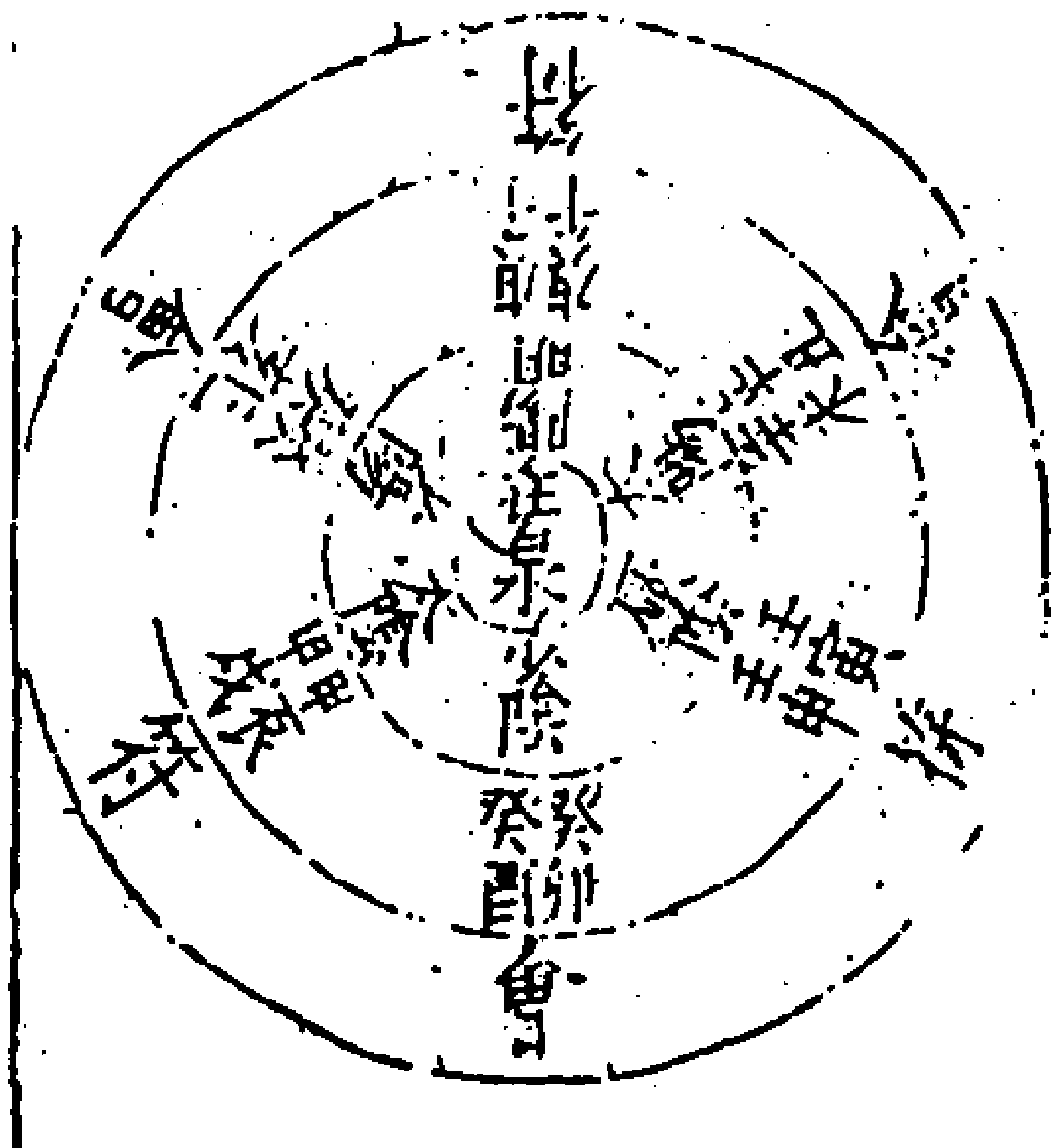
歲會之圖



歲八年之外。有四年壬寅皆木。庚申皆金。是二陽年。癸巳皆火。辛亥皆水。是二陰年。亦是運與年辰相會。而不為歲會者。謂不當四年正中之會故也。除二陽年則癸巳辛亥二陰年。雖不名歲會。亦上下五行相佐。皆為平氣之歲。物在脈應。皆必合期。無先後也。

同天符同歲會之圖

本篇原無同天符同歲會之義然亦圖此則不備及下臨下加之義詳與後六元正紀大論參看



六元正紀大論云。甲辰甲戌太宮下加太陰。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陰。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陽明。如是者三。癸巳癸亥少徵下加少陽。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陽。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陰。如是者三。帝曰。加者何謂。岐伯曰。太過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歲會也。（下者謂在泉也。運氣與在泉合。其氣化陽年曰同天符。陰年曰同歲會。故六十年中。太一天符四年。天符十二年。歲會八年。同天符六年。同歲會六年。五者分而言之。共三十六年。合而言之。止有三十二年。經言二十四歲者。不言歲會也。不可不審。）帝曰。上下相召奈何。鬼臾區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陰陽應象大論云。積陽為天。積陰為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朞而環會。動靜相召。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帝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鬼臾區曰。天以六為節。地以五為制。周天氣者。六朞為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為一周。君火以明。（明當作名）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為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下節正明地五位一周天六朞一備大義進一步看）

此承上文論上下相召之義。而合之以周紀之數也。上

文言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損益彰。故帝以上下相召之義問之。但言上者天也，下者地也，上下相召者，天右旋之陰陽加于地，下地左轉之陰陽臨于天上，而相召以治歲治步也。天之陰陽風熱燥濕寒，又增火爲六數者。在天之熱，分爲暑火二氣，故三陰三陽各上奉之也。地之陰陽木火土金水，亦增火爲六數者，在地之火，分爲君相二形。故生長化收藏各下應之也。生長者天之道，藏殺者地之道，天陽主生，陽中有陰，故以陽生陰長。地陰主殺，陰中有陽，故以陽殺陰藏。天地雖高下不同，而各有陰陽之運用。天惟有陰，故能下降；地

惟有陽，故能上升。是以謂之各有陰陽也。即如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天之陰陽。下加地氣，共治歲也。則應天之氣動而不息，蓋地之治歲，君火不主運，惟五運循環，故天之六氣加之，常五歲有餘一氣，與地遷移一位而動不息也。地之陰陽，上臨天氣，共治步也。則應地之氣靜而守位，蓋地之六步，其木君相土金水無殊，皆各主一步，以終期，故其上臨天之六氣共治也。常六朞齊周，復于始治之步，環會而靜守位也。故治歲動者，與治步靜者相佐，外旋上者，與內運下者相臨，則陰陽相錯。而損益盛虛之變所由生也。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者，上下相召之數也。蓋天之六氣各治一歲，故六朞一備。地之六位，其君火以名，相火以位，故五歲一周。五六相合。凡三十歲爲一紀，六十歲爲一周。其間相錯之陰陽，或氣類同多而盛爲太過之盛者，或氣類異少而損爲不及之虛者，斯皆可見其變也

帝曰：夫子之言，上終天氣，下畢地紀，可謂悉矣。余願聞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之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鬼臾區曰：至數之機，迫迮以微，其來可見，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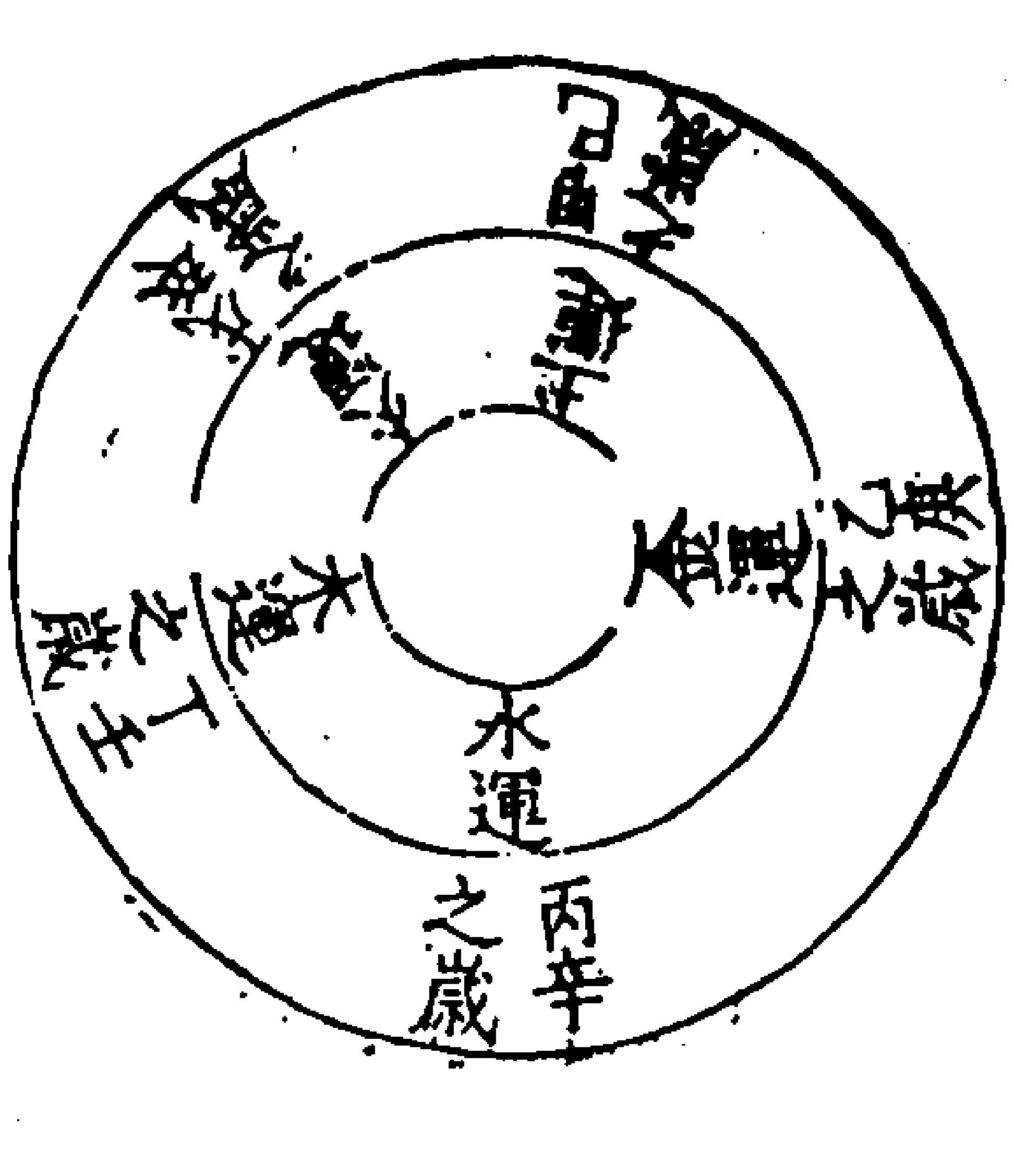
亡，無道行私，必得夭殃。謹奉天道，請言真要。帝曰：善言始者，必會于終。善言近者，必知其遠。是則至數極而道不惑，所謂明矣。願夫子推而次之，令有條理，簡而不匱，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爲之綱紀，至數之要，願盡聞之。鬼臾區曰：昭乎哉問，明乎哉道。如鼓之應桴，響之應聲也。臣聞之，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五運行大論云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帝曰：其于三陰三陽合之奈何。鬼臾區曰：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

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後五運行大論云子午之上少陰主之丑未之上太陰主之寅申之上少陽主之卯酉之上陽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陽主之巳亥之上厥陰主之）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藏之金匱署曰天元紀（[illegible]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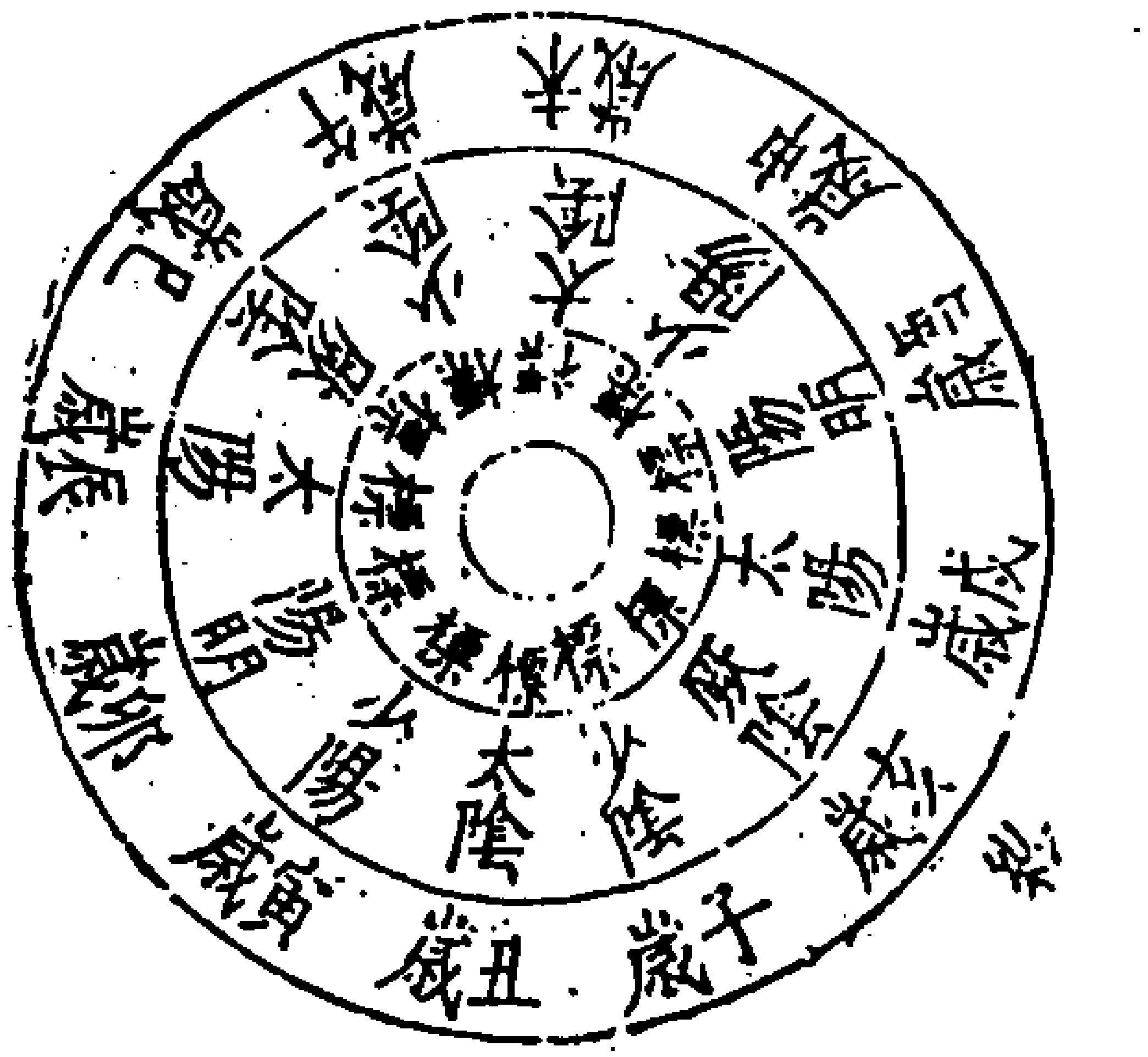
此承上文而明五運所統三陰三陽所合合者爲標而主之者爲本也言天地初分之時黃氣橫于甲巳故甲巳應土運而甲巳之歲土運統之白氣橫于乙庚故乙庚應金運而乙庚之歲金運統之黑氣橫于丙辛故丙

辛應水運而丙辛之歲水運統之青氣橫于丁壬故丁壬應木運而丁壬之歲木運統之赤氣橫于戊癸故戊癸應火運而戊癸之歲火運統之然子午之歲上見少陰熱氣丑未之歲上見太陰濕氣寅申之歲上見少陽相火卯酉之歲上見陽明燥氣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寒氣巳亥之歲上見厥陰木氣則上見少陰太陰少陽陽明太陽厥陰者不過謂之標耳標者猶所謂上首也自少陰子午而數至厥陰巳亥故曰厥陰爲三甲六甲之終也實由大有風氣以爲厥陰之主天有熱氣以爲少陰之主天有濕氣以爲太陰之主天有相火以爲少陽之主天有燥氣以爲陽明之主天有寒氣以爲太陽之主則有此大之六元以爲之本也何也天真元氣分爲六化以統坤元生成之用徵其應用止是真元之一氣故曰六元也須知天地之數五而火熱居二可見天地間熱多于寒火倍于水而人之病化又可推也惟運分爲五則上文地五歲一周之數從茲始也惟標分爲六則上文天六朞一備之數從茲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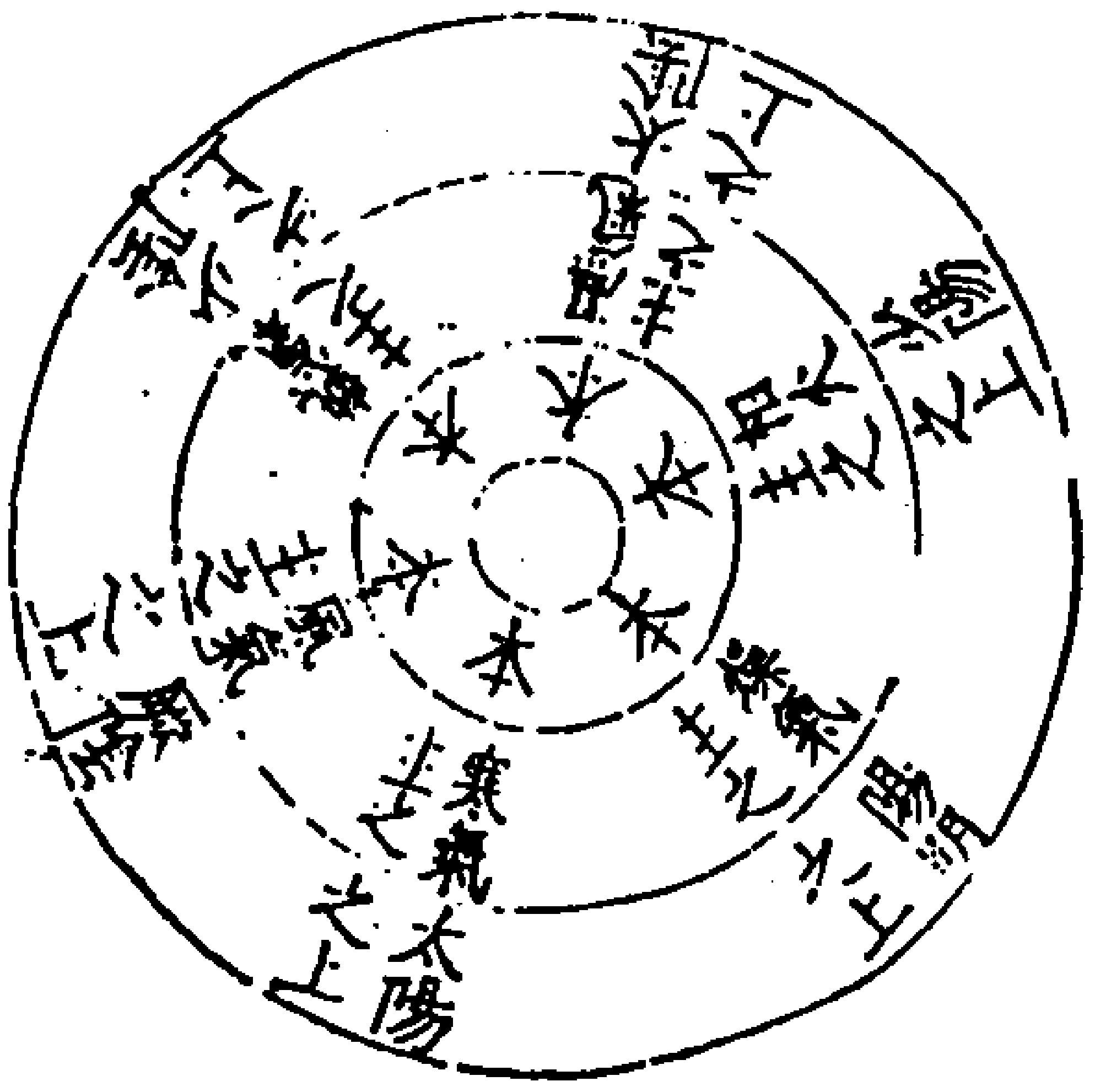
本篇云甲巳之歲
土運統之乙庚之
歲金運統之丙辛
之歲水運統之丁
壬之歲木運統之
戊癸之歲火運統
之



本篇云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



本篇云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



五運行大論篇第六十七（內論司天在泉左右間南北政等義皆五運以爲運行故名篇）

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請天師而問之曰。論言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紀。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又見陰陽應象大論氣交變大論）余聞五運之數于夫子。夫子之所言。正五氣之各主歲耳。首甲定運。余因論之。鬼臾區曰。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前天元紀大論曰。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子午之上。少陰主之。丑未之上。太陰主之。寅申之上。少陽主之。卯酉之上。陽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陽主之。巳亥之上。厥陰主之。（前天元紀大論曰。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不合陰陽。其故何也。岐伯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陰陽也。夫數（上声）之可數（上声）者。人中之陰陽也。然所合。數（去声）之可得者也。夫陰陽者。數（上声）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上声）之可千。推之可萬。天地陰陽者。不以數（去声）推。以象之謂也。帝曰。願聞其所始也。岐伯曰。昭乎哉問也。臣覽太始天元冊文。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黅（居吟切黃色）天之氣。經于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氐昴畢。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

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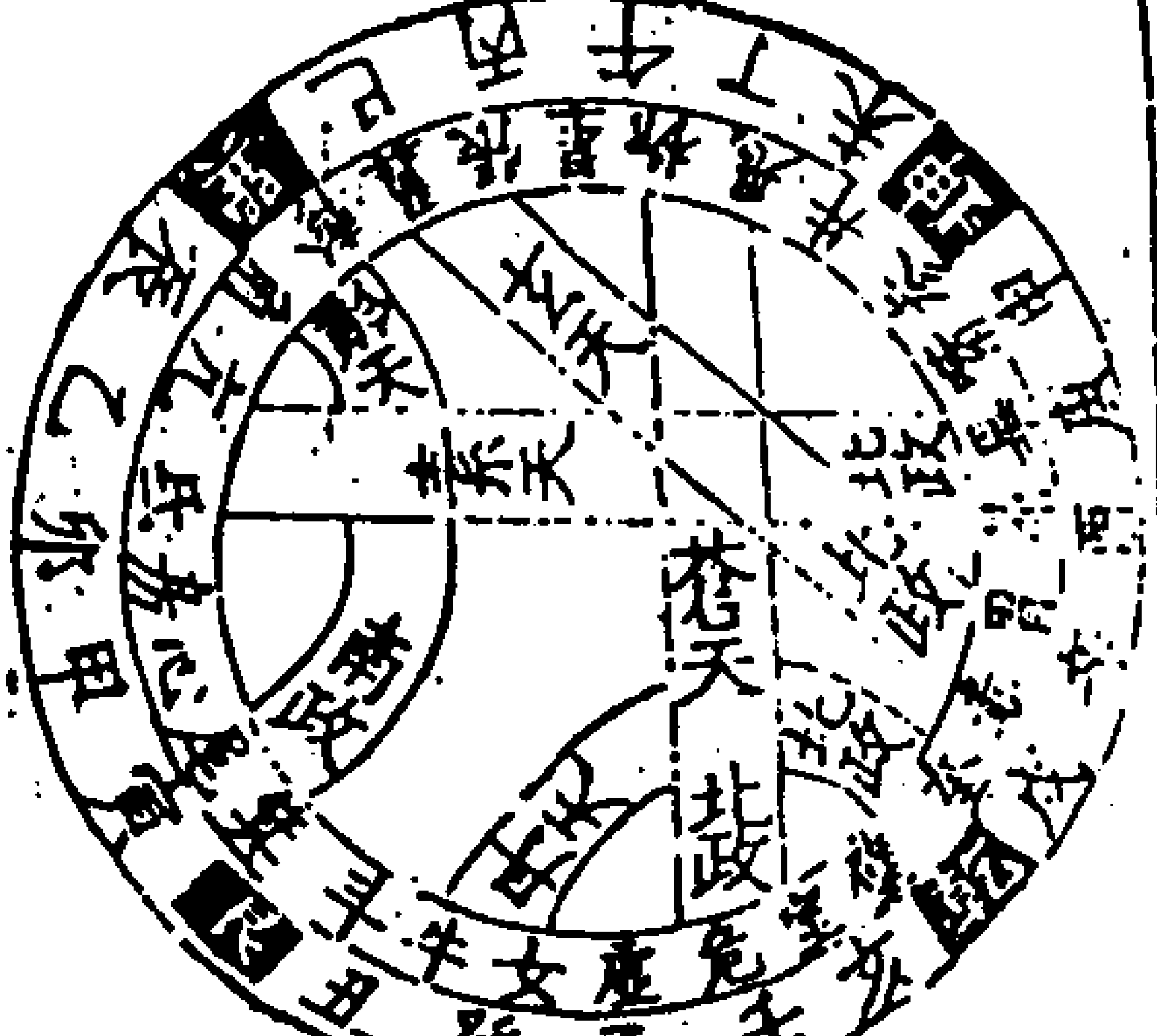
此覆論前文五運六氣所化陰陽之義也五天之象所經星宿為運氣之化皆干與支同屬者及連位者齊化也彼土主甲己及丑未之上太陰主之者正由黅天之氣經于心尾己分之象而心尾者甲地己分者中宮故甲與丑連位己與未同屬而齊化濕土也金主乙庚及卯酉之上陽明主之者正由素天之氣經于亢氐昴畢之象而氐亢者乙地昴畢者庚地故乙與卯同屬庚與酉連位而齊化燥金也水主丙辛及辰戌之上太陽主之者正由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之象而張翼者丙

地婁胃者辛地故丙與辰連位辛與戌同屬而齊化寒水也木主丁壬及巳亥之上厥陰主之者正由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之象而危室者壬地柳鬼者丁地故壬與亥同屬丁與巳連位而齊化風木也火主戊癸及子午之上少陰主之寅申之上少陽主之者正由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之象而牛女者癸地戊分者中宮故癸與子同屬戊與午連位而齊化火熱也干之甲乙屬木位東丙丁屬火位南庚辛屬金位西壬癸屬水位北戊己屬土位中宮支之寅卯配甲乙巳午配丙丁申酉配庚辛亥子配壬癸辰位東南未位西南戌位西北

丑位東北為四維屬戊己故乙卯同屬木丁巳同屬己未同屬土庚酉同屬金壬癸亥子同屬水也甲寅位東之首癸丑位北方尾而甲丑連位癸寅連位也丙位南之首辰位東之尾而丙辰連位也戊己位木火金水中間在天地為門戶在四時為長夏南連午西連申而戊己午申連位故戊己無方位而經獨表戊分己分也辛戌皆位西之尾而辛戌連位也獨戊火連申夾未土于中癸火連寅夾丑土于中者蓋濕土在中火游行其間在天居土前在地居土後而土火常相混也故土旺長夏火熱之內丹谿發明濕熱相火為病十居八九及

有濕鬱生熱熱久生濕之論良以此也其五天之象所經星宿分野獨當五運之干位不及六氣之支位者蓋干之與支即根本之與枝葉經言干則支在其中矣故其化皆干與支之同屬者連位齊化者是根本與枝葉同化者也夫五氣之至各有五色經于分野氣太過則先天而至氣不及則後天而至當以寅卯前候之自然可見故曰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

五天五運之圖



帝曰。善論言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知其所謂也。岐伯曰。所謂上下者。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

也。左右者。諸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見少陽。左陽明。右太陰。見陽明。左太陽。右少陽。見太陽。左厥陰。右陽明。所謂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帝曰。何謂下。岐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太陰。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太陽。右少陽。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左厥陰。右陽明。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帝曰。氣相得而病者。何也。岐伯曰。以下臨上。不當位

也。帝曰。動靜何如。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餘而復會也。帝曰。余聞鬼臾區曰。應地者靜。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謂也。願聞何以生之乎。岐伯曰。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雖鬼臾區其上候而已。猶不能徧明。夫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也。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也。仰觀其象。雖遠可知也。帝曰。地之為下否乎。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同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燥以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

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矣。（陰陽應象大論云。天地者。萬物之上下。陰陽者血氣之男女。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帝首以論言為問。即陰陽應象大論也）此言天右旋于外。而寒暑六入。以舉其地。地之六入。以為五行。左轉化生人物于天之中也。天地萬物之上下。左右陰陽之道路者。天右旋六節之位也。上下謂在上者。司天之位。在下者。在泉之位。左右謂在上之左右。即司天左間右間之位。在下之左右。即在泉左間右間之位也。故天之三陰三陽。於其六位右旋。如巳亥歲上

見厥陰。而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至子午歲厥陰右旋下降則上見少陰。而左間太陰右間厥陰常如此遞處自上旋降于右也面北命其位言其見者。謂司天之位在南。而面北命其左右。則西南爲左間之位東南爲右間之位。而言其所見之陰陽也。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而左間陽明右間太陰至厥陰右旋下降。而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而左間太陽右間少陽。常如此隨司天旋轉也。面南命其位言其見者。謂地之位在北。而面南命其左右。則東北爲左間之位。西北爲右間之位。而言其所見之陰陽也。自天地萬物之上下。至此獨論右天旋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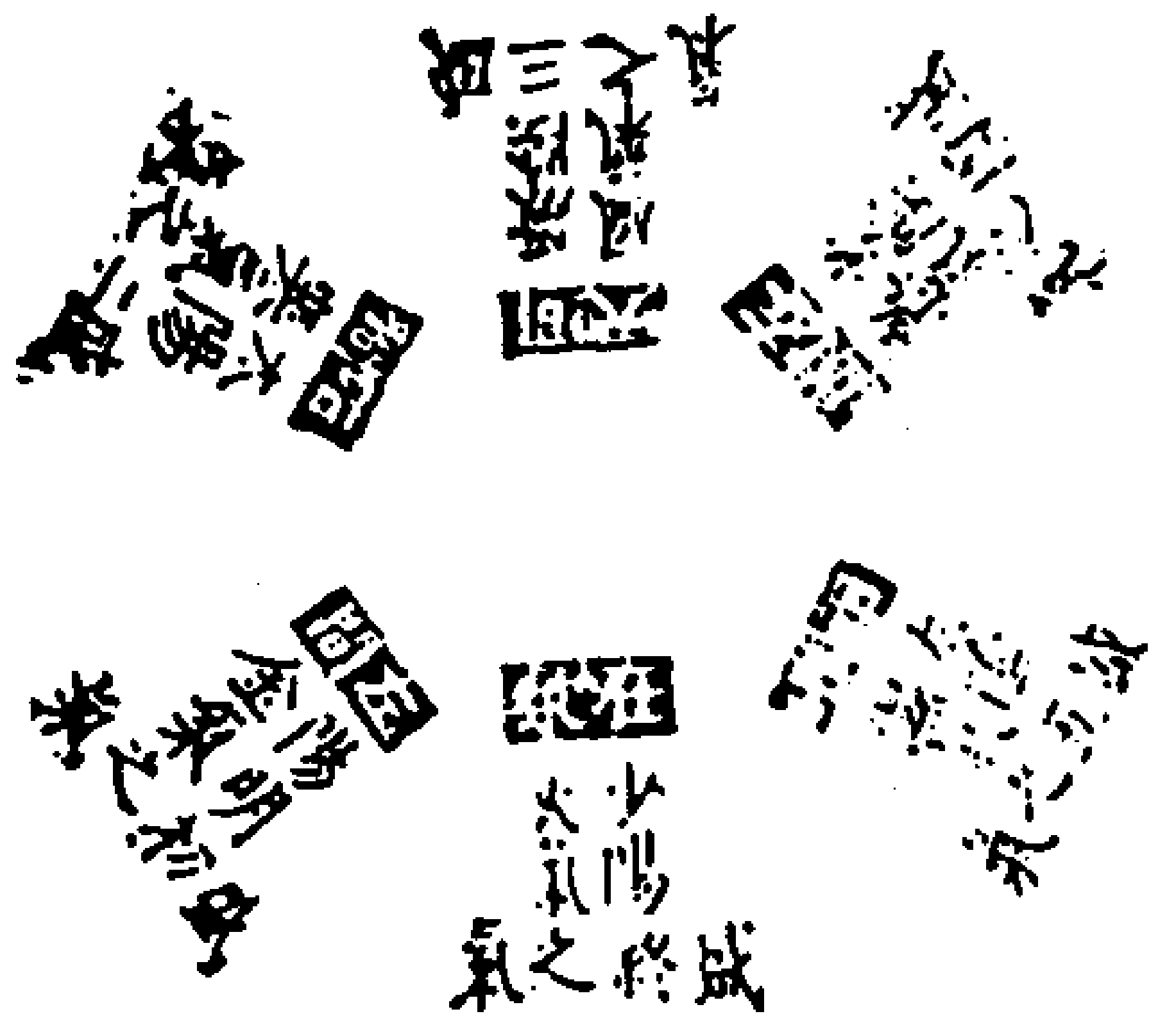
也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者言天之右旋逆地方位。而其氣與地方位氣相逆相臨其遘同類相生之氣則和。不同類相制之氣則病也。或氣雖同類相得亦病者。惟相火臨上君火爲不當位故也後六微旨大論篇云。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病近害速者是也。動靜何如者。帝謂天動能臨于地。地靜不能臨天而難上下相遘寒暑相臨之語。伯言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則知天常于上自右降東南而旋迴以臨地。地常于下自左升東北而循顯明木君相土金水之位循環臨天而皆動也。故左右臨動各皆周天過則復

同旨也。應地者靜。帝復難下者左行之言也。伯言天地之體動靜雖殊。而其用之變化在地則五行麗地。而徵生成之形類運于內在天則七曜緯虛而列應天之精氣運于外。其形類與精氣之相隨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同乎一氣而不殊。故但仰觀七曜之象周旋雖遠可知其動也。自上下相遘至此通論天右旋地左轉之氣也。地之爲下否者。帝謂天象周旋皆轉于地下。而地居其上今曰下者左行則地之左行爲下。得非否乎。伯言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則上下之義始明矣。蓋以其所屬言之。則司天在泉之氣。屬天者爲上。五行之屬地

者爲下。以其所在言之。則司天者爲上。在泉者爲下。而地之五行居中。伯以所屬言之。故曰下者左行。帝以所在言之。故難地之左行非下也。馮者附也。地居太虛之中。何所憑附而不墜也。大氣舉之。謂風寒暑濕燥火六節大氣旋轉于外。任持其地。而乾蒸動潤堅溫以入其體也。故其入也。風寒在下。而風居東寒居北。燥熱在上。而燥居西熱居南。濕氣在中。而居中央。火于未入之前在濕上。已入之後在濕下。而遊行上下之間也。自地之爲下。至此原地氣一皆本于天也

厥陰司天少陽在泉左右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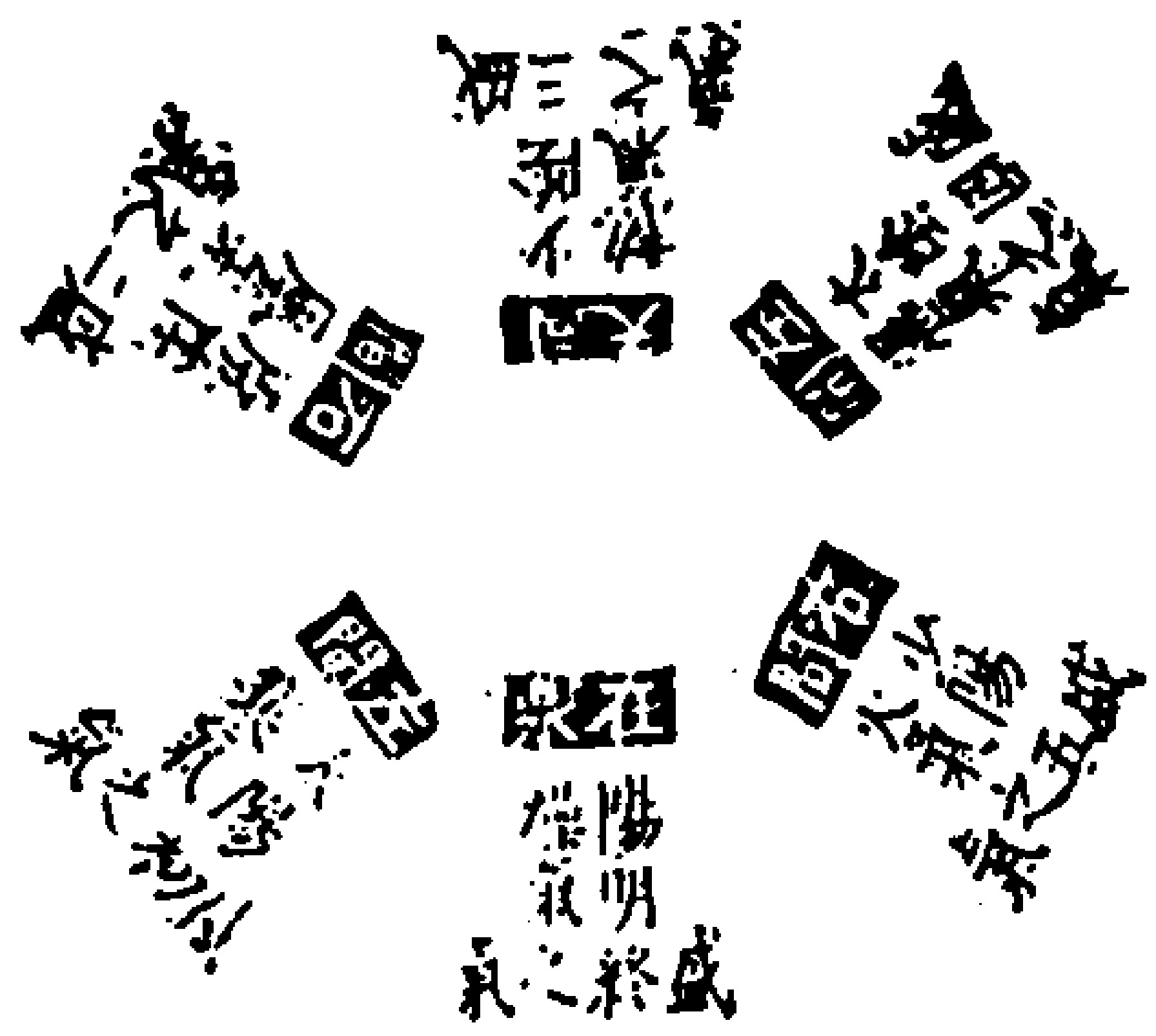
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


司天
三之氣
在泉
少陽
火氣
終之氣

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太陰

少陰司天陽明在泉左右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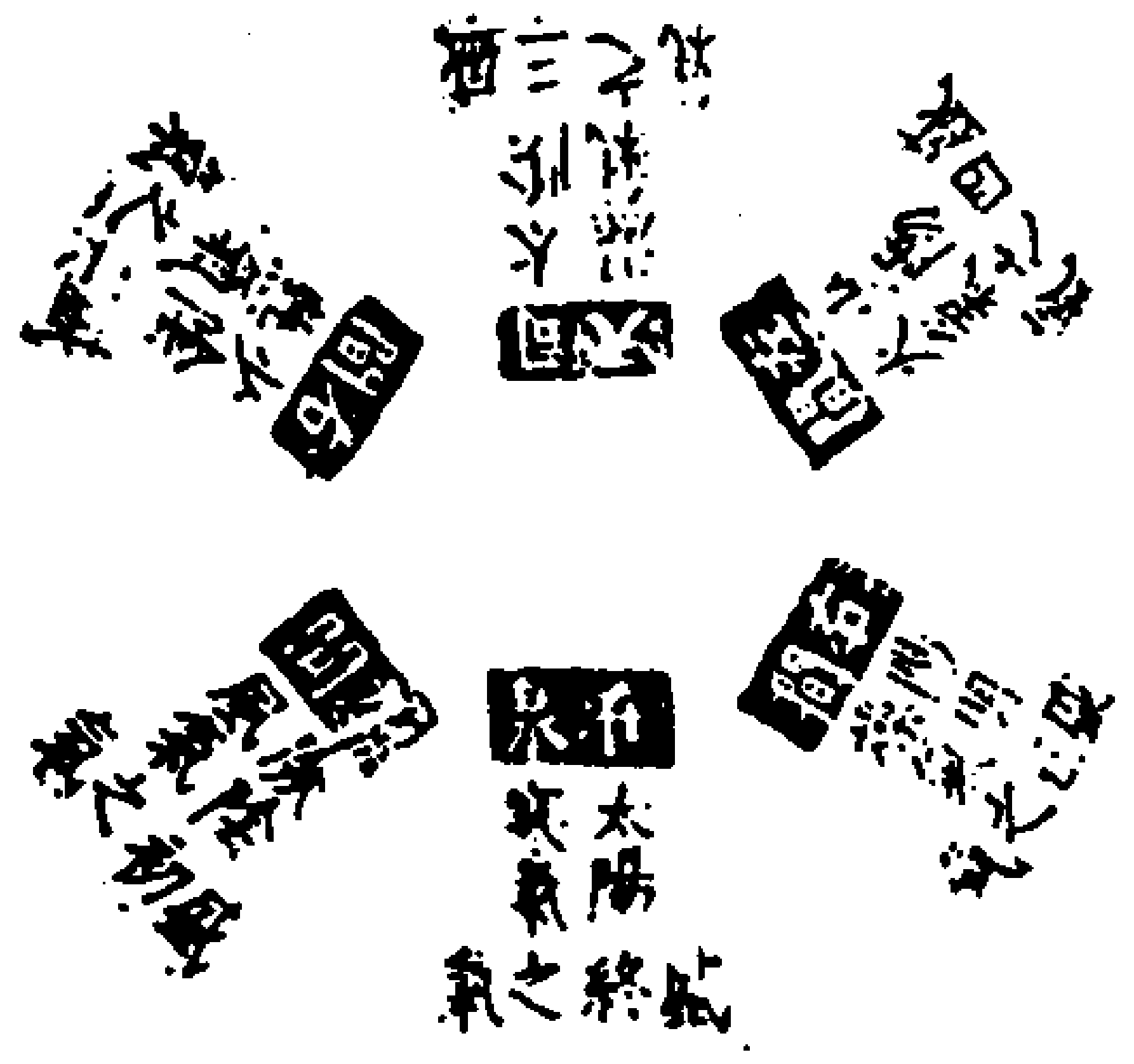
上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


司天
三之氣
在泉
終之氣

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太陽右少陽

太陰司天太陽在泉左右間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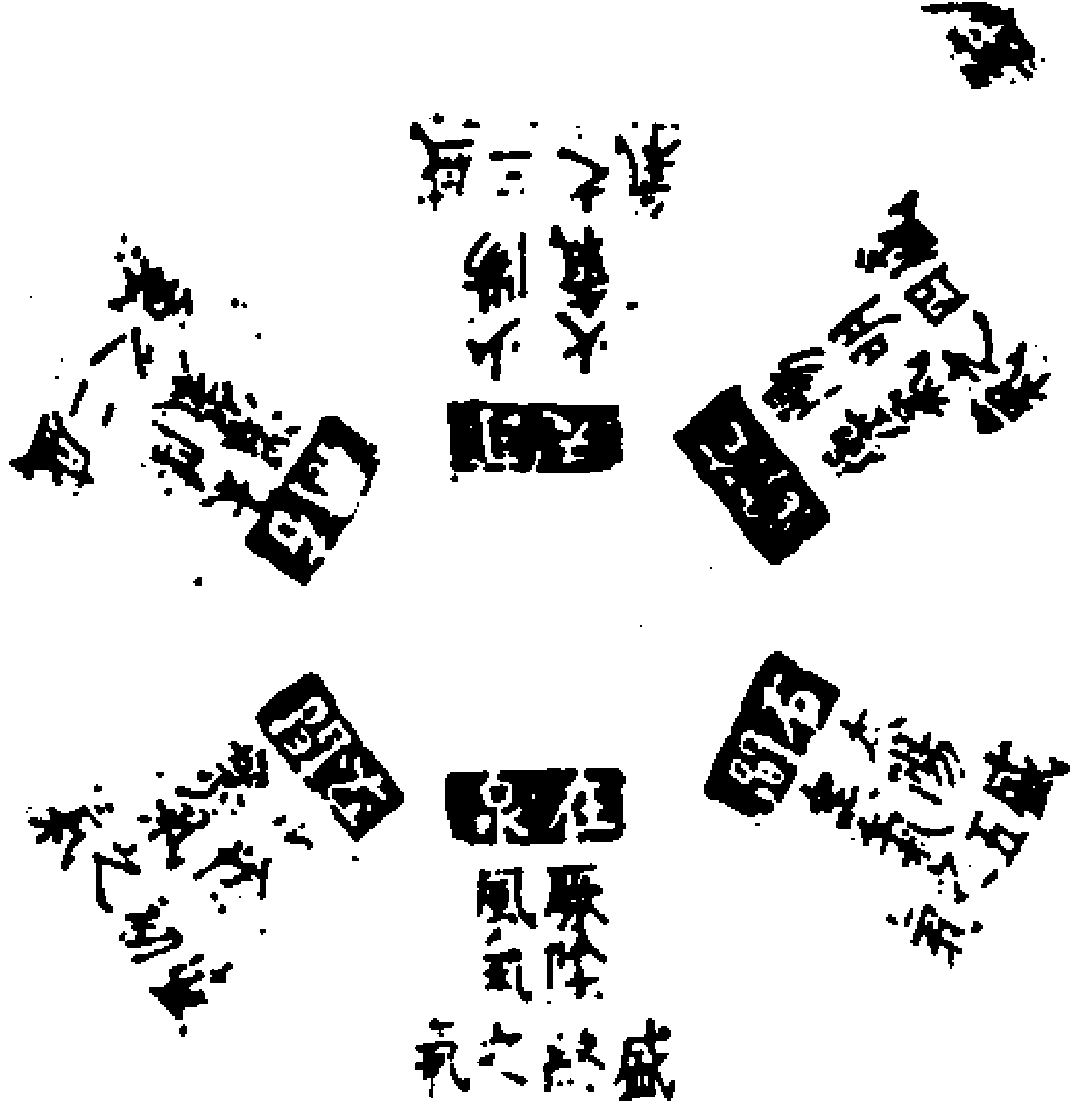
上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


司天
三之氣
在泉
太陽
寒氣
終之氣

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左厥陰右陽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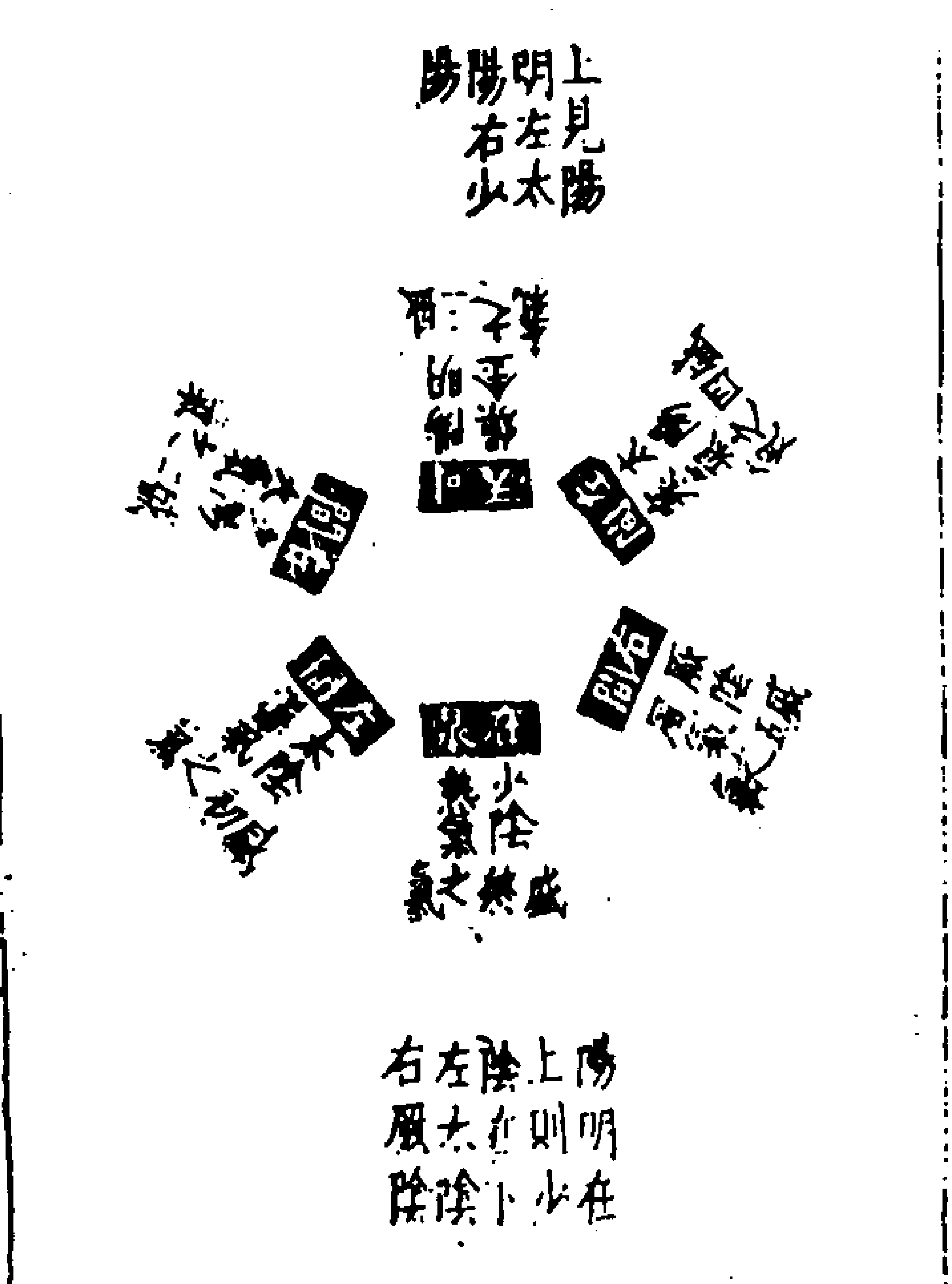
少陽司天厥陰在泉左右間之圖

上見少陽左陽明右太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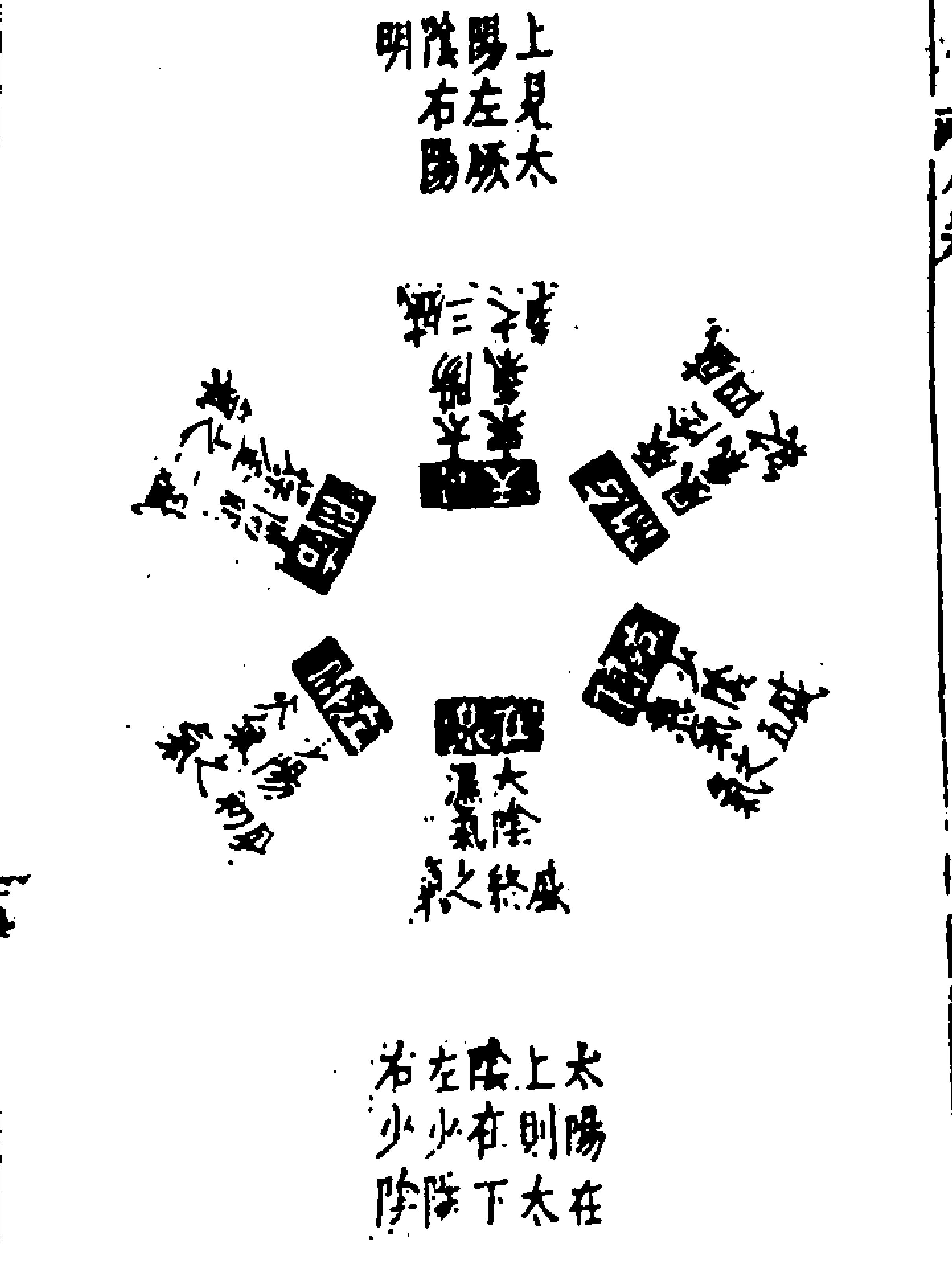

司天
三之氣
在泉
厥陰
風氣
終之氣

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

陽明司天少陰在泉左右之間圖


上見陽明左太陽右少陽
少陰盛終之氣
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

太陽司天太陰在泉左右之間圖


上見太陽左厥陰右陽明
太陰盛終之氣
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陰右少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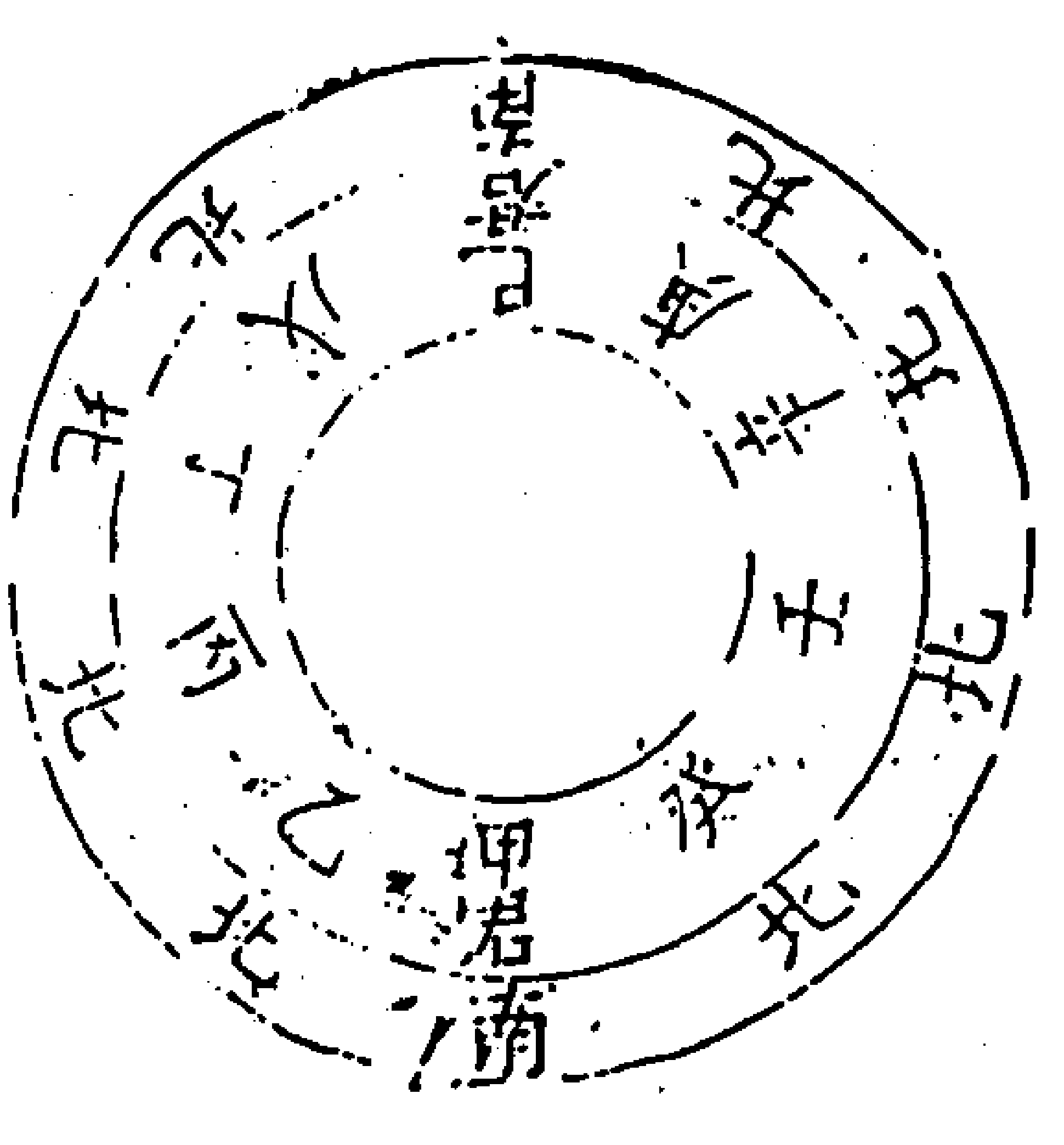
帝曰天地之氣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氣勝復之作不形于診也脈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脈診此之謂也帝曰間氣何如岐伯曰隨氣所在期于左右帝曰期之奈何岐伯曰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不當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陰陽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氣左右應見然後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順

此言天地之氣及勝復之作統貫六位難以診候惟間氣偏治一位故可隨其所在期之于尺寸左右也候診候也蓋五運以甲己土運為尊六氣以少陰君火為尊故以甲己土運為南政乃南面而行令其餘四運為北政以臣事之則面北而受令者也又以少陰為君主凡脈之司天在泉而尺寸不應者皆以少陰而論之其脈北于沉也是以期之之法陽之所在其脈應（沉）不陰之所在其脈不應（沉）北政之歲人氣面北而寸北尺南地左間之氣在右寸右間之氣在左寸天左間之氣在左尺右間之氣在右尺所以少陰在泉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寸之脈俱不應（至真要大論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厥陰在泉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少陰在左其右寸之脈不應（至真要大論曰厥陰在泉則右不應）太陰在泉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少陰在右其左寸之脈不應（至真要大論曰太陰在泉則左不應）故

至真要大論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者此也。少陰司天。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尺之脉。俱不應。厥陰司天。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少陰在左。其左尺之脉不應。太陰司天。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少陰在右。其右尺之脉不應也。故至真要大論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上。則尺不應者此也。南政之歲。人氣面南。而寸南尺北。天左間之氣在右寸。右間之氣在左寸。地左間之氣在左尺。右間之氣在右尺。所以少陰司天。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寸之脉俱不應。厥陰司天。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少陰在左。其右寸之脉不應。太陰司天

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少陰在右。其左寸之脉不應。故至真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者此也。少陰在泉。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尺之脉俱不應。厥陰在泉。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少陰在左。其左尺之脉不應。太陰在泉。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少陰在右。其右尺之脉不應也。故至真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泉。則尺不應者此也。從其氣則和者。陰陽各當尺寸本位也。違其氣則病者。即下文陰陽或不當其位或迭移其位。或失守其位。或尺寸反。或陰陽交也。所謂不當其位者。乃陰陽之見。不當尺寸本位也。所謂迭移其位者。乃陰陽迭皆移轉一位也。假如南政少陰司天。陰皆在寸。陽皆在尺。迭皆左轉者。則陰皆移左而左不應。陽皆移右而右應。迭皆右轉者。則陰皆移右而右不應。陽皆移左而左應之類也。所謂失守其位者。謂本位他位皆失守不見也。如陰失守。則尺寸皆無陰。陽失守則尺寸皆無陽。非如迭移而相反相交見于他位也。所謂尺寸反者。假如北政少陰司天。陽在寸。陰在尺。而陽反見尺。陰反見寸之類也。所謂陰陽交者。假如北政太陰司天。陽在左。陰在右。而陽反見右。陰反見左之類也

南北政圖



（本篇云上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

南政少陰司天脉

左間　太陰

少陰

厥陰　右間

甲子
甲午

兩手寸

土運

俱不應

（訣云兩手沉寸口北政少陰在泉同）

少陰司天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寸俱不應至真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

（本篇云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

南政厥陰司天脉

左間　少陰

厥陰

太陽　右間

己巳
己亥

右手寸

土運

口不應

（訣云右寸脉潛形北政厥陰在泉同）

厥陰司天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右寸不應至真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

（本篇云上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

南政太陰司天脉

左間　少陽

太陰

少陰　右間

己丑
己未

左手寸

土運

口不應

（訣云左手寸不出北政太陰在泉同）

太陰司天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左寸不應至真要大論曰三陰在天則寸不應

（本篇云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

南政少陰在泉脉

右間　厥陰

少陰

太陰　左間

己卯
己酉

兩手尺

土運

俱不應

（訣云兩手尺欠有北政少陰司天同）

少陰在泉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尺俱不應至真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泉則尺不應

（本篇云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

南政厥陰在泉脉

右間　太陽

厥陰

少陰　左間

甲寅
甲申

左手尺

土運

部不應

（訣云左尺定無根北政厥陰司天同）

厥陰在泉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左尺不應至真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泉則尺不應

（本篇云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

南政太陰在泉脉

右間　少陰

太陰

少陽　左間

甲辰
甲戌

右手尺

土運

部不應

（訣云右尺脉無力北政太陰司天同）

太陰在泉則右間少陰左間少陽而右尺不應至真要大論曰南政之歲三陰在泉則尺不應

（本篇云上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

北政少陰司天脉

左間　太陰

少陰

厥陰　右間

丙戊
子午
庚壬

兩手尺

金運

俱不應

（訣云兩手尺欠有南政少陰在泉同）

少陰司天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尺俱不應至真要大論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上則尺不應

（本篇云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

北政厥陰司天脉

左間　少陰

厥陰

太陽　右間

乙丁
巳亥
辛癸

左手尺

火運

部不應

（訣云左尺定無根南政厥陰在泉同）

厥陰司天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左尺不應至真要大論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上則尺不應

北政太陰司天脈

（本篇云上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

少陽（左間）　太陰　少陰（右間）

乙丁　未　癸　水運　右手尺部不應

（訣云右尺脈無力　南政太陰在泉同）

太陰司天則左間少陽右間少陰而右尺不應

北政少陰在泉脈

（本篇云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

兩手寸　火運　俱不應

乙丁　卯酉　辛癸

厥陰（右間）　少陰　太陰（左間）

（訣云兩手沉寸口　南政少陰司天同）

少陰在泉則左間太陰右間厥陰而兩寸俱不應真要大論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

北政厥陰在泉脈

（本篇云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

右手寸　木運　口不應

丙戊　寅申　庚壬

太陽（右間）　厥陰　少陰（左間）

（訣云右寸脈沉左　南政厥陰司天同）

厥陰在泉則左間少陰右間太陽而右寸不應至真要大論曰厥陰在泉則右不應

北政太陰在泉脈

（本篇云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

左手寸　金運　口不應

丙戊　辰戌　庚壬

少陰（右間）　太陰　少陽（左間）

（訣云左手寸不出　南政太陰司天同）

太陰在泉則右間少陰左間少陽而左寸不應至真要大論曰太陰在泉則左不應

右本篇云不當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此南政少陰司天在泉北政少陰司天在泉本篇云失守其位者危（論南北二政內行運惟甲己為南政餘四運為北政南政司天在泉當行上運其餘北政皆以在泉行申延北政巳亥發運司天則行在泉少陽大運又如寅申少陽司天則行在泉就陰木運於政其冊有北政辰戌年太陽司天當行在泉太陰上運統北政以於不敢行君之令故行金運是土之子以是木火金水四運焉）

、南政司天脈歌（北政在泉同）

南政司天北在泉　厥陰右寸不應言

太陰左寸休能應　少陰兩寸盡沉潛

、北政司天脈歌（南政在泉同）

北政司天南在泉　厥陰左尺却空閑

太陰右尺不相應　少陰兩尺盡皆殘

南北二政司天在泉脈宜應否歌訣

子午南少北卯酉兩手沉寸口（子午年南政少陰司天　卯酉年北政少陰在泉）

南政甲子甲午。北政乙卯乙酉丁卯丁酉辛卯辛酉

癸卯癸酉。是少陰司天在泉寸口脈俱不應

子午北少南卯酉兩手尺欠有（子午年北政少陰司天　卯酉年南政少陰在泉）

北政丙子丙午戊子戊午庚子庚午壬子壬午。南政

己卯己酉。亦少陰司天在泉兩手尺俱不應

丑未南太北辰戌左手寸不出（丑未年南政太陰司天　辰戌年北政太陰在泉）

、南政己丑己未。北政丙辰丙戌戊辰戊戌庚辰庚戌

壬辰壬戌太陰司天在泉左手寸不應

丑未北太南辰戌右尺脉無力（丑未年北政太陰司天　辰戌年南政太陰在泉）

北政乙丑乙未，丁丑丁未，辛丑辛未，癸丑癸未南政

甲辰甲戌亦太陰司天在泉右手尺不應

巳亥南厥北寅申，右寸脉潛形（巳亥年南政厥陰司天　寅申年北政厥陰在泉）

南政己巳己亥，北政丙寅丙申，戊寅戊申，庚寅庚申

壬寅壬申，厥陰司天在泉，右手寸不應

巳亥北厥南寅申，左尺定無根（巳亥年北政厥陰司天　寅申年南政厥陰在泉）

北政乙巳乙亥，辛巳辛亥，癸巳癸亥，丁巳丁亥，南政

甲寅甲申，亦厥陰司天在泉，左手尺不應

南政少陰司天尺寸反者死

訣云兩手沉
寸口
左間太陰
少陰司天
右間厥陰
甲子
甲午
今兩寸反應
兩尺反不應

南政少陰在泉尺寸反者死

訣云兩手尺
欠有
己卯
己酉
右間厥陰
少陰在泉
左間太陰
今兩尺反應
兩寸反不應

北政少陰司天尺寸反者死

訣云兩手尺
欠有
左間太陰
少陰司天
右間厥陰
壬戊
子午
庚壬
今尺脉反應
兩寸反不應

北政少陰在泉尺寸反者死

訣云兩手沉
寸口
乙丁
卯酉
辛癸
右間厥陰
少陰在泉
左間太陰
今兩寸反應
兩尺反不應

本篇云尺寸反者死。此以南北二政少陰司天在泉論。蓋少陰司天，則司天之左右皆陰；在泉，則在泉之左右皆陰。陰脉主沉，以君爲主，故南政少陰司天在泉，北政少陰司天在泉。訣云子午南少北，卯酉兩手沉寸口；子午北少南，卯酉兩手尺欠有。今寸該沉而不沉，則反應；尺該應而不應，則反沉，是謂尺寸反者死

南政厥陰司天陰陽交者死

訣云右寸脉
潜形

左間少陰
厥陰司天
右間太陽

己巳
己亥

今右寸反應
左寸反不應
是少陰太陽
互交也

南政厥陰在泉陰陽交者死

訣云左尺定
無根

甲寅
甲申

今右尺反不
應左尺反應
是少陰太陽
互交也

右間太陽
厥陰在泉
左間少陰

南政太陰司天陰陽交者死

左間少陽
太陰司天
右間少陰

訣云左手寸
不出

己丑
己未

今右寸反不
應左寸反應
是少陽少陰
互交也

南政太陰在泉陰陽交者死

訣云右尺脉
無力

甲辰
甲戌

今右尺反應
左尺反不應
是少陽少陰
互交也

右間少陰
太陰在泉
左間少陽

北政厥陰司天陰陽交者死

左間少陰
厥陰司天
右間太陽

訣云左尺定
無根

乙丁
巳亥
辛癸

今左尺反應
右尺反不應
是少陰太陽
互交也

北政厥陰在泉陰陽交者死

訣云右寸脉一
潜形

丙戊
寅申
庚壬

今右寸反應
左寸反不應
是少陰太陽
互交也

右間太陽
厥陰在泉
左間少陰

北政太陰司天陰陽交者死

左間少陽
太陰司天
右間少陰

訣云右尺脉
無力

乙丁
丑未
辛癸

今右尺反應
左尺反不應
是少陽少陰
互交也

北政太陰在泉陰陽交者死

訣云左手寸
不出

丙戊
辰戌
庚壬

今左寸反應
右寸反不應
是少陽少陰
互交也

右間少陰
太陰在泉
左間少陽

右本篇云。陰陽交者死。除少陰司天在泉止以厥陰太陰司天在泉論。則厥陰司天。左少陰而右太陽。在泉亦左少陰而右太陽。太陰司天。則左少陽而右少陰。在泉則左太陽而右少陰。若其脉陽見陰。而陰見陽。是謂陰陽交者死也。（詳按後世諸書之圖悉宗張仲景傷寒論爲圖柰俱差訛不合經旨未知出自仲景的筆抑亦後人續增也皆不根經典只求的確有圖無識其義益晦愚今一以經旨爲宗學者當以前圖爲正）

帝曰。寒暑燥濕風火。在人合之柰何。其于萬物。何以生化。歧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其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氣。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氣爲柔。在

藏爲肝。其性爲暄。其德爲和。其用爲動。其色爲蒼。其化爲榮。其蟲毛。其政爲散。其令宣發。其變摧拉。其眚爲隕。其味爲酸。其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肝。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其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體爲脉。在氣爲息。在藏爲心。其性爲暑。其德爲顯。其用爲躁。其色爲赤。其化爲茂。其蟲羽。其政爲明。其令鬱蒸。其變炎爍。其眚燔焫。其味爲苦。其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其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體爲肉。在氣爲充。在藏爲脾。其性靜兼。其德爲濡。其用爲化。其色爲黄。其化爲盈。其蟲倮。其政爲謐。其令雲雨。其變動注。其眚淫潰。其味爲甘。其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脾。酸勝甘。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其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體爲皮毛。在氣爲成。在藏爲肺。其性爲凉。其德爲清。其用爲固。其色爲白。其化爲斂。其蟲介。其政爲勁。其令霧露。其變肅殺。其眚蒼落。其味爲辛。其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其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體爲骨。在氣爲堅。在藏爲腎。其性爲凛。其德爲寒。其

用爲（當爲藏原本闕）其色爲黑。其化爲肅。其蟲鱗。其政爲靜。其令爲（當爲寒原本闕）其變凝冽。其眚冰雹。其味爲鹹。其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五氣更立。各有所先。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帝曰。病之生變何如。歧伯曰。氣相得則微。不相得則甚。帝曰。主歲何如。歧伯曰。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于畏也。帝曰善。

此言天外旋轉。大氣六入地中。生化人物。其在人藏府形體則合。其在萬物則有以生化之也。東方生風者。天

六入之風居東方地體中爲生化之始也自風而生木酸肝筋心矣凡東方性用德化政令之類皆本乎風而內合人之肝氣者也故肝居左象風之生于東筋爲屈伸象風之動也南方生熱者天六入之熱居南方地體中爲生長之始也自熱而生火苦心血脾矣凡南方性用德化政令之類皆本乎熱而內合人之心氣者也故心居前象熱之生于南血爲人之神象火之明曜也中央生土者天六入之濕居中央地體中爲生化之始也自濕而生土甘脾肉肺矣凡中央性用德化政令之類皆本乎濕而內合人之脾氣者也故脾居腹象濕之生

于中央肉充一身象土之充實大地也西方生燥者天六入之燥居西方地體中爲生收之始也自燥而生金辛肺皮毛腎矣凡西方性用德化政令之類皆本乎燥而內合人之肺氣者也故肺居右象燥之生于西皮毛乾于身表象氣之燥也北方生寒者天六入之寒居北方地體中爲生藏之始也自寒而生水鹹腎骨肝矣凡北方性用德化政令之類皆本乎寒而內合人之腎氣者也故腎居後象寒之生于北骨爲百骸象寒之堅也五氣更立各有所先其所先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者謂前五方之氣各治一部之令者也五氣更立治令皆各有所先其所先者風之立非春令熱之立非夏令濕之立非長夏令燥之立非秋令寒之立非冬令是皆非其位之立爲勝復之邪也風當春令立熱當夏令立濕當長夏令立燥當秋令立寒當冬令立是皆當其位之立爲本氣之正也蓋必先立六運然後知非位與當位也氣相得則微不相得則甚者言非位所立之邪生變之病其邪與治令之氣相得則病微不相得則病甚也（王註云木居火位火居土位土居金位金居水位水居木位木居君位如是者爲相得又木居水位水居金位金居土位土居火位火居木位如是者雖爲相得終以子僭居父母之位下陵上猶爲小逆也木居金土位火居金水位土居水木位金居火木位水居火土位如是者爲不相得故病甚也皆先立運氣與司天之氣

則氣之所在相得與不相得可知矣）主歲者亦謂前五方之氣各治一歲之政者也歲氣有餘則制所勝而侮所不勝如歲木治政之氣有餘則制土氣而濕化減少侮金氣而風化大行也其不及則已所不勝侮而乘之已所勝輕而侮之如歲木治政之氣不及則金氣勝侮而乘之燥化乃行土氣輕而侮之濕氣反布也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于畏者金傷木不及從而乘之則木之子火報復其勝而侮金反受邪也侮金受邪則其不及之木寡于畏而氣復疏伸也（六節藏象論曰未至而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命曰氣淫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自上節天地

一第七七冊　黃帝內經素問　6

之氣何以候之至此氣人氣一皆本於天也（愚下此篇不敢下米方生風以下句辭之旨正以答句文義俱見全還負言論陰陽應象大論中皆句辨之則前後文義不能瞭然辨久亡彰矣）

六微旨大論篇第六十八（內言天道六六之節地理應六節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嗚呼遠哉天之道也如迎浮雲若視深淵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極夫子數言謹奉天道余聞而藏之心私異之不知其所謂也願夫子溢志盡言其事令終不滅久而不絕天之道可得聞乎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明乎哉問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時也（讀）一句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

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何如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生則病帝曰善請言其應岐伯曰物生其應也氣脉其應也

此言天道右轉有六節之盛衰者乃天道之常正所謂上者右行又因所見而命標本中氣之所在又因氣應而察病變之所生也天道六六之節盛衰者天之三陰三陽右旋天外更治歲政每歲各一盛衰至六歲周遍通得盛衰之節六六也上下有位左右有紀者謂每歲陰陽盛衰之位上下謂司天在泉二位也左右謂司天之左間右間及在泉之左間左間爲四紀也凡天右旋之陰陽臨司天之位者其天之政盛至三之氣始布臨在泉之位者其地之氣盛至終之氣始布而上下二位有二節陰陽盛衰也臨司天之左間者其氣至四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二之氣盛臨在泉之左間者其氣至初之氣盛右間者其氣至五之氣盛而左右四紀有四節陰陽盛衰也故此六節陰陽分歲各一盛衰而數得六寅申歲少陽旋來司天治之爲初六少陽之右卯酉歲陽明旋來司天治之爲六二陽明之右辰戌歲太陽旋來司天治之爲六三太陽之右巳亥歲厥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六四厥陰之右子午歲少陰旋來司天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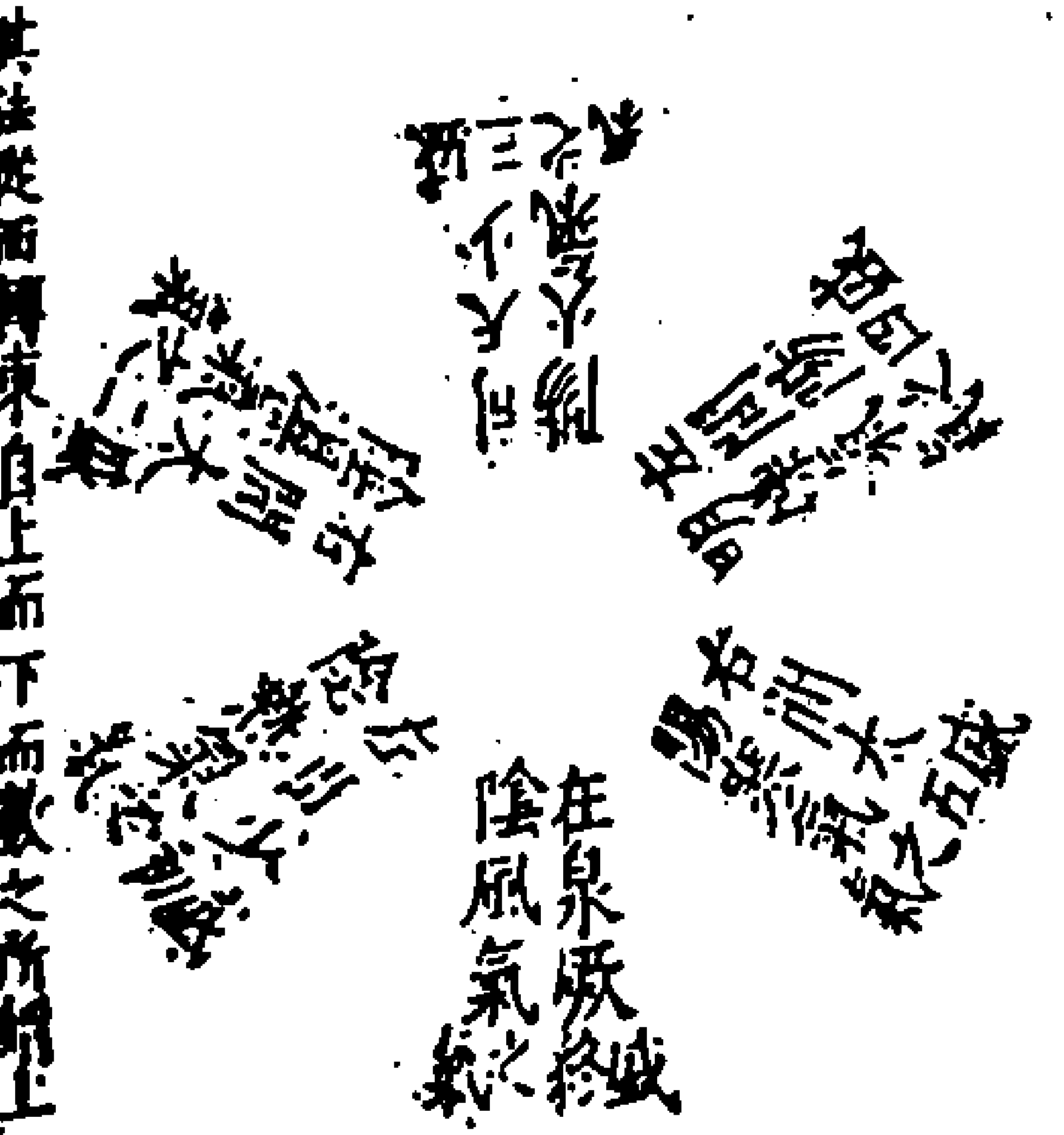
爲六五少陰之右。丑未歲太陰旋來司天治之爲六六。太陰之右周而復始于少陽治之。故曰六六之節盛衰也。凡此三陰三陽爲治之氣。皆所謂六氣之標也。南面待之者。對前少陽之右云云者。皆南面而立而待之。乃右居西而從西旋過東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者其火燥風寒熱濕爲治之氣。皆所謂六氣之本也。其中見之氣。乃六氣之中氣也。通前六氣之標言之。則本居上。標

居下。中氣居本標之中。故曰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中氣者。三陰三陽。各猶夫婦之配合相守。而人之藏府經脉皆應之也。故少陽本標之中見厥陰。厥陰本標之中見少陽。而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膽三焦少陽經。亦絡肝心包。肝心包厥陰經。亦絡膽三焦。而互交也。陽明本標之中見太陰。太陰本標之中見陽明。而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胃大腸陽明經。亦絡脾肺。脾肺太陰經。亦絡胃大腸。而互交也。太陽本標之中見少陰。少陰本標之中見太陽。而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膀胱小腸太陽經。亦絡腎心。腎心少陰經。亦絡膀胱小腸。而互交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是謂太陽少陰二氣也。太陽之上。寒氣治之。此標陽本寒。不同其氣應。則太陽所至爲寒生。中爲溫。而寒溫異其象也。少陰之上。熱氣治之。是標陰本熱。不同其氣應。則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而熱寒異其象也。至于脉從病反。如瓜甜蒂苦。葱白葉青。參補蘆瀉。麻黃發汗。根節止汗之類。皆太陽少陰本標不同之氣異象也。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者。言陰陽旋來治歲之候至。而其氣化亦應候至者。爲至而至者。和也。候至而其氣化不至者。爲至而不至。旋來之氣不及也。候未至而氣化先至者。爲未至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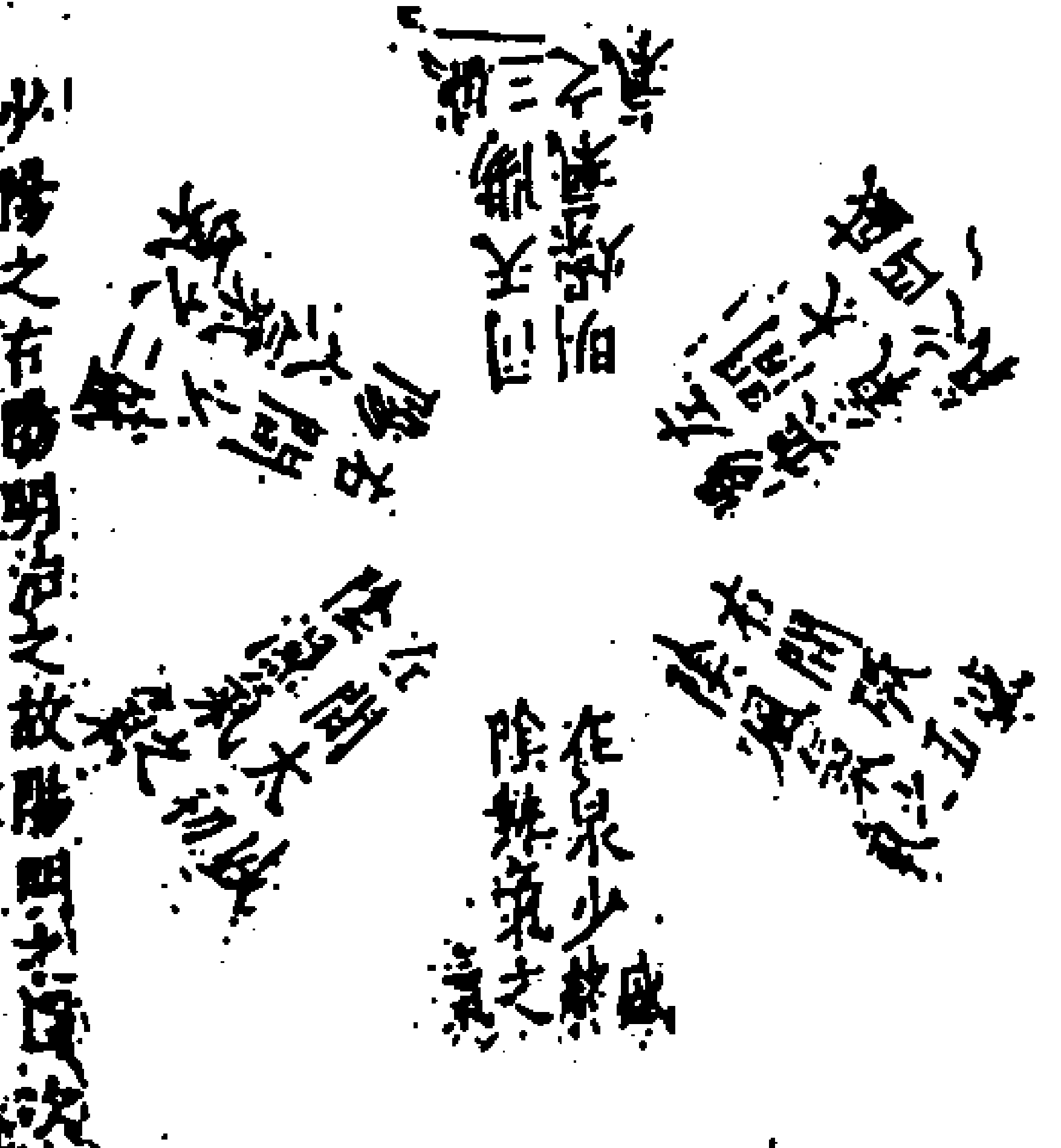
旋來之氣有餘也。故氣化應候至者爲順。未至而至。至而不至者爲逆。逆則勝復之變生。變生則病作矣。物生其應。氣脉其應者。蓋[illegible]應則順之義也。即六元正紀大論所謂厥陰所至爲風生之類。是物生之應。厥陰之至其脉弦之類。是氣脉之應也

天道六六之節盛衰圖

少陽治寅申歲六節盛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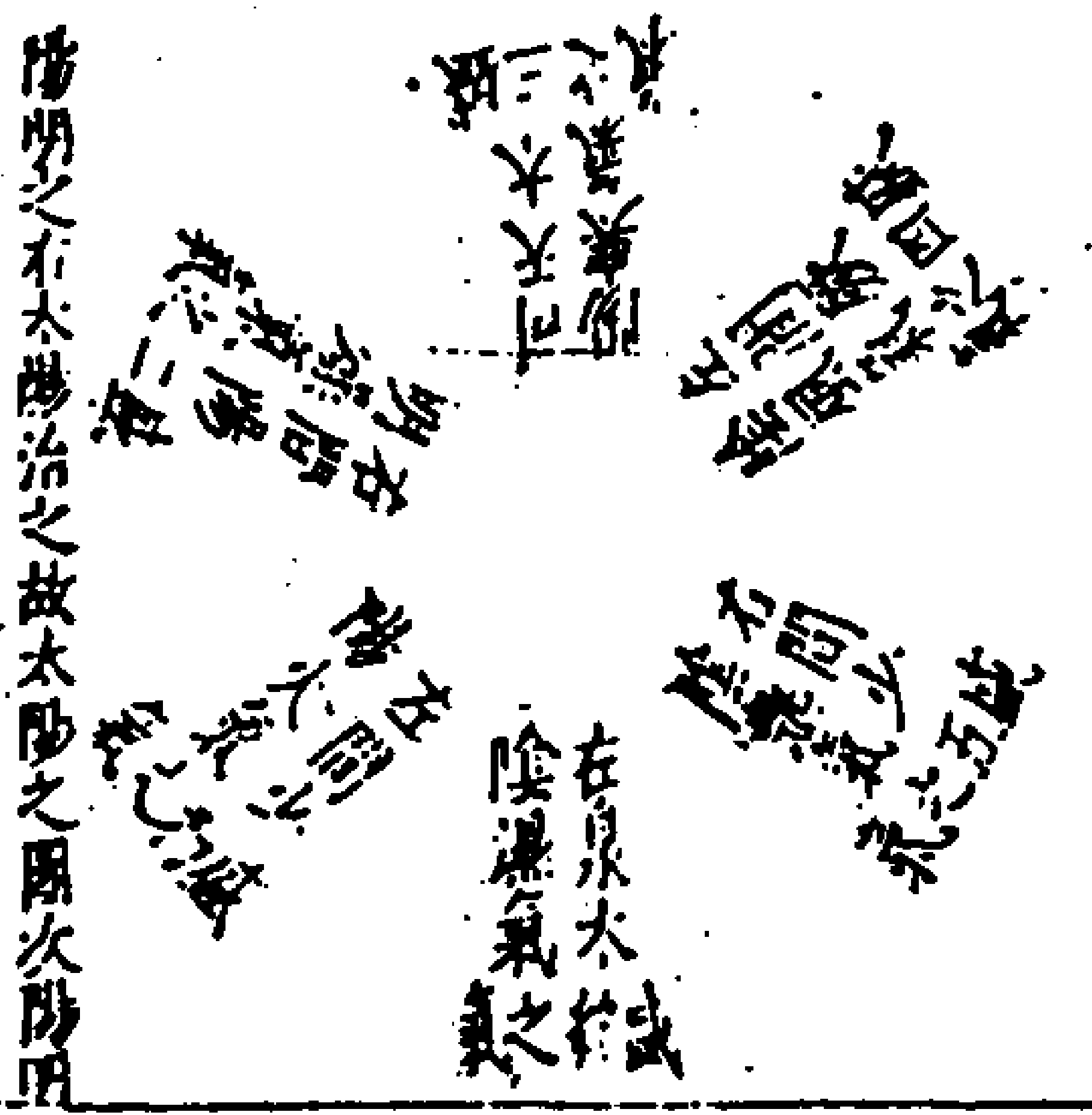
陽明治卯酉歲六節盛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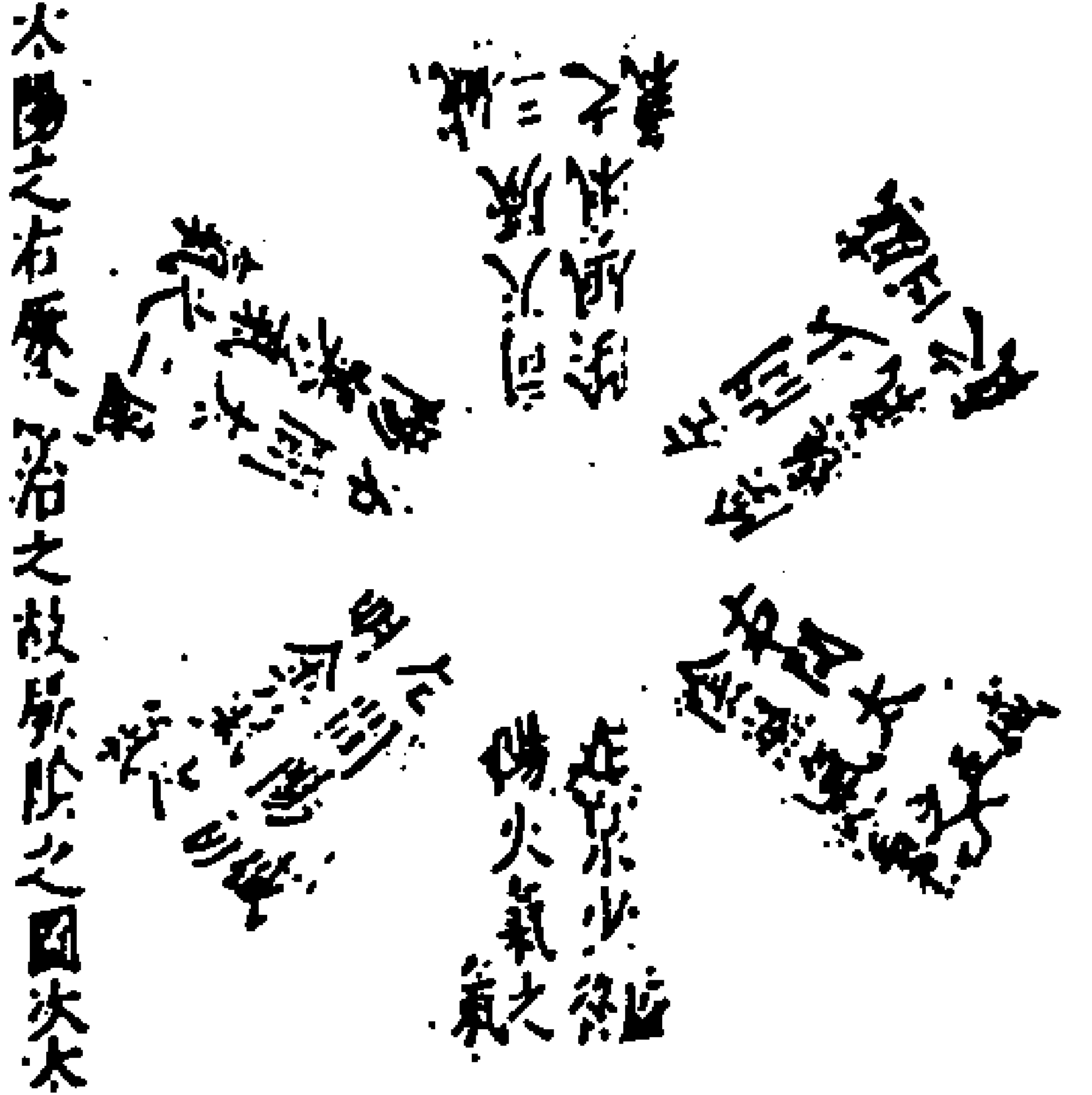
其法從西轉東自上而下而數之所謂上者右行其初氣至終氣乃所謂客氣也

少陽之右陽明治之故陽明之圖次少陽

太陽治辰戌歲六節盛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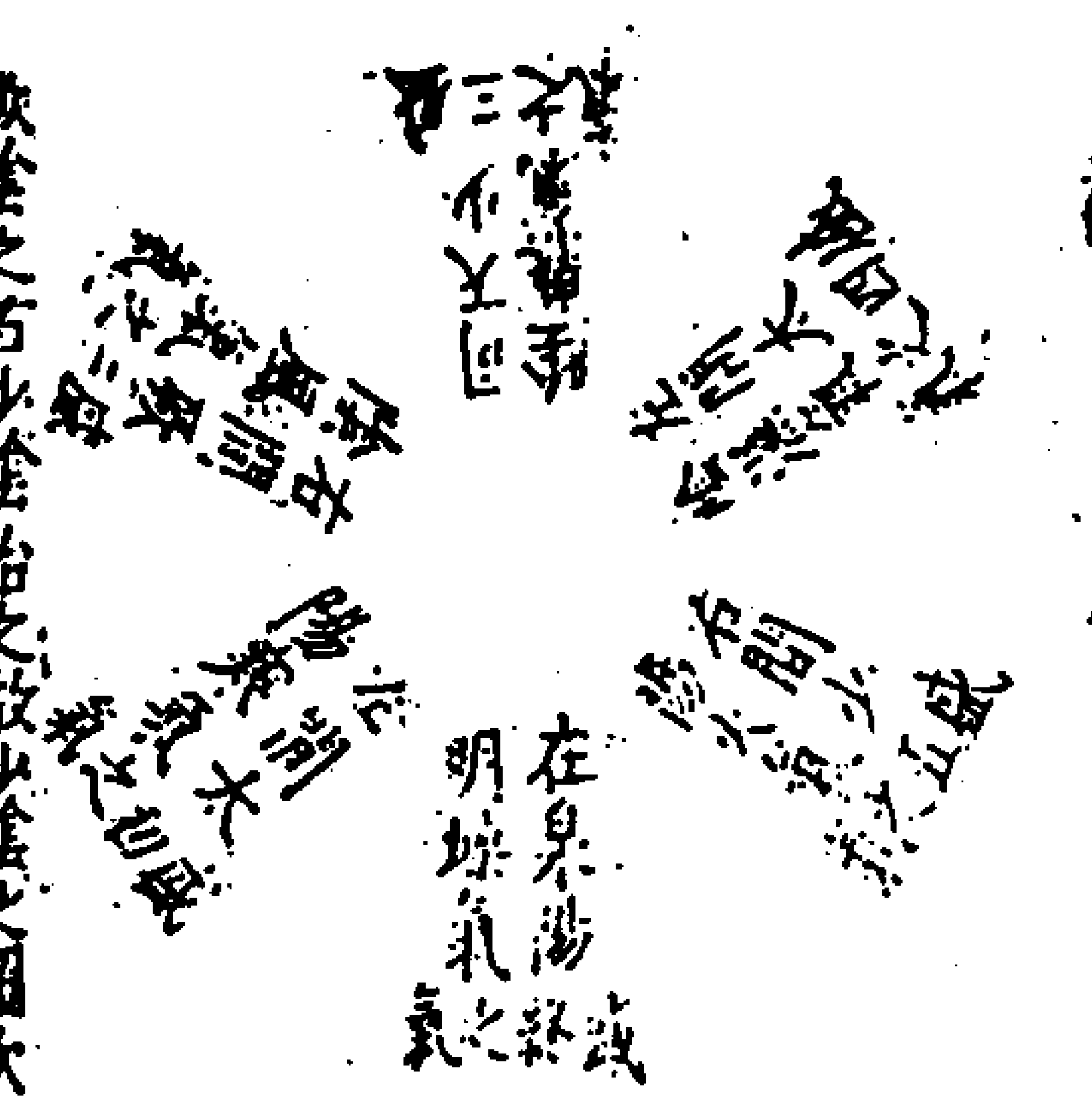


厥陰治巳亥歲六節盛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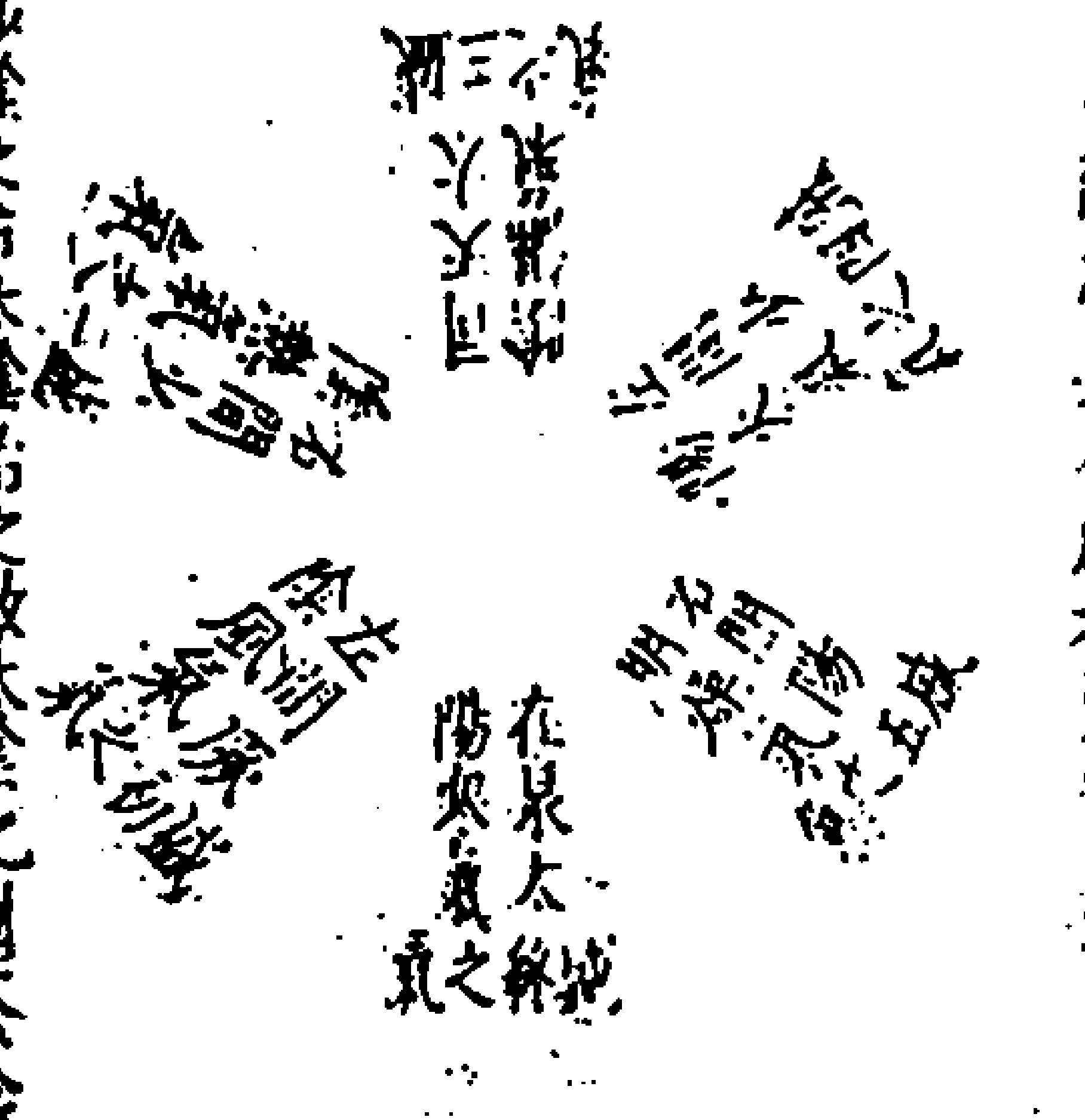


陽明之右太陽治之故太陽之圖次陽明太陽之右厥陰治之故厥陰之圖次太陽

少陰治子午歲六節盛衰



太陰治丑未歲六節盛衰



厥陰之右少陰治之故少陰之圖次厥陰

少陰之右太陰治之故太陰之圖次少陰

太陰之右少陽治之則少陽第一圖又次于太陰

右六圖為從地理應六節氣位圖之義所謂上者右行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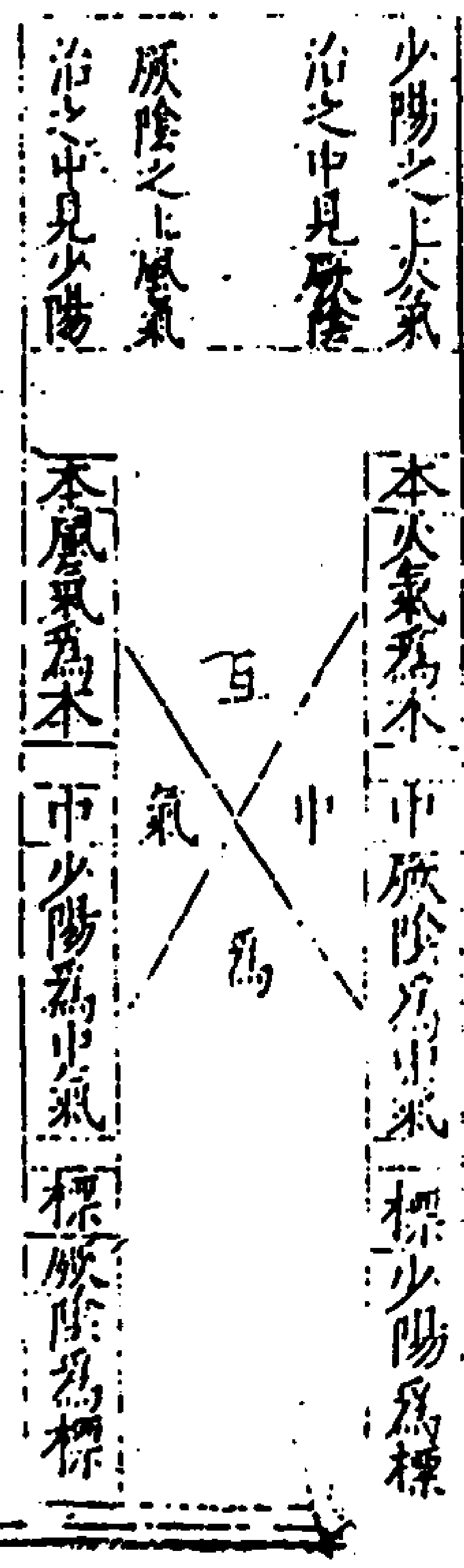
本篇云。少陽之右陽明治之云云。此所謂氣之標。又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云云。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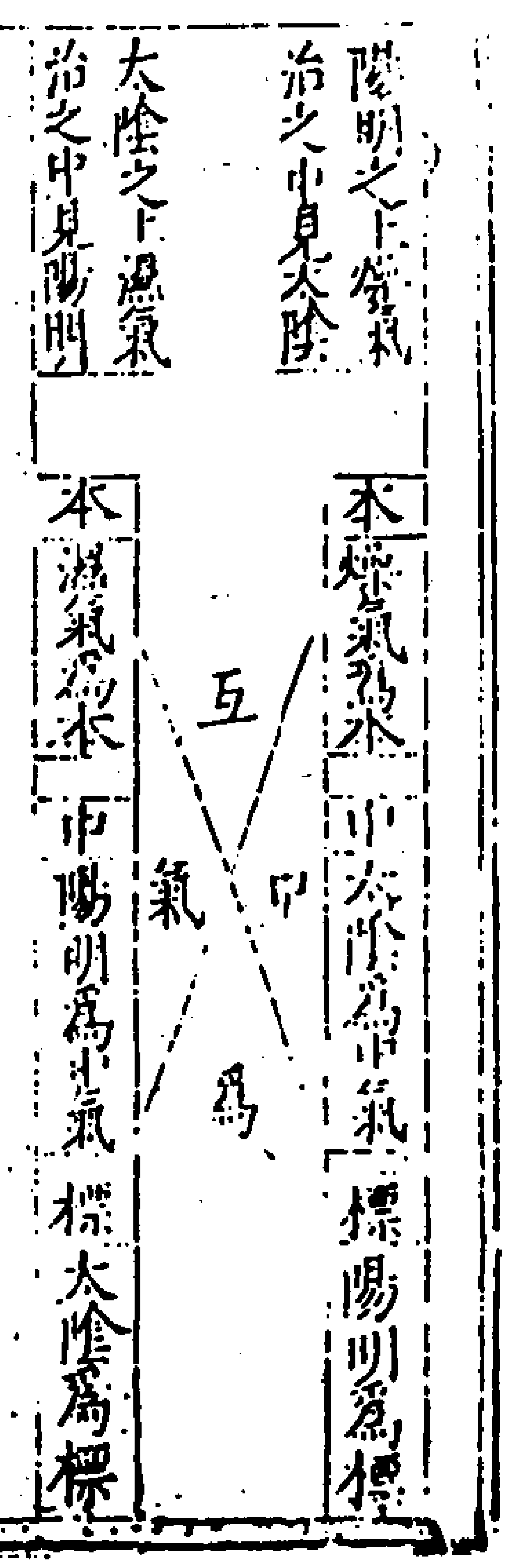
火燥寒風熱濕為本　本標之中見者為中氣　三陰三陽為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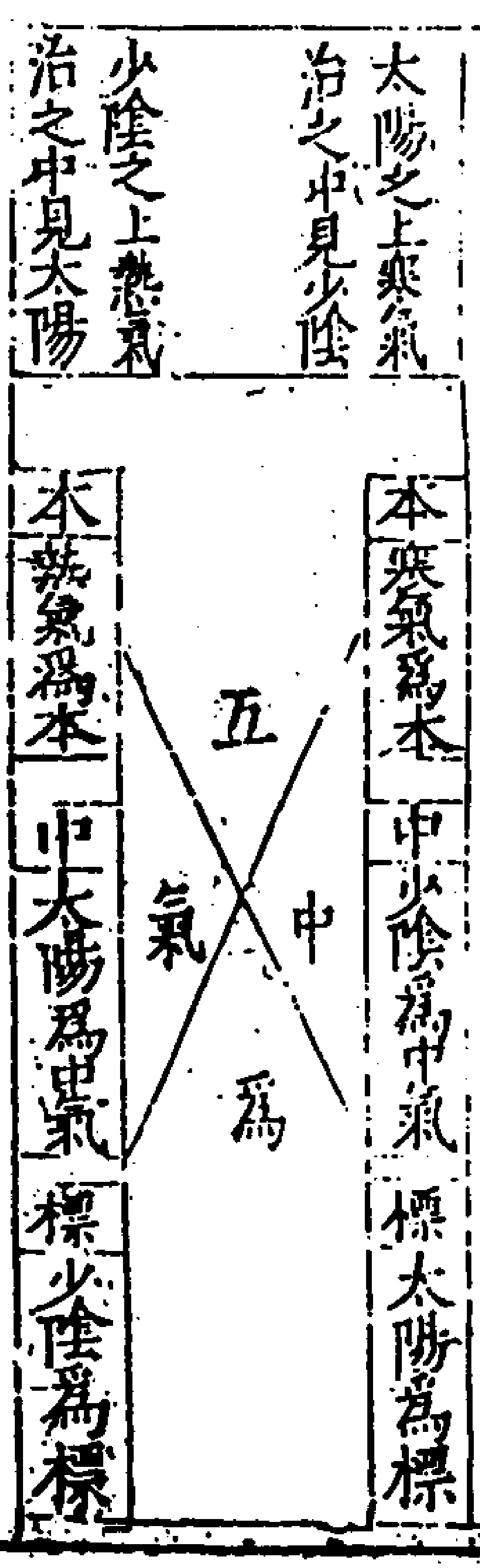
本之下　中之見也　見之下氣之標也

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

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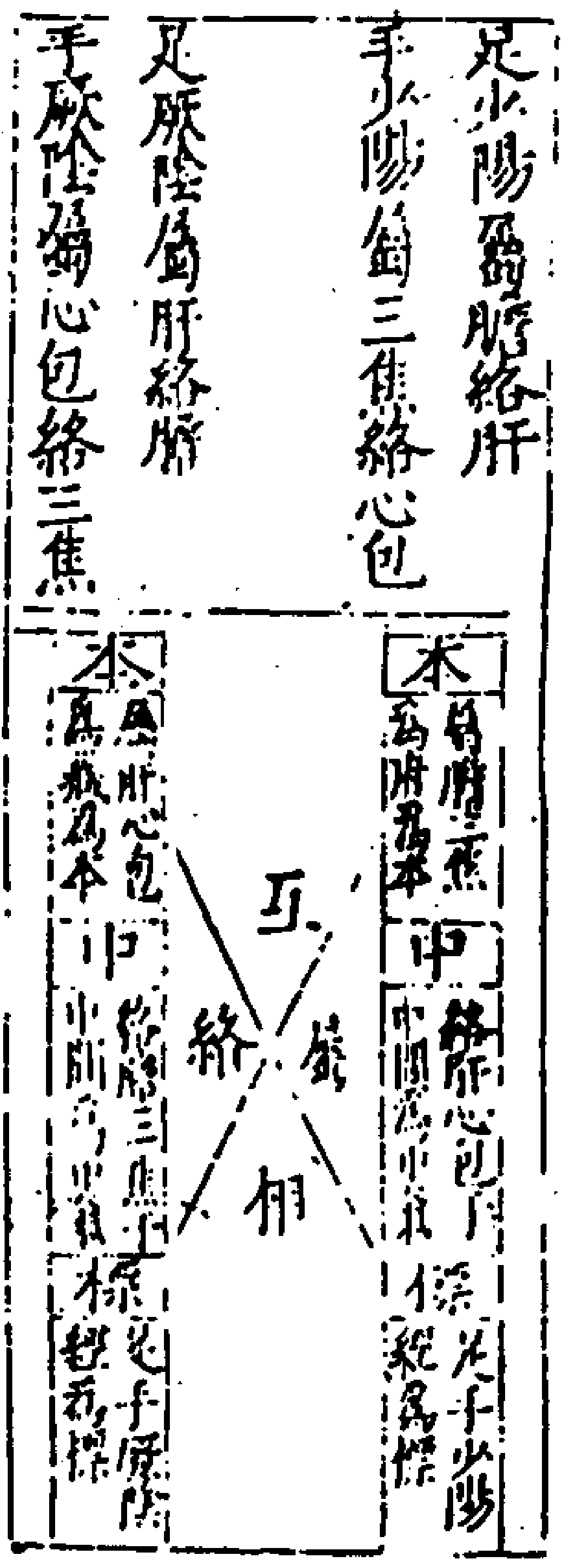

陽明之上燥氣
治之中見太陰
太陰之上濕氣
治之中見陽明
本
燥氣為本
中
太陰為中氣
標
陽明為標
本
濕氣為本
中
陽明為中氣
標
太陰為標
互為中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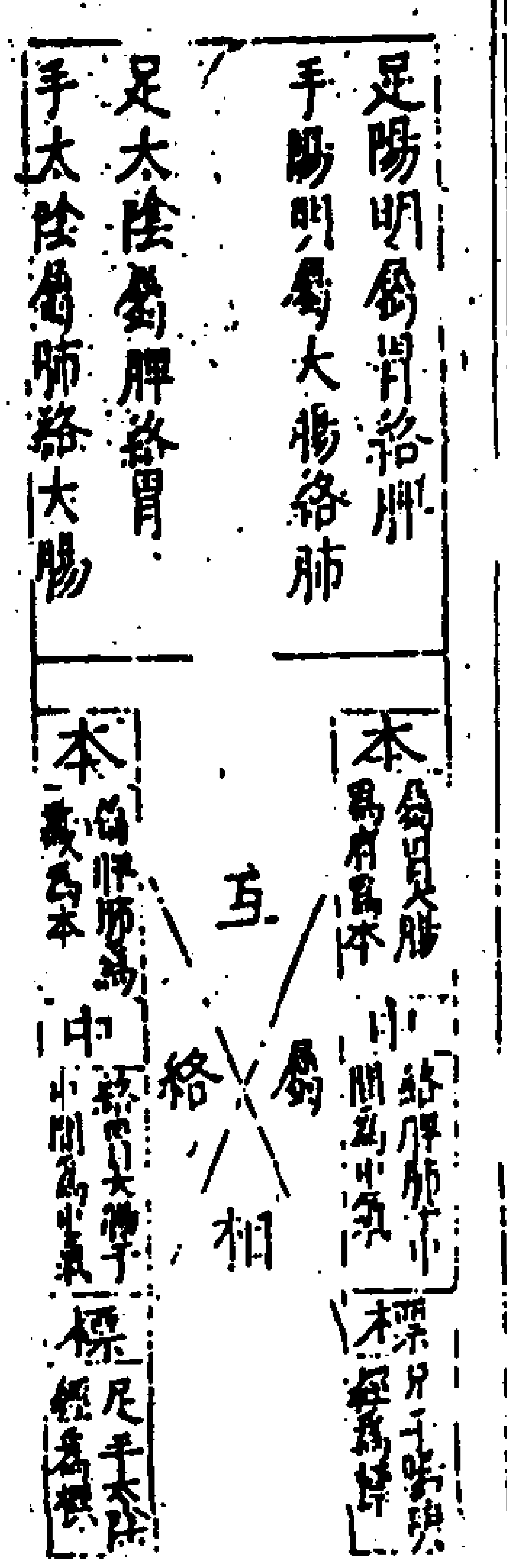

太陽之上寒氣
治之中見少陰
少陰之上熱氣
治之中見太陽
本
寒氣為本
中
少陰為中氣
標
太陽為標
本
熱氣為本
中
太陽為中氣
標
少陰為標
互為中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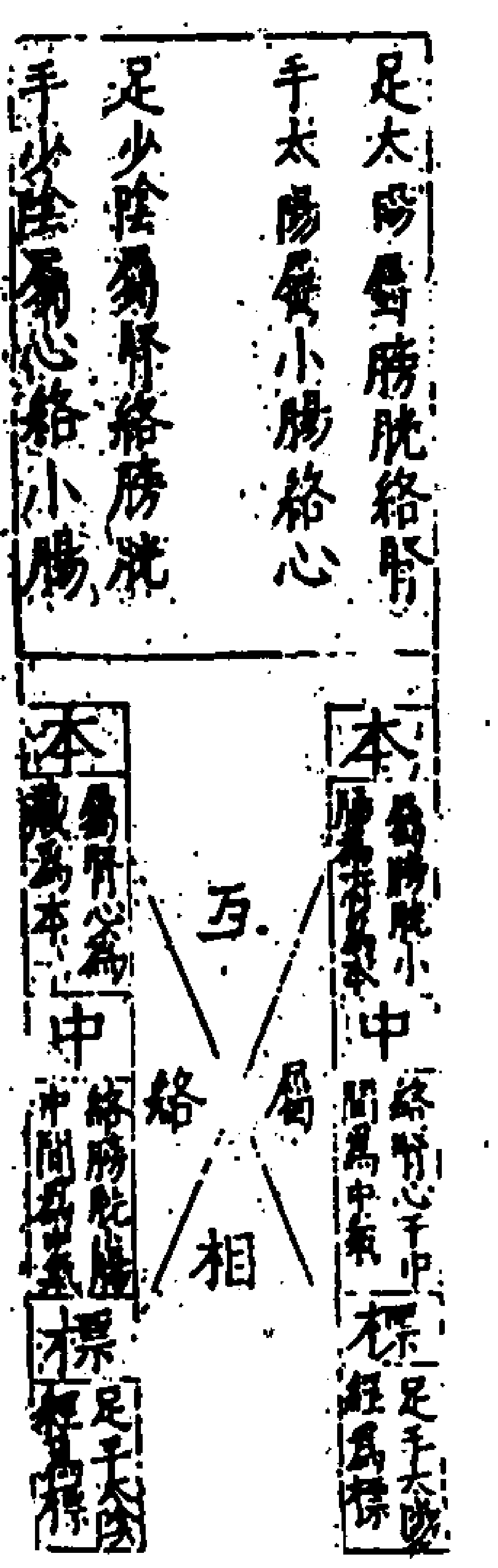
人藏府經脉應天六氣各有標本圖

五藏六府為本　本標之間所絡者為中氣　十二經絡為標

藏府為本為裏　中氣為表裏之間　經絡為標為表


足少陽為膽絡肝
手少陽為三焦絡心包
足厥陰為肝絡膽
手厥陰為心包絡三焦
本
為膽三焦為府為本
中
絡肝心包中間為中氣
標
足手少陽經為標
本
為肝心包為藏為本
中
絡膽三焦中間為中氣
標
足手厥陰經為標
互相為絡


足陽明為胃絡脾
手陽明為大腸絡肺
足太陰為脾絡胃
手太陰為肺絡大腸
本
為胃大腸為府為本
中
絡脾肺中間為中氣
標
足手陽明經為標
本
為脾肺為藏為本
中
絡胃大腸中間為中氣
標
足手太陰經為標
互相為絡


足太陽為膀胱絡腎
手太陽為小腸絡心
足少陰為腎絡膀胱
手少陰為心絡小腸
本
為膀胱小腸為府為本
中
絡腎心中間為中氣
標
足手太陽經為標
本
為腎心為藏為本
中
絡膀胱小腸中間為中氣
標
足手少陰經為標
互相為絡

帝曰。善。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迺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帝曰。盛衰何如。岐伯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帝曰。何謂當位。岐伯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

帝曰非位何如岐伯曰歲不與會也帝曰上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奈何岐伯曰天之與會也故天元册曰天符帝曰天符歲會何如岐伯曰太一天符之會也帝曰其貴賤何如岐伯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一天符爲貴人帝曰邪之中也奈何岐伯曰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帝曰位之易也何如岐伯曰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病近其害速順則其病遠其害微所謂二火也（中俱[illegible]）帝曰善願聞其步何如岐伯曰所謂步者六十

度而有奇故二十四步積盈百刻而成日也

此論地道左遷以外列爲儀其正所謂下者左行而有當位非位之正變又因邪之所在而命其有微甚也地理應六節氣位者地之四方分爲六步更治時令以應天外六節氣位之治也顯明之右君火之位者日出顯明卯地之右在方爲東南在時爲春分卯中之後爲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者地氣至南方相火位行令治夏至前後三之氣以應司天之政布其運主戊癸歲以應司天之政治歲也復行一步土氣治之者地氣至西南土位行令至秋分前四之氣以應司天左間之氣盛其運主甲己歲以應司天之政治歲也復行一步金氣治之者地氣至西北金位行令治秋分後五之氣以應在泉右間之氣其運主乙庚歲以應司天之政治歲也復行一步水氣治之者地氣至北方水位行令治冬至前後終之氣以應在泉之氣布其運主丙辛歲以應司天之政治歲也復行一步木氣治之者地氣至東北木位行令治春分前初之氣以應在泉左間之氣盛其運主丁壬歲以應司天之政治歲也復行一步君火治之者地氣至東南君火位行令治春分後二之氣以應司天右間之氣盛其運周歲相火代火火爲

主歲也（故餘皆曰復行惟相火曰退行）六步各行本方之氣入于中國故木于東方治令時春氣西行而中國皆東方溫氣與泉左間所居之氣也君相于南方治令時夏氣北行而中國皆南方熱氣與天右間所居之氣也金于西方治令時秋氣東行而中國皆西方涼氣與天左間所居之氣也水于北方治令時冬氣南行而中國皆北方寒氣與泉右間所居之氣也六氣之下各有所制之氣承之者蓋五行之氣一極則一生而循環相承無一息間斷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者夏相火極水生承之從微漸化至冬著也水位之下土氣承之者冬水極土生承之

從微漸化至長夏著也。土位之下，木氣承之者，長夏土極，木生承之，從微漸化至春著也。木位之下，金氣承之者，春木極，金生承之，從微漸化至秋著也。金位之下，火氣承之者，秋金極，火生承之，從微漸化至夏著也。君火之下，陰精承之者，夏君火極，陰精承之，從微漸化至冬著也。其義與陰陽家水胎于午，金胎于卯等說大同小異，而皆循環相承以爲胎也。亢過極也。亢則害，承迺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者，言六位之承過極則必害作，承氣迺生于下，制之使不過也。故制則從微化著。承者自外列盛極者，自外列衰而生化循環。害作，則敗壞擾亂，而生化大病也。（外列者，謂天之六氣運列于外者，非即謂下承之氣也。故下文前後問盛衰何如，而答以其位則正，非其位則邪，所謂同者盛之，異者衰之也。下文又以天符歲會言之，則當其位者可知矣。豈有盛者當之本位，衰者當承之正位之理耶。）盛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者，發明上文制則生化外列盛衰之盛衰也。蓋制亢下承生化之盛衰，惟歲氣和平，則其所化循序漸進，從微至著，而皆當六位之正。其歲氣有太過不及，則其所化無序，或躐等陵節，或乘危徃勝。故變或無化而爲半非其位之邪。變或復勝而爲全非其位之邪也。木運臨卯，（即丁卯歲）火運臨午，（即戊午歲）土運臨四季，（即甲辰甲戌己丑己未歲）金運臨酉，（即乙酉歲）水運臨子，（即丙子歲）所謂歲

會，氣之平者。言此八歲皆歲與五運相會，而氣和平，（又爲太一天符）其盛衰皆能循序當六位之正，此正所謂歲會之義也。（天元紀大論曰：承歲爲歲直）如餘歲不與運會，則氣有太過不及，其盛衰皆無序而非其位也。至于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即己丑己未歲）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即戊寅戊申歲）上見少陰，（即戊子戊午歲）金運之歲，上見陽明，（即乙卯乙酉歲）木運之歲，上見厥陰，（即丁巳丁亥歲）水運之歲，上見太陽。（即丙辰丙戌。內己丑己未戊午乙酉以爲太一天符。按天元正紀大論云：太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太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太羽上臨太陽，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太陰，如是者三。帝同臨者何謂，歧伯曰：太過不及皆曰天符。）此乃司天與運氣相會。故天元冊名曰天符。（天元紀大論曰：應天爲天符）然天符中之己丑己未戊午乙酉歲，會中之戊午己丑己未乙酉，乃天符歲會相同，又名曰太一天符也。太一者，至尊無二之稱也。（天元紀大論曰：三合爲治。一者天會，二者歲會，三者運會）帝遂以此三者分之所擬貴賤何如爲問。伯言天符之歲，猶之執法之臣。法不可假，故邪中執法，其病速而危。（運氣全書云：假如戊午日，戊爲火運，午爲火氣，邪是天符，此日得病者因）歲會之歲，猶之行令之臣。猶有主之者在，故邪中行令，其病徐而持。（運氣全書云：假如甲辰，甲爲土運，辰爲土支，以歲會此年月日時同）太一天符之歲，猶之君上之貴人也。故邪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運氣全書云：假如戊午日，戊爲火運，午爲火支，又爲火氣，即太一天

（符此曰病者死）帝又以位之步皆爲問何言以少陰君火而位于少陽相火之位則爲順順則其病遠而害微也以少陽相火而位于少陰君火之位則爲逆逆則其病近而害速也惟二火以易位言耳步者帝復問地之六步也六十度有奇者地之六步繞天一周凡三百六十五度以爲一歲之日數而每步各得六十度有奇也故一日爲一度六十日八十七刻半爲一步而不盈日積二十四步凡四歲則其餘奇積盈百刻而成日于歲終以爲一紀也（或曰王氏詮文釋水承火下者熱甚則溺溢象水也土承水下者寒甚則冰堅象土也風承土下者雨爲疾風吹零也金承風下者風動氣清萬物皆涼也火承金下者火爍金流也林氏校正又引木發而毀折及厥陰所至爲飄怒大涼等語證之河間又以亢則害承乃制六字之義著書伸二家之說其旨皆指六位下承之氣爲旦夕之暴作今吾子獨謂爲四時之循環必將有說通知之而證其得失是非乎曰經下文制則主化外列盛衰盛衰當其位則正非其位則邪數也論下承之義觀切詳備矣可蓋其得失是非矣今經云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水氣承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木氣承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火氣承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土氣承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金氣承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陰精承之一前乃下承生化之盛衰當其位則正者也蓋其盛衰而所不亂盛者當治之正位氣有當承之正位而各當本位之正故溫當春熱當夏涼當秋寒當冬而氣候和平以爲生長收藏爲此經之本旨論四時循環當位正化也王氏註文所釋下承之義又引林氏所引木發毀折厥陰所至爲飄怒太涼之燥乃下承未化之故其非其位則邪者也蓋其盛衰無亢而亂故木發毀折者暴亢極之木飄牢蒸暴承下之金殺同化而昧奕牢非其位爲無化之邪也暴陰所至爲飄怒大涼者暴亢極之木飄怒爲暴承下之金涼報復而盛衰金非其位爲勝復之邪也故過非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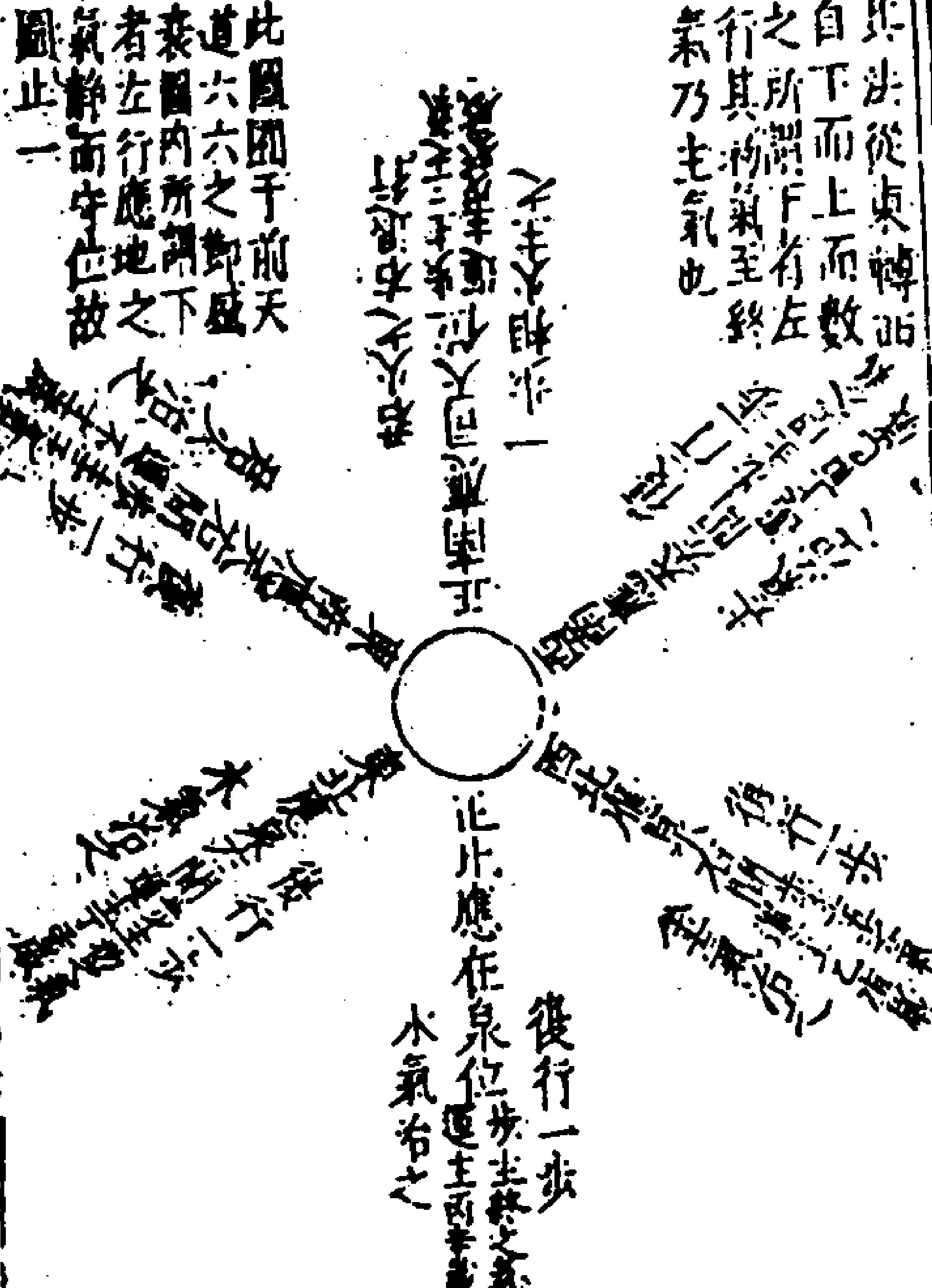
熱非夏涼非秋寒非冬而或和或取以爲人之所病焉此則王氏林氏之說用旦夕暴作非正之邪釋經旨化之正也然其非位之無化勝復又有太過不及之說今河間所仰王氏林氏之說以亢則害承乃制六字釋發氣之義有曰木極似金金極似火火極似水水極似土土極似木皆以亢過極則反似勝己之化者有同科甚則兼化乃虛象者有曰治兼化但當瀉其亢甚之氣爲病本不可及誤治其兼化皆諸儒其言皆謂五氣變盛之莫化若夫不及者則未之及也謹按五常政大論云木不及曰委和委和之紀其動緛戾拘緩其味酸辛其色白蒼其聲角商火不及曰伏明伏明之紀其動彰伏變易其味苦鹹其色玄丹其聲徵羽土不及曰卑監卑監[illegible]

之者可平此與河間謬釋太過不及所變之兼化皆爲太過也曰王氏林氏河間氏失經旨亢已開命矣然六位下承之氣其所以爲正化之常者爲兼化勝復之變者爲和者爲乖者之辭循有可得開之而一詮之以經首乎曰至誠無息者道體也陰陽五行在天地間流行一極一生而更互相承循環無端者與道爲體也故其相承以陰陽言則冬至陰極陽生承之夏至陽極陰生承之也以五行言之則五行即陰陽之相承特有藏稱之分耳故火盛陽水盛陰木稱陽金稱陰土負陰抱陽爲冲氣其在陰陽相承則冬至陰極陽生承之始于長夏土之冲氣極木稱陽生承之次于秋金之稱陰極火盛陽生承之終于冬水之盛陰轉土冲氣土承之也夏至陽極陰生承之始于春木之稱陽極金稱陰生承之次于夏君火之盛陽極陰精生承之終于夏相火之盛陽極陰生承之而一歲一周也其在五行自相承則君火相火之下陰精水氣承之歲位之下土氣承之者歲也土位之下木氣承之者二歲也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者凡三歲周而復始也故混而陰陽分而五行常如是更互相承循環無端者實由承也體至誠無息而然聖人在川上所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正謂此至誠無息之體也然以其相承之言之則至誠無息隨極而承無常變和平之殊以其承行之用言之則極于下氣之紀而當其位承之者爲正化之常而爲和極于太過不及之紀而非其位承之者爲兼化勝復之變而爲乖也其常者則循常漸進以爲四時之周流其變者則或舛衰太過而乘無于非位或勢位不及而失極于非位故所承者皆隨其極制于下而躐等陵節變其本氣以爲乖戾之暴化是故半變者本氣半衰下承半盛而爲半非位之兼化全變者本氣全衰下承全盛而爲全非位之勝復和而變者爲德化政令平而變者爲災害青陽也經所謂發生之紀其變振拉摧拔之類乃太過之兼化木不勝德而收氣復之類乃太過之勝復委和之紀其動緛戾拘緩之類乃不及之兼化肅殺炎赫沸騰之類乃德化政令之勝復术發而甚驟水冰而毀折之類乃災害皆傷之兼化厥陰所至爲飄怒大涼少陰所至爲大暄寒之類乃災害青傷之勝復也故均是至誠無息之體但其所極所承者自常變和平之不齊則其應見者有正化兼化勝復及識其災稱之各異王氏林氏不分變化釋變化爲變氣河間不分虛實釋兼化爲盛衰不思之過也

地理應天六節氣位左轉圖

此法從東轉西，自下而上而數之，所謂下者左行，其初氣至終氣，乃主氣也。

此圖圖于前天道六六之節盛衰圖內，所謂下者左行，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圖止一。



合則陰陽當位　分則五行當位

六位之下各有承氣制亢圖　當其位則正

冬至陰盛極陽生承之（陰盛亢則害陽承乃制之制生則化至春夏著盛春即稱陽木夏即老陽火長夏陽冲氣土也）

夏至陽盛極陰生承之（陽盛亢則害陰承乃制之制生則化至秋冬著盛秋即稱陰金冬即老陰水也）

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夏火亢則害水承乃制之制生則化至冬著盛）

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冬水亢則害土承乃制之制生則化至長夏著盛）

土位之下木氣承之（長夏土亢則害木承乃制之制生則化至春著盛）

木位之下金氣承之（春木亢則害金承乃制之制生則化至秋著盛）

金位之下火氣承之（秋金亢則害火承乃制之制生則化至夏著盛）

君火之下陰精承之

亢則害承迺制制生則化外列盛衰　盛衰當其位則正非其位則邪

平非位爲無化金非

木發而毀折（風木之氣卒暴金承之故毀折）

火發而曛昧（火熱之剛卒然水承之故曛昧）

土發而飄驟（土濕之雨卒然風承之故飄驟）

金發而清明（金燥之清卒急火承之故清明）

水發而雹雪（寒水之寒卒集土承之故雹雪）

厥陰所至爲飄怒大涼（風飄之勝全變非位承之金涼復）

少陰所至爲大暄寒（君火之勝全變非位承之寒霧復）

位太陰所至爲雷霆驟注烈風（驟雨之勝全變非位承之烈風復）

爲少陽所至爲飄風燔燎霜凝（相火之勝全變非位承之霜凝）

勝陽明所至爲散落溫（金涼之勝全變非位承之溫熱復）

進太陽所至爲寒雪冰雹白埃（寒雰之勝全變非位承之溫埃復）

帝曰六氣應五行之變何如岐伯曰位有終始氣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異也。帝曰求之柰何岐伯曰。天氣始于甲。地氣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帝曰。願聞其歲六氣始終早晏何如岐伯曰。明乎哉問也。甲子之歲初之氣天數始于水下一刻終于八十七刻半。二之氣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終于七十五刻。三之氣始于七十六刻終于六十二刻半四之氣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終于五十刻五之氣始于五十一刻終于三十七刻半六之氣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終于二十五刻所謂初六天之數也乙丑歲初之氣天數始于二十六刻終于一十二刻半。二之氣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終于水下百刻。三之氣始于一刻終于八十七刻半四之氣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終于七十五刻。五之氣始于七十六刻終于六十二刻半。六之氣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終于五十刻。所謂六二。天之數也丙寅歲。初之氣天數始于五十一刻終于三十七刻半二之氣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終于二十五刻。三之氣始于二十六刻。終于一十二刻半。四之氣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終于水下百刻。五之氣始于一刻終于八十七刻半六之氣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終于七十五刻所謂六三天之數也丁卯歲。初之氣天數始于七十六刻終于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終于五十刻。三之氣始于五十一刻終于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終于二十五刻五之氣始于二十六刻終于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于一十二刻六分終于水下百刻所謂六四天之數也次戊辰歲初之氣復始于一刻。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帝曰願聞其歲候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日行一周

天氣始于一刻日行再周天氣始于二十六刻日行三周天氣始于五十一刻日行四周天氣始于七十六刻日行五周天氣復始于一刻所謂一紀也是故寅午戌歲氣會同卯未亥歲氣會同辰申子歲氣會同巳酉丑歲氣會同終而復始帝曰願聞其用也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氣交帝曰何謂氣交岐伯曰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之謂也帝曰何謂初中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氣同法帝曰初中何也岐伯曰所以分天地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

曰初者地氣也中者天氣也帝曰其升降何如岐伯曰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帝曰願聞其用何如岐伯曰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天氣下降氣流于地地氣上升氣騰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

此論天之陰陽與地之陰陽相錯而變生所謂動靜相召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者也六氣應五行之變者帝覆取上文天道六六之節及地理應六節氣位二節之義合而問之也言天六氣風熱濕火燥寒之盛衰相應地五行木君火相火土金水之治令者同一歲步而其氣錯之變何如求之也位即步也位有終始者即天六氣之盛衰應地五行之治令者司在一步而其氣有終始也氣有初中者即每步始終之盛而治令之氣分爲前後前半步爲初氣主地氣升後半步爲終氣主天氣降也天上地下之氣相錯于位之終始氣之初中不同而求之之法亦異也天氣始于甲地氣始于子者求位有終始之法也言天地之氣皆自甲子歲始求之者謹按其始終之時則其氣候之至可與之期也歲六氣始終早晏者蓋天地二氣之始終有步候之分其在步候則一歲六步每步天地之氣始終各治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其在歲候則每歲天地之氣始終各治三百六十五

日二十五刻令帝先問一歲六步之氣始終之候早晏也甲子之歲始于水下一刻終于八十七刻半者甲子歲六步其天之氣少陰司天而左間太陰右間厥陰陽明在泉而左間太陽右間少陽皆各于所在之步更盛而相應地氣同治其令令初之氣則在泉左間太陽寒氣盛相應地東北水氣治令而同主春分前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始終之候早晏也二之氣始于八十七刻六分終于七十五刻者司天右間厥陰風氣盛相應地東南君火治令而同主春分後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始終之候早晏也三之氣始于七十六刻終于六十二刻半者

司天少陰熱政布相應地南方相火治令而同主夏至前後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始終之候早晏也四之氣始于六十二刻六分終于五十刻者司天左間濕氣盛相應地西南土氣治令而同主秋分前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始終之候早晏也五之氣始于五十一刻終于三十七刻半者在泉右間火氣盛相。應地西北金氣治令而同主秋分後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始終之候早晏也終之氣始于三十七刻六分終于二十五刻者。在泉陽明燥氣盛相應地北方水氣治令而同主冬至前後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始終之候早晏也天地之氣。在甲子歲

六步始終之候早晏餘歲同例推之也。歲候者帝問歲候而問及歲候也蓋天地于一歲之政天氣之司天在上者共主一歲地氣之主運者居中間之凡二氣之候同其始終于一歲也月行一歲日行一周天也氣始于一刻者甲子歲司天少陰熱氣在泉陽明燥氣中運太宮土氣之候始同治其歲也日行二周天氣始于二十六刻者乙丑歲司天太陰濕氣在泉太陽寒氣中運少商金氣之候始同治其歲也日行三周天氣始于五十一刻者丙寅歲司天少陽火氣在泉厥陰風氣中運太羽水氣之候始同治其歲也日行四周天氣始于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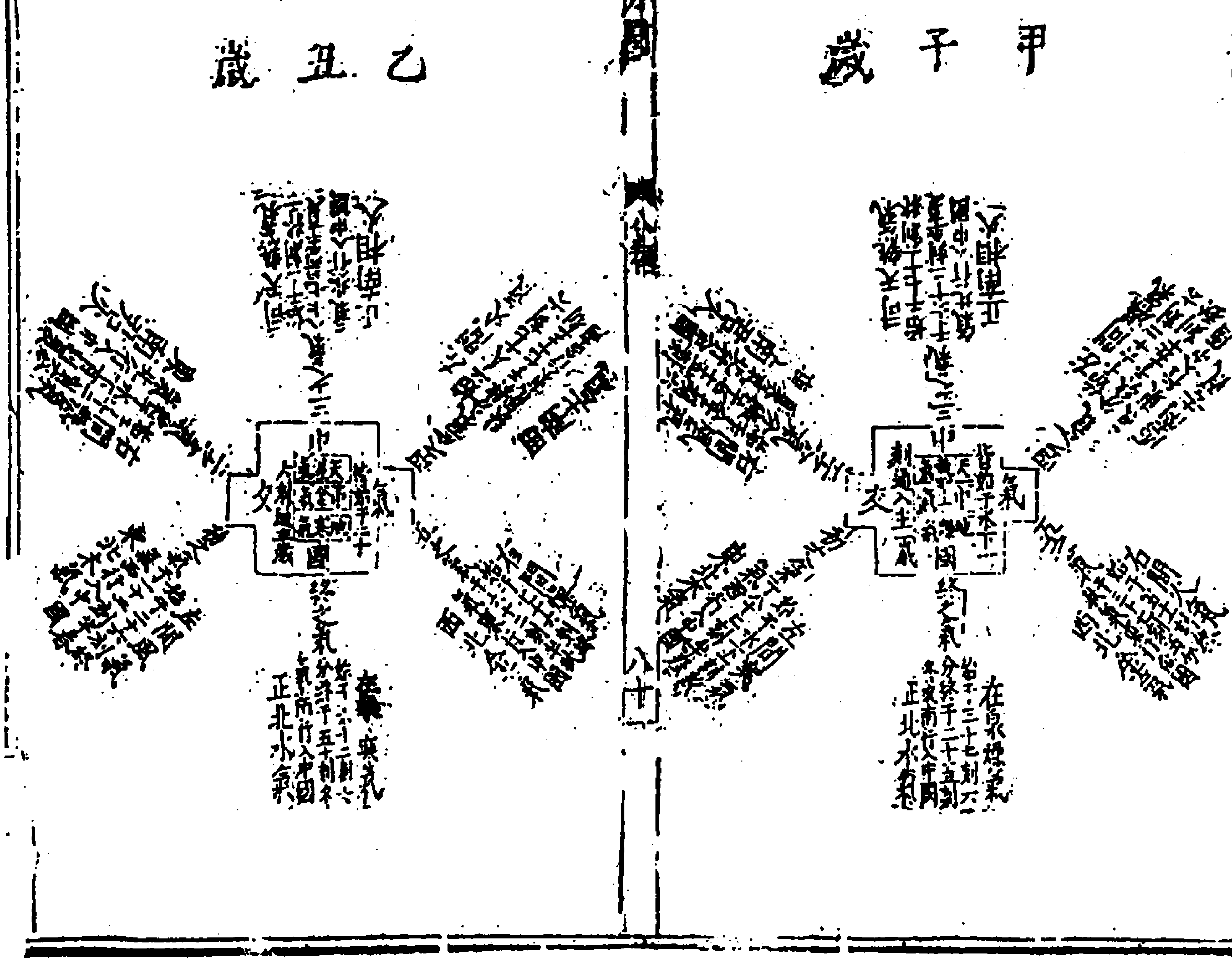
六刻者丁卯歲司天陽明燥金在泉少陰熱氣中運少角木氣之候始同治其歲也此天地之氣在初紀四歲始終之候餘紀同例推之也此作用前歲步始終之候求天地之氣也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用言人者求之氣交者言用前歲步始終之候也言求天氣者則求風寒暑濕燥火之本氣其標與中氣不必求之也言求地氣者則求木火土金水之位氣其下承之氣不必求之也言求人氣者則求氣交中所應見之氣其不應見者不必求之也就甲子歲初之氣言之則言求天氣者求司天之熱在泉之燥泉左間之寒也言求地氣

者求中運之土本部之木也言求人氣者則求氣交所應見者或熱或燥或寒或土或木五者之氣爲常非是五者皆勝復之邪發也氣交者天地二氣之交接以人之身半天樞爲界（天樞係足陽明胃經穴名在臍旁二寸）天樞之上至司天之位。爲天氣主之天樞之下至在泉之位爲地氣主之天地二氣于天樞交接之界分爲人氣之所從萬物之所由。故曰氣交也此天地始終之候言有不易之體也初凡三十度有奇中氣同法言求氣有初中之法也言每步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其前三十日有奇則爲初氣而月爲陽主天樞已下之氣皆亦後三十日有奇。

則爲中氣而自爲陰上天假已上之氣皆降於中子歲初之氣言之天假巳下者謂在泉燥氣泉左間其氣中運土氣本部木氣皆上升也大抵巳上者謂司天熱氣下降也升巳而降降者流地降巳而升升者騰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隨而氣亂錯雜勝侮相乘由是變常化于氣交而作勝復也蓋天地之氣各有均平則于升降之間各守界分而應歲步本位始終之常化其有盈虛多少則盈而同類多者勝勝則越出歲步之本位虛而同類少者侮侮則爲非歲步本位之氣氣乘來勝故常化變而勝復作矣皆天地升降之氣隨時變化之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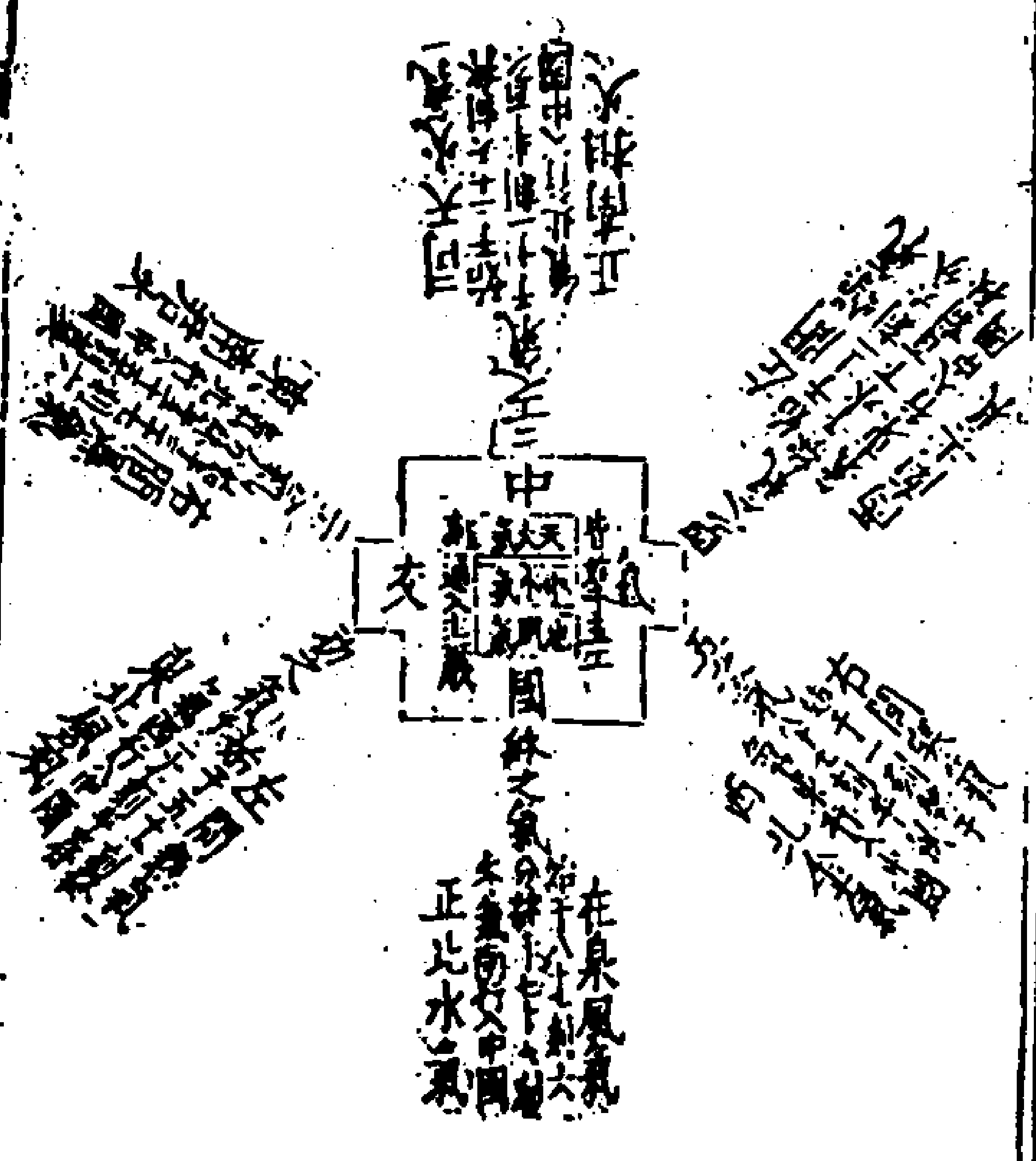
或曰天之陰陽六氣惟司天在泉二節統盛一歲餘四節猶歲一步者何也曰司天在泉二節正當天地之中其升降常在中國相持故統盛歲餘四節各居四方其不降不在中國惟治令一方所居之氣隨春令西行夏令北行秋令東行冬令南行入歸中國盛之故此四節各隨四時之令獨歲一步也若夫勝復作而出從變常者雖不居治令之力亦入中國往復也曰天氣以風暑濕火燥寒爲序而濕居火前地氣以木火上金水爲序而上居火後天濕土一氣其位不同何也曰在天爲氣故天以三陰三陽之氣多少爲序在地成形故地以五行之形相生爲序其以氣之多少爲序者從少漸多則陰之序始厥陰厥陰者一陰也次少陰少陰者二陰也終太陰太陰者三陰也陽之序始少陽少陽者一陽也次陽明陽明者二陽也終太陽太陽者三陽也此則天氣以陰陽之多少爲宗而濕居火消也其以形之相生爲序者生生不已則其氣始于木而之氣木生火故君火爲二之氣由火爲三之氣火生土故土爲四之氣土生金故金爲五之氣金生水故水爲終之氣而復生木此則地氣以五行之相生爲序而土居火後也王太僕以少陽火炎陽陳熱擇以濕土生相太皆昧經旨也

天道六氣與地理五行相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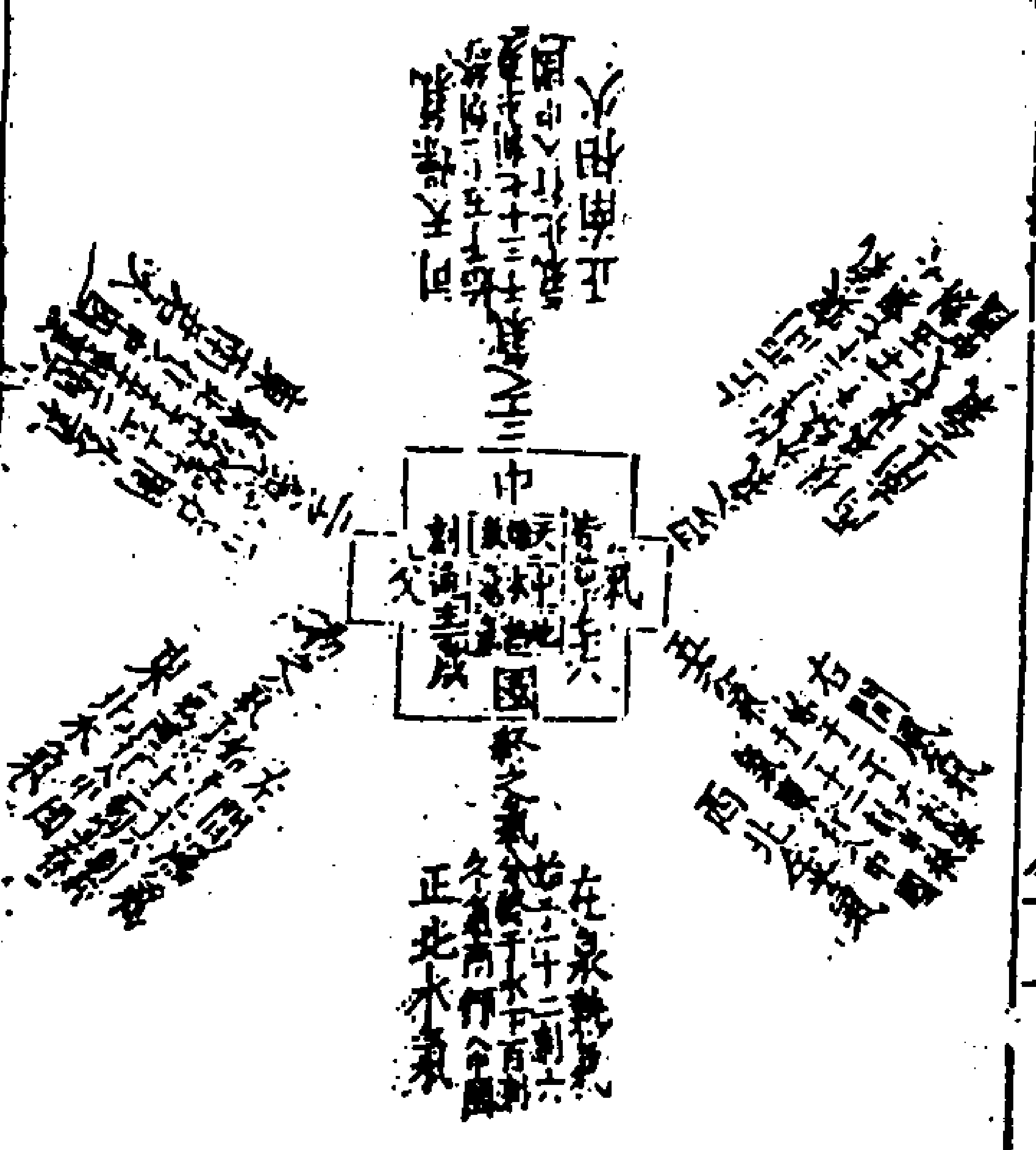

甲子歲

乙丑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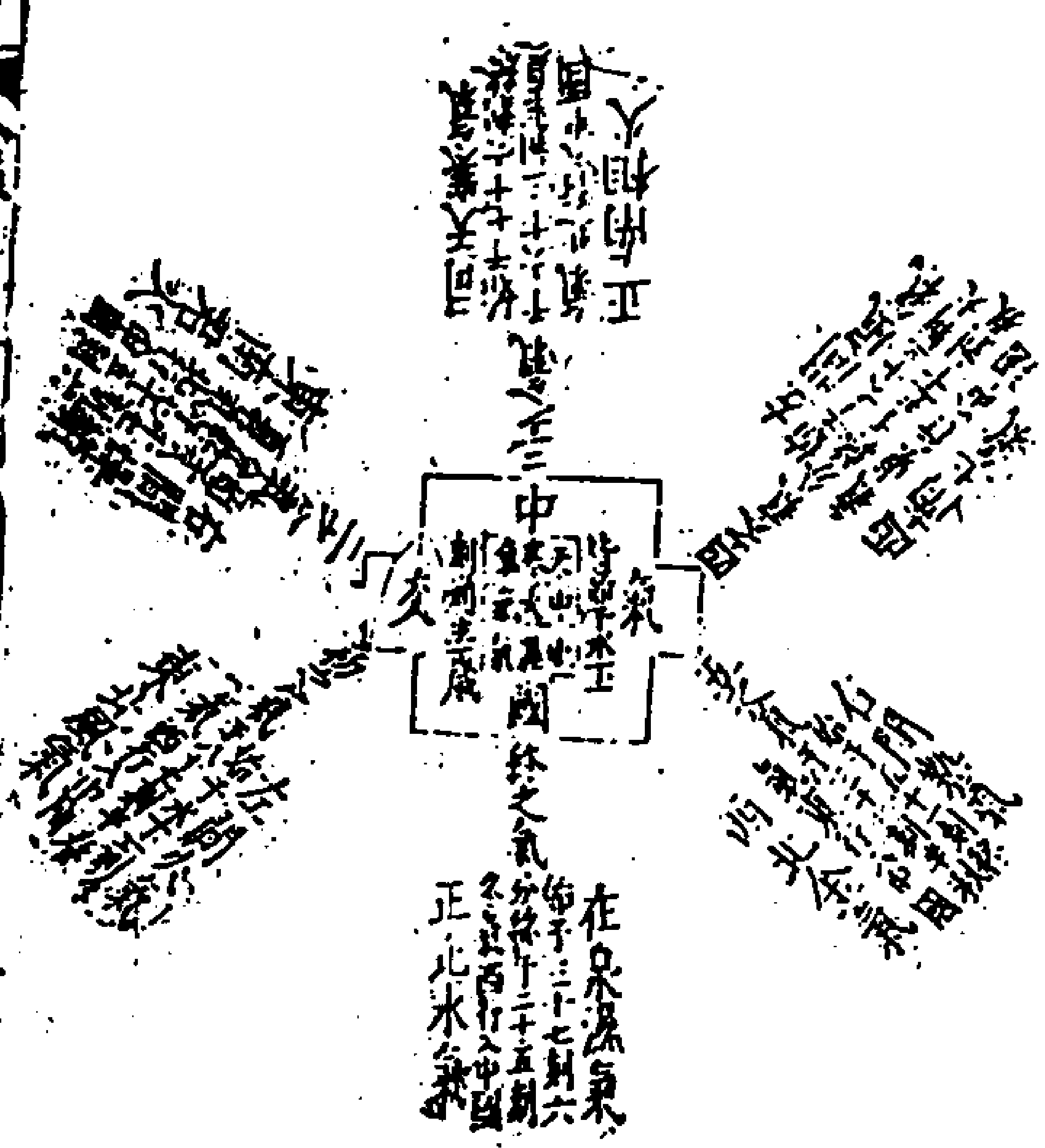
丙寅歲


中
交
在泉風氣
正北水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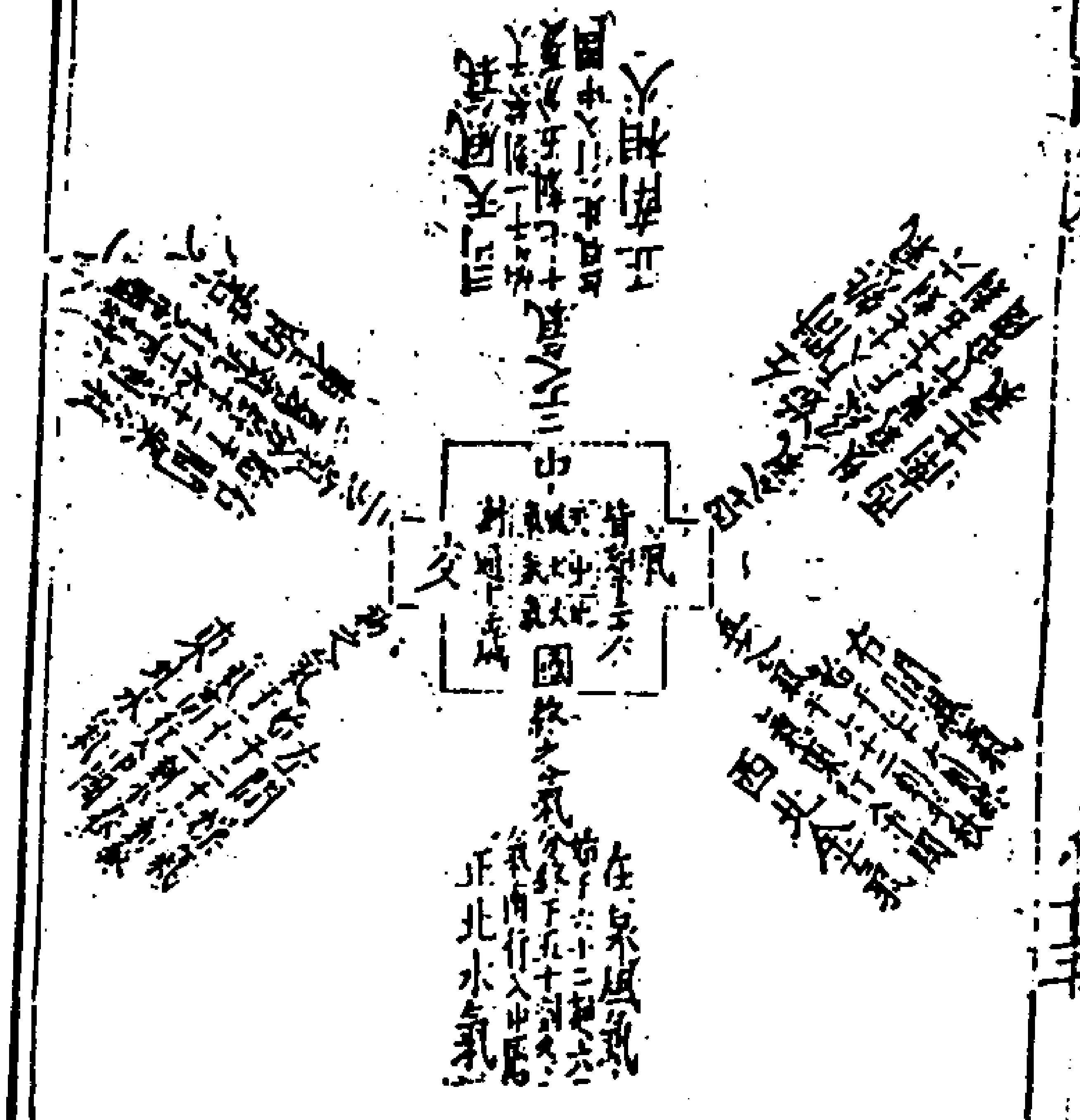
丁卯歲


中
交
在泉熱氣
正北水氣

戊辰歲


中
交
在泉濕氣
正北水氣

己巳歲


中
交
在泉風氣
正北水氣

帝曰：善。寒濕相遘，燥熱相臨，風火相值，其有間乎。岐伯曰：氣有勝復，勝復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變，變則邪氣居之。帝曰：何謂邪乎。岐伯曰：夫物之生從于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故氣有往復，用有遲速，四者之有，而化而變，風之來也。帝曰：遲速往復，風所由生，而化而變，故因盛衰之變耳。成敗倚伏遊乎中，何也。岐伯曰：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帝曰：不生化乎。岐伯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

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遠，四者之有，而貴常守，反常則災害至矣。故曰無形無患，此之謂也。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與道合同，惟真人也。帝曰：善。

此論天地陰陽之變，寒暑相遘，燥濕相臨，風火相值也。其有間乎者，帝承上文天地初中升降之義，而問寒暑燥熱風火等氣，其于升降相遘相臨相值之交，有空隙之間乎否也。伯言氣有勝復者，言天地相遘相臨相值者，凡五氣有盈虛多少，常于升降之交接處，強弱侵陵，乘勢勝復，無空隙之間也。故其勝復之作，于升降交接處，有爲敷和、彰顯、溽蒸、清潔、凄滄之德者，有爲生榮、蕃茂、豐備、緊斂、清謐之化者，有爲曲直、燔燎、高下、散落、沃衍之用者，有爲摧拉、炎爍、淫潰、肅殺、凝冽之變者。惟變則邪氣居之，于人爲病死也。帝問何爲邪乎。言何故謂變爲邪也。伯言物之生從于化，物之極由乎變者，言變化二氣，猶陰陽晝夜之相交，而物之生從化，極由變，故變之于化，更相薄物，則化者成之所由而爲正氣，變者敗之所由而爲邪氣。是故謂變爲邪也。氣有往復，用有遲速者，言變化之氣，皆有往復之用，皆有遲速也。如後篇氣交變大論所謂春有鳴條律暢之化，

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者，是其化氣往復之類是也。冬有慘淒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爍之復者，是變化往復之類。又皆其往復之用，遲者也。所謂少陰所至爲大暄寒，陽明所至爲散落溫者，是其往復之用速者也。凡變化必有此往復遲速四者播弱，然後化之正風，變之邪風，始來薄人也。成敗倚伏遊于中，即冬傷于寒，春必病溫，春傷于風，夏必飱泄，及仲景所謂伏氣伏寒之類是也。帝問遲速往復播弱風所由生，而化而變，故因運氣盛衰之變，而常生風者，是人感其風以爲成敗者，則倚伏遊行于中，不于當時隨感而發作者，何也。伯言

成敗倚伏生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者，倚伏之義始明矣。所謂傷寒屬內傷十居八九者，蓋言成敗倚伏遊于中者，皆生于人之所動。人動有節而自養，則其氣和。而所感者，亦化氣之和來居，以爲成身之生氣，倚伏遊于中焉。人動無節而煩勞，則其氣乖，而所感者，亦化氣之乖來居，以爲敗身之病根，倚伏遊于中焉。至于動而不已，煩勞無休，而重感變氣以啓之，然後暮之倚伏者，始發而變作矣。有期乎者，蓋動靜而問，但生化以動爲期，不生化以靜爲期。上已言成敗倚伏生于動，故下但言靜之爲期而死耳。期者，變作之期也，言變動而不以之動作也。不生不化，靜之爲期而死矣。故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故動物靜，則以口鼻出入之息廢，而神機化滅爲期；植物靜，則以根柯升降之化已，而氣立孤危爲期也。（王註云：出入謂喘息也，升降謂化氣也。夫毛羽倮鱗介及飛走蚑行，皆生氣根于身中，以神爲動靜之主，故曰神機也。然金玉土石蜎蜒草木，皆生氣于外，假氣以成立主持，故曰氣立也。故無是四者，則神機與氣立者，生死皆絕。五常政大論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又新校正云：易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周禮大宗伯有天產地產，大司徒云動物植物，即此神機氣立之謂也。）故動物非息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死），植物非化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故動植之器，乃化生之宅宇，氣散則出入升降各相離分，而

生化息矣。（器謂天地及諸身也，宇謂屋宇也，以其身形包藏府藏，與天地同，故皆名器宇。諸身者，小生化之器宇；天地者，廣生化之器宇也。）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化有小大，自蠢動之微，至天地之廣，期有遠近，自蜉蝣之朝生暮滅，至聃彭之壽年千百。凡此出入升降四者，何物不有，而貴常守，否則災害至矣。故曰無形無患者，蓋言動而不已，則變作。人能忘形而常守，出入升降之氣不至煩勞，則自無化滅之患。正此四者之有，而貴常守，反常則災害至之謂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帝不問人[illegible]陰陽，免生化而不生不化者乎，但言真人與道爲一。[illegible]與天地同久，而亦不假守生化也。

氣交變大論篇第六十九（此篇專明氣交之變乃五運太過不及德化政令災變勝復爲病之事末有名曰氣交變故名篇）

黃帝問曰五運更治上應天朞陰陽往復寒暑迎隨眞邪相薄內外分離六經波蕩五氣傾移太過不及專勝兼并願言其始而有常名可得聞乎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是明道也此上帝所貴先師傳之臣雖不敏往聞其旨帝曰余聞得其人不教是謂失道傳非其人慢泄天寶余誠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衆子哀其不終願夫子保于無窮流于無極余司其事則而行之奈何岐伯曰請遂言之也上經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可以長久此之謂也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本氣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于人氣之變化者人事也故太過者先天不及者後天所謂治化而人應之也（夫道者上知天文四句又見著至教論）

此帝欲聞道而伯以運氣卽道告之也五運更治上應天朞者卽六節藏象論天元紀大論皆云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也（天元册文曰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卽五行更治上應天朞之義）陰陽往復寒暑迎隨卽天元紀大論云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也眞邪者眞氣邪氣也內外者表裏也六經者手足各有六經也專勝謂五運主歲太過也兼并謂主歲不及也位天位地者謂三陰三陽司天司地也五運居中司人氣之變化故曰通于人氣也先天後天謂生化氣之變化所主時也太過歲化先時而至不及歲化後時而至也義見下文

帝曰五運之化太過何如岐伯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飱泄食減体重煩冤腸鳴腹支滿上應歲星甚則忽忽善怒眩冒巔疾化氣不政生氣獨治雲物飛動草木不寧甚而搖落反脇痛而吐甚衝陽絕者死不治上應太白星歲火太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瘧少氣欬

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聾中熱肩背熱上應熒惑星甚則胸中痛脇支滿脇痛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身熱骨痛而爲浸淫收氣不行長氣獨明雨水霜寒上應辰星上臨少陰少陽火燔焫水泉涸物焦槁病反譫妄狂越欬喘息鳴下甚血溢泄不已太淵絕者死不治上應熒惑星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樂体重煩冤上應鎮星甚則肌肉萎足痿不收行善瘈脚下痛飲發中滿食減四支不舉變生得位藏氣伏化氣獨治之泉涌河衍涸澤生魚風雨大至土崩潰鱗見于陸病腹滿溏泄腸鳴反下甚而太谿絕者死不治上應歲星歲金太過

燥氣流行。肝木受邪。民病兩脇下少腹痛。目赤痛眥瘍。耳無所聞。肅殺而甚。則體重煩冤。胸痛引背。兩脇滿且痛引少腹。上應太白星。甚則喘欬逆氣。肩背痛。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病。上應熒惑星。收氣峻。生氣下。草木斂。蒼乾凋隕。病反暴痛。胠脇不可反側。欬逆甚而血溢。太衝絕者死不治。上應太白星。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民病身熱。煩心躁悸。陰厥。上下中寒。譫妄心痛。寒氣早至。上應辰星。甚則腹大脛腫。喘欬。寢汗出。憎風。大雨至。埃霧朦鬱。上應鎮星。上臨太陽。雨冰雪霜不時降。濕氣變物。病反腹滿。腸鳴溏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神門絕者死不治。上應熒惑辰星

此即五運之歲氣太過者。而各詳其民病物變星應之異也。太過者。歲氣有餘也。惟歲之木氣太過。則風氣流行。而木來尅土。脾受木邪。故民病有爲飧泄（脾虛不能化食）爲食減（脾虛不能進食）爲體重（脾主肉。脾不運水。故體重）爲煩冤（脾脈從胃別上鬲。注心中）爲腸鳴（靈樞口問篇曰。中氣不足。腸爲之苦鳴）爲腹支滿（藏氣法時論曰。脾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木之精氣。上爲歲星。故上與歲星而相應也（歲星光明逆守。星屬分皆災也）甚則木邪有餘。肝氣太過。忽忽然不時多怒。眩冒而頂巔沉重。以肝脈隨督脈會于巔也（玉機真藏論云。肝脈太過。令人善怒。忽忽眩冒而巔疾）化氣者。土氣也。生氣者。木氣也。木餘土抑。故化氣不能布政于萬物。而木氣太過。故生氣獨治而生化。風不務德。非分而動。則太虛之中。雲物飛動。草木不寧。動而不止。金則勝之。故甚則草木搖落也。爲民病者。在脇則痛。蓋肝脈貫鬲布脇肋也。在胃則吐。木來侮土。而胃氣不足也。衝陽者。係足陽明胃經穴（足跗上五寸。去陷谷上二寸。骨間動脈。傷寒論謂之趺陽脈）其脈絕者。胃氣絕也。故死不治。金星爲太白。而來復之。則肝受災矣。故亦上應于太白星也（太白逆守屬星者危也。新校正云。詳此太過三化。言星之例有三。木與土運先言歲鎮。後言勝己之星。火與金運先言熒惑太白。次言勝己之星。後所言熒惑太白。水運先言辰星。次言鎮星。後所言辰星兼見己勝之星也）歲之火氣太過。則炎暑流行。而火來尅金。肺受火邪。故民病有爲瘧（刺瘧篇云。肺瘧者。令人心寒。寒甚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爲少氣。爲欬喘。爲血溢（血上出于七竅）爲血泄（血下泄）爲注下（謂水下去）爲嗌燥。爲耳聾。爲中熱。爲肩背熱（以背爲胸中之府。而肩背近之也。藏氣法時論云。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火之精氣。爲熒惑星。故上應熒惑星也。甚則火邪有餘。心氣太過。爲胸中痛。脇支滿。其脇痛。凡膺背肩胛間兩臂皆痛。正以手少陰心經之脈。支別者。循胸出脇。直行者。從心系却上肺。上出腋下。下循臑內後廉。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故諸病有如是（藏氣法時論云。心病者。胸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又爲身熱骨痛[illegible]爲浸淫。蓋火有餘。則身

熱水不勝火，故骨痛，其痛流布于周身，故為浸淫也。（玉機真藏論云心脉大過令人身熱而膚痛為浸淫）收氣者，金氣也。長氣者，火氣也。火盛金衰，所以收氣不行而長氣獨明，然火氣獨行，而金之子水乃往折之，故有雨水霜寒也。（五常政大論作雨氷霜雹）水精之氣，上為辰星，故上應辰星也。（火氣獨行水氣折之辰星是逆乃寒災于物也古辰星者常在日之前後三十度其災之皆至南方准人之應則肉先傷肺後天傷心）且戊為太過之火，而上臨少陰為戊子戊午，或臨少陽為戊寅戊申，名曰天符。其火當燔焫，其水泉當涸，其物當焦槁。（五常政大論云赫曦之紀上徵而收氣後）其在民病，上而火盛，則為[illegible]妄狂越，為欬喘，為息鳴，下而火盛，則血之溢泄不已，皆火盛

金衰之病耳。太淵者，係手大陰肺經穴，（掌後陷中脉會于此）其脉絕者，肺氣絕也，故死不治。其星仍應在熒惑也。（新校正云詳戊辰戊戌歲上見太陽是謂天刑運故當盛而不得盛則火化減半非太過又非不及也）歲之土氣太過，則濕氣流行，而土來克水，腎水受邪，故民病有為大小腹痛，為清厥，（逆冷也）為意不樂，為體重，為煩冤。（藏氣法時論云腎病者身重腎虛者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土之星，上為鎮星，故上應于鎮星也。甚則土邪有餘，脾經為病，為肌肉萎，為足萎不收，為行善瘈，為脚下痛，為水飲發，為中滿，為飲食減少，為四支不舉，正以足太陰脾經之脉，起于足大指之端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腨內，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

故諸病有如是也。（藏氣法時論云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瘈脚下痛又玉機真藏論云脾太過令人四支不舉）此皆變之生于得位者耳，謂土非時月也。藏氣者，水氣也。化氣者，土氣也。土盛水衰，所以藏氣隱伏，而化氣獨治，然土氣獨行，而水之子為木者，風氣折之，故風雨大至，泉涌河衍，涸澤生魚，土隨崩潰，鱗見于陸也。其在民病，又為腹滿，為溏泄，為腸鳴反下，皆脾病耳。甚而至于太谿者，係足少陰腎經穴，（足內踝後骨上動脉陷中）其脉絕者，腎氣絕也，故死不治。歲星屬木，歲星來現，則脾必受刑，其應在歲星也，以土不務德，木來折之耳。歲之金氣太過，則燥氣流行，而金來克木，肝受木邪，故民

病有為兩脇下少腹痛，為目赤痛，為目眥生其瘡瘍，為耳無所聞。至于肅殺而甚，則為體重，為煩冤，為胸痛引背，為兩脇滿，為痛引小腹，正以肝脉起于大指叢毛上，循足跗上廉，上內踝，上膕內廉，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脉會于巔。足少陽膽經之脉，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故諸病有如是也。其應當在太白星也。（藏氣法時論云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肝虛則目䀮䀮無所見耳無所聞又玉機真藏論云肝脉不及則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脇胠滿）甚則金邪有餘，肺氣太過，為喘欬逆氣，為肩背痛，為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正以金處不能生

少陰從腎經亦病其有尻陰股膝髀腨胻足之皆病耳蓋足少陰腎絡之脈起于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循內踝上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故凡尻陰等所之病有如是也（藏氣法時論曰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惟金氣太過而火氣折之其應當在熒惑星也收氣者金氣也生氣者木氣也金氣太過故收氣峻而金來尅木故生氣下凡草木之類皆斂之而爲蒼乾凋隕也至于民病有爲暴痛爲胠脇不可反側者肝病也有爲欬逆太甚而血溢者肺病也太衝者係足厥陰肝經穴（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動脈應手）其脉絶者肝氣絶也故死不治惟金盛木衰其應當在太白星也（新校正云按庚子庚午庚寅庚申歲上見少陰少陽司天是謂之天刑運金化減半故當盛而不得爲非太過非不及也）又歲之水氣太過則寒氣流行而水來尅火心受水邪故民病有爲身熱爲煩心爲躁爲悸爲陰厥爲上下中之皆寒爲譫妄爲心痛者皆心病也其寒氣當早至水精之氣上爲辰星其應在于辰星也甚則水邪有餘腎經爲病爲腹大爲脛腫爲喘欬爲寢汗出爲憎風正以腎脉從足下上行入腹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故病如是腎爲陰故寢則汗出而憎風也（藏氣法時論云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然歲水（太過）則藏氣盛乃長氣失政故大雨時至而水氣洪盛也水盛不已爲土所乘故爲埃霧朦鬱者土之氣也惟土氣折水之強其上應者當在鎮星水勝土復也（新校正云詳太過五化木言化氣不政生氣獨治火言收氣不行長氣獨明土言藏氣伏長氣獨治金言收氣峻生氣下水當言藏氣乃盛長氣失政今獨亡者闕文也）且丙爲太過之水而丙辰丙戌太羽上臨太陽名曰天符其雨水雪霜不時下降其水濕之氣變乎物類（五常政大論云流衍之紀上羽而長氣不化）及爲民病者當爲腹滿爲腸鳴爲溏泄而食不化也此皆長夏之候脾氣之虛故耳（藏氣法時論云脾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水來尅火故心失其職當爲渴而妄冒神門者係手少陰心經穴（掌後銳骨端陷中）其脉絶者心氣絶也故死不治其上應之星當爲熒惑與辰星也（辰戌天符之歲水勝而火絶熒惑減曜辰星明瑩逆守宿屬知有災也火爲水尅故熒惑見上來復水故辰星見新校正云獨犯水火之上臨者火臨火水臨水爲天符故也火臨水爲逆水臨木爲順火臨土爲順水臨土爲運勝天火臨金爲天刑運水臨金爲逆更不詳出也）

帝曰善其不及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歲木不及燥迺大行生氣失應草木晩榮肅殺而甚則剛木辟著（同着）柔萎蒼乾上應太白星民病中清胠脇痛少腹痛腸鳴溏泄涼雨時至上應太白星上臨陽明生氣失政草木再榮化氣迺急上應太白鎮星其主蒼早復則炎暑流火濕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體再生華實齊化病寒熱瘡瘍疿胗（同疹）癰痤上應熒惑太白其穀白堅白露早降收殺氣行寒雨害

物蟲食甘黃、脾受土邪、赤氣後化、心氣晚治、上勝肺金、白氣廼屈、其穀不成、欬而鼽。上應熒惑太白星。歲火不及、寒廼大行。長政不用。物榮而下、凝慘而甚、則陽氣不化。廼折榮美、上應辰星、民病胸中痛、脇支滿、兩脇痛、膺背肩胛間及兩臂內痛、鬱冒朦昧、心痛暴瘖、胸腹大、脇下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屈不能伸、髖髀如別。上應熒惑辰星、其穀丹。復則埃鬱、大雨且至、黑氣廼辱、病鶩溏腹滿、食飲不下、寒中腸鳴、泄注腹痛、暴攣痿痺、足不任身、上應鎮星辰星、玄穀不成。歲土不及、風廼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揚而甚、秀而不實、上應歲星、民病飧泄霍亂、體重腹痛、筋骨繇

（音搖）復、肌肉瞤酸、善怒、藏氣舉事、蟄蟲早附。咸病寒中、上應歲星鎮星、其穀黅。復則收政嚴峻、名木蒼凋、胸脇暴痛、下引少腹、善太息、蟲食甘黃、氣客于脾、黅穀廼減、民食少失味、蒼穀廼損、上應太白歲星。上臨厥陰、流水不冰、蟄蟲來見、藏氣不用。白廼不復、上應歲星、民廼康。歲金不及、炎火廼行、生氣廼用。長氣專勝、庶物以茂、燥爍以行、上應熒惑星、民病肩背瞀重、鼽嚏血便注下、收氣廼後。上應太白星。其穀堅芒、復則寒雨暴至、廼零冰雹霜雪殺物、陰厥且格、陽反上行、頭腦戶痛、延及腦頂發熱、上應辰星、丹穀不成、民病口瘡、甚則心痛。歲水不及、濕廼大行、長氣反用、其化乃速。暑雨數至、上應鎮星、民病腹滿、身重濡泄、寒瘍流水、腰股痛發、膕腨股膝不便、煩冤、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則跗腫、藏氣不政、腎氣不衡、上應辰星、其穀秬。上臨太陰、則大寒數舉、蟄蟲早藏、地積堅冰。陽光不治。民病寒疾于下、甚則腹滿浮腫。上應鎮星、其主黅穀。復則大風暴發、草偃木零。生長不鮮、面色時變、筋骨併辟、肉瞤瘛、目視䀮䀮、物疏璺（音問）肌肉胗發。氣并鬲中。痛于心腹、黃氣乃損、其穀不登。上應歲星。

此卽五運之歲氣不及者。而各詳其民病物變星應之異也。歲之木氣不及、則金之燥氣大行、而木之生氣失

應。草木失時而晚榮。至于肅殺而甚、則木之剛者。枝莖辟著、乾而不落也。木之柔者。萎而蒼乾。其應在太白星光芒而照。金侮木之不勝也。爲民病者。其中清冷。其胠脇少腹皆痛。乃肝病也。其腸鳴。其溏泄。以木少則脾土無畏。侮反受邪也。凉雨者。金氣也。惟木衰金盛。故凉雨時至。其應亦在太白星也。（新校正云按不及五化民病證中上應之星皆言運星失色畏星加臨宿屬爲災此獨言畏星不言運星者經文闕也當云上應太白星歲星）其穀則蒼色之穀。金勝而火不復。穀不成實也。歲木不及而上臨陽明。是丁卯丁酉。卽天刑運也。金歲承天下勝于木。故生氣失政。草木再榮。言後時始榮也。木氣既少。土氣無制。

故化氣生長急速也。其上之所應者太白鎮星潤而明化。凡蒼色之物又早凋落。（按不及五化木上臨陽明土上臨厥陰水上臨太陰亦有木上臨厥陰土上臨太陰金上臨陽明者經之首各紀其甚也故于太過運中只言火臨火水臨水此不及運中只言木臨金土臨木水臨土。不言厥陰臨木太陰臨土陽明臨金也）至于火氣復金則炎暑流火。凡濕性之物反燥柔脆之甚木上體焦槁下體再生。其開先開先結者齊承化而成熟。為民病者當為寒熱為瘡瘍為痱疹為癰痤皆火證也。其在上所應之星當在熒惑與太白星。火復其金。熒惑光芒太白減曜也。其穀色白而堅秀而不實也。然陽明上臨。金宮用事故白露早降。寒亦大至。則收殺氣行。寒雨害物。少于成實。凡甘物黃物。蟲皆食之。以甘黃皆屬土而在人則為脾。土受邪也。蓋金行伐木假途于土子居母內蟲之象也。故甘黃之物。蟲蠹食之。清氣先勝。熱氣後復。復已乃勝。故赤氣後時而生化。凡草木亦華赤實。皆後時而再榮秀也。在人則心氣晚旺方能勝于肺金則金之白氣乃屈而退也。其金之穀則不成其民病為欬為鼽皆肺病也。其在上所應之星則熒惑與太白星其熒惑則益明。而太白則芒減也。歲之火氣不及則水來乘火而寒乃大行。長政者火氣也。此則長政不行而物之榮者特榮于下。而不發于上至于凝慘已甚則榮美乃折

其辰星之上應。當益明也。為民病者。為胸中痛為脅支滿為兩脇痛為膺背肩胛間及兩臂內痛。為鬱冒朦昧為心痛。為暴瘖。為胸腹大脇下與腰背相引而痛（或氣法滿滿云心脅暴痛腹大脇下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腰背屈不能伸。凡為髀之所與大體似別此皆心受水抑故諸病有如是也。其上應者。當熒惑芒減辰星益明水盛火衰也。其丹穀不成。亦水勝火也。至于復寒之氣則土來勝水埃鬱大雨皆土之用也。黑氣者水氣也。水氣乃屈土濕流行亦成民病。為鶩溏（鴨曰鶩之後必曹）為腹滿。為飲食不下。為寒中。為腸鳴為泄注。為腹痛。為暴攣。為痿為痺。為足不任身。此皆濕之為病也。其上應者。當為鎮星明潤。辰星減芒。至于玄色之穀當不成耳。歲土之不及者則風廼大行。而木來乘土。化氣不令。蓋化氣者土氣也。惟化氣不令。生氣獨擅。草木雖得茂榮。然風乃飄揚而甚秀而不實。正以土氣衰少也。其上應者。當歲星之明見耳。凡為民病為飧泄為霍亂為體重。為腹痛為筋骨繇復（靈樞根結篇有骨繇者搖故也其繇為搖）為肌肉瞤酸（目跳曰瞤肉疼曰痠）皆脾氣不足之病也為善怒肝氣有餘也。藏氣者水氣也。土不勝水。水與燕化。故藏氣舉事。在物為蟄蟲早附于陽氣之所在。人咸病中寒之疾。其上應者。歲星與鎮星木星顯而土星微

也其穀則黅土氣早成也及夫金氣復木則收氣迺行遂爲收歛嚴峻名木蒼凋爲民病者爲胸脇暴痛下引少腹爲善于太息皆肝膽病也蟲之所食味甘色黃者之所客尚在于脾穀之黃者皆以減去民病少食失味皆土氣不足之故也彼蒼穀者獨木亦以金復而損其上之所應者當太白芒盛歲星減明也己爲土氣之不及而上臨厥陰則爲己巳己亥其歲少陽在泉火司于地故流水不冰蟄蟲來見其藏氣者水氣也不能舉用而火司于地金不得復其上應者當爲歲星如常也夫火且尅于水而在泉有火則火未全尅斯民亦幸而康

乙歲之金氣不及則火來尅金而炎火迺行生氣者木氣也長氣者火氣也金不勝木則生氣乃用而火來乘金則長氣專勝惟生氣乃用故庶物以茂惟長氣專勝故爍爍以行（猶所謂爍石流金）其上應者當在熒惑星之明也爲民病者爲肩背瞀（音茂）重爲鼽爲嚏爲血便注下皆肺金之爲病也收氣者金氣也火先勝故收氣乃後其上應者當在太白星之微也其穀堅者止見其芒以金氣不足而堅芒早霣也至于水氣來復則寒雨暴至迺零落水雹霜雪殺物爲民物者陰氣治事故足三陰之厥且革而足三陽之厥上行頭腦戶痛延及腦頂發熱皆

火氣不能勝陰耳其上應者當在辰星之明也惟水來傷火故在物爲丹穀不成而在人爲口生瘡甚則心痛皆心氣不足所致耳歲之水氣不及則土來尅水而濕乃大行長氣者火氣也水氣不及故火氣反用惟長氣反用故其化迺速惟濕乃大行故暑雨數至其上應者當在鎮星明也爲民病者爲腹滿爲身重爲濡泄爲寒瘍（御冷瘍）流水爲腰股痛發爲膕腨股膝不便爲煩冤爲足痿爲清厥（冷厥）爲脚下痛甚則爲附（判）腫此皆水病之在腎水不足者正以藏氣不政腎氣不平故耳其上應者當爲辰星之微也其穀之所生者秬（巨大雅厥初生民篇惟秬惟秠朱註

云秬黑黍也）夫辛爲水氣之不及而上臨太陰則爲辛丑辛未其歲爲太陽在泉故大寒數舉在物則蟄蟲早藏在地則積有堅冰在天則陽光不治在人則下有寒疾甚則爲腹滿浮腫此皆水氣不足所致耳其上應者當爲鎮星之明而土氣終有餘也惟土氣有餘故穀主于黃至于木復其土則風氣大行而大風暴發草仆木落凡生長二氣皆不鮮明在人則爲面色時變爲筋骨併辟爲肉之瞤瘛爲目視䀮䀮在物有爲風所裂而爲疎璺（一物裂曰璺也）在肌肉則爲風疹所發爲肝氣并于隔中而痛及心腹凡物受木傷故黃氣少損其穀不登上之所應

者當在歲星之明耳
帝曰善願聞其時也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木不及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春有慘悽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爍之復其眚東其藏肝其病內舍胠脇外在關節火不及夏有炳明光顯之化則冬有嚴肅霜寒之政夏有慘悽凝冽之勝則不時有埃昏大雨之復其眚南其藏心其病內舍膺脇外在經絡土不及四維有埃雲潤澤之化則春有鳴條鼓拆之政四維發振拉飄騰之變則秋有肅殺霖霪之復其眚四維其藏脾其病內舍心腹外在肌肉四支金不及夏有光顯鬱蒸之令則冬有嚴凝整

肅之應夏有炎爍燔燎之變則秋有冰雹霜雪之復其眚西其藏肺其病內舍膺脇肩背外在皮毛水不及四維有湍潤埃雲之化則不時有和風生發之應四維發埃昏驟注之變則不時有飄蕩振拉之復其眚北其藏腎其病內舍腰脊骨髓外在谿谷踹膝夫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變者復之此生長化成收藏之理氣之常也失常則天地四塞矣故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紀陰陽之往復寒暑彰其兆此之謂也

此承上文而言歲氣不及其勝必隨復亦有不勝則不復也歲木不及金當來尅如金不尅之而春有鳴條律暢之化（春分前為條風後為明庶風性理通書有云聖王作樂以宣八風之氣）則至秋之時金無所復而有霧露清涼之政各不相悖也如金來尅之而春有慘悽殘賊之勝則木生火火尅金而夏有炎暑燔爍之復惟木被金凌則木生于東其災眚當見于東方也在人之藏屬于肝肝之分部內在胠脇外在關節故病見于此耳　歲火不及水當來尅如水不尅之而夏有炳明光顯之化則至冬之時水無所復而有嚴肅霜寒之政各不相悖也如水來尅之而夏有慘悽凝冽之勝則火生土土來尅水而不時有埃昏大雨之復曰不時者土主四季也惟火被水凌則炎主于南其

災眚當見于南方也在人之藏屬于心心之分部內在膺脇外在經絡故病見于此耳　歲土不及木當來尅如木不尅之而日在四隅之月四維有埃雲潤澤之化（東南東北西南西北為四維）則至春之時木無所復而有鳴條鼓拆之政各不相悖也如木來尅之而四維發振拉飄騰之變則土生金金尅木而秋有肅殺霖霪之復惟土主四維其災眚當見于四維也在人之藏屬于脾脾之分部內在心腹外在肌肉四支故病見于此耳　歲金不及火當來尅如火不尅之而夏有光顯鬱蒸之令（六月建未屬土[illegible]）則至冬之時水無所復而有嚴凝整肅之應各

不相悖也。如火來勝之。而夏有炎爍燔燎之變[illegible]秋生水。水勝火。而秋有氷雹霜雪之復。惟金主于西。其災眚當見于西方也。在人之藏。屬于肺。肺之分部。內在膺脇。肩背外在皮毛。故病見于此耳　歲水不及。土當勝水。如土不勝之。而四維有埃雲潤澤之化。則四維之日。土無所復。而不時有和風生發之應。各不相悖也。如土來勝之。而四維發埃昏驟注之變。則水生木。木勝土。而不時有飄蕩振拉之復。惟水主于北。其眚當見于北方也。在人之藏。屬于腎。腎之分部。內在腰脊骨髓。外在谿谷踹膝。故病見于此耳。夫五運之政。猶權衡然。高則亢。故當抑之。此太過之歲也。下則卑。故當舉之。此不及之歲也。化則順。故當應之。變則極。故當復之。此合太過不及之歲而皆然也。然皆生長化收藏之理。氣隨時運。不失其常。否則天地四塞矣。故陰陽應象大論。五運行大論皆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綱紀（陰陽應象大論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此下二句與本篇合）其五運行大論又曰。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今曰往復者。即升降之義。正此五運循權衡數語之謂也

帝曰。夫子之言五氣之變。四時之應。可謂悉矣。夫氣之動亂。觸遇而作。發無常會。卒然災合。何以期之。岐伯曰。夫氣之動變。固不常在。而德化政令災變。不同其候也。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其德敷和。其化生榮。其政舒啓。其令風。其變振發。其災散落。南方生熱。熱生火。其德彰顯。其化蕃茂。其政明曜。其令熱。其變銷爍。其災燔焫。中央生濕。濕生土。其德溽蒸。其化豐備。其政安靜。其令濕。其變驟注。其災霖潰。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德清潔。其化緊斂。其政勁切。其令燥。其變肅殺。其災蒼隕。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淒滄。其化清謐。其政凝肅。其令寒。其變凓冽。其災氷雪霜雹。是以察其動也。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變有災。而物由之。而人應之也

此詳四時之德化政令災變。人物之所不能外也。帝問五運太過不及之氣。發作無常。卒然生災。何以期而知之。伯言四時之德化政令變災。各有所屬。物必由之。人必應之。觀其所動。屬于何時。則可以期之矣。敷。布也。和。和氣也。榮。滋榮也。舒。展也。啓。開也。振。振怒也。發。出也。散落。謂物飄零而散落也（五運行大論云其德為和其化為榮其政為散其令宣發其變摧拉其眚為隕）焫。火灼也（五運行大論云其德為顯其化為茂其政為明其令鬱蒸其變炎爍其眚燔焫）溽。濕也。蒸。熱也。驟注。急雨也。霖。久雨也。潰。土潰也（五運行大論云其德為濡其化為盈其政為謐其令雲雨其變動注其眚淫潰謐音密）緊。縮也。斂。收也。勁。銳也。切。急也。燥。乾也。肅殺。氣肅而殺也（五運行大論云其德為清

（其化爲歛其政爲勁其令霧露其變肅殺其眚蒼落）凄滄。薄寒也。謐靜也。肅中外肅整也。凓冽即詩七月篇之栗烈也。（朱註栗烈氣寒也）冰雪霜雹寒氣之變也大則非時而有也。（五運行大論云其德爲寒其化爲肅其政爲靜其變凝冽其眚冰雹）

帝曰夫子之言歲候不及其（孔字當在不及之上）太過而上應五星今夫德化政令災眚變易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動其亦爲之變乎。岐伯曰承天而行之故無妄動無不應也卒然而動者氣之交變也其不應焉故曰應常不應卒此之謂也帝曰其應奈何岐伯曰各從其氣化也帝曰其行之徐疾逆順何如岐伯曰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謂省下以道而去去而速來曲而過之是謂省遺過也久留而環或離或附是謂議災與其德也應近則小應遠則大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大常之二其眚即也小常之一其化減小常之二是謂臨視省下之過與其德也德者福之過者伐之是以象之見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故大則喜怒邇小則禍福遠歲運太過則運星北越運氣相得則各行以道故歲運太過畏星失色而兼其母不及則色兼其所不勝肖者瞿瞿莫知其妙閔閔之當孰者爲良妄行無徵示畏侯王帝曰其災應何如岐伯曰亦各從其化也故時至有盛衰凌犯有逆順留守有多少形見有善惡宿屬有勝

負徵應有吉凶矣帝曰其善惡何謂也岐伯曰有喜有怒有憂有喪有澤有燥此象之常也必謹察之帝曰六者高下異乎岐伯曰象見高下其應一也故人亦應之（前後應字俱去声惟應近應遠不應字作平声卒音猝伐罰同見現同）

此詳言歲氣上應五星并其所應者從歲氣之化其行之徐疾逆順者合人君之德過且有星色之可驗有災應之可據有善惡之可辨也（善惡即于星色見之）上文言歲候有太過不及而上與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辰星相應但歲候之德化政令而有災眚變易皆非常而有者若卒然而動則五星亦卒然而變乎伯言歲候承天而行故無妄動五星無不與之相應其卒然而動乃氣之交變也五星未必卒然應之故曰應常不應卒也夫上文之勝復皆上應之而此言應常不應卒者蓋無大變易則不應但其勝復則當色有燥澤之異無分小大以應之也所謂應之常者亦惟歲星之化以風應之熒惑之化以熱應之鎮星之化以濕應之太白之化以燥應之辰星之化以寒應之氣變則應故各從其氣化也星之所行有徐有速有逆有順者有省下之義有省遺過之義有議災與德之義有省下過與德之義故道者五星運行之路也或留久而過于應宿之日數或逆守（非其所行之路而逆守）

而小于本然之星體、是謂省下之爲人君者。其有德有過何如也。始以道而去、非留守、非逆守、然去而速來、或委曲而過其日數、此謂省人君之過、始雖少改、繼有所遺、故見象如此若人尚不去、環迤盤迴、或離或附、是謂無有常時、議其過而欲[illegible]之、又議其有德而欲免之、故見象文如此也。（王註云：火議罰、金議殺、土木水議德漢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凡應之近者、則其象必大、即下文所謂下而近則大、大則喜怒邇也。今應近、則星應大、反高遠而小、凡應之遠者、則其象必小。即下文所謂高而遠則小、小則禍福遠也。今應遠則星應小。反下而大、其大何如、較常大者一倍。則政化甚大、蓋得令而適中者也、若大者二倍。則太過矣、其災眚即至。小者何如、較常小者一倍。則政化減小。蓋失令而非中者也。若小者二倍、則太不及矣、其眚亦即至、是皆臨視人君。省其有過與德、故有德則錫之以福。有過則罰之以禍、是以象之見也、凡高而遠者、其象則小、小則禍福之應亦遠。凡下而近者。其象必大、大則喜怒之至必邇。試觀歲運太過、則壬歲歲星、戊歲熒惑。甲歲鎮星、庚歲太白、丙歲辰星、皆運星也、從北而越行、蓋極星在北、顧人君有德有過、自有

凌犯退避之象。若運氣相得、而非太過不及。則運星各行經度、而無北越、且其太過之歲、木能尅土。鎮星爲畏、當失其黃色而兼赤、火能尅金。太白爲畏、當失其白色而兼黃、土能尅水、辰星爲畏、當失其玄色而兼白、金能尅木、歲星爲畏、當失其蒼色、而兼玄。水能尅火、熒惑爲畏、當失其赤色、而兼蒼也、至于不及之歲、則木不勝金、其色兼白、火不勝水、其色兼玄、土不勝木、其色兼蒼、金不勝火、其色兼赤、水不勝土、其色兼黃。由此推之、則運氣相得之歲。五星固各行以道、而又各如其本色也。凡此諸星之色、其肖象甚爲可畏、瞿瞿然宜驚顧也。（詩東方未明篇狂夫瞿瞿朱註瞿瞿驚顧貌）莫知其妙有如此者。閔閔者說文以爲病、又以爲傷痛也、如有過無德、則獨當其病、尚知何星之爲善耶（靈蘭秘典論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爲良義與此異亦古人斷章取義之意）彼有不知天象妄行無徵之說。以示畏于侯王、而卒無所驗。致使侯王懈脩德之心。此又得罪于主上者也。帝問星象既異、災應何如、伯言各從其歲氣之所化也。故歲有太過不及。則時之至也、有盛有衰、其凌犯有逆有順。其留守之日。有多有少、其形見有善有惡。其宿屬有勝有負。其徵應有吉有凶、災應安得而同耶。（王註云：五星之至、相王爲順、非相王爲逆、東行凌犯爲順災輕、西行凌犯爲逆災重、留守日多則災深、留守日少則災淺）

（星喜潤則爲見善星怒燥憂喪則爲見惡宿屬謂所生月之屬二十八宿及十二辰相分所屬之位也命勝星不災不害不勝星爲災小重命與星相得雖災無害災者獄訟疾病之謂也雖五星凌犯之事時遇星之囚死時月雖災不成然而火犯留守逆臨則有誣譖獄訟之憂金犯則有刑殺氣鬱之憂木犯則有震驚風鼓之憂土犯則有中滿下利胕腫之憂水犯則有寒氣衝稸之憂故曰徵應有吉凶也）帝又以星之善惡爲問（惡猶俗云好歹也）伯言星有喜怒憂喪澤燥之反乃天象之常必謹察之可也（從夜深人見之喜星之喜也見之畏星之怒也光色微曜乍明乍暗星之憂也光色迥然而不彰不瑩星之喪也光色圓明不盈不縮怡然瑩然星之喜也光色勃然臨人芒彩滿溢其象懍然星之怒也澤洪潤也燥乾枯也）然帝又以六者之高下爲問蓋以何者宜高何者爲下也伯言象之所見者不分高下其爲應一也故人之應于下者亦各有以致之耳

帝曰善其德化政令之動靜損益皆何如岐伯曰夫德化政令災變不能相加也勝復盛衰不能相多也往來小大不能相過也用之升降不能相無也各從其動而復之耳

此言歲氣之德化政令災變勝復往來升降各從其動而復之皆自有相稱之妙上文有德化政令故帝以動靜損益問之伯言天地動靜陰陽往復以德報德以化報化政令災眚及動復亦然故曰不能相加也勝盛則復盛勝微則復微不應以盛報微以化報變故曰不能相多也勝復之日數往來多少相同故曰不能相過也木之勝金必報火土金水皆然未有勝而無報者故其用之升降不能相無也此皆各從其所動而復之耳

帝曰其病生何如岐伯曰德化者氣之祥政令者氣之章變易者復之紀災眚者傷之始氣相勝者和不相勝者病重感于邪則甚也

此言民病之生亦存乎人之所感也上文言民病故帝以病何從生問之伯言歲候有德化乃氣之祥瑞者也歲候有政令乃氣之彰著者也歲候有變易乃報復之紀也歲候有災眚乃傷物之始也人之氣與歲氣相勝則病不生而爲和否則病生又否則重感于邪而病更甚矣

帝曰善所謂精光之論大聖之業宣明大道通于無窮究于無極也余聞之善言天者必應于人善言古者必驗于今善言氣者必彰于物善言應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變者通神明之理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歟迺擇良兆而藏之靈室每旦讀之命曰氣交變非齋戒不敢發慎傳也

此帝極贊天師之明至道而珍藏此篇之書也

五常政大論篇第七十

（新校正云詳此篇統論五運有平氣不及太過之事次言地理有四方高下陰陽之異又言歲有不病而藏氣不應爲天氣制之而氣有所從之說仍言六氣五類相制勝而歲有胎孕不育之理而後明在泉六化五味有薄厚之異而以治法終之此篇之大槩如此而專名五常政大論者舉其所先者言也）

黃帝問曰。太虛寥廓。五運迴薄。衰盛不同。損益相從。願聞平氣何如而名。何如而紀也。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帝曰。其不及奈何。岐伯曰。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帝曰。太過何謂。岐伯曰。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

此言歲分平氣太過不及。而有三氣之紀名也。太虛者。張橫渠所謂由太虛有天之名也。迴薄者。迴遊而依薄也。氣盛則損。氣衰則益。故氣之平。必有名以紀之。伯言木歲平氣。名曰敷和。敷布其和氣也。火歲平氣。名曰升

明。火升而顯明也。土歲平氣。名曰備化。土以化物為德其化及群品而周備也。金歲平氣。名曰審平。氣至金而平定。而其氣詳審也。水歲平氣。名曰靜順。水性本順而其氣又沉靜也。至于木歲不及。名曰委和。蓋氣以敷和為平。而不及則和氣委屈也。火歲不及。名曰伏明。蓋氣以升明為平。而不及則明頗有所伏也。土歲不及。名曰卑監。土于五運為尊。而不及則氣之卑者得以制之也。金氣不及。名曰從革。金性至剛。而不及則從彼氣以變革也。水氣不及。名曰涸流。水以流衍為性。而不及則水少而流涸也。至于歲木太過。名曰發生。木主生氣。而木盛則發生也。歲火太過。名曰赫曦。曦乃日光。而其氣尤烜赫也。歲土太過。名曰敦阜。土本高厚。而其氣尤敦厚也。歲金太過。名曰堅成。金以成物為德。而氣盛則甚堅也。歲水太過。名曰流衍。水盛則泮衍洋溢也

帝曰。三氣之紀。願聞其候。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敷和之紀木德周行。陽舒陰布。五化宣平。其氣端。其性隨。其用曲直其化生榮。其類草木。其政發散。其候溫和。其令風。其藏肝肝其畏清。其主目。其穀麻。其果李。其實核。其應春。其蟲毛其畜犬。其色蒼。其養筋。其病裏急支滿。其味酸。其音角。其物中堅。其數八。升明之紀。正陽而治。德施周普。五化均衡

其氣高。其性速。其用燔灼。其化蕃茂。其類火。其政明曜。其候炎暑。其令熱。其藏心。心其畏寒。其主舌。其穀麥。其果杏其實絡。其應夏。其蟲羽。其畜馬。其色赤。其養血。其病瞤（如勻切）瘛。其味苦。其音徵。其物脈。其數七。備化之紀。氣協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齊修。其氣平。其性順。其用高下。其化豐滿其類土。其政安靜。其候溽蒸。其令濕。其藏脾。脾其畏風。其主口。其穀稷。其果棗。其實肉。其應長夏。其蟲倮。其畜牛。其色黃。其養肉。其病否。其味甘。其音宮。其物膚。其數五。審平之紀。收而不爭。殺而無犯。五化宣明。其氣潔。其性剛。其用散落。其化堅斂。其類金。其政勁肅。其候清切。其令燥。其藏

肺。肺其畏熱。其主鼻。其穀稻。其果桃。其實殼。其應秋。其蟲介。其畜雞。其色白。其養皮毛。其病欬。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堅。其數九。靜順之紀。藏而勿害。治而善下。五化咸整。其氣明。其性下。其用沃衍。其化凝堅。其類水。其政流演。其候凝肅。其令寒。其藏腎。腎其畏濕。其主二陰。其穀豆。其果栗。其實濡。其應冬。其蟲鱗。其畜彘。其色黑。其養骨髓。其病厥。其味鹹。其音羽。其物濡。其數六。故生而勿殺。長而勿罰。化而勿制。收而勿害。藏而勿抑。是謂平氣。（否後世作痞）

此詳言歲運平氣之紀也。木氣之平。為敷和之紀。故木德周行。陽氣舒而陰氣布。凡生長化收藏之五化。無不宣平。（新校正云按王註太過不及各紀年辰此平木運註不紀年辰者平氣之歲不可以定紀也或者欲補註云謂丁巳丁卯丁亥寅壬申戌皆是未達也）木之氣端正。木之性順從。木之用曲直咸宜。木之化生發榮美。五行之木類同草木。木之政主于發散。木之候主于溫和。在天之令為風。在人之藏為肝。肝之性暄。故畏金令之清冷。肝之外候為目。在五穀為麻。在五果為李。凡果必有核。其實核當堅。在五時為春。在五蟲為毛。在五畜為犬。在五色為蒼。肝主筋。故人之當養者在筋。不養則病。病則為裏急支滿也。在五味為酸。在五音為角。凡物得木氣者其中必堅。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故其數八。火氣之平。為升明之紀。故火主南方。為正陽。乃正陽而治。德之所施者普。凡生長化收藏之五化。無不均衡。火之氣上尚。火之性最速。火之用焰灼。火之化蕃茂。五行之火類與火同。火之政明曜。火之候炎暑。火之令熱。在人之藏為心。心屬火。火畏水。水性寒。故心畏寒。舌為心竅。故其主在舌。在五穀為麥。在五果為杏。其實中當有絡。在五時為夏。在五蟲為羽。在五畜為馬。在五色為赤。心主血脈。故所養在血脈。血脈不養則病形于目為瞤。形于體為瘛。在五味為苦。在五音為徵。凡物得火氣者其物多脈。（上文在果之實為絡此云其物為脈脈與絡同主凡物而言不止于果之實也）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故其數七。土氣之平。為備化之紀。以土為化氣也。天主生。土為地。主成。天主覆。土為地。主載。其化氣協于上天之休德。土王于四時。故德流于四政。凡生長化收藏之五化。無不齊脩。土之氣平正。土之性柔順。土之用可高可下。土之化為豐滿。五行之土類同于土。土之政主于安靜。土之候溽濕蒸熱。土之令以濕。在人之藏為脾。脾主土。木主風。故木能剋土。則脾之所畏者惟風。口為脾竅。故其主在口。在五穀為稷。在五果為棗。土主肉。故果之實多肉。在五時為長夏。在五蟲為倮。在五畜為牛。在五色為黃。脾主土。土又主肉。故所養在肉。肉不

養則其病爲否塞在五味爲苦在五音爲商凡物得之氣者則其膚必厚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故其數五土常以生也五金氣之平爲審平之紀收氣者金氣也殺氣者亦金氣也惟氣得其平故收而不爭殺而無犯凡生長化收藏之五化無不宣明金之氣潔金之性剛金之用則散落金之化爲堅斂五行之金類同于金金之政勁肅金之候清切金之令爲燥在人之藏屬于肺肺爲金金畏火火主熱故畏熱鼻爲肺竅故其主鼻在五穀爲稻在五果爲桃金性堅其果實之殼當堅在五時爲秋在五蟲爲介在五畜爲雞在五色爲白肺主皮

毛故所養者當在皮毛皮毛不養則傷肺故其病欬在五味爲辛在五音爲商凡外得金之氣者其外必堅（上節文實殼之義此凡物言）地以四爲金而天以九成之故其數九水氣之平爲靜順之紀藏氣者水氣也惟氣之平故藏而勿害水性下故治而善下凡生長化收藏之五化咸各整齊水之氣明水之性下水之用沃衍水之化凝堅五行之水類同于水水之政流演水之候凝肅水之令寒在人之藏爲腎腎爲水土性濕故腎畏濕腎開竅于二陰故其主在二陰在五穀爲豆在五果爲栗水以濡之故其實必濡在五時爲冬在五蟲爲鱗在五畜爲彘在五色爲黑腎主骨髓故所養在于骨髓腎爲足經故其氣逆則病爲厥在五味爲鹹在五音爲羽凡物得水氣者皆濡而潤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故其數六凡此平氣之歲惟生氣主歲則木氣平金爲收氣者不能縱其殺長氣主歲則火氣平水爲藏氣者不能縱其罰化氣主歲則土氣平木爲生氣者不能縱其制收氣主歲則金氣平火爲長氣者不能縱其害藏氣主歲則水氣平土爲化氣者不能縱其抑是謂天氣平地氣正五化之氣不以勝尅爲用故曰平氣也

委和之紀是謂勝生生氣不政化氣乃揚長氣自平收令

乃早涼雨時降風雲並興草木晚榮蒼乾凋落物秀而實膚肉內充其氣斂其用聚其動緛戾拘緩其發驚駭其藏肝其果棗李其實核殼其穀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蒼其畜犬雞其蟲毛介其主霧露淒滄其聲角商其病搖動注恐從金化也少角與判商同上角與正角同上商與正商同其病支廢癰腫瘡瘍其甘蟲邪傷肝也上宮與正宮同蕭飂肅殺則炎赫沸騰眚于三所謂復也其主飛蠹蛆雉乃爲雷霆伏明之紀是謂勝長長氣不宣藏氣反布收氣自政化令乃衡寒清數舉暑令乃薄承化物生生而不長成實而稚遇化已老陽氣屈伏蟄蟲早藏其氣鬱其用暴

其動彰伏變易。其發痛。其藏心。其果栗桃。其實絡濡。其穀豆稻。其味苦鹹。其色玄丹。其畜馬彘。其蟲羽鱗。其主冰雪霜寒。其聲徵羽。其病昏惑悲忘。從水化也。少徵與少羽同。上商與正商同。邪傷心也。凝慘凓冽。則暴雨霖霪。眚于七。其主驟注雷霆震驚。沉黅（陰同）滛雨。卑監之紀。是謂減化。化氣不令。生政獨彰。長氣整。雨乃愆。收氣平。風寒並興。草木榮美。秀而不實。成而粃也。其氣散。其用靜定。其動瘍涌。分潰癰腫。其發濡滯。其藏脾。其果李栗。其實濡核。其穀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蒼黃。其畜牛犬。其蟲倮毛。其主飄怒振發。其聲宮角。其病留滿否塞。從木化也。少宮與少角同。上宮

與正宮同。上角與正角同。其病飧泄。邪傷脾也。振拉飄揚。則蒼乾散落。其眚四維。其主敗折虎狼。清氣乃用。生政乃辱。從革之紀。是謂折收。收氣迺後。生氣迺揚。長化合德。火政迺宣。庶類以蕃。其氣揚。其用躁切。其動鏗禁務（音門）厥。其發欬喘。其藏肺。其果李杏。其實殼絡。其穀麻麥。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雞羊。其蟲介羽。其主明曜炎爍。其聲商徵。其病嚏欬鼽衄。從火化也。少商與少徵同。上商與正商同。上角與正角同。邪傷肺也。炎光赫烈。則冰雪霜雹。眚于九。其主鱗伏彘鼠。歲氣早至。迺生大寒。涸流之紀。是謂反陽。藏令不舉。化氣迺昌。長氣宣布。蟄蟲不藏。土潤。水泉減。草木條茂。榮秀滿盛。其氣滯。其用滲泄。其動堅止。其發燥槁。其藏腎。其果棗杏。其實濡肉。其穀黍稷。其味甘鹹。其色黅玄。其畜彘牛。其蟲鱗倮。其主埃鬱昏翳。其聲羽宮。其病痿厥堅下。從土化也。少羽與少宮同。上宮與正宮同。其病癃閟。邪傷腎也。埃昏驟雨。則振拉摧拔。眚于一。其主毛顯狐狢。變化不藏。故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暴瘧無德。災反及之。微者復微。甚者復甚。氣之常也。

此詳言歲運不及之紀也。歲木不及。爲委和之紀。生氣者。木氣也。化氣者。土氣也。長氣者。火氣也。收氣者。金氣也。木氣不及。金能勝之。是謂勝生。乃丁卯丁酉丁巳丁

亥丁丑丁未之歲也。蓋丁壬爲木運。而丁乃木之不及。故金得以勝之。其生氣不政者。失其政也。化氣乃揚。木不勝土。故土寬則化氣揚也。木衰則火不盛。故長氣自平。木衰則金盛。故收令乃早。涼爲金化。雲雨爲濕氣。風爲木令。三氣並行。故涼雨時降。風雲並興也。草木爲木之類。金尅之。而其榮最晚。蒼乾凋落者。多凡物之秀者必有成實。其膚肉內充。以土氣揚而金氣堅也。其氣收斂。其用聚。兼金氣也。其動緛戾拘緩。（王註云緛縮短也戾紾戾也拘急也緩不收也）其發驚駭。（金匱眞言論曰其病發驚駭木象風仰金又勝之病宜若是）其藏之病者在肝。凡五果五穀五味五色五畜五蟲五音之

[illegible]從金化，故各無見也。在天爲霧露蕭瑟，在病爲其[illegible]注恐，蓋霧露屬木，而淒滄則金化也；搖動屬木，而注恐則金化也。此則不及之木爲少角，而半與商金化同也。（新校正云按火土金水之文例作少，則此當云少角與判商同，不云少商者，蓋少角之運共有六年，而丁巳、丁亥上角與正角同，丁卯、丁酉上商與正商同，丁未、丁丑上宮與正宮同，是六年者各有所同，與火土金水之少運不同，故不云同少商，只大約而言非從商化也）故丁巳、丁亥，上見厥陰，是上之所見者爲角，而與敷和之歲化相同，謂之與正角同也。丁卯、丁酉，上見陽明，是上之所見者屬商，而與審平之歲化同，謂之與正商同也。金來刑木，故病爲支發癱腫瘡瘍。木不勝土，故所生之蟲惟毛。此皆邪氣

傷肝故也。至于丁丑、丁未，上見太陰，是上之所見者屬宮，而與備化之歲化相同，謂之與正宮同也。蕭飋肅殺，金無德也；炎赫沸騰，火爲木來復也。大約木被金刑，火來復金，其眚必見于三，三者，東方也，正以天三生木也。此其所以謂之復也。及物象有飛蠹蛆雉，爲天象有雷有霆，皆火之炎赫沸騰者然耳。歲火不及，爲伏明之紀。長氣屬火，藏氣屬水，收氣屬金，火氣不及，水能勝之，是謂勝長。乃癸卯、癸酉、癸丑、癸未、癸巳、癸亥之歲也。蓋戊癸爲火運，而癸乃火之不及，故水得以勝之。其長氣不宣者，失其政也。藏氣反布者，水氣盛也。水不犯金，故收氣自行其政。水不犯土，故化令自得其平。其肅斂聚者，令乃凜，火爲水乘也。化令乃衡，物生承之，雖由木氣而生，而火之長氣不宣，故物有生而不長也。惟其生而不長，故有成實而猶有稚者，正以遇土化之候而物已老矣。是以陽氣屈伏，蟄蟲早藏。（王註云若歸癸卯、癸酉、癸巳、癸亥，則蟄蟲不藏）其氣鬱，火不顯明也。其用暴，火性不滅也。其動或彰或伏，變易不常，水火相見也。其發爲痛，痛由心生，心由水傷也。凡五藏、五果、五穀、五味、五色、五畜、五蟲、五音之類，皆火從水化，故兼見也。在天爲冰雪霜寒，水之氣也。在病爲昏惑悲忘，蓋陰月陽火，故昏惑而心氣不足

故喜悲善忘也。此則不及之火爲少徵，而火從水化，當與少羽同。（新校正云少徵運六年內，癸酉、癸卯同正商，癸巳、癸亥同歲會外，癸未、癸丑少徵與少羽同，故不言判羽也）癸卯、癸酉，上見陽明，是上之所見者屬商，而與審平之歲化相同，謂之與正商同也。（新校正云不言上宮上角者，蓋宮角于火無大剋伐，故經不備言之也）此皆邪氣傷心，人之所以受病耳。凝慘凓冽，水無德也。暴雨霖霪，土來復也。大約火被水刑，土來復水，其眚必見于七，七者，南方也，以天七成火也。其天象爲驟注雷霆震驚，沉黔淫雨，皆濕變之所生也。歲土不及，爲卑監之紀。化氣屬土，生政屬木，長氣屬火，收氣屬金。土氣不及，木能勝之，是謂減化。乃己巳、己

亥己卯己酉己丑己未之歲也。蓋甲己爲土運而己乃土之不及，故木得以勝之。其化氣不令，音火失其令也。生政獨彰者，木政獨行也。木與火金無犯，故長氣整而收氣平。化氣減，故雨愆期也。風爲木，寒爲水，土少則木能勝土，土不勝水，而風寒並興。其草木亦榮美，但化氣不令，雖秀而不能成實，縱成而亦粃也。其氣散，風使然也。其用靜定，土德然也。其動爲瘡瘍，爲嘔涌，爲裂潰，爲癰腫，肉破風動也。其發濡濕而凝滯，亦土性也。其藏之病皆在脾。凡五臟五果五穀五味五色五畜五蟲五音之類，皆土從木化，故兼見也。在天爲飄怒振發，木之氣也；在病爲留滿否塞，土之病也。皆從木化故耳。此則不及之土爲少宮，而上從木化，當與少角同（新校正云：少宮之運六年，內除己丑己未與正宮同，己巳己亥與正角同，外有己卯己酉則少宮與少角同）。故己丑己未上見太陰，是上之所見者屬宮，而與備化之歲化相同，謂之上宮，與正宮同也。己巳己亥上見厥陰，是上之所見者屬角，而與敷和之歲化相同，謂之上角，與正角同也。其病爲飧泄，邪傷脾也（新校正云：詳此不言上商者，上與金無剋伐，故經不言之也。又王註云飄蕩氣餘病節自傷脾也非）。至于振拉飄揚，木無德也；蒼乾散落，金來復也。土爲木刑，金來復木，其眚見于四維。四維者，四隅也。虎狼之類，四足之獸也。主于敗折菸盛及生

命有金氣殺也。萬物以清氣乃用，所以生政獨被挫金，以其復之爲害者如此。歲金不及，爲從革之紀，收氣爲金，生氣爲木，長氣爲火，化氣爲土。金氣不及，火能折之，是謂折收，乃乙丑乙未乙巳乙亥乙卯乙酉之歲也。蓋乙爲金之不及，故火得以勝之。其收氣乃後者，失其政也。生氣乃揚者，金不能制也。火不犯土，故長化合德，火政乃宣，惟長化合德，故庶類以蕃。火之氣揚，金隨火用，則躁切。火之動而爲病，則鏗然而欬，爲禁止而二陰不通，爲瘖悶，爲氣逆而厥。其發欬喘，其病在肺。凡五果五穀五味五色五畜五蟲五音，皆金從火化，故兼見也。在天則明曜炎爍，在病則嚏欬鼽衄，皆從火化也。此則不及之金爲少商，而金從火化，當與少徵相同（新校正云：少商運六年，內除乙卯乙酉同正商，乙巳乙亥同正角外，乙丑乙未二年爲少商同少徵，故不云判徵也）。故乙卯乙酉上見陽明，是上之所見者屬商，而與審平之歲化相同，謂之上商，與正商同也。乙巳乙亥上見厥陰，是上之所見者屬角，而與敷和之歲化相同，謂之上角，與正角同也。皆邪氣傷肺也。至于炎光赫烈，火無德也；冰雪霜雹，水來復也。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其眚當見于九。九者，西方也。凡物之爲鱗爲伏，如狐鼠之類，皆縱之以傷赤實及羽物之類，皆蕃減則早至而延生大寒

也。歲水不及，爲涸流之紀。藏令備，水化氣爲上，長氣爲火。水氣不及，是陰氣不及也，而陽氣反來代之，是反陽也。乃辛未辛丑辛卯辛酉辛巳辛亥之歲也。蓋辛爲水之不及，故土得以勝之。其藏令不舉者，水失其令也。化氣乃昌者，土氣盛也。土不犯火，故長氣宣布，藏氣失令，故蟄蟲不藏。土主濕，故土潤。土勝水，故水泉減。惟化氣遂昌，而長氣宣布，故草木條茂，榮秀滿盛。其氣凝滯，從土化也。其用滲泄不能流也。其動而爲病，則爲堅止。蓋以水少不濡，則便乾而且止也。其發燥而枯槁，亦水少也。在人之藏爲腎，故病在腎也。凡五果五穀五味五色

五畜五蟲五音之類，皆水從土化，故各兼見也。土主埃鬱昏翳，土氣勝也。此則不及之水爲少羽，而水從土化，當與少宮相同。（新校正云少羽之運六年除辛丑辛未與正宮同外辛卯辛酉辛巳辛亥四年爲同少宮故不言判宮也）故辛丑辛未上見太陰，是上之所見者屬宮，而與備化之歲化同，謂之上宮與正宮同也。（新校正云詳此不言上角上商者蓋水與金木無相剋伐故也）腎爲水，其病爲癃閟，以邪氣傷腎也。至于埃昏驟雨，土之虐也。振拉摧拔，木來復也。天以一生水，故其眚見于一。一者，北方也。毛蟲屬木，凡物之有毛者不隱，以傷黃背及傷倮蟲之類，其狐狢變化不藏，以害彖盛，以藏氣衰也。大凡勝氣乘彼孤危而行，恃其強盛，不速而至，其爲虐無德，至于子來復母，反受及之。其勝微則復微，勝甚則復甚，乃五氣之常也。假如木弱金勝，暴虐蒼卒，是無德也。木被金害，火必讎之，金受火燔，則災及也。微甚相復，其自然之理，迭相負勝者乎。

發生之紀，是謂啓敕，（与宋陳）土疏泄，蒼氣達，陽和布化，陰氣迺隨，生氣淳化，萬物以榮，其化生，其氣美，其政散，其令條舒，其動掉眩巔疾，其德鳴靡啓坼，其變振拉摧拔，其穀麻稻，其畜雞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黃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經足厥陰少陽，其藏肝脾，其蟲毛介，其物中堅外堅，其病怒，太角與上商同。上徵則其氣逆，其病吐利，不務其德

則收氣復，秋氣勁切，甚則肅殺，清氣大至，草木凋零，邪乃傷肝。赫曦之紀，是謂蕃茂，陰氣內化，陽氣外榮，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其化長，其氣高，其政動，其令鳴顯，其動炎灼妄擾，其德暄暑鬱蒸，其變炎烈沸騰，其穀麥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鹹，其象夏，其經手少陰太陽手厥陰少陽，其藏心肺，其蟲羽鱗，其物脈濡，其病笑瘧瘡瘍血流狂妄目赤。上羽與正徵同，其收齊，其病痓。上徵而收氣後也。暴烈其政，藏氣乃復，時見凝慘，甚則雨水霜雹切寒，邪傷心也。敦阜之紀，是謂廣化，厚德清靜，順長以盈，至陰內實，物化充成，煙埃朦鬱，見于厚土，大雨時行，濕

氣乃用。燥政迺辟。其化圓。其氣豐。其政靜。其令周備。其動濡積并稸。其德柔潤重淖。其變震驚飄驟崩潰。其穀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棗李。其色黅玄蒼。其味甘鹹酸。其象長夏。其經足太陰陽明。其藏脾腎。其蟲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滿。四支不舉。大風迅至。邪傷脾也。堅成之紀。是謂收引。天氣潔。地氣明。陽氣隨陰治化。燥行其政。物以司成。收氣繁布。化洽不終。其化成。其氣削。其政肅。其令銳切。其動暴折瘍疰。其德霧露蕭飋。其變肅殺凋零。其穀稻黍。其畜雞馬。其果桃杏。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象秋。其經手太陰陽明。其藏肺肝。其蟲介羽。其物殼絡。其病喘喝胸憑仰息。上徵與正商同。其生齊。其病欬。政暴變則名木不榮。柔脆焦首。長氣斯救。大火流。炎爍且至。蔓將槁。邪傷肺也。流衍之紀。是謂封藏。寒司物化。天地嚴凝。藏政以布。長令不揚。其化凛。其氣堅。其政謐。其令流注。其動漂泄沃涌。其德凝慘寒雰。其變冰雪霜雹。其穀豆稷。其畜彘牛。其果栗棗。其色黑丹黅。其味鹹苦甘。其象冬。其經足少陰太陽。其藏腎心。其蟲鱗倮。其物濡滿。其病脹。上羽而長氣不化也。政過則化氣大舉。而埃昏氣交。大雨時降。邪傷腎也。故曰。不恒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恒其理。則所勝同化。此之謂也

此詳言歲運太過之紀也。歲木太過。爲發生之紀。乃壬

寅壬申。壬子壬午。壬辰壬戌之歲也。啓。開也。陳。布也。四氣調神論曰。春三月。此謂發陳。則此篇曰啓陳。皆兼其發生之氣象而形容之也。生氣上達。故土體疏泄。木之色曰蒼。木專其政。故蒼氣上達。少陽之氣。發生于萬物之表。厥陰之氣。營運于萬物之中。故陽和布化。而陰氣乃隨也。木爲生氣。生氣淳化萬物。以榮。其化主生。其氣自美。其政發散。其令舒暢。其動掉眩巔疾（至眞要大論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玉機眞藏論曰。肝脉太過。令人善怒。忽忽眩冒而巔疾。王註云。掉。搖動也。眩。旋轉也。巔。頂也。有疾也）其德鳴靡啓拆（風有聲爲鳴。物從風而靡。能啓開萬物。能拆散萬物。六元正紀大論云。其化鳴紊啓拆）其變振拉摧拔（振。謂振動。拉。謂中折。摧。謂仆落。拔。謂出本。六元正紀大論同）凡五穀五畜五果五蟲。皆木齊金化。故各見其二也。其色青黃白。其味酸甘辛。木能勝土。而木盛齊金。故三者並見也。其氣象爲春。萬物榮育也。其經爲足厥陰肝經足少陽膽經。皆主木也。其藏肝脾。木勝土也。其物中堅土核。外堅主殼。金木同也。其病怒。木氣餘也。此則太過之木爲太角。而金不能勝木。故與金化齊等。謂之與上商同也。故壬子壬午上見少陰。壬寅壬申上見少陽。木餘遇火。則爲上徵。而氣上逆。其病爲吐利也。（新校正云。五運行大論云。氣相得而病者。以下臨上。不當位也。不言上羽者。水臨木爲相得故也）惟木不務其德。則金來復之。收氣當勝生氣也。故秋氣勁切。甚則肅殺

清[illegible]者秋氣也清氣大至草木凋零邪乃傷肝矣歲火太過為赫曦之紀乃戊辰戊戌戊子戊午戊寅戊申之歲也蕃茂萬物蕃盛而茂蕃自其氣象而言也四氣調神論曰夏三月此謂蕃秀與此義同少陰之氣從內而化太陽之氣從外而榮炎暑者施其化氣而物得以昌其化氣即長氣也其長氣甚高遠也其政動者變易不常其令鳴而有聲顯而無隱其動炎灼妄擾其德暄暑者鬱蒸其變炎烈沸騰凡五穀五畜五果五蟲皆火齊水化故各見其二也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鹹火能勝金而火盛齊水故三者並見也其氣象為夏萬物熏育也其

經屬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手厥陰心包絡經手少陽三焦經皆主火也其藏心肺火乘金也其物脉濡蓋火主脉故物有脉以絡之水主濡故物有液以濡之也其民病為笑為瘧為瘡瘍為血流為狂妄為目赤皆火盛也故戊辰戊戌上見太陽則天氣且制故太過之火反與平火運生化相同是謂上羽與正徵同也若平火運同則五常之氣無相凌犯金之收氣生化同等所謂其收齊也故民病有為痓瘛者火盛金剛也至于戊子戊午上見少陰戊寅戊申上見少陽是謂上徵而收氣當後也氣交變大論云歲火太過上臨少陰少陽八

燔焫水泉涸物焦槁者正謂此耳惟火不務其德而暴烈其政則藏氣屬水水廼復之時見凝慘甚則雨水霜雹切寒乃寒邪傷心也歲土太過為敦阜之紀乃甲子甲午甲辰甲戌甲寅甲申之歲也敦者其化亦自氣象而言也土德至厚至柔至靜故蕃物順長氣以盈滿也土之精至陰故至陰內實物化充成也厚土者土山也煙埃朦鬱者土氣也大雨時行濕氣也濕氣用故燥政辟自然之理也土之化圓土之氣豐土之政靜土之令周備土之動濡漬并稸土之德柔順重淖土之變震驚飄驟崩潰凡五穀五畜五果五蟲皆土齊木化故各見

其二也其色黅玄蒼其味甘鹹酸土能勝水而土盛齊木故三者並見也其氣象為長夏六月之氣也其經屬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其藏脾腎土勝水也其物肌核也土主肌而木主核也至于木來復土則土必為病其病腹滿者土居中也四支不舉者脾主四支也大風屬木迅然而至則邪傷脾矣歲金太過為堅成之紀乃庚子庚午庚寅庚申庚辰庚戌之歲也收引者陽氣收斂而陰氣引用也（自金之政令而言四氣調神論謂之容平者自氣象而言）天地之氣明潔秋氣清也陽氣順而陰氣以治化陰主陽微也燥氣專行其政物至此而有成也收氣屬金化氣屬土收

代其化。故收氣繁布、而化治不終也、其化主成、其氣乇。削、其政主肅、其令銳切、其動而爲病、則爲暴折瘍疰、蓋暴折主金氣有餘、而瘍疰則金主皮膚也、其德主無聲之霧露、有聲之蕭飋、燥之化也、其變主肅殺凋零、金氣盛也、凡五穀五畜五果五蟲、皆金齊火化、故各見其二也。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金能勝木。而金盛齊火、故三者兼見也、其氣象爲秋。金氣盛也、其經手太陰肺經手陽明大腸經。其藏肺肝、金木兼也。其物殼絡。金主殼而火主絡。以金齊火化也、其病喘喝胸憑仰息。金氣餘也、故庚子庚午。上見少陰、庚寅庚申、上見少陽。上火

制金。故生氣與之齊化。上與平金之歲化相同。是謂上徵與正商同也（新校正云。此不言上羽者。水與金非相勝剋故也）火乘肺金、故病爲欬也。方其金政暴變、則名木不榮（四氣調神論有名木多死）凡柔脆之木。俱已焦首。至長氣備火、水之子也。乃來救之。故大火西流。乃七月也（詩七月流火、註云大火心星也、七月時下而西流）正肺金司令。時則炎爍且至、草焦將備火、邪乃傷肺也、藏水太過爲流衍之紀、乃丙子丙午丙寅丙申丙辰丙戌之歲也。封藏者、陰氣已上、陽氣已下、天地之化、至此而藏四氣調神論曰、冬三月、此謂閉藏、凡物氣之化、與氣司之天地閉皆嚴凝之氣（靈樞飲酒篇云天地嚴凝之氣始于東而成于西北）藏

政爲水長、令爲火、故藏政已布、長令不揚也、其化凜然其氣堅、其政謐、其令流注、其動漂泄沃涌、水性之動也、其德凝慘寒雰（詩信南山篇雨雪雰雰）水性之寒也、其變冰雪霜雹、四者皆水非時而有也、凡五穀五畜五果五蟲之類、皆水齊土化、故物兼見也、其色黑丹黅、其味鹹苦甘、水能勝火、而水盛齊土、故三者兼見也、其氣象爲冬。水之盛也、其經足少陰腎經、足太陽膀胱經、其藏腎心。水火兼也。其物濡滿、濡主水而滿主土也、其病脹、水氣有餘也。故丙辰丙戌上見太陽、乃天符水運也、則太陽爲水、長氣爲火、天氣不能布化以長養。是謂上羽而

長氣不化也。及其暴政已過、土來復仇、則化氣大舉而埃昏氣交、大雨時降。土邪乃傷腎也、故曰凡五氣恃己有餘凌犯不勝、是謂不恒其德、則所勝來復、如不肆威刑、政有恒德、則所勝同化、如木盛而與金土同化之義也、正此歲氣之謂歟（新校正云詳五運太過之說具氣交變大論中）

按體仁彙編傷寒備覽等書、凡平氣太過不及歲諸病皆有湯方、雖未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採擇。發生之紀用蒼朮湯（治脾胃感風飧泄注下腸鳴腹滿四支重滯忽忽善怒眩冒巔疾或左脇偏疼）赫曦之紀用麥門冬湯（治肺經受熱上氣喘欬吐血痰壅嗌乾耳聾泄瀉胸脇滿痛連肩背兩臂膊痛息高）敦阜之紀用附子山茱萸湯（治腎經受濕腹痛寒厥足痿不收腰

（[illegible]痛行步艱難甚則中滿下或腸鳴溏泄）堅成之紀用牛膝木瓜湯（治肝虛遇歲氣燥濕更脇連小腹拘急疼痛耳聾目赤欬逆肩背連尻陰股膝髀腨胻皆痛悉主之）流衍之紀用川連茯苓湯（治心虛為寒冷所中身熱心躁手足反寒腹痛喘欬自汗甚至下大便血）委和之紀用蓯蓉牛膝湯（治肝虛為燥熱所傷胠脇并小腹痛腸鳴溏泄或發熱遍體瘡瘍欬嗽肢滿鼻鼽）伏明之紀用黃芪茯苓湯（治心虛挾寒心胸中痛兩脇連肩背胠滿噎塞鬱冒蒙昧髖髀攣痛不能伸或不能利溏泄飲食不進腹痛手足痿痺不能任身）卑監之紀用白朮厚朴湯（治脾虛風冷所傷心腹脹滿疼痛四肢筋骨重弱肌肉瞤動酸廝善怒霍亂吐瀉或胸脇暴痛下引小腹善太息食少氣）從革之紀用紫菀湯（治肺虛感欬嗽滿自汗衄血肩背瞀重血便注下或腦戶連顛頂痛發熱口瘡心痛）涸流之紀用五味子湯（治腎氣虛坐臥濕地腰膝重著疼痛腹脹滿濡泄無度行步足難足痿清厥甚則浮腫面色不常或筋骨并辟瞤目視䀮䀮膈中及咽痛）辰戌之歲六氣主客加臨治法用甘溫以平之酸苦以補火抑其運氣扶其不勝用靜順湯（身熱頭痛嘔吐氣鬱中滿瞀悶少氣足痿注下赤白肌腠瘡瘍發為癰疽）卯酉之歲六氣主客加臨治法宜鹹寒以抑火辛甘以助金汗之清之散之安其運氣用審平湯（治病者中熱面浮鼻鼽小便赤黃甚則淋或癘氣行善暴仆振慄譫妄寒瘧癰腫便血）寅申之歲六氣主客加臨治法宜鹹寒平其上辛溫治其內宜酸滲之泄之漬之發之用升明湯（治病者氣鬱熱血溢目赤欬逆頭痛脇滿嘔吐胸臆不利聾瞑渴身重心痛陽氣不藏瘡瘍煩躁）丑未之歲六氣主客加臨治法用酸以平其上甘溫治其下以苦燥之溫之甚則發之泄之滲之其陽火令御其寒用備化湯（治病者關節不利筋脈拘急身重痿弱或溫癘盛行遠近咸若或胸腹滿悶甚則浮腫寒瘧血溢腰脽痛）子午之歲六氣主客加臨治法宜鹹以平其上苦熱以治其內鹹以耎之苦以發之酸以收之用正陽湯（治病者關節禁固腰痛氣鬱熱小便淋目赤心痛寒熱更作喘欬或鼻鼽嗌咽吐飲發黃疸喘甚則連小腹而作寒中惡）巳亥之歲六氣主客加臨治法宜用辛涼以平其上鹹寒以調其下畏火之氣無妄犯之用敷和湯（治病者中熱而反右脇下寒耳鳴淚出目眩燥溼相搏民病黃疸浮腫時作溫癘）凡六氣數起于上而終于下歲半之前自大寒後天氣主之歲半之後自大暑後地氣主之上下交互氣交主之司氣以熱用熱無犯司氣以寒用寒無犯司氣以涼用涼無犯司氣以溫用溫無犯司氣同其主亦無犯異主則少犯之是謂四畏若天氣及時可依時及勝其主則可犯以平為期不可過也

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太小之異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故適寒涼者脹之溫熱者瘡下之則脹已汗之則瘡已此湊理開閉之常太小之異耳帝曰其于壽夭何如岐伯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帝曰善其病者治之奈何岐伯曰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

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故曰氣寒氣涼治以寒涼行水漬之氣溫氣熱治以溫熱強其內守必同其氣可使平也假者反之帝曰善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其故何也歧伯曰高下之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汚下則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帝曰其有壽夭乎歧伯曰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夭地之小大異也小者小異大者大異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後人之壽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

此論天下之地勢病體治法壽夭有自四方而合言之

者有自一方而分言之者天之不滿者西北其在正北則爲左而其氣乃寒正西則爲右而其氣乃涼地之不滿者東南其在正東則爲左而其氣常溫正南則爲右而其氣常熱（左右皆自人坐西北面東南而言）伯言天氣爲陽西北方高東南方下而陽精下降故南熱而東溫（革象新書云星有極星北極高出于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鄉飲酒禮云天地溫厚之氣始于西北而盛于東南）地氣爲陰東南方下西北方高而陰精上升故北寒而西涼（革象新書云南極下入于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鄉飲酒禮云天地嚴凝之氣始于東南而盛于西北故高寒下熱）故地之高者得陰氣以爲涼而其氣常寒（六元正紀大論云至高之地冬氣常在）寒涼之地腠理開少而閉多陰氣凝澁脡必成脹

下之則脹已地之下者得陽氣以爲溫而其氣常熱（六元正紀大論云至下之地春氣常在）溫熱之地腠理開多而閉少邪氣易感體必生瘡汗之則邪散故瘡已此雖不能盡然而特有大小之異耳故地之高者陰精所奉則陽不妄泄寒氣外持邪不數中而正氣堅守其人必壽地之下者陽精所降則陽氣耗散發泄無度風濕數中真氣傾竭其人必夭故凡有病者西北二方皮膚閉腠理密人皆食熱宜散之寒之東南二方皮膚疏腠理開人皆食冷宜收之溫之故曰西北寒涼者其氣寒涼而人多用熱當治之以寒涼及行水以漬之東南溫熱者其氣溫熱而

人多用寒當治之以溫熱皆當內守強固必同其四氣以治之則可使病之平復也若西北二方有冷病者借東南溫熱之法以治之東南二方有熱病者借西北寒涼之法以治之是反其正法以治之耳彼一州之地有生化壽夭不同者亦以一州之內地勢有高下耳高則陰氣升之而治陰勝者則陰性遲而凡土地之人物榮枯皆後天而至所以其人多後天而壽也下則陽氣降之而治陽勝者則陽性速而凡土地之人物榮枯皆先天而至所以其人多先天而夭也且其地有小大小則壽夭小異大則壽夭大異故治病者必上明天道下明

地理西北陰勝而氣厚。東南陽勝而氣先。及覩天生化之類。則人之形氣可識。而治法可施矣

帝曰。其歲有不病而藏氣不應不用者何也。岐伯曰。天氣制之。氣有所從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司天。火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眚。火見燔焫。革金且耗。大暑以行。欬嚏鼽衄鼻窒。口瘍寒熱胕腫。風行于[illegible]。塵沙飛揚。心痛胃脘痛。厥逆鬲不通。其主暴速。陽明司天。燥氣下臨。肝氣上從。蒼起木用而立。土乃眚。淒滄數至。木伐草萎。脇痛目赤。掉振鼓慄。筋痿不能久立。暴熱至。土乃暑。陽氣鬱發。小便變。寒熱如瘧。甚則心痛。火行于槁。流水不冰。蟄蟲乃見。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心氣上從。而火且明。丹起金乃眚。寒清時舉。勝則水冰。火氣高明。心熱煩。嗌乾善渴。鼽嚏。喜悲數欠。熱氣妄行。寒乃復。霜不時降。善忘。甚則心痛。土乃潤。水豐衍。寒客至。沉陰化。濕氣變物。水飲內稸。中滿不食。皮㾭肉苛。筋脈不利。甚則胕腫。身後癰。厥陰司天。風氣下臨。脾氣上從。而土且隆。黃起。水乃眚。土用革。體重肌肉萎。食減口爽。風行太虛。雲物搖動。目轉耳鳴。火縱其暴。地乃暑。大熱消爍。赤沃下。蟄蟲數見。流水不冰。其發機速。少陰司天。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嘔寒熱。嚏鼽衄鼻窒。大暑流行。甚則瘡瘍燔灼。金爍石流。地

乃燥。淒滄數至。脇痛善太息。肅殺行。草木變。太陰司天。濕氣下臨。腎氣上從。黑起水變。埃冒雲雨。胸中不利。陰痿氣大衰而不起不用。當其時。反腰脽痛。動轉不便也。厥逆。地乃藏陰。大寒且至。蟄蟲早附。心下否痛。地裂冰堅。少腹痛。時害于食。乘金則止水增。味乃鹹。行水減也

此承上文。而言地雖相同。然以司天之氣制之。則歲有不病也。帝問西北有成脹而下。及宜散而寒之。東南有成瘡而汗。及宜收而溫之。則地既相同。人宜同病。但一歲之內。而人有不病。其藏氣有不應不用者。何也。伯言司天之氣有以制之。則人氣相從。而歲有不病耳。故凡寅申之歲。少陽相火司天也。火氣下臨。剋彼肺金。而肺氣上從。白色被剋而見。金動則草木受眚。火盛則變金為耗（革謂變易。王註謂皮革者非。下土用革。豈亦皮乎）大暑行而肺病多。為欬為嚏。為鼽。為衄。為鼻窒。為口瘍。為寒熱。為胕腫。然少陽司天。則厥陰風木在泉也。故風行于地。塵沙飛揚。為心與胃脘皆痛。為厥逆。為鬲塞不通。則是木能剋土之證也。且風之為象甚迅。所病之來也。主于暴速耳（新校正云詳厥陰與少陽在泉言其暴速其發機速故不言甚則病也）凡卯酉之歲。陽明燥金司天也。燥氣下臨。剋彼肝木。而肝氣上從。蒼色被剋而見。然卯酉為不及之歲。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上乃受眚。金減則

時常凄滄木伐草萎腸爲肝之分部目爲肝之外候筋爲肝之所合故爲腸痛爲目赤爲振掉鼓慄爲筋痿不能久立皆肝病也然陽明燥金司天則少陰君火在泉也故暴熱至土乃暑陽氣鬱人之受病者爲小便變爲寒熱如瘧爲甚則心痛水爲肺子火盛則水亦耗時則流水不冰而蟄蟲乃見也凡辰戌之歲太陽寒水司天也寒氣下臨尅彼心火而心氣上從丹色被尅而明丹色起金乃受眚水盛則火乃受病爲心熱煩爲嗌乾爲善渴爲鼽爲嚏爲喜悲爲數欠皆心肺病也熱氣雖時妄行而寒氣即復霜不時降則又爲善忘爲甚則心痛

則又心病之至也然厥陰司天則太陰濕土在泉故土乃潤水豐行者濕之盛也寒氣客至者濕盛則寒生也沈陰化者濕之象也濕氣變物者物受濕變也在人則有水飲內稸爲中滿不食爲皮痛肉苛爲筋脈不利爲甚則胕腫爲身後癰（新校正云後癰當作後難）皆土水之病也凡巳亥之歲厥陰風木司天也風氣下臨尅彼脾土而脾氣上從黃色被尅而起然巳亥爲不及之歲則土反侮之故土用則水乃受眚水衰則土必受革爲體重爲肌肉萎爲食減口爽皆脾病也且風行于太虛而雲物搖動風之象也則民病又有爲目轉爲耳鳴皆肝膽之木受病也然厥陰司天則少陽相火在泉也火縱其暴地乃熱大熱燥爍萬物之赤沃下及蟄蟲數見流水不冰皆熱盛故耳凡子午之歲少陰君火司天也熱氣下臨尅彼肺金而肺氣上從白色被尅而起金動則草木受眚火盛則肺必多病爲喘嘔爲寒熱爲嚏爲鼽爲衄爲鼻窒且大暑流行甚則爲瘡瘍燔灼金燥石流之氣也然少陰司天則陽明燥金在泉也故地延燥清凄滄數至則民病有爲腸痛爲善太息皆肝受金尅之病耳當是時肅殺行則草木變矣凡丑未之歲太陰濕土司天也濕氣下臨尅彼腎水而腎氣上從黑氣被尅而起水受

其變然丑未爲不及之歲則木反侮之故埃冒雲雨民病有爲胸中不利爲陰痿其腎氣大衰而不起不用時則腰脽皆痛動轉不便及爲厥逆皆腎之爲病也然太陰司天則太陽寒水在泉也故地乃藏陰大寒且至蟄蟲早附民病爲心下否痛水尅火也地裂冰堅少腹亦痛時害于食且水往乘金則金氣來助止水乃增其味必鹹（鹹爲水味）但行水則不能增耳由此觀之則司天主歲有不病之氣故西北東南有不病之歲所以歲有不病而藏氣不與相應也

帝曰歲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何氣使然歧伯曰六氣五

類有相勝制也、同者盛之、異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故厥陰司天、毛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在泉、毛蟲育、倮蟲耗、羽蟲不育。少陰司天、羽蟲靜、介蟲育、毛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蟲耗、不育。太陰司天、倮蟲靜、鱗蟲育、羽蟲不成。在泉、倮蟲育、鱗蟲不成。少陽司天、羽蟲靜、毛蟲育、倮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蟲耗、毛蟲不育。陽明司天、介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在泉、介蟲育、毛蟲耗、羽蟲不成。太陽司天、鱗蟲靜、倮蟲育。在泉、鱗蟲耗、倮蟲不育。諸乘所不成之運、則甚也。故氣主有所制、歲立有所生。地氣制己勝、天氣制勝己。天制色、地制形。五類衰盛、各隨其氣之所宜也。故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氣之常也。所謂中根也。根于外者亦五。故生化之別、有五氣五味五色五類五宜也。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故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同異、不足以言生化。此之謂也。

此言歲有胎孕不育不全者、以六氣五類之氣相勝制也。六氣、司天在泉之氣有六也。五類、毛羽倮介鱗也。（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帝問一歲之內、凡胎孕有不育者、而歲氣所治有不能全。伯言六氣五類有相勝相制、氣之同者、則其

胎孕歲氣之異者、則其胎孕長。此乃天地之道、生化之常耳。故五巳五亥之歲、乃厥陰風木司天也。毛蟲屬木、羽蟲屬火、介蟲屬金。惟厥陰風木司天、則少陽相火在泉。故毛蟲靜者、木用事、而毛蟲無恙也。羽蟲育者、木同地化也。介蟲不成者、火制金化也。若五寅五申之歲、乃厥陰風木在泉、則少陽相火司天矣。其毛蟲育者、木王也。倮蟲耗者、木勝土也。羽蟲不育者、少陽之火自抑也。凡稱不育不成者、非悉無也、皆謂少耳。五子五午之歲、乃少陰君火司天也、則陽明燥金在泉矣。故羽蟲靜者、火用事、而羽蟲無恙也。介蟲育者、地金王也。毛蟲不成者、地金勝木也。若五卯五酉之歲、乃少陰君火在泉、則陽明燥金司天矣。其羽蟲育者、火氣王也。介蟲耗而不育者、火勝金也。五丑五未之歲、乃太陰濕土司天也、則太陽寒水在泉矣。故倮蟲靜者、土用事、而倮蟲無恙也。鱗蟲育者、地水王也。羽蟲不成者、水勝火也。若五辰五戌之歲、乃太陰濕土在泉、則太陽寒水司天矣。其倮蟲育者、土氣王也。鱗蟲不成者、土勝水也。五寅五申之歲、乃少陽相火司天也、則厥陰風木在泉矣。故羽蟲靜者、火用事、而羽蟲無恙也。毛蟲育者、木同地化也。倮蟲不成者、地木勝土也。若五巳五亥之歲、乃少陽相火在泉

則厥陰風木司天矣其羽蟲育者火氣王也介蟲耗者火勝金也毛蟲不育者水同火化也五卯五酉之歲乃陽明燥金司天也則少陰君火在泉矣介蟲靜者金用事而介蟲無恙也羽蟲育者地火王也介蟲不成者火勝金也若陽明燥金在泉則少陰君火司天矣介蟲育者金氣王也毛蟲耗者金勝木也羽蟲不成者水爲火復也五辰五戌之歲乃太陽寒水司天也則太陰濕土在泉矣鱗蟲靜者水用事而鱗蟲無恙也倮蟲育者地氣同也若五丑五未之歲主太陽寒水在泉則太陰濕土司天矣其鱗蟲耗者土勝水也倮蟲不育者木爲水

復也凡乘木之運則倮蟲不成乘火之運則介蟲不成乘土之運則鱗蟲不成乘金之運則毛蟲不成乘水之運則羽蟲不成此則乘所不成之運者則悉少孕育也故六氣上有所制歲立主有所生在泉之地氣則制已所勝如厥陰在泉而木能勝土之類但此所制者則在五類之形如倮蟲不育之類司天之氣則制其勝已如厥陰司天而金能勝木但其所制者則在五類之色如介蟲不白之類所以五類盛衰各隨其氣之所宜氣盛則盛氣衰則衰至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者乃氣之常也此其生氣之根本發自身形之中外無根而根在于

內謂中根也至于根生于外者凡金玉土石草木之類則假外氣以生亦以五行而分者有五故凡生化別其氣味色類宜各有五者不以動植而殊也何也蓋根于中者以生氣根于身中而神氣爲動靜之主命曰神机若神去則机息六微旨大論云出入廢則神機化滅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者是也根于外者以生氣根于身外而假氣以成立主持命曰氣立若氣止則化絕六微旨大論云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者是也故凡制勝生成皆各有之苟不知年之所加氣之同異不足以言生化者正此之謂也（六節藏象論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矣此則就治病者而言義與此異原出靈樞官鍼第七篇末節）

帝曰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其致一也然而五味所資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少多終始不同其故何也歧伯曰地氣制之也非天不生而地不長也帝曰願聞其道歧伯曰寒熱燥濕不同其化也故少陽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穀蒼丹陽明在泉濕毒不生其味酸其氣濕其治辛苦甘其穀丹素太陽在泉熱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鹹其穀黅秬厥陰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穀蒼赤其氣專其味正少陰在泉

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穀白丹太陰在泉燥毒不生其味鹹其氣熱其治甘鹹其穀黅秬化淳則鹹守氣專則辛化而俱治故曰補上下者從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熱盛衰而調之故曰上取下取內取外取以求其過能（同耐）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此之謂也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瀉之久新同法

此言五味所資者有生化成熟不同正以地氣制之而詳推其用藥之法也帝問萬物之生化者氣之始發也既而氣流散于物則爲有形又既而氣布化于結成之形則爲蕃育及至于物象之變如生則柔弱而死則堅強之類者氣之終也始終不外乎一氣而已然而五味所資以養人者（六節藏象論云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其生化有厚薄成熟有多少終始不同其故何也伯言此乃在泉之氣有以制之也非天之不生而地之不長也（王註云天地雖無情于生化而生化之氣自有異同爾何者以地體之中有六入故也氣有同異故有生有化有不生有不化有少生少化有廣生廣化矣故天地之間無必生必化必不生必不化必少生少化必廣生廣化也各隨其氣分所好所惡所異所同也）何也以寒熱燥濕清溫不同其化故耳故巳亥

之歲少陽相火在泉也火在地中故寒毒之物不生所謂毒者五行暴烈之氣所以成也火制金氣故味辛者不化少陽之氣上奉厥陰故其歲化所治者苦之與酸苦屬火而酸屬木其穀之所生者蒼之與丹蒼屬木而丹屬火苦丹爲地氣所化酸蒼爲天氣所生然六氣主歲惟此歲通和木火相承故無間氣餘所生化悉有上下勝剋則皆有間氣矣卯酉之歲陽明燥金在泉也燥在地中故濕毒之物不生金制木氣故味酸者不化燥氣勝濕故氣之濕者不行（新校正詳在泉六惟陽明與太陰在泉之歲云其氣濕其氣熱蓋以濕燥未見寒溫之氣故再云其氣也）陽明之氣上奉少陰故其歲化所治者辛苦甘辛屬金而苦屬火其穀之所生者丹素丹屬火而素屬金辛素爲地氣所化苦丹爲天氣所生甘爲間氣所生所以間金火之勝也故兼治甘也丑未之歲太陽寒水在泉也寒在地中故熱毒之物不生水勝火味故味苦者不化太陽之氣上奉太陰故其歲化所治者淡鹹淡屬土而鹹屬水以淡爲甘之薄味也（王註云土氣上主于天氣遠而高故甘之化薄而爲淡也）其穀之所生者黅秬黅屬土而秬屬水淡黅爲天氣所生鹹秬爲地氣所生也寅申之歲厥陰風木在泉也風氣與火氣相合則濕在地中故毒之物不生木勝其土故味甘者少化也厥陰之氣

上合少陽，氣無爭戰，故其歲化所治者酸苦。酸屬木而苦屬火，其穀之所生者蒼赤，蒼屬木而亦屬火，故蒼為地氣所生，若赤亦為天氣所生也。氣無勝尅，故不關氣以甘化耳。惟此厥陰在泉之歲，少陽司天，木火相合，氣化專一，味亦純正，故曰其氣專，其味正。餘歲則有上下相尅之氣，皆有間氣與間味矣。卯酉之歲，少陰君火在泉也。熱在地中，故寒毒之物不生。火勝其金，故味之辛者不化。少陰之火上奉陽明，故其穀化所治者辛苦甘。辛屬金，苦屬火，而甘則間氣所生也。其穀之所生者白丹，白屬金而丹屬火。苦丹為地氣所育，辛白為天氣所生

也。辰戌之歲，太陰濕土在泉也。濕在地中，故燥毒之物不生。土勝其水，故味之鹹者少化也。寒濕不為大作，故間氣同而氣熱者應之。太陰之氣上奉太陽，故其歲化所治者甘鹹，甘屬土而鹹屬水。其穀黅秬，黅屬土而秬屬水。甘黅為地氣所化，鹹秬為天氣所化也。凡此諸氣在泉，惟少陽在泉之歲，火來居泉而反能化育，是水鹹自守，不與火爭化，乃化之至淳者也。厥陰在泉之歲，木居于水而復下化金，不又宜，故辛復生化，與鹹俱王，是氣之至專者也。上文厥陰在泉，而曰其氣專，其味正，正謂此耳。蓋此兩歲上下之氣無尅伐之嫌，故辛得與鹹

同應王而生化。餘歲則上下有勝尅之變，故其中間其味與化，以綏其制抑。餘苦鹹酸三味不同其生化也。是以天地之間藥物，辛甘者居多耳。故司天地者，上下也。其司天地之氣不及而補之，則當順其味以和之；司天地之氣太過而瀉之，則當逆其味以治之。皆以所在之或寒或熱，或盛或衰，而善調之。故曰凡治病者，或取之上而吐之，或取之下而下之，或取之內而內消之，或取之外而發解之（此上下內外皆指人身言）。皆求人身之有病者何在。其耐毒藥者，以氣味之厚者治之；不耐毒藥者，則止以氣味之薄者治之耳（靈樞經論痛篇第五十三篇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

其瘦而薄皮者皆不勝毒也）。上文上下內外，皆正治也。然有反氣而治者，則病在上，取之下，蓋氣壅于上而宜降之也。病在下，取之上，蓋氣滯于下而宜升之也。病在中者，則旁取之，蓋病在于中而經脉行于左右，則或灸或刺或熨或按，皆當取之于旁也。不惟是也，病之熱者，當以寒藥，然性寒則與病逆，必溫而行之可也。病之寒者，當以熱藥，然性熱則與病逆，必涼而行之可也。病之溫者，當以清藥，然性清則與病逆，必冷而行之可也。病之清者，當以溫藥，然性溫則與病逆，必熱而行之可也。不惟是也，凡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寫之，皆當其順逆而行之，不

以病之久新而異其法也

帝曰病在中而不實不堅且聚且散柰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無積者求其藏虛則補之藥以祛之食以隨之行水漬之和其中外可使畢已

此言病有在中而聚散不常者當審虛實兼藥食和中外以治之也帝問病有在中者而按之不實不堅且聚且散是果何法以治之伯言審其有積無積如無積者則求其病之在于何藏其藏虛者宜有以補之故藥以祛其病食以隨其欲不專于用藥可也（所謂食有如下節穀肉果菜是也）又必用藥之湯水以漬之則藥食調其中而湯水治

其外庶幾中外和而病可已矣

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不盡行復如法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夭殃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

此言約方有法而藥食皆先之歲氣也帝問凡藥有毒無毒服之者有所約乎（靈樞禁服篇云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而弗約則神與弗俱）伯言病有久者則方必大病有新者則方必小故藥有大毒常毒小毒無毒之分則去病以六分七分八分九分而止當量其病之新故而制方大小以用之至于穀肉果菜以食爲養但盡其所宜無使過之以傷其正耳夫藥食兼行如此如病有未盡又行之復如前法也（王註云大毒之性烈其爲傷也多小毒之性和其爲傷也少常毒減大毒之性一等加小毒之性一等所傷可知也故至約必止之以待來證爾然無毒之藥性雖平和久而多之則氣有偏勝則有偏絕久攻之則藏氣偏弱既弱且困不可長也故十去其九而止服至約已則以五穀五肉五果五菜隨五藏宜者食之已盡其餘病藥食兼行亦通也藏氣法時論云毒藥攻邪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然歲有六氣分主有南面北面之政必先知六氣所在人脉至尺寸應之太陰所在其脉沉少陰所在其脉鉤厥

陰所在其脉弦太陽所在其脉大而長陽明所在其脉短而濇少陽所在其脉大而浮如是六脉則爲天和不知之者呼爲寒熱攻寒令熱脉不變而熱疾已生制熱令寒脉如故而寒疾已起故凡用藥以治病者必先歲氣無伐天和可也又當知病有虛實如邪氣實者而又補之是之謂盛盛也又謂之致邪也正氣虛者而又瀉之是之謂虛虛也又謂之失正也斯則遺人以夭殃而絕其長命耳

帝曰其久病者有氣從不康病去而瘠柰何岐伯曰昭乎哉聖人之問也化不可代時不可違夫經絡以通血氣

以從復其不足。與衆齊同。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廼彰。生氣以長。命曰聖王。故大要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此之謂也。帝曰善

此言人病而瘠者。當順化承時以待之也。帝問歲氣有久病者。氣乃不康。及病去而瘠。伯言天地有自然之化。不可以人力代。故無代化也。人物有成敗之時。不可以私智違。故無違時也。今久病而不康。及病去而瘠者。其經絡已通。血氣已順。當復其不足之藏。而與足者同。必養之和之。而靜以待時。則形自彰。而不瘠矣

六元正紀大論篇第七十一（前天元紀大論第四節以厥陰之上至眞上之等云爲六元彼乃名篇曰天元紀大論此未有著曰六元正紀故立有篇其義發彼之所未盡也）

黃帝問曰。六化六變。勝復淫治。甘苦辛鹹酸淡先後。余知之矣。夫五運之化。或從天氣。或逆天氣。或從天氣而逆地氣。或從地氣而逆天氣。或相得。或不相得。余未能明其事。欲通天之紀。從地之理。和其運。調其化。使上下合德。無相奪倫。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運宣行。勿乖其政。調之正味從逆奈何。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此天地之綱紀。變化之淵源。非聖帝孰能窮其至理歟。臣雖不敏。請陳其道。令終不滅。久而不易。帝曰。願夫子推而次之。從其類序。分其部主。別其宗司。昭其氣數。明其正化。可得聞乎。岐伯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暑燥濕風火臨御之化。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陰陽卷舒。近而無惑。數之可數者。請遂言之（令平声別彼劣切卷上声數之可數二數字俱上声）

此帝欲推六元之紀。而伯先啓其端也。或從天氣逆天氣者。運氣與司天之氣。有異同也。或從地氣逆地氣者。運氣與在泉之氣。有異同也（同爲從異爲逆）從爲相得。逆爲不相得。通天紀。從地理者。明司天在泉之義也。和其運調其化者。和調五運及六化之氣也。上下合德。無相奪倫者。司天在泉之德。不相凌奪也。自通天之紀。至勿乖其

政即下文折其鬱氣資其化源抑其運氣扶其不勝無使暴過而生其疾等義也調其正味從逆者即下文食歲穀以全其眞及用寒遠寒等謂也從其類序者如自甲子以至乙亥初氣以至終氣皆是也分其部主者凡天地左右初氣終氣分爲主客皆有部主也先立其年者如下文某年爲壬辰某年爲壬戌也以明其氣者何者爲運氣亦爲太角是也何者爲司天之氣太陽寒水司天是也何者爲在泉之氣太陰濕土是也明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暑燥濕風火臨御之化者明司天在泉五行六氣之化也

帝曰太陽之政柰何岐伯曰辰戌之紀也（辰戌屬太陽寒水故以五辰五戌之年爲屬太陽之政）

太陽（寒水司天司之爲言直也主行天之令上之位也餘倣此）太角（壬爲陽木爲太角歲運者運之爲言動也主天地之間人物化生之氣中之位也餘倣此）太陰（濕土在泉在泉者主地之化行乎地中下之位也餘倣此）壬辰　壬戌　其運風（壬爲木運主風）其化鳴紊啓拆（風之化五常政大論云其德鳴靡啓拆）其變振拉摧拔（風之變凡曰運曰化曰變皆從太角運起）其病眩掉目瞑（風之病主于肝新校正云詳此病證以運加司天地爲言）

太角（初正從壬爲太角上起）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太生少少生太者老變爲少少變爲老之義後倣此）

太陽（寒水司天）太徵（戊爲陽火爲大徵）太陰（濕土在泉）戊辰　戊戌　同正徵（五常政大論云赫曦之紀上羽與正徵同）其運熱（戊爲火運主熱）其化暄暑鬱燠（五常政大論燠作蒸也）其變炎烈沸騰（火之變）其病熱鬱

太徵（戊爲太徵）少宮　太商　少羽（終）少角（初）

太陽（寒水司天）太宮（甲爲陽土爲太宮）太陰（濕土在泉）甲辰歲會（同天符）甲戌歲會（同天符○新校正云按天元紀大論云承歲爲歲直又六微旨大論云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王註云歲直亦曰歲會此甲爲太宮辰戌爲四季故曰歲會又曰同天符者按本論下文云太過而加同天符是此歲一爲歲會又爲同天符也）其運陰埃（新校正云詳太宮有三運皆曰陰雨獨此曰陰埃埃疑作雨）其化柔潤重澤（五常政紀大論澤作淖土之化）其變震驚飄驟（土之變）其病濕下重（土之病）

太宮（甲爲太宮）少商　太羽（終）太角（初）少徵

太陽（寒水司天）太商（庚爲太商）太陰（濕土在泉）庚辰　庚戌　其運涼（金之運）其化霧露蕭飋（金之化）其變肅殺凋零（金之變）其病燥背瞀胸滿（金之病）

太商（庚爲太商）少羽（終）少角（初）太徵　少宮

太陽（寒水司天）太羽（丙爲陽水爲太羽五常政大論云上羽而長氣不化）太陰（濕土在泉）丙辰（天符）丙戌（天符○按天元紀大論云應天爲天符又六微旨大論云土運之歲上見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皆天與之會故

（曰天符。又本節下文云五運行同天化者命曰天符。又云臨者太過不及皆曰天符。）其運寒（運符於正云并太羽三運此爲上羽以陽少陰司天矣太徵而少陽司天運言暑則此與少陰司天運言其運寒者凝此太陽司天運合太羽當言其運寒藏少陽少陰司天運當云其運寒）其化凝慘凓冽（水之化。五常大論云凝慘寒雰）其變冰雪霜雹（水之變）其病大寒留于谿谷（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皆寒之病）

太羽（丙爲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凡此太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天氣肅，地氣靜。寒臨太虛，陽氣不令。水土合德，上應辰星鎮星。其穀玄黅。其政肅，其令徐。寒政大舉，澤無陽燄，則火發待時。少陽中治，時雨乃涯。止極雨散，還于太陰。雲朝北極，濕化乃布。澤流萬物，寒敷于上，雷動于下。寒濕之氣持于氣交。民病寒濕，發肌肉萎，足痿不收，濡寫血溢。初之氣，地氣遷，氣廼大溫，草廼早榮，民廼厲，溫病廼作，身熱頭痛嘔吐，肌腠瘡瘍。二之氣，大涼反至，民廼慘，草乃遇寒，火氣遂抑，民病氣鬱中滿，寒廼始。三之氣，天政布，寒氣行，雨廼降，民病寒，反熱中，癰疽注下，心熱瞀悶，不治者死。四之氣，風濕交爭，風化爲雨，廼長廼化廼成，民病大熱少氣，肌肉萎足痿，注下赤白。五之氣，陽復化，草廼長，廼化廼成，民廼舒。終之氣，地氣正，濕令行，陰凝太虛，埃昏郊野，民廼慘淒，寒風以至，反者孕乃死。故歲宜苦以燥之溫之，必折其鬱氣，先資其化源，抑其

運氣，扶其不勝，無使暴過而生其疾，食歲穀以全其真，避虛邪以安其正，適氣同異，多少制之，同寒濕者燥熱化，異寒濕者燥濕化，故同者多之，異者少之，用寒遠寒，用涼遠涼，用溫遠溫，用熱遠熱，食宜同法，有假者反常，反是者病，所謂時也。（黅，居吟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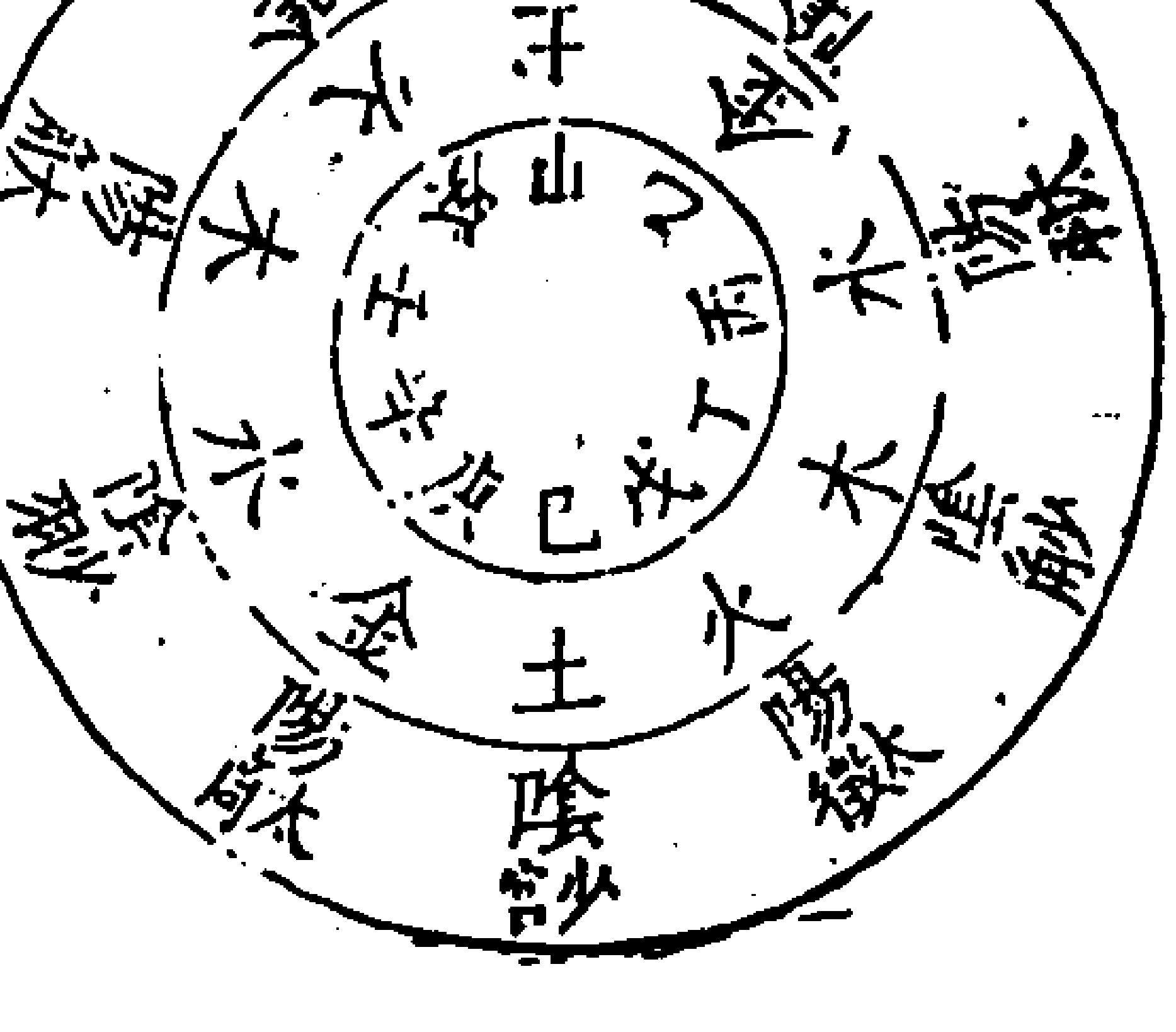
此言太陽司天之政，有主氣，又加以客氣，而天時民病治法因之也。凡此太陽司天之政，則辰戌之紀，曰壬辰、壬戌、戊辰、戊戌、甲辰、甲戌、庚辰、庚戌、丙辰、丙戌，皆主太過之歲。其氣化運行先天，蓋太過者爲先天，而六步之氣生長化收藏，皆先天時而至耳（後云運有餘其至先。餘歲先天同此）。寒水司天，故天氣肅；濕土在泉，故地氣靜。寒臨太虛，故陽氣不令。水土合德，故辰星鎮星應之。其穀玄黅者，水土二色也。肅者水之政，徐者土之令。惟寒政大舉，故川澤無有陽燄。寒甚則火鬱，故火發必待其時，至少陽爲三之氣乃中治也。又太陽寒水加之時，雨乃涯，止極雨散，則雨歸于土，所謂還于太陰也。雲朝北極，濕化乃布，澤流萬物，則北極爲雨府，而雨濕相持也。寒水之氣敷于上，少陽雷火動于下，而寒濕之氣持于天地之交者如此。斯時民病爲寒濕，發爲肌肉萎，爲足萎不收，爲濡寫，爲血溢，此皆火發之病也。乃其初之主氣木厥陰風木

（自斗建丑正至卯之中則是大寒至驚蟄之末六十日有奇所者謂八十七刻半也厥陰木爲風化用事風氣施行陽氣發動萬物發生以應春此初氣主也後做此）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則往歲卯酉少陰在泉終之主氣本太陽寒水而客氣乃少陰君火今之客氣又少陽相火故地氣遷氣迺大溫草木早榮民病迺爲厲爲溫病爲身熱爲頭痛爲嘔吐爲肌腠瘡瘍也二之主氣本少陰君火也（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則自春分至立夏之末六十日有奇少陰君火爲熱化用事暄淑乃行君德之象不司炎暑以應夏此二氣主也後做此）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大涼反至民乃慘草迺遇寒火氣遂抑矣民病爲氣鬱爲中滿寒氣從茲始矣三之主氣本少陽相火也（自斗建巳正至未之中則自小滿至小暑之末六十日有奇少陽相火暑化用事此司天之位炎暑乃行以應長夏此三氣主也後做此）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故天政布寒氣行雨乃降民病寒然相火爲主故民病反爲熱中爲癰疽爲注下爲心熱瞀悶若不治之則死也四之主氣本太陰濕土也（自斗建未正至酉之中則自大暑至白露之末六十日有奇太陰土濕化用事雲雨乃行此四氣主也後做此）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故風濕交爭風化爲雨在氣候爲長爲化爲成民病爲大熱爲少氣爲肌肉痿爲足痿爲注下赤白五之主氣本陽明燥金也（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則自秋分至立冬之末六十日有奇陽明金燥化用事清涼乃行此五氣主也餘做此）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陽氣復化草迺長迺化迺成民氣迺舒其病爲血溢妄行爲肺氣壅

出終之主氣本太陽寒水也（自斗建亥正至丑之中則自小雪至小寒之末六十日有奇太陽水寒化用事嚴凝乃行終氣主也餘做此）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故地氣正濕令行陰凝太虛埃昏郊野民病慘悽及寒風已至則脾受濕腎表其病人有孕乃死然則治法當何如故辰戌之歲宜用苦味以燥其濕土溫其寒水可也折其鬱氣者折其來勝之氣以散其被勝之鬱也後本病篇云辰戌之歲木氣升之主逢天柱勝而不前又遇庚辰庚戌金運先天中運勝之忽然不前又云辰戌之歲少陽降地主窒天玄勝之不入又遇丙辰丙戌水運太過先天降而不下故刺法論于木氣不能升者刺足厥陰肝經之井穴大敦火欲降而不能入地者刺足少陰腎經之井穴涌泉足太陽膀胱經之合穴委中皆以折其鬱氣也資其化源者取其化源而寫之也（太過年則寫不及年則補）又按刺法論云當取其化源是故太過取之不及資之太過取之次抑其鬱取其運之化源令折鬱氣不及扶資以扶運氣以避虛邪也資取之法令出密語（玄珠密語）由是觀之則太過之年當名曰取不及之年當名曰資今按本篇辰戌之紀當曰取而乃曰資丑未之紀當曰資而乃曰取此皆互言而不拘耳若陽明厥陰之紀皆名曰資少陽少陰之紀皆名曰取則正合于刺法篇

義矣。至于本篇本節之義，則新校正云：先于九月迎取化源，先寫腎之源，蓋以水王十月，故先于九月迎而取之。寫水所以補火也。抑其運氣，扶其不勝者，蓋太角歲則脾不勝，太徵歲則肺不勝，太宮歲則腎不勝，太商歲則肝不勝，太羽歲則心不勝。今辰戌之年則心不勝，故當抑其運氣之有餘而扶其心之不勝可也。蓋此太陽司天五歲之氣，適宜先助其心，後扶其腎氣耳。又木過則脾病生，火過則肺病生，土過則腎病生，金過則肝病生，水過則心病生，無使暴過而生其疾。其穀玄黃者，歲穀也，宜食之以全其真。虗邪者，八風之虗邪賊風，從後來衝人者也，宜避之以安其正。即如甲辰甲戌爲太宮，庚辰庚戌爲太商，丙辰丙戌爲太羽，乃歲氣之同寒濕也，宜治以燥熱之化。壬辰壬戌爲太角，戊辰戊戌爲太徵，乃歲氣之異寒濕也，宜治以燥溫之化，以同異而多少其制。且司氣有寒熱溫涼，而人之藥食亦有寒熱溫涼，故用藥食者，當遠司氣之寒熱溫涼而無犯之。（本篇下文有云：司氣已熱，用熱無犯；司氣已寒，用寒無犯；司氣已涼，用涼無犯；司氣已溫，用溫無犯。則其無犯者，以司氣之寒熱溫涼不可輕犯之也。）彼有假借而用之者，特以邪勝其主，則可反常以少犯之。如夏寒甚，則可以熱犯熱；若寒不甚，則不可犯也。（按本篇後云：帝曰：假者何如？岐伯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所謂主氣不足，客氣勝也。言用寒熱溫涼而無犯司氣之寒熱溫涼者，此病之正法也。內有假借反常之法者，正以主氣不足，客氣勝之，則借其寒熱溫涼之氣以扶正氣而應客者，故雖犯之而無所禁耳。下文云：間氣同其主無犯，異其主則小犯之。又云：天氣反時，則可依時，反勝其主，則可犯。又云：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所謂主氣不足，客氣勝也。王註云：正氣不足，臨氣勝之，假寒熱溫涼以資四正之氣，則可以熱犯熱，以寒犯寒，以溫犯溫，以涼犯涼也。）若非假反之法，則與時相違，病從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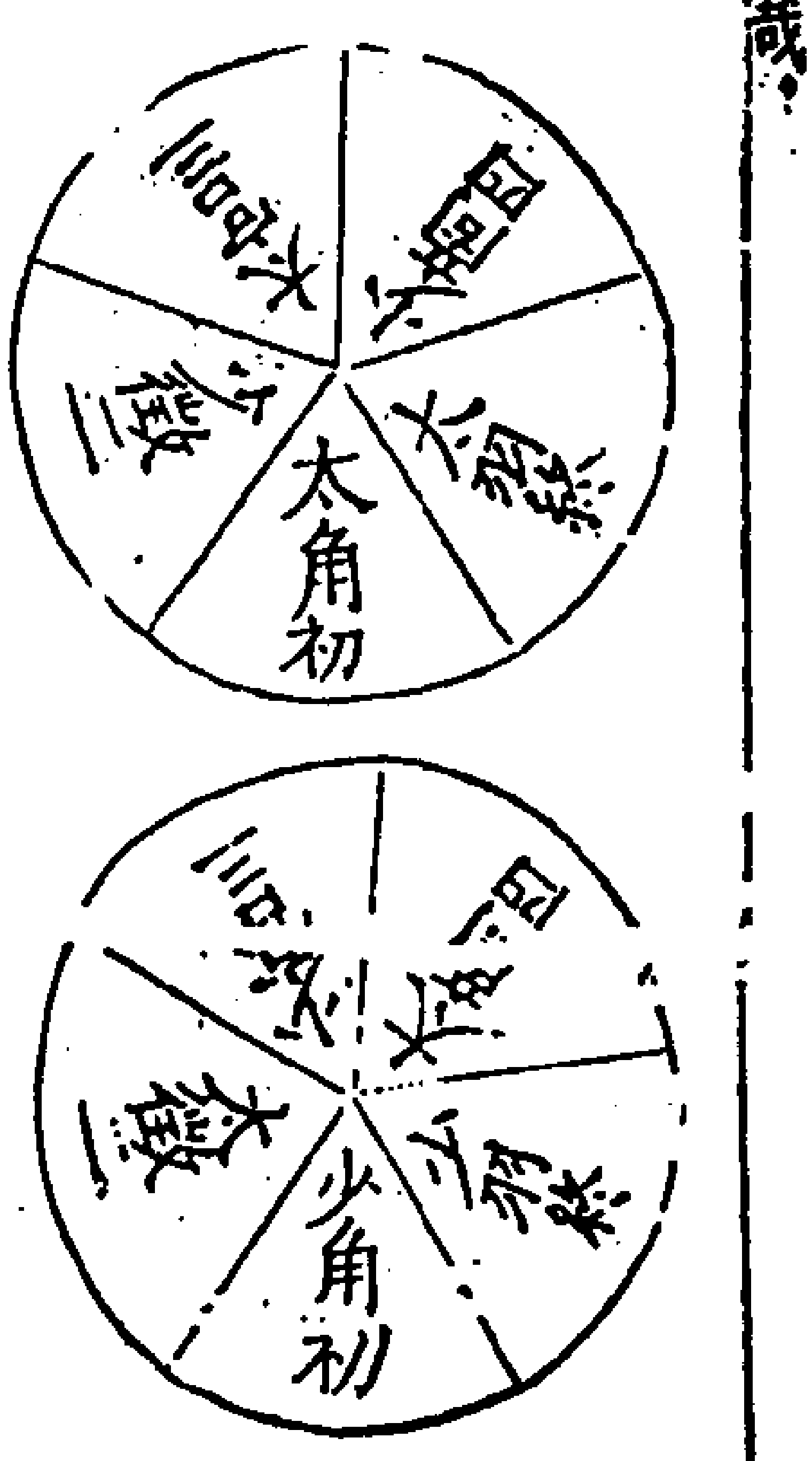
五音建運之圖



運氣全書云五音者五行之音聲也土曰宮金曰商木曰角火曰徵水曰羽在陽年則曰太在陰年則曰少晉書曰角觸也象諸陽氣觸動而生其位丁壬歲也徵止也言物盛則止其位戊癸歲也商強也謂金性之堅強其位乙庚歲也羽舒也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其位丙辛之歲也宮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又總堂室奧阼而謂之宮所圍不一蓋土亦以通貫于金木水火王于四季榮于四藏皆總之之意也其位甲己歲也故五運從十干起甲為上也土生金故乙次之金生水故丙次之如此五行相生而博甲為陽乙為陰亦相間而數如環之無端詳其五音五運之由莫不上下相召小大相聚同歸于治而已是故因刻以成日因日以成月因月以成歲遞相因以制用雖太古占天望氣定位之始見黅天之氣橫于甲己為土運素天之氣橫于乙庚為金運玄天之氣橫于丙辛為水運蒼天之氣橫于丁壬為木運丹天之氣橫于戊癸為火運則莫不有疑焉若以月建之法論之則立運之因又可見也何哉丙者火之陽建于甲己歲之首正月建丙寅丙火生土故甲己為土運戊者土之陽建于乙庚歲之首正月建戊寅戊土生金故乙庚為金運庚者金之陽建于丙辛歲

之首正月建庚寅庚金生水故丙辛為水運甲者木之陽建于戊癸歲之首正月得甲寅甲木生火故戊癸為火運壬者水之陽建于丁壬歲之首正月得壬寅壬水生木故丁壬為木運是五運皆生于正月建干豈非日月歲時相因而制用哉

歲中五運之圖



運氣全書云地之六位則分主于四時天之五運亦相生而終歲度每十[illegible]一司天本法云折終王而已此則一歲主運也每運各主七十三日零五刻總五運之數則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共成一歲蓋將當年生二起一歲中通主三百六十五日大運為主將歲之主運上下因之而名太少五音也若當年是木合自太角而下生之故曰初止太角木生少徵火少徵火生太宮土太宮土生少商金少商金生太羽水則為終亦以太過不及隨之也若當年少宮為大運則上下因之少宮主上乃見火故曰太徵太徵火上乃先木故曰少角則主運自少角起故初而至少羽水為終矣木為初之運大寒日交火為二之運春分後十三日交土為三之運小滿後二十五日交金為四之運大暑後三十七日交水為五之運秋分後四十九日交此乃一歲之主運有太少之異也按天元玉冊截法中又有歲之客運行于主運之上與六氣主客之法同故王冊曰歲中客運者常以應干前二干為初運○申子辰歲大寒日寅初交○亥卯未歲大寒日亥初交○寅午戌歲大寒日申初交○巳酉丑歲大寒日巳初交　此五運相生而終歲度也然于經未見其用以六氣言之則運亦當有主客以行天令蓋五行之運亦主其氣皆同而無用不行生化者亦然當年大運乃通主一歲如司天通主上半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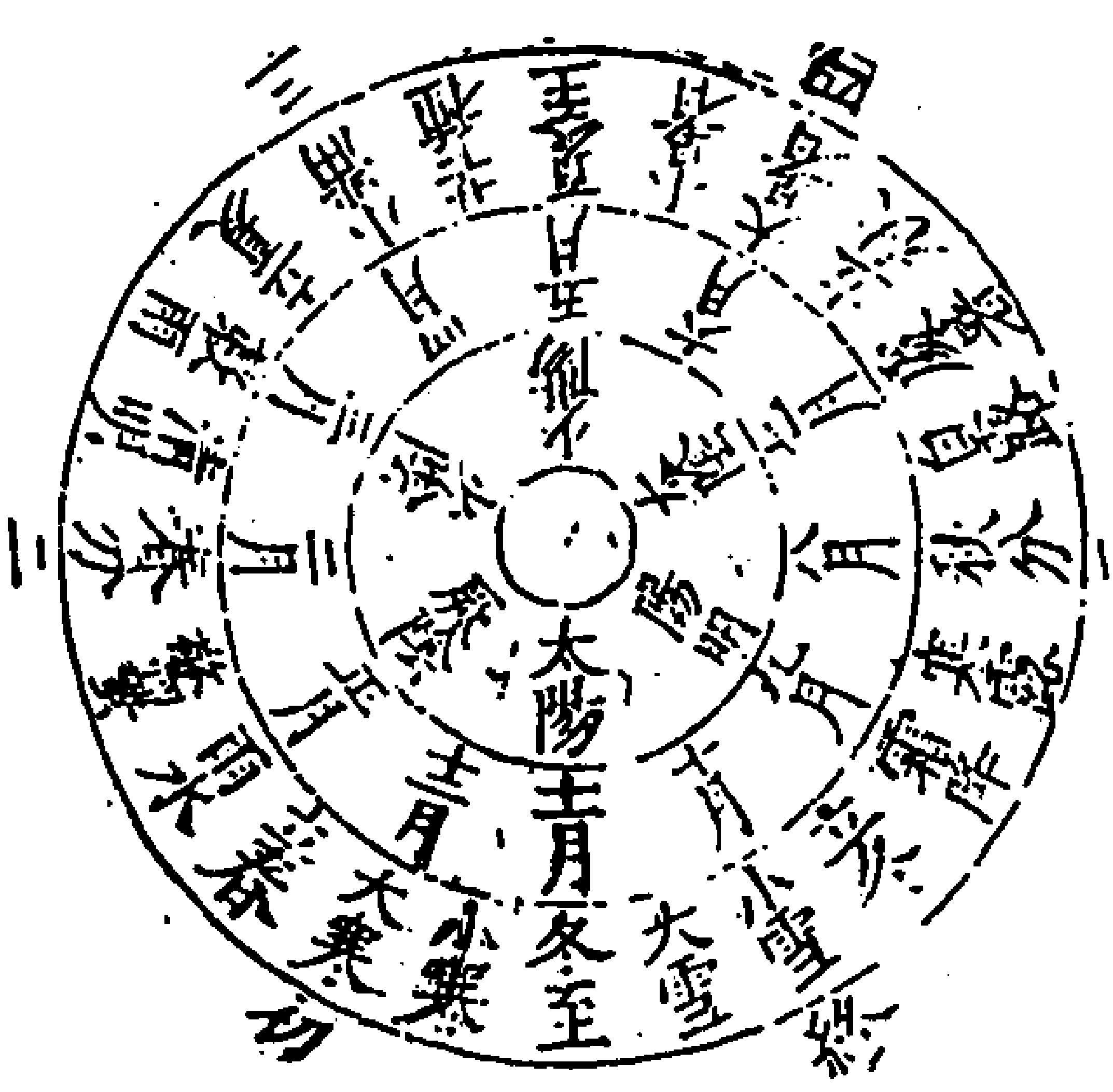
法云珠指此以謂六元還周言素問隱一音也按天元王冊截法言五運之客互主一歲則經所載者乃逐年之主運也明當以王冊為法則其義通玄珠之說補註亦不取之

辰戌歲氣寒化之圖

寒水司天　濕土在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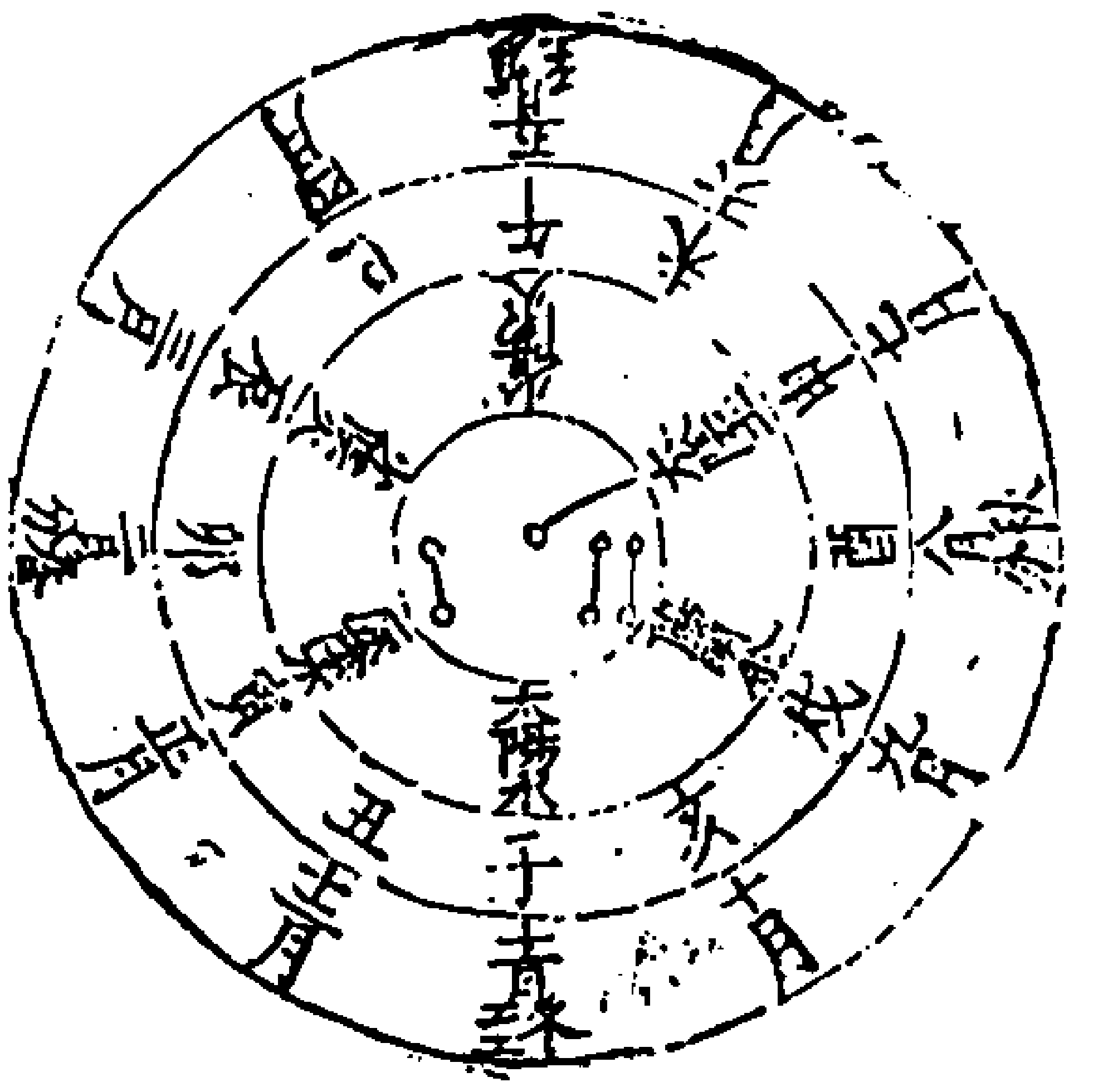
初氣厥陰風木	二氣少陰君火	三氣少陽相火	四氣太陰濕土	五氣陽明燥金	終氣太陽寒水
少陽相火加	陽明燥金加	太陽寒水加	厥陰風木加	少陰君火加	太陰濕土加
天時	天時	天時	天時	天時	天時
地氣遷氣廼大温草廼早榮	大凉反至民廼慘草廼遇寒火氣遂抑	天政布寒氣行雨廼降	風濕交爭風化爲雨廼長廼化廼成	陽復化草廼長廼化廼成	地氣正濕令行陰凝太虛埃昏郊野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廼厲温病廼作身熱頭痛嘔吐肌腠瘡瘍	氣鬱中滿寒廼始	病寒反熱中癰疽注下心熱瞀悶不治者死	大熱少氣肌肉萎足痿注下赤白	民廼舒	民廼慘悽寒風已至反者孕廼死

交六氣時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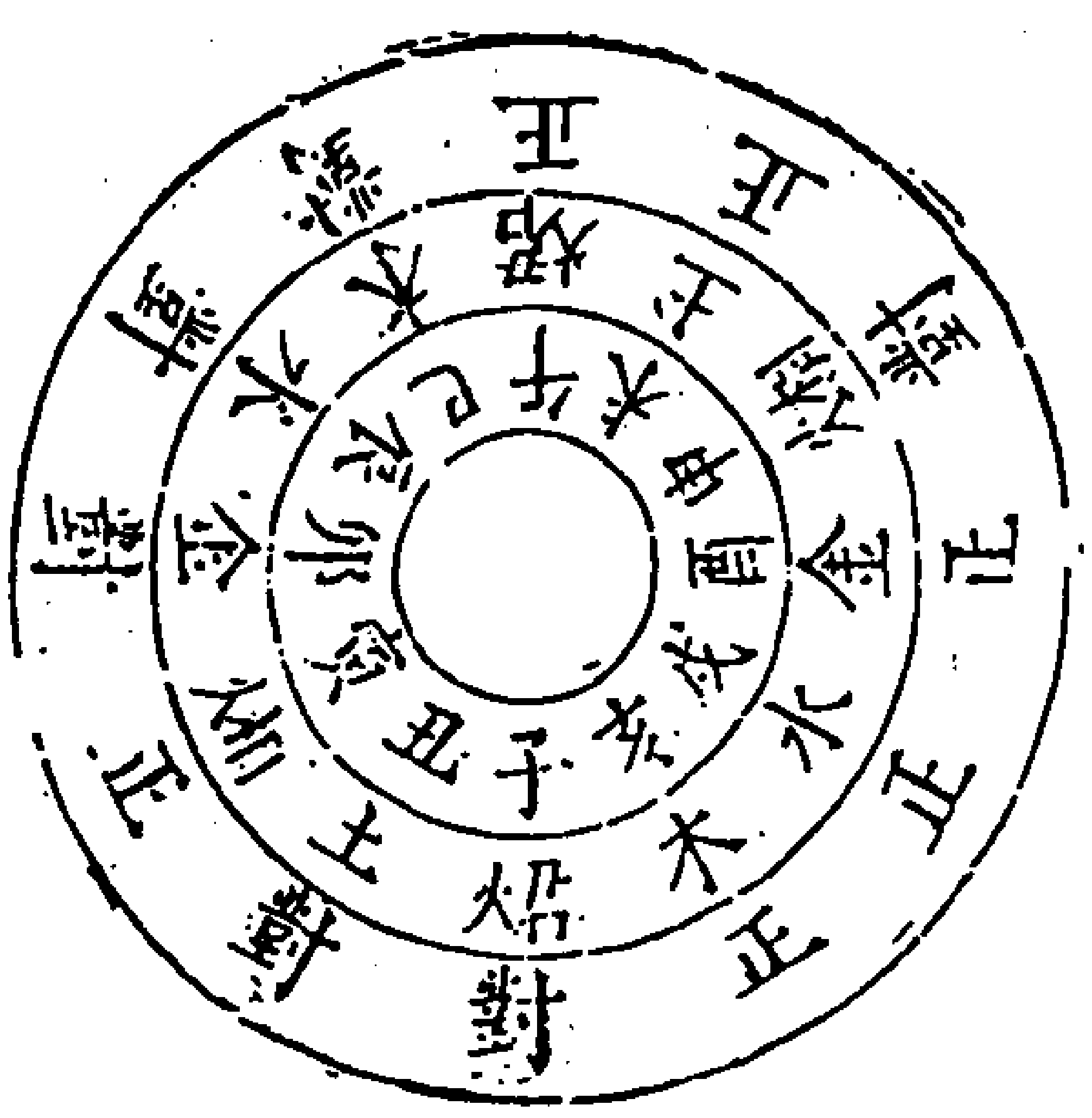
運氣全書云陰陽相遘分六位而寒暑弛張日月推移運四時而氣令更變故經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顯明謂之日即卯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者乃六氣之主位也自十二月中氣大寒日交木之初氣次至二月中氣春分日交君火之二氣次至四月中氣小滿日交相火之三氣次至六月中氣大暑日交土之四氣次至八月中氣秋分日交金之五氣次至十月中氣小雪日交水之六氣每氣各主六十日八十七刻半總之乃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共周一歲也若歲外之餘及小月之日則不及也但推之曆日依節令交氣此乃地之陰陽所謂靜而守位者也常爲每歲之主氣寒暑燥濕風火者乃六氣之常紀氣應之不同者又有天之陰陽所謂動而不息自司天在泉左右四間是也輪行而居其上名之曰客氣客氣乃行歲中之天命天命所至則又有寒暑燥濕風火之化主氣則常祇奉客之天命客勝則從主勝則逆二者有勝而無復矣

年主氣之圖



運氣全書云地氣靜而守位則春溫夏暑秋凉冬寒爲歲歲之常令四時爲六氣之所主也厥陰木爲初氣者方春氣之始也木生火故少陰君火少陽相火次之火生土故大陰土次之土生金故陽明金次之金生水故太陽水次之皆相生而有其令莫不咸有緒焉木爲初氣主春分前六十日有奇自斗建丑正至卯之中天度至此風氣乃行也君火爲二氣主春分後六十日有奇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天度至此暄淑乃行也相火爲三氣主夏至前後各三十日有奇自斗建巳正至未之中天度至此炎熱乃行也土爲四氣主秋分前六十日有奇自斗建未正至酉之中天度至此雲雨乃行濕蒸乃作也金爲五氣主秋分後六十日有奇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天度至此淸氣乃行萬物皆燥也水爲六氣主冬至前後各三十日有奇自斗建亥正至丑之中天度至此寒氣乃行也六位旋相七氣以成一歲則天之六氣每歲轉居于其上以行天令者也其交日時前已具載矣○逐年主氣歌　初氣逐年木土先二君三相火排連四來是土臨爲主五氣金星六水全

逐年客氣之圖



運氣全書云六氣分上下左右而行天令十二支分節令時日而司地化上下相召而寒暑燥熱風火與四時之氣不同者蓋相臨不一而使然也六氣司于十二支者有正對之化也然厥陰所以司于巳亥者何也謂厥陰木也木生于亥故正化于亥對化于巳也雖有卯爲正木之分乃陽明金對化也所以從生而順于巳也少陰所以司于子午者何也謂少陰爲君火尊位所以正得南面離位故正化于午對化于子也太陰所以司于丑未者何也謂太陰爲土土爲中宮寄于坤位西南居未分也故正化于未對化于丑也少陽所以司于寅申者何也謂少陽相火位卑于君火也雖有午位君火居之火生于寅故正化于寅對化于申也陽明所以司于卯酉者何也謂陽明爲金酉爲西方西方爲金故正化于酉對化于卯也太陽所以司于辰戌者何也謂太陽爲水雖有子位以居君火對化辰戌爲土水雖上用[illegible]子日水由地中行以斯可見矣水乃伏土中即火戌天[illegible]戌是也六已地乃依是也故水雖土用正化于戌對化二辰也此玄珠之詳已可矣莫不各有因焉此天之陰陽合地之十二支動而不息者也但將干推起當年司天數至者爲司天相對二氣爲在泉餘氣爲左右間用

（在泉後一氣爲初之氣主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至天爲三之氣主上半年自大寒日後通主上半年也今在泉爲六氣主下半年自大暑日後通主下半年也陰子爲首順行文常爲太過司天太過不及亦間數則與十干起運同上下相合也故經曰歲半巳前天氣主之歲半巳後地氣主之者此也天之六氣客也將此客氣布于地之六氣步位之上則有氣化之異参從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者謂司天曰上位在南方則面北立左右方左西右東也在泉曰下位在北方則面南立左右乃左東右西也故上下異而左右殊六微旨大論曰少陽之右陽明治之之緒者乃南面而立以閱氣之至非論上下左右之位而與顯明之左君火治之之意同謂面南視之指位而言也。逐年客氣求　每年退二是客鄉上臨貴數下臨方初中六氣排輪取主客與裏定弱強　假如子年司天後三辰戌是也太陽寒水爲初之氣客也亥爲二氣子爲三氣丑爲四氣寅爲五氣卯爲六氣餘如丑年司天後三位是亥厥陰風木爲初氣少陰君火爲二氣太陰濕土爲三氣少陽相火爲四氣陽明燥金爲五氣太陽寒水爲終氣）

帝曰善。陽明之政奈何。岐伯曰。卯酉之紀也。（卯酉爲陽明燥金故以五卯五酉之年爲爲陽明之政）

陽明（燥金司天）少角（丁爲陰木爲少角。）少陰（君火在泉）清熱勝復同（清勝少角熱復清氣餘少運皆同）同正商（上見陽明上商與正商同言歲木不及也餘倣此。五常政大論云委和之紀上商與正商同）丁卯歲會　丁酉　其運風清熱（不及之運常兼勝復之氣言之風運氣也清勝氣也熱復氣也餘少運悉同）

少角（初正）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義見前）

陽明（燥金司天）少徵（癸爲陰火爲少徵）少陰（君火在泉）寒雨勝復同（寒勝雨復）同正商（上見陽明同正商伏明之紀上商與正商同）癸卯（同歲會）癸酉（同歲會。按本論下文云不及而加同歲會也今此運少徵爲不及下加少陰君火故曰同歲會所謂下者在泉也）其運熱寒雨（運氣爲熱勝氣爲寒復氣爲雨）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太角（初）

陽明（燥金司天）少宮（己爲少宮）少陰（君火在泉）風涼勝復同（木勝土爲風金復木爲涼）己卯　己酉　其運雨風涼（雨運氣也風勝氣也涼復氣也。）

少宮　太商　少羽（終）少角（初）太徵

陽明（燥金司天）少商（乙爲陰金爲少商）少陰（君火在泉）熱寒勝復同（熱勝寒復）同正商（從革之紀上商與正商同）乙卯天符　乙酉（歲會太一天符以新校正云按天元紀大論云三合爲治又六微旨大論云天符歲會曰太一天符王註云是爲三合一者天會二者歲會三者運會或曰此歲三合曰太一天符不當更曰歲會者甚不然也。乙酉本爲歲會又爲太一天符歲會之名不可去也或云己丑己未戊午何以不遠言歲會而單言太一天符且舉一隅則三者可知

去之則是太一天符不爲歲會也故不可去也）其運涼熱寒（司天爲涼在泉爲熱復爲寒）

少商　太羽（終）太角（初）少徵　太宮

陽明（燥金司天）少羽（辛爲陰水爲少羽）少陰（君火在泉）雨風勝復同（雨勝風復）辛卯少宮同（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五運不及除同正角正商正宮外癸丑癸未當云少徵與少羽同己卯己酉少宮與少角同乙丑乙未少商與少徵同辛卯辛酉辛巳辛亥少羽與少宮同合有十年今此論獨于此言少宮同者蓋以癸丑癸未丑未爲土故不更同少羽己卯己酉爲金故不更同少角辛巳辛亥爲木故不更同少宮乙丑乙未下見太陽爲水故不更同少徵又除此八年外只有辛卯辛酉二年爲少羽同少宮也）辛酉　辛卯　其運寒雨風（寒運氣也雨勝氣也風復氣也）

少羽（終）少角（初）太徵　少宮　太商

凡此陽明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天氣急地氣明陽專其令炎暑大行物燥以堅淳風乃治風燥橫逆流于氣交多陽少陰雲趨雨府濕化乃敷燥極而澤其穀白丹間穀命太者其耗白甲品羽金火合德上應太白熒惑其政切其令暴蟄蟲廼見流水不冰民病欬嗌塞寒熱發暴振慄癃閉清先而勁毛蟲廼死熱後而暴介蟲廼殃其發暴勝復之作擾而大亂清熱之氣持于氣交初之氣地氣遷陰始凝氣始肅水廼冰寒雨化其病中熱脹面目浮腫善眠鼽衄嚏欠嘔小便黃赤甚則淋二之氣陽廼布民廼舒物廼生榮厲大至民善暴死三之氣天政布涼廼行燥熱交合燥極而澤民病寒熱四之氣寒雨降病暴仆振慄譫妄少氣嗌乾引飲及爲心痛癰腫瘡瘍瘧寒之疾骨痿血便五之氣春令反行草廼生榮民氣和終之氣陽氣布候反溫蟄蟲來見流水不冰民廼康平其病溫故食歲穀以安其氣食間穀以去其邪歲宜以鹹以苦以辛汗之清之散之安其運氣無使受邪折其鬱氣資其化源以寒熱輕重少多其制同熱者多天化同清者多地化用涼遠涼用熱用熱用寒遠寒用溫遠溫食宜同法有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之者亂天地之經擾陰陽之紀也

此言陽明司天之政有主氣又加以客氣而天時民病

治法因之也凡此陽明司天之政則卯酉之紀曰乙卯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皆上不及之歲其氣化運行後天蓋六步之氣生長化收藏皆後天時而至耳（餘歲後天倣此本篇後天不及者其至後）天氣急躁金司天也地氣明君火在泉也金爲不及故陽專其令炎暑大行及金得其時物燥以堅淳風乃治故風燥橫逆流于氣交多陽少陰雲趨雨府濕化乃敷燥極而澤是爲三氣之分也其穀白丹白爲金而丹爲火金爲天而火爲地乃正氣所化生也若間穀則以太者之間氣命之（按太淨則言其穀其色並不言間穀少年則言其穀其色即所謂歲穀也又云若間穀則以太者命之詳下陸段新校正俱不明今按司天爲少則在泉必爲太宜以在泉間氣之色命之也即如此篇陽明司天則少陰在泉司天爲少在泉爲太然在泉左爲太陰其色黃右爲厥陰其色蒼皆是蒼黃之色也後凡少年倣此）其耗蟲物類則有白甲品羽等蟲爲患也（按此與厥陰有金耗蟲餘無未詳）金火合德上之所應者太白與熒惑也金之政切火之令暴蟄蟲乃見流水不冰民病爲欬爲嗌塞爲寒熱發暴爲振慄爲癃閟先清而勁則金先勝木木已承害故毛蟲廼死後熱而暴則金不勝故介蟲乃殃其發暴勝復之作擾而大亂清熱之氣持于氣交正三四氣相交之際也方其初之主氣本厥陰風木也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也氣遷陰始凝氣始肅水廼冰寒雨化民病爲中

眺爲脹爲面目浮腫爲善眠爲鼽爲衄爲嚏爲欠爲嘔爲小便黃赤甚則爲淋也二之主氣本少陰君火也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陽乃布民乃舒物乃生榮民病則厲大至善暴死也以其臣位于君故耳三之主氣本少陽相火也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天政布涼乃行燥熱交合以致燥極而澤民病爲寒熱也四之主氣本太陰濕土也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寒雨降民病爲暴仆爲振慄爲譫妄爲少氣爲嗌乾引飲及爲心痛爲癰腫爲瘡瘍爲寒瘧爲骨痿爲便血也五之主氣本陽明燥金也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春令反行草乃生榮民氣則

和也終之主氣本太陽寒水也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陽氣布其候反溫蟄蟲來見流水不冰民乃康平其有病者亦爲溫病耳乃君之化也然則治之者當何如宜食歲穀以安其正氣食間穀以去其邪氣必宜以鹹以苦以辛汗之清之散之安其運氣無使受邪折其鬱氣若後本病篇云卯酉之年太陽升天主窒天內勝之不前蓋太陽在地三年此年升天作陽明左間遇天內土司窒之不能升天又遇己酉己卯水欲升天土運抑之升之不前則陽明未遷正者即太陽未升天也故刺法論于水欲升而天內窒抑之者刺足少陰之合穴湧泉

又本病篇云卯酉之歲太陰降地主窒地蒼勝之不入又少陽未退位即太陰未得降也又遇丁酉丁卯木運承之降而不下故刺法篇云土欲降而地蒼窒抑之當刺足厥陰之井穴大敦足少陽之合穴陽陵泉資其化源蓋金王七月故于六月迎而取之以寫金氣凡寒熱以輕重而多少其制即如丁卯丁酉爲少角癸卯癸酉爲少徵乃歲氣之同爲熱也用方多以天清之化治之己卯己酉爲少宮乙卯乙酉爲少商辛卯辛酉爲少羽乃歲氣之同爲清也用方多以地熱之化治之司氣有寒熱溫涼而人之藥食亦有寒熱溫涼故用寒熱溫涼

者宜用遠司氣之寒熱溫涼而無犯之設有假借而用之者正以主氣不足客氣勝之而行之耳若非假借之法則亂天地之經擾四時之和者也

陽明司天　卯酉歲氣燥化之圖　少陰在泉

	初氣 厥陰風木	二氣 少陰君火	三氣 少陽相火	四氣 太陰濕土	五氣 陽明燥金	終氣 太陽寒水
	太陰濕土加	少陽相火加	陽明燥金加	太陽寒水加	厥陰風木加	少陰君火加
天時	地氣遷陰氣凝氣始肅水迺冰寒雨化	陽迺布民迺舒物迺生榮厲大至	天政布涼迺行燥熱交合燥極而澤	寒雨降	春令反行草迺生榮	陽氣布候反溫蟄蟲來見流水不冰
民病	中熱脹面目浮腫善眠鼽衄嚏欠嘔小便黃赤甚則淋	民善暴死	病寒熱	暴病仆振慄譫妄少氣嗌乾引飲心痛癰腫瘡瘍寒瘧骨痿便血	民氣和	民迺康平其病溫

帝曰善。少陽之政奈何。岐伯曰寅申之紀也（寅申爲少陽相火故以五寅五申爲紀少陽之政）

少陽（相火司天五常政大論云上徵則其氣逆即五運行大論之所謂以下臨上不當位也）太角（壬爲陽木爲太角）厥陰（風木在泉）壬寅（同天符）壬申（同天符。本論後云）（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陰謂在泉是厥陰乃同天符也）其運風鼓（風火合勢故其運風鼓少陰司天太角運亦同）其化鳴紊啓坼（按五常政大論云其德鳴紊啓坼）其變振拉摧拔　其病掉眩支脇驚駭（皆風火合勢）

太角（初正）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少陽（相火司天）太徵（戊爲陽火爲太徵五常政大論云上徵而收氣後）厥陰（風木在泉）戊寅（天符）戊申（天符）其運暑（運與司天皆熱）其化暄囂鬱燠（五常政大論作暄暑鬱燠此變暑爲暑者以上臨少陽故也）其變炎烈沸騰　其病上熱鬱血溢血泄心痛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少角（初）

少陽（相火司天）太宮（甲爲陽土爲太宮）厥陰（風木在泉）甲寅　甲申　其運陰雨（甲爲濕土）其化柔順重澤　其變震驚飄驟　其病體重胕腫痞飲

太宮　少商　太羽（終）太角（初）少徵

少陽（相火司天）太商（庚爲陽金爲太商）厥陰（風木在泉）庚寅　庚申　同正商（五常政大論云堅成之紀上徵與正商同）其運涼（太商之氣涼）其化霧露清切（五常政大論云霧露蕭飋又太商三運西蕭飋肅此言清切此下如厥陰當此蕭飋）

言

其變肅殺凋零　其病肩背胸中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少陽（相火司天）　太羽（丙爲陽水爲太羽）　厥陰（風木在泉）　丙寅　丙申

其運寒肅（太羽爲寒水新校正云詳此運不當言寒肅以注太陽司天太羽運中）　其化

凝慘慄冽（五常政大論作凝慘寒雰）　其變冰雪霜雹　其病寒浮

腫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凡此少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天氣正地氣擾風迺暴舉木偃沙飛炎火迺流陰行陽化雨迺時應火木同德上應熒惑歲星其穀丹蒼其政嚴其令擾故風熱參布雲

物沸騰太陰橫流寒迺時至涼風並起民病寒中外發瘡瘍內爲泄滿故聖人遇之和而不爭往復之作民病寒熱瘧泄聾瞑嘔吐上怫腫色變初之氣地氣遷風勝迺搖寒迺去候迺大溫草木早榮寒來不殺溫病迺起其病氣怫于上血溢目赤欬逆頭痛血崩脅滿膚腠中瘡二之氣火反鬱白埃四起雲趨雨府風不勝濕雨迺零民迺康其病熱鬱于上欬逆嘔吐瘡發于中胸嗌不利頭痛身熱昏憒膿瘡三之氣天政布炎暑至少陽臨上雨迺涯民病熱中聾瞑血溢膿瘡欬嘔鼽衄渴嚏欠喉痺目赤善暴死四之氣涼迺至炎暑間化白露降民氣和平其病滿身重五之

陽迺去寒迺來雨迺降氣門迺閉剛木早凋民避寒邪君子周密終之氣地氣正風迺至萬物反生霿霧以行其病關閉不禁心痛陽氣不藏而欬抑其運氣贊所不勝必折其鬱氣先取化源暴過不生苛疾不起故歲宜鹹宜辛宜酸滲之泄之漬之發之觀氣寒溫以調其過同風熱者多寒化異風熱者少寒化用熱遠熱用溫遠溫用寒遠寒用涼遠涼食宜同法此其道也有假者反之反是者病之階也

此言少陽司天之政有主氣又加以客氣而天時民病治法因之也凡此少陽司天之政歲運太過其氣化運

行先天而至少陽司天故天氣正風木在泉故地氣擾惟風木在泉故風迺暴舉木偃沙飛惟相火司天故炎火迺流陰行陽化雨乃時應火木同德上之所應者熒惑歲星也（新校正云六氣惟少陽厥陰司天司地爲上下通和無相勝剋故言木火同德餘氣皆有勝剋故言合德）其穀丹蒼丹爲火而蒼爲木也火之政嚴木之令擾故風熱參布雲物沸騰太陰橫流寒迺時至涼而並起民病爲寒中爲外發瘡瘍爲內爲泄滿聖人遇之和而不爭往復之作民病則爲寒熱爲瘧爲泄爲聾爲瞑爲嘔吐爲上怫腫色變也初之主氣本厥陰風木也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則地氣遷風勝乃搖寒迺去候迺

大溫草木早榮寒來不殺溫病乃起其病氣怫于上為血溢為目赤為欬逆為頭痛為血崩為脅滿為膚腠中瘡也二之主氣本少陰君火也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則火反鬱白埃四起雲趨雨府風不能勝濕雨乃零（落也詩靈雨既零）民乃康其有病者熱鬱于上為欬逆為嘔吐為瘡發于中為胸嗌不利為頭痛為身熱為昏憒為膿瘡也三之主氣本少陽相火也而又少陽相火客氣加之則天政布炎暑至少陽臨上雨乃涯民病有為熱中為聾為瞑為血溢為膿瘡為欬為嘔為鼽為衄為渴為嚏為欠為喉痺為目赤為善暴死也四之主氣本太陰濕土也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則涼乃至炎暑間化白露降民氣和平其有病者為滿為身重也五之主氣本陽明燥金也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則陽乃去寒乃來雨乃降氣門乃閉氣門者玄府也（腠名汗空所以發泄經脈營衛之氣故謂之氣門）剛木早凋民避寒邪君子則能周密也終之主氣本太陽寒水也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則地氣正風乃至萬物反生霿霧以行其病為關閉不禁為心痛為陽氣不藏而欬然則治之者當何如必抑其運氣之太過贊其所直之不勝折其鬱氣者後本病篇云寅申之年陽明升天主窒天英勝之不前蓋言陽明在地三年至此年丹天作少陽左間遇天英火司窒之故不能升又遇戊寅戊申火運先天而至則金欲升天火運抑之故刺法論云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當刺手太陰之經穴經渠後本病篇云寅申之歲少陰降地上窒地玄勝之不入又或遇丙申丙寅水運太過先天而至君火欲降水運承之降而不下故刺法論云火欲降而地玄窒抑之降而不入當刺足少陰之井穴湧泉足太陽之合穴委中先取化源王註以為年前之十二月迎而取之（新校正云詳王註資化取源殷註云取其意有四等太陽司天取九月陽明司天取六月是二者先取在天之氣也少陽司天取年前十二月太陰司天取九月是二者乃先時取在地之氣也少陰司天取年前十二月厥陰司天取四月義不可解按玄珠之說則不然太陽陽明之月與王註合少陽少陰俱取三月太陰取五月厥陰取年前十二月玄珠之義可解王註之月疑有誤也愚按王註與新校正皆名曰取蓋未考刺法論中太過取之不及資之之義耳）暴病不生重疾不起（新校正云詳此不言食歲穀間穀者蓋此歲天地氣正上下通和故不言也）故歲宜鹹宜辛宜酸以滲之泄之漬之發之觀其氣有寒溫者而調其病司天為熱在泉為風即如壬寅壬申為太角戊寅戊申為太徵乃同風熱者宜多用寒化甲寅甲申為太宮庚寅庚申為太商丙寅丙申為太羽乃異風熱者宜少用寒化天時有寒熱溫涼而人用藥食亦有寒熱溫涼凡用寒熱溫涼者宜用遠天時之寒熱溫涼而不可輕犯之也彼有假借而用之

以主氣不足臨氣勝之特假寒熱溫凉以資四正之氣則可以偶犯之耳若非假反之法則與時相違病必生矣

少陽司天　寅申歲氣　火化之圖　厥陰在泉

初氣 厥陰 風木	二氣 少陰 君火	三氣 少陽 相火	四氣 太陰 濕土	五氣 陽明 燥金	終氣 太陽 寒水
少陰君火加	太陰濕土加	少陽相火加	陽明燥金加	太陽寒水加	厥陰風木加
天時	天時	天時	天時	天時	天時
地氣遷風勝廼搖寒廼去候廼大溫草木早榮寒來不殺	火反鬱白埃四起雲趨雨府風不勝濕雨廼零民廼康	天政布炎暑至少陽臨上雨廼涯	涼廼至炎暑間化白露降民氣和平	陽廼去寒廼來雨廼降氣門廼閉剛木早凋	地氣正風廼至萬物反生霿霧以行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病
溫病氣怫于上血溢目赤欬逆頭痛血崩脇滿膚腠中瘡	熱鬱于上欬逆嘔吐瘡發于中胸嗌不利頭痛身熱昏憒膿瘡	熱中聾瞑血溢膿瘡欬逆嘔鼽衄渴嚏欠喉痺目赤善暴死	病滿身重	民避寒邪君子周密	關閉不禁心痛陽氣不藏而欬

帝曰：善。太陰之政奈何。岐伯曰：丑未之紀也。（丑未爲太陰濕土故以五丑五未爲太陰之政）

太陰　濕土　司天（清勝熱復）　少角（丁爲陰木爲少角）　太陽　寒水　在泉　清熱勝復同

同正宮（委和之紀上宮與正宮同蓋言上見太陰與正宮同也）　丁丑

丁未　其運風清熱（運風勝清復熱）

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太陰　濕土　司天（寒勝雨復）　少徵（癸爲陰火爲少徵）　太陽　寒水　在泉　寒雨勝復同

癸丑　癸未　其運熱寒雨（運熱勝寒復雨）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太陰　濕土　司天　少宮（己爲陰土爲少宮。）　太陽　寒水　在泉　風清勝復同

（勝風清復）　同正宮（五常政大論云卑監之紀上宮與正宮同蓋上見太陰當與正宮同也）

己丑（太一天符）　己未（太一天符已爲土丑未亦爲土司天之氣與當年十二律五行相同又是歲會名曰太一天符）　其運雨風清（運雨風勝清復）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太陰　濕土　司天（熱勝寒復）　少商（乙爲陰金爲少商）　太陽　寒水　在泉　熱寒勝復同

乙丑　乙未　其運涼熱寒（運涼熱勝寒復）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太陰　濕土　司天（風勝寒復此曰雨者疑誤）　少羽（辛爲陰水爲少羽）　太陽　寒水　在泉　風雨勝復同

同正宮（五常政大論云涸流之紀上宮與正宮同或以此二歲爲同歲會爲平水運歲去同正宮三字非也蓋此歲有二義而概以其一則不可也）

辛丑（同歲會）

辛未（[illegible]陰年曰同歲會）　其運寒雨風（運寒風勝雨復）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太商

凡此太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陰專其政，陽氣退避，大風時起，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原野昏霿，白埃四起，雲奔南極，寒雨數至，物成于差夏。民病寒濕，腹滿，身䐜憤，胕腫，痞逆，寒厥，拘急。濕寒合德，黃黑埃昏，流行氣交，上應鎮星、辰星。其政肅，其令寂，其穀黅玄。故陰凝于上，寒積于下，寒水勝火，則爲冰雹，陽光不治，殺氣廼行。故有餘宜高，不及宜下；有餘宜晚，不及宜早。土之利，氣之化也，民氣亦從之。間穀命其太也。（陽明司天之政下間穀命太詳見前新校正與王註同）

初之氣，地氣遷，寒廼去，春氣至，風廼來，生布萬物以榮，民氣條舒，風濕相薄，雨廼後。民病血溢，筋絡拘強，關節不利，身重筋痿。二之氣，大火正，物承化，民廼和。其病溫厲大行，遠近咸若。濕蒸相薄，雨廼時降。三之氣，天政布，濕氣降，地氣騰，雨廼時降，寒廼隨之。感于寒濕，則民病身重胕腫，胸腹滿。四之氣，畏火臨，溽蒸化，地氣騰，天氣否隔，寒風曉暮，蒸熱相薄，草木凝煙，濕化不流，則白露陰布，以成秋令。民病腠理熱，血暴溢，瘧，心腹滿熱，臚脹，甚則胕腫。五之氣，慘令已行，寒露下，霜廼早降，草木黃落，寒氣及體，君子周密，民病皮腠。終之氣，寒大舉，濕大化，霜廼積，陰廼凝，水堅冰，陽光不治。

感于寒則病人關節禁固腰脽痛寒濕推于氣交而爲疾也必折其鬱氣而取化源益其歲氣無使邪勝食歲穀以全其真食間穀以保其精故歲宜以苦燥之溫之甚者發之泄之不發不泄則濕氣外溢肉潰皮拆而水血交流必贊其陽火令禦甚寒從氣異同少多其判也同寒者以熱化同濕者以燥化異者少之同者多之用涼遠涼用寒遠寒用溫遠溫用熱遠熱食宜同法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也

此言太陰司天之氣有主氣又加以客氣而天時民病淫泆因之也氣化運行後天者以太陰司天之歲皆不

及也司天以濕在泉以寒故陰專其政陽氣退避土不及則風勝之故大風時起濕氣下降寒氣上騰故原野昏霧白埃四起雲奔南極寒雨數至物成于差夏謂立秋後十日也民病爲寒濕爲腹滿爲身䐜憤爲胕腫爲痞逆爲寒厥爲拘急也惟濕寒合德故黃黑埃昏流行于氣交之際上之所應者鎮星辰星耳寒之政肅濕之令寂其穀玄黅寒爲玄而濕爲黅也故陰凝于上寒積于下寒水勝火則爲冰雹而陽光不治殺氣乃行凡種穀者有餘之歲其土宜高不及之歲其土宜下高者宜晚下者宜早雖土之利實氣之化也民氣高下亦從之

至于間穀則以在泉爲太者之間氣命之蓋太陰爲少寒水爲太左間厥陰之色蒼右間陽明之色白也初之主氣本厥陰風木也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則地氣遷寒迺去春氣至風迺來生氣布萬物以榮民氣條舒風濕相薄雨氣迺後民病有爲血溢爲筋絡拘強爲關節不利爲身重爲筋痿也二之主氣本少陰君火也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則大火正蓋以少陰爲君火之位故大火正也物承化民迺和其病溫厲大行遠近皆然時則濕蒸相薄時雨乃降也三之主氣本少陽相火也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則天政下布濕氣乃降地氣上騰

時雨乃降寒亦隨之故感于寒濕則民病爲身重爲胕腫爲胸腹滿也四之主氣本太陰濕土也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則長火臨溽蒸化地氣上騰天氣否隔寒風曉暮蒸熱相薄草木凝烟濕化不流則白露陰布以成秋令民病爲腠理熱爲血暴溢爲瘧爲心腹滿熱爲臚脹甚則爲胕腫也五之主氣本陽明燥金也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則慘令已行霜露下降草木黃落寒氣及體而君子當周密民病則在皮腠中也終之主氣本太陽寒水也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則寒大舉濕大化霜積陰凝水冰陽隱民病感寒爲關節禁固爲腰脽痛蓋以

寒濕持于氣交而爲病也。然治之者當何如。必折其鬱氣者。後本病篇云。丑未之歲。少陽升天。主窒天蓬勝之不前。又或遇太陰未遷正者。即少陰未升天。辛丑辛未水運抑之。故刺法論云。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凡君火相火。同刺包絡之滎穴勞宮。按本病篇云。丑未之歲。厥陰降地。主窒地晶勝而不前。又或遇少陰未退位。即厥陰未降下。遇乙丑乙未金運抑之。降之未下。故刺法論云。木欲降而地晶窒抑之。降而不入。當刺手太陰之井穴少商。手陽明之合穴曲池。取其化源者。即于九月瀉之。益其歲氣。無使邪勝。食歲穀開穀。以全真保精。宜以苦者燥之溫之。甚者發之泄之。若不發不泄。則濕氣外溢。肉潰皮拆。而水血交流也。又必贊其陽火。以令禦甚歲寒之氣。從其氣之異同。以少多而判治之。如己丑己未之歲爲少宮。乙丑乙未之歲爲少商。辛丑辛未之歲爲少羽。是同爲寒。宜以熱化治之。己丑己未之歲爲少宮。又同爲濕。宜以燥化治之。丁丑丁未之歲爲少角。癸丑癸未之歲爲少徵。皆平和之歲也。凡以平和處之。其異者則少用。其同者則多用。天有寒熱溫涼。而人之藥食亦有寒熱溫涼。凡用寒熱溫涼者。宜逆寒熱溫涼而無犯之。或有假借而用之者。特以主氣不足。臨氣勝之。假其寒熱溫涼。以資四正之氣。則可以偶犯之耳。若非假反之法。則與時相違。病必生矣。

太陰司天　丑未歲氣　淫化之圖　太陽在泉

初氣 厥陰 風木	二氣 少陰 君火	三氣 少陽 相火	四氣 太陰 濕土	五氣 陽明 燥金	終氣 太陽 寒水
厥陰風木加	少陰君火加	太陰濕土加	少陽相火加	陽明燥金加	太陽寒水加
天時	天時	天時	天時	天時	天時
地氣遷寒迺去春氣正風迺來生布萬物以榮民氣條舒風濕相薄雨迺後	大火正物承化民迺和	天政布濕氣降地氣騰雨迺時降寒迺隨之	畏火臨溽蒸化地氣騰天氣否隔寒風曉暮蒸熱相薄草木凝煙濕化不流則白露陰布以成秋令	慘令已行寒露下霜迺早降草木黃落寒氣及體君子周密	寒大舉濕大化霜迺積陰迺凝水堅冰陽光不治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病
血溢筋絡拘強關節不利身重筋痿	瘟疫大行遠近咸若濕蒸相薄雨迺時降	感于寒濕民病身重胕腫胸腹滿	腠理熱血暴溢瘧心腹滿熱臚脹甚則胕腫	病在皮腠	感寒則病關節禁固腰脽痛

帝曰善少陰之政奈何岐伯曰子午之紀也（子午歲上陰火故以[illegible]子子午為少陰之政）

少陰（君火司天）　太角（壬為陽木為太角五常政大論云上徵則其氣逆）　陽明（燥金在泉）

壬子　壬午　其運風鼓（上為風火以鼓之）　其化鳴紊啓拆（五常政大論云其德鳴靡啓拆）　其變振拉摧拔（風火之變）　其病支滿

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少陰（君火司天）　太徵（戊為陽火為太徵五常政大論云上徵而收氣後）　陽明（燥金在泉）

戊子（天符）　戊午（太一天符）　其運炎暑（新校正云詳太徵運太陽司天曰熱少陽司天曰暑少陰司天曰炎暑兼司天之氣而言運也）　其化暄曜鬱燠（五常政大論作暄暑鬱燠此變暑為曜者以上臨少陰故也）　其變炎烈沸騰　其病上熱

血溢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少陰（君火司天）　太宮（甲為陽土為大宮）　陽明（燥金在泉）　甲子　甲午

其運陰雨（甲上）　其化柔潤時雨（五常政大論云柔潤重淖又太宮三運兩作柔潤重淖此時雨二字疑誤）　其變震驚飄驟　其病中滿身重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少陰（君火司天）　太商（庚為陽金為太商）　陽明（燥金在泉）　庚子（同天符）

庚午（同天符）　同正商（五常政大論云堅成之紀上徵與正商同）　其運涼切（以運合在泉故云涼切）　其化霧露蕭飋　其變肅殺凋零　其病下清（運與在泉皆金）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少陰（君火司天）　太羽（丙為陽水為太羽）　陽明（燥金在泉）　丙子（歲會丙子皆水）

丙午　其運寒（丙水）　其化凝慘凓冽（五常政大論作凝慘寒雰）

其變冰雪霜雹　其病寒下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凡此少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天地氣肅，天氣明，寒交暑。熱加燥，雲馳雨府，濕化廼行，時雨廼降，金火合德，上應熒惑太白。其政明，其令切，其穀丹白。水火寒熱持于氣交而為病始也。熱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寒熱凌犯而爭于中。民病欬喘，血溢血泄，鼽嚏，目赤眥瘍，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嗌乾腫上。

初之氣，地氣遷，燥將去，寒廼始，蟄復藏，水廼冰，霜復降，風廼至，陽氣鬱，民反周密，關節禁固，腰脽痛，炎暑將起，中外瘡瘍。二之氣，陽氣布，風廼行，春氣以正，萬物應榮，寒氣時至，民廼和。其病淋，目瞑目赤，氣鬱于上而熱。三之氣，天政布，大火行，庶類蕃鮮，寒氣時至。民病氣厥心痛，寒熱更作，欬喘目赤。四之氣，溽暑至，大雨時行，寒熱互至。民病寒熱，嗌乾黃癉，鼽衄飲發。五之氣，畏火臨，暑反至，陽廼化，萬物廼生廼長榮，民廼康，其病溫。終之氣，燥令行，餘火內格，腫于上，欬喘，甚則血溢。寒氣數舉，則霧霧翳，病生皮腠，內舍于脇，下連少腹而作寒中，地將易也。

必抑其運氣，資其歲勝，折其鬱發，先取化源，無使暴過而生其病也。食歲穀以全真氣，食間穀以避虛邪。歲宜鹹以耎之，而調其上，甚則以苦發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則以苦泄之。適氣同異，而多少之。同天氣者以寒清化，同地氣者以溫熱化。用熱遠熱，用凉遠凉，用溫遠溫，用寒遠寒，食宜同法。有假則反，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作矣。

此言少陰司天之政，有主氣，又加以客氣，而天時民病治法因之也。少陰司天之政，歲運太過，其氣化運行皆先天而至。金氣在泉，故地氣肅。火氣司天，故天氣明。往歲巳亥，終之客氣少陽，今歲子午，初之客氣太陽。太陽

寒交往歲少陽之暑，故曰寒交暑。今歲少陰在上，而陽明在下，故曰熱加燥。其雲馳雨府，則濕化廼行，時雨廼降，惟金火合德，上之所應者，熒惑與太白也。火之政明，金之令切，其穀丹白，火為丹，而金為白。火在天，而金在泉也。及水火寒熱持于氣交而病所由始。熱病生于上者，火在上也。清病生于下者，金在下也。寒變火，熱變金，故寒熱凌犯而爭于中。民病為欬喘，為血溢，為血泄，為鼽，為嚏，為目赤，為眥瘍，為寒厥入胃，為心痛，為腰痛，為腹大，為嗌乾上腫也。初之主氣本厥陰風木也，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則地氣遷，燥將去。蓋往年為巳亥，巳亥

之在泉爲少陽則暑往而陽明在地故燥將至也（去當作至）初之客氣爲太陽故寒廼始寒又始故蟄藏水冰霜復風至也其陽氣既鬱民反周密民病有爲關節禁固爲腰脽痛至炎暑將起又當爲中外瘡瘍也二之主氣本少陰君火也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則陽布風行春氣已正萬物應榮或寒氣時至民病廼和其病當爲淋爲目瞑爲目赤爲氣鬱于上而熱也三之主氣本少陽相火也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則天政布大火行庶類蕃鮮熱氣時至民病當爲氣厥爲心痛爲寒熱更作爲欬喘爲目赤也四之主氣本太陰濕土也而太陰濕土

客氣加之則溽暑至大雨時行寒熱互至民病爲寒熱爲嗌乾爲黃癉爲鼽爲衄爲飲發也五之主氣本陽明燥金也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則火乃金之所畏故謂之畏火臨暑反至陽廼化萬物廼生長榮茂民廼康其有病則爲溫也終之主氣本太陽寒水也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則燥令行餘火內格爲腫于上爲欬爲喘甚則爲血溢也且寒氣數舉則霿霧成翳外則病生皮腠內則病舍脇下連小腹而作寒中以其地氣之將易也然則治之者當何如必抑其運氣之有餘資其歲氣之所勝折其鬱發者後本病篇云子午之歲太陰升天主窒天衝勝之不前蓋言太陰在地三年此年升天作少陰左間遇天衝窒之不前又或遇壬子木運先天而至升天不前故刺法論云土欲升而天衝窒抑之當刺足太陰之俞穴太白又後本病篇云太陽降地主窒地阜勝之不入又或遇甲子甲午土運太過先天而至土運承之降而不入故刺法論云水欲降而地阜窒抑之當刺足太陰之井穴隱白足陽明之合穴三里又先于年前之十二月以迎取其化源無使暴過而生其病也食歲穀以全其眞間穀以避虛邪宜鹹以耎之而調其上甚則以苦發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則以苦泄之又

必適其氣之同異而多少其制如壬子壬午之爲太角戊子戊午之爲太徵歲同天氣之熱當以寒清之化治之甲子甲午之爲太宮庚子庚午之爲太商丙子丙午之爲太羽歲同地氣之寒當以溫熱之化治之化者治也天有寒熱溫涼而人之藥食亦有寒熱溫涼故凡用寒熱溫涼者當遠天時之寒熱溫涼而無犯之或有假借而用之者特以主氣不足臨氣勝之借其寒熱溫涼以資四正之氣則可以偶犯之耳若非假借之法則與時相違病由是而作矣

少陰司天

子午歲氣熱化之圖

陽明在泉

初氣厥陰風木	二氣少陰君火	三氣少陽相火	四氣太陰濕土	五氣陽明燥金	終氣太陽寒水
太陽寒水加	厥陰風木加	少陰君火加	太陰濕土加	少陽相火加	陽明燥金加
天時	天時	天時	天時	天時	天時
地氣遷燥將去寒迺始蟄復藏水迺冰霜復降風迺至陽氣鬱民反周密	陽氣布風迺行春氣以正萬物應榮寒氣時至民迺和	天政布大火行庶物蕃鮮寒風時至	溽暑至大雨時行寒熱互至	畏火臨暑反至陽迺化萬物迺生迺榮長民迺康	燥令行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病
關節禁固腰脽痛炎暑將起中外瘡瘍	其病淋目瞑目赤氣鬱于上而熱	民病氣心痛寒厥更作欬喘目赤	民病寒熱嗌乾黃疸鼽衄飲發	其病溫	餘火內格腫于上欬喘甚則血溢寒氣數舉則霧霧翳病生皮腠內舍于脇下連少腹而作寒中

帝曰。善。厥陰之政奈何。岐伯曰。巳亥之紀也（巳亥厥陰風木故以五紀巳亥爲厥陰之政）

厥陰（風木司天）　少角（丁爲陰木爲少角）　少陽（相火在泉）　清熱勝復同（清勝熱復）　同正角（委和之紀上見厥陰上角與正角同）　丁巳（天符）　丁亥（天符）（運氣司天皆木）　其運風清熱（運爲風勝爲清復爲熱）

少角（初正）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厥陰（風木司天）　少徵（癸爲陰火爲少徵）　寒雨勝復同（寒勝雨復）　癸巳（同歲會）　癸亥（同歲會運氣與在泉合其氣化陰年曰同歲會）　其運熱寒雨（運爲熱勝爲寒復爲雨）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厥陰（風木司天）　少宮（己爲陰土爲少宮）　少陽（相火在泉）　風清勝復同（風勝清復）　同正角（五常政大論云卑監之紀上見厥陰上角與正角同）　己巳　己亥　其運風雨清（運爲風勝爲雨復爲清）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厥陰（風木司天）　少商（乙爲陰金爲少商）　少陽（相火在泉）　熱寒勝復同（熱勝寒復）　同正角（五常政大論云從革之紀上見厥陰上角與正角同）　乙巳　乙亥　其運涼熱寒（運爲涼勝爲熱復爲寒）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厥陰（風木司天）　少羽（辛爲陰水爲少羽）　少陽（相火在泉）　雨風勝復同（雨勝風復）　辛巳　辛亥　其運寒雨風（運爲寒勝爲雨復爲風）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太商

凡此厥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諸同正歲氣化運行同天天氣擾地氣正風生高遠炎熱從之雲趨雨府濕化迺行風火同德上應歲星熒惑其政撓其令速其穀蒼丹間穀言太者其耗文角品羽風燥火熱勝復更作蟄蟲來見流水不冰熱病行于下風病行于上風燥勝復形于中初之氣寒始肅殺氣方至民病寒于右之下二之氣寒不去華雪水冰殺氣施化霜迺降名草上焦寒雨數至陽復化民病熱于中三之氣天政布風迺時舉民病泣出耳鳴掉眩四之氣溽暑濕熱相薄爭于左之上民病黃癉而爲

胕腫五之氣燥濕更勝沉陰迺布寒氣及體風雨迺行終之氣畏火司令陽迺火化蟄蟲出見流水不冰地氣大發草迺生人迺舒其病溫厲必折其鬱氣資其化源贊其運氣無使邪勝歲宜以辛調上以鹹調下畏火之氣無妄犯之用溫遠溫用熱遠熱用凉遠凉用寒用寒食宜同法有假反常此之道也反是者病

此言厥陰司天之政有主氣又加以客氣而天時民病治法因之也凡此厥陰司天之政乃不及歲氣化運行之生化成當後天也又凡諸同正歲者則氣化運行生化成者當與天同甚與天之二十四氣同之無先後也

本篇後云運非有餘非不足是謂正歲其至當其時也厥陰司天故天氣擾相火在泉故地氣正惟天氣擾故風生高遠惟地氣正故炎熱從之至于雲趨雨府濕化迺行然風火合德上之所應者歲星與熒惑也木之政撓火之令速其穀蒼丹蒼爲木而丹爲火木司天而火司地乃天地正氣所化也若間穀則以在泉爲太者之間色命之蓋厥陰爲少角則爲太左間陽明之色白右間太陰之色黃也其耗竭類物則有文角品羽爲甚也耳燥勝風熱復燥勝復更作蟄蟲來見流水不冰相火在泉故熱病行于下風木司天故風病行于上其風燥

勝復形之于中也初之主氣本厥陰風木也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則寒氣始肅殺氣方至民病寒于右之下金主西方也二之主氣本少陰君火也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則寒不去華雪水冰殺氣施化霜降草焦寒雨數至至于陽氣復化則民病當爲熱中也三之主氣本少陽相火也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則天政布風迺時舉民病爲泣出爲耳鳴爲掉眩皆風之爲病也四之主氣本太陰濕土也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則溽暑濕熱相薄爭于左之上蓋厥陰司天之左間亦少陰熱氣故爭于左之上民病當爲黃癉而胕腫也五之主氣本陽

明燥金也。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則燥濕更勝，沉陰迺布，寒氣及體，風雨乃行（一云民病肺受風，脾受濕，發爲瘧也）。終之主氣，本太陽寒水也，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則畏火司令，陽乃大行，蟄蟲出見，流水不冰，地氣乃發，草迺生，人迺舒，其病爲溫厲也。然則治之者當何如？必折其鬱氣者。後本病篇云。巳亥之歲，君火升天，主窒天蓬，勝之不前。蓋言君火在地三年，至巳亥之歲升天，作左間，遇天蓬司水窒之，不能上升，又厥陰未遷正，即少陰未得升天，又辛巳辛亥水運抑之，升之不前，故刺法論云，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當刺包絡之滎穴勞宮。又本病篇云，巳亥之

歲，陽明降地，主窒地形，勝而不入。蓋言陽明在天三年，至此年下降入地，作少陽左間，又遇地形火司勝之，不能入地，又或遇太陰未退位，即少陽未得降，又癸巳癸亥火運抑之不下。故刺法論云，金欲降而地形窒抑之，當刺心包絡之井穴中衝、手少陽之合穴天井，乃于四月即迎而取之，以資其化源。厥陰爲不及，宜贊其運氣，無使邪勝。司天爲木，以辛調之；在泉爲火，以鹹調之。蓋畏火之氣，無妄犯之也（新校正云詳此運何以不言適氣同異少多其亂者蓋厥陰之政與少陽之政同六氣分政惟厥陰之政與少陽之政上下無克伐之異治化惟一故不再言同風熱者多寒化異風熱者少寒化也）。天有寒熱溫涼，而人之藥食亦有寒熱溫涼，故用寒熱溫涼者，必遠于天之寒熱溫涼，而無犯之。有假其法而用之者，特以主氣不足，臨氣勝之，借其寒熱溫涼，以資四正之氣，故可以僞犯之耳。若非假借之法，則病從茲生矣。

風木司天 巳亥歲氣 風化之圖 少陽在泉

初氣 厥陰 風木	二氣 少陰 君火	三氣 少陽 相火	四氣 太陰 濕土	五氣 陽明 燥金	六氣 太陽 寒水
陽明燥金加	太陽寒水加	厥陰風木加	少陰君火加	太陰濕土加	少陽相火加
天時	天時	天時	天時	天時	天時
寒始肅殺氣方至	寒不去華水雪冰殺氣施化霜廼降名草上焦寒雨數至陽復化	天政布風廼時舉	溽暑濕熱相薄爭于左之上	燥濕更勝沉陰廼布寒氣及體風雨廼行	畏火司令陽廼火化蟄蟲出見流水不冰地氣大發草廼生人廼舒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病
民病寒于右之下	民病熱于中	泣出耳鳴掉眩	黃癉胕腫	肺受風脾受濕發爲瘧	溫厲

帝曰善夫子言可謂悉矣然何以明其應乎岐伯曰昭乎哉問也夫六氣者行有次止有位故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視之覩其位而知其所在矣運有餘其至先運不及其至後此天之道氣之常也運非有餘非不足是謂正歲其至當其時也

此言驗六氣之應有其法也帝問六氣各有所應何以明之伯言六氣爲主爲客者每歲行有其次止有其位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視之覩其分布之位而知其應之所在凡運氣有餘之歲當至于寅時之先凡運氣不及之歲當至于寅時之後若非有餘不足之歲則正當寅時之正即此驗之凡陰之所在天應以雲陽之所在天應以清淨自然象見不差也

帝曰勝復之氣其常在也災眚時至候也奈何岐伯曰非氣化者是謂災也

此言候災眚之應有其法也帝問勝復之氣固有定在可得而知至于災眚之至何以候之伯言非有關于氣化而至者如天時星變物類民病即上文十二變之類皆謂之災眚也

帝曰天地之數終始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是明道也數之始起于上而終于下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

地氣主之上下交互氣交主之歲紀畢矣故曰位明氣月可知乎所謂氣也

此言明天地始終之數有此紀也帝以天地之數終始為疑蓋欲知司天在泉之始終也伯言數之所始起于司天而終于在泉半歲之前即大寒至小暑天氣之所主也半歲之後即大暑至小寒地氣之所主也上下交互則三四氣之際即天地之氣交主之此則一歲之紀畢矣故曰九六氣之位明則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而為每氣有節氣中氣而為每月皆可知矣此正天氣地氣氣交之謂也

帝曰余司其事則而行之不合其數何也岐伯曰氣用有多少化洽有盛衰衰盛多少同其化也帝曰願聞同化何如岐伯曰風溫春化同熱曛昏火夏化同勝與復同燥清煙露秋化同雲雨昏瞑埃長夏化同寒氣霜雪冰冬化同此天地五運六氣之化更用盛衰之常也

此言五運六氣之化雖有多少盛衰而皆同于四時之化也帝以上文所言氣化其數有不合為問伯言氣化之用有多少氣化之洽有盛衰然皆同天地之化也蓋凡氣化有風溫則與春之化同氣化有熱曛昏火則與夏之化同其所勝所復者亦不過此氣化有燥清煙露與秋化同雲雨昏瞑埃與長夏化同寒氣霜雪冰與冬化同此乃天地五運六氣之化更用盛衰之常如此

帝曰五運行同天化者命曰天符余知之矣願聞同地化者何謂也岐伯曰太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太過而同地化者三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此凡二十四歲也帝曰願聞其所謂也岐伯曰甲辰甲戌太宮下加太陰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陰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陽明如是者三癸巳癸亥少徵下加少陽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陽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陰如是者三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太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太羽上

臨太陽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太陰如是者三除此二十四歲則不加不臨也

此明同天符同歲會天符之義正以其下加上臨而餘歲則不然也帝以五運之氣同乎天化者命曰天符余已知之而五運之行同乎地化者尚有未知為疑伯乃總括其日而對之言太過之年而同天化者三不及之年而同天化者亦三皆謂之天符太過而同地化者三謂之同天符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謂之同歲會此凡有三十四歲也故甲辰甲戌之歲乃上運太過為太宮

上見太陽司天而下則加以太陰濕土在泉壬寅壬申之歲乃木運太過爲太角上見少陽司天而下則加以厥陰風木在泉庚子庚午之歲乃金運太過爲太商上見少陰司天而下則加以陽明燥金在泉此即上文以太過之年而地化與運氣相同者三所以謂之同天符也（運氣全書云如木運太過在泉之氣下加厥陰者曰同天符）癸巳癸亥之歲乃火運不及爲少徵上見厥陰司天而下則加以少陽相火在泉辛丑辛未之歲乃水運不及爲少羽上見濕土司天而下則加以太陽寒水在泉癸卯癸酉之歲乃火運不及爲少徵上見陽明司天而下則加以少陰君火在泉此即上文以不及之年而地化與運氣相同者三所以謂之同歲會也（運氣全書云火運不及下加少陰少陽之類曰同歲會）然此同天符同歲會之六者皆自在泉而論之耶即所謂同地化也下文曰太過而加曰同天符不及而加曰同歲會者此也戊子戊午之歲乃火運太過爲太徵而上則臨以少陰君火戊寅戊申之歲乃火運太過爲太徵而上則臨以少陽相火丙辰丙戌之歲乃水運太過爲太羽而上則臨以太陽寒水此即上文以太過之年而司天之氣與運氣相同者三所以謂之天符也丁巳丁亥之歲乃木運不及爲少角而上則臨以厥陰風木乙卯乙

酉之歲乃金運不及爲少商而上則臨以陽明燥金己丑己未之歲乃土運不及爲少宮而上則臨以太陰濕土此即上文以不及之年而司天之氣與運氣相同者三亦謂之天符也此六者皆自司天而論之耶即所謂同天化也下文曰太過不及皆曰天符者此也（運氣全書曰何謂天符如木運上見厥陰運與司天合也）但內有己丑己未戊午乙酉又爲太一天符耳（運氣全書云何謂太一天符如火運上見少陰年辰臨午之類）此二十四歲上臨下加故有三者之分除此之外則不加不臨也（按六十年中太一天符四年天符十二年歲會八年同天符六年同歲會六年五者分而言之共三十六年合而言之止三十二年經言二十四歲除歲會八年○右天符歲會同天符同歲會俱有與前天元紀大論中）

帝曰加者何謂岐伯曰太過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歲會也帝曰臨者何謂岐伯曰太過不及皆曰天符而變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晏耳

此承上文而明下加上臨之義也夫所以謂之加者正以太過之年而在泉者與運氣相合猶運氣與司天相合故謂之同天符也不及之年而在泉者與歲辰相合猶運氣與歲辰相合故謂之同歲會也此則下加之義也至于所謂臨者太過不及之年而運氣與司天相合皆謂之天符其太一天符則戊午爲太過己丑己未乙酉爲不及此四年者皆是也經文止曰天符而不曰太

一天符以其均謂之天符也但見變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晏六微旨大論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一天符爲貴人邪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者是也

帝曰夫子言用寒遠寒用熱遠熱余未知其然也願聞何謂遠岐伯曰熱無犯熱寒無犯寒從者和逆者病不可不敬畏而遠之所謂時興六位也帝曰温涼何如岐伯曰司氣以熱用熱無犯司氣以寒用寒無犯司氣以涼用涼無犯司氣以温用温無犯間氣同其主無犯異其主則小犯之是謂四畏必謹察之帝曰善其犯者何如岐伯曰天氣反時則可依時及勝其主則可犯以平爲期而不可過是謂邪氣反勝者故曰無失天信無逆氣宜無翼其勝無贊其復是謂至治

此言寒熱温涼所不可犯者以司氣爲本有小可犯者以間氣所加之客氣與主氣異也司氣司天司地之氣也司氣之寒熱温涼如辰戌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之類則不可輕犯之間氣者天地左右二間之氣也至真要大論謂司天地者主歲主歲者紀歲司左右者爲間氣間氣者紀步故天地左右二間之氣客氣與主氣同則無犯之若客氣與主氣異則小犯之此四畏所在不可不察但小犯者正以天氣雖反時可依時及客勝其主如夏寒甚則可以熱犯熱若寒不甚則不可犯之但以平爲期過則病生故不可過也何也邪客勝主不可不禦故耳（王註云六步之氣于六位中應寒反熱應熱反寒應温反涼應涼反温是謂六步之邪勝也差冬反温差夏反冷差秋反熱差春反涼是謂四時之邪勝也勝則反其氣以平之）此乃無失天信無逆氣宜無翼其勝無贊其復而爲治法之至也

帝曰善五運氣行主歲之紀其有常數乎岐伯曰臣請次之

甲子　甲午歲

上少陰火（子午少陰君火司天）　中太宮土運（甲爲土運爲太宮）　下陽明燥金（陽明燥金在泉）

熱化二（此言司天少陰主熱正化從本生數對化從標成數則甲子之年爲對化成數主熱化七其在泉亦主成數主燥化九甲午之年爲正化生數主熱化二其在泉亦主燥化四）雨化五（此言土運土爲雨故雨化五按本論後文云大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也今卯年土運太過後言雨化五乃土數）燥化四（此言在泉義見上）所謂正化日也（詳後文有邪氣化日則凡正化日者皆正氣所化也按太過之年止有正化日者即如火主熱土主雨金主燥無勝無復謂之正氣所化之日後凡不及之年有邪化日又有正化日者以有勝有復謂之邪化之日其正化日節如下節乙凡年丑爲爲之爲清乃正化之日也此句稍上熱雨燥化三句後倣此）其化上鹹寒（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也當太過之土勝水故用鹹寒以扶水即所謂熱淫所勝平以鹹寒也）中苦熱（此言土運宜用之藥食也）下酸熱（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也即所謂燥淫于内治以苦温此敵言酸熱）所謂藥食宜也（此句結上三句後倣此）

乙丑　乙未歲

上太陰土（丑未太陰濕土司天）中少商金運（乙為金運乙為少商）下太陽水（太陽寒水在泉）熱化寒化勝復同（熱勝寒復）所謂邪氣化日也（因勝而復乃邪氣所化之日）災七宮（詳七宮西室兌位天柱司也災之方以運之當方言）濕化五（此言司天太陰正化衍木對化下組其化皆五以生數也後文六化常以生也不必分太過不及而皆曰五也）清化四（此言運也金之氣清故言清化不及者其數生乙為不及故言生數四）寒化六（此言在泉乙丑為對化從標成數當為寒化六乙未為正化從本生數當為寒化一）所謂正化日也（此皆正氣所化之日也）其化上苦熱（此言司天正化之藥食也至真要大論云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中酸和（此言金運宜用之藥食也玄珠云上酸辛）下甘熱（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也至真要大論云寒淫于內治以甘熱玄珠云下甘溫）所謂藥食宜也

丙寅　丙申歲（新校正云詳丙申之歲申金生水水化之令轉盛司天相火為病減半）

上少陽相火（寅申少陽相火司天）中太羽水運（丙為水運為太羽）下厥陰（厥陰風木在泉）火化二（此言司天丙寅為正化從本生數當為火化二丙申為對化從標成數當為火化七）寒化六（此言水運太過主成數故寒化六）風化三（此言在泉丙寅為正化從本生數當云風化三丙申為對化從標成數當云風化八舊誤）所謂正化日也（非勝非復正氣所化之日）其化上鹹寒（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真要大論云火淫所勝平以鹹冷）中鹹溫（此言水運宜用之藥食）辛溫（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真要大論云風淫于內治以辛涼玄珠云下辛溫■）所謂藥食宜也（[illegible]丁為木運[illegible]之年[illegible]歲會）

丁酉歲

（新校正云詳丁卯正月壬寅為干德符便為平氣勝復不至運同正角金不勝木木亦不災土又丁卯年得卯佐之即上陽明不能災之）

上陽明金（卯酉陽明燥金司天）中少角木運（丁為木運為少角）下少陰火（少陰君火在泉）清化熱化勝復同（清勝熱復）所謂邪化日也（因勝而復乃邪氣所化之日）災三宮（新校正云詳三宮東室震位天衝司災之方以運之當方言）燥化九（此言司天卯酉主燥正化從本生數對化從標成數則丁卯之年為對化成數當燥化九丁酉之年為正化生數當燥化四）風化三（此言木運不及主生數故風化三）熱化七（此言在泉丁卯對化當云熱化二丁酉正化當云熱化七）所謂正化日也（乃正氣所化之日）其化上苦小溫（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即至真要大論燥淫所勝平以苦熱玄珠云上苦熱）中辛和（此言木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真要大論云熱淫于內治以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戊辰　戊戌歲

上太陽水（辰戌太陽寒水司天）中太徵火運（戊為火運為大徵）下太陰濕土（太陰濕土在泉）寒化六（此言司天戊辰對化從標成數當云寒化六戊戌正化從本生數當云寒化一）熱化七（此言火運戊辰對化七戊戌正化二）濕化五（此言在泉[illegible]）所謂正化日也（[illegible]）其化上苦溫（此言司天[illegible]論云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中甘和（此言火運宜用之藥食）下甘溫（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真要大論云溫淫于內治以苦熱）所謂藥食宜也

己巳　己亥歲

上厥陰木（巳亥厥陰風木司天）中少宮土運（己為土運己為少宮新校正云詳

（至九月甲戌月已得甲戌方還正宮）下少陽相火（少陽相火在泉）風化清化勝復同（風勝清復）所謂邪氣化日也（因勝而復邪氣所化之日）災五宮（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其眚四維按天元玉冊云非宅乃命同非離宮同正宮寄位二宮坤位）風化三（此言司天巳巳對化從標成數當云風化八巳亥正化從本生數當云風化三）濕化五（此言土運）火化七（此言在泉巳巳爲對化從標成數主熱化七巳亥爲正化從本生數主熱化一）所謂正化日也（正氣所化）其化上辛涼（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風淫所勝平以辛涼）中甘和（此言土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火淫于內治以鹹冷）所謂藥食宜也

庚午（同天符）庚子（同天符）上少陰火（子午爲少陰君火司天）中太商金運（庚爲陽金爲太商新校正云詳

庚午年金令減半以上見少陰君火年下亦爲火故也庚子年子是木金氣相得與庚午年又異）下陽明金（陽明燥金在泉）熱化七（此言司天庚午年屬正化從本生數主熱化二庚子年屬對化從標成數主熱化七）清化九（此言金運庚午年本從正化生數主清化四庚子年亦從對化成數主清化九）燥化九（此言在泉庚午年燥化四庚子年燥化九義同上）所謂正化日也（正氣所化）其化上鹹寒（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熱淫所勝治以鹹寒）中辛溫（此言金運宜用之藥食）下酸溫（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燥淫于內治以苦熱）所謂藥食宜也

辛未（同歲會）辛丑歲（同歲會）上太陰土（丑未太陰濕土司天）中少羽水運（辛爲水運爲少羽新校正云詳此至七月丙申月水還正羽）下太陽水（太陽寒水在泉）雨化風化勝復同（風勝雨復）所謂邪氣化日也（因勝而復乃邪氣所化之日）災一宮（新校正云詳一宮北方坎位天玄司）雨化五（此言司天之化上常以生辛未丑年皆主雨化五故）寒化一（此言在泉新校正云詳此以運與在泉俱水故只言寒化一寒化一者少羽之化氣也若太陽在泉之化則辛未寒化一辛丑寒化六）所謂正化日也（正氣所化）其化上苦熱（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中苦和（此言運氣宜用之藥食）下苦熱（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眞要大論云寒淫于內治以甘熱）所謂藥食宜也

壬申（同天符）壬寅歲（同天符蓋木運太過下加厥陰即厥陰爲在泉也故曰同天符）上少陽相火（寅申爲相火司天）中太角木運（壬爲陽木爲太角）下厥陰木（厥陰風木在泉）火化二（壬申爲對化從標成數當云火化七壬寅爲正化從本生

數當云火化二）風化八（新校正云詳此以運與在泉俱木故只言風化八風化八乃太角之運化也若厥陰在泉之化則壬申申風化三壬寅風化八）所謂正化日也（正氣所化）其化上鹹寒（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酸和（此言木運宜用之藥食）下辛涼（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所謂藥食宜也

癸酉（同歲會）癸卯歲（同歲會火運不及下加少陰以在泉爲火故曰同歲會）上陽明金（陽明燥金司天）中少徵火運（癸爲陰火爲少徵）下少陰火（少陰君火在泉）寒化雨化勝復同（寒勝雨復）所謂邪氣化日也災九宮（新校正云詳九宮離位南方天英司）燥化九（新校正云詳癸酉燥化四癸卯燥化九）熱化二（新校正云詳此以運與在泉俱火故只言熱化二熱化二者少徵之運化也若少陰在泉之化則癸酉熱化七癸卯熱化二）所謂正化日也（正氣所化）其

化上苦小温（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鹹温（此言火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所謂藥食宜也

甲戌歲（天符 歲會同）甲辰歲（歲會同天符運與年辰皆土即歲會又上臨太陽下加太陰在泉當）同天符

上太陽水（辰戌爲太陽寒水司天）中太宫土運（甲爲陽土爲太宫）下太陰土（濕土在泉）寒化六（詳甲戌正化從本生數當云寒化一甲辰對化從標成數當云寒化六）濕化五（新校正云詳此以運與在泉俱土故只言濕化五）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熱（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真要大論云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中苦温（此言土運宜用之藥食）下苦温（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真要大論云濕淫于内治以苦熱）所謂藥食宜也

乙亥　乙巳歲

上厥陰木（巳亥爲厥陰風木司天）中少商金運（乙爲陰金爲少商新校正云詳乙亥年三月得庚辰月建是干德符即氣還正商火未得王而先形火不勝則水不復又亥是水得力故火不勝也乙巳歲火來小勝巳爲火佐于勝也即子一月中氣君火時化日火來行勝不得水復遺三月庚辰月乙見庚而氣自全金還正商）下少陽相火（相火在泉）熱化寒化勝復同（熱勝寒復）邪氣化日也　災七宫（七爲金方）風化八（此言司天詳乙亥正化從本生數當云風化三乙巳對化從標成數當云風化八）清化四（此言金運乙亥清化四乙巳清化九）火化二（此言在泉乙亥熱化二乙巳熱化七）正化度也（度謂日也）其化上辛凉（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酸和（此言金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所謂藥食宜也

丙子（歲會丙爲水運子爲年辰又爲水故曰歲會）丙午歲

上少陰火（子午爲少陰君火司天）中太羽水運（丙爲陽水爲太羽）下陽明金（燥金在泉）熱化二（此言司天新校正云詳丙子歲熱化七金之災得其半以運水太過勝于天令天令減半丙午熱化二午爲火少陰君火同天運雖水一水不能勝二火故其于丙子歲）寒化六（此言水運太過者其動成故寒化六）清化四（此言在泉丙子燥化九丙午燥化四）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鹹熱（此言水運宜用之藥食）下酸温（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真要大論云燥淫于内治以酸温）所謂藥食宜也

丁丑　丁未歲

上太陰土（丑未爲太陰濕土司天新校正云詳此木運平氣上刑天令減半）中少角木運（丁爲陰木爲少角新校正云詳丁年正月壬寅爲干德符爲正角）下太陽水（太陽寒水在泉）清化熱化勝復同（清勝熱復）邪氣化度也　災三宫（三爲木方）雨化五（此言司天雨爲濕土五爲土數）風化三（此言木運不及者其數生故風化三）寒化一（此言在泉丁丑寒化一丁未寒化一）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温（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真要大論云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中辛温（此言木運宜用之藥食）下甘熱（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真要大論云寒淫于内治以甘熱）所謂藥食宜也

戊寅（天符）戊申歲（天符火運上見少陽火與司天相合故曰天符又詳戊申年與戊寅年小異申爲金佐于肺肺受火刑其氣稍實民病得半）

上少陽火（寅申爲相火司天）中太徵火運（戊爲陽火爲太徵）下厥

陰木（厥陰風木在泉）火化七（此言司天詳天符同天與運合故只言火化七火化七者太徵之運氣也若少陽司天之數則戊寅火化二戊申火化七）風化三（此言在泉戊寅風化八戊申風化三）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甘和（此言火運宜用之藥食）下辛涼（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所謂藥食宜也

己卯（詳己卯金與運上相得子臨父位為逆）己酉歲

上陽明金（陽明燥金司天）中少宮土運（己為陰土為少宮新校正云詳復罷土氣未正後九月甲戌月土運正宮己酉之年木勝火微）下少陰火（少陰君火在泉）風化清化勝復同（木勝金復）邪氣化度也　災五宮（五為中土）清化九（此言司天己卯燥化九己酉燥化四）雨化五（此言土運）熱化七（此言在泉詳己卯熱化二己酉熱化七）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小溫（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甘和（此言土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所謂藥食宜也

庚辰　庚戌歲

上太陽水（辰戌為太陽寒水司天）中太商金運（庚為陽金為太商）下太陰土（太陰濕土在泉）寒化一（此言司天詳庚辰寒化六庚戌寒化一）清化九（此言金運太過者其數成）雨化五（此言在泉五為土數）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熱（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辛溫（此言金運宜用之藥食）下甘熱（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所謂藥食宜也

辛巳　辛亥

上厥陰木（巳亥為厥陰風木司天）中少羽水運（辛為陰水為少羽詳辛巳年木

後土罷至七月丙申月水運正羽辛亥年為水平氣以亥為水相佐為正羽與辛巳年小異）下少陽相火（少陽相火在泉）雨化風化勝復同（雨勝風復）邪氣化度也　（義見前）災一宮（一為水之方）風化三（此言司天詳辛巳風化八辛亥風化三）寒化一（此言水運不及者其數生）火化七（此言在泉辛巳熱化七辛亥熱化二）正化度也　其化上辛涼（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苦和（此言水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所謂藥食宜也

壬午　壬子歲

上少陰火（子午為少陰君火司天）中太角木運（壬為陽木為太角）下陽明金（陽明燥金在泉）熱化二（此言司天壬午熱化二壬子熱化七）風化八（此言木運太過者其數成）清化四（此言在泉壬午燥化四壬子燥化九）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中酸涼（此言木運宜用之藥食）下酸溫（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所謂藥食宜也

癸未　癸丑歲

上太陰土（丑未為太陰濕土司天）中少徵火運（癸為陰火為少徵詳癸未癸丑左右二火為間相佐又五月戊午干德符癸見戊而氣全水未行勝為正徵）下太陽水（太陽寒水在泉）寒化雨化勝復同（寒勝雨復）邪氣化度也　災九宮（九為火之方）雨化五（此言司天土之數五）火化二（此言火運不及者其數生）寒化一（癸未寒化一癸丑寒化六）正氣化度也　其化上苦溫（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真要大論云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中鹹溫（此言火運宜用之藥食）下甘熱（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真要大論云寒淫于內治以甘熱）所謂藥食宜也

甲申　甲寅歲

上少陽相火（寅申為少陽相火司天）　中太宮土運（甲為陽土為太宮新校正云詳甲寅之歲小異下甲申以寅木可刑土氣[illegible]平也）　下厥陰木（風木在泉）　火化二（此言司天詳甲申火化七甲寅火化二）　雨化五（此言土運土常以生）　風化八（此言在泉詳甲申風化三甲寅風化八）　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　中鹹和（此言土運宜用之藥食）　下辛涼（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所謂藥食宜也

乙酉（太乙天符）　乙卯歲（天符）

上陽明金（卯酉為陽明燥金司天）　中少商金運（乙為陰金為少商新校正云按乙酉為正商以酉金相佐故得平氣乙卯之年二之氣君火分中火來行勝水來行復其氣以平以三月陳侯乙得真合金運正商其氣乃平）　下少陰火（少陰君火在泉）　熱化寒化勝復同（熱勝寒復）　邪氣化度也　災七宮（金之方）　燥化四（此言司天詳乙酉燥化四乙卯燥化九）　清化四（此言金運不及者其數生）　熱化二（此言在泉詳乙酉熱化七乙卯熱化二）　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小溫（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　中苦和（此言金運宜用之藥食）　下鹹寒（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所謂藥食宜也

丙戌（天符）　丙辰歲（天符）

上太陽水（辰戌為太陽寒水司天）　中太羽水運（丙為陽水為太羽）　下太陰土（濕土在泉）　寒化六（此言司天與運新校正云詳此以羽與司天俱水運故只言寒化六寒化六者太羽之運化若太陽司天之化則丙戌寒化一丙辰寒化六）　雨化五（此言在泉土生數）　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熱（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真要大論云寒淫所勝平以辛熱）　中鹹溫（此言水運宜用之藥食）　下甘熱（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真要論云濕淫于內治以苦熱）　所謂藥食宜也

亥（天符）　丁巳歲（天符）

上厥陰木（巳亥為厥陰風木司天）　中少角木運（丁為陰木為少角新校正云詳丁年正月壬寅丁得壬合為干德符為正角平氣）　下少陽相火（相火在泉）　清化熱化勝復同（清勝熱復）　邪氣化度也　災三宮（木之方三）　風化三（此言司天與運新校正云詳此運與司天俱木故只言風化三者以角之運化也若厥陰司天之化則丁亥風化三丁巳風化八）　火化七（此言在泉詳丁亥熱化二丁巳熱化七）　正化度也　其化上辛涼（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　中辛和（此言木運宜用之藥食）　下鹹寒（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所謂藥食宜也

戊子（天符）　戊午（太一天符）

上少陰火（子午為少陰君火司天）　中太徵火運（戊為陽火為太徵）　下陽明金（燥金在泉）　熱化七（此言司天與運新校正云詳此運與司天俱火故只言熱化七熱化七者太徵之運化也若少陰司天之化則戊子熱化七戊午熱化二）　清化九（此言在泉詳戊子清化九戊午清化四）　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　中甘寒（此言火運宜用之藥食）　下酸溫（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至真要大論云燥淫于內治以苦溫）　所謂藥食宜也

己丑（太一天符）　己未歲（太乙天符）

上太陰土（丑未為太陰濕土司天）　中少宮土運（己為陰土為少宮新校正云詳

（是歲木得初氣而來勝脾乃病久也至秋金乃來復至九月中戊月巳得甲令上運正宮）下太陽水（寒水在泉）　風化清化勝復同（風勝清復）　邪氣化度也　災五宮（土之方生數）　雨化五（此言司天與運新校正云詳此運與司天俱上故只言雨化五）　寒化一（此言在泉詳己丑寒化六己未寒化一）　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熱（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至真要大論云濕淫所勝平以苦熱）　中甘和（此言土運宜用之藥食）　下甘熱（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所謂藥食宜也

庚寅　庚申歲

上少陽相火（寅申爲少陽相火司天）　中太商金運（庚爲陽金爲太商新校正云詳庚寅歲爲正商得平氣以上見少陽相火下剋于金運不能太過庚申之歲申酉佐之乃爲太商）　下厥陰木（風木在泉）　火化七（此言司天新校正云詳庚寅熱化七庚申熱化七）

下厥陰木（風木在泉）　火化七（此言司天新校正云詳庚寅熱化二庚申熱化七）　清化九（此言金運太過以成數）　風化三（此言在泉詳庚辰風化八庚申風化三）　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　中辛溫（此言金運宜用之藥食）　下辛涼（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所謂藥食宜也

辛卯　辛酉歲

上陽明金（卯酉爲陽明燥金司天）　中少羽水運（辛爲陰水爲少羽新校正云詳此歲七月丙申水運正羽）　下少陰火（君火在泉）　雨化風化勝復同（雨勝風復）、邪氣化度也　災一宮（木之方）　清化九（此言司天詳辛卯燥化九辛酉燥化四）　寒化一（此言水運不及之生數）　熱化七（此言在泉詳辛卯熱化二辛酉熱化七）　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小溫（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　中苦和（此言水運宜用之藥食）　下鹹寒（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所謂藥食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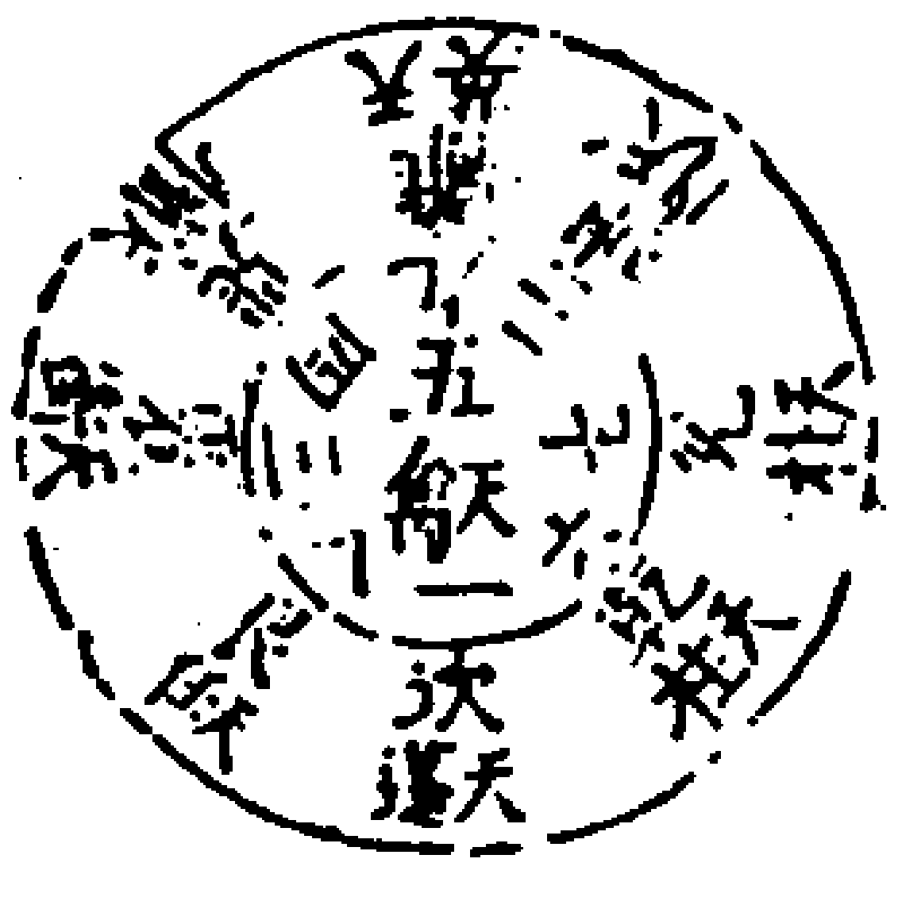
壬辰　壬戌歲

上太陽水（辰戌爲太陽寒水司天）　中太角木運（壬爲陽木爲太角）　下太陰土（濕土在泉）　寒化六（此言司天新校正云壬辰寒化六壬戌寒化一）　風化八（此言木運太過之成數）　雨化五（此言在泉濕土土常以生數）　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溫（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玄珠云上甘溫至真要大論云寒淫所勝平以辛熱）　中酸和（此言木運宜用之藥食）　下甘溫（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玄珠云下酸熱至真要大論云濕淫于內治以苦熱）　所謂藥食宜也

癸巳（同歲會）　癸亥（同歲會）

上厥陰（巳亥爲厥陰風木司天）　中少徵火運（癸爲陰火爲少徵新校正云詳癸巳正徵火氣平一謂巳爲火亦名歲會二謂水未得化三謂五月戊午癸得戊合故得平氣癸亥之歲亥爲水水得年力便來行勝至五月戊午月運正徵其氣始平）　下少陽火（相火在泉）　寒化雨化勝復同（寒勝雨復）　邪氣化度也　災九宮（火之方）　風化八（此言司天詳癸巳風化八癸亥風化三）　火化二（此言運與在泉新校正云詳此運與在泉俱火故只言火化二火化二者少徵火運之化也若少陽在泉之化則癸巳熱化七癸亥熱化二）　正化度也　其化上辛涼（此言司天宜用之藥食）　中鹹和（此言火運宜用之藥食）、下鹹寒（此言在泉宜用之藥食）　所謂藥食宜也

九宮分野所司之圖



本篇云五運不及之歲則有災宮所直之位故不可一槩而論災也經曰九星懸朗七曜周旋者乃火之九星所主分野故少角歲云災三宮東室震位天衝司也少徵歲云災九宮南室離位天英司也少宮歲云災五宮中室天禽司也寄位二宮坤位少商歲云災七宮西室兌位天柱司也少羽歲云災一宮北室坎位天蓬司也皆以運氣不及之方言之按天元玉冊曰天蓬一水正之宮也天內二土神之應宮也天衝三木正之宮也天輔四木神之應宮也天禽五土正之宮也天心六金神之應宮也天柱七金正之宮也天任八火神之應宮也天英九火正之宮也下以應九州之分野謂冀兖青徐揚荊豫梁雍也

凡此定期之紀勝復正化皆有常數不可不察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按王真要大論亦有知其要者四句彼言南北政）

此總結上文定期之紀乃要之當知者也

帝曰善五運之氣亦復歲乎岐伯曰鬱極乃發待時而作也帝曰請問其所謂也岐伯曰五常之氣太過不及其發異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太過者暴不及者徐暴者為病甚徐者為病持

此言五氣之鬱其發異其病殊者以太過不及為準也

帝承上文而問五運之氣有勝則有復其復每歲然乎伯言五運鬱極乃發如下文土鬱發于四氣金鬱發于五氣水鬱發于二火前後木鬱發無常時火鬱發于四氣蓋太過者其至先不及者其至後而發有異耳然太過之歲發之必暴暴則病甚而危不及之歲發之必徐徐則病緩而相持耳（按後刺法主病二篇亦有欲升不升欲降不降鬱極乃發待時而作等語但彼以升降成鬱而此以勝復成鬱其義不同觀上節有勝復正化之勝復二字至後大鬱之發未後有拂之應而後報也之報字則不可以升降成病之義釋之矣）

帝曰太過不及其數何如岐伯曰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也

此言太過不及之歲各以生成為數也帝承上文而問六十年定期之紀凡熱化二雨化五燥化四之類其數何以為準也伯言太過之歲以成數數之不及之歲以生數數之其土年則以生數之五為數也易之繫辭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此生成之數所以分也

生成數圖

帝曰其發也何如岐伯曰土鬱之發巖谷震驚雷殷氣交埃昏黃黑化爲白氣飄驟高深擊石飛空洪水廼從川流漫衍田牧土駒化氣乃敷善爲時雨始生始長始化始成故民病心腹脹腸鳴而爲數後甚則心痛脇䐜嘔吐霍亂飲發注下胕腫身重雲奔雨府霞擁朝陽山澤埃昏其乃

發也以其四氣雲橫天山浮游生滅怫之先兆

此言土鬱之發有氣象有氣化有民病有時候有先兆也試言甲己土歲或太過而不務其德或不及之歲皆木勝金復則鬱鬱極乃發其發何如巖谷震驚雷殷氣交天地有聲也（詩云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氣交三四氣之交前文王註以爲七之上蓋山之）（非）高者埃昏黃黑天地易色也化爲白氣飄驟高深擊石飛空土生金色天地易氣也洪水廼從川流漫衍田牧土駒言洪水爲災而見土如駒之牧于田野也化氣乃敷善爲時雨始生始長始化始成言土鬱既發而氣化始行也故民病有爲心腹脹爲腸鳴而數去其後甚則爲心痛爲脇䐜（脹）爲嘔吐爲霍亂爲飲發（所飲從上而出）爲注下（從下而出）爲胕腫爲身重也然其發鬱之候雲奔于雨府霞擁于朝陽而山澤埃昏正六月中氣大暑日交土之四氣乃土鬱之所發也方其始時雲橫天山或浮或游或生或滅其氣雖常斯土氣怫鬱之先兆後乃因之而鬱極耳

金鬱之發天絜地明氣清氣切大涼廼舉草樹浮烟燥氣以行霜霧數起殺氣來至草木蒼乾金廼有聲故民病欬逆心脇滿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側嗌乾面陳色惡山澤焦枯土凝霜鹵怫廼發也其氣五夜零白露林莽聲悽怫

之兆也（陳族同）

此言金鬱之發有氣象有氣化有民病有時候有先兆也乙庚之歲或太過而不務其德或不及之歲皆火勝水復則鬱鬱極乃發其發何如天絜地明風清氣切大涼乃舉草樹浮烟此氣象也及燥氣已行霜霧數起殺氣廼至草木蒼乾凡物屬金者皆有其聲此氣化也故民病有爲欬逆爲心脇滿而下引少腹爲善暴痛不可反側爲嗌乾爲面塵色惡也然其發鬱之際山澤焦枯土凝其霜如鹹鹵然正當八月中氣秋分日交金之五氣則怫鬱之所發也方其始時夜零白露林莽聲悽斯

金氣怫鬱之先兆。後乃隨之而鬱極耳

水鬱之發陽氣乃辟（避）陰氣暴舉大寒迺至。川澤嚴凝寒雰結爲霜雪甚則黃黑昏翳流行氣交迺爲霜殺。水迺見祥故民病寒客心痛腰脽痛大關節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堅腹滿陽光不治。空積沉陰白埃昏暝而迺發也其氣二火前後太虛深玄。氣猶麻散微見而隱色黑微黃怫之先兆也

此言水鬱之發有氣象有氣變有民病有時候有先兆也丙辛水歲或太過而不務其德。或不及之歲皆土勝木復則鬱鬱極乃發其發何如。陽氣反避。而陰氣猝舉大寒迺至。川澤嚴凝其寒雰之氣結爲霜雪甚則黃黑昏翳流行于氣交之時。水鬱既發迺爲霜殺水祥亦見此氣變也故民病爲寒所客。當爲心痛。爲腰脽痛爲關節不利屈伸不便爲厥逆。爲痞堅。爲腹滿也然其發鬱之際。陽光不治而沉陰積于空中白埃之氣爲之昏暝二月中氣春分日。交君火之二氣四月中氣小滿日。交相火之三氣君火之後相火之前。大約六十日之內。乃水鬱之所發也方其始時太虛深玄。（點黑）氣似散麻。色黑微黃發于寅後卯時候之此水氣怫鬱之先兆後乃因之而鬱極耳

木鬱之發。太虛埃昏。雲物以擾大風迺至屋發折木木有變故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太虛蒼埃天山一色或爲濁色黃黑鬱若橫雲不起雨而迺發也其氣無常。長川草偃。柔葉呈陰松吟高山虎嘯巖岫怫之先兆也

此言木鬱之發有氣象有氣變有民病。無定候有先兆也。丁壬木歲。或太過而不務其德或不及之歲皆金勝火復則鬱鬱極則發其發何如。太虛埃昏。雲物已擾大風迺至以木屬厥陰而爲風也屋必發。木必折致木生怪狀而爲變故民病有爲胃脘當心而痛爲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爲耳鳴爲眩轉。目不識人。爲善暴死也。然其發鬱之候太虛蒼埃。天山一色或爲濁色黃黑鬱若橫雲。雖不起雨而迺發也。土鬱發于四之氣。金鬱發于五之氣。水鬱發于二火前後。火鬱發于四之氣發各有時惟風氣無常。不可以時定也（下節云木發無時水隨火也）方其始時長川草偃。柔葉呈陰。松吟高山。虎嘯巖岫（易云風從虎）此風氣怫鬱之先兆後乃因之而鬱極耳

火鬱之發太虛曛翳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澤燔燎材木流津廣厦騰煙。土浮霜鹵止水迺減蔓草焦黃風行惑言濕化迺後。故民病少氣瘡瘍癰腫。脇腹胸背面目四

支膹憤。臚脹。瘍痱。嘔逆。瘛瘲。骨痛。節廼有動。注下。溫瘧。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廼少。目赤心熱。甚則瞀悶懊憹。善暴死。刻終大溫。汗濡玄府。其廼發也。其氣四。動復則靜。陽極反陰。溼令廼化廼成。華發水凝。山川冰雪。焰陽午澤。怫之先兆也。有怫之應而後報也。皆觀其極而廼發也。木發無時。水隨火也。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歲。五氣不行。生化收藏。政無恒也。

此言火鬱之發。有氣象。有氣化。有民病。有時候。有先兆也。戊癸火歲。或太過而不務其德。或不及之歲。皆水滛土復。則鬱鬱極則發。其發何如。太虛迷曼。似腫而翳。大

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澤燔燎。材木流津（熱炙汁見府廈）騰烟。土浮鹹鹵如霜。止水減少。蔓草焦黃。風行惑言。（大氣薰蒸。風亦行之。人有所言。難以府聽。不免有惑）溼氣未布。故民病有爲少氣。爲瘡瘍。爲癰腫。爲脇腹胸背面首四支膹憤。爲臚脹。爲瘍痱。爲嘔逆。爲瘛瘲。爲骨痛。爲節廼有動。爲注下。爲溫瘧。爲腹中暴痛。爲血溢。爲流注。爲少精液。爲目赤。爲心熱。甚則爲瞀悶。爲懊憹。爲善暴死也。然其發鬱之際。百刻方終。而天氣大溫。汗濡玄府。（汗空）正當六月中氣大暑日交土之四氣。則其鬱乃發也。上文言溼化乃後。而至此則動極復靜。陽極陰生。溼令爲化爲成矣。方其始時。華發水凝（草木之葉發皆）山川冰雪（山川之雪爲水）焰陽當午而潤。乃怫鬱之先兆。後乃鬱久而極耳。故必有怫之應而後有所報。皆觀其極而廼發也。彼木發無時。不與同運同者。以水爲陰。火爲陽。而水火者爲陰陽之徵兆。自五行而言則水生木。木生火。自相勝而言則水勝火。水火相隨。所以木不主時而風行不常也。（上節云其氣無常）謹候五鬱之時而各病可以與合。否則不候其時。是謂先時反歲。五氣不行。而凡生化收藏。皆不恒其政矣。

帝曰。水發而雹雪。土發而飄驟。木發而毀折。金發而清明。火發而曛昧。何氣使然。歧伯曰。氣有多少。發有微甚。微者

當其氣。甚者兼其下。徵其下氣而見可知也。

此言五鬱之發。有多少微甚之異也。六微旨大論曰。水位之下。土氣承之。葢冬水極。土生承之。從微漸化至長夏著也。今水發而雹雪。以寒水之令。半無土承之。故雹雪。土位之下。木氣承之。葢長夏土極。木生承之。從微漸化至春著也。今土發而飄驟。以土濕之雨。半無風承之。故飄驟。金位之下。火氣承之。葢秋金極。火生承之。從微漸化至夏著也。今金發而清明。以金燥之清。半無火承之。故清明。火位之下。陰精承之。葢夏君火極。陰精承之。從微漸化至冬著也。今火發而曛昧。以火熱之明。半兼木承之。

故曰微甚是其五行之氣有多少故所發之齊有微甚微者即其所發各當五行之位也甚者兼其承下之氣而驗其下氣而見者也

帝曰善五氣之發不當位者何也岐伯曰命其差帝曰差有數乎岐伯曰後皆三十度而有奇也

此言五氣之發不合於本位者以其數之不同也夫五氣之發有不當其位者正以數之不同大約有三十度而有奇故不得當其位耳（按至真要大論云勝復之作動不當位或後時而至其故何也岐伯曰夫氣之生與其化衰盛異也寒暑溫涼盛衰之用其在四維故陽之動始于溫盛于暑陰之動始于清盛于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故大要曰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但彼論勝復之不當位此論五氣之發不當位所論雖異而命其差之義則同又約差三十度餘四十三刻四）

帝曰氣至而先後者何岐伯曰運太過則其至先運不及則其至後此候之常也帝曰當時而至者何也岐伯曰非太過非不及則至當時非是者眚也帝曰善氣有非時而化者何也岐伯曰太過者當其時不及者歸其已勝也

此言氣至時化有當時及不當時之義也氣至而有先後者正以五運太過則其至先五運不及則其至後彼當時而至亦以非太過不及之年也若非太過不及之年而至有先後是乃災眚之至耳氣有非時而化者正以運之太過者當其時而化運之不及者歸其已之彼勝者而爲化如冬暖春涼秋熱夏寒之類是也（六微旨大論云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如何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生則病）

帝曰四時之氣至有早晏高下左右其候何如岐伯曰行有逆順至有遲速故太過者化先天不及者化後天帝曰願聞其行何謂也岐伯曰春氣西行夏氣北行秋氣東行冬氣南行故春氣始于下秋氣始于上夏氣始于中冬氣始于標春氣始于左秋氣始于右冬氣始于後夏氣始于前此四時正化之常故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必謹察之帝曰善

此言四時之氣所至有早晏高下左右之義也四時之氣有早晏者以太過之運則先天而至不及之運則後天而至也其有高下者以天地陰陽四時有升降之妙也春夏之氣本主東南而其氣則升于西北秋冬之氣本主西北而其氣則降于東南故春氣者始于往年在下之氣所升秋氣者由于今年在上之氣所降夏氣者始于今年中氣所升（六微旨大論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冬氣者始于今年標氣所降（假如少陽之上火氣治之）

（其火氣爲本少陽爲標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其風氣爲本厥陰爲標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其燥氣爲本陽明爲標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其濕氣爲本太陰爲標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其寒氣爲本太陽爲標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其熱氣爲本少陰爲標）其有左有右者以春爲左夏爲前秋爲右冬爲後各皆隨其方而始耳故至高之地冬氣常在陰之升也所謂冬氣南行者是也至下之地春氣常在陽之降也所謂春氣西行者是也

黄帝問曰五運六氣之應見六化之正六變之紀何如岐伯對曰夫六氣正紀有化有變有勝有復有用有病不同其候帝欲何乎帝曰願盡聞之岐伯曰請遂言之夫氣之所至也厥陰所至爲和平少陰所至爲暄太陰所至爲埃

溽少陽所至爲炎暑陽明所至爲清勁太陽所至爲寒雰時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風府爲璺（問）啟少陰所至爲大火府爲舒榮太陰所至爲雨府爲員盈少陽所至爲熱府爲行出陽明所至爲司殺府爲庚蒼太陽所至爲寒府爲歸藏司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生爲風搖少陰所至爲榮爲形見太陰所至爲化爲雲雨少陽所至爲長爲蕃鮮陽明所至爲收爲霧露太陽所至爲藏爲周密氣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風生終爲肅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太陰所至爲濕生終爲注雨少陽所至爲火生終爲蒸溽陽明所至爲燥生終爲凉太陽所至爲寒生中爲溫德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毛化少陰所至爲羽化太陰所至爲倮化少陽所至爲羽化陽明所至爲介化太陽所至爲鱗化德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生化少陰所至爲榮化太陰所至爲濡化少陽所至爲茂化陽明所至爲堅化太陽所至爲藏化布政之常也厥陰所至爲飄怒大凉少陰所至爲大暄寒太陰所至爲雷霆驟注烈風少陽所至爲飄風燔燎霜凝陽明所至爲散落溫太陽所至爲寒雪冰雹白埃氣變之常也厥陰所至爲撓動爲迎隨少陰所至爲高明焰爲曛太陰所至爲沉陰爲白埃爲晦暝少陽所至爲光顯爲彤雲爲曛陽明所至爲煙埃爲霜爲勁切爲悽鳴太陽

所至爲剛固爲堅芒爲立令行之常也厥陰所至爲裏急少陽所至爲瘍胗身熱太陰所至爲積飲否隔少陽所至爲嚏嘔爲瘡瘍陽明所至爲浮虛太陽所至爲屈伸不利病之常也厥陰所至爲支痛少陰所至爲驚惑惡寒戰慄譫妄太陰所至爲稸滿少陽所至爲驚躁瞀昧暴病陽明所至爲鼽尻陰股膝髀腨䯒足病太陽所至爲腰痛病之常也厥陰所至爲緛戾少陰所至爲悲妄衄衊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少陽所至爲喉痺耳鳴嘔涌陽明所至爲脇痛皴揭太陽所至爲寢汗痙病之常也厥陰所至爲脇痛嘔泄少陰所至爲語笑太陰所至爲重胕腫少陽所

至爲暴注。瞤瘛暴死。陽明所至爲鼽嚏。太陽所至爲流泄禁止。病之常也。凡此十二變者。報德以德。報化以化。報政以政。報令以令。氣高則高。氣下則下。氣後則後。氣前則前。氣中則中。氣外則外。位之常也。故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泄。甚則水閉胕腫。隨氣所在以言其變耳。帝曰。願聞其用也。歧伯曰。夫六氣之用。各歸不勝而爲化。故太陰雨化施于太陽。太陽寒化施于少陰。少陰熱化施于陽明。陽明燥化施于厥陰。厥陰風化施于太陰。各命其所在以徵之也。帝曰。自得其位何如。歧伯曰。自得其位。常化也。帝曰。願聞所在也。歧伯曰。命其位而方月可知也。（瘛音致）

此詳論五運六氣應見之候也。六氣之正者。常氣也。六變之紀者。變氣也。有化有變。有勝有復。有用有病之六候者。其化之一候。六化之正應見也。變勝復用病五候。六變之紀應見也。厥陰所至爲和平。至流泄禁止十二節。論化變病三候也。其曰時化司化氣化德化之常。及布政令行之常者。論化之候也。其曰氣變之常者。論變之候也。其曰病之常者。論病之候也。凡此十二變至以言其變。一節論勝復之二候也。六氣之用至方月可知也。一節論用之一候也。時化之常者。六部主氣之常化也。司化之常者。司天在泉六位之常化也。氣化之常者。五運之常化也。厥陰所至爲和平。初之氣木之化也。少陰所至爲暄。二之氣君火也。太陰所至爲埃溽。四之氣土之化也。少陽所至爲炎暑。三之氣相火也。陽明所至爲清勁。五之氣金之化也。太陽所至爲寒雰。終之氣水之化也。時化之常者。四時正化之常候也。風府大火府雨府熱府司殺府寒府。言六氣各有所司也。豐者。秦晉方言。乃物裂而木破之謂。凡物被風裂也。啓。開也。少陰爲君。故曰大火府。少陽爲相。故曰熱府。貞盈猶俗云貞滿也。凡物承土化質貞盈滿。行出者。熱氣出行也。庚者。更

也。更蒼者。物更爲蒼也。司化之常者。生榮化長收藏。亦正化之常也。風搖木之化。形見火之化。雲雨土之化。蕃鮮火之化。霧露金之化。周密水之化。乃氣化之常也。按六微旨大論云。風位之下。金氣承之。故厥陰爲風生而終爲肅。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故爲熱生而中爲寒。又曰。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亦爲寒之義也。土位之下。風氣承之。王註云。疾風之後。雨乃零。濕爲風吹。化而雨。故太陰爲濕生。而終爲注雨。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故少陽爲火生。而終爲蒸溽。金位之下。火氣承之。故陽明爲清生。而終爲燥。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故爲

寒生而中爲溫也其風生熱生濕生火生燥生寒生六者本氣也終爲肅終爲注雨終爲蒸溽終爲凉四者標氣也中爲寒中爲溫二者中氣也夫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故其生物之德皆始于本氣終于標氣而中氣常居標本之中故言標本則中氣在其中矣惟少陰太陽言中而不言終者蓋少陰太陽中氣與標同故言中則標氣亦在其中矣德化之常者德生萬物之常化也其次德化之常者德生動物之常化也風生毛形熱生翮形濕生倮形火生羽形燥生介形寒生鱗形六化皆爲主氣及間氣所在而各化生常無替也非德化則無能化化生生也生化者溫化也榮化者腯化也濡化者濕化也茂化者熱化也堅化者凉化也藏化者寒化也布政之常者亦正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飄怒大凉者風位之下金氣承之木氣爲飄怒金氣爲大凉也少陰所至爲大暄寒者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君火爲大暄陰精爲寒也太陰所至爲雷霆驟注烈風者土位之下風氣承之土氣爲雷霆驟注風氣爲烈風也少陽所至爲飄風燔燎霜凝者相火之下水氣承之火氣爲飄風燔燎水氣爲霜凝也陽明所至爲散落溫者金位之下火氣承之金氣爲散落火氣爲溫也太陽所至

爲寒雪冰雹白埃者水位之下土氣承之水氣爲霜雪冰雹土氣爲白埃也氣變之常者變常平之氣而爲甚用也唯用其不已則下承之氣無行故皆非本氣耳厥陰所至爲撓動爲迎隨者風之性也少陰所至爲高明爲焰爲曛少陽所至爲光顯爲彤雲爲曛者火之性也太陰所至爲沉陰爲白埃爲晦瞑者土之性也陽明所至爲煙埃爲霜爲勁切爲悽鳴者金之性也太陽所至爲剛固爲堅芒爲立者寒之化也令行之常者謂風寒暑濕燥火而爲令庶物莫能違也病之常者有四厥陰所至爲肝膽病少陰所至爲心與小腸病太陰所至爲脾胃病少陽所至爲三焦病陽明所至爲肺與大腸病太陽所至爲腎與膀胱病者一而已矣（裏急者筋縮也瘍胗身熱者火氣生也積陰否隔者土氣也嚏嘔瘡瘍皆火也浮虛者皮膚薄腫按之復起也屈伸不利者腰脊不能縮伸也支痛支肋痛也驚惑及惡寒戰慄譫言妄語皆心氣不足也稸滿者脾氣不足也驚躁瞀昧暴病亦火病也鼽者手陽明大腸病也陰股膝髀腨足病足陽明胃病也腰痛膀胱與腎病也緛戾筋病也悲妄衄衊心病也中滿霍亂吐下脾病也喉痹耳鳴嘔涌火病也腸痛生胃皴揭土大腸皮病也寢汗盜汗也痙者腎氣不足也脇痛嘔泄肝脅病也語笑者心病也體重胕腫者脾病也暴注者下迫也目跳爲瞤身戰爲瘛及暴死者火病也鼽嚏者手陽明病也注泄禁止皆足太陽病也凡正文厥陰少陰太陰等語俱主歲言而人病則合于歲也）凡此十二變者言前德化政令病變十二節之候若不當歲步主客正位而至者則爲變氣而爲勝復也凡勝

復之候至其勝氣變復則報復以德變化則報復以化變政令則報復以政令而其氣之往復不能相移也所變之氣居高則報復亦高居下則報復亦下居後則報復亦後居前則報復亦前居中則報復亦中居外則報復亦外而其位之高下亦不能相移也由是言之則天下風寒暑濕燥火之變常不能同也故南方清燥而卑北方雨濕而潦者有之中原冰雪而寒左右鬱蒸而熱者有之况地理有高下形勢有大小高者氣寒多清燥下者氣熱多雨濕小者小異大者大異而錯雜于天道不一之變王氏釋高下前後中外俱作人身生病之所

而不及地理之分野宜乎程子以天下旱潦常不同之義非運氣主歲之說也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泄甚則水閉胕腫隨氣所在以言其[illegible]若勝復為病之位也假若風于高處勝則人身亦于高處病頭重而掉眩風于下處勝則人身亦于下處病足動而厥慄也如熱于高處勝則人身亦于腰上分野病腫熱于下處勝則人身亦于腰下分野病腫熱皆隨六氣勝復之所在有高下前後中外以言其變病之所也六氣之用各歸不勝而為化者謂各歸不勝之方月施化也方月者按方坐月也假如厥陰司天之歲

則陽明之位即在泉之左間其方月東北初之氣也太陽之位即司天之右間其方月東南二之氣也厥陰正司天之位其方月正南三之氣也少陰之位即司天之左間其方月西南四之氣也太陰之位即在泉之右間其方月西北五之氣也少陽正在泉之位其方月正北終之氣也故其歲施用太陰雨化施于東南太陽之位乃二之氣也太陽寒化施于西南少陰之位乃四之氣也少陰熱化施于東北陽明之位乃初之氣也陽明燥化施于正南厥陰之位乃三之氣也厥陰風化施于西北太陰之位乃五之氣也皆各命其所在之化以徵驗

其所施之化即于歲同法推之耳自得其位者在本位之方月施化也如厥陰之歲則太陰自得于西北當五之氣而本位施其雨化也太陽自得于東南當二之氣而本位施其寒化也少陰自得于西南當四之氣而本位施其熱化也少陽自得于正北當終之氣而本位施其火化也陽明自得于東北當初之氣而本位施其燥化也厥陰自得于正南當三之氣而本位施其風化也亦于歲同法推之耳（按假如厥陰司歲之義可將六微旨大論下六六之節圖參看）

帝曰六位之氣盈虛何如岐伯曰太少異也太者之至徐而常少者暴而亡

此承上文而言六氣之盛虛以太過不及而分其病有遲速生死之殊也太少者即太角少角之謂陽年爲太過爲太陰年爲不及爲少六氣盛虛于此異也六氣之盈者爲病其勢反徐而微治法當逆之也六氣之虛者爲病其勢反暴而甚治法當從之也人見虛者爲病其氣暴烈驟用峻劑攻之則熱病未已寒病復始殊不知太者之氣反微少者之氣反甚耳

帝曰天地之氣盈虛何如岐伯曰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足天氣隨之運居其中而常先也惡所不勝歸所同和隨運歸從而生其病也故上勝則天氣降而下下勝則

地氣遷而上勝多少而差其分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則位易氣交易則大變生而病作矣大要曰甚紀五分微紀七分其差可見此之謂也（惡去聲）

此承上文而言司天在泉之氣亦有盈虛之分也司天之氣不足則在泉之氣隨之而升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在泉之氣不足則司天之氣從之而降蓋上勝則天氣降而下其間五運之氣則居于其中而天降則先天而降地升則先地而升所不勝者則惡之所同和者則歸之假如丁壬木運司天在泉爲金則不勝司天在泉爲木爲火則同和隨吾運之所從而民病是生凡司天在泉勝有多少則差有多寡其微者之差少甚者之差大大差則位易而變大當夫氣交之際而位斯易焉乃大變生而民病作矣大要差之甚者什有其半差之微者止十分之三耳所謂差者乃相去不同之義非過差之差天道以太少而有盈虛何過差之有哉

帝曰善論言熱無犯熱寒無犯寒余欲不遠寒不遠熱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帝曰不發不攻而犯寒犯熱何如岐伯曰寒熱內賊其病益甚帝曰願聞無病者何如岐伯曰無者生之有者甚之帝曰生者何如岐伯曰不遠熱則熱至不遠寒則寒至寒至則堅

否腹滿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瘍瞀鬱注下瞤瘛腫脹嘔鼽衄頭痛骨節變肉痛血溢血泄淋閟之病生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時必順之犯者治以勝也

此言汗下其邪者可以偶犯寒熱而無故犯之者非也邪鬱于表則用熱藥以發之熱鬱于裏則用寒藥以攻之若非發表而犯熱則熱淑內而熱反甚非攻裏而犯寒則寒賊內而寒反甚矣彼無病而誤服者僅足以生病耳奚止于有病而甚者哉故犯寒則寒至凡爲堅否爲腹滿爲痛急爲下利之病生矣犯熱則熱至凡爲身

熱爲吐下。爲霍亂。爲癰疽。爲瘡瘍。爲瞀鬱。爲注下。爲瞤瘛。爲腫脹。爲嘔。爲鼽衄。爲頭痛。爲骨節變。爲肉痛。爲血溢爲血泄。爲淋閟之病生矣。治之者。春則宜凉。夏則宜寒秋則宜温。夏則宜熱。時所當用。不可不順。其有犯而病甚者。則犯熱治以鹹寒。犯寒治以甘熱。犯凉治以苦温犯温治以辛凉。治之以所勝。而病可解矣

黃帝問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帝曰。願聞其故。何謂也。岐伯曰。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過者死（重平声）

此言姙婦之用毒藥者。可用而不可過也。婦人懷姙。謂之重身。然用毒藥以治其病者。正以内有其故。則有病以當毒藥。其子必無殞也。不惟子全。而母亦無殞也。但有大積大聚。或病甚不堪。不得不用此以犯之。祗宜衰其大半而止藥。彼病自漸去。若過用其藥。則敗損真氣而母子未必不殞矣（王註先母而後子者非）

帝曰。善。鬱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寫之

此言治五鬱之法也。上文五鬱。五運之鬱也。此言五鬱人身之鬱也。或有天時之鬱而成之者。或以五藏之鬱而自成者。木鬱者。肝病也。宜吐而達之。火鬱者。心病也宜汗而發之。土鬱者。脾病也。宜下而奪之。金鬱者。肺病也。宜解其表。利其小便而滲泄之。水鬱者。腎病也。宜制其衝逆而折抑之。既治其病。復觀其虛實而調其氣。若病之太過者。乃以其所畏者而折之。以鹹寫腎。以酸寫肝。以辛寫肺。以甘寫脾。以苦寫心。則過者可制矣

帝曰。假者何如。岐伯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所謂主氣不足。客氣勝也

此言治病有假借之法者。以主氣不足。而客氣之勝也。前文治各司天之政。有用温遠温。用凉遠凉。用熱遠熱。

用寒遠寒。此治病之正法也。内有假者。反常之法。則用寒熱温凉而犯之者。有矣。蓋上文不遠熱不遠寒者。以其發表攻裏。而有邪存也。若假者反常之法。則雖内傷亦有反常者。故帝復問之耳。但言歲六氣自有主氣而又有客氣之所加。惟主氣不足。而客氣勝之。則假借其寒熱温凉之氣。以扶主氣。而應客氣。故雖犯之。而無所禁耳

帝曰。至哉聖人之道。天地大化。運行之節。臨御之紀。陰陽之政。寒暑之令。非夫子孰能通之。請藏之靈蘭之室。署曰六元正紀。非齋戒不敢示。慎傳也

此帝贊此論之妙而藏之也

刺法論篇第七十二（舊本云此與後卷本病論俱亡今有素問遺篇存此二篇）

素問註證發微八卷終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九

大明太醫院正文　會稽縣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illegible]世傳

本病論篇第七十三（補下後）

至真要大論篇第七十四（爲總括前八篇未盡義至真至要故名）

黃帝問曰。五氣交合。盈虛更作。余知之矣。六氣分治。司天地者。其至何如。岐伯再拜對曰。明乎哉問也。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也。帝曰。願聞上合昭昭。下合冥冥。奈何。岐伯曰。此道之所主。工之所疑也。帝曰。願聞其道也。岐伯曰。厥陰司天。其化以風。少陰司天。其化以熱。太陰司天。其化以濕。少陽司天。其化以火。陽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陽司天。其化以寒。以所臨藏位。命其病者也。帝曰。地化奈何。岐伯曰。司天同候。間氣皆然。帝曰。間氣何謂。岐伯曰。司左右者。是謂間氣也。帝曰。何以異之。岐伯曰。主歲者紀歲。間氣者紀步也。（頁作吉）

此明司天在泉間氣之化。隨六氣所在而移之也。五運分為五氣。以太過不及而有盈有虛也。天元紀大論曰。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正盈虛更作之義也。六氣者。風熱濕火燥寒也。即其分治以司天地。餘四氣可知矣。化有不同。帝之所以問也。上合

昭昭者司天之化也下合冥冥者在泉之化也然厥陰司天其化以風而爲在泉之地化猶是也爲左右之間氣亦猶是也少陰司天其化以熱（君火）而爲在泉之地化猶是也爲左右之間氣亦猶是也太陰司天其化以濕而爲在泉之地化猶是也爲左右之間氣亦猶是也少陽司天其化以火（相火）而爲在泉之地化猶是也爲左右之間氣亦猶是也陽明司天其化以燥而爲在泉之地化猶是也爲左右之間氣亦猶是也太陽司天其化以寒而爲在泉之地化猶是也爲左右之間氣亦猶是也上司天之氣以所臨之藏位而命其病如肝木位東方心火位南方脾土位中央方及四維肺金位西方腎水位北方是乃五藏定位惟六氣御五運所至氣不相得則病相得則和故先以六氣所臨後言五藏之病也至于在泉與左右間亦不過如是而已故以各氣而在左右者謂之間氣間氣者正所以紀步步者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也積步而成歲則六六三百六十五日有奇矣（六微旨大論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其每歲司天主歲正所以紀歲氣而左右間氣又與六步而相紀六微旨大論首節謂天道右轉六節盛衰者正紀歲之謂而次節地理之應六節氣位者正紀步之謂當合而觀之其義爲益明矣

帝曰善歲主奈何岐伯曰厥陰司天爲風化在泉爲酸化司氣爲蒼化間氣爲動化少陰司天爲熱化在泉爲苦化不司氣化居氣爲灼化太陰司天爲濕化在泉爲甘化司氣爲黅化間氣爲柔化少陽司天爲火化在泉爲苦化司氣爲丹化間氣爲明化陽明司天爲燥化在泉爲辛化司氣爲素化間氣爲清化太陽司天爲寒化在泉爲鹹化司氣爲玄化間氣爲藏化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藏所宜迺可以言盈虛病生之緒也

此承上文而言六化正明六氣分治及主歲者主歲之大義也巳亥之歲厥陰司天而爲風化風高氣遠雲物飛揚也若寅申之歲則在泉而爲酸化蓋木司地氣物化乃從酸也丁壬之歲則司木運之氣而爲蒼化至于丑未之歲則爲在泉之左間主初之氣子午之歲則爲司天之右間主二之氣辰戌之歲則爲司天之左間主四之氣卯酉之歲則爲在泉之右間主五之氣而皆爲動化偏生左右處爲動搖也此皆各主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耳（後倣此）子午之歲少陰司天而爲熱化陽火熠燿炎暑流行也若卯酉之歲則在泉而爲苦化火司地

氣物以苦生也然各氣主運惟君火不主運故不司氣化天元紀大論云君火以名相火以位正以明君火不主運也至于居左右之氣則君火無所不居不得以間氣名之寅申之歲則君在泉之左主初之氣丑未之歲則居司天之右主二之氣巳亥之歲則居司天之左主四之氣辰戌之歲則君在泉之右主五之氣而爲灼化也故左間右間間氣之間皆宜讀曰平聲明有旁居之義也君爲至尊不敢曰間而曰居耳（王註新校正讀去声者非）丑未之歲太陰司天而爲濕化埃鬱朦昧雲雨潤濕也若辰戌之歲則在泉而爲甘化土司地氣甘化先焉甲巳之

歲則司土運之氣而爲黅化至于卯酉之歲則爲在泉之左間主初之氣寅申之歲則爲司天之右間主二之氣子午之歲則爲司天之左間主四之氣巳亥之歲則爲在泉之右間主五之氣而爲柔化濕化流行則濡物柔耎也寅申之歲少陽司天而爲火化炎光赫烈燔灼焦然也若巳亥之歲則在泉而爲苦化火司地氣苦化先焉戊癸之歲則司火運之氣而爲丹化至于辰戌之歲則爲在泉之左間主初之氣卯酉之歲則爲司天之右間主二之氣丑未之歲則爲司天之左間主四之氣子午之歲則爲在泉之右間主五之氣而皆爲明化炳明霞燒草木榮美也卯酉之歲陽明司天而爲燥化清涼勁切霧露蕭飋也若子午之歲則在泉而爲辛化金司地氣辛化先焉乙庚之歲則司金運之氣而爲素化至于巳亥之歲則爲在泉之左間主初之氣辰戌之歲則爲司天之右間主二之氣寅申之歲則爲司天之左間主四之氣丑未之歲則爲在泉之右間主五之氣而皆爲清化風生高勁草木清冷也辰戌之歲太陽司天而爲寒化嚴肅峻整慘慄凝堅也若丑未之歲則在泉而爲鹹化水司地氣物化從鹹也丙辛之歲則司水運之氣而爲玄化至于子午之歲則爲在泉之左間主初

之氣巳亥之歲則爲司天之右間主二之氣卯酉之歲則爲司天之左間主四之氣寅申之歲則爲在泉之右間主五之氣而皆爲藏化陰凝慘冷庶物歸藏也故凡治病者必明司天之六化在泉之五味司運之五色間氣之動灼柔明藏乃五藏所宜則可以言每歲盈虛病生之緒而上文盈虛更作之間上歲者紀歲之義明矣

帝曰厥陰在泉而酸化先余知之矣風化之行也何如岐伯曰風行于地所謂本也餘氣同法本乎天者天之氣也本乎地者地之氣也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故曰謹候氣宜無失病機此之謂也

此帝問厥陰在泉之爲風化而仍以其本乎地氣者告之也首節言厥陰司天其化以風而又論地化曰司天同候則地化亦以風也玆言在泉爲酸化者可得而知而在泉爲風化其義似有所悖殊不知司天則風行于天在泉則風行于地乃本于地之氣而爲風之化也若時乎司天則本乎天之氣而亦爲風化矣（天元紀大論篇云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正文本字從此本宗來）彼少陰在泉熱行于地太陰在泉濕行于地少陽在泉火行于地陽明在泉燥行于地太陽在泉寒行于地至各氣司天則亦本乎天氣而爲天化矣故曰餘氣同法也惟此天地合氣六節各分而萬物所出以化生故本乎天而化者由于司天之氣本乎地而化者由于司地之氣此在天地爲氣而在人身爲病機必謹候之而可以治病矣

帝曰其主病何如岐伯曰司歲備物則無遺主矣帝曰先歲物何也岐伯曰天地之專精也帝曰司氣者何如岐伯曰司氣者主歲同然有餘不足也帝曰非司歲物何謂也岐伯曰散也故質同而異等也氣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此之謂也

此言藥備歲物者爲天地之專精而司氣者其氣偏散歲物者其氣散也上文言候氣宜而無失病機則用藥以治病不可無所主也但言每歲各有所司必因其司歲者以備藥物則病無遺主矣正以每歲之司天在泉物從其化而天地之專精備焉故不可不先之也彼司氣者即司運也如甲己爲土運乙庚爲金運然太過則有餘不及則不足其氣偏耳若非歲物而用之則其氣又散故一物之氣同而精有完全偏散之異所以氣味有厚薄性用有躁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此歲物之不可以不備也

帝曰歲主藏害何謂岐伯曰以所不勝命之則其要也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上淫于下所勝平之外淫于內所勝治之

此言歲之五藏被害者以其有所不勝而治之有法也歲氣在天五藏在人而歲主五藏有害者正以本氣淫則脾不勝火氣淫則肺不勝土氣淫則腎不勝金氣淫則肝不勝水氣淫則心不勝以所不勝命之則知害藏之要也故司天之氣淫于下而藏病生則以所勝者平之如木氣淫則以金制之者是也至在泉之氣淫于內而藏病生則亦以所勝者治之即木氣淫而以金制之者是也所謂制勝者謂五味寒熱溫涼隨勝而用之耳

但上淫于下者淫于三氣已前有勝無復也外淫于內者淫于四氣以後有勝無復也（新校正云詳天氣主歲但當平調之故不同治而對平也）

帝曰善平氣何如岐伯曰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爲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

此言歲氣之平而有所病者亦視其正反而善治之也上文言上淫于下外淫于內而爲病皆以歲氣不平也故有平氣而民病者何也伯言陰陽者尺寸之位曰陰陽陰脉陽脉陰經陽經皆曰陰陽當謹察而調之以平爲期如陰經病而陽經不病陽經病而陰經不病是爲正病也正則以寒藥治熱以熱藥治寒從而正治之耳若陰位而見陽脉陽位而見陰脉是爲反病也反則以寒藥治寒以熱藥治熱從而反治之耳

帝曰夫子言察陰陽所在而調之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若引繩小大齊等命曰平陰之所在寸口何如岐伯曰視歲南北可知之矣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厥陰在泉則右不應太陰在泉則左不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太陰司天則左不應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帝曰尺候何如岐伯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尺不應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三陰在泉則尺不應左右同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按六元正紀大論亦有知其要者四句彼言定期之紀）

此言南北二政之司天在泉其尺寸之脉各有所不應也靈樞禁服篇云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夫曰微大則脉之和者也今寸口之脉而有陰脉來現沉而不應則與大小齊等微大之義拂矣伯言自左右手而言之則左寸爲人迎而右寸爲寸口自與尺而言則兩手之寸皆爲寸而兩手之尺皆爲尺故寸口之脉有時不宜應者視歲有南北之政可知之矣蓋五運以甲己土運爲尊六氣以少陰君火爲尊故以甲己土運爲南政乃面南而行令與君主同其餘四運爲北政則面北而受令與臣子同（據五運行大論以諸司天爲南北而命其位則以司天爲南爲上今以南政爲面南與彼司天面北者不同又以諸在泉爲面南而命其位則以在泉爲北爲下今以北政爲面北與彼在泉面南者不同彼論上下此論南北故也）惟以少陰爲君主凡脉之司天在泉不應者皆以少陰而論之故北政之歲人氣面北而寸北尺南地左關之氣在右寸右關之氣在左寸天左關之氣在右尺右關之氣在左尺故乙卯乙酉丁卯丁酉辛卯辛酉癸卯癸酉乃少

第七七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扳反内

陰在泉也則兩寸之脉俱不應夫南政爲少陰司天則兩寸不應今北政少陰在泉而亦兩寸不應者從君而不從臣也故不以尺爲主而以寸爲主耳運氣全書所謂依南政而診尺寸者是也又訣云子午南少北卯酉兩手沉寸口者是也北政之歲丙寅丙申戊寅戊申庚寅庚申壬寅壬申乃厥陰在泉其左間則少陰而右間則太陽也宜右寸之脉不應夫南政厥陰司天則左間少陰故右寸之脉不應今北政厥陰在泉而亦右寸之脉不應者亦從君而不從臣也故不以尺爲主而以寸爲主耳訣云巳亥南厥北寅申右寸脉潜形者是也北

政之歲丙辰丙戌戊辰戊戌庚辰庚戌壬辰壬戌乃太陰在泉其左間則少陽而右間則少陰也宜左寸之脉不應夫南政太陰司天則左寸不應今北政太陰在泉而亦左寸不應者從君而不從臣也訣云丑未南太北辰戌左手寸不出者是也若使北政三陰司天而不在泉則其不應者不在寸而在尺矣故下文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尺不應者此也南政之歲如甲子甲午乃少陰司天則兩寸之脉俱不應如前所云者是也南政之歲如己巳己亥乃厥陰司天其左間則少陰而右間則太陽宜右寸之脉不應如前所云者是也南政之歲如己丑己未乃太陰司天其左間則少陽而右間則少陰宜左寸之脉不應如前所云者是也若使南政三陰在泉而不司天則其不應者不在寸而在尺矣故下文曰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若三陰在泉則尺不應者此也所謂諸不應者即南北二政而相反以診之則南政主在寸者北政主在尺而南政主在尺者北政主在寸則其脉自明矣且不惟尺寸爲然凡南北之左右二間其相反與尺寸同耳此乃要之所在而不可不知者也

帝曰善天地之氣内淫而病何如岐伯曰歲厥陰在泉風

淫所勝則地氣不明平野昧草迺早秀民病洒洒振寒善呻數欠心痛支滿兩脇裏急飲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歲少陰在泉熱淫所勝則焰浮川澤陰處反明民病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寒熱皮膚痛目瞑齒痛𩓜腫惡寒發熱如瘧少腹中痛腹大蟄蟲不藏歲太陰在泉草乃早榮濕淫所勝則埃昏巖谷黄反見黑至陰之交民病飲積心痛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痺陰病血見少腹痛腫不得小便病衝頭痛目似脱項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膕如結腨如别歲少陽在泉火淫所勝則焰明郊野寒熱更至民病注

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則血便。少陰同候。歲陽明在泉。燥淫所勝。則霿霧清瞑。民病喜嘔。嘔有苦。善大息。心脇痛。不能反側。甚則嗌乾。面塵。身無膏澤。足外反熱。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則凝肅慘慄。民病少腹控睪。引腰脊。上衝心痛。血見。嗌痛。頷腫。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諸氣在泉。風淫于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辛散之。熱淫于內。治以鹹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濕淫于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火淫于內。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燥淫于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寒淫于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寫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

此言六氣之在泉淫勝為病者。各有治之之法也。上文言外淫于內。所勝治之。帝遂以內淫而病者為問。伯言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甲申丙申戊申庚申壬申之歲。乃厥陰在泉也。厥陰為風木。故風淫所勝。則木勝土而風勝濕。地氣不明。平野亦昧。氣色皆昏暗也。草乃早秀。木剋土化也。其民病為洒洒振寒。為善呻。為數欠。為心痛。為支滿。為兩脇裏急。為飲食不下。為鬲咽不通。為食則嘔。木邪乘胃也（靈樞經脉篇自洒洒振寒至數欠為胃病）為腹脹。為善噫。為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為身體皆重。木邪乘脾也（靈樞經脉篇自腹脹至身體皆重為脾病）乙卯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之歲。乃少陰在泉也。少陰為君火暑熱。故熱淫所勝。則火勝金而熱勝燥。焰浮于川澤之中而陰處反明。其民病為腹中常鳴。為上衝胸。為喘不能久立。為寒熱。為皮膚痛。火邪乘肺也。為目瞑。為齒痛。為䪼腫。為惡寒發熱如瘧。為少腹中痛。為大腹。火邪乘大腸也。時則蟄蟲亦不藏。火邪盛也。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戌之歲。乃太陰在泉也。太陰為濕土。故濕淫所勝。則土勝水而濕勝寒。巖谷埃昏。黃色見于北方黑處。而水土同見。是至陰之交。合其

氣色也。其民病為飲積。為心痛。為耳聾。渾渾焞焞。為嗌腫。為喉痺（靈樞經脉篇自耳聾至喉痺為三焦病）為陰病血見。為少腹痛腫。為不得小便。土邪乘腎也。為病衝頭痛。至腨如別。土邪勝膀胱也（靈樞經脉篇自病衝頭痛至腨如別為膀胱病）乙巳丁巳己巳辛巳癸巳。乙亥丁亥己亥辛亥癸亥之歲。乃少陽在泉也。少陽為火。故火淫所勝。則火勝金而熱勝燥。焰明于郊野。當寒之時。而熱更甚其氣。熱氣既往。而寒氣又來。其民病為注泄赤白。為小腹痛。為溺赤。甚則為血便。皆與少陰之在泉者同候耳。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甲午丙午戊午庚午壬午之歲。乃陽明在泉也。陽明為燥金。故

燥淫所勝則金勝木而燥勝風霧則霧暗而清冷晦暝其民病爲善嘔嘔有苦味爲善太息爲心脇痛不能反側甚則爲嗌乾爲面如有塵爲身無膏澤爲足之外熱反熱皆肝膽之爲病也（靈樞經脈篇以口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轉側甚則面微有塵體無膏澤足外反熱爲膽病以嗌乾面塵脫色爲肝病）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乙未丁未己未辛未癸未乃太陽在泉也太陽爲寒水故寒淫所勝則水勝火而寒勝熱凝肅慘慄寒之象也其民病爲少腹控睪以引腰脊上衝心痛爲血見爲嗌痛爲頷腫皆心與小腸之病也（靈樞經脈篇以嗌痛頷腫爲小腸病）故治之者風淫于內則風性喜溫而惡清治之以辛所謂肝

欲散急食辛以散之（見藏氣法時論）治之以涼是以金氣治木也佐之以苦隨其所利也又以甘緩之所謂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也（見藏氣法時論）熱淫于內則熱性惡寒治之以鹹水勝火也治之以寒寒勝熱也佐以甘苦甘以調之而苦以降之也以酸收之正以心苦緩惟酸爲能收之也（見藏氣法時論）以苦發之邪猶未已而復以苦性發之也濕淫于內則濕與燥反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也蓋燥除濕故以苦燥其濕淡利竅故以淡滲泄所謂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也火淫于內則與前熱淫于內相同蓋相火猶君火也故治以鹹冷（即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也）佐以苦辛以酸收之（即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也）以苦發之者與前無大異也上文（曰少陽同候者此之謂也）燥淫于內則燥畏火故治以苦溫又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用辛寫之酸補之（見藏氣法時論）所以佐以甘辛而以苦下之也寒淫于內則寒性畏熱故治以甘熱又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見藏氣法時論）故佐以苦辛以鹹寫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也

帝曰善天氣之變何如歧伯曰厥陰司天風淫所勝則太虛埃昏雲物以擾寒生春氣流水不冰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飲食不下舌本強食則嘔冷泄腹脹溏泄瘕水閉蟄蟲不出病本于脾衝陽絕死不治少陰

司天熱淫所勝怫熱至火行其政民病胸中煩熱嗌乾右胠滿皮膚痛寒熱欬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鼽衄嚏嘔溺色變甚則瘡瘍胕腫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心痛肺䐜腹大滿膨膨而喘欬病本於肺尺澤絕死不治太陰司天濕淫所勝則沈陰且布雨變枯槁胕腫骨痛陰痹陰痹者按之不得腰脊頭項痛時眩大便難陰氣不用飢不欲食欬唾則有血心如懸病本于腎太谿絕死不治少陽司天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民病頭痛發熱惡寒而瘧熱上皮膚痛色變黃赤傳而爲水身面胕腫腹滿仰息泄注赤白瘡瘍欬唾血煩心胸中熱甚則鼽衄病本于肺天

府絕死不治陽明司天燥淫所勝則木乃晚榮草乃晚生筋骨內變民病左胠脇痛寒清于中感而瘧大涼革候欬腹中鳴注泄鶩溏名木斂生菀于下草焦上首心脇暴痛不可反側嗌乾面塵腰痛丈夫㿗疝婦人少腹痛目昧眥瘍瘡痤癰蟄蟲來見病本于肝太衝絕死不治太陽司天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水且冰血變于中發為癰瘍民病厥心痛嘔血血泄鼽衄善悲時眩仆運火炎烈雨暴乃雹胸腹滿手熱肘攣掖腫心澹澹大動胸脇胃脘不安面赤目黃善噫嗌乾甚則色炲渴而欲飲病本于心神門絕死不治所謂動氣知其藏也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司天之氣風淫所勝平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瀉之熱淫所勝平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濕上甚而熱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汗為故而止火淫所勝平以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酸復之熱淫同燥淫所勝平以苦溫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佐以苦甘以鹹瀉之

此言六氣各司天淫勝為病者各有治之之法也上文言上淫于下所勝平之而此遂以司天之氣之變為間伯言乙巳丁巳己巳辛巳癸巳乙亥丁亥己亥辛亥癸亥之歲乃厥陰司天也厥陰為風木風淫所勝則風自天行太虛埃昏（埃塵）清風動飄蕩故雲物以擾也春氣宜溫而寒尚生風勝濕也流水不冰風撓之也其民病為胃脘當心而痛為上支兩脇及鬲咽不通飲食不下為舌本強為食則嘔為冷泄為腹脹為溏為泄瘕為水閉時則蟄蟲不出凡病皆本于脾以木來勝土也（靈樞經脈篇以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食不下溏瘕泄水閉為脾病）故衝陽者足陽明胃經之穴（足跗上五寸去陷谷三寸）若此脈氣絕則死不治矣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甲午丙午戊午庚午壬午之歲乃少陰司天也少陰為暑熱熱淫所勝則怫熱已至火行其政其民病為胸中煩熱為嗌乾為右胠滿為皮膚痛為寒熱為欬為喘及大雨且至之候又民病為唾血為血泄為鼽為衄為嚏為嘔為溺色變甚則為瘡瘍為胕腫為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為心痛為肺䐜為腹大滿膨而欬喘皆火來勝金而病本于肺也（靈樞經脈篇以肺脹膨膨而喘欬缺盆中痛臑臂內前廉痛肩背痛溺色變為肺病熱肩前臑痛為大腸病）尺澤者手太陰肺經之穴（在肘內廉大紋中動脈應手）若此脈氣絕則死不治矣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乙未丁未己未辛未癸未之歲乃太陰司天也太陰為濕土故濕淫所勝則沉陰且布雨變枯槁其民病為胕腫為骨痛陰痺陰痺者按之不

可得而知其處也又爲腰脊頭項痛及時爲眩暈爲大便難爲陰氣（當作點）不樂爲饑不欲食爲欬唾則有血爲心如懸皆上來勝水而病本于腎也（靈樞經脉篇以爲此則作心如懸若饑狀爲骨病）太谿者足少陰腎經之穴（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陷中）若此脉氣絶則死不治矣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甲申丙申戊申庚申壬申之歲乃少陽司天也少陽爲相火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其民病有爲頭痛爲發熱惡寒而瘧爲熱上皮膚痛及色變黃赤又傳而爲水身面胕腫爲腹滿爲仰息爲泄注赤白爲瘡瘍爲欬唾血爲煩心爲胷中熱甚則有爲鼽爲衄皆火來勝金而病本于肺也天府者手太陰肺經之穴（在腋下三寸臂臑動脉中）若此脉氣絶則死不治矣乙卯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之歲乃陽明司天也陽明爲燥金故燥淫所勝則木廼晚榮（遲也）草廼晚生以木赴于金也人之筋骨變于内其民病爲左胠脇痛（肝居于左）爲寒冷于中爲感而成瘧及大涼革候民病又爲欬爲腹中鳴爲注泄爲鶩溏至于名木斂其生意而菀于下草焦其上首民病又爲心脇暴痛不可以反側爲嗌乾爲面塵爲腰痛爲丈夫㿗疝爲婦人少腹痛爲目昧爲眥生瘍瘡爲痤爲癰其蟄蟲則有時來見皆金來勝木而病本

于肝也（靈樞經脉篇以心脇痛不能轉側面微有塵爲膽病以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㿗疝婦人少腹腫爲肝病）太衝者足厥陰肝經之穴（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動脉中）若此脉氣絶則死不治矣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戌之歲乃太陽司天也太陽爲寒水故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水且冰寒凝血變于中當發爲癰瘍其民病爲厥心痛爲嘔血爲血泄爲鼽衄爲善悲爲時眩仆運及火炎烈而雨暴迺雹爲胸腹滿爲手熱爲肘攣爲腋腫爲心澹澹大動爲胷脇胃脘不安爲面赤目黃爲善噫爲嗌乾甚則爲色炲爲渴飲皆水來勝火而病本于心也（靈樞經脉篇以心熱臂肘攣急腋腫胸支滿心中澹澹大動面赤目黃爲心包絡病）神門者手少陰心經之穴（在手掌後銳骨之端動脉應手）若此脉氣絶則死不治矣凡此皆以衝陽尺澤太谿天府太衝等脉爲驗者即以各穴動氣而知其五藏之絶耳（靈樞經脉篇以經爲是動者正謂此也）故治之者風淫所勝則平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寫之彼厥陰在泉者其法與此大同而後有以辛散之之一語耳無以酸寫之也熱淫所勝則平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彼少陰在泉者其法與此大同而後有以苦發之之一語耳濕淫所勝則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彼太陰在泉者其法與此大同而止有佐以酸淡與此佐以酸辛者

少異，但身半以上濕氣尚餘，火氣復鬱，鬱濕相薄，則以苦溫甘辛之藥解表發汗，俟其體之如舊而止藥也。火淫所勝，則平以鹹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酸復之，與上熱淫所勝者同法。蓋上爲君火，而此爲相火也。又與彼少陽在泉者同法，但彼以酸復之之一語耳。燥淫所勝，則平以苦溫，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彼陽明在泉者，其法與此大同，但彼則佐以甘辛，而此則佐以酸辛耳。寒淫所勝，則平以辛熱，佐以苦甘，以鹹瀉之。彼太陽在泉者，則復有以辛潤之，以苦堅之之二語耳。

帝曰：善。邪氣反勝，治之奈何？岐伯曰：風司于地，淸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苦甘，以辛平之。熱司于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濕司于地，熱反勝之，治以苦冷，佐以鹹甘，以苦平之。火司于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燥司于地，熱反勝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以酸平之，以和爲利。寒司于地，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

此言六氣在泉，反爲邪氣所勝者，而有治之之法也。帝疑六氣在泉，不能淫勝于他氣，而反爲別氣所勝，治之必有其法。伯言五寅五申之歲，則厥陰在泉，風司于地，不能勝土，而反爲金氣之淸者勝之，故治以酸溫，佐以苦甘。候邪氣既退，正氣尚虛，則以辛補養而平之。五卯五酉之歲，則少陰在泉，熱司于地，不能勝金，而反爲水氣之寒者勝之，故治以甘熱，佐以苦辛。候邪氣既退，而正氣尚虛，則以鹹而平之。五辰五戌之歲，則太陰在泉，濕司于地，不能勝水，而反爲風熱勝之，則必治以苦冷，佐以鹹甘。候邪氣既退，而正氣尚虛，則以苦而平之。五巳五亥之歲，則相火司于地，不能勝金，而反爲水氣之寒者勝之，則治法與熱司于地盡同也。五子五午之歲，則（陽明在泉，燥司于地）不能勝木，而反爲火氣之熱者勝之，則治以平寒，佐以苦甘。候邪氣既退，而正氣尚虛，則以酸而平之。蓋燥之性，惡熱而畏寒，故其治法如此，而以和平爲順利耳。五丑五未之歲，則（太陽在泉，寒司于地）不能勝火，而反爲濕熱勝之，則治以鹹冷，佐以甘辛。候邪氣既退，而正氣尚虛，則以苦而平之。（王註云：此六氣方治，與前淫勝法殊貫。治者，寫客邪之勝氣也。佐者，皆以所利所宜也。平者，補已弱之正氣也。）

帝曰：其司天邪勝何如？岐伯曰：風化于天，淸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甘苦。熱化于天，寒反勝之，治以甘溫，佐以苦酸辛。濕化于天，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火化于天，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燥化于天，熱反勝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寒化于天，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苦辛。

此言六氣司天、反爲邪氣所勝者、而有治之之法也。凡巳亥之歲、風化司天。反爲金之清氣所勝、則治以酸溫、佐以甘苦者、與風司于地者同。而彼則又以辛平之也。凡子午之歲、熱化于天。反爲水之寒氣所勝、則治以甘溫。佐以苦酸辛。與熱司于地者、彼治以甘熱、而此以甘溫。彼佐以苦辛。而此以苦酸辛。彼以鹹平之。而此則不用也。凡丑未之歲、則濕化于天。反爲火之熱氣所勝、當治以苦寒、佐以苦酸。彼濕司于地者。當治以苦冷。佐以鹹甘。以苦平之、與此大異也。凡寅申之歲、則火化于天。反爲水之寒氣所勝。當治以甘熱。佐以苦辛。與火司于

地。治以甘熱。佐以苦辛者同、而彼則有以鹹平之也。凡卯酉之歲、則燥化于天。反爲火之熱氣所勝、當治以辛寒。佐以苦甘。與燥司于地、治以平寒。佐以苦甘者小異。而彼則有以酸平之、以和爲利也。凡辰戌之歲、則寒化于天。反爲火之熱氣所勝、當治以鹹冷。佐以苦辛、與寒司于地。治以鹹冷。佐以甘辛者小異。而彼則又以苦平之也。

帝曰。六氣相勝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憒憒欲吐。胃鬲如寒。大風數舉。倮蟲不滋。胠脇氣并。化而爲熱。小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腸鳴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則嘔吐。鬲咽不通。少陰之勝。心下熱、善飢、臍下反痛。氣遊三焦。炎暑至。木廼津。草廼萎。嘔逆、躁煩、腹滿痛。溏泄。傳爲赤沃。太陰之勝。火氣內鬱。瘡瘍于中。流散于外。病在胠脇。甚則心痛、熱格、頭痛、喉痺、項強。獨勝則濕氣內鬱。寒迫下焦。痛畱頂、互引眉間。胃滿。雨數至。燥化廼見。少腹滿。腰脽重強。內不便。善注泄。足下溫。頭重。足脛胕腫。飲發于中。胕腫于上。少陽之勝。熱客于胃。煩心。心痛。目赤。欲嘔。嘔酸。善飢。耳痛。溺赤。善驚。譫妄。暴熱消爍。草萎水涸。介蟲廼屈。少腹痛。下沃赤白。陽明之勝。清發于中。左胠脇痛。溏泄。內爲嗌塞。外發癩疝。大凉肅殺。華英改容。毛蟲廼殃。

胸中不便、嗌塞而欬。太陽之勝、凝凓且至、非時水冰。羽廼後化、痔瘧發。寒厥入胃。則內生心痛、陰中廼瘍、隱曲不利。互引陰股、筋肉拘苛。血脈凝泣。絡滿色變、或爲血泄、皮膚否腫。腹滿食減。熱反上行。頭項囟頂腦戶中痛、目如脫。寒入下焦。傳爲濡寫。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勝。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寫之。少陰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鹹。以甘寫之。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以苦寫之。少陽之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以甘寫之。陽明之勝。治以酸溫。佐以辛甘。以苦泄之。太陽之勝。治以甘熱。佐以辛酸。以鹹寫之。

此言六氣相勝，各有天時民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凡巳亥之歲，則厥陰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為耳鳴，為頭眩，為憒憒欲吐，為胃鬲如有寒氣，及大風數舉，則倮蟲不滋，以木勝土也。其民病又為胠脇氣并，化而為熱，為小便黃赤，為胃脘當心而痛，為上支兩脇，亦病為腸鳴飧泄，為少腹痛，為注下赤白，甚則為嘔吐，為鬲咽不通也。凡子午之歲，則少陰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為心下熱，為善饑，為臍下反痛，為氣遊三焦，及炎暑已至，則木乃津，草乃萎。民病為嘔逆，為燥煩，為腹滿而痛，為溏泄，及傳為赤沃也。凡丑未之歲，則太陰

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為火氣內鬱，其瘡瘍自中而流散于外，為病在胠脇，甚則為心痛，為熱格，為頭痛，為喉痺，為項強，惟土邪獨勝，則濕氣內鬱，為寒迫下焦，為痛留于項而互引于肩間，為胃滿，及雨數至之後，則燥化廼見，民病又為少腹滿，為腰脽重而強，為內不便，為善注泄，為足下溫，為頭重，為足脛胕腫，為飲發于中，為胕腫連及于上也。凡寅申之歲，則少陽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為熱客于胃，為煩心，為心痛，為目赤，為欲嘔，嘔酸，為善饑，為耳痛，為溺赤，為善驚，為譫妄，為暴熱消爍，及草萎水涸，介蟲乃屈，以火勝金也。民病又為少腹痛，為

下沃赤白耳。凡卯酉之歲，則陽明司天，而其所勝之民病，為清冷發于中，為左胠脇痛，為溏泄，為內則嗌塞，為外發癲疝，及大凉肅殺，華英改容，則毛蟲乃殃，金勝木也。民病又為胸中不便，為嗌塞而欬也。凡辰戌之歲，則太陽司天，而其所勝之天時，氣候凝栗，且至水冰，不以其時，羽物廼後時而化，水勝火也。民病為痔，為瘧，為發寒厥，而入之于胃，則內生心痛，為陰中廼瘍，而隱曲不利，為互引陰股，為筋肉拘苛，為血脉凝泣，為絡脉色變，為血泄，為皮膚否腫，為腹滿食減，為熱反上行，頭項囟頂腦戶中痛，為目如脫，為寒入下焦，傳為濡瀉也。然所

以治之者，亦惟以六勝之至，皆先以不勝者瀉之，而後瀉其來勝。故厥陰之勝，治以甘清，佐以苦辛。少陰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鹹。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少陽之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陽明之勝，治以酸溫，佐以辛甘。太陽之勝，治以甘熱，佐以辛酸。凡此皆以已所不勝者瀉之。如厥陰治以甘清，則金能勝木之類。庶勝氣不盛故耳。又厥陰以酸瀉之，少陰以甘瀉之，太陰以苦瀉之，少陽以甘瀉之，陽明以苦泄之，太陽以鹹瀉之。凡此皆所以後瀉其來勝之本氣也。（新校正云：詳此為治皆先寫其不勝，而後寫其來勝，獨太陽之勝治以甘熱為異，疑甘字苦之誤也。若云治以苦熱，則六勝之治皆一貫也。）

帝曰。六氣之復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厥陰之復。少腹堅滿。裏急暴痛。偃木飛沙。倮蟲不榮。厥心痛。汗發嘔吐。飲食不入。入而復出。筋骨掉眩清厥。甚則入脾。食痹而吐。衝陽絕。死不治。少陰之復。燠熱內作。煩躁鼽嚏。少腹絞痛。火見燔焫。嗌燥。分注時止。氣動于左。上行于右。欬。皮膚痛。暴瘖心痛。鬱冒不知人。迺洒淅惡寒振慄。譫妄。寒已而熱。渴而欲飲。少氣骨痿。隔腸不便。外爲浮腫。噦噫。赤氣後化。流水不冰。熱氣大行。介蟲不復。病疿胗瘡瘍。癰疽痤痔。甚則入肺。欬而鼻淵。天府絕。死不治。太陰之復。濕變迺舉。體重中滿。食飲不化。陰氣上厥。胸中不便。飲發于中。欬喘有聲。大雨時行。鱗見于陸。頭項痛重。而掉瘛尤甚。嘔而密默。唾吐清液。甚則入腎。竅寫無度。太谿絕。死不治。少陽之復。大熱將至。枯燥燔爇。介蟲迺耗。驚瘛欬衂。心熱煩躁。便數憎風。厥氣上行。面如浮埃。目迺瞤瘛。火氣內發。上爲口糜嘔逆。血溢血泄。發而爲瘧。惡寒鼓慄。寒極反熱。嗌絡焦槁。渴引水漿。色變黃赤。少氣脈萎。化而爲水。傳爲胕腫。甚則入肺。欬而血泄。尺澤絕。死不治。陽明之復。清氣大舉。森木蒼乾。毛蟲迺厲。病生胠脇。氣歸于左。善太息。甚則心痛否滿。腹脹而泄。嘔苦。欬噦煩心。病在鬲中。頭痛。甚則入肝。驚駭筋攣。太衝絕。死不治。太陽之復。厥氣上行。水凝雨冰。羽蟲

迺死。心胃生寒。胸中不利。心痛否滿。頭痛善悲。時眩仆。食減。腰脽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堅。陽光不治。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唾出清水。及爲噦噫。甚則入心。善忘善悲。神門絕。死不治。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復。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寫之。以甘緩之。少陰之復。治以鹹寒。佐以苦辛。以甘寫之。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鹹耎之。太陰之復。治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寫之。燥之泄之。少陽之復。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鹹耎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發不遠熱。無犯溫涼。少陰同法。陽明之復。治以辛溫。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以酸補之。太陽之復。治以鹹熱。佐以甘辛。以苦堅之。

此言六氣相復。各有天時民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後濟王冰以爲凡先有勝。後必有復（註合後第四節有勝則復無勝則否之義）新校正以爲六氣分正化對化。厥陰正司于亥。對化于巳。少陰正司于午。對化于子。太陰正司于未。對化于丑。少陽正司于寅。對化于申。陽明正司于酉。對化于卯。太陽正司于戌。對化于辰。正司化令之實。對司化令之虛。對化勝而有復。正化勝而不復。指王註爲未悉。愚以第十七節復已而勝。不復則害觀之。凡有所勝者。必有復也。厥陰之復。民病爲少腹堅滿。裏急暴痛。時則偃木飛

沙倮蟲不榮，以風氣鬱而木傷土也。民病又為厥心痛為汗，為發嘔吐，飲食不入，入而復出，為筋骨掉眩，為清厥，甚則邪氣入脾，食痺而吐。衝陽者，足陽明胃經之穴（在足跗上五寸），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少陰之復，火盛而燠熱內作，為煩躁，為鼽嚏，為少腹絞痛，乃火盛極而成燔焫，為嗌燥，為大小分注而時止，為火熱之氣自小腹從臍下之左，入大腹上行，至左脇上行于右，而入肺以成欬及皮膚痛也，為暴瘖，為心痛，為鬱冒不知人，遂迺洒淅惡寒振慄，為譫妄，為寒已而熱，為渴而欲飲，為少氣，為骨痿，為隔腸不便，為外成浮腫，為噦，為噫，及赤氣後化，流水不冰，而熱氣大行，則介蟲不復，火乘金也。民病為痱疹，為瘡瘍，為癰疽，為痤，為痔，甚則入肺，為欬，為鼻淵也。天府者，手太陰肺經之穴[illegible]，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太陰之復，濕變迺舉，民病為體重，為中滿，為食飲不化，為陰氣上厥，為胸中不便，為飲發于中，為欬喘有聲，及大雨時行，則鱗見于陸，為頭項痛重，而掉瘛尤甚，為嘔而密默，靜不敢言，為唾吐清液，甚則邪氣入于腎竅，其寫無度也。太谿者，足少陰腎經之穴[illegible]，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少陽之復，大熱將至，枯燥燔焫，介蟲乃耗，火乘金也。民病為驚瘛，為欬，為衄，為心熱，為煩燥，

為便數，為憎風，為厥氣上行，為面如浮埃，為目瞤瘛，為火氣內發，則上為口糜，為嘔逆，為血溢，為血泄，為發而為瘧，惡寒鼓慄，寒極反熱，為嗌絡焦槁，渴引水漿，為色變黃赤，為少氣，為脉痿，為氣蒸熱化，則為水病，傳為胕腫，甚則邪氣入肺，為欬而血泄也。尺澤者，手太陰肺經之穴，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陽明之復，清氣大舉，森木蒼乾，毛蟲迺厲，金勝木也。其民病為病生胠脇，氣歸于左，為善太息，甚則為心痛，為否滿，腹脹而泄，為嘔苦，為欬，為噦，為煩心，為病在鬲中，為頭痛，甚則入肝，為驚駭，為筋攣也。太衝者，足厥陰肝經之穴，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太陽之復，則寒氣上行，水凝雨冰，羽蟲迺死，水勝火也。民病為心胃生寒，為胸中不利，為心痛，為否滿，為頭痛，為善悲，為不時眩仆，為食減，為腰脽反痛，屈伸不便，及地裂冰堅，則陽光不治。民病為少腹控其睾丸，引腰脊以上衝心，為唾出清水，及為噦噫，甚則入心，為善忘，為善悲。神門者，手少陰心經之穴[illegible]，若此脉氣絕，則死不治矣。所以治之者，厥陰之復，治以酸寒，佐以甘辛，內用酸者，所以寫之也，用甘者，所以緩之也。少陰之復，治以鹹寒，佐以苦辛，以甘寫之，以酸收之，內用辛苦者，所以發之也，用鹹者，所以耎之也。太陰之復，治

以苦[illegible]用苦者所以寫之燥之泄之也少陽之復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鹹耎之以酸收之其用辛苦者所以發其汗也然其發表者必其體熱若已溫涼則無所犯發溫涼不必汗也且數奪其汗則津液竭涸故以酸收鹹耎也彼少陰爲君火而此少陽爲相火其治法大畧同耳陽明之復治以辛溫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也又用酸者所以補之也太陽之復治以鹹熱佐以甘辛又用苦者所以堅之也

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耎之脆者堅之

衰者補之強者寫之各安其氣必清必靜則病氣衰去歸其所宗此治之大體也

此總結言治勝復之大體也凡治諸勝復太陽氣寒則寒者熱之少陰少陽氣熱則熱者寒之厥陰氣溫則溫者清之陽明氣清則清者溫之太陰氣濕則濕者燥之其正氣散者收之其邪氣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耎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強者寫之此皆所以各安其氣也又必清靜善養則病氣衰去而各歸其宗矣此乃治勝復之大體也

帝曰善氣之上下何謂也岐伯曰身半以上其氣三矣天之分也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其氣三矣地之分也地氣主之以名命氣以氣命處而言其病半所謂天樞也故上勝而下俱病者以地名之下勝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所謂勝至報氣屈伏而未發也復至則不以天地異名皆如復氣爲法也

此言人氣之上下合于司天在泉之分而上下爲病者其治法復與勝同也帝疑六氣之在人身分爲上下伯言身半以上爲天其氣有三少陰君火應心與小腸陽明燥金應肺與大腸少陽相火應三焦與心包絡乃天之分也主天之氣主之身半以下爲地其氣亦有三太

陰濕土應脾與胃厥陰風木應肝與膽太陽寒水應腎與膀胱乃地之分也主地之氣主之以少陰陽明等名而命其氣以氣而命其心與小腸肺與大腸等處此名經六病可以指而言之夫所謂半者即天樞穴以爲界也（六微旨大論云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天樞足陽明胃經穴在臍旁二寸）故上部勝而臍之下有病者即以地分名之下部勝而臍之上有病者即以天分名之此上勝則下復下勝則上復亦猶之天地也治法何如所謂勝至之時報報氣屈伏而未發耳至于報復一至則不分在天在地之異名而其治勝之法一如治復之法故上文曰凡治

諸勝復者。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一十二句。乃治法之大體也。

帝曰。勝復之動。時有常乎。氣有必乎。岐伯曰。時有常位。而氣無必也。帝曰。願聞其道也。岐伯曰。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

此言勝復之時有常位。而其氣之有無不可必也。蓋自初氣以至三氣。司天之氣主之。太過則勝其所勝。不及則不勝來勝。此勝之常也。自四氣以至終氣。在泉之氣主之。則子為母復之。復之常也。此其時之有常位也。但有勝則復。無勝則不復。此又氣不可必者如此。

帝曰。善。復已而勝何如。岐伯曰。勝至則復。無常數也。衰乃止耳。復已而勝。不復則害。此傷生也。

此言勝之不可以無復。復之不可以無勝。皆自其氣衰而止也。帝承上文而言有勝則復。無勝則不復。但復之既已。而彼之勝氣。又當何如也。伯言始而勝至。則復其勝甚則復甚。勝微則復微。無常數也。至于其勝氣之衰乃止耳。然復已而勝者。則勝氣又必復之。若不復之。則天時循環之氣。雖有必然。而人身臟腑之氣。不能相繼。此其傷生必矣。（旋氣余在於天地之氣亦行勝復故經曰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復之常也蓋勝至則復復已而勝故無常數乃止復而不勝則是生氣乃絕故曰傷生也）

帝曰。復而反病。何也。岐伯曰。居非其位。不相得也。大復其勝。則主勝之。故反病也。所謂火燥熱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夫氣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復也。和者平之。暴者奪之。皆隨勝氣。安其屈伏。無問其數。以平為期。此其道也。

此言復之所以反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帝問勝者復之。則必能勝之矣。然復之而反有所病者。何也。伯言復氣之所居者。已非其位。則彼此之氣不相得。而又大復其勝。則主氣反來勝之。所以復氣之反病也。即如少陰為君火。陽明為燥金。少陽為暑熱。今少陰少陽在泉。則火居水位。陽明司天。則金居火位。故火復其勝。則水主勝之。金復其勝。則火主勝之。此正居非其位。氣不相得。而大復其勝。則主反勝之之謂。惟火燥熱之三氣乃爾也。故治之者。方其氣之勝也。勝微則隨其氣而調之。勝甚則即所畏以制之。及其氣之復也。復氣之和者則平調之。復氣之暴者則即其盛而奪之。皆隨勝復之勝氣以使之屈伏。不必問其數之多寡。而惟至于病氣之平為斯已矣。

帝曰。善。客主之勝復奈何。岐伯曰。客主之氣。勝而無復也。

帝曰。其逆從何如。岐伯曰。主勝逆。客勝從。天之道也。帝曰。其生病何如。岐伯曰。厥陰司天。客勝則耳鳴掉眩。甚則欬。主勝則胸脇痛。舌難以言。少陰司天。客勝則鼽嚏。頸項強。肩背瞀熱。頭痛。少氣。發熱。耳聾。目瞑。甚則胕腫。血溢。瘡瘍。欬喘。主勝。則心熱煩躁。甚則脇痛支滿。太陰司天。客勝則首面胕腫。呼吸氣喘。主勝則胸腹滿。食已而瞀。少陽司天。客勝則丹胗外發。及為丹熛瘡瘍。嘔逆。喉痺。頭痛。嗌腫。耳聾。血溢。內為瘛瘲。主勝。則胸滿欬仰息。甚而有血。手熱。陽明司天。清復內餘。則欬衄嗌塞。心鬲中熱。欬不止而白血出者死。太陽司天。客勝。則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則欬。主

勝。則喉嗌中鳴。厥陰在泉。客勝則大關節不利。內為痙強拘瘛。外為不便。主勝則筋骨繇併。腰腹時痛。少陰在泉。客勝則腰痛。尻股膝髀腨䯒足病。瞀熱以酸。胕腫不能久立。溲便變。主勝則厥氣上行。心痛發熱。鬲中。眾痺皆作。發于胠脇。魄汗不藏。四逆而起。太陰在泉。客勝則足痿下重。便溲不時。濕客下焦。發而濡寫。及為腫隱曲之疾。主勝則寒氣逆滿。食飲不下。甚則為疝。少陽在泉。客勝則腰腹痛而反惡寒。甚則下白溺白。主勝則熱反上行而客于心。心痛發熱。格中而嘔。少陰同候。陽明在泉。客勝則清氣動下。少腹堅滿。而數便寫。主勝。則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下為鶩溏。寒厥于腸。上衝胸中。甚則喘不能久立。太陽在泉。寒復內餘。則腰尻痛。屈伸不利。股脛足膝中痛。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折之。不足者補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安其主客。適其寒溫。同者逆之。異者從之。帝曰。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余已知之矣。其于正味何如。岐伯曰。木位之主。其寫以酸。其補以辛。火位之主。其寫以甘。其補以鹹。土位之主。其寫以苦。其補以甘。金位之主。其寫以辛。其補以酸。水位之主。其寫以鹹。其補以苦。厥陰之客。以辛補之。以酸寫之。以甘緩之。少陰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收之。

太陰之客。以甘補之。以苦寫之。以甘緩之。少陽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耎之。陽明之客。以酸補之。以辛寫之。以苦泄之。太陽之客。以苦補之。以鹹寫之。以苦堅之。以辛潤之。開發腠理。致津液通氣也。

此言客主之氣。有勝無復。其民病則異。其治法則殊。其正味則各有所主也。蓋司天在泉。有勝則有復。至于客主之氣。則有勝而無復。但客承天命。而主為之下。如主不能奉天之命。而反勝客氣。則為逆。祇奉天命。而客氣勝主則為從。此乃天之道也。試言巳亥之歲。厥陰司天。初氣本厥陰風木為主。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二氣本

少陰君火爲主，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二氣本少陽相火爲主，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耳鳴，爲掉眩，甚則爲欬。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胃脘痛，爲舌難以言者，乃病之大畧也。（大畧在勝爲病是六元正紀大論）子午之歲，少陰司天。初氣本厥陰風木爲主，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二氣本少陰君火爲主，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三氣本少陽相火爲主，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鼽，爲嚏，爲頸項強，爲肩背瞀熱，爲頭痛，爲少氣，爲發熱，爲耳聾，爲目瞑，甚則爲胕腫，爲血溢，爲瘡瘍，爲欬，爲喘。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心熱，爲煩躁，甚則爲胸痛，爲支滿也。丑未之歲，太陰司天。初氣本厥陰風木爲主，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二氣本少陰君火爲主，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三氣本少陽相火爲主，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首面胕腫，爲呼吸氣喘。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胸腹滿，食已而瞀也。寅申之歲，少陽司天。初氣本厥陰風木爲主，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二氣本少陰君火爲主，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三氣本少陽相火爲主，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丹胗外發，及爲丹熛，爲瘡瘍，爲嘔逆，爲喉痺，爲頭痛，爲嗌腫，爲耳聾，爲血溢，內爲瘛瘲。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胸滿，爲欬而仰息，甚而爲有血，爲手熱也。卯酉之歲，陽明司天，金居火位，無客勝之理，而陽明爲不及之歲，火來勝之，至在泉之時，金之子爲母復讐，則水復即金復也，故謂之曰清復。其清復內餘，肺尚受傷，民病爲欬，爲衄，爲嗌塞，爲心鬲中熱，爲欬不止，而白血出者當死。蓋血出似溏，其色雖白，實謂之血。靈樞營衛生會篇謂營氣化血，夫營氣者，陰氣也。陰氣既衰，不能化血，而僅有白血，此世人之所不知者也。但病至于此，深可慨夫。辰戌之歲，太陽司天。初氣本厥陰風木爲主，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二氣本少陰君火爲主，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三氣本少陽相火爲主，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胸中不利，爲出清涕，感寒則欬。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喉嗌中鳴也。寅申之歲，厥陰在泉。四氣本太陰濕土爲主，而陽明燥金客氣加之。五氣本陽明燥金爲主，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終氣本太陽寒水爲主，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大關節不利，爲內則痙強拘瘛，爲外則大小不便。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筋骨繇併（骨繇見靈樞根結篇）腰腹時痛。卯酉之歲，少陰在泉。四氣本太陰濕土爲主，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五氣本陽明燥金爲主，

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終氣本太陽寒水爲主。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腹痛。及尻股膝髀腨胻足病。瞀熱以酸。且胕腫不能久立。爲溲便變。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厥氣上行。爲心痛。爲發熱。爲鬲中。爲衆痺皆作。（衆痺見靈樞周痺篇）發于胠脇。爲魄汗不藏。（魄汗見素問生氣通天論）爲四支厥逆而起也。辰戌之歲。太陰在泉。四氣本太陰濕土爲主。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五氣本陽明燥金爲主。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終氣本太陽寒水爲主。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足痿。爲下重。爲便溲不時。爲濕客下焦。發爲濡瀉。及爲瘇于隱曲之疾也。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寒氣逆滿。爲飲食不下。甚則爲疝也。巳亥之歲。少陽在泉。四氣本太陰濕土爲主。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五氣本陽明燥金爲主。而太陰濕土客氣加之。終氣本太陽寒水爲主。而少陽相火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腰腹痛。而反惡寒。甚則爲大便下白。而溺亦下白。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熱反上行而客于心。爲心痛。爲發熱。爲格中而嘔。此乃爲相火。而少陰則爲君火。故與少陰之在泉者同候也。子午之歲。陽明在泉。四氣本太陰濕土爲主。而太陽寒水客氣加之。五氣本陽明燥金爲主。而厥陰風木客氣加之。終氣本太陽寒水爲主。而少陰君火客氣加之。如客氣各勝主氣。則爲清氣動下。少腹堅滿。而數便瀉。如主氣各勝客氣。則爲腰重。爲腹痛。爲少腹生寒。爲下爲鶩溏。爲寒氣厥逆于腸。上衝胸中。甚則爲喘不能久立也。丑未之歲。太陽在泉。然太陽以水居水位。不必言客主之勝。其寒氣復勝之餘。則爲腰尻痛。屈伸不利。爲股脛足膝中痛也。然所以治之者。大約病在高者。則抑而下之。病在下者。則舉而升之。（李東垣云。高者抑之。非高者因當抑也。以其本下而失之太高。故抑之而使下。若本高。何抑之有。下者舉之。非下者因當舉之也。以其本高而失之太下。故舉之而使之高。若本下。何舉之有）病爲邪氣有餘。則折之。病爲正氣不足則補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使主客各安。而寒溫相適。寒熱溫清。與民病之氣相同者。則逆而正治之。不相得而異者。則異者從治之。此其治主客之大體也。帝言此義固已知之。然主客之位。其正味各有所主。伯言木位之主氣。春分前六十一日。爲初之氣。其寫以酸。其補以辛。天位之主氣。則君火之位。春分後六十一日。爲二之氣。相火之位。夏至前後各三十日。爲三之氣。其寫以甘。其補以鹹。土位之主氣。秋分前六十一日。爲四之氣。其寫以苦。其補以甘。金位之主氣。秋分後六十一日。爲五之氣。其寫以辛。其補以酸。水位之主氣。冬至前後各

至十日爲終之氣其寫以鹹其補以苦厥陰之客氣以辛補之以酸寫之以甘緩之蓋其辛補酸寫者與主氣同而又必以甘緩之也少陰之客氣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收之蓋其甘寫鹹補與主氣同而補之者正所以收之也太陰之客氣以甘補之以苦寫之以甘緩之蓋其補甘寫苦者與主氣同而補之者正所以緩之也少陽之客氣以鹹補之以甘寫之與主氣同而補之者正所以耎之也陽明之客氣以酸補之以辛寫之以苦泄之蓋其酸補辛寫者與主氣同而又必以苦泄之也太陽之客氣以苦補之以鹹寫之蓋其補苦鹹寫者與

主氣同而又必以苦堅之以辛潤之也此皆所以開發腠理致其津液以通各經之氣耳

愚按前氣交變大論六元正紀大論咸論平氣太過不及年相勝相復未有淫勝反勝之說然六元正紀大論中第五十三節有六變之紀氣變之常則天地之變[illegible]露下此文下五十五節有天地之氣盈虛何如內云上勝則天氣降而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勝多少而差其分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則位易氣交易則大變生而病作矣此雖不明言淫勝反勝而義已大露至此篇有淫勝反勝則天地之變氣於此明矣也有勝無復觀前上淫于下所勝平之四句已後即以平氣為問並無所復為關則淫勝反勝止太過不及年有之當天地之大變也天地之氣內淫而病一節雖無[illegible]于下節問天氣之變何知即知淫勝為變也其下[illegible][illegible]言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一節特承上文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一句為問其天地之氣內淫而病何如二德乃緊承上淫于下所勝平之四句而問也邪氣反勝亦有勝無復故天地之氣疾逆而病已下四節並無以復為對至六氣相勝

則有勝有復故下節即以六氣之復為對如木年太過而勝土不及而為金所勝木年太過而為金所復不及而為火所復東垣謂之正勝正復也須知淫勝反勝者不必循四時之序故有勝無復太過不及年有復者係四時之序子為毋復常也然東垣以正勝正復易相勝相復者亦殊不必按六元正紀大論六十年主客之紀大過年有正化無邪化並無勝復字面不及年有邪化又有正化則邪化有勝復字面須知有勝復為邪化無勝復為正化又須知太過年雖有勝復亦可有勝無復按五常政大論第四節論運氣太過末云不恒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恒其理則所勝同化故知太過年亦可有勝無復也故曰正化不及年必有勝復故曰邪化東垣謂之正勝正復非經旨也然不及年亦可以無勝復按氣交變大論第四節有木不及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春有慘悽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燥之復須知不及年亦可以無勝復也若此者天地之變世人難攝須知時逢盛世而君相之德應之則天地照常而正時逢亂世而君相之過德之則天地變常而邪觀氣交變大論第一節言災變恐由人君之德過可知已又知風氣興衰不常有也世治則見[illegible]蝕

有常度也德盛則免可知已至於主客之勝亦有勝[illegible]復客不勝一逆乃安非聖經[illegible]矣余初[illegible]前後[illegible]常變或不從王氏或從新校正天元紀大論[illegible]頗多[illegible]冥氣類註入之似俱未今予增補註君子正之

厥陰　淫勝　反勝　相勝　相復　客勝　主勝　藥味　總圖

司天　在泉　風（淫所勝　淫于內）（平　治）以辛涼　佐以苦甘　甘緩　辛散

（司天反勝）（在泉反勝）清反勝之　治以酸溫　佐以苦甘　辛平

相勝　相復　治以（甘清　酸寒）佐以（苦辛　甘辛）酸瀉　甘緩

主　酸瀉　辛補

客　辛補　酸瀉　甘緩

少陰　淫勝　反勝　相勝　相復　客勝　主勝　藥味　總圖

司天　在泉　熱（淫所勝　淫于內）（平　治）以鹹寒　佐以（苦甘　甘苦）酸收　苦發

（司天反勝）（在泉反勝）寒反勝之　治以（甘溫　甘熱）佐以（苦酸辛　苦辛　鹹平）

相勝　相復　治以（辛寒　鹹寒）佐以（苦鹹　苦辛）（甘瀉　甘瀉　酸收　苦發　鹹耎）

主　甘瀉　鹹補

客　鹹補　甘瀉　鹹收

少陽同

太陰　淫勝　反勝　相勝　相復　客勝　主勝　藥味　總圖

司天　在泉　濕（淫所勝　淫于內）（治　平）以苦熱　佐以（酸辛　酸淡）苦燥　淡泄

（司天反勝）（在泉反勝）熱反勝之　治以（苦寒　苦冷）佐以（苦酸　鹹甘　苦平）

相勝　相復　治以（鹹熱　苦熱）佐以（辛甘　酸辛）（苦瀉　苦瀉　燥之泄之）

主　苦瀉　甘補

客　甘補　苦瀉

少陽　淫勝　反勝　相勝　相復　客勝　主勝　藥味　總圖

司天　在泉　火（淫所勝　淫于內）（平　治）以（酸冷　鹹冷）佐以（苦甘　苦辛）酸收　苦發　酸復

（司天反勝）（在泉反勝）寒反勝之　治以甘熱　佐以苦辛（鹹平之）

相勝　相復　治以（辛寒　鹹冷）佐以（甘鹹　苦辛）（甘瀉　鹹耎　酸收　辛苦發）

主　甘瀉　鹹補

客　鹹補　甘瀉

少陰同

陽明　淫勝　反勝　相勝　相復　客勝　主勝　藥味　總圖

司天燥淫所勝　平以苦溫　佐以酸辛　以苦下之

在泉燥淫于內　治以苦溫　佐以甘辛　以苦下之

司天反勝　熱反勝之　治以辛寒　佐以苦甘

在泉反勝　熱反勝之　治以平寒　佐以苦甘　酸平

相勝　治以酸溫　佐以辛甘　苦泄

相復　治以辛溫　佐以苦甘　苦泄　苦下

主　辛寫　酸補

客　酸補　辛寫

太陽　淫勝　反勝　相勝　相復　客勝　主勝　藥味　總圖

司天寒淫所勝　平以辛熱　佐以苦甘

在泉寒淫于內　治以甘熱　佐以苦辛　酸寫　辛潤　苦堅

司天反勝　熱反勝之　治以鹹冷　佐以苦辛

在泉反勝　熱反勝之　治以鹹冷　佐以甘辛　苦平之

相勝　治以甘熱　佐以辛酸　鹹寫

相復　治以鹹熱　佐以甘辛　苦堅

主　鹹寫　苦補

客　苦補　鹹寫　苦堅　辛潤

右按湯液本草李東垣亦有圖但無反勝之類諸味則不備致失岐伯全旨故余并圖于右者如此

帝曰：善。願聞陰陽之三也，何謂？岐伯曰：氣有多少，異用也。

帝曰：陽明何謂也？岐伯曰：兩陽合明也。帝曰：厥陰何也？岐伯曰：兩陰交盡也。

此明三陰三陽及陽明厥陰之義也。帝承上文而問陰陽止一，今曰少陽太陽陽明，少陰太陰厥陰，而皆列之爲三者，何也。伯言太陰爲正陰，而次少爲少陰，又次爲厥陰；太陽爲正陽，而次少爲少陽，又次爲陽明。以其氣有多少異用，故各有三者之分耳。（天元紀大論云：何謂氣有多少？鬼臾區曰：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然少太之義易知，而陽明厥陰之

疑未釋。伯言足之十二經，合于十二月。故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六月建未，則爲右足之少陽，皆兩足第四指脈氣所行也。二月建卯，主左足之太陽；五月建午，則爲右足之太陽，皆足小指外側已上脈氣所行也。三月建辰，主左足之陽明；四月建巳，則爲右足之陽明，皆兩足次指已上脈氣所行也。然正二五六月爲少陽太陽，而三四爲辰巳月，居于其中，則彼兩陽合明于其前，故曰陽明也。七月建申，主陰之生，主右足之少陰；而十二月建丑，則爲左足之少陰，皆兩足心以上脈氣所行也。八月建酉，主右足之太陰；而十一月建子，則

主左足之太陰。皆兩足大指內側已上脉氣所行也。九月建戌主右足之厥陰。而十月建亥則爲左足之厥陰。皆兩足大指外側已上脉氣所行也。然已八十一十二月爲少陰太陰。而九十爲戌亥月則爲兩足之陰已盡。故曰。厥陰也。厥者。盡也。（大義見靈樞陰陽繫日月篇）

帝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願聞其約奈何。岐伯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至所爲故也。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適其至所。此之謂也。病所遠。而中道氣味之者。食而過之。無越其制度也。是故平氣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

此言約方之法。不越奇偶。而必當細審其制也。帝承上文而問陰陽之氣。有多有少。故民病有盛有衰。而治之者有緩有急。其方宜有大有小也。約方之法奈何。（靈樞禁服篇云。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伯言陰陽之氣。歲有司天在泉。則有高有下也。民病有微。有在上爲近。藏府在下爲遠。其證候有中有外。治法有輕有重。但使藥力適其所至之所。以復其舊耳。故制方之大要。不過奇偶二法而已。蓋主病之爲君。佐君之爲臣。君用其一。而臣佐以二。君用其二。而臣佐以三。是數在三五。皆奇之制也。君用其二。而臣佐以四。君用其二。而臣佐以六。是數在六八。皆偶之制也。（按此。必正文君三臣六之三字。當作二。否則君三臣六之下。當有奇之制也君二臣八八字。）故病在上者謂之近。近則不必數之多。宜以奇方用之。然欲以取汗。則不以奇而以偶。蓋非偶不足以發散也。觀此。則近者奇之。爲不足而補。而汗者不以奇。爲有邪而治之也。病在下者謂之遠。遠則不可數之少。宜以偶方用之。然欲以下利。則不以偶而以奇。蓋非奇不足以專達也。觀此。則遠者偶之。爲不足而補。而下者不以偶。爲有邪而治之也。但補上治上。其制用緩。非緩則及于下矣。故緩則用其氣味之薄者。使適其所至之所。以復其故耳。補下治下。其制用急。非急則滯于上矣。故急則用其氣味之厚者。使適其所至之所。以復其舊耳。彼病所遠。而藥食氣味止于中道。則累及其中。如腎之藥食入心。則心反爲腎藥所淩也。當食之而過此中道。無越制度。自然能至遠所矣。是故平氣之

遠。凡在上而近者。或奇以補之。或偶以汗之。惟其近則制宜小。小則數宜多。多則可以味至于九也。凡在下而遠者。或偶以補之。或奇以下之。惟其遠則制宜大。大則數宜少。少則可以味止于二也。此則病有遠近。故不分奇偶。而大約小以治上。大以治下。如此。若奇偶之制。則奇之數少而大。偶之數多而小者。又其大體然也。然與其大也寧小。與其重也寧輕。與其毒也寧善。其始也用奇。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之重方也。（後世謂之複方）即後之所

謂逆者正治也。其既也用偶。偶之不去。則反其佐以取之。所謂反其佐以取之者。即藥之寒熱溫涼。反有同于病之寒熱溫涼。乃因其性而利導之。即後之所謂從者反治也。此又奇偶先後之用。曲盡其妙者如此。

李東垣七方圖

大 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少則二之腎肝位遠服湯散不厭頻而多

小 君一臣二制之小也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心肺位近服湯散不厭頻而少

緩 補上治上制以緩緩則氣味薄治主以緩緩則治其本

急 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治客以急急則治其標

奇 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陽數奇

偶 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陰數偶

複 奇之不去則偶之是爲重方也

帝曰。善。病生于本。余知之矣。生于標者。治之奈何。岐伯曰。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

此言治標之病。其方即治本者而推之也。按標本之義至廣至詳。有天地運氣之標本。有人身藏府之標本。有病體之標本。有治法之標本。天元紀大論曰。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蓋言子丑卯辰巳申之歲爲對化。對司化令之虛。謂之曰標。午未酉戌亥寅之歲爲正化。正司化令之實。謂之曰終。又曰。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

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蓋言三陰三陽爲標。寒暑燥濕風火爲本也。又六微旨大論曰。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蓋言三陰三陽爲治之氣。皆所謂六氣之

標也。少陽之上十八句。其火燥風寒熱濕爲治之氣皆所謂六氣之本也。其中見之氣。乃六氣之中氣也。通前六氣之標言之。則本居上。標居下。中氣居本標之中。故曰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然中氣者。三陰三陽各猶夫婦之配合相守。而人之藏府經脉皆應之。故少陽本標之中見厥陰。厥陽本標之中見少陽。而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膽與三焦爲少陽經。亦絡肝與心包之厥陰經。而肝與心包。又絡膽與三焦而互交也。陽明本標之中見太陰。太陰本標之中見陽明。而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胃與大腸爲陽明經。亦絡脾肺之太陰經。而脾肺又絡胃與大腸經而互交也。太陽本標之中見少陰。少陰本標之中見太陽。而互爲中氣相守。則人之膀胱小腸爲太陽經。亦絡腎與心之少陰經。而腎與心。又絡小腸膀胱而互交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者。謂太陽少陰二氣也。太陽之上。寒氣治之。是標陽本寒。不同其氣應。則太陽所至爲寒生。中爲溫。而寒溫異象也。少陰之上。熱氣治之。是標陰本熱。不同其氣應。則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而熱寒異象也。此乃天地運氣之標本也。又標本病傳論。及靈樞病本篇。皆以先病爲本。後病爲標。惟中滿小大便不利二病。或爲本。或爲標。皆

不分標本。而先治其標。其餘百病。皆先治其本也。此乃病體先後分標本也。又湯液醪醴論曰。病爲本。工爲標。此以病人醫人分標本也。此節所謂本者。蓋以風寒暑濕燥火爲本也。所謂標者。以三陰三陽爲標也。如天之本在風。標在厥陰。則人之病在肝。而厥陰之中見少陽。則又在于膽。天之本在火。標在少陽。則人之病在膽。而少陽之中見厥陰。則又在于肝。故病生于本似易知。而治標之方則難。必殊不知病自本始。則知標病之所由來也。治之者。亦即其本而推之。則得標之所以立其方矣。假如本在于風。則標之方。亦在于風耳。大義又見下文之下節

帝曰。善。六氣之勝。何以候之。岐伯曰。乘其至也。清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熱氣大來。火之勝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濕氣大來。土之勝也。寒水受邪。腎病生焉。風氣大來。木之勝也。土濕受邪。脾病生焉。所謂感邪而生病也。乘年之虛。則邪甚也。失時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重感于邪。則病危矣。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帝曰。其脉至何如。岐伯曰。厥陰之至其脉弦。少陰之至其脉鉤。太陰之至其脉沉。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

應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陰陽易者危

此言六氣之勝氣有可候而脉有可診也清氣大來可以候燥之勝迺陽明燥金所司也故金來勝木則風木受邪肝病乃生熱氣大來可以候火之勝乃少陰少陽所司也故火來勝金則金燥受邪肺病乃生寒氣大來可以候水之勝乃太陽寒水所司也故寒來勝火則心病乃生濕氣大來可以候土之勝乃太陰濕土所司也故土來勝水腎病乃生風氣大來可以候木之勝乃厥陰風木所司也故木來勝土脾病乃生正以歲木不足

則外有清邪歲火不足則外有寒邪歲土不足則外有風邪歲金不足則外有熱邪歲水不足則外有濕邪乃乘年之虛斯邪之所以甚耳且六氣有主氣有客氣主氣主乎四時春溫夏熱秋涼冬寒者其宜也而客氣加之或主勝或客勝則失時之和亦邪之所以甚耳八正神明論曰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故遇月之空亦邪之所以甚耳此則重感于邪病之所以危也但有勝之氣必有復之氣其機又相因者耳六氣之至必有其脉厥陰之至其脉弦耎虛而滑端直以長也少陰之至其脉鈎來盛去衰如偃帶鈎也太陰之至其脉沉沉則不浮也少陽之至大而浮大則不小浮則不沉也陽明之至短而濇短則不長濇則不利也太陽之至大而長大則不小長則不短也如六脉之至而和平則為平脉如六脉之至而甚如太弦太鈎之類六脉之至而反如應弦反濇應大反細應沉反浮應浮反沉應濇反滑應滑反濇應長反短應短反長之類如氣候已至而脉氣不至如氣候未至而脉氣先至此皆不免于病也上文感邪而生病諸脉見矣如脉宜見于寸為陽位而反見于尺脉宜見于尺為陰位而反見于寸

此皆必至于危也上文重感于邪則病危其陰陽必反矣（按六微旨大論云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何如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生則病帝曰請言其應岐伯曰物生其應也氣脉其應也所謂脉應即此脉應也）

帝曰六氣標本所從不同柰何岐伯曰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故從本者化生于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為化也帝曰脉從而病反者其診何如岐伯曰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帝曰諸陰之反其脉何如岐伯

曰脈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是故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標者有生于中氣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逆正順也若順逆也故曰知標與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此之謂也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診足以亂經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為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夫標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標與本易而勿損察本與標氣可令調明知勝復為萬民式天之道畢矣。

此言六氣各有所從之標本而百病皆當知標本也從者取也。六氣有從本而取之者正以少陽之本火太陰之本濕本末同故從本也何也以氣化從本而生也有從本從標而取之者正以少陰之本熱其標陰（君火生于午。午者一陰生之位火本熱而其氣當陰生之初故標本異而君火為少陰）太陽之本寒其標陽（水居北方子而子者一陽生之位水本寒而其氣當陽生之初故標本異而寒水為太陽）故從本從標也何也以氣化從本標而生也有不從本標而從中氣以取之者陽明之中太陰厥陰之中少陽本末與中不同故不從標本從乎中也何也以氣化從中氣而生也（六微旨大論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

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其有病熱而脈數是脈從也若按之不鼓乃寒盛格陽所致非熱也凡諸陽脈之不鼓者可以類推其非陽病矣病寒而脈沉是脈從也若按之鼓甚而盛乃熱盛拒陰所致非寒也凡諸陰脈之太鼓者可以類推其非陰病矣此脈之從而病之所以反也是故百病之生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標者有生于中氣者氣與人身相通也凡之治病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兼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之者即寒病治以熱熱病治以寒如上文反其佐以取之者是也有從取而得者即寒病治以熱熱病治以寒如上文奇之不去則偶之者是也但逆取而得之者人皆以為逆而不知寒盛格陽治宜以熱熱盛格陰治宜以寒外雖若逆而中則甚順正其所以為順也若寒格陽而治以寒熱格陰而治以熱則外雖若順中氣乃逆此其所以為逆也（按標本之道要而博至末與標本病傳論中大同小異）

帝曰勝復之變早晏何如岐伯曰夫所勝者勝至已病病已慍慍而復已萌也夫所復者勝盡而起得位而甚勝有微甚復有少多勝和而和勝虛而虛天之常也帝曰勝復之作動不當位或後時而至其故何也岐伯曰夫氣之生

氣其化衰盛異也寒暑溫凉盛衰之用其在四維故陽之動始于溫盛于暑陰之動始于清盛于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故大要曰彼春之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此之謂也帝曰差有數乎岐伯曰又凡三十度也帝曰其脉應皆何如岐伯曰差同正法待時而去也脉要曰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濇秋不數是謂四塞沉甚曰病弦甚曰病濇甚曰病數甚曰病參見曰病復見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故曰氣之相守司也如權衡之不得相失也夫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此之謂也（彼春之煖四句見脉要精微論）

此言勝復之變其報以稱其動以漸其應以脉也夫所勝者勝至已病正慍慍然而復氣已萌正以所復者勝盡而起得復之位而甚視其勝之微甚而爲復之多少彼勝和則復和彼勝甚而虛則復亦甚而虛此乃天道之常正勝復之不早不晏者也然有動不當位後時而至者亦六氣之所生隨其化有盛衰之異耳故寒暑溫凉者乃盛衰之用也何也春夏秋冬爲四正之氣而必四維爲之始故陽之動必始于溫而盛于暑所謂彼春之煖爲夏之暑者是也陰之動必始于凉而盛于寒故所謂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者是也此春夏秋冬各差其分（差乃不同之謂非差誤之差）然必始于四維而後盛于四正故所謂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則始終可知可見者是也彼其數之差者大凡計三十度四十三刻有奇耳（六元正紀大論云差有數乎岐伯曰後皆三十度而有奇也）然脉氣之應亦與差同法待後時之至則前脉去故脉要有曰春脉宜弦然由冬脉之沉者以驟至之故尚有沉意夏脉宜數然由春脉之弦者以驟至之故尚有弦意秋脉宜濇然由夏脉之數者以驟至之故尚有數意冬脉宜沉然由秋脉之濇者以驟至之故尚有濇意若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濇秋不數是

謂天地之氣四塞不通也但春可帶沉而沉甚則爲病夏可帶弦而弦甚則爲病冬可帶濇而濇甚則爲病秋可帶數而數甚則爲病或諸脉參見或重復來見或時未去而脉先去或時已去而脉不去皆不免于病若夏見沉脉秋見數脉冬見緩脉春見濇脉則爲反者死矣故曰氣之相守司也自溫而暑自凉而寒如權衡然人能順此陰陽之氣養以清靜則生化治若躁動則苛疾起凡以不能順時故也（六微旨大論云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

帝曰幽明何如岐伯曰兩陰交盡故曰幽兩陽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異也

於上節有四維二字遂問以此乃稱幽陽乃稱明其義何岐伯言西北爲幽是在左爲北而在右爲西兩陰之交盡于此矣東南稱明是在左爲東而在右爲南是兩陽合于此乃合明也正幽明之別以相配而寒暑因之以異（按王註彼以爲厥陰陽明引靈樞陰陽繫日月篇論誠陰陽明者離之不知本篇第十二節既以陽明厥陰爲問而此又何必重問大元紀大論有幽明既位寒暑弛張下文遂問分至則知此以東南而北爲幽明矣）

帝曰分至何如岐伯曰氣至之謂至氣分之謂分至則氣同分則氣異所謂天地之正紀也

此言時有分至之義乃天地之正紀也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此八節也然冬夏言至者以其氣言之則五月半司天之氣至其所在十一月半在泉之氣至其所在以四時之令言之則陰陽至此爲極至故謂之曰至也然自至于二至而至之前爲芒種小滿立夏爲大雪小雪立冬至之後爲小暑大暑爲小寒大寒其寒熱之氣無甚異也故曰至則氣同春秋二分者以六氣言之則二月半初氣終而交二之氣八月半四氣盡而交五之氣若以四時之氣言之則陰陽寒暄之氣至此而分其晝夜分爲五十刻則乃陰陽之中分也故曰分則氣異此乃天地之正紀也（王註云言冬夏二至是天地氣主歲至其所在也春秋二分是間氣初二四五各分其政于上歲左右也故曰至則氣同分則氣異）

帝曰夫子言春秋氣始于前冬夏氣始于後余已知之矣然六氣往復主歲不常也其補寫奈何岐伯曰上下所主隨其攸利正其味則其要也左右同法大要曰少陽之主先甘後鹹陽明之主先辛後酸太陽之主先鹹後苦厥陰之主先酸後辛少陰之主先甘後鹹太陰之主先苦後甘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謂得氣

此言六氣主歲各有宜用之正味也帝承上文而言以分至明六氣分位則初氣四氣始于立春立秋前各一十五日爲紀法三氣六氣始于立夏立冬後各一十五日爲紀法由是四氣前後之紀正當二至日也故曰春秋始于前冬夏始于後也然以三百六十五日易一氣一歲已往氣則改新所宜之味補寫不同但言司天主上半歲在泉主下半歲隨所宜用其要以正味爲主司天之左右間與司天同在泉之左右間與在泉同大要半歲所主其六味各有先後也故曰少陽之主先甘後鹹等云也

帝曰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也經言盛者寫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應猶拔刺雪汙工巧神聖可得聞乎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之謂也

帝曰願聞病機何如岐伯曰諸風掉眩皆屬于肝諸寒收引皆屬于腎諸氣膹鬱皆屬于肺諸濕腫滿皆屬于脾諸熱瞀瘛皆屬于火諸痛痒瘡皆屬于心諸厥固泄皆屬于下諸痿喘嘔皆屬于上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于火諸痙項強皆屬于濕諸逆衝上皆屬于火諸脹腹大皆屬于熱諸躁狂越皆屬于火諸暴強直皆屬于風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于熱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屬于火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于熱諸病水液澄徹清冷皆屬于寒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于熱故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此之謂也（掉弔瞀音茂去声踈當作疏）

此言病機計有十九而有善治之法也醫學綱目邵元偉云病機一十九條實察病之要旨而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一十六字乃答篇首盛者寫之虛者補之之旨而總結一十九條之要旨也河間原病式但用病機十九條立言而遺此一十六字猶有舟無操舟之工有兵無將兵之帥也（義見後文）拔刺雪汙者靈樞九鍼十二原篇曰五藏有疾譬猶刺也猶汙也刺雖久猶可拔也汙雖久猶可雪也夫善鍼者取其疾也猶拔刺也猶雪汙也工巧神聖者難經以望聞問切分神聖工巧王註以鍼爲工巧藥爲神聖然要而論之凡曰去疾其分量高下當有四者之分不必分鍼藥也前曰謹候氣宜無失病機而此曰必察病機無失氣宜其理通也諸風掉眩皆屬于肝言在天爲風在地爲木而在體爲肝故諸風證見而爲掉爲眩皆屬于肝也蓋肝主風木故病如木之動肝脉隨督脉會于巔故頭旋眩而運也（醫學綱目云夫諸風病皆屬于肝也風木盛則肝太過而病化風如木太過發生之紀病掉眩之類俗謂之陽痓急驚等病治以涼劑是也燥金盛則肝爲邪攻而病亦化風如陽明司天燥金下臨病掉眩之類俗謂之陰痓慢驚等病治以溫劑是也劉河間曰掉搖也眩昏亂旋運也風主動故也所謂風氣甚而頭目眩運由風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復生火風火皆屬陽多爲兼化陽主乎動兩動相搏則爲之旋轉故火）本動也焰得風則自然旋轉如春分至小滿爲二之氣（乃君火之位自大寒至春分七十三日爲初之氣乃風木之位故春分之後風火相搏則多起飄風俗謂之旋風是也四時皆有之由五運六氣千變萬化衝盪擊搏推之無窮安得失時而謂之無也但有微甚而已人或乘車躍馬登舟環舞而眩運者其動不正如左右紆曲故經曰曲直動搖風之用也眩運而嘔吐者風熱甚故也）諸寒收引皆屬于腎言腎屬水水主寒故諸寒證見而收斂引急皆屬于腎也（諸寒病皆屬于腎主以寒水甚則腎太過而病化寒如太陽所至爲屈伸不利之類仲景用烏頭湯等劑是也濕土勝則腎爲邪攻而病亦化寒如濕氣變物病筋脉不利之類東垣用復煎從步等劑是也）諸氣膹鬱皆屬于肺（醫學綱目云諸氣膹鬱皆屬于肺也燥金甚則肺太過而病化膹鬱如歲金太過甚則欬喘之類東垣謂之寒喘治以熱劑是也火熱勝則肺爲邪攻而病亦化膹鬱如歲火太過病欬喘之類東垣謂之熱喘治以寒劑是也劉河間曰膹謂膹滿也鬱謂奔迫也痿謂手足痿弱無力以運動也大抵肺主氣氣爲

（陽陽主輕清而升故肺居上部病則真氣膹滿奔迫不能上升至于手足痿弱不能收持由肺金本燥燥之為病血液衰少不能營養百骸故也經曰指得血而能攝掌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故秋金旺則霧氣蒙鬱而草木萎落病之象也萎悄痿也）諸濕腫滿皆屬于脾蓋脾屬土土能制水今脾氣虛弱不能制水水漬妄行而周身浮腫故凡諸濕腫滿皆屬脾土也（醫學綱目云諸濕病皆屬于脾也濕土盛則脾太過而病化濕如濕勝則濡泄之類仲景用五苓等去濕是也風木勝則脾為邪攻而病亦化濕如歲木太過病飧泄之類如錢氏用宣風等劑是也劉河間以瀉濕氣之甚非由脾虛者偏）諸熱瞀瘛皆屬于火蓋瞀者神昏也瘛者肉動也少陰少陽之火熱甚則為斯疾也諸痛癢瘡皆屬于心蓋心屬火故火甚則瘡痛火微則瘡癢皆屬之于心也（醫學綱目云諸火熱病皆屬手心也火熱甚則心太過而病化火熱如歲火太過諸譫妄狂越之類俗謂之陽躁譫語等病治以攻劑是也寒水勝則心為邪攻而病亦化火熱如歲水太過病躁悸煩心譫妄之類俗謂之陰躁鄭聲等病治以補劑是也）諸厥固泄皆屬于下蓋腎肝司其下焦或氣逆而為厥或不泄而為固或不固而為泄皆屬之于下焦也諸痿喘嘔皆病于上蓋心肺司其上焦痿論謂五藏使人痿者因肺熱葉焦發為痿躄又發之為喘為嘔皆屬之于上焦也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于火蓋心藏神又主火凡諸有所禁不能運持而鼓動戰慄如喪失守神皆屬于火以火極則寒也（劉河間曰禁俗作噤如喪神守者神能御形而反禁慄則如喪失保守形體之神也）諸痙項強皆屬于濕蓋感風而體強曰痙今諸痙項強

而不和者乃濕極則反兼風化也（按海篇痓音敕釋云風強病也另痙音檠釋云惡也二字迥異則二病不同今按本經諸部正文皆書為痙柔後世諸書所釋則誤用傷寒論之剛痓柔痓今按靈樞熱病篇有風痙則分明自有痙病也）諸逆衝上皆屬于火蓋火之為性炎于上也諸脹腹大皆屬于熱（劉河間曰熱勝于內則氣逆而為脹陽熱氣甚則為腹脹火主長而高茂形貌彰顯升明舒榮皆腫脹之象也）諸躁狂越皆屬于火（劉河間曰躁動煩熱而不寧火之狀也熱甚于外則支體躁擾熱甚于內則神志躁動狂者狂亂而無止安也越者乎越禮法而失常也腎主志故其心火狂則腎水衰乃失志而狂越也）諸暴強直皆屬于風蓋風性急卒暴強勁直而不和柔者皆屬于風也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于熱凡病主有聲而鼓擊之如有聲然此其內有火熱故病如是也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屬于火凡諸病為胕腫以熱勝于內而陽氣鬱滯也為疼酸以火實制金不能平木則木旺而為火化故酸疼也為驚駭者驚愕也此皆屬于火也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于熱蓋諸轉反戾凡轉又反戾之狀如瓦瓶之類非水火濕熱無以變其質其小便之水液渾濁皆水得熱而渾濁故皆屬于熱也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于寒蓋凡小便之水液澄澈清冷以內主寒而不濁故皆屬于寒也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于熱凡人之為病在上則諸嘔吐酸在下則暴注下迫此其上易越而下易迫者皆屬于熱也此病機者計十有九

大要謹守病機各司其屬其在太過所化之病爲盛盛者真氣也其在受邪所化之病爲虛虛者假氣也故有其病化者恐其氣之假故有者亦必求之無其病化者恐其邪隱于中如寒勝化火燥勝化風及寒伏反躁熱伏反厥之類故無者亦必求之其病之化似盛者恐其盛之未的故盛者亦必責之其病之化似虛者恐其虛之未真故虛者亦必責之皆用此一十六字爲法庶幾補瀉不差也（醫學綱目移邵元偉云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憂思恐故五運之氣內應人之五藏諸風掉眩皆屬于肝諸寒收引皆屬于腎諸濕腫滿皆屬于脾諸氣膹鬱皆屬于肺諸痛痒瘡皆屬于心是也諸厥固泄皆屬于下謂下焦腎肝之疾也諸痿喘嘔皆屬于上謂上

焦心肺之疾也此皆五藏之疾病機由于內動者也天之三陰三陽化六氣以生寒暑燥濕風火內應人之決府外引十二經絡諸熱瞀瘛皆屬于火手少陽三焦經也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于火手少陰心經也諸逆衝上皆屬于火手厥陰心包經也諸痙項強皆屬于濕足太陽膀胱經也諸腹脹大皆屬于熱足太陰脾經也諸躁狂越皆屬于火足陽明胃經也諸暴強直皆屬于風足厥陰肝經也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于熱手太陰肺經也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屬于火手陽明大腸經也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于熱手太陽小腸經也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于寒足少陰腎經也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于熱足少陽膽經也此皆十二經絡之邪病機由于外入者也劉河間以此著責淺然不分所屬殊不深考何也摟氏但糾其治法之偏而未及乎此故發爲正之云爾）

帝曰善五味陰陽之用何如歧伯曰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

此言五味有陰陽之用皆所以平病之氣也味有辛甘皆主于發散其汗而爲陽味有酸苦皆所以上主于涌下主于泄而爲陰其鹹味亦所以上主于涌下主于泄而爲陰其淡味則下注滲泄而爲陽此滲泄者主利小便而上文涌泄之泄則利大便也凡此六者則酸以收之辛以散之甘以緩之酸以急之苦以燥之辛以潤之鹹以耎之苦以堅之皆以所利而行調其病氣而使之平耳藏氣法時論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

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者是也（藏氣法時論又云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又云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耎或堅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

帝曰非調氣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無毒何先何後願聞其道歧伯曰有毒無毒所治爲主適大小爲制也帝曰請言其制歧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益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

適事爲故帝曰何謂逆從岐伯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帝曰反治何謂岐伯曰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帝曰善氣調而得者何如岐伯曰逆之從之逆而從之從而逆之疏氣令調則其道也（聲入声疏疏同）

此言病有氣不調而得者亦有氣調而得者皆不外正治反治二法而已承上文而言五味有陰陽之用必調其氣而使之平矣然有氣不調而病氣不平者惟藥分有毒無毒而以所治爲主適其方之大小爲制耳故君用其一而臣輔以二或輔之以三佐則有五或臣輔以三佐則有九此其制有大小之分也假寒則治之以熱熱則治之以寒此逆治也必病微則逆治之若甚則從治之及堅者削之一十九法治法詳備當適其事以復其故也蓋病熱而治之以寒病寒而治之以熱此乃以逆治之也逆者乃正治之法也以熱治寒而佐之以寒以寒治熱而佐之以熱此乃以順治之也順者乃反治之法也特觀其病之輕重以爲藥之多少耳是以反治之法其妙何如熱以治寒而佐以寒藥乃熱因寒用也寒以治熱而佐以熱藥乃寒因熱用也（五常政大論云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亦熱因寒用寒因熱用之義但彼以服藥言而此以用藥言耳）又下氣虛乏中焦氣壅欲散滿則恐虛其下欲補下則滿甚于中况少服則資壅多服則宣通遂乃峻補其下以疏啓其中則中滿自除下虛自實乃塞因塞用也又大熱內結或大寒凝內必利不止遂以熱下之及以寒下之乃通因通用也此則病體何主必欲伏之如以熱治寒以寒治熱之謂藥宜何用必當先之如因寒因熱因塞因通之謂其所用之藥始與人同而內行四法終與人異凡可以破積潰堅和氣已病者皆自此而得之矣然帝之所謂雖曰非調氣而得而用藥若此則正所以調氣而平也（醫學綱目云非調氣而得者已下言內氣不調得病者之治法也蓋內氣不調而得病故所病寒熱之邪但可于其氣之微者逆治之如氣甚而逆治之則正邪格拒不能勝邪命將然全故但當從其寒熱之邪于外伏其所主之敵于中然後正邪相入而邪就擒矣東垣所謂薑附寒飲承氣熱服及仲景于白通湯人尿膽治少陰丹溪于芩柏湯皆熱妙治色目婦人惡寒之類是也）帝文以氣調而得病者爲問豈外法不外乎逆從二端而各法分用之外又或相因而用則調氣之道備矣奚必以他求哉（醫學綱目云氣調而得者以下言內氣本調因外邪得病者之治法也蓋內氣調而得病故不分寒熱之微甚或逆治之或從治之皆以侯不須辨其正邪格拒之因則邪自退矣）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從內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調其內而後治

其外。從外之內而盛于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

此言治表裏之病有三法。有本標。有先後。有分主也。病有從內而之外。則內爲本。而外爲標。有從外而之內。則外爲本。而內爲標。皆止調其本。而不必求之標也。病有從內之外。而外病盛。有從外之內。而內病盛。皆當先治其病之爲本。而後調其標之病盛也。然有病在內。而不及之外。病在外。而不及之內。則各自爲病。中外不相及。或以治內。或以治外。皆治其主病耳。

帝曰。善。火熱復惡寒發熱。有如瘧狀。或一日發。或間數日

發。其故何也。岐伯曰。勝復之氣。會遇之時。有多少也。陰氣多而陽氣少。則其發日遠。陽氣多而陰氣少。則其發日近。此勝復相薄。盛衰之節。瘧亦同法。（間去声）

此言病有似瘧。而治法亦同也。病有始而火熱。繼有惡寒。又復發熱。狀同于瘧。其發或一日。或間數日者。正以人身有陽氣者。衛氣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入于陰。則陰不勝其陽而爲熱。陰氣出于陽。則陽不勝其陰而爲寒。二者互有勝復。而會遇之時有多少。故其病之如瘧也。然其日有遠近者。亦以陰陽之氣有多少。陰氣多而陽氣少。則陰性精專。所以發日之遠也。陽氣多而陰氣少。則陽性慓悍。所以發日之近也。此乃陰陽勝復相薄有盛有衰之節。治之者。亦與瘧同法耳。（[illegible]云[illegible]乃可以治瘧。又則失時矣。瘧論以[illegible]陽經入[illegible]分爲寒。三陰經出陽分爲熱。蓋真瘧證有[illegible]由。衛氣以爲出入。似瘧證無邪正[illegible]文。作然水勝火。[illegible]陰陽諸經以爲[illegible]亦也。）

帝曰。論言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而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熱者寒之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復起。奈何治。岐伯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帝曰。善。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氣。是以反也。帝曰。不治王而然者何也。岐伯曰。悉乎哉問也。不治五味屬也。夫五

味入胃。各歸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更平声　王去声）

此言正治而病不愈者。以其不求之所屬。或專治王氣。或偏用五味也。帝問治寒以熱。治熱以寒。乃方士不能廢之道也。然以寒治熱。而熱病仍在。以熱治寒。而寒病不去。甚至新病復起者。何也。伯言人有五藏。腎經屬水爲陰。今寒之而仍熱者。當取之陰經。所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者是也。心經屬火爲陽。今熱之而仍寒者。當取之陽經。所謂益火之源。以消陰翳者是也。此皆求之以

本經之所爲也。然有治其所偏而病不愈者。伯言心王于夏。而復補其王氣則熱太過而水不生。故雖用寒藥而熱不去也。腎王于冬。而復補其王氣則寒太過而火不生。故雖用熱藥而寒不去也。然有不治王氣而病不愈者。伯言不治五味之所屬也。五味入胃。各歸于所喜攻之藏。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惟五味偏用則五藏互傷。生氣通天論曰。味過于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于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味過于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于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于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央。故凡

日久而增其氣者。物化之常也。今服藥氣增而又久服之。則藥氣偏勝者。必致臟氣偏絕。而暴夭者。有由然矣。

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謂也。岐伯曰。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下三品之謂也。帝曰。三品何謂。岐伯曰。所以明善惡之殊貫也。（使去）

此明君臣佐使之義。所以制方。而非如善惡三品之謂也。帝以方制君臣爲疑。伯言用藥以治病。其主病而最多者爲君。佐君而數少者爲臣。應臣而又少者爲使。（湯液本草李東垣亦云然。又云。主病者爲君。假令治風者。防風爲君。治上焦熱。黃芩爲君。治中焦熱。黃連爲君。治濕。防己爲君。治寒。附子爲治之輔藥何隸以佐使藥分治之。此製方之要也。）此君臣佐使非如上中下三品之謂也。神農有言曰。上藥爲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爲臣。主養性以應人。下藥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分而爲三品者。所以明善惡之不同也。殊貫者。異等也。今因君臣佐使。特爲制方云耳。豈同于神農之說哉。（愚按。本節止言君臣使。而後世乃有君臣佐使。須知本節云佐君之謂臣。則臣即所謂佐。非臣使之外另有所謂佐之義也。）

帝曰。善。病之中外如何。岐伯曰。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定其中外。各守其鄉。內者內治。外者外治。微者調之。其次平之。盛者奪之。汗之下之。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隨其攸利。謹道如法。萬舉萬全。氣血正平。長有天命。帝曰。善。（別彼劦切）

此言病分中外而治之有法也。前第三十二節問病之中外何如。伯以本標之義答之。此復問者。欲明表裏用藥之義也。伯言調病氣之方。必別陰經陽經。陽經爲表。陰經爲裏。定其中外。以各守其鄉。病之微者。則上調之而已。其不止于微者。則平治之。其劇至于盛。則奪其病氣。在外則汗之。在內則下之。然以寒治熱。以熱治寒。以溫治涼。以涼治溫。隨其所屬以衰其病。則法全而壽永矣。

著至教論篇七十五（篇內有著至教故名篇）

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雷公對曰。

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至侯王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合之別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上通神農著至教擬于二皇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爲寶（別彼列切外紀音紀官舉）

（擬則上擬此特已有之上知天文四句又見氣交變大論）

此雷公求教之故而帝以醫道通于三才者教之也解者解也解有當否別有分緒明則不惑彰則通顯群僚之情猶道候王之心難必故治有難易也樹天之度猶

今云豈天尺也非眞欲受此言備示天人合一之理如受樹天之度以人身合四時陰陽別列星辰日月之度則經術以彰後世益明矣二皇者伏羲神農也帝言醫道合于三才必盡知之斯可以繼先而傳後矣

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帝曰子不聞陰陽傳乎曰不知曰夫三陽天爲業上下無常合而病至偏害陰陽雷公曰三陽莫當請聞其解帝曰三陽獨至者是三陽幷至幷至如風雨上爲巔疾下爲漏病外無期內無正不中經紀診無上下以書別雷公曰臣治疎愈說意而已帝曰三陽者至陽也積幷則爲驚病起疾風至如礔礰九竅皆塞陽氣滂溢乾嗌喉塞幷于陰則上下無常薄爲腸澼此謂三陽直心坐不得起臥者便身全三陽之病（中去声別彼劣切下同礔礰霹靂同）

（塞入声下同乾音干）

此言三陽并合者并于上下而諸證生也陰陽傳者古經篇名也三陽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業事也上下手足也正亦期也三陽在人爲表之表其尊爲父幷與天同故手足太陽經不循常脉合而爲病則陽氣太盛諸部陰陽各經皆被偏害正以三陽獨至即三陽并至也其勢疾如風雨并于上則爲巔頂之疾并于下則爲泄漏之病蓋足太陽之脉起目內眥上額交巔其

直行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從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手太陽脉起于手循臂上行交肩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故上爲巔疾下爲漏病者二經之脉也并于上似專于外然外無可以爲期而診之并于下似專于內然內亦無可以爲期而診之不中經脉之紀難以手足爲分此皆勢如風雨故也吾言若此亦惟于書而知之耳書者即前陰陽傳也然公以疎甚自任僅能說意自歎帝言三陽者至盛之陽也二經積并即手太陽之裏爲心足太陽之裏爲腎心失神腎失志則皆爲驚大勢如疾風如礔礰九竅

第七七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4 版反內

明察陽氣滂溢其嗌乾其喉塞言以心腎之脉並上通于嗌喉也此則上并于陽故病在上至于下并陰分則非常在于上而又在于下所以陽氣依薄傳爲腸澼也自如欲知此等疾者不必前診盡形而後可知凡三陽并合則必直當其心坐不得起起不得卧者便是身患三陽之病之人也

且以知天下何以別陰陽應四時合之五行雷公曰陽言不別陰言不理請起受解以爲至道帝曰子若受傳不知合至道以惑師教語子至道之要病傷五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別是世主學盡矣腎且絕惋惋日暮從容不出

人事不殷（語去声筋骨以消之以巳同惋音婉）

此言至道之要在于五藏受傷而舉即腎之一經以說之也帝復曉之曰子知天下之人何以別陰陽諸經而應之四時合之五行乎公以不別不明爲歉帝遂以至道之要告之凡病傷五藏者筋骨已消子今不明不別是世主之學廢盡矣故觀腎經將絕必惋惋然自旦至暮精志不爽也痿弱不能出入事不能殷是其證如此非之他藏受傷亦猶是也

示從容論篇第七十六（從容係古經篇名見第二節本篇詳示從容之義故名篇）

黃帝燕坐召雷公而問之曰汝受術誦書者若能覽觀雜學及于比類通合道理爲余言子所長五藏六府膽胃大小腸脾胞膀胱腦髓涕涶哭泣悲哀水所從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過失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爲世所怨雷公曰臣請誦脉經上下篇甚衆多矣別異比類猶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

此帝言雷公未能知比類之理而公果以不明自對也（觀前後篇內俱有比類係古經篇名然實以比方擬類爲義故曰別異比類）

帝曰子別試通五藏之過六府之所不和鍼石之敗毒藥所宜湯液滋味具言其狀悉言以對請問不知雷公曰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冤當投毒藥刺灸砭石湯液

或已或不已願聞其解帝曰公何年之長而問之少余真問以自謬也吾問子窈冥子言上下篇以對何也夫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沉散似腎此皆工之所時亂也然從容得之若夫三藏土木水參居此童子之所知問之何也（冤音婉砭音貶）

此公以三藏之虛者爲問而帝舉脉之相似者曉之欲其知比類之義也過者內經以人之有病如人之有過也請問不知言有不知者則當請問也煩冤者煩悶也余真問以自謬言我發問而今問不相應是我之自招其謬也帝言吾所問者乃窈冥之理今子言上下篇則

非我發問之心也。八正神明論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觀于冥冥焉。彼三藏之虛。不過上下篇之言耳。非吾之所問也。子今欲知比類之義。試觀三藏皆似之脉。遂可以比類而觀之矣。故浮而緩者。脾也。浮而短者。肺也。小浮而滑者。心也。急緊而散者。肝也。搏沉而滑者。腎也。乃五藏之正脉也。今脾脉虛浮似肺。腎脉小浮似脾。肝脉急沉而散似腎。此皆工之有時亂診而不能比類者也。子若明從容篇以比類之。則窈冥之妙得矣。若夫三藏者脾合土。肝合木。腎合水。土木水相參而居。其本虛者。雖

童子猶能知之。必于其相參者。而求相似之脉。則子之當問者也

雷公曰。于此有人。頭痛。筋攣。骨重。怯然少氣。噦噫。腹滿。時驚。不嗜卧。此何藏之發也。脉浮而弦。切之石堅。不知其解。復問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帝曰。夫從容之謂也。夫年長則求之于府。年少則求之于經。年壯則求之于藏。今子所言。皆失八風菀熱。五藏消爍。傳邪相受。夫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沉而石者。是腎氣內著也。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欬嗽煩寃者。是腎氣之逆也。一人之氣病在一藏也。若言三藏俱行。不在法也。（菀音鬱。著着同）

此公承帝意而遂舉病所難明者。以比類三藏。帝言病在腎藏。而無關于三藏也。頭痛以三陽。筋攣似肝。骨重似脾。怯然少氣似肺。噦噫腹滿不嗜卧似胃與脾。時驚似心與肝。其脉浮而弦似肝。切之石堅似腎。此數脉之難解者也。故公欲以三藏而比類之。帝言從容篇中有之。大凡年之長者。過于味。六府所以受物者也。故當求之于府。以知其病。年之少者。勞于役。經脉所以任勞者也。故當求之于經。以察其傷。年之壯者。縱于慾。五藏所以藏精者也。故當求之于藏。以驗其衰。即前諸病與脉正。當求之于腎藏也。而子以三藏比類。則失之矣。何也。

八風菀熱。爲外感。五藏消爍。爲內傷。內外之邪。轉相傳受。今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蓋浮脉爲虛。弦則肝風入之。非腎氣不足而何。沉而石者。是腎氣內着也。蓋腎本宜沉而堅。着如石。非腎氣不行而何。其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致然也。欬嗽煩寃者。是腎氣之逆也。以腎脉上通于肺。子虛上竊母氣。故氣逆則然也。至于頭痛者。水虧火炎也。筋攣者。腎水不能滋筋也。骨重者。腎主骨也。噦噫者。腎脉上貫肝鬲也。（今靈樞經脉篇云腎經有是動則病不嗜食）腹滿者。腎脉入腹也。時驚者。腎神爲志。志失則驚也。（經脉篇云氣不足善恐心惕惕然如人將捕之）不嗜卧者。經脉篇云。腎病痿

厥則不嗜臥而今非痿厥則精衰不嗜臥也此乃一人之氣病在一藏若言三藏俱行非診病之法也吾今子以比類之法而子歉以無關三藏者比類一藏正失之矣

雷公曰于此有人四支解墮喘欬血泄而愚診之以爲傷肺切脉浮大而緊愚不敢治粗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輕此何物也帝曰子所能治知亦衆多與此病失矣譬以鴻飛亦冲于天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類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經今夫脉浮大虛者是脾氣之外絶去胃外歸陽明也夫二火不勝三水是以脉亂而無常也四支解墮此脾精之不行也喘欬者是水氣并陽明也血泄者脉急血無所行也若夫以爲傷肺者由失以狂也不引比類是知不明也夫傷肺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淸經氣不爲使眞藏壞決經脉傍絶五藏漏泄不衄則嘔此二者不相類也譬如天之無形地之無理白與黒相去遠矣是失吾過矣以子知之故不告子明引比類從容是以名曰診輕是謂至道也（支股同解懈同墮惰同化之冥冥其化字恐當是托泄本訛池）

此有謂脉相似者公以爲傷肺而帝則爲傷脾此眞未得比類之義也上文言病在一藏難以三藏比類公遂卽一藏之病以言之有人四支懈惰喘欬則血泄是疏

之似肺者也脉浮大而緊是脉之似肺者也公雖以爲傷肺猶未敢治彼粗工治以砭石多出其血血止身輕此所以疑而問也帝言子所能治人亦皆知然以此等病而爲之于肺則失之矣彼粗工以砭石愈之亦如鴻飛冲天亦偶然耳夫古昔聖人治病雖循法守度援物比類然必托之冥冥不滯形迹正所謂觀其冥冥也循手經以及足經何必固守經法今子所言乃傷脾也非傷肺也夫脉浮大而虛者是脾氣內傷外溢內絶去內胃府而歸外胃經故脉之浮大而虛者如此且言人之脉亂無常者何也正以二陽藏者心肺也在兩上爲陽可稱曰二火三陰藏者脾肝腎也在南下爲陰可稱曰三水惟二火不能勝三水是以水火相擊脉亂無常也子以脾病爲肺病豈以脉亂之故而誤言歟若夫所謂四支解惰者正以脾主四肢而脾之精氣不行于四支也喘噫者正以腎不能主水水氣并歸于胃也喘欬則血泄者正以咳則氣急則血不行于經而泄于外也此本傷脾而子以爲傷肺由其失于狂見而不引比類知之不明故耳試以傷肺言之肺金受傷上氣被竊然脾不能守而胃不能淸肺經經脉之氣不爲所使其眞藏已壞經脉傍絶肺爲藏長五藏氣泄不爲衄而出于鼻

則氣嘔而出乎口比之傷肺大不同也子今所言譬如天地不分其形理白黑不辨其眞僞是失也吾之過也吾以爲子曾知此故不告子今子不知非吾不告之故乎子當明引比類從容等篇大義觀之則診病必易輕名曰診輕吾向所謂至道之要者正謂此哉

疏五過論篇第七十七（疏陳也內有五過故名篇）

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聖人之術爲萬民式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循醫事爲萬民副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聞五

過與四德比類形名虛引其經心無所對

此帝以五過四德告公而公以未聞爲對也

帝曰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五氣留連病有所并醫工診之不在藏府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身體日減氣虛無精病深無氣洒洒然時驚病深者以其外耗于衛內奪于營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過也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逆上行滿脉去形愚醫治之不知補寫不知病情精華日脫邪氣乃并此治之二過也善爲脉者必以比類奇恒從容知之爲工而不知道此診之不足貴此治之三過也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封君敗傷及欲侯王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躄爲攣醫不能嚴不能動神外爲柔弱亂至失常病不能移則醫事不行此治之四過也凡診者必知終始有知餘緒切脉問名當合男女離絕菀結憂恐喜怒五藏空虛血氣離守工不能知何術之語嘗富大傷斬筋絕脉身體復行令澤不息故傷敗結留薄歸陽膿積寒炅粗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死日有期醫不能明不問所發唯言死日亦爲粗

工此治之五過也凡此五者皆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也故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藏六府雌雄表裏刺灸砭石毒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于部分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刺去声下同樂音洛菀鬱同炅音炯砭音邊解懈同少長俱去声）

此帝示以五過而末即聖人之治病者絕之也人有嘗貴後賤眷念故位雖不中邪病從內生營氣者陰氣也陰氣已脫名曰脫營亦有嘗富後貧悲傷故物名曰脫精五氣者五藏之精氣也留連并病二者得病之初藏府雖損軀形不變醫診而疑不知病名不敢妄擬既而

身體日減。氣虛無精。漸至病深無氣。陽衰寒覺洒洒然有時而驚。病深如此。以其外衛內營俱已耗奪故也。此治病者之一過也。凡欲診病者。必問昔今飲食居處。苦樂素暴先後。皆能致傷精氣。精氣竭絕。則形體毀沮。且怒則氣逆。故暴怒傷陰。喜則氣緩。故暴喜傷陽。陰陽受傷。厥逆氣上。故脈滿形脫。愚醫不諳補寫之法。罔知得病之情。使彼精華日脫。邪氣日并。此治病者之二過也。古經有比類。所恒從容諸篇。皆至道之要。如前示從容論者。其大畧也。苟爲脈者。知之爲工。而不善脈者。不知爲失。此治病者之三過也。世有貴者。有賤者。有封君敗傷。及希至王侯者。診脈當用此三常之法。彼故貴脫勢。始富後貧之士。本皆不中邪也。內必傷其精神。外必敗其身體。皮焦筋屈。痿躄爲攣。醫須力禁其非。嚴以制之。今既不能嚴以動其神。氣又從而順之。以亂其常性。所以病不能移。而此工醫事亦不能行也。此治病者之四過也。凡診者五色生死。必分終始（脈要精論曰知外者終而始之）病勢相因。必知餘緒。又必切其脈體。問其病名。合其男女。凡離絕菀結。憂恐喜怒。致使五藏空虛。血氣離守。此皆內傷之證候也。工不能知。奚取其術。況病人者嘗富大傷。筋若斬而脈若絕。身體雖行。而津液無息。所以畱

結歸陽。積成膿血。發爲寒熱。粗工[illegible]亟刺陰陽。適使身體四肢解散轉筋。其死不遠[illegible]此之時。唯言死日。其陋哉此工也。此治病者之五過也。若此者。正以受術不通。不明人事故耳。思昔聖人之治病也。則不然。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所以診病之下能[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按前言五過四德而今曰德不見亦今[illegible]復問[illegible]帝未之答歟）

治病之道。氣內爲寶。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過在表裏。守數據治。無失俞理。能行此術。終身不殆。不知俞理。五藏菀熟。癰發六府。診病不審。是謂失常。謹守此治。與經相明。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恒五中。決以明堂。審于終始。可以橫行。（從陰陽類論有五中）

此言治病之道。以氣爲寶。又求之表裏俞理經旨氣色。可以橫行天下矣。人身之中。唯氣而已。宗氣者。大氣也。猶天地之有太極也。衛氣者。陽氣也。猶太極之動而生陽也。營氣者。陰氣也。猶太極之靜而生陰也。天地間惟氣以爲升降。而水則從氣者也。故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于太虛之中。水不得而與也。故潮之往來特隨氣耳。非潮自能然也。人身亦惟以氣爲主。而血則猶水。不可以血即爲氣也。彼謂血即爲營者。非經旨也。靈樞營衛生會篇謂營氣化血。以奉生身。則營氣始能

化血焉可以血爲營耶。帝知此義。乃總指而示之曰。治病之道。氣內爲寶。眞萬世醫旨之格言也。循求其理。如所論之義是也。或求之不得。則求之諸經表裏之病。又求之諸經表裏之俞穴肉理。斯爲上術也。然上經下經中有揆度陰陽奇恒五中諸篇。無不悉知大義。又即明堂部位五色生尅休旺明之。則此醫者。可以橫行天下矣（明堂部位之義詳見靈樞五色等篇）

徵四失論篇第七十八（內有四失故名篇）

黃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黃帝曰。夫（音扶）子所通書受事。衆多矣。試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雷公對曰。循經受

業。皆言十全。其時有過失者。願聞其事解也。帝曰。子年少。智未及耶。將言以雜合耶。夫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故時疑殆。

此公以醫事不能十全者。由于精神志意之未及也。十全者。即上文全十之義也。

診不知陰陽逆從之理。此治之一失矣。受師不卒。妄作雜術。謬言爲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治之二失也。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診病不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爲粗所窮。此治之四失也。是以世人之語者。馳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論。診無人事。治數之道。從容之葆。坐持寸口。診不中五脈。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遺師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棄術于市。妄治時愈。愚心自得。嗚呼。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擬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諭。受以明爲晦（中俱去声　葆保同）

此正以四失示公。而戒其不可以明爲晦也。第一失者。不知陰陽逆順之理也（陰陽逆順之理非止一端左手人迎爲陽春夏洪大爲順沉細

爲逆右手氣口爲陰秋冬沉細爲順洪大爲逆男子左手脈大爲順女子右手脈大爲順外感陽病見陽脈爲順陰脈爲逆陰病見陽脈爲順陰脈爲逆內傷陽病見陽脈爲順陰脈爲逆陰病見陰脈爲順陽脈爲逆又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爲逆下爲從女子右爲逆左爲從男子左爲逆右爲從）第二失者。不受師術之正。妄效雜術之邪。以非爲是。苟用砭石也。第三失者。不適病人之情。不明比類之義也。第四失者。不究始時致病之由。妄持寸口之脈。不中病情。僞指病名也。是以世人之言。遠馳千里之外。至于尺寸之切。人事治數之道。從容和保之術。全未之知。雖輕持寸口。五脈不中。百病隨起。始以自怨。并咎于師。既矣此所謂治不循理。術棄于市。偶有所愈。愚心方且自得。是以至大至

明之道。而使之自晦也。是亦左矣。

陰陽類論篇第七十九（首節有陰陽之類故名篇）

孟春始至。黃帝燕坐。臨觀八極。正八風之氣。而問雷公曰。陰陽之類。經脉之道。五中所主。何藏最貴。雷公對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時。臣以其藏最貴。帝曰。却念上下經陰陽從容。子所言貴。最其下也。

此雷公以陰陽諸經。惟肝爲貴。而帝則非之也。陰陽者。陰經陽經也。五中者。古經篇名。（觀前篇）公言春主甲乙。其色青。內中于肝。肝治七十二日。是肝脉主時。爲一歲之首。其藏宜爲最貴。帝言郎念上下經有陰陽從容諸篇。則爲最下。而非最貴者也

雷公致齋七日。旦復侍坐。帝曰。三陽爲經。二陽爲維。一陽爲游部。此知五藏終始。三陽爲表。二陰爲裏。一陰至絶。作朔晦。却具合。以正其理。（王註以一陰至絶爲讀作朔晦爲讀又以却具合以正其理爲句義不通今當言一陰至絶作爲讀晦朔却具爲讀合以正其理爲句）

此言六經爲人身之表裏。而其意似以太陽太陰爲貴也。（觀下文有爲父爲母之句可推）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從目內眥上頭。分爲四道。下項。并正別脉上下六道。以行于背。爲人身之大經。二陽者。足陽明胃經也。從鼻起下咽。分爲四道。并正別脉六道。上下行腹。爲人身之維繫。一陽者。足少陽膽經也。起自外眥。絡頭。分爲四道。下缺盆。并正別脉六道。上下。爲人身之遊行諸部者也。曰經。曰維。曰游部。此可以知五藏終始。賴此三經。以爲之表也。故三陽爲之表。則二陰爲之裏。二陰者。足少陰腎經也。二陽爲之表。則三陰爲之裏。三陰者。足太陰脾經也。一陽爲之表。則一陰爲之裏。一陰者。足厥陰肝經也。靈樞陰陽繫日月篇云。亥爲左足之厥陰。戌爲右足之厥陰。兩陰俱盡。故曰厥陰。夫厥者。盡也。而應之者戌亥。則一陰幾于絶矣。豈知一陰至絶而有復作之理。朔晦相生之妙。却具于其中。蓋陰盡爲晦。陽生爲朔。氣盡爲晦。氣生爲

朔。既見其晦。又見其朔。厥陰之絶而復作。合當以彼晦朔之妙。而正此厥陰之理也。正者。證也

雷公曰。受業未能明。帝曰。所謂三陽者。太陽爲經。三陽脉至手太陰而弦。浮而不沉。決以度。察以心。合之陰陽之論。所謂二陽者。陽明也。至手太陰。弦而沉急不鼓。炅至以病皆死。一陽者。少陽也。至手太陰。上連人迎。弦急懸不絶。此少陽之病也。專陰則死。三陰者。六經之所主也。交于太陰。伏鼓不浮。上空志心。二陰至肺。其氣歸膀胱。外連脾胃。一陰獨至。經絶氣浮。不鼓鈎而滑。此六脉者。乍陰乍陽。交屬相并。繆通五藏。合于陰陽。先至爲主。後至爲客。

此言六經之脈。皆會于寸口。而可以決死生也。所謂三陽者。即前太陽也。其脈會于太陰肺經之寸口。（即太淵穴）夫太陽之脈。洪大以長。今弦浮而不沉。當決以四時高下之度。察以心神推悟之機。合以陰陽篇中之論。而吉凶之可也。（陰陽論係古經篇名）所謂二陽者。即前陽明也。其脈亦至于手太陰肺經之寸口。夫陽明之脈。浮大而短。今弦而沉。不復振鼓。是陰氣勝也。候熱來已病。陰氣來乘陽土也。此皆死脈死證也。所謂一陽者。即前少陽也。其脈亦至于手太陰肺經之寸口。而又上連于人迎之動脈。即胃經穴名也。（在結喉兩旁一寸半動脈應手。詳六節藏象論靈樞禁服五味四時氣等篇其脈見于左手寸部）夫弦爲少陽之脈。今急懸太甚而不絕。是經氣不足。乃少陽之爲病也。懸者。如懸物之搖動也。然此乃陽部見陽脈。而猶有可生。若專有陰脈來現則死矣。所謂三陰者。在手則爲手太陰肺經也。爲手足六經之所主。正以百脈朝會。皆交于手太陰經也。夫太陰之脈浮濇爲本。今見伏脈。又似鼓不浮。是腎脈干肺也。腎之神爲志。肺虛則腎虛。其志亦空虛無依耳。曰上空者。蓋腎神上薄也。曰志心者。志雖腎之神。而實心之所之[illegible]之謂也。所謂二陰者。即前足少陰腎經也。其脈亦至于肺之寸口。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其別行者。入

跟中。以上至腹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所以氣歸于膀胱而外連脾胃也。不言脈象死生者。未及耳。所謂一陰者。即前足厥陰肝經也。一陰亦至于肺經之寸口。夫厥陰之脈。弦弱而長。今獨至肺經。其經氣若絕則脈氣浮而不鼓。或未絕則鉤而兼滑。尚有陽氣在也。此六脈者。或陰脈見陽。或陽脈見陰。正乍陰乍陽也。蓋由陰陽之氣。交相連屬。互爲合并。紕繆通貫于五藏之間。其氣相合故也。然以何脈爲主。何脈爲客。須知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客。陽脈先至。陰脈後至。則陽爲主而陰爲客。陰脈先至。陽脈後至。則陰爲主而陽爲客。此乃診決之要耳。

雷公曰。臣悉盡意受傳經脈。須得從容之道。以合從容。不知陰陽。不知雌雄。帝曰。三陽爲父。二陽爲衛。一陽爲紀。三陰爲母。二陰爲雌。一陰爲獨使。（使去声）

此即六經而示以陰陽雌雄之義也。三陽者。即太陽也。太陽爲表之經。覆庇群生。尊猶父也。（陰陽離合論謂太陽爲開者以此）二陽者。即陽明也。陽明爲表之維。捍衛諸部。所以爲衛也。（陰陽離合論謂陽明爲闔者以此）一陽者。即少陽也。少陽爲表之游部。布絡諸經。所以爲紀也。（陰陽離合論謂少陽爲樞者以此）三陰者。即太陰也。太陰爲裏之經。長養諸經。尊猶母也。（陰陽離合論謂太陰

（素問以此）者二陰者即少陰也少陰爲裏之維生由此始所以爲雌也（陰陽離合論謂二陰爲闔者以此）一陰者即厥陰也厥陰爲裏之游部將軍謀慮所以爲獨使也（陰陽離合論謂一陰爲樞者以此王冰以三焦爲獨使來附未安不知此經陰當是肝也）

二陽一陰陽明主病不勝一陰脈耎而動九竅皆沉

此言胃肝爲病者肝勝而胃負也二陽者足陽明胃經也一陰者足厥陰肝經也胃經主病而肝來侮之則木能尅土胃不能勝肝也搬其脈當耎而動耎者病在胃而胃氣未絕也動者木氣王而正來侮土也故胃氣不轉則九竅皆沉滯而不通矣此乃主負客勝者也

三陽一陰太陽脉勝一陰不能止內亂五藏外爲驚駭

此言膀胱與肝爲病者膀胱勝而肝負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一陰者足厥陰肝經也膀胱主病而肝來侮之則木來乘水當是時膀胱爲表肝爲裏膀胱邪盛有自表之裏之勢肝經得而止之致使內亂五藏之神外有驚駭之狀（金匱真言論言肝其病發驚駭）

二陰二陽病在肺少陰脉沉勝肺傷脾外傷四支二陰二陽皆交至病在腎罵詈妄行巔疾爲狂

此言手經心與大腸爲病者心勝而大腸負足經腎與胃爲病者胃勝而腎負也二陰者在手則爲少陰心經在足則爲少陰腎經也二陽者在手則爲陽明大腸經在足則爲陽明胃經也試以心與大腸爲病者言之心有病而大腸乘之則金來侮火火當尅金故病在肺肺與大腸爲表裏也其手少陰心經之脉本宜洪也而今有病則虛而爲沉矣既以勝肺又且傷脾蓋脾乃火之子母虛則子傷也脾主四支脾傷則四支亦傷矣此乃主勝客負者也又以腎與胃經爲病者言之腎經有病而胃藏乘之其病交甚然土來尅水病終歸腎故水衰則火盛罵詈妄行巔疾與狂之病作矣巔疾皆火上升也狂者陰不勝陽也

二陰一陽病出于腎陰氣客遊于心脘下空竅堤閉塞不通四支別離

此言腎與三焦爲病者腎勝而三焦負也二陰者足少陰腎經也一陽者手少陽三焦也腎與三焦爲病則腎屬水三焦屬火三焦與心包絡爲表裏其病出于腎脉而少陰之氣客遊于心脘之下水來侮火也蓋腎脉上貫肝鬲入肺中其支別者從肺中出絡心注胸中故耳然陰氣上逆胃不能制腸胃空竅陰氣爲隄閉塞不通腎脈循足三焦之脉在手故四支別離不用也

一陰一陽代絕此陰氣至心上下無常出入不知喉咽乾

燥病在土脾（乾音干）

此言肝膽為病者其氣必至心而其病必及脾也一陰者足厥陰肝經也一陽者足少陽膽經也代絕者脈之動而中止也肝膽為病脈當代絕其厥陰之氣必至于心正以心為木之子耳然肝膽之氣上至頭首下至腰足中至腹脇故病發上下無常處也至于物有所出不知其度口有所入不知其味喉咽乾燥此皆病之在脾者也何也木來剋土也

二陽三陰至陰皆在陰不過陽陽氣不能止陰陰陽並絕浮為血瘕沈為膿胕陰陽皆壯下至陰陽上合昭昭下合

冥冥診決死生之期遂合歲首（胕腐同）

此言腎肺脾經為病者陰陽離絕而諸病生死期至也二陽者足陽明胃經也三陰者手太陰肺經也然脾亦屬足太陰故曰至陰皆在也至陰者脾也胃脾肺經為病則在陰經者不能出過于陽以為和在陽經者不能入止于陰以為和陰陽之氣並至閉絕是以陽不入陰者其脈為浮浮則內有血瘕之證陰不出陽者其脈為沈沈則外有膿腐之證也積至陰陽各盛則男子之病下至陰道女子之病下至陰分專為大病此乃上合昭昭至明可見之所下合冥冥至暗難見之地皆陰陽離絕所致也如欲診死生之期宜以歲首合之如甲寅為正月則乙卯為二月之類其死在何月可以其經而合之也

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不應雷公復問黃帝曰在經論中雷公曰請聞短期黃帝曰冬三月之病病合于陽者至春正月脈有死徵皆歸出春冬三月之病在理已盡草與柳葉皆殺春陰陽皆絕期在孟春（一本末句無春字）

此言冬病陽脈者其人當死于春也冬三月之病病合于陽脈者未必死于冬時可至春正月間以延之雖脈有死徵亦皆歸于出春徵者證也外之證候未往也若

冬三月之病死證悉見在理已盡亦可延至地有草與柳有葉之時其人始殺者何也有死徵而無死脈也以物生而人死故亦以殺名之向使交春之初陽脈亦絕宜同陰脈止期在孟春而已安能至此草柳俱見之日乎

春三月之病曰陽殺陰陽皆絕期在草乾（乾音干）

此言春月為病陰不勝陽者死陰陽皆絕者即死也春三月為病者正以其人秋冬奪于所用陰氣耗散不能勝陽故春雖非盛陽交春即病為陽而死名曰陽殺苟使其脈陰陽俱絕則不能滿此三月而始死也期在舊草尚乾之時即應其人無望其至生柳葉之日也（應平）

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溓水。（溓廉反）

此言夏月病脾者。易死。而陽脉有合於陰者。期于秋也。夏三月陽氣甚盛。脾衰病熱。是至陰有病也。至陰者。脾也。脾熱病則五藏危。故土數生五成十。不過十日而死耳。若其脉陽中有陰。是謂陰陽交也。則脾未全絕。期在七月水生之候。其水濂靜之日而死矣。

秋三月之病。三陽俱起。不治自已。陰陽交合者。立不能坐。坐不能起。三陽獨至。期在石水。二陰獨至。期在盛水。

此言秋時膀胱與腎為病者。有證候脉體死期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膀胱病脉俱起。則膀胱屬水。秋氣

屬金。金能生水。當不治自已也。若膀胱有陽病而見陰脉。有陰病而見陽脉。是陰陽相合。其證當行立坐臥俱不寧也。以金為主。當善調之而愈。診其脉。唯有陽而無陰。是三陽之脉獨至也。當不死于秋而死于冬。期在石水而已。石水者。水凝如石之候也。若有腎脉來見有陰而無陽。是二陰之脉獨至也。當不死于冬而死于春。期在盛水而已。盛水者。正月雨水之候也

方盛衰論篇第八十（内有不足有餘虛實等義皆所以較其盛衰也故名篇）

雷公請問氣之多少。何者為逆。何者為從。黃帝荅曰。陽從左。陰從右。老從上。少從下。是以春夏歸陽為生。歸秋冬為死。反之。則歸秋冬為生。是以氣多少逆皆為厥。

此言氣在左右老少四者。皆有順逆。而逆之。則為厥也。氣之屬陽者。在左為順。氣之屬陰者。在右為順。老者數衰。故在上為順。少者恐甚。故在下為順。是以春夏。或病或脉。歸陽為生。若歸陰病脉如秋冬者為死。反之則秋冬歸陰為生。若陽病陽脉如春夏者為死。是以人之氣有多少。逆之則皆能為厥也

問曰。有餘者厥耶。荅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氣上不下。頭痛巔疾。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五部隔無徵。若居曠野。若伏空室。綿綿乎屬不滿日。

此言陰氣有餘為寒厥。老少之生死係于時。病證之難據瀕于危也。按厥論言足經三陰之氣。起于五指之裏。集于足下。而聚于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但其寒不在外廉而在內廉耳。此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者。有以也。然少者以陽氣用事。而秋冬。發為寒厥。則陽衰之甚也。故曰死。老者以陰氣用事。而秋冬。發為寒厥。則陰氣未衰也。故曰生。且其為病也。氣上不下。故為頭巔之疾。而其證尤有可畏。謂之陽證。又似夫陰。謂之陰證。又似夫陽。真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也。五藏部分。似隔遠而無可徵驗。若是者。乃氣逆日久所致也。病者心

神散越。若居曠野。以氣逆而痛猶未止。志意沉潛。若伏空室。以痛定。而復恐再來。綿綿乎動。且雖微。而此心屬望。若不能滿此一日也。其證如此。不亦有可畏哉

是以少陰之厥。令人妄夢。其極至迷。三陽絕。三陰微。是爲少氣。是以肺氣虛。則使人夢見白物。見人斬血藉藉。得其時。則夢見兵戰。腎氣虛。則使人夢見舟船溺人。得其時。則夢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氣虛。則夢見菌香生草。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其時。則夢燔灼。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蓋屋。此皆五藏氣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合之五診。調之陰陽。以在經脉。（按諸夢詳于靈樞淫邪發夢篇脉要精微論亦有同）

此言陰氣不足者爲熱厥。而五藏之妄夢爲微也。上文言有餘者爲厥。乃陰氣有餘。當爲寒厥。此言少陰之厥。乃陰氣不足。當爲熱厥。惟其陰氣之虛。令人妄夢昏迷。蓋以三陽之氣阻絕。三陰之氣甚微故也。是故五藏者。陰也。陰氣虛則妄夢形。如肺氣虛。則肺屬金。夢見白物者。金之色也。見人斬血藉藉者。金之用也。藉藉。衆多也。若得秋之時。而金旺助肺。則衰猶未甚。夢見以兵相戰。其藏氣實不安也。腎氣虛則腎屬水。夢見舟船溺人。弱之甚也。如得冬之時。而水來助腎。衰猶未甚。則夢伏水中。若有畏恐。其藏氣實不安也。肝氣虛。則肝主木。夢見菌香生草。木之類也。若得春之時。而木來助肝。衰猶未甚。則夢見伏于樹下不敢起。其藏氣實不安也。心氣虛。則心屬火。夢見救火陽等物。火之象也。若得夏之時而火來助心。衰猶未甚。則夢見燔灼。其藏氣實不安也。脾氣虛。則脾屬土。夢見飲食不足。內虛之象也。如得四季之時。而土來助脾。衰猶未甚。則夢築垣蓋屋。其藏氣實不安也。此皆五藏氣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所以有是夢而成是厥也。當合之五診之法。調之陰陽之分。以察經脉之度。斯可以治此證耳

診有十度。度人脉度。藏度。肉度。筋度。俞度。陰陽氣盡。人病自具。脉動無常。散陰頗陽。脉脫不具。診無常行。診必上下。度民君卿。受師不卒。使術不明。不察逆從。是爲妄行。持雌失雄。棄陰附陽。不知并合。診故不明。傳之後世。反論自章。（度人度民之度俱入声餘皆去声）

此言診有十度之法。而失其法者。後遺身咎也。診本五度。而此曰十度。蓋脉藏肉筋俞。左右相同。則謂之十度亦可也。有脉度。故靈樞有經脉脉度等篇。有藏度。故靈樞有本藏腸胃平人絕穀等篇。有肉度。故靈樞有衛氣失常等篇。有筋度。故靈樞有經筋篇。有俞度。故素問有

氣府氣穴靈樞有本輸等篇是皆各經陰陽之氣人身諸所無所不具凡人之脉動無常陰頗似陽故診亦無常脉有貴賤當診有上下度民君卿今醫工受師不終其業傳術不明其理不察逆從不守雌雄不辨陰陽不知并合診之所以不明也

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陰陽並交至人之所行陰陽並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恒之勢乃十六首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論取虛實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診是以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

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知醜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紀診道乃具萬世不殆起所有餘知所不足度事上下脉事因格

此敍言陰陽偏虛者天地不交惟至人則陰陽並交惟聖人則持診有道也地位乎下爲至陰若至陰虛則天氣絕而不降何也以其無所升也天位乎上爲至陽若至陽盛則地氣無自而足何也以其無所降也此設言也故人有陽氣陽氣者衛氣也人有陰氣陰氣者營氣也能使陰陽二氣交會于一處者惟至人乃能行之所謂並交者陽氣先至則陰氣後至正以陽速而陰遲也靈樞五十營篇所謂交通者并行一數也是以聖人于此有持診之道先陽後陰而持之耳奇恒者古經篇名也六十首古人診法也合微陰陽五中者皆古經篇名也五度即前十度也診消亡診法滅亡也守學不湛者守學不明也凡左右上下前後醜善病否高下坐起行止皆不能知者是後人不明診法也故必診道乃具萬世不殆大凡醫人因已有餘不能量人之不足茲能起已有餘知人不足則必無妄治之患又能度其事之上下脉之因革則診法無不備矣

是以形弱氣虛死形氣有餘脉氣不足死脉氣有餘形氣不足生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必淨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脉動靜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

（病能讀爲病耐陰陽應象大論云病之形能也）

此言形氣宜相得不宜相失而後備此法者爲上全也至機眞藏論曰形氣相得謂之可治形氣相失謂之難治然形有形者也氣無形者也其氣必于脉乎驗之是以

形弱氣虛者死。蓋二者俱不及也。形氣有餘而脈氣不足者亦死。蓋形以脈爲主也。若脈氣有餘而形氣不足。則血氣足而神氣充。是可以有生矣。是以診有大法。凡爲醫工者。其自己坐起有常。出入有道。神明精舒。清淨內守。上下皆觀。八正有邪則司之。五中有部則別之。（八正即八正神明論五中部古診論名）然後按病人之脈。動靜滑濇。其寒溫大小。或逆或從。隨定病名。斯可以爲十全矣。

解精微論篇第八十一（內言工之所知自有至道然涕泣等義其理精微故名篇）

黃帝在明堂。雷公請曰。臣授業傳之行教。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所滋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

言悲哀喜怒。燥濕寒暑。陰陽婦女。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富貴。人之形體所從。群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謹聞命矣。請問有毚愚仆漏之問。不在經者。欲聞其狀。帝曰。大矣。

此公言經之所傳者。未必能行。而經之未備者。欲聞其狀也。經論中有從容形法陰陽等篇。刺灸湯藥等法。但令人有能有不能。此賢否之所由判也。然七情內傷。天時外感。有所以然分異情殊。彼愚仆脫經所未載者。不可不審也。

公請問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帝曰。在經有也。復問不知水所從生。涕所從出也。帝曰。若問此者無益于治也。工之所知。道之所在也。

此因公所問而兩抑之。非經之所未備。亦非大道之所生也。哭者哀聲自口出也。泣者稍有聲而涕淚所由出也。淚者水出于目。而涕者液出于鼻也。人有哭泣而淚不出。或有淚出而涕則少。故公舉而問之。殊不知經之所已具也。（按靈樞口問篇黃帝曰人之哀而涕泣出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脈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脈感宗脈感則液道開液道開則泣涕出焉）又問目中之水。鼻中之涕。何所從生。殊不知此乃無益于醫治。而工之所知。自有大道之所生者在也。

夫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其榮也。是以人有德也。則氣和于目。有亡憂知于色。是以悲哀則泣下。泣下水所由生。水宗者積水也。積水者至陰也。至陰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輔之裹之。故水不行也。夫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故諺有曰。心悲名曰志悲。志與心精共湊于目也。是以俱悲則神氣傳于心。精上不傳于志。而志獨悲。故泣出也。涕泣者腦也。腦者陰也。髓者骨之充也。故腦滲爲涕。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從之者。其行類也。夫涕之與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則俱死。生則俱生。

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橫行也。夫人涕泣俱出而相從者，所屬之類也

此言悲則泣下，而泣則淚生涕出者，皆由于心腎之精所使也。吾雖謂子無益于治，試以哭泣而淚涕交出之義言之。蓋心者主悲，而心悲則水生，況腎者亦因悲也。腎者主水，而志悲則水下，況腦涕亦水類，而心神腎志哭泣淚涕相因而至者也。何也？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色者，其榮也。是以人有道德則心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目和。人有失志則心憂，心憂則氣憂，氣憂則色憂，由內達外者如此。故心悲則泣下，泣下則水生。正以腎者主五藏之液，是水之宗也。水之宗者，水之積也。腎者為陰中之陰，是陰之至也。陰之至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先此未下者，是精持之也。持之者，輔之裹之也，所以水不下也。夫腎屬水，其所藏之精曰志。心屬火，其所藏之精曰神。今者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中之水所由生也。彼諺謂心悲，又謂志悲，可見腎之志與心之精為神者，共湊于目，是以心志俱悲，則精皆上傳于心之神，不下傳于腎之志，而志亦專悲，與心相同，所以水從泣下也。其行涕者，何也？涕所生者，屬于腦也。腦者，屬于陰也。（五藏別論以腦為地氣所生皆藏于陰而象于地）

（諸髓者皆屬腦）腦為髓之府，髓為骨之充，涕為水之液，故腦滲液為涕也。況骨之合為髓，則志亦為骨之主，由是水流而涕從者，其類同耳。夫涕之從泣，譬如人之兄弟，有急難則俱死，不必逃難則俱生。今曰心志俱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橫行也。何也？以其所屬之類同也

公曰：大矣！請問人哭泣而涕不出者，若出而少涕者，其故何也？帝曰：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則志不悲，陰陽相持，泣安能獨來？夫志悲者惋，惋則沖陰，沖陰則志去目，志去則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且子獨不誦不念夫經言乎？厥則目無所見。夫人厥則陽氣并于上，陰氣并于下。陽并于上則火獨光也；陰并于下則足寒，足寒則脹也。夫一水不勝五火，故目眥盲。是以衝風泣下而不止。夫風之中目也，陽氣內守于精，是火氣燔目，故見風則泣下也。有以比之，夫火故風生乃能雨，此之類也

此言淚不出者，由于心志之不悲。驗之人身之病，又譬之天之生雨，而自明也。蓋泣隨乎哭，哭本于心悲，心悲則神慈，神慈則志悲，志悲則泣出，泣出則淚下，淚下則涕從。本同類而并至者也。今哭泣而淚不出，或出而少涕者，何也？正以泣不出者，哭不悲也。不哭泣者，心不悲

而心之精爲神者不慈也神不慈者則腎不隨而腎爲精者亦不悲也心爲火火爲陽腎爲水水爲陰兩相持而輔之裝之泣安能獨來是以不泣則無淚無淚則無涕矣彼志之悲者心必悲水火相感神志俱悲火上衝陰則志往去于目而涕泣俱出也試觀人之厥者氣并于上則火獨光而目皆盲又觀人之風中于目者則陽氣得火而目淚下又觀天之火速風生者相持爲雨而降則凡淚涕俱下者非由于神志之俱往乎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九終

補遺

補刺法論第七十二（按此與後[illegible]篇有素問遺篇[illegible]）

（正所以發明此篇之義[illegible]等語大義見六元正紀大論中[illegible]至此二篇若得有于[illegible]故成五[illegible]而後不退位故不[illegible]剛失守而後三年成[illegible]守而後三年成治疫以不[illegible]旋也之左旋及治疫治[illegible]之義也不能治[illegible]剛柔失守之義也但[illegible]出秋傳不入宮本[illegible]于用于金[illegible]大[illegible]當不舍于金[illegible]蘇其化源之[illegible]氣資其[illegible]藥亦須[illegible]則心專[illegible]猶有雜[illegible]旋中論[illegible]有醉酒[illegible]氏可知也此篇以須窮刺法爲問故名篇）

黃帝問曰升降不前氣交有變即成暴鬱余已知之如何預救生靈可得卻乎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臣聞夫子言既明天元須窮刺法可以折鬱扶運補弱全真瀉盛蠲餘令除斯苦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升之不前即有甚凶也木欲升而天柱窒抑之木欲發鬱亦須待時當刺足厥陰之井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火欲發鬱亦須待時君火相火同刺包絡之滎土欲升而天衝窒抑之土欲發鬱亦須待時當刺足太陰之俞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金欲發鬱亦須待時當刺手太陰之經水欲升而天內窒抑之水欲發鬱亦須待時當刺足少陰之合

此言六元欲升天以作左間而逆天星中運抑之必致發鬱其法各有所刺也天元紀大論前六元正紀大論所謂六元亦即是天元也刺法者本篇名也天子者振移精變氣論則爲從作李也所謂折治也鬱除也升者自在泉右間而升爲天之左間也天柱金正之宮天蓬水正之宮天衝木正之宮天英火正之宮天內土神之應宮也後本病篇云辰戌之歲木氣升天主逢天柱勝而不前蓋言辰戌之歲太陽遷正作司天則往年陽明司天之歲厥陰在地以作右間者至此歲欲升天以作天之左間遇天柱金司勝之不前又庚辰庚戌金運先天中運之勝不前故此篇云木欲發鬱待時可散在人肝經爲病當刺足厥陰肝經之井穴大敦（足大指外端去爪甲如韭葉三毛中以手按穴得動脈鍼三分留六呼得氣急出之次刺左後刺右又可再分日用遠志湯吐之）

後本病篇云巳亥之歲君火升天主窒天蓬勝之不前又厥陰未遷正則少陰未得升天水運以至其中君火欲升而中水運抑之蓋言巳亥之歲厥陰遷正已作司天去年辰戌之歲少陰在地已作地之右間今歲升天欲作天之左間遇天蓬水司勝之不前又或遇厥陰未遷正則少陰未得升天又辛巳辛亥水運抑之故此篇云火欲發鬱待時可散（作火春分用火小滿卯郄發之時）

在人心經爲病是君火不升當刺手厥陰心包絡宮之滎穴勞宮（手掌中以手挾穴動脈應手刺三分留六呼得氣急出之先左後右[illegible]日後三浴以藥泄汗）

後本病篇云丑未之歲少陽升天主窒天蓬勝之不前又或遇太陰未遷正即少陽未升天水運以至者升天不前蓋言丑未之歲太陰遷正已作司天去年子午之歲少陽在地已作地之右間今歲升天欲作天之左間遇天蓬水司窒之不前又遇太陰未遷正即少陽未得升天故此篇云相火不升亦刺手厥陰心包絡之滎穴勞宮也

後本病篇云子午之歲太陰升天主窒天衝勝之不前又或遇壬子木運先天而至者中木運抑之升天不前蓋言子午之歲少陰遷正已作司天去年巳亥之歲太陰在地已作地之右間今歲升天欲作天之左間遇天衝木司勝之不前又或遇少陰未遷正則少陽木得升天又遇壬子壬午木運先天而至中運抑之故此篇云土欲發鬱待時而散在人脾經爲病當刺足太陰之俞穴太白（足內側核骨下陷者中鍼二分留七呼得氣急出之）

後本病篇云寅申之歲陽明升天主窒天英勝之不前又或遇戊寅戊申火運先天而至金欲升天火運抑之蓋言寅申之歲少陽相火遷正司天去年丑未之歲陽明在地已作地之右間今歲升天欲作天之左間遇

天英火司抑之，勝之不前。又或少陽未得遷正，則陽明未得升天。又遇戊寅戊申火運先天而至，則金欲升天，火運抑之，故此篇云金欲發鬱，待時而散，當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兩手寸口陷中動脈應手刺三分留三呼氣至急出之）。後本病篇云，卯酉之歲太陽升天，主窒天芮，勝之不前。又遇陽明未遷正，即太陽未升天。又遇己卯己酉土運以至，水欲勝天，土運抑之。故此篇云，水欲發鬱，待時而散，在人腎經爲病，當刺足少陰腎經之合穴陰谷（膝內輔骨後大筋下小筋上屈膝乃得刺四分留三呼氣至急出之）。

帝曰：升之不前，可以預備，願聞其降，可以先防。岐伯曰：既明其升，必達其降也。升降之道，皆可先治也。木欲降而地晶窒抑之，降而不入，抑之鬱發，散而可得位，降而鬱發，暴如天間之待時也。降而不下，鬱可速矣，降可折其所勝也，當刺手太陰之所出，刺手陽明之所入。火欲降而地玄窒抑之，降而不入，抑之鬱發，散而可矣，當折其所勝，可散其鬱，當刺足少陰之所出，刺足太陽之所入。土欲降而地蒼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鬱發，散而可入，當折其勝，可散其鬱，當刺足厥陰之所出，刺足少陽之所入。金欲降而地彤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鬱發，散而可入，當折其勝，可散其鬱，當刺心包絡所出，刺手少陽所入也。水欲降而地阜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鬱發，散而可入，當折其土，可散其鬱，當刺足太陰之所出，刺足陽明之所入。

此言六元欲入地以作左間，而逢地星中運抑之，必致發鬱，其法各有所刺也。地晶西方金司，地玄北方水司，地蒼東方木司，地彤南方火司，地阜中央土司。後本病篇云，丑未之歲厥陰降地，主窒地晶，勝而不前。又或遇少陰未退位，即厥陰未降下；金運已至，中運抑之，降之未下，抑之變鬱。益言丑未之歲太陰遷正，已作司天；去年子午之歲厥陰退位，已作天之右間，今歲欲入地以作地之左間，遇地晶金司降之不下，又遇少陰仍復布政，未得退位，故厥陰亦未降下。又遇乙丑乙未金運抑之，降之未下，抑之變鬱。故此篇云，降而鬱發，其急亦如升天左間之待時也。在人肝勝受病，須折其所勝，刺太陰肺經之井穴少商（手大指端內側去爪甲如韭葉刺一分留三呼氣至急出之），陽明大腸經之合穴曲池（肘外輔屈肘兩骨陷中刺一分氣半至急出之）。後本病篇云，寅申之歲少陰降地，主窒地玄，勝之不入。又或遇丙寅丙申水運太過，先天而至，君火欲降，水運承之，降而不下。益言寅申之歲少陽遷正，已作司天；去年丑未之歲少陰退位，已作天之右間，今歲入地欲作地之左間，遇地玄水司降之不下，又遇太陰未退位，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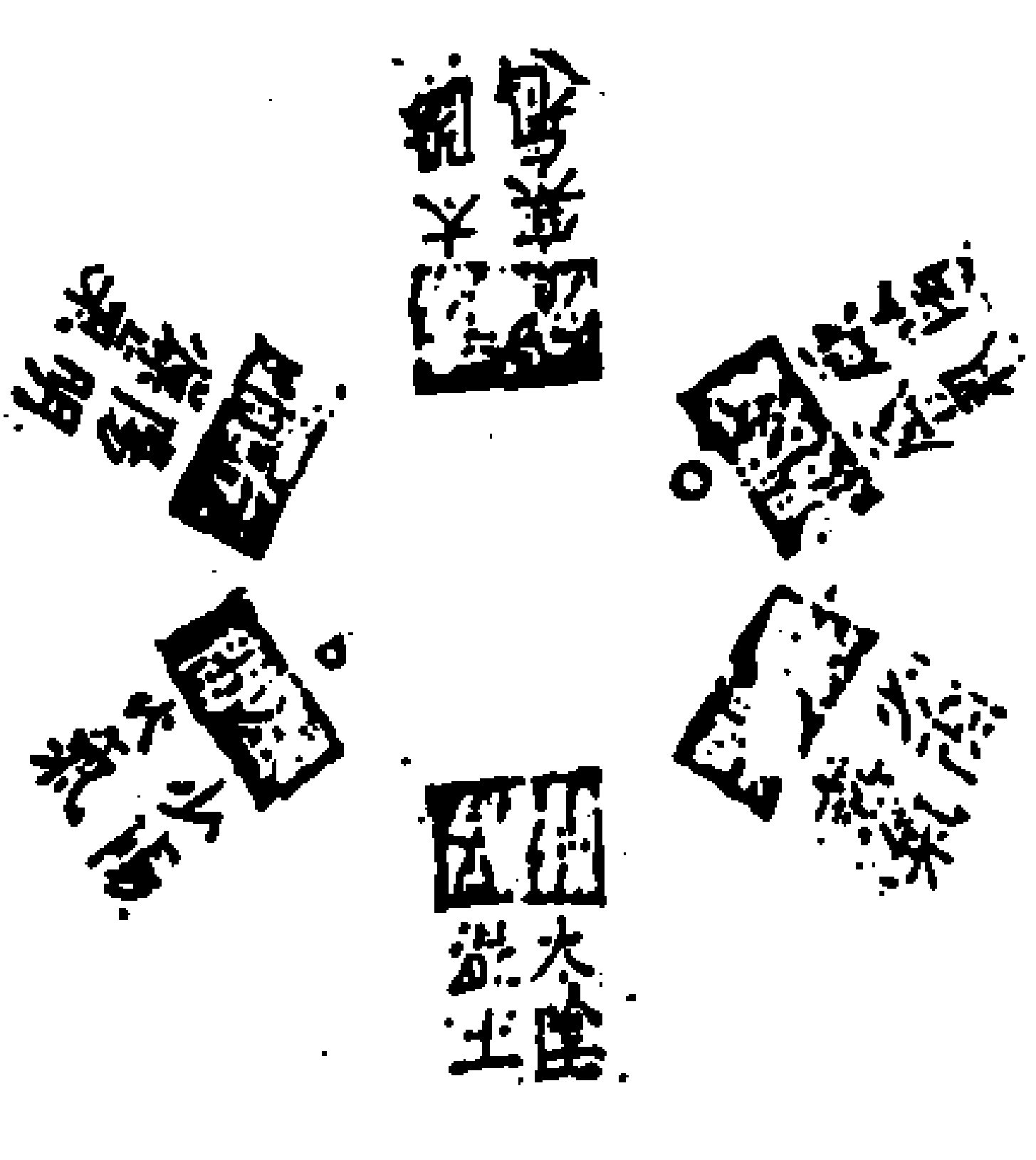
少陰未得降下。又遇丙寅丙申水運太過。先天而至遂運抑之降之不下。致抑之鬱發。故此篇云當折其所勝可散其鬱。在人心經受病。須刺足少陰腎經之井穴湧泉（足心陷中刺三分留三呼氣出急出之）足太陽膀胱經之合穴委中（膕中央約紋中刺五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　後本病篇云辰戌之歲少陽降地。主窒地玄勝之不入。又或遇水運太過。先天而至。水運承之。降而不下。蓋言辰戌之歲太陽遷正。已作司天。去年卯酉之歲少陽退位。已作天之右間。今歲入地。欲作地之左間。遇地玄水司降之不入。又遇陽明未退位則少陽未得降下。又遇丙辰丙戌水運太過。先天而至

降而不下。其刺法一如前少陰之所刺耳。　後本病篇云卯酉之歲太陰降地土窒地蒼勝之不入。又或少陽未退位。即太陰未得降。或木運以至（丁卯丁酉）木運承之降而不下。蓋言卯酉之歲陽明遷正。已作司天。去年寅申之歲太陰退位。已作天右間。今歲入地。欲作地左間。遇地蒼木司降之不下。又遇少陽未退位則太陰未得降又遇丁卯丁酉木運抑之降而不下。致抑之變鬱。故此篇云當折其所勝可散其鬱。在人脾經受病。當刺足厥陰肝經之井穴大敦（足大指端去爪甲如韭葉三毛中刺三分留十呼氣至急出之）足少陽膽經之合穴陽陵泉（膝下一寸箭外廉陷中刺六分留十呼待氣急出之）

後本病篇云。巳亥之歲陽明降地。土窒地彤勝而不入。又或遇太陽未退位。即陽明未得降。火運以至（癸巳癸亥）承之不下。蓋言巳亥之歲。今年厥陰遷正。已作司天。去年辰戌之歲陽明退位。已作天之右間。今歲入地。欲作地之左間。遇地彤窒之。降之不下。又遇太陽未退位則陽明未得降。又遇癸巳癸亥火運抑之。降而不下。故此篇云當折其所勝可散其鬱在人肺與大腸受病。當刺手厥陰心包絡經之井穴中衝（中指端去爪甲如韭葉刺一分留二呼氣至急出之）手少陽三焦經之合穴天井（肘後大骨後兩筋間陷中刺一分留十呼氣至急出之）　後本病篇云。子午之歲太陽降地主窒地阜勝

而不入。又或遇（甲子甲午）土運太過。先天而至。土運承之降而不入。蓋言子午之年少陰遷正。已作司天。去年巳亥之歲太陽退位。已作天之右間。今年入地。欲作地之左間。遇地阜土司勝之不入。又或遇甲子甲午土運抑之降而不入。故此篇云當折其所勝。可散其鬱。在人腎與膀胱經受病。當刺足太陰脾經之井穴隱白（足大指端內側去爪甲如韭葉刺一分留三呼氣至急出之）足陽明胃經之合穴三里（膝下三寸骱骨外廉兩筋間刺五分留十呼氣至急出之）

辰戌歲厥陰不升少陽不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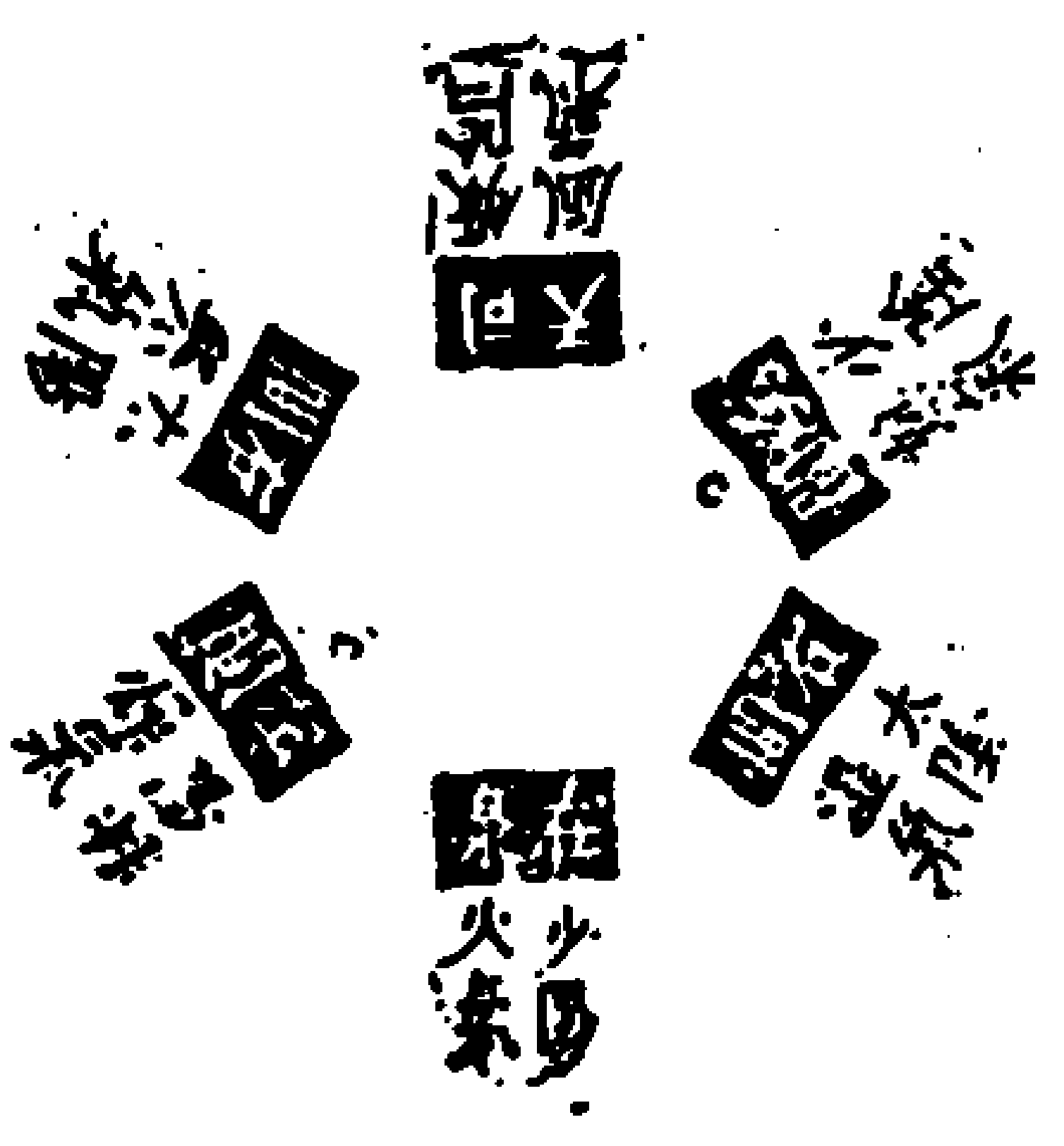


辰戌之歲木氣升之主逢天柱勝而不前又遇太陽未遷正則厥陰未得升天又遇庚辰庚戌金運勝之升而不前

凡未得升天以本年前天未得遷正為主故上行升凡未得降下以去年在天未得退位為主故未要降故至日歲歲太論曰司見若紀歲可[illegible]降背以司待為主也後天此為降[illegible]欲

辰戌之歲少陽降地主窒地玄勝之不入又遇陽明未退位則少陽未得降又遇丙辰丙戌太過水運承之降而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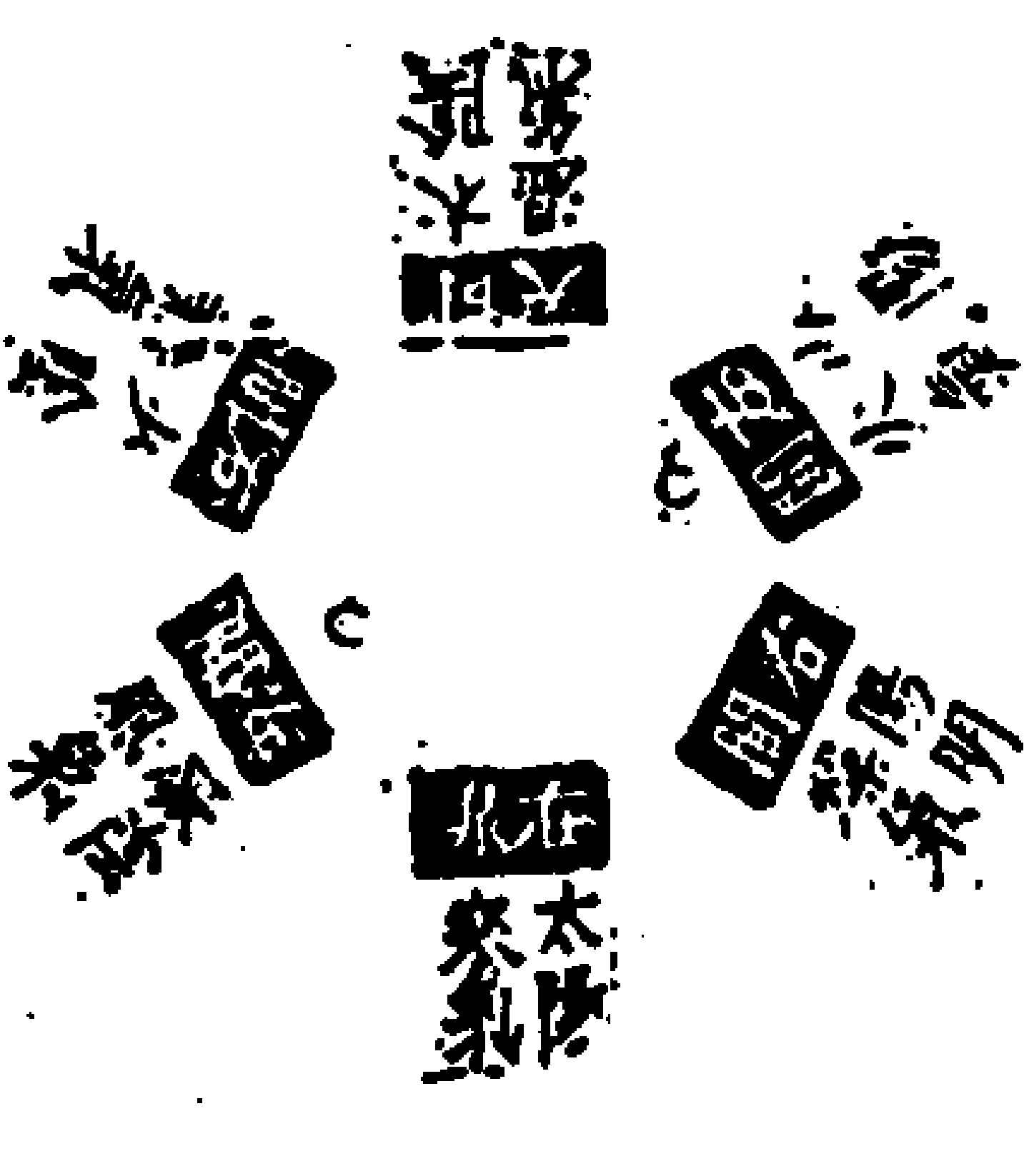
巳亥歲火不升陽明不降之圖



巳亥之歲君火欲升未遇天蓬升之不前又厥陰未遷正少陰未得升天又遇辛巳辛亥水運抑之升之不前

巳亥之歲陽明降地主窒地彤勝而不入又遇太陽未退位則陽明未得降又或遇癸巳癸亥火運承之降之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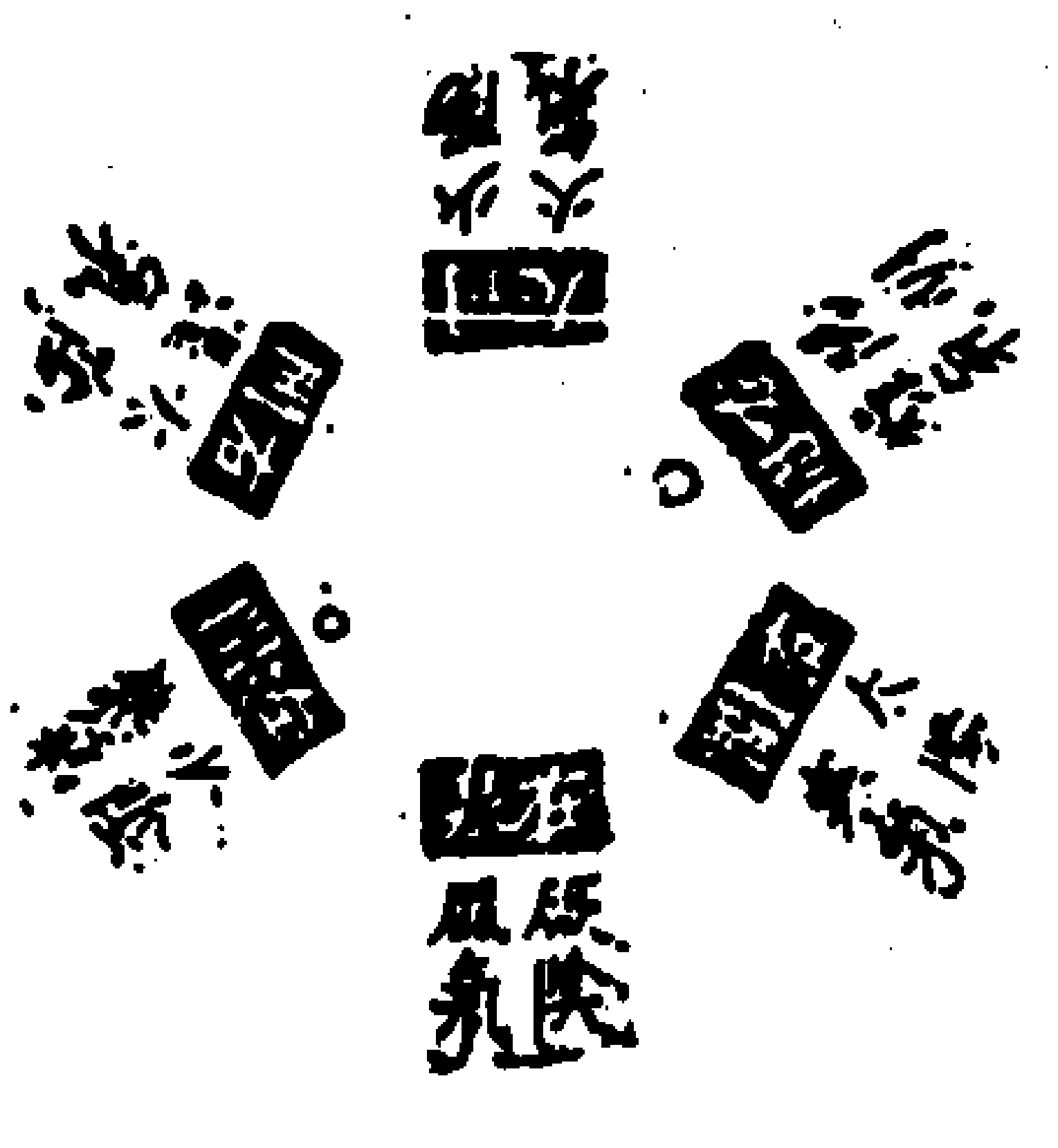
丑未歲少陽不升厥陰不降之圖



丑未之歲少陽升天主窒天蓬勝之不前又遇太陰未遷正則少陽未升天又遇辛丑辛未水運抑之升之不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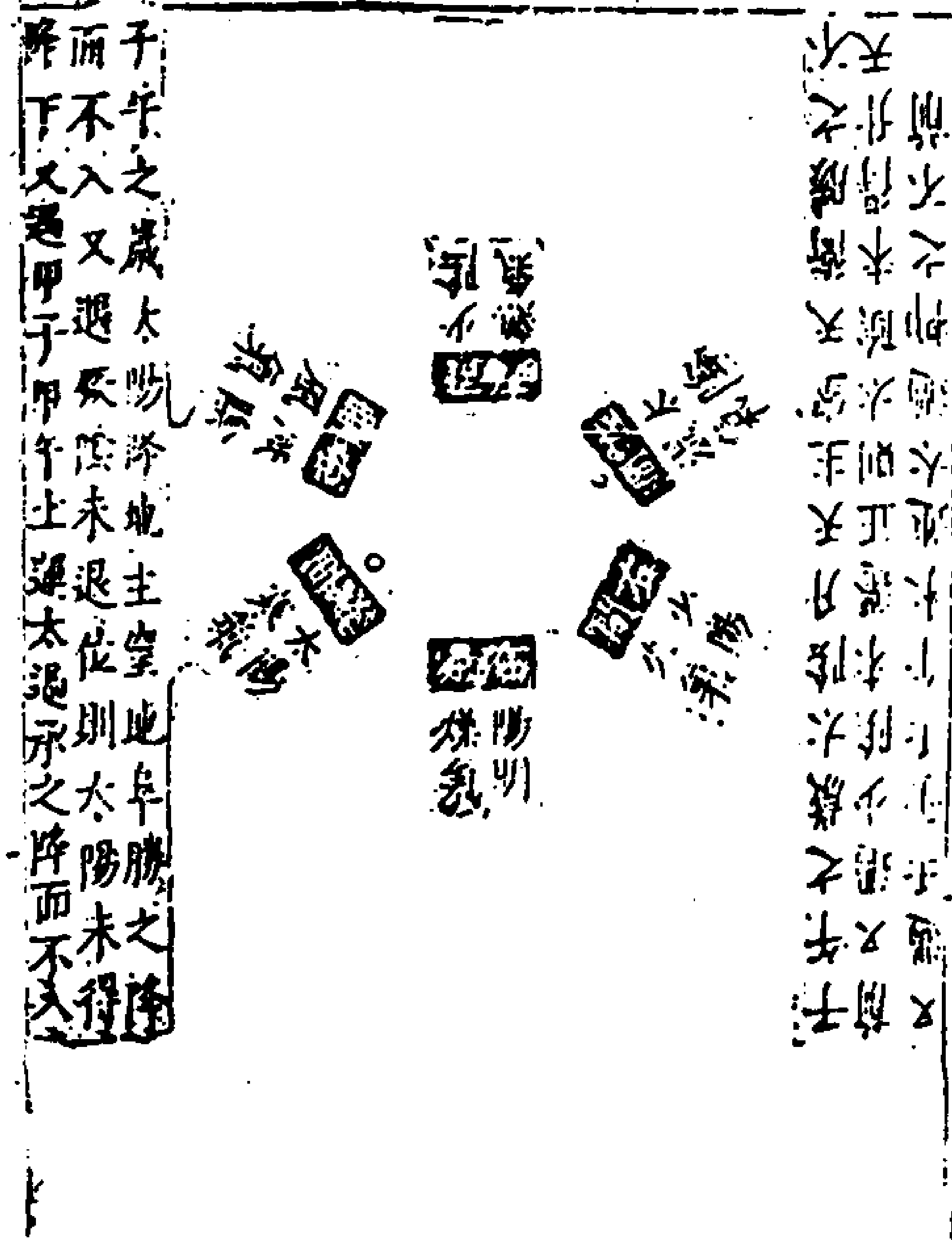
丑未之歲厥陰降地主窒地蒼勝而不前又遇少陰未退位則厥陰未得降下又遇乙丑乙未金運承之降而不下

寅申歲陽明不升少陰不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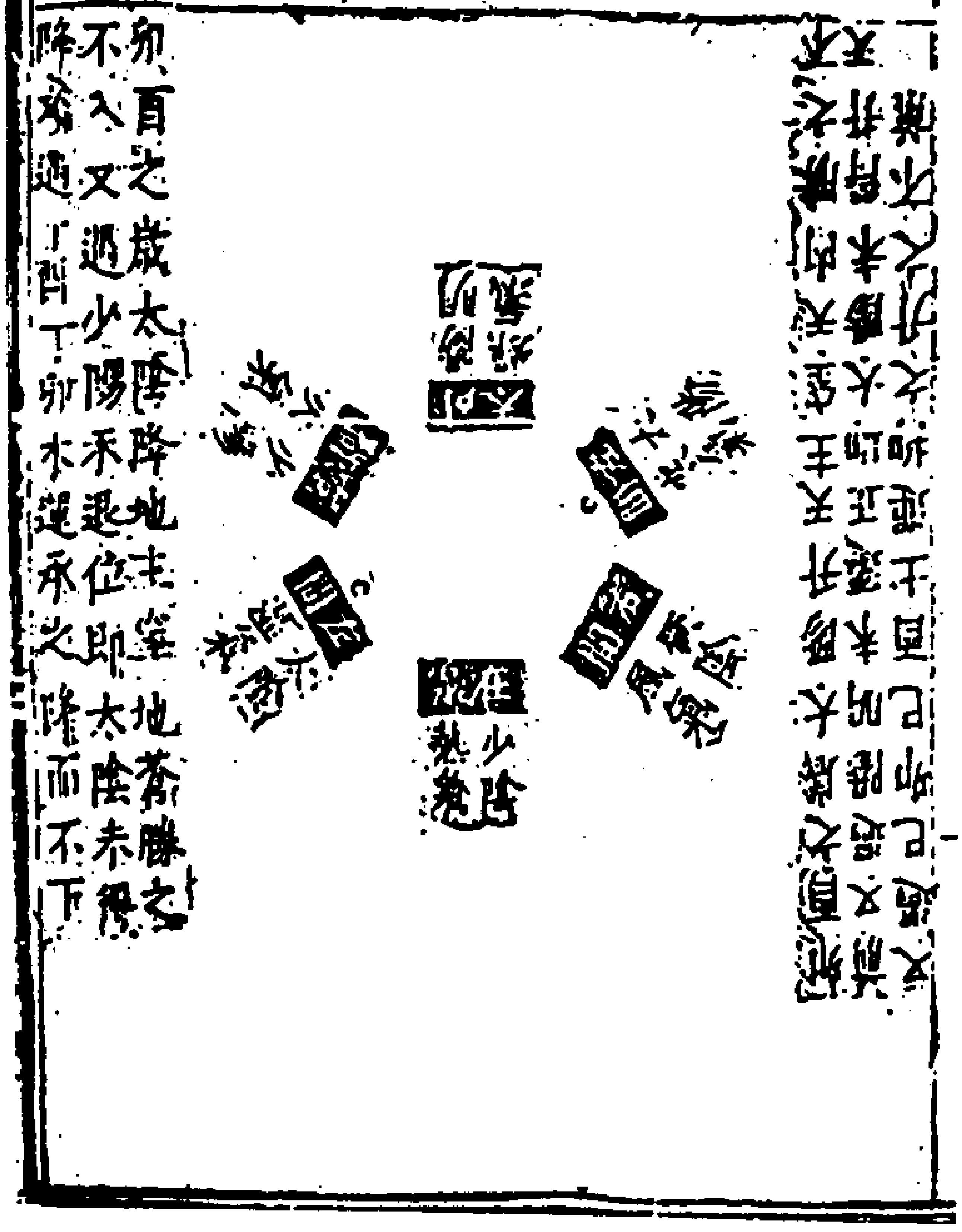
寅申之歲陽明升天主窒天英勝之不前又遇少陽未遷正則陽明未得升天又遇戊寅戊申小火運抑之升之不前

寅申之歲少陰降地主窒地玄勝之不入又遇太陰未退位則少陰未得降下又遇丙寅丙申水運太過承之降之不下



子午歲太陰不升太陽不降之圖

子午之歲太陰升天主窒天衝勝之不
前又遇少陰未遷正則太陰未得升天
又遇壬子壬午木運太過抑之不前
子午之歲太陽降地主窒地阜勝之降
而不入又遇癸亥未退位則太陽未得
降下又遇甲子甲午土運太過先天之降而不入
少陰
太陽
陽明



卯酉歲太陽不升太陰不降之圖

卯酉之歲太陽升天主窒天內勝之不
前又遇陽明未遷正即太陽未得升天
又遇己卯己酉土運抑之升之不前
卯酉之歲太陰降地主窒地蒼勝之
不入又遇少陽未退位即太陰未得
降下又遇丁卯丁酉木運承之降而不下
少陰

帝曰五運之至有前後與升降往來有所承抑之可得聞乎刺法岐伯曰當取其化源也是故太過取之不及資之太過取之次抑其鬱取其運之化源令折鬱氣不及扶資以扶運氣以避虛邪也資取之法令出密語

此承上文而言折其鬱氣資取化源之法也按六元正紀大論凡辰戌之紀陽明之紀等下有曰折其鬱氣取其化源者正此之謂也令出密語者乃玄珠密語也上文言木氣不升者刺肝本經而木氣不降者刺肺與大腸火氣不升者刺心包絡經而火氣不降者刺腎與膀胱土氣不升者刺脾本　而土氣不降者刺肝與膽金

氣不升者刺肺本經而金[illegible]降者刺三焦與心包絡水氣不升者刺腎本經而水氣不降者刺脾與胃者何也假如木氣不升則成鬱故寫肝經之鬱而木氣不降則爲勝我者之經故寫肺與大腸也皆折其鬱氣資其化源耳其所刺者則太過取之其不刺者乃不及則資之也

黃帝問曰升降之刺以知要領願聞司天未得遷正使司化之失其常政即萬化之或其皆妄然與民爲病可得先除欲濟群生願聞其說岐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問言其至理聖念慈憫欲濟群生臣乃盡陳斯道可申洞微太陽復

布即厥陰不遷正不遷正氣塞于上當寫足厥陰之所流厥陰復布少陰不遷正不遷正即氣塞于上當刺心包絡脉之所流少陰復布太陰不遷正不遷正即氣留于上當刺足太陰之所流太陰復布少陽不遷正不遷正則氣塞未通當刺手少陽之所流少陽復布則陽明不遷正不遷正則氣未通上當刺手太陰之所流陽明復布太陽不遷正不遷正則復塞其氣當刺足少陰之所流

此言司天未得遷正之義而有刺民病之法也後本病篇云正司中位是謂遷正位司天不得其遷正者即前司天已遇交司之日即遇司天太過有餘日也即仍舊

治天數新司天未得遷正也辰戌之後巳亥繼之今太陽復布其政則厥陰不得遷正以司天在人肝經為病氣塞于上當寫足厥陰肝經之滎穴行間（足大指動脈應手陷中刺六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巳亥之後子午繼之今厥陰復布其政則少陰不得遷正以司天在人心經為病氣塞于上當刺心包絡經之滎穴勞宮（掌中央刺三分留六呼氣至急出之）子午之後丑未繼之今少陰復布其政則太陰不得遷正以司天在人脾經為病氣塞于上當寫足太陰（脾經）之滎穴大都（足大指本節後陷中刺三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丑未之後寅申繼之今太陰復布其政則少陽不得遷正以司天在人三焦為病氣塞于上當刺手少陽三焦經之滎穴液門（[illegible]刺二分留三呼氣至急出之）寅申之後卯酉繼之今少陽復布其政則陽明不得遷正以司天在人肺經為病氣塞于上當寫手太陰肺經之滎穴魚際（手大指本節後內側散脈中刺二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卯酉之後辰戌繼之今陽明復布其政則太陽不得遷正以司天在人腎經為病復塞其氣當刺足少陰腎經之滎穴然谷（足內踝前起骨下刺三分留七呼氣急至之）

帝曰遷正不前已通其要願聞不退欲折其餘無令過失可得明乎岐伯曰氣過有餘復作布正是名不退位也使地氣不得後化新司天未可遷正故復布化令如故也巳

亥之歲天數有餘故厥陰不退位也風行于上木化布天當刺足厥陰之所入子午之歲天數有餘故少陰不退位也熱行于上火餘化布天當刺手厥陰之所入丑未之歲天數有餘故太陰不退位也濕行于上雨化布天當刺足太陰之所入寅申之歲天數有餘故少陽不退位也熱行于上火化布天當刺手少陽之所入卯酉之歲天數有餘故陽明不退位也當刺手太陰之所入辰戌之歲天數有餘故太陽不退位也寒行于上凛水化布天當刺足少陰之所入故天地氣逆化成民病以法刺之預可平痾

此言不退位之義而民病有當刺之法也但言氣過有

餘復作布政是名不退位也使當退位而不退位故當遷正而不遷正其歲本相因也地氣不得後化者惟司天不得遷正則降地者不得降而施其化也巳亥之歲天數有餘故厥陰不退位至子午之歲猶尚治天在人肝氣有餘當刺足厥陰肝經之合穴曲泉（膝內輔骨下大筋上小筋下陷中屈膝乃得之刺六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子午之歲天數有餘故少陰不退位至丑未之歲猶尚治天在人心氣有餘當刺手厥陰心包絡經之合穴曲澤（肘內廉下陷中屈手取之刺三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丑未之歲天數有餘故太陰不退位至寅申之歲猶尚治天在人脾氣有餘當刺足太陰脾經之合穴陰陵泉（內側輔骨下陷中刺五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寅申之歲天數有餘故少陽不退位至卯酉之歲猶尚治天在人三焦之氣有餘當刺手少陽三焦經之合穴天井（肘外大骨後肘上後一寸兩筋間陷中屈肘得之刺三分留七呼氣至急出之）卯酉之歲天數有餘故陽明不退位至辰戌之歲猶尚治天在人肺氣有餘當刺手太陰肺經之合穴尺澤（肘約紋中動脈應手刺三分留三呼氣至急出之）辰戌之歲天數有餘故太陽不退位也至巳亥之歲猶尚治天在人腎氣有餘當刺足少陰腎經之合穴陰谷（膝下內輔骨後大筋下小筋上屈膝得之刺三分留三呼氣至急出之）

黃帝問曰剛柔二干失守其位使天運之氣皆虛乎與民

爲病可得平乎岐伯曰深乎哉問明其奧旨天地迭移三年化疫是謂根之可見必有逃門假令甲子剛柔失守剛未正柔孤而有虧時序不令即音律非從如此三年變大疫也詳其微甚察其淺深欲至而可刺刺之當先補腎俞次三日可刺足太陰之所注又有下位己卯不至而甲子孤立者次三年作土癘其法補瀉一如甲子同法也其刺已畢又不須夜行及遠行令七日潔清靜齋戒所有自來腎有久病者可以寅時面向南淨神不亂思閉氣不息七遍以引頸嚥氣順之如嚥甚硬物如此七遍後餌舌下津令無數假令丙寅剛柔失守上剛干失守下柔不可獨主之中水運非太過不可執法而定之布天有餘而失守上正天地不合即律呂音異如此即天運失序後三年變疫詳其微甚差有大小徐至即後三年至甚即首三年當先補心俞次五日可刺腎之所入又有下位地甲子辛巳柔不附剛亦名失守即地運皆虛後三年變水癘即刺法皆如此矣其刺如畢慎其大喜欲情于中如不忌即其氣復散也令靜七日心欲實令少思假令庚辰剛柔失守上位失守下位無合乙庚金運故非相招布天未退中運勝來上下相錯謂之失守姑洗林鐘商音不應也如此即天運化易三年變大疫詳其天數差有微甚微即微三年至甚

即甚三年至。當先補肝俞，次三日可刺肺之所行。刺畢，可靜神七日，慎勿大怒，怒必真氣却散之。又或在下地甲子乙未失守者，即乙柔干，即上庚獨治之，亦名失守者，即問孤主之。三年變癘，名曰金癘，其至待時也。詳其地數之等差，亦推其微甚，可知遲速耳。諸位乙庚失守，刺法同。肝欲平，即勿怒。假令壬午剛柔失守，上壬未遷正，下丁獨然，即雖陽年，虧及不同，上下失守，相招其有期，差之微甚，各有其數也。律呂二角，失而不和，同音有日，微甚如見，三年大疫。當刺脾之俞，次三日可刺肝之所出也。刺畢，靜神七日，勿大醉歌樂，其氣復散，又勿飽食，勿食生物，欲令脾實，

氣無滯飽，無久坐，食無大酸，無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其位，未得中司，即氣不當位，下不與壬奉合者，亦名失守，非名合德，故柔不附剛，即地運不合，三年變癘，其刺法一如木疫之法。假令戊申剛柔失守，戊癸雖火運，陽年不太過也，上失其剛，柔地獨主，其氣不正，故有邪干，迭移其位，差有淺深，欲至將合，音律先同，如此天運失時，三年之中，火疫至矣。當刺肺之俞，刺畢，靜神七日，勿大悲傷也，悲傷即肺動，而其氣復散也。人欲實肺者，要在息氣也。又或地下甲子癸亥失守者，即柔失守位也，即上失其剛也。即亦名戊癸不相合德者也，即運與地

虛，後三年變癘，即名火癘，是故立地五年，以明失守，以窮法刺，于是疫之與癘，即是上下剛柔之名也，窮歸一體也。即刺疫法，只有五法，是總其諸位失守，故只歸五行而統之也。

此詳言剛柔失守之義也。後本病篇云：假令甲子陽年，土運太窒，如癸亥天數有餘者，年雖交得甲子，厥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陽明在泉，去歲少陽已作地之右間，即厥陰之地陽明，故不相和奉者也。癸巳相會，土運太過虛反受木勝，故非太過也。何以言土運太過？況黃鍾不應太窒，木既勝而金還復，金既復而少陰如至，即木

勝如火而金復微，如此則甲己失守，後三年化成土疫，晚至丁卯，早至丙寅，土疫至也。大小善惡，推其天地詳乎太乙。又只如甲子年，如甲至子而合，應交司而治天，即下己卯未遷正，而戊寅少陽未退位者，亦甲己下有合也，即土運非太過，而木乃乘虛而勝土也，金次又行復勝之，即反邪化也。陰陽天地殊異爾，故其大小善惡一如天地之法旨也。蓋言甲子本陽年，土運太過，而氣亦太窒，去年癸亥天數有餘，今年雖交甲子，去年厥陰猶尚治天，然司地既已遷正，陽明在泉，去年少陽司地，今已退位，而作地之右間，但厥陰猶在天，則地之陽明

乃金上刑木。不相和柔。癸亥在天，巳卯在泉，天地不合徳，故癸巳相會，土運太過者爲虛，反受木勝，其音黄鍾不應太窒。今氣太過而窒，反受木勝，則土之子金必還復之。金既復之，如少陰一來司天，即水雖勝之，其如火至則金又必微。若此者，乃甲巳失守，則失其守，後三年化成土疫，遲則至巳卯年，早則至丙寅年，而發斯時。土疫當至，凡土疫或大或小，或善或惡，推其本年得當司天之數，詳其病時太乙遊于何宮。（義見靈樞九宮八風篇）則大小善惡之異辨矣。此乃司天之失守，至于在泉之失守者，何如。又只如甲子年合應交司治天，矣即巳卯者陽明也，未得遷正在泉，而去年少陽未得退位，猶尚在泉，亦甲巳下有所合。今甲與戊相對，子與寅配位，雖土運非太過，而木亦乘虛勝土，土之子金。又行復以勝之，後三年化爲土癘，其狀一如土疫，蓋疫自天來，癘從地至，即交生邪化也。（邪化義見六元正紀大論）要之陰陽之分，特有天地之異，然癘之大小善惡，其法與天疫無異。故此篇云：假令甲子剛柔失守，剛未正，柔孤而有虧（云云）。所謂剛未正者，即甲子未得遷正司天也，柔孤而虧者，即巳卯未得遷正司地也。然土疫至者，其腎必虛，當先補腎俞，（在十四推下兩旁各開一寸半，未刺時先口銜鍼煖而用之，用員利鍼，臨刺呪，呪曰：玉帝上真，六甲玄靈，氣符至陰，百邪閉理，念三

遍，自口中取鍼，先刺二分，留六呼，次入鍼至三分，動氣至而徐徐出鍼，以手捫之，令受鍼人咽氣三次，又可定神魂也）又次三日，刺足太陰脾經之俞穴太白，所以瀉其土氣也。（虛經本輸，舊云所注爲俞，在內踝核骨下陷中，先以口銜鍼令溫，欲下鍼時呪曰：帝扶天形，護命成靈，誦之三過，乃刺三分，留七呼，動氣至而急出其鍼）又在泉下位巳卯未遷正，而戊寅少陽未退位，則在運雖非太過，而木乃乘虛勝土，次三年亦作土癘，其法補瀉，一如甲子同法也。（即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及巳丑巳亥巳酉巳未巳巳巳卯巳未巳上下失守皆皆此一法也）但其所刺巳畢，又必有法，如不須夜行（云云）也。後本病篇云：假令丙寅陽年太過，如乙丑天數有餘者，雖交得丙寅，太陰尚治天也，地巳遷正，厥陰司地，去歲太陽巳作右

間，即天太陰，而地厥陰，故地不奉天化也。乙辛相會，水運太虛，反受土勝，故非太過，即太簇之管太羽不應，土勝而雨化，水復即風，此者丙辛失守，其會後三年化成水疫，晚至巳巳，早至戊辰，甚即速，微即徐，水疫至也，大小善惡推其天地數，乃太乙遊宮。又只如丙寅年丙至寅且合應交司而治天，即辛巳未得遷正，而庚辰太陽未退位者，亦丙辛不合德也，即水運亦小虛而小勝，或有復後三年化癘，名曰水癘，其狀如水疫，治法如前。蓋言丙寅陽年太過，去歲乙丑天數有餘，雖交得丙寅，太陰猶尚治天，然地巳遷正，厥陰巳在泉，去年太陽退位

已作地之右間。即司天太陰。而司地厥陰。則水剛于上不奉天化。乃乙丑與辛巳辛亥相會。水運太虛。反受土勝。故雖水非太過。其太簇之宮太羽不應。土勝而爲雨化。水之子木來復之。則爲風也。若此者。丙辛失守其會。後三年化成水疫。遲則自丙寅至己巳四年而發。早則自丙寅至戊辰三年而發。其甚微在徐速間。凡水疫之大小善惡。當推其本年司天司地之數。及太一出遊之宮可也。至于在泉之失守者何如。又只如丙寅年少陽至作司天。即辛巳厥陰未得遷正在泉。而庚辰太陽未得退位。亦丙辛不相合也。即水運亦小虛小勝。或有所復。後三年化爲水癘。治法一如司天之法耳。故此篇云假如丙寅剛柔失守。丙未遷正。治天。下辛巳獨治其泉上位。丙失其剛干。故中水運不得爲太過。反受土勝之。下文曰上剛干失守。下柔不可獨主之。中水運非太過。不可以諸丙年。作爲水之太過。當推之司天之數。而知有餘不可執法而定之。太陰尚治天。布天有餘。而丙寅先守上正。乃天地不合。即律呂之音亦異。所謂柔干至而呂有音應。剛干未遷。而律管無聲。則少羽鳴響。而太羽無聲也。如此。即天運失守。後三年變成水疫。甚則三年至戊辰。微則至己巳。但水疫必來剋火。當先補心俞（背第五椎下兩旁各開一寸半用員利鍼于口小嚼溫煖次以手按穴得氣動乃咒曰太始上清丹元守靈補之二次過先想火光于穴下然後刺一寸半留七呼得氣次進鍼三分以手彈之令氣至而下鍼得動氣至而徐徐出鍼次又以手捫其穴令受鍼人閉氣三息而嚥氣也）次五日可刺腎之合穴陰谷。（在膝內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用員利鍼口中溫鍼先以手按穴乃咒曰太微帝君五氣及滋六辛都司英黑雲氣之一鍼刺四分留動氣至急出之）又有下位地甲子辛巳。柔不附剛。亦名失守。即地運皆虛。後三年變水癘。即刺法皆如此矣。斯前本病所謂辛巳未得遷正。而庚辰太陽未得退位者。亦丙辛不合德云云也（即丙子午丙寅丙申丙辰丙戌辛丑辛未辛卯辛酉辛巳辛亥如此上下失守皆招大小刺之）但其刺已畢。又必慎其大喜云云也。後本病篇云。假如庚辰陽年太過。

如己卯天數有餘者。雖交得庚辰年。陽明猶尚治天。地已遷正。太陰司地。去年少陰已作右間。即司天陽明而司地太陰。土上生金。地下奉天至于上爲乙而下爲巳。乙巳相會。則金運太虛。反受火勝。故非太過也。即姑洗之宮太商不應。火勝熱化。金之子水復之。則爲寒刑。若此者。乙庚失守。其後三年。當化成金疫。速則自庚辰至壬午年而發。徐則自庚辰至癸未年而發。又當推其本年司天在泉之數。及太一出遊之宮可也。其在泉之失守者何如。又只如庚辰司天。應時遷正而治天。即下乙未未得遷正。乃地下甲午少陰未得退位。是乙庚未合

德也即下乙未干失其剛亦金運小虛也有小勝或無復後三年化癘名曰金癘其狀如金疫也故此篇云假如庚辰剛柔失守蓋言乙得其位上失其庚所謂柔失其剛也雖得其歲即庚未得中位也乙得下位以治其地上位庚失其剛干故中金運不得太過反受火勝之也且乙未在下主地孤立上無剛干正之天運已虛所謂上位失守下位無合也姑洗上管庚辰太商不如林鍾下管乙未少商獨應如此者即天運化易三年變爲金疫詳其天數差有微甚大差七分即氣過一百五日爲甚甚則三年而至小差五分即氣過七十五日爲

微微亦三年而至但金疫必尅肝木當先補肝俞（在背弟九推兩旁各一寸半用員利鍼以口溫燥先以手按穴得動氣即下鍼呪曰氣從始清赤符六丁左旋着坡方入黃庭誦之三遍先想青氣于穴下然後刺之三分得氣進鍼入五分動氣至徐徐出鍼以手捫穴令受鍼人無氣）次三日可刺肺之經穴經渠（在手寸口陷中用員利鍼口內溫燥先以左手按穴呪曰太始上真五符帝君元和負合司入其神誦三遍刺三分留三呼氣至急出鍼）鍼畢可靜神七日（云云）也又或在下地甲子乙未失守者即乙柔干失守即上庚獨治之三年變爲金癘速則一二年遲則三年而至推其遲速詳其本年之地數與太一出遊之宮凡諸位乙庚失守其刺法同但肝欲平勿怒可也

後本病篇云假令壬午陽年太過如辛巳天數有餘[illegible]交壬午厥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丁酉陽明在泉去歲丙申少陽已作地之右間即天爲厥陰地爲陽明無二刑化也不奉天須知丁酉與辛巳不相合德令丁辛雖相會木運太虛反受金勝故非太過即蕤賓之管太角不應金來傷木則金行燥勝木之子火化熱復即三年化成風疫甚則速微則徐其疫之大小善惡當推本年之天數與太一出遊之宮可也在泉之失守者何如又只如至壬午應時遷正治天其下丁酉未得遷正即地下丙申少陽未得退位即壬丙相對午申相配乃丁壬不得合德此謂失守即丁柔干失剛亦木運小虛有

小勝小復後三年化爲木癘其狀如風疫治法如前（可法吋而希之）故此篇云假令壬午剛柔失守下得其位上失其主即司天布正木運反虛雖交歲而天未遷正中運勝之即地見丁酉獨主其運故行燥勝天未熱化是名二虛上壬未遷正下丁獨然即雖陽年虧及不同此謂上下失守必得天數復位始爲相招其有期差之微甚各有其數上律蕤賓下呂南呂上太角不應下少角應故二角失而不和也候壬午遷正之日即上下角同聲相應微甚如見三年大疫微則至乙酉年而至甚則至甲申年而至其速微徐也脾虛必受其殃當補脾俞（在背十一推下）

（兩旁各開一寸半動脈應手用員利鍼時口中溫煖刺之呪曰五精智精六甲玄靈帝符元符太帝多真消之三遍先想黃氣于穴下刺二分候氣至即進之又待動氣即進之二進各一分留五呼即徐徐出鍼以手捫之令其人不息三遍嚥津）次三日可刺肝之井穴大敦（在大指端去爪甲外也叢用員利鍼口中溫煖刺之呪曰真靈至玄大道其然五神名位氣守三四三次持三分留十呼動氣至出鍼）刺畢靜神七日（云云）也在泉之失守者何如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其位未得遷正以爲正司即氣不當位下爲丁酉上不與壬午奉合亦名失守乃柔不附剛即地運不合三年變爲木癘又名風癘其刺法一如木疫之法耳　後本病篇云假令戊申陽年太過去年丁未天數有餘者未得退位今年雖交戊申太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厥陰在泉即癸亥巳治地去年壬戌太陽巳退位作地右間即天丁未地癸亥木上刑土不奉天化丁癸相會火運太虛反受水勝也非（戊癸）相合故火運不應夷則之管上太徵不應下管癸亥少徵應之即下見癸亥主司地同年不相應即上下天地不相合德故不相應此戊癸失守其會後三年化爲火疫速至三年庚戌而發其疫之大小善惡當推疫至之年內合司天在泉之數及太一出遊之宮可也在泉之失守者何如又只如戊申少陽已應時遷正司天其下癸亥未得遷正即（地下）壬戌太陽未退位故癸亥未得遷正也即戊壬相

對申戊相配此非戊癸合德乃下柔干失守見火運小虛有小勝或無復後三年化爲火癘治法一如前治火疫之法耳可寒之泄之也故此篇云假令戊申剛柔失守盖言戊與癸合天地二甲子即戊申合癸亥今下位癸亥主地正司上位戊申過丁未天數未退而後布天故戊癸不合剛柔失守戊未正司癸下獨治故雖陽年不爲太過反受水勝正曰上失其剛柔地獨主其氣不正故有水邪干之天數過甚亦有多少然至將合必得音律相同如此天運失時三年之中火疫至矣當補[illegible]防火之疫（背後第三椎下兩旁各開一寸半動脈應手用員利鍼口中溫煖先以手按穴乃刺之呪曰真沖開揮氣灌元神帝符反本位合北鄰三遍刺二分留氣欲至想白氣于穴下次進一分得氣至徐出鍼以手捫之）刺畢靜神七日（云云）也又或地下甲子癸亥失守者即柔失守位即上失其剛亦名戊癸不相合德即運與地虛後三年變爲火癘其刺法一如治火疫之法耳

黃帝曰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天牝從來復得其往氣出于腦即不邪干氣出于腦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將入于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出左行于東化作林木次想白氣自肺而出

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氣護身之畢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後可入于疫室又一法于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又一法于雨水日後三浴以藥泄汗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兩水磨雄黃一兩葉子雌黃一兩紫金半兩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築地實不用爐不須藥制用火二十斤煅之也七日終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藥地中七日取出順日研之三日煉白沙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東吸日華氣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氣嚥之服十粒

無疫干也

天牝者鼻也（老子謂之玄牝之門）毒氣從鼻而來可嚏之從鼻而出想五氣畢後另各可行一法其一法于春分日日未出而吐之（用遠志去心以水煎之飲二盞吐之不疫）其一法雨水後三浴以藥泄汗可以免疫其一法辰砂紫金雌雄二黃俱爲末製用如後法

黃帝問曰人虛即神遊失守位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何以全真願聞刺法岐伯稽首再拜曰昭乎哉問謂神移失守雖在其體然不致死或有邪干故令夭壽只如厥陰失守天以虛人氣肝虛感天重虛即魂遊于上邪干厥大氣身遊猶可刺之刺其足少陽之所過復刺肝之俞人病心虛又遇君相二火司天失守感而三虛遇火不及黑尸鬼犯之令人暴亡可刺手少陽之所過復刺心俞人脾病又遇太陰司天失守感而三虛又遇土不及青尸鬼邪犯之于人令人暴亡可刺足陽明之所過復刺脾之俞人肺病遇陽明司天失守感而三虛又遇金不及有赤尸鬼干人令人暴亡可刺手陽明之所過復刺肺俞人腎病又遇太陽司天失守感而三虛又遇水運不及之年有黃尸鬼干犯人正氣吸人神魂致暴亡可刺足太陽之所過復刺腎俞（以通）已

後本病篇云人或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即傷肝也又遇厥陰司天天數不及即少陰作接間至是謂天虛也此謂天虛人虛也又遇疾走恐懼汗出于肝（此語見經脈別論）肝爲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見靈蘭秘典論）神位失守神光不聚又遇木不及年或丁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或厥陰司天虛也有白尸鬼犯之令人暴亡也並言恚怒傷肝則人虛矣又厥陰司天少陰接至又木不及壬丁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是天虛也又汗出于肝是謂三虛白尸鬼見之金尅木也故此篇云只如厥陰失守（云云）也魂遊于上無左（英君神遊于上下神光不聚）刺足少陽膽經之原穴坵墟（足分踝下如前陷中）

（上臨泣五寸用毫鍼于人近體煖鍼以左手按穴咒曰太上元君常君其左拘之三魂三遍次呼三魂名爽靈胎光幽精三遍次想青龍于穴下刺三分留三呼次徐徐出鍼視令人按氣于口中[illegible]之）次刺肝俞（背第九椎下兩旁各開一寸半用毫鍼着身溫之左手按穴咒曰太微帝君元英制魂真元及本令入青雲又呵三魂如前三遍刺三分留三呼次進二分留三呼復退鍼至三留一呼徐徐出即氣又而復活）

後本病論云：人憂愁思慮即傷心，又或遇少陰司天，天數不及，太陰作接間至，即謂天虛也，此即人氣天氣同虛也。又遇驚而奪精，汗出于心（見經脈別論），因而三虛，神明失守。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見靈蘭秘典論），神失守位，即神遊上丹田，在帝太一帝君泥丸君下（太一帝君在頭曰泥丸君總眾神也）。神既失守，神光不聚，却遇火不及之歲，有黑尸鬼見之，令人暴亡。故此篇云：人病心虛，又遇君云云也。刺手少陽三焦經之原穴者，陽池也（手表腕上陷中用毫鍼溫煖以左手按穴咒曰太一帝君泥丸總神丹無黑氣來復其真三遍想赤鳳于穴下刺二分留七呼次進一分留三呼後退留一呼徐徐手捫其穴即令復活也）。復刺心俞（背第五椎下兩旁各一寸半用毫鍼着身溫煖以手按穴咒曰丹房守靈五帝上青陽和布體來入黃庭三遍刺七分留一呼次進一分留徐徐退至二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

後本病篇云：人飲食勞倦即傷脾，又或遇太陰司天，天數不及，即少陽作接間至，即謂之虛也，此即人氣虛而天氣虛也。又遇飲食飽甚，汗出于胃（見經脈別論），醉飽行房，汗出于脾，因而三虛，脾神失守。脾為諫議之官，知周出焉，神既失守，神光失位而不聚也，却遇土不及之年，或己年或甲年失守，或太陰天虛，青尸鬼見之，令人卒亡。故此篇云：人脾病云云也。刺足陽明胃經之原穴者，衝陽也（在足跗上骨間動脈去陷谷三寸用毫鍼着人身溫煖以手按穴咒曰常在魂庭始清太宰元和布氣六甲及真三遍先想黃庭于穴下刺三分留三呼次進三分留七呼徐徐退而以手捫之）。復刺脾俞（背第十一椎下兩旁各開一寸半用毫鍼人身溫煖以左手按穴咒曰太始乾位總統坤元黃庭真氣來復遊全三遍刺三分留二呼進至五分動氣至徐徐出鍼）。

後本病篇缺。肺經脈別論：無汗出于肺。此篇云：人肺病云云。刺手陽明大腸之原穴合谷（手大指次指間用毫鍼着人身溫煖以左手按穴咒曰青氣真全帝符日元七魄歸右今復本田三遍想白氣于穴下刺二分留三呼次進鍼五分留三呼復退一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復活也）。復刺肺俞（肺俞在背第三椎下兩旁各一

寸半用毫鍼着體溫鍼先以手按其穴咒曰左元真人六合氣賓天符帝力來入其司誦之三遍鍼入一寸半留三呼次進二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也）。

後本病篇云：人久坐濕地，強力入水即傷腎，腎為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因而三虛，腎神失守，神志失位，神光不聚，却遇水不及之年，或辛不會符，或丙年失守，或太陽司天天虛，有黃尸鬼至，見之令人暴亡。故此篇云：人腎病云云也。刺足太陽膀胱經之原穴者，京骨也（在足外踝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中用毫鍼着人身溫煖以左手按穴咒曰元陽育嬰五老及真泥丸玄華補精長存想黑氣于穴下刺一分留三呼進至上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穴）。又刺腎俞（在背第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半用毫鍼着內溫煖以左手按穴咒曰天玄日晶太和昆靈真元內守持入始清三遍刺三分留三呼次進五分留三呼徐徐出鍼以手捫之）。

黃帝問曰十二藏之相使神失位使神彩之不圓恐邪干犯治之可刺願聞其要歧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問至理道真宗此非聖帝焉究斯源是謂氣神合道契符上天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可刺手少陰之源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可刺手太陰之源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可刺足厥陰之源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可刺足少陽之源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可刺心包絡所流脾爲諫議之官知周出焉可刺脾之源胃爲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可刺胃之源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可刺大腸之源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可刺小腸之源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刺其腎之源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刺三焦之源膀胱者州都之官精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刺膀胱之源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

神彩者凡五藏六府神全則有光彩貝滑形現于外也

自心者君主之官至末見素問靈蘭秘典論惟脾爲諫議之官知周出焉胃爲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則靈蘭秘典論止曰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與此異下具（釋義）

凡刺各經之原者皆所以補之也六府以原穴爲原五藏以俞穴爲原刺手少陰之原穴者神門也（在掌後銳骨端陷中用長鍼以口內溫鍼刺三分留三呼進一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illegible]復瀉）刺手太陰肺經之原穴者太淵也（在掌後大筋一寸半陷中用長鍼口內溫之以左手按穴刺三分留三呼動氣至徐徐出鍼以手捫穴）刺足厥陰肝經原穴者太衝也（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用長鍼口中溫之以左手按穴刺三分留三呼進二分留二呼徐徐出鍼以手捫穴）刺足少陽膽經之原穴者丘墟也（足外踝如前陷中去臨泣五寸用長鍼口內溫之以左手按穴刺三分留三呼進五分留二呼徐徐出鍼以手捫之）刺心包絡之原穴者勞宮也（手掌中央動脈應手用長鍼口中溫煖刺二分留二呼徐徐出鍼以手捫穴）脾爲諫議之官智周出焉按靈樞本神篇云心有所憶謂之意故知周萬物皆從意生也刺脾之原穴者太白也（足大指內踝前核骨下陷中用長鍼口內溫和以左手按穴刺三分留五手進三分留五呼氣至徐徐出鍼以手捫之）刺胃之原穴者衝陽也（在足跗上五寸去陷谷三寸骨間動脈應手用長鍼口中溫煖以左手捫穴刺

三分留三呼進至二分徐徐出鍼以手捫之）刺大腸之原穴者合谷也（左手大指次指岐骨間用長鍼口中溫煖刺入三分留三呼徐徐出鍼）刺小腸之原穴者腕骨也（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中用長鍼口中溫煖以左手按穴刺三分留三呼進二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其）刺腎之原穴者太谿也（足內踝下跟骨前陷中用長鍼口中溫煖以左手按穴刺三分留一呼進一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穴）三焦者非靈樞營衛生會篇之三焦乃靈樞本藏篇之三焦也本藏篇云腎合三焦膀胱言右腎合三焦以爲府左腎合膀胱以爲府故三焦爲決瀆之官水道所出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所藏（後人因繇誤以三焦爲有名無形即將前三焦誤輒爲後三焦故不知其有決瀆之功如此殊不知三焦兼膀胱功用大抵同也）刺手少陽三焦之原穴者陽池也（手表腕上陷中）

（用長鍼口中溫煖以左手按穴刺三分留三呼進一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穴）刺膀胱之原穴者，京骨也。（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中用長鍼口中溫煖以右手按穴刺三分留三呼進二分留三呼徐徐出鍼以手捫穴）

是故刺法有全神養真之旨，亦法有修真之道，非治疾也。故要修養和神也。道貴常存，補神固根，精氣不散，神守不分，然即神守而雖不去，亦全真，人神不守，非達至真，至真之要，在乎天玄，神守天息，復入本元，命曰歸宗。

此言人貴守神，守神則為全真，末示人以守神全真之訣也。言此刺法論中有全神養真之旨，非俟有疾而始治之也。其要在修養和神而已。（此節凡言神者五言真者只）天玄者，

即老子之所玄牝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釋云谷者虛也谷神者知五藏之神自虛中而出皆存不死玄天也于人為鼻牝地也于人為口夫五氣從鼻歸五藏出入于口若存者消若集也用于虛中故不勞而常存）蓋兒在母腹，先通天玄之息，名曰胎息。人能絕其想念，如在母腹中之臍，命之曰返天息，則神自守，復入本元，命曰歸宗也。

補本病論篇第七十三（此篇推本致疫癘病之所由生與前篇相須故名篇）

黃帝問曰：天元九窒，余已知之，願聞氣交，何名失守？岐伯曰：謂其上下升降，遷正退位，各有經論，上下各有不前，故名失守也。是故氣交失易位，氣交迺變，變易非常，即四時失序，萬化不安，變民病也。帝曰：升降不前，願聞其故，氣交有變，何以明知？岐伯曰：昭乎問哉！明乎道矣。氣交有變，是謂天地機，但欲降而不得降者，地窒刑之。又有五運太過而先天而至者，即交不前，但欲升而不得其升，中運抑之，但欲降而不得其降，中運抑之。于是有升之不前，降之不下者，有降之不下，升而至天者，有升降俱不前，作如此之分別，即氣交之變，變之有異常，各各不同，災有微甚者也。

此明氣交有變之義，即升降不前之謂也。釋義見前篇。

第一二節

帝曰：願聞氣交遇會勝抑之由，變成民病輕重何如？岐伯

曰：勝相會，抑伏使然。是故辰戌之歲，木氣升之，主逢天柱，勝而不前；又遇庚戌，金運先天，中運勝之，忽然不前，木運升天，金迺抑之，升而不前，即清生風少，肅殺于春，露霜復降，草木乃萎。民病溫疫早發，咽嗌迺乾，四肢滿，肢節皆痛。久而化鬱，即大風摧拉，折隕鳴紊。民病卒中偏痺，手足不仁。是故巳亥之歲，君火升天，主窒天蓬，勝之不前；又厥陰未遷正，則少陰未得升天，水運以至其中者，君火欲升，而中水迺抑之，升之不前，即清寒復作，冷生旦暮。民病伏陽而內生煩熱，心神驚悸，寒熱間作；日久成鬱，即暴熱迺至，赤風腫翳，化疫溫癘暖作，赤氣瘴而化火疫，皆煩而躁渴。

泄甚治之以泄之可止是故子午之歲太陰升天主窒天沖勝之不前又或遇壬子木運先天而至者中木遇抑之也升天不前即風埃四起時舉埃昏雨濕不化民病風厥涎潮偏痺不隨脹滿久而伏鬱即黄埃化疫也民病夭亡臉肢府黄疸滿閉濕令弗布雨化迺微是故丑未之年少陽升天主窒天蓬勝之不前又或遇太陰未遷正者即少陰未升天也水運以至者升天不前即寒雰反布凛冽如冬水復涸冰再結暄暖乍作冷復布之寒暄不時民病伏陽在内煩熱生中心神驚駭寒熱間爭以久成鬱即暴熱迺生赤風氣瞳翳化成鬱癘迺化作伏熱内煩痺而生厥

甚則血溢是故寅申之年陽明升天主窒天英勝之不前又或遇戊申戊寅火運先天而至金欲升天火運抑之升之不前即時雨不降西風數舉鹹鹵燥生民病上熱喘嗽血溢久而化鬱即白埃翳霧清生殺氣民病脇滿悲傷寒鼽嚏嗌乾手拆皮膚燥是故卯酉之年太陽升天主窒天芮勝之不前又遇陽明未遷正者即太陽未升天也土運以至水欲升天土運抑之升之不前即濕而熱蒸寒生兩間民病注下食不及化久而成鬱冷來客熱冰雹卒至民病厥逆而噦熱生于内氣痺于外足脛痠疼反生心悸懊熱暴煩而復厥

　此承上文而論升之所以不前則成五鬱當有天時民病之異也釋義見前篇第一節

黃帝曰升之不前余已盡知其旨願聞降之不下可得明乎岐伯曰悉乎哉問是之謂天地微旨可以盡陳斯道所謂升已必降也至天三年次歲必降降而入地始爲左間也如此升降往來命之六紀者矣是故丑未之歲厥陰降地主窒地晶勝而不前又或遇少陰未退位即厥陰未降下金運以至中金運承之降之未下抑之變鬱木欲降下金承之降而不下蒼埃遠見白氣承之風舉埃昏清躁行殺霜露復下肅殺布令久而不降抑之化鬱即作風躁相

伏暄而反清草木萌動殺霜乃蟄未見懼清傷藏是故寅申之歲少陰降地主窒地玄勝之不入又或遇丙申丙寅水運太過先天而至君火欲降水運承之降而不下即彤雲纔見黑氣反生暄暖如舒寒常布雪凛冽復作天雲慘悽久而不降伏之化鬱寒勝復熱赤風化疫民病面赤心煩頭痛目眩也赤氣彰而温病欲作也是故卯酉之歲太陰降地主窒地蒼勝之不入又或少陽未退位者即太陰未得降也或木運以至木運承之降而不下即黄雲見而青霞彰鬱蒸作而大風霧翳埃勝折損迺作久而不降也伏之化鬱天埃黄氣地布濕蒸民病四肢不舉昏眩肢節

痛腹滿塡臆是故辰戌之歲少陽降地主窒地玄勝之不入又或遇水運太過先天而至也水運承之降而不下即形雲纔見黑氣反生暄暖欲生冷氣卒至甚即冰雹也久而不降伏之化鬱冷氣復熱赤風化疫民病面赤心煩頭痛目眩也赤氣彰而熱病欲作也是故巳亥之歲陽明降地主窒地彤勝而不入又或遇太陰未退位即陽明未得降即火運以至之火運承之不下即天清而肅赤氣乃彰暄熱反作民皆昏倦夜臥不安咽乾引飲懊熱內煩大清朝暮暄還復作久而不降伏之化鬱天清薄寒遠生白氣民病掉眩手足直而不仁兩脅作痛滿目𥆨𥆨是故子午

之年太陽降地主窒地阜勝之降而不入又或遇土運太過先天而至土運承之降而不入即天彰黑氣暝暗悽慘纔施黃埃而布濕寒化令氣蒸濕復令久而不降伏之化鬱民病大厥四肢重怠陰痿少力天布沉陰蒸濕間作

此承上文而詳降之所以不入則成爲鬱當有天時民病之異也大義見前篇第二節

帝曰升降不前晰知其宗願聞遷正可得明乎岐伯曰正司中位是謂遷正位司天不得其遷正者即前司天以過交司之日即遇司天太過有餘日也即仍舊治天數新司天未得遷正也厥陰不遷正即風暄不時花卉萎瘁民病淋溲目系轉轉筋喜怒小便赤風欲令而寒由不去溫暄不正春正失時少陰不遷正即冷氣不退春冷後寒暄暖不時民病寒熱四肢煩痛腰脊強直木氣雖有餘位不過于君火也太陰不遷正即雲雨失令萬物枯焦當生不發民病手足肢節腫滿大腹水腫塡臆不食飧泄脅滿四肢不舉雨化欲令熱猶治之溫煦于氣亢而不澤少陽不遷正即炎灼弗令苗莠不榮酷暑于秋肅殺晚至霜露不時民病痎瘧骨熱心悸驚駭甚時血溢陽明不遷正則暑化于前肅殺于後草木反榮民病寒熱鼽嚏皮毛折爪甲枯焦甚則喘嗽息高悲傷不樂熱化乃布燥化未令即清勁未行

肺金復病太陽不遷正即冬清反寒易令于春殺霜在前寒冰于後陽光復治凜冽不作雰雲待時民病溫癘至喉閉嗌乾煩燥而渴喘息而有音也寒化待燥猶治天氣過失序與民作災

此詳言新司天未得遷正以舊司天未得退位而有天時民病之異也釋義見前篇第四節

帝曰遷正早晚以命其旨願聞退位可得明哉岐伯曰所謂不退者即天數未終即天數有餘名曰復布政故名曰再治天也即天令如故而不退位也厥陰不退位即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濕令不化民病溫疫疵廢風生民病皆肢

節痛頭目痛伏熱內煩咽喉乾引飲少陰不退位即溫生春冬蟄蟲早至草木發生民病膈熱咽乾血溢驚駭小便赤澀丹瘤疹瘡瘍留毒太陰不退位而取寒暑不時埃昏布作濕令不去民病四肢少力食飲不下泄注淋滿足脛寒陰痿閉塞失溺小便數少陽不退位即熱生于春暑廼後化冬溫不凍流水不冰蟄蟲出見民病少氣寒熱更作便血上熱小腹堅滿小便赤沃甚則血溢陽明不退位即春生清冷草木晚榮寒熱間作民病嘔吐暴注食飲不下大便乾燥四肢不舉目瞑掉眩

此節言舊司天未得退位則新司天未得遷正而有天時民病之異也釋義見前篇第五節

帝曰天歲早晚余以知之願聞地數可得聞乎岐伯曰地下遷正升及退位不前之法即地土產化萬物失時之化也

此言司地之未得退位遷正由于司天之未得退位遷正而天時民病皆與司天同也

帝曰余聞天地二甲子十干十二支上下經緯天地數有迭移失守其位可得昭乎岐伯曰失之迭位者謂雖得歲正未得正位之司即四時不節即生大疫注玄珠密語云陽年三十年除六年天刑計有太過二十四年除此六年皆作太過之用令不然之旨今言迭支迭位皆可作[illegible]不及也假令甲子陽年土運太窒如癸亥天數有餘者年雖交得甲子厥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陽明在泉去歲少陽以作右間即厥陰之地陽明故不相和奉者也癸巳相會土運太過虛反受木勝故非太過也何以言土運太過況黃鍾不應太窒木既勝而金還復金既復而少陰如至即木勝如火而金復微如此則甲己失守後三年化成土疫晚至丁卯早至丙寅土疫至也大小善惡推其天地詳乎太一又只如甲子年如甲至子而合應交司而治天即下己卯未遷正而戊寅少陽未退位者亦甲己下有合也即土運非太過而木乃乘虛而勝土也金次又行復勝之即反邪化也陰陽天地殊異爾故其大小善惡一如天地之法旨也假令丙寅陽年太過如乙丑天數有餘者雖交得丙寅太陰尚治天也地已遷正厥陰司地去歲太陽以作右間即天太陰而地厥陰故地不奉天化也乙辛相會水運太虛反受土勝故非太過即太簇之管太羽不應土勝而雨化水復即風此者丙辛失守其會後三年化成水疫晚至己巳早至戊辰甚即速微即徐水疫至也大小善惡推其天地數乃太一遊宮又只如丙寅年丙至寅且合應交司而治天即辛巳未得遷正而庚辰太陽未退位者亦

丙辛不合德也即水運亦小虛而小勝或有復後三年化癘名曰水癘其狀如水疫治法如前假令庚辰陽年太過如己卯天數有餘者雖交得庚辰年也陽明猶尚治天地以遷正太陰司也去歲少陰以作右間即天陽明而地太陰也故地下奉天也乙巳相會金運太虛反受火勝故非太過也即姑洗之管太商不應火勝熱化水復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後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大小善惡推本年天數及太一也又只如庚辰如庚至辰且應交司而治天即下乙未未得遷正者即地甲午少陰未退位者且乙庚不合德也即下乙未干失剛亦金

運小虛也有小勝或無復後三年化癘名曰金癘其狀如金疫也治法如前假令壬午陽年太過如辛巳天數有餘者雖交後壬午年也厥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陽明在泉去歲丙申少陽以作右間即天厥陰而地陽明故地不奉天者也丁辛相合會木運太虛反受金勝故非太過也即蕤賓之管太角不應金行燥勝火化熱復甚即速微即徐疫至大小善惡推疫至之年天數及太一又只如壬至午且應交司而治之即下丁酉未得遷正者即地下丙申少陽未得退位者見丁壬不合德也即丁柔干失剛亦木運小虛也有小勝小復後三年化癘名曰木癘其狀如風疫

法治如前假令戊申陽年太過如丁未天數太過者雖交得戊申年也太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厥陰在泉去歲壬戌太陽以退位作右間即天丁未地癸亥故地不奉天化也丁癸相會火運太虛反受水勝故非太過也即夷則之管上太徵不應此戊癸失守其會後三年化疫也速至庚戌大小善惡推疫至之年天數及太一又只如戊申如戊至申且應交司而治天即下癸亥未得遷正者即地下壬戌太陽未退位者見戊癸未合德也即下癸柔干失剛見火運小虛也有小勝或無復也後三年化癘名曰火癘也治法如前治之法可寒之泄之（按凡言治法如前者皆如前篇刺所俞等穴之謂）

此詳言剛柔失守之義也釋義見前篇第六節

黃帝曰人氣不足天氣如虛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致有夭亡可得聞乎岐伯曰人之五藏一藏不足又會天虛感邪之至也人憂愁思慮即傷心又或遇少陰司天天數不及太陰作接間至即謂天虛也此即人氣天氣同虛也又遇驚而奪精汗出于心因而三虛神明失守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神失守位即神遊上丹田在帝太一帝君泥丸君下神既失守神光不聚却遇火不及之歲有黑尸鬼見之令人暴亡人飲食勞倦即傷脾又或遇太陰司天天數不及即少陽作接間至即謂之虛也此即人氣

S
Z121.5
156(979)
ZW 21101000772612

[illegible]六氣虛也又遇飲食飽甚汗出于胃醉飽行房汗出于脾因而三虛脾神失守脾為諫議之官智周出焉神既失守神光失位而不聚也却遇土不及之年或己年或甲年失守或太陰天虛青尸鬼見之令人卒亡人久坐濕地強力入水即傷腎腎為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因而三虛腎神失守神志失位神光不聚却遇水不及之年或辛不會符或丙年失守或太陽司天虛有黃尸鬼至見之令人暴亡人或恚怒氣逆上而不下即傷肝也又遇厥陰司天天數不及即少陰作接間至是謂天虛也此謂天虛人虛也又遇疾走恐懼汗出于肝肝為將軍之官謀慮出焉神位失守神光不聚又遇木不及年或丁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或厥陰司天虛也有白尸鬼見之令人暴亡也已上五尸守者天虛而人虛也神遊失守其位即有五尸鬼干人令人暴亡也謂之曰尸厥人犯五神易位即神光不圓也非但尸鬼即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謂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此節言人有二虛及感天虛則為三虛乃五神失守則神光不圓而尸鬼衆邪犯之皆致暴亡也大義見本篇

第八節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附補遺終